

書叢本基學國

宋元學案

(一)

著義宗黃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元宋

(一)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宋元學案刊例

「古人著書必有凡例。是書剞自梨洲黃氏。標舉數案。未盡發凡。至謝山全氏修補之。乃有百卷序錄之作。卽是書之凡例也。今欲校理是書。舍序錄無以得其宗主。故仍二老閣序錄刊本之舊。冠諸卷首。又分載序錄于各學案之端。庶使學者睹其大要。瞭如指掌。」

「是書既經謝山歷年修補。自當從謝山百卷之目。梨洲後人亦列謝山于續修。而別爲八十六卷之目。于序錄未能印合。故是刻以百卷爲準。取盧氏藏橐。細心校理。具見百卷條目。井然不紊。」

「梨洲原本無多。其經謝山續補者。十居六七。故有梨洲原本所有而爲謝山增損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修定。有梨洲原本所無。而爲謝山特立者。則標之曰全某補本。又有梨洲原本。謝山唯分其卷第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次定。亦有梨洲原本。謝山分其卷第。而特爲立案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補定。蓋次定無所謂修補。補本無所謂原本。修定必有所由來。補定兼著其特立也。其曰定者。謝山稿底嘗自標之。」

「每學案中。所采語錄文集各條。有知爲梨洲原本者。則注明黃氏原本。有知爲謝山所補者。則注明全氏補。至於學派諸小傳。有梨洲有傳。而謝山修之加詳者。則注修字。有梨洲無傳。并無其名。而謝山特補之者。則注補字。庶使一覽瞭然。不至兩家混淆。」

「初觀是書。似有門戶之見。細閱梨洲主一。以及謝山諸案語。往往和會諸家。總歸聖道之一。但既各爲



學案。不得不標其門人私淑與再傳三傳之派別。亦由體例使然。而宋元儒諸派傳授。尤紛然錯出。故細爲標目。初非有門戶之見也。

一宋元儒異于明儒。明儒諸家派別尙少。宋元儒則自安定泰山諸先生。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幾。故明儒學案可以無表。宋元學案不可無表。以揭其流派。黎洲謝山原表。僅存數頁。餘竊爲之仿補。以便觀覽。

一謝山原底未全。有采錄文集粹語。而其傳已佚者。有事載史策。未及作傳。而僅舉其名者。有再傳三傳之門人有傳。而其師反無傳者。有著稱于別學案。而本卷反失其傳者。凡可攷見。謹爲參補。惟于各條下。注明參某書以別之。

一謝山著述之功。莫精于七校水經注。莫專于修補宋元學案。董小鈍明府謂七校水經注之未就者。可取鮒埼亭集水經題跋整理之。而宋元學案。不無殘缺失次。自當就鮒埼亭內外集諸作之有關學案者。分附其中。亦以全氏著書語相通貫。自可參攷而見爾。

一是書修補。謝山兼爲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書列傳。特加精詳。語多本之永樂大典。其中經濟著述。間或采入。蓋聖門列四科意也。觀者勿以無關學案少之。

一宋元學案之末。謝山特立新學蜀學屏山諸略。以著雜學之紛歧。大都重關禪學。終之以三略。具有深意。至若元祐慶元黨案。爲兩宋道學興廢所關。謝山序錄。謂以道命錄爲底本。仿春秋大事表以書之。特其稿無存。今本其說。而爲之編補。賢否具見。灼然千古。亦觀學案者所不可廢。

一 黎洲原本有待于謝山之修補。卽謝山逐時修補。亦未始不望後來之廣爲蒐輯也。故有謝山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別爲補遺。以俟續刊。

一 校刊是書。頗費心力。其間頭緒紛繁。訛簡迭出。有非一二人所能周至者。彙錄諸本。蓋董逸莊岡范小菴邦魯馮雲坡章之力爲多。而盧卓人茂才杰。盛醒樓都講炳。相與讐對。兼事緝閱。至所參諸傳。則張鐵峯孝廉恕分任之。有所資益。是皆宜書。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廿四冊每
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四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宋元學案目錄

第一冊

卷首

刊例

原敍

考略

序錄

卷一

安定學案

卷二

泰山學案

第二冊

卷三

高平學案

卷四

宋元學案 目錄

廬陵學案

卷五

古靈四先生學案

第三冊

卷六

士劉諸儒學案

卷七

涑水學案上

卷八

涑水學案下

卷九

百源學案上

第四冊

卷十

百源學案下

卷十一

濂溪學案上

卷十二

濂溪學案下

第五册

卷十三

明道學案上

卷十四

明道學案下

卷十五

伊川學案上

卷十六

伊川學案下

第六册

卷十七

橫渠學案上

卷十八

橫渠學案下

第七册

卷十九

范呂諸儒學案

卷二十

元城學案

卷二十一

華陽學案

卷二十二

景迂學案

卷二十三

榮陽學案

第八册

卷二十四

上蔡學案

卷二十五

龜山學案

卷二十六

鴈山學案

卷二十七

和靖學案

卷二十八

兼山學案

第九册

卷二十九

震澤學案

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

卷三十一

呂范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目錄

卷三十二

周許諸儒學案

卷三十三

王張諸儒學案

卷三十四

武夷學案

第十册

卷三十五

陳鄒諸儒學案

卷三十六

紫微學案

卷三十七

漢上學案

卷三十八

默堂學案

卷三十九

豫章學案

卷四十

橫浦學案

第十一册

卷四十一

衡麓學案

卷四十二

五峰學案

卷四十三

劉胡諸儒學案

卷四十四

趙張諸儒學案

卷四十五

范許諸儒學案

卷四十六

玉山學案

卷四十七

艾軒學案

第十二册

卷四十八

晦翁學案上

卷四十九

晦翁學案下

第十三册

卷五十

南軒學案

卷五十一

東萊學案

卷五十二

艮齋學案

卷五十三

止齋學案

第十四册

卷五十四

水心學案上

卷五十五

水心學案下

卷五十六

龍川學案

卷五十七

梭山復齋學案

第十五册

卷五十八

象山學案

卷五十九

清江學案

卷六十

說齋學案

宋元學案 目錄

卷六十一

徐陳諸儒學案

卷六十二

西山蔡氏學案

第十六册

卷六十三

勉齋學案

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

卷六十五

木鐘學案

第十七册

卷六十六

南湖學案

卷六十七

九峯學案

卷六十八

北溪學案

第十八冊

卷六十九

滄洲諸儒學案上

卷七十

滄洲諸儒學案下

卷七十一

嶽麓諸儒學案

第十九冊

卷七十二

二江諸儒學案

卷七十三

麗澤諸儒學案

卷七十四

慈湖學案

卷七十五

挈齋學案

卷七十六

廣平定川學案

第二十冊

卷七十七

槐堂諸儒學案

卷七十八

張祝諸儒學案

卷七十九

邱劉諸儒學案

卷八十

鶴山學案

卷八十一

西山真氏學案

第二十一冊

卷八十二

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八十三

雙峯學案

卷八十四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第二十一冊

卷八十五

深甯學案

卷八十六

東發學案

卷八十七

靜清學案

卷八十八

巽齋學案

卷八十九

宋元學案 目錄

介軒學案

卷九十

魯齋學案

卷九十一

靜修學案

第二十二冊

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

卷九十三

靜明寶峯學案

卷九十四

師山學案

卷九十五

蕭同諸儒學案

卷九十六

元祐黨案

第二十四冊

卷九十七

慶元黨案

卷九十八

荆公新學略

卷九十九

蘇氏蜀學略

卷一百

屏山鳴道集說略

跋尾

宋元學案原敘

周官經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以德行六藝分屬師儒。蓋以小成大成別之。實非有區域也。然魯論孔子及門分爲四科。小戴記儒行列爲十五。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蓋道合於一者。聖也。其分而屬者。儒也。各就其性以成爲學。而傳授淵源。遂亦不能強同。漢書儒林傳。專主傳經。其言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豈非以聖人之道。悉備於經。不待舍文章而別求性道哉。歷代史家。悉從其例。唐書始易爲儒學。至宋史。而道學儒林。分本末。識者嗤之。故元史仍爲儒學。至我朝纂修明史。仍從班椽。統以儒林。夫漢代醇儒。皆敦行義。有宋大儒。無不治經。或持所專習。互相詆譏。徧且闕矣。何與聞道乎。余生於濂溪之鄉。幼稟庭訓。讀宋五子書。後乃從事漢儒傳注。自知所造匪深。而於立身行事。植矩度繩。斤斤有以自守者。於漢宋儒先遺緒。不無萬一之得焉。昔讀鮒埼亭集。知黃梨洲先生於明儒學案外。尙有宋元儒學案。未及成編。其子耒史先生。暨全謝山先生。後先修補。而世無傳本。道光辛卯。奉命典試浙江。留督學事。壬辰春。按試至寧波。得樸學士王生梓材。因以叩之。以未見對。甬上多藏書家。屬其勤爲蒐訪。歲試未畢。余奉召還京。然未嘗一日忘是書也。今茲戊戌。王生再入都門。居然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詢其所自。始知陳碩士少宗伯繼視浙學。先得梨洲後人補本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盧氏。樗庵蔣氏。珍祕不示人者。亦次第出之。王生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整比譌舛。修輯缺遺。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馮生復獨任梨棗之費。尅日告成。可不謂儒林

之盛事乎。抑論先河後海之義。漢儒之功。實先宋儒。自先秦以迄有唐。六藝源流。具有端緒。余門下士。自王生馮生外。若許生瀚。沈生垚。諸子。皆研覃傳注。能推明學術。梨洲之於學案。由明儒以及宋元。然則由宋元以上。溯漢唐。綜其師承。門徑。輯成一書。其可少也哉。余日望之矣。

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夏六月。道州何凌漢撰。

先文安公生平服膺許鄭之學。而於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嘗命仲子紹業。畫康成先生像。及周子仰子司馬公兩程子朱子像。懸之齋壁。以明祈嚮。俗儒小生。有訾議儒先者。必正色訓戒之。道光壬辰。督浙學。至寧波。以宋元儒學案發策。浙士始知有此書。越七年戊戌。王君臚軒馮君五橋。蒐得各本。合校刊成。以印本攜呈。此事實自先公發之。故嘉其有成。欣然作敘也。及庚子仲春。先公見背。壬寅春。馮氏書版燬於兵火。幸臚軒所呈印本。尙存余家。是歲秋。余服闋入都。思有以卒成先志。臚軒曰。果擬重刊。且宜少待。乃復精心勘閱。又爲補脫正誤。至甲辰冬。而竣事。適余方典黔試歸。傾使囊以營劖。剛先是癸卯之夏。余集同人。匄資。創建顧亭林先生祠於城西慈仁寺之隙地。軒亭靜奧。因請臚軒下榻其中。悉檢家中藏書。有係學案者。移庋祠屋。供其尋討。余亦竭力襄事。校出謬漏甚多。手民亦悉萃居於是。隨校隨刻。至丙午夏。而事竣。海內同志諸君子。若湯敦甫。協揆丈。潘芸閣。何師帥。賀耦庚。制府丈。祁淳甫。大司農。李石梧。中丞。但雲湖。都轉。唐子方。方伯。羅蘇溪。方伯。勞星。皆觀察。何根雲。通政。栗春坪。太守。楊墨林。州牧。聞有是舉。均出資相助。且敦促其成。時仲弟紹業已先歿。與校字之役者。叔弟紹祺。季弟紹京。及兒慶涵。姪慶深也。烏乎。先公拳拳於是書。非視浙學。則無以發其局。其已刻而旋燬。燬

而復刻。固非先公所及。知摩挲鉛槧。逾閱歲時。悚與愧俱。敢云負荷。邪。屢軒於重校之次。徧涉四部書。復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與原編相埒。余爲錄副墨。以俟續刊。此尤黃全二子之功。臣恨先公未及見也。丙午秋初。男紹基謹識於京師之西甌寓齋。

宋元學案攷略

鄞縣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校刊

道州何紹基

梨洲黃氏原本

全謝山吉士爲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公諱宗義。字太沖。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年十四補諸生。又云。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遊。又云。工部尙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又云。晚年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于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尙未成編而卒。

梓材謹案。南谿鄭氏序續刻明儒學案云。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蘊。不可淹沒。梨洲黃子。蘊爲學案。而並錄之。謂之並錄。未悉其著述之先後。及觀謝山所作梨洲神道碑。知宋元儒學案之作。實後於明儒學案。猶之宋人作唐會要五代會要。而後儒更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之作也。

雲濠謹案。梨洲先生爲宋元學案未及成編而卒。二老閣鄭氏校刻梨洲先生宋儒學案卷十七標云。

男黃百家編門人楊開元願諱分輯。知當時分任者不一人。而爲之編輯者實黎洲季子百家。字主一號宋史者。故主一案語較多於黎洲。

鄭南谿性與沈欒城書云。年前中丞在粵。屬其師購覓黃黎洲先生所著宋元明儒學案。且欲刊之。其宋元底本已失。黎洲之孫證孫取之淮陰楊氏。久而復得。

梓材謹案中丞爲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其師乃姚江胡泮英。中丞橋梓俱受業於胡。黎洲第五孫千秋。啟明儒學案云。胡泮英嘗廣撫楊公令子某欲刻之。與鄭語合。第書往而泮英歿。未幾而中丞亦歿。故宋元底本遂致遺失。後日謝山先生所修補者。殆卽取之淮陰。久而復得之本歟。

謝山全氏修補本

鄞縣志人物傳云。全祖望字紹衣。南工部侍郎元立六世孫。四歲入塾。卽粗解章句。十四補縣學生。又云。督學王蘭生極賞之。以選貢入成均。舉順天鄉試。閣學李紱見其所答策。親過其寓齋。劇談竟日。出曰。此深寧東發以後一人也。嘗謁尙書楊名時。楊稱其博雅。卽遜謝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議之。何敢言博。名時曰。但見及此。則進矣。會詔舉博學宏詞。尙書趙殿最以其名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是年試詞科。以先入館例不預。次年散館。歸進士班。補外。遂歸。又云。晚年兩廣總督延主端溪書院。將特疏薦之。因語諸生曰。是以說經爲媒也。託疾辭歸。又云。嘗輯宋元儒學案。以補餘姚黃氏之所未及。卒年五十一。學者稱謝山先生。

雲濼謹案。謝山先生爲黎洲神道碑文。述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而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不言卷數。

未知其書爲二書否也。觀謝山所定序錄，自宋及元，合爲百卷，宜合稱宋元學案。其專稱宋儒學案者，舉宋以概元也。

董小鈍明府秉純編輯謝山先生年譜云：雍正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居京師紫藤軒，與李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又云：乾隆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續選甬上耆舊詩集。十一年丙寅，仍錄耆舊詩，兼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蓋春杪至湖上，遂自茗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舟中取南雷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爲增定。夏過維揚，館馬氏奮經堂，編纂學案。十二年丁卯二月，至湖上。上已後，重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夏返武林，修宋儒學案。十三年戊辰秋，主蕺山講席，重定黃氏遺書。十四年己巳，校水經注。十五年庚午，仍校水經注。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居揚州奮經堂，仍治水經，兼補學案。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修補學案，歲月之深如是。其卒在乾隆二十年乙亥，前歲甲戌，猶治水經，兼補學案。是謝山之於學案，雖謀刻於吳門，而修補未了。故月船盧氏詩稿自注云：宋元學案經宋史謝山兩先生續葺，尙未成書。宋史卽黎洲季子主一先生別號也。又案：小鈍先生，鄞人，以乾隆癸酉選拔，知泰安縣，爲謝山高弟。謝山之卒也。其年正月，手定文稿，副其十七，約五十卷。時小鈍先生與同學張先生炳虛先生竊全先生藻蔣先生學鏞鈔錄，皆謝山門人。梓材嘗聞之，董茂才均曰：謝山先生將卒，以餘稿歸先祖。先祖爲輯結埼亭集外編五十卷，以續甬上耆舊詩集歸蔣穆庵先生。穆庵亦爲輯錄成編。以宋元學案屬之。盧月船先生月船鈔錄未完，蓋其事較難措手云。茂才爲小鈍諸孫，其言當有所本。

二老閣鄭氏刊本

梓材叢案：謝山先生蓋又以學案謀刻於鄭氏。第所刻止序錄與第十七卷。橫渠學案上卷序錄。爲謝山先生定本。百卷之次。首尾完密。月船盧氏所藏底稿。亦有序錄。其文多異。又少序錄者九。蓋其未定稿也。橫渠學案原本完全。故序錄而外。先以是卷付刻。其第十八卷已刻數板而輟。蓋刻於謝山末年。謝山卒而其事亦寢矣。

靈濠叢案：序錄與第十七卷。並標後學全某綴修。鄭大節毛德基校。鄭卽二老閣後人。南溪先生之子也。南溪之父。爲高州太守寒村先生梁。世家吾邑鶴浦。寒村受學於黎洲。其父秦川先生濠。與黎洲友善。隱居相與論學。故名其藏書之室爲二老閣云。

月船盧氏所藏底稿本

月船外翰鎬和姚江黃稚圭見贈原韻詩云。南雷正學源流長。亭林夏峯遙相望。甬上前賢多入室。菡山俎豆傳馨香。小泉翁旣不可作。典型無復如中郎。遺書散漫孰收拾。末學執卷增悵徨。區區校勘力未及。敢效束皙補詩亡。覃思幸藉下帷客。助我尙廣求友章。何期雙瀑老孫子。枉顧不勞置鄭莊。黃茅白葦正彌望。忽見秀幹方崇強。秋雨閉門共商榷。足本擬續續鈔堂。從今劖劂庶可望。告成五緯重輝煌。自注云。黎洲先生宋元學案。經未史謝山兩先生續葺。尙未成書。稿本今在余處。久思補完之。不及也。又注云。君力任與余共成學案。謀卽入梓。且欲續成宋文鑑。索余平園攻媿諸集。

梓材叢案：謝山先生卒。其書多歸同邑抱經樓盧氏。學案之稿。亦雜入其中。月船先生字配京。乾隆癸

西舉人抱經之宗子。而謝山高弟也。任平陽學諭。卸篆歸。特取學案於抱經宗人。而稿已不全。因手錄之。謄寫者半。未及謄寫者半。而月船又卒。其稿與謄本。蓋度藏於月船家者。已八十年。始月船外孫黃支山。孝廉桐孫。嘗以是本攜至安微。康中丞節畧。徧訪皖江諸子。謀完是書。未果。中丞移節廣東。又訪粵海諸子。亦未獲。克任校證者。既支山自粵歸。過西江十八灘。行篋盡墮水中。唯藏是書之篋。獨浮水面。月船之孫卓人茂。才杰。愈寶藏之。不輕以示人。已而其家被竊。箱篋俱空。而學案一簡。棄置屋外。蓋是書之得存者。亦幸矣。

梓材又案。月船先生謄寫學案十餘本。有濂溪而無百源。有明道而無伊川。有晦翁而無三陸。蓋皆梨洲原本所有。而未錄。或遺失者。又所藏謝山手稿。字迹稠密。而月船未及謄寫者。三百餘頁。其中又有梨洲季子主一先。生手鈔本。而謝山修補之迹。宛然可據者數本。又陸門諸子小傳。謝山筆迹稍異。蓋與臨川李氏論陸氏學案時所葺。月船與梨洲後人相往還。又以共成學案是任。故主一鈔本。有在盧氏者。

雲濂謹案。梨洲先生嘗寓吾邑鶴浦。其在甬上。則自幼從忠端公館於洞橋。董氏後。梨洲亦館於董氏。與月湖張氏。又館於管村萬氏別業。舉證人講社。謝山述其講社弟子二十七人。爲陳瓌村先生亦衷。張學齋先生汝翼。馮蕪仲先生□□。陳非園先生紫芝。范筆山先生光陽。陳怡庵先生錫嘏。董在中先生允瑄。與其弟駁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道樞。陳堯山先生自舜。董侯真先生允璋。鄭樂村先生璵。萬公擇先生斯選。與其弟充宗先生斯大。董吳仲先生允璜。仇石濤先生雲蛟。萬真一先生言仇。滄柱

先生兆鰲。王忞堂先生之坪。萬季野先生斯同。張天因先生士培。與其弟雪汀先生士垣。張梅先先生九英。李子實先生開。張壁薦先生九林。陳和仲先生寅衷。錢果齋先生魯恭。寒村而外。多爲鄞人。故月船詩云。甬上前賢多入室。詩中又云。續鈔堂者。謝山所作。黎洲神道碑。言其建續鈔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蓋欲續其日鈔云爾。黎洲紹叢山正傳。而姚江黃氏文獻之傳。實源於菊東先生珏。乃東發先生再傳弟子也。蓋亦同出一派。故黎洲耒史之爲學案。往往稱先文潔公云。

樽庵蔣氏所藏底稿殘本

梓材謹案。蔣氏藏本。後歸樽庵孫培董蒞才瀚。董又歸之同邑阮明經訓。顧其本多與盧氏本複。然其不複者。如張南軒弟子李悅齋。壺傳。徐宏父弟子趙時隱。希錡傳。謝山著錄甚詳。吉光片羽。皆可寶貴。不得以殘本少之。其本缺尾有六十卷之目。是謝山未定序錄時之目。或卽耒史所編之目也。

梓材又案。樽庵先生名學籍。乾隆辛卯舉人。爲謝山母氏同懷弟。藝厓先生拭之之子。蛾野先生學鏡之弟。嘗受學於謝山。謝山諸弟子。小鈍月船多宦遊於外。而樽庵先生則以名孝廉家居。授徒者最久。梓材先高祖太學鈍夫公諱炳。學於王忞堂先生。爲黎洲再傳弟子。大父郡學都講漁村公諱鏐。則嘗從樽庵遊。而梓材先君子縣學都講夢僧公諱謨之受業師。范外翰耐軒先生懋裕。早學於漁村公。後又及蔣門。是祖父師承所自出。謹附識於此。

餘姚黃氏校補本

黎洲七世孫直屋跋云。先遺獻公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元儒學案。尙未成編而卒。命季子主一公纂

輯之。其後謝山全庶常又續修之。大父曾向全氏索觀而不得。全氏歿。配京盧氏。寄示底稿二十冊。續寄序錄一卷。大父得之。欣同拱壁。晚歲里居。爲之鈔輯者有年。無如展轉鈔寫。多有闕略舛誤。魯魚亥豕。更不待言。而全氏手筆。又多蠅頭細草。零星件繫。幾不可識別。先子于歸田後。復爲之正其舛誤。補其闕略。併其件繫。命直厘鈔錄而次第之。是書始克成編。

雲濠謹案。梨洲先生之元孫璋。號大俞。卽月船。虛氏所與和韻。黃稚圭者也。六世孫徵。又號平鵬。嘗校孫燭湖集而刻之。其學拳於學案。固宜。所云大父向全氏索觀而不得。蓋謝山逐年修補。其稿時置行篋。故欲觀而不得也。抑梨洲之孫證。孫旣得原本於淮陰楊氏。迺大俞平鵬父子校補。猶待虛氏所藏底稿。是亦知學案之當如全氏修補矣。

梓材謹案。謝山稿底零星件繫。誠如所云。然悉心尋究。仍復脈絡貫通。梨洲後人校補本爲卷八十有六。而冠謝山百卷序錄於首。蓋亦以學案次第。當遊序錄。特欲如謝山卷數而不得。故以泰山徂徠各爲一卷。而不知徂徠之當合泰山也。高平廬底稿無存。卽缺其卷。而不知高平家學可分。自安定廬陸學派。間見於虛氏藏稿也。華陽景迂說齋皆在藏稿。而是本無之。兼山流派與陳鄒諸儒藏稿有之。而是本亦無。劉李滄洲嶽麓麗澤槐堂。可自伊川晦翁南軒東萊象山分卷。而未別其卷。較峯江漢卷第所無。而不知較峯之當附北山。江漢之當冠魯齊北山。四先生合爲一卷。而分卷者四。李張胡熊李俞九江亦卷第所無。不知各歸學派。而徒冠序錄於首。亦贅矣。然虛氏藏底所遺如百源伊川三陸。固具有之。則是本亦安可少哉。

宋元學案

卷首

宋元儒學案序錄

梓材謹案。學案序錄刊本。得之慈谿鄭氏。二者閣。茲檢盧氏所藏原底。間有異同。詳略。特與馮君雲濤附識于各條之後。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第一卷。

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爲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素也。述泰山學案第二卷。

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堯公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第三卷。

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

亦不能也。堯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第四卷。

梓材謹案。高平行輩不後于安定泰山。而廬陵亦當時斯道之疏附也。謝山以黎洲編次學案。託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遠有端緒。故以高平廬陵次之。

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第五卷。

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七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筆路藍縷。用啓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第六卷。

雲深謹案。序錄底本古靈一輩句。下有江楚則有李觀六字。而定本無之者。蓋以盱江學派併入高平故也。

小程子謂閩人多矣。不雜者詞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今本補入康節。非朱子原本也。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第七卷八卷。

康節之學別爲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祇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第九卷十卷。

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考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第十一卷十二卷。

梓材謹案。涑水與二程同行輩。百源在程氏父子之間。若濂溪則二程父執也。視安定稍後。而與高平爲講友。宜在高平廬陵之次。而謝山序錄與二程相比。反在馬邵後者。殆以序論爲次。不盡詢其先後輩爾。

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于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學案第十三卷十四卷。

雲濂謹案。原本然哉句上。有伊川則先儒謂其近于曾子十一字。

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戴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第十五卷十六卷。

雲濂謹案。原本。是條作。祖望謹案。伊川于六先生爲晚出。亦最後死。不特明道弟子大半成就于伊川。

之手，卽橫渠康節之徒，亦多歸之者，其功大矣，與此異。

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閒有未當者。梨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第十七卷十八卷。

梓材謹案：朱子有司馬邵張之稱，橫渠當次于馬邵之後，且爲二程表叔，亦宜在二程之前。謝山亦以序論次之。

慶曆以後，尚有諸魁儒焉，于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于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第十九卷。

雲濠謹案：底本是條中數語，作范蜀公、呂申公之于涑水，韓持國王彥霖之于明道，呂汲公之于橫渠，皆有切磋之功，以至李公擇、李君行之徒，皆學者也。

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略可考見矣。述元城學案第二十卷。

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譌。伊洛淵源錄，旣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答范益謙曰：尙所聞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述華陽學案第二十一卷。

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第二十二卷。

蔡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于安定。學于泰山。學于康節。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蔡陽之可以爲後世師者。終得力于儒。述蔡陽學案第二十三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然字以下作然。其晚年之差。亦有甚于諸公者。東發言之詳矣。

梓材謹案蔡陽之下。小程子在師友之間。故宜在程門諸子之前。猶西山蔡氏之先于朱門也。

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于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蔥嶺處。決裂亦過于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第二十四卷。

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五峯紫微皆嘗學于龜山之門。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第二十五卷。

廬山游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以弟子亦不振。五峯有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廬山學案第二十六卷。

和靖尹肅公于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第二十七卷。

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不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艮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第二十八卷。

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

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啓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予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第二十九卷。

梓材謹案震澤以楊門而入程門。故次于程門諸子專學案之末。

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仲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爲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種師道。于胡文定公語錄得潘拯。于樓宣獻公集得李復。于童蒙訓得田腴。于閩書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得薛昌朝。稍爲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第三十一卷。

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攷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沈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未成之書。今合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啓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第三十二卷。

梓材諸案。呂范諸儒。兼承張程之學。而周許諸儒。有以橫渠再傳。而及程門者。故又次之。

百派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曙。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授辟明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予又爲劬搜得楊周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第三十三卷。

雲濼諸案。底本是條末云。且趙豐公從子文遊。卒能成中興昌明正學之功。則源流有不可沒者。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朱呂皆嘗從籍溪。述武夷學案。第三十四卷。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充之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第三十五卷。

大東萊先生。爲滎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第三十六卷。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數之說。未嘗見於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長。以洛學見用于中興。漢上實連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第三十七卷。

梓材諸案。全本原底。無漢上學案序錄。

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以愛堦爲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于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

龜山亦未能免于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于豫章。述默堂學案第三十八卷。

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間。一傳爲延平。則遂矣。再傳爲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爲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師也。述豫章學案第三十九卷。

梓材謹默堂豫章。並及伊川之門。與震澤同第。震澤先事龜山。而卒業于伊川。默堂豫章。則先事伊川。而卒業于龜山。故列於此。

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第四十卷。

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嶄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第四十一卷。

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第四十二卷。

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能不雜于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閩中又有支離

先生陸祐者。亦于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第四十三卷。

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游。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陳公輔得諫。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

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第四十四卷。

雲濼謹案。底本豐公所得淺四句。作二公所得並疏。雖不足以望元祐之馬呂。而尹胡朱范之得以同升者。則其功也。

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三顧則嘗學于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狷者邪。述范許諸儒學案第四十五卷。

粹材謹案。底本無范許諸儒學案序錄。

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于湍石。其本師爲橫浦。又嘗從紫微。然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第四十六卷。

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鹽官陸氏獨能傳之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述艾軒學案第四十七卷。

雲濼謹案。底本槐堂之三陸作二陸。

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

述晦翁學案第四十八卷四十九卷。

梓材謹案。自楊而羅而李而朱。僅得三傳。其云四傳者。統言之也。

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于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第五十卷。

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第五十一卷。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良齋薛文憲公始。良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良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良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良齋學案第五十二卷。

梓材謹案。良齋爲伊川再傳弟子。其行輩不後于朱張。而次于朱張呂之後者。蓋永嘉之學。別起一端。附。

永嘉諸子。皆在良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良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第五十三卷。

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

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述水心學案第五十四卷、五十五卷。

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第五十六卷。

梓材謹案：永嘉之學，以鄭景望爲大宗，止齋水心皆鄭氏門人。鄭本私淑周浮沚，以追程氏者也。而龍川亦嘗及鄭門，宜次陳葉之後。

三陸子之學，梭山啓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攷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第五十七卷。

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於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於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第五十八卷。

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第五十九卷。

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

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第六十卷。

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第六十一卷。

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第六十二卷。

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傅。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峰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第六十三卷。

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茸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精粕。述潛庵學案第六十四卷。

雲濼謹案。是條序錄。底本云。勉齋之外。慶源輔氏。其庶幾乎。故再傳而得黃東發。韓恂齋。有以緝其緒焉。

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祕良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第六十五卷。

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于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質。窗荆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第六十六卷。

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峰學案第六十七卷。

雲濼謹案。底本作文正之象數。則西山之嫡傳也。

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第六十八卷。

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第六十九卷七十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附青雲句下云。緘伊洛淵源錄。老率合諸儒門下。盡歸之朱子。可爲軒渠。今皆盡而正之。

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砥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第七十一卷。

雲濠謹案。底本胡盤谷上。有項平甫三字。

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第七十二卷。

明招學。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陣。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攷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第七十三卷。

雲濠謹案。底本有云。宋之公相家講學。以永其世者。莫如呂氏。

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子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第七十四卷。

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第七十五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有再傳而有蒙齋六字。

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第七十六卷。

梓材謹案四先生定川最先卒，後八年而廣平卒，又二十五年而絜齋卒，又二年而慈湖卒。其生年則定川僅長慈湖二年，謂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尙未的實。其先舒後沈者，以楊袁舒皆象山門人，以類相比，非有軒輊也。

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西江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尙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第七十七卷。

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任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又稍不同。至于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于希夷，其後卒流而爲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第七十八卷。

梓材謹案張觀物亦譚天授之徒，且與玉山同時，則是卷當在趙張玉山之間。

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邱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獻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尤醇。述邱劉諸儒學案第七十九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張視諸儒邱劉諸儒二學案序錄。

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口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玉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軒軋。黎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第八十卷。

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于朱學，最尊信，而不滿于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眞氏學案第八十一卷。

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爲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第八十二卷。

雙峰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峰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峰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峰學案第八十三卷。

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畝，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方回以爲東澗晚年始宗陸，誤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第八十四卷。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原底所無，而二老閣刊本有之，但其作息庵晦靜存齋學案，息庵與存齋互譌，今

特爲正之。而具其辯說于本卷。

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齋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第八十五卷。

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第八十六卷。

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蕩晏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者。述靜清學案第八十七卷。

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攷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邪。其遺書宗旨。不可攷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畷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齋學案第八十八卷。

雲濂謹案是銖底本云。講學至殘宋。朱陸兩家。其流弊皆甚矣。所謂愈失其真者也。歐陽巽齋之爲朱學。不知所出。而所得甚醇。其弟子之最著者曰文山。徐徑畷之爲陸學。不知所出。而其節甚高。其弟子之最著者曰疊山。兩家其有光于先師者乎。世多推巽齋而詆徑畷。予特合之。述歐徐二先生學案。及定刊本專爲巽齋學案。蓋徑畷疊出。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中矣。

梓材謹案：巽齋與江古心同時，蓋亦晦翁再傳也。當次于介軒，而前于三湯。

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于程蒙齋，董盤澗、王拙齋，而多卒業于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第八十九卷。

梓材謹案：介軒爲晦翁再傳，與雙峯同爲勉齋之傳，當次于雙峯。

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第九十卷。
雙溪謹案：底本于魯齋云。當元之時，至與二程橫渠南軒並加公爵，從祀廟庭，則似少過焉。

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戴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第九十一卷。

草廬出于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第九十二卷。

徑坂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峯。述靜明寶峯學案，第九十三卷。

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第九十四卷。

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尙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同槩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第九十五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蕭同學案序錄，又案勤齋槩庵與許魯齋同行輩，而殿于有元諸儒者，以所附諸儒

不一故統載於此耳。

元祐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馳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啓之而一變爲慶元之綱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之而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矣其事蹟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大略用道命錄爲底本以致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詆訾諸儒者皆附之第九十六卷九十七卷

梓材題案自元祐慶元黨案以下原底並失序錄茲所錄者鄭氏刊本也

荆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荆公新學及蜀學略第九十八卷九十九卷

關洛陷于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歎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異端敢爲無憚忌之言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爲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嗤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第一百卷

卷一

安定學案表

胡瑗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高平講友	
范純祐	
范純仁	並見高平學案
徐積	江端禮
	馬存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呂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錢公輔	
孫覺	
附弟覽	邢居實
	李昭玘
	傅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滕元發	
顧臨	

	汪澥	別見荆公新學略	
	徐中行	子庭筠	曾孫日升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子庭槐	
		子庭蘭	
	劉彝	子淮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鄒夔	
		鄒棐	弟括
	錢藻		
	苗授		
	歐陽發	別見廬陵學案	
	朱臨	子服	
	翁仲通	子彥約	
		子彥深	

盧秉	孫俊民
林晟	子玉勝
	孫朝价
	子用
游烈	
徐唐	
附師莫果	
饒子儀	別見泰山學案
陳舜俞	
周穎	
翁升	
江致一	
陳敏	
盛僑	

安定學案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梓材案。全氏序錄本爲卷首。可以見全書之脈絡。茲復分列各學案之端。俾學者得見每卷要領。猶周易序卦傳。本十翼之一。後之說易者。往往分列各卦也。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瓊

胡瓊字翼之。秦州如臯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許。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以經術教授。吳中范文正愛而敬之。聘爲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文正薦先生。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歷保寧節度推官。滕宗諒知湖州。聘爲教授。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慶歷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于太

學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阮逸同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勾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廣之。旣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爲榮。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賻其家。所著有易書中庸義。景祐樂議。靈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安定易傳十卷。又案四庫書目。采錄周易口義十二卷。洪範口義二卷。餘書佚。學者稱爲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稱爲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儻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之學。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帝悅。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百家謹案。先生在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卽請相見。處以學職。

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又嘗語人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又嘗言安定先生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于從政乎何有。

論語說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如己者處也。無友不如己者。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子路唯恐有聞。

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愚魯辟彘。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愚魯辟彘。

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爲己任。臧文仲竊位。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于人。而後爲孔子。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慈溪黃氏曰。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而自絕于不可學。故又爲之說如此。

冉求有爲政之才。故曰可使爲宰。及其聚斂不合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于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稱冉求可使爲宰。又鄙爲小子。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孔子見互鄉童子。

春秋說

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王師非王親兵。致討取敗而書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季當立。歸者善辭也。時多弑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之弟例書字。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先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蠢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尙行于此也。勢旣已去。烏能必勝哉。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夫人不從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覲者見夫人也。用幣者爲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莊二十四年。

大夫宗婦親用幣。

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襄三十年。宋伯姬卒。

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昭王二十二年。王子猛卒。

附錄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隨任生于泰州寧海鄉。先生故址也。人稱之爲安定先生。溯其源也。

先生在太學。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願臨輩。分置執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郡士人稍稍從遊。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衆皆大服。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肯善堂。合雅樂歌詩。至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于外。

先生嘗召對。例須就閣門習儀。先生曰。吾平生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閣門奏上。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皆合古禮。

先生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亦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或卽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

粹材謹案。此下有番馬大箇子一條。移爲其人立傳于後。

徐積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先生厲聲云。頭容直。積猛然自省。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神宗題贊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諸峯。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于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翕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啓沃。萬言而納忠。經義治事。以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朕躬。敦尚本實。遠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顛蒙。載瞻

戴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範。爲後世之欽崇。

其孫滌曰。先祖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陳右司曰。胡先生在邇英。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補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故序首稱先生曰。補

又曰。漸卦鴻漸于陸。先生有取于范諤昌易墜簡之說。補

又曰。程正叔解頗與翼之相類。補

薛良齋與朱晦翁書曰。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于章句誦說。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邪。昧者盍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耳。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餘緒耳。成人成己。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策。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辯而章矣。

梓材謹案。此條自黎州原本所錄。長齋浪語集移入。

陳直齋曰。王晦叔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要之三家于象數掃除略盡。非特如所云互體也。補

黃東發曰。先生明體用之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難如此。

百家謹案。先生之學。實與孫明復開伊洛之先。且同學始終友善。其云先生在太學。與明復避不相見。此邵氏後錄之謬。正與主癰疽寺人之談同也。

安定學侶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別爲泰山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別爲泰山學案。

屯田阮先生逸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進士。官太常丞。皇祐中。與安定同典樂事。遷尙書屯田員外郎。著有易筌。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與安定同典樂事。相與論樂。以爲安定學侶可也。餘姚翁氏注深寧困學紀聞云。安定先生門人。未知所本。

安定同調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別爲古靈四先生學案。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安定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主簿范天成先生純祐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並見高平學案。

節孝徐仲車先生積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而孤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從安定學惡衣服不恥應舉入都載母以從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爲壽卻之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年除揚州司戶參軍母歿廬墓三年雪夜伏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廷臣薦其孝廉爲楚州教授徽宗初改宣德郎年七十六梓材窆原本此下有東坡志林一段今以其不類傳文移爲附錄于後政和六年賜諡節孝有文集三十一卷雲濼案先生別有節孝語錄采入四庫。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制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于理合于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爲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爲柶捲之類也何異于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爲禮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爲哉？余以爲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唯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爾。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于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邪？

百家謹案：正唯耳目之有聰明，故聖人因明繼以規矩，以爲方員平直，因聰繼以六律，以正五音，而有視聽之學。正惟性之善，聖人制爲禮義法度，而有復性之學。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于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僞也。

辯曰：夫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于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

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于其性也。何反于性而悖于情哉？有是性，卽有是行也。無是性，卽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爲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百家謹案：飽煖安逸，固人性情。然已旣飽煖安逸，而見父兄之飢勞，試問此時之爲子弟者，亦不知其心能安否？夫欲飽煖安逸，人之情也。其不安于父兄飢勞之心，性之善也。讓代其父兄，順乎性之善也。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于聖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于陶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辯曰：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僞，與作僞之僞，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僞，則何事而不言僞？言性惡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僞名，則是欲貴之而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僞？

百家謹案：荀子固不識性實，由乎不識禮義也。夫性卽土也，而禮義非瓦也。性卽木也，而禮義非器也。況性不可以土木喻哉？夫性果何物也？卽此心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之理也。而此心不能不應萬事，于是聖人取此心恭敬之性，而爲經曲之禮，羞惡之性，而爲咸宜之義。是禮與義卽性也。云順其性而爲禮義者，并多此順與爲字。至若土與木，曷嘗有瓦與器來而以之相擬乎？由先生之辯，不足以折荀子也。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

者不及于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願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爲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爲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于中。而必求于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于外邪。故人之欲爲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爲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復爲善哉。性惡而爲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爲善。如水之流而就溼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

百家謹案。天下未有無其物而可強爲者。卽如荀子言。合土生瓦。斲木生器。亦必有是土木而後可。生瓦器。豈無是土木。而陶人工人強生瓦器乎。且荀子云。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不知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卽此有欲爲之心。已足驗人心之善矣。先生云。何不願孟子之意。似迂。彼旣主張性惡。豈願孟子哉。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爲天下也。不然。何以爲天下。聖王之興。豈爲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桀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

義曷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爲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于舜。人情如何。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學。荀。子。者。以。吾。言。爲。何。如。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于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學荀子者。以吾言爲何如。

百家謹案。荀子之學。與告子極相似。而有辨。陶人合土以生瓦。工人斲木以生器。此杞柳桮棬之說也。禮義爲僞。此義外之說也。以性爲惡。卽食色爲性。生之謂性也。但告子之以杞柳喻性。桮棬喻義者。以爲人生所有之本質。惟此知覺。而知覺無禮義也。欲得理于我。必須向天地萬物上求之。使與我之知覺合而爲一。而後爲作聖之功。而不知此知覺之遂感而通。不失其宜者。卽禮義也。然告子之東流西流。亦只言性無善惡。須復求理于外。而荀子則直以人欲橫流者爲性。竟云性惡。反禮義爲矯性之僞物矣。嗟乎。性道難言也。孔子明言求諸己。孟子明言性善。萬物皆備。程子明言性卽理也。朱子明言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彼告子荀子。以禮義爲外人皆知爲異端。猶可言也。欲明爲儒者。不識吾性之卽爲禮義。猖獗焉欲以沿門乞火爲祕旨。凡有反求諸己者。卽便妄詆之爲禪。不可言也。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于外而欲攻于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于其間也。養之而弗充。則性之弗固也。況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鮮矣。于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汨。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于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稿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爲君子。卒而爲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善習者。雖瞽繇爲父。亦舍父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語錄

先生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不若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石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奸。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欲求聖人之道。必于其變。所謂變者何也。蓋蓋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故必觀于變。蓋變則縱橫反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權。孟子惡其執一也。

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必分二南爲國風。而雅有大小。又有頌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于閨房衽席之間。以至乎人化之。蓋風爲治家

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

良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

楊子稱孟子之不動心曰。貧賤富貴。不能動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長往之士。豈不能以貧賤富貴不動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豈非所以死生不動其心也。如此則孟子之不動心。乃常人爾。蓋孟子充養之至。萬物皆備於我。而萬變悉昭于胸中。故雖以齊國卿相之重位。亦不動心思之經營。而可治。以其養之至也。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此言精微。學者宜思之。蓋以謂志則在心。而心爲有知。有知則所好亦有節。而所惡不過分。縱過而踰節。亦知自反也。若氣則冥然無知。特可以充養四體。縱之而已。則喜怒爲氣之所使。必至于過分踰節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則學而能正。能誠。所以志能帥氣。而喜怒不過。唯小人爲氣所鼓。方其喜怒之際。不知形色之變。至于不聞人之聲音。不覺己之忤物。或至于殺人殺身者。皆爲氣之所使。而不能帥氣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者可不知此乎。

百家謹案。志與氣原非二物。志卽氣之精明者是也。持志無暴。並無兩樣工夫。故孟子止言養氣。而持志在其中矣。先遺獻曰。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捏虛空矣。所以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

安定說中庸始于情性。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正與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

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豈得爲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豈爲不正之欲乎。故以凡言情爲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強哉矯。蓋矯者強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矯而爲正。豈不強乎。

百家謹案。離情無所爲性。但觀此情。恰好不恰好耳。存諸中而自然發諸外。而中節氣血卽是義理。子劉子所謂中和皆是性也。若無主宰中存。肆欲妄行。則小人之無忌憚矣。凡人生有情。情之正者卽性也。性從情中看出。彼釋氏之情不附物。是無情也。非聖人之道也。先生言聖人非無情。甚是。但解強哉矯。謂矯性之曲而正之。則非夫所謂強哉矯者。乃矯乎流俗也。若性之生也。直奚待矯哉。先生辯荀恐未免仍蹈乎荀之說也。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八極。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徑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擇而行之。

訓學者文

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附錄

先生三歲而孤。晨昏匍匐床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攜于陝右外家。事母篤孝。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尙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裹

幘頭服公裳。晨省其母。外氏諸婦大笑之。先生彌恪。久而亦不復笑也。先生嘗曰。吾之持敬。自此始也。又一日爲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將買之。遂向市中買他物。而歸途有便道稍近。且亦有賣肉家。將買之。因自念。吾已有所許。而忽他之。將無欺其初心乎。卒迂道就故所賣肉家。先生嘗曰。吾之行信。自此始也。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衲裘。以米投漿甕。日中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常曰。吾于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于是請其叔父。取所欲餘書十篋。敝屋數間而已。其叔沒。家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事母謹嚴。非有大故不去側。日具太夫人所嗜。皆手自調味。爲兒嬉。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奉養充美。無須臾不快也。

太夫人之喪。廬墓三年。雪夜號。伏呼問太夫人。寒否。如平生。因委頓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墓。知狀垂涕。曰。想見鬼神幽明。不隔鄉里。瞻仰先生如神。有爭訟。必就決。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于墳域。必逾月。墓左有杏兩枝。連合。至孝感應如此。

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以與人。或問之曰。吾不忍其母子相離也。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崇教孝女事。見徐節孝集。亦見呂縉卿叔夏集。莊綽雞肋編采之。確是淮陰節婦。

東坡志林曰。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晝地

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徐仲車教門人。多于空中書一正字。且云于安定處得此一字。用不盡。補。

汪玉山書節孝行狀後曰。節孝先生嘗語東坡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魯直曰。爲政慮不厭熟。則寡過。陸寮友則事舉。魯直謝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媿徐仲車之徒以之。補。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蔡陽學案。

待制呂先生希純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院錢先生公輔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學于安定。中進士甲科。歷知制誥。英宗立。陳治平十議。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先生謂其望淺。不草制。謫滁州團練使。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歷知諫院。宰相富鄭公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從。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旣得志。主薛向更鹽法。出滕甫于鄭州。先生數于帝前言向當黜。甫不當去。拂安石意。罷諫職。出知江寧府。帝欲召還。安石沮之。徙揚州。以病乞祠。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附弟覽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安定游安定之門弟子數千別其老成者爲經社先生年最少儼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先生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于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先生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善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先生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于小功近利則王道可成矣帝語以欲用陳升之而罷卻元先生即奏如所言帝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先生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審官院王安石早與先生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新法助而先生與異議安石怒因遣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病先生疏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寢罷由是出知廣德軍歷知蘇州徙福州連徙亳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祕書少監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年六十三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初復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秋傳雪濼案謝山學案劄記有孫莘老易傳弟覽字傳師亦歷官龍學知太原城葭蘆第勳加樞密直學士忤時相遭貶

百家謹案先生之春秋經解多主穀梁之說而參以左氏公羊及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者則補以所聞于安定及己之獨悟晁公武稱其議論最精誠哉斯言初王介甫頗與先生交好三經義外原欲解春秋以行天下見先生之解其心知不復能勝遂舉聖經而廢之且詆爲斷爛朝報其始由于伎刻而終之以無忌憚先生既與介甫異議連遭貶斥不以介意介甫退居鍾山先生遠訪道舊

迨其死又誅之。嗟乎！學問之德量不同如此。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彙本于古靈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是先生又在陳氏之門。

附錄

游定夫曰：莘老少而好易，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于易而後行。

章敏滕先生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初名甫，東陽人也。范文正公之甥，從安定學。安定門人以千計，先生之文常爲首，以進士第三授評事，通判湖州，孫沔方守杭，一見奇之，曰：名臣也。他日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累遷戶部判官，英宗召對書其姓名于禁中而未及用也。神宗卽位，方求非常之士而進之，先生入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耳。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進，知制誥，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先生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亦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以問先生，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先生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行新法，恐先生撓之，而帝信之，乃阻之，且造謗焉。帝雖眷先生，然竟以是出知鄆州，徙齊州，再徙鄧州，帝眷尚未衰，先生之妻黨有犯大不道者，小人遂乘之下石，竟欲殺之，帝知其無罪，但落職貶筠州，相傳尚有後命，先生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焉。乃上書自訟曰：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帝覽之釋然，詔知湖州，先生去國既久而

乃心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詔求直言。先生疏曰。但取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悉罷。民氣和。天意解矣。哲宗立。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論者以爲果賢將也。晉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卒。諡章敏。安定先生之亡。公累劾俸以調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修

學士顧先生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學于安定。通經學。長于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先生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忤執政。罷歸。改同判武學。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學士蘇文忠軾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其無人在朝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先生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銜時宰意。劾先生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司成汪先生澥別見荆公新學略

隱君徐八行先生中行

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常游京師。范忠宣公賢之。薦于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因福唐劉執中得執經于安定。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躡年。乃歸。葺小

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其爲教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忠肅瓘謫台。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名。稱爲八行先生。

知州劉先生彝

劉彝字執中。閩縣人。從安定學。安定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網紀規式。力居多焉。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胸山令。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除都水丞。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著正俗方訓。斥尙鬼之俗。易巫爲醫。加直史館。代沈起知桂州。時王安石用事。求邊功起以平蠻自任。不聽。交人互市。交人疑懼。先生代起。值交趾率衆內犯。連陷欽廉邕數州。貶爲民。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道卒。著有七經中義。洪範解。古禮經傳。續通解。弱善居易二集。子淮夫。累官朝散大夫。以孝弟稱。有賢行。

祖望謹案。東萊先生有云。執中始抗荆公。旣而爲之用。宋史遂與沈起沈括同傳。是其晚節爲可惜也。

學士錢先生藻

錢藻字醇老。吳越王元瓘之子儼。入朝爲昭化節度。守和州。生昭慈。昭慈生順之。先生其子也。雲藻案。先

生家蘇州。舉說書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英宗時。爲祕閣校理。三上書請慈聖光獻太后歸政天子。熙寧中。累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以慈恕簡靜爲本。不求智名。以希世寵。遷翰林侍讀學士。元豐五年卒。先生刻勵爲學。子書無不究極。其見于文詞。閎放雋偉。名動一時。爲人清謹寡過。拘守繩墨。立朝無矯亢。亦不雷同。處勢利澹如也。神宗嘗問安定之學。并問人于劉彝。首稱先生之淵篤。神宗素知其賢。且貧。贖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莊敏苗先生授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父京。嘗守麟州。以抗趙元昊。先生少受學于安定。以父任爲三班奉職。後從王韶取鎮洮。累立戰功。官果州團練使。遷至容州觀察使。侍衛親軍副都指麾使。進威武軍留後。元祐初。拜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麾使。徙鎮保康。知潞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莊敏。先生平居恂恂。遇事則持議不苟合云。參史傳。

大理歐陽先生發別見廬陵學案。

著作朱先生臨附子服。

朱臨字正夫。浦江人。其先家吳興。先生從安定授春秋。安定著春秋辯要。惟先生所得爲精。晚年好唐陸淳之學。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申公薦入官。歷光祿寺丞。乞歸。以著作佐郎致仕。守臣徐仲謀築亭列詔書褒語。以表揚之。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子服。字行中。熙寧進士。元豐中。爲御史。章惇欲見而用之。不可。尋劾之。紹聖初。累官禮部侍郎。知廬州。以與東坡善。被謫。安置興國。修

開府翁先生仲通

翁仲通字濟可崇安人。幼時賦竹杖詩。先輩劉滋深獎之。後師安定。長于春秋。舉進士。調山陰尉。遷武平令。僉書興化軍。復令黃巖。所至興築陂湖。控遏盜賊。武平陋不知學。先生建學教之。在黃巖聽民輸錢代米。民免流殍。以親不逮。養致仕。累贈銀青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彥約彥深彥國。

杜蘭陵先生汝霖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受業安定之門。六經皆通。尤邃于易。學者宗師之。李公擇常敬仰稱道不置。至曾孫旗。字伯高。兄弟皆世家善古文。

進士莫先生君陳附子砥

莫君陳字和中。歸安人。少從安定學。篤志力行。不樂仕。第嘉祐進士。不赴調。熙寧中新置大法科。先生中首選。甚爲荆公所器重。御家嚴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子砥。知永嘉。惠愛及民。民立祠祀之。孫伯虛。知常州。修。

庶官張八行先生堅

張堅字適道。諸暨人。家貧篤學。力以聖賢自任。聞安定教授蘇湖。負笈徒步往從之。旦夕研味。至忘寢食。不期年。盡得六經之奧。辭歸鄉里。開門授徒。從遊者甚衆。每語諸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自信得過。則精一之傳在我。後以八行舉。得官。尋改京秩。貧不能自給。嘯吟自若。當時稱爲醇儒。

殿丞祝先生常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從安定學操履端毅未嘗以辭色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先生屢出正義反覆辯難之遂忤安石出令平陽終殿中丞著有蓬山類苑元浩正謨諸論及清高集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助教管先生師常並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龍學盧先生秉

盧秉字仲甫德清人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俊譽嘗謁蔣希魯堂坐池亭希魯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先生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希魯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累遷制置發運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擊夏酋有功遷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元城論之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著有文集參史傳

文學林先生晟附子玉勝用孫俊民朝价

林晟字美中福清人侗口世孫弱冠有文名從游安定之門元祐選文學假官副館閣校對御前書籍先生與焉子玉勝尙幼問難疊疊能助先生校勘事館中目爲濟南生次子用以薦假承事郎甫銓注蔡攸提舉祕書省薦以校勘力辭攸託其戚龍圖許份訪之乃佯狂歸隱于巖山與諸子講學論道所著有經濟要覽玉勝二子俊民朝价俱以明經聞人稱林氏之世學

職方游先生烈

游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從安定學官至職方員外郎邵人之經學實先生始之

徵君徐先生唐附師吳果

徐唐字守忠，寧化人。未冠受春秋于鄉先生吳果。不兩月，誦析如流。縣令奇之，俾受業于盱江李觀。盱江曰胡先生，講春秋于上庠，子盍造焉。于是負笈京師，質疑問難，旁洽羣經。諸子屈服，遂見知于歐陽文忠。薦之神宗，召見講易。嘉祐三年，奔母喪，廬墓不出。

饒凌雲先生子儀別見泰山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嘉興人。雲濠案：先生世居烏程，強記博學。從安定遊，舉進士，嘉祐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會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在貶所日與太傅劉凝之、梓材案劉凝之爲穎上令，棄官，此稱太傅未詳。跨雙犢，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鄉人名其所居曰白牛鎮。青風里詩畫皆傳于世。雲濠案：先生少學于安定，長師歐陽文忠，而友司馬溫公，著有廬山記口卷，都官集三十卷，今存永樂大典本十四卷。

校書周正介先生穎

周穎字伯堅，江山人。從學安定，以行義稱。與趙清獻、汴交，清獻爲諫官，先生格書曰：當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無以難行事。強人主，無以私喜怒壞賢士大夫。清獻以書進，神宗喜欲用之，不果。熙寧初，詔舉節行材識，守胡邊，以名薦，召賜進士第，授校書郎。王安石問新法何如，對曰：歌謠甚盛，安石喜叩其辭。先生高誦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安石不樂，出宰樂清。先生氣岸雄豪，行事似張公，乖崖門人私謚正介，有正

介先生集。

庶官翁南仲先生升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從安定受易。第元豐進士。出任。以廉謹稱。元符中。上書言事。切中時病。用事者方以黨禁錮賢士大夫籍。先生于初等。自是沈于選調。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

承信江石室先生致一

江致一字得之。休寧人。從遊安定之門。宣和鄉舉。首選。靖康中。伏闕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等六奸臣。復李綱相。聲震中外。尋授承信郎。

州守陳先生敏

陳敏字伯修。無錫人。年十一而孤。廬于墓。所受業安定之門。安定奇之。曰。此錫之英也。熙寧初。舉進士。徽宗朝。諸蔡用事。斥司馬諸賢爲奸黨。令郡國皆立黨人碑。先生守天台。曰。誣司馬公是誣天也。倅立石。先生碎之。謝事而歸。

司業盛先生僑

盛僑未詳爵里。安定在太學。先生已仕。安定使爲堂長。中庸講義一卷。先生所述。見宋史。陳古靈嘗薦之。

梓材隱察先生嘉興人也。樓攻媿爲盛夫。人墓誌云：盛氏世爲餘杭人。有曰經者。仕吳越。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焉。又云：元祐中。彌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爲國子司業。則先之爵里可考矣。

縣尉倪千乘先生天隱

倪天隱字茅岡。桐廬人。古靈先生妹婿也。古靈三妹。長適劉執中。次適先生。並學于安定。而少適鄭闕中。與古靈爲四先生之二。學者稱先生爲千乘先生。所述周易上下經口義十卷。靈濠案。今周易口義十二卷。吳玉堦家藏本。入四庫經部。又繫辭上下及說卦三卷。晁氏止載其上下經。而繫辭說卦不載。唯宋藝文志有之。但旣列易傳十卷。復列口義十卷。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傳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之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無二書也。先生官至縣尉。晚年主桐廬講席。弟子千人。其爲桐廬令葉安道作題名記戒之。令師善懲惡。無爲石羞。時人傳之。高弟子曰彭汝礪。

吳先生攷

吳攷。蕭山人。有尚書大義二卷。見宋志。嘉祐治平間。有名經苑。捨住宅爲學宮。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先生鳴鼓行學規。伯玉謝過。安受其罰。陳古靈嘗薦之。

直講張先生巨別見廬陵學案

百家謹案。安定先生初教蘇湖。後爲直講。朝命專主太學之政。先生推誠教育。甄別人物。有好尚經

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各對爲可否之或就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歐陽廬陵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誥誥子弟皆賢才王臨川云先取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檇與棖蓋就先生之教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爲的當自後濂洛之學興立宗旨以爲學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閃是語錄之學行而經術荒矣當時安定學者滿天下今廣爲搜索僅得三十四人梓材案黃氏原本羅先生適以私淑到門人而范先生純祐呂先生希純苗先生授虛先生乘有目而無傳張先生巨亦如之故云得三十四人然而錚錚者在是矣

簽判田先生述古

田述古字明之本安邱人徙居河南遊事安定先生稱高弟四薦于鄉不中遂隱居二十餘年窮經講學先生淳靜簡易不爲表襮胸中坦無留闕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不能奪其讀書唯易中庸論語孟子間及老子楊子申重熟復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司馬溫公康節二程先生皆居洛先生從之遊溫公最愛范公淳夫淳夫日詣溫公溫公多召先生與俱講明大義其于諸大儒未嘗少自貶晚歲篤好易手自注之祁寒暑雨造次未嘗廢卷或欲索其書上之朝不肯出孫溫靖公固留守西都以其名聞詔除襄州司戶先生曰老矣不任爲吏竟不赴溫靖守鄭請以爲本州教授許之除太學正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爲通利軍簽判卒先生行誼敦確友人張雲卿赴選其妻病死先生爲治其喪其在北宅昌王薨假先生官氏撰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先生曰非吾文敢受賜乎固辭之當官不苟

然亦不爲已甚。最與虔州李潛善。其學行蓋相似。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前輩。亦以二人爲首。先生之言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于章句。不知妙在日用也。劉斯立跛狀其行。陳端誠曰。田明之說。易要說無應。易中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安得云無應。特不可如王介甫輩執定耳。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此傳尾有端誠名正。亦元祐中通儒也。十一字。今爲端誠立傳于陳鄒諸儒學案節之。

進士潘先生及甫

潘及甫。字憲臣。揚州人也。勵志文行。安定倡學吳興。先生負笈從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曆中登第。不知其官所至。補

知州莫先生表深

莫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泰山孫氏弟子說之子。聞安定講學。書上往師焉。一見奇之。曰。大有器識。所造未易量也。以進士累官光祿丞。知饒州。稱循吏。楊文靖公極稱之。所著有如如集。補

醫學陳先生高

陳高。字可中。仙游人。知建州。闈之從子。少遊湖學。元符中。第進士。召試。除太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傅楫薦其潛心經術。尤深于易。遷博士。政和中。始建醫學。除太醫學司業。累上封事。以切直忤時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補

州判陳先生貽範。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樞密安先生諱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從往師之則曰汝方爲誦數之學未可從吾遊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先生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先生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饋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主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先生笑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于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爲知禮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元祐中累官門下侍郎坐救常安民章惇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知河南崇寧元年坐棄滄州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滄州復又降邠州團練副使鄴州復又移建昌軍閔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參史傳

梓材謹案邵氏開見錄云胡先生判國子監安厚癯樞密在席下厚癯黃癩疾凡聚立席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則先生之在胡門固安定所甚厚者矣

學士朱先生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口先生口口

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安定爲國子日遣之就學京師所齎千金儼蕩而盡身病瘠將危客于逆旅適其父至閱而不責攜之謁安定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諭之以道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學矣視之乃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之過自痛悔責安定知已悟召

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章。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勉勤事業。先生銳穎善學。取上第而歸。

梓材謹案是段本列安定附錄以君子大改過故移而爲之傳。

節孝同調

徽猷趙無媿先生君錫別見高平學案。

安定私淑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附師朱絳

羅適字正之。寧海人。少從鄉先進朱絳學。後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安定之教。遂以私淑稱弟子。第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作郎。知濟陽縣。徙江都。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爲罷行之。遷推官。兩浙蘇秀水災。朝議賑恤。以先生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嘗有與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旣去。民思之。置生祠祀焉。

雲深謹案。先生別號赤城。著有易解赤城集百卷。直齋書錄解題云。治平二年進士。學于四明樓郁。是先生本樓氏門人。直齋又言台士有聞于世。自先生始。又有傷寒救俗方一卷。先生尉桐城。民俗惑巫不信藥。因以藥施人。多愈。召醫參校方書。刻石以教迷俗。

節孝門人安定再傳

江季恭先生端禮

江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圍城人。受學節孝。深于春秋。黃山谷謂其文似尹師魯。張文潛亦喜之。而其野柳子厚非國語。則東坡之所許也。嘗哀集節孝遺書三十八歲卒。

推官馬先生存

馬存字子才。樂平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其文波瀾雄壯英毅。奇氣橫生。不可繫維。所作諸史論。謂東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于羣胡。殘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又謂北魏據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腴。而飼禽獸之飢。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可與之爭。又謂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至論外患。則略東南而專在北省。試論揚雄。謂王莽篡位。龔勝以清死。鮑宣以悍死。雄斯時方著美新。以發揚其盛。讀之令人氣拂膺。不擇者累日。嗚呼。雄乎。寧死其忍爲此文。蘇文忠知舉奇之。置高等。奉大對。首關災異曲說。歸諸人事。時士習新經之學。以穿鑿放誕相高者。先生毫無所染。官鎮南節度推官。再調越州觀察推官。早卒。馬碧梧曰。子才從節孝先生遊最久。其文之雄直雅似之。嗚呼。安得其論晉魏之語。聞于炎紹中天之初乎。補

莘老門人

邢先生居實

邢居實字惇夫。陽武人。恕之子也。受學于莘老。其父爲程門之叛夫。而先生不然。所宗師者。司馬溫文正公呂申正獻公。所從遊者。坡公涪翁。无咎兄弟也。年二十卒。遺言欲魯直爲狀。莘老爲銘。无咎爲其文序。莘老未及爲而卒。景迂代之所著有呻吟集。

舍人李樂靜先生昭珣

李昭珣字成季。鉅野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東坡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孫莘老爲守。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累官提點東京刑獄。坐元豐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左司員外郎。韓忠彥用爲起居舍人。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復直徽猷閣。參史傳。

靈隱謹案：先生著有樂靜集三十卷。蓋其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漢老鄙其從子也。

龍圖傅先生楫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八行家學

徐季節先生庭筠附孫日升。

徐先生庭槐合傳

徐先生庭蘭合傳

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八行先生子。童卯有志行。律身嚴毅。居無惰容。孝友天至。旣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爲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爲名臣。其學以誠敬爲主。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五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

道學傳千古。東甌數二徐。句且大書表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節有守。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修

劉氏家學

朝散劉先生淮夫。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劉氏門人

縣令鄒先生夔

鄒夔字堯叟。秦寧人。從學于劉執中。浸灌六經。貫穿百代。執中以女妻之。以進士知宣城縣。楊龜山聞其名。晚從之遊。梓材案。先生與其宗人克恭。同爲劉氏門人。克恭又從遊于龜山。龜山不得晚從先生遊也。當是晚與之遊耳。稱其在淮陽時。太守怒一卒。欲斬之。先生不從。守怒。先生執法不移。蓋有守之士。

縣令鄒先生棐

鄒棐字克恭。秦寧人。熙寧進士。始學于劉執中。元豐間。又從楊龜山遊。終宣城令。梓材案。二鄒並知宣城。或有錯誤。有惠政。民愛之。參姓譜

開府家學

知軍翁先生彥約

翁彥約字行簡。崇安人。開府仲通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調常州刑曹。累遷提舉河北西路學事。以薦拔人才爲急。日與諸生講畫實邊制勝之策。除知高郵軍。革商販茶鹽私坐貿易之弊。吏不得倚法爲姦。歲

大旱先生以禱祠積勞得疾卒有文集十卷同上

梓材謹案龜山楊文靖公誌先生墓云請以世祿之恩授中弟已而兄弟更相推遜又云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

中奉翁先生彥深

翁彥深字養源行簡仲弟第進士除右司員外郎以書白宰相言與金人夾攻契丹非是除國子祭酒徒秘書監時官者梁師成提舉秘書省先生不肯造詣時論高之官至中奉大夫同上

中丞翁先生彥國

翁彥國字端朝行簡季弟官至御史中丞靖康之變充經制使撰文誓衆張邦昌爲金所立移書責之同上

祖望謹案先生自鄉郡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中丞密視答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伏望即去大號早迎康王不然勤王兵十萬見公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敬矣邦昌懼遂決迎高宗先生以李忠定公姻亞被斥汪藻行制謂汝本茶山駟僮之徒論者非之先生六世科第父爲安定弟子藻以恨忠定并先生誚之耳水心進卷罪先生竭金陵之民力葉紹翁曰建炎兵事倥偬石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公適承其後未免調度未可以深罪之也

倪氏門人

尙書彭先生汝礪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治平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旣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旣上章。復以失舉自劾。神宗怒。遂綰用先生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指摘利害。多人所難言。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帝嘉其忠。蠶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元年。召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辭命雅正。有古人風。旋落職。知徐州。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徙禮部。拜吏部侍郎。哲宗親政。進權吏部尙書。言者論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而病去。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先生讀書志于大者。言動取舍必合于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先生。天隱旣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參史傳

田氏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蔡陽學案

季節門人安定三傳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氏家學

知州鄭先生括

鄭括字仲發。泰寧人。克恭之弟。登元祐九年進士第。知寧化縣。縣素悍難治。先生建學訓導。以恩信懷柔之。民爲之立祠刻石。後知亳州。適蔡京當國。先生以名節自重。閒退二十年。李綱在朝。以書勸其出。亦謝之。補

杜氏家學

杜先生陵

杜陵。蘭溪人。仁翁汝霖孫。克傳家學。生五子。伯高。仲高。叔高。季高。幼高。皆博學。人稱爲金華五高。參姓

薦辟杜橋齋先生旗別見融澤諸儒學案。

漕舉杜癖齋先生旆

杜旆字仲高。伯高弟。嘗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稟。參吳禮部集。

祕閣杜先生旂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杜先生旆

杜旆字季高。與弟幼高。文皆相上下。參吳禮部集。

杜先生旆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莫氏家學

知州莫先生伯虛

莫伯虛歸安人。永嘉令砥之子。守溫州。立思濟堂。後知常州。有瑞梅甘露秀麥嘉禾之祥。參姓譜。梓材謹案。禹姓統譜又言其晚年退居。注意佛學。屏絕世故。是由儒而入墨者。

安定續傳

文肅吳竹洲先生傲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別見象山學案。

卷二

泰山學案表

孫復—— 高平講友	石介——	姜潛 見上泰山門人
馬默	何羣—— 馮正符 父堯民	
莫說 見上泰山門人		

朱長文——胡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范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並徂徠學侶

李世弼

泰山嶽傳

子昶

李謙

馬紹

附師
張璠

吳衍

胡瑗別爲安定學案

泰山學侶

士建中

劉頤 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並泰山同調

泰山學案

祖望謹案。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苑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爲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案也。述泰山學案梓材案。是卷與安定學案謝山所修黎洲本原底並藏盧氏。又案泰山著述。莫重於春秋尊王發微。故從黃氏補本錄之。

高平講友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介著名山左。自徂徠而下。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爲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旣徂徠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於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桑。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殿祇候說書。楊安國言。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

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乃復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賜賻錢十萬先生病時韓魏公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所得著書十有五篇錄藏祕閣雲濠案李彙續通鑑長編稱所得書十有五卷攷四庫全書總目稱內府藏本十二卷而中興書目別有春秋總論三卷合爲十五卷

百家謹案先文潔公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旣鈔讀伊洛書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者母蹈或者未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蓋先生應舉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爲教先生與安定同學而宋史謂瑗治經不如復安定之經術精矣先生復過之惜其書世少其傳其略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

春秋尊王發微

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
平王迨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爲春秋始隱者天下無復有王也以上總論
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旣端其始旣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隱元年春王正月
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故稱字以別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於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故曰鄭伯克段於鄆。以交譏之也。鄭伯克段于鄆。

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非奔也。祭伯思來也。故曰祭伯來以惡之。祭伯來。

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隱二年公會戎於潛。

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莒人入向。

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夫人子氏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微者。鄭人伐衛。

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三月書王者十七。隱三年春王正月。

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武氏子來求葬。

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詩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也。諸侯守天子土。非享覲不得踰境。此言公及宋公遇於清者。惡其自恣出入無度。隱四年公及宋公遇於清。

鞏不氏未命也。鞏帥師。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其言於濮者。桓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衛人殺

州吁于濮。

諸侯受國於天子，非國人所得立也。衛之立晉。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諸侯朝天子，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於棠，可謂非事者矣。隱五年，公矢魚於棠。

考成也。元年，宰咺歸貶，非禮也。隱公以是考仲子之宮祭之，此又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

魯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天子之意。初獻六羽。

公子驅，臧儂伯也。孝公子，公子驅卒。

鄭人來輸，誠於我平。四年，鞏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辭。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言伐言圍言取，悉其惡以誅之也。宋人取長葛。

媵書者，爲莊十二年歸於鄗起。叔姬歸於紀。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廡，作一門，築一圍，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戒之深旨也。隱七年，夏，城中邱。

言伐用兵也。楚邱衛地，地以楚邱者，責衛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訪鄆邑。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讓龜陰田。皆此義也。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鄆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鄆人歸之。魯人受之。其罪一也。入者受之之辭。隱八年。鄆伯使宛來歸。不氏。未命也。無駭卒。

公與鞏傾衆悉力。共疾於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疾之。隱十年。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齊晉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抗也。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驗應之。故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若聖主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其所書矣。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外災則或舉其一。或舉於齊鄆宋衛。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桓元年。秋。大水。

弑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此言公會齊侯陳侯鄆伯於稷。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桓二年。會於稷。

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桓三年。日有食之。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內女出處之跡。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於讎也。公受姜氏於讎，不以讎至者，不與公受姜氏於讎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夫人姜氏至自齊。

桓立十八年，唯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爲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有年。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郟。

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爾。且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桓五年，陳侯鮑卒。桓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叛王也。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案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曷爲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密邇畿內，桓王親以三國之衆伐之，拒而不服，此鄭伯之罪，不容誅矣。從王伐鄭。

雩求雨之際，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於上帝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於山川，百神禮也。雩於上帝，非禮也。是時周室旣微，諸侯之僭者多，舉於魯，則諸侯僭之從可知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

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大雩。

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鄆同旨。桓六年公會紀侯於郕。

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大閱。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蔡人殺陳佗。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不出主名，微者也。桓八年秋，伐邾。

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桓十年春王正月。

來戰於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於我也。郎，魯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書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於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爲文也。來戰於郎。

柔不氏，內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案諸侯母弟，未命爲大夫者，皆字。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十五年，許叔入於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莊三年，紀季以鄆入於齊之類是也。桓十一年，盟於

折。

再言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此羨文可知。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也。不書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爲文。凡公專尸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十七年及齊師戰於奚。莊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之類是也。戰於宋。

齊以郎之戰。未得志於魯。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伐魯。魯親紀而比鄭也。故令紀侯鄭伯及齊師衛師宋師燕師戰以四國之師。不地者。戰於魯也。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爾。桓十四年夏五。

案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宋人怨突之背已也。故以齊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皆此義也。然四國從宋伐鄭。助其不道。其惡亦可見矣。宋人伐鄭。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者。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故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鄉曰鄭忽出奔衛。今日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者。明忽世嫡當嗣也。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皆微國之君。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蔡季言自陳歸於蔡者。桓侯卒。蔡季當立。時多篡奪。明季無惡。故曰歸於蔡。所以與許叔異也。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

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此年夫人孫於齊。閔二年。夫人姜氏孫於邾。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是也。莊元年。夫人孫於齊。

天子嫁女於齊。魯受命主之。故使單伯逆王姬。不言如京師者。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魯桓見殺於齊。天子命莊公與齊主婚。非禮也。莊公以親讐可辭。而莊公不辭。非子也。故交謔之。單伯逆王姬。

賞所以勸善也。罰所以懲惡也。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爲天子可知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衛侯朔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紀侯去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葬伯姬。生者逐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詐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

此諸侯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不與諸侯伐衛納朔也。朔行惡甚。國人逐之。奔齊。故天子不使反衛。明年。王人子突救衛是也。公與諸侯連兵。不顧王命。伐衛納朔。故貶諸侯曰某人。某人。諸侯則公之惡從可見矣。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侯朔得入於衛。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故言伐言救言入。以著其惡。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

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於齊，齊人歸之，魯人受之，其惡一也。齊人來歸衛寶。

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莊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此言師還者，惡其與強讐覆同姓，踰時還也。莊八年，秋，師還。

案：隱四年，衛人殺州吁於濮，此不地者，齊人卽於國內殺之也。稱人以殺討賊辭。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報乾時之戰也。斥言公者，惡其伐齊納糾，喪師乾時，不自悔過，復敗齊師於此也。莊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

荆自方叔薄伐之後，入春秋肆禍復甚。聖王不作故也。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莊十一年，王姬歸於齊。

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又曰：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者，孔子傷周道之絕也。桓公旣入，乘天子衰季，將伯諸侯，乃會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於此，首圖大舉，夫欲責之深者，必先待之重。故北杏之會，獨書其爵以與之也。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於北杏。

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逼脅，以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此年滅遂，十四年伐

宋十五年伐邾。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三十年降鄆。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齊人滅遂。

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於此。公會齊侯盟於柯。

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自畏齊。故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吾大夫不可言魯人故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荆入蔡。齊桓猶未能救中國也。秋七月。荆入蔡。

齊侯既死。文姜不安於魯。故如齊。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於鄙。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公追戎於濟西。

媵書者。爲遂事起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案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鄆爲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營。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况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於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略言之也。莊十九年。公子結。滕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肆大眚。非正也。亂法易常者也。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况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稱君稱國。稱人雖有重輕。而其專殺之罪。則一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荆十年。敗蔡師於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稍進之也。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公會齊侯盟於扈。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於穀。比犯非禮。今又會盟於扈。甚矣。公會齊侯盟於扈。

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日亂。昏禮日壞。逆者非大夫也。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僖二十五年。季姬歸於鄆。成九年。伯姬歸於宋之類是也。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於杞。不書名氏者。脫之。莊二十六年。曾殺其大夫。

凡內女直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莊二十七年。杞柏姬來。

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齊人降郕者。惡齊強脅。且見郕微弱。不能

抗齊之甚也。莊三十年齊人降郟。

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

戎捷。伐山戎之所得也。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齊侯來獻戎捷。

桓未能率諸侯以往。故獨稱人。閔元年齊人救邢。

不言慶父弑者。內諱弑。故弑君之賊不書焉。不地者。義與隱公同。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於邾。故慶父出奔莒。公子慶父出奔莒。

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今日

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侯。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僖元

年楚人伐鄭。

孫於邾。不貶。此而貶者。孫於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此會。檉諸侯。城楚邱也。不言諸侯者。桓公怠於救患。諸侯不一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與其亡而存之。不若

未亡而救之之善也。僖二年。城楚邱。

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於檉。二年盟於貫。三年會於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強盛。蔡楚與國。故先侵

蔡。蔡既潰。遂進師於敵境。僖四年。蔡潰。遂伐楚。

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以其能服強楚。皆稱爵焉。同

上

桓公既與陳侯南服強楚歸而反執陳轅濞塗其惡可知也。

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及江人黃人伐陳。

伯姬內女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諸侯來朝猶曰不可。杞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稱人以執惡晉侯也。五等之制雖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有差而天子命之南面稱孤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有罪猶不得專執况無罪者乎。春秋之世諸侯無小大唯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於天子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之類是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此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類是也。晉人執虞公出踰三時僖六年公至自伐鄭。

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故曰小邾子以別之。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言鄭世子華者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於寧母也。盟于寧母。

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僖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案莊元年夫人文姜孫於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也。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桓以諸侯致宰周公於葵邱。經以宰周公主會爲文者。不與桓以諸侯致天子三公也。僖九年會葵邱。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惡之也。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參譏之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言次言殺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

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於戲。齊師敗績。

宋人執滕子嬰齊。不得其罪也。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梁亡。惡不用賢也。梁伯守天子土。有宗廟社稷之重。有軍旅民人之衆。左右前後朝夕與爲治。莫有聞者。是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也。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不亡何待。故直曰梁亡以惡之。梁亡。

城郭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侈泰妨農功。改舊制也。案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廡。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制可知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鄭卽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卽楚。此而卽者。齊桓旣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僖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楚人敗宋公於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著其惡。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四國雜然從夷以圍中國。其貶自見。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外大夫來赴，非禮也。文三年，王子虎卒。

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故明年楚人滅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文四年，公至自晉。

此公逆婦姜於齊也，不言公者，諱之也，不言逆女者，以其成禮於齊也，以其成禮於齊，故不言公以諱之，冥逆婦姜於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文既不告閏月，猶朝於廟，非禮可知。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

遂城部，重勞民也。文七年，遂城部。

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爲重也。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楚復疆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於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文九年，楚人伐鄭。

楚子執宋公伐宋，復貶稱人者二十年，至此稱爵者，以其慕義使椒再來修聘進之也。椒，楚大夫，未命，故不氏。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櫜，正也。書者，以見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案，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此年秦人來

歸僖公成風之祿。不及事也。其言正者。妾母稱夫人。非正也。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亦可見也。而秦不顧人命。見利則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故曰。秦伐晉以黜之。文十年。秦伐晉。

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爲來奔。齊所逼爾。文十二年春正月。郕伯來奔。

二國之讐。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固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故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秦人晉人戰於河曲。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者。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李彗之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李。文十四年。有星李入於北斗。

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爲萬世戒。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單伯魯大夫。叔姬。昭公夫人舍母也。舍既遇弑。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人執子叔姬。單伯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齊人執子叔姬。

毀泉臺。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文十六年。毀泉臺。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公子歸生。與楚比周。既敗宋師。又獲其帥。可謂甚矣。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陳卽楚。故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人請成。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仲遂之罪。則當爲之廢釋。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宣八年壬午。猶釋萬入去箭。

敬諡。嬴姓。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經言己丑葬我小君敬。雨不克葬。是己丑之日。喪旣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案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葬我小君敬。雨不克葬。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根牟。微國內滅國曰取。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鄆。襄十三年取郟。是也。秋。取根牟。

崔氏齊大夫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大夫皆世隱。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譏諸侯大夫也。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

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弑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宣十三年。楚子伐宋。

鄭與楚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

生殺之柄。天子所持也。是故春秋非天子不得專殺。王札子。人臣也。王札子。人臣。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執甚焉。故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以誅其惡。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中之蝥未息。冬又生子。重爲災。冬。蝥生。

不書葬者。貶之也。吳楚僭極惡重。王法所誅。故皆不書葬以貶之。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臧孫許。臧孫辰子。成元年。盟於赤棘。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爲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孔子

以王師自敗爲文。所以存周也。王師敗績於茅戎。

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魯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成二年。取汶陽田。

來歸者。棄而來歸也。成五年。杞叔姬來歸。

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會諸侯同盟於蟲牢。不顯甚矣。同盟於蟲牢。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二月辛巳立武宮。非禮可知也。成六年。立武宮。

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郟。襄十三年。取郟。皆微國也。取郟。

吳本子爵。始見於經。曰吳者。惡其僭號也。成七年。吳伐鄭。

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微國。吳入州來。

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於齊。取之。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

封。非晉侯所得制也。晉侯使歸之於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

齊以惡之。成八年。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成雖即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濫賞也。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於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於衛。

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於鍾離。成十五年。會吳於鍾離。

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討之。而不能服鄭。霸國不振可知也。成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君之卿佐。是爲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晉殺其大夫卻錡卻

穀卻至。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襄元年。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

成公夫人。襄二年。夫人姜氏薨。

叔孫豹僑如弟。叔孫豹如宋。

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襄七年。城費。

公前年會諸侯於鄆。不至者。公自鄆朝晉也。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驪公子發。公孫輒。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天子不親迎。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可哉。故曰劉夏逆王后於齊。以著其惡。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

晉平溴梁之會。方退。執莒於邾子以歸。又不歸於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襄十六年。晉人執莒於邾子以歸。

三年之中。君臣加兵於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襄十九年。諸侯盟於祝柯。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取邾田自涿水。

城西郛。城武城。懼齊也。城武城。

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

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者。欒盈復入於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於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當坐。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

次止也。言救言次。惡不急救患也。君命救晉。豹畏齊廢命而止。故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以惡之。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

孟莊子也。仲孫速卒。

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晉人殺欒盈。

羯。仲孫速子。孟孝伯也。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邱是也。莊公復背澶淵。

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邱是也。莊公復背澶淵。

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會於夷儀。

獻公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寧喜弑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入於戚以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入於戚以叛。

先言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衍復歸於衛者。以見衍待弑而歸也。案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前年入於夷儀。今喜弑剽四日而復歸於衛。此待弑而歸可知也。衛侯衍復歸於衛。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宋公殺其世子瑯。

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襄二十七年。會於宋。

寧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衛殺其大夫甯喜。無冰。時煥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公留於楚者七月。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共諡也。內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此年叔弓如宋。葬其姬是也。襄三十年。葬宋共姬。

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昭二年冬。如晉。至河乃復。待昭公反。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季孫叔如晉。

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留。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留。欲立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留。庶孽也。偃師冢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隕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也。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殺大夫公子過也。其言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自討爲文。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葬陳哀公。此年無冬者。脫也。昭十年。

般。弑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楚子名者。楚子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以弑君之罪殺般也。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當坐誘殺蔡侯般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

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大蒐於比蒲。會於厥慙。欲救蔡而不能也。會於厥慙。

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弑者。正比之罪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鄭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兄。繫以著其惡，盜殺衛侯之兄繫。

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王子猛卒。

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

內諱奔，皆曰孫。次於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

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於鄆，此處公可知也。齊侯取鄆。

居於鄆者，公爲意如所拒，不得入於魯也。昭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於鄆。

謀納公而不能也。盟於鄆陵。

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於乾侯者，不得入於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如此。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於乾侯。

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於適歷，又使荀躒唁公於乾侯，何所爲哉。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於乾侯。

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昭三十一年。城成周。

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於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不書焉。所以黜強臣而存公室也。定元年春王。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以疾之。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蔡人病楚。使告於晉。故晉合諸侯於此。此救蔡伐楚也。然諸侯不振。使救蔡伐楚之功。歸於強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是也。定四年春。侵楚。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與楚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罪不容誅也。滅沈。

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皆宗於吳。冬。戰於柏舉。

晉師救我。故公會於瓦。定八年公會晉師於瓦。

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

郟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郟不服。故二卿秋再圍。定十年圍郟。

天子祭社禘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尙來歸賑。非禮也。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雨不克葬。讖不能葬也。葬不爲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定十五年。雨不克葬。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昔趙鞅帥師納蒯聵於戚。其言於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哀二年。納衛世子蒯聵於戚。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於都城也。哀八年。吳伐我。

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於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財賦之率也。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爲異之甚。冬十有二月。蓋。

報雍邱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囿。

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於越入吳。

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於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於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於旦可知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睢陽子集補

孔子而下。稱大儒者。曰孟軻荀卿揚雄。至於董仲舒。則忽而不舉。何哉。仲舒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諸

不在六藝之科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董仲舒。

史固稱漢孝元少而好儒，及卽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將亂其家者也，亦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之謀，安有衰滅？蓋用儒而不能委之以政爾。漢元帝贊後。

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於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闢奧者，百無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

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於大易，吾未見其能盡於大易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說，而求於春秋，吾未見其能盡於春秋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於詩，吾未見其能盡於詩也。專守孔氏之說，而求於書，吾未見其能盡於書也。以上與范天章書。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於心，而後成之於言。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與張洵書傳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與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興，人倫所由正，扣其本，知則何所爲？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墨亂之於前，申韓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於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給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

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鬪。小有所不勝。尚以爲辱。矧夫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其爲辱也大矣。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得不爲罪人乎。由漢魏而下。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支既固。不得其位。不翦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儒等。

附錄

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眉皓白。故相李丈定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安敢不承。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澗水燕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爲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楊公筆錄。

祖望謹按。此段稍可疑。宜再考。先生塔於李文定公時。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長於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於文正也。梓材案。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以端拱三年己丑生。實長於泰山三歲。且本傳言文正實薦先生入國子。則此所云朝廷召至。文正乃知之者。不已謬乎。

歐陽文忠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補

王得臣曰。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補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會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補

百家謹案。石徂徠泰山書院記。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傳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韓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從遊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正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

元辭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從遊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縉。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楊子泰於法言。太元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爲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僞。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石。陷於講堂之西壁。又徂徠與祖擇之書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今先生之書不可盡見。但以徂徠之學問而爲其尊戴如此。卽可以知先生矣。嗟乎。師道之難言也。視學問重則其視師也必尊。視學問輕則其視師也自忽。故廬陵之志先生墓曰。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給事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嗚呼。觀於徂徠事師之嚴。雖不見先生之書。不可以知先生之道之尊哉。

泰山學侶

文昭胡安定先生後別爲安定學案。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王箴劉子望先生顏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泰山門人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第進士，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艱，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學者從之甚衆。魯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忌諱。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賈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同時執政，歐陽公修、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並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衆賢指杜等，大奸斥竦也。泰山見之曰：「子禍始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州，未赴卒於家。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畔，搜其家得先生書，夏竦欲因以修報復，且中傷杜公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時，杜公在亮，以語官屬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拏戮非酷，不然，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屬門生會

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同保，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亦得還。先生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韓二公共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雲濠案徂徠集三十卷，謝山學案劄記，徂徠易解五卷，陳直齋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

梓材謹案宋史范忠宣傳云：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純仁皆與從遊。知胡孫石李四先生皆在文正門下，而先生與盱江輩行較後於安定、泰山，則列之文正門人可也。

春秋說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卽位，而桓宣則書卽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甌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去天以示其非。

春秋爲無王而作，孰謂隱爲賢且讓而始之哉。以上總論。

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鄭杞之比。夫商人弑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李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爲是盟於扈，皆無能爲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與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霸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之有弑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鞏弑隱公，遂弑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鞏，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

故終桓宣之世。輦遂皆稱公子無異詞。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釋。則祭爲重。而釋爲輕。以釋視卿佐之喪。則釋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壬午猶釋。萬入去節。

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郟。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謹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於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齊。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成二年。取汶陽田。

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於霸主。故危而致之。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不書及內之也。郟有國。而私屬於魯。魯之私屬。郟也。皆不臣之著也。襄五年。叔孫豹。郟世子巫如晉。

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合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於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先會之於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

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

難矣。漢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徂徠文集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怪說。

慈溪黃氏曰。徂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於孟子。真百世之師也。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開。爲所怪也。使先生生平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何如哉。

狗當我戶。貓捕我鼠。雞知天時。有功於人。食人之食。可矣。彼素餐尸祿。將狗貓雞之不若乎。黃素瑛。天地間必然無有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於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秦始皇求爲仙。漢武帝求爲黃金。梁武帝求爲佛。勤亦至矣。而始皇遠遊死。梁武餓死。漢武鑄黃金不成。吾故知三者之必無也。辨惑。

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大非也。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爲損壽乎。夫勤憂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身者。匹夫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於逸樂。壽命不長。康成之罪也。憂勤非損壽論。辱書謂士熙道言。天人有感應爲失。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有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降之福。是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

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隲下人。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楊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人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與范奉禮書。○以上梨洲原本。

攘背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譎。上孫先生書。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今元昊倡狂。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然建大廈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上韓密學經略書。

日月天子目。御史天子之目。上李維端書。

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暱。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疏遠。人不謂之公。上王沂公書。

昔郭代公爲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爲學糧。有縷服呼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卽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上王狀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

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上孫少傅書。

類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礪礪然有一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爲之不能也。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和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衆曉曉乎口。一唱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答歐陽永叔書。

爲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與張秀才書。

咸章詔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驟襄。逸馭也。不聘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今天下大道榛塞。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穢。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與裴員外書。

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畝。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四十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宴後宮。奏請多以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原亂。

孔子爲聖人之至。吏部爲賢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尊韓。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古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

顛而不支。坐而視其顛。斯亦爲不智者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救說。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佑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任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佐其威權。達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福斯及矣。陰德論。○以上黃氏補本。

附錄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濱聞其窮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一餐。則明日無繼。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倦遊錄。

景祐二年。錄五代及諸國後。時辟先生御史臺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歐陽文忠貽書責杜祁公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也。介斥而他舉。亦必擇賢。賢者固好辯如此。必得愚暗懦默者而止。杜不能用。史歐陽公誌其墓曰。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呂氏家塾記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創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爲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

杜默曰。夏英公因慶歷詩之斥己。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奏記富文忠公。責以行伊周之事。欲因是以傾文忠及范文正等。乃使女奴陰習先生成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先生爲富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富范大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既得命。過鄭州。見呂公夷簡。呂公問何事。遂出。范對以經略兩路事畢。卽還。呂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得復入。若欲經制西事。莫若在朝爲便。范公愕然。八月。以富公爲河北宣撫使。富范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先生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

李端叔姑溪集曰。初夏竦在樞府。深怨石介之譏己。必欲報之。濮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竦爲宣徽南院使。言介詐死。乃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登州。時知兗者爲杜衍。語僚屬。莫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

孫氏鴻慶居士集曰。夏竦既讒先生於仁宗。謂介不死。北走契丹。幸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具狀保於中使。仁宗始悟竦之譖。及竦之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帝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以上梨洲原本。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於褊蕩太過之詞。激猶可與爲善者之心。堅已陷於邪者之敵。羣而攻之。故回挽無毫髮。而傷敗積邱陵。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也。補○梓材案。謝山學案劄記。殘句。有攻過不知養德六字。未知何人之說。與水心此條首二語相類。姑附識於此。

謝山讀徂徠集曰。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於闕。以美楊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於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與。

忠烈文先生彥博附師史炤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少與張昇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第進士官。至同平章事。封潞國公。神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佑初。司馬溫公薦先生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先生朋附溫公。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先生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參史傳。

梓材謹案。王定國聞見近錄。以先生兄弟爲泰山門人。則潁昌史氏。特其幼學師也。

附錄

呂氏雜誌曰。凡與交遊書。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生未嘗犯其父諱。

梓材謹案。此條自榮陽學案。黎洲原本移入。

運判劉長民先生收

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衢之西安人。年十六。舉進士不第。曰。有司豈枉我哉。乃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調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先生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亦數稱先生。勉以實學。因得從學於泰山之間。歲終。將舉京官。先生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文正撫河東。舉先生可治劇。於是爲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盜。先生卽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有詔集其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相率欲亡走。先生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我欺也。通判建州。富文忠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文忠使撫視。先生自長垣三日抵其城。下定之。會文忠罷去。乃之建州。連丁內外艱。服除。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使江西議均其稅。奏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修險隘。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廢者。乃移荆湖北路。至躡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先生旣優於學。復優於才。又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之。先生亦慨然自以爲當得意。已而屯邇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以有爲也。而卽死。掄材者爲之悵然。先生又受易學於范諤昌。諤昌本於許

堅。堅本於種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祕黃黎獻也。祕上其書於朝。黎獻序之。卦德通論一卷。鉤隱圖三卷。靈濠齋謝山學案劄記云。劉長民易解十五卷。又案宋志稱先生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吳公武讀書志作圖三卷。則宋志誤也。其注今不傳。圖在道藏洞真部靈圖類。通志堂刊行於世。

先儒遺論九事一卷。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

張洞字明遠。任城人。第進士。石徂徠嘗有書與先生曰。明遠始受業於劉子望。又傳道於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爲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予固以拳拳服膺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穰莠而舉菁英。出紅塵而摩蒼昊。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於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又有與韓密學書內云。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遵。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材略。仁義忠勇。籌策謀略。可應大任。今邊寇內侮。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之功。

百家謹案。宋史有張洞列傳。字仲通。祥符人。官至工部郎中。別是一人。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泰山學春秋。亦從徂徠。累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不

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核祥符住散青苗。先生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傳列之。隱逸。非也。先生不喜人作詩。嘗曰。損心氣。招悔吝。亦名言也。修。

龍學祖先生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先生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議改衍聖。出知袁州。首建學宮。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歷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進銀臺司。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物。置院梁上。及憂去。先生用爲公費。安石惡之。諷監司求先生罪。逮治無貪狀。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先生少從學於泰山。及死。蒐輯遺文以傳。以言語政事爲名卿。有文集若干卷。行世。靈濠案先生遺文。初名煥斗集。諸家書目。並稱爲龍學文集。共十六卷。

百家謹案。史載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無擇知杭州。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內侍逮赴秀州獄。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案邵氏聞見錄。擇之知杭州。王介甫以前事恨之。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賊濫聞於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攝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

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也。先生所坐與史既異。而苗振之事與先生初不相涉。乃以按治苗振。俱屬之王子韶。皆非實也。先遺獻曰。擇之學文於穆伯長。爲有宋古文之始。今所傳雖少。亦可以見其師法也。

饒凌雲先生子儀

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從泰山及胡安定受經。親沒不事科舉。楊傑授以星歷諸書。莫不洞究。結庵凌雲。名曰葆光。杜門著書。臨江守王說欲迎致軍學。郡守劉公臣曰。吾州有士如此。令他之可乎。乃迎還。躬率諸生聽講。說崇寧初。詔舉懷才抱藝養素邱園之士。郡以先生應詔。所著編年史要。陳忠肅瓘爲之序。謂其事核旨察。有補於聖經。又有周易論語解及詩文集。

縣尉李先生縉附曹起

李縉。字仲淵。邛州人。龍圖閣學士絢之弟。舉進士。調兗州奉符縣尉。同門姜潛。居於奉符之太平鎮。某年六月七日夜。大水至。潛幾不免。先生爲借縣弓手營救之。上官以私役人獲罪。徂徠爲作朋友解。略云。縉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縉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尙更退顧其身。不爲潛致毫髮力。忍宴安坐視。此誠禽獸所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下乘弛擔。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也。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縉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交厚。乃不如禽

獸乎。乃不如西家路人乎。又有上范經略書內有云。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縉。宿州臨
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劉子望。縉亦事孫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
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又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屢稱之不一焉。

通議莫先生說

莫說邵武人也。以窮經爲務。自閩陝數千里外。裹糧跣足。至京師。從泰山遊。已而從徂徠遊。講明道學。歸
家不復求仕。以子表深貴。贈官通議大夫。補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朱長文字伯原。吳縣人。稱樂圃先生。嘉祐進士。累陞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傷足。不果仕。以著
書立言爲事。從泰山學春秋。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
志。蓋自成一家書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徂徠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徂徠門人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見上泰山門人。

轉運馬先生默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走詣徂徠。從石先生學。登進士第。知須城縣。爲張守方平所知。後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張傲之曰。得無累舉者乎。先生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除知登州。更定配島法。改廣西轉運使。上平蠻方略。溫公爲相。問復鄉差衙前法如何。先生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後以坐附溫公落職。致仕。補

處士何安逸先生羣

何羣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徂徠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先生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徂徠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徂徠因館先生於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先生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先生爲白衣御史。先生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徂徠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先生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先生賦。旣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先生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刻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先生旣卒。趙清獻守益州。奏先生遺稿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參史傳。

通議莫先生說見上秦山門人

蘇先生唐詢

蘇唐詢者。從徠受易。其告歸也。徠嘗有詩贈之曰。爨或經年絕。書猶盡日尋。讀之可以想見其篤行。

杜先生默

杜默字師雄。徠稱其詩可與石曼卿並稱。

徐先生遁

徐遁。未悉爵里。

梓材謹案歐陽子爲徠墓誌云。將葬其子師詢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請銘。是先生爲徠

弟子之證

高先生拱辰

高拱辰者。徠先生壻也。徠嘗有詩。望以韓退之之有李漢云。

趙先生狩

趙狩。受業徠。與土建中後受業於泰山。忽與方士遊。學養生術。徠作可嗟責之。

孟先生宗儒

孟宗儒。本道士。從徠受春秋。遂棄其巾服。乞爲儒。徠更名之曰宗儒。

百家謹按。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至宋史別立道學一門。在儒林之前。以處周程張邵朱張及程朱門人數人。以示隆也。於是世之談學者。動云周程張朱。而諸儒在所渺忽矣。先遺獻曰。以鄒魯之盛。

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也。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此傳以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謬無識如此。逮後性理諸書俱宗宋史。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復思夫有安定泰山之在前也。百家案先文潔曰。本朝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三先生始。朱文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之語。卽考諸先儒亦不謬也。

長民門人

黃先生黎獻

黃黎獻者。受長民易。所著有續鈎隱圖一卷。略例義一卷。室中記師隱訣一卷。

提刑吳先生祕

吳祕字君謨。甌寧人。景祐元年登第。歷侍御史。知諫院。以言事出知濠州。提點京東路刑獄。乞門際守同安。所著有周易通神一卷。今世所稱長民周易新注十卷。蓋合黎獻之三卷。及先生通神一卷。皆在其內。其記師說一卷。指歸一卷。精微一卷。又不知何人所作。蓋亦其門人之筆也。其後有徐庸。

祖望謹案。皇甫泌易書中有紀師說一卷。精微一卷。當卽此十卷之二也。泌稱受之常山抱犢山人。三衢亦有常山卽長民也。特故諱之。以神其說耳。

長民私淑

集賢徐先生庸

徐庸三衢人。雲濠案。宏治衢州志云。其先汴人。官於衢。因家焉。直集賢院。著周易意蘊。亦長民之學。當是私淑弟子也。

祖望謹案。先生皇祐時人。其論易九篇。祖劉長民。兼本陸秉。

至之門人

忠肅劉先生彜父居正

劉彜字辛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擢嘉祐甲科。歷南宮令。韓魏公薦爲館閣校勘。王荆公亦器異之。擢爲御史裏行。入見神宗。問曰。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上疏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語侵荆公。荆公欲竄之嶺外。神宗謫監衡州鹽倉。久之。出知滑州。哲宗立。召爲吏部郎。擢侍御史。疏蔡確章惇過惡。執憲數月。百僚敬憚。元祐初。擢御史中丞。累遷尙書右僕射。自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然性峭直。竟爲朋讒。奇中。罷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再貶光祿卿。蘄州居住。四年。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以疾卒。紹興初。贈少師。諡忠肅。先生嗜書。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或手抄錄。經學於三禮尤粹。晚好春秋。考諸

儒異同辯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參史傳。

左丞梁先生齋

梁燾字况之。須城人。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歷官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先生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累遷右諫議大夫。坐詬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入聞之。來者不絕。先生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已。旣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進御史中丞。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改知潁昌府。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溫公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先生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先生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同上。

梓材謹案劉子卿明本釋引先生語云。不信己之所爲。而歸之天意。不可也。又言其師事孫泰山門人姜至之。是先生姜氏門人也。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通議家學

知州莫先生表深別見安定學案。

樂圃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安逸門人泰山三傳

主簿馮先生正符父堯民。

馮正符字信道。遂寧人。其父堯民字希元。蜀中老儒也。先生從何羣學。三上禮部不第。以經學教授梓遂。閒閉戶十年。於諸經多解說。而最著名者春秋得法忘例三十卷。熙寧中。太守何郟上之。久而不報。意以爲荆公不喜春秋。故見紕已而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舍人院。賜同進士出身。荆公亦待之厚。授晉原主簿。先生春秋務通經旨。不事浮辭。其辯杜氏三體五例。何氏三科九旨之穿鑿怪妄。最爲詳悉。鄧綰責守銳略。先生與陳亨甫皆坐附會罷。李巽巖辯之曰。信道之學。得之安逸處士何羣。安逸學甚高。國史有傳。信道之師友淵源如此。則謂其附會進取者。或以好惡言之耳。且荆公廢春秋。而信道之學。願於春秋特詳。鄧綰嚴事荆公者也。而能以是書言於朝。初不曰宰相所不喜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醇厚。士各行其志。不以利祿故輟作。而鄧綰亦加於人一等矣。然則信道要當於安逸牽。連書國史。而鄧綰者。偶相知而適相累者也。信道無子孫。其書爲估人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字唐父者。唐父學於溫公。最賢而通經。

然是書則非其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耳。予觀於巽巖之言，而惜先生之書之不傳。又歎宋史竟不能牽連書之安逸傳後，今著之學案中，使得祖徂徠而宗泰山，以見安逸之學，蓋有傳者，巽巖其可以無憾矣。

補
提刑門人

主簿鄭揚庭史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忠肅家學

朝奉劉學易先生跋

劉跋字斯立，東平人。忠肅長子，與其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官朝奉郎，紹聖閒從忠肅於謫所。徽宗立，詔反忠肅家屬，用先生請，忠肅得歸葬。先生又訴文及甫之誣，遂貶及甫等。先生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參史傳。

靈濠雜案先生著有學易集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晁景迂爲先生墓誌，稱其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爲學易先生，其集名蓋取諸此。景迂又稱先生爲孫明復、石守道之徒。大東萊呂氏詩話謂其初登科就瑛州，見劉跋，所稱引皆所未知，始有意讀書，後與孫明復、石守道相埒云。

奉議劉先生蹈

劉蹈，斯立弟，皆辛老子，以文學知名，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

梓材雜案，此從紫微童蒙訓移入爲傳，又案先生爲忠肅次子，官奉議郎，其卒也。忠肅爲文祭之，稱

其孝於父母，善於弟兄，行己應物，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驚云。

宣教劉先生長福

劉長福，學易之子，而薊林向侍郎之壻也。嘗官右宣教郎。子荀，參胡五舉集。

梓材謹案：先生子子卿，明本釋言朱漢上云：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是先生爲漢上門人，而非終於宣教者矣。

知軍劉先生荀別見衡麓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泰山續傳

進士李先生世弼

李世弼，須城人。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閱計階士無其人，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其子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而先生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而先生遂不復仕。從黃氏補本錄入。

李氏家學

尙書李先生昶

李昶，字士都，世弼之子。釋褐授孟州溫縣丞。蒙古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遷經歷，親老求罷，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世祖伐宋，次濮州，聞先生名。

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先生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深見嘉納。及卽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先生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先生移書時相云。止驗見戶應輸。猶或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省府從其言。得蠲逋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先生上表賀。因進諷諫。帝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先生。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先生條十二事。剷除宿弊。至元二年。罷官家居。五年起爲吏禮二部尙書。旋請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所著有春秋左氏遺意。孟子權衡遺說等書。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黃氏補本本合爲一傳列李張諸儒學案今以其宗泰山之學附入於此。

尙書門人

集賢李野齋先生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爲東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歛儒戶銀備束修。先生辭曰。家幸非甚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世祖召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尙文。定律。正名。革弊。裕宗崩。又命傅成宗於潛邸。所至以先生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強飲乎。賜葡萄酒一卮。曰。此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卽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成宗卽位。召至上都。陸學士還家。又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卽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帝嘉納。遷集賢殿大學士。歸。

卒於家。先生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有野齋文集行世。參史傳

右丞馬先生紹附師張攝

馬紹，字子卿，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復遊李士都之門。嘗知單州民，刻石頌德。累官中書左丞。有言事者，平章事欲罪之。先生曰：「國家導人使言，今罪之，豈不與詔書戾乎？」乃止。執政數年，時稱其賢。仕終河南行省右丞。有詩文數百篇。參姓譜

吳先生衍

吳衍

宋元學案

卷三

高平學案表

戚同文	附師楊愈 門人宗度	計讓 陳象輿	高象先 郭成範	王震 勝涉	范仲淹	雖陽所傳			
					子純祐	子純仁	孫正平		
						孫正思			
						李之儀	章許		
								子純禮	

胡瑗別學安

孫復別學泰

周敦頤別學濂

並高平

韓琦子忠彥

六世冠卿
六世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趙君錫

歐陽修別為廬陵學案

並高平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堯公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為不泯矣。述高平學案。梓材案。高平學案。謝山所特立。而底稿無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章深道一傳耳。今以史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瑞叔傳于安定學案。以足之。謝山管立好江學案。而定

本無之。蓋已併入此卷。又案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實發原于睢陽戚氏。故做謝山述元儒魯齊學案之推原江漢。而亦先之以睢陽云。

高平所出

隱君戚正素先生同文附師楊器門人宗度許驥陳象與高象先郭成範王霸滕涉。

戚同文字同文。雲濼案一作字文約。宋之楚邱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愨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受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愨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愨卽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愨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愨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卽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雲濼案先生上蔡人。成城主簿。翼子。舉進士。仕至京西轉運使。許驥。雲濼案先生字允升。世家薊州。父唐以行商卜居睢陽。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至兵部侍郎。陳象與。高象先。雲濼案先生仕至光祿大夫。郭成範。雲濼案先生最有文名。以司封員外郎致仕。王礪。雲濼案先生事母甚謹。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雲濼案先生爲給事中。父知白。官河北轉運使。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正公亦由之出。先生純質尙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

先生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正素先生。參史傳。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有宋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梓材案：袁聚齋爲四明教授，廳壁綴記云：國朝庠序之設，備于寓內，自慶歷始，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是謝山所本，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概。左提右挈，於是學校徧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天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又曰：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矣。又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曰：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卽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

睢陽所傳

文正范希文先主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道，爲蘇州吳縣人。先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洗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其名，遷大發寺丞。

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服除。薦爲祕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先生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章獻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先生出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撫。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投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皇后廢。爭不能得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先生。畢其役。許之。歷轉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其次第。且言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以張禹目之。夷簡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先生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先生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謝曰。臣嚮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累以邊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開府涇州。先生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先生有相材。請代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固辭不拜。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帝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先生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所言切中時弊。帝悉采用。著爲令。初。先生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先生士

望所屬。超擢不次。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相望其功業。而先生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先生復請行邊。乃以先生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先生爲復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比去。攻者益急。先生亦自請罷。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先生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先生泛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先生倡之。史傳稱先生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里巷之人皆樂道。其名。死之日。聞者莫不歎息。所著丹陽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雲濠奏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子四。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范子參史傳。

易義

家人。陽正於外。陰正於內。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順乎其外。孝弟形焉。禮則著而家道正。孝弟形而家道成。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

而至於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於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良止之道。必因時而存之。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於在天地陰漸進。而至於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

附錄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詞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從學者輻湊。記聞

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

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其慎勿竊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紫微每拳拳于范氏家學，故移其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謂從學則不可。

梓材謹案：橫渠之于高平，雖非從學，然論其學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

謝山跋范文正公年譜曰：公子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於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別爲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別爲泰山學案。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別爲濂溪學案。

高平同調

忠獻韓贛叟先生琦附子忠彥。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先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爲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佐爲相韓億石中立參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昊反命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畫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任福不用命沒於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時上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略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退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工部尙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月六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尙書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先生乘間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况陛下乎帝乃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

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於是先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既至之二年。換節永興。未拜而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帝哭之。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朝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先生識量英偉。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生平折節下士。尤以獎拔人材爲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爲可爲。先生獨不然之。及守相。陸辭。神宗問王安石如何。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陽文忠。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公齊名。故列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附錄

神宗皇帝卽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於再三。逮琦薨。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爲社稷之臣。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見邵氏聞見後錄。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鎮北門。朝臣決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公曰。汝爲禁兵。旣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斬。略不變色。潞公鎮北門。有解一卒如前者。公問亦判處斬。而震怒擲筆。潞公氣稟雄傑。不容奸惡。非傲物也。魏公和平。略無崖岸。

又語錄曰。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與言繫辭。

梓材謹案。注玉山與呂逢吉書云。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韓魏公終身未嘗與言易。與此略同。

晁氏客語曰。魏公謂永叔曰。凡處世。但自家踏得脚地穩。一任閒言語。

胡文定曰。本朝卿相當。以李文靖韓忠獻爲冠。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修。別爲廬陵學案。

高平家學

主簿范先生純祐

范純祐。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尙節行。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有聲。文正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瑗爲師。安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尙未冠。輒自入學。齒諸

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先生與將卒錯處。鉤深撻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逼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先生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先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先生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卽解去。從文正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鄭公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鄭公之來。公邪私邪。曰。公先生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參史傳。

忠宣范堯夫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第進士。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安定瑗與孫泰山復石徂徠。介李旰江觀。皆客文正門。先生從之學。梓材案。樓攻媿序忠宣文集云。蓋公天資毓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旰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文辭。根抵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據此則孫石李三先生之子。忠宣皆在師友之間。殆泰山與安定爲其師。而徂徠旰江特其友歟。每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歿。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歷遷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先生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先生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旣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先生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恐異日爲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先生就職。先生乞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

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尙書解以進。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咨訪。疏濬小臣。先生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用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爲不肖。合意爲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先生曰。此言何爲至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先生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先生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先生知帝有功名心。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尙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願別謀之。帥臣環州。種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先生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譴。詔御史治於寧州。先生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譎。亦加先生。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入。歷除給事中。宣仁后垂簾。司馬文正公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先生謂去其太甚可也。累進吏部尙書。同知樞密右僕射。中書侍郎。先生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王觀言事件旨。先生虛朋黨將熾。與文潞公呂申公辯於簾前。未解。先生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慶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陛下戒之。因錄歐文忠朋黨論以進。吳

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廷議欲寘憲典。惟先生與王存以爲不可爭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劾先生黨確。先生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宣仁寢疾。召先生曰。汝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先生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先生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又羣小競排宣仁垂簾時事。先生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奏辯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先生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詞。轍言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先生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爲少霽。轍平日與先生有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帝旣召相章惇。先生堅請去。遂出知潁昌府。徙河南。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惇先期阻其事。先生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曾被大防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爾惇不悅。詆爲同罪。運貶永州安置。時以疾失明。怡然就道。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赴貶所。江行舟覆。扶先生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爲之哉。徽宗卽位。虛相位。連除觀文殿大學士。屢賜優詔茶藥。以病乞歸。卒年七十五。諡忠宣。先生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諸賢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賑貧乏。種古之獄不少芥蒂。且

念先世契誼薦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每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須要造次顛沛必於是。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梓材案：鄒道鄉稱范丞相說。作惟儉可以成廉。次句同。有文集五十卷行世。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言行錄二十卷。彈事五卷。國論五卷。並佚。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今存。子正平正思。正平克承家學。從黃氏原本移入。梓材謹案：黎洲原本忠宣及李端叔附傳。並在安定學案。今檢謝山修補稿本。韋深道傳。標題高平。章爲忠宣再傳弟子。則忠宣端叔二傳皆當入高平學案可知。故並移之。

附錄

知襄城伯兄純祐。久心疾。先生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祕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何必苦辭。先生曰：富貴有命。

文正公在睢陽。遣先生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先生時尙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先生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對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與之矣。

襄民素不事蠶織。未有植桑者。先生因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榮茂除其罰。民思不忘。號著作林。旱久不雨。先生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穀貯於

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諸縣饑。境內之民不知也。

自陝西連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塞外。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於遐方。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桀。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環慶大饑。公初到。餓殍滿路。先生欲發常平封椿粟麥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後散。先生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弗預。吾寧獨坐罪。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先生謂之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溫公有所建請。先生復言。宰相當虛心以采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詔諛得乘閒迎合。而正士當卷懷退避。先生與溫公雖同志。及臨時不苟同。不見小思。前料後劑。量矯正類如此。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先生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衆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也。溫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大防爲左相，不敢言。先生乞薄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先生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不敢言。先生因乞罷政。

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先生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鷓鴣爭食，連城與瓦石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百家謹案：先生只此數語，眞聖人之言也。夫聖人之本，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且不爲；彼以開拓邊疆爲事，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者，罪不容於死者也。先生既承文正公之家學，而又得安定泰山之傳，其學以忠信爲體，六經爲功，至其事君，一以正心誠意格其非心，勸其仁愛萬民，毋開邊釁。百家嘗想先生父子閒，古今來粹然純白學問中，不易多覩之人也。先生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秦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尙使存歿猶污瑕疵，又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命門人李之儀次第之。先生之至死盡忠如此。梓材案：以上附錄與黃氏案語，亦自安定學案移入。

是卷。

鄒道鄉曰。范丞相平生所稱引奏對。祇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說著便不中。呂舍人官箴曰。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口。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黃氏補本。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忠宣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逐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於從班。忠宣之說。略施行矣。然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鄴也。其流害迄於今可見矣。曾子開謂范公之言。行於元祐。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他日復出。豈在惇卞下。特不當以詩罪之耳。且惇卞在元祐。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略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非其理也。若謂忠宣有他意。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罷相後。尙乞寬元祐諸人。以至得謫。是果何求。願更慎言之。

祖望謹案。東萊亦以范堯夫參用熙豐小人之說爲非。

恭獻范先生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三子。以父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碑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乘質之。先生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

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先生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除戶部郎中。累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先生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先生。先生不可。卽徙先生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亳州。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刻深爲治。先生以寬處之。旣拜禮部尙書。擢尙書右丞。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管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曾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先生曰。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諛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非必盡懷邪爲私。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先生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先生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駢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先生主晏。誥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季子也。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

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以劉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臥。其麾下皆憤焉。先生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先生奏關陝軍力單竭。公私大困。根本可憂。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先生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卽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先生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先生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先生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與夏議分疆界。先生請棄所取夏地。所言皆略見施行。夏人不庭。先生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卽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先生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淳蔡卞經略西夏。疑先生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又謫常州通判。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徵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二。先生沈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凡條疏時事。議論皆剴切詳盡。同上

附錄

鄒道鄉曰。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廡。雖有溼惡。軍士自不怨。高平門人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果禮部試下。西歸。范文正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遂舉茂才異等。僉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再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封韓國公。後與文潞公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元豐六年卒。年八十。先生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諡文忠。

梓材謹案。先生初封鄭國。治名阜。晏元獻判南京。文正權掌西監。晏屬之擇壻。文正曰。監中有二舉子。富弼張爲善。皆有文行可壻。晏問孰優。曰。富修謹。張疏俊。晏取先生爲壻。文正掌監事。而先生與張文定並爲舉子。固得爲文正門人也。又案呂與叔集載先生致事家居。專爲佛老之學。與叔嘗奏記于先生。是先生爲學。不若文正之醇矣。

附錄

神宗欲相富弼。以疾辭。退居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神宗必賜手札報之。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邵之曰。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弼薨。躬製祭文。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劉器之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梓材謹案。此晁氏客語。謝山節入景迂學案。茲爲鄭公立傳而移之。

元城語錄曰。富鄭公使敵。說以用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語讀書必見於用。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富文忠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告之。則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文定張樂全先生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先舉茂才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再舉制科者乎。命直集賢院。俄判西京。入覲。留判尙書都省。累拜參知政事。西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諡文定。先生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官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巖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參史傳。

雲濠謹案。樓攻媿跋先生上范文正公書云。文正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婿。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時蓋名爲善云。

附錄

元城語錄曰。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其子不敢投。後東坡見之。亦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

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怒。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別見泰山學案。

說書李盱江先生觀

李觀字泰伯。南城人。學者稱爲盱江先生。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文正公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位定制圖。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先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稿。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爲郊社齋郎。參史案。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學案原底。于先生門人孫介夫傳。標云盱江。知謝山嘗立盱江學案。檢原底序錄。士劉諸儒學案。條有江楚。則有李觀句。後定刊本。又節之。蓋以盱江併入高平爾。又案忠宣傳安。定泰山徂徠盱江皆客文正門。先生與徂徠輩行較後。以爲文正門人可也。

盱江文集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旣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

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闕。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門。坐於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闕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八蠻之國。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戾南鄉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于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

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天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謂八窗四闕。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明堂定制闕序。大傳曰。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又曰。繼別爲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爲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世與大宗凡五說也。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適。妾之所生爲庶。若祇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也。又

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其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之後至元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爲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尙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五宗圖序。

常語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宮於亳。而宮於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傲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牽鬮。王歸於亳。二十六月而卽吉也。則太甲之爲君。何嘗一日廢矣哉。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賢邪。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於湯武。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

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於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或曰。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其人之號。非其道之自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於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爲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爲農。不失其爲父也。子雖爲士。不失其爲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旣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修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大王。王季。文正。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旣多。豈有非禮而頌之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於百里也。因闕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縵。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於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爾矣。諸侯之於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之稅。譬之一郡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也。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胥徒。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闕闕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於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於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於禮也。異於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於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爲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貳。猶或爲之辭。徒使人君之恥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孔子之爲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馬。

牛者不豫賈。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囂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爲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爲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爲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尙可以爲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常語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爾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尙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隱之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於水火爾。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於鬪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爲天子。正爲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辯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不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

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鬪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余隱之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爲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爲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爲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况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爲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爲之資爾。謂桓公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鬪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寔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

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質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序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人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余隱之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強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弑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於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

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於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末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歎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隱之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衛。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於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儼人必於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

修則文王太公何慝過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續，蓋所謂彼善於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端木氏之問，則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卽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誣孟子而甚長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於功利之淺爾。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邪，衆人惡邪，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邪？紂存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騷騷，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衆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隱之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止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意哉？

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仰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子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尙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隱之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于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爲伐夏之舉。致湯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子紂。與湯之子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歷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况商紂罪惡貫盈。又過于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于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真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

肯枉尺直尋。奈何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于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朱子曰。辯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略與之辯。愚謂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而爲臣。困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閒。而學者紛紛彊爲之辭。

余隱之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

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于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况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邪。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也。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于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尙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

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余隱之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邪。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別見泰山學案。

盱江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見上高平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韓氏家學

僕射韓先生忠彥

韓忠彥字師樸安陽人。忠獻長子。徽宗時以吏部尙書拜門下侍郎。進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曾布不協。累降磁州圍練副使。復大中大夫。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嘗入元祐黨籍。參史傳。

韓氏門人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

趙君錫字無愧洛陽人。文定公安仁孫。母亡。事父不違左右。夜則寢于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盤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其父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潞公。潞公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及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先生言。國家養天下士于太學。當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拜御史中丞。卽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知河南府。徙應天。因清明出郊。具奠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概。王堯臣。蔡抗。蔡挺。

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于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參史傳。

忠宣家學高平再傳。

縣尉范先生正平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忠宣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先生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按后戚向氏墳兆。忤蔡京。及京當國。言先生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行之意。遂逮先生及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先生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寵。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先生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請寶印出。注籍于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至穎昌。取至亦寶。獄遂解。先生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先生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穎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先生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于金石。揭于墓隧。假寵于范氏子孫。則可。若于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何預焉。先生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貽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先生退閒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有荀里退居編。以壽終。參史傳。

梓材謹案。呂紫微童蒙訓。多引先生語。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范文正家。登學案者。三世六人。

文正四子外先生其一也。然先生之弟子默亦以學行著，因並錄之。

范子夷說

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逮孔顏遠矣。而常嘆仕宦不達，何愚之甚。爲事須由衷，若矯飾爲之，不免有變。任誠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又曰：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用父恩例求移近，卒授遠地。後爲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不屈待罪去。

范先生正思

范正思字子思，忠宣次子，正平字子夷之弟也。

梓材謹案：子思當作子默。攻忠宣文集補編子夷傳云：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推。居忠宣憂，哀毀過甚，因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是可知先生之概。作子思者，因陳了齋說而誤耳。

附錄

陳右司曰：范子思所知所守，過於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

宗宣門人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李之儀字端叔滄洲人登第三十年乃從蘇文忠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召勒停徽宗初提舉河南常平坐爲忠宣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先生能爲文有姑溪集若干卷雲濠案姑溪前後集七十卷惜其晚年狎一妓以生子再爲郭功父所發於行有不揜云

盱江門人

書記孫介夫先生立節

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也師事盱江而與南豐爲友經術深醇嘗作春秋傳泰山先生見而嘆曰吾力所未及者盡發之皇祐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謂曰吾條例司官非得明敏如子者不可先生笑曰相公過矣立節非爲此官者趨而出後爲鎮江軍掌書記二子總勳皆有名

徵君徐先生唐別見安定學案

文定曾南豐先生羣別見廬陵學案

李氏門人高平三傳

徵君韋獨樂先生許

韋許字深道蕪湖人李端叔弟子也不事科舉築室湖上榜曰獨樂黃山谷陳了翁俱重之元祐諸公之貶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聞先生每遇之則力爲之周急政和中多薦之者未及用紹興初幸

相薦之。高宗命之以官。且曰：「當今誰知元祐人有章許者乎？」許雖受命，然以了翁所贈稱爲湖陰居士，終身不改云。

孫氏家學

知州孫先生總

孫總字志康，寧都人。立節子，有父風，讀書博洽，年未弱冠，受業東坡，終不畔所學，守正不撓。元祐三年擢進士，居官以勁直聞，知湖廣岳州，寓於東，未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參姓譜。

隱君孫先生勵

孫勵字志舉，立節季子。涉獵經史，尤工詩，偕兄總從東坡遊，氣節凜然，弗肯從仕。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東坡榜其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同上。

孫氏門人

教授胡環中先生堃

胡堃字德林，寧都人也。孫介夫弟子，方雅好古，端凝介特，講學於長春谷，藏書萬卷，自稱環中居士。以八行薦成政，和八年進士，累官婺州教授。陸寇至，官吏遁去，先生嘆曰：「先世以勇顯，吾以八行起，豈可上負朝廷，下慚先世，城陷不降，舉家死之事，聞官其從子二人，所著有諸經講義。」

韓氏續傳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宋元學案 二 廬陵學案

韓先生宜卿並見清江學案

卷四

廬陵學案表

歐陽修	子發	
高平 同調	子棐	
	焦千之	呂希哲 <small>別爲榮陽學案</small>
		呂希績
		呂希純 <small>並見范呂諸儒學案</small>
	劉敞	子奉世
		王回 <small>見上廬陵門人</small>
		江端禮 <small>別見安定學案</small>
劉敞		
		劉恭

徐無黨

別附
蔣之奇

鄭耕老

廬陵續傳

尹洙

呂公著
別爲呂范
諸儒學案

梅堯臣

並廬陵
講友

蘇山
別爲蘇氏
蜀學畧

廬陵
學侶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堯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底蘊殘闕。亦多以史傳參補。

高平同調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修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幼悟敏過人及冠巍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鏗刻駢偶澗澗弗振先生得昌黎遺稿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先生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文正使陝西辟掌書記先生笑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韓范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先生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先生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文正之貶饒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皆以直文正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先生乃爲朋黨論以進先生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願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先生以特詔除之保州兵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閒賊平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先生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先生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

從爲變不細。鄭公悟而止。方是時。杜祁公衍等相繼以黨議罷也。先生慨然上疏爭之。於是邪黨益忌先生。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州。穎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協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羣小畏而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先生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鬻薄者。伺先生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丞。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先生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累遷。至參知政事。帝將追崇漢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先生引喪服記。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唯蔣之奇說合先生意。先生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先生婦弟薛宗孺有憾於先生。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之奇卽上章劾先生。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之。使詰之。奇問所從來。辭窮坐黜。先生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尙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王氏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三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先生始在滁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橫隼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且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

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顧其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子固王介甫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爲人知。先生卽游揚聲譽。謂必顯於世。凡經賞識。率爲聞人。好古敏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雲濠案。先生所著。尙有毛詩本義十六卷。左傳節文十五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歸田錄二卷。東坡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後從祀孔子廟。薛稱先儒歐陽子參史傳。

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象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象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順天應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爲无咎者。本有咎也。猶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爾。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與。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

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畫。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橈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无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獾。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以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上卷。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鍼。則雖隔物而應。象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

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者。尙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於否。則不進。利矣。遯者。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尤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於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與。象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貞。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貞。於同人則利君子貞。於明夷則利艱貞。於家人則利女貞。

童子問曰。睽之象。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象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

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卽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象曰。所尙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

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於其中。則不懼於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貞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象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

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象。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象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象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象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象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於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與？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戾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於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與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與？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待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中卷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尙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

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勝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勝之如此也。雖然。辯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尙有未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尙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河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以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勝之言。與夫自相乖

辰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于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于其門者在焉。未必無益于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辯也。吾豈好辯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受河圖。又俯仰于天地。觀取于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傅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于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受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于身取于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于其閒哉。若曰已受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于天地鳥獸。取于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

曰取法于河圖。此豈近于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誤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人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怪。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于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算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于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辯。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下卷。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歐陽公易童子問三卷據此補入又案序錄引楊文靖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文忠本論中下足與韓文原道諫佛骨表等篇並傳千古故并入之

文集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徵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物之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入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媾。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俊。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逐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

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于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鯨之治水也。鄆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尙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旣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鄧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蒐狩婚媾。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尙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

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僞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于作僞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于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本論下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敍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旣敍契分。卽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施德操曰。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傳欽之。呂獻可趙大觀。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

惇以此書納之禁中。歐陽公有知當悔忤于地下矣。以此知文字不可不慎。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漢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尙有餘怒。以此知臨事之難。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經爲正，而不汨于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固未易言。以其學者之，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

又曰：歐陽氏語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始悟人之窮力苦心于學問文辭者，徒欲藻飾其身，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又曰：歐陽氏策爲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似歎先王之道，不得行于後世者，然其意則不以漢唐爲非，豈特不以爲非，而直謂唐太宗之治，幾乎三王，則不必論矣。

王厚齋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深于春秋，爲文謹嚴，舉進士，累遷起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寢敝，先生與穆伯長倡爲古文，以矯時所尙，自是文風少變。云參姓譜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員外梅先生堯臣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開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侍讀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引與酬唱。一府盡傾。歐陽堯公自以爲不及。大臣累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與修唐書。未奏而卒。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先生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云。參史傳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別爲蘇氏蜀學畧。

廬陵家學

大理歐陽先生發

歐陽發字伯和。廬陵人。文忠公之長子。少師安定。盡傳其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業。文忠謂其得文昭之學。以父蔭。官至大理寺丞。所著有古今系譜圖。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

梓材謹案。大理傳本在安定學案。考宋史先生本傳。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謂其得文忠之學。漢伯暗晉茂先之流也。當以范忠宣例之。移入廬陵。以見歐陽子之家學。

直閣歐陽先生棐

歐陽棐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

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先生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于漢南久。可卻邪。先生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參史傳附錄。

呂榮陽曰。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亦不可不審。歐陽叔弼最爲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其不來。而劉器之攻之。以爲奔競權門器之賢者。猶有此誤。况他人乎。

廬陵門人

祕閣焦先生千之

焦千之。字伯強。潁州焦陵人也。從歐陽公學。稱上弟。其時同門之士。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而先生最有得于躬行。歐陽公知潁州。呂正獻公爲通判。正獻日與公講學。其于諸弟子中。獨敬先生。延之館。使子希哲。輩師事焉。耿介不苟。終日危坐。未嘗妄笑語。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其後希哲兄弟。雖徧從安定。泰山。康節。伊川。諸公游。然其學所以成者。內則正獻及其夫人督課甚嚴。外則先生之力。正獻歸京師。以先生偕。歐陽嘗贈之詩。所云有能撥之行。可謂仁者勇是也。後以遺逸薦爲祕閣校理。知無錫。呂待制希純知潁州。築宅于城南。以居。先生潁人。稱曰焦館。

侍讀劉公是先生敵

劉敵字仲遠。父新喻人。學者稱爲公。是先生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尙書考功。夏竦歿。賜諡文正。先生疏駁之。三上。改諡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閒。先生諫曰。王事莫重于樂。今儒學滿朝。辯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徒三司使吳充。以典禮得罪。先生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對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帝深納之。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先生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徙鄆州。時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潞公薦諸朝。賜五品服。先生與歐陽公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始卽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先生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先生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閒言。諫者或訐而過直。先生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患眩瞖疾。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先生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閒。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五。先生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尤精于天文。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吾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

取決焉。爲文尤膽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子公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制成。歐陽堯公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公服其博。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時。參史傳。

公是先生弟子記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于爲善。善者親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永叔曰。以人性爲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爲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無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惟欲道之達于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于有言者也。

雲濠謹案。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庫書目入子部儒家類語。多可采。今特采其與廬陵問答者二條。亦可見其學之一斑云。

謝山公是先生文鈔序曰。予嘗謂文章不本于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于機變權術。至其虛矯恫喝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于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于經者也。而皆心折于公。是先生蓋先生于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于先聖。所著

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爲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梓材案：黃涪翁跋先生帖，謂劉侍讀文忠公門人也。涪翁及見先生，此語當得其實。觀謝山所云：蓋先生之於廬陵及門而未心折者耳。邵氏聞見後錄言：呂汲公終身重敬原父之學，知先生之見重當世如是。又案：先生之弟公非先生，被薦於文忠，亦得列廬陵之門也。

舍人劉公非先生啟

劉放，字叔贛，父公是先生之弟也。學者稱爲公非先生。與公是同登科第。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竟公與趙公概薦試館職。歷知曹州、兗州、亳州、襄州、蔡州。孫莘老、蘇文忠等言其博記能文章，政事倅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召拜中書舍人，著書百卷，尤邃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參史傳。

附錄

劉靜春日：吾家原父貢父二先生，高才博物，風節凜然，惜其與關洛同時而不偕之講學。

雲濠謹案：原父卽遠父，貢父卽巖父，古今字耳。

縣令陳先生舜俞別見安定學案。

正言丁先生鷟

丁黷字公黜。蘇州人。嘉祐進士。以經學倡後進。尤長于易春秋。爲文自成一家。官太常博士。元祐中。爲左正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于羅織黨綱。事載國史。著有文集二十卷。參姑蘇志。

直講張先生巨

張巨字微之。晉陵人。嘉祐中。舉明經。薦爲國子監直講。王荆公新法行。乃引去。時論高之。先生嘗從安定學。復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黷同學。易于歐陽公著易解十卷。

簡修胡先生宗愈

胡宗愈字完夫。晉陵人。文恭從子。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文恭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先生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累遷至同知諫院。王介甫用李定爲御史。先生言御史不因薦得。是殆一出執政意。卽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先生又爭之。介甫怒。出判真州。元祐初。以吏部右司郎中。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請刪差法。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尙書右丞。于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覲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尙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簡修。參史傳。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別爲荆公新學畧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公見而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判越州。遷知齊州。累徙襄州。洪州。福州。最後徙明毫滄三州。先王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先生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餘卷。所著文集曰元豐類稿。雲漢案。四庫。奪目采錄。元豐類稿五十卷。其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並佚。其文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曾某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汲自納于人主。其辭皆諂而哀。要之其文與識。皆未達于大道。

問南豐云。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故

加之以至意樂之。用工夫卻在誠心至意上否。陳潛室曰。此用論語意。從致知上發源。皆先儒所不道。南豐屢屢言之。度越諸公遠矣。但其說樂處。語不瑩耳。樂者極至之意。是他知好工夫到後。自見此境界耳。若用一物以樂之。卽非所以爲樂。木鐘集

文忠蘇東坡先生賦

文定蘇穎濱先生轍並見蘇氏蜀學畧

縣令王先生回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人情也。君臣之從。衆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由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可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先生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其子汾爲郊社齋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魚祕閣傳云。同門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故以先生次南豐。

教授徐先生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永叔學古文詞。永叔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至郡教授。別附

文穆蔣穎叔之奇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舉進士。元祐初累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坐責守汝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嘗入元祐黨籍。後錄其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諡文穆。參史傳。

梓材謚案謝山爲文穆端研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爲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曰遼史至數百卷。是亦北宋一魁儒也。惜其受知廬陵。因患姦邪之目。轉劾廬陵爲瑜不揜瑕耳。

焦氏門人廬陵再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祭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氏家學

宋元學案 二 廬陵學案

僉樞劉先生奉世

劉奉世字仲馮新喻人。遜父子。天資簡重。有法度。以進士歷官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坐黨籍累貶。謫居沂堯。以赦歸。復端明殿學士。優于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也。正須安以處之。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王先生回見上廬陵門人。

江季恭先生端禮別見安定學案。

曾氏家學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南豐先生之弟也。舉進士。累官至龍圖閣學士。坐黨籍。安置汀州數年。歸潤而卒。先生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其調黃巖簿也。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聞風踵至。授經無虛席。後更十一州。類多善政。雲濠案。先生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尚書講義八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又曾氏譜圖一卷。楊龜山狀其行。紹興初諡曰文昭。參史傳。

曾氏門人

通判李先生撰

李撰字子約。吳縣人。受業南豐。官至通判袁州。以興學校爲先務。有文翁常袞風。雲濠案。先生著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龜山楊文靖公誌其墓。子彌遜。彌大。彌正。

正字陳後山先生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子固。大奇之。許以文著時。留受業焉。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先生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子固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文忠軾傳獻簡堯俞孫莘老。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殮之。先生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于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獻簡欲識之。先以問秦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獻簡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少游延致。先生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常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于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東坡知州事。待之絕厚。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先生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

如此。學者稱爲後山先生。參史略。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陳師道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然其云學欲至之捷而守之迂。識欲覺之先而持之後。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惜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甚有深意。

李氏家學廬陵三傳。

侍郎李筠溪先生彌遜

尙書李先生彌大合傳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通判撰子。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先生率勇士邀斬甚衆。靖康初。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判單騎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先生與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輿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陞辭帝曰。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先生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卒以壯國勢。節財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先生繳奏曰。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先生與吏部侍郎晏

敦復有憂色。八年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豐公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胡忠簡銓上疏乞斬檜。范如圭曾開抗聲折檜。皆遭貶逐。先生乃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詔廷臣大議。檜邀先生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今日之事。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次日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先生引疾。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十二年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噤言者。論先生與豐公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于是先生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雲濠案。先生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弟彌大。字似矩。官刑工戶三部尙書。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在兄弟中最以風節著。至其講學。則固未有聞也。予考其經紀胡邦衡之家事。而贈以遠竄之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故亨。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曰。無我方能爲大事。曰。天將任之。必有所摧折。曰。建功立名。非知道者不能。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其餘也。然則先生之講學者深矣。其歸隱連江也。張忠獻公爲治田宅。力辭不受。

吏部李先生彌正

李彌正。字似表。通判子。官吏部郎兼史館。上書忤秦檜。指爲趙忠簡公黨人。廢二十年。廬陵續傳。

機宜鄭先生耕老

鄭耕老字穀叔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明州教授以薦召見孝宗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著詩易中庸洪範論孟訓釋參閱書

讀書說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九千字且以中材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爲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梓材謹案此說有作歐陽公讀書法者其數諸經先孝經次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次孟子次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次尚書次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次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次周禮次春秋左傳先後字數微有不同又云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誦三百字不五年畢可上口是先生之說蓋本歐公而字數有異爾又其闢佛亦與歐公同故移水心文集一段於後而特爲立傳云

附錄

葉水心志其墓曰穀叔嘗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于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

以寂滅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

劉氏續傳

縣令劉先生恭

劉恭字伯協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知瑞安縣。象山嘗作書言郡縣官貪殘之害。以告大吏。先生以其人家世方盛。若極言之。恐撻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或于名分未安。象山答以向來區區之意。不在利害。至于理之所在。必爭。雖匹夫不可犯。先生又以道大何所不容爲辭。象山以不知務示之。

梓材謹案。是傳謝山稿底。列象山門人。願象山與書。一稱之以門下。再尊之以來示。又自遜曰。敬虛心以俟教。則先生特象山講友。初未及象山之門也。攷楊誠齋集。先生爲新吉守。誠齋與之書曰。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江西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借以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脈。不在執事而在誰乎。據此。則先生固承二劉家學者。不必附之陸門矣。故移入於此。

卷五

古靈四先生學案表

陳襄	孫覺	別見安定學案
安定同調	吳道	

	張公謬	
	章衡	
	傅楫	從子 希龍
	陳貽範	
	管師復	
	管師常	林石——沈躬行 別見周許譜儒學案
	陳砥	
	呂逢時	錢景臻
	黃穎	子 公坦
	劉淮夫	
	鄭穆	
	陳烈	
	周希孟	
	劉康夫	
	潘鯁	

曾伉

劉彝 別見安定學案

並古靈講友

章望之

吳師仁 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司馬光 別爲涑水學案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並古靈同調

劉夔

曹穎叔

蔡襄

並公闢學侶

古靈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見大體。

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
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梓材案古靈學案，謝山所特立，謂之述者，謙辭也。黃氏補本，仍屬之梨
洲，非是。又案其表，以古靈爲安定門人，亦無據。

安定同調

忠文陳古靈先生囊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也。學者稱爲古靈先生。是時學者方溺于雕篆之文，相高以詞華，所謂知天盡性之
說，皆指以爲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先生獨有志于傳道，與其同里陳烈、鄭穆、周希孟者爲友，氣古行高，
以天下之重爲己任，開者始皆笑之。先生不爲動，躬行益篤，學者亦稍稍化之。多從之游，而閩海間遂有
四先生之目。雖有誕突恣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于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聞于天下，有從遠方來受學
者，以進士爲浦城簿，縣闕令。先生行令事，斷獄明決，人莫能干以私。首興學宮，爲諸生講學。從之者五百
餘人，而章衡卒爲名臣，部使者安積至其縣，先生以十事陳之，安是之，皆爲施行。以遷爲仙居令，仙居山
縣莫知學，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浦城，有問難者，得乘先生聽訟之暇，入問于庭，偶出行部，遇山谷中
有小學，輒下車爲童子輩講經，從學者漸多，而管師復兄弟卒，爲名儒，遷著作佐郎，知河陽縣，仙居之民
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時富鄭公帥河陽，一見厚禮之，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仙居，或謗之，富公曰：是
賺子弟輩束脩耳，富公以告，先生曰：自反而縮，何嫌人言？或勸先生罷講，答曰：以讒人使諸生，遂不得聞
道，吾恥之。講益力，富公久而益奇之，入相，薦爲太常博士，召試祕閣校理，尋判祠部，譯經僧法護遺奏，乞

度十僧。趙概亦請列於廟中。三年度一道士。先生堅執不行。且請禁宮闈要近之安。有陳乞者。坐是解祠部。編昭文館書籍。已而以祠部員外郎知常州。復與學宮課諸生。如河陽時。承安定先生湖學之後。東南講席稍衰。先生復振之。以顧臨司之。每晨親往。與諸生講經義。旁決吏事。于是毗陵之盛。擬于湖學。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爲吳下民田之害。先生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田患以除。遷司封員外郎。爲開封府推官。將行。得公帑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以償積年官逋之未清者。入爲三司判官。使遼。尋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句國子監等。先生薦可爲太學師長者四人。小程子其一也。尋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故事。左右史以次知制誥。而臺雜乃遷三司副使。于是有旨候知制誥闕。召試。先生辭曰。陛下以義使臣。敢不惟命。是聽。豈敢計較資地以爲輕重。况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肅臺綱。豈願寵祿之居後哉。若有願避之心。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于是王荆公執政。行新法。先生力言青苗不便。五奏皆不報。其進第四狀曰。臣觀制置奏請。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爲管仲商君之術。臣願陛下爲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爲霸王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四海九州之賦。供用不爲不足。不于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爲均輸舉貸之事。臣竊惜之。其第五狀曰。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呂惠卿也。安石持強辯以惑于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于後。故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近者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乞從責降。臣獨區區未敢請者。尚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百官集議。如臣等言。非甘從遠竄。如是則安石惠卿。乞行貶斥。以

謝天下。又言劉述、劉琦、錢顛等皆以言事責降。范純仁以此待罪，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甚憂之，乞免其罪，以大有容之德。又乞召還范純仁，以厭人望。又言中丞呂公著以造膝之言落職補郡，安石增改詰詞，暴揚其語，欲以中傷，尤失事體。右正言李常待罪兩月不報，必非陛下之意。又言韓絳以制置三司條例司而爲參政，是以利進，自古進用大臣所未有。又言李南公李定不可用，王子韶爲小人，于是神宗有詔召先生試知制誥，而所奏皆留中不下。先生辭曰：臣所言不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誰所召試，非臣所敢當。荆公方遣人趣先生承命，見奏大恨，議出爲陝西轉運使。上曰：陳襄經術宜在講筵，乃復令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先生固辭，神宗賜手詔曰：卿以言事不遂，不受知制誥之命，且求外補，朕慕卿經術，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摩道義。來奏尙欲固辭，豈未悉朕意與？還卿來章，當亟就職。先生不敢復辭。次年卒，用爲知制誥。荆公終欲出之，上不許。詔直學士院。荆公惡之，不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之語，爲犯俗。先生乞出，遂知陳州。未朞，移杭州。先生以杭之學校不興，復修築，聚講如常州。且修六井水利，已而復知陳州。其講學如杭州。熙寧八年，召還，知銀臺，遷樞密直學士。判太常。次年兼侍講。又次年命爲郊祀禮儀使，詳定郊廟禮樂。元豐二年，判尙書都省。神宗且有意大用之，而先生病矣。次年卒。妻子問遺言，索筆書先聖先師四字，贈給事中。其後累贈少師，諡忠文。所著書有易義中庸義古靈集二十五卷。雲濠案：先生所著書尙有州縣提綱，其古靈集二十五卷爲先生子紹夫所編，居易錄稱爲二十卷，蓋未見完帙也。先生一言一行，皆以古人爲法。喜怒不形于色。荆公之退也，先生在講筵，薦司馬溫公以下三十三人，神宗善之，而不能盡用也。元祐名臣

皆在其中。南渡後，高宗得其稿，詔示天下，以爲薦士者法。

祖望謹案：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矣。闕海古靈先生于安定蓋稍後，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定之門，先後至一千七百餘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安定之門，如孫莘老、管臥雲輩，皆兼師古靈者也。于時濂溪已起于南，涑水橫渠、康節、明道兄弟亦起于北，直登聖人之堂。古靈所得雖遜之，然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較之程、張爲前茅焉。故特爲立一學案，而以鄭氏、陳氏、周氏三子並見於後。

古靈先生文集

隱居求志，古人尚之。然有聖人之隱，有賢人之隱，有介夫之隱，聖人之隱，樂天以俟命，時未可而潛，時可而躍者，蜿蜿蜺蜺，莫知其神。舜、伊尹是也。賢人之隱，養氣以畜德，庸言庸行，居貧賤而樂，顏、曾是也。介夫之隱，但潔其身而不累乎世，足以自牧而不足與憂天下，長沮、桀溺是也。是則君子不爲也。與章、表、民、後進士來茲者，亦早夜不已，有所勉，然進而是，退而疑，故吾日爲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與陳、砥、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爲善之人，惟恐有聞。答黃殿丞。

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

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謂之不聰。故君子不以耳目近小人，不以小人亂視聽也。以上與安度支、聖人之經，待人而傳，當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學，不宜有讓。答許太傅。

僕他無一二至于古人，至于好人之善，樂聞己之過，則似有之。答周有終。

君子患已不立，不患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與元屯田。

常患近世之士，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詞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闊，天下之士習固已塗墮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蒞事以來，以興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將以待夫有志之士。彼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外，其亦有望于茲。德薄任重，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共教以德行道藝之事。與顯臨。

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沈，以是而求至于聖人，難哉。孔子語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然後天下歸仁。

今有裸衣而倒行者，目之者曰：此狂惑喪心之人。至于學者，喪其本心，不惟不自知，亦無目而指之者，豈不宜大自驚懼，持循而修省哉。以上答徐洪。

去聖日遠，聃周楊墨之說，衣被天下。故後之習孔子者，多聞見則易，慎擇之則難。自韓退之來，六百年有餘矣。季甫比日于吾儒爲有功，足下慎折衷之。答周公闢。

君子之所貴乎身者，道焉而已。不苟利，不苟進，不苟得，惟義而止。答元屯田。

行與止係乎天，進與退存乎己。與富相公。

答劉大博。

古之聖賢存其心，視天下之民如其子。一夫不獲，則不能安乎其身。曰：天假手于我以養之，吾何忍弗顧。

也。故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桀，太公七十歸周，孔子皇皇諸侯之國，彼豈不知養心治氣安佚之樂，一畝之宅可以終身忻然而忘天下哉？今之仕者，與之祿則受之，至于民有死亡危苦，則聽之，又惡知畏天命而懲人窮也？比見欽之于河陽，其議論誠佳矣，然而未知其仁。今將有民社以爲政，吾于是觀焉，欽之勉之，與傳察推序。

行身于大方之塗，養心于至義之源，游泳乎詩書之和，沈潛乎易春秋之微，博之以文藝，約之以禮法，而歸之于誠，亦庶乎其至也。送管師常序。

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送章衡序。

祖望謹案：古靈崛起南嶠，昌明正學，雖其立言尚有未盡融洽者，如此五語是也，然其大意已通關洛之津較之石徂徠輩則入細矣。

無近名，無躡學，無急于奔競。送章衡序。

君子之道，正以持之，通以行之。正者道之經，通者道之權，二者相用而成，孰爲正？曰：中庸是也。孰爲通？曰：隨時之義是也。仁以居之，義以由之，正在其中矣。智以遷之，禮以和之，通在其中矣。君子知是四者，所以藏身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雞鳴而起，孳孳守之而弗失，其善持之也。是謂之正。萬物相感而情僞生，萬物相交而利害生，故其道有否泰，時有險易，而濟之以屈伸語默之變，是謂之通。何栗字序。誠至于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于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聰明不足以自任，權勢不足以自私。以上上殿劄子。

聖人先得乎誠。誠則明矣。賢入思誠者也。因明而後誠。存其所謂正而公者。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戒慎于不睹不聞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此之謂明則誠矣。誠明說。

予愍汝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恤。其心惟汲汲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篋流血而不知止。奈奉天子教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輩不知予心。乃相煽熾。搆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是誠何心。然非汝百姓之樂于此也。蓋不知讀書之故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汝父老歸告子弟。令來學。予將擇明師而教諭之。仙居勸學文。

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里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願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仙居勸學文。

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爲詞章取利祿而已。當致學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業。然後可以言仕。杭州勸學文。

古靈語

人不可爲人所容。見晁氏客語。

格君心之非。吾徒事也。

世之欲堯舜其君者。莫若求大賢而進之。以上見劉執中所作祠堂記。

祖望謹案。王侑作陳古靈傳。詆其迂闊。心竊異之。謂侑不應乖謬至此。及讀程俱北山小集。乃知此

語本於紹聖實錄。而僞不審而實之者也。北山有曰。襄所薦三十餘人。其所學皆不以當時之所建。立爲然者。襄之行已從可知矣。北山又曰。襄之美。以壬午之詔而益明。梓材案。壬午當作壬子。

熙寧經筵論薦三十三人品目

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光。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問。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知許州韓維。器質方重。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於內。可以應務於外。

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戶部侍郎提舉崇福宮呂公著。道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爲己任。以上三人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

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長於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達。可充編撰之任。

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浮厲世。

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知齊州李常。性行醇正。兼治經術。可比於覺。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和州范純仁。器識通明。忠義骨鯁。足濟大事。以上三人。可充侍從。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蘇軾。豪俊端方。雖不長於經術。然百氏無所不覽。文詞美麗。尤通政事。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曾鞏。文詞典雅。與軾各爲一體。二人可備文翰。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孫洙。博學能文。所守亦端。兼明世務。可充史臣。

秘書丞集賢校理王存。學行素著。方重有守。不爲勢利所遷。

太子中允判武學顧臨。才豪氣剛。兼有識略。喜於聞過。可屬以危難之事。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少有文行。

祖望謹案。三十三人中。惟斯人晚節不終。

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師中。人多稱其有才。可當邊帥。

兵部員外郎傅堯俞。以義去就。有古諍臣風。

太常博士河東提刑胡宗愈。文醇行循。兼明經術。以上三人以言事未蒙宥復。

前著作佐郎王安國。材器磊落。罪廢不忘進學。

太子中允應天簽判劉摯。性行端醇。詞學淵遠。

太常博士宗正丞虞太熙。治經有行。不苟於進。可充臺閣。

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顥。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

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西路運判劉載。少治經術。兼有文行。可備臺閣。

殿中丞充秦鳳熙河路句當官薛昌朝。才質俱美。持守端直。可置臺閣。

著作佐郎崇文校書張載。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一人而已。

與國軍掌書記蘇轍。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

前台州司戶令召試館閣孔文仲。性行醇粹。文章正直。

歙州推官吳賁。以孝行聞。治經學。尤盡心於民政。前延陵令吳恕。器識醇深。學通義理。

屯田郎中知太康縣林英。和而不隨。直而不撓。

都官員外郎監揚州倉孫奕。士行著於鄉閭。節義信於朋友。所至以善政聞。可當一路。

著作佐郎監揚州糧料院林旦。通曉民政。兼有持守。

太常博士監衡州鹽倉鄒何。操履端方。吏才通敏。

大理評事唐炯。性雖輕脫。才幹明敏。以言事窺。今監杭州龍山稅。流落遠方。

前監安上門英州安置。勒脫才幹明敏。以言事窺。今監杭州龍山稅。流落遠方。

祖望謹案。古靈先生講學。以誠明爲主。其立朝尤以薦賢爲急。今觀其三十三人品目。自溫公申公。韓范劉王諸大臣。無不當其性行。其謂橫渠。則曰西方學者一人而已。於東坡。則曰不長經術。卽此可見先生之學之醇。故備錄之。其生平薦士於當路尙多。今皆附載於後。

與陳安撫薦士書九人

殿中丞致仕胡瑗。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雖老尙可大用。

舒州通判王安石。才性賢明。篤於古學。

潁州司法劉彝。其政與學。通達體要。

合肥主簿孫覺。才質老成。經學浸有原本。文辭簡粹。

揚州孫處高介好古而志道安貧不仕文辭必臻於理。

衢州江山縣周穎剛義孝友不畏強禦。

越州蕭山縣吳孜勇於爲義少習聲律之學既而約心於理甘貧養親其二人卽陳烈鄭穆。

祖望謹按其與韓丞相薦士書十七人曰知綿州龍安縣劉載虔州推官吳賁前澧陽令監泰州如

皐縣鹽倉盛僑松陽令余京上虞令丁鸞江寧府監上元縣管師常長垣主簿孫路以上皆文行經

術之士沂州防禦推官宋希元葉縣尉吳道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監池州酒務楊國寶前涇州觀

察推官王巖叟明州鄞縣尉陳頤以上皆強志力行之士左軍巡院判官黃顯節度推官曾華旦大

理寺丞黃默松溪令賈易以上皆幹能之士其與蔡舍人薦士書八人曰太學直講胡瑗進士吳孜

管師常任原倪天隱張京明經顧臨又友人陳烈此皆古靈未甚達時所薦及修起居注則薦常秩

爲侍御史則薦陳烈領國子監事則薦常秩陳烈程頤管師常知杭州則薦吳師仁爲樞密直學士

又薦陳烈其試士則薦陸佃而其薦三十三人最在後能留心天下之人材未有過於先生者也其

中多講學儒者自胡公二程張子外盛僑吳孜劉彝顧臨周穎倪天隱皆安定弟子楊國寶賈易皆

伊川弟子而孫覺管師常則先生之徒而卒業於安定者惟常秩林希有負先生之舉耳先生又嘗

以徂徠忠義經術乞官其子

梓材謹案先生所薦又有禮祠客膳四部主簿黃庭僉見黃豫章外集

古靈講友

祭酒鄭閩中先生程

鄭穆字閩中侯官人也。四先生之一。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楮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以進士爲壽安簿。召爲國子監直講。尋編集賢館書籍。積官太常博士。以集賢校理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又爲嘉王侍講。神宗謂古靈曰。如鄭穆德行。乃堪左右王者耳。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經至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摘誦。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以朝散大夫知越州。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脫之。旣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且萬緡。先生悉奏免之。未滿乞休。管句杭州洞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坐講席。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迎接。以禮送迎。學者尊其德而服其教。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先生曰。恤孤吾事也。金于何有。反金而育其子。三年。揚王荆王並請爲講官。解祭酒。以直集賢院充荆王府侍講。荆王薨。復爲揚王府翊善。太學諸生請之。有詔仍任祭酒。兼充徐王府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次年。遷寶文閣待制。兼官如故。明年。乞休。詔以提舉洞霄宮致仕。太學諸生數千人。以狀白宰相。乞留。范給事淳夫言。穆雖年逾七十。精力尙強。古者大夫七十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老成。願毋輕聽其去。因引唐韓愈留孔戣故事。不報。于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行。空學出祖汴東門之外。都人觀者如堵。淳夫詩曰。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尙書。明年卒。先生著述不傳。古靈謂其深造于道。心仁氣正。勇于爲義。文博而壯。淳夫亦曰。閩中眞長者。元祐之盛。羣賢咸在朝。居祭酒者。前推先生。後推顏復。皆眞儒云。

直講陳季甫先生烈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也。學者稱爲季甫先生。天性介特。篤於孝友。年十四。繼喪父母。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草奉如生事禮。寢與晦朔未嘗止。一日夢中衰絰哭。其親于中庭哀聲震戶。家人聞之。而先生未嘗寤也。嘗語古靈曰。烈今日縱得尊榮。父母不之見。何足爲樂。其無意于世矣。力學不羣。平日端嚴。終日不言。雖御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父兄訓厥子弟者。必舉其言行以規之。慶歷初。應試不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與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有先覺如伊呂者。仁宗以大臣之薦。累詔之不起。或問其故。曰。吾學未成也。自是交章論舉。先生志不少易。古靈每謂人曰。世多以季甫爲潔身不仕之流。非也。蓋其志孔孟之道。不肯苟進而已。嘉祐中。詔授本州教授。不拜。而福建提刑王陶奏先生以妻林氏疾病醜瘦。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乞賜削奪。司馬溫公在諫院。上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以獎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實。若止于夫婦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瀆洗其過。庶復申眉于後。若復敗亂名教。則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于是陶奏不行。明年歐陽公復薦其行。除國子直講。竟不出。久之。詔許從其志。以宣德郎致仕。先是古靈在臺中。舉先生自代。稱其道已造大賢之域。然先生行過拘。故終多以矯僞疑之者。皆王陶之流也。元祐初。復詔爲本州教授。不受祿。敝衣糲食。處之裕如。稍有餘。卽以周貧乏者。七十六歲而卒。

或問陳烈行古禮，率子弟匍匐以弔蔡君謨，爲世俗譏笑，太不近人情。張橫浦曰：今取鄉黨言閭閻侃侃，踏踞與與，色勃足躩，豈不爲怪狀，但世俗以人視人故耳。

梓材謹案：此條梁淵所節橫浦心傳本在橫浦學案，今以言陳季甫事，移錄於此。

助教周公關先生希孟

周希孟，字公關，侯官人也。四先生者，古靈最有名，閩中亦顯于朝，而先生與季甫獨不出，然交相重也。遍通五經，尤邃于易，弟子七百餘人。知州劉夔、曹穎、叔蔡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部使者相繼薦于朝，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本州學教授。三表力辭不許，尤闢佛氏之說。卒，門人會伉等祠其遺像于五福寺中，所著有易義詩義春秋義，今皆不傳。案古靈先生引先生說大有之九四，謂前儒以彭爲旁之非，彭盛也，九四體是離明，能知九三之專，不從其盛，專心以奉六五也，以彭爲盛，蓋自先生發之。

知州劉先生彛別見安定學案。

古靈同調

光祿章先生望之

宮教吳先生師仁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別爲涑水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戴別爲橫渠學案。

公關學侶

侍郎劉先生夔

劉夔字道元。崇安人。第進士。歷知陝廣潭州。所至有廉名。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鄆州。發廩賑饑。民賴全活。盜賊屏息。後知建州。以戶部侍郎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春秋夔貶志五卷。見鄭氏通志。

龍圖曹先生穎叔

曹穎叔字力之。亳州譙人。進士及第。累官右司郎中。陝西都轉運使。自慶歷鑄大錢。行陝西。民盜鑄不已。先生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卒于官。參史傳。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謨。仙游人。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去國。余忠襄靖論救之。尹師魯請與同貶。歐陽文忠移書高司諫若訥。三人皆坐遣。先生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後仁宗更用輔相。親擢忠襄文忠及王懿敏。素爲諫官。先生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之知諫院。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歷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公關陳季甫陳述古鄭闓中。以行義著。先生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召爲翰林三司使。旋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先生工于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乾道中。賜諡

忠惠同上

梓材匯案歐陽公爲先生墓誌云。徙知福州。復知泉州。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襲鄭程。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較史傳更爲分明。

古靈門人

學士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縣尉吳先生道

吳道字真常。浦城人也。學于古靈。從之至河陽。古靈嘉其志節。謂能修身治性。不爲事物之惑。使爲河陽學舍都講。遂游太學。以進士爲葉縣尉。古靈嘗薦之韓忠獻公。謂能知無不爲。剛直不撓。可任以難事。

張先生公諤

張公諤者。閩縣人也。其在古靈門下。見知與吳道等。河陽都講。其一爲公諤。而道副之。

待制章先生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登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出知汝州。穎州。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擢知通州。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元祐中。加集賢學士。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古靈劾李定未行。定擢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子平行之。見元城語錄。

附錄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己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八。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其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簡如初者何異。再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于此可見。

龍圖傅先生楫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莘老。又從古靈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四年。以薦爲太常博士。進侍講。翊善。後以鄒道鄉浩得罪被貶。徽宗卽位。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在朝歲餘。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以龍圖閣待制知博州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州判陳先生貽範

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胡安定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適爲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劍月照處州城之謠。所著有慶善集。參台州府志。

雲深謹案。先生著有千題道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管師復者。龍泉人也。古靈講學仙居。先生與其弟師常。不告父母。奔走而來。閉門官舍中。惡衣粗食。聞古善言善行。必欲力行而進之。每與人言及其親之老。則涕泗滂沱。不能收。友愛其弟。爲人仁勇且直。好古。

而義朋友有暴戾非革者。先生能屈之。或至泣下。古靈因使爲仙居都講。聚諸子使教之。諸生畏先生之糾彈。莫敢犯矩度者。古靈北官。先生復從學安定。其名日盛。然無仕進意。神宗以大臣之薦。召至。問曰。聞卿工詩。所得如何。對曰。滿鵝白雲耕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官之不受。學者稱爲臥雲先生。所著有白雲集。

助教管先生師常

管師常者。師復弟也。履行正固。精經術。師復學于古靈而歸。仙居之弟子。失其齋長。古靈使先生司之。容止莊謹。雖退食不脫冠帶。橫經夜坐。如對古人。終歲如一日。古靈喜曰。生不屑屑于糾彈。而修身自律。以勸人。其更峻也已。而從學安定。益留心民事。適于時用。以薦爲太學正。古靈管太學。薦爲助教。其後監江寧府上元縣事。古靈又嘗薦之。韓忠獻公云。先生深於大易春秋之旨。惜其書無傳者。

陳先生砥

陳砥。不知其何所人也。古靈仙居學中。高弟。嘗與管氏兄弟並稱。

隱君呂先生逢時附門人錢景臻

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駙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羅適以孝廉舉。不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縣令黃先生穎附子公坦

黃穎。字仲實。莆田人也。元祐中。以經明行修薦。不赴。孫莘老爲中丞。薦之。知長泰縣。好講學。每晨治公事。

卽入學。與諸生說經。抵暮而歸。一如古靈之在浦城諸邑也。職田所入穀。可餘三百石。盡以給耕民。兼權龍溪縣。其與學如長泰。病卒。兩縣之民。爭致賻。子公坦皆謝還之。論者以爲再世不媿師門。

雲濠謹案。先生子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通直郎。見福建通志。

朝散劉先生淮夫

劉淮夫。字長源。閩縣人。彝之子也。先生於古靈爲甥。少從學。孝于親。元豐中。爲台州判。累被薦。更歷一考。卽可改官。以父被召赴闕。不忍離。遂不待任滿。乞隨侍去。父卒。監江寧府酒務。念母年幾九十。思歸陽羨。雖甚貧。不復顧祿。卽乞以朝散郎致仕。雲濠案。安定學案。執中附子長源傳。作累官朝散大夫。太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母卒。無屋可居。無田可食。而守之甚固。未嘗一毫有求于人。東南薦紳先生。皆稱爲孝子。先生輒皇恐曰。此乃人子之常然。無足道也。鄒忠公薦之。終不起。

公關門人

教授劉先生康夫

劉康夫。字公南。閩縣人也。彝之從子。少從學於周氏。熙寧中。五路置學官。以薦。主番禺教。嘗進志述二十篇。其文皆羽翼六經之言也。元祐中。特奏名。未唱名卒。鄒監門俠志其墓。

奉議潘先生鯁

潘鯁。字昌言。齊安人。從周氏學。元豐進士。授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遷吉州軍事推官。以奉議郎致仕。張耒志其墓曰。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於孝弟。其爲吏

惠下愛民，君子哉。著有春秋斷義十二卷，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

曾先生伉

曾伉，周公闢門人也。熙寧二年，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先生及程伯淳、顏劉執中、蔡盧仲甫、乘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參通鑑

傅氏家學古鑑再傳。

縣令傅先生希龍

傅希龍者，仙游人也。楫之從子，官漳浦令，以不附二蔡入邪等，楫曰：不負吾學。

管氏門人

隱君林塘與先生石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受之，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先生獨不趨新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爲時所禁，乃絕意仕進，築室躬耕，作萱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實行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於何有？邑官初至，率來謁，執弟子禮，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如父時。人以爲難，建中靖國年，無疾而逝，周行已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唯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稱塘與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塘與集三游集。

梓材謹案：管氏附弟傳，并及門林塘與傳，黃氏原本在安定學案後，謝山特立古鑑學案，且爲二

宋元學案 二 古靈四先生學案

管各立一傳，故於安定卷刪臥雲原傳，而移著林氏於是卷。
林氏門人古靈三傳。

沈石經先生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卷六

士劉諸儒學案表

士建中	趙狩 別見泰山學案。
私淑	李縉 別見泰山學案。
劉顏	子庠
附師高弁 並泰山同調	曹起 附見泰山學案。
	張洞 別見泰山學案。
王開祖	
丁昌期	子寬夫
	子廉夫
	子志夫
吳師仁	弟師禮

宋元學案 三 士劉諸儒學案表

楊適	王說	見下鄆江家學。
杜醇		
王致	從子說	子珩 孫勤 曾孫正己
	從子該	子瓘
	周師厚	子鏗 見上西湖門人。
		子銖
	史簡	子詔 見上西湖門人。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見下西湖門人。
	汪洙	子思溫 孫大猷 別見龜山學案。
	姚莘	
	俞偉	
	陳摠	
樓郁	子常	元孫鎰 別見鄆劉諸儒學案。

並安定同調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子灼

元孫 雙
別爲契齋學案。

羅適
別見安定學案。

周鏐

史詔
孫浩別見橫浦學案。

曾孫 彌忠

曾孫 彌章

曾孫 彌林

並見慈湖學案。

舒亶

章望之

黃晞

並古靈同調

侯可 孫仲良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申顏

並闕學之先

宇文之邵

蜀學之先

士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筆路藍縷用啓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吳存仁當作師仁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士建中字熙道鄆州人也。靈濠案謝山制記云大名府魏縣人也。孫泰山講學先生同時而起泰山之所

推重者。先生爲第一。而石徂徠其次也。泰山贈徂徠詩曰。攘臂欲爲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譎。又嘗薦之范文正公。而徂徠高視一切。其所服膺。自泰山外。惟先生。其集中與蔡副樞書。薦之尤力。先生所述。如道論以言帝王之道。原福以究禍福之本。原鬼以明鬼神之理。隨時解以著守正背邪。遺近趨遠之說。皆醇儒之言也。其後以進士授評事宰魏。不知其官爵所止。雲濠案劄記云。校書郎。

祖望謹案。先生嘗以泰山五十未娶妻。謀爲之買田宅以置室。其古道可想。至于箴規徂徠。謂其未抵中道。尤切當其弊。是真伊洛以前躬行君子。而世無傳者。祖望耆學案。聊爲之補傳。使不至泯焉。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附師高弁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也。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侍御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事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文定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徂徠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參史傳。

安定同調

進士王儒志先生開祖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爲儒志先生。皇祐進士。不仕。杜門著書。從學常數百人。復以薦召試賢良方正。未赴而卒。先生見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編。言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言學者雖性而言情。

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則六經之道。反不如今之著。又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豈得已哉。其言如此。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永嘉後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惜其得年僅三十有二。未見其止。爲可惜也。

儒志編

形容不欺芻木。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動而不欺愚懵。凝目于鼻。游心于帶。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則見其存于室。行則見其立于輿。是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

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乎此時。舜與周公坐以待旦。急吾行而不忘也。心動則氣窒。心外慮則氣昏耗。

情本于性。則正。離于性。則邪。

君子之道。始于復。成于泰。極于夬。小人之道。始于姤。成于否。極于剝。

君子之德。莫不原于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

膠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輪不能致千里之遠。拘庸庸之論者。無通變之略。持規規之見者。無過人之功。獨乘之者。莫若隨之者。見之明矣。弈爲之者。不若睹之者之詳也。人之智。長于人。短于己。求人。之是非。易求己之是非。難。李翱曰。凡慮己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必明。己私而他人公也。言不行。則言隱。知不行。則

知隱。

道之充者。須時以用之物之穉者。須澤以養之。須時者。養人。須澤者。養于人。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丁經行先生昌期附子寬夫廉夫志夫。

丁昌期者。永嘉人也。學者稱爲經行先生。永嘉師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繼之者爲塘與先生林氏。安定古靈之再傳也。而先生參之。其家世以篤行稱。至先生尤明經術。嘗築醉經堂以講學。三子。寬夫鄉貢進士。廉夫舉八行。志夫進士。兄弟好古清修。自相師友。各以所得質于其父。不爲苟同。曰。此理天下所共。不可爲家庭有阿私也。尤斥去浮屠之說。喪祭無不本古禮云。

宮教吳先生師仁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陳古靈爲郡守。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後充吳王宮教授。卒。先生履行醇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道。每授學者。以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說。士習爲之嚮風。參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序錄稿底及刊本。並作杭之吳存仁。徧閱簡策。古靈時杭之鄉先生。止有名師仁者。存仁之存。當由筆誤。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

楊適。字安道。慈溪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辯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爲學要行乎己。惟恐爲人所知。譽毀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疎。蓋自比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

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鄰盜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官出，案浙東西刑獄，欲見先生，先生不肯見。先生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輿致府中，澹焉無求。公益賢之。先生治經，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醇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輿從迎之。先生辭不受。遁去。年七十有六，遺令篆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滎陽張岫爲文表之。參四明文獻集。

學師杜石臺先生醇

杜醇者，越之隱君子也。居慈溪，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稱于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歷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先生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先生始就焉。慈溪令林肇立學，又起先生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說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同上。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樞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賈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尙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縵褐化爲紳纓。其功爲何如哉。

處士王鄞江先生致

王致字君一。鄞縣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復書曰。無事于職。而愛民之心。乃至于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柔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行。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辯鄞江墓誌曰。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于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藥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人弟子。自豐稷袁穀周師厚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郟張祁。攷郟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于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于廣德。而鄞江先生卒于至和二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尙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或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以爲鄞江。此于時代尙不甚遠。然卽如此說。而誌文之出于依託。可知也。

梓材誦案鄧江墓誌云。上聞其德行。召拜校書郎。命至。則先生不起。謝山以此誌爲依託荆公之作。惟荆公文集弔先生詩作悼王處士。故第以處士標之。

正議樓西湖先生郁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歷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師。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于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祿。袁公。穀。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于家。有遺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躋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五先生書院記曰。五先生之著述。不傳于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奸詆奄。讜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渠月癩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寃。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藩也。金橘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

古靈同調

光祿章表民先生望之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于議論。初由伯父郇公蔭爲祕書省校書郎。

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舉賢良方正。郇公在相位。以嫌掘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沒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郡守。守怒。誣以賊貶。先生號泣力訴于朝。時守方貴顯。事不得直。先生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勅。卒脫兄冤。復官如初。先生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先生喜議論。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先生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旰江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于禮。先生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助教黃整隅先生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自號整隅子。著歛歆瑣微論十卷。以爲整隅者楫物之名。歛歆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徂徠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先生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魏公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關學之先

殿丞侯華陰先生可

中先生顏合傳

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徙華陰。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物強記。于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算之學。無所不究。自陝而西。多宗其學。先生亦以樂育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再試不遇。遂棄其業。孫威敏公征儂智高。請先生參其軍事。奏凱。敕功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尙巫。而輕醫。先生誨以義理。巴人化之。娶婦多責財。于女氏。至有老弗能嫁者。先生爲定昏禮。又爲減官。輸絲帛之賦。調耀州華原。簿。痛抑富民之衆。并者。誅奸胥。以大理評事。僉書儀州判官。韓忠獻公鎮長安。與先生謀渭源之地。至其境。以朝廷恩德。諭其酋豪。翌日詣軍門。輸土不費一矢。因蒸熟羊以撫之。嘗以數十騎行邊。猝與敵遇。乃分其騎爲四。令高其旗幟。旋山徐行。敵以爲有大兵而誘之也。避去。以忠獻薦遷殿中丞。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水利。得請而讒者搆之。罷官去。不竟其施。以元豐己未卒。有申顏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禮不履。關中之人。無老幼見之。坐者必起。與先生爲莫逆。願皆貧。先生之未仕也。嘗與易衣互出。謀食以養。兩家有無均之。申顏先生嘗曰。吾不可一日失侯。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吾之過耳。申顏先生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未至而死。其目不瞑。或曰。是待侯先生而瞑乎。未斂。先生馳至。撫之而瞑。申顏先生嘗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無子。先生傾所有。不足。賣衣以益之。卒成其志。天寒。先生父子尙單衣。忽有饋白金者。謂其子曰。申顏先生之妹將嫁。速以資之。其好義如此。其卒也。戒其子勿用浮屠。先生之女兒適程氏。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故明道志先生之墓。先生之孫。是爲荆門先生仲良。

祖望謹案。呂舍人本中曰。關學未興。申顏先生蓋亦安定泰山之儔。未幾而張氏兄弟大之。然則申

顏先生之有功關中亦已多矣。而先生爲之死生之友，觀其所學，非腐儒之無用者。而宋史僅著之義士傳中，予故特表而出之。

蜀學之先

中允宇文止止先生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神宗卽位求言，疏言公卿大夫民之表，宜先以節義廉耻風導之。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卒。司馬溫公曰：吾聞志不行，顯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子之邵見之矣。范蜀公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吾掛冠，使我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尚如此。參史傳。

士氏門人

趙先生狩別見泰山學案。

士氏私淑

縣尉李先生縑別見泰山學案。

劉氏家學

知州劉先生庠

劉庠字希道，子望之子也。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第進士，爲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先生上書論

時事除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真定又爲河東都轉運召知開封先生不肯屈事王荆公荆公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或語先生盍往見之先生曰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又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歷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曹先生起附見泰山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別見泰山學案

吳氏家學

直閣吳先生師禮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師仁弟太學上舍賜第歷官右司員外郎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終直祕閣知宿州遊太學時其兄爲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先生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先生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遂定交參史傳

楊氏門人

銀青王栴源先生說見下鄞江家學

鄧江家學

銀清王桃源先生說附子珩

王說字應求鄧縣人鄧江先生之從子也受學鄧江與弟該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麻桑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字彥楚大觀三年進士官宗正少卿參四明文獻集

雲濠謹案宋景濂守齋類藪序云昔在宋時桃源王應求亦鄧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既沒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

梓材謹案謝山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云五先生之倡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卽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遊宸奎之賜固異致也又案王一辰甫上三補書舊詩於先生傳云師仲父鄧江先生及楊先生適友杜先生醇樓先生郁是先生又爲大隱門人

縣令王望春先生該附子璣

王該字蘊之桃源先生之弟學者稱爲望春先生登慶歷六年進士王荆公宰鄆時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令鄧城官舍旁有嘉木葉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葉書之旣卒歸棗蕭然惟脫葉甚富子璣字元圭元豐進士喜藏書以文稱參寶慶四明志

提舉王先生勳附子正己

王勳字上達桃源先生之孫也。政和八年進士。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緡爲贖。子正己卻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清白之傳。實桃源家訓。正己終太府卿。參四明文獻集。

鄞江門人

運判周先生師厚

周師厚字敦夫鄞縣人。從王鄞江遊。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先生言四方風俗不同。復有勞逸輕重。不宜概賦。朝議是之。章惇聞溪峒蠻擾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先生持不可。曰。溪獠靜擾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卒廣屯田爲便。從其議。參延祐四明志。

冀公史先生簡

史簡鄞縣人。以後人貴。封冀公。爲鄞江高弟。事母最孝。最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謬。越公爲西湖高弟。再世與豐清敏同門。參鮪琦亭外編自注。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穀見下西湖門人。

正奉汪先生洙附子思溫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父元吉爲縣從事。爲范文正公所知。王荊公宰鄞。以廉平吏薦于轉運使孫威敏沔。

先生以春秋教授于鄉。鄉人稱之爲汪先生。子思溫。以上舍爲雄州教授。調餘姚令。築堤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擇除贊讀。參鄞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五先生書院記自注云。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濬不施。而近志

妄謂其官閣學。

知州姚先生莘

姚莘字舜徒。以字行。慈溪人。幼開爽穎悟。學如夙植。熙寧九年進士。爲桃源宰。訊民疾苦而振雪之。郡將怙威凌僚吏。屬邑患苦。先生毅然爭論。郡將爲之少戢。鄰郡有訴不平。必丐于部使者。願付先生決之。捐貲修孔子廟。督課諸士。翕然向方。鄉有虎。先生以文禱諸社。越三日。虎仆祠旁。奏績爲天下第一。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陛辭。神宗諭以卿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先生退謁丞相。論蜀道利疚。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幼。死給衣裳。官爲殮葬。歲薦饑。間有遺兒。請顧嫗乳之。丞相爲奏行焉。丁艱未赴。服除。改湖南。神宗復諭以居養安濟。滬澤爲朕施實德于民。卿向有言。故復命卿。後由江東副曹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勸農。有古循吏風。卒之日。夔民罷市聚哭。訃聞桃源。民乃卽先生祠。爭出貲薦奠焉。參寧波府志。

縣令俞先生偉

俞偉字仲寬。鄞縣人。元祐初。宰南劍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皆不舉。建劍尤甚。先生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俞爲字。朝廷爲立法行一路。先生被差

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部使者聞于朝。降詔獎諭。進秩再任。且去。出粟以賑其虜臥而病者。參延
粘四明志。

縣令陳先生摭

陳據字君益鄞縣人。紹聖間。宰南劍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尙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
過二子。餘悉棄之。先生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男陳其名。女陳其氏。後卒于
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鄰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于民。乃請
于朝。錫廟額曰旌爾。參寶跋四明志。

西湖家學

知軍樓先生常

樓常正議子。治平進士。知興化軍。參鄞縣志。

西湖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穀附子灼

袁穀字容直。一字公濟。鄞縣人。嘗一試于開封。兩試于鄉。皆第一。嘉祐六年登第。博貫羣書。擅名詞藻。歷
知仰武軍。通判杭州。其爲開府舉首也。蘇文忠實爲之亞。及武郡。而文忠爲守。相得益驩。唱酬篇什甚富。
移知處州。終朝奉大夫。子灼。字子烈。元祐進士。爲光祿丞。軍器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

嫻黨爲害鄉曲。子烈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知隨州。宣和末。召爲倉部郎。面對。力勸帝清心省事。安不忘危。言甚切直。黜知泗州。終朝議大夫。參寶慶四明志。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別見安定學案。

銀青周鄞江先生鏐

周鏐字廉彥。鄞縣人。師厚子。元豐二年進士。初仕爲桐城尉。慨然曰。學優則仕。吾昔所治。科舉耳。遂益究治六籍。諸子百氏之說。悉著論。其本旨當官。桐城辭不赴。乃遊潁昌。訪其舅范忠宣純仁。過洛。見文潞公。司馬溫公。咸器重之。在京師。上書言徐禧永樂之失。國子祭酒豐相之給事中范滄夫交薦之。後知南雄。以言邊事忤時相。入黨籍。卽退休于家。參延祐四明志。

謝山書鄉先生宋中大夫家傳後曰。大夫預名元祐黨人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覲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鋼籍者七人。又讀陳忠肅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諸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于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典型者。亦豈少哉。文正壻爲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握節死于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壻鄧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

史詔字升之，鄞縣人。父冀公簡，母葉氏。夫人遺腹子也。順秀豐下，少有立志。嘗與豐清敏、舒中丞受業于鄉先生樓郁，以孝行聞。遇大比，輒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相離。或曰：辟薦所以榮母也。先生曰：朝廷設科，思得其用，敢竊爲己榮邪？設與計偕，則初志爽矣。况亡親歎君士君子所不爲也。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先生應命，遂與母避于縣東大田山。郡守迹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爲八行先生。參寧波府志。

中丞舒嬾堂廩

舒廩字信道，鄞縣人。號嬾堂。官至中丞，爲樓正議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爲呂蔡一流。力與東坡爲難，良可惜也。

周氏家學鄞江再傳

銀青周鄞江先生鏗見上西湖門人

進士周先生銖

周銖師厚次子，鄞江鏗之弟。崇寧二年進士，兄弟偕隱。鄉人慕之。參延祐四明志。

史氏家學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見上西湖門人

侯氏家學

侯荆門先生仲良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汪氏家學鄧江三傳。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別見龜山學案。

八行家學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別見橫浦學案。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並見慈湖學案。

西湖續傳

宣獻樓攻媿先生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袁氏續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卷七

涑水學案表

宋元學案 三 涑水學案表

宋元學案 三 澗水學案表

二十二

司馬光	子康 孫植別見百源學案
古靈同調	從子宏 子朴 孫通國
	劉安世 別爲元城學案
	范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歐陽中立
	樊資深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從子焯別爲和靖學案
	張雲卿
	李陶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德師 別見百源學案
	私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唐廣仁 別見陳鵠諸儒學案

黃隱

曾孫 黼

陸賀

子 九思

子 九皋

劉堯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子 九韶

子 九齡 並為梭山 復齋學案

子 九淵 別為象山 學案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李燾

子 壁

並涑水縵傳

子 寔 並見巖齋 諸儒學案

邵雍 別為百源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並涑水講友。

劉恕 子義仲

劉攽 別見廬陵學案。

並涑水學侶。

呂誨

范鎮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瞻

傅堯俞

孫固 子朴

李周

並涑水同調

涑水學案上

祖望謹案小程子謂閔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諸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尙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梓材案涑水學案。黎州原本已佚。謝山補定。分爲兩卷。稿亦無存。茲特採錄迂書。而以疑孟潛虛足之。至謝山所補門人小傳。則其稿尙存。

古靈同調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迪。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先生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麟真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鎮首發其議。先生在并州。聞而繼

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而言臣普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書再上。帝大感動。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英宗立。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請與俱。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竟不獲辭。上疏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論治道。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先生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河朔旱傷。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與安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辭祿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侍講吳申以先生言是。帝亦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

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爲設六語云：「若此者罪無赦。」后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身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嘗以爲獻。茲乃復申其說。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元祐初，病作，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喪，槨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大中大夫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豐稜案：先生遺文，名傳家集，東坡爲先生行狀，稱文

集八十卷，外有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

官公癩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水滸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又潛虛一卷。未及謝山學案。劄記溫公易傳三卷。又一卷。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惇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于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參史傳。

溫公迂書

夫樹木。樹之一年而伐之。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桶。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釋迂。

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齪然。僅司其分。不敢失墮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于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士則。

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匊鏜鏘。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祲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戒。

或曰：遷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知非。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憤瞀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理性命。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事親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寬猛。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回心。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無益。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爲？學要。

小人治迹，君子治心。治心。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原，惡奚自而至哉？或曰：無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無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間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

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于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則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絕四。

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羨厭。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無爲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牒。不可處也。智井而纂綺績。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斥莊。

或曰。有人于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曰。君子也。或又曰。曷若無過而指諸。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指過。

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三欺。

溫公疑孟附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辯。

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

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遭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自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遜世无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辯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于此。蓋以一于清，其流必至于隘；一于和，其流必至于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柳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于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于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于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爲聖之和也。孟子罔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于是立言深探清和之弊，大有功于名教，疑之者誤矣。

朱子曰：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四十九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于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于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

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于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于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于制行至章末。愆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于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尙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于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于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于一偏。于是立言以掇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邪。

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于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邪。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

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執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執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于天下者，則知之矣。

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蚍蜉蠹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辯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

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耳，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蜚蜚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于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

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 he 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于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爾。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意，不異于孟子之

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爾。其進退去就。決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于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邪。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概矣。

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旣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尙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己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于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朱子曰。子雖不可以不爭于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譬腴生舜。瘠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辯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于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楊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穰生犂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人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惟上智與下愚不

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辯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辯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爲之辯。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爾。性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朱子曰：此二章，某未甚曉，恐隱之之辯，亦有未明處。

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

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曳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嚙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伊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况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于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止，出于羣小閭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于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朱子曰：隱之云：三仁于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于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弊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

數句未安。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胥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辯曰。孔子之于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于其君。則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執謂孔子栖栖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于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爾。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邪。不顧廉恥而苟容者邪。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于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于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于孟子矣。而隱之所辯。引孔子事爲證。恐未然也。

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顯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爾。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辯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願所行如何爾。堯舜之于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于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于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于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顯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爾。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爾。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隱之以五霸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于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于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爾。亦彼善于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燭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真有之爾。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子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臯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予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爾。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臯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于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于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于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爾。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于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

有此事于義未瑩。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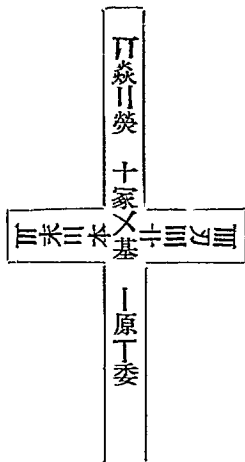
涑水學案下

溫公潛虛

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梓材謹案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與晁氏讀書志皆言潛虛多有闕文其無闕者泉州本也吳禮部潛虛後序稱初得全本又得孫氏許氏闕本蓋溫公本未成書今亦無從審其何者爲闕祇得錄其全文而張敦實十論亦並錄于後。

氣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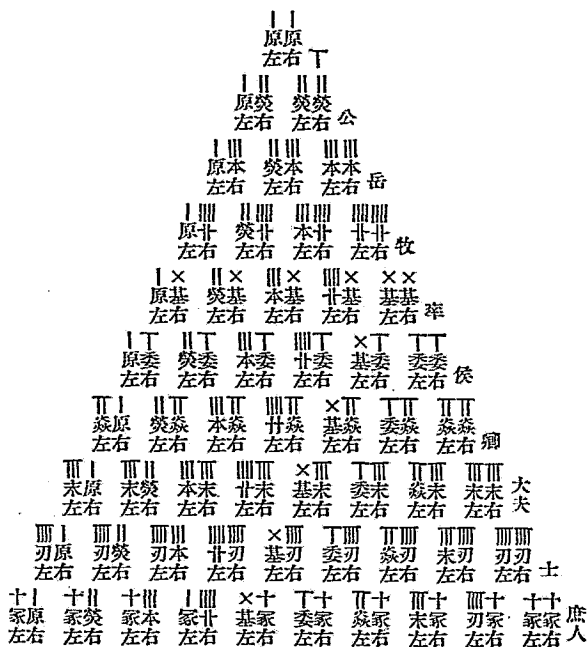


張敦實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具自然之氣。故有自然之象。與自然之數。天一居北爲水。地二居南爲火。天三居東爲木。地四居西爲金。天五居中爲土。在虛則有原有。有本有基焉。至於水一得土五而成六。火二得土五而成七。木三得土五而成八。金四得土五而成九。中央五土。而合成十。此生數一十有五。成數四十。生成之數五十有五。所以具天地終始之道。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五行更生。得土以助之。昔之原者。今有委。昔之煢者。今有焱。昔之本者。今有末。昔之廿者。今成刃。昔之基者。今成冢矣。體圖（見下頁）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衆。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萬物。或者不爲之使。則治道病矣。卿詘一大夫。詘二士。詘三庶人。詘四位。愈卑。詘愈多。所以爲順也。詘雖多。不及半。所以爲正也。正順莫墜之大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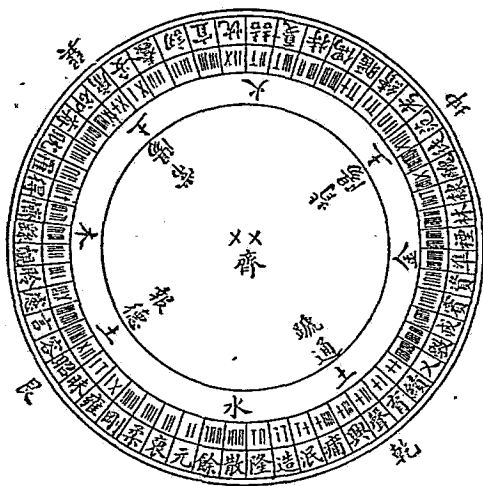
張敦實曰。天地之數。陽奇陰偶。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五位所以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與地六相得。合而生水。有原而有委。地二與天七相得。合而生火。有煢而有焱。天三與地八相得。合而生木。有本而有末。地四與天九相得。合而生金。有卅而有刃。天五與地十相得。合而生土。有基而有冢。以五行生成分言之。則有五。合言之。則有十。故一等至十等。總五十有五體。體有左右。辨賓主也。有上下。辨尊卑也。左右上下。遞純遞詘。以興天下之治。以成天下之業。故能若網在綱。若臂使指。無尾大不掉之患。

圖 體



名圖

宋元學家 三 涑水學家下



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印而瞻之。宿躔從度。印則爲萑。頽則爲墜。印得五宮。頽得十數。元餘者。物之始終。故無變。齊者中也。包幹萬物。故無位。與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以步萑軌。以叶歲紀。人之生本于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返于虛矣。故萬物始于元。著于衰。蒲侯存於齊。消于散。訖于餘。五者形之運也。剛柔雍味。昭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覲動之官也。繇穡賤西得權耽。都舍情之誡恤也。葑卻庸安吐火蠹。尺尹事之變也。劄亦宜忱詰。夏德之塗也。特偶暱續考。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國之紀也。禪因準資賓。戒政之務也。數微又續育。聲功之具也。與痛舖。泯造隆業之著也。爲人上者。將何爲哉。養之教之理之而已。養之。故人賴以生也。教之。故人賴以明也。治之。故人賴以乂也。夫如是。故人愛之如父母。信之如卜筮。畏之如雷霆。是以功成而名白也。夫爲人上而不能養。則人離叛矣。養而不能教。則人殺亂矣。教而不能治。則人抵捍矣。三具者亡。而所有功者。可得乎。

張敦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五行生成合體而立名。不過五十有五。齊于天地之中。包幹萬物。故有名而無位。冬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一六居後。在天則斗牛女虛危室壁之分。三八居左。在天則角亢氏房心尾箕之分。二七居前。在天則井鬼柳星張翼軫之分。四九居右。在天則奎婁胃昂畢黼參之分。自泯至昧。十有一名。在北而屬水。自容至葑。十有一名。在東而屬木。自蠡至考。十有一名。在南而屬火。自徒至乂。十有一名。在西而屬金。昭一土也。

處報德之維分王于丑。卻庸安三土也。處常陽之維分王于辰。范一土也。處背陽之維分王于未。續育殺與痛五土也。處躡通之維分王于戌。齊中士也。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

行圖

變圖

解圖

元

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學智之始也。力行道德之始也。任人治亂之始也。

慎於舉趾。差則千里。機止其失。

慎于舉趾。差則遠也。

哀

哀聚也。氣聚而物宗。族聚而家。聖賢聚而國。

初進而透。而俟其信。而利用正。聚不可苟。必進遼也。

二人保而繁。獸猛而殫。

人保而繁。善以道羣也。

三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

百毒之聚。止害人也。

四羽毛鱗介。各從其聚。

羽毛鱗介。聚以倫也。

五菟絲之莖。附草絕根。

菟絲之莖。不知固根也。

六八音和鳴。神祇是聽。

八音之哀。感人神也。

上雲還於山。冰泮于川。

雲還冰泮。聚極必分也。

初馬牛服役。左右彈力。

馬牛服役。臣職宜也。

柔

柔。地之德也。臣之則也。天為剛矣。不逆人所為。故剛而不柔。未有能成者也。

二道蔭威施。盜跖之所。或得其

盜跖之所。靡不為也。或得其管為主所知也。

	三齒剛必缺，久存者舌。	齒缺舌存，久剛必危也。
	四畫石之落，抗之以暮。	畫石之落，強不能支也。
	五大柔如水，利物無已。	大柔如水，不與物違也。
	六蒲梁柳毅，傾覆脫輻。	蒲梁柳毅，任重力微也。
	上綴旒靡委，政不在已。	綴旒靡委，君道非也。
剛	初偃王無骨，莫之自立。	人之有骨，以自立也。
剛天之道也，君之守也，地爲柔矣，負載山岳，臣爲柔矣，而不剛，未有能立者也。	二不忍小辱，自經溝瀆。	自經溝瀆，小人決也。
	三目瞋耳聾，拔木觸石，一跌而踏螻蟻之食。	一跌而踏，不復振也。
	四金與玉軸，歷險不覆。	金與玉軸，任重載也。
	五介潔自守，其要无咎。	其要无咎，由寡欲也。
	六精金百鍊，有折無卷。	有折無卷，質不渝也。
	上歐冶鑄劍，利用加錫。	利用加錫，過剛則折也。
× 雍	初匪飛匪潛，出門交有功。	出門交有功，尚和也。

雅和也。天地萬物之性。不剛則柔。不晦則明。通而行之。其在和平乎。	二 柳下惠不易其介。伯夷怨是夷。清不偏。惠和不流也。	玉質金聲。利用陳于帝庭。
	三 玉質金聲。利用陳于帝庭。	玉質金聲。有嘉德也。
	四 猶猶額額。無施而適。搏沙雜樂。舒席卷練。	猶猶額額。不可如何也。
	五 鷲者減求者增。卒會于平。	鷲減求增。益寡損多也。
	六 鹽梅不適。糞棄不食。	鹽梅不適。性有類也。
	上 天地融融。萬物雍雍。	天地融融。萬物和也。
丁味	初 取足于已。不知外美。	取足於已。所以味也。
味。晦也。日之晦。晝夜以成。月之晦。弦望以生。君子之晦。與時偕行。	二 日匿其光。後于東方。	日匿其光。德未耀也。
	三 鐵目石耳。蹈于淵水。	鐵目石耳。不可導也。
	四 冥行失足。或導之燭。	或導之燭。能受教也。
	五 無相之賢。闔戶而處。	闔戶而處。未失道也。
	六 不習而斲。敗材毀樸。	不習而斲。不免咎也。
	上 偶人守金。衆盜攸僇。	以味居上。必有盜也。
× 昭	初 匿其鏗。拂其塵。覘其形。	匿鏗拂塵。以自照也。

昭明也。天地之明。靡不察也。日月之明。靡不燭也。人君之明。官察材也。恒有辜也。恒有功也。

二 隨珠照夜。不如膏燭。

珠能照夜。不可常也。

三 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察窮秋毫。物所駭也。

四 鑿隙偷光。蹠志唯勤。爭昇之燭。遂光大也。

鑿隙偷光。善借明也。爭昇之燭。遂光大也。

五 循牆不蹠。乘燭而跌。

乘燭而跌。恃明懈也。

六 日麗于天。萬物粲然。

日麗于天。無不照也。

上 宿火于灰。

宿火于灰。善養明也。

初 修而貫而久而安而。

修容有常。久則貫也。

容貌也。尊卑有儀。軍國有容。舍之則匿。

二 葆首夷俟。不若遺死。

葆首夷俟。不可忍見也。

三 頽面不飾。

頽面不飾。質不變也。

四 褻衣錦裏。君子養美。

褻衣錦裏。不自綯也。

五 如圭如璋。以和以莊。

以和以莊。容之善也。

六 朱襪紫裏。服久必敝。

朱襪之敝。其裏見也。

上 膠木之垂。甘瓠之累。

木垂瓠累。貴下賤也。

三言

言辭也。有雷有風。天心始通。有號有令。君心無隱。有話有言。中心乃宣。

初壺窺之口。可用以受瘖者之

稻梁之賊。言不可已也。

二人不我知。饋金而疑。

饋金而疑。人弗信也。

三不固其關。禍溢浮天。

禍溢浮天。不可收也。

四天信其時。萬物攸期。

萬物攸期。素信之也。

五庸言之謹。必顯其行。

言行之謹。以立誠也。

六時言之利。上下攸賴。

上下攸賴。其利溥也。

上言由于德。弗思而得。萬世之

言由于德。非意之也。萬世之式。當于理也。

初秋毫差機。矢不可追。

秋毫差機。不可不慎也。

二旁瞻千里。卻顧百世。

旁瞻卻顧。所慮遠也。

三澄源正本。執天之鍵。

澄源正本。萬術盡也。

四益。甫月室。慍入笑出。匪躬之

匪躬之益。終自及。

五萬物之神。出天入塵。

出天入塵。無不轉也。

六謀利忘寢。商賈之任。

謀利忘寢。思不遠也。

×慮

慮思也。聖人無思。自合于宜。賢者之思。以求其時。臨事不思。不能言。幾學道不能造微。

<p>下聆 聆聽也。天下其耳舜遠四聰聽而不聞。是謂耳聰。聞而不擇。是謂心聵。所以王</p>	<p>上 孔子從心不踰矩。</p>	<p>孔子從心從容中道也。</p>
<p>者聽德惟聰。學者非禮不聽。</p>	<p>初 聽德惟聰。若不若聵。</p>	<p>若不若聵。聞無益也。</p>
<p>二 黷纒弗徹。舜聰四達。</p>	<p>二 甘言便耳。沒于涸水。</p>	<p>舜聰四達。聰不蔽也。</p>
<p>三 甘言便耳。沒于涸水。</p>	<p>三 苦言刺耳。惟身之利。</p>	<p>甘言便耳。不可悅也。</p>
<p>四 苦言刺耳。惟身之利。</p>	<p>四 卑聽惟順。擇其利病。</p>	<p>苦言刺耳。不可惡也。</p>
<p>五 卑聽惟順。擇其利病。</p>	<p>五 蟻聞聞聲。惟遜言是聽。</p>	<p>擇其利病。由乎心也。</p>
<p>六 蟻聞聞聲。惟遜言是聽。</p>	<p>上 聖人無擇。惡聲不入。</p>	<p>遜言是聽。必不遺耳也。</p>
<p>初 紛澤之暉。翟弃埋機。昧者不知。明者識微。</p>	<p>初 紛澤之暉。翟弃埋機。昧者不知。明者識微。</p>	<p>惡聲不入。耳不順非也。</p>
<p>二 項楚姚皮。形似心殊。</p>	<p>二 項楚姚皮。形似心殊。</p>	<p>昧者不知。目誘之也。</p>
<p>三 馳車擊轂。自掩其目。坦途猶覆。</p>	<p>三 馳車擊轂。自掩其目。坦途猶覆。</p>	<p>形似心殊。明不在目也。</p>
<p>四 虎視眈眈。其心潭潭。</p>	<p>四 虎視眈眈。其心潭潭。</p>	<p>自掩其目。不能見也。</p>
<p>五 蓬蔞威施。俯仰相疑。</p>	<p>五 蓬蔞威施。俯仰相疑。</p>	<p>其心潭潭。審所視也。</p>
<p>俯仰相疑。任偏見也。</p>	<p>俯仰相疑。任偏見也。</p>	<p>俯仰相疑。任偏見也。</p>

	六漆器象箸因微知著離婁之 目視細猶巨	祝細猶巨明辨哲也。
	上疑旋十二惟目之蔽同仁一 初凱風怡怡萬物熙熙	疑旋之蔽不用目也。 凱風怡怡怒氣散也萬物 熙熙無疾憊也。
三 蘇喜也天地同春萬物忻忻聖賢相逢	二悅之匪人涉于幽榛覆車陷 輪	悅之匪人徇所愛也。
四 海歸仁	三爰笑爰語神清心與弗喪其 斧	弗喪其斧未失則也。
	四聞謗而喜反求諸己	聞謗而喜以從道也。
	五喜怒以律愛惡不失大人元 吉	大人元吉不失律也。
	六賞溢于喜重器是委或顛而 毀	賞溢于喜愛人從政也。
	上爵祿錫予飾喜之具惜印吝 金人委而去	爵祿飾喜不虛拘也惜印 吝金人失望也。
三 濟	初匪怒之道必理之求拔刃難 收	必理之求先慮後斷也。
憤怒也天地之怒風霆橫飛王者之怒 發怒六師君子之怒髮亂是夷小人之怒 怒適為身苗	二自怒自解人不之畏	自怒自解威已玩也。
	三快心一朝忘其宗祧失不可 招縱經之浮鳥焉之求	快心一朝忘後患也。
	四雷霆赫赫亂是用息狼躡死 國	雷霆赫赫以止亂也。

<p>十得 得欲也。牲牡飲食禽獸之讖官爵財利。僕隸之志欲仁求仁。又自聖門。</p>	<p>五 有衆有形。怒然後興。</p>	<p>無形而怒。祇取慢也。</p>
<p>六 忍之少時。福祿無期。</p>	<p>忍之少時。迺免難也。</p>	
<p>上 雷風既息。繼以沛澤。</p>	<p>風息而雨。羣物澍也。</p>	
<p>初 耳目鼻口。外交中誘。惟心之</p>	<p>外交中誘。心不君也。</p>	
<p>二 以禮制心。成湯之德。漢高入</p>	<p>弗徇貨色。智之事也。</p>	
<p>三 聖人徇理。百物不廢。其心無</p>	<p>其心無累。過不留也。</p>	
<p>四 稀腹饜饜。爲人益膏。</p>	<p>稀腹饜饜。食欲不厭也。</p>	
<p>五 守常知足。不危不辱。</p>	<p>不危不辱。又何求也。</p>	
<p>六 不學無義。惟飲食牲牡之嗜。</p>	<p>禽獸之嗜。猶可食也。</p>	
<p>上 鷓爭腐鼠。鷓雞弗顧。</p>	<p>腐鼠弗顧。乃可貴也。</p>	
<p>初 飽食無憂。羶羶馬牛。</p>	<p>羶羶馬牛。人必有憂也。</p>	
<p>卍 罹 罹憂也。知命樂天。無憂則賢。樂天知命。有憂則聖。若夫涉世。靡事則有常理。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p>	<p>二 巨鯀之喉。衝風激波。濟于江</p>	<p>先哭後歌。憂則有喜也。</p>
<p>三 火在薪下。安寢不懼。</p>	<p>安寢不懼。無所知也。</p>	

	四 德誼不積，惟躬之威。	德誼不積，賢者之憂也。
	五 養婦之悻，匪知其緯。	養不恤緯，知所憂也。
	六 杞人蚩蚩，憂天之墮。	憂天之墮，亦過計也。
III 滿	上 周規孔制，後世之計。	周規孔制，憂萬世也。
III 滿	初 利用作室，同憚于勤，大廈以成，婦子欣欣。	婦子欣欣，享其安也。
III 滿	二 萬民不區，守業安居，形苦心愉。	形苦心愉，內自適也。
	三 醉飽之懽，歌舞之紛，突火將焚，盜倚其門。	醉飽之懽，忘躬之威也。
	四 酒食衍衍，威儀反反，繩墨不遠。	酒食衍衍，以禮自飭也。
	五 不勤厥畝，喪其稷黍。	不勤厥畝，無以食也。
	六 家有韶濩，外忘其慕。	家有韶濩，樂道德也。
III 堯	上 王用宴于鎬京。	鎬京之宴，樂以天下也。
III 堯	初 揖非獲，已適寸退，屣飾其金。	揖進之初，不可不慎也。
III 堯	二 盲人操舟，乘彼湍流。	盲人操舟，禍在不振也。
III 堯		

情有七而虛其五，何也？人喜斯愛之，怒斯惡之，故喜怒所以兼愛惡也。

堯道也，馬日進，騏驎可及，學者日進，聖門可入，為國日進，功業可得，險途冒進，或至于陪。

	三則日出而征日沒而息君子之	君子之則出處順也。
	四縮兔跳而踴鳥飛而伏狐張肘	兔跳而踴以退爲進也。
	五主人三宿日中必曩失時不	主人三宿征勿問也。
	六驚馬之疲驪馬之追藪羽強	驚馬追驪力疲盡也。
	上日沒出征力繼而登遇棹逢	日沒出征危辱近也。
×卞卻	初悲一葉于蠶木陰未稀我心傷	一葉于蠶陰始長也。
品物以生君子進退晦明以成寒暑進退。	二納履而顧心留迹去。	納履而顧心有望也。
	三唾面不辱叱嗟不縮或擠諸	唾面不辱顏之強也。
	四雲叢于江舟燕于浦雷出于	雲叢于江譏微象也。
	五揖之則莞應之則止無愠無	揖莞應止動不妄也。
	六簪珍不御致鼎而去勿須其	簪珍不御志不享也。
	上龍登于雲垂尾之卷下人式	垂尾之卷終可叩也。
×十庸	初天地之德變化無極四時不	變化無極終有常也。

庸常也。日月運行不差且暮四時變化。節不亂其經。

二 井泉之濞汲者不絕。

井泉之濞常可久也。

三 嶽鎮之巍無增無虧。

嶽鎮之巍善保常也。

四 樹楊沃火一日十徒。

一日十徒不能以榮也。

五 晝作夜息寒耕暑織小人其職。

小人其職君子治也。

六 井汚而久蟲蕃其口。

井汚而久不知變也。

上 魚跳失水困于蟻蟻。

魚跳失水不安常也。

初 藏心于虛非有非無其樂于子。

藏心于虛不假物也。

二 止水之清鑑物而明。

鑑物而明得所止也。

三 窮瀆之廢衆惡攸聚。

窮瀆之廢不能擇居也。

四 馴鹿籠鷄由習得成。

由習得成制而心也。

五 居則鬱鬱動則愈風吉人之得躁人之失。

吉人之得靜以待也。

六 臆匊于泥不能鳴蜚。

臆匊于泥志在汚也。

上 雷伏于地或震于天火伏于灰或燎于原。

雷震火燎因時勢也。

安靜也。息也。日息於夜。月息於晦。鳥獸于蟄。草木息于根。爲此者誰曰天地。天地猶有所息而況于人乎。

×十安

以生聖賢之動功業以成

|| 益

初陽氣潛萌，品彙咸生，充初乾陽氣潛萌，動在中也。

二新居之徙，舊居之棄，不如其新居之徙，未有利也。

三狙入于罔，躁益纏也。

四捷于莢，欲去伺之，不去何雖無所之，不可處也。

五鑿凍樹稷，勞而無得，鑿凍樹稷，徒自動也。

六樹穀于雨，拔草于暑，樹穀于雨，費及辰也。

上說心慈，密龍蛇其蟄，利用無龍蛇之蟄，以存神也。

初率牛鑿鐘，補于厥心，率牛惻心，仁之祖也。

勸仁也。天地好生，秋不先春，王者尚恩，德先于刑，人無側隱，虎狼矣，異攝而充之，同仁一視。

二養虺縱螳，匪仁之方，養虺縱螳，失所與也。

三工不踰園，車成轆轤，工不踰園，冥中度也。

四膏登白刃，利以征亂，膏登白刃，斷以義也。

五赤子在谷，丈人濡足，赤子在谷，濡不避也。

六推輿濟人，不如杠梁之辰，推輿濟人，惠不大也。

三宜

宜義也君子有義利以制事無常時
務在得宜知所以通義之功閑宜而
執亦宜所以天地當就靡廢殺
聖人用刑不害慈愛

上然至德如春淡于無垠莫知其
初盜跖莊蹻諱聞其惡

仁道大成萬物遂也
跖蹻諱惡有羞惡也

二守爾庖魚豷爾彘珠匪愚則
迂

喪爾彘珠所失大也

三徇利遺節託名以說汚于斧
鉞

託名以說以欺世也

四名駒大輅安行正路疾徐中
度

疾徐中度不失節也

五李璫殺身無所成名

李璫殺身不可為名也

六斷臂納肝毀形殘生惟心所
安

毀形殘生義无咎也

上循義之大手足無愛

手足無愛大得宜也

初可用矣勿恤其孚後有徒

勿恤其孚自誠也

× 忱

忱信也天地信而歲功成人臣信而
象明也君信而誠令行久長者也
榮苟為舍之未見其能久長者也

二言無夸善懼不能踐

言無夸善省華求實也

三天道難測四時不忒下土之
式

下土之式人信之也

四父子乖離吐心而疑既不在
辜

父子乖離不知其可也

二 詰
謂智也。經天緯地，必有其理。智者見之，心閉事濟，鑿以爲巧，許以爲姦。聖門論智，其說不然。

五 經之信，小夫之謹。

小夫之謹，可爲民也。

六 小信之必，大義之失。君子不

君子不由，輕重權也。

上 堅城捍外，疆隄退水，幸靈浮

城堤浮靈，不可不完也。

初 益薪火，發濞穰泉例。

益薪濞穰，務學祛蔽也。

二 斤斧，顯梓匠之從。

梓匠之從，小役大也。

三 盜兵利，吏不制。

盜兵利，祗益害也。

四 動若流水，惟物之利。

流水之動，以利物也。

五 務本安分，金玉其命。

務本安分，知保身也。

六 狙鼠狡譎，志在竊食。

狙鼠狡譎，以竊食也。

上 神禹濬川，行其自然。

行其自然，不爲鑿也。

初 仰天俯地，正名辨位，以定民

仰天俯地，名位判也。

二 敝衣蔽形，猶愈裸裎。

敝衣蔽形，猶愈無也。

三 衣冠周孔，揖遜發冢。

揖遜發冢，以飾姦也。

二 戛
夏禮也。天高地下，制禮之經。尊卑殺節，禮之文。人不知禮，進退無度，手足罔措，國不用禮，紀綱不舉，四鄰之侮。

	四 擊牛之狂。服飲遊場。	擊牛之狂。能自制也。
	五 偶人粉澤。	偶人粉澤。徒飾外也。
	六 妻如煌如紀。如綱如。四海王	妻如煌如。王者事也。
上 男女貴辨。嫂溺則援。	上 男女貴辨。嫂溺則援。	嫂溺則援。禮有權也。
卍特 特。天也。天氣下降。地資以生。日光旁燭。月借以明。陰陽之義。人道之始。	初 桃李之衰。情憚心悲。松筠之	松筠之思。晚無及也。
	二 有豨在牢。或投之刀。先笑後	先笑後號。不求終也。
	三 夫剛而令。婦順而聽。	夫剛婦順。未失常也。
	四 閨門雍穆。靡歌靡哭。	靡歌靡哭。得中節也。
	五 德禮不貳。舜嬪媿洵。	德禮不貳。以身先也。
	六 鉛刀析薪。折齒餘斷。	折齒餘斷。不可用制也。
	上 枯楊生華。老夫得其女。妃。蛇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蛇入
卍偶 偶。妃也。天能始事。地實終之。陽能生物。陰實成之。有夫無婦。中饋孰主。所以成先子恒。男下于女。	初 嗜酒之甘。不知沈醕。虺蛇是	燕巢必敗。家也。未或成。辨不早辨也。
	二 忌疾食鄙。徇情黷理。	徇情黷理。不服訓也。

十曜
 人之常情有遠其常心安可怡識者畏之如避豺虎

<p>三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p>	<p>四 墜柔而靜。品物咸正。</p>	<p>五 無非無儀。中饋攸司。</p>	<p>六 王康晏起。姜后請罪。</p>	<p>初 九族咸序。省躬之故。</p>	<p>二 象封有庠。食而弗治。</p>	<p>三 竹枯不拔。蛰死不蹶。</p>	<p>四 條亡楛存。或斧之根。</p>	<p>五 父母妻屬等衰以睦。</p>	<p>六 割臂斷足。易之金玉。其肌不屬。</p>	<p>上 堯舜親親。萬國興仁。</p>	<p>初 絡馬首。穿牛鼻。利用以早。</p>
<p>牝雞司晨。反常也。</p>	<p>墜柔而靜。順承天也。</p>	<p>中饋攸司。未失道也。</p>	<p>姜后之請。警戒相成也。</p>	<p>不可用正。婦人從子也。</p>	<p>食而弗治。弗私以政也。</p>	<p>竹枯之安。輔之多也。</p>	<p>條亡楛存。見者執柯也。</p>	<p>等衰以睦。示不同也。</p>	<p>割臂易玉。葉親卽它也。其肌不屬。人于汝何也。</p>	<p>萬國興仁。大成仁也。</p>	<p>絡馬穿牛。初易馴也。</p>

續子也。繞父舜子。二者雖全與其父智。寧若禹祀夏配天。生商均。庚祚不延。縣

二 父潑其土。子終厥畝。

子終厥畝。能紹先也。

三 鰥子滿腹。不如螺贏之不育。

鰥子滿腹。害厥生也。

四 飯菽羹藜。父母怡怡。

父母怡怡。善承意也。

五 鷹雞匪鸞。不為鷓鴣。

不為鷓鴣。亦似宗也。

六 酒膳紛如。父母類如。

父母類如。不養志也。

上 體完不墜。德備不虧。祖考之

體完德備。終子事也。

初 老牛舐犢。不如燕引其雛。

燕引其雛。教之飛也。

曰考

孝父也。君為尊矣。愚子不親。母為親矣。愚子不尊。能盡二者。其惟父乎。慈而不訓。全尊親。斯備。

二 為室無資。勿壞其基。以俟能

作室無資。不可強也。勿壞其基。亦可尙也。

三 愛馬益粟。肥溢而陸。終不可

愛馬益粟。祗益害也。

四 志否不益。愚而詩書。賢不喪

散而金珠。賢子人也。

五 發金匣玉。不昇之燭。盜守之

不昇之燭。失義誨也。

六 薪火不減。錫汝圭藥。貽汝聖

薪火不減。明有繼也。

<p>范師也。天垂日星，聖人象之。地出圖書，聖人則之。漁叟之微文，武是資。鄰子之陋，孔子所吝。若之何其無師。</p>	<p>上丹朱商均，利用作寶。</p>	<p>利用作寶，知子明也。</p>
<p>×范</p>	<p>初易子之義，黃善是爲，惟嚴之利。</p>	<p>惟嚴之利，人知畏也。</p>
<p>二衡不平，繩不直，大尉短尺，民</p>	<p>二衡不平，繩不直，大尉短尺，民</p>	<p>衡不平，不足由也。</p>
<p>三章句之見授，其訓傳以鎗投</p>	<p>三章句之見授，其訓傳以鎗投</p>	<p>以鎗投鎗，發蒙也。</p>
<p>四北指燕南，指楚惟爾之取。</p>	<p>四北指燕南，指楚惟爾之取。</p>	<p>北燕南楚，在自謀也。</p>
<p>五準矩繩規，衆法攸資。</p>	<p>五準矩繩規，衆法攸資。</p>	<p>準矩繩規，先自修也。</p>
<p>六投璧于閭，或按之劍。</p>	<p>六投璧于閭，或按之劍。</p>	<p>投璧于閭，人不見也。</p>
<p>上聖作六經，萬世典型，如見其</p>	<p>上聖作六經，萬世典型，如見其</p>	<p>萬世典型，言作訓也。</p>
<p>初出門擇術，跬步之失，之晉而</p>	<p>初出門擇術，跬步之失，之晉而</p>	<p>出門擇術，慎所從也。</p>
<p>徒衆也，薪以續火，益之愈光。江漢承流，達于遐方，願閱傳業，聖道以彰。</p>	<p>二巧心妙手，木不雕朽。</p>	<p>木不雕朽，其質陋也。</p>
<p>徒衆也，薪以續火，益之愈光。江漢承流，達于遐方，願閱傳業，聖道以彰。</p>	<p>三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p>	<p>不可服箱，不可馴也。</p>
<p>徒衆也，薪以續火，益之愈光。江漢承流，達于遐方，願閱傳業，聖道以彰。</p>	<p>四驥騶騶，造父授轡，一日千</p>	<p>一日千里，天才異也。</p>
<p>徒衆也，薪以續火，益之愈光。江漢承流，達于遐方，願閱傳業，聖道以彰。</p>	<p>五中人不墮，可以寡過。</p>	<p>中人不墮，志務學也。</p>

<p>×醜 醜友也。天地相友，萬彙以生日，月相友，羣倫以明風雨相友，草木以榮，君子相友，道德以成。</p>	<p>二 意氣相許，不以利取。</p>	<p>取不以利，能擇交也。</p>
<p>三 水石相親，石潔水清，蓬麻共植，惟蓬亦直。</p>	<p>三 水石相親，石潔水清，蓬麻共植，惟蓬亦直。</p>	<p>惟蓬亦直，近賢也。</p>
<p>四 流注矢操，膠而漆投，半途分總，角繩纏膠，而漆投，半途分</p>	<p>四 流注矢操，膠而漆投，半途分總，角繩纏膠，而漆投，半途分</p>	<p>注矢操，矛反相賊也。</p>
<p>五 春耕秋獲，易力並作，游惰勿</p>	<p>五 春耕秋獲，易力並作，游惰勿</p>	<p>游惰勿，諾不如已也。</p>
<p>六 毛羣相聚，糧食之蠶。</p>	<p>六 毛羣相聚，糧食之蠶。</p>	<p>糧食之蠶，無所益也。</p>
<p>上 一首三尾，先完後毀，惟初之</p>	<p>上 一首三尾，先完後毀，惟初之</p>	<p>惟初之，不早識也。</p>
<p>丁 隸 隸，臣也。地不能以生，月不能以光，臣不能以功。</p>	<p>初 木養其材，工則斲之，玉潛於石，人則琢之。</p>	<p>木養其材，以待用也。</p>
<p>二 玉馬金牛，惟邦之寶。</p>	<p>二 玉馬金牛，惟邦之寶。</p>	<p>玉馬金牛，專所奉也。</p>
<p>三 一身三首，蜂蟻所醜。</p>	<p>三 一身三首，蜂蟻所醜。</p>	<p>一身三首，無所容也。</p>
<p>四 登邱而俛，置膝而遠，百稜簡</p>	<p>四 登邱而俛，置膝而遠，百稜簡</p>	<p>登邱而俛，不自崇也。</p>

	五股肱覆體沒世不改。	股肱不改知所從也。
	六顏載其勞口揚其高揆思以	或傳之刀怙其庸也。
上狄殺既收土田之休。	初赤子之命在厥初生。	穀收田休不敢處功也。
二遺迹不失無喪無得。	三姦賞忠誅臧違否佞首足顛	赤子初生性命繫也。
四巨舟巖巖濟于洪波。	五鏗無光斧無鏗股肱不從惟	遺迹不失亦足繼也。
六天日昭如榑柱森如忠進姦	身之疾。	巨舟巖巖賴賢以濟也。
上日中而移山高而危大人克	天日昭如榑柱森如忠進姦	光鏗之無下不使也。
初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	天日昭如明無蔽也。	天日昭如明無蔽也。
二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	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日中而移不可不戒也。
三對頰之鏗霜露之思無失其	謂祭何爲心傲忽也。	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無失其時不忘本也。		

林君也。三人無主不能共處。一人元良萬國以康厥德。惟何仁武及明備則落昌缺則衰亡。

夫民之所資者道也。不可斯須去也。是以君臣相與議于朝。師友相與講于野。然後道存而國可治也。

卅禮
禮也。射知祭。獸類知祭。魚忘先育本。傲忽狂愚明而人實幽則鬼誅。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	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五 藺栗之角，瓦登匏置，上帝是享。	藺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	祀淫祭，佞神也。
<p>準</p> <p>準法也，為農無法，黍稷不生，為工無法，器用不成，用衆無法，資敵喪兵，治國無法，長亂殃民。</p>	<p>初 董茶之萌，難則不榮，燎火焚。</p> <p>二 瞽夫執錘，闕艾同劄，上罔下。</p>	<p>董茶之萌，惡不可恣也。</p> <p>獸駭而突，窮則悖也。</p>
	三 罔密而徹，徹逃錮繫，不如其。	徹逃錮繫，制小失大也。
	四 禽虎于穴，百獸戰栗，罔目甚。	禽虎于穴，備暴類也。
	五 漿水之盈，小偏必傾，庭燎之。	漿水之盈，偏則敗也，庭燎。
	六 稂秀之鉏，嘉穀扶疏。	稂秀之鉏，去物害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逐之勿。	驅蠅去飯，不足追鼻也。
<p>資</p> <p>資用也，何以臨人曰位，何以聚民曰財，貨惟先財，斯民不來，所以洪範八致，食。</p>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	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	子贏父單，厚于民也，不憂。

	<p>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疏原道，委上下均利。</p>	<p>淳農卑商，明本末也。疏原道，委通上下也。</p>
	<p>四 山童澤潤，今笑後哭。</p>	<p>山童澤潤，其利窮也。</p>
	<p>五 璞隨之富，或興或仆。</p>	<p>或興或仆，道不同也。</p>
	<p>六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p>	<p>鄙夫之心，私積財也。</p>
	<p>上 勤約成風，人不困窮。</p>	<p>勤約成風，身先之也。</p>
<p>賚</p>	<p>初 賚擇主人，有禮則親。</p>	<p>賚擇有禮，主宜謹也。</p>
<p>賚</p>	<p>二 三十輻共一轂，天子雍雍。四門穆穆，無離心也。</p>	<p>四門穆穆，無離心也。</p>
<p>賚</p>	<p>三 畿其塗，拒其戶，四鄰攻之，莫之或助。</p>	<p>畿塗拒戶，不與物交也。</p>
	<p>四 重禮輕幣，遠人畢至。</p>	<p>重禮輕幣，不爲利也。</p>
	<p>五 伯父伯舅，惟賓惟友，禮循其舊。</p>	<p>禮循其舊，國有制也。</p>
	<p>六 秦帝按劍，諸侯西馳，面服心遠。</p>	<p>面服心遠，威劫之也。</p>
	<p>上 東鄰無客，西鄰之集。</p>	<p>西鄰之集，亦可畏也。</p>
<p>賚</p>	<p>初 不利爲寇，利用禦寇。</p>	<p>利用禦寇，以自衛也。</p>

賚，客也。君臣燕飲，有主有賓，諸侯朝聘，天子之賓，四夷朝貢，中國之賓，所以設行人之職，行茶歌序賓之禮。

<p>威兵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有執能去兵。燕生亂，亂所以止。亂所以樂。田宮營陳之必有法。射佩劍即禦敵之具，并非</p>	<p>二 利劍在手，不敢飲酒。</p>	<p>利劍在手，不敢飲酒，知戒慎也。</p>
<p>三 兵由貪忿，民殫國燼。</p>	<p>三 兵由貪忿，民殫國燼。</p>	<p>民殫國燼，終自焚也。</p>
<p>四 節制之兵，有死無彘。</p>	<p>四 節制之兵，有死無彘。</p>	<p>有死無彘，有節制也。</p>
<p>五 公孫建讎，禁挾弓矢。</p>	<p>五 公孫建讎，禁挾弓矢。</p>	<p>公孫之讎，不窮理也。</p>
<p>六 伐亂除凶，修國省躬。</p>	<p>六 伐亂除凶，修國省躬。</p>	<p>修國省躬，以正人也。</p>
<p>上 戡戈薙矢，憂患方始。</p>	<p>上 戡戈薙矢，憂患方始。</p>	<p>憂患方始，戒不虞也。</p>
<p>初 去母從父，得其途路。</p>	<p>初 去母從父，得其途路。</p>	<p>得其途路，知尙方也。</p>
<p>四 駁 駁教也。木有材，工則斲之。民有性，君則教之。生之者天，成之者人。教之者，化也。既習，則風流不絕。俗既成，運致莫奪。越千百年。</p>	<p>二 虎狼養子，教之搏噬。秦人以</p>	<p>秦人以斃，不由義訓也。</p>
<p>三 建其師，立其規，執其管。</p>	<p>三 建其師，立其規，執其管。</p>	<p>建其師，擇師長也。立其規，示軌物也。執其管，強以其刑也。</p>
<p>四 漢光厲俗，幾亡婁續。</p>	<p>四 漢光厲俗，幾亡婁續。</p>	<p>漢光厲俗，尙名節也。</p>
<p>五 直木不令其影自正。</p>	<p>五 直木不令其影自正。</p>	<p>其影自正，身先之也。</p>

<p>刑又</p> <p>父治也。農夫治地。種植耘除。王者治國。國賞刑。誅衆而不治其國。無制無制之。</p>			<p>六 節食嗜嗜。禽饌之肥。</p>	<p>節食嗜嗜。逸居無教也。</p>
	<p>初 刀斧稼器。先必就礪。</p>	<p>刀斧就礪。先自知也。</p>	<p>上 封。數五教。黎民時雍。比屋可。</p>	<p>比屋可封。惡人盡也。</p>
	<p>二 政令苛碎。遺大得綱。上等下。</p>	<p>上等下。敝。不知要也。</p>	<p>三 卑人爲亡。喪其資斧。</p>	<p>喪其資斧。任匪人也。</p>
	<p>四 欲罔之。張引其綱。欲絲之治。</p>	<p>綱張紀舉。賢愚從也。</p>	<p>五 量形製衣。可用爲儘。</p>	<p>量形製衣。不好大也。</p>
	<p>六 網濶而疏。鱸鯪其漣。利以得。</p>	<p>利以得魚。得民也。</p>	<p>上 蓀魚科斗。惟萃于首。</p>	<p>惟萃于首。不續終也。</p>
<p>十 績</p> <p>績功也。事不見功。何以爲終。務學不在。靜能以道成。爲功用。兵不在多。時以底。隆平帝王之故。物成。秋冬天地之功。時底。</p>	<p>初 先春布穀。雖勞不育。忍以俟。</p>	<p>若遲若速。善乘時也。</p>	<p>二 帝王君臣。務在安民。</p>	<p>務在安民。無奇功也。</p>
<p>三 六子。畜庸萬物。以豐天地之功。</p>	<p>天地之功。不自爲也。</p>			

	四 有鯁悅珠，人口之腴。	有鯁，悅珠，匪其人也。人口之腴，祇取禍也。
	五 項羽日勝而亡，高祖日敗而	日敗而王善要終也。
	六 生事要功利，已夸庸。	生事要功，好作爲也。
	上 漢宣算教，優于孝文。日瀉我	日瀉我醇，潛有損也。
十 育	初 非漂勿罌，遐邇之沒。	遐邇之沒，養不窮也。
育，養也。天地生物，人資以養。君陳一法，人得其養，是故夫。人君養于母，幼養于	二 芻我黃牛，以耕則收。婦子無	芻我黃牛，養賢也。
	三 赤子啼饑，觀我柔頤，載矜載	載矜載噍，莫之恤也。
	四 嘔吐哺，舖兒母瘠子肥，母心之	母瘠子肥，損上益下也。
	五 燕雀之黨，自育自養，解而羅	解而羅網，勿援之也。
	六 發廩移粟，東歌西哭。	東歌西哭，不徧及也。
	上 井田之行，何富何貧，萬國之	萬國之均，大成也。
	初 擊磬撞鐘，或清或洪。	或清或洪，聲從實也。
十 聲		

聲名也。無其實。聲不終。無其聲。人不知。所以始。崇之。所以不終。人聞而成名。又業之。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業之。曰。三代之始。必善。先令。聞。

二 慎守而身。勿為鷓鳴。

勿為鷓鳴。無惡聲也。

三 蔽葉之稠。其鳴嘒嘒。蜚鳥之招。聲致殃也。

蜚鳥之招。聲致殃也。

四 空谷來風。有聲溷溷。

有聲溷溷。匪求之也。

五 鬼嘯梁上。弗見其象。人莫之享。

弗見其象。無實也。

六 非雷非霆。四方是聞。螿者思亨。

螿者思亨。求自奮也。

上 金聲玉振。始終惟令。

始終惟令。不淺消也。

初 選馬修輿。辨道徐驅。

選馬修輿。審所寄也。

二 大羹無饗。撤木無工。有初無終。喪其故宮。

大羹無饗。力不副志也。

三 泮垢縫裂。搢欹補缺。

泮垢縫裂。且可衣也。

四 病危得醫。器敝得修。

病危得醫。佐以明智也。

五 樞有枿。或為棟材。突出于灰。可以焚菜。

枿。為棟材。天材異也。

六 困覩而愈。望遠而啼。

望遠而啼。志力憊也。

上 總轡操箠。左右在已。

總轡在上。執與管也。

十 與興起也。仆而復起。衰而更興。前王之澤。後王之能。

十痛

痛病也。官病于上，民病于下，國以隳夷。

初外強中懈，恃而不戒。

外強中懈，嬰所從也。

二祛寒得熱，金石之擊。

墜寒得熱，失中節也。

三齒拔兒傷，治體得亡。

治體得亡，其醫庸也。

四周本以靜，防微以慎，天不能病。

天不能病，自治詳也。

五術益弗擊，輔根引日，以俟明。

輔根引日，未失也。

六其亡其亡，劑審其方，醫用其良。

其亡其亡，戒慎不敗也。

上膏肓不治，世無良醫。

膏肓之疾，不可如何也。

初綢鳴于林，綉衣祭衾。

綢鳴祭衾，宜早防也。

十混

混滅也。癸出于灰，嘯之實難。火燎于原，滅之則易。是故周之與也，餘可戒。不懼哉。

二微子前見，商祀不殄，其紹如綫。

微子之祀，重存商也。

三緡自竇亡，乃生少康。

夏之不振，得少康也。

四躬顛血絕，廟夷隴滅。

躬顛血絕，誠可傷也。

五粟志蹙躬，惟運之從。

粟志蹙躬，無以攘也。

六水厭其原，木則其根，波高葉繁，目昧心昏。

水厭其原，何可長也。

丁造
造始也。雲雷方屯，開乾坤肇有父子。始立君臣，倡之者聖，和之者賢，爲之者人。成之者天。

上前車已覆，臨彼社屋。

初殺實惟其人。開乾坤萬有成。萬有成殺，人所爲也。

二願。禹之禋，湯武之戰，天心人。天心人願，非利之也。

三用。不擇術，功借惡積，成艱毀。成艱毀疾，不由德也。

四。依仁附義，乘時順理，誅暴誅。能利乎物，實自利也。

五。量時度力，田作言一，規模可。規模可則匪自棄也。

六。方春不犁，洎秋而饑，婦子號。洎秋而饑，失時極也。

上立德建名，惟天之命，而贊之。立德建名，天所命也。

初。其憂其勤，日昇于雲。其憂其勤，明日進也。

丁隆
隆盛也。一陽之進，必盛于夏，是謂隆暑。陰則生矣。一陰之進，必底于寒，是謂隆冬。陽之時，必貴持守，可不念哉。盈成之時，必貴持守，可不念哉。

二。祗體四支，勿增勿虧，守之以。體支已完，勿增損也。善守其成，惟能謹也。

三。酒肉如陵，鐘鼓盈庭，鏢刃墮。鏢刃墮，守備盡也。

四。視舟之濫，望之用，視。視舟之濫，慮患于謹也。

	五 晏 <small>至陰生寒極陽萌君子畏</small>	小人怙成免禍近也。
六 盛 <small>不忘衰安不忘危一日萬</small>	幾	萬事之微不可不慎也。
上 累土 <small>匪易功虧一簣</small>	初 敵弓之弦益漆與膠	一簣未成虧九仞也。
散	二 心德之離微子去之	益漆與膠結以禮信也。
散消也氣散而竭族散而絕民散而滅	三 守業兢兢朝露春冰	微子去之親戚離之。
	四 倒廩虛庫財散人聚	朝露春冰雖凝易泮也。
	五 零閭而星彗潰而平盜棄其	倒廩虛庫知所散也。
	六 積沙防水水至沙潰	盜棄其兵禍亂釋也。
	上 長夜之宴雖久必散達者先	水至沙潰不固結也。
餘	見 <small>堯舜之德禹稷之績周規孔式</small>	達者先見明始終也。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	終天無數	堯舜周孔垂世無窮也。
地無餘則不能變化矣聖賢無餘則	堯舜之德禹稷之績周規孔式	堯舜周孔垂世無窮也。
齊	衆星拱極萬矢奏的必不可易	衆星萬矢誰能易中也。
齊中也陰陽不中則物不生血氣不	衆星拱極萬矢奏的必不可易	衆星萬矢誰能易中也。
其至矣乎	衆星拱極萬矢奏的必不可易	衆星萬矢誰能易中也。

張敦實曰。五行在天地之間。可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以道者也。故用各有五。終于五十五名。其修爲之序。可以治性。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故曰行者。人之所務也。繫之辭以明其義。用之變以尚其占。皆所以前民用也。

又曰。律呂之生。始于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至十二律。旋相爲宮。各以七變而乘之。則盡八十四調。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至六十律。旋相爲宮。又以七變而乘之。則變盡周期。各統一日。盡三百六十四變。于潛虛之中。始于衰之初。終于散之上。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其用大。

命圖

吉	減	平	否	凶
衰六	四	二	五	三
柔五	四	三	六	二
剛四	六	五	二	三
雍三	二	五	六	四

卻四	拊五	耽六	罹二	得三	濟四	繇五	覲六	聆二	慮三	言四	容五	昭六	昧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范五	考六	續二	曜三	偶四	特五	夏六	詰二	忱三	宜四	劬五	蠢六	妥二	庸三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聲六	育二	績三	父四	毀五	戒六	賓二	資三	準四	禮五	林六	隸二	醜三	徒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散五	四	三	六	二
降六	四	二	五	三
造二	四	五	六	三
浪三	二	五	六	四
肅四	六	五	二	三
興五	四	三	六	二

元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

張敦實曰：命者時之所遇也。吉凶否臧雖惟命所遇。然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以其禍福之未定。則稽疑之占不可後也。茲所占者自衰至散五十二名。以二三四五六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之所遇而決。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然後可以觀變而避就也。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于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扞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命名之。既得其名。又合善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

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于變之中復爲細別也。不信不筮，不疑不筮，不正不筮，不順不筮，不獨不筮，不誠不筮，必獨必誠，神靈是聽。

張敦實曰：虛數七十有五，其用七十，分二挂一，揲之以十，先左後右，徐觀其餘，以命卦名，分客主而定陰陽。且如衷之一卦，一爲主，二爲客，左揲先餘一，右揲後餘二，是先主後客者。陽若左揲先餘二，右揲後餘一，是先客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顯，如衷之六吉三凶，不易也。陰則用其幽，其顯戾也。如衷之六吉當爲凶，三凶當爲吉也。假如元一，蠱二，容三，徒四，齊五，生數純者，不可分陰陽。當置右而揲左，造六考，六考又續十，成數純者，亦不可分陰陽。當置左而揲右，皆揲之以七，以所揲之餘，觀其吉凶臧否，平爾。

玄以準易，虛以擬玄。玄且覆瓿，而況虛乎？其棄必矣。然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吾于子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張敦實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而名之，是爲道。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衍而伸之，是謂數。兩儀之所以奠位，萬類之所以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不外乎道與數。以溫公平生著述論之，其考前古與衰之迹，作爲通鑑，自潛虛視之，則筆學也。留心太玄三十年，旣集諸說而爲註，又作潛虛之書，自通鑑視之，則心學也。今世于筆力之所及者，家傳人誦，至于心思之所及，則見者不傳，傳者不習，道極于微妙而不見于日用之間，亦何貴乎道哉？是故易所謂人道，不過乎仁義，玄所謂大訓，不過乎忠孝。虛所

謂人務不過乎五十五行。仰而推之。以配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不能越一度。以周天。人不能越一行。以全德。茲又述作之深意也。學者盍以是求之。

附錄

范純甫言公初官時。年尙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冷齋記。

英宗疾旣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行

狀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謨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謨曰。爲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爲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並日錄。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齋書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實君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魏公語錄。

蒲宗孟論人才及司馬光。神宗曰。未論別者。卽辭樞密一節。自朕卽位以來。唯見此人。靈武失利。常寧慟哭。歎曰。誰爲朕言此者。唯公著會數爲朕告用兵非好事。及求宮寮曰。莫如司馬光呂公著二人。

梓材齋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溫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真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溫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賈荊公者。雖悔之無及。

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洛俗春日放園。園丁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丁呂直納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餘十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公所不受十千也。並元城語錄。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轘轅道之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並言行錄。

程氏遺書曰。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人盡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

劉元城曰。熙寧初。溫公諫用兵。不留稿。大意以富民與貧民鄰居爲喻。

又曰。金陵以兩府啗溫公。不可。臺諫黨金陵者。遂誣之如霍光事。神廟曰。司馬光豈有此。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廟保養成就之力。

又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水炭。故開倖門。延入李清臣鄧溫伯。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昔溫公爲相。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生民之患。如拯溺救焚。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

陳忠肅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又答楊游二公書曰。司馬文正公最與康節善。然未嘗及先天學。蓋其學同而不同。

汪玉山與何運使書曰。溫公有補文中子傳一卷。比方得之。其所去取略盡矣。此外如所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爲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於當時之執政。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者哉。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又曰。嘗得溫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炳文盡隨六二之中。其後闕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然無以別其真僞。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劉漫堂麻城學記曰。溫公之學。始于不妄語。而成于腳踏實地。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魏鶴山師友雅言曰。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爲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孔文子之文。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

涑水講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別爲百源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顛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顛別爲伊川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別見安定學案。

涑水學侶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穎上令渙之子。穎上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歐陽堯公與穎上同年進士也。高其節。嘗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先生少穎悟。書過目卽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

先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先生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未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先生強記博聞。于書無所不覽。精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先生時爲和川令。入贊史館。凡魏晉以後事。尤考證精詳。溫公悉委而取決焉。與王荊公有舊。欲引修三司條例。先生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荊公怒。與之絕。溫公出知永興軍。先生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許卽官。修書。溫公判西京御史臺。先生奏請詣西京贊修。道得風孿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閒。輒編次。病亟乃止。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先生爲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偕溫公遊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先生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先生枉道借覽。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通鑑外紀十卷。參史傳。

謝山通鑑分修諸子考曰。胡梅磻曰。溫公修通鑑。漢則劉歆。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據。予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磻之言不然。帖子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翦黏。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迹。盡成遺棄也。觀于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

道原任五代明矣。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卽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
圃未之考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推道
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
局副手。觀道原子羲仲所紀可見也。羲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實正舊
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誠多矣。

附錄

晁景迂與劉壯輿書曰。十五六時在淮南。立侍先丈之側。蒙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
忘。

祖望謹按道原每言荆公面帶妖氣。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爲非周公之完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孟子言
諸侯去籍。則所傳自非完書。在慎擇之。不可盡以爲不然。

舍人劉公非先生敬別見廬陵學案。

涑水同調

中丞呂獻可先生誨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正惠公端之孫也。幼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
進士及第。累官權御史中丞。是時王荆公以侍臣棄官家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

衆皆喜於得人。先生獨以爲不然。曰：安石好執偏見。天下必受其禍。衆莫不怪之。居無何。荆公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苛。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多非其人。天下大失望。先生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廊廟。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先生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先生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及荆公行新法。司馬溫公始服其先見。居洛病困。目已瞑。溫公往視之。先生張目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參溫公傳

案集。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並爲范呂諸儒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懿簡趙先生瞻

趙瞻字太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盩厔。元祐三年。累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先生寬仁愛人。色溫氣和。人以爲長者。紹聖中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參史傳。

獻簡傅先生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須城人。徙居濟源。先生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元祐四年。累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宣仁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

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逮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綱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同上。

溫靖孫先生固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溫靖。先生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傳獻簡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先生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調長安尉。轉洪洞令。有善政。神宗時。以司馬溫公薦。召至。訪以禦邊之術。哲宗立。累改集賢殿修撰。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復舊職。先生自爲小官。沈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同上

涑水家學

諫議司馬先生康

司馬康。字公休。溫公子也。雲濤案。溫公無子。以族人子公休爲之子。見邵氏聞見錄。幼端謹。不安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

幾滅性。溫公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先生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秘書，由正字遷校書郎。溫公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于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于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先生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堯，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于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先生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溫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先生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參史傳。

粹材謹案：溫公先生從學于范華陽，詳見謝山所作正獻傳。

附錄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公休，乃曰：「孟子爲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父子至親，而不

爲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縣令司馬先生宏

司馬宏文正兄伯康之子也。官陳留令。紹聖黨事起。以上書論辯得罪。參史傳。

司馬先生植別見百源學案。

忠潔司馬先生朴

司馬朴字文季。文正從孫。陳留令宏之子。少育于外祖范忠宣公。忠宣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先生導以見。時方七歲。進退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忠宣遺恩爲官。父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參軍。入爲虞部員外郎。都城陷。欽宗以爲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後王倫使還。言金命先生爲行臺左丞。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贈兵部尙書。諡曰忠潔。參史傳。

司馬先生通國

司馬通國忠潔之子也。忠潔使金。金授以尙書左丞。不屈。然猶縱其出入。而生先生名通國。字武子。取蘇武之意也。先生有大志。結北方之豪韓玉欲舉事。紹興初。玉南歸。授江淮督府計議官。玉兄璘尙在北。張忠獻公因遣張蚪侯澤密往大梁結之。并致意先生。次年復遣使行至亳州。邏者得之。先生同謀三百餘口俱死。時金太子以都元帥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將以三月十六日受任。先生謀帥壯士劫之。旣得則舉事。結約者三萬餘人。而先五日事已洩。忠獻欲待入朝爲請卹。會罷不果。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別爲元城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

歐陽中立袁州人。初試部郎。上書言新法不便。以司馬溫公門下坐廢。遂不復起。卒。弟子私諡節孝先生。參江西人物志。

別駕樊先生資深

樊資深字逢源。溫文正公弟子也。皇祐制科入仕。累官潞州別駕。剛介博洽。居家力行任卹之惠。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尹材字處初。洛人和靖之叔。嘗遊溫公康節之門。溫公入相。先生以遺逸薦爲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濼謹案此傳蓋自和靖學案和靖傳中節錄爲傳。故于彼傳刪去溫公入相以下二十餘字。

教授張先生雲卿

張雲卿字伯紀。洛陽人也。學問該洽。于經書無不讀。時洛中三處士。田述古明之。尹材處初與先生也。司馬溫公居洛訪士子。康節以三人對。已而田尹皆得遊溫公之門。先生未見康節。以問溫公曰。田尹之賢。

信如先生言。張君則或傳其旅殯。父棺于和州而久不省。故未敢與見。康節歎曰。張君孝子也。其父以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奉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爲和州之行。當數月罷俸。則母飢矣。故不往也。溫公悵然曰。光幾誤聽。于是先生得見溫公。未幾先生母死。徒步至和。迎父柩歸葬焉。溫公入相。田尹以遺逸。先生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世以康節能成人。文潞公之在洛也。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必多從先生質之。

李先生陶

李陶字唐父。蜀人。待制大臨子。從司馬公于洛。當時大老皆喜之。在錢塘。東坡送之詩云。忠文文正二大老。蘇李廣平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因言得邑少風塵。其趣遠矣。參氏族譜。

梓材謹案。泰山學案。馮信道傳。稱先生學於溫公。最賢而通經。是先生固涑水高第也。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牛先生師德別見百源學案。

涑水私淑

忠肅陳了翁先生。權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監稅唐先生廣仁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

黃隱字從善。初名降。莆田人。第進士甲科。元豐中侍御史。召對。神宗問以學術。時尊尙王氏。而先生以司

馬溫公對不稱旨。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爲呂陶等所攻。出守潤州。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靖康初。追贈直龍圖閣。

梓材謹案。謝山鑑琦亭集外編有詔。荆公三經新義篇言及先生焚書事。詳見九十八卷新學略。

道原家學

宣教劉漫翁先生養仲

劉養仲字壯輿。筠州人。道原之子也。幼敏慧。博洽。嘗摘歐陽公五代史誤。作糾繆。司馬溫公以其父有修通鑑功。乞蔭其子。補郊社齋郎。清介有父風。歷鉅野。德安。簿政。和間。以蔡京薦。召爲宣教郎。編修官。至京師。絕不造謁一人。昌言曰。吾但知天子有命。不知有薦我者。竟棄官歸廬山。自號漫浪翁。參江西人物志。

孫氏家學

學士孫先生朴

孫朴字元忠。呂正獻所薦館職也。嘗對榮陽公譏笑程正叔。公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忠釋然心服。不敢復議。正叔蓋其服義亦少有也。

梓材謹案。先生爲溫靖長子。由榮陽學案榮陽公說移爲之傳。又按厚德錄載其官學士。嘗爲呂居仁言元祐間事。與此略同。

尹氏家學 涑水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別爲和靖學案

宋元學案 三 涑水學案下

涑水續傳

隱君陸道鄉先生賀

陸賀字道鄉金溪人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梭山復齋象山其最著者也參象山文集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別見豫章學案

文簡李巽巖先生燾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以餘暇力學先生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披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溫公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歷權禮部侍郎請正太祖東嚮之位駕幸太學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彞而已真拜侍郎兼工部出知常德遂寧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先生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進敷文閣待制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等十人爲史官淳熙十一年乞致仕病革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舒徐乃卒贈光祿大夫先生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秦檜當路槍死始聞于朝旣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宣公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閒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

葉水心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考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證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參史傳。

黃氏續傳

侍郎黃先生黼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隱之曾孫。乾道間進士，遷太常博士，輪對稱旨，進祕書郎，尋除兩浙轉運副使。時民饑，取糶糶雜草根爲食，郡縣不以聞。先生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濟之，全活甚衆。仕至權兵部侍郎。參姓譜。

道鄉家學

從政陸先生九思

陸九思，字子彊，梭山長兄也。預鄉舉，封從政郎。有家問。朱子爲之序。梭山撰行狀，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舉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懇勸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回，不能釋手云。參象山年譜。

修職陸庸齋先生九皋

陸九皋，字子昭，梭山第三兄。少力學，文行俱優。預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先生率諸弟講

學從遊者多有聞。嘗名其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卒年六十七。象山表其墓。稱先生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于是自爲次序。著有文集。參象山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率諸弟講學是三陸之學。固皆導於先生也。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詔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並爲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巽巖家學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稟並見巽巖諸儒學案。

庸齋門人 通判劉淳叟堯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卷九

百源學案表

邵雍	弟	陸
祖德新	子	伯溫
附師李之才	孫溥	別見劉季諸儒學案。
諫水講友	趙鼎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司馬植

王豫

張嶠並爲王張諸儒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李顥別爲劉李諸儒學案

周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張雲卿並見涑水學案

又九人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三 百源學案表

	牛師德	子思純
	劉衡	
	蔡發	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滉	
	張成行	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並百源續傳。	
	富弼	別見高平學案。
	程珦	別見濂溪學案。
	並百源請友。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並百源學侶。

百源學案上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別爲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祇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

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梓村案。盧氏藏。底作康節學案。又有作百泉學案者。本傳。堯夫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明道先生誌墓云。先生始學於百原。蓋原爲源之本文。泉又原之

音文爾。

涑水講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祖德新父古附師李之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先生幼從父遷河南。雲濠案。明道誌先生墓云。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今日幼從父遷河南。誤也。卽自雄其才。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必可致。居蘇門山百源之土。布裘蔬食。躬爨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臨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而始還。時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先生探頤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蓬筆甕牖。不蔽風雨。而怡然有以自樂。人莫能窺也。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退居洛中。爲市園宅。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任意所適。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斷隸。皆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于人。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之。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先生不赴。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穎州團練推官。皆三辭而後受命。終不之官。新法作。仕州縣者。皆欲解綬而去。先生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政。富公憂之。先生曰。二人本以勢利合。勢利

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先是於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曰。不二年南士當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其故。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至是其言乃驗。疾革謂司馬公曰。試與觀化一遭。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爾。橫渠問疾。諭命。先生曰。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先生居內寢。議事者在外甚遠。皆能聞之。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公欲葬我近地。不可。當從先塋爾。墓誌必以屬吾伯淳。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程伯子爲銘其墓。雲濠案先生既卒。贈祕書省著作。耶。元祐中。賜諡曰康節。初歐陽棐過洛。見先生。先生自序其履歷甚詳。臨別。屬之曰。願足下異日無忘此言。棐受而疑之。所謂不忘者。亦何事邪。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當作諡議。方知先生所屬者在是也。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繫壤集。先天圖。皇極經世等書。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百家謹案。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顯考其初。先天卦圖傳自陳搏。搏以授種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願先生之教。雖受于之才。其學實本于自得。始學于百源。堅苦刻礪。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凡數年。大名王豫。嘗于雪中深夜訪之。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卽其前知。亦非術數比。明道嘗謂先生振古之豪傑。又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有問朱子。康節心胸如。

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答曰。他是甚麼樣工夫。又有問朱子。學者有厭拘檢。樂放舒。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何如。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襟中這箇學。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個甚。敢復如此。

觀物內篇

百家謹案先生觀物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自著。外篇門弟子所記述。內篇註釋。先生子伯溫也。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與。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辰者天之土。不見而顯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或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于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

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陽少陰。少陰太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陽少陰。少陰成象于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于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于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水氣所化。火爲風。火氣所化。土爲露。土氣所化。石爲雷。石氣所化。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則爲霖。霖之雨。火雨則爲苦暴之雨。土雨則爲賊霖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

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于天矣。天之道盡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聖人。

夫昊天。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行焉。其斯之謂與。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矣。天與人相與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虞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

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也。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尙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利也。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尙行者也。五霸尙言者也。尙行必入于義也。尙言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易。無心過難。旣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人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則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萬億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旣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矣。以月經月。則

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至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虛之說。不著于書。使人得而求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陰。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倡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倡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

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曰。陽也。止于十月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于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謂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謂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謂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謂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謂是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寒暑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露雷者也。寒暑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外篇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性。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

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于下。而陰生于上。是以萬物皆反。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物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氣一而已。主之者神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鷂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大而體繁。木之幹。大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動者體橫。植

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皆橫生。橫者爲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生。縱者爲經。故靜非惟鳥獸草本上而列宿下而山川莫不皆然。至于人亦動物體宜橫而反縱。此所以異于萬物爲最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出也。

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雲有水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張疇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鼉。火雷虺。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數出于理。遠乎理。則入于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于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之神棲于日。人於神發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像天也。晝夜之道也。

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鮑時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畫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布者。甘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歷法。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

百家謹案。細觀太玄子雲。便未卽知歷理。

學不至于樂。不可謂之學。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闢之于未然。

一消一長。一闔一關。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

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也。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陰對陽爲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面。性有質。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于術矣。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于此。故言其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于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

鬼神之情狀也。

太羹可和，元酒可漉，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漉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漁樵問答

百家謹案黃氏日鈔云：伊川至論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世傳以爲康節書者，不知何爲亦勦入其中。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讀書記疑此書爲康節子伯溫所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語，爲先儒所取，餘多膚淺。子文得家庭之說而附益之明矣。今去其問答浮詞，并與觀物篇重出者存其略焉。

祖望謹案晁氏但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是蓋疑詞，而亦未嘗竟以爲伯溫作也。但劉左史安節集中亦載此篇，而頗略，則更可怪。左史未必爲此文也。

漁者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

樵者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漁者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我亦萬物也。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況于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始終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邪。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與則實喪。利至名與。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邪。求之而可得邪。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于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

漁者曰。有幸有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爲分。何爲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

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以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塗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年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魄。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魂。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惟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者。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

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秉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世治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臣臣。臣父子。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不兄弟。夫婦不夫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與國興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之所不能而皆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宋元學案

卷十

百源學案下

先天卦位圖

八卦次序之圖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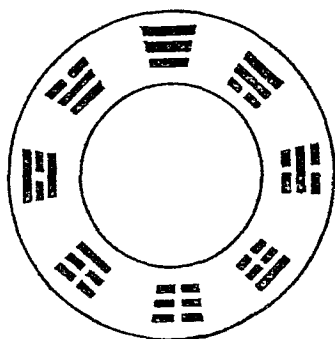
啓蒙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圖書則奇耦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二畫者，四是爲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

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正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大傳所謂八卦成列也

百家謹案大傳包犧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作八卦非因河圖而作也至於河圖自漢以來未有定說孔安國劉歆以八卦爲河圖洪範本文爲洛書鄭康成依緯書則云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其一六居下之圖皆以爲天地之數初未嘗以此爲河圖也至劉牧謂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亦以今之洛書爲河圖河圖爲洛書而朱子始反置之作啓蒙說詳先遺獻象數論中據啓蒙以圖中虛五與十爲太極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奇耦數各二十爲兩儀以一二三四爲合五而成六七八九爲四象拆四方之合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爲兌震巽艮并牽扯洛書入之以傳會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而蔡氏謂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圖者伏羲之所由以畫卦書者大禹之所由以衍疇也其實八卦與河圖不相黏合卽朱子自於原象篇云惟皇太昊抑觀俯察奇耦旣陳兩儀斯設旣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兩一旣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其感與篇又云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龍馬圖

人文已宣朗，其附錄語又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據此殆亦自悟啓蒙之失矣。

八卦方位之圖



此明伏羲之八卦也。又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八卦相錯，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

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

胡庭芳曰：伏羲八卦方位之圖，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八卦之在橫圖，則首列乾，次兌，離，震，巽，坎，艮，坤，是爲生出之序。及八卦之在圓圖，則首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是爲運行之序。

六十四卦次序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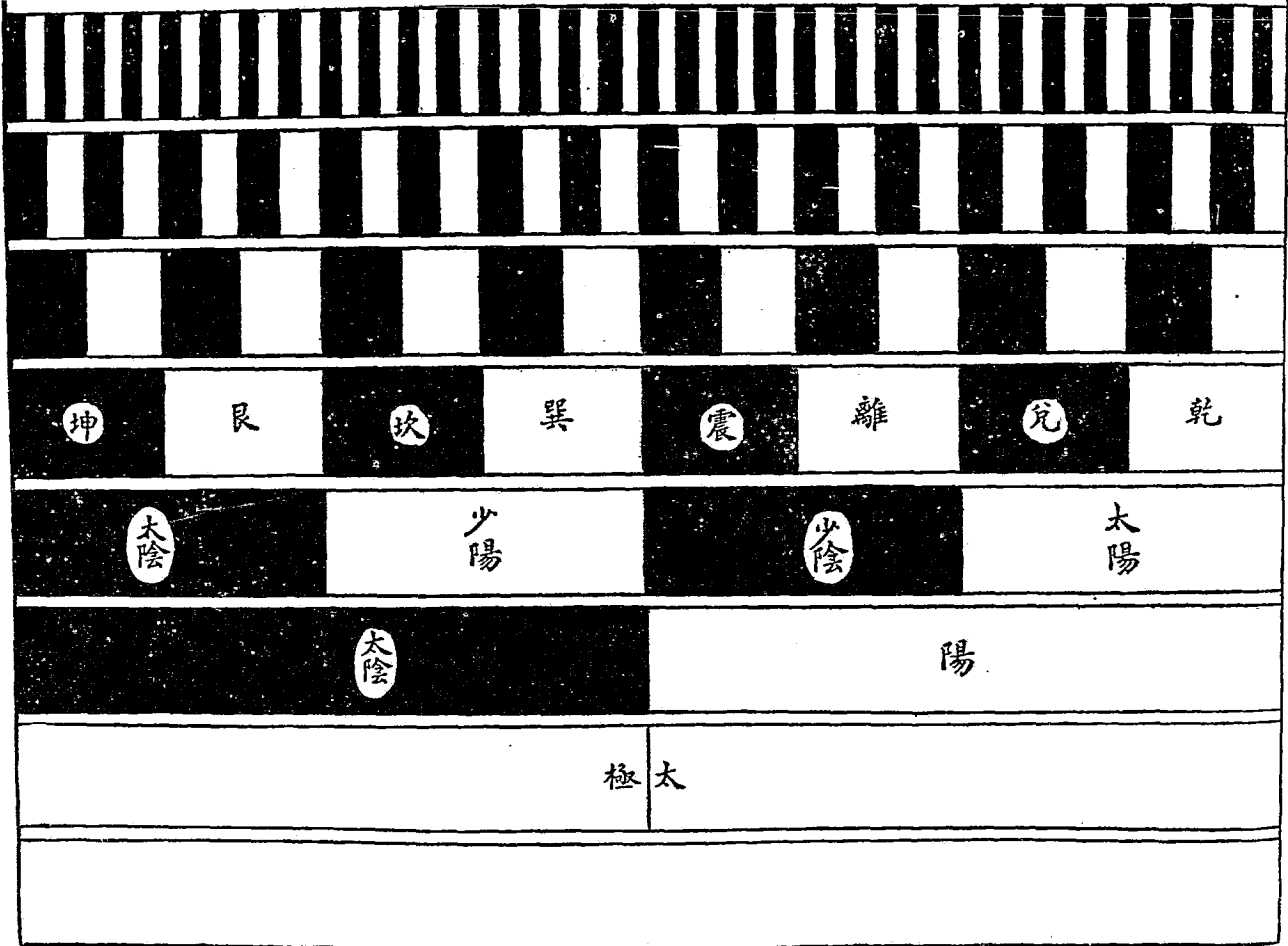
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

啓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邵子所爲八分爲十六也。是於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也。是於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六畫。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大傳謂因而重之者此也。自此以上，又各生一奇一耦，以至爲十二畫，成四千九十六卦。此卽焦贛易林卦變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

百家謹案：此邵子所謂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橫圖也。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朱子本義於橫圖用黑白以別陰陽爻畫，其答袁樞有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但以奇耦爲之，終不粲然。今欲易曉，固不若黑白之了了心目開也。圓圖卽以此序規而圓之，方圖以此割而疊之。

圖 . 之 序 次 卦 四 十 六

坤剝比觀豫晉萃否謙艮蹇漸小過林成進師蒙坎渙解泰困訟升蠱井巽恒鼎大過垢復頤屯益震益隨巽明賁既濟家人巽離羊同人臨損節中孚歸妹兌履泰泰需小大壯大有夬乾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乾以分之。坤以合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于復。而陰起于姤也。自姤至坤。爲陰含陽。自復至乾。爲陽分陰。坤復之間。爲無極。自坤反姤。爲無極之前。

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爲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爲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

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此以內八卦言也。若以外八卦推之。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逆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爲順。若反居其位。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爲逆。

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百家謹案。邵子之說。以得半爲中。又不敢至於已半。而以將半爲中也。朱子謂邵子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以漸趨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謂其盛。旣開。則謂其衰。其理不過如此。

方圖四分四層圖

方圖中起震巽之一陰一陽。然後有坎離艮兌之二陰二陽。後成乾坤之三陽三陰。其序皆自內而外。內四卦。四震四巽相配而近。有雷風相薄之象。震巽之外十二卦縱橫。坎離有水火不相射之象。坎離之外二十卦縱橫。艮兌有山澤通氣之象。艮兌之外二十八卦縱橫。乾坤有天地定位之象。四而十二。而二十而二十八。皆有隔八相生之妙。以交股言。則乾坤否泰也。兌艮咸損也。坎離既未濟也。震巽恆益也。爲四層之四隅。

朱子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

程道大曰。邵子謂圖皆從中起。此皆字兼方圓圖而言。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圓圖乾坤當南北之中。艮居坤之右。兌居乾之左。爲山澤通氣。震居坤之左。巽居

方圖四分層圖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蠱	井	巽	恒	鼎	大過	姤
復	頤	屯	益	震	噬嗑	隨	无妄
明夷	賁	既濟	家人	豐	雜	革	同人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兌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乾之右，爲雷風相薄，坎居正西，離居正東，爲水火不相射，是圓圖起南北之中，而分於東西也。方圖震巽當圖之中，故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坎次巽，離次震，故曰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次坎，兌次離，故曰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次兌，坤次艮，故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方圖起圖之中，而達乎西北東南也。故曰皆從中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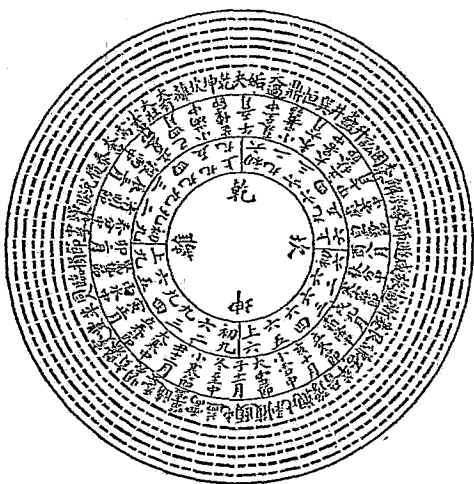
百家謹案：方圖不過以前大橫圖分爲八節，自下而上，疊成八層，第一層即橫圖自乾至泰八卦，第二層即橫圖自臨至履八卦，以至第八層，即橫圖自否至坤八卦也。

卦氣圖

發微曰：邵子先天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爲四中，二至二分當之，寅申巳亥爲四孟，四立當之。○邵子以六十四卦分二十四氣，每月二氣，氣有在月初者，有在月半者，惟二至二分則日在中，故乾坤坎離當上下左右之中，其實於中亦得半，故以冬至子之半一例明之。○冬至日與天會，月與地會，爲復，天地皆在坤，故坤不用，春分日在卯，爲大壯，日月皆入離，故離不用，夏至日與天遇，月與地遇，爲姤，天地皆在乾，故乾不用，秋分日在酉，爲觀，日月皆入坎，故坎不用。

胡玉齋曰：當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依先天卦圖，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爲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爲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爲穀雨辰之半，履泰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未交夏至爲午之半，此左方陽儀三

圖 氣 卦



十二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恆爲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末交冬至至爲

子之半。此右方陰儀三十二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餘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合爲六十四卦。以卦配氣者如此。

周一敬曰。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明乎氣無中歇。但有動靜屈伸。幾希可會耳。一歲之元。以此爲根。今第取每歲冬至之日。視屬何甲。甲屬何干。何支。卽擬此干支爲一歲之冬至矣。再視此日冬至確屬何時。卽擬此時爲天心乍轉。定爲復卦矣。自此復之一刻。積而引之。五日爲候。或十日或十五日爲一氣之節。逐時逐日。斂而數之。或爲甲子。或爲乙丑。本日所值之干支。卽占者所值之卦爻也。凡干支之一日。卽卦中之一畫。以畫配日。毫不得謬。於是以干支詳理氣之盛衰。以卦爻詳理氣之當否。理貞者吉。不貞者凶。氣舒者昌。氣促者掩。數長者福。數盡者速。消息盈虛。歸於太極。萬物萬事。莫能遁矣。○如今年歲在辛巳。筮者於六月朔問焉。其日在乙巳。則冬至當在庚辰歲。戊子月九日丙戌之辰時矣。由丙戌日之辰時而順數之。至辛巳歲六月之朔。適得二百日。因就復之初爻順數之。遞頤而屯而益。以至姤之上。及大過初。適得二百。爻在姤過乘承之候。其節氣爲小暑矣。視所值爲姤之上邪。則日爲甲辰。於冬至丙戌。干爲生。而支爲冲。姤上角剛。喜觸黨助。皆剛。無處靜之德。五月木盛。陽氣將窮。正乾盡。午中時也。視所值者。其大過之初邪。則日爲乙巳。于冬至丙戌。干旣逢生。支又助旺。初爻白茅。无咎。慎德載物。濟事有人。正月木盛。而藉之用茅。又在陰候。得時得朋。才有器者也。消息盈虛。理正如此。總之。視冬至之日時。以順數節氣。配分卦畫。無不應者。在學者神而明之耳。

百家謹案。康節卦氣圖。卦主六日七分。亦京房日法也。而用先天圖六十四卦。以分布氣候。去乾坤坎離四正卦。以主二至二分。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去四卦二十四爻。以一爻當一日。恰合當期之三百六十日。朱子謂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康節謂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又曰。揚子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然今觀太玄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亦便未可謂知歷理見天地之心者也。康節先天卦位。崇奉之者。莫如朱子。至舉其圖。架于文王周公孔子之上。然而辯之者。亦不少。茲略採辯圖之說於後。以俟千秋論定焉。

附先天圖辯

歸震川曰。易圖。邵子之學也。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稽近取。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死生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耦之類。人人自以爲易。要之。皆可以言易也。易不離乎象數。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此聖者之作也。旁推而衍之者。爲變。此明者之述也。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今所謂易圖者。列橫圖於前。又規而圓之。左順右逆。以象天。填而方之。交加八卦。以象地。謂出於伏羲太古無言之數。何若是紛紜耶。大傳曰。神无方。易无體。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域于圓方之形。則局矣。故散圓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圓。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

自謂得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或曰。邵子所據。大傳之文也。大傳易有太極節先天卦序也。天地定位章。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節。文王卦位也。曰。此邵子謂之云爾。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天地也。山澤也。雷風水火也。八者。不求爲耦而不能不爲耦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則東南西北繫是焉。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總之圖與傳。雖無乖刺。然必因傳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

附黎洲易學象數論。論先天圖曰。邵子先天橫圖次序。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爲據。黃東發言。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有之否耶。某則據易之生兩生四生八。而後知橫圖之非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一陰一陽者是也。其一陽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奇。其一陰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耦。以三百八十四畫爲兩儀。非以兩畫爲兩儀也。若如朱子以第一爻而言。則一陰一陽之所生者。各止三十二爻。而初爻以上之奇耦。又待此三十二爻以生。陰陽者氣也。爻者質也。一落于爻。已有定位。焉能以此位生彼位哉。兩儀生四象。所謂老陽老陰少陽少陰是也。乾爲老陽。坤爲老陰。震坎艮爲少陽。巽離兌爲少陰。三奇三者。老陽之象。三耦三者。老陰之象。一奇二耦。三奇者。少陽之象。一耦二奇。三耦者。少陰之象。是三畫八卦。卽四象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以象告。此質之經文。而無疑者也。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曰。象者。言乎象者也。今觀象傳。必發明二卦之德。則象之爲三畫八卦明矣。是故四象之中。以一卦爲一象者。乾坤是也。以三卦

爲一象者。震坎艮與巽離兌是也。必如康節均二卦爲一象。乾離坎坤于四象之位得矣。兌之爲老陽。震之爲少陰。巽之爲少陽。艮之爲老陰。無乃雜而越乎。易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艮震之爲陽卦。巽兌之爲陰卦。可無疑矣。反而置之。明背經文。而學者不以爲非。何也。至於八卦次序。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其在說卦者。亦可據矣。而易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緣飾圖之左陰右陽。學者信經文乎。信傳注乎。四象生八卦者。周禮太卜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古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則六十四卦統言之。皆謂之八卦也。蓋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舉貞可以該悔。舉乾之貞。而坤乾震乾巽乾坎乾離乾艮乾兌乾該之矣。以下七卦皆然。證之於易曰。八卦定吉凶。若三畫之八卦。吉凶何從定乎。曰。包犧氏始作八卦。其下文自益至夬所取之十卦。已在其中。則八卦之該六十四卦亦明矣。由是言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全體而見。蓋細推八卦。卽六十四卦之中。皆有兩儀四象之理。而兩儀四象。初不盡于卦之外也。其言生者卽生。生謂易之生。非次第而生之謂。康節加一倍之法。從此章而得。實非此章之旨。又何待生十六生三十二而後出經文之外也。其謂之先天者。以此章所生八卦。與前章始作八卦。其文相合。以爲宓戲之時。止有三畫。而無六畫。故謂之先天。又以已之意。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倣此章而爲之。以補羲皇之闕。亦謂之先天。不知此章於六十四卦。已自全具。補之反爲重出。易言因而重之。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是積累而後成者。豈可謂之重乎。旣不難明背。何止如東發言非易之所有耶。

其二曰。邵子先天方位。以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爲據。而作乾南坤北。

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之圖，于是爲之說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生之序也。震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乾未交夏至，故由震至乾，皆已生之卦。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生之序也。巽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坤未交冬至，故由巽至坤，皆未生之卦。又做此而演之，以爲六十四卦方位。夫卦之方位，已見帝出乎震一章，康節舍其明明可據者，而于未嘗言方位者，重出之，以爲先天，是謂非所據而據焉。天地定位，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未聞南上而北下也。山澤通氣，山必資乎澤，澤必出乎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奚取其相對乎？雷風相薄，震居東，巽居東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遠之則不能薄矣。東北爲寅，時方正月，豈雷發聲之時耶？水火不相射，南方炎，北方寒，猶之冬寒夏熱也。離東坎西，是指春熱秋寒，誰其信之？此皆先儒所已言者。某則卽以邵子所據者，破邵子之說，帝出乎震之下文，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於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次序非卽上文離南坎北之位乎？但除乾坤於外耳，而繼之以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然則前之天地定位四句，正爲離南坎北之方位而言也。何所容先天之說雜其中耶？且卦爻之言方位者，西南皆指坤，東北皆指艮，南狩南征必爲離，西山西郊必爲兌，使有乾南坤北之位在其先，不應卦爻無闌入之者。康節所謂已生未生者，因擴圖乾一兌二之序，乾一兌二之序，一人之私言也。則左旋右行之說，益不足憑耳。凡先天四圖，其說非盡出自邵子也。朱震經筵表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

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故朱子云。宓戲四圖。其說皆出自邵氏。然觀劉牧鈞深索隱圖。乾與坤數九也。震與巽數九也。坎與離艮與兌數皆九也。其所謂九數者。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風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則知先天圖之傳。不僅邵氏得之也。

論天根月窟曰。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爲天根月窟。卽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爲天根。以其爲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間爲月窟。以其爲一陰所生之處也。程前村直方謂天根在卯離兌之中是也。月窟在酉坎艮之中是也。引爾雅天根氏也。長楊賦西壓月窟證之。然與康節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之詩背矣。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有以十二辟卦言者。十一月爲天根。五月爲月窟。其三十六宮。凡有六說。以八卦言者。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序。積對爲三十六乾一對坤八爲九兌二對艮七爲九。離三對坎六爲九。震四對巽五爲九。四九亦爲三十六。乾畫三。坤畫六。震坎艮畫各五。巽離兌畫各四。積數亦三十六。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合之爲三十六。方虛谷曰。復起子左得一百八十日。姤起午右得一百八十日。一旬爲一宮。三百六十日爲三十六宮。以十二辟卦言者。一鮑魯齋恂曰。自復至乾六卦。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合之則三十六。自姤至坤六卦。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合之亦三十六。陽爻陰爻總七十二。以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案諸說雖異。其以陽生爲天根。陰生爲月窟。無不同也。蓋康節之意。所謂天根者性也。所謂月窟者命也。性命雙修。老氏之學也。其理爲易所無。故其數與易無與也。

論八卦方位曰。離南坎北之位。見于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卦畫之時。卽有此方位。易不始於文王。則方位亦不始於文王。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爲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于經文。曰。曷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耶。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爲寒爲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於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亨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時爲秋。于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願未嘗以肅殺爲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于中。故曰主張太過也。康節曰。乾坤交而爲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爲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爲既濟。先天離東坎西。交而爲既濟。故離南坎北。乾生於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於午。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坎終于寅。坎當申。交於離。故終寅。離終於申。離富寅。交於坎。故終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卽以對待而論。則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既濟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于義何居。藉變曰。再變而後爲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於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

在下。陽下而交於陰。陰上而交於陽。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爲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爲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主用。西方陰爲不用。夫氣化周流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爲不用。則春秋不用子午。冬夏不用卯酉。安在四正之皆爲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爲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字橫。易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橫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遷就歟。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可疑。自康節以爲從先天改出。牽前曳後。始不勢其支離。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

附黃晦木宗炎周易象辭先天卦圖辯略曰。伏羲以前。初無著之方冊。代見物理之事。伏羲欲以文字教天下。傳後世。創爲奇耦之畫。使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象之在兩間者。煥然移於方冊之上。正所謂文字也。後聖師其大意。變成斜正縱橫之狀。而文字日增。是卦畫者。文字之根原。文字者。卦畫之支流也。八卦者。六書之指事象形。六十四卦者。六書之聲意轉借也。爲陳邵之說者。視此爲圖。以謂不立言語文字。使人靜觀以悟其神妙。何異云孔孟惡諛。墓不爲碑。版慎毀譽。不爲序記。雅頌不爲樂府。風人不爲長律短句也。造爲文周孔子。只從中半說起。人至三聖。恐無可復加矣。何獨于演易贊易。不識向上精微。僅從中半說起。自辰伏皇作易之大道乎。有周之時。編簡未繁。無堆牀插架之部帙。吾夫子學

易韋絕窮思極其擬議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推原上古探所由來漸及於中古考其窮變一一著明昭然且晝獨近摛精魄遺向上根原而不顧乎後此二三千年去古愈遠注經解傳汗牛充棟乃忽遇夫天根月窟與伏羲揖遜於一堂印心於密室就使事事合符吾尙未敢信其必然况乎自相衝決彼此乖舛惟以大言壓人耶試平心靜觀文彖周爻孔翼治亂聖狂經國修身吉凶悔吝揭日月於中天無論智愚賢不肖俱可持可效循道而行外之則治國平天下致斯世於雍熙內之則窮神知化盡性以至於命陳邵先天方位變亂無稽徒取對待橫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奇耦疊加有何義理有何次序又屈而圓之矯揉造作卦義無取時令不合又交股而方之裝湊安排全昧大道帝王之修齊治平安在聖賢之知天知人安在庸衆之趨吉避凶安在反謂文周孔子所不能窺亦是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之意耳古人命名立意有典有則可觀玩可諷詠今用橫圖方制爲名號亦覺俚俗鄙野大非修辭辭文之旨五百年來譁張戛聒令紫色鼃聲奪玄黃鐘鼓之席推倒周公孔子壓於其上率天下之人而疑三聖人者非二氏之徒實儒者之徒也作先天諸圖辯

辯先天八卦方位圖曰邵堯夫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圖其說云天地定位乾南坤北也水火不相射離東坎西也雷風相薄震東北巽西南也山澤通氣艮西北兌東南也夫聖人所謂定位者卽如首章天高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未可贅以南北也天地之間山澤最著故次反之言山峻水深形體隔絕其氣則通山能灑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未可指爲西北東南也雷以宣陽風以盪陰兩相逼薄其勢尤盛未可指爲東北西南也水寒火熱水溼火燥物性違背非克必爭然相遇又有和台

之用不相射害。未可誣以東西也。八象既出。或聯或間。何莫非消息往來之運行。豈必取於對待乎。故總言八卦相錯。謂不止於天地之交。山澤之遇。雷風之合。水火之重也。八象遞加。轉展變動。則成二篇之易矣。明白斬截。毫無藤蔓。容我裝湊者。其云乾南坤北也。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俱因水潤火炎。會易交易。變其本體。故令三乾之中畫損而成三離。三坤之中畫塞而成三坎。是後天使然。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挹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耦。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類。益其所不足。離得故有也。如鑿竅喪魄。五色五聲五味之類。損其所有餘。坎去本無也。離復反爲乾。坎復反爲坤。乃先天之南北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坎離不得不就東西。坎月也。水也。生於西方。離日也。火也。出自東方。丹家砂火能伏。澆水鉛水結成金液。所謂火中水。水中金。混和結聚。此之先後。卽承上文之變易而言。已不若乾坤之確矣。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巽居西南。震居東北。直是無可差排。勉強塞責。竟無義理可尋。緣此四卦不過爲丹鼎備員。非要道也。又水火木金已盡現。伏于四正位。止云兌澤連接於正南之乾。天兩金相倚。艮山根種於正北之坤。地兩土相附。雷發於地。風起於天。云爾。安見其必然。而欲以此奪三聖之大道與。○附會先天方位者。反疑夫子震東兌西。爲少長相合於正。方巽東南。艮東北。爲少長相合於偏。方少長之合。非其耦。必若伏羲八卦。以長合長。少合少。爲得其耦。豈眞卦畫爲男女耶。父母長中少。亦象爾。合與耦。亦象爾。如必曰男女也。則震坎艮不宜重。巽離兌不宜錯。乾坤烏可加諸六子耶。固哉其爲易也。

辨先天橫圖曰。夫子明訓。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八卦相錯。自有乾坤六子。以一卦

爲主各以八卦加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有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之象十六三十二之次第也四畫五畫成何法象雖謂陰陽剛柔不可擬爲三才十六三十二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其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貞卦不全其八悔卦無可指名視之若枯枝敗葉無理無義以遂其遞生一奇一耦之說縱其所如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置初無成見於胸中絕無關轄於象數有疑之者則大言以震撼之辭色俱厲以拒絕之使天下盡出于詖淫邪遁之一轍以反攻其父母甚矣儒者之好怪也苟掩卷而思之學易者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一舉而得六爻再舉而得六十四卦明白且簡易直截且神速乎惡用是牽纏羈絆挽之不去者爲哉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近身遠物無不勘破其情狀體悉其至理若巨若細盡備於胸臆然後直發於文字豈有漫無成見隨手畫去如小兒之搬棋砌瓦原非心思所主宰又非外緣所感觸待其自成何物然後從而名之夫子所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豈欺我哉夫焦氏易學傳數而不傳理響應於一時聲施於後世者自有變通之妙用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通諸六十四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乾坤還其爲乾坤六子還其爲六子別卦還其爲別卦非層累而上有七畫八畫以至十二畫之卦也易林一卦中錯綜雜出變動不拘豈一畫止生一奇一耦歷千百而不改如其頑冥不靈者歟兩間氣化自有贏縮或陰盛陽衰或陽多陰少惡得均分齊一無輕重大小往來消長之異同乎若然則天無氣盈朔虛無晝夜寒燠人無仁暴地無險夷矣若然則人皆一男一女鳥皆一雌一雄獸皆一牝一牡矣若然則續鼻斷鶴黔鶴浴鳥五行運氣無偏重之性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理義之所由以立也聽一奇一

耦之自爲盤旋于教化乎。何有于裁成輔相乎。何有于易不可爲典要乎。何有是一定也。非易也。吾直曰。邵氏之易。欲求爲京焦而力有弗逮也。○一奇一耦。層累疊加。是作易聖人不因天高地厚而定乾坤。無取雷風動入而成震巽。坎陷離麗。未有水火之象。艮止兌說。不見山澤之形。但信手堆砌。然後相度揣摩。贈以名號。自乾至復三十二卦爲無母。自坤至姤三十二卦爲無父。山澤未嘗通。雷風未嘗薄。水火未嘗濟。父與少女。中女長男。同時而產。母與少男。中男長女。同時而育。無三畫爲卦之限。無內外貞悔之序。足重半天下。首偏銳一隅。三十二物。聯攀合體。上下大小殊絕。牽纏桎梏。天地不能自有其身。雷風水火山澤不能自完其性。第一畫貫三十二爻。可云廣矣。奇遺姤至坤之半。耦遺復至乾之半。則挂漏之極也。第二畫貫十六爻。第三畫貫八爻。始有八象。吾不知天何私於澤火雷而獨與之同氣。何惡於風水山而杳不相蒙也。地何親於山水風。何疏於雷火澤。親者膠固而無彼此。疏者隔塞而不相應求也。古今事理。惟簡能禦繁。一可役萬。故卦止八象。爻止六位。變變化化。運用無窮。如必物物皆備。始稱大觀。則七畫以至十一畫。乃魍魅現形。無有人道。及成十二畫。則頭上安頭。牀上置牀。徒覺壯貌之臃腫。取義之贅疣。若其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雷露風雨。情性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氣味。元會運世。歲月辰皇帝王。竊易書詩春秋。似校說卦爲詳密。而其偏僻疏罔。特甚何天。無霜雪雷雹虹靈也。地無城隍田井海岳都鄙也。時無溫和旱潦也。人無臟腑手足髮膚也。無盜賊蠻方也。經無禮樂也。物無蟲魚也。形體之與耳目口鼻。又何其重出也。卽萬舉萬當。于神明化裁。引伸觸類之謂何。使吾夫子十翼退舍而卻行者。其宗陳邵之流與。

辯圖曰。邵氏以震歷離兌乾爲順。以巽歷坎艮坤爲逆。順爲數往。逆爲知來。則震離兌乾僅能數往。不能知來。巽坎艮坤職在知來。無煩數往。夫乾知大始。乃統天。于知來乎。何有。豈可但局之數往。坤以藏之。承天順天。成物代終。于數往乎。何有。豈可反以爲知來。亦不類矣。數往順天左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已屬鑿空。又云。易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豈離震兌乾無當於易數。而漫列冗員者。與聖人知來數往。萬理萬物。無不兼該。非專爲四時而設。四時節候。有治歷之法。千歲日至。可坐而定。紀無取乎卦氣也。今屈橫圖而圓之。云乾生子中。盡午中。坤生午中。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皆緣冬至一陽爲復。遂充類致義之盡。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節候。然亦須一候得二卦。有奇乃爲恰合。何以條多條少。遠不相謀。復之至日。閉關夫子特舉象之一節。若姤爲夏至。未見明訓。未敢信爲必然。臨泰大壯。夬乾與遯否。觀剝坤之配。歲周不克。案圖索驥。近於顛倒。矧可牽引六十四卦。矯揉誣罔。一切不符乎。合云。冬至復卦。一陽生子半。闕顯屯益震噬嗑。隨无妄。明夷。賁。濟。家人。豐。離。革。同人。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爲十二月。已是卯半。爲春分矣。損。節。中孚。歸妹。睽。兌。履。泰。凡八卦。乃得三陽。爲正月。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大畜。需。小畜。大壯。凡四卦。乃得四陽。爲二月。已是巳半。爲小滿矣。大有。夬。止。二卦。卽得五陽。爲三月。已是午初。爲芒種矣。至乾止一卦。卽得純陽。爲四月。已是午半。爲夏至矣。姤亦止一卦。一陰生。午半。闕大過。鼎。恆。巽。井。盡升。訟。困。未。濟。渙。渙。坎。蒙。師。遯。凡十七卦。始得二陰。爲六月。已是酉半。爲秋分矣。成。旅。小過。蹇。漸。艮。謙。否。凡八卦。乃得三陰。爲八月。已是亥初。爲立冬矣。萃。晉。豫。觀。凡四卦。乃得四陰。爲八月。已是亥半。爲小雪矣。比。

剝止二卦。卽得五陰。爲九月。已是子初。爲大雪矣。至坤止一卦。卽得純陰。爲十月。已是子半。爲冬至矣。將六十四卦。破碎割裂。苦死支吾。猶然背畔若此。胡見其自然哉。若卦畫各義。毫無統屬。則精微之正論。反可姑置者也。○何謂已生未生八卦。如此分屬。尙有全用乎。既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則皆已生矣。就彼而言。震巽居中有長男代父長女代母爲政之象。震順天左行。自復。頤至夬。乾行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大過。至剝。坤行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化。轉轂循環。無有端緒。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在內。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畫界。蓋然中判。其去其來。若左右不相連貫者。震巽東西背馳。亦如人之行路。畢竟先有方向。然後可揚帆策馬。行賸履屨焉。得東行者山川原隰。歷歷可指。而云已生。西行者。悉滂濊無憑。而待行者自爲開闢。乃云未生歟。春夏何其逸。秋冬何其勞也。一三三四五六七八之數目。有則俱有焉。得震獨據一三三四數往而順。巽獨擅五六七八知來而逆。且數自一而二三四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自八而七六五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亦難錯說矣。震長男陽也。陽主創。近乎未生。或可云逆。而反云順。陽而順。是不能制義者也。巽長女陰也。陰主隨。近乎已生。本可云順。而反云逆。陰而逆。是牝雞司晨者也。陰陽順逆。一切顛倒矣。細心體驗。種種可異。

辯方圖曰。邵氏又作方圖。謂天圓地方。置之圓圖之中。謂天包地外。其說曰。天地定位。以西北角置乾。東南角置坤爲定位。又非南北故武矣。曰否泰反類。東北角置泰。西南角置否爲反類。曰山澤通氣。兌二斜依乾。一艮七斜依坤。八爲通氣。曰咸損見意。斜依否之咸。斜依泰之損。爲見意。曰雷風相薄。以震

四斜依離三，巽五斜依坎六，震巽當中斜依交會爲相薄。曰恆益起意，恆自咸而未濟斜來，益自損而既濟斜來，亦交會于子中爲起意。曰水火相射，以坎六自艮七斜接巽五，離三自兌二斜接震四爲相射。曰既濟未濟，既濟自巽來斜連于益，未濟自咸來斜連于恆也。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夫橫圖既云陰陽老少爲四象，此則明明用其六畫之卦，何以又稱四象乎？云十六事者，乾坤否泰，艮兌咸損震巽恆益坎離，既濟未濟，俱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似乎稍有可觀。易卦陽爻一百九十二畫，陰爻一百九十二畫，奇耦均勻，隨人牽引，俱可布位整齊，使確守乾父坤母一再三索而搬演之，何嘗不繡錯絲縵，爛然秩然而理則較勝也。大易全篇，何莫非神化變通，而近取否泰咸損恆益二濟爲綱領，將謂此外皆附庸之國乎？總之先天卦畫奇耦相加，亂左陽右陰之常經，方圓圖次第撮湊小巧，案四時之敝，變八方之位，去君父母子之名分，倒老長中少之行列，曲護其說者，甚至謂乾坤無生六子之理，夫子所云乾父坤母，乾坤易之門，乾坤易之蘊，一筆塗抹，說卦三傳無一可宗，可乎哉。

百家謹案：先天卦圖傳自方壺，謂創自伏羲，此卽雲笈七籤中云某經創自玉皇，某符傳自九天玄女，固道家術士假托以高其說之常也。先生得之而不改其名，亦無足異，顧但可自成一說，聽其或存或沒於天地之間，乃朱子過于篤信，謂程演周經，邵傳饒畫，撥入本義中，竟壓置於文象周爻孔翼之首，則未免奉螟蛉爲高曾矣。歸震川疑之，謂因傳而有圖，圖未必出于伏聖也。豈知傳中所謂天地定位與先天八卦，并初無干涉耶？况邵伯溫經世辯惑云：希夷易學，不煩文字解說，止有圖以寓陰陽消長之數，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則以此圖明明直云出自希

夷也。惜朱子固不之考。震川亦不之疑耳。

經世衍易圖

太陽 一

太陰 二

少陽 一

少陰 二

少剛 一

少柔 二

太剛 一

太柔 二

動 一

動 一

陰 二

一動一靜之間

剛 一

靜 二

柔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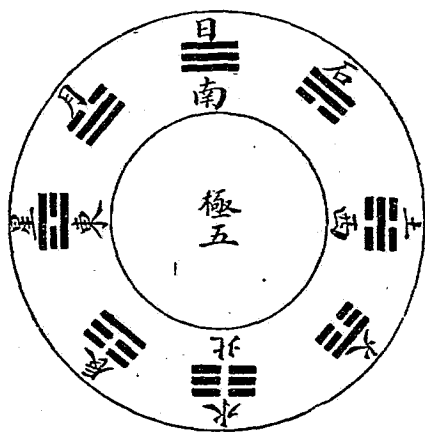
蔡西山曰：一動一靜之間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陽 日暑性

目元皇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陰 月寒情
耳會帝

少陽 星晝形

宋元學案 四百源學案下

鼻運王

少陰 辰夜體

口世霸

少剛 石雷木

氣歲易

少柔 土露草

味月書

太剛 火風飛

色日詩

太剛 水雨走

聲時春秋

蔡西山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互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應于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于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于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千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元之	元元之	元元之
豐	革	晉	坤	豫	姤	蠱	謙	艮	漸	旅	乾	大有	中
						立夏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會世之	會世之	會世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會之	會會之	會會之	會會之	會會之	會元之	會元之
震	頤	噬	升	鼎	訟	井	過	師	坎	解	困	兌	畜小
	芒種								穀雨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會之	運會之	運會之	運會之	運元之	運元之	運元之
人家	復	否	萃	比	姦	屯	觀	泰	蹇	歸	咸	夫	壯大
				小滿								清明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元會之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世世之	世世之	世世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會之	世會之	世會之	世會之	世世之	世世之	世元之
益	恆	離	隨	巽	過	遯	剝	臨	蒙	渙	濟	履	睽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元之	元元之	元元之	元元之	元元之
蠱	妄	師	蹇	漸	益	過小	姤	恆	困	兌	畜小	畜大	濟既
				立秋								夏至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元會之
革	離	艮	豫	晉	井	震	隨	鼎	濟未	夬	妹歸	節	賁
							大暑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運世之
人家	豐	剝	遯	萃	屯	渙	旅	過大	解	履	睽	需	夷明
		處暑								小暑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國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世運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元世之
否	復	觀	咸	泰	坎	巽	噬嗑	訟	壯大	乾	有大	孚中	同人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
濟既	過小	益立冬	履	咸	夬	兌	過大	恆	坎	升	秋分	夬明	蒙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會運之
晉	臨	豐	泰	革	否	乾	姤	濟未	巽	蒙	臨	謙	升
					霜降								白露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運運之
損	賁	妹歸	剝	遯	妾元	萃	訟	鼎	渙	蠱	損	坤	頤
小雪								寒露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元世之	世世之	運世之	會世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世運之
節	季中	壯大	頤	有大	睽	噬	隨	困	解	井	濟既	人同	賁

			世之	
世之	世之	會之	元之	世之
元之	元之	元之	元之	元之
觀	師	離	坤	家
世之	世之	會之	元之	世之
會	世	世	世	世
震	人	比	謙	需
		大		
		雲		
世之	世之	會之	元之	世之
運	世	世	世	世
復	旅	蹇	漸	畜
世之	世之	會之	元之	世之
夷	屯	豫	艮	小

世三十

世之世百九

運之世八一百萬

會之世三三十四萬

元之世八三萬八千

運三百六十

世之運八一百萬

運之運三千二百萬九

會之運三三十八萬

元之運四十四萬六千

會一萬八百

世之會三萬四千

運之會八萬八千

會之會一百一十八萬

元之會百三十六萬九千

元十二萬九千六百

世之元八萬八千

運之元四萬六千

會之元百三十五萬九

元之元千一百六十七萬九

元會運世本數四互相乘則變爲十六

世之世之世八十一萬以九百乘九百而得

世之世之世之運九百七十二萬以九百乘一萬八百

世之運之世之運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以一萬八百乘一萬八百

世之世之會二億九千一百六十萬以九百乘三十二萬四千。

世之運之運之運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以一萬八百乘十二萬九千六百。

世之世之世之元三十四億九千九百二十萬以九百乘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運之運之運之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自乘。

世之世之運之元四百一十九億九千四十萬以九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會之會一千四十九億七千六百萬以九百乘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世之運之運之元五千三十八億八千四百八十萬以一萬八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會之元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億一千二百萬以九百乘十二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運之運之元六萬四百六十六億一千七百六十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

千。

世之世之元之元一十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億四千四百萬以九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世之會之會之會三十七萬七千九百十三億六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世之運之元之元一百八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億二千八百萬以一萬八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

六百十六萬。

世之會之會之元四百五十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億二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

十八萬。

運之運之元之元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七千八百二十三億三千六百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世之會之元之元五千四百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億四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會之會之會一兆三千六百四萬八千八百九十六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自乘。

運之會之元之元六兆五千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億八千萬以三百八十八萬八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十六萬。

會之會之會之元十六兆三千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元之元之元七十八兆三千六百四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億六千萬以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會之元之元一百九十五兆九千一百四萬一千二十四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元之元之元二千三百五十兆九千二百四十九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億以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元之元之元之元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自乘。

又以十六數互相乘。如元之會爲一數。其下之運之世爲一元乘之。變爲二百五十六數。分配二百五十六卦。自泰起元之元之元得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至明夷卦終爲世之世之世得八十一萬。今舉二十五條爲例。

經世既濟陽圖

元		之	
元之元知和泰	會之元知和需	運之元知和大壯	世之元知和夬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會知損	會之會知中孚	運之會知睽	世之會知履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運知大畜	會之運知小畜	運之運知大有	世之運知乾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元 之 運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日月聲一二履	日月聲一二履	日月聲一二履	日月聲一二履
元之元 <small>知</small> 幽音	會之元 <small>幽</small> 幽巽	運之元 <small>幽</small> 幽井	世之元 <small>幽</small> 幽恆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元之會 <small>幽</small> 幽觀	會之會 <small>幽</small> 幽升	運之會 <small>幽</small> 幽豐	世之會 <small>幽</small> 幽蠱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元之運 <small>幽</small> 幽比	會之運 <small>幽</small> 幽否	運之運 <small>幽</small> 幽屯	世之運 <small>幽</small> 幽訟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元之世 <small>幽</small> 幽剝	會之世 <small>幽</small> 幽豫	運之世 <small>幽</small> 幽革	世之世 <small>幽</small> 幽益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日星聲一三同人

		元		之		世	
元之元	知繼離	會之元	繼家人	運之元	繼既濟	世之元	繼復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元之元	繼中孚	日辰聲	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會	繼大過	會之會	繼頤
元之會	繼頤	會之會	繼頤	運之會	繼頤	世之會	繼同人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日辰聲	一四无妄	日辰聲	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運	繼姤	會之運	繼鼎
元之運	繼姤	會之運	繼鼎	運之運	繼萃	世之運	繼无妄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日辰聲	一四无妄	日辰聲	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世	繼隨	會之世	繼噬嗑
元之世	繼隨	會之世	繼噬嗑	運之世	繼明夷	世之世	繼賁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日辰聲	一四无妄	日辰聲	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元	繼坤	世之元	繼乾
元之元	繼坤	世之元	繼乾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會	元 之 會		
元之會絳絳解	會之會絳絳坎	運之會罔絳師	世之會火罔絳小過
元之元絳絳旅	會之元絳絳漸	運之元罔絳艮	世之元火罔絳謙
水石音八八坤	火石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月日聲二二兌	月日聲二二兌	月日聲二二兌	月日聲二二兌
元之運絳絳節	會之運絳絳大壯	運之運罔絳夫	世之運火罔絳咸
元之世絳絳需	會之世絳絳睽	運之世罔絳履	世之世火罔絳未濟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元之會絳絳大畜	會之會絳絳小畜	運之會罔絳兌	世之會火罔絳困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水石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月日聲二一夬

會				之			
水 火音八七謙	火 火音七七艮	土 火音六七蹇	石 火音五七漸	元 之世終火頤渙	會 之世終火頤蒙	運 之世困火頤臨	世 之世火頤火頤剝
月 月聲二二兌	月 月聲二二兌	月 月聲二二兌	月 月聲二二兌	水 石音八五升	火 石音七五蠱	土 石音六五井	石 石音五五巽
元 之運終困歸妹	會 之運終困蹇	運 之運困困泰	世 之運火頤困觀	月 月聲二二兌	月 月聲二二兌	月 月聲二二兌	月 月聲二二兌
水 土音八六師	火 土音七六蒙	土 土音六六坎	石 土音五六渙	元 之元終火頤蠱	會 之元終火頤姤	運 之元困火頤豫	世 之元火頤火頤坤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水 水音八八坤	火 水音七八剝	土 水音六八比	石 水音五八觀
元 之會終終井	會 之會終終訟	運 之會困終鼎	世 之會火頤終升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水 火音八七謙	火 火音七七艮	土 火音六七蹇	石 火音五七漸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月 星聲二三革

之 會				之 運			
元之運終於驚屯	會之運終於驚无妄	運之運困於比	世之運火與巽萃	元之世終於遯	會之世終於大過	運之世困於巽	世之世火與巽隨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月星聲二三革	火石音七五蠱	月星聲二三革	石石音五五巽
元之運終於否	會之運終於復	運之運困於家人	世之運火與巽明夷	元之元終於晉	會之元終於革	運之元困於豐	世之元火與巽既濟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水水音八八坤	水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世之會火與巽賁	元之會終於頤噬嗑	會之會終於頤	運之會困於震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運終於否	會之運終於復	運之運困於家人	世之運火與巽明夷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火土音七六蒙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元 之 運					世								
元之世 <small>坤蒙中孚</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水土音八六師	元之運 <small>坤臨需</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水火音八七謙	元之會 <small>坤臨節</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水水音八八坤	元之元 <small>坤臨大畜</small>	月辰聲二四隨	水石音八五升	元之世 <small>坤臨離</small>	月辰聲二四隨
會之世 <small>臨蒙大有</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土音七六蒙	會之運 <small>臨臨睽</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火音七七艮	會之會 <small>臨臨歸妹</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水音七八剝	會之元 <small>臨臨小畜</small>	月辰聲二四隨	火石音七五蠱	會之世 <small>臨臨恆</small>	月辰聲二四隨
運之世 <small>臨臨蒙乾</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土音六六坎	運之運 <small>臨臨臨履</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火音六七蹇	運之會 <small>臨臨蒙夬</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水音六八比	運之元 <small>臨臨坤兌</small>	月辰聲二四隨	土石音六五井	運之世 <small>臨臨益</small>	月辰聲二四隨
世之世 <small>臨臨蒙大壯</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土音五六渙	世之運 <small>臨臨臨解</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火音五七漸	世之會 <small>臨臨未濟</small>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水音五八觀	世之元 <small>臨臨困</small>	月辰聲二四隨	石石音五五巽	世之世 <small>臨臨同人</small>	月辰聲二四隨

會		之		運	
星月聲三二睽	水石音八五升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元之世細水頤訟	星月聲三二睽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水石音八五升	會之世細水頤噬嗑	會之元巽終姤	運之元巽終姤小過	世之元巽終益	世之元巽終益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石水音五八觀
元之運細困大過	火土音七六蒙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會之運巽困巽	會之會巽隨	運之會巽隨震	世之會巽隨井	世之會巽隨井
水土音八六師	星月聲三二睽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石火音五七漸
星月聲三二睽	運之運巽困渙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元之世細水頤訟	土土音六六坎	運之會巽隨震	世之會巽隨井	世之會巽隨井	世之會巽隨井
水石音八五升	運之世巽終水頤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火石音七五蠱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土石音六五井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石石音五五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世 之				元 之			
辰月聲四二歸妹	水火音八七謙	元之會巽益乾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日聲四一大壯	水石音八五升	元之世巽蒙井	辰日聲四一大壯
辰月聲四二歸妹	火火音七七艮	會之會小巽益否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日聲四一大壯	火石音七五蠱	會之世巽蒙解	辰日聲四一大壯
辰月聲四二歸妹	土火音六七蹇	運之會巽益革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日聲四一大壯	土石音六五井	運之世巽蒙困	辰日聲四一大壯
辰月聲四二歸妹	石火音五七漸	世之會巽益泰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日聲四一大壯	石石音五五巽	世之世巽蒙隨	辰日聲四一大壯
			元之元巽益兌	會之元巽益夬	運之元巽益咸	世之元巽益履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元之會巽益乾	會之會小巽益否	運之會巽益革	世之會巽益泰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辰月聲四二歸妹				
			石火音五七漸				

經世既濟陰圖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辰辰聲四四震	辰辰聲四四震	辰辰聲四四震	辰辰聲四四震

歲 之 歲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日日聲八八乾	月月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終終	月之歲終終	日之歲終終	時之歲終終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終終	月之月終終	日之月終終	時之月終終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月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終終	月之日終終	日之日終終	時之日終終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水水音一一坤

歲		之		月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歲之時終極	月之時變極	日之時變極	時之時變極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之 月				月 之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火細絛	月之日細絛	日之日細絛	時之日細絛	歲之日火細絛	月之日細絛	日之日細絛	時之日細絛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火細絛	月之時細絛	日之時細絛	時之時細絛	歲之時火細絛	月之時細絛	日之時細絛	時之時細絛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火細絛	月之歲細絛	日之歲細絛	時之歲細絛	歲之歲火細絛	月之歲細絛	日之歲細絛	時之歲細絛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火細絛	月之月細絛	日之月細絛	時之月細絛	歲之月火細絛	月之月細絛	日之月細絛	時之月細絛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時 之 月				日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歲之日火相蠱	月之日野蠱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紅蠱	時之日墜蠱	歲之日火相蠱	月之日野蠱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歲之時火相蠱	月之時野蠱	日之時紅蠱	時之時墜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歲之歲火相蠱	月之歲野蠱	日之歲紅蠱	時之歲墜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歲之月火相蠱	月之月野蠱	日之月紅蠱	時之月墜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歲之日火相蠱	月之日野蠱	日之日紅蠱	時之日墜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歲		之		日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 _坤 復	月之時 _坤 復	日之時 _坤 復	時之時 _坤 復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 _坤 終	月之歲 _坤 終	日之歲 _坤 終	時之歲 _坤 終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 _坤 蹇	月之月 _坤 蹇	日之月 _坤 蹇	時之月 _坤 蹇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 _坤 師	月之日 _坤 師	日之日 _坤 師	時之日 _坤 師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 _坤 復	月之時 _坤 復	日之時 _坤 復	時之時 _坤 復

		日 之 月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蹇水細	月之歲蹇水細	日之歲蹇水細	時之歲蹇水細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蹇嗚	月之月蹇嗚	日之月蹇嗚	時之月蹇嗚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蹇嗚	月之日蹇嗚	日之日蹇嗚	時之日蹇嗚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蹇嗚	月之時蹇嗚	日之時蹇嗚	時之時蹇嗚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日日聲八八乾	月月聲七八夬	星日練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日		日 之 日					
歲之歲離離	月之歲縮縮	日之歲縮縮離	時之歲巳離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歲之月離縮	月之月縮縮	日之月縮縮離	時之月巳縮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歲之日離縮離	月之日縮縮離	日之日縮縮離	時之日巳縮離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歲之時離巳	月之時縮巳	日之時縮縮巳	時之時巳巳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歲之歲離縮離	月之歲縮縮離	日之歲縮縮離	時之歲巳縮離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土土音三四井

時		時		之	
歲月聲八七履	日月聲八七履	歲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八七乾	歲月聲六七睽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聲七卦	歲之月聲七卦	月之月聲七卦	歲之歲聲七卦	日之月聲七卦	歲之月聲七卦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四一觀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日星聲八六同人	日星聲八六同人	星星聲六六離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星聲五六豐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聲家人	歲之日聲家人	日之日聲家人	日之歲聲家人	時之日聲家人	歲之日聲家人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日辰聲八五无妄	日辰聲八五无妄	星辰聲六五噬嗑	星辰聲六八大有	辰辰聲五五震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聲離	歲之時聲離	時之時聲離	時之時聲離	時之時聲離	歲之時聲離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八八乾	星日聲六八大有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聲六絳	歲之歲聲六絳	日之歲聲六絳	日之歲聲六絳	時之歲聲六絳	歲之歲聲六絳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日月聲八七履	日月聲八七履	星月聲六七睽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日月聲八七履
歲月聲八七履	歲月聲八七履	日之月聲八七履	日之月聲八七履	時之月聲八七履	歲月聲八七履

時		之		時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之相也	月之時也	日之時也	時之時也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之相也	月之歲也	日之歲也	時之歲也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之相也	月之月也	日之月也	時之月也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之相也	月之日也	日之日也	時之日也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之相也	月之時也	日之時也	時之時也
歲之時之相也	月之時也	日之時也	時之時也	歲之時之相也	月之時也	日之時也	時之時也

以方圖裂爲四片。每片十六卦。西北十六卦爲天門。乾主之。東南十六卦爲地戶。坤主之。東北十六卦爲鬼方。泰主之。西南十六卦爲人路。否主之。陽圖以天門十六卦爲律。每一位各唱地戶呂卦十六位。謂之動數。律左呂右。從右橫觀。上體與上體互。下體與下體互。又成兩卦。每一位變西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陰圖以地戶十六卦爲呂。每一位各唱天門律卦十六位。謂之植數。呂右律左。從左橫觀。又成兩卦。每一位變東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

經世聲音圖

正聲

正音

一 聲
 日 月 星 辰
 多 可 个 舌
 禾 火 化 八

音一

二 聲
 良 回 開 禾
 兩 每 宰 火
 向 退 愛 化
 光 廣 井 互
 廣 況 互 〇
 〇 〇 〇 〇

音二

水 火 土 石
 古 甲 九 癸
 口 巧 正 揆
 坤 巧 正 弃
 口 口 乾 蚌
 黑 花 香 血
 黃 華 雄 賢
 五 瓦 仰 口

三聲

四聲

五聲

六聲

魚	龍	宮	龜	○	衰	妻	○	牛	毛	刀	君	臣	元	千	兄
鼠	甬	孔	水	○	○	子	○	斗	寶	早	允	引	犬	典	永
去	用	衆	貴	○	帥	四	○	奏	報	孝	巽	良	半	旦	瑩
○	○	○	北	德	骨	月	玉	六	霍	岳	○	○	○	○	○

音三

音四

音五

音六

土	兌	東	旁	普	步	卜	文	武	父	夫	目	母	口	安	吾
貪	大	丹	排	扑	白	百	萬	晚	凡	法	兒	馬	交	亞	牙
天	弟	帝	平	品	葡	丙	口	口	口	口	眉	美	王	乙	月
■	■	■	瓶	匹	鼻	必	未	尾	吠	飛	民	米	寅	一	堯

七聲

八聲

九聲

十聲

●	●	●	●	●	●	●	●	●	●	●	○	男	○	心	烏
●	●	●	●	●	●	●	●	●	●	●	○	坎	○	審	虎
●	●	●	●	●	●	●	●	●	●	●	○	欠	○	禁	兔
●	●	●	●	●	●	●	●	●	●	●	妾	○	十	○	○

音七

音八

音九

音十

■	■	■	□	□	寺	思	曹	草	自	走	鹿	老	內	乃	同
□	土	山	□	□	□	三	才	采	在	哉	犖	冷	南	妳	覃
耳	石	手	□	□	象	星	全	七	匠	足	離	呂	年	女	田
■	■	■	■	■	■	■	■	■	■	■	■	■	■	■	■



音十一

茶	拆	宅	卓	之	叉	乍	莊	口
呈	丑	置	中	辰	赤	口	震	二

音十二

附聲音論

邵伯溫曰。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故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下萬物之數。備於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日聲。卽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卽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卽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卽元之世日之辰也。其餘皆可類推。

鍾過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爲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

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爲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關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關。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又曰：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嚶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于嚶。由是訛正牽乎僻論。是非出乎曲說。繁然糞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

又曰：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關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土水火備焉。一關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土火水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出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關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日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金土火水正。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日月。月生耳。星生鼻。辰生口。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目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人事矣。目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爲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爲正呂之用數。以正律之用數。協正呂之用數。是爲正音之用數。以正呂之用數。和

正律之用數，是爲正聲之用數。正律之用數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和之，以詩言志，以歌永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謂八音克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來儀，則是學也。豈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

祝子涇曰：宮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管以十干，六律六呂合爲十二音，管以十二支，攝之以聲音之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以爲三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一百九十二位，衍忒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何謂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何謂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及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間有聲有音，雖無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十四，極於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以取卦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

上官萬里曰：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功。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韻以

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爲翻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惟皇極用聲音之法。超越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見祝氏鈐而祝氏又或與康節有異同處。

彭長庚曰。鄭夾漈云。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右之儒爲韻書。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今考經世書。聲爲律。音爲呂。律爲唱。呂爲和。一經一緯。一縱一橫。而聲音之全數具矣。聲有十音。有十二者。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知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翁關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若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

袁清容答高舜元問。卍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曰。縱爲四聲。橫爲七音。鄭漁仲之說備矣。邵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於世。溫公切韻皆源於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卻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方得髮髯。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附梨洲皇極經世論

皇極之數。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爲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爲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

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爲三百六十秒。蓋自大以至於小。總不出十二與三十之反覆相承而已。以掛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其爲三百六十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于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寓閏法於其間。不論運世年月日時。皆有閏也。然推求其說。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自閏歲言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案之於歷辰法。三百六十。其數皆以秒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元法二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皆成數也。在一月爲三十日。於朔策強二千一百六十。于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年爲三百六十日。於歲實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於十二朔實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既不可施之歷矣。乃於二氣相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之數。可謂巧矣。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歲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於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月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其說。增此四爻。亦當增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矣。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奇零豈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

四百四十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康節之爲此書。其意總括古今之歷學。盡歸於易。奈易之於歷。本不相通。硬相牽合。所以其說愈煩。其法愈巧。終成一部鶴突歷書。而不可用也。皇極一口口。

乾兌離震爲天之四卦。四卦自交成十六卦。十六而十六之。得二百五十六卦。謂之掛一圖。以之分配元會運世年月日時。然在一元會止十二。止以辟卦配之。一元之中有三百六十運。一會之中有三百六十世。一運之中有三百六十年。一世之中有三百六十月。一年之中有三百六十日。一月之中有三百六十時。凡此六者。則以掛一圖配之。皆用四爻。直一三百六十。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每氣之首。各用四爻。二十四氣。恰盡餘卦。顧六者起卦。各有不同。一曰運卦。張文饒得牛無邪之傳。以爲堯當貴之六五。堯卽位在日甲月己。星癸辰未之甲辰年。已歷一百八十運。若起元之元之元之元。泰卦至此。在會之世之世之世。其卦爲同人。與無邪之傳異矣。惟起於世之元之元之元。升卦。則至此是元之世之世之世。始合於無邪之賁。直三四五上爻。一爻直三世。其世在己未。則是五爻以來。四十一年也。故文饒據此。遂起升卦。番陽祝氏謂起泰者。未然之卦。運世用之。起升者。已然之卦。歲月日時用之。直以堯當同人。然無邪有所授受。祝氏以意逆之。故不舍無邪。而從祝氏也。二曰世卦。起於會首。所當之卦。子會起升。丑會起否。寅會起損。卯會起泰。辰會起渙。巳會起屯。午會起損。未會起坎。申會起比。酉會起大畜。戌會起隨。亥會起剝。夏禹八年入午會。祝氏起卦用泰。午會之首在大畜。故以大畜六五至節九二爲世之始。其世雖異。損其起於午會同也。但以堯之己未世直賁。歷明夷同人與午會之大畜相接。

續。不知逆推而上。則己會甲子世一千八百一。亦起於大畜矣。以己會而用午會之起卦。何所取義。蓋祝氏聞堯運在賁之說。用元之元以推運卦。既不能合。而午會世起大畜。其上適與賁接。遂謂無邪。所言爲堯之世卦。非運卦也。亦未嘗逆推知其乖戾耳。文饒言世卦隨大運消長。遇奇卦則取後卦。遇耦卦則取前卦。并二卦以當十二世。據之是世卦不煩別起。只在運卦左右。如己未世之運卦是賁。爲耦卦。則取前卦之无妄合之。分配癸亥運內之十二世可也。三曰年卦。所謂小運也。以世當月。以年當日。視其所當之辰而起。子起冬至。丑起大寒。寅起雨水。卯起春分。辰起穀雨。巳起小滿。午起夏至。未起大暑。申起處暑。酉起秋分。戌起霜降。亥起小雪。所謂中朔同起。三十日分二氣。一氣分三候。一月六候。甲己孟季仲各值五日。子午卯酉爲仲。辰戌丑未爲季。寅申巳亥爲孟。仲孟逆生。先候五日。季順行。後候五日。卽如唐堯以己未世爲月。甲辰年爲日。甲辰是大暑。以甲己季日。當後五日起卦。直師之三四五上。至十一年甲寅。得蠱之初六爲立秋節。己未世之季氣。卽庚申世之初氣也。若漢高小運以己未爲月。甲午爲日。亦是大暑。以甲己仲日。當先五日起卦。直歸妹初九。祝氏用元之元卦圖。其起卦皆氣後月十五日。非也。四曰月卦。以甲子甲午年之正月起。升蒙三十年而一周。文饒又言月卦隨小運進退。如世卦之法。如堯時師爲甲辰年耦卦。則取前卦艮合之一爻配一月也。五曰日卦。從氣不從月。以立春起升蒙。一年而周。六曰時卦。以朔日之子起升蒙。一月而周。康節當時有數鈴私相授受。後之爲學者多失其傳。余爲攷定如此。卽如十二會之辟卦。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綑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案一會得一卦。會有三十運。是五運得一爻也。己會當星之

已一百七十六。已入乾上九。唐堯在星之癸一百八十。是上爻將終。安得云九五哉。於其易明者且然。况科條煩碎。孰肯究心於此乎。皇極二起運。

卦氣圖二百五十六位之序。雖曰乾兌離震四卦。自交而成。然案之此圖。又錯雜時有出入。則別立取卦之法。於通數中除極數。以謂卽見聖人畫卦之旨。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陽剛太少其數十。凡四位爲四十。以四因之。得一百六十。陰柔太少其數十二。凡四位爲四十八。以四因之。得一百九十二。以二數相唱和。各得三萬七百二十。謂之動植體數。於一百六十陽數之中。除去陰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於一百九十二陰數之中。除去陽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以一百五十二與一百一十二相唱和。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植用數。以用數自乘得通數。極數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假令元之元置通數。從左起至右六。凡九位。以其中位之一萬。分列於右四位爲九千九百九十九。其通數萬下之六千五百七十六。除去不用。以此列之。除卦身八算。在千位除之。又除元之元極數一。餘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九。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中位。萬爲中位。左見八。八屬坤。右見一。一屬乾。左爲外卦。右爲內卦。成地天泰。其第二卦。卽以第一卦餘算。除卦身。除極數。滿六十四卦。方去餘算。再置通數。如在元之會。卽以十二餘起。凡除卦身。動中萬

除右卦身。進動百萬除左卦身。然取卦往往不能相合。則別有五法。一法退陰於右卦。減一算或二算。二法進陽於左卦。增一算或二算。進退不過三。三法虛張奇畫。虛張五則爲乾六畫。四法分布耦畫。分布十則爲坤十二畫。五法消息。移右算補左。謂之消陰息陽。移左算補右。謂之消陽息陰。數不過牛。無邪亦傳如此。又謂退陰而不合。則又進陽。進陽而又不合。則又虛張。以至於消息而止。皆必先右而後左。以某推之。則不然。有不合者。方用五法。若右合而左不合。當竟用其法於左。安得先陰而後陽乎。左爲陽。右爲陰。右不合者。進退可合。則用進退。虛張分布可合。則用虛張分布。消息可合。則用消息。不須從進退。以至於消息也。此無邪之說。胡庭芳所以謂之繁晦歟。然用此五法。以增減。則無卦不可附會。故必知卦而後可算卦。若欲從卦以定算。則五法俱不可用。而通極二數。有時而窮也。圖之爲序。當必有說。張祝二家。皆影響矣。皇極三卦氣序。

七十二誓合一曰太極。分爲二以象兩。置左不用。揲右以四。視其餘數。一爲元。二爲會。三爲運。四爲世。既得象矣。元會運世爲四象。復合而分之。取左之四并於右。既分之後。從左手取四策。入於右手。置左不用。揲右以八。視其餘數。爲上卦之體。復合而分之。取右之四并於左。取右手四策。入於左手。置右不用。揲左以八。視其餘數。爲下卦之體。二體相附。既得卦矣。復合而分之。置右不用。揲左以六。視其餘數。自一爲初。訖六爲上。以定直事之爻。假令初揲餘一。於象爲元。再揲餘五。上體爲巽。三揲餘七。下體爲艮。巽艮合爲漸。在卦氣圖得元之漸卦。終揲餘六。則上九爲直事之爻。漸當元之會之會之運。以律呂圖求之。元之會爲日月聲卦當履。會之運爲火土音卦。當蒙合而爲物數。則卦當遯。因以觀物之象。

準之。爲皇之帝之帝之王。皇帝王霸。飛之走之走之木。二走草木。士之農之農之工。士農工商。一之二之七之六之類是也。上九爻變陰則爲蹇。爻自下而上。奇位爲陽。耦位爲陰。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九處上。爲不當位。故變。上體巽。變震則爲小過。乾兌離震居上。坤艮坎巽居下。爲當位。反是爲不當位。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巽居上。體故變。卦爻皆以當位爲吉。不當位爲凶。漸者艮歸魂之卦。以九三爲世爻。上九爲應爻。今上九爲當世直事之爻。則應復爲世與本爻相敵。此占之大略也。康節本無善法。張文饒立之以配易。玄包虛。易玄包虛。有辭而經世無辭。有辭者以辭占。無辭者占其陰陽之進退。卦爻之當否。時日之早暮。五行之盛衰。爻者時用也。卦者定體也。爻之變不變。以觀其隨時。卦之變不變。以觀其大定。變不變者數也。利不利者命也。辨其邪正。則有理。制其從違。則有義。若愛惡之思。不忘於胸中。則吉凶亦情遷矣。雖專心致志。不可謂之誠也。皇極四著法。

致用之法。以一定之卦。推治亂。以聲音數取卦。占事物。凡占一卦。視其卦之當位與否。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卦既變矣。視其所直之爻。當位與否。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終變之卦爲準。終變之卦。卽不當位。亦不變。本卦爲貞。變卦爲悔。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視其卦爲奇爲耦。於方圖中。奇卦在右。爲陽中陽。在左。爲陰中陽。耦卦在左。爲陰中陰。在右。爲陽中陰。陽爲順。陰爲逆。視其卦在某會某運某世。大運以會當月。以運當日。以世當辰。衍如堯之己會癸亥運己未世。卽一歲之五月三十日未時也。小運以世當月。以年當日。以月當時。如堯之己未世甲辰年。卽一歲之六月十一日也。視其卦之納甲。與所當之年月日時。有無生剋。視其卦之世。應與所值之爻。有無倫奪。又以律圖求之。運在四大象中。

某所得天門唱卦居左。世在四大象之中。某所得地戶和卦居右。合兩卦並觀。在既濟圖第幾位。合掛一圖何卦。然後以其卦變化進退之。而推其時運之吉凶。若用年配世。則以世求天門唱卦居左。以年求地戶和卦居右。與上一例取卦之時。視算位中餘數。以六位配六爻。元自一起。世至九終。無問千百千萬。皆以當一爲甲。二爲辛。三爲丙。四爲癸。五爲戊。六爲乙。七爲庚。八爲丁。九爲壬。十爲己。甲乙爲木。爲饑饉。爲曲直之物。庚辛爲金。爲兵戈。爲刃物。丙丁爲火。爲大旱。爲銳物。壬癸爲水。爲淫潦。爲流溼之物。戊己爲土。爲中興。爲重滯之物。此致用之大凡也。皇極包羅甚富。百家之學。無不可資。以爲用。而其要領。在推數之無窮。宋景濂作溟滓生贊記。蜀道士杜可大之言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尙了然心目間。此一言。已盡皇極之祕。能者自有冥契。則予言亦說鈴也。皇極五致用。百家謹案。以上均先道獻皇極經世論。見易學數論中。

康節語補

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語。鄭史。

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語秦珍。

附錄

二程嘗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移酒飲月坡上。飲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名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懸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嘗有詩云。樹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先生與富鄭翁早相知。富初爲相。屬大卿田秉挽之出。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往。既王拱辰尹洛。以先生與常秩同薦。俱不起。至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交薦先生。歐陽文忠薦常秩。除先生秘書省校書郎。潁川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卽引病。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棄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常秩就官。依附安石。盛言新法之便。天下薄之。較之先生。一豬矣。

先生爲隱者之服。烏帽縞褐。見卿相不易也。

司馬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顛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禮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某未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

圖數之學。由陳圖南搏种明逸。放穆伯長。修李挺之之才。遞傳於先生。伯長剛躁。多怒罵。挺之事之甚謹。先生居百源。挺之知先生事。父孝謹。勵志精勤。一日叩門勞苦之曰。好學篤志。何如。先生曰。簡策之外。未

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其事挺之也，亦猶挺之之事伯長。雖野店飯必糲，坐必拜。

一日雷起，謂伊川曰：子知雷起處乎？伊川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先生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知。先生曰：子云知以爲何處起？曰：起於起處。先生陔然。

晁以道問先生之數於伊川，答曰：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云：堯夫欲傳數學於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糲，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

明道聞先生之數既久，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先生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先生與惇會，惇縱橫議論，不知敬先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守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惇默然，後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

邵子文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圯下每慚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願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猶須惜，慎弗輕爲西晉風。

百家謹案先生數學不待二程求而欲與之及章惇邢恕則求而不與蓋兢兢乎慎重其學必慎重其人也上蔡云堯之數那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章惇不必言衍矣

伊川云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靈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之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嘗學也

張嶠述行略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攷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與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怒遺哲人之凶嗚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百家謹案晁氏客語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于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

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寧丁巳歲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諡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知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案諡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百家謹案。棐字叔弼。文忠公之子。官至大理評事。梓材案。叔弼歷官吏部右司二郎中。不僅至大理評事。考晁說之集。叔弼謂以道曰。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諡議。乃恍然。反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楊龜山曰。皇極之書。皆孔子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

謝上蔡曰。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

又曰。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補

又曰。堯夫見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補

又曰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術。補

或問邵堯夫詩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我。莫于微處起經綸。此理說得盡。橫浦曰。孟子已說了。已說了。則無說。其第一句云。廓然心境大無倫。料得十天於體認中。忽然有見。故輒爲此語。不然。又是尋影子。畢竟於活處難摸索。起經綸之語。決亦不是。摸索不著者。然亦須自家體認得可也。他人語言。不可準擬。橫浦心傳。

朱子曰。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閒氣定。不動聲色。須處置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澈。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葉水心習學紀言曰。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大道常道。孔安國語。先天後天。易師傳之辭也。三墳今不傳。且不經孔氏。莫知其爲何道。而師傳先後天。乃義理之見於形容者。非有其實。山人隱士。輒以意附益。別爲先天之學。且天不以言命。人卦畫爻象。皆古聖知所爲。寓之於物。以濟世用。未知其於天道孰先孰後。而先後二字。亦何繫損益。山人隱士。以此玩世自足。則可矣。而儒者信之。遂有參用先後天。

之論。夫天地之道。常與人接。奈何舍實事而希影象也。補

又曰。邵某以玩物爲道。非是。孔子之門。惟曾皙。此亦山人隱士所以自樂。而儒者信之。故有雲淡風輕。傍花隨柳之趣。補

又曰。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氏得心齋。案顏氏立孔門。其傳具在。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非無事也。心齋。莊列之寓言也。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蓋寓言之無理者。非所以言顏子也。補

又曰。邵某無名公傳。尊己自譽。失古人爲學之本意。山林玩世之異迹也。補

魏鶴山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變化。風雷雨露之霽暘。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歟。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勿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糅。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游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稱於聖人也。歟。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熊勿軒祀典議曰。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謂之無聞於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於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於康節。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於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太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免近於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會哲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終不可謂與顏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又曰。間嘗以此求正於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歷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溫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證。寧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溫公處亦多。更以此參之。當益明矣。並識於此。以俟來者。

胡敬齋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問高忠憲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忠憲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

宗義案。康節反爲數學所掩。而康節數學觀物外篇。發明大旨。今載之性理中者。註者既不能得其說。

而所存千百億兆之數目。或脫或訛。遂至無條可理。蓋此學得其傳者。有張行成。祝泌。廖應淮。今寥寥無繼者。余嘗於易學象數論中。爲之理其頭緒。抉其根柢。

百源講友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別見高平學案。

太中程先生珦別爲濂溪學案。

百源學侶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顯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百源家學

布衣邵先生睦

邵睦。康節先生異母弟也。少於康節二十餘歲。力學孝謹。其事康節如父。三十三歲暴卒。嘗賦東籬之詩。竟殯後圃東籬下。論者以爲其有前知之鑒焉。補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也。二程司馬溫公呂申公俱屈名位輩行。與再世交。先生入聞庭訓。出友長者。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授大名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知河

陽問道謁確於鄧謀定策事。恕出司馬溫公之門。又與其子康同登第。及是康免父喪赴闕。恕邀康至河陽。先生力止之曰。恕傾巧。必有事要。兄將爲異日之悔。旣恕果勸公休作書稱確有定策功。後爲梁燾劉安世所論。始歎先生之前知。悔不用其言也。逮公休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汲公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爲西京教授。教之先生。至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因力學。有成立。章惇嘗師事康節。及爲相。欲引先生。百計避之。徽宗初。以日食上書懇切言當復祖宗制度。辯宣仁誣謗解元祐黨綱。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又爲書曰。辯誣爲小人所忌。後置先生於邪等中。以此書也。元符末。有旨復元祐后位號。或曰。上於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亦疑之曰。論者未爲末說。先生曰。不然。禮曰。子不宜其妻父母以爲善。子不敢言出。今皇太后同聽政於哲宗母也。於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開童貫爲宣撫。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除利路轉運副使。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言世將亂。惟蜀安可避。居宣和末。先生載家徙蜀。得免於難。丞相趙忠簡公少嘗從先生游。追贈祕閣修撰。又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三語足盡其出處。先生嘗曰。二程先生教某最厚。某初除服。宗丞謂曰。人之爲學。忌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立。及某入仕。侍講謂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莫倉卒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愼之。恐其或有所立也。某終身行之。著有易辯惑一卷。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三子溥博傳。

語錄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

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合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也。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也。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乎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待制邵澤民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常簿張先生燭並爲王張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校書李端伯先生顓別爲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周先生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教授張先生雲卿並見涑水學案。

梓材齋案百源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百源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權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牛先生師德附子思純。

牛師德者不知何許人也。雲濼案先生字祖仁。晁公武曰師德自言從溫公傳康節之學。未知其信然否。所著有先天易鈐太極寶局二卷。陳直齋曰蓋爲邵子而專於術數者。子思純傳其學。或曰易鈐師德所著寶局則思純所著也。補

謝山跋稿簡贅筆曰章淵乃惇子援之後。此一卷其所著也。其曰邵堯夫精易數。嘗云惟先丞相申公與司馬溫公可傳。申公以敏。溫公以專。此言可爲失笑。淵欲躋其先人于溫公之列。不知幽厲之難掩也。且溫公康節老友。非傳學也。當時如牛師德之徒。妄託言康節傳之溫公。溫公傳之師德。淵信之耳。惇求附於康節弟子而不得。乃謂與溫公並蒙許可。至謂康節之母。自江鄰幾家得此書。出爲民妾。而生康節。則猶誣妄之言。蓋憤伯溫聞見錄中有詆惇語。故爲此以報之也。惇之後。如傑附

會秦檜興獄於趙豐公鼎謫死之後。汪玉山幾爲所陷。而范炳文以淳夫之孫。至避地避之。世濟凶德淵薄有文采。亦復謬誕至此。

子文門人百源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司馬先生植

司馬植字子立。溫公孫。公休子也。公休卒。方數歲。公休素以屬邵伯溫。如范純夫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得以卒業。旣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真溫公門戶中人也。亦早卒。參邵氏聞見錄。

百源續傳

庶官劉先生衡

劉衡字兼道。崇安人。建炎初。以勤王補官。從韓世宗敗敵於濠。累功遷秩。晚年棄官歸。依郭爲樓。匾曰大隱。閉門謝客。潛心康節之學。久乃徙武夷。爲小隱堂。又爲奪秀亭。與胡致堂游。涉其中。先生吹鐵笛。或慷慨舞劍。浩如也。補。

蔡牧堂先生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先生湜

王湜同州人也。潛心康節之學。其易學一卷。自序云。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於觀物篇。

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有去取故也。補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卷十一

濂溪學案表

周敦頤	子壽
父輔成 附鄉向	子燾
高平講友	程顥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別爲伊川學案。
	私蘇軾別見蜀學案。
	黃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珦	子顥別爲明道學案。
	子頤別爲伊川學案。
胡宿	從子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周文敏	劉虹
傅耆	
李初平	
王拱辰	
許渤	
孔延之	子文仲
並濂溪講友	子武仲 曾幾別見武夷學案
趙抃	子平仲
濂溪同調	

濂溪學案上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游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於濂溪。是在高弟榮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

疑之。而皆未嘗攷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唯補講友四人。

高平講友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父輔成附鄭向子壽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少孤。養於舅龍圖閣大學士鄭向家。景祐三年。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時有獄久不決。先生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慮囚失入吏。無敢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知郴州桂陽縣。用薦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縣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無冤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以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在合州。不知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所知。及趙公爲虔守。熟視先生所爲。大服之。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移判永州。已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著薦。轉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以疾乞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趙公再鎮蜀。將奏用。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歲。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二子壽司封郎中。燾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學焉。卽明道先生。顯伊川先生頤也。嘉定十三年。賜諡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嘉靖中。祀稱

先儒周子雲濂溪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實有文集七卷考朱竹君家藏本則編爲九卷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諸儒議論及諸傳五卷

百家謹案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通書

百家謹案通書周子傳道之書也朱子釋之詳矣丹川曹端氏繼之爲述解則朱子之義疏也先遺獻嫌其於微詞奧旨尙有未盡曾取叢山子劉子說箋註一過謹條載本文下間竊附以鄙見性理首太極圖說茲首通書者以太極圖說後儒有尊之者亦有議之者不若通書之純粹無疵也說詳後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第一

劉叢山曰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主靜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信乎○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篇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身上家當繼善成性卽是元亨利貞本非天人之別

百家謹案。繼善卽元亨。成性卽利貞。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強。惟中庸臚出喜怒哀樂四字。方有分曉。○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地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窮。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百家謹案。提出喜怒哀樂。以接元亨利貞。此子劉子宗旨。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統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下章又說箇幾字。

百家謹案。薛文清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誠幾德第三。

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誠無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中原不動些子。何爲之有。○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者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

港安得打合一貫。故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

百家謹案。幾字。卽易知幾其神。顏氏庶幾。孟子幾希之幾。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知善知惡之良知也。故念菴羅氏曰。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也。身心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聖第四。

有無之間。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百家謹案。後儒之言無者。多引中庸無聲無臭爲言。不知中庸所云。僅言聲之無也。臭之無也。非竟云無也。若論此心。可以格鬼神。貫金石。豈無也哉。儒釋之辨。在於此。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

百家謹案。明儒學案。蔣道林傳。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爲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道林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慎動第五。慎動卽主靜也。主靜則動而無動。斯爲動而正矣。離幾一步便是邪。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道第六。百家謹案。敬軒薛氏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夏峯孫氏曰。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慎動。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第七。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而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而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箇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箇中。又非是於剛柔善惡之外。別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中正卽中和之別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爲惡。是則人心無所爲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性來。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爲善。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幸第八。

百家謹案。孟子云。恥之於人大矣。茲云大不幸無恥。無恥之人。是非顛倒。卽聞過不以爲過。並有以己過自得意爲榮者矣。此又諱過文過之變相也。今比比漸成風俗矣。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此。誠動於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思第九。

案。通書此章最難解。周子反復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衍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聖誠而已。誠之動處是思。思之覺處是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處卽是神。誠神幾曰聖人。故曰思曰睿。睿作聖。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曰思無邪。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志學第十。

百家謹案。此元公自道其所志學也。伊尹之志。雖在行道。然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元公生平之寤寐。惟此。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

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順化第十一。

百家謹案。此聖人奉若天道。以治萬民也。道不遠。術不多。胡爲後世紛紛立法乎。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治第十二。

百家謹案。治道之要在乎君心。純其心。斯成大順大化。法天爲治也。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靈濠案。底本此下有是天地之撰。五字。獨閱性理諸書。並無之。疑誤衍。○禮樂第十三。

百家謹案。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可以知禮樂之先後矣。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矣。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務實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愛敬第十五。

勉其善。改其不善。正是反身對證藥。綿裏藏鍼。卻從軟處煞緊。不然。雖懊悔一場。亦無益。吾輩須尋箇真自訟手段。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水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動靜第十六。

時位不能無動靜。故有動有靜。性本不與時位爲推遷。故無動無靜。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上第十七。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中第十八。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樂下第十九。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聖學第二十。

百家謹案。伊川至論。本明則通下。作動直則行。行則傳。明通行傳庶乎。

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之何。曰。學焉而已矣。其學焉何如。曰。本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孰爲有處。有水卽爲冰。孰爲無處。無冰卽爲水。欲與天理。虛直處。只是一箇從疑處。

看是欲從化處看是理。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公明第二十一。

小害大賤害貴。於己儘不恭處。疑是私意。必也擇善乎。學貴知疑。是從悟處得來。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顏子第二十三。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間一切都化了。更說甚貧。故曰所過者化。顏子卻正好做工夫。豈以彼易此哉。此當境克己實落處。

百家謹案。化而齊者。化富貴貧賤如一也。處之一以境言。化以心言。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師友上第二十四。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師友下第二十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過第二十六。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
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勢第二十七。

造化在手。宇宙在握。

文所以載道也。翰轅飾而入。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遂。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
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第二十八。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
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蘊第二十九。

看來曾子之唯。不如顏子之愚。孔顏天道。曾子人道。今且說顏子數萬世在何處。

百家謹案。通書屢津津於顏子。蓋慕顏子默體聖蘊。無些少表暴。元公之學近之。南軒張氏曰。濂溪
之學。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曰。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人。嗟乎。
學問一道。有諸內而矜誇者。然且不可。子劉子曰。顏子死。分付後人曰。法天爾。人即是天。爾法爾天。
不必更尋題目了。後來周子理會得。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精蘊第三十。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聖學之要。只在慎獨。獨者靜之神。動之幾也。動而無妄。曰靜。慎之至也。是之謂主靜立極。○乾乾不息。其靜有常。投閒抵隙。多在動處。動返於吉。其靜不漓。生而不匿。其出無方。其爲不止。聖人原不會動些。子學聖者。宜如何曰慎動。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本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最勘得親切。此爲慎動。

百家謹案。家人睽二卦。往來於巽離兌三女。足徵家之離合廢興。家人長中二女。長巽順居上。中離明在下。木火相得家之和也。睽中女離火猛烈。少女兌澤邪媚。火澤不相容。炎上潤下相違。家之睽乖也。復德之本也。惟復則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妄字從亡。從女。女古汝字也。言人之不誠者。是喪失其本心。亡乎汝矣。今无妄是得復還乎天之所命。故彖傳言天之命。又卦震下乾上。程子所

謂動以天安有妄乎。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富貴第三十三。

願謹謹案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故曰：身安爲富，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故曰：道充爲貴。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陋第三十四。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第三十五。

百家謹案：吾儒之學，以言動爲樞機，惟恐有失，必兢兢業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之熟，極乎精義入神，而後可從心所欲，以造於至誠之天，以成變化。故此章以擬議名篇，非如釋氏一任無心，要用直須用擬心，卽差者比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蹶，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公第三十七。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孔子上第三十八。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孔子下第三十九。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蒙艮第四十。

百家謹案。蒙艮二卦。義似不相連。通書以卒章者。思四十章中。屢言師道。蓋元公以師道自任。蒙以養正。爲聖功。而艮有始終成物之義。殆隱然欲以先覺覺後覺乎。○又案。朱文公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窺也。東發黃文潔公曰。周子通書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卽人之所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卽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幾德章。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也。聖章。言由誠而達於幾。爲聖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次之動。而得正爲道。故道次之得正爲道。不淪於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者之師也。故師次之人。必有恥則可教。而以閒過爲幸。故幸次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爲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

與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然與之爲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可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爲人心計也。至矣。敬軒薛氏曰。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卷十二

濂溪學案下

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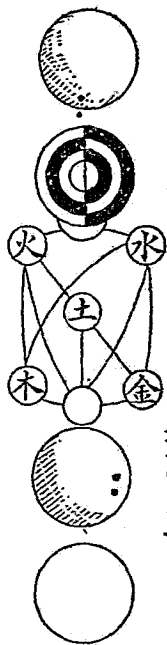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無極而太極

陽動

陰靜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劉蕺山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爲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曰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脚。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惟人得之以爲人。則太

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於形神之際。由是殺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之。乃在中正仁義之間。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於物。又獨鍾畀之于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始終之說。卽生死之說。而開闢混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與語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或曰。周子旣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於聖人立極處。偏著一靜字。何也。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故曰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宗義案。朱子以爲陽之動爲用之所以行也。陰之靜爲體之所以立也。夫太極旣爲之體。則陰陽皆是其用。如天之春夏陽也。秋冬陰也。人之呼陽也。吸陰也。寧可以春夏與呼爲用。秋冬與吸爲體哉。緣朱子以下文主靜立人極。故不得不以體歸之靜。先師云。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一語點破。曠若發矇矣。

附梨洲太極圖講義

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闔闢升降之殊。則分之爲動靜。有動靜則不得不分之爲陰陽。然此陰陽之動靜也。千條萬緒。紛紜膠輮。而卒不克亂。萬古此寒暑也。萬古此生長收藏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所謂太極也。以其不紊而言。則謂之理。以其極至而言。則謂之太極。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卽是爲物不貳也。其曰無極者。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而

行。或曰因易有太極一言。遂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故不得不加無極二字。造化流行之體。無時休息。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世之人一往不返。不識有無。渾一之常。費隱妙合之體。徇象執有。逐物而遷。而無極之真。竟不可見矣。聖人以靜之一字。反本歸元。蓋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是則所謂靜也。故曰主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慨自學者都向二五上立脚。既不知所謂太極。則事功一切俱假。而二氏又以無能生有。於是誤認無極在太極之前。視太極爲一物。形上形下判爲兩截。戴山先師曰。千古大道陸沈。總緣誤解太極。道之大原出於天。此道不清楚。則無有能清楚者矣。

附朱陸太極圖說辯

陸象山與朱子書曰。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傳是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

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後世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有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

朱答曰。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

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管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轆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曠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

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世。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下。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是。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殺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

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陸曰。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九淵竊謂老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著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朱曰。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陸曰。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朱曰。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陸曰。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朱曰。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陸曰。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朱曰：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固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常。雖聖賢言之。亦未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陸曰：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

朱曰：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

陸曰：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

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老兄最號爲精通。詰訓文義者。何爲尙惑於此。

朱曰。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旣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陸曰。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說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而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

朱曰。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烹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聽。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

陸曰。通書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朱曰。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

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陸曰。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無乃絀古書爲不足信。而任胸臆之所裁乎。

朱曰。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

陸曰。來書謂周子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謂之無極。誠令以無方所無形狀而言。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朱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判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是乎。

陸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何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

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無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朱曰。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既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宗義案。朱陸往復幾近萬言。亦可謂無餘蘊矣。然所爭只在字義先後之間。究竟無以大相異也。惟是朱子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此朱子自以理先氣後之說。解周子亦未得周子之意也。羅整菴因知記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原蓋出於此。不知此三語。正明理氣不可相離。故加妙合以形容之。猶中庸言體物而不可遺也。非二五之精。則亦無所謂無極之真矣。朱子言無形有理。卽是尋無極之真於二玉之精之外。雖曰無形。而實爲有物。亦豈無極之意乎。故以爲歧理氣出自周子者非也。至於說中無欲故靜一語。非其工夫之下手處乎。此語本孔安國仁者靜之注。蓋先聖之微言也。

王魯齋曰。無極而太極一句。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然命詞之意。咀嚼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妄意謂此是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爲圓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苦無形無象。故於圖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

劉靜修記太極圖說後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種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認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梓材案周子生於天禧元年丁巳。至明道元年壬申。蓋年十六矣。作十四誤。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敍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澗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子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

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乎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乎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

吳草廬曰。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屑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真實无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樑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樑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

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无方。易无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許白雲答或人問曰。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獨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坊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議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

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沌，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於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著之乎？况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於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耳。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以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旣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

行。至於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祕。而反以爲病。何其異邪。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耳。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卽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邪。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則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梗概。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百家謹案。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朱子特爲之注解。極其推崇。至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二陸不以爲然。遂起朱陸之同異。至今紛紛。奴主不已。宗朱者詆陸。以及慈湖白沙陽明。宗陸者詆朱。及周。近且有詆及二程者矣。夫周程朱陸諸君子。且無論其學問之造詣。破暗千古。其立身行己。俱萬仞壁立。其在兩間。則斗杓華嶽也。在人。則祖宗父母也。是豈可詆毀者。且道理本公共之物。諸君子卽或有大純小疵處。亦只合平心參酌。必無可死守門戶。先自存心於悖躁。而有詆毀之理。

明嘉靖南禺豐氏坊作易辯。辯太極圖說。滔滔八千餘言。故索垢癢。此不足述者。至於其圖之授受。來由。雖見於朱漢上震之經筵表。而未得其詳。今節略先叔父晦木憂患學易中太極圖辨於此。以俟後之君子。或否或是焉。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爲宗。無事爲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爲太極圖。窮其本。而反於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但綴說於圖。而又冒爲易之太極。則不侔矣。蓋夫子之言。太極不過贊易有至極之理。專以明易也。非別有所謂太極。而欲上乎義文也。周子之無極而太極。則空中之造化。而欲合老莊於儒也。朱子得圖于葛長庚曰。包犧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未免過於標榜矣。攷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先天圖於麻衣道者。皆以授種放。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仰天叟。天叟以授子堯夫。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天地之偈於壽涯。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火不慄烈。惟溫養而和燥。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則水不卑溼。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溫養之至。堅固而不敗。其最下圈名爲元牝之門。元牝即谷神。牝者竅也。谷者虛也。指人生命門兩腎空隙之處。氣之所由以生。是爲祖氣。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於此。於是提其祖氣上升爲稍上一圈。名爲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有形之精。化爲微芒之氣。鍊依希呼吸之氣。化爲出入無之神。使貫徹於五臟六

腑而爲中層之左木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圈名爲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爲孕又其上之中分黑白而相間雜之一圈名爲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復還於無始而爲最上之一圈名爲鍊神還虛復歸無極而功用至矣蓋始於得竅次於鍊已次於和合次於得藥終於脫胎求仙眞長生之秘訣也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更易其名附於大易以爲儒者之祕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太虛無有有必本無乃更最上圈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之名曰無極而太極太虛之中脈絡分辨指之爲理乃更其坎圈取坎填離之名曰陽動陰靜氣生於理名爲氣質之性乃更第三圈五氣朝元之名曰五行各一性理氣既具而形質呈得其全靈者爲人人有男女乃更第四圈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名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得其偏者蠢者爲萬物乃更最下圈元牝之名曰萬物化生願就是圖詳審之易有太極夫子贊易而言也不可云無極无方者神也无體者易也不可圖圓相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恐非聖人本旨次圈判左右爲陰陽以陰陽推動靜就非貫穿不淆亂之處指之爲理此時氣尙未生安得有此錯綜之狀將附屬於何所觀其黑白之文實坎離兩卦成既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取坎填離則明顯而彰著謂之陽動而陰靜則陽專屬諸離離專主動陰專屬諸坎坎專主靜豈通論哉五行始於洪範言天地之氣化運行若有似乎水火土金水者然其實木火土金水萬物中之五物也非能生人者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於何而辨易繫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女之象非云生於天者爲男生於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女萬物在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圈在方士爲元牝鍊化自屬兩層

乃男女萬物亦分二圈。恐屬重出矣。至其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雖有動靜之分。然動靜非截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而何有乎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何有乎生。分陰分陽與生生之謂易。自易之爲書而言。以明奇偶柔剛之疊用相生。則可自造化而言。以爲太極所生。陰陽所分。則不可。儀者象也。兩儀者卦中所函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天地之名。則不可。天有陰陽。地有柔剛。斯道無往而不在。非分陽而立天。分陰而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夫四時之序。陰陽之運耳。陰陽既合。萬物齊生。豈有先生水火木金土。自爲一截。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行乎。若然。則是又以五行生陰陽。先生質而後生氣也。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行各性。性已紛雜。復參以陰陽。而七雜亂。禁擾。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凝。大傳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致一。三且不能生。况於七乎。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乾男坤女。顯然形質。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而化生萬物也。吾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在內。又不知專指人言。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侔。如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屬臆說。况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觸物而成。卽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當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先分五性。然後感。

動之理。五性之說。大異乎夫子所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之旨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聘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恐其行之也。不免於過不及之差。則聖人立教。使協於中而歸於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於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三言者。何所施邪。謂性有善惡。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老氏之學。致虛極。守靜篤。甘瞑於無何有之鄉。憇然似非人。內守而外不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主靜立人極。其亦本此。與其後雜引文言說卦。而以知生死爲易之至。蓋自呈其所得之學。立說之原爾。

據此人能去其所存先入之見。平心一一案之。實可知此無極之太極。絕無與夫子所云之易有太極。宜乎爲二陸所疑。謂非周子所作。蓋周子之通書。固粹白無瑕。不若圖說之儒非儒。老非老。釋非釋也。况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此實足徵矣。百家所以不敢仍依性理大全之例。列此圖說於首。而止附於通書之後。並載仲父之辨焉。

祖望謹案。晦木先生。宗炎。黎洲先生之仲弟也。先生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因作圖學辯惑一卷。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於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嘵嘵莫能益也。至先生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衍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

顧諱謹案子劉子曰告子原不識性故曰生之謂性買櫝而還珠荀子原不識誠故曰以誠養心握燈而索照若識得卽如此說亦不妨

嘉祐四年蒲宗孟泛蜀江道合州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乃以妹歸之先生初娶陸繼以蒲

祖望謹案宗孟能知先生而茫茫不能知先生之道以至阿附新法何邪

熙寧四年先生領廣東憲事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俄得疾聞水嚙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爾今欲以病汗麾絨邪

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於盪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

自合州歸王介甫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不能得也

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顧諱謹案。子劉子曰。程子十二年。化个喜獵心不得。獵心躲在那學得成。故曰。有多少病在。若一旦消化得。便一旦學成得。不然。十數年來。竟費了幾場交戰。又曰。方未見時。不知閃在何處了。知此可
知未發之中。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見康節。伊川指食桌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黃山谷曰。濂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寔養。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呂榮陽曰。二程初從濂溪遊。後青出於藍。補

呂紫微曰。二程始從茂叔。後更自光大。補

雲濤隱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卽序錄所本。補入於此。

胡五峯曰。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

識聞見爲得而自盡。不待賈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爲先生像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黃勉齋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魏鶴山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下。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

日用之近。固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又師友雅言曰。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友。六合之外。以爲唯聞之。茂叔者。恐是此補。

黃東發曰。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於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一二合於理。或一意而敷衍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所未發。尤有功於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吳草廬曰。周子生於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幸天下。小而幸一邑。皆可以行至。顧其人如何耳。

羅整菴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又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於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復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卽氣卽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高景逸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關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於關佛者矣。

宗義案。周子之學。以誠爲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故曰。主靜立人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動。是主靜真得力處。靜妙於動。動即是靜。無動無靜。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載不傳之祕。固在是矣。而後世之異論者。謂太極圖傳自陳搏。其圖刻於華山石壁。列元牝等名。是周學出於老氏矣。又謂周子與胡文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於釋氏矣。此皆不食其藪。而說味者也。使其學而果是乎。則陳搏壽涯亦周子之老聃蕞宏也。使其學而果非也。卽日取二氏而諄諄然辯之。則范縝之神滅。傅奕之昌言。無與乎聖學之明晦也。顧涇陽曰。周元公不關佛。高宗憲答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關佛可也。豈不信哉。

百家謹案。周子之學。在於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已自明言之矣。後之儒者。不能通知其微尊之者。未免太高。抑之者未免過甚。朱子曰。宓義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無極二字。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夫無極二字。且無論出於外氏。柳子厚曰。無極之極。卽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之前。已有無極之說矣。真西山曰。元公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殆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顧涇陽曰。元公三代以下之包犧也。又曰。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夫河圖洛書。原屬渺茫之事。茲不具論。顧既經羲皇之仰觀俯察。則之以畫卦。又經文王周公孔子一闡再闡三闡。大著於天下。必無盡廢四聖之所已著者。而偶傳方士之圖。換其名色。便謂可與列聖齊肩。且更謂周乃生知之聖。而孔子僅九千鑑。此則未

免標榜尊之太高者。晁氏謂元公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而得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之偈。性學指要謂元公初與東林總游。久之無所入。總教之靜坐。月餘。忽有得。以詩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煖風和草自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睛頭。總肯之。卽與結青松社。游定夫有周茂叔窮禪客之語。豐道生謂二程之稱胡安定。必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於周一則曰茂叔。再則曰茂叔。雖有吟風弄月之游。實非師事也。至於太極圖。兩人生平俱未嘗一言道及。蓋明知爲異端。莫之齒也。先遣獻嘗辯之。其過圓通寺詩有云。何須孔墨話無徵者。此也。嗟乎。儒釋分途。冰炭迥別。談學者動以禪學詆人。殊可怪也。夫大道本公。吾儒之所以爲正道。釋氏之所以爲異端。非從門戶起見也。蓋實因吾聖人之道。由仁義禮智以爲道德。忠孝愛敬以盡人倫。慈祥恭儉以應事機。裁成輔相以理民物。存順沒寧。其視生死。猶晝夜也。而釋氏止以自了生死爲事。背棄君親。滅絕天理。不娶不嫁。斷絕人類。不耕不織。廢棄人事。蝗蝻延蔓。蝨賊生民。總由其視生死事重。預辦死地。雖生之日。無異於死。故自心性知識。以至山河大地。一切空之。聽六根之交於六塵。而應事無情。任善惡之無主猖狂。而有無不著。此如憂廬室之崩頹。而先自焚之也。而其尤可痛惡者。創輪迴之說。謂父母爲今生之偶。值使人愛親之心。從此衰歇。而又設爲天堂地獄種種荒唐怪妄之談。譎張鑿鑿。所以爲異端也。非謂凡從事於心性。克己自治。不願乎外。深造自得者。便可誣之爲禪也。是故同一言性。儒者之性善。而釋氏之性空也。同一言心。儒者之心依乎仁。而釋氏以無心爲心也。同一言覺。儒者以天理爲聞道。而釋氏以無理爲悟也。種種懸絕。曷可勝言。奈何全不知儒釋之根柢。而

妄加訾議乎。試觀元公以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以無欲主靜立人極，其居懷高遠，爲學精深，孝於母，至性悱惻過人，又勤於政事，宦業卓然，此正與釋氏事事相反者。若果禪學如此，則亦何惡於禪學乎。卽或往來於二林，以資其清淨之意，亦何害耶。至於受學於周茂叔之言，親出於明道之口，豈以仲尼二字，疑子思之不爲宣聖孫乎。此皆未免有意抑之過甚者。惟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菽於奉身而燕及笄，整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此則不亢不卑，延平李氏謂是知德之言，善形容乎有道氣象者也。

濂溪講友

太中程先生珦

程珦，字伯溫，洛陽人。明道伊川之父也。官至太中大夫，嘗知龔鳳磁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廉謹寬和，孜孜夙夜，七十致仕，自爲墓誌，年八十五。

梓材謹案：先生兵部侍郎羽之曾孫，黃陂令通之子也。先生復爲黃陂尉，有惠政，秩滿不能歸，遂家焉。生明道伊川二子，後歸洛中，慶歷間，起爲南安通守，與濂溪游，因以二子受學云。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人，二程偉矣，而不過少時師之，其餘無見於世者。其講學之友，得數人焉。曰胡文恭公宿，曰周文敏，曰傅耆，曰李君平。梓材案：君平，蓋卽初平傳寫之譌。曰王君貺，曰許渤。

文恭胡先生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楊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先生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先生諳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曷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慚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先生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內慶歷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先生兼道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卽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其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先生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邱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年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先生以爲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問歲一貢十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拜樞密副使先生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曰文恭先生爲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願惜大體從子宗愈入元祐黨籍嘗受學歐陽堯公參史傳

附錄

先生嘗至潤州。與濂溪遊。或謂濂溪與先生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先生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屠游。遂同受易書。濂溪志。

周先生文敏附門人劉虹

周文敏者。安仁人也。篤學敦行。不求聞達。嘗與濂溪講學廬山。濂溪稱之曰一團和氣人也。門人侍郎天台劉虹志之。謂其直氣摩虹云。補

知州傅先生者

傅者。字伯成。梓材。案二程遺書附錄有伊川謝傅書伯壽手謁稱長官祕書。是先生當字伯壽。遂寧人也。皇祐進士。勵志爲學。濂溪先生判合州。聞其賢。以書通訊。先生往從之。及歸。遺書謝曰。曩接高論。默有所得。不至隨時好矣。雲濠突。濂溪志。山陽度氏曰。伯成從周子游。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說在永州。又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累官至知漢州。補

祖望謹案。元公弟子甚少。二程雖弱齡從學。然據其得遺經於不傳之言。則所自得者多。呂滎陽江玉山所言。未可謂其不然。而必謂太極通書之授受正洛下也。先生雖言論風旨不傳。然二百年後。度正從其家以求元公之遺墨。尙多有之。安得不列之學案中邪。蜀中學派。當首先生。其後范醇夫學於司馬氏。譙天授謝持正學於程氏。馬巨濟學於關中呂氏。以啓南軒鶴山諸公之盛。予故特表而出之。

郡守李先生初平

李初平失其字。慶曆六年，元公令郴。先生爲郡守，知元公爲高賢，不以屬吏遇之。旣薦諸朝，又周其不給。旣聞元公論學，先生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元公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先生遂悉心聽教。二年而有得。皇祐初，先生卒。子幼，元公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百家謹案：先生爲元公上官，有謂不當列弟子者。夫學以傳道爲事，豈論勢位？自古至今，有弟子而不能傳道多矣。以先生之虛懷問業，悉心聽受，二年有得，與二程同列諸弟子之班，足見先生之盛德。又何嫌哉？又何嫌哉？梓材案：主一是說，亦有理。顧謝山於稿底濂溪門人抹去李先生之名，是仍列講友而不列弟子也。

懿恪王先生拱宸

王拱宸，字君貺，咸平人。年十九，舉進士第一。雲深案：先生原名拱壽，仁宗賜以今名，故字曰君貺。累官吏部尚書，諡懿恪。伊川程子曰：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參濂溪志。

祕丞許先生渤

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德恭，終於華州蒲城主簿，遂爲蒲城人。先生天禧三年進士，官至祕書丞。卒年七十，病中爲文二篇，以示子孫，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參范忠宣集。

祖望謹案：先生在潤州，與范文正公、胡文恭公同元公游。每日晨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定。

終日不易。與其子隔窗而寢。其子讀書聲琅然。竟若不聞也。程子嘗曰。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予謂如斯人者。蓋極力於爲學。大非流俗可及。惜其守之過堅。不知通方之學也。梓材案。此條原錄有云。許瀚不知何所人也。今以其爵里可攷而節之。

提刑孔先生延之

孔延之。字長源。新淦人。孔子四十六世孫。雲濠案。曾南豐誌墓作四十七世孫。慶歷進士。九年。遷至司封郎中。平生與濂溪友善。在廣西寬卹民力。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諸子並以文章顯世。號臨江三孔。參江西人物志。

濂溪同調

清獻趙先生忬

趙忬。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屢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知成都。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擢參知政事。王介甫用事。屢斥其不便。乞去位。知杭州。改青州。復知成都。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清獻。參史傳。

附錄

劉元城語錄曰。趙清獻求絕。欲挂父母像於臥牀。王右軍不欲仕。自誓於父母墳前。且士大夫不爲則止耳。何必爾。

呂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言侯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公曰。清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後生有多少。

事豈可便比前輩。旣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

朱子跋清獻家問曰。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之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道行之篇者。可攷也。而公於佛學蓋沒身焉。何邪。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顛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顛別爲伊川學案。

謝山周程學統論曰。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沖作。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芸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爲張子韶。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於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于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邪。則未嘗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祕者。不盡由於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於延平。至於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爲嘗從之游。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卽非師。固太中公之友也。

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
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卽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
及二程子之從游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於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窮禪客
之語。致疑議於周子。則又不知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於
後學者。莫粹於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真原於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
表章於朱子而墨守之也。

濂溪私淑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別見蘇氏蜀學略。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氏家學

純公程明道先生顛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顛別爲伊川學案。

胡氏家學

簡修胡先生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孔氏家學

舍人孔先生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長源子。元祐初。哲宗召爲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甚。卒。呂申公曰。經父本以伉直稱。然蠶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蓋指其劾伊川也。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參史傳。

待制孔先生武仲

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
同上。

耶中孔先生平仲

孔平仲字毅父。武仲弟。用薦累官給事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出知衡州。徙韶州。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累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同上。

二孔門人長源再傳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別見武夷學案。

宋元學案

卷十三

明道學案表

程顥	劉絢
太中子 滋溪門人	李籲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謝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楊時 別爲龜山學案。
	游酢 別爲蔚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侯仲良
	劉立之

朱光庭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邢恕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私靳裁之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李俊民

明道續傳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呂布哲 別爲榮陽學案

並明道學侶

韓維

王巖叟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明道同調

明道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於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於大程子。述明道學案。梓材案。明道學案。謝山分爲二卷。常有增補。特其稿未全。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顯

程顥字伯濟。世居中山。後徙爲河南人。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太中大夫。踰冠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改上元縣。盛夏隄決。法當言之。府言之。漕司然後興作。先生曰。若是。苗稿久矣。竟發民塞之。歲乃大熟。上元當水運之衝。設營以處病卒。至者輒死。先生曰。病者給券而後得食。待食數日。奚而不死。乃白漕司。預貯米營中。死者減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時。見持竿以黏飛鳥者。取其竿折之。自是鄉民子弟不敢復蓄禽鳥。其不嚴而令行如此。移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雖至賤之物。價必騰湧。先生度所需。使富室預儲以待。及期定價買之。貧富咸利。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私。請一切不問。先生視民如子。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先生從容理其曲直。無不釋然。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豎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

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無強盜及鬥死者。秩滿，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或詢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勿革者也。熙寧初，用呂正獻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每召見，從容咨訪。將退，則曰：卿可頻來求對，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始退，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務以誠意感動人，主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前後進說未有一語及於功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新法旣行，先生言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微倖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先生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奄人程防治河，取澶卒八百。天方大寒，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防欲勿納。先生曰：彼逃死自歸，勿納必亂。卽親往啓門，約少休三日。後役衆嘩呼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防。後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慤，退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先生聞之，笑曰：彼方憚我，故爲是言也。果不敢訴。曹村堤決，先生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請以廂兵見付事，或可集渙以鎮印假之。先生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

生募善泐者。銜細繩以渡決口。得引大索。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遷太常丞。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先生捕得一人。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但使分地挽舟。督察作過者。其患始息。水災請發粟。司農遣使閱實鄰邑。多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請貸不已。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以戶之高下。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奄人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張甚。諸邑供帳。惟恐得罪。至扶溝。主吏以告。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中正亦憚之。不敢入境。有犯小盜者。先生諭而遣之。再發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已坐逸獄。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盡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文潞公採衆議而爲之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百家謹案。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啓文明之運。逮後景德四年。慶歷三年。復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於其間。朱子曰。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子雖同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爲懷。二程氣

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峯爲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識仁篇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待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橫渠西銘。奮名訂頑。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劉叢山曰。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個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後。只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於誠而不二之謂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

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却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二句。而遺却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謂程子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又曰。識仁一篇。總只是狀仁體合下來。如此當下認取活潑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是人爲。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存之。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已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宗義案。明道之學。以識仁爲主。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其披拂於人也。亦無所不入。庶乎所過者化矣。故其語言流轉如彈丸。說誠敬存之。便說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不可矜持太過。惟恐稍有留滯。則與天不相似。此卽孟子說勿忘。隨以勿助長救之。同一掃迹法也。鳶飛魚躍。千載旦暮。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又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

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謂程先生者。單指明道而言。其實不然。引而不發。以俟能者。若必魚筌兔跡。以俟學人。則匠羿有時而改變繩墨。率矣。朱子得力於伊川。故於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此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間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爲防檢窮索。便是人爲。未有不犯三家之病也。

百家又憶姜定庵先生希轍。嘗於其家兩水亭。問先遺獻學而時習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總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皆是然。必有所指之的。則合其本體而已矣。明道之識仁是也。時習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蓋其間調停節候。如鳥之肄飛。冲然自得。便是說也。

附百家求仁篇。孔門之學。莫大於求仁。求仁之外。無餘事矣。願未知仁之奚若。於何求之。故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第仁道至大。無可名言。又非懸空想像可得。卽識仁篇所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雖其言仁大旨已盡。而在學者仍未易識。如何之爲渾然。如何之爲義禮智信。而爲

仁也。繼此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又是識後之工夫。其識前之工夫，止於不須窮索，句中帶補，出存久自明句，而存之道，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程子於識前識後，俱以一存統之也。而先儒以爲此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然則爲淺學者，于何而可以識仁。仁不易，遽識，仍當於未識前思所以求之方。此朱史求仁篇之所由作也。夫天下沿流而不獲者，則當溯其源。求仁之言，出於孔子，則當還自孔子之言。仁者以求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禮，天則也。攝心之規矩也。心不踰乎矩，而有仁者乎。此以禮求仁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此以敬恕求仁也。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此言願行，願言心存乎慥慥，而不自知其緘默以求仁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曰：先難而後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以仁者之心，胞與爲懷，自強遠利無在而不存，以求仁也。子貢問爲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求仁於友輔者也。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此求仁於感應者也。其在人而直與之，以仁者於微箕比干，則曰：殷有三仁。于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蓋五人迹雖不同，俱能以此惻怛之苦心，懇摯婉轉於倫類間，而克全其至性者也。于顏子，曰：三月不違，與其不遷，不貳，復理而庶幾也。于管仲，曰：如其仁，就其功亦可稱也。至於仲弓，可使南面矣。子路，可使治賦矣。冉有，可使爲宰矣。子華，可使掌朝會矣。皆曰：不知其仁，不欲以才混德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曰：未知焉得仁，不可以一節概生平也。宰我之食稻衣錦，季氏之舞佾歌雍，直斥之爲不仁，惡忘親嚴犯分也。慨好仁，惡不仁之未見，中心安。

仁者。天下一人。言夫全德之難其人。也。一日用力。力無不足。我欲仁。仁斯至。言夫奮往之當決其機也。其他如仁者不憂。仁者有勇。觀過知仁。殺身成仁。仁者靜。仁能守。立人達人。能好人。能惡人。無終食之間違仁。力行剛毅。木訥近仁。亦既詳矣。而後儒則以爲聖人之言。仁雖多。究未曾正定說出。使學者有盡一可由之路。于是紛紛各立宗旨。以矜獨得。一似乎孔子有漏義。乃賴後儒之補救也。曾不知聖人之言。如詔入室。學者得門。八面皆可入。况於哀公問政之對。昭然已直揭其體。實指其功。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此聖人爾后之告。實爲言仁之宗主。當時之人。孰不知之。惟以聖門有此一言爲之主。故其餘之言。皆可因人隨事。以指點。總不失斯言之會歸耳。試以證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孔孟之言。仁。如出一口。奈何不察。後之君子。謂吾性中。曷嘗有孝弟來。而反以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故解作好仁之本。明自背於孔孟。與總之後。儒謂性生於有生之初。知覺發於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性公也。知覺私也。不可卽以知覺爲性。愛親敬長。屬乎知覺。故謂性中無孝悌。而必推原其上一層。不知性雖爲公共之物。而天命於人。必俟有身。而後有性。吾身由父母而生。則性亦由父母而有。性由父母而有。似屬一人之私。然人人由父母而有。則仍是公共之物。夫公共之物。宜非止以自愛其親。然人人之所以自愛其親。正以見一本大同之道。所以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謂之天經者。蓋以此愛親之心。具自孩提之童。不學不慮。一本乎天。乃吾良知良能之知覺。卽性體也。及長而知敬兄者。此也。忠君者。此也。勇戰者。此也。仁民愛物者。此也。無二心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猶謂孝弟之非仁。乃藐之。而他是

求邪。且佛氏之言性。何嘗不精。所以爲異端者。正以不就人言性。求性於父母未生前。合含生發動。以爲本覺。於是其視父母也甚輕。害道之大。全在於此。孔子言性。止就人而言。故孟子道性善。亦曰人無有不善。不合牛犬於內也。言仁。則曰親親。以無父母。卽無此身。父母卽天地。吾與父母固結而不可解之心。不知其所自來。此天然之至性。乃所謂仁也。釋儒之界限。惟此。吾儒胡爲而復墮其霧乎。王塘南曰。聖學主於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上懇惻以求。盡其力。當其真切於孝弟時。此心油然而霽。然而不能自己。則仁體卽此可默會。先遺獻曰。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禮。則義理之發源。在於父母。人能事事以父母爲心。便是天理。便是仁也。嗚呼。孔孟求仁之學。惟塘南與先遺獻。可謂撥雲霧而睹青天矣。楊開沅謹案。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卽大學格物之物。所謂有物有則也。此道與物無對。卽大學中庸必慎之獨。天命之性體也。惟萬物皆備於我。所以同體。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所以無對。

定性書

百家謹案。橫渠張子問於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昭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百家謹案 先生他日又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劉蕺山曰。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貫。不事更端。亦不煩論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常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常。以下卽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用智。所以異於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用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卽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於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實歸于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離寂而事感。

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秘密藏。卽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徵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百家謹案。性無內外云者。羅整菴云。內外只是一理也。情順萬物而無情者。先遺獻云。此語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物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無情只是無私情。如下文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怒哀而無自用智之喜怒。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爲太宰。疏解定性書。會講于京師。分作四層。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物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聖人。聖人希天地。是日天下計吏。俱在京。咸會于象房所。約五千餘人。羅近溪耿天臺周都峯徐龍澗並參講席。莫不飽飲斯義。

語錄

詩書中凡有一個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個包涵徧覆的意思。則言天。有一個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在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疑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冬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劉蕺山曰。神更不說體。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無方。化之妙處。卽是。故以用言。

楊開沅謹案。誠便是神之體。但體物不遺。故不可以體言。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而代有終。著地之道也。

劉蕺山曰。先升而後降。如何。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劉叢山曰：神化原是一箇。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劉叢山曰：一不獨立。便是二。不是一以生二。正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本水之精。卽水成象。不是假象。纔看是一箇。隨看卻是千萬個。千萬個卻是一個。在天非一。在川非萬。一者是質。萬者是文。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有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只是性。各正性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劉叢山曰：說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不有道字。幾落禪詮。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視聽思慮動作。天也。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者。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

劉蕺山曰。物有善惡。神無善惡。無善無惡。乃爲至善。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這念。有這念。

便有比偶。有比偶。便有負勝。譬如一疋絹。纔說細。便有麤者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

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則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擇善卻

不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

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劉蕺山曰。溯流尋源。其必由學乎。學者但養得未發之中。思過半矣。

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至誠。只在京師。便是

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

昔在長安倉中間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

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劉蕺山曰。把捉正是障。

人心不得有所繫。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
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切脈最可體仁。

劉蕺山曰。脈脈不斷。正此仁生生之體。無間斷。故無痿痺。一斷便死了。不仁者。如卣子所謂不知死過
幾萬遍。卻是不曾生一般。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
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一離多端。而求之自外
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
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也。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間斷。卽未發之喜怒哀樂是也。遇有感觸。
忽然迸出來。無內外之可言也。先儒言惻隱之有根源。未嘗不是。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耳。
擴充之道。存養此心。使之周流不息。則發政施仁。無一非不忍人之心矣。政又案。但不可言發者是
情。存者是性。二句。一時恐未必得解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不學，便老而衰。

百家謹案：先遺獻每道此語，且云體驗實然。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粹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明道見謝子詛問一條，今移爲附錄。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曰：仁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淳於髡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卽此也。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害事謂凡人所行，害政謂各國所爲。若是推其流弊，恐其後來何以言盈天下乎？無父無君之禍，正是指當時而言也。朱子言無君只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淡泊，其孝不周，據如此言，卽有之，亦是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至痛切如此。揚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真是夢語。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愚以爲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卽是一箇爲人。何曾離得楊墨窠？曰：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

不是自爲爲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朱子言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豈其然哉。孟子方痛其不能滅息。而以口舌爭之。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幾望之後人之能言距楊墨者。正是言其久亂而不治也。

觀雞雛可以觀仁。

劉蕺山曰。豈惟雞雛。盈天地間。並育並行。莫不足觀仁。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不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劉蕺山曰。仁者人也。識得此理。存之即是。若不識本來面目。強欲以人爲溟涬。則遠人爲道矣。敬卽念而存也。義卽事而存也。只此敬義工夫。便將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都存在這裏了。方成其爲人。

楊開沅謹案。敬義立。則與物同。卽物格也。仁者無對。卽慎獨而意誠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

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劉蕺山曰。只是陰陽。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劉蕺山曰。識得此意。方可言勿忘勿助。不然亦是說夢。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則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敬勝百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劉蕺山曰。荀子二語並稱。亦見他請事斯語。分明篤恭。而天下平。氣象却嫌四勿。猶落聲臭。支離在。象山又本程子之言。以推尊仲弓。不知孔子教人。何嘗不皆是天道。但不可得而聞耳。仲弓資性厚重。而用功於敬。至此夫子只是要打成他一片處。近乎一貫之呼矣。荀子雖未爲無見。抑亦佛老之學。卽是論性之解。此派相沿。誤盡後人。總之不識所爲天道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心斯須不知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也。无妄震上乾下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劉蕺山曰。此無欲學聖人之旨。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塗。穿鑿繁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楊開沅謹案。敬以直內。卽忠也。義以方外。卽恕也。聖人亦止如是。所以云一以貫之。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憊地不得。

先難克己也。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

百家謹案。此已便開王陽明宗旨矣。

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此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宗義案。父母全而生之原。不僅在形體。聞道。則可以全歸矣。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人。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九思各專其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正物。是二本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劉蕺山曰。便說樂道。亦是只看道是何等物。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告神宗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百家謹案。此卽是欲立欲達之體。

知至則使意誠。若有知至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更

無別理。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性靜者可以爲學。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汜濫無功。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非所用力。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自舜發於畝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斷論，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千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是栽培之意。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梓材註案：原本下有二條，今移爲附錄。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楊開沅謹案：此卽意也，卽獨也，卽良知之本然，物之當格者也。陽明叢山乃爲道破耳。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千百。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言者。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

劉菴山曰。正是要字好。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引此當寫字時。橫一爲學之心在內。則事與理二。便犯正之爲病。更轉一語曰。正是要字好。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腐。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百家謹案。此則未免說得太高。人與物自有差等。何必更進一層。翻孟子案。以蹈生物平等。攪破乾坤。只一家禪證。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

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日。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放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贊化育。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言體天下之化，已賸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楊開沅謹案：若別有天地，則不可謂獨矣。故曰：仁者與物同體。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楊開沅謹案：參贊皆是同體中事。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可謂耳有助於目，足有助於手。總是一箇誠耳。若手足痿痺，便是不仁矣。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前曰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曰思慮紛擾。又非禮義。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槁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觀天地生物氣象。

息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只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歉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感，非自外也。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心要在腔子裏。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今人大概止用耳目，不曾用心識得身在心中，則髮膚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學始於不欺暗室。

楊開沅謹案。純公處處提倡慎獨。不待叢山也。

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叩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像所見而已。智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覺悟便是信。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克勤小物最難。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自不足也。譬如一物懸之室中。苟無所依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
摸他道理。只爲自家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便借他的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
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愛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
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
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只此喪志也。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
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謂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惟善通變，便是聖人。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的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的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至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賸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在之也，亦須且慙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後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涵養到著落處，心便清明高遠。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百家謹案：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蓋吾儒之與佛氏異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學，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爲障，最惡天理。先生少時，亦曾出入老釋者幾十年，不爲所染，卒能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者，則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間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子子，如匹

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緣何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卷十四

明道學案下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稱事爲制乎。然至於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稱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存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

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倖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既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日爲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於儲餘。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贊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取之無節。用之不時。林木焚蕪。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殘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

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虔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爾。如科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

百家謹案。先生所上神宗陳治法十事。觀其文彩。似乎不足。案其時勢。悉中肯綮。無一語非本此中至誠之流露也。此真明體益用之言。胡敬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惑於王安石而不能。用也。

附錄

先生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已見志操矣。

十五六歲。與弟伊川受學於濂溪。卽慨然有爲聖賢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意。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顯每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瀆所使人不欺。放假之耳。師宰之相信如此。

伊川曰。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瀆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容。先生爲御史時，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天下咸稱允當。熙寧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數清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

梓材譴案原本有有明道見上稱介甫之學與神宗問安石之學二條，今移入荆公新學略。

王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怒明道。且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也。

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簿，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

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孔子爲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口不然。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食開放。不開放只是守。開又近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卽是放開也。

粹林謹案前二語。梨洲原本所有。下移上蔡語錄以足之。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

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程氏遺書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故先生嘗教謝良佐曰：賢讀書，慎不要循行數墨。

又曰：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上蔡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昔伯淳先生教子，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是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間以臨民，曰：使民各輸其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又曰：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涇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范滄夫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

梓材 鑑案梨洲原本，此條作陳忠肅公瑾，嘗作黃沈文，遂其姪孫淵，幾史云：葉公沈請梁問孔子于子路，至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一大段，今以其文與陳鄒諸儒學案覆出，以其前三十六字併入丁齊附錄，而僅留范公二語于此。

邵伯溫曰：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

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兵部宗師曰：「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譴官，顯獨除監司，顯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滄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年四十，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

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劉左司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滄所在臨政，上下響應。補

震澤記善錄曰：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窮經進學，須是日就月將。補

呂氏童蒙訓曰：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如其面，不同者皆私心也。至於公，則不然。補

張橫浦曰：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補

又曰：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予有一事，可實其說。游定夫訪龜山，龜山曰：「公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明

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於聲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案程氏答張氏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爲內，天地普
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內外兩忘，無事則
定，定則明，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皆老佛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知者，以易大傳
誤之，而又自於易誤解也。梓材案謝山注云：蓋指元思先爲語語，子思雖漸失古人體統，然猶未至此。孟
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老佛之學，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爲本，以勞謙爲用，故
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豫焉。老佛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爲應世，其偶可爲者，則爲
之所立未毫髮，而自夸甚於邱山，至於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爲夷狄，淪亡而不能救，而不以爲己責也。嗟
夫，未有自坐老佛病處，而辨老佛以明聖人之道者也。補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人氣象。補

胡敬齋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言，而
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
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公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
分其罪。

羅整菴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

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祕，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唐一菴曰：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內外，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明於庶物，而察於人倫，務於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就其民生日用，而非淺陋固滯不求感而物應，未施信而民從，筮仕十疏，足以占王道之端倪，惜早世未極其止。

百家謹案：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於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羣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爲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何在。蓋由其學本於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果何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爲要也。先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爲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久自明，曰先實有諸己，將經義只爲栽培，曰學以知爲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爲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在有理與無理而已，非必凡內求諸己，務求自得者，便是禪。惜懂失向，沿門乞火者，便

是儒也。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卽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爲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絕天理者也。至於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安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爲。三代之治。不難幾也。願裕陵亦有意於先生。而不容於安石之褊拘。且年壽亦不永。富鄭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信哉。

明道學侶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侍講呂元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明道門人 濂溪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別爲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別爲龜山學案。

文肅游廡山先生酢別爲廡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宗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侯荆門先生仲良

承議劉先生立之

學士朱先生光庭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伯潭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尙書邢和叔恕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明道私淑

靳先生裁

靳裁之，潁昌人。少聞伊洛程氏之學，胡文定入太學時，以師事之。參詳

靳先生語

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不所至矣。補

忠肅程了齋先生。權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靳氏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明道續傳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教授鄉里。其於理學淵源。冥搜隱索。務求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崧山。再徙懷州。俄而隱西山。旣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先生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以爲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軍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始驗。而先生已卒。年八十餘。賜諡莊靖先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郝陵川爲明道伊川兩先生祠堂記云。秦和中。鶴鳴先生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鶴鳴澤州人。澤州學者多原於明道。所謂先生之學。蓋謂明道也。

卷十五

伊川學案表

程頤	子端中	孫瞻別見和靖學案
明道弟 安定源溪門 人	劉絢	並為劉李諸儒學案
	李籲	別為滎陽學案
	呂希哲	別為上蔡學案
	謝良佐	別為龜山學案
	楊時	別為龜山學案
	游酢	別為鷹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尹焞	別為和靖學案
	郭忠孝	別為兼山學案

王頴	別爲震澤學案。
周行己	
許景衡	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卽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李朴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冲	別見華陽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國寶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蕭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楊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又二十九人見劉李諸儒學案
又九人見周許諸儒學案
私胡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趙霄

張輝

蔣元中

蔡元康

潘安固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子翬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羅靖

羅竦 並見和靖學案

劉肅

張特立

李簡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並伊川統

司馬光

別爲涑水學案

呂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韓維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伊川講友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朱長文

別見泰山學案

范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方元案

孫翥 別見靈澤學案

父峻

並伊川學侶

曾孫 壬

曾孫 未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曾孫 禾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伊川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於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梓材案。伊川先生爲安定大弟子。謝山于安定學案序錄。已及之。而其于濂溪亦不可謂非及門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小程子。學者初稱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始稱伊川。

胡周門人

程頤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之弟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卽以師禮事之。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溫公。光呂申公。著共疏。上其行義。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赴闕。擢崇政殿說書。奏言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然變化。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邇英閣迫隘。乞就崇正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先生曰。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仁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頤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旣

畢章句入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蠶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先生容貌莊嚴。於上前不少假借。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謂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宮中。漱水避蟻。先生聞之。問曰。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講書有容字。哲宗藩邸嫌名。中人以黃綾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當因事用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呂申公范堯夫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嘆曰。眞侍講也。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方是時。蘇子瞻軾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迂先生所爲。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爲洛蜀。會帝以瘡疹。不御經筵。先生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宰相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爲五鬼之魁。當放還田里。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屢乞致仕。董敦逸以爲怨望。去官。紹聖間。黨論削籍。竄涪州。徽宗卽位。移峽州。復其官。崇寧二年。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誠行。惑亂衆聽。而尹惇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

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先生爲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此出謗者之口。尹和靖辯之明矣。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黨八十餘口。其接學者以嚴毅。管限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語錄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己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使其齒齊不得。齒齊旣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楊開沅謹案。此卽天地之氣。有過不及。而人性之所謂相近。亦因之。若動而齊。則無過不及。便是有心。有心則有爲。有爲則有己。而人性亦不必云相近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楊開沅謹案。此則天地之中氣。所以萬古不易其大常。而人性之所以善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軋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

無一物無陰陽。

葉六桐曰。木石中火。因鑽擊而始出。非木石中本有火也。然謂木石無火。則鑽冰擊土。何以火不可得。學者須具可鑽可擊之質。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關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關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

楊開沅謹案。往來屈伸是氣。往而必來。屈而必伸。處是理。其實離氣無從見理。以爲有前後際。便不是。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中是也。

楊開沅謹案。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中。易以不字便不是。

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像。曰。當中之時。耳。

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以靜見天地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是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劉菴山曰：未發前謂之靜否。曰：非也。謂之中。○先生於動字靜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莫站足在動靜上。又曰：思即是已發，非也。思正是未發，爲是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

楊開元謹案：不出來處，卽是未發。愈知前云不發謂之中之非。

李明曰：兩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

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續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梓材註案：梨州原本，此下有論動靜之際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門人有逐物，是心之逐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又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百家謹案：運用處固是意，正惟以意爲心之主宰，故能運用全屬不得意爲心之所發也。卽先生有心而後有意之言，亦不屬意於已發，說甚長，詳明儒叢山學案。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鑒在此，萬物畢照，是鑒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

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溷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便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之爲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嘗言。思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人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百家謹案。前言虛實重虛字。此言虛實重實字。所謂得主。則頭頭是理。橫說豎說。只是一理。或謂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敬。朝廷則主莊。軍旅則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像。皆非自然。若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有形像。若愚

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可大驗。要之，聖賢不能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原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家。

百家謹案：能養身則德潤身，心廣體胖，他臟腑似無所不養。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的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志不定，操守不固。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劉菴山曰：病由自病，醫由自醫。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則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百家謹案以心使心一語似未安。一心聽便，一心使心，是一人有二心矣。不若云心未能定，聽其自由便放去也。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劉蕺山曰：不是兩樣。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於其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言養心，猶覺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且晝呼吸，實可持循也。佛氏明心見性，以無能生氣，故必推原於生氣之本，其所謂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皆是也。至於參話頭，則壅遏其氣，使不流行，離氣以求心性，吾不知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

楊開沅謹案：氣有善不善，此是伊川先生分氣質義理爲二性之根。從此無往不與孟子異矣。夫人生也，直如其本，然而勿襲取助長以害之，便爲善養。豈因其不善而養之使善哉？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楊開沅謹案。二者只分生熟。非有異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不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得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賁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於人者哉。如止曰。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縱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

敬。幣之未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於己。然後謂之德。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奉侍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宗義案。此卽涵養用敬。進學致知。宗旨所由立也。然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仍是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求是義之體。非有二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百家謹案。配義與道一段。師說云。正釋上段氣之所以塞於天地之故。言此氣自能有條理而不橫溢。謂之道義流行之中。有主宰也。若無此主宰。便不流行。則餒而不與天地相似。豈能充塞哉。石渠言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是也。

楊開沅謹案。伊川之說。理氣分而爲二。師說理氣合而爲一。不同處只在此。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

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義。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必有事焉。正是存養工夫。不出於敬。伊川云。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卓爾躍如是也。又云。必有事。雖不出於敬。然不曰敬。而曰有事者。程子曰。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蓋有事而始完得一敬。誠中形外。敬是空明之體。若不能事。事則昏暗。仍屬不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一串工夫。須用善看。故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劉蕤山曰。易言敬義。此却代之以致知。皆是不孤之學。此程門口訣。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百家憶江定菴先生問知之爲知之章。先遺獻曰。有知不有知。此麗物之知。動者也。爲知之爲不知。此照心也。麗物之知。有知有不知。湛然之知。則無乎不知也。子路認此麗物者以爲知。則流入於識神邊去。此毫釐千里之差。夫子一口道破。點鐵成金矣。若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夫子豈向多寡上分疏。所謂麗物之知。湛然之知。卽此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忠信敬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他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事。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放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循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劉蕺山曰：古人只說真知。便穩似良知。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於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

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則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有箇私心。只一點義氣。能得幾時了。

宗義案。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悼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尙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尙隱逸不仕。如此人。則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而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容容作聖。纔思便容。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才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則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容思慮久。後容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只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百家謹案釋氏止於一件上口取決不他換。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臭。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則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入思如泉湧。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百家謹案深思之久。方能於無思無慮。忽然撞著。學者先要會疑。

顧謔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古之君子。唯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唯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發揮先要會疑之旨。最爲精切。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氣血。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直是體會。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顧諟謹案。此伊川先生格物宗旨。認得宗旨。都放過不得。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與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宗義案。收其心而不放。卽是敬。朱子掇敬於格物之前。已失伊川之旨。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劉蕺山曰。所謂今日一件。明日一件。蓋指上講明義理三項而言。亦須格在吾身上。後人引爲話柄。過矣。

姜定菴曰。若格得大頭腦處。則萬物自知。以物異而理同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知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

件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深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鄒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人忠事繁，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

姜定菴曰：所以貴識大頭腦。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預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於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只個怎生是怎

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梓材語案原本此下有謝良佐與張釋說一條。今移入上蔡學案。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爲。然游夏一言一事。卻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小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輭。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人。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較事大小。其究爲枉尺直尋之病。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螟蛉蝶蠶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涵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人強不得。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而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尙可蔽護。更滿則必出。皆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宗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多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閒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謹者。只益恭。便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謙卑。只益謙卑。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粹材謹案原本此下有思叔詬詈僕夫一條。今移爲附錄。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

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化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卽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何如。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人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百家謹案。離了陰陽更無道。此語已極直截。又云。所以陰陽者是道也。猶云陰陽之能運行者。是道也。卽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意。所以二字要善理會。

神是極妙之語。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是點頭。

百家謹案。生生之體。洋溢兩間。流行之機。通徹無礙。察者識之精。從敦化而見川源。卽可從川流而見其畫一。聶雙江謂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久。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乎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夫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動物有知。植物有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的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棟。梁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凶歲。而暴。豈才質使之然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論語學案解性相近章性相近猶言相同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指點粹然之體此無當彼無豐但人生有氣質此性若囿於氣質之中氣質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什伯千萬無算此豈性之故哉夫習雖不能不歧乎遠然苟知其遠而亟返之則遠者復歸於近即習卽性性體著矣此章性解紛紛只是模一近字記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個若是彷彿相遠便是善與利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此個爭差些子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遠是尋丈如兩人面貌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爲近且所謂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混乎善只是一個惡亦是一個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如說惡則惡是一個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聖人正怨人混性於習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解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楊子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楊開沅謹案叢山云氣質就習上看則可若以氣質爲習所從出似不盡然胎教以前氣質由於習

既生以後。則有習由於氣質者。然究竟氣質由習而成者多。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亦有可移之事。

百家謹案。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明言無不善之才矣。今夫麩麥播種。能抽芽發穗結實成熟者。其才也。就其中之生意爲性。蓋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見。不可言性善而後才善也。又惡可言性善而才有不善也。然而上知下愚。實不可移。將謂才無不善。降無爾殊乎。嗟乎。此從來言性學之葛藤。最難剖斷。於是後儒遂謂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孔子之言。近言上知下愚。氣質之性也。孟子之言。善義理之性也。將一性歧而二之。不知性者。從氣質中指其義理之名。義理無氣質。從何托體。氣質無義理。不成人類。氣質義理一物也。卽一性也。試爲從本言之。易傳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繼之而言。陰陽天命之流行。尙未著於人物。其時道體之冲和於穆。粹然至善者也。及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就人之氣質。得陰陽天命之全。而性善焉。是性者。因氣質而有也。有是氣質。而後有是性。則性之善。亦因氣質之善而善之也。如將一粒麥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

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善氣質不善。然而知愚賢不肖。生來不等者。天命至精。著於生初。當其在胎之時。卽有習染。所以古人有胎教之言。如此麩麥落地。而有肥磽。雨露人事之不齊。說不得麩麥之性不同也。孔子言習相遠。習不僅在墮地之後。其在胎時卽有習矣。總之於天命之性無與也。

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劉蕺山曰。性卽理也。卽伯子所謂天理。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性卽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爲人性言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卽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據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於物也。若謂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禽獸何嘗如是。如虎狼之殘忍。牛犬之頑鈍。皆不可不謂之性。具此知覺。卽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不知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在乎氣也。理者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雖桀紂之凶惡。未嘗不知此事是惡。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心已絕。豈可謂偏者猶在乎。若論其統體。天以氣之精者。生人。粗者生物。雖一氣而有精粗之判。故氣質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雖有昏明厚薄之異。總之是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無理之氣。非無理也。其不得與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百家謹案。心之爲物。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有要耳。敬以直內。操之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形容舍則亡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顧諱謹案。傳習錄曰。心即理也。與心即道也。如出一口。陽明先生因後人求理於事物。故屢屢提掇此義。不知者遂駭爲特創耳。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沖穆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

一段是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個塗轍。

楊開沅謹案：此段發明道器一貫，最爲明白。知此則理生氣，纔說性便不是性。人性中曷嘗有孝弟，來皆頭上安頭，屋上架屋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里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物來感於此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凡物本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楊開沅謹案：大學物有本末，似兩段事，然合之，總完一至善，仍是一是也。卽云修齊治平是其然，格致誠正，是其所以然，亦得。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而已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百家管憶姜定菴先生問孝弟爲仁之本。先遺獻曰。凡人氣聚成形。無一物帶來。而愛親敬長。最初只有這些子。後來盛德大業。皆原於此。故曰仁之本。集註爲仁猶曰行仁。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曷嘗有孝弟來。蓋以孝弟屬心心之上。一層方纔是性。有性而後有情。故以孝弟爲行仁之本。不可爲仁之本。李見羅道性編皆發此意。愚以爲心外無性。氣外無理。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蓋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而後見其爲仁義禮智。非是先有仁義禮智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也。人無此心。則性種斷滅矣。是故理生氣之說。其弊必至於語言道斷。心行路絕。而後已。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就謂孝弟不可爲仁之本與。養心莫善於寡欲。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劉蕺山曰。心齋又加箇有所見。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者損過而就中。損乎末而就本。實者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損發明其義。以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

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公便道最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市於色。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然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有恐懼心。亦是獨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體。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爲人處世間。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有疑病者。事未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卽是。

天理。

顧諱謹案。傳習錄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下。添然一燈。此有意爲善。亦是非理之旨。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得攬他事。不能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者。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謂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百家謹案。孔子亦曰愛人以愛爲仁。恐不在後人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自是無病。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卽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百家謹案。叢山語錄。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外見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隊長三尺。向誰說。蓋子劉子意。以仁義禮智之性。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名。故惻隱卽仁也。時位有動靜。性體無動靜。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中和盡屬性也。情者性之情。不得與性對。此開關以來之特解。須細心體會。

仁則一。不仁則二。

問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開闔。其意味有不可言述。竊有一喻。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店。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豈知爲族之兄耶。或告曰。彼之兄。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弟。公之族弟某人也。旣歡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何如？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於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顧諱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責志立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謝良佐見伊川一條，并巖山語，今移爲附錄。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無咎也。

百家謹案。岡林氏兆思專言良背之學。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卽良其背也。

良其所止其所也。良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使之各得其所而已。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州警請一條。今移爲附錄。

入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

顧諟謹案。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論語所謂坦蕩蕩。孟子所謂不淫不屈。曾有絲毫窒礙否。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養。今人外面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不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

一、一則自無非僻之於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

梓材註案原本此條自然明白下，有先生曰初見伊川時至有箇省覺處一百四十三字，與百家案語今移并和靖學案。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纔檢束則日就規矩。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忘敬而後無不敬。

劉蕺山曰：主一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

居敬卽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太簡矣。然乃所以爲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字矣。居敬則中心無物，是乃簡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禮，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福養吾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妄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旣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六二不畊稷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畊稷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九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能順乎中正乃无妄也故極言无妄之義畔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而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菑是也蓋畊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當然耳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無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也聖人隨時而爲也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是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應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

葉六桐曰。權乃是一定不移之物。

問舜執其兩端。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孟子養氣一章。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宗義案。伊川此段。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又曰。昔有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周海門曰。何處見不得。此卽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意。然非勿忘勿助。活潑潑地。如何見之。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爲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探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語高則指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旨。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文字上無閒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須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如易繫詞。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繫辭。

解義理。若一面靠書策。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以誤人。

論語孟子。只詳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賸。只有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宗義案。橫看側看。面面皆山。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樂亡。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焞偶學虞書一條。今移爲附錄。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

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祿可趨。則所志可知。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向上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伊川與和靖論義命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又范淳夫之女。及有患心疾二條。移爲附錄。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人多言天地之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是似有箇規模。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語默猶晝夜。晝夜猶死生。死生猶古今。

靜中便有動。動中便有靜。

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明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至參錯。然一箇生殺升降之分。不可無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凡氣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大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天之賦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於事業謂之理。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大圭黃鐘。全沖和意。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子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驚怒皆是主心不定。

忿寃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懼。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思慮不得至於苦。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之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冰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雜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百家謹案。養氣養心原是一事。分不得兩件。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如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淺近。莫非義理。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其謝顯道習舉業。至且靜坐五十八字。移入上蔡學案。其伊川見人靜坐十一字。又游定夫問陰陽一條。並移爲附錄。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粹材謹案此下有尹彥明問於程子一條移爲附錄。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不應爲總是非道。

只外面有些罅縫便走了。

九德最好。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責己感處多。衍責人應處少。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作亂。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謂之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粹材謹案此下有蘇季明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者得之。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沿革。

門人有言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居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自無辱矣。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於一道中別出。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劉叢山曰。無妄亦無誠。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真養。然同歸於誠。不能動人。則是誠不至。於事厭怠。皆是無誠處。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爲中也。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謂中也。

聖人憂勞中，其心則樂，安靜中却有至憂。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非傲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地，故中庸言鬼神之盛德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地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原注冠昏喪祭。鄉相見。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幼者可漸使知禮義。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百家謹案。學佛者之忘是非。正爲有許多路理。所以要忘。昏迷拘泥。所以爲物所役。能自己轉動得。人便不昏迷拘泥。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閒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百家謹案。此真爲至書。然不唯機事。凡兵陳刑名以及權術之書。後生看慣。即便下著毒種。多致後日有喪身敗德之事。教子孫者。不可不蒙養以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合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合者。道開合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合。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卷十六

伊川學案下

四箴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黃東發曰。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心兮本虛。

陳北溪曰：心之爲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純是理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應物無迹。

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卽動而應，無蹤迹之可尋捉處。操之有要，視爲之則。

人之接物，視最爲先。卽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蔽交於前。

蔽指物欲之私而言。其中則遷。

中指心之體而言。卽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定矣。克己復禮。

上以一節言，此以全體言。久而誠矣。親箴

誠者，眞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眞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徹表裏，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陳北溪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於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爲性者也。

知誘物化。

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閒也。

遂亡其正。

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

卓彼先覺。

悟此理之全而體之者。

知止有定。

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卽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

不爲之誘而化矣。

閑邪存誠。

邪者物欲之私。誠者天理之實。閑外邪不使之入。則所存於心者。徹表裏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

仁矣。

非禮勿聽。聽箴

總結之。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陳北溪曰。一念之動於中。或善或惡。必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

發禁躁妄。

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爲言。大概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爲者。故必禁之。

內斯靜專。

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爲一篇之關要處。

矧是樞機。

門之闢闔。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

也。

與戎出好。

言非禮則有躁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躁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與戎則凶而辱。出好則吉而榮。

傷易則誕。

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

傷煩則支。

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逆出者。乃煩中之失也。

己肆物忤。

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己者肆。而與物忤矣。內何復靜之云。

出悖來違。

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云。

非法不道。

法謂先王之法言。

欽哉訓辭言箴。

欽謂敬謹所出。而無躁妄也。

哲人知幾。

陳北溪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燭於其先。

誠之於思。

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壅矣。

志士厲行。

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於有行。

守之於爲。

爲事動之已著者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中理而無過舉矣。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此正舜跖二路之所由分。其發軔之始。尤不可以不謹之也。

造次克念。

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戰兢自持。

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

習慣如自然。則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熟矣。

聖賢同歸。動箴

自賢入聖。同一歸宿。卽其止於至善之地者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特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劉蕞山曰：此伊川得統於濂溪處。

附錄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吾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穉中矣。明道幼時名延壽。

百家謹案。二程母夫人侯郡君，好讀書，博知古今。二程父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子有過，則不掩。嘗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行而或踣，則曰：汝若徐行，寧至踣乎？嘗絮羹，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宇多怪，家人報曰：有鬼執扇，曰：天熱爾。他日又報曰：鬼鳴鼓。曰：與之椎，自是怪絕。

梓材謹案。原本附錄首條爲先生父太中至壽八十五，凡四十三字。今據爲太中立傳移入濂溪學案。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

明道猶有謔語。嘗聞一名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笑曰：我將謂天命之謂性，便應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補。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伊川涪陵之行。過灑源。波濤中。舟人皆失措。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遂去如斯。方欲答之。而舟已行。補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韓公維與二先生善。屈致於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當暫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樸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誥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崇寧三年。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思

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尹和靖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揆所鈔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日。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和靖自此不敢復讀。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和靖。思叔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蹊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噉。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被召入朝。旣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旣遭憂。又病疾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卽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鮮于侁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先生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先生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鄒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大早。在伊

川直是會鍛鍊。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劉蕺山曰。此事本不易承當。然不教人。不承當亦不得。

尹焞嘗請曰。焞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何如。和靖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尹焞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尹彥明問於程子。如何是道。程子曰。行處是。

思叔訴置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至出入無時。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梓材註案以上八條。本在語錄。以有實指移入于此。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朱光庭又言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

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胡文定公言於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願也其餘則亦

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呂氏童蒙訓曰：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

補

又曰：宿州高朝奉述伊川先生嘗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訓詁不盡，或以爲仁者愛也。愛惟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補張橫浦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卿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又曰：伊川妙處，全在要人力行，所以不欲苦言。用意深者，當自得之。言之又不免作夢。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伊川於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補

又曰：康節子孫，大抵不取程子，蓋私意也。補

朱子曰：伊川言性卽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破不得。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是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是個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失了性，卻不是壞了著修。

劉剛中間程伊川粹然大儒，何故使蘇東坡竟疑其奸。朱子答曰：伊川繩趨矩步，子瞻脫岸破崖，氣盛心

粗知德者鮮矣。夫子所以致歎夫由也。

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視聽言動箴，其辭緩，其理散，舉雜而病不切。

祖望謹案，此言太過。

黃東發曰：伊川十八上書仁宗，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其後應聘爲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尚幼，惟以培養爲急耳。其他論漢議論薄葬，代呂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爲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又曰：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爲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救，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又曰：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於韓持國，而文路公題其墓，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城、孟厚、尹焯，又薄暮出城，迄夜方至者，爲邵溥、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爲年譜云。

吳草廬曰：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爲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生靜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劉蕺山曰。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卽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葉六桐曰。明道不廢觀釋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伊川一切屏除。雖莊列亦不看。其實儒釋之根本懸殊。下種既異。卽偶資其灌溉。終不能變桃爲李。亦不必有意深絕也。孔子於老子。亦嘆其猶龍。何曾染得孔子。

百家謹案。朱子云。釋老書後來須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蓋謂儒釋判然。吾本旣立。惡能爲累。卽舉其語所以取之異也。乃茫昧者。遂引以爲儒釋渾同之左券。更有妄子。瞎摘盲取。二程語錄中之微。近高渾者。并誣兩先生。盡屬瞿曇之異學。此其蚍蜉撼樹。本不足言。但嘆世風之變幻日深。毫不識儒釋之根柢。本是天淵隔絕。強取先儒說同說異。妄加批駁。置方寸於岑樓者。何多也。

翁祖石曰。先生之在經筵。哲宗可謂敬信之甚矣。但進說於人君之前。自當擇其大者。柳枝之諫。爲哲宗所不悅。由是見疏。宜乎呂正獻聞而嘆息。此言之太瑣也。

宗義案。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爲敬。有傷於靜。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只守一個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於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則隻輪孤翼。有

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於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患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爲此言也。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致審焉。

百家謹案黃文潔公曰：自孔孟歿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唯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逮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此評論之得當者，而唐一庵樞謂明道之學，一天人合內外，已打成一片，而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工夫，似未合併，尙欠一格。此但知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忘卻先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語，恐未是深知先生者也。蓋語學至二程諸儒之中，更醇乎其醇矣。第大程質性高明，而先生從踐履入，非聖人之書不觀，其功在於密察邊耳。至於大程之表大學中庸先生之易傳，更足爲萬世經術斗杓也。

伊川講友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別爲涑水學案。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伊川學侶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推官方先生元案父峻

方元案字道輔。莆田人。父峻。聚徒講學。鑿井舍。榜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太中珦。及卒。明道爲作行狀。范華陽祖禹爲墓道碑。先生少與伊川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於白鹿書院。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威武軍節度推官。參道南源委。

伊川家學

知軍程先生端中

程端中字口口。伊川長子。舉進士。南渡後。徙家池州。建炎中。知六安軍事。金人攻六安。先生固守。城破。死之。池州都統制程全收其骨。葬於池。參一統志。

附錄

序伊川文集曰。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

縣令程先生障別見和靖學案。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別爲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別爲龜山學案。

文肅游廌山先生酢別爲廌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別爲和靖學案。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別爲兼山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別爲震澤學案。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別爲周許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別見華陽學案。

博士蘇先生炳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先生國寶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別爲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別爲豫章學案。

太學楊先生迪別見龜山學案。

呂先生義山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程門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劉李諸儒學案周許諸儒學案。

伊川私淑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學正趙先生霄

學錄張草堂先生輝

上舍蔣先生元中

上舍蔡先生元康

潘先生安固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翬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教授羅先生

羅先生竦並見和靖學案。

方氏家學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主簿方先生壬

方先生禾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伊川續傳

文獻劉佚庵先生肅

劉肅字太卿號佚庵。洛州人。金興定初。詞賦進士。累官戶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實。元中統初。擢真定宣

撫使。後商議中書省事致仕。先生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後追封邢國公。諡文獻。參姓證

判官張中庸先生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泰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談經自樂。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左遷邳州軍事判官。金亡。優遊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賜號曰中庸先生。既卽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素通程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歷年繫事記。從黃氏補本錄入。

通判李蒙齋先生簡

李簡字蒙齋。信都人。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同上

學易記序

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卻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獻之集大易粹言傳於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歲壬寅。予挈家東平。時張中庸劉佚庵二先生。與王仲微輩。方聚諸家易集解而節取之。得廁講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取之間。則亦不無稍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僕居萊蕪幾二載。常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

已諸家之說未見也。六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脫有所得。隨即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否。比遷東平。積謬說百餘條。及得胡安定。王荆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灝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字者。以兼採諸人之意。合爲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於其間者。己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所集學易記。重加去取。而付諸梓。獲譽獲謗。皆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辨之者。時中統建元庚申歲也。

梓材謹案。張李二先生。並據黃氏補本增入。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

卷十七

橫渠學案表

張載	呂大忠
父迪 附雋 寅 高平門人	呂大鈞
呂大臨	范育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又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私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蔡發 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橫渠續傳。
張戢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並橫渠學侶。

呂大防 別見范呂訪儒學案。

橫渠同調

橫渠學案上

祖望謹案橫渠先生勇於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於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間有未當者梨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梓材案是卷慈谿鄭氏二老閣亦有刊本特其體例有未協處略爲校正。

高平門人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父迪附焦寅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官諸孤皆幼不克歸以僑寓爲鳳翔郿縣橫渠鎮人先生少孤自立志氣不羣喜談兵因與邠人焦寅遊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收兆西之地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於道已求諸釋老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二程子二程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舉行

也。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已擁鼻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謂之曰：「今見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師之。」即日輟講。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聘延先生於學宮，命士子矜式焉。舉進士仕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親與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苦，每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正獻公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方勵精於大有爲，悅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後，當有所獻替。」上然之。除崇文院校書時，王安石執政，謂先生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與人爲善，孰敢不盡？若教玉人琢玉，則固有不能者矣。」安石不悅，以按獄浙東出之。程純公時官御史，爭之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然且讞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御史職爭新法，爲安石所怒，遂託疾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冥心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患近世喪祭無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襲用流俗，於是一循古禮爲倡。教童子以灑掃應對，女子未嫁者使觀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

風俗一變而至於古。熙寧九年，呂汲公薦，召同知太常禮院，會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俱不能得。復謁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逝矣。時十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八。囊筭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樽榼乃克。敕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於涪州。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居恆以天下爲念。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貴者，輒蠶繭與其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法，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牽架而已。與學者將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所著曰東銘、西銘、正蒙、雲濤、謝山學案。劄記有云：橫渠易說十卷。

百家謹案：先生少喜談兵，本跡弛豪縱之士也。初受裁於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於佛老者，累年繼切磋於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爲必可至。三代之治爲必可復，管語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始不輕與人言學。大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所至搜訪人才，惟恐失其成就。故門中學者鬱興，得與洛學爭光，猗與盛哉。但先生覃測陰陽造化，其極深至精處，固多先儒所未言，而其憑心臆度處，亦頗有後學所難安者。至於好古之切，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此亦不能使人無疑。夫周禮之的爲僞書，姑置無論。聖人之治，要在制度之細，竊恐周官雖善，亦不過隨時立制，豈有不度世變之推移，可一一泥其成迹哉。况乎周官之繁瑣，躓擾異常，先生法三代，宜不在周

禮是又不可不知也。

西銘

百家謹案先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作於一時。而西銘旨意更純粹廣大。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朱子曰：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橫浦曰：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渾然處於中間者也。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既爲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於天地間。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吾爲天地之子。大君主天地之家事。是吾父

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孤兒幼子。後吾生於天地間。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聖人合天地之德。賢人特天地之秀也。人之有疲癯殘疾。憊獨鰥寡。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者也。於時保恤之。是子之能翼天以代養此窮民也。吾能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知化窮神。則善述善繼。天地之事志者也。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心性卽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崇伯之子禹也。酒能亂德。惡旨酒。乃願天地父母之養也。潁谷封人請遺羹於母。以起鄭莊公之孝。今我育天地所生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舜夔齊慄。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吾能竭力爲善。以致天地之喜。是舜之功也。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以死爲恭。成父之惡。不可爲訓。橫渠之意。以爲遭遇譏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曾子得正而斃。吾能處其正。順受而全。歸於天地。是有曾參之孝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順父之令。無怨尤於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富貴福澤。固天地之厚。吾生貧賤憂戚。亦天地之愛。汝玉成於我也。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沒則安其心志而不亂。是乃始終聽命於天地。而爲天地至孝之子焉。

劉蕺山曰。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視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

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如一頭兩足。合之百體然。蓋原其付畀之初。吾體吾性。卽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不得其所。其能自己於一體之痛乎。於時保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天下也。反是而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焉。濟惡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爲一體之脈。而通於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卽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踐之心。卽是窮神踐之事。卽是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於是有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弗暇問者。功足以格天地。贊化育尙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死生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萬物以爲一體矣。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仁人云。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劉菺山曰。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爲非心。而不知其出於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

言過動人。以爲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高忠憲曰。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張子本易以明器。卽是道。故指太和以名道。蓋理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無形而難窺。氣有象而可見。假有象者。而無形者可默識矣。浮沈升降動靜者。陰陽二氣自然相感之理。是其體也。絪縕交密之狀。二氣摩盪勝負屈伸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是其用也。始猶資始之始。變化皆從此始也。幾微易簡。謂此氣流行。始則潛孚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間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乾以此始物。坤以此成物。明非有他也。散殊可象。有彷彿之謂。清通不可象。明

其不可測之意。明非有二也。野馬出莊子。喻氣之浮沈升降。如野馬飛騰。無所羈絡。而往來不息。言太和之盛大流行。充塞無間也。太和卽陰陽也。易卽道也。故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明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百家謹案此則最爲諦當。盡性者能一之。合性與命體用一源。不落有無之見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死者。可與言性矣。

百家謹案天地之間。只一氣之循環而已。著於物而有聚散。而理無聚散。性無聚散也。順而不妄。實理之自然也。散入無形。本非有滅。聚爲有象。本非有增。故曰適得吾體。不失吾常焉。高忠憲公曰。聖人原始反終。知天壽不二。故樂天安土。存順沒寧。所以爲存神之至。彼二氏之失道。則均焉。又曰。性無生死也。何亡之有。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顯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

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問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百家謹案先生以虛能生氣。有生於無。爲詖淫。足見先生之學粹然。可爲吾道大中之準。蓋虛空卽氣。爲物不二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有無自相隔礙。凡夫理氣心性體用動靜無之非二矣。此二氏以無爲真。常有爲幻妄之根本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迭運者氣也。兩間無無氣之處。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百家謹案塊說文謂霧味塵埃也。狀氣網緼盛大之象。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百家謹案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二語使人豁然。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宏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宏人是性不知檢其心。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天道不窮。寒暑也。衆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高忠憲曰。本一氣而已。而有消長。故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之別也。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大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百家謹案。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所謂魂交。卽神遇也。蓋魄交魂而爲寤。魂交魄而爲寐。猶日出地而爲晝。日入地而爲夜。陽氣發生而爲春。夏陽氣收藏而爲秋冬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緼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人。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高忠憲曰。天輕清。故理氣屬之地。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

兩之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爲二。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男女兼人物言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高忠憲曰：一物兩體卽太極兩儀也。太極理也。而曰氣者氣以載理。理不離氣也。氣惟一物故無在無不在而神是兩者以一而神妙也。氣惟兩體故一陰一陽而化。是一者以兩而變化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雲深。案浮陽一作純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百家謹案：恆星不動。純繫乎天。此舊說也。後歷悟恆星亦動。但極微耳。此歲差之所由生。一歲右行五十秒。二萬五千餘年一周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先生本自不錯。黃瑞節解日月五星亦順一左旋。但其行稍遲。反移徙而右。若逆天而行者。此言大謬矣。蓋天左旋。以北極爲樞。恆星與七政右旋。皆以黃道極爲樞。日月五星各有其道。每日所行。各有度次。如蟻行磨盤。所謂日月麗乎天。宿離不忒。若果皆順天左旋。則無所謂黃道白道。躔離次舍。日曰混漾游移。將日月亦不麗乎天。而宿離焉能不忒哉。且惟天左旋。諸曜右旋。左右勢力相抵。而地得渾然中凝。若俱左旋。則地亦隨偏顛倒。宇

宙亦不得成世界矣。種種諸繆。詳百家所作天旋篇。蓋諸曜右旋。是歷家從來本論。儒者未得以臆見強奪之。右行日遲月速之說。日月之高下懸殊。則旋轉之路有遠近。此遲速之由也。月精反陽。日質本陰。與五星之說。俱屬未然。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恐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百家謹案地轉之說。西人歌白泥立法最奇。太陽居天地之正中。永古不動。地球循環轉旋。太陰又附地球而行。依法以推薄食陵犯。不爽纖毫。蓋彼國歷有三家。一多祿茂。一歌白泥。一第谷。三家立法迥然不同。而所推之驗不異。究竟地轉之法難信。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百家謹案先生前既言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又曰日月右行最速。今此言無乃自相矛盾乎。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百家謹案地有升降。固是四游荒唐之說。卽余襄公圖序云。潮之消息。皆係於月。亦非定論。惟朱有中之潮墮。其說最精。潮之升降大小。應乎節氣。節氣輪轉。潮汛隨之。然以之論淞浙之潮。則合而他方之潮。有一日一長者。有一日四長者。有一月兩長者。有一年一長者。有潛滋暗長者。有來如排山。爛電者。此又何以例之。百家私付造物。凡創設一種類。必極盡其變化。假觀木類。松葉細如針。栲葉大如蓋。種種奇形異狀。不可勝數。飛潛動植土石之類。皆然。何於水獨不然。海之有潮。猶婦人之行經。以一月爲期。而有信。然亦有逾月者。有不及月者。有四季者。有暗轉者。種種不一。可無疑於潮矣。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交爲之食矣。

吳臨川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百家謹案。鮑雲龍天原發微。比日月於離坎卦中畫之陰陽。先生所云日質本陰。月質本陽。卽此說也。至於日食。則由日高月卑。朔日月行密。近於黃白交道。日體爲月魄所掩。故光爲之食。月食則由日大月小。地球小於日輪。大於月輪。當望時。地球開於日月之中。有景在天。是名闕虛。此時月行道內外。遠於黃道。則地影不能及月體。則不食。若當望時。月行交道。近黃白相交之處。經由地景之中。日光不照。則月食。疑者以爲春秋二分。食於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平如衡。地猶在下。烏有影能

蔽月乎。不知此由清靈氣之能使物象升卑爲高也。其詳在百家所纂明史歷志中。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百家謹案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月受日光。其一面常圓。但人從下視之。月與日相近時。日在上。則其光所見如鉤。月與日對照時。則其光滿如璧耳。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糅。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劉近山曰。日之行三十日五時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爲氣盈。又曰。陽贏。月行所少爲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

氣朔分齊而爲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朔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

百家謹案。推置閏術。易推交食法。難。此由先生不諳曆法。臆度言之。上數節大略皆然。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疔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百家謹案。此先生以陰陽之氣。測想風雨露雷之由也。近代西人之說甚詳。略述大旨。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爲氣域。氣域分爲三際。近地者爲和際。中爲冷際。上爲熱際。種種變化。悉在此氣中。下地水火土爲天行所吸。則騰聚於氣中。鬱然成雲。散而爲雨。當其未散。火在於中。爲氣水所束。不得走出。則殷殷有聲。破裂而出。遂成大響。而電正其光之奔飛者也。火既破氣而出。成爲雷霆。若火已盡。則不復風。或水勢盛。未得及土。橫而行地上。則風雷交作。其有風而不雨者。火之升也。不受水迫。即返下土。爲氣遏抑。未獲達達。遂橫奔動氣。而爲風。水上升而火不上。則有雨而無風。火上升而水不上。則有風而無雨。火土並蒸。則或風止。而繼之以雨。或甚而風以散之。或甚而風雨並作。總視其勢之先後盛衰焉。水土並上。土多於水。則爲霧。土自獨上。奔散之際。則成霾。水升僅達氣之和際。

則爲雨爲露。入於冷際。遂成霜雪。入冷再深。則爲雹。然霜雪在冬而雹在夏者。夏時炎烈。上升之勢。銳能直入冷之最深處。故結而爲雹。冬則上升之勢緩。僅及冷際。遂爲霜雪也。然夏時何以無霜雪。蓋夏時和際之氣暖。能爲冷際之氣解。惟入最冷處凝而爲雹。始不能爲之解也。且夏時之雨狹而速。雲興卽雨。不待至冷際而已降矣。其直上不降。至最冷際而爲雹者。偶然也。冬雲霏緩而廣。非經數日雲氣不成。故至冷際而結爲霜雪者。常然也。種種變化。悉出於自然。而其所從。咸因日月星辰往來運動。能吸引下地之火氣。水土四行。不特月離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也。經緯星辰性情不齊。各能施效。故精於天文及分野者。推此年之躔度。卽可知此年之水旱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百家謹案。日火外景。金水內景。說本淮南。天以陽神爲用。故直而施。能照萬物而不可犯。地以陰形爲質。故闢而受。隨物肖形。而可親狎。是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有食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爲收視返聽。潛神不曜。養生之法。

木曰曲直。能旣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

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高忠憲曰。曲直從革。書傳本謂曲而又直。從而又革。張子則作一義。說水之濡。當作土之濡。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水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百家謹案。參兩篇。尤先生之極深思索。以談造化者也。但曆法一道。至今愈加精密。凡各曜之遠近。大小行度。薄食。陵犯。灼然可見。可推。非可將虛話臆度也。伊川云。正蒙中說得有病處。殆此類與。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楊豈能到。

劉蕺山曰。天無一物不體處。卽是仁無一事不在處。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高忠憲曰。上天之載。寂然不動。而感則必通。聖人之心。寂然無爲。而得爲則爲。明其順應而無所矯強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而有常。謂天。

孫鍾元曰。天與神非二。見聖人即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高忠憲曰。卽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道。曰運於無形。非外形而別有運於無形之道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高忠憲曰。此借易語言。人之存心。蓋吾心之神。卽天地之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存之而四時。

晝夜之變通。不外於是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高忠憲曰。此亦欲人之存心。文王純亦不已。卽上天之載也。故存文王所存。則知天載之神。德性者。衆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常存德性。所謂存衆人也。故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唯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高忠憲曰。谷神本老子語。谷而謂之神者。言谷之虛也。故聲達焉。則響應之。然其神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卽天也。故知周萬物。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高忠憲曰。象者。猶言性情形狀。凡有實得者。必可名言。可名斯可象。如實見天道。斯得其元亨利貞之名。其得名。斯得其生長收藏之象。苟恍惚不可爲象。豈復有可名言哉。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貞明不爲日月所眩。貞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高忠憲曰：不外乎陰陽，故曰一於氣而已。

神无方，易无體，大且一而已爾。

高忠憲曰：既大且一，故無方所無形體之可求也。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百家謹案往來屈伸之義，與天神人鬼地示何相關合？昔嘗思之，一陰一陽一氣之往來，時屈而歸，謂之鬼，時伸而來，謂之神，總之陰陽之靈氣也。太虛生人生物，知氣變化，靈爽不測，無處無靈爽，卽無處非鬼神。在天爲化育，時行物生是也；在人爲精神聰明靈爽是也；在人爲魂魄，生死聚散是也。在事爲動靜起居作息是也；在壇壝宗廟爲天祖日星嶽瀆，下而至於門行井竈皆是也，所以中庸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夫體物而不可遺，明以兩間之氣化言鬼神矣，而下忽接言祭祀，又曰誠之不可揜如此，此言鬼神之至精也。蓋鬼神旣爲陰陽之靈氣，無處非鬼神，而人尤爲鬼神之會，蓋物之靈者莫過於人心，而人心之與鬼神相接者，尤在祭祀，當其愼然肅然不見者，如或見之，不聞者，如或聞之，是祭祀者正所以通幽明，洽人神，以吾心之精誠對鬼神之靈爽，焄蒿悽愴，洋洋如在，爲物爲變，情狀畢露矣。此先生具是意於言中而未發者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无方易无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日語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

高忠憲曰：天地有陰陽，在人，有知義，知藏於中爲事之神也。義形於外，制事之宜者，化也。知義用利者，知與義用之利也。至德盛而窮神，知化則知義皆下學之事，而不足言矣。時卽氣之推行者，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高忠憲曰：變有形化無迹，故曰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者，如一歲之化，裁作四時之變，以變顯化也。皆神

之所爲。故至微至顯。昭著而不可揜。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百家謹案。鬼神體物不遺。散在兩間。而其所聚。則尤在人心。蓋人心之靈。卽鬼神之靈也。本渾合無間。二之不得。故人心纔動。氣卽感通。無隱不見。相在爾室。君子之慄慄危懼。雖欲不慎。獨不可得也。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高忠憲曰。括結礙也。見事之幾微。則事得其宜。動而不括矣。故能屈伸順理。身安而德崇。易曰。知幾其神乎。精義入神者。知幾而已。精義入神妙處。使事理素定於內。而用乃利。豫利吾外。而內乃安。蓋內外

交相養皆崇德之事。若夫窮神知化，乃德盛自致。君子無容心焉。先難後獲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葉六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不可致思。推行有漸之謂化，故不可助長。存此心之虛明，則成至德。所以存神而爲仁之至也。順天理之變化，而達時中，所以順化而爲義之盡也。微者神之妙，彰者化之著。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善成性，與一陰一陽之天道無殊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翁祖石曰：羣動萬殊，神妙萬物，故曰一天下之動，變化卽神也。聖人存神而達化，人果知變化之道，則上文聖不可知，謂神神亦奚不可知。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百家謹案：易知幾其神之幾，卽異於禽獸幾希之幾。此所謂天良，人之所以爲人者，全在此。靜則中存，動則先見，不容蓋藏。孩提愛敬，乍見惻隱，與不爲不欲之心，凡聖之所同也。何有不貫，何有不知。但此先見之幾，無有不吉，而一轉念則惡聲納交，要譽等心紛然並至，惟能奉此先心而無違，如無

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卽聖人順性命之理。故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高忠憲曰。徇物欲卽滅天理。忘物累卽順性命。間不容髮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旣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葉六桐曰。處事之謂義。存心之謂仁。義入神。仁敦化。卽易顯諸仁藏諸用意也。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爲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爲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高忠憲曰。凡物能交感者。固鬼神施受之性。如草木之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變化。見鬼神之體物不遺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林慮齋曰。敲。莊子作嘯。卽鳴鑼。今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百家謹案。義命合一存乎理一語。此先生破荒之名言。先儒多忽略看過。不得其解。百家讀明儒學案。孫文介淇澳傳。而有悟於先生斯語之精。世儒說天命義理之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文介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在天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必有不及。顧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世人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惟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千古如是。不然。則千古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此卽先生義命合一存乎理之真詮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

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高忠憲曰：性雖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之。今世之語自然而諱言思勉者，其亦不知聖人成能之旨矣。

葉雨垓曰：人能者，大人裁成輔相，以補天地之所不能，以自成其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高忠憲曰：生死者形也，性豈有生死哉？是以君子天壽不貳，實見其無二也。

孫鍾元曰：生順沒寧，無得亦無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高忠憲曰：人受爲性，天賦爲命。受者受於天，故亦爲天所性。通者通達無間，極者推致其極。天所性者，囿於氣中有昏明之不同矣。然通極於道，則雖愚必明也。氣之昏明，何足以蔽之。天所命者，各有分限。

有吉凶之不同矣。然通極於性。雖殺身亦以成仁。遇之吉凶。何足以戕之。通極處皆學也。不學則未免於蔽之戕之矣。性通氣之外。命行氣之內。內外者。以人之成形而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人不知天。則塊然形骸而已。知則可以盡性而至於命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葉六桐曰。世人妄談陰陽鬼神。而不知卽在吾身。初非有二。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高忠憲曰。以水喻天。以冰喻人。以凝釋喻生死。以受光喻氣稟之不同。以照納喻性之不二。

天良能本吾良能。願爲有我所喪爾。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愛而同。其無愛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百家謹案。此節講性命語。頗艱澁難解。朱子亦謂其語未親切。然細案之。亦可咀味。性無有二。宇宙以來。只此一物。故云性其總。以其爲總會處也。人人各得有合兩之象。人受命於天。天壽窮達不齊。各有一定之則。不窮理盡性。推極其總之要。則不能致於命。而得其所受之分。逮窮理盡性。而所受之命不可變。蓋知吾受分之有則也。然此命也。天亦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能已者。至於性之在人。則爲天下古今之所總。通極於道。有感必應。上文所謂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何不可知人知天。盡

性以至命也。下言聖人之憂，蓋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其輔相之道，而不能同天地之無憂也。

滯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宏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而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誣。

百家謹案：生者氣也，生之理性也。人有人之生物，有物之生，則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生之謂性。未嘗不是，惟是告子渾羽雪玉於白，同牛犬於人，入於僮侗，開後世禪門之路徑，所以可誣。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功。

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黃勉齋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宗。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者。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嘗以是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卽所謂善反之者也。

百家謹案。先生雖言有氣質之性。下卽言君子有弗性焉。是仍不以氣質之性爲性也。奈何後之言性者。竟分天命氣質爲性乎。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

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糅。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糅者。未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暑往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夏寒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糅。偏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糅偏勝者當之。雜糅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者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百家又案先生言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則所謂變化氣質也。夫湯武之反。不遠之復。由違乎性。故須反復乎性也。若旣以氣質之外。無性。則性又何須變化乎。呂巾石懷由先生之說。專以變化氣質爲宗旨。以爲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此言似是。而有辨。先遺獻曰。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有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日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巾石之失。離性

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

百家又案氣質之性與變化氣質之說。先遣獻辨之明矣。猶有疑氣質卽性。又不須變化。然則人皆聖人。無不善之人與。百家曰。惡是何言也。夫所謂氣質卽性者。謂因氣質而有天命之性。離氣質無所謂性也。性既在此。氣質性無二性。又安所分爲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乎。然氣質實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君子不以爲性者。以性就是氣質中之指其一定。而有條不紊。乃天下古今之所同。然無異者而言。故別立一性之名。不然。只云氣質足矣。又何必添造別設一性之名乎。子劉子曰。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着性。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可謂明切矣。所謂氣質無待於變化者。以氣質之本然。卽人之恆性。無可變化。若氣質之雜糅偏勝者。非氣質之本然矣。故曰。氣質無待變化。非謂高明可無柔克。沈潛可無剛克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堯堯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百家謹案。先生之言才。就人有氣質之偏。故有才有不才。言性亦因有氣質之偏之混。故必待盡性而後成性。若論其本然。孟子言性善。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性固不待人爲而後成。才亦無有才不才之別。何以言之。氣質者。天地生人之本。宇宙聖愚之所同也。因氣質而指其有性。是性者。卽從氣質之本然者而名之。非氣質之外。別有性也。性既是氣質。則氣質之偏者。非惟不可言性。并

不可言氣質也。奈何將氣質之偏者，混擾於性中乎？蓋氣質之偏者，習也。習不因墮地後而始有。五方土地之風俗，父母胎中之習養，此卽麤麥之肥穠，人事雨露也。豈得謂麤麥之才有殊乎？先遺獻曰：氣質卽是情才，由情才之善而見性善，不可言性善而後情才善也。若氣質有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之性惡，不可謂非矣。至於成性與盡性，則大有分別。盡性屬人力，成性則本成之性，是天之所生，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之理。先生之言性，由人而成，失大易之旨矣。

楊開沅謹案成性之說，始於董子天人策，張子未能擺脫其說，亦氣質之性誤之也。氣質自氣質，如何云性，况氣質本無不善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高忠憲曰：性者天所命，德者己所成。氣血氣也，德不勝氣，則性命皆由於氣。德勝其氣，則性命皆由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勝其氣，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而氣變矣。其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故曰有命，言其氣之一定也。若富貴則曰在天，言有當得之理也。故有易簡之大德，必受命而成位乎天地之中。

以天理能悅心通志爲天下所必歸。有不歸者。如仲尼益伊尹周公。有繼世之君。所乘所遇之不同也。舜禹正由天理。馴致天下之歸。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故曰有天下而不與。其餘有天下者。非乘勢則求焉。不可謂其不與矣。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宏於性。

高忠憲曰。禦。止也。爲見聞所格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速。心禦見聞。故不如性之宏。然則人心無物。則不滯而神矣。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楊開沅謹案。先生解上智下愚句。以習言。蒙上相遠句。不以性言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與程子解殊別。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高忠憲曰。大雅文王之詩。本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張子借在爲察。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遠也。時義者。隨時之義。時中之謂也。舉此以教人。述此以行己。所謂在帝左右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黃文潔曰：按誠明篇語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此陽明陰濁分剔尤淨。

劉蕺山曰：若領好以用惡，手勢更捷，然在學者分上，只得倒做。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荷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高忠憲曰：情實也。天以屈伸相感，則萬物生生而無不利。人以情僞相感，則有利有害，以雜之僞焉耳。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高忠憲曰：滅理窮欲以取禍，則人爲之招，而非命之正矣。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性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又曰：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

高忠憲曰：心與天一而已矣。心大無外，天大無外，天體物而不遺，故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世入之心，梏於見聞之狹，聖人窮理以盡其心之全體，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不萌於見聞，不因見聞而萌也。

百家謹案：心處身中，纔方寸耳，而能彌六合而無外者，由其虛竅爲氣之橐籥，而最靈也。蓋盈天地間，惟此於稊。乾知其氣流行不已，其凝聚者在人身，而身之氣又朝宗於心，故此人人各具之一心，實具天地萬物之全氣，氣全而理即全，非謂我一人之心，僅爲分得之家當也。是故論斯心之本體，聖不加多，愚不加少。箇箇人心有仲尼，原不待體物而始無外也。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則眼中之金屑矣。先生之云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正言聖人盡性，天下無一物非我，所謂德性之知，非世人見聞之知也。若恃見聞以體物，物可勝體乎？適足以梏其心而已。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百家謹案：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耳目口鼻父子君臣，以至云爲事物，皆是也。格物致知，則由象可以悟心。玩物喪志，則徇象適以喪心。存象之心，心滯於象，而自失其虛明矣。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百家謹案。耳目之爲性累。人自累之耳。若言人之自累。則心亦足爲性累。不特耳目。原天之生是耳。目耳司聽。目司視。固以通導天下之萬物於我心。如此始可見萬物之皆備於我。欲以合內外之德。能舍聰明之用乎。高忠憲公曰。徇於物則爲性累。通乎理則爲啓之之要。聖人由聞見以窮理盡性。合內外之德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百家謹案。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道之大原也。釋氏以理能生氣。天道之運行氣也。求道於未有天地之先。而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以真空爲宗。反以其心法之所謂空者。而起滅天地。遂謂山河大地皆覺迷所生。緣心起滅。悉屬幻妄。於是捏造三十六諸天種種壽張之說。是以小緣大。以末緣本。總由其不知天命。不識理。卽是氣之本。然離氣無所謂理。妄認氣上一層。別有理在。理無窮而氣有盡。視天地乃理之所生。轉覺其運行覆載之多事。眞所謂夏蟲之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百家謹案。高忠憲公曰。釋氏之失。在不能窮理。一言以蔽之矣。蓋聖人窮理盡性。故能範圍天地之化。釋氏以理爲障。以性爲空。凡諸所有。悉屬緣生。故以無任運聽。六根交於六塵。謂思慮一萌卽是

識神無心之眼。不視而無不見。無心之耳。不聽而無不聞。無心之鼻舌手足。不臭味持行而無不臭味持行。苟動視聽臭味持行之念。則眼耳有視聽。鼻舌手足有臭味持行。即有不臭味持行矣。既無是心。豈有人我。豈有天地虛空。豈有世間一切法。故以天地日月六合人世爲幻妄塵夢。譎張其說。小者大之。大者小之。總由無理以爲之主宰。遂成無星之稱。無界之尺。誕漫流蕩。不可準用也。

中正篇第八

百家謹案自中正篇至王禘篇。九篇中雜說論語孟子易書詩禮。雖閒有精語。然不得經旨者亦甚多。昔伊川嘗有書答先生曰。所論大概。有竭力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黃東發曰。橫渠所說經。間與近世諸儒未合。似有思之太遠者。此非後學一人之所敢妄議也。以後間發明其有關係者。餘僅存正文。不復一一詳註。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宏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宏之。無中道而宏。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已。故仲尼贊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歎乎。

高忠憲曰。文必能致其用。有非汗漫之博。約必能感其通。則非枯槁之約。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高忠憲曰。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百家謹案。讀此益知學者當立爲聖之志。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蓋盡人道而能踐其形者。成身也。成身則成性矣。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是未成其爲人也。凡有身性者。俱當猛省。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宏。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葉雨垓曰：讀正蒙至思蓋未能有也一句，不知何以使我恍然，旨哉此言。

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之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百家謹案：學不求諸心，則無所歸宿，道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然不能尊德性，問學如何去道，譬如先有一粒穀種，而後可施栽培灌溉之功，先有一星真火，而後可用傳薪繼明之法，先得一泓原泉，而後可加導引疏決之方，今漫然求理於天地萬物，而不知反求諸己，是猶無種望歲，沿門乞火，就燥掘泉，不卻枉費勞勞乎，是故不能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不致廣大，則不能立誠以窮理，不極高明，則雖擇中庸而失時措之宜也，先生此則有關於學術，足爲後學發矇。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邪，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安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

百家謹案無所感而起妄也。不思而得素也。二語精透。凡游思妄想。俱不待有感而憧憧。我本然之素。知無事於旁搜冥索之擾擾。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高忠憲曰。無實踐之功。而望資深習察。不智甚矣。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不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高忠憲曰：篤信只是志仁，未能造好惡之甚也。仁不仁之介甚微，惟明足以察其幾，惟健足以致其決，非好學孰能之。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百家謹案：怨尤之生，只見在人之非，而不知反求諸己。君子惟見在己者未盡，自治不暇，何暇責人，又曰：無皆非一語，直可佩服終身。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高忠憲曰爲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高忠憲曰爲人則有徇外之多。好高則寡取善之益。不察則忽易妄行。苦難則逡巡自畫。釋學記之意。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高忠憲曰循此而之去禽獸不遠矣。學者所宜省。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屠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百家謹案程子性卽理也之言。乃有功於聖學之最大者。儒者以理爲性。故窮理盡性。率循其性之自然。卽無適而非道。不待求之於日用彝倫之外也。佛氏以性爲空。故以理爲障。惟恐去之不盡。故其視天地萬物人世一切。皆是空中起滅。值屬幻妄。所以背棄人倫。廢離生事。其說之不可推行者。皆由乎無理以爲主宰也。是故有理與無理。此是吾儒與釋氏之分別。遠若天淵。奈何絕不知儒釋

根抵紛紛妄批瞎誣乎。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節文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徒義。誠能徒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黃文潔曰：人能繼其志者，少所譬曉，已默喻矣。言易入者，雖微言而已，中心藏之，不忘也。釋學記之意。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高忠憲曰：亦釋學記大倫，猶言大節。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百家謹案以鳥喻民弱者。孚育善者。升舉之。孚。蒲標切。從爪從子。鳥之抱卵也。衆好。謂善人翼飛。謂升舉。其旨甚明。何從來解未及。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百家謹案：不有不凝，無宿物於心，所以謂日新之盛，非不二過之解也。知之細句，頗無謂。先生意謂心既浩然太虛，而又須周知文理，密察日新，方兼富有。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弊。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高忠憲曰：禮器皆言修身謹禮之事故。曰藏諸身，禮運則言禮樂因革，移風俗，和天人，運而無積，故曰語其達。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慊於天下。

高忠憲曰：慊，至也。禮記，慎乎天下矣。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惟以及人。乃有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宏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百家謹案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則反禮之意。謂制行當本己。非所徇人也。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高忠憲曰：天下之理。出於至當。則人心大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而可必物之同。必物之是乎。此所謂制行以己者也。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道遠人。則不仁。

百家謹案：道本人心。人心卽天理。凡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先生直以不仁斥。大哉斯言。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高忠憲曰。斷制太過。則傷於仁。惻怛太過。則害於義。仁義相爲體用。而不可偏也。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孫鍾元曰。天地父母之恩。予受兩忘也。若求人德我而爲仁。則累於物多矣。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高忠憲曰。君子不以保身而愛人物。我一體。天理自合。當愛也。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高忠憲曰。吉凶悔吝。皆來物也。知之則不疑所行。而足以利用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通之則天壽不

二。而足以樂天矣。聖人無我。乾乾自強。以成其天德而已。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潛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之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百家謹案：天下之思慮擾擾，止在計較屈伸之途。今能明屈伸之變，伸固伸也，屈亦伸也。至虛無所不伸，無入不自得，則又何思慮乎。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

熊勿軒曰。明明禮也。人必以禮倡。率道必以禮宏大。教必以禮成就。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百家謹案。吉凶利害。雖無定。應之對當。則能反凶爲吉。轉害爲利。說苑亦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此人謀大業之所由起也。若聖人則大公無我。順應萬事。并無大業之可言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梓材謹案二老閣刊本第十七卷止。此以下爲第十八卷。僅刻數版。今以正蒙統歸十七卷。所以防斷簡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高忠憲曰。制法與王。謂八卦書契稼穡醫藥宮室衣裳歷象律呂畫野分州井田封建治水革命等事。皆非有述於前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高忠憲曰。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厭之君。三苗也。君德則於人無不容。臣德則於分有不敢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別生分類。孟子所爲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高忠憲曰。生。姓也。別其姓。分其族類。皆聖人明庶物。察人倫處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而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舊註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靡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高忠憲曰。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於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體而可法也。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能冥契也。皇矣之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正冥契天德。而萬邦自然信悅。不求革命而有天下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邪。

山篋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顯與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因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某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登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胥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履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爲唯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盧中庵曰：懷隱居之志者雖有道不見。至沒世而名不稱。非士君子本心。必至天下皆無道然後安於隱也。此則聖人之事。在孔門惟顏子爲是耳。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敵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高忠憲曰：樂善故重義輕利。樂進故不自滿足。樂天故因物或就。合萬物爲一已。故曰合內外成其仁。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騁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經。經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者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學者長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耳。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翫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慮。勇不亂。直不統。民化而歸厚矣。

庸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遊。

高忠憲曰。分義職分所宜也。有之存之。則玩物喪志矣。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徒義。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財。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愛。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鄭眉軒曰。以出爾反爾爲理。所以警擠人侮人者也。以勢不得反爲理。所以教受擠侮者也。橫逆不報是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愛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高忠憲曰。調者木心正。脈理直。制作如法也。服。馴也。良。善走也。見荀子。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張南軒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扑。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旂常。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於無。則分而爲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高忠憲曰。一物而三才。其實一物而已矣。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淨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道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盧中庵曰。聖人之用。其中有其大。皆自然而然。初非勉而爲者。大人則猶待於勉爲。此所以望之不可及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陳潛室曰。橫渠此說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高忠憲曰：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體之常也。德施溥者，卽此庸言庸行之德。及於庶物也。天下文明者，卽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亦未爲達權之聖人。安知不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顏子所以乾乾進德，未敢以守經之道自安而止之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入之性，故舍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于躍，乃可以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盧中庵曰。無體者。圓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物成就。故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

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葦竹。爲萷。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遯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關戶動達也。形閉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高忠憲曰。人身一乾坤也。竊寐一闔關也。形閉則藏於陰。形開則受於陽。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高忠憲曰。易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蓋聖人之繫辭。無非指人趨避之方。順天理之正。使不陷於凶悔而已。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因聖人之指變動以從之。則盡利矣。本情者。本爻之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本情素動而生吉凶悔吝。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爻情如是。不可得而變。凡繫辭所命。不過二者之動而已。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聖人使人一以正勝。而不當顧其吉凶者。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則必否而後道亨也。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則休命自天而降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殺身成仁。於義无咎也。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不克違。則義所當得。不能違也。泰之上六曰。城復於隍。則其命當亂。不可逃也。皆命之所定。義之當安。不使人趨避者也。故曰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高忠憲曰。氣聚而有象。則顯。氣散而無形。則隱。顯則明。隱則幽。幽明一存乎象之聚散。聚散一妙於神。之推盪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高忠憲曰。樂記曰。始奏之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文謂拊鼓。武謂金鏡。樂之始奏。先擊鼓。故曰始奏以文。亂卒章之節。欲退則擊金鏡。故曰復亂以武。相卽拊也。以其節樂而治其亂。有相之道。故謂之相。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亦樂器。以其訊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爲周召之治。張子以相爲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爲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詩亦有雅。卽今大小雅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文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與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高忠憲曰。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詩言志。故志至而詩至。志既發爲詩。則有象之名。及其見諸踐履。則體實具焉。故禮亦至也。如象雉鳩之物。則有雉鳩之名。情摯有別。雉鳩之體。亦雉鳩之禮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亦黑者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也。與。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卷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溲明。能取是於民哉。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吁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綱直如髮。貧者紵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商頌願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芘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駛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謹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風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百家謹案，苟當作耆。書君奭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言耆老成人之德，下及於民也。則鳴鳥有聲，此周公留召公之意。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才。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決疑。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一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疏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峻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禴。王制謂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高忠憲曰。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傳之言。諸侯歲闕一祭者。諸侯歲朝。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重王事也。夏商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禘列於四者之中。周則改爲春祠夏禴。而嘗烝仍其舊。禴禘二享不與四祭之內。故爲六享。諸侯有禴不禘。又歲闕一祭。故爲四享。蓋夏商諸侯。夏當禘而不禘。而特一禴。此所以有禴不禘。王制謂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假禘之名。以見時祀之數耳。遂使人以不禘爲由於禴。而非由於不王。則文之害意甚矣。禴與禴同。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祠。食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凡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爲獨尊。禘則獨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禴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

之禘。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子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也。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高忠憲曰。禘祭夏行於夏。周行於春。嘗祭夏行於秋。商行雅冬。蓋禘禘用物薄。主於灌獻。順乎陽。春夏之用也。嘗烝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秋冬之用也。故郊社以禘嘗對言。二氣之義也。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牲禘禘。禘嘗禘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諸侯牲禘。禘一牲。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高忠憲曰。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間祀。蓋五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禴。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爲追享。朝享兼常祀。間祀言也。嘗乃秋祭。享當在夏。故嘗以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特牲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禘嘗烝皆合祭。羣主於祖廟也。牲。即特牲也。一牲一禘。本謂今歲。牲則來歲。禘禘之明年。又牲。張子主不王不禘而言。故謂一祭特一禘而已。嘗禘烝禘。則皆如天子之合祭。此夏殷之制也。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禴。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

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高忠憲曰：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若兄弟二人，一嫡一庶，而俱爲適士，其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則雖禰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禰，明其宗之有在也。有事則具牲物，稟宗子而祭之。庶子不爲己之長子服斬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祖父之正統，不敢如宗子斬其長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持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友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高忠憲曰：殤與無後，皆從祖祔食者也。己爲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己爲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不得祭無後之兄弟，皆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者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己爲祖庶孫，而或庶子之所生之殤，則己亦爲祖矣，無所祔食，故自祭之。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祭法曰：天子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以尊祭卑，故曰下祭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曾子問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曰：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宗者，次適爲別子，別子所生之子，爲大宗子也。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劉近山曰。殷而上謂成湯以前爲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考。始祖也。而下爲高曾祖禰四親廟也。遠廟爲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遞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禰。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世室。并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世室。羣穆於文。羣昭於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禰及始祖也。祫謂合祭。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者。諸侯五廟。其祫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于上之義。以卑行尊者之禮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高忠憲曰。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爲安。同几。夫婦共一几。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有別。死則精氣無間。故曰交鬼神異於人。廟門謂之祊。設祭在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爲祊。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無方以求之也。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劉近山曰。社。土神。稷。穀神。五祀。門行戶竈中靈。百神。如日月星辰山川邱陵之類。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本姬姓。而氏不同。諸侯以字爲諡。竊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訛。如舜生嬌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爲嬌姓。卽因生賜姓也。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卽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也。尊統上者。天子以生賜姓。統諸侯。卑統下者。諸侯以字分族。統大夫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高忠憲曰。郊特牲言卜郊之事也。告於祖廟而行。事尊祖也。用龜以下而於禰宮。親考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高忠憲曰。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公之士爲公之衆臣。公之卿大夫爲公之貴臣。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卿大夫之貴臣。其餘爲卿大夫之衆臣。室老家相之老家邑之士。

卽家相衆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於嫡子。禮庶子不以杖卽位。謂父母之喪。嫡子則執杖進陴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之不以杖卽位。其義疑與此同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劉近山曰。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於天子。三命方受位於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官長。自辟除。未有位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爲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爲王朝爵命之通名也。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賜官使臣其屬也。

高忠憲曰。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使得以臣其屬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百家憶姜定庵先生問君子無所爭章。先遺獻曰。射義云。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是射者。所以教讓者也。君子無所爭。無從而見。而見之於射。揖讓而升。下而飲。皆無爭之事也。凡所以爲此者。蓋爭欲爲君子耳。若謂惟於射而後有爭。在射既不見有爭之事。豈兩耦心說。各不相下與。如是。何以觀德。與此爭爲謙讓意合。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苗而不秀者。與下文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沈毅齋曰。天地附於氣。則由地以上皆天氣也。蒼蒼者極遠之色耳。然人涵育於天地之中。其呼吸假天氣以爲消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氣。卽天之氣。爾寧有不相爲流通者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高忠憲曰。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卽神。命卽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妄復於無妄而已。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叢然起見。則幾矣。

高忠憲曰。所感氣也。化也。所性理也。神也。無內外之合。無心也。無耳目之引取。無形也。與人物叢然之小者異矣。不爲叢然起見。無我也。

有無一內外合。庶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高忠憲曰。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口口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自來。而後能聖。人惟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也。不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虛之極也。虛故無所不感。所以有感者。以其合異。所以能合者。以其本一。乾坤陰陽。一物而兩體。兩體故有感。一物故能合。天地無須臾之不感。萬物亦然。在萬物爲性。在造化爲天道。性卽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高忠憲曰。感者性之妙用。性者感之本體。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兩體而一物也。神也道也性也。一而已矣。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高忠憲曰。通極猶言究極。性超乎氣。氣其一物耳。命同於性。遇乃氣數之適然。稟者。人物所稟。曰猶難語性。猶難語命。則人不可以氣與遇之異。而不求性命之同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藏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尙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道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高忠憲曰。有識之死。謂人死而識神復循環受生也。天人取舍者。棄人事以求天性也。孔孟所謂天。彼

則謂之道。易所謂游魂爲變。彼則謂之輪迴。似是而實非。皆以不知天德。不知天德。則以未嘗格物窮理。而徒欲得道。以免生死輪轉。卽此發本要歸。尙可謂之悟道乎。求其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也。趙伯循曰。此條學者當日誦一通。庶幾知崇正學。而可與明道。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誠。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舍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間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關。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高忠憲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氣湛然太虛而已。雖屈伸聚散。無窮無數。而其體不易。其爲物不貳。此所以爲神也。湛合謂萬物散歸太虛潰散也。反原卽合也。游魂爲變者。有聚散存亡之變。而非如螢雀前後身之變。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得。惟尙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卷十八

橫渠學案下

橫渠理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

不能得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咎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據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定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澗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令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畫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其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

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以上周禮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尙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廢則朝廷無世臣今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朝廷有制會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以上宗法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禮樂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宏大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宏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宏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

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搖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矣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天壽之理皆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

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相交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唯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以上氣質。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所錄氣質八條，其一條移附天祺先生傳後。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器審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好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好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顯謔謹案，明道程子曰：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先生亦拈天理而曰：歸曰立，發明自家體貼之意，尤爲喫緊。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以上義理。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以上學大原上。

劉蕺山曰。心爲嚴師。以本無不正。故此絕頂話頭。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峻峭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願謹謹案子劉子喫緊三關。本實心未全也。全字作完字。此下云。人要得剛。大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處。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嚮著心處如何。

顧諱謹案此先生立志之說也。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深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與此同旨。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愧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無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顧諱謹案前云有不行處是疑，此云學則須疑，更不待不行矣，語意尤爲警醒。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褻，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顧諱謹案學大原上內一節曰：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孩提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朱子小學本自世學不講以下，合於此節，又病隨所居而長之上，共爲一節，至

則常勝止。子劉子喫緊三關本從之。今據張子全書分爲兩節。而記其不同於左。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以上學大原下。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閒書未用閱。閱閒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覺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不求寐。此其驗也。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

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朔不可廢祭。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柰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况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開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柰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柰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某旣閒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那。遷於歧。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尙閒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以上自道。

語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我說。明賢思之。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百家謹案。此卽程氏相傳未發氣象之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日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

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常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校。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文集

所訪物怪神竅。此非難說。願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

來無聞。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謂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以上答范巽之書。竊嘗病孔孟旣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性理拾遺

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慧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宏之而已。

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概而言。近思錄拾遺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篤也。無所繫閼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善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竭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

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謂范巽之一條。及蕪山語。今移爲附錄。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梓材謹案此下有孔孟既沒及始學之要二條。併歸文集。

附錄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先生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寨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歲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以上呂與叔撰行狀。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劉戢山曰：醒來只是舊時人。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張采謹案：是子厚謹慎處。若到熟時，便是聖人言。聖人事矣。子厚旣不能，若未到熟時，率意著作，如何得有西銘極純無雜來。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采謹案：恭而安是學不得工夫在恭而安前。明道曰：張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

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明道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伊川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容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伊川曰。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又曰。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伊川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

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橫渠之言有迫切處否。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之沒，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溫公，以爲不可。答書云：昨日承問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諡，自縣黃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復諫，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

呂與叔作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伊川語和靖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尙存，幾於無忌憚矣。

祖望謹案與叔其後卒改此語。

楊龜山致書伊川，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於兼愛。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明理。

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尹和靖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又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晁公武曰。橫渠易說繫辭差詳。而今無之。

朱子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尙脚忙手亂。况不會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又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又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又曰。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明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大

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梓材證案。此條從晦翁學案移入。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盡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先生亦不及朱子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又曰。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

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劉剛中間張子西銘與墨子兼愛何以異。朱子曰。異以理一分殊。一者一本。殊者萬殊。脈絡流通。真從乾坤父母源頭上聯貫出來。其後支分派別。井井有條。隱然子思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微旨非如夷之愛無差等。且理一體也。分殊用也。墨子兼愛。只在用上施行。如後之釋氏。我平等。親疏平等。一味慈悲。彼不知分之殊。又烏知理之一哉。

梓材註案此條從滄洲諸儒學案移入。

朱子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張南軒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又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又與朱元晦書曰。近讀繫辭。益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卻聖人意脈。如橫渠亦時未免有此。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嘗疑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近乎兼愛之意。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橫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幼及人同意。不費辭而義足。補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黃東發曰。鈔曰。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爲己任。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於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爲切至者也。學者宜何如其遵體哉。若夫篤信周官。謂可舉行於今日。則未知先生見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測陰陽造化。談清虛一大。初學未嘗過而問。不敢盡鈔類云補。

薛文清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宗義案。橫渠氣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工。故其成就不同。伊川謂其多迫切而少寬舒。考亭謂其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此在橫渠已自知之。嘗言吾十有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所謂寬舒氣象。卽安也。然恭而安。自學不得。正以迫切之久而後能有之。若先從安處學起。則蕩而無可持守。早已入漆園籬落。

橫渠學侶

御史張天祺先生箴

張箴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也。其爲人篤實寬裕。儼然正色。喜慍不見於容。接人無貴賤親疎。未嘗失色。

樂道人善。不及其惡。終日無一言不及於義。任道力行。常若不及。小有過。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關中學者。稱爲二張。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自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及與之論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伊川曰。天祺有自然德器。以進士歷知靈寶流江金堂諸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民有小善。皆籍記之。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以勸孝弟。民化其德。所止獄訟稀少。熙寧初。召爲御史裏行。神宗將大有爲。先生每進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大要。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已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卞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附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恣言。豈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先生曰。戢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陳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先生願曰。相公得爲無過邪。退而謝病不朝。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知夏縣。先生之在靈寶也。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先生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使民得納市於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壩爲場。立價募民采伐。給用。太守監司不聽。及爲御史。卒言於朝行之。晚知夏縣。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還吾舊治。使者以聞於朝。詔徙鳳翔府司竹監。夏縣之民。遮道泣送。不能行。至於舉家不復食筍。監以每歲發勞縣夫伐竹一月。先生以爲無名之役。乃籍監中園夫課伐。而免旁縣之被役者。會暴病卒。年四十七。橫渠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十二。納於壙中。呂與叔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伊川又曰。天祺在司竹。嘗愛

用一卒長及將代見其人盜笱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附錄

橫渠理窟氣質曰愼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純公程明道先生顛別爲明學道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顛別爲伊川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門人高平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與叔先生大臨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橫渠弟子又有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橫渠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橫渠續傳

蔡牧堂先生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宋元學案 六 橫渠學案

一百九

10
4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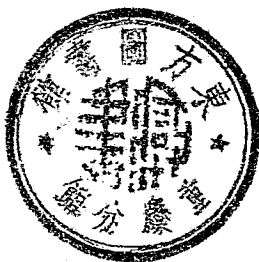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宋元學案

(二)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元宋

(二)

著羲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MG
B244
2
12



3 1770 9261 0

宋元學案

卷十九

范呂諸儒學案表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述
附師龐直溫	從孫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呂公著	子希哲	別為萊陽學案
	子希績	
	子希純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	黃庭堅	王庭秀
並諫水同調		別見龜山學案
韓維		元孫元吉
	從孫瓘	別見和靖學案
		別見元城學案

從孫璜 別見武夷學案。

王巖叟

並明道同調

呂大防

父賁
橫渠同調

豐稷

王鄆江樓西
湖門人

子 安常

曾孫 誼 別見象山學案。

陳瓘 別為陳鄆諸儒學案。

李朴 見下君行家學案。

張庭堅

李潛

子 朴

附師劉師正
清敏同調

子 格

呂好問 別見榮陽學案。

呂切問 別見榮陽學案。

龔夬

弟 大壯

	龔節亨
上官均	子 悳
	曾孫 謚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 恢
	從子 澄
杜純	弟 紘
父彭壽	子 欽高
	晁補之
常安民	子 同
李深	子 階
父諱 附弟勉 並元祐之學	子 郁 別見龜山學案

范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以後尚有諸魁儒焉於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於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

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惟李君行李進祖傳其稿尙存。餘多以史傳參補。

涑水同調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附師龐直溫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爲新安主簿。薦試擢館閣校勘。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及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請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陳執中爲相。先生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先生言。今陰陽不和。民困賊熾。執中當任其咎。閩門之紆。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躋之。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中外莫敢言者。先生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先生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至是入謝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魏公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論定濮王典禮。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荊公爲政。變更法令。先生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宜去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疏入。荊公大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先生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荊公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哲宗立。賜以龍茶。存勞甚渥。累封蜀郡公。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先生少

時爲薛公奎招入幕府。與子弟講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與司馬溫公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溫公生爲先生傳。服其勇決。先生復銘溫公墓。平生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鏃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直溫子昉。卒於京師。先生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其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遼人目曰：此長嘯公也。雲濠案先生著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末。東齋記事。凡百餘卷。猶子百祿。從孫祖禹。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相家登學案者。范蜀公家六世八人。蜀公及從子資政百祿。見是卷。從孫正獻祖禹。從曾孫龍圖冲。爲華陽學案。資政後仲馘及從子子長子。該又大治。則華陽後人。見二江學案共八人。凡六世。

附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曰：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鬚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

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邵氏聞見錄曰。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旣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於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皆由分寸起。乃自然之數。故宮繫於分。分不繫於宮。黃鍾繫於寸。寸不繫於黃鍾也。謂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鍾。而以黍起分。劉歆妄說。古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黃鍾。樂或未和。則反之數術。以求其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今用千二百黍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爲律。斷取其三。以爲空徑。其說易至。是乎。栗氏爲量。量之以爲甬。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甬。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考工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爲升。右爲合。侖而重二鈞。其說曰。起於黃鍾之侖。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於黃鍾之侖。歆之妄說也。其他象類諸說。怪妄尤甚。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譏議焉。相與論莽歆之制作。終身不已。何哉。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靖公夷簡異之。曰：此子公輔器也。恩補奉禮郎。以進士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後文忠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先生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眞宗神御殿。先生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言者多罷。先生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紉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溫公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先生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先生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先生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荊公方行青苗法。先生極誣其非。荊公怒。舉呂惠卿爲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荊公。荊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起先生知河陽。召還。累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先生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先生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奏止肉刑。元豐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待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陳十事。曰：畏天愛民。

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民謚呼鼓舞。咸以爲便。溫公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罷。罷詞賦。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新經義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先王始令禁主司。毋以老莊書出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先生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與文靖居其二。卒年七十二。帝極悲感。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紹聖初。章惇爲相。削贈諡。毀碑。蔡京擅政。入先生黨籍。紹興初。悉還贈諡。先生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不以私利害動其心。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始與王荆公善。荆公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後荆公得志。意其必助己。而先生數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溫公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子希哲。希純。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呂正獻公案。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爲安定門人。而希哲

自爲蔡陽學案。蔡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間。及從子稽中。堅中。弼中。別見和靖學案。蔡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爲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爲東萊學案。共十

七人。凡七世。然榮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啟蒙微。不能不爲之立傳也。

附錄

呂氏家塾廣記曰。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梓材註案此條與文靖公尹京時一條。尙書公爲閩領監司一條。乃榮陽所記東萊輯官箴述之。非卽東萊之說也。黃氏學案補本。徑入東萊學案。誤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正獻公爲樞副。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傳正安詩已之所宜修。傳正曰。無敵精神於蹇淺。榮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爲病於太簡也。本中思之。傳正公所幾進。年才三十餘。而公猶相講究切磋。後來所無也。不必問其答之當否。又曰。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無進益。

梓材註案童蒙訓之自溯家學者。各爲分別榮陽學案做此。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先生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荆公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荆公立新法。先生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荆公遣所親密諭意。先生

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荆公。荆公請令先生具官吏主名。先生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先生得黠盜。刺爲兵。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刑。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溫公。溫公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先生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貢舉。別守宰。去臧貪。慎疑獄。擇師儒。修役法。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先生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先生。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先生長孫莘。老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正獻公。其論議趣舍。大略相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參史傳。

附錄

呂滎陽曰。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呂滎微曰。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謬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又曰。李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韓維字持國。穎昌人。忠憲公億第五子。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鄭公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充公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給享東向位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先生爲記室參軍。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先生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時爲王擇妃。先生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侍邇英殿。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先生疏邇英爲陛下燕閒之所。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先生疏救。不從。遂闔門待罪。穎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論御史中丞王陶罷職事不行。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獻肅絳在樞府。力辭。王荆公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府。殺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先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先生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荆公益惡之。先生以言不用。請郡。帝曰。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爲學士。承旨。時天久不雨。先生言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旱災之際。重罹此苦。上感悟。卽命先生草詔求直言。詔出。是日乃雨。王荆公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

邸進資政殿學士。曾子固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命詞。先生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執政欲廢王氏新經義。先生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處東省。躡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尙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入元祐黨籍。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所著有南陽集三十卷。雲濠案先生嘗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

參史傳

附錄

程伊川上先生求撰明道墓誌曰。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義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義。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

雲濠謹案先生誌明道墓言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鄙我。周旋啟告。所以爲益

真厚云。

梓材謹案先生從孫德全。璫爲元城門人。叔夏瑛爲武夷門人。元孫元咎。元吉爲和靖門人。小東萊呂氏。卽元咎之壻。而元咎之子濂。又爲清江門人。故謝山于叔夏傳云。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

韓氏也。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先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爲屬。韓獻肅絳代魏公。復欲留用。先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有治聲。定守呂正獻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先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先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立。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陳時事之弊。是時下詔求疾苦。先生言役錢斂法太重。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蔡確以定策自居。先生劾之。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並劾章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由是二人相繼退斥。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先生卽繳錄黃。旣而命不由門下省出。先生請對言之益切。遷侍御史。坐乞還。張舜民職任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侍。邇英講讀。仁宗知人事。先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又申洪範三德之義。上疏風諫。一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領之。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請築定遠。據要害。以扼西夏。定遠。遂城。拜中書舍人。權知開封府。奸猾斂跡。慈聖之族。曹氏。隸韓絢。與同隸。諫事。連其主。就逮。先生言部曲相認。不當論其主。今不

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詔竄絢而絕其獄。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又進曰。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乃深誤陛下也。此不可不察。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先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先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忠肅。摯右丞蘇文定。輟以人言求避位。先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輟之功居多。願深察譏毀之意。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忠肅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先生連疏論救。忠肅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坐元祐黨籍。追貶雷州別駕。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世。參史傳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王端明彥霖。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紀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問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父贊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太常博士通孫。父贊。比部郎中。祖葬京兆藍田。遂家焉。由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韓獻肅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除監察御

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京師大水。先生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卽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漢王典禮。先生言宜以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不得顧私恩而違公義。章數十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初。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獻肅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會環慶兵亂。宣撫坐黜。先生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先生援經質史。以驗時事。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尙書。元祐初。拜尙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呂正獻告老。超拜先生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修神宗實錄。先生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座右。又撫乾輿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謂此蓋祖宗家法。先生因推廣祖宗家法。自事親治內。以至寬仁示儉。累數百言。哲宗甚然之。先生樸厚恣直。不植黨朋。與范忠宣並相王室。立朝挺挺。百官不敢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府。尋改永興軍。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晉伯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

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晉伯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再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疾作。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卒年七十一。晉伯請歸葬。訐之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先生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晉伯及弟與叔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參史傳。

王樓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豐稷字相之。鄆縣人。舉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先生神色自若。燾嘆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章惇請託。無所移撓。出知陳州。累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物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右司諫。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先生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旣退。御史趙屺謂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旣爲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旋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必有高論。先生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

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先生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時宦官漸盛。先生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諱。先生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先生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先生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先生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潞公嘗品先生爲人。似趙清獻。及賜諡。皆以清得名。先生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橐。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參史傳。

孟子注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殺之而不怨節。

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不能三年之喪節。

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蠶者。鬻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鬻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

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章。

附錄

中丞胡簡修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覲薦公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爲御史。直諒不私。人以爲公論。

國子監西門稍僻。間有潛出者。皆由於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爲祭酒。命關門。撤去詞伺。而士莫能出。呂丞相大防聞之。嘆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

公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退朝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閒。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唯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強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蓄妾媵。膳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卒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陳瑩中語如平日。以上清敏遺事。

呂紫微曰。豐公相之清節自守。一意直道。而未嘗絕物。與滎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嘗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定無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朱子序清敏遺事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

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氣。意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源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邪。

袁絜齋記清敏祠堂曰。嘗誦公之詩。有曰。日往月來。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原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

又曰。公之踐履。非有意爲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於中。襲取於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彌篤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清敏同調

宗學李君行先生潛附師劉師正

李潛字君行。虔之興國人也。年二十餘。有安退處士劉師正者。善解春秋。先生從之學。後於楚州見之。問曰。足下久居此。何所需。先生對曰。大人令去。應舉待及第後歸。今次以期服礙。卻欲且就此處修學。以待來科。安退笑曰。誤矣。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何待先生瞿然。竟歸安退。因爲先生言今之爲學者。皆非所以爲學。先生遂有省。自是篤行自守。不交當世。治平中。成進士。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范純禮爲發運使。始深知之。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爲本。不以空言。讀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非所取。嘗言經書論孟如稱。所以稱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不等者不正也。嘗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先生問故曰。科場期近。欲先至京。得寄貫開封戶籍。先生不許曰。汝虔人而貫汴。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不可行也。元祐末。羣賢咸在朝。而先生安靜自守。羣賢亦以其不附己。不甚引之。趙君錫薦御史。訪士於呂希哲。以楊應之與先生告。君錫不能用。反薦楊畏。畏竟叛入邪黨。希哲嘆曰。使楊李爲臺官。安有此乎。蘇文定轍罷知汝州。先生歸往見之。與論當世事。太息以爲知先生晚。元符庚辰。諸公旣皆還朝。先生亦驛召。賜對。管句宗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阻之。恐在要地者。伊川聞之。謂學者曰。君行何以復出。學者對曰。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卽歸矣。先生旣至京。果引疾。不久歸。呂好問兄弟以其父希哲之命。嚴事之。嘗曰。今衆人所作事。皆非楊十七丈應之及李丈所爲也。子朴格。

李先生說呂崇微居仁述

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

每日只多讀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間讀孟子。

讀書不要看別人解。看聖人之言易曉。看別人解則愈惑。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郊以祭天。社以祭地。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于周禮。聖人書中不見。

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孔子何以言周公其人也。

列爵爲五分。土爲三。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尙書爲妄矣。

學聖人者。但自用意經書。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皆爲規矩權衡所正。

史書尙可。最是莊老。大段害道。

七世之廟。見尙書。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

昊天有成命。是合祭無疑。

元祐之學

諫議龔先生夫

龔夫字彥和。瀛洲人。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上殿抗疏。辨忠邪。又乞正元祐后册位號。已而元祐后册再廢。言者論先生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徙象州化州。逢赦得歸。政和元年卒。紹興中。累贈右諫議大夫。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龔彥和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

待制上官先生均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進士第二。除監察御史裏行。上疏忤蔡確。謫宰光澤。哲宗立。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御史。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無惠民之實。累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右正言。遷工部員外郎。累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累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參史傳

侍郎杜先生純父彭壽

杜純字孝錫。鄆城人。父彭壽。尙書虞部郎中。以文學政事顯。先生以蔭爲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尙義理。不安笑言。有成人之操。兩預鄉書。卽舍之。調蔡氏主簿。元祐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尙書王存孫永皆薦其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累爲鴻臚卿。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有四。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爲人忠恕不欺。學問以誠身爲本。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好易中庸。能釋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與晁補之之父厚。而補之爲之婿。參晁濟北雞肋集

梓材叢案宋史本傳。謂先生以伯父蔭入官。累擢侍御史。言者誣其不由科第。改右司。又案晁濟北爲先生子進士。寬伯墓志云。補之十歲餘時。先君爲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蓋先生

時爲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檢討官云。

諫議常先生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先生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途，丐外。會布章惇比而排之，董敦逸再爲御史，亦奏之。出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贈諫議大夫。參史傳。

梓材隨案時二案爲元祐黨籍刻石，召石工安民至，則乞不刻安民鑄字于碑，恐後世併以爲罪。安民，長安人。邵氏聞見錄誤以爲常安民，倪文正跋黨籍碑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蓋亦同此誤也。

朝散李先生深父諱附弟勉

李深字叔平，光澤人。父諱以進，士官至太常博士。陳了翁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風。先生第熙寧九年進士，爲敕令所詳檢役法文字，因與蔡京章惇廷爭，奪一官，已而敍復元官。遷朝散郎，以言事罷官。崇寧中，安置復州，入元祐黨籍。有杭州集二卷，弟勉字安道，元祐進士，知尤溪順昌縣，素負氣節，多忤於時，遂謝事休致，亦入黨籍。參姓譜。

范氏家學

資政范先生百祿附子祖述

范百祿字子功。忠文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歷知諫院。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許。人將爲仇。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轉起居郎。哲宗立。司馬溫公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先生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溫公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累拜中書侍郎。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先生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先生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入元祐黨籍。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鞏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潞公稱其能以。先生墮黨籍。監中嶽廟。久之。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守趙子樛。邀共守汝。城得全。官終朝議大夫。參史傳。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呂氏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祭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呂希績字紀常。申公次子。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嘗以庶官入元祐黨籍。紹聖四年。光州居住。參邵氏聞見錄。

待制呂先生希純

呂希純字子進。正獻三子。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先生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旣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累遷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先生以初政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闕寺側目。或於庭中指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相。出知亳州。諫官張商英劾徙睦州歸州。建中靖國初。召爲待制。知瀛州。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元符末。叔祖待制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間。時公挈家往。旣至。屋陋窄甚。更益一間。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時上皇卽位。已議褒用。韓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已而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來見。公亦不敢與先見。以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又曰。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旣妄也。何用說爲。

呂氏門人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公擇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公擇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文潞公才之留任教授北京國子監累遷起居舍人蘇文忠東坡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先生亦心契東坡與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並遊東坡之門天下稱爲蘇門四學士先生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初先生預修神宗實錄章惇蔡卞等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證驗無據者三十二事先生書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蜀士慕從之遊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立起監鄂州稅改知舒州旋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先生嘗與趙挺之有隙陳舉承挺之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諡文節先生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又云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常時人士以先生配東坡故蘇黃並稱東坡爲侍從時舉先生自代其詞有瑰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先生嘗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遂自號山谷道人云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雖稱蘇門學士然考其學行實本之李公擇故著錄于此又案先生嘗受學于范華

生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常。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使判官。任伯雨言先生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先生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先生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先生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先命鄉人諭意。先生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張才叔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

又曰。張才叔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處箔外。上漏下溼。躡屐端坐。了無厭色。鄒志完嘗稱曰。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才叔蓋師法豐公相之君行家學。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李朴字先之。君行子。登紹聖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伊川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鞠。忌者欲擠之死。先生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除汀州司戶。徽宗立。翰林承旨范彝叟謂先生曰。某事不便於國。某事不便於民。先生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彝叟泣下。陳了翁薦先生。召對。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

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其鯁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噫。言者論先生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卽位。除著作郎。半歲。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立。除祕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先生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敍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章貢集三十卷。且言先生教授西京國子監。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爲戒。先生笑曰。不慮此言發于先生之口。伊川爲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伊洛淵源。錄程門四十二人。先生與焉。謝山于陳鄒諸儒學案。有云。四明五先生。謬學一傳而豐氏。再傳而得翁先之二人。是先生又爲豐氏門人。豐清敏遺事一卷。卽先生所輯。題曰門人章貢李朴編次。雲濠謹案伊洛淵源錄云。李先之。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志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辭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縣令李先生格

李格君行次子。篤行。頗肖其父。兼工文詞。紹興中。知上元縣。早卒。

君行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滎陽學案。

龔氏家學

龔先生大壯

龔大壯，彥和弟。彥和僉判瀛州，與之同行。先生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經過彥和，邀其出，不可辭也。遂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子宣詩云：自漸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呂紫微曰：近日貴人如子宣之下士，亦難及也。彥和爲御史，先生力勸其早求罷。彥和遂去，先生不幸早卒。

龔先生節亭

龔節亭字彥承，呂紫微故人也。嘗爲紫微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卽此職事可爲。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乞丐錢物處，多啗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名字與諫議類，蓋其兄弟行也。前傳本謝山所節呂氏童蒙訓，此則以黃氏補錄童蒙訓爲之傳云。

上官家學

知州上官先生愔

上官愔字仲雍，彥衡季子。政和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出知南劍州。以剛介著政聲，有尙書小傳論語孟子略解及史統史旨參姓譜。

中大夫上官先生恢

上官恢字闕中，彥衡從子。元豐八年進士，胡文定以先生與楊龜山並薦，官至中大夫。同上。

縣丞上官先生澄

上官澄字正平。彥衡再從子。幼孤。從彥衡學。元豐八年。與閔中同登進士。官永城縣丞。廉正明決。同上

杜氏家學

侍郎杜先生紘

杜紘字君章。鄆城人。修撰純之弟。少穎。遮知自彊于學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累官刑部侍郎。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先生性至孝。與修撰俱知名。謂之二杜。事修撰加于人數等。修撰訃至。時在汶上。曰。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參雞肋集。

進士杜先生欽高

杜欽高字寬伯。修撰子。第進士。讀書能知其意。爲言語皆質直。卒年十九。孝弟人也。同上

杜氏門人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略。

常氏家學

知州常先生同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元祐黨人。安民子。政和進士。紹興初。知柳州。召還。首論朋黨之禍。除殿中侍御史。金使入見。先生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累遷御史中丞。後以顯謨閣學士。

知湖州請祠卒參史傳

朝散家學

承事李先生階

李階字進祖元祐黨人深之子西山先生郁之兄也崇寧二年南省第一特奏名安忱者惇之弟也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先生出身而賜忱第四年赦黨人子弟復官建炎元年攝臨安府比校務叛卒陳通作亂先生死之詔贈右承事郎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別見龜山學案

黃氏門人公擇再傳

檢正王彥穎庭秀別見龜山學案

韓氏續傳

知州韓先生瓘別見元城學案

諫院韓先生璜別見武夷學案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豐氏續傳

吏部豐先生誼別見象山學案

上官續傳

縣令上官先生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二十

元城學案表

劉安世—— 涑水門人	呂本中 <small>別為紫微學案</small>	子蒙正
孫偉		
劉芮		張栻 <small>別為南軒學案</small>
		張杓 <small>別見趙張諸儒學案</small>
李光		子孟博
父高		子孟堅
		子孟珍
		子孟傳
		曹粹中
		潘時
		子友端 <small>別見獻齋諸儒學案</small>
		父良佐
		子友恭 <small>別見滄洲諸儒學案</small>

祖望謹案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謹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略可攷見矣述元城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故梨洲主一父子皆無案語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父太僕卿仲通與溫公爲同年契故遣師事之熙寧初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先生以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對復從學者數年一旦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先生問其目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此力行七年而後言行一致表裏相應擢右正言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先生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太師彥博司空公著僕射大防純仁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而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勵精更始又論奏蔡確與梁燾同上疏力爭貶確新州又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今皇上嗣位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由是三人亦皆得罪先生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爲諫官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恪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先生徧歷言路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

爲急。宣仁后晏駕。呂范二相用調停之說。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舊黨。先生謂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卒如所料。而二相亦深有愧於先生。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生平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紹聖初。黨禍起。惇下用事。必欲致先生於死。以先生常論禁中雇乳母事。移梅州安置。凡二廣遠惡州。軍無所不至。建中間。始自嶺外歸。宣和季年。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啟。封家事無鉅細。悉不問。夏六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其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先生已終矣。楊龜山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搢紳傳誦。以爲切當。學者稱元城先生。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劉元城謚忠定。見讀書附志。

元城語錄

明皇卽位。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己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弊。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間疾。則無由見其黃紕被漆唾壺。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非一日。奸臣則交結佞倖。纔覺怒。卽急急收救。故不至積怒而去。李林甫作相二十年。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太祖卽位。造薰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尙書省。尙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方依式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此條貫。曰。可問宰相。乃召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爲陛下子孫設。後代若有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之氣。太宗未平晉。已爲平晉詩賦。未平燕山。已爲平燕山詩賦。羣臣屬和。將士歆豔。而於武事反不競。檀淵之役。渡河橋至半。高瓊曰。此處好喚丞相吟兩首詩。蓋平日有感於此。故作此語。

左傳襄二十年。同宗於祖廟。註始封之廟。同族於禰廟。註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爲宗姬。以縣主爲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初取爲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女。尤可笑。

漢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無黨。

國初錢王入朝。晉王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

啖助春秋作怪。

左氏非邱明。論語孔子所引。乃前世人如老彭類。

仁宗時。番商沒官真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一日賞牡丹。貴妃以爲首飾。夸同輩。上以袖掩面曰。滿地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慚赧。起易之。乃大說。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中不戴珠。珠價大賤。

公孫宏雖詐。其以下式輸財助邊。爲非人情。以睚眦殺人。而郭解不知。爲甚於知。此是宏長處。

曹操遺令。至分香賣履。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事。是直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溫公偶窺破。有喜色。安世謂操生平事。無不如此。夜枕圓枕。啖野葛。飲醜酒。

本朝名相。惟李公沆諸臣。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盜賊水旱。在漢惟魏相爲然。後之爲相者。喜變。

祖宗法度惡聞天下災異。

高辛遷閼伯於商邱。主辰今爲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爲太原府。參辰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爲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興已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接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爲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祖望謹案。此近乎京房李尋翼奉之說。元城未必作此言。恐是記者之附會。其謂太原以避應天。不稱府。尤不覈。別有考證。○又案宋史謂元城卒於宣和七年。據此則誤也。

卜世卜年。蓋王孫滿當楚問鼎。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王使王孫滿設應以辭。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杜張。蓋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班氏以張純之故。并貸杜周。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爲左右欺罔。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戶以上。秩反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秩二千石。其法廢矣。

唐制諸道帥司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本朝官制多循唐舊。獨前宰執侍從爲帥。監司得糾

之故不敢爲非。

宗周鎬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維京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之是謂千里。平王東遷。方八百里者失之。僅六百里耳。襄王又以河內賜晉。其地益小。原爲天子之邑。自不肯屬晉。晉伐之。乃不美事。而左傳反稱之。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校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謫也。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須試策。以別人材。人主燕閒時。于其等輩。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自無遺才。

祖望謹案。謂不必于試策時。別人材。則亦稍偏。謂試策教人以譎。則詩賦不教人以浮華乎。溫公十科取士。亦何嘗專用詞賦。其謂人主當廣訪而審察。則至論也。

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云。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病正在此。

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尙書云。無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曰。無傲逸欲。有國。恐傲字轉寫作教字。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深知元帝爲人。及帝卽位。欲逐恭顯。爲其譖。帝至不省。其爲下獄。不知八九年間。傳之者何事。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廡。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廡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汗玉堂之廡。英廟嗣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玉堂二字。榜院門。以爲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師古曰。玉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時無玉堂。則武帝所

造也。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

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孔子年六十三歲。始刪定羣經。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而襄三年。穆姜言元體之長也。云云。時孔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

魏徵傳言停婚卜碑。其家衰矣。鄭公之德。何賴于碑。而停婚乃天以祐魏氏也。房氏尙主。始敗其家法。終滅其族。鄭公之後有馨。其家再振。

楊綰爲相。纔一百八日。而名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上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二畫在上。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亥字身仄。則當如移寫其左。豎二畫。則二萬也。其右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已得四百四十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纔得二十日。故曰三之一也。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其義耳。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語錄四十五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三條。移入涑水學案者三條。移入濼溪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略者五條。

元城談錄

爲學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爲貴。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掎克吏吳居厚，投鑄冶中，居厚覺早遁去。

元城道護錄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之，始得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簿記之。其後結正，無出初情者。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

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予初甚易之。及退而隳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謂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

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個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

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凭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道錄錄十條。今移爲附錄者一條。移入本卷李莊簡傳後者一條。移入龜山學案者一條。

元城語

某之學初無多言。舊所學于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受用處。但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來問某。只此一句。

梓材謹案此李莊簡所稱元城先生語。其子孟珍述之。

附錄

先生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事。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呂氏雜錄

元城終身未嘗草字。書尺未嘗使人代。

介甫求去。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爲。元城對曰。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

祖望謹案時元城年尙少。已能爲此。

呂相微仲不樂元城。范忠宣公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微仲。遂擬元城真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留朝廷。以上談錄

先生父太僕卿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志獻可墓。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有懼色。先生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

溫公入相。元祐薦先生爲館職。謂先生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先生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所以相薦也。

先生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先生不屈也。抵郡。聞使者自京師來。人爲先生危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先生治後事。客涕泣以言。先生色不動。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從容告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爲不可及也。更數日。乃知使者本入海島。杖殺內臣陳衍。章惇故令迂往諸郡。逼令流人自盡耳。

謝山書宋史元城傳後曰。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構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效。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子孫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至此。

先生一日扶其母。監興行山中。憇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樵夫皆驚走。先生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見聞錄

先生與東坡同朝。東坡勇于爲義。或失之過。則先生必約之以典故。東坡怒曰。何處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先生聞之曰。子瞻固所畏。然恃其才。欲變亂典章。則不可。元符末。各歸自嶺海。相遇於道。先生喜曰。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同上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爲之。乃供職。論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殺之。嶺南人言奉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而元城歷其七。道護錄

先生謂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無使偏重。夫是之謂中。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陽叔呂寶臣同任樞密。陽叔聰明少比。遇事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物理。無不允當。稱停二字。吾輩當今最宜致力。童蒙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劉公器之嘗爲予言。馮當世宣徽稱呂寶臣樞密。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莫使有偏事。經其處畫者。無不允當。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寶臣。惠穆公也。惠穆。蓋紫微從祖父公弼。其語復出。故刪彼存此。

建中間。公自嶺外歸。至宣和年間。內侍梁師成得幸。令吳可雲濼。案吳可。宋史作吳默。自京師至家。欲引公以爲重。致書許大用。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公諸孫求仕以動之。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還其書而不答。言行錄。公在家。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敵人驅墳石發棺。見

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同上。

呂紫微曰：劉丈器之與顏夷仲。石子植韓搆。則及予相得。暮年同城而居。以便講習之益。

又曰：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曾茶山曰：劉器之學問門戶。自與伊川不同。伊川說話極精微。劉丈祇理會篤信力行。亦自有省要處。嘗言勿忘勿助。長不思善。不思惡。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祖望謹案此元城雜禪學處。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黃東發曰：先生事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誠。思之三日。不知所從入。而後教之。不妄語。七年而後能言行相應。故能不動如山。當宣和大觀間。巋然獨爲善類宗主。至今誦其遺言。無不篤實厚重。使人鄙吝之心。爲消嗚呼。豈不誠大丈夫哉。獨因篤信之深。而佛氏之說。先入爲主。至謂儒釋道神。其心皆一。又謂法華經臨刑刀壞之說。爲說性。而證以楞嚴經云：使衆生六根消後。臨刑刀如割水。且并以其師溫公詆佛爲非。若自程門講明聖人之學。觀之。雖溫公之詆佛。猶未免於鹵莽。而元城并以爲未然。何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冠卓一世。而知至至之之知。尙差毫釐耶。此中庸之必貴于自明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老之言。皆未免入邪。則其本心固未嘗不明也。學者宜審焉。

元城學侶

侍郎顏夷仲岐別見蔡陽學案。

石先生子植

石子植，佚其名。嘗說呂申公，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以寫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爲。參吳氏客語。

梓材譚案：吳氏書作石子植，而元城語錄作子植，蓋一人耳。

韓先生攜則

韓攜則

元城同調

忠肅陳了齋先生，確別爲陳郡諸儒學案。

元城門人，涑水再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判監孫先生偉

孫偉字奇甫，江陵人也。少負奇氣，初爲靜州幕官。劉元城再謫夷陵，先生自靜求沿檄至峽，求見元城，待之無甚異也。先生請曰：偉以求見先生而來，非沿檄也。元城問所以願見之意，對曰：生長南方，竊聞司馬溫公北方賢士大夫之冠，先生受業溫公，是以求見，非敢言從學。但願就先生求五日飯，尋一宿處，聽先生五日話。元城嘉之，因與共飯五日，與之言溫公所以傳習者，先生請曰：受教不在多言，願掇其所當致。

力者爲直截言之。元城曰：諾。旣五日，先生已錄成一卷，請曰：願更住半日，求先生諦視之，無差謬否。元城爲之閱畢，先生辭歸。自是踐履一宗，元城每對學者言：平生只從得劉先生五日終身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張魏公之初仕也，在山南幕府，先生常從其帥領，至夜分，帥尙命繼酒，魏公謂其使曰：此何時也，而酣宴無已乎。先生整冠起曰：此賢屬也，予其罪人矣。遽謝之。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投所業，請益者，先生置諸架上，不視。徐曰：每日所讀何書，其人惘然莫知所對。再三問之，乃漫應曰：近喜讀新唐書。先生問曰：三百年唐室，最愛何人，其人又不能對。逡巡引退，次日復來，因言向來汨沒科舉，實未知所以讀書之方。先生乃諄諄誨之，且曰：讀本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諸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史爲。又奚以學爲。其人自此從學，卒爲善士。先生本用世才，以爭和議不勝，不復求用，官終判監，晚遊衡山，與胡文定公父子遊，論學甚契，手批留侯諸葛武侯二傳，字極大，朝夕披視一過，太息，篋中惟論語一部，所著有奏議數卷，胡五峯跋之曰：是乃上蔡所云，不爲一身之謀，而爲天下之慮者。

祖望謹案：元城之得統于溫公，大抵不出剛健篤實一語。元城門下，其最顯者爲李莊簡公、泰發，其厄于下寮者爲先生，其骨力皆得之元城。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沈埋六百餘年，予稍求其大略，登之學案，而當年奏議諸文字，不可得見矣。爲之三嘆。先生之高弟曰劉芮。

莊簡李讀易先生光父高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與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以進士歷知開化常熟吳江，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句文字，元城居南京，先生以師禮見。

之。元城告以所聞于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先生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元城聞其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忠定綱亦以論事去國。居義興。先生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介甫之學。詔榜兩堂。先生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變法度。則謂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彗出黃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先生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紹興中。累擢吏部侍郎。尙書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先生名鎮壓。高宗亦意不欲用之。先生又面折檜。檜大怒。明日丐去。知紹興府。萬俟卨論其陰懷怨望。責瓊州安置。呂愿中又告先生與胡澹庵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後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參史傳

李泰發語其子孟珍所述。

汝輩居家。惟是盡一孝字。居官。惟是盡一廉字。他日立朝事君。惟是盡一忠字。但守得此一字。一生受用不盡。

凡後生所至處。且須從賢士大夫遊。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四條。今移元城語一條于元城道護錄後。移一條于和靖學案。

附錄

元城道護錄曰。李光好官員。可惜爲蔡攸所引。此人撥著便醒。紹興中。以忤秦檜謫海外。著易說。自號讀易老人。

董真卿曰。先生之學本元城。元城學于司馬公。以上黃氏補本。

知州胡先生理

胡理字德輝。毗陵人也。詩文墨隸皆精好。學于楊文靖公龜山。尋以文靖之命。學于劉忠定公元城。入太學。成進士。南渡初。李公伯紀爲相。先生在其幕中。汪黃甚之。以陳少陽之上書也。先生實視其草。竄蒼梧。已而東歸。趙豐公入相。直翰林。兼史館校勘。與張曠同入書局。未幾。豐公去國。張魏公以爲元祐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爲史官。欲有改定。先生與曠不可。遂皆求去。豐公再相。復召二人。書成。講和之役。先生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疏爭之。其藁出于先生手。略曰。敵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蓋其狃于荐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蓋今之和使。卽秦之衛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衛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願方以吾爲母后。爲梓宮。爲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嘗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尙何太公之可還哉。惟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

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疏上秦檜大怒。然是時和議尙未定。公議尙張。但出之知嚴州而已。已而李莊簡公去國。遂以先生爲其黨。罷之。饑寒困窮而死。所著有蒼梧集。

梓材謹案黃氏補本先生傳兩載龜山元城學案謝山已爲此傳故並刪之。

附錄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言。至願爲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於此。溫公平日最推富公。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以爲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介甫嘗奏富弼無見惑一妖尼之言。則所謂後來增加者當有之。

主簿馬先生大年

馬先生字永卿。雲濠。秦廣信志。作馬永頌。字大年。揚州人。元城弟子也。大觀三年進士。聞元城謫亳州。寓永城縣之回車院。先生時赴永城主簿。其舅高郵張桐薦使求教。既至。見元城雄偉闔爽。談論踰時。體無敬側。肩背聳直。身不稍動。手足亦不移。自是從學二十六年。當紹興六年。追錄其語爲元城語三卷。

知州韓先生瓘

韓瓘字德全。開封人也。參政億曾孫。累官知秀州。所至興利除害。甚敏。吏莫能欺。時以爲有家法。先生官浙中久。其往來必維舟河梁。侍元城談。錄其繫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爲元城談錄。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別見上蔡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別見武夷學案。

孫氏家學涑水三傳。

孫先生蒙正

孫蒙正字正孺江陵人。奇甫先生偉之子。先生少稟家學。得元祐諸公之傳。而于五峯兄弟爲故人子。從之問道。嘗告五峯曰。歲入不贍。既可憂。然稍親生業。便近俗。奈何。五峯答曰。古人有名高天下。躬自鋤菜。如管幼安者。隱居高尚。灌畦粥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則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又如孔子。猶且會計升斗。看視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哉。正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也。五峯又嘗謂曰。子資稟過人。大要學問擴充之。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然後可。又曰。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真有益于左右。初。欽夫累求見五峯。不得。莫解其故。因託先生微叩之。五峯笑曰。渠家學佛。先生以告。欽夫涕泣求見。遂得湖湘之傳。欽夫嘗嘆曰。栲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孫氏門人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劉芮字子駒。東平人也。忠肅公摯之曾孫。學易先生歧之孫。南渡後。居湘中。劉氏自學易以來。三世守其家學。不求聞達。雖閔闕亞于韓呂。而節行與之埒。先生學于孫奇甫。其後徧遊尹和靖胡文定之門。所造粹然。其爲永州獄掾。與太守爭議獄。謂今世法家疏駁之設意。殊與古人不同。古人于死中求生。不聞生

中求死。遂以疾求去。會太守遣屬來。乃紹聖權臣之後。先生嘆曰。吾義不與讎人接。投檄竟歸。初。先生十喪未葬。意欲得中原之復。返葬嶺北。旣不遂。貧日甚。太尉劉錡重之。爲之飲助。乃得葬于湘中。盡屏陰陽之說曰。吾大事已畢。死亦瞑矣。罷官無屋可居。乃卽其先人之墓而廬之。是時秦氏之勢漲天。先生客于桂林。桂林帥者秦氏私人也。因一日賓客寮屬集府中。謂曰。前日之夜。去城一舍。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願與諸君賦之。皆曰唯唯。所謂秦城。王氣詩者也。是日不賦者二人。曰先生曰李成叔。已而張魏公卜居長沙之二水。授先生室。宣公兄弟嚴事之。又以薦入官。以言去國。汪文定公玉山貽書當路曰。如劉賓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應置之閒散。乃復以刑部員外郎召出。爲湖南提刑。卒。先生自述其先世之言。謂孝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學者當從此悟入。故先生雖在千里外。親有疾痛。皆知之。又述孫公澤之言曰。學者有志于道。且須看古人長處。于其長處。唯恐不及。于其短處。唯恐自家做到此處。嘗教學者曰。言此行此謂之君子。言此行彼謂之小人。所著有順寧集二十卷。楊誠齋爲之序。誠齋論先生之爲人曰。子駒長于嗜古。短于諧今。工于料事。拙于售世。遇合之詘。而幽獨之伸。流靡之憎。而強毅之悅。故其人落落。其心優優。初若不可親。而久乃不可離。可以想見先生矣。

李氏家學

進士李先生孟博

李孟博字文約。莊簡長子。紹興五年進士。從莊簡謫。卒于瓊。

提舉李先生孟堅

李孟堅字文通。莊簡子。以舉行舉官。至知秀州。從莊簡謫嶺南。竄陝州。更化後。召用。累官淮東提舉。

參議李先生孟珍

李孟珍字文潛。莊簡子。累官至沿海制置參議。

直閣李磐溪先生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莊簡幼子。宋史有傳。雲濠案。史傳先生累官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著盤溪集。宏詞類彙。左氏說讀史雜志。

李氏門人

通守曹放齋先生粹中

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進士。釋褐。黃州教授。秦氏欲因莊簡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爲首揆所容乎。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修改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於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

祖望謹案。深寧王氏。四明七觀。其子經學。首推先生之詩。自先生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與。

顯謨潘先生時父良佐

潘時字德鄰，金華人。父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先生生穎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孤，叔父中書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已。先生以親沒，無所受命辭，乃任以爲登仕郎。爲娶李莊簡女，莊簡亦器許焉。調分宜簿，未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知興化軍時，卽學宮召諸生而教飭之，無敢以事至庭中者。已而召還，賜對。先生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郡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官至安撫。進直顯謨閣，除尙書左司郎中，不就。卒年六十三。子友端、友恭，皆力學有志操。先生少從中書學長摺李氏，又得莊簡爲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其治郡皆有成績，自言爲治主于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潭之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其卒也，朱晦翁志其墓，言某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爲最深。友端等又來受學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厚稿，僅標潘時、李莊簡、光之壻，而未爲之傳。特據文公大全集以補之。又案先生、朱張呂之講友也。萬氏儒林宗派，以爲張呂門人，誤。

順寧門人陳水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棧別爲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潘氏家學

學博潘先生友端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提舉潘先生友文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卷二十一

華陽學案表

范祖禹	子冲
蜀公從孫 涑水門人	范仲黼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范氏繼傳 從子子長
	從子子該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司馬康別見涑水學案。
	黃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劉恕別見涑水學案。
	並華陽講友。

華陽學案

祖望謹案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譌。伊洛淵源錄既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答范益謙曰。向所聞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述華陽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特立爲學案。又案澗泉日記云。淳夫乃呂晦叔壻。從溫公遊。又師二程。其說與鮮于氏同。

涑水門人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范祖禹字淳夫。一字夢得。華陽人。忠文公之姪之子也。其生也。母夢異。人入寢室。曰漢將軍鄧禹。因名焉。登進士甲科。從溫公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溫公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荊公當國。尤愛重之。先生竟不往謁。哲宗立。累遷著作郎兼侍講。先生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詔。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迨紹述之論。輿有相章。惇意。先生力言其不可用。言者攻之。連貶徙賓化。卒年五十八。蘇子瞻稱爲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八卷。雲濠案四庫書。目稱先生遺文。爲太史集五十五卷。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先生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墨硯刀筆。終歲不易。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

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嘗有意。寡言語。不問卽不言。元祐末。洛蜀黨人互相攻訐。先生師溫公。獨不立黨。並遊洛蜀之間。皆敬之。東坡唐突伊川。至先生。則肅然。每與他人諧謔。屬曰。勿使范十三知也。尤服先生之文。曰。公皆不刊之作。軾不過涉獵爲文耳。山谷在史院。日聽先生講。左傳受其學。先生嘗令撰呂申公遺表。司馬康謝恩表。文成或不用。或改竄。祇餘數字。山谷毫無忤色。論者以爲先生能馴坡谷二人。尤同時所難。從遊溫公十五年。溫公家事無大小。令先生商之。雖公子康不敢專也。令康從先生學。蜀公之被召也。亦以書問之。先生則對以當辭。蜀公是之。謂人曰。吾幾欲造朝。而三郎勸我。遂不行。然先生爲文。深不欲人知。諫草多自焚去。弗存。并欲毀京師所刊唐鑑。子冲固請得免。宣仁太后知之最深。先生久在經筵。十上章引疾。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矣。翌日。宰相奏事。簾前太后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相公可傳老身意。且爲孩兒留。前降指麾。莫行。於是先生不敢復請。太后崩。先生益數上疏論時事。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感太后之知也。張文潛奏。少游稍勸先生以爲宜。少異詞。子冲亦乘間言之。先生曰。吾出劍門。一范秀才耳。今復爲布衣。有何不可。其後遠謫。亦由此。其造邇英也。過押班御藥閣。子都知以下。列行致恭。卽退。不假以辭色。御藥陳衍之園。與先生鄰。至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先生大以爲非體。其後孝宗嘗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太師自是宰相。手段讀唐鑑。知范內翰自是臺諫。手段世以爲知言。其薦士也多。至並位。然人無知之者。至有請屬。則必拒之。知咸平縣游冠卿之滿任也。請于先生。欲乞一言。以是時。先生叔百祿方在中書也。先生曰。足下審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徒居政府。某未嘗與人乞差遣。冠卿慚阻而退。子

沖進曰：不爲之地可也。何必面斥之？先生曰：凡此是欺之也。吾以誠告之。嘗舉蜀公之言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其移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訐爲直。則在所不赦。先生曰：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不知所坐也。後乃知坐言乳媪事。惇卞以爲上疏宣仁。所以離間哲宗也。然不知先生先上哲宗。後上宣仁。勸上以愛身宣仁。以保護上躬而已。又是時。雇乳母實爲劉氏。故劉后亦恨之。而先生與劉忠定公皆不免。其自資移化也。朝旨嚴峻。有司不敢相聞。先生出城。父老居民皆出送。持金帛來獻。先生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一夕見大星隕。中夜聞傳呼開門。是夕先生卒。三日殯於寺中。次年許歸葬。化人祀之。北山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范滂夫諱正獻。見叢書附志。

中庸論

聖人之道。必始于小。而後至于大。必始于微。而後至于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爲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爲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于孔子。而傳於子思。其爲言也。精微。其爲道也。閎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於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于其所不睹。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于其所可睹。可聞之間。動靜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于慎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于修身。而終于治人。至于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知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所謂始于小。而

後至于大。始于微。而後至于顯也。天下之所甚易。莫若衆人之所能者也。其所甚難。莫若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可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爲也。聖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易者所以喻于人。難者所以喻于己。蓋誘于人者。不可以不易。責于己者。不可以不難也。始於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于味也。酸鹹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知味之人焉。唯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于口。而和于心。君子之于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此中庸之大略也。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略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內而出。自內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於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內。而無待於外。聖人

之性猶此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內，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爲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欲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爲善，所以爲不善，此所謂明也。此所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顏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致知者，是所以學爲聖人之端也。

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說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爲仁義者，生於吾之性，而不生於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于誠，義焉而必出於誠，不誠於仁，則人不親，不誠於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爲而成。誠在內者形於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爲人子者誠於孝，爲人臣者誠於忠，爲人弟者誠於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於爲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爲之誠化，日月爲之誠明，四時爲之誠行，風雨爲之誠節，草木爲之

茂鳥獸爲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也。天積於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於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於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爲天。厚不積。不足以爲地。誠不積。不足以爲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於誠也。

聖人之德。旣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爲不足。夫聖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爲君。思天下有一夫不獲其所。則其心恥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恥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爲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爲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爲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恥也。其責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所以引天下不肖者而爲賢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由困而知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安而行者。

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能行者焉。有勉強而能行者焉。則與夫不能勉強者有間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由勉強而行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聖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責己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衆。而猶以爲病。此其所以責己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己也。則爲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爲君子。二者皆出於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於此者也。夫子亦何爲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爲堯舜而無難也。

聖人不已。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於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爲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己之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衆人之所不能爲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衆人。是率天下而爲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故不爲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動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使人皆可以爲善。此所謂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常欲爲君子。而不欲爲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爲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爲君子。以己不欲爲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爲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於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已爲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已爲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已爲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已爲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爲中庸之道。此所以貴乎忠恕也。故曰。

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蓋堯舜三代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於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聖人者，爲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者，爲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獨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爲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曷不爲太古之爲無爲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爲也過少而爲人也過多，老莊之言，其自爲也過多而爲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說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爲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於堯舜之道也。

梓材謹案：中庸論五篇，謝山學案底本自爲一帙，而末有所屬。查朱氏經義考先生有中庸論五篇篇數適合，入之。

華陽文集

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

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而無實。鏗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爲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淩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極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之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省試策問。

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于下。宇內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唐鑑序。

靈濤議案謝山通鑑分修諸子考云。實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澆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又云。至于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完。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淨也。

附錄

淳夫每誦董子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己立朝。正事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補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范祖禹布衾銘記。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其動作必有禮。此言有益於學者。

華陽講友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別見涑水學案。

華陽家學涑水再傳。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

范冲字元長。正獻長子也。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以虞部員外郎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先生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元祐中正獻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正獻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先生。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先生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先生與朱漢上震專講。先生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

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先生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漢上兼贊讀。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先生與漢上可備訓導。謂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先生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正獻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先生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先生性好義樂善。司馬溫公家屬皆依先生撫育之。爲溫公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溫公族曾孫侗召主溫公祀。又嘗薦尹和靖以自代。參史傳。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趙丞相鼎聞喜人高宗卽位除樞戶部員外郎遂卜居衢州范元長冲建炎四年守衛因請祠與趙丞相同居。

華陽門人

諫議司馬先生康別見涑水學案。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卷二十二

景迂學案表

晁說之	朱弁
陳水姜氏楊氏門人	王安中 別見荆公新學略
奉山徂徕百源再傳	
晁詠之	邵溥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劉義仲 別見涑水學案	
汪革 別見榮陽學案	
並景迂學侶	
吳棫	
景迂同調	

景迂學案

祖望謹案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

涑水門人孫邵再傳。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澶州人也。參政宗慤曾孫。元豐五年進士。東坡稱其自得之學。發揮五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嘗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薦之。范公淳夫亦以博極羣書薦之。曾文昭公亦薦之。先生慕司馬文正公之爲人。故以景迂生自號。文正著潛虛。未成而病。屬先生補之。先生遜謝不敢。然文正之門。傳其太玄之學者。惟先生。又從康節弟子楊賢寶。傳其先天之學。和劑斟酌。以窮三易之旨。其於泰山孫氏之門。從姜至之講洪範。不名一家。元符三年。知無極縣。應詔上書言十事。其一曰。祇德。其二曰。法祖。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凡數十萬言。大抵指荆公政事之非。紹述諸臣之謬。入邪等。奉嵩嶽祠。監陝州集津倉。再請奉華嶽祠。監明州船塢。通判鄜州。提舉南京鴻慶宮。知成州。先生氣質剛毅。不以貶竊屈。其在關中。留心橫渠之學。其在甬上。與豐尚書相之相唱酬。及守成州。歲旱。先生盡蠲其稅。轉運使大怒。欲減其分。先生持不可。遂丐致仕去。靖康初。召至京。除祕書少監兼諭德。已而以中書舍人兼詹事。淵聖以宿儒待之。先生學於溫公。守其疑孟之說。又惡荆公。而荆公最尊孟。先生請去孟子於講筵。欽宗從之。太學之士譁然。言者紛起。又力言三鎮不可割。兼諫止欽宗不可棄汴京。出狩。皆與當國者不合。又言荆公不應配享神宗。安得配享孔子。於是耿南仲既傾。吳敏李綱。遂言先生與許景衡二人。視大臣升黜爲去就。懷姦徇私。落職。提舉西山崇福宮。胡文定公爭之。不報。高宗卽位。馳驛召許翰。楊時。

及先生三人，卽起行在。未至，卽授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先生少長承平，至是流離喪亂，避兵於高郵，於海陵，於建康，病甚，其在海陵，嘆曰：平生著述，悉爲灰燼，惟易不可以已。力疾追述舊作，建炎三年卒於舟中，竟未得入見，遺言無得志墓。先生粹然儒者，惜乎晚年頗信佛氏之說，日誦法華，自稱國安堂老法華。又稱天台教僧，論者謂其盛時欲詆孟子，而老不自振，然其遺命，令子孫訪類遺文，當以嵩山景迂生日之，則未敢背師門之傳也。所著有易商瞿大傳、易商瞿小傳、商瞿易傳、商瞿外傳、京氏易式、易規、易玄星紀譜、晁氏詩傳、詩論、晁氏書傳、書論、晁氏春秋傳、春秋辯文、春秋年表、中庸傳、古論大傳、論語講義、壬寅孝經及五經小傳、曆譜、凡十九種，皆經學。餘書尙十餘種。晚年海陵著周易太極傳六卷，因說一卷，外傳一卷，今惟易玄星紀譜、易規、中庸傳、見景迂生集中。雲濠案：先生所著文集，又名嵩山集，別有儒言一卷。嵩山學案割記載先生古易十二卷，易規一卷，京氏易式一卷，其太極傳外傳因說與傳同。

祖望謹案：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詞遊坡谷間，如補之詠之沖之，皆盛有名，獨景迂湛深經術，親得司馬公之傳，又爲康節私淑弟子，其攻新經之學，尤不遺餘力。世但知推龜山了翁，而不知景迂更過之。宋史乃爲補之詠之作傳，而景迂失焉，陋矣。

儒言

六藝之志在春秋，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祖望謹案：儒言中所述，大抵爲新經而發。

皇道帝德，出於尙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何皇之貴。武陵先生劉道原

皆云然。

祖望謹案武陵先生龍昌期。

克己之言則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仇也。其爲有位之害則又大。極高明而道中庸一物也。或者旣以一事極高明又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廣大精微亦然。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昔公孫祿斥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之失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此公天下之言。顧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

害辭未至於害義。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拂之類。其害教奈何。

指鹿爲馬。一時跋扈之言也。顛倒破壞先王之格言。以天下爲鹿而指之也。不亦甚乎。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體。體用所自。乃本乎釋氏。

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欺後生。

崔浩威震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尙之。至勒爲石經。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范陽祀安史亦曰二聖。

祖望謹案此誚蔡卞之以荆公爲聖也。

貞觀詔修五經正義。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不過十之二三。逮今新義之行。而所傳十之二三者。又不知何在矣。

於詩書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使之靡然趨己。較之焚書坑儒。其術更有善焉。

梓材謹案。儒言與晁氏客語。謝山稿底雜入景迂集中。今各表而出之。

景迂生集

使周禮而尙完。王者猶損益之。况殘僞之物乎。辨誣

祖望謹案。景迂謂周禮爲新室之書。曰。詩書但稱四嶽。新室稱五嶽。周禮亦稱五嶽。類此不一。

惟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亦不可不知也。

今之配享孔子者。以講說文字爲功。謂劉向於漢。強聒商鞅。能必行其令。釋老申韓之說。雜然並傳。六藝

中。以上皆答袁季舉

鄭康成說中庸曰。用中爲常道也。質諸安定先生。溫公皆然。新學始析中庸爲二端。伊川亦畔二先生之

說。他人何望哉。答朱仲璣

梓材謹案。儒言晁氏客語之外。謝山所節文集七條。今移入廬陵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案者二條。

晁氏客語

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未可謂知言也。

古人顧是非不顧利害。若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古人責名必責實，但責名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事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無爲其所不爲，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能正其心者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亦近道。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

論理論己之所當爲，須從根本上論。論事論人之所當爲，須就事勢上論。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杞柳、荀子之說也。滯水、楊子之說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如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其始曰戒慎恐懼，蓋言誠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得聖人之意者，不取其迹。

古者卜筮以決疑也。今校其窮通聞達，亦惑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晁氏客語二十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二條，移入滎陽學案者一條，移入陳鄒諸儒者一條，又一條引陳述古云：人不可爲人所容，與古豎學案覆出，刪之。

易玄星紀譜

初斗十二度星紀丑 大雪兌上六 且復初九復初九 難上陽火七塞

溫公庶節同

未九二初一日入斗 濟六二初一日入斗 塞六二自冬至至此郭元亨

頤六二

中孚九二

勤陰中木八塞

虎始交 復六二初一日入斗十七度

未濟六三

蹇九三

頤六三

中孚六三 養上金九頤

荔挺出 復六三初二日入斗

未濟九四初三日入斗 未濟九四初三日入斗

初火水二火火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牛八度

冬至坎初六

蚯蚓結

復六四

復六四

初一度

冬至起牛

溫公

兼準坎

溫公

溫公

溫公

溫公

溫公

未六五

初一度

冬至起牛

溫公

溫公

溫公

溫公

溫公

溫公

溫公

蹇九五

黃鐘

用事

至氣應斗

指子

指子

指子

指子

指子

指子

頤六五

頤六五

頤六五

頤六五

頤六五

頤六五

頤六五

頤六五

頤六五

頤六五

中九五

初一日

入牛五度

夜次八

夜次八

夜次八

夜次八

夜次八

夜次八

夜次八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未上九

未上九

未上九

未上九

未上九

未上九

未上九

未上九

未上九

未上九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女十二度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復六五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頤上九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蹇上六

中上九初一日舍女二度
學上九初一日舍女二度
水泉 復上六復上六

屯初九
謙初六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三 閉中陰下金四屯
睽初九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
冬至氣絕次四小寒

二金火三金木

升初六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
夜次四十八分

四金金五金土

元枵子 小寒坎九二雁北
臨初九 臨初九 材案溫公秒作二
鄉北

六金水七金火

屯六二 二十四曆秒許翰傳
太玄亦然

八金木九金金

北日次建元枵小寒氣應
斗次建元枵小寒氣應

謙六二 三 少中陽中土五謙

初土水二土火

睽九二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

三土木四土金

升九二 舍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

五土土六土水

虛十度

鶴始 臨九二臨九二

七土火八土木

屯六三

☰ 辰中上 水六 陸

九土金

初水水

謙九三 初一日入虛三度夜

睽六三

二水火三水木

升九三

四水金五水土

雄始 臨六三 臨六三

六水水七水火

屯六四 上陽下火七 升

八水木九水金

謙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次

初火水二火火

睽九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次

三火木四火金

升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次

五火土六火水

危十七度

大寒坎六三 雞始

臨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次

七火火八火木

屯九五 初一日入危二度

九火金

謙六五 初一日入危二度

初木水

☰ 干上陰中木八 升

二木火三木木

☷ 屯九五 初一日入危二度

四木金五木土

睽六五

升六五

疾鳥 臨六五 臨六五 對上上金九臨

屯上六 初一日入危七度

謙上六

睽上九

升上六

三 羨下陰下水一小過

范準臨郭又準解非

水澤 臨上六 臨上六 初一日入危十一度

小過 初六

蒙初六

益初九

漸初九 三 差下陽中火二小過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初水水

二水火三水木

四水金五水土

六水水七水火

八水木九水金

初火水二火火

諷訾亥 立春坎六四解凍

泰初九泰初九初一日入危十六度初一秒〇

三火木四火金

過小六二梓材案溫公與許翰傳

五火土六火水

室十六度

蒙九二

七火火八火木

益六二律中太簇次五日舍慙室

九火金

三童下上木三蒙

初木水

漸六二初一日入室三度

二木火三木木

始振蟲泰九二泰九二

四木金五木土

過小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蒙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益六三增中下金四益

初金水二金火

漸九三初一日入室八度

三金木四金金

冰魚上泰九三泰九三

五金土六金水

過小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蒙六四

九金金

壁九度

雨水坎九五癩祭

泰六四泰六四

泰六四初三十一分十九日次五

過六五梓材案溫公與許翰

驚蟄氣應

蒙六五達中上水六泰

益九五初一日入壁一度

漸九五初一日入壁一度

鴻雁來泰六五泰六五

過上六

三交上陰下火七泰

蒙上九初一日入壁五度

益上九

漸上九

三銳中土五漸

益六四初二日入室十二度

漸六四水次四斗指寅太簇

泰六四初三十一分十九日次五

過六五梓材案溫公與許翰

蒙六五達中上水六泰

益九五初一日入壁一度

漸九五初一日入壁一度

鴻雁來泰六五泰六五

過上六

三交上陰下火七泰

蒙上九初一日入壁五度

益上九

漸上九

初土水

二土火三土木

四土金五土土

六土水七土火

八土木九土金

初水水二水水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水八水木

九水金

初火水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草木 萌動 泰上六 泰上六

需初九 三 夏陽中木入需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奎十六度

隨初九 七初一日入奎一度次八驚蟄

三木木四木金

晉初六 初一日舍奎次七八

五木土六木水

解初六 溫分十九與許翰次七作

七木火八木水

降婁 戌 驚蟄坎上六 桃始壯初九 壯初九 壯初九 雨水九十九應斗建卯律中夾鍾

九木金

三 僂上金九需

初金水

需九二 初一日舍奎五度

二金火三金木

隨六二

四金金五金土

晉六二

六金水七金火

解九二

八金木九金金

倉庚 壯九二 壯九二 壯九二 從陽下水一隨

需九三 初一日入奎十度

初三木四水金

隨六二

五水土六水水

婁十二度

晉六三

解六三

☳ 進下中 火二 晉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初水火

為鳩壯大 九三壯大 九三初一日入奎十四度

需六四 日舍婁

隨九四

晉九四

解九四 ☳ 釋上陽下 木三 解

初木水二木火

八火木九火金

六火水七火火

四火金五火土

二火火三火木

初水火

春分震初九 至玄鳥壯大 九四壯大 九四初一日入巽三度

需九五 初斗指卯夾鍾用事 三

隨九五 梓材案溫公與許翰 ○

晉六五 春風十作十一

☳ 格中陰 金四 大壯

九木金

初金水

解六五初一日入婁七度

二金火三金木

雷乃大壯六五壯六五

四金金五金土

需七六

六金水七金火

隨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晉上九三

夷陽中土五豫

初土水二土火

準豫溫公同范準
大壯郭準非

解上六初一日入婁十二度

三土木四土金

胃十四度

始大壯上六壯上六

五土土六土水

豫初六

七土火八土木

訟初六

九土金

樂陰上水六豫

蠱初六初一日入胃四度

二水火三水木

萃初九初一分入胃四度

四水金五水土

大梁西清明震六二桐華始

夫初九夫初九許翰作十七八

六水水七水火

豫六二斗建次大梁穀雨氣應

訟九二三爭上陽下火七訟

蠱九二初一日入胃九度

革六二

田鼠化 爲訟 夫九二夫九二

豫六三

三 務陰上下木八蠱

訟六三初一日入胃十三日

蠱九三梓材案大字疑衍

革九三

虹始 見 夫九三夫九三

豫九四三事上陽上金九蠱

訟九四初一日入鼻四度

蠱六四

八水木九水金

初火水二火火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昂十一度

穀雨震六三生始 夫九四 夫九四

革九四

☳ 更地下陰水一革

豫六五初八 清明終次九穀雨

二水火三水木

訟九五初斗 指辰姑洗用事

四水金五水土

蠱六五初〇 梓材案分十九秒

六水水七水火

革九五清作九 明氣應次八日舍

八水木九水金

天

畢十六度

鳴鳩拂

夫九五 夫九五 斷下中 火二 夫

初火水二火火

豫上六初初 一日入畢二十七度

三火木四火金

訟上九

五火土六火水

蠱上九

七火火八火木

革上六

九火金

初木水

戴勝降
於桑

夫上六夫上六
穀陰上木三
夫

旅初六初一日入畢六度日

師初六

比初六

畜初九三裝陽中下金四旅

賓沈晉立夏震九四鳴蟻

乾初九乾初九穀雨終次二立夏

旅六二初四一八分三十日

師九二與許翰三十一案温三公

比六二日次實沈立夏氣應

斗建巳律
中仲呂

衆陰中土五師

畜九二初一日入畢十五日

蚯蚓
乾九二乾九二舍參
舍鶡臚次八日

旅九三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初土水
二土火三土木
四土金五土土
六土水七土火

菁二度

參九度

師六三

八土木九土金

比六三

密陽上水六比

初水水二水火

小九三

初一日入參二度日

三水木四水金

生王瓜 乾九三 乾九三

五水土六水水

旅九四

七水火八水木

師六四

九水金

三 親上下火七比

初水火

比六四 初一日入參六度次

二水火三火木

畜六四 初一日入參六度次

四火金五火土

小滿震六五 秀 乾九四 乾九四

六火水七火火

旅六五 六分六秒〇梓材案十

八火木九火金

六作七 小滿氣應

井三十三度

師六五 飲陽上木八畜

初木水二木火

比六五 初一日入井二度日

三木木四木金

畜九五

死顯章 乾九五 乾九五

旅上六

☰ 彊上 金九 乾

師上六 初一日入井六度 初八日

比上六

畜上九

至麥秋 乾上九 乾上九

大有 初九 ☰ 睽下 水一 乾

蒙 初九 初一日入井六十三日

井 初六

咸 初六

鶉首未 芒種 震上六 蠓 娠 初六 娠 初六

☱ 盛陰 中火 大有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火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初火水

鳴鴈始

娠九二三三居下上木三家八

大有九三初一日入井二十度

家人九三

井九三

咸九三

反舌無聲

娠九三三三法中下金四

大有九四初一日入井七十六日

家人六四

井六四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咸九四 應中土五咸

兼準離溫公
范準離皆非

初土水二土火

夏至離初九 鹿角解

姤九四 姤九四 度初一日入井芒種終次五

大有六五 夏至斗指午蕤賓用

家人九五 初六 一八十一日

井九五 輪一梓材案溫公與許

夏作五氣應

迎中上水六咸

咸九五 初一日入井三十三

鳴輞始 姤九五 姤九五 初二日舍與鬼十五日

大有上九

家人上九

井上六 遇上陽下火七 姤

咸上六 初一日入柳十日

三土木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九土金
初水水
二水火三水木
四水金五水土
六水水七水火
八水木九水金
初火水二火火
三火木四火金

鬼四度

柳十五度

生夏 娠上九 娠上九 初一日舍柳

鼎初六

豐初九

三 竈上 陰下 木八 鼎

渙初六 初一日入柳八度次

履初九 初九二八分二十四日

鶉火周午 小暑離六二 溫風 遯初六 遯初六 七秒〇梓材案許翰

鼎九二 溫公作廿八 日次鶉火小暑氣應

斗建未律中林鍾

豐六二 三 大上陽上 金九 豐

渙九二 初一日入柳十九度日

履九二

蟋蟀 居壁 遯六二 遯六二

鼎九二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星七度

學習 遯九三 遯九三

履六三

三 廓下 水一 豐

豐九三 初一日入柳十四度

渙九三 日舍七星

初水 二水火三水木 四水金五水土 六水水七水火 八水木九水金

鼎九四 初一日入星四度 文下中 火二 渙

豐九四 初一日入星四度 九

渙六四 日舍張

履九四

大暑離九三 為營草 遯九四 遯九四

三 禮下上 木三 履

張十八度

鼎六五 初一日入張一度 次

豐六五 初一日入張一度 次

渙九五 大暑氣應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履九五

八木木九木金

土潤 遜九五 遜九五 三 逃中下金四 遜

初金水二金火

鼎上九 初一日入張六度 一百一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豐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渙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履上九

九金金

三 唐中土五 遜

初土水

大雨 遜上九 遜上九 初一日入張十度 一百一十一日

二土火三土木

恆初六

四土金五土土

節初九

六土水七土火

同初九

八土木九土金

損初九 三 常中上水六 恆

初水水二水水

鶉尾 楚已 立秋 離九四 涼風 否初六 否初六 初一日入張十五度 次五大暑終次六立

三水木四水金

恆九二 初二日入張十六日

五水土六水水

翼十八度

節九二次七○二梓材三分溫公十
入六二與許翰二十五作二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立秋中庚則次九日舍翼

度陰下火七節

初水火

損九二初二日入翼十日

二水火三火木

白露 否六二否六二

四火金五火土

恆九三

六火水七火火

節六三

八火木九火金

同九三

永上陽中木八同人

初木水二木火

準恒非○梓材案許翰范王皆

損六三

初一日入翼十五日

三木木四木金

鳴蟬

否六三恒卦次六起立秋初象

五木土六木水

恆九四

行張十二百三十六日

七木火八木木

節六四

象日恒卦初九四已行翼

九木金

二度九度千易非日
同人卦今從之○梓
材案今本溫公太玄
解卦初一作次二

☲☵ 昆陰上金九同人

同人 初一日入翼十度次
九立秋終

損六四 初一二百三十九日

處暑離六五祭乃否九四否九四

恆六五

節九五 減下陽水一損
初一日入翼十五度

同人 初一日入翼十五度
九五 處暑斗指申夷則用

損六五 初事一二百四十五日

天地 始肅否九五否九五
初一分許翰作案

恆上六 初四十一分溫公作
初四十一分溫公作

七秒 處暑氣應次九日舍軫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軫十七度

三 陰中 火二 否

節上六 初一日入軫一十八日

同 上九

損上九

登穀乃 否上九 否上九

巽初六 三 守下上 木三 否

萃初六 初一日入軫六十三日

畜初九

賁初九

壽星 辰 白露 離上九 鴻雁 來 觀初六 觀初六

三 陰中 金四 巽

巽九二 初二日入軫十度次

萃六二 初二日入軫十五度次

畜九二 初三日入軫二十度次

初火水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賁六二公作三十四指壽星
白露氣應日
斗建西律中南呂

八金木九金

歸玄鳥
觀六二觀六二
聚中土五萃

初土水二土火

巽九三初一日入軫十五度

三土木四土金

萃六三次七日舍角○梓材

五土土六土水

畜九三閏一度與太玄錯此

七土火八土木

角十二度

賁九三

九土金

養蓋鳥
觀六三觀六三
積中上水六畜

初水水

巽六四初一日入角十六度

二水火三水木

萃九四

四水金五水土

畜六四

六水水七水火

賁六四初一日入角十六度

八水木九水金

飾上陽火七

初水火二水火

兼準兌
溫公

秋分兌初九收聲乃觀六四觀六四初一日入角七度次

巽九五斗指西南呂用事

萃六五四次八三六分一十

畜六五與許翰一十四作十

秋分氣應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疑上木八賁

初木水

準賁溫公同宋陸王郭象巽范象震非○梓材案許翰作疑觀

賁六五初一日入角七十五度

二木火三木木

益蟲坏戶觀九五觀九五次四日舍亢

四木金五木土

巽上九

六木水七木火

萃上六

八木木九木金

畜上九 視上上金九觀

初金水二金火

賁上九 初一日入亢四度

三金木四金金

水始潤 觀上九觀上九

五金土六金水

亢九度

歸妹初九
元初九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初水水

三 沈下下水一觀

準觀溫公同諸家象兌非梓材案許翰作沈歸妹

明初九 梓材案許翰作四度
夷初九 梓材案許翰作四度
困初六 初一二百八十四日

二水火三水木
四水金五水土
六水水七水火

氏十三度大火卯寒露兌九二來賓剝初六剝初六

歸妹九二

八水木九水金

元六二三 內下中火二歸妹

初火水二火水

明六二 初一日入氏四度
夷六二 初二日終次三寒露

三火木四火金

困九二 初三日三十八日
次初一日三十八日

五火土六火水

雀入大剝六二剝六二與許翰二一梓材案溫公
水爲始

七火火八火木

歸妹六三 日次大火寒露氣應

九火金

斗建戌律中無射

房五度

霜降兌六三祭獸乃剝六四剝六四

黃華剝六三剝六三

无妄六三初一日入氐八十三日
明夷九三
困六三

歸九四三晦中下金四明夷
无妄九四初一日入氐十三日
明夷六四次七日舍房
困九四

三三 菅陰中土五明夷
歸六五初一日入房二度次
妹九五初一日入房二度次
无妄九五初一日入房二度次
明夷六五初三日入房二度次
○三三 梓材案許翰二十秒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初土水

二土火三土木

四土金五土土

六土水七土火

困九五十三作十三溫公作一

霜降氣應次
八日舍心

心五度

草剝六五剝六五窮中上水六困

歸上六初一日入心二度九

无上九日舍尾

夷明上六

困上六

三割上下火七剝

尾十八度

螿蝻剝上九剝上九初一日入尾十一度

艮初六

濟初九

噬初九

過大初六止陽中木八

析木寅立冬兌九四冰始坤初六初八霜降終次九立冬

八土木九土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水八水木

九水金

初火水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三木木四木金

艮六二 初 一 三百一十六日

既濟六二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噬嗑六二

九木金

☶ 堅陰上 金九艮

初金水

過大九二 初 一 三百二十日

二金火三金木

地始 坤六二 坤六二 初 一 八分十九秒 ○

四金金五金土

艮九三 日 次 析 木 立 冬 氣 應

六金水七金火

既濟九三 斗 建 亥 律 中 應 鍾

八金木九金金

噬嗑六三 成 下 陽 水 一 既 濟

初水水二水火

過大九三 初 一 三百二十五日

三水木四水金

維入大 坤六三 坤六三 次 九 日 舍 箕

五水土六水水

艮六四

七水火八水木

既濟六四

九水金

☶ 闕陰中 火二噬嗑

初火水

箕十一度

嗑九四初一日入箕一度
大九四
過九四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小雪兌九五虹藏坤六四坤六四

艮六五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木水二木火

既九五三 失下陽上木三 大過

嗑六五初一日入箕六度立

三木木四木金

過九五初一日入箕三十四日

五木土六木水

天氣上騰坤六五坤六五
地氣下降坤六五
初四日入箕六度與十

七木火八木水

艮上九小許輸氣應十一

九木金

既上六初一日入箕十八日

初金水

濟上六初一日入箕二十度

二金火三金木

嗑上九初四日舍斗

四金金五金土

過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閉塞而坤上六坤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斗二十六度

☳ 馴陽中土五坤
初一日入斗四度
初三日入斗十三日

初土水二土火

三土木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九土金

☱ 將陰上水六未濟

初水水

未初六初二日入斗八度次

二水火三水木

蹇初六初二日入斗八度次

四水金五水土

頤初六初二日入斗八度次

六水水七水火

斗初九斗建子律中黃鍾

八水水九水金

其後序曰。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揚子雲初爲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曆。此二曆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溫公又本諸太初曆。而作玄曆。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爲極悉矣。復患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維夜思。取曆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

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已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恆。先此涼風。至常已準恆。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恆於後耶。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雁來。而翁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坏戶。則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巽耶。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與諸家口舌辨。而案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辟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見。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以示爲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卽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疆準乾。而爲冬至之終。辟又再準乾。而爲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闢闔。乃著易以頤中孚。爲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之用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日。中曰更日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則深研幾之功則

大矣。如養爲陽而中不爲陰，對爲金而羨不爲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案譜以視之，則皆易矣。圖曆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願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爲，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爲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尙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願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於易何如。曰：子非歐陽公，奈何。

梓材函案易玄星紀譜，謝山學案稱本謂宜全錄而未錄入。初校時未得其譜，祇從朱氏經義考錄其後序，及余三入都門始得見之。徐星伯俄部家，而初刻之版旋燬於逆夷，今因重校具載之。

附錄

以道古易，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故用漢田何本以正之。

太極傳外傳因說則康節之學，其紹聖中所作商瞿傳本，以兵火失去，晚年居海陵，復爲此書。

易規自序曰：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取，而又未能忘言於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京氏易式自序曰：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爲此書。江淮間有好事者，頗傳去。今三十年矣，不得不修定。惟是其已出者，未容改易，奈何。昔人自期死，而後傳其所著之書，用意深矣。

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及南遷，遇其子弟，障面過之，以道以此薄其爲人，盡棄其畫。

呂紫微童蒙訓曰：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未有敢舉其字者。其餘皆不能如是。晁公武曰：易玄星紀譜，以溫公太玄曆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揚雄以

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且辯正古今諸儒之說。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概譜則彼自屈矣。

李巽巖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音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聲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呂汲公古易於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蓋呂晁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尊孔子。并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

祖望謹案。景迂不喜孟子。蓋亦迂叟之派。其說經不苟同於前儒。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晁景迂其學固雜。然質厚而少穿鑿。可取者固多。大抵北方前輩議論。雖各有疵。要可養忠厚。革浮囂。自當兼存。

謝山景迂先生船場祠堂碑銘曰。景迂先生。以大觀之庚寅。謫居甬上船場。其後七十餘年。而監官王季和爲立祠。放翁記之詳矣。雲濠案。季和名鎰。蕪陽人。又案。放翁于景迂爲鄉甥。先生經學與衍不肯苟同。箋疏自成一家。誠如放翁所言。願其謂諸經皆成於甬上。則未然。蓋先生經說。皆早出。其晚年易玄星紀譜。則在船場。先生最師法溫公。故取其太玄曆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謂揚氏以首準卦皆有星候爲之機括。非出私意。因歷辯諸家談玄之失。亦奇作也。先生自跋其尾曰。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意氣自倍。蓋先生當百折之餘。風節增屹。若此。固非窮愁著書者所可比也。當是時。甬上經學尙未盛。先生首以正學之傳。博聞精詣。倡教於此。於是陳文介公有諸經說。而王

茂剛以處士喜說易。彬彬興起。其有功於吾鄉爲甚侈。先生之對漕使。嘗有無船無木之誚。則想見當日之場務。蕭然無有。故得布卦吞爻。分辰列算。其暇則終日一杯。哦詩於超然亭畔而已。

景迂學侶

太中晁先生詠之

晁詠之字之道。以道之弟。少有異材。東坡爲揚州時。先生從兄補之爲倅。以先生詩獻。東坡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乎。舉宏詞第一。元符末。以黨籍廢斥。後官終左太中大夫。參姓譜。

宣教劉漫翁先生義仲別見涑水學案。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別見崇陽學案。

景迂同調

太常吳先生械

吳械字才老。建安人。舉重和元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出通判泉州。剛直有謀。明恕能斷。所著有書禪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又作字學補韻。朱子謂近代訓釋之學。唯才老爲優。因據以叶三百篇之韻。參國書。

梓材謹案。景迂生答吳才老先輩書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人孫中丞祕書崔監。皆高郵老成人也。蓋陳謂陳希顏。孫謂孫莘老。崔謂崔伯益。皆高郵人物。又見答陳廷藻書。則先生本高郵人。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先重和三十餘年。猶稱先生爲先輩。殆引爲同調矣。

附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吳才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何必讀書之類。辯之必力。其發亦自偏。

景迂門人孫邵三傳。

直闕朱先生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景迂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先生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先生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先生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生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正使王倫歸。先生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先生。先生臥起與俱。金人迫先生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先生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饋。遣以困之。先生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先生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

視先生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先生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先生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先生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石慶充至。稱先生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先生得歸。入見便殿。先生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先生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有司校考其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先生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先生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游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觥斝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參史傳。

祖望謹案。景迂弟子可考者。惟王太保。安中。朱奉使。弁二人而已。然安中當景迂令無極時。修長跋。

執及門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爲親榮。非其志也。景迂曰。爲學當謹初。何患不遠到。安中所以築室榜曰初寮者。此也。議論聞見。多得之景迂。及旣貴顯。遂諱景迂之學。但稱成州使君四丈。無復先生之號。君子醜之。且安中本由梁師成得大用。則亦辱其傳矣。故不爲立傳。而但以曲洧附見梓材案。初寮之傳。當立於新學略。而是卷第爲標目於門人之末可也。

太保王初寮安中別見荆公新學略。

太中門人

待制邵澤民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卷二十三 蔡陽學案表

呂希哲	子好問
申公子	子切問
徂徠野江學	孫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安定泰山百	
強源伊川焦伯	汪革
人荆公門	從子大經
廬陵濂溪再	汪莘

傳	黎確	謝逸	謝邁	趙演	饒節	顏岐	孫覺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榮陽講友。
		汪大經 <small>見上青溪家學。</small>		子 耜					

榮陽學案

祖望謹案榮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於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於安定。學於泰山。學於康節。亦嘗學於王介甫。而歸宿於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榮陽之可以爲後世師者。終得力於儒。述榮陽學案。梓材案呂侍講傳及呂氏雜志附錄原在安定學案。謝山序錄別定爲榮陽學案。

胡程門人歐周再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梓材案呂氏世爲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居京師爲河南人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相哲宗先生徧交當世之學者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在太學並舍年相若也其後心服伊川學問首師事之梓材案伊洛淵源錄先生家傳略云公始從安定胡先生受于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王公安石學又言師事程先生頤而明道程先生顓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先生覺李公常皆與公游第考先生之于徂徠盱江蓋在師友之間與范忠宣同故謝山序錄特著學于安定學于泰山而不及石李二先生也王荆公謂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於此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也。先生聞之遂棄科舉以蔭入官。荆公爲政將置其子零于講官以先生有賢名欲先用之。先生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荆公乃止。元祐中伊川歸洛。貽書范內翰祖禹曰。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在原明爾。父喪後祖禹始薦爲崇政殿說書。言正心誠意。天下自化。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擢右司諫。累辭未獲。蘇文忠戲之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先生曰。苟不得辭。當以楊畏爲首。以畏爲文忠所厚也。會紹聖黨論起。出知懷州。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流寓淮泗間。日讀易一爻。默坐沈思。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時覺動心。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禮部尙書豐稷嘗舉先生自代。詞云。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望遠謹案豐清敏公遺事載先生建中靖國間爲祕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爲資淺望輕左遷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尙書大不平之卽藹以自代云則先生之見重于清敏者深矣

呂氏雜志

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蠶以供祭服非無良農工女以爲人之所盡事親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卽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雜志六條今移爲附錄一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

蔡陽公說

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此知之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不擇鄉就士

少年爲學。惟檢書最有益。記得精。便理會得子細。讀書編類語言相似作一處。便見優劣是非。

治人事天。莫若嗇。修養家以此爲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於理。

惟王者爲能備物。惟聖人爲備德。

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寧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氣象。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平日所爲。

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十六條。今移爲附錄一條。移入廬陵學案二條。涑水學案一條。范呂諸儒一條。新學略一條。

附錄

正獻居家。簡重寡默。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規蹈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不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經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接目。正獻倅潁州。歐陽文忠適知州事。焦伯強千之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招之爲諸子師。諸子少有過差。

伯強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時先生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師化導之篤。故先生之成就德器如此。

正獻常語張文潛曰。此子不欺閭室。

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轉。一謁執政。過此不見也。

監陳留稅務。章樞密質夫知縣事。雅敬愛之。一日語次。忽相陵折。先生不爲動。質夫笑曰。誠厚德也。適來相試耳。

監稅時。汪輔之居陳留。恃才傲物。獨重公。橫渠聞曰。是所謂蠻貊可行者也。

正獻作相時。弟希純已官省寺。先生尙滯管庫。正獻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而獨以吾故置不用。命也。申國夫人笑曰。是亦未知其子也。是子豈以功名爲榮辱哉。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呂氏家教近石氏。故謹厚性成。又能網羅天下賢豪長者。以爲師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穢。獨惜其晚年更從高僧游。盡究其道。斟酌淺深。而融通之。曰佛氏之道。與吾聖人脗合。夫聖人以盡倫理爲道。種種相背。不啻冰炭。是先生於師門之旨。不無差謬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旣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張采謹案。大臣事君。此爲第一義。然只須不當使知恩自己出。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之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夫曰。若辭不

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徧攷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輜人俱墜，浮於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積年已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爲郡令公帑多畜鯁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以上黃氏補本。或問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呂氏雜志。本中問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數月，其爲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曰：聖人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第，物理自然，不可易也。補。

晁氏客語曰：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云：人君之學，不在於徧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補。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曰：予之室，酒不絕注，日用有節，禮不缺也。補。

又官箴曰：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黃氏補。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邪。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者。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攷。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黃氏補

蔡陽講友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蔡陽家學歐周三傳。

右丞呂先生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蔡陽先生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坐黨人子弟廢。蔡卞得政。諷之曰。子少親我。則列顯階。先生笑而不答。靖康元年。以薦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而蔡京黨戚害其事。莫肯行。先生上疏言利害。欽宗嚮納。又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削王安石王爵。褒表江公望等。除青苗之令。章

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每使畢其說。欽宗再幸金營。先生實從。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先生爲事務官。因說邦昌以利害。使亟還政。且書白康王宜自立。金人既退。高宗卽位。先生奉太后書詣行在。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尙書右丞。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於桂州。參史傳。

雲深譚案。紫微稱先生爲東萊公。以其封東萊郡侯也。又案呂氏世居東萊。紫微當日並稱東萊先生。其從孫伯恭亦稱東萊先生。祖孫往往牽混。學者不可不知。

縣令呂先生切問

呂切問字舜從。東萊公之弟也。於紫微爲仲父。守官會稽。或譏其不求知者。先生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紫微童蒙訓述之曰。此語甚好。補

附錄

紫微曰。叔父舜從。旣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游。嘗訓子弟曰。某幸從賢士大夫游。過相與重。然某自省所爲。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過相與邪。前輩自警如此。

梓材譚案。先生兄弟嚴事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諸先生。詳見安定學案。范呂諸儒學案。呂范諸儒學案。所謂從當世賢士大夫游者。可見矣。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蔡陽門人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也。紹聖四年進士，官楚州教授。呂侍講原明方居符離，先生從之學，稱高弟。侍講嘗曰：黃憲、茅容之儔也。分教長沙，張侍郎舜民在焉，相與講學極契。蔡京當國，召爲宗正博士，力辭不就。曰：吾不能附名不臣傳，復爲楚州教授以卒。年止四十，侍講爲志其墓。晁景迂有詞哀之，先生篤實剛直，惜不免墮於禪學，則侍講之所夾雜也。故其詩云：富貴空中花，文章木上癩。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不得入聖人之室矣。然其言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固名言也。學者稱爲青溪先生。雲濠案：青溪一作清溪。有論語直解、青溪集、謝逸與弟邁皆學於侍講。當事以八行薦，無逸力辭。兄弟終身，老死布衣。其高節蓋得侍講之力。信民貽之詩曰：新年更勵於陵操，妻子同鉏五畝蔬。蓋不當唯以詞人目之。以下補附錄。

呂紫微曰：汪信民政和間諸公，熟聞其名，除國博，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無逸以八行薦，堅卻之。諸公皆卓然自立，不媿古人。邇來流俗，不復以爲貴矣。

梓材謹案：董蒙訓是條，先言夏侯丈旆，唐丈恕，范文正，平劉丈跋，蹈兄弟，而卒以諸公云云。今各散入學案，不贅。

推官汪歸愚先生莘

汪莘字叔野，青溪先生革弟也。方游於侍講之門，學行亞於其兄。以詩名，爲洪州推官。其所著曰歸愚集。雲濠謹案：休寧有汪布衣，與先生同名，字叔耕，爲朱子講學之友。

知州黎先生確

黎確字介然。口口人也。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知漳州。崇寧間。汪信民革饒德操節。與先生游宿州。呂侍講原明在焉。皆往受學。時頗賦詩。詆及時事。侍講不以爲然。會侍講病。先生輩朝夕侍疾。旣愈。侍講爲作麥熟纒絲等曲。歌詠當世。以諷止先生輩。諸人得詩。皆慚懼。詣侍講引咎。因和其詩。不欲作前語。時謂其師弟之間。雍容感發。有儒者氣象。侍講之孫居仁。稱先生特立勁氣如鐵石云。

徵君謝溪堂先生逸

謝竹友先生邁合傳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也。學者稱爲溪堂先生。少孤。博學。工文詞。而操履峻潔。與汪信民爲學侶。故得從呂侍講原明之門。再舉進士不第。遂不仕。山谷嘗曰。斯人在館閣。又何減於晁張。而李商老謂其文步趨劉向韓愈。則世之僅以詩稱先生者。尙方隅之見也。然先生亦并不僅以文侍講之孫居仁嘗曰。無逸兄弟終身勵行。在崇觀間。一無所污。八行之薦。力辭不赴。劉後村亦嘗曰。韓子蒼輩。以詩得貴顯。而二謝終身布衣。不可及也。斯其所以爲侍講之弟子與。先生所著有春秋廣微樵談溪堂集。雲濠案四庫書目溪堂集十卷。弟邁字幼槃。同學于侍講。與兄齊名。居仁稱其詩曰。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有竹友集。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竹友集十卷。

趙先生演附子栝

趙演字仲長。汝漢人也。呂侍講原明之壻。從侍講學。侍講之謫符離也。先生時時來省。事侍講如嚴父。疾病則執藥牀下。屏氣兀立。終日侍講命之去。始去。先生謹厚篤實。動法古人。侍講之子好問曰。今世人之

所言者趙丈口中。從未有此也。侍講之孫本中曰。先正獻公嚴重清靜。出於天性。范內翰淳夫公之壻。酷似公。而仲長亦似之。先生子耕字才仲。時稱其詩與蘇過齊名。而文學柳州。世其學。

饒德操節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從學呂侍講。以不合於曾布。毅然棄去。亦甚豎風節。及其末路。遂爲緇衣。則可駭矣。甚至貽呂居仁詩。勸以胡牀趺坐。專意學道。何其謬也。

侍郎顏夷仲岐

顏岐字夷仲。魯人。祭酒復之子也。嘗從滎陽學。故與紫微善。累官門下侍郎。阻李忠定之入相。則有媿於師門矣。然紫微與之通問。終身不絕。

附錄

呂舍人官箴曰。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句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青溪家學歐周四傳

汪先生大經

汪大經字淳夫。青溪先生從子也。能傳其家學。又以溪堂謝氏爲師。博學多聞。著臨川耆舊傳。

宋元學案 七 祭陽學案

溪堂門人

汪先生大經見上背溪家學

宋元學案

卷二十四

上蔡學案表

謝良佐	明道伊川門人	朱震	別爲漢上學案
曾恬	會恬	朱巽	別見漢上學案
詹勉	傳	鄭毅	朱學陸學之先
康淵	並上蔡續傳	謝襲	
毛友誠	李雄		別見汾洲諸儒學案
	李杞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酢	別爲廬山學案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呂大忠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並上蔡講友。

上蔡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於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葱嶺處。決裂亦過於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

梓材案是卷梨洲本有作學案語略。今移傳後。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明道知扶溝事。先生往從之。明道謂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元豐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州縣。辛德安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先修後進。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問學焉。建中靖國初。上殿。召對。徽宗與之語。有意用之。先生退而曰。上意不誠。乃求監局。得西京竹木場。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先生云。恐亦不免一播遷。坐口語下獄。廢爲民。先生記問該贍。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凡事理會未透。其類有泄。憤悱如此。與伊川別。

一年復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點檢病痛盡在此處伊川歎曰此所謂切問而近思者也有論語說行世

宗義案程門高弟子竊以上蔡爲第一語錄嘗累手錄之語者謂道南一派三傳而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當等龜山於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豈因後人爲軒輊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時忘志於學頗藉先生之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

祖望謹案謝楊二公謝得氣剛楊得氣柔故謝之言多踔厲風發楊之言多優柔平緩朱子已嘗言之而東發謂象山之學原於上蔡蓋陸亦得氣之剛者也梨洲先生天資最近乎此故尤心折於謝語錄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養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哉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出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鑰石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認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卽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併入呂范諸儒學案晉伯附錄

今人學時。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合養始得。

梓材謹案此下原有四條移入本卷曾天隱傳後。

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是有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概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百家謹案彼佛氏求心性於父母未生前。故須掃卻惻隱等心。何必與他較資質。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其一移入附錄。其一移入廬山學案。

問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淫出於氣。又問勢利何如。曰。打透得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舍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洒掃應對上做起。曰。洒掃應對上學。卻是太瑣屑。不展拓。

曰。凡事不必須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卻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洒掃不著。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洒掃應對上。發取誠意出來。

問求仁是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祖望謹案此段語意雖佳。然亦近禪。

或問呂與叔向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小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

也。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人丁。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何故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夢。問何故遲。曰。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卻殺長。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併入明道學案附錄。

子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尤難去。到一把放了的。多半把放了的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人有學射。模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伯淳嘗有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住。便是好歇。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此亦以禪言儒。

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有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人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或問或曰。吾初學問。事必不常。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書紳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默識爲賢而少此。又默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棄言語者不同。

天理也。人之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是自語。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

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簡甚。此學不可將以爲善。後學爲人。自是當爲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卻教誰做。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之工夫。只爲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才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爲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季路冉求之言。不得人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會點看着。正可笑耳。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纔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會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敬是常惺惺法。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滯。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弩脈。皆爲有己。立己於胸。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者勝之之謂也。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

爲學必以聖人爲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寧足道乎。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劉李諸儒學案。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方。某尋常才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人。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宗義案上蔡在程門中英果明決。其論仁以覺。以生意論誠。以實理論敬。以常惺惺論窮理。以求是。皆其所獨得。以發明師說者也。朱子言其雜禪。見解大端有三。謂洒掃應對。只是小子之始學。上蔡不合說得大了。將有不安於其小者。夫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程子云。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此與上蔡之言何殊。必曰。道理有小有大。是道有精粗。言有高下也。謂知覺得應事接物底。如何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夫覺者。澄然無物。而爲萬理之所從出。若應事接物。而不當於理。則不可謂之覺矣。覺外求仁。是覺者一物。理又一物。朱子所以終身認理氣爲二也。謂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夫上蔡此言。亦猶識仁篇所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蓋爲始學者言。久之則敬卽本體。豈先有一物哉。其言語小有出入。則或有之。至謂不得其師之說。不敢信也。以上梨洲原本。只如喜怒哀樂逐日消磨。任意都是人欲。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本四條。其三條移入百源學案。

論語解序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蓋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詰訓。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之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而我而忿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詰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詞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壘壘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別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筭書期。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逸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臺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

依不能安詩。不學難服。不能安禮。唯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餽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頗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唯同聲然後相應。唯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弗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游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唯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而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深。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序。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閒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人相遠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爲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爲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於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蹟。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

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舍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附錄

上蔡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館之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喻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先生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梓材謹案此條據伊川語錄補足，未有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十二字，以入伊川附錄，不贊。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先生，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先生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謝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些不是。伊川曰：人每至佛廟神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殺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伊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

志謝聞之。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進士。

先生爲學。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之。是禮與非禮者。又舊多恐懼。嘗於危階上習以消之。手束胡文定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又曰。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說。

又曰。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

又曰。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昨經憂患。仕意淺薄矣。

胡子問於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灑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比來所得如何。焯卽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記善錄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覲看。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孔子

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詔。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聞。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尊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監西京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之。坐定。子發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朱子曰。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又曰。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箇緊要底字。

又曰。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又曰。上蔡語錄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爾。

又曰。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

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云。自上蔡以來已然。

又曰。上蔡論語。卻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誠得理後。卻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又曰。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卻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又跋語錄曰。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朱子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朱子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朱子又曰。上蔡不率張皇不妥帖。

又曰。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觀他說復與伊川異。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爾。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上蔡論語解。偏處甚多。益知求道之難。又答劉宰書曰。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是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者。是猶未免爲他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類如此。用力乃知之。

又答喬德瞻書曰。惟二程先生說話完全精粹。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間又不可含糊。

黃東發曰。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動殆爲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爲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尙能辨之。上蔡旣沒。往往羞於言禪。陰稽禪學之說。託名於儒。其術愈精。其弊又甚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駁正上蔡之說。尙有數條最精者。如云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擬除人不允。

便乞去。是其養得氣完也。奇特黃氏曰。一言不合卽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荆公大臣也。如此乃執拗無禮耳。喫魚羹飯。自是儒生之常。非要君之具。且血氣何足尙而奇之。如云四十萬人死。長平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黃氏曰。此正因禪以覺爲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不自知其言之忍。殺人之事。豈宜眼孔大耶。如云溫公欲變法。伊川謂未可。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黃氏曰。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卻是溫公不久而薨故耳。未可以此少之。如云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爲補不細。黃氏曰。天下之理一也。荆公之說。既不可施之政。又豈可施之學。此其弊。蓋自告子不動心來矣。黃氏又曰。上蔡語錄第一條云。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于終一條云。總老嘗問默識。是識箇甚。無入不自得。是得箇甚。以禪證儒。錄者何人。而注意如此。蓋斥曾恬之妄也。

謝山論上蔡應城事曰。胡文定公爲湖北提舉時。上蔡知應城縣。文定因自楊文靖公求書見之。既至湖北。遣人先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知縣何慢監司。文定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泄有司。上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戶可也。布衣之於顯者。分不相干。而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旣爲知縣。則監司之得而屬我。乃天子屬我於監司也。監司之間道于知縣。爲私交。知縣之致禮于監司。爲庸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得自倨其學。朱子謂上蔡旣已得書。自亦難于出迎。然以知縣迎監司。非必遽有賤于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間。知温州。有契家子以奉使至郡。謾察文

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間道走州入客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人固請。卒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非一例。至於卽此悟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蓋有感于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議。揆之于禮。似尚有未安者。朱子以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殆亦賢知之過與。

上蔡講友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別爲鷹山學案。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上蔡門人胡周二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別爲漢上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曾恬字天隱。晉江人。公亮之曾孫。少從上蔡龜山元城了翁游。上蔡語錄。則先生所記也。紹興中。爲中書舍人。哲宗實錄成。加恩修史官。高宗令前後是非載之制詞。先生行詞模糊。只泛作一修史轉官制。高宗不悅。以其嘗爲蔡京所引疑之。乃改命呂本中已遷太宗正丞。秦檜當國。先生丐外祠。主台州崇道觀。修

宗義案天隱爲人樸實。非小人也。而有此委蛇。由熙豐以來。新經字說之類。壞人心術。非識見過人者。不能破其離落耳。

記上蔡語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莊周如何。謝子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循天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會點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慈溪黃氏曰。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爲心。故使諸子言志。三子之對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無心于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孔子當道之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卽歷舉三子之說。皆足爲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也。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旣與黜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爲禪學。

之證。獨浴沂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牽合影傍。翕然附和。上蔡又演爲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曾點豈沒些能解者邪。南軒作風琴亭詞曰。希蹤兮奈何。曷務勉乎敬恭。斯可明聖門之本旨補。

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見他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爲。更不作用。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以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卻一切掃除。卻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以上底資質始得。

慈溪黃氏曰。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予不曉其然否。補。

梓材謹案。以上四條。從上蔡語錄移入黃氏原本。百家案云。上蔡語錄。曾恬所記。其曰。余者恬也。

監場詹先生勉

詹勉字力行。南劍州人。從上蔡游。兼師了翁。窮幽極微。期于自得。操履堅正。于新經之學。無洩焉。晚以貧。就一官監合同場。不求苟合。鮮有知者。陳默堂嘗薦之。以爲躬行無倦。老成之人。補。

附錄

上蔡手柬胡文定曰。學之所貴。有諸己爲難。開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闕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闕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眞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

祕書鄭先生毅

鄭毅字致遠。建安人。上蔡高弟。初就學。能知聖人之道。在中庸。父鎮奇之。旣冠。入太學。所爲文。不尙時好。執父喪。有籲天止火之異。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以祕書郎守臨江。遂丐祠歸。補

朱先生巽別見滙上學案。

上蔡續傳

謝先生襲

謝襲字智崇。陽夏人也。徙建安。能傳上蔡之學。致堂與之同舍。累稱之。補

康先生淵

康淵字叔臨。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流寓巴陵。講學極盛。上蔡之傳。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朱文定公震振之。荆門而先生稍晚出。然亦其一宗也。平江李雄。李杞。皆朱子弟。並質疑義于先生。今作者亭淵源錄者。以先生爲朱子之徒。謬矣。其高弟曰毛友誠。補

康氏門人胡周四傳。

掌教毛先生友誠

毛友誠字伯明。平江人也。由康氏以受上蔡之說。謝棄科舉。閉戶讀書。尤達于易。太守延之入學。掌教最

久李敬子掌教。猶及見之。致敬焉。平江後進。受學於朱子者最盛。皆先生有以爲之前導也。補

李先生雄

李木川先生杞。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二十五

龜山學案表

楊時	子迪	孫雲
明道伊川門人	子安止	
安定濂溪再傳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呂本中 別爲葉徵學案。	
	關治 別見陳那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張九成 別爲橫浦學案。	

	蕭顛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徐存	鄭升之	
	江介	程端蒙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柴瑾		
	鄭雍		
	陸律		
	江泳		
	柴衡		
	周賁		
	周孚		
	胡寅	別爲衡麓學案。	
	胡宏	別爲五典學案。	
	劉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潘良貴	從子時	別見元城學案。

		潘好謙	子景夔
		王師愈	子瀚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居正		
	廖剛		
	趙敦臨	魏杞	陳居仁——子卓 孫允平
		張良臣	子時 張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汪大猷	
		童大定	舒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子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翬	
		持之講友	

	高閑	童大定	見上鹿民門人。
	附蔣璿	高材	別見和靖學案。
	喻樗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程迥	高元之
		宋元之	
		宋元龜	
		曹建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尤袤	孫煊
		曾季狸	別見紫微學案。
	徐俯		
	盧魁		
	廖銜		
	林宋卿		
	黃鏞		
	宋之才		

李郁	從子呂	子閔祖
李似祖	子壯祖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曹令德		
范濟美		
陳彥		
胡瑛	別見元城學案	
鄒柄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曾恬	別見上蔡學案	
章憲		
章哲	並見震澤學案	
徐存	見下子莊門人	
柴禹聲		

	柴禹功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翁谷
	李德駿
	童大定 見下庶民門人。
	王師愈 見下默成門人。
	王庭秀
	范浚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默成 講友。
	黃樞 別見紫微學案。
	龜山續傳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郝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游復

鄭修

李夔

子綱

並龜山講友

許翰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梁谿講友

龜山學案

祖望謹案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蒼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虛氏所藏原底已佚而黃本有之亦謝山修補本也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見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橫渠著西銘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始解褐徐州司法數轉知瀏陽縣安撫張

舜民禮之。不以屬吏待。而漕使胡師文惡而劾之。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知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貴盛。葬母餘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改知蕭山。邑人重其名。多畫像事之。提點明道國寧二觀。宣和四年。年七十。罷祠祿。貧甚。郭慎求在朝。問其所欲。先生曰。求一管庫。以爲貧。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曰。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豈可就乎。有鼓山張舜者。爲蔡京塾客。一日。令諸生習走。諸生曰。先生長者。尋常令某等緩步。若疾行。非所聞命。舜曰。天下事。被汝翁已壞。且晚賊發。先及汝家。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諸生以張爲心疾。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曹所知。出而問計于舜。舜曰。唯有收拾人才。爲第一義。京問其人。遂以先生對。會傅國華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國華還。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先生言。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稅。百姓何憚而不爲盜。嘉祐通商。權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狂獍充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土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邊事告急。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軍興以來。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欽宗嗣立。先生專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敍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

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非有刑章。不忠何戒。童貫爲三路總帥。喪師而歸。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效尤相繼。大河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閣人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閣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李忠定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留忠定與种忠憲師道。軍民集者數萬。朝廷憂其致亂。先生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國家。非有他意。但擇其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未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秦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異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以導人主。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斥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于是降安石于從祀。毀三經板。然王氏之學。士子習之以取科第者。業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相與聚鬩。先生亦謹避之。耿南仲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前日指揮。更不施行。絲覲言先生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時曰慎毋攻。

居安居安者京長子攸之字也。先生遂罷。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高祖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除兼侍講。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致仕。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給事中朱震上言先生嘗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爲之請卹。詔謚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所著有三經義辯等書。雲濠案明林熙春刊定龜山集四十二卷。子迪。

百家謹案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秘。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考。游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識也。

語錄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粹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爲李似祖曹令德二先生立傳于後。其一移爲鄧季常先生附錄。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辯。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爾。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

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卻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于尋常事說了。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粹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劉李諸儒爲程先生霖別立一傳。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于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于私乎。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黎洲答萬公擇曰。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卽爲兩儀。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卽爲四象。四象之分布。卽爲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字說所謂大同于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閒。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爲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于善惡已萌處看。荆公蓋不知此。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略也。以上梨洲原本。

六經不言無心。

古人甯道不行。不輕去就。

經繪本之誠意。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象殺舜。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聽不明可也。天下之習，不能蔽正叔一人而已。只自然不墮流俗，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閒流于異端，豈不誠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又云：龐居士謂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卽堯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間。又云：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卽所謂助長，止卽所謂不耘苗，任滅卽是無事。又云：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卽是空。又云：維摩經云：真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又云：莊子逍遙遊所謂無人不自得，養生主所謂行其所無事，如此數則可駭可歎。黃氏之言，真龜山之諍臣也，故附于此。

龜山文集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與楊仲

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于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寄翁好德

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數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

勝窮。君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答李杭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憫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于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于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了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無也。若所謂示見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僞焉。無誠意是僞也。

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法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爾。以上答學者。

自致知至于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

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所及也。答呂秀才

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爲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盈營與天地流通。甯非剛大乎。人惟自梏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振苗者也。曲孰甚焉。以上答胡康侯

學始于致知。終于知至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鼻之于臭味。接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于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己。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附錄

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先生皆立斷。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其有守。

欽宗卽位。先生疏言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與敵。以十二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蹙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況此狂敵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又言聞敵人驅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于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之事。執政懼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李邦彥。先生言士民出于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約誓書。李邦奉使失詞。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皆從之。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物學。獨先生與上蔡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卽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劉元城道護錄曰。龜山有除命。不知何人薦曰。聞是蔡攸。曰。不知肯來否。補

胡文定曰。吾于謝游楊三公。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

又與先生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猶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

又與宰相書曰。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于人。蔡氏焉能挽之。文定自註。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

又答胡應仲書曰。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

文定作先生墓志。載先生奏安石爲邪說之事。五峯問文定。此章直似迂闊。何以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劄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呂紫微童蒙訓曰。崇寧初中。本始間。楊中立先生于闕止叔治。止叔稱先生學。有自得力量。常言人所

以畏死者。以世皆畏死。習以成風耳。如皆不畏。則亦不畏也。凡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補
朱子曰。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個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
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般樣。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隨衆
鶻突。

朱子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語最當。文定云。先生誌銘備
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
不至如後來大段狠狠也。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
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于孫覲。人亦不信。

張南軒答胡廣仲書曰。龜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終未能無少疑。恐自處太高。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乃
可言。高弟如閔子。蓋有汶上之言矣。至于以世俗利心觀之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辯哉。補

宗義案朱子言龜山晚年之出。未免祿仕。苟且就之。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
底事。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此定論也。蓋龜山學問。從莊列入手。視世事
多不經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于此等去處。便毅然斷葛藤矣。故上蔡云。伯淳最愛中
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相似也。龜山雖似明道。明道卻有殺活手段。決不至徒爾勞攘一番。爲伊
川易爲明道難。龜山固兩失之矣。雖然。後人何曾夢到龜山地位。又何容輕議也。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思索高深。往往杜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斥絕異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渾厚者易遷變。此任道之有貴于剛大哉。補

龜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游先生復

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定夫族父。與龜山爲忘年友。先生總角。日知經學。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多遣子弟從之遊。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閉邪寡慾爲入德之途。參龜山文集。

附錄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補

梓材證案。此從謝山所節深寧困學紀聞移入。

提學鄭先生修

鄭修字季常。不知何所人也。龜山語錄中問答甚多。嘗爲太學正。補

梓材證案。北窗炙輿云。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然不言是弟子。當在師友之間。

附錄

龜山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去。答之以云。兵于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足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龍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于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于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于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衛公李先生夔

李夔字師和。邵武人。經書一覽成誦。文不停綴。舅黃履器之。與龜山友善。登元豐進士第。嘗爲華亭縣尉。有政聲。遷縣令。累官右文殿修撰。終龍圖閣待制。以子忠定恩。贈太師衛國公。參姓譜

龜山家學胡周三傳

太學楊先生迪

楊迪字遵道。文靖公長子。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旣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閒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乏困。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

詣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辯訟。不決者連年。先生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于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參朱章齋集。

判院楊先生安止

楊安止。文靖子。官判院。其罷信幕赴調。韓南澗送之詩曰。白頭入幕府。始與夫子親。夫子龜山裔。麋鹿見祥麟。參南澗甲乙彙。

謝山跋朱史楊文靖傳後云。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子。然于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之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尙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敵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遂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于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爲從官。然則安止真不愧爲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于其中。蓋以當時尙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于世。安止聞之。遽梓之于延平。蓋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爲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于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嵇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二院。而冰心謂文

靖卒于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梓材案史傳所載文靖子力學通經嘗師程子者名迪。太學遵道也。卒于崇寧三年。安止與秦丞相同時已在崇寧以後。蓋別一人。謝山似誤合爲一。胡文定撰龜山墓誌云子五人。迪早卒。迥遜造適已仕。未知誰爲安止也。

楊先生雲

楊雲遵道子也。與朱韋齋善。學業志操能世其家。參朱韋齋集

梓材案艾軒學案有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未知卽先生否也。

龜山門人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別爲霞澤學案。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館職關先生治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潤別爲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別爲豫章學案。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別爲橫浦學案。

主簿蕭先生顛

蕭顛字子莊。浦城人。天資質樸。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郁陳彥同受業于龜山。嘗

答范某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惟仁必欲熟。義必欲精。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連。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舉得官。爲清流縣主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韋齋先生嘗師事之。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衡麓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別爲劉樹諸儒學案。

待制潘默成先生良貴。

潘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金華人。釋褐爲博士。遷祕書郎。時相蔡京。方以爵祿鉤知名士。先生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先生正色謝客。累除左司諫。黃潛善汪伯彥惡其侃直。改除工部郎。先生以不得其言求去。及遷左司。呂頤浩從容謂先生曰。旦夕相引入兩省。先生謂宰相不得云私恩。卽日乞補外。出知嚴州。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諤入見。語言頗褻。先生立殿上。厲聲叱退者再。閣門彈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旣歸。不出者十年。坐與李莊簡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先生嘗從龜山游。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先生曰。辭之于君父。求之于宰相。良貴不敢爲也。其剛介類如此。著有雜著十五卷。朱子爲之序。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目。以先生與王先生居正廖先生剛高先生閻喻先生樛爲潘王諸子學案。蓋龜山門下最盛。默堂豫章橫浦而外。諸子將別爲學案。後又歸併龜山爾。

雲濠謹案范許諸儒學案香溪傳引答潘默成書有云浙東永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屬楊尹之徒改香溪集作與潘左司書左司卽先生默成其自號也又案浙江舊志云紹興間龜山寓金華潘默成從之游時王師愈方幼穎悟默成摠見龜山出論語傳相示師愈拜而受之

待制王竹西先生居正

王居正字剛中故蜀人高祖始遷揚之江都故學者稱爲竹西先生十六歲而孤嗜學荆公新經義盛行先生非之不肯作新進士語流落者十年在太學見知于司業建安黃齊已而齊同知貢舉事始登宣和三年進士丁內艱廬墓行古喪禮除服累有補調皆不就高宗卽位以薦再召不起避兵陽羨山谷間同年范宗尹爲相薦之趣召甚急始至行在責宗尹曰時危至此位宰相不出所學救民塗炭中尙誰待予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宗尹謝罪及入對以爲今日之事畏難而不復有所爲將以望天意之自回強鹵之自斃臣有所不忍聞因條仁宗聖訓十事上悅謂宗尹曰人才如王居正者歲月閒得一人亦幸矣改太常博士除尙書禮部員外郎議宗祀明堂隆祐太后升遐册禮撫州守以甘露降上聞先生請卻其圖進太常少卿疏上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謂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多彌文之事今海內鼎沸陛下行宮行在一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而但以減半之說爲隨事以省費亦已拙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其不在當爲之例者罷之而不必計秋毫之費以示弱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舊貢羅萬匹崇寧後至五萬匹建炎中詔獨其二萬八千匹未幾主計者復徵之先生三上章

不報。遣屬吏詣政事堂爭之。又不得。乃竟置其檄不行。而手疏五不可爭之上。感悟。如其請。御爐炭有獻。胡桃文鵝鶻色者。先生報轉運使書曰。深山窮谷之民。安知所謂胡桃文鵝鶻色者。且上方簡儉。以移風俗。願以浮侈敗之邪。及還朝。爲上言之。上曰。朕未嘗有此也。已而以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上欲遷宗室。令應爲太中大夫。先生言。此待從所轉官。令應庶寮。不得遷此。祖宗法也。大將張俊部卒至彭澤。無狀。彭澤令郭彥恭。械之。帝罷彥恭。以俊訴也。先生言。彥恭無可罪。又斥俊。乞免徭役之非。又以和州被兵。宜蠲其進奉大禮絹。除目有自中出者。先生謂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嘉納之。除所部侍郎。北邊解嚴。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時上眷先生甚。其扈車駕親征也。甫次平江。羽檄狎至。大臣有爲進退計者。上曰。王居正必不肯爲。且將授以政。而異意者忌之。先生不自安。連章請郡。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改知台州。陞辭諭。以將大用。御史謝祖信以危語劾之。下除待制。未幾。奉祠。屏居括蒼者三年。而上不忘也。其弟駕部居修。入對。上問之曰。汝兄安在。行大用矣。嘗與御史論民牧。上舉先生守婺。免貢羅爭貢炭二事。曰。守臣若皆如此。朕更何憂。又嘗稱先生制誥得詞臣體。起知溫州。秦檜之參知政事也。與先生善。閒論天下事。銳甚。及爲相。所言皆不酬。先生疾之。嘗言于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又自謂使檜爲相。必有以聳動天下。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檜怒甚。至是再當國。先生自知不爲所容。半年。以目疾請歸。陽羨絕口不及時事。書祠官之考。十二。檜忌之。不置。猶奪其徽猷閣待制。先生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卒。檜死。有詔復官。先生自少攻新經。及見龜山楊文靖公于陽羨。出所著三經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先生益感厲。首尾十年。爲毛詩辯學。

二十卷。尙書辯學十三卷。周禮辯學五卷。三經辯學外集一卷。其在兵部時。因入對。上偶及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先生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之學。雜以竊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之說。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先生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于萬世者。不止于此。爲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條。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于是請以辯學進。呈先生卽序上語于書首。先生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竹西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修。

尙書廖高峯先生剛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嘗從陳了翁遊。已受學龜山。崇寧五年進士。宣和中。爲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先生論奏無避。出知興北軍。紹興元年。召爲吏部員外郎。歷起居舍人。侍講給事中。刑部侍郎。知漳州。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召先生。先生咨于鄭邦達。邦達曰。和亦是好事。先生至闕。拜御史中丞。助成和議。改工部尙書。終與檜不合而去。十三年卒。嘗與龜山說義利。先生曰。義利卽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爲義也。朱子言剛非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會分曉。龜山之言。正爲是也。雲濠案先生著有高峯文集十二卷。子四遲。過遂。邁。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附錄

橫浦曰。新曰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然天理明者。雖居勢利之中。

而不爲人欲所亂。人欲亂者，雖居仁義之中，亦無一合于天理者。此又不可不辨。昔廖剛尙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剛求之。剛既退，謂先生門人曰：「此亦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爲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爲先生言之？」剛卽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蓋爲我言之。剛曰：「自朝至暮，孜孜爲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朝及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跖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其慎思之。剛惘然利善之難辨如此。吾黨試以此求之，爲善者心平易，爲利者心險巇。

教授趙庇民先生敦臨

趙敦臨，字庇民，鄞縣人。少入太學，見楊龜山于京師，得其指授。紹興五年第進士，授蕭山簿。郡守使者交薦之，改湖州教授。魏丞相杞、汪敷、文大猷皆其門人也。王尙書應麟嘗葺其遺文，爲之序曰：「斯文黃收純衣之製，太羹元酒之味也。」參延祐四明志。

憲敏高息齋先生附籍珩

高閑，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爲祕書省正字，擢禮部員外郎，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後召爲國子司業。帝幸太學，秦熺執經，先生講泰卦，胡五峯以書責之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平生志行掃地矣。」除禮部侍郎，出知筠州。卒，贈少師。諡憲敏。先生從龜山于太學，胡文定訪士于龜山，以先生爲首稱。由是知名。和靖將卒，先生執弟子禮求見，和靖辭以疾。及卒，門人王時敏、呂稽中等問師服于先生，以從宜答之。著有春秋集注。

梓材案集注十四卷。先生仲子得全知黃川。始取遺藁刻之。而屬樓攻媿以序。是時有蔣處士璿字季莊者。隱居慈溪。力排王氏新經。獨窮遺經。不入城市。先生每積所疑如千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先生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修

盤深謹案。謝山爲長春書院記云。楊文靖公在太學。吾鄉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才。憲敏其渠也。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于胡文定公也。至今說春秋者。以爲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峯疑焉。及秦梓守明州。求婚于憲敏。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五峯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愧良友。卽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度歷諸公。至于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又案憲敏兄弟五人。長進士安世。次憲敏。次進士闈。待進聞其一人名無考。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輿曰。高抑崇始封進劄子。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上爲愕然。乃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卽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

又曰。高抑崇說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爲修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若欲其來。則與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提舉喻湍石先生傳

喻樛字子才號滯石其先南昌人後徙嚴陵建炎末第進士先生質直好議論謁趙忠簡鼎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忠簡奇之引爲二客後都督川陝荆襄辟爲屬多所裨益卽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官校勘以忤秦檜出知懷寧縣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玉山汪氏應辰其壻也門人知名者有程迥尤袤

玉泉語錄補

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

六經數十萬言只有十字能盡其義便足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者卽也仕而優便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非學而優則仕乎春秋無褒貶聖人只如一面鏡相似是非善惡各因其實

附錄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歎賞不如使人肅然起敬補

簽樞徐師川先生俯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禱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師川故名婢昌奴每令驅使客前建炎初召爲右諫議大夫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尋簽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與趙忠簡鼎議事不合出知信州十年卒先生之歸

洪州也。欲不復來。龜山謂之曰。公免得仕宦否。先生曰。不能。龜山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逃此至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先生曰。來此恐復爲人所陷。龜山曰。願吾所自爲者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先生受教。

運判盧毋我先生魁

盧魁。雲濠。秦儒林宗派。先生名奎。字公圭。邵武人。政和初進士。任至江西運判。嘗作毋我論。爲衆所推。號盧毋我。其學多得于龜山。晚寓黔中。所著筆錄十卷。

廖先生衙

廖衙。字仲辰。口口人。龜山之姪壻也。在龜山門下。與羅豫章爲友。聚生徒于羅源南齋。議論得其壺奧。

知州林先生宋卿

林宋卿。雲濠。案一作宗卿。字朝彥。仙遊人。嘗從了翁龜山學。崇寧中登第。後知恭州。奏罷貴州役。請蜀削下戶軍需絹。秩滿。以治行薦留再任。自受俸。非祿令所著者。一介不取。恭人祠之。南渡後。張忠獻浚建督。先生啣命起督府稟議。因條湖北兵籌五利。又有湖北事宜一集。督撫集議一集。及忠獻視師江上。辟宣府判官。不赴。補。

提刑黃先生鏞

黃鏞。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五年進士。龜山甚器重之。調西安丞。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爲屬。高宗拜監察御

史出提點江西刑獄乞祠。

文簡宋雲海先生之才。

宋之才字廷佐瑞安人舉進士教授京兆府每言士負卓犖材皆可入聖賢之域患速售爾故深務韜養積十八年不易初官召試除正字丁母憂服除入爲校書郎遷考功郎言不可以講和忘進取歷司業權禮部侍郎乞去以敷文閣待制奉祠所著有雲海敝帚集五卷

宗義案林艾軒與楊次山書云龜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今考之當是宋之才也是在當時已多不識況至于後世乎他如范濟美李似祖曹令德名皆不可知矣

雲濠謹案瑞安縣志載先生起知衢州卒謚文簡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

李郁字光祖邵武人元祐黨人深之子龜山之壻也嘗謂之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何
以用若曰孔門求仁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邪先生退求其說累請而累
不合湛心者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故其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于其無味之處益
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不置始當驟進耳紹興初以遺逸召對便殿除勅令所刪定官秦檜用事先
生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遁迹西山久之起家福建帥司機宜旋移病告歸二十二年卒著有易傳參同
契論孟遺稿及詩文集朱子言龜山之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
薦之

李先生似祖

曹先生德令合傳

李似祖曹令德皆龜山弟子。嘗問何以知仁。龜山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二子尋常如何說隱。似祖曰：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子退。或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祖望謹案李似祖當是光祖之弟。光祖兄弟皆從龜山遊。

梓材謹案西山有兄名階字進德。傳見范呂諸儒學案。豈亦龜山弟子耶。又案龜山文集有樞密曹公墓誌銘。樞密名輔字載德。沙縣人。其弟名朝。當即曹先生令德之名也。

檢討范先生濟美

范濟美。佚其名。建陽人。成童時從師友肄業于郡庠。敝衣菲食。與貴遊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由進士調除宿州教授。學者造門請業。皆虛往而寔歸。用薦者改從事郎。始薛右丞自負學有師承。聞先生名。令諸子從游。會右丞被旨編集王荊公遺文。辟先生爲檢討官。逾月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參龜山文集。

陳先生彥

陳彥

梓材謹案先生與齋子莊同事文靖。見上子莊傳。其事未詳。

知州胡先生瑛別見元城學案。

州守鄒先生柄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別見上蔡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憲並見震澤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見下子莊門人。

史館柴先生禹聲

柴先生禹功合傳

柴禹聲字元振。江山人也。同徐逸平學于毗陵。見龜山。鄒給事可久爲作潛心室銘。高抑崇在太學。嘗薦之。曾充史館。其兄禹功字懋績。晚歲亦登楊門。

教授江先生琦別見武夷學案。

縣令翁子靜先生谷

翁谷字子靜。南劍人。政和三年進士。權知崇安縣。曰。惟仁得民。未半年。百敝一新。有幹濟才。睦寇起。閩以鄰境戒嚴。先生團練鄉兵。守分水嶺。岌察竹嶺二寨。屹然。時閩部三循吏齊名。曰黃端。陳麟。而先生爲之首。大吏怙勢自恣。反以城守事齟齬之。先生抗辭不屈。逮繫圜扉。遠謫道卒。龜山哭之慟。謂其少而力學。惟善是爲。積厚而施薄。默堂亦哭之曰。天下共冤渠。不恨平生憂國自忘身。先生爲龜山高弟。願學錄皆

失其本末略見默堂文集補

縣令李先生德駿

李德駿在龜山之門以唐縣令死賊補

梓材譚案謝山粟廬子是條接云翁子靖亦龜山高弟而無從考其名時蓋未見默堂集也

通判童先生大定見下庶民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見下默成門人

檢正王彥穎庭秀

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政和二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臣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而歸願褒擢之拜遷侍御史與鄭毅力爭明受降封事出知瑞州以右正言呂祉疏諫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黃潛善不合引疾奉祠歸彥穎從學龜山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趨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焜如也有女嫁任賢臣廉淑賢臣攝武昌有奉饋告其夫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日幸蠶足奈何以此自污說者以爲彥穎之教也

謝山跋四明志王檢正傳曰檢正爲黃涪翁詩弟子諸志爲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困學紀聞撮其磨納集論議之妄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于墨釋而以易傳成于楊謝之刪潤詆趙張二相尤力

有是哉其謬妄也。

默成講友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衛公家學

忠定李梁溪先生綱

李綱字伯紀待制夔之子其祖自邵武居無錫先生登政和二年進士仕徽欽高三朝積官至太常少卿徽宗內禪欽宗卽位除兵部侍郎金兵渡河以爲東京留守累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先生被命勤王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復落職居鄂州移澧州萬安軍次瓊州放還任便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三年復祠祿居福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淳熙十六年賜諡忠定先生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先生與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諸集百餘卷參史傳

梓材謹察龜山爲先生父執龜山年譜紹興五年龜山八十三歲四月二十三日與先生論性善之

旨翼日龜山卒是先生嘗問道于龜山矣。

梁溪講友

宋元學案 八 龜山學案

五十七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子莊門人胡周四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別見豫章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隱居教授。學者稱爲逸平先生。從學者至千餘人。所著有五經講義。林艾軒朱子皆敬之。江山向無儒宿。其學統自正介先生周穎受之胡安定。而先生繼之。

梓材謹案。崇元振傳言其同先生見龜山衢州府志。亦言先生從龜山學。然攷袁蒙齋爲先生集序

云。逸平自言其學得於蕭先生。蕭先生得於龜山楊先生。蓋出於伊洛之學者也。樓攻媿爲江元適

墓誌云。聞南塘徐誠叟之名。其學本於伊川。據此則先生殆由蕭氏從龜山。因以得伊川之傳者也。

默成家學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通判潘矯齋先生好謙

潘好謙字伯益。松陽人。子默成爲同宗。默成爲作矯齋記而受教焉。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

尉至通判紹興府以卒。參宋文憲集

默成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紹興間登第，官至崇政殿說書。

梓材誼案：朱子爲先生神道碑云：潘舍人義榮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侄，與見龜山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是先生本以潘氏門人受教龜山，而又及紫微之門也。

雲濠謹案：萬歷金華府志載先生乾道中除金部郎官，召見言事，御札俾奏，嘗稱其有諫官才，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丐祠卒，其爲政仁恕，而綱目整齊，朱子爲作墓誌，稱其有本有文，德望昭然，爲東州之重云。

庇民門人

文節魏碧溪先生杞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趙庇民高弟也。紹興二年進士，以薦擢太府寺主簿，累遷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先生嘗爲金通問使，正敵國禮，損歲幣，以不辱命。由庶官一歲至相位，帝方銳意恢復，先生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出知平江府。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卒諡文節。

史傳

謝山碧溪魏文節公祠堂碑銘曰：文節本家焦山，以受經於趙公庇民來鄞，定居溪上，旣退休，東閣之客最多，若張武子、王季羣之詩，葛天民之怪，柴張甫之俠，無所不集。溪上風流於斯，爲盛。文節於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卒正國書，用敵國禮，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未見其用，及投閒溪上。

絕口不道時事。飄然人外。宏獎風流。不特吾鄉十八宰執之傑也。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號適齋。鄞縣人。贈少師。思溫子也。登紹興進士第。累官至敷文閣待制。諡莊靖。先生生而岐嶷。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登第後。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出爲州縣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孝宗朝。爲給事。咨訪時政。陳奏無隱。經筵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務。爲實用。先生父少師。深仁厚義。稱於世。嘗曰。事上。行方便。物物上有益。此吾志也。先生實能推廣之。居鄉。學校。寢。圯。勸率巨室。且爲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邀福澤。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凡里中義事。多自先生倡舉。晚以白太傅自况。真率之約。未嘗以爵齒上人。樓攻媿謂其內行修飭。名節純全。放於古之完人。先生庶幾無憾焉。有適齋存稿二十冊。手抄書曰。適齋備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爲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鑿等書。參樓攻媿集附錄。

汪玉山與敷文兄書曰。諸子失學。非細事。此正是著力時。若半路上落下。他日悔之無及。浮屠家比之如抱雞子。須暖不斷補。

梓材雜案。此條從玉山學案移入。敷文卽適齋先生。三江汪氏皆一家。故稱敷文兄。而以家學相勉。云。又謝山所錄玉山文集。又有與汪叔嘉一條。叔嘉疑卽仲嘉之異。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

童大定字持之奉化人。事鄉先生趙庇民。總角入鄉校。會舍法罷。遊京師。中左學選。所交皆一時名士。高侍郎抑崇以其天資粹美。盡以所聞相授。復從楊龜山先生遊。就正所學。靖康之亂。歸徧取古今書讀之。造詣益邃。紹興癸亥。再入太學。尋以母憂去。起復。獨不謁時相。登進士第。調漢陽尉。親履畎畝。正其經界。收漁戶稅。不私一錢。調永嘉丞。轉江東漕屬。所至有善政。改宣教郎。授徽州教授。轉奉議郎。通判靖江軍。事解秩歸。參四明舊志。

通直舒德觀先生黻

舒黻字德觀。奉化人。廣平先生璘之父也。最與童持之講學相睦。陸文達復齋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持之。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補息齋門人。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見上庇民門人。

高國任先生材別見和靖寧案。

湍石門人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朝奉程沙隨先生迥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由寧陵徙居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嘗受經學於嚴陵喻氏。

著古易章句十卷。易傳外編古易考古占法各一卷。又有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辯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子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其高第曰高元之。

文簡尤遂初先生表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間登進士第。官至禮部尙書。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簡。先生少從喻湍石游。乾禧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先生時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以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眞僞相亂。爾。付出戒敕之。先生卒數年。韓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先生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雲濼案先生著作甚夥。久佚無存。今惟遂初書目及梁溪藻一卷行世。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少從喻樛汪應辰遊。則先生又及玉山之門。

尤延之語

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補

附錄

孝宗將內禪，先令皇太子議事，遂初以常少兼論德。上書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事所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合大小，一啓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且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問之萌，每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祈廟之後，便行懇辭，以章令德。太子答曰：可謂見愛之深補。

師川門人

隱君曾純齋先生季狸別見紫微學案。

西山家學

隱君李澹軒先生呂

李呂，字濱老，一字東萊，西山先生郁之再從子也。學於西山，年四十，卽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爲義說，百家無所不觀，而尤留意通鑑，手鈔至數四，於其中興衰得失，論者又數百篇，聚族千指，昕夕擊鼓集衆，致禮享堂，前後聚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先生曰：身率猶怠，况自怠耶？爲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薦獻，聚拜飲福，秩然可觀。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教人循循善誘，故不喜言貨財，苟可用物，利人，則勇爲之，如立社倉，養下戶，不舉之子，創屋療旅病，朱子嘗爲之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而不遇也。所著有澹軒集十五卷，子閔祖，見朱子弟子學案修。

附錄

先生晚與朱子契，其學甚著，有周易義說，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則反

害易矣。

龜山續傳

宣教黃先生標別見柴微學案。

逸平門人胡周五傳。

州守鄭先生升之

鄭升之字公明。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除學官。嘗言學術之害。莫甚於老莊。乞勿命題。召試館職。累官吏部郎守賀州。所著有鄭賀州集。

通判江玉汝先生介

江介字邦直。德興人。少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爾。亟走謁徐逸。平於常山而師之。官進賢令。以旱賑卹有勞。勞縣吏多受賞。先生曰。子飢而毋乳之。何嘗爲。會詔蠲民田半租。先生以爲輸租之弊。雖合勺必取盈。若但蠲其半。僅有利於大戶。彼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仍一升也。不若取貧民三升以下者。悉蠲之。部使者程大昌以聞。從之。大昌喜曰。君雖官止百里。而惠加一路。隆興帥守龔茂良尤重之。改興國令。陳其邑五事。時不能用。轉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東川大饑。總領主餉不豫民事。先生請以庫之羨錢賑之。遂昌守李燾亦亟稱之。通判恭州卒。所著有王汝堂集。先生誠懇敦重。有得於龜山之傳。其於逸平諱日。爲不御酒食者終身。兩宰縣。可比古之循吏。門人以程端蒙爲最。

漕使柴退翁先生瑾

柴瑾字懷叔。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倅番陽。歲飢。便宜以常平米發賑。太守難之。答曰。設有咎。下官當自受之。入爲殿中待御史。福建漕使。有退翁集。

鄭先生雍

陸先生律合傳

隱君江先生泳合傳

柴先生衡合傳

鄭雍字德和。陸律字子通。西安人也。江泳字元適。柴衡字元忠。江山人也。皆師逸平。補

雲濠蘆案樓攻媿誌。江元適墓云。世居衡之開化。元適蓋在南塘之門。得其傳而不仕者。南塘謂逸平也。

周先生賁

周先生孚合傳

周賁字彥約。與其弟孚字彥信。亦事逸平。補

梓材蘆案。萬氏儒林宗派。載二周先生皆江山人。

矯齋家學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說書家學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洽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碧溪門人

文懿陳菊坡先生居仁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特進膏娶鄞汪氏女因家焉建炎三年生先生於奉化少長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由管庫兼檢討官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先生嘗學事之辟先生爲書狀官時和戰未決先生以身許魏公魏公察無懼色喟曰仁者之勇也卒成禮而還爲御史奏言李燾莫濟宜召用又上選武臣恤士卒寬逋負省叢脞諸疏凡有所聞抗言無避先生五綰郡組仕至華文閣眞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事君臨民自信無愧慶元三年卒於家諡文懿先生學問深醇文辭溫潤周益公尤愛重之嘗薦於孝宗曰臣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陳居仁一人歷仕中外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如私事公退則便坐蕭然疑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喜讀故書尤熟於班左摘其精要爲一編名曰擷芳有奏議制稿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學者稱菊坡先生參攷攻塊集

管庫張雪窗先生良臣

張良臣字武子一字漢卿襄邑人家於四明篤學好古擢隆興進士第從魏文節史忠定遊二公薦士如林先生獨芒屨藤杖日與高逸往來其間不復以名宦爲念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而

病不可爲矣。著有雪窗集。先生試南省。文節爲參詳官。搆三策以見知舉。張燾曰。此文拙古。必故人張武子所作。使欲得士。願以進。濶許之。撤試。果先生也。文節晚居小溪山中。日從酬唱。參延祐四明志。

持之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氏家學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沙隨門人

高萬竹先生元之

高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之七世孫也。建炎間。衣冠南渡。父寓籍明州。因家焉。家貧無書。得易一編。口誦不輟。數日忘盥櫛。後受易春秋學於沙隨程氏。時傅伯成爲郡教授。少許可。折節與之交。由是鄉學者數百人。師事之作變離騷九篇。五上禮部。卒不第。而門人俱顯仕。將死。屬書樓攻媿。以歐陽子南省白欄求諱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立祠。歲時祀之。號萬竹先生。先生事親孝。貧能輕財。復喜言兵。凡陰陽方技九流之說。悉能究其指歸。參延祐四明志。

精。祖望謹案。萬竹先生遇老校退卒。與之談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慷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

謝山高氏春秋義宗序曰。端叔受學於沙隨程氏。學日以博。故其於周易於毛詩於論語。皆有撰著。

而撫拾之富。至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爲書百五十卷。先是高憲敏公息齋。曾有春秋集注。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

御史宋先生元之

宋先生元龜合傳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也。與弟元龜同受易於沙隨。舉進士。光宗受禪。求直言。先生極言官爵充濫。士風不競。宰相倚阿佛老。蠹民武事廢弛。皆切中時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得劇邑自效。知弋陽。輔臣薦其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擢御史。抗章言蘇師旦不法。以中旨罷。補

曹无妄先生建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澹軒家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闕祖

李先生相祖

縣尉李先生壯祖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玉汝門人胡周六傳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菊坡家學

清敏陳先生卓

陳卓字立道文懿公菊坡第五子壯歲登進士第官意泊如也其守寧國以中書舍人補外道由臨安丞相史彌遠欲見之先生謝不往爲翰苑官草詔告中外讀者咸感動端平二年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贖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退居十六年卒年八十有六諡清敏樓攻媿稱菊坡精力德量舉不可及立道則於再世見之矣參延祐四明志

參議陳西麓先生允平

陳允平字君衡文懿之孫清敏之弟之子也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祥興元年先生與蘇劉義書期九月以兵船下慶元當內應爲怨家所訐且言禮部尚書高衡孫等三十餘人皆聯署時張宏範督師南下遣招討使王世強圍捕同官袁洪解之得釋後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善詩辭與吳文英翁元龍齊名參袁清容集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陳西麓監丞入慈湖然考其事略絕不言其師承不如附列陳氏家學爲得

菊坡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雪窗家學

張先生時

張時一名鄜字居卿雪窗先生良臣子謫於徽補

遂初續傳

尙書尤木石先生煇別見水心學案。

卷二十六

廌山學案表

游酢——	呂本中別爲萊微學案。
附兄醇	會開——從孫集
明道伊川門	陳侁——子長方
人安定濂溪再傳	子少方並見震澤學案。
	江琦別見武夷學案。
胡奇國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並廌山講友。	

廌山學案

祖望謹案廬山游文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峯有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廬山學案

梓材案謝山序錄刊本稱游肅公而盧氏所藏藥底作文肅公廬公或因下卷序錄尹肅公而謫

二程門人胡周符傳

敏肅游廣平先生醉附兄醉

游醉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世所交皆天下英豪先生雖少當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進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先生來職學事先生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爲太學錄除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忠宣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忠宣移穎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忠宣罷先生亦請外簽判齊州丁憂服除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後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先生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先生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雲濠按楊龜山集有先生墓誌稱所著易說等書外復有廬山集十卷考之年譜亦合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掇拾各書合爲四卷

廬山遺文

宋元學案 八 廬山學案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二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於易。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平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人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尚。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於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興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榮心易傳序。

粹材謹案謝山序錄云。從諸書搜得其粹言之一二。知是書原底。必有廬山粹言。而今已矣。姑錄其遺文一條。

附錄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

雲深按此條爲楊文培語。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不能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又曰。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

道。就上而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上蔡語錄。

呂紫微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何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常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鄉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爲然也。

朱子記先生祠堂曰。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詞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尙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偏卻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

廬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廬山門人胡周三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

曾開字天游吉甫之兄也。其先贛人。徙河南。崇寧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從學廣平。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先生天性孝友。厚於九族。信於朋友。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云。

錄事陳旉先生

陳旉字復之。長樂人也。進士。雲濠案先生嘗爲洪州錄事。卒于官。與陳了翁善。了翁謫嶺外。先生以書賀之。凡數千言。由此得罪。先生有志伊洛之學。乃從廣平游。氏受業。得其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故雖以了翁故被謫。不改其節。晚年遣其二子與王信伯游。所稱唯室先生者也。補

教授江先生琦別見武夷學案。

曾氏家學胡周四傳

知軍曾先生集

曾集字致虛。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曾正中字致虛。又一條云。曾中節致虛。並與此異。俟攷。吏部尙書楸之孫也。紹興閒。累官知南康軍。勤理庶務。篤信二賢。先生承其從祖天游吉甫二先生之學。而於東萊爲中表。又從南軒。

梓材謹案是傳從南軒學案移入。以其本承家學也。

陳氏家學

講官陳唯室先生長方

陳先生少方並見震澤學案。

卷二十七

和靖學案表

尹焯	呂和問	李繪	子季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材從子。 伊川門人。	呂廣問		
安定濼溪 水百源再傳	呂本中	別為業微學案。	
	呂堅中		
	呂稽中		
	呂弼中	子大器	
		子大倫	
		子大猷	
		子大同	並見業微學案。

馮忠恕	祁寬	王時敏	劉芮 <small>別見元城學案</small>	徐度 <small>林憲</small>	陸景端 <small>林光朝別爲艾軒學案</small>	虞仲琳	高材 <small>子公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small>	高選	韓元吉 <small>子澆別見清江學案</small>	邢純	程暉	蔡迨 <small>子武子</small>	蔡仍
-----	----	-----	--------------------------	----------------------	------------------------------	-----	-------------------------------	----	-----------------------------	----	----	-----------------------	----

	徐正夫
	黃循聖
	沈晦
	□伯充
	羅靖
	羅棟
	並二呂講友
	滕愷
	節夫學侶
	私高閑別見龜山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繹	
馮理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並和靖講友。

和靖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尹肅公於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

梓材案是卷黃氏本有作和靖學案語略今移于和靖傳後

伊川門人胡邵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

伊焯字彥明一字德充祖源字子漸與弟洙並有名世爲洛人叔材亦以學行顯遊於司馬溫公邵康節之門

梓材案此下原有溫公入相材以遺逸薦爲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二十三字以已爲材立傳于涑水學案節之

先生既家世耆宿少聞長者之教年二十爲舉子因蘇季明以見伊川紹聖元年發策有元祐邪黨之問先生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元年諫官范致虛攻其爲程頤羽翼靖康元年五十五歲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講說召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放還明年金師陷洛闔門

被害。先生死復甦。轉徙長安山谷中。劉豫僭號。以禮聘。先生不至。夜渡渭水。流離至蜀。張公浚宣撫川陝。館之。張公曰。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先生曰。不然。好善優於天下。乃爲至爾。蓋規張公之自是也。紹興五年。侍講范公冲舉先生自代。高宗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焯可依例。令宣撫司津遣赴行在所。先生累辭不得。設祭於伊川。乃上道。其辭有曰。有補於時。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至九江。諫官陳公輔有疏攻程學。先生止不進。上奏曰。焯師程頤垂二十年。學之旣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時張公入相。上章復薦。詔江洲津遣入見。力辭。高宗曰。知卿從學程頤。待卿講學。不敢有他也。加祕書郎。八年。除祕書少監。每當赴講前一日。必沐浴更衣。置所講書於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則反之。欲以所言感悟人主。安得不敬。一日。高宗問先生曰。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先生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云。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先生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謂丞相趙鼎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不如尹焯之明白也。解論語以進。高宗又謂趙鼎曰。尹焯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鼎曰。陛下可謂知人矣。高宗又問先生。卿之粹厚。何以臻此。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高宗笑而然之。高宗好看黃山谷詩。先生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何用。未幾求去。高宗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學問淵源足爲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以直徵猷閣。主管萬壽觀。仍侍經筵。除試大理少卿。權禮部侍郎。秦檜獨相。力主和議。先生上疏言其不可。又遺書於檜。檜大怒。旣除徵猷閣待制。先生言職在勸講。蔑

有發明。當去一。貪戀寵榮。遂移素守。當去二。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當去三。以病乞去。更獲超遷。當去四。國典禮經七十致仕。當去五。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尋遷一官致仕。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於會稽。年七十二。疾革。門人稱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遺表。伊川嘗言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程門學者。龜山與先生最後死。先生窮居講論。不肯少自貶屈。拱手斂足。卽醉後未嘗別移一處。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一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先生在經筵。每自不安。曰。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故急急求去。然則先生之用於世者。固未盡也。所著有論語孟子解。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孟子解。而無論語解。其門人王時敏別編所著爲和靖集八卷。

百家謹案和靖在程門。天資最魯。而用志最專。嘗自云。某不逮張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尙未有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然某雖愚鈍。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伊川然之。朱子云。和靖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又云。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可知學不在多。只在功專志一。林拙齋紀問。紀尹和靖先生家居。終日竦然。家人問饑渴飲食。然後唯阿應之。不爾不言。不想見其專功靜度矣。其後林拙齋之後有東萊。陸子正之後有艾軒。皆名世大儒也。

和靖說

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爲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於此。則不可爲學矣。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

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歸之己，三歸之人。王天下則果在外也。

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德容，學者當潛心焉。

中庸自仲尼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鸞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梓材註案此與鄉黨云云，本作一條，今畫爲二條。

某昔在涪陵千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看人編伊川師說，說三畏處曰：「畏天命，不負所畀付；畏大人，亦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目進德也。某不覺愧於中者累日。蓋平日以是名齋，自謂有深得，且如畏聖人之言，只是謂道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言必推用於己，自此亦當少戒，輕爲人解釋聖言也。畏大人時，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也。」

某昔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以某觀之，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讀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少知是孔子孟子之書，不敢說爾，非真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爲孔孟之說，乃所謂真知爾。

梓材謹案原本和靖師說二十四條。今別標和靖文集者一條。移爲附錄者五條。移爲祁氏師說者二條。移爲王氏師說者八條。

和靖文集

程先生遺書。雖以講說而傳。亦以誦解而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誤。豈惟無益。害又甚焉。進論語序。慈溪黃氏曰。程門之傳。惟先生最得其正。其餘率染異論。先生此語。蓋有爲而發。

宗義案和靖只就敬字上做工夫。故能有所成就。晦庵謂其只明得一半。蓋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和靖用得敬一半。闕卻致知一半也。愚以謂知之未致。仍是敬之未盡處也。以識仁篤論之。防檢似用敬。窮索似致知。然曰心苟不懈。何防之有。則防檢者是敬之用。而不可恃防檢以爲敬也。曰存久自明。安用窮索。則致知之功。即在敬內。又可知也。今粗視敬爲防檢。未有轉身處。故不得不以窮理幫助之工夫。如何守約。若和靖地位。謂其未到充實。則可於師門血脈。固絕無走作也。

附錄

先生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亦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先生言伊川先生教。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爲。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伊川先生自涪陵歸。焯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賸。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爾。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先生曰。靜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先生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論動靜之際。聞寺中叩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鐘字。說動亦然。伊川領之。和靖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一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温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斲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來。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是誤他一生。伊川領之。初奔蜀。止于涪。涪爲伊川讀易之地。關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又語人曰。放教虛間。自然能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鞵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

無官何用此爲。皂帶不足。又要紅鞵。紅鞵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於熱中。則無不爲矣。

李泰發曰。和靖之學。眞所謂絜靜精微。

朱子曰。和靖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如此使是平日缺卻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黃東發曰。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絕口未嘗談禪。斯道之碩果不食者也。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極尊先生。謂其能守師門之說而不變也。獨其論先生之辭官。則曰。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有餘。歷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於無過。使當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矣。南渡何時。忠臣勇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一時大臣。方且連年趣迫。強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恐不其然。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辭免狀。有曰。方今國步尙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之云。讀之令人太息。是黃氏頗以先生之短於經世爲惜也。予則謂不然。先生之才。未必肆應。然使高宗果用先生爲相。必不斥趙忠簡。張忠獻。李莊簡。及韓劉諸驍將。而殺鄂王矣。則於恢復何難之有。朱子之論龜山。與黃氏之論先生。大略相同。夫欽宗何嘗能用龜山。若能用之。則龜山便能用李忠定。種忠憲。而於攘復何難之有。惟其用之不固。而但欲置之朝列。希太平之自致。是則可爲太息者也。

和靖講友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恩叔先生繹

馮東臯先生理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別爲震澤學案。

和靖門人胡郡三傳

呂節夫先生和問

呂和問字節夫文靖公夷簡從曾孫弟廣問仁夫主婺源簿奉先生以俱又有維揚羅靖仲恭竦叔恭亦來客焉於是李仲參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學焉參朱子文集

知州呂仁夫先生廣問

呂廣問字仁夫和問之弟南渡始家寧國之太平先生自少一拔能文年二十卽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屢辟主管機宜文字尋罷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選主德安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官至權禮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池州徽州先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閒言賓客過之蔬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參南澗甲乙藁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計議呂先生稽中

呂稽中字德元。本中兄弟行也。張公浚宣撫川陝。辟爲計議官。尹和靖入蜀。先生是依。和靖謂之曰。吾老矣。此事當屬之子。學者來問。和靖以屬之。先生曰。不殊於吾。和靖卒。爲誌其墓。

縣令呂景實先生堅中

呂堅中字景實。本中兄弟行也。其官祁陽令。胡致堂爲作學宮記。稱其服勤。和靖左右有年。今試之政事。先生與馮忠恕。祁寬同記和靖語。

駕部呂仁武先生弼中

呂弼中。梓材。案弼中原作朋中。誤。字仁武。東萊郡侯第三子。累官駕部員外郎。嘗從其兄遊於和靖之門。東萊之大父也。

知軍馮先生忠恕

馮忠恕字貫道。汝陽人也。其父東臯處士理。與和靖同學於洛。至必同處。靖康初。和靖被召赴闕。先生從之遊。紹興中。先生爲黔州節度判官。和靖寓涪。遂畢所學。後知梁山軍。

隱君祁先生寬

祁寬字居之。均州人。雲濠。案均州一作均陽。南渡後。寓廬山。隱居不仕。和靖作論語解。稱先生與王呂諸公與有力焉。王樞密庶與之善。

祁氏師說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先生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梓材謹案此段前後統載伊川學案百家案云。此條爲祁居之所記。內稱先生則尹和靖也。今併歸於此。

先生嘗書數句說易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於三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吾之言。寬問之。先生曰。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之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之欲傾也。

隱君王先生時敏

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有師說三卷。記和靖之語。和靖卒。先生爲之立後。其教人云。一者要識一塊字與恥字。一日問難紛然。先生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卻不見。朱子嘗以書問和靖之學於先生。

王氏師說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于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肯自爲。曉曉無益。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

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惓惓是朋友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旣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粗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大段僭越豈問其粗糲先生大笑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因目其左右云

有新第人來見先生退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綠衫望緋衫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歸伊川時敏歸語呂丈呂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舉邪其人大慚

呂紫微書問釋氏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迴某已作書喻之引潮以喻輪迴賢他日

見渠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書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爲善而不爲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你爲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在何處。先生愛潔淨。地有污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邪。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納道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雲濠謹案。諸條所謂先生。皆謂和靖。蓋德修與韓尙書元吉同師。和靖尙書子澆著澗泉日記。謂德修云。先公友也。從呂居仁學。居仁薦之尹和靖。江西通志云。嘗從東萊呂氏游。謂大東萊爾。儒林宗派以爲小東萊門人。誤矣。

提刑劉順甯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侍郎徐惇立先生度

徐度字惇立。雖陽人。太宰處仁子也。太宰在政府。晚譽不終。先生獨刻意爲學。嘗問和靖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和靖曰。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以蘇氏戰栗之說爲問。和靖怫然曰。訓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先生官至吏部侍郎。寓居吳興之弁山。嘗與汪文定公諫上光堯尊號。長於典故之學。

雲濠謹案。先生嘗著邵埭編三卷。陸放翁劍南集有是書跋語。

梓材謹案先生又有國語五十八卷陳直齋曰其書詳明頗得中而不大行于世鄧學有魏邱魯書傳得之是吾鄧藏書之最先者。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

陸景端字子正本海寧人其後居吳父詔之任察官以風流文采爲時所宗先生學於和靖學問精深造履清白橫浦極稱之其任監稅時嘗以書託之常中丞同曰謂稅場體例多貪饕此郎乃能孤立其間中丞試引之座末問以利害當知其所存矣先生官位所至無可考晚年以和靖之學傳林艾軒見於宋史艾軒傳而失載其名予讀施彥執北窗彘鞞乃得之因並得其說經之言二條亟喜而傳之補

梓材謹案謝山于艾軒學案序錄言陸氏亦從信伯游是先生亦震澤門人。

附錄

施氏北窗彘鞞曰子正謂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大至剛爲句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于直字毫無功用以介甫爲句直字方有力予深喜其說。

又曰子正論易曰習坎有孚惟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間晝臥乃聞隔壁兩脚夫當渡江其一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惟心亨說也舊說君子雖處險而其心常亨其實不然甚與予合。

教授虞先生仲琳

高國任先生材

節推高德舉先生選合傳

虞仲琳餘姚人爲永嘉教授和靖云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同邑高材字國任高選字德舉皆登和靖之門

梓材謹案孫燭湖集有云吾鄉有古君子曰高國任及登和靖尹公思齋高公之門思齋當作息齋傳寫之譌爾

雲濼謹案高先生選與弟邁皆紹興間登第先生官武當軍節推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韓元吉字无咎開封人少師維之元孫學於和靖而友朱子東萊其壻也徙居上饒前有澗水自號南澗翁累官守建州大興學校召爲吏部尙書龍圖學士潁川郡公符離之役南澗以長書上魏公言不可輕舉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持者一人大將其權謀智略素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齟於順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爲擬議之策以守爲自強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沒彼嘗先遣使於我今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閒待之魏公不聽所著有南澗集其輯河南師說以和靖居卷首雲濼按先生著南澗甲乙彙二十二卷子澆別見清江學案補

粹材謹案先生子澗泉日記云張子韶在道山時先公得遊其門是先生嘗從橫浦遊矣。

安撫邢先生純

邢純字叔端和靖壻也爲浙東安撫官時和靖依之因卒於會稽。

縣令程先生諱

程諱粹村案先生乃伊川之孫和靖壻也爲桐廬令和靖嘗依之。

縣令蔡先生迨附子武子

蔡迨字肩吾許昌人文忠公齊之孫流落川蜀韓南澗典銓日以文卷相訪南澗奇之既薦之又作晶說以送之議論從容有故家典則爲桂陽令以卒其子武子亦俊爽好友參澗泉日記

蔡先生仍

徐先生正夫合傳

黃先生循聖合傳

蔡仍與蔡迨爲二蔡及徐正夫黃循聖不可考或曰皆從和靖於虎邱補

直閣沈先生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遺之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張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因得還眞爲給事中高宗卽位歷知信州明州處州移守婺州又知宣州建康鎮江兩浙西路安撫使尋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蓋其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參史傳

附錄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粹材謹案朱子此語則知元用之于和靖。固在答問之列。故爲補其傳云。

□先生伯充

伯充佚其氏。嘗問學道緊要於和靖。和靖曰。只要閑邪存誠。他日又問。亦曰。閑邪存誠而已。他日又問。和靖正色責之曰。公要許多言語做甚。只待要資談柄。若只恁做將去。自然有所入也。

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伯充嘗作小詩。道其欲學問之意。貼壁閒。舍人見之曰。莫只做說話了。

二呂講友

教授羅仲恭先生靖

羅叔恭先生棟合傳

羅靖字仲恭其弟竦字叔恭故開封人也徙居江都私淑程氏之學南渡初東萊呂和問廣問兄弟以和靖弟子講學婺源先生兄弟適往從焉淵源相合以河洛微言共相發明婺源人呼爲四先生仲恭嘗官教授予讀周少隱太倉稊米集與二羅倡和詩極多且備述其避兵遇賊被毀諸事李似之竹谿集亦有與二羅往還詩然究之莫知先生所以私淑程氏者自何人也而攷之志乘竟無有及之者向非朱子之文則先生兄弟泯然矣補

節夫學侶

司戶滕溪堂先生愷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幼穎悟好學邑簿呂廣問兄和問尹和靖高弟也客于此先生與爲師友紹興五年進士調信州司戶參軍以漕檄差考南康軍假道歸迎母就養卒于道朱子稱其才智傑然遠過流輩甚惜之參姓譜

和靖私淑

憲敏高息齋先生閑別見龜山學案

節夫門人胡邵四傳

隱君李鍾山先生繪

李繪字參仲婺源人絕意科第築室鍾山朱子嘗與程洵過之講論極稱其文卒表其墓著有論語西銘解子季札從朱子學參江南通志

仁武家學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呂先生大猷

呂先生大同並見紫微學案

惇立門人

林雪巢先生憲

林憲字景思魯人也。初寓吳興。後寓臨海。從徐惇立遊。工詩學。章蘇州尤延之。楊廷秀極極稱之。所著雪巢小集二卷。先生貧甚。壻于賀氏。願辭。田不受。則有得于和靖之教者矣。補

子正門人

文節林艾軒先生先朝別爲艾軒學案

國任家學

高先生公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南澗家學

庶官韓澗泉先生澆別見清江學案

南澗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鍾山家學胡邵五傳。

李先生季札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二十八

兼山學案表

郭忠孝——	子雍——	歐陽朴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 再傳。	謝諤——	孟程
		左揆
		曾震——
		子克己
		子克允
		子克寬
		子克家
		曾機

曾零	黎立武	二郭續傳	蔣行簡	邵伯溫	兼山同調
----	-----	------	-----	-----	------

兼山學案

祖望謹案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良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

梓材案兼山白雲父子及謝先生傳黃氏補本附列伊川學案謝山則別爲兼山學案。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受易中庸于小程子。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管庫閒。宣和中。爲河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餘事。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永興。與經

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大夫。子雍。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郭立之，忠孝宣徽使達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黎立武曰：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郭氏中庸說謂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蓋兼山深于易，故得中庸之義焉。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于心，傳面命者也。程子嘗爲中庸作注，至是焚棄，而屬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于師者，初年之論也。

兼山同調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兼山家學胡周三傳

隱君郭白雲先生雍

郭雍字子和，兼山之子。幼傳父學，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乾道中，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徵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諗知其賢，問侍講謝諤曰：郭雍學問甚好，向曾見程頤否？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

雍所傳。蓋得于父。于是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濟熙中。封頤正先生。又令部使者就問先生所欲言。時年八十有三。學者述其言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包犧氏之畫得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犧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則是以四德爲二義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言之。則元亨利貞者。利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下下本坤德。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卒年九十七。

郭氏傳家易說自序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概見于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歿。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詁舉大義。或

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子之功。聖智巧力之閒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悉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于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于家。使毋忘先生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傳家易說總論

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尙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爲義。大抵道適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爲易。未適變則不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

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之之書也。舉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則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于聖人。及書之有無。惟聖人憂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于此。自包犧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爲六十有四卦。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爲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于包犧。而易名始于文王。卦也。爻也。聖人能畫之重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爲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書之道。具于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爲首。主名山川。禹之功也。歸藏以坤爲首。成湯黜夏。命造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爲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易

皇之道簡于帝。帝之道簡于王。非聖人有意于其閒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無窮。故自簡至繁。是爲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於上。地道主載。故畫于下。人道財成輔相。故畫于中。于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著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混而爲一。復于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于太極。名易而實存也。非若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

以三才而太極分。緯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卦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太極爲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才之離爲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爲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于此。

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于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爲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掛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大抵易之爲義易通。而卦之爲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爲畫。因而成象。畫象具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道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爲何訓。乾坤八字。出于包犧。卦之一字。出于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于文王。凡六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同。皆可攷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之所通也。上古中古之名。子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字。三即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字。後世以易字明。故于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奇耦。故有乾坤。竊則盡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耳。故包犧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爲乾。而

地道存焉。三耦爲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耦。終不可以成卦也。得于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無地。人無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爲天文王之重。在下爲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于其中。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義也。撰著者。分而爲二。以象兩。然後卦一以象三。蓋因于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王之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則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爲主。初上始終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以上卦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無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爲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爲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撰著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撰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撰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爲乾策。三十六爲乾策。六爲坤爻。二十四爲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肇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爲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萬世。故舍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之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

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象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象象之後。一以人道爲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畫卦之時。爻具于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繫以辭焉。易于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之于爻。一聖人垂其教。則道無餘蘊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故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盡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猶文王之于包犧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獨稱三聖者以此。爻

繫辭曰。象者言乎象者也。又曰。象者才也。乾之象。六奇是也。乾之象。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象。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象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爲象辭。蓋以孔子不當自言。觀乎象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象。正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象。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于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象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象。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于象。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象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象

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絕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

使斯道之可見者，無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爲六，文王之象也。次爲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于天德不可爲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爲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爲主，孔子之象。以辭爲主，所主不同，其爲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無餘蘊矣。然則象也者，豈爲天爲地爲馬爲牛而已乎？天地牛馬，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于天地牛馬而已也。故知易之爲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

歐陽文忠公言象象文，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爲註，亦用象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穎達言孔子象辭在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彌又雜之爻中也。其象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以上象。

易有象，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爲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于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象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文言。

包犧畫卦，初無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

也。又于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爲諸卦之統要，與象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象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

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無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爲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

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交在其中也。下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爲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爲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略可見矣。以上繫辭

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于文言象象離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爲虎。漸之爲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爲井。鼎之爲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于是數卦略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故曰。書不盡言。說卦

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皆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先天之學詳矣。雖出于變象。豈無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于上。故序六十四卦于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爲三才。離之爲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于是又爲之說。爲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尙或滯于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于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旨。斯學者所宜深戒也。序卦

卦之性情。與其爲德之不同。八卦則見于說卦。六十四卦則見于雜卦。孔子于包犧之道。詳盡于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于文王之道。則具于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于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彙統之。雜卦

附錄

葉水心爲蔣行簡志曰。郭白雲言。良者限也。夫良有止而無限。苟虞其未至于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然非止之正也。

白雲門人胡周四傳。

學士謝良齋先生謬

謝謬字昌國新喻人也。幼敏慧而愿懲。過目不忘。有志聖賢之學。成紹興進士。攝樂安尉。境內多盜。先生條上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盡散。移吉州錄事參軍。初吉囚死者。裹以緜。先生請取船官棄材爲樁以斂之。吉囚無暴骨。自此始。陳氏訴其童竊財。匿民家。辭頗過實。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先生列其不然。陳氏得免。而茂良亦以是知先生。乾道四年。廬陵饑。老幼萬餘。守譙門求振廩。官吏失措。先生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分宜縣。縣負郡十萬緡。而歲常賦外。又征月椿緡錢二萬。先生請于監司免之。未得報。以丁艱去。服除。三遷至監察御史。卒請免分宜月椿并秀之華亭亦減之。力陳義役之便。湖州安吉稅絹。向用粗絲。名曰屑絹。有司欲更之。先生言安吉已輸綢。又輸綾。宜稍寬其絹。得如故。遷殿中侍御史。言士大夫習貪恣而廢廉謹。習刻薄而鮮寬厚。習汰侈而恥節儉。習輕率而昧詳審。習詐僞而罕真實。習隱蔽而忘忠純。宜如成湯。判官刑以儆之。淳熙十四年。除侍御史。淮湘夏旱。條政事十二失。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權酷之羨。如經總月椿之算緡。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陳論已然之惡。爲易見。未然之奸。爲難知。奸者冥于心。而晦于迹者也。上賑濟七策。時孝宗重言路。嘗曰。學術正則議論正。議論正則是非公。于是以先生恬靜正大。除右諫議大夫。次年兼侍講。先生奏帝王之學。稽古爲先。六經皆古也。而尚書爲先。可以證後世得失。上曰。人君不知學。則自怠。如唐太宗功非不高。恨不知學。先生因言事無大小。在乎立本救弊而已。陛下每言執中。果中則自然本立。而弊除。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

所學得事君之道。先生曰：伊傅固善，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嘗因夕對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論。先生對曰：機會雖不可失，亦戒輕舉。上再三稱善。一日與先生論性，上曰：朕每愛孔子相近及上智，下愚不移之說，簡而易明。知卿嘗從郭雍，有得于此。郭雍曾見程頤乎？對曰：雍父忠孝，嘗事頤。時雍尚幼，蓋得其傳于父耳。于是加賜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一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二曰：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三曰：畏天之威，立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四曰：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五曰：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六曰：貪吏虐民，戒在莫聽。獎廉以激，捷于號令。七曰：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月問，猶恐或遺。八曰：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九曰：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諂諛，尤害于國。十曰：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害。又論治天下必有家法，乃爲長久之計。時李后尙未有形迹，彰著而先生若有以默識其微者。又乞舉人望以聳民聽。又陳二節三近之說。所當節者，宴飲也，妄費也。所當近者，執政大臣也。舊學名儒也。經筵列職也。遷御史中丞。會薛叔似等補卿監，因言壽皇復置補闕拾遺之官，用意甚遠。今名遷之而實棄之，非新政所宜。權工部尙書，力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得請奉祠。紹熙五年卒。先生慈祥孝友，助以學力，志于仁，勇于義，躬自厚而不責于人。雖臧獲，亦以忠恕待之。嘗曰：吾自得頤正先生簡易之說，終身用之不盡。其在言路，務持大體，不輕言人過，而名德之重人自服之。楊公誠齋少許可，其所重者，晦庵南軒之外，必曰：良齋先生。是時伊洛之說盛行，各有門牆。先生爲郭氏世嫡，顧不言，而躬行弟子數百人，隨材教之，而未嘗與世之講學者角異同。然學者無不稱爲良齋先生。周益公嘗于孝宗前薦

先生上曰。是所謂良齋者耶。對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知之。其爲文得歐曾之法。所著有良齋集四十卷。詩書解各二十卷。論語解二十卷。左氏講義三卷。柏臺諫垣奏議各五卷。經筵總錄三卷。孝史五十卷。其餘百數十種。晚年嘗居桂山。學者或亦稱爲桂山先生。朱子嘗過之。見其破屋蕭然。歎息以爲不可及。

良齋先生語

良者聖人之止。无妄。聖人之動。

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聖賢相似。

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難。受之尤難。寓諫則易。

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監之一字。帝王治功根本。由三代以監戒之辭爲常。所以治多而亂少。

良齋二銘

仁義忠信。蓋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于行。

出門萬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日无妄。

知州蔣先生行簡

蔣行簡。字仲可。永嘉人也。于薛公良齋爲寮壻。在婦翁孫汝翼帥幕中。亦嘗聞袁氏之學。而其後歸于郭氏。以進士累官滁州判。完顏亮南下。督運天長。或言敵兵至矣。同行者欲棄芻茭而逝。先生曰。毋遽走。急燔之。敵見火大起。不進。已而有以擅焚糧劾之者。制使劉錡曰。此真知兵也。知海鹽縣太守謂曰。縣壤久

應輸州用經總數百萬得材令儻補足乎先生正色拒之已而一切節省舊欠竟補而新錢亦且有餘及季年餘錢逾萬通判行縣知之促令具鈔先生曰此夏稅錢代者事耳通判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君何必留錢爲後人先生賦曰善理財豈美名歟通判慙而止還朝上所著樞言五十篇通判與國大旱且疫空常平以救之徧施醫藥嘗夜半宿村舍累官知沅辰澧靖峽五州王周兩丞相皆知其惠政欲留爲郎先生辭曰重內輕外今之陋也吾老矣不任朝謁知常德府入對爲光宗言百姓困粹可哀果闔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料敷于五等衡袁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贓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爲省務復有覆紐價錢此類問一知十民何以堪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同己物狼心不厭雖與數州窘自若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于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者一切論奏獨除光宗首肯之令送中書會留衛公去不行已而知處州以忤權貴人貶二秩罷論者謂使先生入對之言得行不僅一方之利也而并一州亦不得伸其志可悲矣初郭白雲隱長陽先生將出峽邀之相見于白羊問以得于兼山最要者曰所得在良長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先生謝教有白羊問答

良齋門人胡周五傳

縣令歐陽先生朴

歐陽朴新喻人也良齋高弟知衡陽縣嘗作良齋事實者也

孟先生程

孟程，豐城人也。少時筆力豪俊，良齋論之曰：詩辭特游士之雄耳。先生卽改事經術，卒爲儒者。

左先生揆

左揆，字正卿，永新人也。嗜學進進，良齋爲作務本齋銘。

司戶曾東老先生震

曾震，字東老，吉水人也。結髮不弄不妄，良齋雅稱許之。晚以試集英得官，良齋勉之曰：官無小，政無不可爲。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累調廣州司戶而卒。所著有羣玉集。

梓材謹案楊誠齋志先生墓云：曾其姓，括其名，禹任其字也。一字伯真，後更名震。字東老，據此則伯真，虞名，機者，當卽其弟需之原名。蓋伯虞仍以原名行耳。

曾靜庵先生機

曾機，字伯虞，吉水人也。良齋嘗稱之曰：靜敏寡言，不事表襮。旣累試，未有遇，曰：學之弗殖，則我咎。殖而弗稔，復誰咎哉？所居對玉筍諸峯，怡然觴詠，揭其居曰：靜庵。周益公銘之曰：不出戶庭，能定能應，晚得未疾。謂來問者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疾，所著有靜庵集十卷，最稱良齋高弟云。

曾先生需

曾需與需，皆東老震之弟。東老築文友詠歸二堂，旁招明師，躬率二弟與其子問業。楊誠齋稱其父子兄弟，誦畫醜郁，誦音弦聲，洋洋如也。惟先生早卒。參楊誠齋集。

粹材謹案需蓋靜庵之改名謝山。稟底于良齋傳簡末標云：三曾兄弟，當是弟子司戶靜庵而外其
一卽先生也。

東老家學胡六傳

曾先生克己

曾先生克允合傳

曾先生克寬合傳

曾先生克家合傳

曾克己克允克寬克家東老子皆嗜學參楊誠齋集

二郭續傳

司業黎所寄先生立武

黎立武字以常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歷國子司業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遊程門新喻謝
尚書良齋仕武夷嘗傳其學先生由謝湖郭以嗣其傳號元中子

靈濠謹案江西通志先生咸禧四年進士累官文華閣待制考試臨川得吳澄時稱其知人自號寄
翁學者稱爲所寄先生與文山登山相友善建金鳳書院以淑後學

宋元學案

卷二十九

震澤學案表

王頴	陳長方
伊川龜山門人	陳少方
安定濂溪明道再傳	楊邦弼
陸學之先	章憲
	章慝
	周憲
	范如圭 <small>別見武夷學案</small>
	曾幾 <small>別見武夷學案</small>
	陸景端 <small>別見和靖學案</small>
	施庭先 <small>方翁見上震澤門人</small>

	宋宜之
	曾逮
	方翥 從子 未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附翁深父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並次雲講友
	附 晏明中
	陳戊
	尹焞 別爲和靖學案
	張繹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並震澤講友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李子勉

震澤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啓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予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梓材案此卷謝山原底稱平江學案。後定序錄改稱震澤。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其父徙吳。先生師事伊川。其于同門楊龜山輩爲後進。而龜山最可許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也。雲濠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震澤少師事龜山。以布衣入中祿。制曰。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又曰。勉行爾志。毋負師言。蓋謂龜山也。高宗親征。駐驛平江。守臣孫佑薦其學行。召見。對曰。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今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悅。以其當于人心耳。陛下誠推是心。以見于用人。則用人必慰人望。推是心。以見于政事。則政事不拂乎人情。又曰。人主好惡如天。無用心于其間。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

才要道也。汲黯之戀漢武帝，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必以爲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太宗每與語至夜分，至當羣集，則以佞人目之。二君不蔽于好惡，所以能盡臣下之賢否。願陛下察忠佞爲取舍。又曰：陛下留意春秋，臣謂帝王之學當與世儒之學異，世儒之學往往於經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學在措諸事業，此其所以異也。上語輔臣曰：蕪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宦于朝者，此通儒也。賜進士出身授祕書省正字。金師旣退，應詔陳言奏三事。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上嘉納之。又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萬善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擴充是心焉耳。與修神宗實錄，兼史館校勘。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微猷，閣待制尹焞，皆舉以自代，而安國言之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裨益。以著作佐郎通判常州，尋奉祠。秦檜惡之，以從子誼坐法，株連奪官久之。復主管台州崇道宮。祠先生樸實簡默，頽然若與世相忘，未嘗著書垂老，乃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雲濠案：先生著又有易傳。凡尹和靖嘗當時曾鏤板于吾邑，其于同門蓋亦和靖之亞。故和靖之寓虎邱，與先生最相得，其才氣遠不逮文定。然如范伯達、曾吉甫，皆文定高弟，而請益于先生，惟謹可以知其所造之粹。較之漢上之夾雜，殆遠過之。呂居仁于程門諸宿老從遊，殆徧亦亟推先生，惟朱子謂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所記都差得無太過耶。

震澤記善錄

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

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昔伊川嘗批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未瑩。伊川答甚簡曰：中無倚著。蓋須是四旁。方可言不倚。伊川言顏子非樂道。則何所樂。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所樂。則有所倚。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

祖望謹案至樂無樂之說似未可以釋伊川之語。

問大哉乾元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曰元已是生物之始。

問鬼神是陰陽之功用。非世俗所謂鬼神也。然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皆以鬼神與人析言之。曰：明底便是禮樂。幽底便是鬼神。指事故異名。非以鬼神與人爲二也。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玩味咀嚼。昔有以此問伊川者。伊川答曰：若一看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道。一見了便從空寂云。

若未有見且暫放過。思不可苦苦則愈遠。

學者體究切不可以文義解釋。張思叔所謂勸君莫作聰明解也。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曰：順理之謂直。則是率性之事矣。曰：伊川說上一折。顯道說下一折。

問君子何患乎兄弟似無差等。曰：司馬牛愛無兄弟。故以此廣其意。蓋語有抑揚也。問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觀書不可枯于文義。以仁存心。但言能體仁耳。

人心本無思慮，多是記憶，既往與未來事，乃知事未嘗累心，心自累于事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都是別支吾。」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投之。」試體窅此時此心如何？堯舜揖遜之心，卽羣后德讓之心，卽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掃者誰與應對者誰與？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憤而我之心已先亂矣。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漸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祖望謹案：信伯大段似和靖，後輩則延平亦頗近之。然其詞氣所少精采耳。其微有差處，則以近禪也。予以朱子之言，細核其語錄，因舉其可疑者于後。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洞達無閒，豈止塞乎天地。

祖望謹案：此言謬矣。或者門人記錄之失。

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于我，某于言下有省。

祖望謹案：此亦近乎禪家指點之語。

盡心知性以知天，更不須存養矣。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祖望謹案此語亦謬。

震澤文集

老氏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想所深曉也于道旣得則聖人所以齋戒所以退藏于密所以和順于道德者皆不過此所謂密者意必固我有一尙存則不密矣如釋氏謂鬼神窺覲不見者乃密也答呂舍人居仁

祖望謹案此段亦謬。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震澤記善錄二十五條震澤文集二條今以文集一條移李子勉傳後記善錄三條移爲附錄又一條移爲陳齊之附錄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移之伊川學案

附錄

先生昔在洛中晚坐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卽是道體無窮思叔曰如是說便不好先生曰道須涵泳方有自得范伯達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窗問曰此還歸仁否范默然

祖望謹案此語亦近王伯安格物格到竹子之說

宗杲祭中書呂舍人呂公文云深明造道游戲大千先生曰釋氏只將此理來游戲更無用處吾儒則不肯便休以上記善錄

胡五峯與曾吉甫書曰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存者叩其所安亦以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後學將安所正如王學士說佛實見道體只是差之毫釐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若佛氏實見道體則途

轍何容有差。伊川謂其略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略爲實。豈不迷亂學者。

梓材跋案此謝山所錄五峯文集與曾吉甫條之上半截也。移入于此。謝山原底于王學士旁注云。

王謂信伯。

汪玉山曰。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當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云有能。斯有爲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達德有三。而其所以行之。一而已。不必以一爲誠。

林拙齋紀問曰。天游嘗稱王信伯于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之。信伯曰。非是。于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令看論語。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之良久。既于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又忽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肯之。某因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信伯曰。當此時。而前樽俎之類。盡見從此中流出。又曰。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間。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背後。信伯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後與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亦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祖望謹案伊川之學。傳于洛中。最盛。其入閩也。以龜山。其入秦也。以諸呂。其入蜀也。以譙天授輩。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輩。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吳也。以王著作信伯。考信伯師弟之淵源力量。似稍淺狹。然吳人自安定以來。得重接學統者。非其功與。梨洲先生嘗以著作語錄不得爲恨。今予幸得見之。

震澤講友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別爲和靖學案

張思叔先生釋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震澤學侶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李先生子勉

李□□字子勉南康人

附錄

震澤送李子勉序曰。子勉。余畏友也。剛直不屈。言行必求合于古人。雖忤大臣。拂流俗。曾不之顧。然有爲而爲之。未若無心而悉當。直前不顧。未若應之從容。士不可以不宏毅。足以有容。足以有執。乃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宏毅之所以不可偏也。予嘗有意於斯而未能。願與子勉共進之。

震澤門人胡程三傳

教授陳唯室先生長方

講官陳先生少方合傳

陳長方字齊之。本福州長樂人。廣平游氏高弟。侁之子也。紹興進士。江陰軍學教授。以母爲吳中林氏女。遂居吳中。從王信伯遊。隱居步里。閉戶研窮經史。以教學者。其說主直指以開人心。使學者歸于自得。所

著書曰步里客談尙書傳春秋傳禮記傳兩漢論唐論上蔡語論辯證。學者稱爲唯室先生。信伯門下士。以先生爲上座。上蔡語錄多佛語。先生讀之。知其爲江表民語。凡若干條。當時有鈔上蔡表民語合爲一帙者。遂并以爲上蔡之書。而人莫知也。其步里客談。明季尙有其書。而今亡矣。弟少方字同之。亦從信伯遊。時稱王門二陳。孝宗朝。仕至東宮講官。

步里客談

太史公有俠氣。故于趙奢讓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孟紀傳。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步里客談三條。今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

附錄

震澤記善錄曰。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得。齊之其後有詩曰。閒花亂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繫停。問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方有所自得。

舍人楊先生邦弼

楊邦弼字良佐。本建寧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三。釋褐太學博士。隸年通判信州。尋以大理出持湖南漕節。不務鉤致。甚得大體。累官起居舍人。使金。終于中書舍人。先生以從王信伯遊。居湖中之震澤。探極理趣。唯室陳氏之亞。吳中建三賢祠。以唯室與先生配著作云。

隱君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憲合傳

章憲字叔度。本浦城人。其父甫始徙居吳之黃村。龜山爲作墓志者也。先生初從龜山。已而從王信伯遊。後從紫微。隱居不仕。操履高潔。餘力學文。皆有矩度。朱漢上尤重之。選于春秋。學者稱爲復軒先生。信伯之門。唯室兄弟早死。其得傳者莫如先生。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爲之序。今不傳。其祭信伯文云。滔滔者學。孰窮涯涘。孰致中和。孰合內外。孰脫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平。以評斯市。蓋有得之言也。先生有弟曰哲。字季明。亦在龜山。信伯紫微之門。紫微嘗言叔度兄弟學甚勤。而求之于予者甚重。其將大有所成也。

周先生憲

周憲字可則。永豐人也。從呂紫微遊。而卒業于王信伯。震澤記善錄其所輯也。先生之自序曰。某供灑掃于呂公之門。大要分是非。邪正。明進退出處。嚴辭受取予之義。而躬行以盡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病日漸。乃以書屬著作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蒙與進。未及行而公卒。曾文清公又以書申公意。使行。遂受業于先生。二年。歸見文清。命以記錄。時尙未敢。今三十年矣。遺忘日多。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

祖望謹案。朱子不以是錄爲然。而明王文成公極稱之。要之其中亦有可取者。
知州范先生如圭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並見武夷學案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別見和靖學案

施先生庭先

施庭先字□□鹽官人也。隱士德操之姪。雲濠案當作族姪。德操與橫浦爲講學友。而先生受業于王信伯。林艾軒嘗稱之。

附錄

施彥執北窗炙輠曰。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使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

又曰。庭先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爲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宮教宋先生宜之

宋宜之字□□不知其所人也。亦受業于王信伯。嘗錄其語。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

曾逮字仲躬。河南人。文清公幾次子也。累官戶部侍郎。嘗從信伯受業。其記信伯之言曰。師不專在教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是爲善親師友者。逮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動容周旋然後

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學者稱爲習庵先生。有習庵集十二卷。

正字方次雲先生附翁深父

方藝字次雲。莆田人也。元案之孫。由施庭先以事王信伯。遂有所得。艾軒謂其先我聞道。初艾軒嘗慕嵇阮之爲人。先生笑曰。當求一等人物。可以同出于舞雩之下者。若此等恐立不定也。艾軒悚然。有隱君子翁深父者。先生每往從之。以進士尉閩清。到官三百日而去。自是闔門佚。若于風烟無人之處。已而有薦之者。召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罷。遂乞外。先生吐棄一切章句大略。與艾軒等亦不肯著書。有所嘯詠。出于偶然。艾軒以爲孟浩然一種詩也。周教授伯忱見之。亦以爲豪傑之士。其卒也。艾軒爲之受弔。

附錄

從兄略爲廣東轉運副使。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筭。語先生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先生既第。不涉仕途。凡十八年。盡讀之。

敬事鹽官施庭先。而與陸子靜林謙之爲友。朱子過莆。謁先生。甚禮敬之。

林竹溪虞齋學記曰。次雲先生謂吾文如雨。有則流溢。四壑無時一點也。無

次雲講友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施氏門人胡程四傳

正字方次雲先生藹見上震澤門人

次雲家學

縣令方先生未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

晏先生明中

晏明中字太易

陳先生成

陳成字可行

梓材謹案晏陳二先生謝山彙底附載震澤學案中未詳其里居師承姑附以俟考

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表

劉絢	李籲

侯仲良	胡寅 別爲衡麓學案
	胡寧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 別爲五峯學案
劉立之	
朱光庭	
	朱右 別見
	北山四先生學案
邢恕	子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並明道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張繹	
馬伸	何兌 子鎬 別見陸翁學案
吳給	
周孚先	

周純明	
童大定	別見龜山學案
趙敦臨	別見龜山學案
高閑	別見龜山學案
沈銘	
沈鏜	
孫允	子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舒烈	
子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子煥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沈銖	
子煥	別見龜山學案
蔣行簡	別見龜山學案
薛季宣	別見長齋學案
袁既	
附師薛翁	
焦瑗	
晏敦復	
周恭先	

孟厚	子忠恕 別見和靖學案
馮理	
范楫	
謝湜	
李參	
譙定	劉勉之
	胡憲 並爲劉胡諸儒學案
	張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馮當可 — 李舜臣 —
	子心傳 — 高斯得 別見龜山學案
	子道傳
	子性傳
張行成	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翟霖	
趙彥道	

唐棣	
暢大隱	
范文甫	
暢中伯	
李處遜	
林大節	
張閻中	
邵溥	
李處廉	
<small>並伊川門人 安定濼溪再傳</small>	

劉李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君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仲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

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梓材案程子門人自滎陽上蔡龜山廬山和靖龜山震澤各立學案。外並入是卷。爲劉李諸儒學案。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先生以祖蔭爲壽安縣主簿。移潞之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十二三。先生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鄭公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侍郎韓公維樞密王公巖叟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先生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鬣時。卽事二程受學焉。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少通春秋。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作傳未就。旣病。與李端伯言曰。每晷閱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先生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爾。

附錄

先生歿。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斯學于旣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從遊。

之情哉。

程子曰。質夫沛然。

侯仲良曰。明道和平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謝上蔡曰。諸君留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爲多。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

李籲字端伯。緱氏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先生與劉質夫才器志尙頗相同。伊川云。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又云。明道語錄。只有端伯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端伯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先生歿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附錄

呂正字祭先生文曰。子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子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子求友于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子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天子中道。使不得盡其才。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李校書嘗記二程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道之說。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侯荆門先生仲良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二程子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人有欲館先生于其門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嘗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先生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先生先生不往或問之先生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榷時事則纖微皆察因遣子宏從之遊

附錄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說侯子論語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澁濃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疏略時有罅縫不得于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承議劉先生立之

劉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嘗官晉城爲承議郎敘述明道事迹者其父與二程子有舊先生早孤數歲即養於二程家娶二程叔父朝奉之女郭白雲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參伊洛淵源錄雲濠謹案宋劉氏名立之者二人其一臨江人字斯立尙書主客郎中爲公是公非二先生之父

學士朱先生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嘉祐二年進士。調萬年簿。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爲修武令。改垣曲。以樞密臣薦。召對。呂汲公大防守長安。辟簽書判官。司馬文正薦。召爲左正言。歷左司諫。右諫議。給事中。出知亳州。復召爲給事中。後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先生受學于泰山。告以爲學之本。主于忠信。終身力行之。雲濠案。范內翰爲先生墓誌云。神宗間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春秋。又云。初受學于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云云。此傳似誤合爲一。後從二程于洛。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深信不疑。其爲諫官。奮不顧身。以衛師門。遂名洛黨之魁。蓋傑然自拔于流俗者也。

梓材謹案黃氏原本。先生傳在泰山學案。其後補本。又有傳在伊川學案。一人不載。兩傳先生爲程門大弟子。故于泰山卷標其目。而傳與附錄併入于此。

附錄

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

神宗召對。言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溫公薦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密

勿啓沃。多見施行。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出知亳州。

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篤學力行。至于沒齒。志不渝于金石。行可實于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大施于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原注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踴躍于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

胡文定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閒。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宗義案朱子言公揆文字有尺幅。是見得明也。然考蘇子瞻策問。有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偷。法神考之闕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公揆爲左司諫。即奏學士院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此等舉動。與孔文仲實在百步五十步之間。洛蜀相持。使小人收漁人之利。只是見不明也。

尙書邢和叔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其行事詳具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原注：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伊川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閒。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參伊洛淵源錄。

附錄

上蔡語錄曰：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語。伯淳先生責之，邢曰：無可說。先生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伊川門人。

張思叔先生釋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初以文聞鄉曲，一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適小程子歸自涪，時先生年已三十，乃往受業，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歎曰：人能如此，則無不可爲之事，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十，謂先生與和靖也。

張采謹案：思叔大約英分多，故有得孟子此兩句。

附錄

施氏北窗炙鞞曰。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卽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于學者。卽授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張橫浦曰。惠卽吉逆卽凶。非于順道之外。復有吉。從逆之外。復有凶也。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或問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何以謂亂。思叔曰。此亂在我。非在彼也。使日用閒規。以疾人爲心。則我之方寸已紊亂矣。非方寸外復有亂也。此卽惠吉逆凶之意。

侍御馬東平先生仲

馬仲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因張繹求見伊川程子。時學禁。方與伊川固辭。先生十反愈恭。毅然對曰。使仲朝聞道。夕死何憾。自是公暇日一造請。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先生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同院無肯連名者。先生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卻不受。先生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

此爾。卽繳申尙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略曰。相公不幸。迫于強寇。使當僞號。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于己。而實存趙。以歸爾忠臣義士。未卽就死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卽有屬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然後歸死。司寇伏闕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否則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仲必不能爲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阻。明日議迎孟后。垂簾追還僞赦。遣使往迎康王。旣卽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所過州縣。察吏賢否。與民利疚以聞。乃先奏孫觀謝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又奏黃潛善汪伯彥罪惡。據其所爲。誠辜倚任。陛下隱忍不肯斥逐。中原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辭不拜。移疾待命。二相恚甚。必欲殺之。責以言辭不實。降監漢州酒稅。濮逼近敵境。先生怡然。僕被而行。死道中。天下識與不識。皆寃痛之。明年廣陵陷。黃汪始以誤國竄殛。乃召先生爲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加直龍圖閣。後以胡文定安國言。贈諫議大夫。先生天資純確。問學淵源。勇于爲義。而所韞深厚。每日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嘗曰。吾志在行道。若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而道不可行也。山東已擾。家尙留于鄆。嘗稱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門人何兌爲辰州通判。親郵報。奏檜自陳存趙之功。他人莫預。兌卽徑取先生事狀。達尙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

侍制吳先生給

吳給字敦仁。□□人。嘗爲左司郎官。見建炎時政記。

梓材謹案先生爲伊川門人。官至徽猷閣侍制。見道命錄。

鹽場周先生孚先

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雲深案伊洛淵源錄作毗陵人。與弟伯溫俱從伊川學。伊川嘗謂先生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其後俱出鄉薦入太學。先生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後丐祠。伯溫終坑冶官。

坑冶周先生恭先

周恭先字伯溫。伯忱之弟也。初見伊川。伊川曰。從事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先生問何如。可以自得。曰。思曰。睿。睿作聖。須是于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伊川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兄弟由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尤篤于信道。釋褐受坑冶幹官。每以沽名爲戒。謂子孫曰。吾歿後。毋爲誌文碑銘。以重吾不德。終身恬于進取。修

侍郎晏先生敦復

晏敦復字景初。臨川人。元獻公殊之曾孫也。少學于小程子。第進士。累官權吏部侍郎。請謁不行。銓綜平允。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除給事中。在職二月。論駁二十四事。人皆憚之。真拜吏部侍郎。檜始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先生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及檜倡屈己許和之說。先生爭甚力。又與張燾等廷爭之。檜使所親諷曰。能曲從。兩府地且夕可至。先生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終不爲身計。誤國家。卒不能屈。先生靜默。如不能言。及立朝論事。鯁峭無所顧避。帝每稱曰。卿可謂無忝爾祖矣。

進士袁道潔先生既附師薛翁

袁概字道潔汝陰人少嘗學于河南二程先生舉進士免官避地口州西山中建炎初羣盜劫山先生又避于京房山谷間王彥卿卽其廬就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轉徙山南時進士屢試宣撫司或勸就試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鄰家薛翁以賣香自給鄰里莫詳其趨步先生以刺謁之薛翁慢罵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積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與之縱論六經薛翁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爲先生謹受教薛翁喜因以所學授之自是先生所爲益純粹近古由關至夏口岳開府飛欲延至幕下先生見而出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難乎免矣因家于荊州往來夷陵秭歸諸郡與士大夫言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病作歿于二聖寺年七十無子先生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于易理尤精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孜孜蓋天性然也與王樞密庶故善樞密家有伊洛遺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樞密死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子傳錄書畢遽行靖康後天下兵荒甫起鄉社義兵所在聚保先生累以奇計破賊蓋先生當需才之際文章智略皆足以資世用乃百不施一竟以窮死是可哀已薛良齋季宣其高弟也嘗爲之傳且曰先生以所學纂一文字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則忘之矣參薛浪語集

梓材謹案此傳本良齋所作先生傳少學于河南二程則本之良齋學案主一案語第考呂范諸儒

蘇季明傳云詣二程受學二程謂小程子蓋以明道爲大程卽以伊川爲二程也此二程則亦小程之謂耳

布衣焦公路先生瑗

焦瑗字公路，山東人也。嘗遊伊川之門，以避地至鄴。高憲敏公趙庇民童持之輩，以其所得，共證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于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史忠定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塘，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漢上諸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涵之麓，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爲夷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爲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補

進士周先生純明

周純明字全伯，澶淵人。都官長孺之子也。長孺受業康節，早卒。康節撫先生如子，教之讀書，因爲求昏于伊川。康節歿，先生從伊川卒業，喪其嫡母，又有所生母之喪，疑于爲服爲□。伊川亦未決。康節之子伯溫以問司馬溫公，溫公答曰：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爲服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所謂遭同月者也。今律令嫡繼慈養諸母，皆服齊衰三年，則固當同服。而設位則當于他所。蓋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是其尊卑不可混也。伯溫以語先生，遵而行之。

孟先生厚

孟厚字敦夫，洛人。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閒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先生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固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先生與尹張范、械、邵溥送焉。

馮東臯先生理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自號東臯居士。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和靖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和靖學。涪陵記善錄者也。和靖稱東臯見伊川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伊川問之曰：夜閒燕坐室中有光。伊川曰：願亦有一奇特事，請問之。伊川曰：每食必飽。參伊洛淵源錄。

范先生械

范械，豐稜案一作域，洛陽人。程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二程遺書伊川祭文後載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溥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溥暮出城，是以後云。

博士謝先生湜

謝湜字持正，金堂人。登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小程子之高弟也。著有易記。

謝山答臨川雜問曰。謝湜于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則當與劉絢同時。胡氏行輩稍後之矣。今觀其書。亦無甚精蘊。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爲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李先生參

李參

梓材譜案先生端伯之弟。學于伊川。嘗集程氏春秋說。爾見武夷學案茅堂傳。

徵君譙天授先生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後學易于郭氏。郭氏世家。爲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蓋象數之學也。先生後至京。聞伊川講道于洛。特往見之。得聞精義。造詣深至。浩然而歸。靖康初中。丞呂好問薦于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高宗卽位。許翰又薦。寔甚。與中貴人鄰。饋以衣食。不受。潛委金去。先生袖而歸之。上將擢用。會金兵至。不果。復歸蜀。愛青城大峨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敬禮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後以易學授劉白水勉之。胡籍溪憲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先生之餘意者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二云。有及相隨從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于程門是也。是先生。在程門私淑之列。于諸弟子當分別載之。然謝山于劉胡諸儒序錄。言籍溪與白水同師譙天授。于趙張諸君言魏公常從譙天授遊。皆自先生以上溯伊洛。則先生固程門一大宗也。萬氏儒林宗派。

固以先生爲程子門人。

翟先生霖

翟霖正叔先生之徒也。嘗送正叔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正叔令轉倚勿背。乃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或因質此語。龜山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輕忽人。

梓材謹案。此段本在龜山語錄。移以立傳。

承議趙先生彥道

趙彥道程氏弟子。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先生蓋字景平。取王道平平之義。有問答語。見程氏遺書。

雲濠謹案。邪居之誦尹和靖之說云。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承議當卽先生。

祕書唐先生棣

唐棣字彥思。宜興人。雲濠案。一作毗陵人。官祕書丞。有語錄一卷。見遺書。參伊洛淵源錄。

暢先生大隱

暢大隱字潛道。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卽其所記也。遺書言先生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

也。同上

范先生文甫

暢先生中伯合傳

范文甫暢中伯二人不詳其名。見唐彥思錄。同上

舍人李先生處遯

李處遯字嘉仲。洛人。見唐錄。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同上

林先生大節

林大節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言其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同上

張先生閔中

張閔中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伊川文集。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蓋皆伊川之徒。

侍制邵澤民溥

邵溥字澤民。百源之孫。子文之子也。進士第。靖康初。爲戶部侍郎。高宗踐祚。以例貶官。紹興中。復待制。宣撫川陝。師事晁崇福。梓材案原文作師事崇福。十二父。崇福蓋晁子止從父。詠之之道。奉祠崇福宮而終。故謂之崇福云。詩文早有能聲。有卣氏集十二卷。參鄆齋叢書志。

梓材謹案澤民嘗及伊川之門。謝山學案劄記云。大宋受命之寶。建隆開基所創也。園城中。副留守

邵溥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大元帥于山東以爲獻。故序錄言其委蛇僞命。則有媿于師門家學者矣。

縣令李□□處廉

李處廉者永嘉令也。紹興七年以賊敗。詔貸死。籍其資。論者以之攻伊川。補

梓材謹案是條本係謝山學案劄記以之爲傳列于小程子門人之末亦瑕瑜不妨並見也。

荆門門人胡周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和叔家學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東平門人

通判何龜津先生兌

何兌字太和武陽人。官于辰陽。始爲小吏。南方會東平馬先生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屬。因授以所聞中庸于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旣東平以言事謫死。先生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己端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

于他經亦無所不學。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晚以東平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己功。逮繫詔獄。削籍投荒。終不自悔。以卒其身。先生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取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其子叔京屬晦翁爲之記。參朱子文集。

靈濠謹案。學案東平原傳。以先生爲邵武人。邵武府志則謂上麓人。重和元年進士。謝山底本割記。職何兌龜津易傳。龜津其自號也。易傳今佚。見朱子經義考。

道潔門人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別爲良齋學案

知州蔣先生行簡別見兼山學案

公路門人

簽判沈公權先生銖

沈銖字公權。定海人。紹興五年進士。簽書鎮東軍判官。終承務郎。嘗學于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莊敬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于家。行尊于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先生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先生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墮先生家法。子煥炳補。

沈先生鏜

沈先生銘合傳

沈鏗沈銘簽判弟兄弟皆焦先生公路之高弟也。其事公路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而假借。公路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補。

梓材謹案此傳自謝山所作。焦先生傳分立之。原文但云沈簽銖兄弟。先生之高弟也。二先生之名。據沈氏諸補之。

憲敏高息齋先生閱

教授趙庇民先生敦臨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並見龜山學案

東臯家學

知軍馮先生忠恕別見和靖學案

天授門人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並爲劉胡諸儒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知州馮縉雲先生時行

馮時行字當可蜀人嘗從譙天授遊紹興間以奉禮郎召對言和議不可信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忤旨秦檜遂謫先生知萬州尋抵以罪參史傳

梓材謹案程沙隱述先生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縉雲先生，其學傳于李舜臣。又案先生之文，號縉雲集。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龜津家學

縣令何臺溪先生鎬別見晦翁學案

公權家學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公權門人

進士舒先生烈

舒烈，鄞縣人。乾道八年進士，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其先人纈堂中丞，亶也。補

梓材謹案此傳，謝山筆敘纈堂，今節之，爲立傳于士劉諸儒樓氏門人之系。

教授孫先生允

孫允，鄞縣人。監獄吉甫之父也。從鄉先生沈簽判學，學以真實爲本。教授鄉校者十年。參至正四明志

縉雲門人

宗正李子思先生舜臣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與廢，洞見根本。紹興末，張魏公視師江淮，先生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有治聲，教授成都府。改知饒州德興縣。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問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先生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遷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子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參史傳

梓材謹案：黃勉齋爲貫之道傳墓志云：自宗正公以文學行誼爲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爲法。

教授家學胡周五傳

監獄李吉甫先生校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思家學

侍郎李秀巖先生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子思先生長子也。慶元初薦于鄉，旣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以薦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爲工部侍郎。

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于此極也。願亟降罪己之詔，以回天心。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初，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先生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畏齋項平甫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百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辯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辯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參史傳微之語。

陳瑩中諸公，但攻荆公坐象爲僭，不知三代典禮大享，先王功臣，皆與享焉。則尸象必不立受。今不論其學術之乖戾，而第以坐視人主之拜跪爲逆禮，此學術不醇之過也。

梓材謹案：虛氏藏底，謝山于是際標云：入微之學案，是謝山本爲先生立一學案，而序錄無之，故以其家學並入于此。

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察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

道命錄序

嘉定十七年，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

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卽學，學卽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儉邪諂諂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也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矣。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禍福之際于道學也，其庶幾乎！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子思先生中子也。雲濠秦先生由隆州徙居吳興，先生少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由進士第，調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先生，先生以義折之。

棄官歸隱。平詔以先生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時。累遷著作佐郎。首言人才之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義。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頌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語侵先生。先生不爲動。以著作郎出知真州。提舉江東常平。與漕臣真西山賑饑。窮冬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子社倉法。入除兵部郎官。辭未就。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賜諡文節先生。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履。一歸于正。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子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于踐履。氣節卓然。于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于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西山。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參史傳。

粹材謹案魏鶴山爲虞先生剛簡墓志云。爲鈴屬爲華陽。又得與成都范文叔季才少才少約。諫章李思永。延平張子真。漢嘉薛仲章同郡。程叔達李微之。賈之唐安宋正仲。漢嘉鄧元卿。相與切磋。于義理之會。是先生兄弟。固二江諸子學侶也。

雲濠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云。古人師弟之間。相從不苟。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害其爲弟子者。如胡文定之于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于朱子是也。文惠當是文節傳寫之謬。四川通志作文靖。又案宋史端州李尙書大性。諡文惠。孝宗朝與陳止齋等以言事去。然未言其私淑朱子也。

少保李成之先生性傳

李性傳字成之子思先生之子。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先生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請復古喪制。官至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參史傳。

秀巖門人胡周六傳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別見鶴山學案

朱氏續傳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三十一

呂范諸儒學案表

呂大忠	馬涓
汲公兄	張瞻
呂大鈞	子義山

呂大臨	周行己
並汲公弟	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許景衡	沈躬行
謝天申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蘇昞	
並橫渠明道	
伊川門人	
安溪高平渡	
溪再傳	
范育	
游師雄	子蟻
种師道	
潘拯	
李復	
田腴	呂好問
	並見蔡陽學案
	呂切問
	並見蔡陽學案

邵清	子整	蘇大璋
張舜民	從子景之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薛昌朝		
並橫渠門人 高平再傳		

呂范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爲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會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雄种師道于胡文定公語錄得潘拯于樓宣獻公集得李復于童蒙訓得田腴于閩書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得薛昌朝稍爲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三呂及其門人別爲藍田學案今從序錄列呂范諸儒學案之首

張程門人范周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呂大忠字晉伯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家焉父比部郎中賈六子五登科先生其長也皇

祐中第進士。歷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遼使屈。乃移次于長城城北。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時先生晉祕書丞。丁艱。議奪情。副常卿劉忱報使。先生辭未行。忱已使回。遼使又至。召同忱入對。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是何言也。先生曰。然則安可以代北啓其侈心。忱曰。大忠之言。社稷至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先生之不可奪也。先罷忱。先生遂乞終喪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先生奏對。欲以計徐取橫山。不求近功。旣而鍾傅城安西。王文郁用事。章惇會布主之。先生議不合。紹述黨禍起。降待制。弟汲公大防連遭貶謫。先生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致仕卒。復龍圖直學。先生性剛毅質直。勇于有爲。與其弟和叔大鈞與叔大臨俱遊于張程之門。伊川曰。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橫渠亦稱先生篤實而有光輝。上蔡曰。晉伯弟兄皆有見處。蓋兄弟之旣多且貴。而皆賢者。呂氏也。先生爲從官。歸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于學者多面折其短。而樂于成人。雖汲公未嘗少假顏色也。嘗坐堂上。汲公夫人拜庭下。二婢掖之。先生慍曰。丞相夫人耶。吾但知二郎新婦耳。不病何用人扶。汲公爲之媿謝。每勸汲公辭位。以避滿盈之禍云。

附錄

上蔡語錄曰。晉伯甚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甚愛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上蔡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呂大鈞字和叔。晉伯之弟。嘉祐二年進士。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知三原縣。移巴西侯官。涇陽。以父老皆不赴。丁艱。服除。以道未明。學未優。不復有仕進意。久之。大臣薦爲王宮教授。尋監鳳翔船務。元豐五年卒。疾革。內外灑埽。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歿。先生爲人剛質。常言始學行其所知而已。道德性命之際。躬行久則自至焉。橫渠倡道于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于橫渠爲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于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范侍郎育表其墓曰。唯君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子義山。

呂氏鄉約

德業相勵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與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酒鬪訟。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冥異。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遠。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于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于措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勵。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業所不齒者。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威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進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正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

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幘。顯公服。腰帶。鞞。無官具名紙。用幘。頭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身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間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卽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勝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至具勝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骨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候。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暨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

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于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于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送迎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滯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柬。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皆坐以齒。非士類則不然。若有親則必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于兩楹間。置大杯于其上。主人降席立于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桌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與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昏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

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葬。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欄衫。素帶。皆用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禮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則如奠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可。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少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資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資則助其養疾之資。四曰死喪。閩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贈賻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教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齒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值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繩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百家謹案朱子有增損呂氏鄉約。改德業相勸爲德業相勸。

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疾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至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

能周之者而况于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舍榘以周其急。朋友送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爲又有舍。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奠。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原壤母死。孔子助之沐槨。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地日食。老聃曰。某止柩就道。有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記。袒而贈焉。贈用車馬。所知則贈而不奠。兄弟乃奠。奠止用羊。並見士喪禮。不足則贈焉。知生者贈。贈用布幣以助其費。故曰不足則贈。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有若之喪。子游攬。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常主也。平日見客。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是典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于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于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引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

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橙。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無受焉。必以他辭者。免異衆嫌。庶幾其可也。

附錄

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其師說。遂遷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反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爲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皆可推行。丁比部憂。自始喪至葬祭。一放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一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百家謹案先生比部蕢之第三子也。既事橫渠。卒業于二程。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釋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橫渠嘆以爲秦俗之化。和叔與有力焉。又嘆其勇爲不可及也。爲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使李稷檄爲從事。既出塞。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經略安撫使种諤。諤素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剝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先生告以稷言。諤曰。吾受將命。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先生正色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意折。乃竟許稷還。是非先生之剛折不撓。正氣屈諤。稷難免矣。彼平居高談性命。臨事蓄縮失措。視先生直如純豕耳。橫渠之嘆爲勇不可及。信哉。

真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

之季路。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和叔之弟兄俱登科。惟先生不應舉。以門蔭入官。曰不敢掩祖宗之德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年四十七。初學于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先生默識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始先生于羣書博極。能文章。至是涵養益粹。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伊川贊之曰。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此詩可謂得本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驕吝。作我蠹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望愆。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痿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姜定庵曰。朱子評此銘謂不合以己與物對說。不會說著本意。今細玩之。立己與物私爲町畦。此言未

克以前事似亦無傷。

未發問答

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與叔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程子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于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與叔曰：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程子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爲天地可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于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梓材案子居和叔子傳見後，與叔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程子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盡，不雜之謂和，未當。與叔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于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于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

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與叔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厥中。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安得不和。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程子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與叔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爲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爾。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

百家謹案此條卽起豫章延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子劉子曰。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卽是獨中。

真消息也。又曰：一喜怒哀樂耳。自其蘊諸中言，則曰未發。自其見諸外言，則曰已發。蓋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又曰：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者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于外者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于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卽微卽顯，卽隱卽見，而慎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自喜怒哀樂之說不明于後世，而聖學晦矣。

語錄

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人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云：赤子之心，視聽言動與心爲一，無有外來撓和。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卻是知能本然之體。逮其後世，故曰深，將習俗之知能，換了本然之知能，便失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過將本然之知能，擴充至乎其極，其體仍然不動，故爲不失。獨夫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知之有不知，知之量也。以爲知之，以爲不知，知之體也。人以爲事物物，皆須講求，豈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箇源頭。從源頭上講求事物，則千紅萬紫，總

不離根。若失卻源頭。只在事物講求。則翦綵作花。終無生意。此說可謂盡赤子之心矣。百家因思前未發問答中。伊川云。赤子之心。不可謂中一語。反不如先生之語無病。蓋赤子之心。如穀種滿腔生意。盡在其中。何嘗虧欠極大人之能事。豈能于此穀種之外。添得一物。

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自灑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所得亦有大小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于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坼。其盛衰大小之不齊。膏澤豈私于物哉。

呂博士說補

必有事焉而勿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言。非虛無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

附錄

小程子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田誠伯曰：讀呂與叔中庸解，想見其人補。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宗義案：朱子于程門中最取先生，以爲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至其求中之說，則深非之，及爲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蔡淵亦云：朱子教人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又卽先生之說也。故學者但當于本原上理會，不必言語自生枝節也。

又曰：與叔之文，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百家謹案：先生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材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與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悉，實可施行也。呂氏六昆汲公，旣爲名臣，更難。先生與晉伯和叔三人同德一心，勉勉以進，修成德爲事，而又共講經世實濟之學，嚴異端之教，富鄭公致政于家，爲佛氏之說，先生與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此豈世之所望于公者哉？鄭公謝之，其嚴正如此。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方，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都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爾，竊謂此言分別得。

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爾。茅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爾。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爲隨其所居而大小不同爾。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朱子曰亦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四箴，但緩散舉，固講學中事也。曾子仁以爲己任，不如是，何以進道，而呂大臨克己銘方以不仁爲有己所致，其意鄙淺，乃釋老之下者。補

博士蘇先生兩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學于橫渠最久。後師二程，和靖初爲科舉之學。先生謂之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抑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和靖未達。他日會茶先生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和靖有省，先生令詣二程受學。梓材案和靖未從明道，此二程當作小程。元祐末，呂晉伯薦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卒。

百家謹案：先生得罪遭貶，行過洛館和靖所，頗以遷謫爲意。和靖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欣然赴饒，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先生渙然冰釋，孫鍾元先生曰：季明能成彥明于始，彥明能成季明于終，朋友之益大矣哉。

附錄

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能修省言辭，便自要立誠。若是修省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

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然，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高下，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讀書，卻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橫渠門人高平再傳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

范育字巽之，邠州三水人。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橫渠學，以薦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襄行，神宗諭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橫渠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戰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犬不足支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知韓城縣，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脅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州，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龍圖游景叔先生師雄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受學橫渠第進士爲儀州同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寨訪于先生對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閒脅屬羌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乃擇先生與邊臣措置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先生欲先發以制之請于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先生曰在謀不在衆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卒破洮河擒鬼章捷聞百寮表賀遣使告永裕陵言者以爲邀功生事止遷一官歷集賢校理權副陝西轉運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河之役可謂高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惟將士勦勞未錄此爲歎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帝數訪邊防利病先生具慶歷以來邊臣施置臧否朝廷謀議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歷知邠州河中府秦州陝州進直龍圖閣自復洮之後諸國悉入貢卒年六十六先生之學以經世安攘爲主非瑣瑣章句矻矻其精神以自列于儒者之比也故其志氣豪邁于事功多所建立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修

謝山游景叔墓誌跋曰游先生墓誌雖言與橫渠遊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饒其篆則章公棗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鑄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此爲之喜而加餐梓材案宋史云學於橫渠

忠憲种先生師道

种師道字彞叔洛陽人少從橫渠學以祖世衡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又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後擢知懷德軍累遷洺州防禦使知渭州詔帥七路兵征賊底城八日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之盡護諸將諫曰鄰有盜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聽遊使來請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乎貫不能對先生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盧溝帝思其言召用之已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先生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至洛陽以其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後加贈少保諡忠憲修

祖望謹案橫渠弟子墀于洛中而自呂蘇范以外寥寥者呂蘇范皆以程氏而傳而南渡後少宗關學者故洛中弟子雖下中之才皆得見于著錄而張氏諸公泯然可爲三歎子于宋史得游种二公子晁景迂集得張舜民于童蒙訓得田腴于程子語錄得薛昌朝于閩志得邵清而潘拯乃關中大弟子竟莫得其詳

潘康仲先生拯

潘拯字康仲關中人嘗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于不同不知如何持守程子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參程氏遺書

梓材叢案此條見遺書卷十五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伊川先生語。或云明道先生語。又案伊洛淵源錄龜山誌銘辨云。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進。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全。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子張橫渠是也。想此則先生之事橫渠可知矣。

修撰李潛水先生復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也。靈深案先生世居開封祥符。以父官關右。遂爲長安人。朱子語錄稱爲閩人。蓋傳竊之誤。學者稱爲潛水先生。以進士累官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先生于呂范諸子爲後輩。然猶及橫渠之門。紫髯修目。負奇氣。喜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亦工詩。崇寧中。邢恕爲涇原經略使。謀立邊功。以洗誣謗宗廟之罪。因納許彥圭之說。請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控夏國。時先生方爲熙河漕使。詔下委之。先生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因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以車可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不如是之迅。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安能收功。非若古時之可用也。臣聞此議。出于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于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于峻阪溝谷之間乎。文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

夫逃亡棄車于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又乞罷造船。奏云。經略使乞打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闊不及一丈。深止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積。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上。徽宗感悟。罷之。已而卒以議邊事不合罷官。久之。金人犯關中。先生已老且病。高宗以舊德強起之。知秦州。空城無兵。卒死于賊。修

祖望謹案。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洪文敏公特載二疏于隨筆中。稱其忠鯁。然似未知先生之死事者。若知之。則宋史曾經文敏之手。不應但附見之邢恕傳中也。予讀樓宣獻公集始得之。先生論孟子集義養氣之旨。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作。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歌于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朱子稱其能得大旨。所著有滴水集。今無傳。予從三館中得見永樂大典。則先生之集在焉。筆澤案。潘水集四十卷。乾道間刻於饒郡。卽朱子所謂信州本。後多散佚。今存十六卷。其間有經解。易象算術五行律呂及所上奏議詩。則失傳久矣。大喜。欲鈔之。而予罷官。遂不果。

梓材謹案宋有兩李復，一卽先生，一字信仲，見水心集，謝山答臨川雜問云：潞水是關中之李復，在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關中之有文名者也。信仲與之同名，時之相去則甚遠。

太學田誠伯先生腴

田腴，字誠伯，安邱人也。後徙河南，從橫渠學，而與虔州宿儒李潛善，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尤不喜佛學，力詆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建中靖國間，以曾子開薦，除太學正，崇寧初罷去。先生之叔明之，安定先生高弟也。其學專讀經書，不治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皆不足治。而先生不以爲然。曰：博學詳說，然後反約，如不徧覽，非博學詳說之謂也。先生嘗言：近世學者，無如橫渠先生，正叔其次也。蓋其守關學之專如此。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之。補

田先生說呂紫微居仁記

予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者，嘗使氣勝之，自知如此，未得爲善。

祖望謹案此不免把捉故未善

居敬行簡之言，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

祖望謹案李君行亦然

公羊不知聖人之意，立言多害，如母以子貴，及人臣無將，至令兩漢時尊丁傅及誅大臣，蓋用公羊之說。讀經自當先看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經可窮。

祖望謹案先生叔明之謂讀經不必看諸家故先生有前一條之說而又以此一條防其弊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田先生說凡六條其一條移爲藍田附錄

太學邵彥明先生清

邵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間太學諸生有十奇士號先生與焉嘗從張橫渠學易遂不復出有故人任河南尹召之先生曰子以富貴驕我耶卒不往參姓譜

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慶歷中范文正公見其所作異之舉進士爲襄崇令新法行先生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已而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坐軍中作詩訕謗謫監郴州酒稅以赦得原元祐初司馬溫公舉先生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得祕閣校理除監察御史疏論西夏強臣爭權戒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與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爭之請還先生職名不報逾年通判虢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爲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還除直祕閣陝西路運使俄知陝州徽宗卽位韓儀公忠彥爲左相除諫議大夫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極陳陝西之弊河北之困尋爲吏部侍郎兼侍講時儀公引范恭獻公純禮爲右丞而召劉公安世呂公希純還禁從以先生列九卿朝班有起色門下侍郎李清臣恨之首罷右丞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使不得入朝又出先生以龍圖閣待制知真定儀公不能遏也曾布爲右相亦惡諸君子范致虛乃奏曰河北三帥連橫恐非社稷之福于是安世希純同日報罷而先生亦以

改同州。謝表言紹聖逐臣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坐訕謗落職。知鄂州。然清臣亦爲布陷。出守北京。先生遂坐元祐黨籍。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尋復集賢殿修撰。致仕。其歸也。杜門自守。不見賓客。時爲山游。跨一羸馬。葛巾道服。飢則啖麵一甌。人皆服其清德。紹興中。贈寶文閣直學士。先生少慷慨論事。其使遼也。見邢律延禧爲皇太孫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姬侍。因著論以爲他日必有張義潮挈十三州以歸朝者。當不四十年見之。其文豪邁有理致。而尤長于詩。自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塲集一百卷。畫塲案畫塲集。今存八卷。先生之從橫渠學。見于晁景迂集中。他書無所考也。考橫渠之卒。先生爲之乞贈于朝。以爲孟軻揚雄之流。且景迂及與先生遊者。必不妄。惜乎畫塲集。今世無是。本予雖曾從永樂大典中見之。而未得鈔其論學之緒言耳。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呂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崇寧間。張公芸叟既返。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獨遊山寺。芒鞋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澆麵。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今檢謝山補撰張先生傳。已入其中。則此乃采入諸學案而未刪去者也。故於紫微學案節之。

殿丞薛先生昌朝

薛昌朝字景庸。橫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程子嘗曰。天祺有自然德器。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于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陳古靈嘗薦先生于朝。曰。才質俱美。持法端直。可置臺閣。時先生爲殿中丞。充秦鳳熙洛路句當。補

晉伯門人范周三傳

臺諫馬先生涓

馬涓字□□南部人其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先生因以夢中語爲名元祐中登進士第一晉伯帥秦州先生入判幕府自稱狀元晉伯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旣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旣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先生自以爲得師焉後立朝爲臺官有聲崇寧二年陷黨事安置吉州參姓譜

附錄

□□曰馬涓官南京元城在焉馬涓廷試日元城作詳定官所取也而涓不修門生禮元城微不喜客以告涓曰不然省闈專設主文是以有門生之稱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稱門生于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元城聞而是之自是甚懼補

太學張先生瞻

張瞻字景前□□人晉伯爲秦帥先生之父爲倅遣之聽講及入太學晉伯曰微仲弟不必見不如見與叔弟其時汲公爲宰相而晉伯以爲不必見則知先生蓋亦有志于實學者也

和叔家學

呂先生義山

呂義山字子居。和叔先生之子也。范侍郎育稱其能紹家學。亦嘗請業于程門。與叔嘗致書伊川先生。書曰。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唯望乘閒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是先生能傳程門講席往復之語。其有得于學可知矣。伊川與叔先生解中字。不可卽謂之性。先生對以中者性之德。伊川以爲近之。補

祖望謹案。和叔止一子。見行狀。則義山之卽爲子居無疑。程子集中註云。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夫和叔之子。卽義山也。一云二字。蓋門人不知而誤增之。胡文定公又疑其爲邢子居。則尤無稽之言。關中自南渡後。道梗不通。接藍田學派。遂至無徵。今僅得列名學案。而其生平之詳。不可得而考矣。

藍田門人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已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閣門謝先生天申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景叔家學高平三傳

運使游先生蟻

游蟻殿院師雄子也。知真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虜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饑。朝廷命府州縣輸糧。

調牛車所在鼎沸。惟先生寂然無所爲。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訴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奈何？諸縣且行矣。先生曰：使諸縣行乃白已，而諸縣皆行，先生乃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先生曰：不然。吾所以不徵汝糧，調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先生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齎輕貨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銀，一一爲區處畢，臨行，又謂其子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益集，米價頓落。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先生爲河北運使。參北聰彥標。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標目有先生之名，而未爲傳。其名作議。蓋本施氏北窗彥標也。近得游景叔墓誌石，刻於諸味青學博星杓。蓋景叔諸子，名皆從立。先生爲景叔第三子，舉進士，則作彥爲是云。

誠伯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滎陽學案

彥明家學

邵蒙谷先生整

邵整字宋舉，彥明子。自號蒙谷遺老。與從口景之，以家學自相師友，教授生徒常百餘人。邑人蘇大璋從之遊，終其身先生少嘗從合沙鄭少樸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參姓譜。

教授邵先生景之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蒙谷門人高平四傳

知州蘇雙溪先生大璋

蘇大璋字頤之古田人也。學于蒙谷先生。少穎悟。年十三通周易。成慶元進士。為道州教官。以闡揚正學為己任。召試館職。除正字。遷著作郎。力言禁錮道學之非。忤大臣意。遂累章丐外。知吉州。歸。自號雙溪。補

卷三十二

周許諸儒學案表

周行己	族孫 去非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表臣	子 松年
	曾孫 滌
	潘凱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王十朋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鄭伯熊	弟 伯英

浮沚私淑

從弟 伯謙

胡一桂 別見木鐘學案

節 廬續傳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蔡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朱伯起

別 木待問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並公叔講友

郎鵬舉 附見龍川學案

張澹 別見長齋學案

並承望同調

李迎

許景衡

林季仲

林叔豹

林仲熊

林季狸

別蕭振

謝天申

並伊川藍田門人

安定濂溪橫渠再傳

高平三傳

沈躬行

從弟琪

伊川藍田塘

從子大廉

從孫季豐

安定濂溪橫渠荆公管氏

從子大經

再傳
高平古靈三

從曾體仁別見止齋學案

劉安節

弟
安禮

劉安上

戴述

弟
迅

鮑若雨

潘閔

陳經正

陳經邦

陳經德

陳經鄂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濼溪再

傳

趙霄

弟
霑

張輝	子孝愷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蔣元中	諸葛純	子說
並周許講友		
蔡元康		
潘安固		
並周許學侶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軫 子天益
		並平陽續傳

周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考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

未成之書。今合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啓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

梓材案周許諸先生原列永嘉學案之一。謝山序錄始定爲周許諸儒學案。

程呂門人胡張再傳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浮沚先生。少而風儀秀整。語音如鐘。十行並下。遊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先生獨之。西京從伊川遊。持身艱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嘗作顏子不貳過論。曰。過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于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亦稱之。呂與叔時在同門。先生亦師事之。豐清敏公爲司業。一日。騶從闕于堂下。先生上書規之。清敏爲異。謝焉。時兩賢之。成元祐進士。求監洛中水南糴場。以便從學。先生未達時。從母有女。爲其太孺人。所屬意。嘗有成言而未納采。至是其女雙瞽。而京師貴人欲以女女之。先生謝曰。吾母所許。吾養志可也。竟娶之。愛過常人。伊川常語人曰。某未三十時。亦不能如此。然其進銳者。其退速。當慎之。其後先生嘗屬意一妓。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也。又曰。此似不害義。伊川聞曰。此安得不害義。父母之體。而以偶賤倡乎。謝上蔡曰。恭叔不是擺脫不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倒耳。胡文定曰。恭叔才識高明。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便長進矣。崇寧中。官至太學博士。願分教鄉里。以便養親。許之。尋教授齊州。大觀三年。侍御史毛口劾先生師事程氏。卑汙苟賤。無所不爲。遂罷歸。築浮沚書院。以講學。宣和中。除祕書省正字。卒于鄆。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梓材案陳直齋書錄解。

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云：先生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雲濠案：周博士集三十卷。本之萬歷溫州府志。考宋史藝文志。稱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溫志蓋傳譌也。永樂大典本浮沚集八卷。見四庫書目。予從永樂大典得見之。其文蓋學東坡者。先生以偶墮狎邪之故。遂爲謝尹諸公所譏。然考其晚年所造。似已爲不遠之復。未可以此一節抹殺之。晦翁謂先生學問。靠不得者。恐太過也。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尙有緒言。南渡之後。鄭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謂永嘉之學。視千載之已絕。退而自求。克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于前。鄭承于後。然則先生之功。不可沒也。修

浮沚語

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補

百家謹案伊洛之學。東南之士。龜山定夫之外。惟許景衡周行己親見伊川。得其傳。以歸。景衡之後。不振。行己以躬行之學。得鄭伯熊爲之弟子。梓材案鄭先生爲浮沚私淑弟子。其後葉適繼興。經術文章。實有其文。其徒甚盛。

祖望謹案浮沚時。與許景衡劉安節安上戴述趙霄張輝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族孫去非。爲張南軒高弟。

附錄

先生作浮沚記曰。予浮雲其仕。泛然出。油然歸。有名無位。凡民如也。有鄉無居。逆旅如也。僦室浮光山之

下古西射堂之遺址。轟然小洲。繚以勺水。予視吾生若漚。起滅不常。若萍。去留無止。于是名之曰浮址。其西爲閣。名曰漚閣。其東爲軒。名曰萍軒。其北爲室。名曰椽室。室者。窳也。窳吾心之陰幽不善也。其南引舟而渡。名曰筏。渡。渡者。度也。度一切陽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而爲洲。因洲而爲室。因室而爲名。因名而爲義。皆浮義也。故吾不獨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獨浮其居。又且浮其生。生有之而何得。無之而何失。古之有道者。貧而樂。窮而通。豈謂是與。非曰能之。願學焉。補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也。學者稱爲橫塘先生。伊川講學。浙東之士從之者。自先生始。成紹聖進士。歷仕至殿中侍御史。東南之未定也。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依舊徵之。先生疏言。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者之多寡。以爲歲額之高下。今被兵州縣。戶口減半。而歲額必使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三疏得請。燕山之役。力言童貫不可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言譴積罰未稱罪。時以用兵。故誅求益甚。先生言財不足。當節用。民已困。當厚恤之。元豐左藏庫日支約三十六萬緡。今費一百二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營繕諸役。花石綱運。非舊制者可罷。凡吏員以點檢文字。祇應準備爲名。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置。祿費尤多。與夫無名之功賞。非常之賜予。僥倖之請求。宜一切省絕。常賦之外。又以買糴爲名。與其他抑配者。不可一二數。監司督責州縣。促辦百姓破產相屬。爲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乎。王蔡亂政。日甚。先生言。尙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亦久不除。雖近例以三公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虛位。況近年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賊狼籍。財匱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

彌月京東淮東積水害稼。此正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望博考公議。慎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王黼大怒。適知洋州吳巖夫以書抵執政。言先生之賢。而誤達于黼。以是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言召中丞陳過庭。引親避嫌。改太常少卿兼諭德。已而除中書舍人。上書論人君心術及時政。而耿南仲以舊學執政。深惡鯁直之士。李光程瑀相繼被斥。先生爭之。會過庭拜中書侍郎。先生復引嫌。南仲乃誣先生視大臣進退爲去就。與同官晁說之俱罷。胡文定公爭之不報。已有詔召還。則京師被圍。道梗信絕。高宗卽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召。至則除中丞。時宗忠簡公守東京。小人撼之。先生力言其不可罷。又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意欲節浮費。輕賦役。慎命令。明賞罰。平寇盜。嚴武備。汰奸貪。抑親黨。申公論。以革往事之弊。浙西軍變。提刑下招安之令。旣降。請授以官。先生謂作亂而反得受爵。非政刑也。罷之。惟駐蹕之議。則李忠定公主南陽宗忠簡公主還京。而先生獨請東幸建康。陳潛善之兄潛厚爲戶部尙書。先生極論其不可。乃罷尙書之命。猶以延康殿學士領財計。再疏言之。高宗甚向用先生。遂拜右丞。入政府。而潛善等益忌之。初先生謂天下方多事。當調和同列以求濟。已而嘆曰。調和不可爲也。則請閒。爲上極言之。潛善等益恨。會議改鈔法。先生曰。國家號令。失信于天下。垂三十年。而鈔法最甚。尤而效之。奈何。遂止。有從臣汗僞命者。宰相以其有文。欲復使典制。先生曰。是大辱國。此而可用。孰不可用也。或謂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于禁中設壇望拜。上以爲問。先生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潛善等惡宗忠簡公。謗之不已。先生廷辯之曰。澤忠義之節。居守之功。非特臣能言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強敵。責任不輕。必欲易之。非左右大臣不可。謗者默然。初李忠定公爲相。遂定南陽之議。忠定去位。議亦罷。而忠簡累

請還京。先生獨謂三鎮未復，不宜居危地。南陽遭運不繼，且當居建康。及金人攻汜水，高宗尚在廣陵。先生請幸建康，益力。會有傳信王樛將入洛者，高宗懼，遂下還京之詔。汪黃實主東幸，而故以渡江之議罪先生。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先生聞還京之舉，憂之。至瓜洲，得噶疾，舟至京口而卒。夷考當時之議，自以李宗之北面爲是，而東幸爲怯。此不足爲先生諱也。然汪黃本主東幸，及備于傳聞，始議還京，而借渡江之議以傾先生，是則小人之醜，正可爲太息者。且汪黃之主東幸，特以自便其私，而先生則主于擇險而守，其所見正不同。及夫倉卒下還京之詔，漫無收圍之備，羽書猝至，狼狽渡江，然後知先生之早計較之。李宗雖有遜，而小人常媿死矣。故先生既卒，而高宗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無如張愨許景衡者，賜諡忠簡。明年，先生夫人胡氏乞借所僦官屋，詔以給其家。所著有橫塘集三十卷。雲濠案：橫塘集四庫盈爲二十卷，予從永樂大典中曾見之。以下補。

先生論學詩

咨爾學者，學古之道，惟古善教，有倫有要，其學維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爲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閣門謝先生天申

謝天申，字用休，瑞安人也。見于伊川語錄。和靖先生亦雅重之，以賢良薦知閣門。祖望謹案：晦庵伊洛淵源錄，用休名天申，而止齋集名佃，豈其人有二名耶。

梓材謹案：陳止齋重修瑞安縣學記云：始林介夫先生不爲新經，以春秋教授于鄉，既而許公景衡

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嘗越數千里外。竊從程呂二氏問學。此卽謝山所謂止齋集名
佃者。亦據此可見許謝二先生皆從藍田遊矣。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不喜舉業之學。而好古學。講明禮經喪葬之制。初從塘奧先生林石遊。安定古
靈之再傳也。已而從伊川兼師同門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爲本。篤信而力行之。卓然以聖賢爲依
歸。王氏廢春秋。先生獨手摹石經春秋藏于家云。梓材案王氏廢春秋句。猶仍葉水心之說。

謝山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曰。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并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尙
見于藏書之目。亦異事也。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
老搨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度焉。予爲名曰深明。梓材案體仁字仲一。別見止齋學案。又案慈湖作
深明。開記謂彬老爲仲一族。曾王父。則仲一乃彬老曾孫。非其孫也。詩曰。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
遭焚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石經也。然予考嘉祐本。當宋時流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荆公不
解春秋。而遂以此尤之。其實荆公斷爛朝報之言。出于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辯之矣。且荆公不解春
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秋。後世有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不辯與。

梓材謹案。浮沚爲先生父子正墓誌云。洛陽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鄉先生林介夫。皆
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資躬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之。據此則先生又爲龔氏
門人。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知州大劉先生安節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也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安上相友愛師事伊川遊太學成元符進士主諸暨簿祭酒率其屬表留太學不報尋除萊州教授未行改河東提學管句文字召對便殿先生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即日擢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先生與許公景衡始見用已而除起居郎次年遷太常少卿爲宮宦所誣劾謫守饒州州饑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州皆強取諸民先生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市人爲在官者所擾多逃散先生安集之未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饒之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曰吾州自范文正公而後始見劉公甫至宣大水先生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昕夕不休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關佛寺以處之欲發廩吏以爲法令不可部使者亦持之先生弗聽大疫命醫治之其全活者無算政和六年卒先生從事于致知格物存心養性之說久而有得遇人無貴無賤一以至誠未嘗見其有悲辭怒色至于大節則凜然不可奪道鄉鄒公得罪與其所厚數十人道送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先生泰然已而哲宗宥之亦自若宣州荒政有詔褒先生歸功于監司其待胥吏不以刑威而自服嘗相戒曰神可欺府君不可欺訟者亦或相戒曰何面目見府君以是政甚清簡嘗輯伊川語錄一卷或有問先生于伊川者曰未見他進處只他守得定不變亦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之矣所著

有劉左史集四卷。非足本也。許橫塘銘先生墓曰。溫溫劉子。其美璞。斯文有傳。與敦琢。始乎致知。物斯格。沈涵充積。卒自得衆人。巧智獨敦。朴衆人迫隘。獨恢廓。衆人利欲獨淡泊。洞然無礙。油然而樂。

大劉先生語

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閒矣。

致知甚難。

學者須至于大。

至誠可以蹈水火。

作文害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大劉語六條。今移入明道學案者一條。

給事小劉先生安上

劉安上字元禮。左史安節從弟也。見知于范忠宣公。與兄同受業伊川之門。里人稱爲大小劉。先生以別之。成紹聖進士。累遷至提舉兩浙學事。陛對稱旨。徽宗稱其蘊藉有大臣體。由監察御史再遷至侍御史。上嘗目送之曰。安上奏事。可謂詳審。先生面奏蔡京罪狀數十。退復以疏言之。而京自若。乃再疏論之曰。臣累疏論列蔡京罪惡。雖蒙俞允。未卽顯誅。臣不敢避。再三之瀆。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由聖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其罪一也。文昌舊省。乃先帝睿畫。京惑于陰陽之說。一毀爲墟。其罪二也。謀動邊釁。舉師黔南。民不聊生。其罪三也。錢鈔朝令夕改。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至自經。其罪四也。汲引凶奸。結爲死黨。

其罪五也。株連羅織，冀鉗異議，其罪六也。臚傳賜第，摘其語涉諷己者，編廢二十餘人，其罪七也。交結宮闈，私通近習，其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之私域，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讖水，其罪九也。孟翊、張懷素皆其所引，姦妖惡逆，其罪十也。其餘積惡，未容殫述。臣愚欲望陛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臣頭以謝京時。大觀二年也。于是中丞石公弼諫議大夫張克公復與先生廷劾之。京始罷相。三年遷右諫議大夫。又劾給事中蔡密以道家吐納之說妄自尊大，侍班瞑目，上輕君父，時論偉之。尋除中書舍人。踰年除給事中。尋以徽猷閣待制歷知壽州、婺州、邢州，皆有聲。已而陞壽州爲府，復以先生守之。又知舒州奉祠。建炎二年卒。先生在言路，嘗曰：吾仇怨滿天下矣。然吾職所在，吾無心也。故其章奏多不存者。所著有劉給事集三十卷，今止五卷，非足本。雲濠案薛嘉言所作先生行狀稱有詩五百首，雜文三十卷，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其集實止五卷，蓋兵燬之餘，後人掇拾而成也。

祖望謹案：先生之風節峻矣。顧晁景迂作客語謂道鄉之貶，舟子參之。先生取舟子決之，此必傳聞之妄也。先生兄弟同學同志，方道鄉之貶，左史送之，而先生乃辱之，得無類司馬牛之兄弟乎？且道鄉初貶，在先生未爲御史之前。其時先生一官錢塘，再官縉雲，三官登州，皆非道鄉貶謫之路所經。若其再貶，則先生爲御史矣。于歲月亦皆不相合。況先生冒不測之禍，以糾蔡京，而肯辱道鄉以媚之乎？晦翁又誤移此事屬之左史，則以送道鄉之人而反決其舟子，又事之所必無者也。

小劉先生語

天下未嘗無才也，作而成之，才不可勝用矣。

能制于外者，則能養其中。

拱而尚右，此信孔子之行而行之者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信孔子之言而言之者也。非自得也。今長吏多以捕獲功自列，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爲。

教授戴先生述附弟迅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也。孝友直諒，少工于文，嘗試廣文館，趙挺之得其卷，以爲老儒，擢異等。而先生未冠也。先生爲小劉先生妹壻，遂同遊于程門，求爲己之學。居父喪，廬墓盡哀，成元符進士，不樂爲簿監等官，辭之不得。賦歸去來，投檄去，起爲臨江教授。居母喪，病于倚廬，或請遷于內，先生不可。六日而卒。周浮址志其墓曰：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旣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于心，若有自得，方沈涵充積，日進不已，而年止三十有七，可謂不幸也已。先生弟迅，字幾仲，私淑洛學于其兄，時稱爲大小戴先生，門人合其文曰二戴集，幾仲別有晉史屬辭三卷。

鮑敬亭先生若雨

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敬亭先生。張思叔敬亭記曰：商霖從學伊川，先生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爲同門之長友。伊川嘗令與和靖講明口口睦州之亂，率其門人捍禦有勞，有司奏功力辭不受。所著有伊川問答錄敬亭集。

敬亭語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而不同，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者。

籍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耶。或告曰。公之族兄弟也。旣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人。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誠善喻。人之初生。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旣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于中。事物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以務本。而曰孝弟爲仁之本。蓋謂爲仁者。必本于孝弟。先生曰。如此尋究甚好。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矣。故曰盡其道。謂之孝弟。

隱君潘先生閔

潘閔字子文。瑞安人也。與敬亭諸公入洛。從伊川。嘗以子夏子張之論交爲問。伊川曰。子張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先生退而有得。志趣高遠。見當時政事混濁。黨錮之禍正烈。遂隱居不仕。

陳先生經正

進士陳先生經邦合傳

陳先生經德合傳

陳先生經鄂合傳

陳經正字貴一。平陽人也。與其弟經邦從伊川遊。謝持正之見伊川也。貴一實介紹之。經邦成大觀進士。

字貴新，貴一，貴新皆有問答見語錄。其二弟經德，經鄂亦私淑洛學者。平陽學統始于先生兄弟，成于徐忠文公宏父。貴一嘗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爲我。

梓材謹案：謝山以經德、經鄂爲洛學私淑，然考溫州舊志謂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鄂、永嘉鮑若雨俱受業二程之門。二程謂伊川也。儒林宗派亦以爲程門弟子。第以經鄂爲經邦弟，經德爲經鄂弟，許橫塘爲其祖宗，墓志云：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鄂、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則經德最長。而經邦、經鄂、經正皆其弟也。橫塘親見諸陳，且謂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遊許某，則其同在程門而非私淑可知矣。

周許講友

學正趙先生霽附弟霽

趙霽，字彥昭，瑞安人也。十歲賦猛虎行，甚工。少孤，從父豫析其產，先生悉以屬之。兄入太學，與橫塘諸公爲洛學。成崇寧，進士官濟州教授，導諸生以躬行之實，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爲之丕變。時稱爲趙顏子。官至太學正。先生弟霽，字彥澤，學業亞于其兄。大觀中以八行舉，恥其爲蔡氏所設科，力辭不赴。方賊之難，同縣令王公濟守禦有勞，既卒，縣人祀之。許橫塘稱其臨大節而不撓，視古人爲無愧云。

學錄張草堂先生輝

張輝，字子充，永嘉人也。自六經諸子史百家之說，皆通習而辨析之。性篤孝，居喪哀毀不自勝。築霜露堂于墓側，棲止其中，有甘露降于庭。學者爭請諱之，曰：是自衒也。與橫塘諸公日從事于治氣養心之術。學

者從之益多。政和中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累仕爲洪州教授。以薦爲國子學錄。所著有草堂語錄。學者稱爲草堂先生。

上舍蔣先生元中

蔣元中。字元中。永嘉人也。見道超卓。與橫塘諸公爲洛學。嘗作經不可使易知論。太學諸生盛傳誦之。至刻之石。而張文忠公橫浦亦時時爲學者誦之。方元豐中。太學有永嘉九先生之目。卽劉許以至沈蔣九人也。張氏趙氏蔣氏疑未見伊川者。蓋私淑也。然永嘉之爲洛學者。尙不止此。蓋指其同時在太學者耳。周許學侶。

上舍蔡先生元康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也。初入太學。慨然嘆曰。學止科舉而已耶。所見賢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崇寧中遊京師。謂其友曰。連日不樂。得非吾親不安耶。馳歸果父病。尋愈。學以誠正爲本。龜山道鄉了翁皆重之。道鄉臨歿。告以死生之說。并學問源流甚詳。嘗失金。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曰。此非吾金也。尋以八行薦。未報而卒。橫塘爲志墓。

潘先生安固

潘安固。字仲碩。平陽人也。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嘗舉八行不就。一日行市上。負薪者誤觸其中。墮溝中。皇遽弛擔謝罪。先生撫而遣之曰。汝行矣。吾自取之。以上補。

浮沚門人胡張三傳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也。大觀初進士。高宗時累官右正言。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秦檜欲其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先生不答坐罷。復起知婺州。尋進直學士。晚號湛然。鄉論推其清約。宋史謂其源流得之陳忠肅公了翁。而不知其爲浮沚先生高弟。永嘉諸公之傳其最達者。先生也。修

通守李濟溪先生迎

李迎字彥將濟源人也。累官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明州。晚寓茗上。嘗自贊曰。三仕三已。應緣而進。一邱一壑。倦遊而歸。其高致如此。先生爲永嘉周浮沚先生婿。因得聞伊洛之說。其居茗上口。招提中日手鈔聖賢治心養性之學。有濟溪老人遺稿一卷。周益公序之。又表其墓。補

橫塘門人

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

運副林先生叔豹合傳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永嘉人也。雲濠案先生自號蘆山老人。嘗僑寓暨陽。竹軒集中又自稱濟南林某者。蓋其祖貫也。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弟子。而先生與叔弟叔豹尤著。成宣和進士官婺州兵曹。出死囚之無罪者。遷仁和令。建炎杭卒之亂。先生躬帥士兵。捍截有功。高宗幸永嘉。先生奉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鼎薦。與吳表臣並召見。授臺官。累遷吏部郎。乞重民牧之選。因乞一令自效。且云。臣承乏郎官。求爲縣令。似乎不情。然官職之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郎官貴。以斯民爲重。則縣令貴。古人有言。請自

魄始。今請以臣爲郎官，作令之始，尋除太常少卿。趙鼎罷相，先生亦出知泉州。鼎再入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陛下能用之乎？不然，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和議起，先生上疏引夫差、句踐事，爭之，被斥。久之，召知婺州，尋復以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豐濠案竹軒雜著今存六卷。叔豹字德惠，成進士，爲李綱行營使幕官，甚倚任之。按慈溪縣鄞之降紳蔣安義，獻屠城策以媚金，求知明州，德惠自慈帥兵入杖殺安義，姦民以定。累官江東副轉運使，補。

祖望謹案：先生兄弟遺書不傳，然嘗見直閣送虞仲琳詩云：「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會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壑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把手沙頭莫言別，與君原不隔江湖。」則已開象山宗旨矣。

林先生仲熊

林先生季狸合傳

林仲熊、季狸與叔豹皆竹軒弟也，皆知名。參直齋書錄解題別附。

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也。橫塘許忠簡公壻，故少受業于許氏，成重和進士，爲婺州兵曹，忠簡赴京，振祖道曰：「丈人至朝廷，幸勿見薦，今執政多私其親，故丈人宜革之。忠簡肅然，是之高宗。幸廣陵，東南雲擾，一日，婺卒數百，挾刃倡亂，振安輯之，秩滿，數年不調，執政交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久之，以親老求去，章七上，不

許乃面奏曰。臣事親之日少。事陛下之日長。惟聖慈哀憐之。遂外補。已而復召爲祕書郎。當是時。伊洛之學盛行。其稱程門再傳弟子。最有聲著。上蔡之門則朱震。龜山之門則張九成。喻樗。高閎。橫塘之門則振而。閩人劉子翬以私淑起。見李心傳道命錄。未幾宰相趙鼎爲秦檜所排。遂以專門之學被詆。凡宗伊洛者。指以爲趙鼎胡寅之學。貶斥無虛日。振始稍諱其傳。與句龍如淵等附于檜。以此累遷至工部侍郎。既劾劉大中。罷其參政。鼎曰。振意不在大中。而振亦私謂人曰。丞相殆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未幾鼎罷。然振亦出知台州。又坐薦李光之黨。楊煒再謫池州。君子薄之。晚年起知成都府。頗有惠政。以敷文閣學士卒官。靈澤案學士著有文集二十卷。○以下補。

祖望謹案薛文憲公浪語集所作振墓志無貶詞。而王忠文公蕭家渡詩頗稱其名德。殆出于鄉里之私乎。今重爲論定。庶以警後世之反覆者。

石經家學

沈嘉慶先生琪

沈琪字東美。彬老從弟。行義如其兄。聚族而居。寢舍飲食皆放古制。學者稱爲嘉慶先生。

提刑沈先生大廉附子季豐

沈大廉字元簡。石經先生從子也。傳其家學。紹興進士。爲樞密院計議官。尋除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罷。先生力陳其不可。俄而中書舍人凌景夏相繼復爭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力求外補。遂以直祕閣提刑福建。卒。王公梅溪輓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卻百年身。九先生之後。能世其家。推

周氏沈氏張氏子季豐字儉光亦躬行之士止齋宏父諸公並重之。

論語說

三年無改黃繼道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三年之內于父所行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昔居先君之喪于哀苦中得此說甚以爲合于人情也。

宰予晝寢黃繼道引禮記問疾之說以爲宰予好內而懷安竊以爲不然宰予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昏惰無精進故責之。

胡五峯曰范伯達亦云然。

如有所立卓爾黃繼道以爲顏子去聰明智力而後有所得其論爲妙。

胡五峯曰聰明智力豈可去去之則入于空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沈元簡引黃莊定之說七條其專爲莊定說者四條移入武夷學案。

主簿沈先生大經

沈大經字元誠石經先生從子也通物以性成身以行後進登其門咸有所裁正在家尤嚴肅妻子莫不化之用畧舉恩主漳浦簿奉南嶽祠沈氏自石經紹正學先生與其兄大廉並稱克世而先生惜未見其施云。

大劉家學胡周三傳

劉先生安禮

劉安禮字元素。左史同產弟也。學于左史。于書無所不讀。有才氣。宣和辛丑。睦州之亂。劉教授。士英糾義兵。永嘉士子助之者。鮑敬亭與先生皆佐方略。盜至。共守城。有功。朱漢上與之厚。敬亭病于京師。先生以師友之誼。不遠二千里。往視。得寒疾。遂卒。時論惜之。

草堂家學

架閣張先生孝愷

張孝愷字思豫。草堂先生子。傳其父學。紹興庚辰進士。官架閣。止齋先生婦翁也。以上補草堂門人

諸葛先生純

諸葛純。永嘉人。其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由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嫻姪云。參陳止齋集。

浮址續傳。胡張四傳

通判周先生去非。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湛然家學

知州吳公叔先生松年

吳松年字公叔。湛然先生表臣子也。少年工于文。時以爲有孫覲汪藻之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爲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遊。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朝臣爭薦之。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

司參議。尋知南劍州。以答天意。固民心爲對。先生善折獄。其在明州。出死囚數人。其在南劍州亦然。暇則之學宮。與諸生講經義。課政以最。入朝。政府將以爲郎官。孝宗以其治郡有聲。再令知潭州。未之官而卒。先生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唐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于進。懣而澹。介而通。于兄弟尤友愛。最與王忠文公十朋。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補。

公叔講友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附弟伯英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與其弟歸愚翁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先生少慕呂申公范滂。夫舅甥之爲人行。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已而直見道體。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先生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綰再役。先生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謚文肅。方秦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里。後進爲所愚者尤多。故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吳湛然沈元簡。其晨星也。先生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以統紀不接爲懼。首雕程氏書于閩中。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大鄭公臧否人物。最矜慎。稱爲方峻。小鄭公喜

賢借一介之善。雖輩行懸絕。必引進之。乾澹之間。永嘉學者。連袂成帷。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爲渠率。嘗見張宣公之文。謂歸愚曰。世以爲是人志于功名者。謬矣。是學人也。當納交焉。呂成公尤重之。先生恂恂謹厚。少而德成。悃悃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義。無一言不關於教化。願徇道寂寞。視退如進。敬歷中外。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勦。故卒不達。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視其兄。又別爲一格。每慷慨論事。自謂一日得志。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承平之舊。隆興元年。進士第四。故事以甲科高第入仕者。每易進用。文肅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先生性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已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先生笑曰。此冗官也。吾方議當省之。而身居之耶。竟以疾辭論者。以先生兄弟性行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文肅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有贅語。有記聞。雲濠案先生集已不傳。今惟敦文書說一卷行世。判官有歸愚翁集二十六卷。今皆無傳。良可惜也。修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于渠者。正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景望同調

邵先生鵬舉附見龍川學案

監獄張忠甫先生澹別見長齋學案

架閣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諸葛家學

主簿諸葛先生說

諸葛說字夢叟其父草堂先生之甥永嘉人也得其外家之傳紹興庚辰進士以祿不逮親無意于仕名其園曰良園室曰僚室以正學教其鄉人晚年以薦主長樂簿史越公帥閩重之延居幕中多所諮訪且薦之朝而先生卒矣嘗自言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補

平陽續傳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先生軫附子天益

劉軫字德輿平陽人也嘗曰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不豫防則快者終害也怒將以懼人過怒適以自傷也能將以致譽於能適以召謗也凡此皆非淺心者所能知所著詮心指要二萬餘言子天益傳家學有筠坡集嘗應嘉泰賢良上書極陳時政不報補

梓材謹案是傳原底有學於止齋四字謝山抹之云恐是徐子宜之徒又標題云欲附張忠甫傳是皆疑而未定今列徐子宜爲平陽續傳而以先生次之於張忠甫亦不相遠云

景望家學胡張五傳

教授鄭節卿先生伯謙

鄭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著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于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術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祭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參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太平經國書自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夫子蓋永嘉周浮沈沈彬老諸子皆伊川門人橫渠再傳弟子鄭景望又私淑浮沈以紹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爲景望家學無疑也

景望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朱先生伯起

朱伯起，字口口，人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爲友。景望愛其質醇，以爲近道，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雲濠案謝山劄記謂先生著有陰陽精義二卷。陳君舉欲爲之序，不果。水心序之。參葉水心集別附。

侍從木蘊之待問

木待問，字蘊之，永嘉人也。隆興祭，未進士第一。累官太子詹事，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鄭文肅弟子。待問以大魁官，至侍從，然無所表見。其于師門九等人表，當在下中。荆溪吳氏言其貴後，頗悔歸愚，而侵其居，則又小人之靡也。補。

石經續傳

沈先生體仁，別見止齋學案。

湛然續傳，胡張六傳

監倉吳子量先生澹

吳澹，字子量，表臣曾孫。世其家學，篤志窮經，櫛沐俱廢。嘉定間，葉味道陳植以朱學顯，而先生從遊之士過之，潘凱方來其高弟。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初名濤，登瀛祐第，監平江府大軍倉，秩滿將處以京秩，弗就。注青田令歸，則先生出處可考矣。

子暈門人胡張七傳

待制潘先生凱

潘凱字南夫永嘉人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政登紹定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先生馳入營裂帛植于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伍無敢後乃止戮其首亂者郡人德之與董文清槐同立祠祀之濬祐末除監察御史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歸後以宗正少卿除祕閣修撰進刑部侍郎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節卿續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別見木鐘學案

卷三十三

王張諸儒學案表

王豫	
	杜可大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天悅續傳

張嶠	
張响	
周長孺	子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楊賢寶	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楊國寶	
姜愚	
張仲賓	
侯紹曾	
鄭史	
秦玠	
並百源門人	

王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嶠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受辟叩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予又爲旁搜得楊周

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梓材案王張諸先生傳原附康節學案。謝山別爲康節弟子學案。後又定爲王張諸儒學案。伯溫爲邵子家學。已見百源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王豫字悅之。又字天悅。大名人。瑰偉博達之士也。精于易。聞康節之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

宗義案康節之學。子文之外。所傳止天悅。此外無聞焉。蓋康節深自祕惜。非人勿傳。章惇作商州令時。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語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故難之也。而邢恕援引古今。亦欲受業。先生曰。姑置是。此先天之學。未有許多言語。謝上蔡曰。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天悅無所授。以先生之書。殉葬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有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物數十篇。道士杜可大賄得之。以傳廖應淮。應淮傳彭復。梓材案彭復一作彭復之。亦作復初。彭復傳傅立。皆能前知云。

常簿張先生嶠

張嶠字子望。滎陽人也。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寺簿。觀物外篇二卷。乃其所述。子文曰。先君易學。獨以授之。天悅與子望皆早世。故世不得其傳。陳直齋曰。其記康節之言。十纔一二而已。足以發明成書。

常博張先生岫

張岫字子堅，滎陽人也。康節謂門弟子中可語道者，熙寧十年春，赴調京師。雲深案先生嘗官太常博士，康節愀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能相見也。」及秋而卒。

祖望謹案：子堅當是子望之弟。梓材案：直齋書錄解題云：岫與其弟增同登進士第，增從邵康節學。是子堅乃子望之兄，然直齋言增從康節而不及岫，亦屬挂漏。

都官周先生長孺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也。由進士爲衛州共城令，師事康節。以古弟子禮，康節告以先天之學。先生少而性剛，遇事卽發，旣從康節，卽淡然若無意于世者。其弟直孺怪問之，先生慨然歎曰：「此吾所得于師門者也。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爲普城令，卒。其喪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經紀之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伊川姪女，純明後登進士，亦受業伊川之門。」

朝散楊先生賢寶

楊賢寶字□□，洛陽人也。官至朝散大夫，晁以道曰：「紹聖戊寅，邂逅楊老，語及易而異之，懇從之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爲易圖二，雖輶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哂笑，僕獨敬之而尊其圖。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而文王之易在其中。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于二圖，可指循環無方也。」楊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如初授此圖時也。」陳直齋曰：「晁以道于紹聖間遇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伯溫得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易。」

學士楊先生國寶

楊國寶字應之。□□人。其爲人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于朝。雲濠案先生官至學士。未嘗有求于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于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矣。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本在伊川學案爲程門弟子。考邵氏門見前錄。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故謝山粟本標目入邵門。

縣令姜先生愚

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于康節一歲。而師事之。康節年四十五。貧未娶。先生與同門張仲賓謀爲之娶。以進士官六安令。分俸之半以奉康節。家素富。豪舉好施。已而以貧卒。先生嘗振王陶于厄。及陶留守西京。待先生甚薄。君子譏之。補

太博張先生仲賓

張仲賓字穆之。潞州人也。自未第時。從康節。爲康節備聘娶夫人者也。以進士官太博。補

殿丞侯先生紹曾

侯紹曾字孝傑。懷州人。康節過洛陽。愛其風俗之美。將遷居焉。先生方知武陟縣。雲濠案先生官至殿丞。遂助其行。皇祐初。康節始奉其父伊川丈人赴之。于是諫議呂公誨。王公益。柔以下二十餘家。共爲買宅。而先生實倡之。補

主簿鄭揚庭史

兵部秦伯鎮玠合傳

鄭史字揚庭，江南人，爲孟縣主簿。時司馬溫公以其明易薦之，所著有易傳十三卷，史與秦玠求學康節之門。康節以史志在口耳，多外慕，而玠頗好任數，皆不之許。玠嘗語史以王豫獨傳康節之學，史從豫力求之，豫亦不許。會豫疾且卒，史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等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至所作變卦圖，卽康節先天圖也。嘗以示玠，史既得豫書入京，國子監試策問八卦次序，史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登第，以所著書徧投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沈括見其變卦說而異之，以問秦玠。玠僞不知者，駭然曰：「此人何處得此法？予嘗遇一異人，受此歷數，推往古興衰，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于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康節子伯溫，因力辨之，謂玠既知史竊書，乃謂史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玠字伯鎮，補。

梓材謹案：伯鎮嘗官兵部，見邵氏聞見錄，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於鄭史周易傳云：姚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秘，秘授之史，是鄭氏固劉氏再傳。實孫泰山三傳弟子也。讀書志又引邵伯溫言史竊其學於王豫，沈括亦言史之學似康節，卽是傳所本。百源學案謝山節錄康節語：秦玠與鄭史語二條，蓋本之魏鶴山題跋，則二子之于康節固在答問之列，不得以康節有所不許而竟置之。次之門人之末，可也。

都官家學百源再傳

宋元學案 九 王張諸儒學案

進士周先生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朝散門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天悅續傳

杜道士可大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卷三十四

武夷學案表

胡安國	子寅 別爲衡麓學案	
上蔡龜山厲山講友	子寧 孫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朱氏新氏門人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二程私淑		茅堂續傳
泰山再傳	子宏 別爲五峯學案	
	從子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江琦		

										曾幾——	子逢	
											子逮別見霞潭學案	
											從孫集別見廬山學案	
											呂大器別見紫微學案	
											陸游別見荆公新學略	
											范如圭——	子念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徽言——	子季宣別爲良齋學案
											胡銓——	子泳
											子澥	
											楊萬里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周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胡襄	
											譚知禮	
											韓璜	

宋元學案 九 武夷學案

	李椿	別見紫微學案
	方疇	別見元城學案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黎明	
	附師張昕	
	向沈	
	向涪	別見五峯學案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楊訓	
	黎邱昕	
	彪虎臣	子居正 別見五峯學案
	父約 附張昕	
	樂洪	

									徐時勳
									王樞
							張默		
						曾漸			
						並武夷再傳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朱震	別爲滙上學案								
會開	別見廬山學案								
劉燮									
向子韶	——	子沈見上武夷門人							
唐鞏									
李植	別見蘇氏蜀學略								
並武夷講友									
葉廷珪									
黃祖舜									

武夷同調	葉顥	
附兄顥		
陳俊卿	子守	
	子定	子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丙		

武夷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於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於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述武夷學案。梓材案梨洲定武夷學案。以武夷爲上蔡門人。謝山則謂在師友之間。而梨洲後人又有駁之者。蓋武夷固由上蔡以私淑程子。上蔡亦未以門弟子接之也。

朱靳門人孫程再傳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三人。除荆南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以所舉遺逸王繪鄧璋爲范純仁之客。蔡京惡之。除名。大觀四年復官。宣和初。提舉江東路學事。尋致仕。末年侍臣交薦。起除尙書員外郎。至起居郎。召對。除中書舍人。爲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高宗召爲給事中。論故相朱勝非遂落職。奉祠。休於衡嶽之下。著春秋傳。進覽。除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先生自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母吳氏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勸之買妾。事旣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以是爲急乎。遽寢其議。行部過衡嶽。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開。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設宴用音樂。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爲樂之日。敢辭。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先生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敍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事

應物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著有春秋傳資治通鑑舉要補遺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寅梓材案文定之於致堂。以弟子爲子事。見銜龍學案本傳。黃氏補本必以致堂爲從子。贊宏寧從子憲。

宗義案先生爲荆門教授。龜山代之。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先生卻從龜山求書見上蔡。上蔡旣受書。先生入境。邑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先生先修後進禮見之。先生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蓋先生氣魄甚大。不容易收拾。朱子云。上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楊說話時闊也。

祖望謹案朱子所作上蔡祠記。有云文定以弟子禮稟學。梨洲先生遂列文定於上蔡門人之目。非也。文定嘗曰。吾於游楊謝三公。皆義兼師友。又曰。吾丈人行也。然則何爲自稱弟子。龜山行狀嘗言文定傳其學。而文定不以爲然。曰。吾自從伊川書得之。則於上蔡可知矣。梨洲謂先生得力於上蔡。不知但在師友之間也。

梓材謹案致堂斐然集爲先公行狀云。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彥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穎川新穀之。朱樂圃得泰山春秋之傳。則先生爲泰山再傳弟子可知。其春秋之學之所自出。

矣。

胡氏傳家錄補

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

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

學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主敬爲求養之道。

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故切莫假借人學。以能變化氣質爲功。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徧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爲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已說之不可於心者。尙多有之。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行之。勿欺也。故可犯。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陳仲舉於曹節。庾元規于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李平廖立馬謖。或廢或死而不怨。武侯此心。可爲萬世法。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文定傳家錄九條。今移一條爲劉君曼附錄。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又謝山所

錄文定語三條。並入附錄。

時政論

宋元學案 九 武夷學案

一百十三

宗義案紹興元年先生以舍人兼侍講召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先生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間探數則

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必有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必有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必有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定計論

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概不可易者也設險論

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正心論

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者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養氣論

百家謹案先生諸論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必不可易也細觀之亦尙多泛論不十分切要當

日事勢。只要高宗復仇之心切。則此氣自然塞兩間。自反有何患不直乎。

附錄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先生論經史大義。以是學益強。識日明。登第時。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第三。

欽宗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而已。

何凜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內重。遭變則宜外重。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面。爲衛王室禦狂寇之計。先生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其後以趙野爲北道。先生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卒如先生言。

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張忠獻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以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補。

高宗謂曰。聞卿與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之。點句正音。先生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

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勝非昔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先生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目先生爲黨魁。引勝非爲助。乃降旨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先生至豐城。寓居半載。乃渡南江。而休於衡嶽。買地結廬。爲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先生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先生學術頽僻。除知永州。復辭。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

初。王介甫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

棄之。不列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先生謂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中原之禍。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自壯年卽服膺於此。至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先生不及二程之門。楊游謝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謝公嘗謂朱子發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曾吉甫問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曰。此語說得不是。無非妙處。徐憲曰。亦無非尋常處。補

吉甫嘗問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所謂道者果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晝作入息。能不爲此否。曰。有之。曰。只此是道。補

文嘗問曰。某已永感。欲盡孝如何行。曰。何曾一日離得。補

先生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自登第。遽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仕之日。不及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泊如也。

拙齋紀問曰。胡文定嘗言讀繫辭。須是都將作易看。不可汎說。且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汎濫須於易中求之。四十九筮。當其未揲時。固寂然矣。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豈非感通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肅敬。非有以使之也。其餘皆然。互體亦豈可不信。

如歸妹互體爲泰。而泰五爻有帝乙歸妹之語。歸妹之義。有天地不交之語。此類可見。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嘗爲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遇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北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秦薦之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至後來。秦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百家謹案靖康金議立邦昌。馬時中伸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時中卽自屬稿。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時中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書名是檜。迫於馬時中。以臺長列名。何嘗抗論。乃知當時無論賢愚。盡爲檜欺矣。幸文定宦情如寄。天下後世亮之。因歎知人之難也。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真是老聃墨子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

武夷講友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別爲漢上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別見鷹山學案

劉先生燮

劉燮字君曼河清人與胡文定遊參斐然集

附錄

胡氏傳家錄曰四海神交惟河清劉曼字君奕其人有相業補

粹材謹察先生名字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忠毅向先生子詔

向子詔字和卿開封人故相文簡公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清約如寒士強學自勵永嘉劉安節與胡文定皆深交元符三年擢進士第累官至知淮寧府視事六月寇兵至陳先生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既而城陷罵賊而死子十人或死或虜惟沈與鴻得免詔贈通議大夫謚忠毅參楊龜山集

唐先生翬

唐翬字處厚荆南人與胡文定情義最篤參斐然集

忠襄李先生植別見蘇氏蜀學略

武夷同調

知州葉先生廷珪

葉廷珪字嗣忠。□□人。知德興縣。張邦昌僞詔至。不拜。高宗中興。歷官太常寺丞。補中祕府。輪對。議與秦檜不合。出知泉州。漳州先生篤學淳雅。名重當時。葉顥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出其門。有誨錄三十卷。參姓譜

武夷家學孫程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銜蓋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胡寧字和仲。文定次子。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學者稱爲茅堂先生。文定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先生手。又自著春秋通旨。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輔傳而行。吳淵穎曰。胡氏傳文。大概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而胡氏多取之。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學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向歆之學而異論也。由吳氏之言觀。則茅堂通旨之書。多與文定相參攷。可以互證者矣。是書在元初趙仁甫最傳之。雲濠秦仁甫一作仁輔。卽江漢先生。故胡氏春秋遂頒學宮。惜乎今之不可復見也。修

謝山書宋史胡文定傳後曰。致堂籍溪五峯茅堂四先生。並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於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尙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隨兄弟遊於朱張之門。稱高弟。梓材秦季隨爲朱張高弟。伯逢特與朱張有辯論。當非受業弟子。可謂盛矣。茅堂還朝。秦相問曰。

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愠，因謂茅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對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飯，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并罷。不知茅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

梓材叢案五峯序呂氏中庸解云：靖康元年，河南門人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某兄弟得從之遊。政靖康初年，致堂爲校書郎，稟學於龜山，則五峯所謂兄弟，特筆茅堂而言矣。然圖書徑稱致堂從侯師聖遊，則於劉李諸儒學案，仍列致堂於侯氏之門，而益以茅堂可也。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門人

教授江先生琦

江琦字全叔，建陽人也。宣和三年進士，主高安簿，嘗攝令新昌，民負稅有至十年者，聞先生至，不待遣吏而畢輸，移永豐丞，歷任邵武軍、永州教授，不求薦達。張魏公撫福建，辟爲幕官，不就。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卒。先生遊於游揚之門，卒業胡氏，深於春秋，嘗以所學正於龜山。龜山撫書而歎曰：百年絕學，留心者希。吾老矣之子，勉旃。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卷，語孟說各五卷，其在永豐丁喪事，寮友贖之甚厚。先生

曰。大事當自盡矣。敢爲諸公費。致堂推以爲畏友。嘗問之曰。學道者無所得。鮮不歸於佛。兄既有得。而或者以爲亦趨空寂。信乎。先生笑曰。是謂我爲陳相也。安有此補。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遷校書郎。爲應天少尹。高宗卽位。歷提舉湖北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廣西轉運。爲秦檜所惡。奉祠。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召對。授祕書少監。先生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鬢鬚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侍郎。孝宗立。以通奉大夫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諡文清。著有經說二十卷。雲深案。謝山學案。劄記。曾吉甫周易釋象五卷。文集三十卷。子逢亦以學稱。修。

宗羲案。朱子言。曾吉甫答文定書。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得。文定便許可之。他便卽如此住了。蓋亦入於禪者也。

曾茶山語補

崇德必先事後得。如釋氏卻是先得後事。

道只在日用處。須玩師冕見一章。

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在己爲忠。推己及物爲恕。合彼己以爲一。便是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茶山語四條。今移入元城學案者一條。

附錄

先生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元城胡文定遊。其學益粹。

林拙齋紀問曰。嘗問尹和靖日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如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才舉意來。路中乘輪來相見。喫茶喫湯。如此類求之。

梓材謹案。少蓬紫微之別稱。此條前設問辭。即茶山。故下有只如吉甫云云。據此則茶山嘗及和靖之門矣。

知州范先生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學。以乙科授武安節度推官。召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忤秦檜。謁告奉祠。讀書不與外事者十餘年。起判邵州荆南。召對。提舉江西復奉祠歸。起知泉州。尋罷。紹興三十年卒。年五十九。

舍人薛先生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也。從胡文定公學。高宗卽位。以布衣上書言六事。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成建炎二年。進士趙豐公爲中丞。先生以書謁之。大見稱賞。豐公連章劾呂頤浩。高宗是之。對曰。是皆進士薛徽言爲臣發之。次日。繳上其書。豐公進樞府。先生亦蒙召對。首以強志勤政。君子小人爲言。授樞密院計議官。請建立方鎮。以固籬落。從之。東宮虛位。首陳大計。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子。時高

宗春秋方富。莫敢言者。言之自先生始。於是婁寅亮繼請。高宗擢寅亮爲御史。已許其請矣。未幾。又中止。先生因星變。再上書論之。言陛下已有旨召宗室三人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乃其二人一見而止。一人未聞。促召。切料小人必有熒惑。陛下已成之志。識者爲之寒心。於是立嗣之議始定。又言佞幸未去。國論未定。憂其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乃大可憂者。願浩再當國。欲中傷之。不得。乃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奏言本路不便於民者十事。且請令大將岳飛綏定湖南。薦憲司呂祉等五人。及隱士黎明。劾去貪墨吏謝徽等。時折彥質以樞臣帥潭。代李綱。先生言李有成效。不應遽易。願浩乃言小臣不當薦舉將相。且以其奉使時擅易守臣。於是諸使皆有殊遷。而先生權發遣興國軍。張魏公督軍湖南。召還幕府。以比部郎召歷兵部吏部二司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先是徽宗計至上疏力言。以日易月之非。大將岳飛以忤督府。棄軍歸廬山。手書勸令罷軍。刑侍奏有父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先生謂父子法不別籍。非人家也。子富而父貧。是不孝也。人子弑父。而有勿論者乎。從之。遷起居舍人。趙豐公之三入也。先生以爲事功難就。當如姚崇以十事要明皇。俟許可始觀政。豐公不能用。秦檜知平江。過闕望豐公留之。而不得。先生謂豐公曰。檜從此怨矣。豐公疑曰。檜居永嘉。故君助之邪。由是稍疏之。而不知先生之忠於己也。和議起。豐公以下皆去國。而先生獨留。蓋檜亦以前事謂先生厚己。稍親之。而先生不爲所用。初。豐公之去。惟二郎官與先生送之。豐公語先生。欲以檜罔上一事入告。先生止之。豐公既頗疑先生。喟然歎曰。鼎去君安得獨留。先生戲應之曰。未可量也。檜聞之。益以先生爲助己。先生乃上言帝王之孝在復讎。因援漢高帝柘羹之說。且言萬里梓宮。眞僞莫辨。已而直前與檜廷

辨曰：儉安固位，於相公私計則良便。然忍君父之辱，忘宗廟之恥，於心安乎？是日極爭移晷，感寒疾，不數日卒。遺疏猶誣奏計甚力，故事左右吏卒官與其子二人恩澤，至是上詔特賜帛百匹，恩澤如例。而秦檜格之，先生之大功在議國本，其大節在爭和議。宋史作傳寥寥不滿十行，亦異甚矣。次子季宣，別爲學案補。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先生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忌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子荆學。春秋，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主和，先生抗疏言王倫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并言孫近傳會秦檜議，檜以先生狂悖，鼓衆編管昭州，檜死，量移衡州，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言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言。金人求成，先生請銳意恢復，絕口勿言和字。一溺於和，不能自振。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先生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魏文節杞使於金，金人留之，分兵攻淮，乃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海海道。時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大將李寶擁兵不救，先生劾之。寶懼，始出師犄角。大雪，河冰皆合，先生持鐵鏈，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以集

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陸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問。今何歸。先生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先生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淳熙七年卒。諡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於世。參史傳梓材。謹案先生初事蕭三。願爲春秋學。復學于胡文定。南遷後。作春秋集善十一卷。張魏公爲之後序。其詞新州時。作易傳拾遺十卷。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見直齋書錄解題。謝山學案。劉記。胡忠簡易傳十卷。又案謝山底本。標題有澹庵學案之目。知其于澹庵集與其學派必多采錄。惜經併入武夷。而其稿不全。

直閣胡先生襄

胡襄字季臯。永嘉人也。紹興進士。累官江西提刑。隆興初。面對。備言靖宣之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覽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是之。除太常少卿。兼樞密院都承旨。歷江東福建提刑。直祕閣。卒。先生早學於武夷。而當秦檜時。亦以爲趙鼎胡寅之學。被錮十有餘年。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先生早學於胡氏。固已一出於正。晚復交朱子。由是體用浹洽。本末純粹。朱子嘗語人曰。永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別。蓋指劉許以後及先生也。

譚先生知禮

譚知禮字子立。長沙人。延康殿學士。世勸之族子。生長市廛間。碌碌習舉子業。胡文定公至衡山。先生往從之。居其精舍之旁。盡掃前日氣習。抱春秋研其旨。餘力治資治通鑑。文定卒。弟子多散去。先生亦歸省。

其家。遽還衡山。居齋寺。與五峯兄弟。不舍晝夜讀書。以壞器盛粗飯菜羹。若將終身。謂五峯曰。吾不得聖人之道。終身不歸。會其親卒。先生奔喪。未及除服。亦卒。君子惜之。補

諫院韓先生瑣

韓瑣字叔夏。故潁川人。忠憲公之後也。南渡後。居衡山。累官廣西提刑。知諫院。胡文定公來衡山。先生因從之講學。而與致堂侍郎尤相善。致堂稱其官廣東。壁立無所汙染。又嘗薦之執政。及在言路。以忤秦檜出。築室衡湘。致堂與向祕閣宣卿時相過。從稱三友。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其子孫皆能以學。統光大之。呂氏則棗陽學於伊川。紫微徧學於龜山。廣平諸公之門。仁武德元學於和靖。梓材案仁武。彌中字德元。稽中字。而韓氏則德全學於元城。先生學於武夷。无咎學於和靖。東萊又无咎之壻。佳話也。補

侍郎李先生椿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累官潭州安撫使。敷文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其尉衡山時。受業文定。尤深於易。作周易觀畫二卷。朱子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善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生平大節。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死生之際。魏鶴山曰。侍郎拳拳於諸葛之出處。舉一隅以明易之用。有非帖舉陋儒所能識者。餘詳宋史本傳。先生深於易。願其誤信麻衣道者心法。則好奇之失也。補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黎先生明附師張所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亂。文定避地荆門。先生爲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于此。先生少嘗從學張御史所。託其母。至是陷於賊。先生間闖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先生曰。郢多招安之寇。而允文凶惡。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卽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舍人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先生薦。命未下而卒。先生之古道。蓋亦侯無可之流。而湖湘學派之盛。則先生最有功焉。去今六百餘年。莫能舉其姓氏者。予從薛常州集魏秦公集得其厓略。亦稍足以傳矣。補

通直向先生沈

向沈字深之。知淮寧府。諡忠毅。子詔子也。故開封人。南渡後。家衡山。忠毅死難。其家幾無噍類。先生以逆婦于胡文定公家。得免。先生痛心家國。日從文定講明春秋復讎之說。而時方主和議。無路自申。積憂薰心。早衰多病。遂於祿仕泊如。事其叔父祕閣子恣如父。其監南嶽廟也。湖南安撫劉昉嘗以時宰意劾子恣。先生義不爲昉屬。遂引去。所生母李氏。自淮寧相隔。歷歲久遠。迎養禮絕。追制服。言者以忠毅淮寧之節。當用其後人。尙書下符。促召。先生嘆曰。時方多難。無辱其先人足矣。餘非所願也。竟不往。前後凡五監南嶽廟。以右通直郎致仕。初朝議官忠毅後六人。先生以其一。奏季弟鴻。其餘悉以叔父子恣之命。畀諸族人。其後叔父亦以郊恩。先畀先生之子。而後其孫。世以爲義門云。補

通判向先生活別見五峯學案

大夫向先生活

向涪，薊林之少子也。從文定補。

梓材謹案：樓攻媿跋薊林家規云：薊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與國及邵侔既遵行，維持於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於邾，又刻之石。貳車當是先生，又案朱子序薊林文集後序云：始公之薨，而五峯先生胡公質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注公始銘諸幽。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某使爲之序。又云：大夫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是可見先生之大概。時蓋淳熙十二年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太學楊先生訓

楊訓字子中，湘潭人也。受學文定，嘗問孝。文定曰：謹言而慎行，一言之尤，一行之悔，是爲不孝。先生退而思曰：吾從事於新經之教，以太學進士爭能，否於筆舌間者已二十年，豈有內省之功，從事於言行者乎？乃更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汲於利祿。其在文定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稱高弟補。

清簡閻邱先生所

閻邱昕字逢辰，麗水人也。累官吏部侍郎，謚清簡。受業胡文定公門，故與明仲共著二五君臣論一卷。六十四卦各爲之說，其大旨謂以陽居陰而爲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強，以陰居陽而爲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蓋作于紹興時，意有所屬也。張宣公爲之序補。

祖望謹案此特侍郎因時諷諫之說耳。九二非必盡枋臣。六五非必盡辱主。紹興之枋臣。寧復有陽德。蓋窮陰剝廬之小人也。

彪先生虎臣交約附張所

彪虎臣字漢明。湘潭人。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先生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天性和易而教尚方嚴。以不欺爲本。以孝弟爲先。以文藝爲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有所畏而不爲。青人張所早遊京洛。聞二三先生緒論。所至志訪求人物。宣和。中典教長沙。遣其壻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焉。號爲鄉先生。卒年七十五。子居正。胡文定之南渡熊湘也。先生一見有得於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胡門云。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一統志謂先生嘗從胡文定父子遊。似未分晰。

樂曲肱先生洪

樂洪字德秀。衡山人也。從文定遊。自號曲肱先生。所著有周易卦氣圖一卷。郭白雲爲之序。補

教官徐先生時動

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也。胡文定高弟。紹興進士。爲虔州教官。改吉州。未及歲。移疾。遂不復仕。著孟子說十四卷。雲濂案一本作四十。西江錄三卷。師門答問一卷。補

祖望謹案胡文定公傳家錄。曾吉甫楊子中與先生共輯之。

雲濂謹案胡氏傳家錄。曾徐楊三子所記。文定答問語也。又文定次子和仲所錄。庭訓亦詳。

通判王東谷先生樞

王樞字致榮，豐城人也。學通羣經，尤精春秋。少遊胡文定公門，紹興進士。參吉州軍事，郡給軍衣有濫惡者，衆譁於庭，莫能制。先生正色折之，乃定。知瑞金縣，改判岳州。所至每詣學宮，執經講論，又改鼎州茶寇絡繹道路不通，或欲焚山絕茶，或欲官自收鬻。先生定議，特爲長短引之法，以便負販。湖民賴之。卒，官通判常德府。有東谷集補。

向氏家學

通直向先生沈見上武夷門人

葉氏門人

莊定黃先生祖舜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曷若要成郡守，出判泉州，將行疏乞于科舉外訪求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留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讀。進論語講義，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尋知樞密院。金人侵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先生曰：「敗軍罪實難赦，然劉錡有大功於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帝嘉納之。卒，謚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黃繼道宋史有傳，其所著論語說，沈大廉常引之。胡五峯先生又合二家審正之。此外有

易說詩國風小雅說禮記說列代史議黃莊定集十五卷。

梓材諸案先生論語說其爲沈氏所引者三條已見周許諸儒學案。

論語說

鄉人林德廣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夫子以爲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強文子殆未之思也。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先儒謂犁牛指仲弓之父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言才德之不繫於世類耳。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君子以義爲質四語似屬立政言若學者則敬以直內乃其本。

胡五峯曰聖人之言無所不通但四事誠非敬以直內不可不必專指立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不私於親。

正簡葉先生顥附兄顥

葉顥字子昂仙遊人政宣間與兄顥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人入寇顥力戰死之先生紹興中進士知常州或勸其獻羨餘當得美官先生不可後官至宰相識大體抑僥倖服食田宅不改其舊卒諡正簡參姓譜

正獻陳先生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紹興中進士累官侍御史劾黜秦檜黨疏言張浚忠藎歷同知樞密院事授右僕射以用人爲己任獎廉退抑奔競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諡正獻先生孝友忠敬得於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於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於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參朱子文集

尚書鄭少融丙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淳熙間吏部尚書嘗言僞學不宜信用參道命錄

謝山跋宋史鄭丙列傳曰慶元道學之禁濫觴於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考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公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泰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獎許又力雪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覲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狻猊晚節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概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茅堂家學孫程四傳

胡季立先生大本別見五學學案

曾氏家學

司農曾先生逢

曾逢字原伯文清長子仕至司農卿最以學稱參史傳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別見震澤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別見鷹山學案

曾氏門人

倉部呂先生大器別見紫微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別見荆公新學略

范氏家學

帥機范先生念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氏家學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別爲良齋學案

澹庵家學

承務胡先生泳

胡泳字季永忠簡長子六歲隨忠簡調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二十四歲隨忠簡歸廬陵講道家塾兄弟怡怡如也先生學有家法嘗讀橫渠易至心化在熟擊節歎曰至言也請終身誦之官承務郎監

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初卒參周益公集

奉議胡先生澥

胡澥忠簡次子官承事郎監南嶽廟又爲奉議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楊誠齋稱其修潔博習能世其家參誠齋薦士錄

澹庵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彪氏家學

彪先生居正別見五舉學案

武夷再傳

縣官張先生默

張默字成父縣竹人也魏忠獻公之從孫傳春秋之學於胡文定公所至作吏皆有聲見楊文節公薦士錄補

祖望謹案宣公亦有送其之官襄陽詩而文節誤以爲魏公之從子或傳寫之訛也

梓材謹案文節薦士錄本云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蓋得其春秋之傳耳非親受學於文定列爲武夷再傳可也

文莊曾先生漸

曾漸字鴻甫南城人也。紹熙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謚文莊。詳見葉水心墓志。朱子言曾漸多是禪。宗義案。湖南一派。如致堂之關佛。可謂至矣。而同學多入於禪。何也。朱子曾舉一僧語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被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來添去。都淡了。愚獨以爲不然。佛氏原初本是淺薄。今觀其所謂如來禪者。可識已。其後吾儒門中人。逃至於彼。則以儒門意思說話。添入其中。稍見有敗闕處。隨後有儒門中人爲之修補增添。次第添來添去。添得濃了。以至不可窮詰。而俗儒真以爲其所自得。則儒淡矣。可嘆也。

祖望謹案。文定卒於紹興八年。鴻甫得及其門。則當生於靖康以前。豈有紹熙中尙存者。豈別一人耶。抑或私淑之學耶。當俟博學者更考之。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有中奉曾公墓誌。云開禧二年卒。年四十二。其生年當在乾道元年乙酉。距文定之卒紹興八年戊午。又二十七年。其不得受業文定。可知。又案文莊與韓侂胄同時。朱子所論。非有別人。謝山疑爲私淑。當是者也。

陳氏家學

承議陳先生守

承奉陳先生定

直閣陳復齋先生密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茅堂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 九 武夷學案

一百三十七

宋元學案

卷三十五

陳鄒諸儒學案表

陳瓘	子正彙	孫大方
元豐氏門人	從孫淵	別爲默堂學案
涑水百源二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程私淑	曾恬	
鄧江西湖再	詹勉	並見上蔡學案
	廖剛	
	林宗卿	
	李郁	並見龜山學案
	蔣璿	
	父浚明	

鄒浩	子柄	
龔氏門人		
丁翁講友		
伊川私淑		
荆公再傳		
唐廣仁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陳鄴同調		
浚水私淑		
關治		
龜山門人		
二程再傳		
陳正		
夏侯旄		
唐恕		
		黃櫨 別見紫微學案
		了翁續傳
		張琪
		蔣琬

胡宗伋	子沂	孫拱	孫樟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孫疇		
	伯父子昇		
	孫介	子應時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附屬德輔		
劉若川	子充實		
父陶	周必大		
	周必剛		
	周必彊		
鄧名世	鄧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並元祐之餘	鄧氏續傳		

陳鄒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充之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

學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諸儒，皆洛學私淑，而亦各有師承，其爲元祐之餘者，附入是卷。

清敏門人王棧再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瓊

陳瓊，字瑩，中南劍州人。學者稱爲了齋先生。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爲湖州教授。元祐初，蔡卞帥越州，先生爲簽判，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且來越，卞留先生少須之。先生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章惇入相，先生道謁，惇聞其名，詢當世之務。先生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惇卞主紹述之論，追貶溫公，上謗宣仁后。先生奏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意感悅，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先生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史擊蔡京，朝廷將逐史，先生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史又以言京罷，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罷監揚州糧料院。先生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先生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正彙願得書，先生喜，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

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出知泰州。尋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蘄執送開封獄。府併逮先生對簿。先生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辭。失聲嘆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先生亦安置通州。先生嘗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言多詆誣。編置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慴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先生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慴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先生曰。某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乎。終不能害。又移楚州。先生篤學有識。通於易數。言事多驗。然持論一衷於理。初蔡京知其才。待之加禮。先生不肯附麗。恬於進取。及居言職。疏劾奸惡。卽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爲仁由己。識者重其言。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右諫議大夫。諡曰忠肅。參史傳。

祖望謹案了翁最宗元城。則以爲涑水私淑弟子可也。每得明道之文。衣冠讀之。以爲二程私淑弟子可也。精於皇極之學。以爲康節私淑弟子可也。然而其淵源則出於豐氏。而豐氏出於樓氏。當安定泰山古靈倡學時。四明五先生隱約里巷。講學獨善耳。遠非諸公比也。一傳而豐氏。其傳已光大於世。再傳而遂得了翁先之二人。然則椎輪爲大輅之始。其功不可誣也。了翁弟子徧東南。其後多歸龜山之門。

梓材謹案先生爲清敏墓志。自稱門人。敘復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敘次是先生爲豐氏門人之證。

顏清敏兼事鄧江王氏則先生不獨爲樓氏再傳也。

陳右司說

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與。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習其所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奚以相遠。其道莫先於學。務學在於求師。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不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理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曰我爲孩童。豈敢學也。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必不肯與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過而不知悔。悔而不知改。皆下等人也。聞下等語。爲下等事。譬如坐於房室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蓋錄自小學。

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也。人之大惡。雖至於謀反大逆。若有一念悔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祖望謹案此亦爲王氏執迷不悟而發。

君子與人爲善。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則法。後之人

急急然惟欲己爲是也。恐其叛己。以利誘之。以害毆之。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管仲生平多違禮。不若晏子之有節。然孔子稱晏子。不過謂其善與人交。而盛稱管仲之仁。以管仲功及天下。而晏子獨善其身。

學者非徒讀誦言語。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如是。故能畜其德。

今有人曰。仕宦而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人。是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爲其君之累。

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孟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爲人屈。衆人以剛文柔。故色厲而內荏。

揚子之書。唯是說到孟子之書。則自得之。如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皆自得之語。孔子則并自得處亦無。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辯通暢。未免乎鑿。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陽在內。則內熱。故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則內寒。故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之遠矣。蓋語學則益。見善必遷。有遷必改也。語道則損。懲忿窒欲也。二卦未嘗偏廢。

梓材諸案以上諸條皆本呂氏童蒙訓第謝山所節童蒙訓凡十四條今移入安定學案者一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者二條

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於文字至於皇極或以爲考數之書

祖望謹案以下邵氏聞見後錄皆答楊游二公書

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之謂易之大綱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於迷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

康節非數學其學在心若欲觀休咎則自有八卦可玩吉凶何必更求之皇極之書

祖望謹案先生晚年私淑康節最深故予於康節學案以景迂與先生牽連列之先生之集五十卷今不傳予從呂文清童蒙訓及邵博聞見後錄中摭拾節略得二十餘條列之於此先生所以論康節之學者楊游二公不謂然但其中精語不可沒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謂摭拾二十餘條蓋併所節行略諸條而言耳又案謝山所節邵氏聞見後錄五條今移入涑水學案者一條

忠肅文集

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梓材以上三十六字從明道學案黎洲所節附錄併入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者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謝

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媿。實沈文途。姪孫農叟。

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之木。合抱之材。非一朝一夕之可俟。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異於彼哉。同上

漢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然使爲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上曾子宣論日錄書

祖望謹案此指紹述諸公

列子方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爲其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於言。上呂吉甫書

祖望謹案紫微曰此誘吉甫使之爲善也然愚謂其言稍不醇

所買書必以漸觀。考鄉居應務。當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若緝麻然。雖或放手。勿堙其緒。斷則續之。忙復暫舍。久久不輟。績成長條。豈有間斷處也。與李光祖書

資治通鑑曾留意否。學者倦於持久。而稽古之習。猝難承辦。凡如讀習寓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不知六經論語發明中實之道。以稽古爲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悅。而實則誕幻。尙不如老子之有益於世。况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華嚴云。依教修行。此語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教。其實無二。其門不一。各依自教。則本不相妨矣。冠員冠履。方履而鉢。食膜拜者。是舍吾教也。舍經史可證之實。而說誕放無實之文。何以異此。華嚴依教之旨。不若是其偏也。修身行己。奉行聖教。爾如稽古之

事載於六經。六經之後，千餘年之事，散於諸史。通鑑集其散而撮其要。此英祖神考之所以賜後學也。與鄭志完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拾忠齋文集七條，今移入涑水學案者一條。

雜說

一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少。見耕欄集。

身教者從言教者認。見龜山集。

金可死而不化，水萬折以東流。

天下之死一耳，死於瘴癘，死也；死於囹圄，亦死也；死於刀鋸，亦死也。吾今一視之，俱無所擇。子路死衛，不

忘結纓，安而樂之如此處之有素故耳。

吾生平學佛，故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

佛爲覺禪爲定。

於苦處中習行安樂法。以上見默堂集。

佛法之要不在文字，亦不離於文字。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大夫，無營於世而致力於此經者，皆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字，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言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卽此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歸於虛妄。其所建立獨此九字，其字九，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一，非紀數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卽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

在心不忘耳。早知則早得力。文獻通考
吾前此困於患難，他無所懼，所懼者死。今則死亦不懼。

李梁溪曰：此可以見不動心之難。

梓材謹案：忠齋此說，謝山未標所出，恐是梁溪集中所引耳。

附錄

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以下行略
公有斗餘酒量，然每飲不過三爵，恐廢事也。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未嘗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于牀側，自持就案，或問何不呼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吾性安之，不欲勞人。

公疏文有云：在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己。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

祖望謹案：此言蓋爲曾子宣發也，與上曾子宣書同。

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是非長短利害，雖常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所以無過。

祖望謹案：此言未常，若不言長短利害，則可矣。豈有不言是非者乎？殆記者之誤也。

又云：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囁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

祖望謹案先生彈蔡京云滅絕史學一似王衍。又云北人始可有爲南人輕險易變。

祖望謹案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張天覺好佛亦好道公雖被其薦引未嘗相識亦未嘗通書但以詩柬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助業地無媿是神仙。

祖望謹案此則知先生之學佛亦其寄也所謂儒其行而墨其言。

公通易數如靖康建炎及隆祐垂簾事皆豫言之以上行略

梓材謹案以上八條謝山底稿于陳右司說牽連書之今以其錄自行略例附于此。

劉元城談錄曰陳瑩中某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之過如尊堯集先評荆公爲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

呂氏童蒙訓曰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尊重北人以北人可有爲南人輕險易變也不可以有爲。

謝山陳忠肅公祠堂碑銘曰忠肅著尊堯集於合浦以闢新學尙不慊意迨著之四明始以爲無憾則四明宜有祠忠肅之爲倅居南湖之南蓋而西湖十洲題詠最多則湖上尤宜有祠又曰史越公言是時忠肅窮甚裘葛不足蔽體簞瓢不足充口而溫然盛德之容了無含慍談笑舒愉幽居甚樂吾讀忠肅十洲諸作則越公之言信然嗚呼是所謂大丈夫者耶。

龔氏門人荆公再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正獻公范忠宣公爲守。皆禮遇之。忠宣屬撰樂語。先生辭。忠宣曰。翰林學士亦爲之。答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忠宣敬謝。哲宗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先生論其不可而止。章惇獨相用事。先生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時上廢孟后而賢妃劉氏立。先生上章切諫。以萬世公議爲辭。帝變色。持其章。凝然若有所思。付外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疏請黜陟人材。一由獨斷。宜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請稽考先朝盛德。以盡繼述之孝。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二州。蔡京用事。忌之。求其諫立劉后。疏不得。乃爲僞疏。宣示中外。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方先生之除諫官也。恐貽親愛。母張氏曰。汝能報國。吾何憂。及先生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瘴疾危甚。楊時過省之。猶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卽位。詔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先生淵源伊洛。而特嗜禪理。其括蒼易傳序。服膺荆舒之學。前後立論。不無歧出。然以大節觀之。要爲不負師承矣。文字小疵。未足爲累。蓋所學在此。不在彼也。與遊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著有道鄉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鄒道鄉集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四庫書目與直齋書錄解題合。東都事略以爲三十卷。非。

祖望謹案。南軒嘗言道鄉晚與程子論道。以予考之。似未及過從也。特道鄉早歲與劉斯立田明之。因嘗講學。而受業於龔深父之門。雖未承濂洛之統。固非絕無淵源者。晚乃遊於楊文靖公胡文定

公之間。得伊川之傳。嘗曰。吾雖未見先生之面。然識先生之心矣。故伊川私淑弟子。先生與了翁。其最也。特二公皆未能不染於佛老之學。是則聞知之所以終不逮見知也。與然當時見知者之多所陷溺也。亦十九矣。

道鄉語錄

非禮勿履。惟大壯能之。君子用大壯之道。惟此爲要切。

修學易。進道難。何爲進道。慎獨是也。

某爲諫官。祇是說理。不微訐。

爲善如著衣喫飯。不可有功過心。

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報。安義之當爲者。不必望人之知。可以求。可以無求。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

交。交多濫。可以毀。可以無毀。毀多怨。可以譽。可以無譽。譽多諂。

有非禮之念。然後有非禮之可言。非自口也。

過相褒貶。便入于巧言。輕重須合宜。

雖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之氣。卽純古之氣也。

達於命者。不以得失爲休戚。

思慮不清。便乖慎獨之道。

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爲本，舍民事無可爲者，但事事中理，皆有節文，所以異於俗人。下達一家，亦只如厭俗事，皆生於怠惰，清虛澹泊，皆繆悠之詞。試問清虛者，不須衣食乎？能不爲人乎？有此二者，既有所事矣，故聖人不喜事，亦不厭事。學者不可不勉。有心之過大，無心之過小。

凡爲善有二，或直心爲善，或著姦爲善。大抵有山林氣，卽佳，寧可使人道村，不可使人道姦。

祖望謹案先生語錄，祇此一十七條，不深於講學，而拈出謹獨爲宗旨，由其言可以入聖矣。予故備錄之。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十七條中，移入高平學案二條，又一條引范丞相云：惟儉可以成廉，惟恕可以成德，與忠宣傳答請教者語，復節之。

雜記

直其正也，當作直其敬也。音近而訛。

事至于如之何，如之何者，固不能爲之於未然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是不知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

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指其心而言。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謹獨。此條見宋史本傳。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見胡氏傳家錄。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梓材諸案此從謝山所節景迂學案晁氏客語移入。

附說

無所往而不寂者，道也。雙寂庵記

道鄉居士以道自持久矣。一旦超超乎萬物之表，不知規矩準繩之果吾法耶？非吾法耶？不知身體髮膚之果吾形耶？非吾形耶？所謂喙鳴合與天地合者與。蕢音集序

寡言不如不言，不言不如忘言，心冥則無所往而不冥。

祖望謹案此先生之不能自拔於異端者，姑舉一二條見之。

附錄

林醇中與書云：惟絕欲平心，調飲食，省思慮，則邪不能干。

錢濟明與書云：窮絕之域，有書可觀，不爾則日月之徒，烟雲之變，皆吾方冊也。言與不言，皆與我會。張牧之與書云：惡固不可爲，爲善復如此，惟望事事節約。

祖望謹案先生詩注中有三條，乃謫昭州時諸公所與書，附錄於此，皆德人之言也。

晁氏客語曰：志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恆維而不厭。

陳鄒同調

監稅唐先生廣仁

唐廣仁字充之內黃人也。少有志於聖學。聞司馬溫公所以教劉公元城者。曰生平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入知。遂私淑之。元城亦稱先生才用有餘。以進士官乾寧司法參軍。改常州。能決疑獄。元符末。上書入邪籍。時方當改官。遂不用。已而監蘇州酒稅務。蘇人朱氏有勢焰。太守以下皆承奉之。而先生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迹。太守不能堪。以事下之獄。無所得。然竟廢。乃居寶應。其被斥也。元城則曰充之尙少保身之道。太爲崖異。欲立名。先生自是益讀書講道。所得愈邃。呂公居仁嚴事之。宣和中卒。遺言所以教子者。惟溫公語。他不及焉。陳公了翁志其墓。

附錄

呂氏童蒙訓曰。唐充之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話。不足爲人。又官箴曰。唐充之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傅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汪玉山跋先生帖曰。唐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佻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予聞於呂公居仁者如此。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館職關先生治

關治字止叔。杭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嘗爲館職。學於龜山。嘗語呂紫微曰。楊先生有力量。紫微因亦學於

龜山然讀紫微與先生詩。則亦頗耽禪悅。蓋其時儒者多蹈此疵也。不知其官秩所至。
附錄

呂氏官箴曰。關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官。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黃氏補本

元祐之餘

陳先生正

陳正字端誠。亦元祐中通儒也。呂氏童蒙訓引其言曰。易須是說到可行處方可。

梓材謹案是傳首二句。從安定學案謝山所作田明之傳尾移入。以呂氏童蒙訓足之。

幕官夏侯先生旌

夏侯旌字節夫。京師人。年長紫微以倍。猶及與之交。崇寧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既頒。卽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安惇也。卒不改官。浮沈京師。至死不屈。

縣令唐先生恕

唐恕字處厚。□□人。崇寧初。知荆南縣。新法既行。卽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以謝山所錄呂氏童蒙訓爲之。二先生紫微並稱爲丈。則皆紫微前輩也。

監嶽胡定翁先生宗伋

胡宗伋字浚明。號定翁。餘姚人。童時如成人。及長。刻意於學。元符間。試禮部。不第。歸教授鄉里。學者多從。

之遊。性至孝。跬步未嘗忘親。建炎之亂。士人避地明越者。多以先生爲歸依。高宗御極。授房州文學。調劉陽丞。用薦監嚴州。比較務最進。一官丐祠。監南嶽廟。先生操行方軌。篤於道德性命之旨。其交遊子弟。非是莫取。史稱爲醇儒。參兩浙名賢錄。

迪功劉先生若川父陶附子充實

劉若川。字朝宗。始名武。字定功。廬陵人。父陶。字紹先。博學有聲稱。於勢利泊如也。先生刻意讀書。當朝廷改科取士。人曰劉公。元祐宿學也。宜留爲吾徒師。贊助學官。師表多士。踰四十年。後補右迪功郎。致仕。爲鄉先生。周必大兄弟嘗受業焉。子充實。通經篤行。有父風。參周益公集。

刪定鄧先生名世

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天資篤實。爲文長于敘事。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及諸史者。先生獨酷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同舍又告毋藏元祐黨人文集。笑曰。是足以廢吾身乎。遂杜門卻掃。益研究經史。考三傳同異。往往爲諸儒所未到。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得所著春秋四譜等書。薦之。命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進治人務實等說。上嘉納。尋賜出身。除敕令所刪定官兼史館校勘。時紹興四年也。所著書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國朝宰相年譜。古今姓氏辯證。皇極大衍數大樂書文集。共合三百餘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厚齋尙書管言先生春秋辯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云。

了翁家學王椽二傳

龍圖陳先生正彙附子大方

陳正彙忠肅之子也。忠肅在四明遣之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忠肅。既就逮。忠肅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壩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宗察之。僅得貸先生之死。至沙門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欽宗卽位。召歸。而忠肅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擢其子大方爲郎。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先生爲忠肅長子。官龍圖閣直學士。志節不忝忠肅。因疾丐閒。高宗御札賜白金。以獎其行。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別爲默堂學案

了翁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監場詹先生勉並見上蔡學案

尙書廖高峯先生剛

知州林先生宋卿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並見龜山學案

中奉蔣先生璿父浚明

宣奉蔣先生璿合傳

蔣璿蔣琬兄弟贈金紫光祿大夫浚明之子忠肅弟子也。

謝山蔣金紫園廟碑曰蔣氏自唐時實由天台來居奉化已而遷鄞之湖上金紫爲豐清敏所薦士官尙書金部員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將謫遠州母老清敏力爭之而免金紫之子中奉大夫璿宣奉大夫琬最有名是時陳忠肅公來鄞金紫卽遣二子事之未幾成進士忠肅爲書連桂二字以表其坊中奉知江陰歸猶及與潘公良貴倡和三江亭上其詩至今存而宣奉以忤蔡京自劾去師傳家學俱爲不負梓材案謝山又答葛巽齋日湖故事問目中奉大夫作左朝議大夫引清睿作蔣曉墓誌有曰忠肅陳公謫明絕朋俾子允師連桂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號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

州佐張先生琪

張琪字口美京畿人官衛州陳公瑩中爲守禮遇獨異衆人先生感之而不知所以獨異之意崇寧中先生官宿州諸貴人招致之先生感陳公意終不肯蓋先生之爲人賢而差弱陳公異待之者欲以堅其節而先生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呂紫微童蒙訓已足爲張先生小傳且足見了翁教術之多方故列于此。

道鄉家學荆公三傳

州守鄒先生柄

宋元學案 十 陳鄒諸儒學案

鄭柄，字德久，道鄉先生長子也。剛梗有父風，未冠，棄舉子業，從龜山遊。手葺伊川語錄一卷，靖康初，自布衣薦除樞密院編修，疏請昭雪父冤，且言本非朝廷之意，朝奏夕可，贈官賜諡，典禮優渥。官終給事，中台州守。

唐氏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定翁家學

獻肅胡先生沂

胡沂，字周伯定，翁子。紹興五年進士，孝宗受禪，擢殿中侍御史，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詔行其言。又言設武舉立武學，蓋將有所用也。今除高第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酷征商，所養非所用，願詔大臣羣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從之。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舊恩，除知閣門事，先生論其市權，請屏遠方，不聽。先生以言不行，請去。乾道元年，召爲宗正少卿，除吏部侍郎。先生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閱時，不無抵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將現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爲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奸，詔行之。尋進禮部尚書，上有大用意，而先生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遂以龍圖閣學士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諡獻肅。參史傳。

定翁門人

孫先生疇伯父子昇

孫壽朋字壽朋。餘姚人。少凝遠。有偉志。言動遵規矩。胡定翁以學行講授閩里。伯父子昇。俾先生率諸季負笈依其門。嘗有家問督。先生立志剛遠。慕先聖。暑毋晝寢。羣居起敬。忌苟同俗。且曰。汝前報吾。苟且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語。後不得復爾。先生學勇進。矜式後來。諸長者相會曰。萬金可有。孫壽朋不易得也。參沈定川集

承務孫雪齋先生介附厲德輔

孫介字不朋。餘姚人。燭湖先生之父也。號雪齋。封承務郎。自誌其墓。有曰。四歲能離家人。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於鄉先生。胡定翁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遵羅兄喪。偃無相。幾不自立。因從畏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務爲實學。受人子弟之託。不啻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云。參樓攻媿集

門人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舉進士。又中博學宏辭科。除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卽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遷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嘉泰四年卒。年七十九。謚文忠。祠於學。有文集行世。先生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平園。其省齋稿。胡忠簡神道碑有曰。某自少慕公名德。隆興初。先後入兩省。中間

郊居從遊幾十年。則先生嘗遊澹庵之門矣。

周先生必剛

周必剛字子栗。益公之弟也。益公謂其仁而剛。敬而和。敏而好學。事母孝。從兄順。與人交。忠信廉遜。卒年三十二。參益公集。

周先生必彊

周必彊字子柔。益公之弟。剛明孝友。爲詩文皆驚人語。真文忠嘗別其集曰。假之以年。必將追騷人而與了翁續傳。

宣教黃先生權別見紫微學案

獻肅家學定翁再傳

中散胡先生拱

提舉胡先生搏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雪齋家學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鄧氏續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卷三十六
紫微學案表

呂本中	從子 大器	從孫 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蔡陽孫 元城龜山鷹		從孫 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山丁翁和靖 震澤門人	從子 大倫	
安定泰山涑 水百源二程	從子 大猷	
橫渠清敏雋 氏再倍	從子 大同	
廬陵濂溪鄧 江西湖三傳	林之奇	從子 子冲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劉世南別見豫章學案
	李楠	
	李樗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王時敏	別見和靖學案
章憲	
章拯	
周憲	並見震澤學案
王師愈	別見龜山學案
曾季狸	
方疇	
方豐之	子士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黃樞	
三山學侶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許忻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並紫微講友	

祖望謹案大東萊先生爲滎陽家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廬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於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梓材案紫微與及門諸傳本在和靖卷中。自謝山始別爲學案。

滎陽家學胡程再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呂本中初名大中。字居仁。其先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家京師。父好問。資政殿學士。封東萊郡侯。先生以正獻公恩補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正獻追貶。先生亦坐黜。元符中復官。政和五年。調興仁濟陰簿。繼爲秦州士曹。丁母憂。吉除大名路撫幹。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以不答梁師成大著名。紹興六年。自直祕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七年。上幸建康。先生奏曰。當今之計。必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審政刑。開言路。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邦本未強。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權直學士院。初。先生與秦檜同爲郎。意歡甚。秦又先生父所薦御史也。趙忠簡鼎耳熟先生名。亦大欽嚮之。先生之真拜西掖也。趙秦適爲左右揆。論議多不諧。檜有專擅之意。欲排不附己者。先生爲陳同人于野亨之義。檜不然之。又力勸檜不可汲用親黨。除目下先生卽奏還之。檜勉其書行。卒不從。會哲宗實錄成。忠簡除特進。先生草制有曰。會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伯。散牛李之黨。未知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與祠。

卒於上饒。年六十二。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諡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於世。先生少從游。定夫楊龜山尹和靖遊。而於和靖尤久。和靖之致仕也。先生問曰。伊川歸田。納其告。敕曰。臣本布衣。得還初服。爲榮。今先生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和靖曰。居仁責我。則是。但焯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雜物。今解孟子以進。當俟書成。隨納章服耳。先後之間。非有異也。從孫祖謙祖儉。

祖望謹案。先生歷從楊游尹之門。而在尹氏爲最久。故梨洲先生歸之尹氏學案。愚以爲先生之家學。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自正獻以來。所傳如此。原明再傳而爲先生。雖歷登楊游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爲伯恭。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猶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別爲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下啓伯恭焉。

梓材謹案。先生主濟陰簿時。衆陽門人顏夷仲贈詩。有同升夫子堂句。先生罷官留別。亦云昔日同升夫子堂。知先生固從學衆陽。兼聞父祖之訓者。第以爲衆陽家學可也。

西垣童蒙訓補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爲吾用。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是。則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

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置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蓋前輩專以風節爲己任。其於褒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

齊晏子納邑。衛公孫免餘辭邑。鄭子張歸邑。此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

國語公文伯之母。分別沃土瘠土之民。以爲聖王勞其民而用之。左傳亦言民生在勤。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然。萬事不舉。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懶惰者。必有饑寒之憂。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可不以勤勞爲先乎。

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

范辨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任者。皆利於養資。求外進也。爲之學士者。皆利於歲月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更不須言也。

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爲。蓋在平日之所養也。李自明云。此事閒時說甚易。在臨事要執得定。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爲榮。一諫官以言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旣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語。昔人尙如此。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徒成己也。將以成物。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但行之有先後耳。若以莊子爲我之說。烏在其學聖人也。

祖望謹案。紫微所作。切要於童蒙訓一書。其所述諸大儒言行。予已采入諸學案。其未盡者。列於此。

卷。而官箴見於成公集中者亦備引之。

梓材謹案董蒙訓謝山列入於此者四十二條。尚有可入諸學案者。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濂溪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十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又一條附入案語。又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滎陽學案三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附入呂范諸儒案語一條。又移入陳鄒諸儒三條。移入荆公新學略一條。又一條分列泰山學案高平學案滎陽學案陳鄒諸儒學案。而仍列於此者九條。

謝山跋宋槧呂西垣童蒙訓曰。紫微先生師友雜志雜說諸書。大略與童蒙訓三卷互相出入。無甚異同也。記晁公武讀書志。曾引童蒙訓中語。謂秦淮海自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其舊作不同。而今無之。然則尚非足本耶。然讀樓迂齋序。則是本乃紫微從子倉部弼中所手鈔。大愚子喬年所是正。不應尚有脫落。或者公武誤指紫微詩話以爲是書。未可知也。雲深案弼中爲紫微弟。倉部乃弼中子大器。其云從子倉部弼中誤。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不與人爭者。常得多利。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黃氏補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禍。黃氏補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多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審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審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竈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黃

氏補

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黃氏補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一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黃氏補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爲心。鮮不濟矣。黃氏補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置於死地是也。黃氏補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人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官箴十八條。今移入滎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又從黃氏補本錄入者十一條。其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滎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

紫微說補

世之學者。忘邇而趨遠。忽卑而升高。虛詞大言。行不適實。雖始就學。則先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達節行權。由仁義行。而不知言必信。行必果。守節共學。行仁義之爲先務也。故修其身者。荒唐謬悠之說。施於事者。顛倒雜亂。而卒無所正也。

王輔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實法言也。以上見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紫微童蒙訓外。又錄其說三條。云見文集。蓋見成公集耳。今移一併於元城學案。

雜錄

少年無輕議人。無輕議事。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引呂居仁雜錄如是。即謝山所謂與童蒙訓互相出入者也。深寧謂二語本魏季乘象說。

祖望謹案。紫微之學。本之家庭。而徧叩游楊尹諸老之門。亦嘗及見元城。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成公之先河。實自此出。顧世以其喜言詩也。而遂欲以江西圖派揜之。不知先生所造甚高。成公詩云。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鑿朝罷歸。朝飯而薇蕨。峩峩李杜壇。總角便高躡。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責。名章與俊語。掃去秋一葉。冷淡靜工夫。稿乾迂事業。有來媚學子。隨叩無不竭。辭受去住間。告戒意尤切。可以知先生晚年之養矣。惟是其於釋氏之學。有未盡斥者。則榮陽之遺風也。然學者讀其童蒙訓。官箴而行之。足以入聖學矣。於其佞佛姑置之可也。

附錄

自少講學。卽聞父祖至論。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薰陶嘗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徧求諸書。必有得矣。從游楊尹。叩微旨。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公之學。問端緒深遠。蓋如此。

六飛幸吳郡。欲進躡建康。公論自古創業中興者。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所仰以爲根本之地者。不過兩浙江東福建而已。然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所仰以爲根本之兵者。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乞令大臣廣選才略。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苗互監陪州倉草場。以賊獲罪。鯨之。公奏曰。近歲官吏犯賊。多抵鯨罪。且旣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及矣。又此刑旣用。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駕幸建康。公疏言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乃可觀釁而動。若但有其志而無其業。恐益他患。今江南二浙。科須實繁。閭里告病。尤當戒謹。儻有水旱之虞。奸宄竊發。未審何以待之。復請於九江鄂渚荆南諸處。多宿師旅。臨以重臣。至如孫氏以來名將。皆言西陵建平國之蕃表。今二處正在荆峽間。當精擇守臣。假之權柄。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差爲備矣。論任人當別邪正。邇來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見。不主正說。元祐紹聖混爲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早察。必害政體。

公以切直忤柄臣。一斥不得復用。貧甚。人多爲公戚。而公方且深居。講明道學。要其視權抑屏棄爲士之常。初不以介意也。

公器蘊宏厚。行誼純篤。誠意充積。表裏無間。與人忠信樂易。卽之藹然。莫見其慍。平日學問。以窮理盡性爲本。卓然高遠。不可企及。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補

紫微講友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別見武夷學案

吏部許先生。析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紫微家學。胡程三傳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合傳

呂先生大猷合傳

呂先生大同合傳

呂大器。字治先。弼中子。紫微從子。累官尙書倉部郎。東萊之父也。兄弟四人。曰大倫。字時敍。大猷。字允升。大同。字逢吉。築豹隱堂以講學。汪文定公稱之。嘗謂呂奉議時敍貧甚。閒廢日久。可惜。而尤愛逢吉。謂其

所講釋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蓋皆有得於家學者也。治先爲會文清公壻，兼得其傳。兄弟中惟逢吉天梓材，謹案汪玉山與逢吉書，謝山節錄六條於玉山學案，其五條今分移高平涑水元城景迂諸學案。

紫微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侯官人。從居仁遊，教之以廣大爲心，以踐履爲實，稱高弟。紹興丙辰，西上應進士行，至北津而返，曰：「未忍舍吾親也。」益肆力於學，及門嘗數百人。學者稱爲三山先生。成紹興己巳，進士由長汀尉薦，除正字，遷校書郎，入對，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革文弊，歸於忠實，次言無尚老莊之學。高宗褒納之，御製損齋記。先生奏言：「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朝議欲兼用王氏新經，先生言：「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胡蝗內食，考其端倪，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所謂邪說誠行，淫辭不可訓者，先生嘗言欲圖中原，必自巴蜀。若浮江絕淮，下梁宋，以圖中原，必不能也。故赤壁淝水雖一勝，而卒不能長驅而前，符離之捷，中外稱賀，先生獨貽書幕府，戒以持重，已而果覆，以病乞去。除宗正丞，使泉舶奉祠，尋卒。三山之門，當時極盛，今其弟子多無可考，而呂成公其出藍者也。先生所著有尚書周禮論孟揚子等講義，又拙齋集二十卷，今惟尚書與集存。修○雲濠案尚書全解，宋志作五十八卷，內府藏本爲四十卷。

拙齋紀問補

司馬牛問仁。問君子。兩次未達。此非能領解者。然亦可謂善問。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的人。豈可一概謂之仁。亦有一種愚戇直行之人。豈可一概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以爲之難。內省不疚。論語一部。聖人之心體在之。須是不釋手看。始得。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全體是自己。更有什麼從。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无妄矣。更有什麼往。易理無非自然。三百八十四爻。此是一年日數。蓋連閏也。

陳魯山云。應二十八宿所直日。遇月宿多作雨。心月狐。危月燕。畢月烏。張月鹿。予因悟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之意。

革已日乃孚。三三其卦。兌上離下。離爲日。在兌下。日已酉矣。故爲已日之象。

謝夫人謂安石曰。何不教兒。安石曰。我常自教兒。此語甚好。然未必能行。期喪不輟音樂。攜妓遊東山。此豈可以教兒。

魏幾道云。天乃錫予。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之所以能敘彝倫者。由其治水。能順天地生數之順焉。觀其冀州旣載。蓋始於北方。乃始及兗青徐。又次及荆揚。乃及豫。然後梁雍終焉。蓋自北方而東。自東而南。乃及於中。而終以西北。其順如此。所以爲敘彝倫。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進學門戶。學者須是疑是悔。於道方有所入。

學者到得臨利害處。放倒做。是他原不曾有立。若實有所立。如何放得倒。前輩所立規模。不可輕變。雖細事變之。亦有其害。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喻居中云。詩尙不愧於屋漏。室西南隅謂之奧。尊者所居也。東北隅謂之屋漏。去尊者最遠。人之常情。去尊者遠。則必有夷倨。此不愧屋漏。所以謂戒謹之至。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十干除戊己不在四時循環之列。惟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爲四時之序。甲陽之始。庚陰之始。先甲後甲三日。皆庚也。先庚後庚三日。皆甲也。甲後乙丙丁爲庚。庚後辛壬癸爲甲。皆隔三日。俗云久雨不晴。但看甲庚。蓋此二日陰陽之始。故必有變易。

梓材謹案拙齋紀聞亦稱道山詔問。謝山所錄十九條。今移入和靖學案者二條。移入武夷學案者二條。移入漢上學案者一條。移入衡麓學案者一條。

鄉貢李和伯先生楠

李楠字和伯。侯官人也。與其弟樗並有名。呂居仁入閩。先生兄弟與林少穎首事之。遂得伊洛之傳。少穎謂先生如元紫芝。其弟如黃叔度。其論學之言曰。不用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寡自足。不用私心。是非自明。又曰。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以矜持矯飾爲之。至夢寐間。則毫髮不可揜。君子以夢爲鑑。自知心之誠僞。又曰。道有並行而不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己不可以自譽。人之過。則恕之。己不可以自恕。人之貧。則矜之。己不可以自矜。又曰。吾於甫田得爲學之道。於衡門得處世之方。又曰。陳平燕居深念。陸賈至前而不見。吾欲以是愼吾思。嚴顏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吾欲以是懲吾忿。又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苟惟取必於例。與柱後惠文何異哉。先生尤精於春秋。旁搜衆說。以會其趣。衆說所

未安。然後斷以己意。其書未成而卒。年止三十有七。論者惜之。修

鄉貢李迂齋先生傳

李樛字迂仲。侯官人。自號迂齋。與兄楠俱有盛名。並以鄉貢不第。早卒。臨終。謂林少穎曰。空走一遭。勉齋嘗稱之曰。吾鄉之士。以文辭行義爲學者。宗師若李若林。其傑然者也。所著有毛詩解。博引諸說。而以己意斷之。學者亦稱爲三山先生。雲濠案。閩書言先生有毛詩註解。學者稱迂齋先生。于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隱君王先生時敏別見和靖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憲

周先生憲並見霞澤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別見龜山學案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狸

曾季狸字裘父。臨川人。南豐先生弟宰之曾孫。先生嘗遍從南渡初年諸名宿。而學道以呂舍人居仁爲宗。乾淳諸老多敬畏之。嘗勉張宣公爲范堯夫。而戒以勿輕言兵。隱居蕭然。布衣劉共父。張于湖。爭薦之。謝不出。其師友尺牘。舍人居第一。先生嘗一試禮部。不中。終身不赴。有艇齋雜著一卷。乃議論古今之文。

陳振孫稱其辭質而義正。可以得其人。蓋有所傳於伊洛之統者也。補

梓材 譚案直齋書錄解題云。穀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經其子也。少從呂居仁徐師川遊。是先生又爲徐氏門人。

通守方因齋先生嗜

方疇字耕道。弋陽人也。學者稱爲困齋先生。受業於紫微。而徧從胡文定父子張橫浦諸公遊。紫微嘗述顧子敦語以告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因名其所居之堂曰守正曰觀養。且曰。吾將朝於斯夕於斯。以無忘呂公之賜。建炎中。成進士。紹興中。上書有四宜憂。謂女真詭計盜賊猖獗。藩鎮跋扈。將帥畏怯。十宜行。講征伐。理財用。擇人才。明賞罰。重臺諫。抑奄寺。議詔令。卹兇荒。訓鄉兵。寬民力。一宜去。則宰相秦檜也。通判武岡太守宋若樸。希宰相意。言先生與胡忠簡公爲姻家。以深文貶零陵。忠簡自嶺外貽之書曰。君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先生於是名其所居曰困齋。其讀易也。謂之困交。其自稱曰困叟。張魏公雅重之。先生才氣抗邁。闔門雍睦之行甚篤。出處又不苟。謫居好學不倦。汪文定公嘗曰。幸聞耕道之風。庶取則不遠。且足令吾同學者有所興起。後赴判建康。卒於官。有集二十卷。補

監鎮方先生豐之

方豐之字德亨。莆田人也。從紫微呂公學於信州。其後辭歸。紫微以詩送之。有云。子學旣立。子志甚遠。何以終之在不倦是也。仕至監鎮。先生後以婦家遂遷建陽。工詩。蓋亦紫微之餘風。朱子與放翁皆嘗序之。

子士繇。則朱子之門人。孫丕父。則勉齋之門人。

三山學侶

宣教黃先生櫺

黃櫺字實夫。雲溪案先生名一作樵。漳州人。樵仲之弟。淳熙中。舍選入對大廷。獻十論。升進士內科。調南劍州教授。三山講學之侶。二李與林其眉目。而先生亦翹楚也。迂仲解毛詩。先生足之。兼傳龜山了齋之學。官終宣教郎。有詩解中庸語孟解修。

倉部家學胡程四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林氏家學

主簿林先生子冲

林子冲字通卿。拙齋猶子。主南豐簿。能世其學。

林氏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司理劉先生世南別見豫章學案

方氏家學

方遠庵先生士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三十七

漢上學案表

朱震	劉長福 別見泰山學案
上蔡門人 二程再傳	徐畸 吳葵 別見說齋學案
安定濂溪三傳	
朱巽	
胡銓 別見武夷學案	
並漢上學侶	
沈該	
漢上同調	田疇
	沈氏續傳

漢上學案

宋元學案 十 漢上學案

祖望謹案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數之說未嘗見於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長以洛學見用於中興漢上實運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粹

材案漢上傳本在上蔡學案自謝山爲別立學案

上蔡門人二程再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累仕州縣胡文定安國大器之薦召爲司勳員外郎趙忠簡鼎復薦其廉正守道士人冠冕使備講讀必有裨益再召始至首問易春秋之旨上悅改除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侍經筵轉起居郎兼建國公贊讀與翊善范元長沖人謂極天下之選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累遷翰林學士太常吳表臣議行明堂之祭先生言王制國有大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譏吉禘於莊公謂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三年合祀天地遂享太廟時眞宗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在今日行之則非矣其言不用紹興七年謝病丐祠卒上慘然曰楊時物故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錄其子官先生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種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李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程邵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等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故其

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亦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靈樞經四庫書目經部收錄。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

祖望謹案。漢上謂周程張劉邵氏之學出於一師。其說恐不可信。其意主於和會諸家。而反不免於晁氏所譏舛錯者也。然漢上之立身。則粹然真儒也。

漢上易卦圖說

列禦寇曰。易者一也。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李泰伯曰。伏羲觀河圖而畫卦。禦寇所謂變者。論此圖也。一者太極不動之數。七者大衍數。九者玄數也。泰伯謂畫卦亦未盡其實。大衍五十之數。寓於四十有五之中。黃帝書土生數五。成數五。太玄以五五爲土。五卽十也。

王誅曰。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斯乃杜子春之所憑。抑知姚信之言非口自出。但所從傳者異耳。梁武攻之。涉於率肆。以上河圖說。

洛書劉牧傳之一與五合而爲六。二與五合而爲七。三與五合而爲八。四與五合而爲九。五與五合而爲十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卽五五也。洪範曰。五行。太玄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范望曰。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合二十有五。所謂天數。二四六八十耦數。合三十。所謂地數。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五卽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惟十卽五也。故甲己九。乙庚八。丙辛

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洛書說

伏羲八卦圖。王豫傳於邵康節。而鄭夫得之。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夷坤初艮初兌初坎。初離初震初巽卦皆六畫。卽此八卦也。八卦既重。交在其中。薛氏曰。昔神農氏既重爲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包犧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具焉。神農氏因之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其說源於此。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坎與離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與夫別象次序。皆初卦也。夫曰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爲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爲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爲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爲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故爲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故爲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伏

姤八卦圖說

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

中連山也。以應天時也。置乾於西北。伏幾初經乾上。坤下。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退坤於西南。歸巽以坤先乾。乾統三男而長子用事。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復歸於伏幾之初經。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盡於是矣。故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既濟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恆爲下經之首。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恆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李挺之變卦反對圖說。

往來者。以內外言也。以消息言也。自內而之外。謂之往。自外而之內。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乎坤之柔也。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所謂其出入以度內外。此所謂上下無常也。若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言分剛上而文柔。當曰剛來而文柔矣。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外卦乾已三畫矣。謂之自外來。則當自卦外來乎。六十四卦相生圖說。

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爲東壁營室。東壁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於辰爲亥。於律爲應鍾。於時爲立冬。此顛頊之歷。所以首十月也。太玄準易圖說。

夫六十卦。乾貞於子而左行。坤貞於未而右行。屯貞於丑。開時而左行。蒙貞於寅。開時而右行。泰貞於寅。而左行。否貞於申。而右行。小過貞於未。而右行。七卦錯行。律實效之。黃鍾乾初九也。大呂坤六四也。太族

乾九二也。應鍾。坤六五也。無射。乾上九也。夾鍾。坤六三也。夷則。乾九五也。仲呂。坤六二也。蕤賓。乾九四也。林鍾。坤初六也。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故子丑寅亥卯辰酉巳申午未謂之合聲。十二律相生圖說。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姤卦也。是時豈惟無冰。而露亦未凝。何以言履霜。堅冰至。曰一陰之生。始凝於下。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於坤之上六。則露結爲霜。水寒成冰。是以君子觀其所履之微陰。而知冰霜之漸。坤初六圖說。

乾坤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離。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爲一。是以作而萬物覩。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溼。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坎離天地之中圖說。

夫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午至子。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時至夜半。復得子時。以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一月。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自爾。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爲歲者。有以爻爲月者。有以爻爲日者。以復言七日來復者。明卦氣也。陸希聲謂聖人言七日來復。爲歷數之微明是也。復七日來復圖說。

自初數之。至上爲六。或以一爻爲一歲。一年。同人三歲不與。坎三歲不得凶。豐三歲不覲。既濟三年克之。未濟三年有賞於大國。或以一爻爲一月。臨至於八月有凶。或以一爻爲一日。復七日來復。或以一爻爲

一人需不速之客三人來損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或以一爻爲一物訟盤帶三褫晉晝日三接師王三錫命比王用三驅睽載鬼一車田獲三狐損二簋可用享萃一握爲笑革言三就旅一矢亡巽田獲三品爻數說

漢上易叢說

歸藏之乾有乾大赤乾爲天爲君爲父又爲辟爲卿爲馬爲禾又爲血卦

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

萑陸澤草也生於三月四月萑黃也葉柔根堅而赤陸大於萑葉柔根堅堅者兌之剛也堅而赤赤者乾之色也

易有以一策當一日者乾坤之策是也有以一爻當一日者七日來復是也有以策數七八九六言日者勿逐七日得是也易之取象豈一端而盡六十卦直日兩卦相去皆七日其實則六日七分猶書稱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言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詩言一日二之日其實十一月十二月之日何於此六日七分而疑之乎

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已取重離之象何則離麗也離爲目巽爲繩以巽變離結繩而爲網罟之象也網罟目也離爲雉巽爲魚以佃以漁之象也

象者孔子贊易十篇之一先儒附其辭於卦辭之下故加彖以明之諤昌以乾象釋元亨利貞文言又從而釋之疑其重複謂非孔子之言且引穆姜之言證之此又不然文言者文其言也猶序彖說卦之類古

有是言。或文王或周公之辭。孔子因其言而文之。以垂後世。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故以文言名其篇。如曰君子以非禮勿履。則孔子所繫之大象也。何以明之。且以復卦大象言之。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矣。以是知繫大象之辭。非周公作也。

說卦脫誤。比於諸篇特多。荀氏易本乾後有四象。坤後有八。震後有三。巽後有二。坎後有八。而又以揉爲撓。離後有一。艮後有三。兌後有二。虞氏易本以龍爲驪。反爲阪。數爲專。寡爲折。羊爲羔。鄭本以廣爲黃。乾爲幹。黔爲黜。京氏本以殛爲末。羸爲絲。果。麻爲果。墮其餘。陸績王肅姚信王廙偏傍點畫。亦或不。同。蓋焚書之後。周易雖存。至漢已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而上之。故三篇之文。容有差誤。

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傳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而已。其思慮不出於口腹之間。衽席之上。誇張於世。以自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然物之乘間而出。豈離乎五行哉。

陰陽用也。剛柔體也。用之謂道。體之謂德。體用無間。和會爲一。順而行之。則動靜語默皆得其宜。故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天地萬物共由一理。其理順而不妄。深明其源。乃能一天人。合內外。體用無間矣。此之謂盡性。盡性則通晝夜之道。而知其於窮達壽夭以正受之。不貳其心矣。

蘇氏解需光亨曰。光者物之神也。此關子明之說也。或問神曰。日月在上。其明在地。夫日月之形。其大如盤。孟光之所燭。被乎萬物。非神乎。蓋神難言也。故以光形容之。君子動而有光。廣大无所不及。故易言未

光未光大者，皆狹且陋也。

附錄

先生初爲胡文定所薦，稱疾不至。會趙忠簡公鼎爲參知政事，高宗諮以當世人才，趙曰：「臣所聞朱震學術深博，乃召用。是時虔州民爲盜，先生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選良太守慰撫之。且使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使之。」

林拙齋記問曰：漢上叢說云：「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饑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息，豈不簡且易哉？以此推之，天下未有不知而作者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朱漢上云：「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今瀟敝獠俗，多衣統裙，猶是古法。」

漢上學侶

朱先生巽

朱巽，字子權，文定弟，亦富學，號二朱，參姓譜。

梓材謹案：姓譜原作字公權，文定名震，字子發，先生名巽，富字子權，上蔡監西京竹木場，文定與之往謁，事見上蔡附錄，則亦上蔡弟子也。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別見武夷學案

漢上同調

僕射沈先生該

沈該字守約吳興人登嘉王榜進士紹興二十六年以右僕射兼修國史嘗撰易小傳其說以左氏卦變爲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褒獎參朱氏經義考

漢上門人二程三傳

宣教劉先生長福別見泰山學案

隱君徐天民先生畸

徐畸字南夫一字叔範蘭溪人也漢上先生弟子得其周易旨要兼明春秋禮記湛深經術文得歐會筆外法而弓兩斛力射命中隱居講學人莫知者東陽吳文炳獨知之延以教其子於時婺中之以師道興起後進者曰東萊曰同甫曰說齋曰先生學者稱爲天民先生其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徐氏門人二程四傳

主簿吳先生葵別見說齋學案

沈氏續傳

田興齋先生疇

田疇號興齋華亭人嘉定間嘗設講席於國學六館之士皆北面焉著有學易蹊徑二十卷參姓譜

謝山田氏學易蹊徑題辭曰宋人之言互體者梨洲祇舉漢上黃中二家今觀興齋之說又有出於

卷三十八

默堂學案表

二家之外。其每卦一圖。皆以正卦兼變卦而言。而並取其正變之互。嘗考其所自出。則吳興沈氏也。沈氏謂睽三則下互爲離。其變則上互爲兌。卽與齋之說也。夫正卦之互。在聖人取象。或有時而用之。若變卦之互。非取象所及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不容兼正變而互之也。或曰。左氏陳敬仲筮詞。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杜元凱謂此觀之否正卦之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之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則固合正變之互言之矣。與齋之所本者此耳。予曰。此筮法也。筮法合正與變而占之。則亦得兼正與變之互而象之。當聖人作象辭。但發揮是爻之象而已。安得預計其變而求合之。將不勝其緒之紛矣。易雖爲卜筮而作。然要自有節次也。沈氏不過偶一及之。其說尙未及成。與齋則每卦列焉。竟欲以之定互體之說。竊以爲未安。若其餘甚有佳者。嘉定以後。經師如此。不易得也。

陳淵

沈度

了翁從孫
伊川絕山門

人
安定濂溪明

道潛敏再傳
涑水鄆江西

湖三傳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范冲 別見華陽學案

並默堂講友

默堂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以愛堦爲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於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於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於豫章。述默堂學案。梓材案默堂傳本在龜山學案。自謝山爲別立學案。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初名漸。字幾叟。雲濠案忠肅言行錄附載默堂先生行實。云忠肅公之從孫也。楊誠齋序先生集作猶子。誤。早年從學二程。梓材案此所謂二程。蓋亦指伊川而言。後學於龜山。紹興五年。以胡文定薦。充樞密院編修官。李忠定綱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召對。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右正言。面論程王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三經義辯甚當理。則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安石穿鑿。對曰。穿鑿之過尙小道之太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差者何謂。對曰。

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又論秦檜親黨鄭億年嘗從賊。乞寢職名爲檜所惡。以宗正少卿去位。紹興十五年卒。嘗謂羅仲素曰。聖道甚微。有能于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得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先生爲龜山之壻。卒能傳龜山之學。學者稱之爲默堂先生。其門人曰沈度。序先生集。靈澤案先生行實。忠肅嘗扁其所居曰默堂。有默堂集五十卷行世。今四庫書目二十二卷。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默堂集謝山特爲先生立一學案。凡集中語近于禪者當必采錄而辯正之。惜盧氏所藏原底未全。

附錄

先生幼穎悟異常兒。得聞家學。十有八歲。首領鄉薦。名聲藉甚。顧慊然以所學不在是。聞楊文靖得伊洛之傳。上書執弟子禮。以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請益焉。文靖得書。以爲深識聖賢旨趣。遂以子妻之。

先生與邑人羅仲素爲同門友。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嘗詣仲素。必竟日迺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

紹興九年。除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執事入對。上曰。昔陳瓘爲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事。係君子小人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逮靖康之難。無一不驗。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墜家聲。朕之所深望。

也。又嘗以語宰執曰：御史陳某，老成有學，嘗聞講論語中庸，可令進用。其眷遇如此。先生感上恩厚，侃然守正。每因奏事及治亂之本原、學術之邪正、君子小人朋黨之分、中國夷狄逆順之理，必反覆爲上言之。嘗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錫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少卽爲忠肅所知。常侍左右，踰三十年。忠言讜論，得之爲多。及從文靖學，濟以涵養，薰陶義理，步趨矩度，是以行己立朝，具有本末。

或勸其遷就，以隨世立名。先生歎曰：吾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已。子孫榮枯，不暇計也。默堂講友。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別爲豫章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別見華陽學案

默堂門人胡程三傳

尙書沈先生度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池州主簿播曾孫也。先生從學默堂幾二十年。紹興間，令餘干，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閒居，獄犴無宿繫。民謳歌之，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年，召赴行在。帝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卽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

圖開知建寧府。是時朱子在崇安爲屬吏。創立社倉。均糶備貸。先生以錢六萬緡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爲記其事。仕終兵部尙書。參姓譜。

卷三十九

豫章學案表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伊川龜山門人	羅博文	劉嘉譽	子世南
安定濂溪明道再傳		孫砥	孫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松	子熹	別爲晦翁學案
廖衍	別見龜山學案		
孫章	講友		

豫章學案

祖望謹案。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間。一傳爲延平。則遠矣。再傳爲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爲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於師也。述豫章學案。梓材案李文靖以下。謝山始稱。

道南學案後改延平與文質合稱豫章延平學案定序錄則專稱豫章故延平亦不別爲標目云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附師吳儀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延平有吳儀字國華以窮經爲學先生師之崇寧初見龜山于將樂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雲濠案先生師事龜山而李文靖又師先生陳直齋曰此所謂南劍三先生者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卽鬻田裹糧往洛見伊川歸而從龜山者久之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稱豫章先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爲獨得其傳龜山初以饑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從此悟入故於世之嗜好泊如也著有遵堯錄言宋自一祖開基三宗紹之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毛詩語孟解中庸說議論語台衡錄春秋指歸雲濠案四庫書目豫章文集十七卷然首卷列經解之目有錄無書實止十六卷淳祐七年賜諡文質

宗義案龜山三傳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門中最無氣餒而傳道卒賴之先師有云學脈甚微不在氣魄上承當豈不信心乎然亦多湮沒而無聞者聞不聞君子不以爲意而尙論者所不敢忽

議論要語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懼蓋察常累明而懼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懼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懼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儒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入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用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人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爲善。見其惡則習於爲惡。習於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爲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爲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遵堯錄

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於外。則其違道不遠於斯時也。苟有臯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賢者。然惜非其倫也。

太宗內廷給事。不過三百人。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非人倫之美也。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芻狗之說。朕所景慕。臣從彥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行其所無事。篤恭而天下平。易簡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大之詆訾堯舜。而其下流爲申韓。不可不辨也。

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然絕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遺。趙普之對太宗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蓋不知言者。

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非能致遠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闢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爲臣之節。其幾於道者與。

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未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爲之說。況其下者。

章聖皇帝未生仁宗，有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降生爲宋第四帝。古之魑人氏也。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託生及仁宗五六歲，嘗持槐木片以鑽火。臣從彥曰：此所謂無徵不信者也。古人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於民，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亦何所不至。王旦章聖皇帝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也才某也，賢不驟進也。此真救弊之良圖也。

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司馬光改新法，不卽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紹聖之害，亦光此言有以召之。

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者。惟罷免役，失之。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

豫章問答補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于學無由進矣。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豫章問答四條其三條移入附錄此則分一條爲兩條。

附說補

學道以思爲主。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作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家一切反是。外於吾聖人之學者。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惟學者所決擇也。

吾道當無疑於物。

祖望謹案以上三條見所贈延平詩注中甚有關係故附著於問答之後。

附錄

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龜山遊摳衣侍席二十餘載。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略曰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自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伺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

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侷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之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侷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延平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補

又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補

又曰。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方。亦是養心之要。補汪玉山與朱子書曰。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卽是空。難作一類語看。又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補

朱子曰。仲素先生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義理出。

宗義案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者。疑其與前所舉有礙。黃勉齋曰。羅先生以靜坐

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也。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有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案羅豫章靜坐看未發氣象。此是明道以來。下及延平一條血路也。蓋所謂靜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靜處。以學者入手。從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靜。何處見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後動靜爲一。若一向靜中擔閣。便爲有病。故豫章爲入手者。指示頭路。不得不然。朱子則恐因藥生病。其言各有攸當也。

百家謹案豫章年譜謂致和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龜山爲蕭山令。先生始從受學。宋史亦云龜山爲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謹考龜山全集。丁亥知餘杭。壬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答。則其從學。非始於蕭山明矣。豫章之見伊川。在見龜山之後。伊川卒於庚子。若見龜山始於壬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何從見之乎。先君子別有豫章年譜訂正。

祖望謹案朱子師有四。而其所推以爲得統者。稱延平。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謂龜山門下千餘。獨豫章能任道。後世又以朱子故。共推之。然讀豫章之書。醇正則有之。其精警則未見也。恐其所造。亦祇在善人有恆之間。龜山之門。篤實自當。推橫浦。通才自當。推濼石。多識前言。往行當。推紫微。知禮當。推息齋。特橫浦。紫微不能自拔於佛氏。爲朱子所非。然其不肯於聖人者。要不可沒。而汪文定公所

舉豫章語錄之失。則似亦未必能於佛氏竟脫然也。若因其有出藍之弟子。而必并其自出而推之。是門戶之見。非公論也。若延平所得。則固有出豫章之上者。愚故連而標之曰豫章延平學案。

豫章講友

廖先生衙別見龜山學案

豫章門人胡程三傳

文靖李延平先生祠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於龜山。遂往學焉。仲素不爲世所知。先生冥心獨契。於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箪瓢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是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隆興元年十月。汪玉山應辰守閩。幣書迎先生。至之日。坐語而卒。年七十一。

延平答問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於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尙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

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爲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爲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蓋因事而見爾。若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旣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渾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耳。某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旣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承錄示章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某中間所舉中庸終始之說。元晦以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心能然。若如此看。卽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言云。云。正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踐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辯。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于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耳。若五十矣。尙昧於所爲。卽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缺。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朱子自注。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得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也。朱子自注。先生句出批云。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

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從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卽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近本作者。正是天地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於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朱子自注。先生句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某心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所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卽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會如此用力也。自非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卽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唯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

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問字。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明析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晬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概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彷彿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密。記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承論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個是心。那個是氣。卽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

否。不然。卽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勸論。吾儕正要如此。

黎洲孟子師說曰。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卽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卽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於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養心猶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且晝呼吸實可持循也。

人身雖一氣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卽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養氣者。使主宰常存。則血氣化爲義理。失其主宰。則義理化爲血氣。所差在毫釐之間。

志卽氣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豈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把捏虛空。如何養得。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更無兩樣之可言。

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則氣化而爲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養氣是一項工夫。易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是汎舉世人而言。孟子之詖淫邪遁。指一時立言之輩。破其學術。詖辭危險之辭。如雞三足。卵有毛。白馬非馬之類。是蔽於名實者也。淫辭汎濫。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偶然無所歸。

宿陷。如入於坎窞。無有實地也。邪辭。邪僻之辭。如掉闔飛箱。離遠於正道。遁辭。炙輶無窮。不主一說。人見其不窮。不知其尙口乃窮也。誠則公孫龍之家。淫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谷之家。遁則淳于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百家謹案。朱子此說。只要得心與氣合。又云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延平云。若更分別那個是心。那個是氣。卽勞攘。與師說所解雖不同。亦略相似。故採數則附此。

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又見諭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於外。而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功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爲一。庶幾灑落耳。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道理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卽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虛一

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卽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說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枯亡。卽夜氣清。若旦晝間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傍無人。僉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爲至禱也。

黎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卽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卻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卻不可入火。爲其平日根株久禪宗席。平旦之氣。反似暫求之客。終須避去。明道之蠟心。陽明之隔癘。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有。此念庵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之日逐於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葭管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旦之氣。此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於此氣也。天性生生之機。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間又發。第人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認得此心便是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不能已。且晝悟亡。未嘗非此心爲之用。而點金成鐵。迷卻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落於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以上俱師說。

姜定庵曰。旦晝存養。則旦晝之氣亦清。又何但夜氣邪。正謂梏亡者。夜氣亦能自清。所以見性善之同然也。

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爲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精通和樂之象見。卽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爲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來論以爲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者皆不中節矣。

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入心中大段惡念。卽易制服。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水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

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人之念慮，若是於過惡顯然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甚是間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事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也。

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眞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耳。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猶不敢必，恐侍傍之人，老人或不樂，即未可更須於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間更體此意。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近作。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意。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耳。

吾人大率坐此窳窳百事驅遣不行。惟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耳。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爲。亦以窳迫遇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卽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承來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卽於道理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爲有失處。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段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會存得恭順敬畏之心。卽隨處發見之時。卽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耳。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卻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示報爲望。

朱子注曰。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意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徹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便渙然冰釋。無復疑滯矣。

在此粗安。第終不樂於此。若以爲隨所寓而安之。卽於此艱脆。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耳。

宗義案。朱子言余之始學。亦務爲備。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爲多事。若是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自朱子爲是言。於是後之學者。多向萬殊上理會。以自託於窮理之說。而支離之患生矣。亦思延平默坐澄心。其起手皆從理一窮理者。窮此一也。所謂萬殊者。直達之而已矣。若不見理一。則茫然不知何者爲殊。殊亦殊。個甚麼。爲學次第。鮮有不紊亂者。切莫將朱子之言錯會。

附錄

朱子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曰。熹早從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

或不遠矣。

又曰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徑言無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曰昔聞先生之言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又曰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個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又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有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又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又曰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直得龜山法門

又曰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頽然若一田夫野老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熹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和靖學案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人不可堪者持以自比亦可以少安矣始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以上皆朱子語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趙師夏曰李先生不特以得於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
王深寧曰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

獻靖朱章齋先生松

朱松字喬年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爲政和尉父森卒於官邸貧不能歸葬卽葬其邑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尙書度支員外郎轉司勳吏部兩曹上書諫和議出知饒州未上請祠十三年卒先生初以詩名繼而契心於賈誼陸贄之通達治理及得浦城蕭子莊劍浦羅仲素而師之以傳河洛之學而昔之餘習盡矣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其所善者同學李侗鄧啓之外則有胡籍溪憲劉白水勉之劉屏山子翬將卒屬其子元晦熹往受學焉後以子貴贈通議大夫諡獻靖著有章齋集學者稱章齋先生

章齋文集

頃來尤溪兩月雖獲徧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愛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爲欣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忘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於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爲欲明明德於天下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於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於今蓋嘗有以斯文爲己任起而倡之者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

聞吾友之言，凜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歙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夫問塗而之盲，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爲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躡中庸之庭也。答汪德榮書

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之趨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憶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爲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實於師友，而聞其略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奧窔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於四方，而朝廷尊；燕處於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則治亂存亡之效，如食粟之必飽，食堇之必斃。此司馬氏之學也。程氏之門人，其高弟稱謝氏，不及見也。新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於溱洧之上。時方冥憲，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型。諷誦詩書，不如親承風旨。上謝參政書

章齋語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

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防範其間者。未嘗一日少忘。

士溺於俗學。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闕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置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強固矣。

宗義案豫章稱章齋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故朱子之學。雖傳自延平。而其立朝氣概。剛毅絕俗。則依然父之風也。

附錄

先生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早夜其間。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金使議和。先生與史院同舍胡理共疏曰。彼方吞噬未戢。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紐於威以侮我耳。又慮我畜銳。而爲和之說以撓我耳。彼之和使。卽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贖。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蹙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鈔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潛如也。

先生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倦。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奸佞，嵬瑣簡賢附勢之流，則鄙而遠之，不忍正視其面。晚既屬疾，手書先訣於屏山籍溪白水，屬以其子往受學焉。

百家謹案程太中能知周子，而使二子事之。二程之學，遂由濂溪而繼孟氏。朱韋齋能友延平與劉胡三子，而使其子師之。晦翁之學，遂能由三子而繼程氏。卓哉二父，鉅眼千古矣。

延平門人胡程四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承議羅先生博文

羅博文，字宗約，沙縣人。以奏補福建司戶參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知瑞金縣。張魏公浚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江玉山應辰辟蜀中參議官，累遷承議郎，自請奉祠。乾道四年卒。先生於佛老之學，能究其所以然，後從張魏公問行己之大方。魏公手書所爲敬說以授之。先生守之終身，已從李延平得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是自信益堅。

宗義案朱子與宗約在延平門人最爲契合。然朱子之交宗約在延平沒後。宗約尋又入蜀，其相與不過一二年耳。宗約於蜀中得豫章議論要語，曰：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則其所推服朱子而外無人焉。乃宗約卒於途中，此言遂成虛語，可歎哉。

百家謹案朱子文集中有宗約行狀，而道南源委錄中稱宗約年未三十一，榻蕭然，屏遠聲色，大爲

朱子所敬服

劉先生嘉譽

劉嘉譽字德稱長樂人受學於延平子世南從林之奇遊

韋齋家學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劉氏家學胡程五傳

司理劉先生世南

劉世南字景虞嘉譽子少從三山林氏遊與呂東萊爲友秉禮蹈義鄉黨敬之官吉州司理參軍子砥礪

參閱書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四十

橫浦學案表

龜山門人 二程再傳	張九成	韓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凌景夏	

安定濂溪三傳

樊光遠

陸學之先

汪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沈清臣 趙彥肅 別見象山學案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于恕 郎煜 見上橫浦門人

于憲

徐椿年

倪稱 子思

劉苟 別見衡麓學案

郎煜

史浩 子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孫守之

孫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張良臣 別見龜山學案

郭欽止

喻樗 別見龜山學案

張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姚述堯

葉先覺

施德操 族孫 庭先 別見震澤學案

並橫浦講友

楊璿

橫浦同調

橫浦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梨洲原本其爲謝山所補者皆爲注明。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學龜山紹興二年廷對第一僉判鎮東軍與監司不合投檄而歸學士大夫登笈雲集多執贊門下入爲太常博士改著作郎除宗正少卿禮部侍郎兼侍講經筵論災異廷時相秦檜謫守邵州何錡劾以依附趙公鼎落職先是先生嘗謂高宗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其故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無足怪也終父喪取旨與宮觀詹大方論其與僧杲謗訕朝政謫南安軍槍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先生遺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卽丐祠歸先生在謫居十四年解釋經義目病就明簷下磚痕雙趺隱然廣帥致籛金先生曰吾雖遷徙困乏何敢苟取卒不受自號橫浦居士亦稱無垢居士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卒年六十八寶慶初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雲濂案先生著有尙書大學中庸孝經論語孟子說無垢錄橫浦心傳考四庫書目采錄孟子傳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

橫浦心傳

學問于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于異端不識真味遂致誤人一生或問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往往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與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見不到故耳今人于水之溺火之烈未得無故而入水火者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陷之者多矣彼見畫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真則喪膽失魂終身不敢入山林

其理可見。

或問作善則吉。從惡則凶。如此則善惡便是吉凶否。先生曰。分之則有僥倖之心。

或問中和如何分。先生曰。中卽和。作事合理。人情自不乖。

或問敬有定體否。先生曰。敬在心。雖死不可變。易簪結纓是矣。

或問教小兒以何術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若不先以此。則雖有慧黠之質。往往輕狂。後亦難教。然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學。作文事科舉。不容不獵等。皆其父兄無識見。子弟稍有所

長。便恣其所爲。遂反壞其資質。後來多不能成器。豈得一第便是成器耶。

或問孔子言性相近也。不明言其實。孟子乃曰。人性善何也。先生曰。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不之思耳。孔子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卽善也。其言豈無所自。

看六經須先精求語孟。便自有味。

有志者。其規模必先定。無志者。一切皆偶然。

或問去異端難否。先生曰。人多不識異端。所以難去。只如楊墨本學仁義。仁義豈是異端。惟孟子能辯之。故能去之也。不然。未必不反溺其說。此所以去之覺難也。

或問六經與人心所得如何。曰。六經之書。焚燒無餘。而出于人心者。常在。則經非紙上語。乃人心中心理耳。不然。則子雲韓愈董仲舒劉向之徒。何以得傳其書。

世俗之論。多服于無心。而君子則服于公。公固無心矣。往往有所抉擇。則以有心疑其不公。今于十人。而

擇其一之善。則九人者。或及其一二。或不及。而謬得其名。與夫忌而毀於而怒者。九人不無二三也。十八可以數計也。乃若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積而上之。擇之愈詳。爭之愈衆。紛紛而不可較。吾以爲公也。是乃所以起其不公之論也。至于羣千百而餽其名。錯其數。唯吾之所取。而唯其人之取。吾固取之以無心。而人亦不得以有心疑吾。雖舉一盜跖。而顏子不敢怒。黜數伯夷。而爲盜跖者。亦不爲之慊然。此世俗之論。所以爲不公也。不決之君子。而孰決之乎。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皆表裏之符也。

東漢君子太好名。如李膺。雖已禁錮。而天下士大夫欣慕。唯恐不及。更相標榜。互爲稱號。八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出。而黨禍起矣。皆不見道之故。見道者必畏名。名非可好。從其自至。猶且辭之。況自相夸美乎。此取禍之自也。

禍福有幸有不幸。而善惡之理則一定。君子惟其一定之理而已。豈當論幸不幸。小人則一味圖僥倖。或僥倖而得福。往往不復以善惡爲定理矣。

晉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歲寒不衰。夫能屈以爲伸。遜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觀昶所言。真謹厚君子也。予名諸子。皆以厚。亦欲其不爲刻薄耳。心吾此言。凡發于口。必當應心。亦顧名思義之意。諸子無爲刻薄。以愧吾。此言當三復之。

或問事成于偶然。語得于不思。技精于無意。理會于適爾。然皆有終身而不可及。往往意愛神喜。自然不

忘。乃若工寫規畫。朝誦夕記。目注心想。非不甚切。而旋即遺忘。何也。先生曰。不用意處。真情自見。用意則奪其真矣。孟子于赤子入井時喻仁。此時真情便掩不得。雖頑嚚不肖者亦須發見。當如此察之。非言可盡。

君子惟義所在。雖處汙辱。未始不榮。若求以全名。則必墮諸僞。往往先自受辱矣。

或問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有感心。則有思爲心。卻說無思無爲。何也。先生曰。當寂然不動時。豈是土木。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爲近。以克伐怨欲不行爲難。樊遲之間。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間。則異于子張。顏淵之間。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于愛上執著。便不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處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于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或曰。如此則義亦可說。先生曰。若能于義上識得仁。尤爲活法。

祖望謹案以覺爲仁。謝上蔡之說也。其說亦本之佛氏。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寥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于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于尹。故湯得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皆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子細思之。不是泛語。補

或問先生平日處心忠厚。于一事一物。必欲成就其美。故諸子姪皆以厚名。欲其不輕薄耳。以某觀之。忠

厚之人。大抵多寬緩。容物不甚迫切。每見先生疾惡太甚。于喜怒略不能少制。似覺不甚容與。往往皆以先生爲剛躁。不知或自覺否。先生曰。所養至則有藏蓄。若作僞。又非真情。理不順處。自然不平。初無容心也。若見人之惡而不怒。不是作僞。便是姑息。

或問。屈人以服己。不爭則怨。屈己以服人。不鬪則憾。力未屈則爭鬪。力已屈則怨憾。此人情也。而孟子論以大字小者樂天。以小事大者畏天。皆以爲然。何也。先生曰。聖人以天理爲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故爭鬪怨憾。與畏樂不同。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事剽竊。更不會理會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或問。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在木火上。而以君子正位凝命言之。豈非取其不動故耶。先生曰。鼎處烈火上。如君子處倉卒擾攘中。安然守正。不動聲色。而內有所處。

或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或問。近日監司責郡守。縣令守令。惟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背法。一日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于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于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于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孟子于古聖賢中獨發一養氣之說卓然超越議論深邃如言勿忘勿助長言是集義所生言配義與道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皆自其平日踐履工夫中來豈人所髣髴形似所得者耶韓愈言孟死無傳其傳深矣真難其人也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處道義中慣者處勢利甚輕處勢利中熟者處道義則拘迫道義可慣勢利不可熟也熟則無一點瀟灑氣無非俗態耳

仁卽是覺覺卽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于區別熟則融化矣見道者如見故物則他物不能易聞道者如聞妻兒聲則他人聲自不相投

或問慮人疑者常爲人疑欲防人者必爲人防恐生事者多被事擾惡人擾者人每擾之如何先生曰皆自有以致之何如無欲無慮無恐無惡便自泰然此皆有心之過也

士大夫不必孜孜務挾册看書但時時與文士有識者每日語話便自有氣象終日應接時事塵勞萬狀適意處少逆道理處多苟不時時洗滌令胸次間稍有餘地則亦汨沒矣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失其用亦無體

理之至處亦不離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遠

或問當患難之來如何處曰無事時理會道理令實

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于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易

或問或者云。知其爲小人。便當以小人處之。如何。先生曰。既知其爲小人。復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此何心哉。天下豈能一一皆君子。雖堯舜盛德之君。朝廷之上。猶有小人。堯待之無異心也。四凶爲惡于舜世。故不免誅戮。苟可以已。舜未必遽發也。

或問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跖之徒。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如何。是間。先生曰。不可將利心去爲善。

或問如何是聖賢氣象。先生曰。聖賢自不知氣象如何。稍自涵養充實。則自然蘊藉可觀。長沮桀溺見仲由。卽知爲孔某之徒。仲由平日在聖門中行。孔子以爲不得其死。一待孔子行。便自各別。

或問看古人書。有入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爲果無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今。只爲今人作用。多不是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或問道果無形迹否。曰。道非虛無也。實用處通變者是。

或問人于窮時。如何免怨尤。曰。理不一貫。將天人物我都分卻。自然多怨尤。

或問退之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如何。先生曰。此正是退之關佛。夫妻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槌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反以仁義爲贅。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旣言行仁義之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卽是道德。故不得不表而出之。

或問龍無羽而飛。蟬無喙而飲。兔無牝而育。蛇無足而行。蚓無首而穴。此理如何。先生曰。龍能變。蟬能吸。

兔能望。蛇能擾。蚓首不銳而能食壤。豈有無故之理。但人不推之耳。

君子之心常長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亂安危得失成敗所自生也。不可不戒。

人失則悲。得則樂。非能自爲得失也。而得失必有主。故所以致其悲樂者。以主之者致之也。有片玉而吾得之。樂因以寓。一旦失之。則悲亦隨之。是吾之所樂者。以此玉之得。而所悲者。以此玉之失。樂以玉得。而吾初不與其樂。悲以玉失。而吾初不與其悲。得失亦初不與。而玉與之。反其初焉。則玉與吾較然二物耳。而吾切切乃欲歛其得失。悲樂于己。而故爲之得失悲樂。豈不疏且狂哉。故凡物交于前。而情動于中。墮于得失悲樂之域者。安得不少反其初乎。

凡物之形于外者。常有以泄吾之真。吾逆知其形而不爲之泄。則物初無奈我何。而我固自若也。爲之凶惡暴橫。以泄吾之怒。爲之諛佞情盼。以泄吾之喜。爲之厄窮憔悴。以泄吾之悲。爲之放曠快逸。以泄吾之樂。此皆不明乎道。而與物爲徒者也。至于有所養者。則喜怒哀樂初不足以動其心。而付之喜怒哀樂而已。我何容心哉。

人之念慮欲靜。要須盡窮理之學。理之不窮。而欲念靜。事來無處。則愈擾矣。若見得到底。往往常覺靜理定故也。亦有頑癩人。自會頓置閒事。不挂思慮者。然亦不可應物。

頃嘗見邵德升分定錄。凡神告夢識。爲人耳目聞見者。歷數其詳。且以驚貪愚不安分之人。喪廉恥。圖僥倖。以至死亡而不悔。于名教亦有補矣。然此理亦甚易曉。不學而求名。無貨而爲商。不耕而欲食。雖三尺之童。知無此理。然其間亦有偶然成名。無貨得貴。遊手坐食。則往往舍其正。而求其幸。苟其得而忘其生。

忽其所不可而覬其所或可。此皆暗于理故耳。胡先生序春秋說有云：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天。此說又有造化不止于能安分而已。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橫浦心傳五十八條，今移爲附錄者四條，移列于忠甫傳後者一條，移入古鑑四先生學案者一條，移入百源學案者一條，移入伊川學案者一條。

橫浦日新

爲善者常受福，爲利者常受禍。心安爲福，心勞爲禍。

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欲識中道，試以此求之。補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用明于內者，見己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幼喜放壯喜鬪，老喜憂。補下同

學文者多忌，學道者多退。退謂退遜

己以爲是，衆以爲非，己以爲非，衆以爲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乎聖賢矣。否則是非皆私心耳。奚擇焉？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曰不發，是無喜怒哀樂也。若曰已發，此乃和爾，亦非中也。惟言未發，所以見子思之精微。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補。

人皆有此心。何識之者少也。儻私智消亡。則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朝廷必于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君子爲善。期于無愧而已。非可責報于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士大夫以氣爲主。氣一不振。則阿匱苟容。無不爲矣。補。

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進不如退。補。

梓材謹案橫浦日新梨洲所錄十二條。今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劉李諸儒一條。謝山補錄八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

附錄

先生夙學天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爲伍。更相驚服而師尊之。

射策集英殿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敵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意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麴蘆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于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穹廡甌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擁劍長吁。思欲掃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珍禽。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原。蓋自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以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安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聞。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云云。上感其言。拔置第一侍郎。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教。對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曰。不知入而對宦官。嬪御又何如上。曰。亦以至誠曰。外

不對羣臣。內不對宦官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如何。上遲疑未應。曰。只此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上嘗命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如高閑卻理會得。上曰。朕要卿講。辭遜再三。上固命之。對曰。必欲臣講。臣惟以論語孟子爲說。上大喜。曰。又道不會。

先生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唯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知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和者之戒。落職編置安南軍。先生與宗杲爲莫逆交。秦檜忌先生。于是言者論先生與宗杲謗訕朝政。

謫居南安。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唯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唯天知之。先生曰。無愧。此心足矣。奚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公曰。武人一念正氣。此與朝聞夕死何異。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在南安。或問先生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邪。先生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檜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志欲盡殺賢者。然未必不反。徼人之言。子姑俟之。

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

奈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

一士夫遠自浙江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見于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以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南安一老兵，長在左右，入夜時與子姪說文字，或至三鼓，老兵不去，因謂之曰：汝老，自去眠。其老兵忽云：每聽侍郎說書，某自喜眠不著，但恐諸小官人欲睡耳，引至燭下，則兩目熒熒，口吻噲噲，欲語喜色滿面。先生曰：小人中亦有警策者，到此乃見知于此人，良可發一笑。

或問先生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粗惡尤甚。人乍見者，必以爲不情，而先生處之平生不改，此是性邪？抑愛惜不肯妄用耶？若使愛惜，亦不應如此敝陋，深所未曉。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語，須是道學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入。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酬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汪玉山讀龍川志曰：無垢昔與某言古人行事，信其大節，小疵當弗論，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寇公正直聞天下，豈肯向人求官者？歐陽公志王文正墓，言其從公求使相，若此之類，慎言之。予聞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多貶辭，及讀龍川別志，悚然自失，乃知別有曲折，無垢之言益信。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補

黃東發曰。橫浦先生憂深懇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交遊杲老。浸淫佛學。于孔門正學。未必無似是之非。學者雖尊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其有所謂心傳錄者。首載杲老以天命之謂性。爲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爲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爲千百億化身。影傍虛鳴。聞者驚喜。至語孟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雖說經。而喜談樂道之。晦庵嘗謂洪适刊此書于會稽。其患烈于洪水夷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人既賢。則其書盛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言禪。每明言禪。尙爲直情徑行。杲老教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爲禪。是爲以僞易真。鮮不惑矣。

宗義案朱子言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宗杲語之曰。左右旣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憾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案橫浦雖得力于宗門。然清苦誠篤。所守不移。亦未嘗諱言其非禪也。若改頭換面。便是自欺欺人。并亦失卻宗門眼目也。

橫浦講友

提學喻湍石先生樽別見龜山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爲題張諸儒學案

進士姚先生述堯

姚述堯字進道華亭人在太學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耶先生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之學夜間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參北窗炙輠

梓材案先生張孝祥榜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見朱竹垞北窗炙輠跋語

葉先生先覺

葉先覺

施持正先生德操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者稱爲持正先生與橫浦遊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癯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里人郎晦之煜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鐫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櫛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云豐潔案先生所著又有北窗炙輠二卷

謝山題北窗炙輠曰持正先生顛末略見于竹垞檢討之跋梓材案竹垞跋云彥執張子韶之友也病癯而沒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問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然未足以發其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于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持正與橫浦爲心交願橫浦墮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

孟子發題

天生聖賢。蓋將以祐斯文也。故其所作。必卓然有所建明。余嘗竊怪夫自孔子沒。諸子百家分散四起。操觚挾徒。黨駕其說于天下。人人自以爲得聖人之道。其說卒不明。惟孟子一書。乃與六經孔氏之說並傳。世之學者。至號之爲孔孟。嗚呼。何其盛也。晚聞師說。始知其立言之意。果不與百家衆說同。其論道德之旨。果不詭于六經孔氏之意。其所以有補于天下後世。其功果不細。而世之學者。至號曰孔孟。其說果不誣。嗚呼。天之生斯人也。其果有意于斯文乎。古人謂其書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固也。然私竊論之。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于橫流。啓人心于方惑。則余之所謂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自古聖人未嘗劇談性。是以諸子之說紛然。其間曰善曰惡曰混曰三品曰無分于善不善。爭論四出。要其歸。皆以氣爲性者也。豈真識所謂氣哉。孟子于衆說之中。獨發之曰。人性善。自孟子談人性善。始覺天下之人。皆與天地等。皆與堯舜等。雖頑嚚猥瑣昏愚樸陋。皆得爲道德之歸。與向之爲善惡之論者。功用何如哉。此孟子所以爲知性之言。而大有補于斯人也。然後世談性。莫盛于釋氏。釋氏談性。明體而不明用。自喜怒哀樂以前。釋氏宜知之。喜怒哀樂已發以後。釋氏置之不論。此所以功用爲闕然。然則欲明性善乎。正在喜怒哀樂之後。不然則寂然不動之時。善惡安在。孟子兼其用而發之。始覺四端之用。沛然見于日用間。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業。皆自此建立。人性如此。古人未發也。孟子獨發之。此一大功也。自古論道德者。自性命之理。達之于父子君臣。自治心修身。推之于天下國家。以至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何所不至。特不言養氣。孟子于衆說之中。獨論浩然之氣。自孟子談浩然之氣。始覺

聖賢所以爲聖賢。以有此氣。孰謂此氣外物不困者是也。有一物可困于吾。則所存者喪矣。所以爲聖賢者如何。亦有是氣也。方充然自得于心。雖不可名狀。要其爲物中正勇健廣大堅固。故行之于富貴。富貴不能困之。使淫行之于愛患。愛患不能困之。使威行之于聲色。聲色不能困之。使流行之于威武。威武不能困之。使懼行之于事物。紛擾之地。則事物紛擾不能困之。使亂。凡物之自外至者。雖雜然並進。而吾之胸中卓然皆有所主。而非智力所及者。曾子之大勇。孟子之不動心。非以此氣存焉乎。故曰。至大至剛以直世之人不明此氣。往往認其氣血之彊。以謂浩然者。于是以倨傲爲大。以凌暴爲剛。以倖倖者爲直。若然。則世之凶人暴德。皆得浩然之氣矣。嗚呼噫嘻。孰能真識吾所謂直剛大之德乎。則外物不困而天理渾然。故其氣之充于吾身也。睟然見于面。盎然發于背。沛然見于周旋動作之間。古人之大有爲于世者。皆出于此。其塞乎天地。則日用爲之光明。山川爲之秀發。萬物爲之繁滋。祿祥疾癘爲之衰息。其氣如此。古人未發也。而孟子獨發之。此又一大功也。當戰國之時。斯道既喪。邪說並作。于是有所謂縱橫之家。有所謂刑名之家。有所謂楊墨之家。縱橫之家。翻覆變詐。舞一世于口舌之上。而刑名之家。深刻慘毒。納天下于刀鋸之下。使當時之民。沒身塗炭水火之中。而不能出。實二家之爲。至于楊墨之家。雖云其道過差。然推其心。亦本于爲善耳。比之二家。豈不賢甚矣哉。然孟子置二家不問。反區區于楊墨。其故何哉。蓋二家之失。易見。而楊墨之禍。難知。譬若疾病然。發狂悶亂。惴惴若不朝夕。而未必能死。膏肓之病。四肢固無恙。飲食起居如平日。此庸醫之所忽。而倉公扁鵲之所望而走也。何則。縱橫之家。誰不知其翻覆之惡。刑名之家。誰不知其慘毒之惡。君子雖不問。終于破壞而已。至於墨子之兼愛。則近吾聖人之仁。楊氏之爲

我則近吾聖人之義。惟其在于近似。天下莫知其非。此孟子不得不醫也。且天下之道。莫大于君父。君父之道隆。則治之所由起。君父之道微。則亂之所由生。治亂之機。實係于此。墨氏之道。豈必無父。推其兼愛之過。必至于無父。楊氏之道。豈必無君。推其爲我之過。必至于無君。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推其所從來。極其所由往。必至于此。故孟子斷之曰。無父無君。然後楊墨之失方明。而異端之說方破。使天下後世人。倫不隕而天理以全。此又一大功也。聖人之門。唯論一心術。霸者之心術。何如哉。余嘗借威公而論之。威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五霸之雄也。然當時狄伐衛。力可救而不救。又狄伐邢。力可救而不救。及衛之亡也。率諸侯而城衛。邢之亡也。率諸侯而城邢。不救之于未亡之前。乃城于既亡之後。其設心以爲救亂之功小。而存亡之功大。故棄其難而成吾功。聖人知其心。故于救邢。書曰。齊侯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以明齊侯實無救邢之心。故擁兵而不進也。未亡之前。力可救而不救。待其宗廟既已煨燼。社稷既已顛覆。人民既已塗炭。乃徐起而收其存亡之功。此何心哉。公子慶父之亂。魯國幾殆。書曰。齊仲孫來。春秋或書來朝。或書來聘。或直書來。諸侯以禮來。則曰來朝。大夫以禮來。則曰來聘。至直書來。蓋不與其來也。猶曰無禮云爾。夫齊仲湫來。寧魯難。聖人曷爲不與其來。蓋仲湫之來。名爲寧魯難。實欲窺魯耳。何以知之。威公問曰。魯可取乎。仲湫曰。猶乘周禮。聖人知其心。故書曰。齊仲孫來。夫魯之難。仁人君子所以惻然動心者也。威公乃外收寧難之名。內實欲乘危而取其國。此何心哉。苟爲不然。司馬子魚何爲謂宋襄公曰。齊威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由此觀之。五霸之心。可知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跖之分。雖小。夫女

子所能知。至善利疑似。雖明哲有不辨。然則威公城楚邱以存衛。城夷儀以存邢。使仲湫以存魯。豈非仁人君子之事。然推其心爲利乎。爲善乎。將爲舜之徒乎。抑爲跖之徒乎。五霸之道如此。然當時不知。而惟五霸之爲貴。故孟子斷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而天下之心術正。此又一大功也。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自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文。開悟後世者。至深矣。顧余不敏。何足窺其髣髴。是四者之功。所聞于師說如此。然則世之談孟子者。孰不曰仁義。而不知仁義果何物也。胡不于赤子入井之時。識其所謂人性善乎。胡不于無不慊心之時。識其所謂浩然之氣乎。胡不于其穎有泚之時。識其所謂楊墨之非乎。胡不于齊王不忍鯁薦之時。識其所謂王者之心。而黜其竊者之心乎。此皆聖人心術之要。孟子直指以示人學者。于此了然。能明此心。而存之以誠敬。養之以持久。窮之以學問。而漸磨之以師友。則庶乎真識孟子之仁義矣。不然。雖白首七篇之中。猶曰未讀此書可也。

附錄

橫浦曰。施彥執作孟子發題云。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闢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未言。六經之所不載。有功于名教。此說亦是一見。然謂之功。似亦未善。

又曰。彥執工于詩。一日見其賦柳有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留。不見柳而柳自在其中。語亦工矣。

橫浦同調

楊謹獨先生璿

楊璿字子平，鹽官人。安貧樂道，不妄取與，尤嚴謹獨之操。居暗室，猶在康衢。學者稱爲謹獨先生。與同里施持正皆力行好修。里人向慕，邑令魏伯恂闢祠，合橫浦持正祀之。參兩浙名賢錄。

橫浦門人二程三傳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尙書凌先生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徒步從橫浦遊。紹興二年同第。先生居第二，官至吏部尙書。

附錄

寬恕曰：舅氏平日師友弟子間，如凌季文喻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橫浦曰：季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幾，茂實沈靜，聖錫敏悟，操履有守。

知州樊先生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橫浦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祕書省正字。上疏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其詭詐，深可懼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時相秦檜將遂休兵，罷爲閩州教授。後召爲祕書丞，除監察御史，尋補外知嚴州。參成淳臨

安志

附錄

施彥執曰。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祕監沈晦巖先生清臣

沈清臣字正卿。鹽官人也。紹興丁丑進士。官國子錄。有薦之召試者。執政或發笑曰。安有張子蓋女壻可爲館職者。遂罷。先生憤之。會以歸正人王希呂爲諫官。先生上書言其不可。語侵宰相。孝宗大怒。時虞允文惡沈介。乃下先生于理。風使引之。先生不可。謫封州。益勵風節。晚乃召爲勅令局。刪定官。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諤禮官尤衷心知其不可。而莫敢盡言。先生疏陳六事。其一謂三年終制。本之禮經行之。陛下不必以滿廷之說有所回惑。其一謂羣臣請陛下還內之期。方下禮官集議。臣以爲當俟梓宮發引。始還大內。其一謂金人會慶節使三省密院引明肅升遐故事。請陛下見之。吏部尚書蕭燧以旣罷百官慶壽。恐難以見使人。但可于小祥後二日引見于德壽宮。素幄是調停之說也。已有詔從之矣。竊考仁宗時嘗使契丹。遭鹵有喪。至柳河而還。鹵主不見也。夷狄尙知有禮。中原乃不如耶。況陛下居喪。與明肅時事體不同。望斷自宸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爲然。是日先生所奏八千餘言。展讀甚久。知閣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先生奏讀如初。移時嶷云。簡之上目留先生。令勿卻。又良久。嶷奏進膳。先生正色謂曰。所言乃大事。讀竟乃退。孝宗喜曰。卿十年去國。今不枉矣。于是命就館津遣金使。卻其

書幣金使感歎而去。其後雖以羣臣五上表請還內。孝宗勉從之。于小祥後二日還內。設素幄奏事。而三年之喪遂定。及大祥。羣臣三上表引康誥。冕服出應門。語請御殿。詔許于祔廟後行之。先生疏言。陛下當堅持前此內殿聽政之旨。祔廟後御殿。終爲非禮。將來祔廟畢日。豫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來章。勿令再有陳請。力全聖孝。以刑四海。上嘉納之。及祔畢。竟如先生所請。罷御殿禮。且斷羣臣之請。論者謂是時儒臣林立。莫能成帝志。而力破滿朝淺薄之說者。庶寮一人而已。尋充嘉王府翊善。以直諒稱。尋遷祕書監。光宗卽位。先生以舊學在朝。趙忠定公倚之。宵人側目。被章去。黨論起。有造爲先生告人之言。曰。相公乃壽皇養子。又言先生嘗告忠定曰。外間軍民皆推戴公。禍且岌岌。先生講學如故。尋卒。先生少學于橫浦。旣自嶺南歸。遷居茗上。甚以師道自重。獨其與門生問答一語不契。輒使再參。頗近禪門。蓋亦橫浦佞佛之傳。同時如玉山中居。皆能幹師門之蠱。惜先生之澄汰未盡也。然大節則不愧于聖人之徒矣。方姚愈以流言入告。先生與劉光祖徐誼游。仲鴻並列。及頌黨籍。先生獨幸而免。殊不可考。宋史脫略。不爲先生立傳。今摭摭諸書以補之。補○雲濠案先生所著有晦齋集十二卷。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于先生恕

于先生憲合傳

于恕字忠甫。□□人。無垢先生之甥也。其序橫浦心傳錄曰。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置。遂抱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旣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

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亦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煜。粗得數言。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樸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于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于吾舅平日之教矣。

錄橫浦語

恕問佛氏以寂滅爲教。其徒未能泊然于飲食男女之欲。乃欲以紙上死生禍福之說。恐動其心。使入于善。彼世之小人。刑戮榮賞。日加而日督之。猶且求以幸免。孰謂無知之孩孺。與夫鄙詐賤隸之人。而欲以此化之耶。而其甚者。至于抑絕掩閉。以成其姦。過于刑戮。小人之所不爲者。世方敬其徒。而曾不察。不知此亦何理。先生曰。佛氏一法。陰有以助吾教甚深。特未可遽薄之。吾與臬和尚遊。以其議論超卓。可喜也。其徒寧得皆善。但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恕曰。理道妙處。如子思孟子之書。何滅圓覺楞嚴。必欲從事其人。頗非素心。先生曰。自來知吾甥每有惡之之語。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後反爲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且更窮究。

主簿徐先生椿年

徐椿年。字壽卿。永豐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宜黃主簿。橫浦弟子。所著有尙書本義。補

常簿倪綺川先生稱

倪稱字文舉，雲濠，案稱一作偁，歸安人。受業橫浦先生之門，而與芮祭酒友善。祭酒嘗曰：「文舉吾藥石友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八年進士，官太常寺主簿，著有綺川集十五卷。

知軍劉先生荀別見銜齒學案

特奏郎先生煜

郎煜字晦之，錢塘人。受學于橫浦，嘗輯橫浦心傳諸書。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或謂先生世系與侍郎簡同譜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

梓材謹案：于忠甫稱先生爲余學生，其殆受學橫浦而卒業于于氏者。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由進士除國博，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普安爲皇子，進封建王。以先生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酒正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金人犯邊，下詔親征，王請率師爲前驅。先生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先生草奏，請屢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知奏出先生，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歷遷右庶子，孝宗受禪，累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張魏公浚乞幸建康，先生陳三說不可，與魏公異議。王十朋論之。

出知紹興。遂子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帝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久矣。先生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劉文節光祖試館職。論科場取士之道。帝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于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遣會觀持示先生。先生奏。唐虞之世。四凶止于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待臣下以禮。迨仁宗而德化隆洽。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爲國而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如薛象先。楊敬仲。陸子靜。石應之。陳益之。葉正則。袁和叔。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帝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卒。年八十九。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配享孝宗廟廷。改諡忠定。先生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先生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先生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誣先生尤甚。先生薦濟。嘗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先生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參史傳。

謝山題忠定鄧峯真隱漫錄曰。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忠定蓄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妒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興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旣出而力薦之。并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啓事。乾淳

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于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于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申耳。吾攷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留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叛爲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于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卽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遊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與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宰輔家登學案者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定子忠宣彌堅從子文靖彌忠獨善彌毅及忠定孫朝奉守之並見慈湖學案獨善孫蒙卿自爲靜清學案。

郭先生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從橫浦遊。輕財樂施。鄉井賴之。闢石洞書院。延名師以教子弟。撥田數百畝以贖之。後進多所成就。縣學創書閣。先生助之財。又置書籍輸之。參東陽縣志。

施氏家學

施先生庭先別見靈澤學案

沈氏門人二程四傳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別見象山學案

于氏門人

特奏郎先生煜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也。父稱受業橫浦之門。先生傳父之學。成乾道進士。淳熙博學宏詞。累遷至祕書郎。以大阜上封事。請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遷者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爲。孝宗是之初。廟議銳意規恢。迎合者多至大官。久而不驗。頗厭之。更用謹默之士。先生言往者虛誕。今者輒美。胥失之。孝宗曰。卿奇才也。遷著作郎兼直翰林。因侍上。請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卽位。言高宗揖遜父子。無閒。今陛下承奉。尤當過之。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年。又言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彼暴則以仁。彼怠惰則以惕厲。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內外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請速按壽皇聖政爲成規。裁覃恩賞格之濫。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言皇子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又言吳玠不可爲兵部。孝宗聞而是之。因上過宮。問上曰。倪思今爲何官。曰。權舍人。孝宗曰。猶爲權耶。于是真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聖明節詔。伶人依舊。先生言不可。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雷求言。先生謂大臣苟且給諫。綬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遙刺輕濫。內廷好賜無節。燕

飲葵暉。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條與鑄減未什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闕。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先生謂此實借名給他費。請無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感覽韋璞除待制。潛邸舊人譙熙載除觀察使。皆封還詞頭。劉光祖以爭吳端事左遷。先生爭之。光祖雖不果留。而端亦黜。又言姜特立之干請。潘景珪之潛結近倖。皇后姊夫王士廉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宜諭漕臣。先生爭曰。此斜封墨敕之漸也。祕書監楊萬里求去。有旨將漕江東。先生留錄黃欲繳之。萬里聞之。亟簡先生曰。幸勿留我。先生答曰。此公論不以爲然。縱不復繳。當別請之。萬里又止之曰。幸并別請之。說免之。然先生卒入劄言。萬里剛毅狷介之守。不宜遂使去國。臣雖書行。猶望陛下留之。不報。時美萬里之有守。而先生之能愛賢也。除禮部侍郎。光宗久不過重華。冬至日晏不視朝。先生首以四疏開陳。會召嘉王。先生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欲見嘉王也。上頗動容。中宮與外事。先生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灤。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唐之武。章幾至亂亡。不特一莊公也。胡管臣尤袤夏執中。卒上不信。先生奏曰。陛下因疑致疾。愈疑愈疾。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兼權吏部侍郎。先生諫上飲酒過度。上曰。卿能盡言。尋充金國賀正使。先生言陛下累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金人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曰。且夕便當過宮。先是先生嘗請書孝經四章置座右。至是章良能劾先生以敵脅君。以孝經謗訕。不服。先生出關待罪。詔知紹興府未行。而孝宗崩。

寧宗立七月得請奉祠會求言先生條上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廷曰親賢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州明年五月召除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同知貢舉御史姚愈以韓侂胄意劾之出知太平州劉德秀又劾之奉祠俄起知泉州御史朱欽劾之罷已而知建寧府御史徐枏劾之罷開禧二年參政李壁爲侂胄言乃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先生上疏辭曰臣乃者爲徐枏所劾枏言是臣不當召臣可用枏不當留有詔申召入見時侂胄亦以邊事壞稍悔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以潔己爲賢哉先生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率先謁侂胄始入對先生徑造朝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近者北伐之舉儘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更加詳審必不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胡不踰巖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于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子蘇師旦也先生見侂胄曰平章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所蒙蔽者聰不足蘇師旦與周筠並爲奸利師旦已敗筠尙在人言平泉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曷不以先忠獻王爲法侂胄亦愕然曰聞所未聞次日謂壁曰子言正甫之爲人今始至卽立異而毛自知之父憲爲御史竟劾先生予祠明年更化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請遵用故事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厲名節且言大權

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豫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侂胄卽誅。人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集議。先生謂有傷國體。擬給事中內侍。有久竄得歸者。先生執不行。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史彌寧將補春坊。先生持不可。進禮部尙書。二府將以和戎遷秩。以先生之言而止。飛蝗蔽天。先生言當求弭災之實。不可以爲用兵餘孽。彌遠益專政。錢象祖在中書。漸不與黜陟。遂求去。先生力言不可偏聽。彌遠自辨。先生求去。上留之。先生言侂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已以小輿見彌遠矣。侂胄專行執奏。今彌遠亦獨班陳事矣。宗社不堪再壞。彌遠益恨。先生求去亦益力。除寶謨閣學士知福州。甫踰月。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嘆曰。此董賢爲大司馬。允執其中之冊文也。天下無有如蕭咸者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晰。彌遠懼急。改晦爲殿中侍御史。晦乃歷引本朝制命。嘗累用此語。謂先生以藩臣僭論麻制。輕侮朝廷。遂罷。二年。晦黜。復官奉祠。五年。金人被兵。先生陳備邊十事。謂金亡。則北方之強。我獨當之。政府惡其尙言事也。御史石宗萬劾之。降二官。永不用。八年。復官奉祠。請老。不聽。又二年。除華文閣學士。奉祠。十三年卒。遺表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悲之。諡文節。先生孤行一意。其在乾淳間。不爲周益公所喜。趙忠定公嘗稱先生爲眞侍講。而先生亦以事忤之。陳止齋章茂獻皆其所不咸也。朱子入朝。君子傾心歸之。先生亦落落人頗疑之。及其爲周趙朱三公制詞。極其獎許。乃知其無私。慶元之召爲吏部也。侂胄亦以先生故與諸君不甚相得。意欲援之以自助。遣弟仰胄道意。先生謝之。是以有太平之謫。及再起。乃大忤。以去。葉公水心極嘆之。補

祖望謹案先生始終風節不屈不隨。真有得于橫浦之傳。顧其所不足者。酷佞佛。至于濡首沒頂。以從之。試讀其經鉏堂雜志。又不止于橫浦之所溺也。然如先生之踐履。是則所謂儒其行而釋其言者。學者法其行而略其言可也。昆命元龜之說。宋家制誥文字。用之良多。陳晦之初未必有心。然先生爲彌遠而發耳。言固有所當也。所著齊齋甲乙稿。兼山集及經解雜著等。共四百一十三卷。今多不傳。

經鉏堂雜志

女子與小人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奈何。曰。先勿近之而已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既不通。以勿正爲一句。亦不通。正心二字。原是忘字。既當勿忘。又當勿助。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無。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于彼。過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

學必先知而後行。譬之適燕而南轅。則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凡行之不力者。爲其知之不深也。既行而益知。如登山。見其高處尙多。又復登矣。

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閑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然亦多恣意于聲色詩酒者。是貴以禮閑之。

父母笞怒其子。不以爲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笞怒之意與。

福善禍淫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

性行各有長短。惟善教者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于所短。此夫子教由求之法。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世方汨于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于以厲天下廉恥之風。豈不謂之濟時乎。

祖望謹案橫浦再傳弟子東萊而外。章公茂獻與齊齋足稱三傑矣。然齊齋之後佛明目張膽不可收拾。是則橫浦淵源之流極也。其中亦有粹言可以師法者。予節錄數則焉。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經鉏堂雜志十條。其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史氏家學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史氏門人

管庫張雪窗先生良臣別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

卷四十一

衡麓學案表

胡寅	子大原 別見五峯學案
文定 長子 龜山 荆門 門人	從子 大正
二程 朱氏 新	毛以謨
氏再傳 安定 秦山 遊 溪三傳	劉荀
胡寧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 別爲五峯學案	
梁觀國	
並衡麓學侶	
江琦	

胡襄

韓璜並見武夷學案

劉衡別見百源學案

張祁

子孝祥

並衡麓講友

趙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衡麓同調

高登

林宗臣

陳淳別爲北溪學案

陳元中

並梁氏講友

衡麓學案

祖望謹案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皦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梓材案衡麓學案黎洲本附武夷卷中謝山初別爲致堂學案後定序錄又易其稱又案衡麓爲武夷諸子稱以門人則不類故標之曰家學五峯放此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文定之弟子也。雲濠案陳直齋云：明仲，文定長子也。本其兄子。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先生盡刻爲人形，文定曰：當有以多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成誦。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薦授祕書省校書郎。時龜山爲祭酒，稟學焉。遷司門員外郎，張邦昌僭位，棄官歸。建炎三年，擢起居郎，言高宗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不宜遽踐大位，遂奉祠。紹興二年，起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先生疏言：女真警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吾國之大難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茲其效何如！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旣張忠獻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言，因乞郡就養。出知邵嚴永三州。徽宗詔至，故事以日易月，先生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墨衰臨戎，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父喪除，起徵猷閣直學士，秦檜當國，乞致仕歸衡州。檜旣忌先生，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安置新州。檜死，復官。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九。諡文忠。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文定素與秦檜善，及檜擅國，先生絕之，故爲所惡。在謫所，隨行無文字，先生以所記憶者著讀史管見平生所著有論語詳說及詩文斐然集，學者稱致堂先生。

崇正辯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之弊也。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于此乎。棄父母出家而不顧。見螻蟻蚊蚋則哀矜之。謂之別親疏可乎。不別親疏。故不辨賢否。今有聖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譽也。小人亡國敗家。建寺宇。崇塔廟。厚給其田。廣度其衆。則釋氏必以爲宿植家根。親受佛記者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埽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與諸天女。且欲自娛。菩薩行經云。有一貧人。賣薪爲業。向澤中採薪。見一塔寺。狐狼飛鳥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貧人愴然誅伐埽除。作禮而去。命終生光音天。盡其天壽。又復一日。返作轉輪王。

佛設如此等教。其發心也。不知欲誘人爲善乎。抑將自保其塔乎。如誘人爲善。莫先于正其心。如此等教。反以利樂害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爲利路。以張之。必有一中。中則其說可入。此佛之術也。言生意樂天。則凡心意有所好樂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則凡醜黑爲女子所惡。欲淫色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轉輪王。則凡瘡啞。鬻贖貧窮下賤者。必爲之埽塔矣。其設教之心如此。果可謂之正道乎。今欲詰之。則必曰。此皆無礙方便也。人之根器萬端。不如是不能攝之入善。嗚呼。使人隨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則得女。好貴則得王。天下大亂之道也。曾謂如是而爲善乎。

顏之推曰。信謗之徵。有如影響。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即便怨尤。爲惡而儻值福徵。乃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

信而立身乎。

夏至之日一陰初生。而其時則至陽用事也。陰雖微。其極必有折膠墮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陽初生。而其時則至陰用事也。陽雖微。其極必有鑠石流金之暑。在人積善積惡。所感亦如此而已。顏回伯夷之生也。得氣之清而不厚。故賢而不免乎天貧。盜跖莊躄之生也。得氣之戾而不薄。故惡而猶得其年壽。此皆氣之偏也。若四凶當舜之時。則有流放竄殛之刑。元凱當堯之世。則有奮庸亮采之美。此則氣之正也。何必曲爲先業。後世因果之說乎。若行善有禍而怨。行惡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淺陋之人。計功效于旦暮間者。何乃稱于君子之前乎。盜跖膾人肝。雖得飽其身。而人惡之。至今顏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顏子之心。窮亦樂。通亦樂。簞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鍾鼎廟堂。何足以淫之。威刑死生。何足以動之。而鄙夫之見。乃以貧賤天折爲顏子宿報。嗚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報應之說。則無以立身。然則自孟子而上。列聖羣賢。舉無以立身。而後世纍纍蠢蠢。千百其羣者。爲立身之人與。

釋圓光少耽墳典。詣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由是出家。

人之稟氣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靜或躁。或剛或柔。千條萬端。非一言可盡也。膾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瘡痂者。晝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晝作夜者。方玉澤將息。佛教未來。凡趨靜厭事之流。亦爲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輿荷蕢長沮桀溺。乃其所見偏蔽。舍此取彼。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文王之道。聖人不取也。又況佛法入中國。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棄經典而耽釋宗。如圓光者。不可勝數。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問乎有道君子曰。儒學者。晚多溺佛。何也。對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長。

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安也。一聞超勝侈大之說。是以悅而從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進無難也。山忽高乎其前。水忽深乎其下。而進爲難也。子是焉有捷徑。則欣然由之矣。其勢使然也。夫託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旣安于家。而又樂舍于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後周武帝季年。毀破前代一切佛塔。鎔割聖容。焚燒經典。寺廟盡賜王公爲第宅。三坊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蓋蒼生之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偉哉周武之此舉也。禍福報應之說。所不能惑。茫昧無稽之言。所不能誑。卓然自信。罷斥不疑。使後世稍賢能。承美志。世傳弗失。以待聖王。則邪說與異端消滅已久。蒼生之幸。豈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謂明矣。若周武者。可謂勇矣。後世英主者。出能視傲而爭美之。又何愧于大禹放蛇。龍戩防風。周公驅虎豹。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討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特于周武有光而已也。

德志值周武毀滅。敕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諒。哀而放歸。

孔子曰。守死善道。于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變。不亦智乎。于道之不善。以守死而不變。不幾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謂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義而婦順是也。此儒教也。何謂道之不善。離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嘗慕儒之善而學之。而儒者乃甘心于佛之不善而依歸之。是愚也。若德志違令執迷。所宜誅責。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爲所嚇矣。此亦啓發後世明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門智克。武德九年達京。住興善寺。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諭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渙然冰

釋帝曰。諸非有樂物。我皆宗。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尙翻傳。遂下詔。命顧德一十九人于興善。創問傳譯。又敕左僕射房元齡。參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爲至。以有爲幻。此學道者所當辨也。今日月運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雖萬佛並生。亦不能消除磨滅而使無也。日晝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來。至今而不可易。未嘗不樂也。此物雖壞。而彼物自成。我身雖死。而人身猶在。未嘗皆空也。唐祖何循習不思之甚乎。儻信以爲然。又復東征西伐。經綸王業。何其求不樂而爲不空哉。如不能行之于身。而徒言之于口。則是妄而已矣。房元齡。唐之賢相。輔致昇平。然所學褻淺。守正不固。乃奉承僻命。參勘邪說。使政治駁雜。其君不及于堯舜。其俗未興于禮樂。元齡不自知也。後世觀之。責備于賢者。豈非沒身之遺恨與。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暴卒。見二子持簿引馮庭對。官聽案覆罪衍。官吏傍有舊識者張思義。手招馮曰。吾爲假貸僧物。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宮中亂越。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以資餘祐。卻放還馮。旣甦三日。寫經鑄鐘。更享壽四十八年。

凡如此類。皆僧人所撰記。如佛頂心經所載耳。人貸僧物。久幽而未脫。則僧取人物。不可勝數。當入于無間。永無出期也。于天后宮中亂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經鑄鐘而得免。則是經鐘乃爲人庇。覆濫淫之具耳。治世常法。負債而不償。必償而後已。豈問僧與不僧哉。設有犯奸抵罪。入于縲紲。使之造經鑄鐘。而可以逭刑者。吾未之見也。地獄固必無設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後法行。今造經鑄鐘。而免其奸罪。錫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濫而無害。豈非邪說害政之甚者與。

唐元宗研思注金剛般若經。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處。執筆狐疑。詔沙門道氤問。其是非。氤曰。佛力不可測。陛下曩于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帝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

聖學以心爲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聖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窮理而精義。則心之體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爲法。起滅天地而夢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揚眉。以爲作用。于理不窮。于義不精。幾于具體。而實則無用。乃心之害也。如道氤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術耳。明皇方疑而未決。一聞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隨所欲而萌焉。龍華之會。靈山之集。妙喜之國。兜率之天。種種現身。皆可自誑。雖高才穎質。攻苦學道之士。于此猶不脫。又况明皇志滿氣驕。樂佚游樂。宴樂。其心昏然者哉。

沙門仁贊曰。孔子自衛反魯。贊易刪詩。六經由是而列。百王于焉取法。梁武明皇。搖翰于至誥之場。冥心于異常之境。非天下英傑。可以與于此乎。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蕭衍破國殞身。明皇致寇失位。萬世人君之醜也。仁贊徒以其親御翰墨。箋注佛經。遂稱爲英傑之人。與孔子等。其諂諛後世之人主。以自立其黨。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餓死於臺城。不可謂至誥之場也。播遷于蜀道。不可謂異常之境也。以二君爲英傑。則自古破國殞身致寇失位之君。爲不少。亦皆天下之英傑矣。

釋法雲與僧閔年臘齋譽雲公篤學。勞于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閔謂曰。佛有至理。恩愛重賊。不可寬放。惟有智者。以方便善能治制。何必縱情於細近耶。

法雲之所爲。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掃除泯滅。而不可得者。蓋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

造作也。不遇聖賢，因其良心之未亡，歸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與僧閔爲徒，乃法雲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僧閔者，戕毀物則之人也。毀則爲賊，反則爲亂，又可責以仁義之道耶。

釋曇延著涅槃義疏，疏畢，恐不合聖理，乃于塔前以火驗之，其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

理之所在，先聖後聖，其心一也。曇延造經疏，若于理周盡，何以前言若有未盡，更須進學，如飲食飯，其冷暖饑飽之意，他人豈能知之，乃驗之于火，以卜中否，可笑甚矣。復云經軸放光，則又妄之極也。火無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經典投之火中，應手煨燼，曇延獨以何道使疏不可焚，無乃幻術耶。自達摩而後，凡參禪悟徹者，必求人印證，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預焉。我誠自信，孰得移倣之。我誠勿悟，孰能分與之。必待人言爲是而後以爲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己，與對塔焚疏者，何以異乎。

靈潤十三出家，二親旣終，兄弟哀訴，曾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而已。

靈潤割父母天性之愛，棄兄弟哀訴之言，自以世網超脫，慧忍能斷，然良心終不可忘也。何以驗之。靈潤雖無動容，而爲修冥福，則其心于父母有絲毫不忍之意，當其回向之時，必曰資薦父母，終不曰資薦道路他人也。卽此絲毫不忍者，乃人之本心。佛教以爲幻妄，掃而去之。儒教以爲惻隱，保而存之。其係如此，或者謂儒佛同歸，是冰炭可以共器乎。

釋惠嵩，高昌國人，少出家，兄爲博士，嘗勉嵩令罷道。嵩曰：腐儒小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元魏末，至京，本國請還，嵩曰：以我之博達，非邊鄙之所資，固執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

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願力。盡度衆生。故阿難贊之曰。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惠嵩學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殞其族。此何道耶。彼之教曰。三界無常。何爲愛戀中華。而輕賤邊鄙。又曰。諸有非樂。何爲自恃博達。而詆誚儒風。遂使三族之人。無罪夷滅。愚很慘酷。蛇虺豹狼之不如也。

釋惠斌博覽經史。十九爲州助教。懷慕出世。年二十三。剪髮。其父于汝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碑銘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旣弄璋。我願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旛重關。風迴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莫訴。見子無期。鑿井通道。託事與辭。百年幾日。對此申悲。

惠斌博覽經史。年旣踰冠。父母依望以成家者也。棄親而去。無復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觀井碑之語。哀怨感切。讀之令人怵惕而惻然。想當日之意爲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達之會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幾往來之人。官師之間。或見或聞。動心與念。能反之耳。則不知是時爲民上者。以爲是乎。以爲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倫。行反道。敗德之誅者乎。後人目觀此事者。亦將崇邪毀正。姑置之不問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猶水之溼。猶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掃除。謂之至道。嗚呼異哉。嗚呼異哉。釋惠豫誦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叩戶。問其故。答曰。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爲神異。或曰。吾某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引伸。

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魯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聞于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爲未及。曾子易簣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爲分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爲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以死爲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地獄可怖，輪迴可脫，于是人皆以死爲一大事，而舍身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爲常事，必至于貪生失理，懼死但化，而不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喪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視死如歸者，班班可考。其心初無慕怖，安於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爲其道可以了達死生，而其事視三代之風，尙未能及。況聖賢之際乎。

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辭虎，虎出宮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耶？旣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絕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日，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史必傳之以爲美談。今觀其謂虎之言曰：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以有道君子關之曰：佛氏之教，名爲廣愛衆生，終必歸于自利之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釋寶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並燒
二手于是積柴于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燒油濃赫然火合于熾盛之中禮拜比
第二拜身面焦折復一拜身踏于炭上

佛教以心爲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爲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理與心二謂理爲障謂心爲空此
其所以差也聖人心卽是理理卽是心以一貫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
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飛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
仁義禮智並行而不相背夫又何必以心爲空起滅天地僞立其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耳聽手
執而足行若非心能爲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聰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常矣目瞽耳聵心能視聽乎手廢
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
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喪其本心矣積習空忍之久于剗剔焚煉而不以爲
痛蓋所以養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于蚊蚋之微草芥之細猶不忍害廣
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養心保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殘之如此將何爲哉非有
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敕召有德衆生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
乃著本二教論有客問曰優柔宏闊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于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
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

教稱爲內。釋教爲內。儒教爲外。教惟有二。寧有三。

客與主人問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寔淺若是哉。儒之爲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爲稱名爲儒。卽是賢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宏闊于物必濟之儒。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是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啻晝夜。蓋言存神過化。闔闢如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嘗有厭身之嘆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未矣。釋教爲內。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爲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內之士。吾不知道安所以區別內外之限者何如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于要荒。則京師爲內。而要荒爲外矣。人之所居曰奧阼。然後有堂有庭有門有垣。則奧阼爲內。而垣爲外矣。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內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得聞其實說也。

釋惠立見尙醫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于俗少開。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邱之非難。蛛蝥視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才由茲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後可以乘騾駕。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如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嘗著論以排之矣。惠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違爲之改。然其詳則未之考也。大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達。則推理以窮之。其既達。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芽。而摧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于道有補。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

其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之言折之。而其禍未息者。前乎此者。有以解經自名而得君。其學雜乎佛也。後乎此者。有以文辯豪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所悅者華采。于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暗。然賴先聖之說尙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溯流窮源。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駕。以追蹤于孟子。正人心。關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聖人之徒。不亦善乎。

釋元珪曰。若能無心於萬物。則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愾荒顛倒。不爲醉。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

世之禪師。所爲機辯橫說。豎說。逆行順行者。皆如此。吾今折之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大聖人垂世立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聖人之心若鑑。不勞思慮。不用計度。而盡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鑑之明而已。不言無鑑。有所欲必淫。聖人所欲不踰矩。是以無淫。福淫禍善。必盜。聖人福善禍淫。是以無盜。濫誤混疑。必殺。聖人四罪而大下咸服。是以無殺。先後違天。必妄。聖人憲天聰明。是以無妄。愾荒顛倒。必醉。聖人不爲酒困。是以無醉。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己及人。自人及物。各止于其所。而天下之理定。元珪所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爲是。以善人爲非。觸情殘害。逆天之理。放意于酒。沈酣日富。而曰我未嘗有心也。適然如是耳。而可乎。蓋佛氏以心跡爲兩途。凡其犯理背義。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迹。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歷險阻。而謂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未嘗行也。則可信耶。

釋明瓚于衡嶽開居。李泌隱南嶽。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中夜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

空睡曰。是賊李公。愈加敬。惟拜而已。瓚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席以坐。取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鄴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仕時。辭萬乘之友。隱居南嶽紫蓋峯者凡十年。隱居之旁。有一僧巖居。曰明瓚。相去甚邇。鄴侯未嘗與往來。此見之于傳記。乃事之實。不知明瓚何爲有此說乎。使鄴侯欲謁瓚。白日而不往。中夜而後行。素非師尊。望門而便拜。中下之人。猶不爲此。孰爲鄴侯而爲之。明瓚其果有道之士與。鄴侯鄰居之日久。亦豈不知其賢否也。一見詬唾。此何禮哉。以鄴侯氣凌宇宙。才幹四海。嘗辭宰相而不爲。及得山僧煨芋之餘。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無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之常事。使鄴侯天命不當作瓚。豈能與之。使其固有瓚。但能知之耳。何足爲鄴侯之損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間有名之士。一言半句。增重其事。抑彼揚己。人人同轍。家君崇寧中。宦遊湖南。偶與一僧倡酬一絕詩句。尋卽忘之矣。後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見其僧有鏤語錄。載此詩者。題其目曰某人請益。乃知此曹攀附名勢。其心深切。必借重于公卿大夫。然後足以籠惑愚俗。過庭之訓曰。侯師聖有言。君子當守先王之道。壁立萬仞。異端邪說。勿挂于口。庶幾不爲所誘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識之。予敢不奉以周旋乎。

釋曇遷。隋開皇七年。下詔勞問。遷旣爲揖敬。或謂滯于榮寵者。乃著無是非論以示之。

曇遷所著無是非論。雖不可見。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猶松直棘曲。鷺白烏黑。雖創物之智。不能改也。聖人之教。因人本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是非不亂。則天下之事定矣。曇遷學佛。則當遺物離世。投身于巖穴之間。使世欲聞其聲。且不可得。況見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于國王。

之言。詔諛人主。耽彼榮利。何也。若以事君爲是。則不臣爲非。若以徇俗爲非。則出家爲是。是非之分。豈可亂哉。疊遷心疑。又增滯寵之議。慨然著論。祇益贅疣耳。將以是爲非。何異指中尊爲外道。將以非爲是。何異稱外道爲中尊。將是非之泯然。何異中尊外道莫較賢否。僧人誠以此思之。則是非之心。自見。苟見此心。必從是而違非矣。

釋懷感。信念佛往生。暨三載。忽感靈異。見金色玉毫。便證念佛三昧。臨終。感佛來迎。面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于心。存想既極。則恍惚微茫之中。真若有所見者。漢武帝見李夫人。唐明皇見李老君。皆此類耳。懷感專切。用志不分。故隨其所欲而見焉。其實則寂然無一物。乃妄見也。故君子養心。貴于得正。正則無此矣。得正則所見亦正。

東晉成帝幼沖。庾冰輔政。謂沙門應敬王者。何充等議不應敬。詔曰。父子君臣。百代所不應廢。今慕茫昧。棄禮教。使凡民常人。假飾服以傲憲度。吾所不取。充言五戒之禁。實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修善之俗。廢于聖世。臣所未安。詔曰。百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參治者也。五戒小善。旣擬人倫。而于世主。略其禮敬邪。卑尊不陳。王教亂矣。充言今沙門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矣。奉上崇順。出于自然。臣以爲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也。冰議遂寢。

凡釋氏自護其教甚密。不肯少爲法度所屈。以開廢毀之漸。故于一言一拜計較如此。充溺佛者也。觀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壞其法。遠法師亦云。一旦行此。如來之法滅矣。遠膠于所習。固不足責。充服儒衣冠爲

國大臣。反主無父無君之教。千古之罪人也。人之大壽。稟于天命。一定而不可易。燒香祝壽曰無量壽佛者。蓋所諂諛。世主竊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齋襄豈不深受回向。其終何如。是可鑒也。若夫天保歸美報上。祈之以日月。祝之以南山者。爲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壽望焉。非爲諛也。能正是國人。則惜其胡不萬年。能爲邦家之光。則願其萬壽無期。皆好善之誠心。非爲利也。名之曰幽厲。則孝子不能改。時日曷喪。則民欲與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愛君者。惟勸其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逸欲之君。乃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既至。雖短命如顏子。何病其賢。其德不修。雖期頤如莊躋。何救其惡。故詩人詠歌其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僧于人。不問其賢不肖。苟于己有分毫之利。則焚香頌贊。書棟名鐘。必深致善頌以悅之。豈彼不知命不可以力增。福不可以諂求。禍不可以苟免哉。以世之愚者惑而向焉。是以其說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修善爲言。利與善之間。甚微。非明哲不能辨。如充烏足以知之。彼僧者。當隋煬帝時。祝之曰。今上萬歲。當唐太宗時。祝之亦然。至武后時。祝之又然。必有明哲之君。灼見其情狀。斷然絕之。則其術無所施矣。

宗義案。吳必大問崇正辯如何。朱子曰。亦好。必大曰。今釋亦爲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言。不若只于迹上斷。畢竟已墮億逆一邊。不若就其所言。件件皆真。愈見其非理。然此皆晉宋間其徒報應變化。雖有然者。畢竟已墮億逆一邊。不若就其所言。件件皆真。愈見其非理。然此皆晉宋間其徒報應變化。

之論。後來愈出愈巧。皆吾儒者以其說增益之。牛毛繭絲。辯之所以益難也。

梓材謹案謝山于崇正辯標目上記云。宜再采擇。知其修補未完。又案五峯文集謝山節錄之致堂集。亦當補采。惜盧氏藏底未全。

附錄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人也。

衡麓學侶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梁歸正先生觀國

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始業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嘗謂學而畔道。皆由異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爲奏疏兩通。各萬言。走私僮謁諸天子。願屏絕二氏。弗俾無父無君之術侵紊人紀。會所在道梗。阻于上聞。紹興壬戌間。胡致堂退居衡山之陽。先生因其友高登知致堂之有志鄒魯而無趣竺乾也。詒書致雜文一編。致堂稱而揚之。後三年卒。年五十九。著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駢具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禮十五卷。壹教十五卷。卒之逾月。其友人陳元中率其門人約古禮葬之。而致堂誌其墓。蓋其所與遊。獨高陳二子云。參斐然集。

梓材謹案謝山爲端溪講院先師祠記云梁先生觀國遊于致堂之門者也然其年長致堂十二歲止稱學侶可爾。

衡麓講友

教授江先生琦

直閣胡先生襄

諫院韓先生璜並見武夷學案

庶官劉先生衡別見百源學案

直閣張總得先生祁

張祁字晉彥歷陽人以兄邵使金恩補官先生負氣高義工詩文趙豐公張魏公皆器遇之與胡致堂交最善時秦柏疑之會其子孝祥舉進士第一誣先生以罪付大理檜死獲免累官遷直祕閣淮南轉述通判以孝祥仕寢顯不復干進卜居蕪湖晚嗜禪學號總得翁參姓譜

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張安國言其父嘗教之云世間如貪鄙刻薄等事須常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有分毫放過處才慣了便只把做常事看補

衡麓同調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梁氏講友

學錄高東溪先生登

高登字彥先臨漳人號東溪先生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種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招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湘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而遂被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先生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卒參朱子文集

陳先生元中

陳元中閩人居番禺

梓材謹案周益公誌胡忠簡長子承務墓云隨忠簡調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元忠蓋卽元

中傳寫之異

衡麓家學二程三傳

胡伯逢先生大原別見五峯學案

簽判胡先生大正

胡大正字伯誠崇安人致堂先生從子也以任入官累遷泉州簽判賊有逼臨漳者泉爲鄰境城門晝閉

忽近郊有荷斧四五十人，邏卒捕之，同官欲斬以徇。先生不可，曰：「賊豈無攻具，乃以短斧思破城郭耶？」訊之，果樵者，時人稱之。補

衡麓門人

毛先生以謨

毛以謨，字舜舉，衡山人也。受業衡麓先生之門，嘗爲題其齋曰「不息」，而五峯爲之記。補

知軍劉先生荀

劉荀，字子卿，清江人。嘗從胡致堂于新州，又從張橫浦于南安。凡有得二公緒言，皆筆之，名曰「思問記」。淳熙中，知餘干縣，未滿，適周益公必大入相，以先生爲首薦，改判德安，知盱眙軍。所著有政規四十卷，明本三卷，座右記三卷，文源八卷，癡兒錄五卷，德安守禦三卷，都梁記問八卷，邊防指掌圖三卷，南北聘使錄三卷，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本東平人，所著明本一作明本釋書，中稱先忠肅公，蓋忠肅孳之後，于子駒芮爲兄弟行，又稱昔嘗問學于胡衡麓張橫浦二侍郎，莫不舉四端五典以示誨，子駒見元城學案。

張氏家學

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張孝祥，字安國，直祕閣祁之子也。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祕書正字。初對，首言乞總攬乾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卽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

時政事美則歸己。今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累遷起居舍人。罷知撫州。平江張魏公自蜀還朝。薦之。召赴行在。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後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卒。孝宗惜之。有有才未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參史傳。

高氏門人

主簿林先生宗臣

林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登之門。登乾道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近思錄。北溪卒爲儒宗。實先生啓之也。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伯謙爲北溪敘述云。高東溪門人林主簿宗臣。鄉之先儒也。一見奇之。是道南源委所本。唯儒林宗派列先生于晦翁之門。

林氏門人東溪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別爲北溪學案

卷四十二
五峯學案表

胡宏

從弟實

文定季子 龜山荆門門	子大時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人 二程朱氏新	從子 大原
氏再傳 安定泰山派	從子 大本
溪三傳	楊大異 胡氏所傳
	張栻
	彭居正——司強學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翌
	孫蒙正別見元城學案
	趙師孟
	趙棠——子方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方疇別見紫微學案
	向活
	齋口——子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憲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曾幾

李椿

彪虎臣 並見武夷學案

並五峯學案

五峯學案

祖望謹案中與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梓材案五峯傳與及門諸子。黎洲本亦附武夷卷中。謝山始別爲五峯學案。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嘗見龜山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南軒師事之。學者稱五峯先生。朱子云。秦檜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所著有知言及詩文皇王大紀。靈濤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五峯易外傳一卷。

百家謹案文定以游廣平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檜絕。所以致

堂有新州之徙。先生初以蔭補右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召。以疾卒。嗚呼。此真孝子慈孫。克蓋前人之愆者也。其志昭然。千古若見焉。

胡子知言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墟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夫婦之道。人醜之矣。以淫欲爲事也。聖人則安之者。以保合爲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爲能守而弗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爲至也。

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于不能推之爾。莫久于心患。在于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在于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于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幸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成己所以成物。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而物各得其分。而無爲者。君子也。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辭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爲尤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匪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次也。制而不止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于未流。則不至于用遏矣。察而養之于未動。則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于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于物而不背。易曰。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元咎。此之謂也。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惑于物。發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感。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于物。可以爲法也。夫人生于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騫不返也。

知言疑義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朱子曰。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何如。○張南軒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何如。○朱子曰。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何如。○又案孟子盡心之道。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旣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天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唯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擴充節次工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盡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朱子自注舊說未明。今別改定如此。○呂東萊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朱子曰。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某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者。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於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辭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某案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桀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變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本尤當。○東萊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

之爾。○朱子曰。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二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朱子曰。案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是。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別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句。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朱子曰。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百家謹案。朱子好惡物也。此句可疑。蓋好惡物之則也。如以好惡爲物。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亦物乎。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

已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南軒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爾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也。而或混焉。則以泥滓之雜也。方其混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于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物而已。○朱子曰。某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某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故作日用字如何。○某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理變化行乎其中爾。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用。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

百家謹案知言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就心本體能專言未曾說到工夫也似亦無病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與。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唯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曰。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朱子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于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爾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生死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南軒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必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

朱子曰。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南軒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楊荀楊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辭雜。當

悉刪去。○朱子曰：某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南軒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朱子曰：某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以刪去訖。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朱子曰：某案欲爲仁，必先識心本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以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閒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無是理也。○南軒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

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間。宜莫若敬而已矣。○東萊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間。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自放而求之。則心在是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時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閒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根本。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朱子曰。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根本。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若耶。

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朱子曰。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南軒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朱子曰。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卻安。但下句卻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

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案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卻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宗義案。朱子謂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然會而言之。三端而已。性無善惡一也。心爲已發。故不得不從用處求盡。仁人心也。已發言。心故不得不從用處言仁。三者同條二也。察識此心而後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則不過辭氣之間。愚以爲胡氏主張本然之善。本自無對。便與惡對。蓋不欲將氣質之性。混入義理也。心爲已發。亦自伊川初說。有凡言心。皆指已發而言。以其未定者爲定爾。察識此心而後操存。善觀之。亦與明道識仁無異。不善觀之。則不知存養之熟。自識仁體有朱子之疑。則胡氏之說。未始不相濟也。

五峯先生語

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情。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南軒張子序胡子知言所述。五峯先生之言。從謝山補錄南軒文集移入。

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難言。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發爲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爲真心。然則聖人立天

下之大業。成絕俗之至行。舉非真心耶。故某嘗謂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答曾吉甫。

魏鶴山曰。胡五峯此等語。真是廣大而精微。某亦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差。蓋漢儒之論多然。

梓材謹案此條與鶴山語從黎洲所錄鶴山師友雜言移入。

五峯文集

來教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蓋由見處偏而不該爾。見處偏。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者。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力行。其他異同。一筆句斷。與曾吉甫。

梓材謹案此條上半截九十八字。移入靈澤學案。

河南先生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續之託。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爲者。曾不知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於是。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爾。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爲幻化。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爲妄想粗迹。絕而不爲。別談精妙者。謂之道。未知其所指之心。何以爲心。所見之性。何以爲性。兄得毋未之思乎。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仁爲體。義爲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此道所以爲至也。釋氏狹隘褊小。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世爲事。絕滅天倫。屏棄人理。然後以爲道。非邪說暴行之大者乎。

致疑聖人以爲未盡。推信釋氏以爲要妙。則愚意之所未安。釋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未亦異。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著實。所以允蹈性命。不敢違越也。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不如是。則萬物不備。謂反身而誠。吾不信也。釋氏毀性命。滅典則以事爲障。以理爲障。而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區自私其身。不能與天下大同。言雖精微。行則顛沛。若大本旣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爲神奇。可矣。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說。則險詖淫蕩奇袤流遁之辭。善迷人意。使人醉生夢死。不自知覺。故伊川謂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以上與原仲兄

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欲復古。最是田制難得便合法。且井之可也。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於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古學校之法。墾地矣。復古法。與今法相增減。亦可也。軍制。今保伍之法。猶在。就其中增修。使之合古。行之二十年。長征兵日減。而農兵日盛。但患人不識聖人因天理合人情。均平精確廣大悠久之政。不肯行爾。

祖望謹案此條。惟論田制曰。且井之可也。此句鶻突不可行。

今之學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爲盡在己。自以爲至足。乃是自暴自棄。左右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今且當以速成爲戒。

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亦不爲無益。若篤實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舉而行也。其說夫子奔軼絕塵事。類如此矣。

爲學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故能有常而日新。以上與張欽夫。

粹材謹案：謝山所錄五峯與南軒書六條，其二條移入南軒學案。

吾徒幸不蔽固於俗學，聖賢事業，幸有一綫路可以究竟，惟不志於功利，死而後已者，可與共進此道。書辭有得有失，篤志近思，得也，迫切則苦而不可久，悔過而不能釋去，則局束而不可大，欲速之心，以未見近功，而自謂恐終不能至，則大非所望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此養心之要道。學問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若勉進不已，則古人事業決可繼。

前輩凋零殆盡，續之使不絕，正在後輩，其可聽此事若存若亡乎？嗚呼！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於流俗，不可不戒。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放下？若放下時，卻是無所事矣。無所事，則妄人矣。若太勞，則不可。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觀之，死者亦未必便是三種人。蓋修短有數，一定而不可變。雖聖人於修短亦聽之，未嘗別致力也。此所以爲聖人。在衆人，則不奈何，著死爾。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疏水曲肱，安靜中業，未是真樂，須是存亡危急之際，其樂亦如安靜中，乃是真樂。此豈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後已也。讀書一切事，須自有見處，方可不然。汨沒終身，永無超越之期，不自知覺，可憐可憐。當有見處，不可爲事物所驅役，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爲是，而不知區區於一物之中，人本與天地同德，乃自棄於一物，可惜哉。

凡有疑則精思之。思精而後講論。乃能有益。若見一義卽立一說。初未嘗求大體權輕重。是謂穿鑿。穿鑿之學。終身不見聖人之用。

心之精微。言豈能宣。涉著言語。便有滯處。歷聖相傳。所以不專在言語之間。以上與彪德美

聞公每言。纔親生產作業。便俗了。人果有此意否。古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鋤菜。如管幼安者。灌畦鬻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孔子猶且計升斗看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之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

行貴精進。言貴簡納。欽夫之言。真有益。便可於此痛加工夫。

辱許顧我少留。幸甚。雖然。相守著亦不濟事。若左右積思積疑。有不決處。則一夕話。真勝讀十年書。不然。雖某竭其愚。而左右未能脫然有悟處。亦空相守也。

仁之一義。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後所居而安。只於文字上見。不是了了。須於行住坐臥上見。方是真見。光陰不易得。摧頽之人。亦有望於警策也。

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泛濫。要極分明。不可模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後爲是。道學衰微。風教大頽。吾徒當以死自擔。以上與孫正孺

附錄

紹興間。先生嘗上書。略云。徽欽二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願陛下加兵敵國。庶得復還。父子兄弟。得重相見。引領南望。九年於茲矣。陛下乃北面事仇。儉安江左。亦何誤耶。又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

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何摧中正之易。去奸邪之難。高閔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先生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傷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后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遂遠引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請。欺天罔人。孰甚焉。

勸樊茂實沈元簡二御史請立國本補

初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械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朱子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又曰。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生死。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急迫。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又曰。五峯善思。然其思過處亦有之。

又曰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爲名論。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又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後來繙閱。所知終是短底。向來見其短而忽其長。正是識其小者。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周禮不可信。王畿之外。旬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湊合豐洛之地。方得千里。旬稍縣都如何安排。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從大處看。惟胡五峯斷然以爲劉歆。蓋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者大半。然紀綱制度。縝密處亦多。看周禮須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引後世之法。便不是。補

五峯學侶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侍郎李先生椿

彪先生虎臣並見武夷學案

五峯家學二程三傳

主簿胡廣仲先生實

胡實字廣仲五峯之從弟也先生年十五初習辭藝五峯謂之曰文章小技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爲聖賢也先生曰竊有志於此願有以詔之由此就學以門蔭補將仕郎不就銓選以講道爲事晚得欽州靈山主簿亦未上也乾道九年卒年三十八與考亭南軒皆有辨論未嘗苟合也

廣仲問答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罔滯之病豈可輕議哉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尙何憤驕險薄之有復卦下面有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爲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爲天地之心乎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胡廣仲不起可傷渠邇來雖肯講論終是不肯放下病中過此猶爲及之然胡氏失之亦甚害事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伯逢先生大原

胡大原字伯逢。五峯之從子也。雲濼案伯逢爲致堂先生長子。先生與廣仲澄齋守其師說甚固。與朱子南軒皆有辨論。不以知言疑義爲然。

梓材謹案龜山語錄陳幾叟羅仲素與先生所錄。豈先生嘗及龜山之門耶。或先生諸父從龜山遊。有所傳誦而先生錄之耶。

伯逢問答

心有知覺之謂仁。此上蔡傳道端的之語。恐不可爲有病。夫知覺亦有深淺。常人莫不知寒識暖。知飢識飽。若認此知覺爲極至。則豈特有病而已。伊川亦曰。覺不可以訓仁。意亦猶是。恐人專守著一箇覺字耳。若夫謝子之意。自有精神。若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卽我之用也。何病之有。以愛言仁。不若覺之爲近也。觀過知仁。云者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立功。而爲仁也。

胡季立先生大本

胡大本字季立。茅堂次子。伯逢弟也。梓材案先生乃伯逢從弟。與南軒共學於嶽麓。補

五峯門人

宣公張南軒先生棧別爲南軒學案

彪先生居正

彪居正字德美。湘潭人也。其父虎臣。從胡文定公遊。先生因事五峯。五峯疾病。先生問之。且求教焉。五峯

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著述雖不傳。然觀五峯所答先生書。皆志其學之大者。蓋南軒之下。卽數先生。當時有彪夫子之稱。修

粹材謹案先生問心與爲仁于五峯見上知言。

吳澄齋先生翬

吳翬字晦叔。建寧府人。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五峯歿。又與張南軒胡廣仲胡伯逢遊。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無不從之。參決所疑。築室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取程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九。朱文公集有行狀。

澄齋問答

遺書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又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今由前而觀之。則是心與情各自根於性矣。由後而觀之。則是情乃發於心矣。竊謂人之情發。莫非心爲之主。而心根於性。是情亦同本於性也。今日若既發。則可謂之性。不可謂之心。然則既發之後。安可謂之無心哉。豈非情言其動。而心自隱然爲主於中乎。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養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還將孰爲根本。而培養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我已見性者。故文定公曉得敬字。便不差也。

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

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爾。

姜定庵曰。人心道心。同是一心。正謂此也。

孫先生蒙正別見元城學案

監嶽趙先生師孟

趙師孟字醇叟。□□人。以蔭入官。監永州酒稅。用宗室恩。得監潭州南嶽廟。自是之後。寓居南嶽蕭寺中。從五峯遊餘三十年。自以爲未有得。其後有室家之戚。歷時而情累未遣。頗以爲病。一日晨起。洒然有喜色。家人怪而問焉。則笑而不答。已而語其友人曰。吾今而後。始爲不負此生。平時滯吝。冰解凍消。其樂有不可名言者。乾道八年卒。年六十四。

趙先生棠

趙棠。衡山人。少從五峯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魏公於督府。魏公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不爲屈。乃命子南軒與先生交。先生之子方。又從南軒學。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通判向先生活

向活字伯源。鄉林侍郎仲子也。從胡文定公遊。卒業於五峯。端重有父風。以邵陽通判挂冠歸。補

蕭先生□

蕭□。南軒高弟。定夫之父也。魏鶴山述定夫之言曰。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云。參鶴

山文集

胡氏所傳

修撰楊先生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從五峯授春秋。梓材案當作從胡氏授春秋。嘉定中進士。授衡陽主簿。調龍泉尉。召對。極言時政。進直祕閣。

謝山跋宋史列傳曰。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除廣東庾節。除祕閣奉祠。蓋尙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常授春秋於五峯胡氏之門。愚考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間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峯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寡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間。大異相去懸殊。於嶽麓弟子。吳趙輩尙稱後進。則譌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堂茅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爲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訛耳。

梓材謹案。五峯兄弟致堂。以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卒。籍溪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卒。謝山謂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蓋與籍溪前後卒。若廣仲之卒。在乾道九年癸巳。僅後十一年。又七年而南軒亦卒。茅堂未詳其年。其卒亦未必在廣仲之後。疑楊先生所從受春秋者。尙在五峯之子季隨兄弟也。

彪氏門人二程四傳

提刑劉退庵先生強學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氏家學

忠肅趙先生方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蕭氏家學

蕭定夫先生佐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卷四十三

劉胡諸儒學案表

劉勉之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元城龜山謙 氏門人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學案
涑水二程再 傳	
安定濂溪三 傳	
胡憲	魏掞之
文定從子 謙氏門人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伊川再傳 安定泰山派 溪三傳	劉懋 子燾 子炳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邵景之 方未見下屏山門人
劉子輦 洛學私淑	從子琪 嗣子坪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劉懋見上籍溪門人
	方未
	黃銖 陳以莊
	詹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祐	林之奇
	李楠
	李樗並見紫微學案

方德順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並劉胡學侶

劉胡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能不雜於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閩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者亦於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所以表晦翁之師也內胡籍溪傳本在武夷學案照序錄移入之

劉楊門人馬程再傳

簡蕭劉白水先生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少以鄉舉入太學時蔡京方嚴挾元祐書制之禁先生心知其非陰訪伊洛程氏之書藏於篋底深夜下帷燃膏潛鈔而默誦之學易於譙天授定已而厭科舉業南歸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結茅別墅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籍溪劉屏山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先生知不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劉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先生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韋齋卒屬以後事

且戒子受學焉。故文公之得道，自先生始。卒年五十九。雲濠案是傳。原匪聘君據圖書。先生謚簡肅。
附錄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據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會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柄國政。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下。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歿。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采芝食菊。若將終身。短檠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遭連。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從黃氏補本錄入。

武夷家學伊川再傳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文定從父兄子也。從文定學。卽會悟程氏之說。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先生獨與鄉人劉白水勉之陰講。而竊誦焉。旣而學易於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心爲物

泮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隱故山。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遊日衆。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學教授。先生猶不起。郡守魏疇手書開譬。始就職。迪諸生以爲己之學。諸生孚化。共留七年不徙。以母老監南嶽廟。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先生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召爲祕書正字。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無有敢顯言者。先生疏入。卽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左宣教郎。主崇道觀。歸。初。先生與劉白水俱隱。又與劉屏山子輩朱韋齋。松交。韋齋將沒。特屬其子文公。薰並受學。文公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最久。籍溪先生之所居。而以自號者也。年七十七卒。諡簡肅。

胡籍溪語補

凡學者治經術。商論義理。可以問人。至於出處。不可與人商量。

祖望謹案。時范伯達被召。問之。先生不應。再三叩之。答以此語。

附錄

先生歸隱故山。決意不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賢士大夫皆注心高仰之。於是朝臣折公彥質。范公冲。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祉。呂公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折公入西府。又言於高宗。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郡守魏公疇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始不得已。出拜命。

紹興己卯。先生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詩云。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

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後又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關老新峨豸角冠。時劉瑛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型。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別廣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鈔取其要。附以己說。

先生教諸生于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于人者。黏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謝山書文定傳後曰。宋史別列籍溪于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檜諱言之後。一時誦其輪對疏者。以爲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况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不可不列之儒林也。又曰。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尙有胡居士熟藥正鋪牌。卒成一代儒者。真人豪哉。

洛學私淑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輩

劉子彙。字彥沖。崇安人。忠顯公幹仲子。以父死靖康之難。痛憤。廬墓三年。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

屬通州興化軍。以執喪致羸疾。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間。走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姪琪敏而嗜學。教之不懈。所與遊皆海內名士。韋齋朱先生且以子文公托之。先生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莫先于復。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文公嘗請益。先生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尙勉哉。一日感微疾。謁家廟。泣別其母。與親朋訣。付琪家事。指己所葬處。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雲濠案。先生著有屏山集二十卷。子珩編。朱子序之。

聖傳論

吾觀古聖賢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舍過如遺蛻。德非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

附錄

先生學尤深于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或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朱子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劉胡學侶

教授陸支離先生祐

陸祐字亦顏，侯官人也。以進士爲主簿，尋爲湖廣南路宣撫司準備差遣，又任福建茶鹽公事官。所至盡心職事，察冤獄，有惠政，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者，笑而不答。其守身持家，不隨俗爲好惡，不顧人之是非。一準禮經，沈酣經學，篤信自守。閩中自古靈先生倡道，其後游楊胡三子得程氏之傳，先生則自得之者也。東萊呂居仁入閩，福州諸子如李楠、林之奇、李樗輩皆從遊焉。居仁歸浙，之奇輩無所卒業。適先生自楚中歸，大喜，羣造其門。居仁寄詩有云：「時從陸丈人共此一篇書者也。」里人乞爲本州添差教授。葉石林以聞，從之。命下而卒。學者稱爲支離先生。其晚年所自署也。補

附錄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爲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志，尙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于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觀此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概矣。從黃氏補本錄入

庶官方先生德順

方德順，莆陽人。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

去。而名聞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方德順。侯官人。呂東萊。祭林少穎。文有云。里居之良。若方若陸。王厚齋。因學紀聞引此。原注。方德順。陸亦顏。陸爲支離。方卽先生。其名未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別見豫章學案。

白水門人馬程三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籍溪門人伊川三傳

直閣魏良齋先生揆之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寧人。嘗師籍溪胡先生。登鄉舉。禮部不第。遂不復出。築室讀書。榜以良齋。人稱良齋先生。乾道中。詔舉遺逸。力辭。陳相魏公俊卿雅知先生。招致甚力。乃以布衣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爲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程頤列祀典。不報。又請罷詞賦。空言。取人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亦不報。喟然嘆曰。上恩深如此。而吾德不足以感悟聖意。遂丐去。會倖臣會覲。召還。復累疏諫。遺書陳魏公責其不能揀正。語甚切至。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先生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勿以僧巫俗禮。挽我。素與朱文公遊。趣向相同。召至。委以後事而卒。年五十八。贈宣教郎。直

秘開。

附錄

初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于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寸學無不講。而尤長于前代治亂與衰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取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衢守章傑雅怨忠簡。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取議者。先生適客衢。獨慨然以書譙傑。傑亦不能害也。

先生諫會觀事。又以書切責陳魏公。魏公亦不堪。乃因其告歸。罷爲台州教授。觀時至龍山已久。候先生云。然後入。

本子記先生贈告後曰。撥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邊近。侍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憫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何如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于忠讜云。

張采謹案。君子難進易退。大約綽有餘地。若待上厭而始歸。則斥逐隨之矣。功名中一輩。所以昧昧

爾。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

劉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屏山胡籍溪學以文林郎奉祀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恆軒先生文簡公燿其子也

縣令邵先生景之

邵景之字季山古田人橫渠弟子彥明之姪早負文名登第後攝教建寧受業于籍溪胡氏之門官止莆田令先生幼喪母事繼母以孝聞所著有玉坡集參姓譜

縣令方先生耒見下屏山門人

屏山家學

忠肅劉先生珙

劉珙字共父崇安人安撫使子羽之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屏山先生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議先生不至檜卽諛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終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草遺奏言恭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

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與南軒翁訣。皆以未能爲國雪讎爲恨。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先生事繼母以孝聞。功總之戚。必素服以往。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如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共父。今日達官。似皆不逮之。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賴于兄。愛之尤深。責之尤重。補祖望謹案是時共父以憂歸。

又曰。前書勸共父謙虛。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竊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辨。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實有所妨。望兄其以此意開廣之。補

從事劉七者先生評

劉珩。字平甫。屏山之子。仕爲從事郎。自號七者翁。每與朱晦庵諸名賢倡和。有詩集十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少傳公子羽之幼子也。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娶范直閣如圭之女。

附錄

朱子與平甫書曰。學問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補

又曰。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補

屏山門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朝奉劉板軒先生懋見上籍溪門人

縣令方先生耒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也。曾祖元桀。曾共學于伊川。從父燾。則王信伯之私淑也。先生爲南軒之客。亦與朱子共講學。雲濠案一本云少孤貧苦學。遊建安。參謁朱子。乾道中登第。爲善化尉。以直道待南軒。在幕府中無阿辭。南軒嘗曰。友朋之足與共死生禍福者。耕道也。已而以先生與游。九言並薦。爲屬曰。是二人能攻臣過者。官終連江令。後村以先生置朱張弟子之列。非也。觀勉齋跋先生遺墨。則可見矣。先生有弟曰禾。亦講學。補

梓材謹案方耕道有二。一名疇。弋陽人。一名耒。莆田人。謝山始并爲一人而立之傳云。徧從橫浦籍溪澗庵屏山遊。旣復抹而分爲之傳。于弋陽耕道傳云。徧從胡文定父子張橫浦諸公遊。于是傳云。與朱子共講學。籍溪爲文定從子。與屏山皆朱子師。弋陽耕道旣從胡氏遊。則莆田耕道必屏山門人。而與朱子同學矣。

隱君黃穀城先生銖附門人陳以莊

黃銖字子厚。建安人也。隱居不仕。從劉屏山遊。屏山門下。朱子最爲大儒。而先生亦其眉目也。屏山歿。遺文散落。晦翁與先生讎校以傳。固窮而卒。所著有穀城集五卷。朱子序之。謂其文學太史公。詩學屈宋。曹

劉隸古皆得魏晉以前筆意。而西山後序述其詩曰：先生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又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此不媿爲屏山之徒矣。有高弟曰陳以莊，字敬叟，其甥也。亦工詩。

總領詹元善先生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氏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李和伯先生楠

李迂齋先生樗並見紫微學案

恆軒家學伊川四傳

文簡劉雲莊先生楡

侍郎劉先生炳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四十四

趙張諸儒學案表

趙鼎	子諡	晉孫綸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文門人 百源伊川再	王大寶	張栻別爲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 十一 趙張諸儒學案

安定謙溪三傳								
張浚	子栻別爲南軒學案							
伊瀛氏門人 再	子杓	孫忠恕別見南軒學案						
安定謙溪老	王十朋	子聞詩						
泉三傳		子聞禮						
		宋晉之	弟習之					
	楊萬里	子長孺						
		劉儼						
		呂陟	別見南軒學案					
	羅博文	別見豫章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陸游	別見荆公新學略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學侶	
陳良翰	
芮煜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蔡幼學
	陳武 並見止齋學案
陳鵬飛	黃補
並趙張同調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范端臣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趙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中與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遊。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梓材案謝山是卷序錄。原底作趙張二公學案。後定序錄刊本。益以陳芮諸公。故易其稱。

子文門人邵程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先生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金人議立張邦昌。先生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累除司勳郎官。久雨。詔求闕政。先生言自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伊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先生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先生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先生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尙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先生復爲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先生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先生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襄陽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相岳飛可使否。先生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先生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先生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先生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先生都督川陝諸軍事。九月。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先生是其言。且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不可恃矣。乃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先生曰。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先生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先生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先生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皇子瑗封建國公。于行宮門外建資善堂。先生薦范沖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先生以宰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先生每抑之上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先生。先生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浚又嘗奏乞辛建康。而先生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先生與議不合。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及浚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先生入對。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先生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先生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先生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癩。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先生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

給事中張致遠以潘良貴常同被斥。不書黃。上怒。顧先生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先生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嗣因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先生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禮數不得不異。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先生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先生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之。又薦璩振爲侍御史。振本先生所引。及入臺。勅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先生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先生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先生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初。先生與張浚薦檜可共大事。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先生。先生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嗾言者論其嘗受僞命。屢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先生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糲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先生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先生配享廟廷。擢用其孫十有二人。先生汲引善類。惟恐不及。若胡寅。魏玘。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輩數十人。分布朝列。稱有知人之明。顧竟爲檜所欺。斥逐流離。齋志以沒。論者惜之。所著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

于世參史傳

天授門人程蘇再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靖康初，以進士爲太常簿。高宗卽位，累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先生請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吏部侍郎，旋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先生度金人必來攻，言宜設備。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果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與先生于吳門捍禦。已而先生獨留，招集潰兵，甫定會苗傅等作亂，乃邀秦鳳路總管張俊相持而泣，告以起兵間罪。遂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亂定，除知樞密院事。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引入內殿，曰：「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之，先生以晚進不敢當。初，先生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先生問欲何如，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先生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先生謂中興當自閩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遂慷慨請行。詔以先生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旣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先生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門問大舉之策，曲端言必敗。先生怒，令責狀。旣戰于富平環慶，趙哲軍先潰，斬哲以徇。哲將多不服，背降金。先生退入閬中，下曲端獄，論死。會有言殺趙哲曲端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先生，先生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詔先生

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先生。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及劉麟引金入寇。趙忠簡鼎薦。除知樞密院事。即日長驅臨江。部分諸將捍禦。身留鎮江節度之。兀朮聞先生已至江上。驚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夕遁。五年。除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岳武穆飛平楊么。先生奏遣武穆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既就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先生以敵勢未衰。會諸將議事江上。請帝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偃。趙忠簡及折彥質欲召武穆兵東下。先生奏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時楊沂中兵抵濠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先生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爲沂中所敗。遁。高宗手書嘉獎。趙忠簡等議回蹕臨安。先生奏。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初先生與忠簡同心輔國。至是不合。忠簡去而先生獨任。以卻敵功。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哀不自勝。先生奏。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以安天下。乃命先生草詔諭中外。辭甚哀切。每奏對。必言讐恥。上未嘗不改容流涕。鄮瓊軍叛。劫殺參謀呂祉。先生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如何。先生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憾之。臺諫交詆。遂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十年。金復取河南。先生奏治海艘。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先生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先生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子斧鉞。不忍以不言而負陛下。先生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子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秦檜大怒。令臺諫論。徙

永州先生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先生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
女。亦知有張都督也。檜死。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先生時以母喪將歸葬。臺諫湯鵬舉。論先生歸
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先生自潭聞欽宗崩。號慟不
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先生迎拜道左。衛士見之。無不以手加額。車駕將還臨
安。慰勞先生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累除少府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史忠定浩在政府。先
生所規畫。浩每阻之。先生薦陳正獻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與先生子棻赴行在。曰。朕倚魏公如
長城。不容浮言搖奪。符離之戰。南軍不利。先生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時湯思退爲
右相。急于求和。上召先生入見。復議罷和。拜先生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
隆興二年。奉詔行視江淮。御史尹穡論先生費國不貲。先生亦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朝廷
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誤國。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卽
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贈太師。諡忠獻。先生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
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
樞筥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朱子狀先生行實。或以所述事止據其家牒詮次。殊不協人言。高宗耐廟
議配廷臣。或有謂先生恢復空言。未酬三瀆之辱。然和尙原宿州兩勝。皆自先生決之。不可謂非善將將
者矣。嘗與趙忠簡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悉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忠肅。允文。汪文定。應辰。王
忠文。十朋。劉忠肅。璜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于行間。謂韓蘄王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武穆。錡。奇

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並稱爲知人。先生事母以孝稱。所著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棡杓。參史傳。

張魏公語

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心。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見鷓山集。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登學案者。張魏公家三世五人。蓋謂先生及二子一孫一曾孫也。

趙張學侶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同調

獻肅陳邦彥先生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先生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以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唐鄧淮泗。先生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理欲誅之。宰相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先生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今議未決而之望之行。恐辱國不止于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先生。湯思退尙執前論。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先生疏思退。

竊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先生頓首謝曰：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穠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先生言職。兩淮撤備，金大入。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先生。與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事中。奏王抃矯詔請正典刑，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爲太子詹事，召對選德殿。上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先生言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仁德無累功利，自致。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賜諡獻肅。參史傳。

修撰芮國器先生煜

芮煜，字仲蒙，一字國器，吳興人也。紹興進士，爲仁和尉。荒殍載道，區處賑卹，各有條理。初官左從政郎，憤秦氏之亂，政通判常州。沈長卿者，李莊簡公客也，嘗言和議之非。一日，與先生賦牡丹詩，或告之，謂有謗訕語。下大理寺獄。以先生爲證，官騎赤棒至門。先生慨然就質，曰：吾不知獄吏之貴也。對簿力辯其非，長卿不任笞掠，誣服。獄吏以示先生，對曰：長卿誣服則可，吾不能妄證也。吏乃別摘先生平日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以爲怨望。竄化州，槍死。召用爲監察御史，其爲廣東提刑，雍容儒雅，以經術飾吏事。舊例供饋甚豐，先生潛輸之公帑，歸過曲江，盡以頒犒郡尉之缺于月給者。時謂其清不近名利，不違衆。尙書左僕射葉顥薦先生與王十朋、周操可備執政。歷國子司業、祭酒。其對諸生，蹴然如重客。聞人有善，欣然道之。陳傅良、陳亮、蔡幼學、陳謙皆在太學。先生陶鑄之，甚至。時東萊爲學官，摠衣講學，昌明斯道。先

生以女妻之。孝宗諭宰相曰：侍從有闕，亟用之。而先生以疾固請祠。以右文殿修撰歸。太學之士祖送以千人。觀者太息。先生雖不主和議，而亦未嘗輕言用兵。嘗奏孝宗曰：陛下以爲蓄積稍羨，思大舉。當會計可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思也。行常報卿，已而上約略之。僅可得十三番費用。于是始爲息民之計。先生每與人言及退入室，端坐默思，唯恐有失。蓋省察之嚴如此。所著有易傳及文集共三十四卷。先生自化州還，追和長卿牡丹詩有寧分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今人傳以當時所作，非也。先生卒，孝宗思之不置，用其弟輝至尙書。

祖望謹案：內祭酒所著易傳一卷，奏議二卷，雜文七卷。周益公采其說易之句曰：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曰：習餘則否。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于坎窞者，爲小人言也。離之三日，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簣，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

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于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寓永嘉，其子燔學于先生，于是得召對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公息齋之爲司業，與先生皆中興師儒之首。改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贖，上問母以子貴何也？先生對畢，進曰：舜禹皆聖人，與于微賤，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

父母則非所以爲貴也。上爲悚然。而檜浸不說。先生每見檜。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忘中原以自佚。檜益怒。乃以燿爲禮部侍郎。以臨之。先生謂燿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事。批其後還之。燿亦恨甚。先生講筵。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頗思先生。將召之。適彗星見。有自永嘉來者。檜問陳少南作何狀。則對曰。觀妖星聚飲爲樂耳。乃除名居惠州。徒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所著有陳博士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雲濠案直齋書錄解題作書解詩解。謝山劄記亦然。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振孫日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斂。于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戍申。不知其德不足以償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一論而已哉。先生解詩。則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深寧先生不以爲然。予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言之也。

得全家學邵程三傳

知州趙先生謚

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永州太守楊東山言某初筮爲零陵主簿。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心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尙有前輩典型。參鶴林玉露。

得全門人

尙書王元龜先生大寶

王大寶字元龜海陽人建炎初廷試第二差監登聞鼓院奉祠趙豐公謫潮先生從之遊日講論語後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卽命其子敬夫從之學改知袁州召爲國子司業孝宗時遷禮部侍郎諫議大夫上疏劾宰相湯思退主和誤國罪改兵部侍郎力乞祠後召爲禮部尙書參姓譜

紫巖家學程蘇三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

張杓字定叟雲濠案先生名一作杓魏公次之而南軒先生之弟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先生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改知衢州南軒之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玉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烟薰閉糶先生首治之帝獎其不畏疆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匿先生分地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恃以恣橫先生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牐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累遷至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迂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

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資緣宣諭求免。先生奏論如律。孝宗觀湖。先生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黨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聞道疾馳以聞。先生不爲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爲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請鬻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先生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先生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辯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先生爲首次子。忠恕參史傳。

祖望謹案定叟力球同甫

紫巖門人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先生以攬權對。高宗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先生裁決如神。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先生身兼四者。以應詔。召爲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先生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奏解楊存中兵權。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先生以爲陽不勝陰。

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請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歷除侍御史。論史丞相浩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誑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及楊存中復用。出知饒州。丞相洪文惠。請故學。基益其圃。先生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乞留。不得。至斷其橋。復知泉州。入爲太子詹事。禮遇有加。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諡曰忠文。先生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歿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武侯。顏平原。寇萊公。范文正。韓魏公。自比。朱晦翁。張南軒。雅敬之。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尙多。有聞先生風聲。皆服其行事。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先生爲第一。先生之學。一出于正。自孔孟而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公是師。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尙書論語解。梅溪集。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張魏公所薦。嘗以紫巖爲受知師。其劾史忠定也。謝山謂其言稍過云。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魏公謫永。杜門謝客。先生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魏公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魏公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縣以大治。以薦召爲國子博士。南軒以論張說。出守袁。先生抗言。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除提點刑獄。請于潮惠二州築外砦。俄以憂去。召爲尙左郎。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累數千言。請以選將備敵爲事。又言天下事有本根。聖學高明。顯益

思其所以爲本根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先生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子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官。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先生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先生上疏力諫。高宗未葬。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先生上疏劾之。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無形之禍。起于朋黨。積于近習。會孝宗日歷成。參政王藺以故事俾先生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傅伯壽。先生以失職。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先生當奉進。孝宗猶不悅。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先生疏其不便。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開禧初。召復辭。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諡曰文節。先生爲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文忠。必大文忠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先生爲記。許以掖垣。先生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先生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愛國也。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先生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先生精于詩。嘗著易傳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誠齋易傳二十卷。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子長孺。同上。

梓材註案先生誠齋集有胡忠簡行狀云萬里與公同郡嘗從學故自稱門人則又在胡門矣。

庸言

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淑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程子謂君無旅也流于汾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作易與說易者諱之耳非諱也不忍言也。

趙簡子問史墨以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革聖人不作意如何人而干之且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詩云無教猷升木。

禮者免刑之大閑。

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

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君子之于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君子之于小人也。有容而無敵。

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恥。臧堅以齊侯遺奄人唁己爲恥。後世以闖人薦己而不恥。袁盎以宦者參乘爲恥。後世以宦者參國而不恥。

人之爲不善。一而足。爲善。百而不足。

博愛與兼愛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也。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是離婁可筮也。趾焉而已。是師冕可馳也。目趾具而已矣。

張敞不貨昌邑王以售其身。可謂賢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班固謂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譏之。仁可譏也。建恭爲子職。而可譏乎。

天下之至神者。惟人心。見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今人也。見古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古人也。見日月之過。寒暑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天地也。見韋弦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萬物也。因前日之過。得今日之過矣。是數者。非人告也。心告也。

引重者。先進之盛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

燭定則明。搖則昏。而況心乎。

血氣之氣。盈則暴。虛則屈。惟道義之氣。塞乎天地。

惟受責者能爲君子。

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南子之見。公山佛胥之往。子路不悅。宜何從。曰。吾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與。曰。子路可爲也。夫子不可爲也。

古之巫者一。今之巫者三。謂老釋

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秦人之尙功術。猶人之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其究則死也。忽焉。見乎表者。作乎裏。形於事者。發於心。其外寂然。其中森然。學者莫上於敏。莫下於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何也。不可怙者天。不可畫者人。禮義廉恥。柳子以爲二。其實一而已矣。恥是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龜山學案。

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灑。弗掃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者也。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葉。有敗詐。無敗誠。

登高者未必跌。而常覆車於夷塗。夜坐者未必寢。而嘗失旦於昧爽。

井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中和之功，至於位育。若是其大乎？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平城之役，一怒萌於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死人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

水能溼夫火，而隔之以土，則溼者燥，火能流夫金，而乘之以水，則流者止。

水在其內，而壺之瑩外，達善之出而不揜者，肖之。日月在其外，而牖之輝內，達善之入而不拒者，肖之。始雪而溫，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

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精氣爲物，神而明也。游魂爲變，明而神也。

湯至熱也，久漱而涼。泉至寒也，徐咽而溫。

大法不可犯。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清議不可犯。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於大法。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墮彼乎？曰：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

神領意會者，見驚於滕口塗說之儒。下帷潛心者，見誹於開門授徒之師。噫！

橫渠謂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然則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何謂關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噓吸乎？

或問仕曰。事長官莫太親。任事莫太專。

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揚雄氏之論。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孟子之時。已有三家者流之說。

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爲非禮勿履之事。

宮之奇與百里奚。臣子宜孰。則曰。宮之奇哉。爲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宮之奇與日月爭光矣。

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古之所謂爲人者。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者也。將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焉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而遽自以爲足乎。

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故不可須臾離。

水爲冰。雨爲雲。精氣爲物也。冰爲水。雪爲雨。游魂爲變也。

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爲湯諱功矣。桀亦無辭也。至云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又以諛湯者。諛禹。而何以爲堯地。皇人未嘗諱天災。

何謂安其身而後動。安在動後。非憂則悔。何謂虛其交而後求。虛在求後。非辱則累。

誠齋文集

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爲其曲學阿世之資。飲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爲心齋坐忘之

地。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上張子韶書

文於道未爲尊固也。然譬之瓌璞爲器，瓌固璞之毀也。若器成而不中度，瓌就而成章，則又毀之毀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亦奚取於斯？答劉子書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先生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大節固卓然。然豈不前知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答朱侍講書

謝山跋楊誠齋易傳曰：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惑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於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訛，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以史事證經學，尤爲洞邃。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

承議羅先生博文別見孫章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別見玉山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別見荆公新學略

國器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

祕監陳先生武並見止齋學案

少南門人

縣尉黃吾軒先生補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莆田人紹興中從父宦遊惠州得永嘉陳少南師友之已而以其學教授於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艾軒講學城南先生在城東幾與齊名官至高要縣尉有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元龜門人邵程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定叟家學程蘇四傳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別見南軒學案

梅溪家學

提刑王先生聞詩

王聞詩字興之梅溪長子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始從梅溪遊太學梅溪於法當任子先生曰二父老矣請先及梅溪卒而先生爲士人如故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忠定所進毀趙公者不以爲黨歷事三

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愴利動搖。參葉水心集

運判王先生聞禮

王聞禮。字立之。梅溪次子。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惠安丞時。禁私庵。寮有壯屋號彌陀庵。主僧倚郡將爲姦。先生捕立毀撤。守怒詰之。徐疏以實。守因敬之。薦其賢。先生果敢激烈。當官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雖雷霆獨立。面折無諱。同上

梅溪門人

朝散宋樟坡先生晉之附弟習之

宋晉之。舊名孝先。字舜卿。樂清人。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遊。學徒數百人。獨先生首出。梅溪器之。以經魁南省。歷知臨海光化奉化縣。通判信州。以朝散郎致仕。自號樟坡居士。著有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弟習之。少先生四十歲。亦恭謹好學。事先生猶父也。參樓攻媿集

梓材謹案先生梅溪題名賦。猶名孝先。字舜卿。

誠齋家學

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楊長孺。字伯大。誠齋長子。號東山。以父蔭守湖州。彈壓豪貴。治聲赫然。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擢經略廣東。以己俸代下戶輸租。遷福建安撫使。真西山入相。寧宗問當今廉吏。以先生對。端平間。加集英殿

修撰年七十餘致仕卒諡文惠參江西通志
誠齋門人

劉先生儼

劉儼字子思安福人也學於誠齋益公有序贈之嘆其才名三十五年而不遇者也

監司呂先生陟別見南軒學案

得全續傳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四十五

范許諸儒學案表

范浚	從子 端臣 范處義
默成講友	虞唐佐
	柴喆
	陳九言
	邵恂

范許諸儒學案

許斫	陸九齡	胡銓	馮澥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 傳	父山
紫微講友 並程學同調	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別見武夷學案			
梁溪講友	高元之	崧老續傳			
許翰	張龜年				
	父廉				
	高梅				

祖望謹案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牛葵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三顧則營學於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猶

者耶。述范許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諸儒。多別爲一家者。謝山特立學案以類敘之。

默成講友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也。世家廬仕。先生獨不近榮利。篤志聖賢之學。以治心養氣爲本。紹興中以賢良薦。因秦氏當國不起。婺守延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道。危坐一室。塵几敗帷。處之泰然。學者稱爲香溪先生。先生之文。世之所誦習者。朱子所取心箴而已。雲濠案香溪集有元吳師道跋。稱朱子取其心箴。註孟子。他罕有知者。元之胡仲子始表章之。謂其多超然自得之語。不獨心箴也。朱子謂先生不知從誰學案。先生答潘默成書云。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尙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子子爲世俗趨慕耳。然則先生之學。所謂得之遺經者也。顧當南北宋之交。關洛之書盛行浙東。永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屬楊尹之徒。先生所爲文集。若未嘗見關洛諸公書者。故絕口不及也。而其言則多與之合。先生又及與默成交。此事之不可解者。要之是時學者。如閩之支離先生陸亦顏。屏山先生劉彥沖。以及先生。皆承伊洛之風而出者。雖不在見知聞知之列。而同車合轍。可謂豪傑之士也。所著有香溪集三十二卷。雲濠案香溪集二十二卷。爲其門人高梅所編。其姪端臣刊之。收入四庫集部。抑予讀先生進策五卷。及上李丞相書。則甚有志於用世。特以其時之不可而自晦耳。固非石隱者流也。

香溪文集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十。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

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心竅。

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進學齊銘。

善利之念起於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於危微之際，得之，舜，跖，圖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見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恥之爲義，不大哉！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所恥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故於穿窬則恥，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孟子亦云：以言餽以不言餽，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故曰恥，入道之端也。恥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悔，故曰：我過矣，然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於心，則卽悔，悔勿復矣。諸言行而已矣。悔說。

高帝誅項籍，圍魯，魯諸儒尙講習，絃歌不絕，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死且不奪，更何物足以移之？逮魯邠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魯人於是多歆慕之，去文學而趨利，至使世謂魯人好利，甚。

於周人利之能敗人也如此。題貨殖傳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也。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論

祖望謹案此於意之義未融。然亦自有見。

守約是儉德。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凡儉皆可以悠久而無窮。太甲三篇論

人誰不欲使人謂正人君子。而卒不免爲常人。至或陷於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非一。知善之可好而勿爲是自欺。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目殆未可殫言而悉數也。彼欲以欺人而不知一日之間。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不能十一。且未能欺人而先自欺。幾何不陷於大惡耶。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甚微。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掩如此。乃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孰甚焉。是以古之學者必慎獨。不覩不聞。所謂獨也。慎獨齋記

今人平日出門。牽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則恩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

其生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之。斃而後已。由是則可以無媿於天。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不可奪其赤。霜雪大摯。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雞鳴自如。物且不移。人其可失正乎。易於蒙曰。養正於頤。頤亦曰。養正。頤。養也。而蒙爲物稱。欲得其養。又其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故異卦而同辭。古之人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蒿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睥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先正其心。是爲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於海。言水者必期於海。學未必遽至於聖。言學者必本於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勉之哉。養正齋記

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譬猶揭流涉波。溯沿上下。不出於斷潢絕港。以爲舉天下之觀水者。皆莫吾若。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汗漫。不見邊際。彼將悵悔自失。自比於蹄涔杯坳之暇。然則世之果自標異者。庸非不學者之過也哉。拙齋軒記

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眈而後胥徒。視一克念。如諧羣言。患一失念。如耳道謗。不欺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況此民其寧。或我欺乎。永嘉縣不欺堂記

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渾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慾。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歧。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齋記

凡益之道。非能贅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友直不足於信。故友諒未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皆在我不在彼也。三益齋記

學者覺也。覺由於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增嫉。得喪欣戚。缺望很忿。恍惚憂懼。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於中。汨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見。亦且顛冥迷憤。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不亦難乎。然彼紛紜於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能於勿忘勿助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奧也。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未能盡心。安能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存心齋記

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何暇事無益之言哉。訥齋記

韓退之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凡物理之見於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喬梓父子之師也。棠棣兄弟之師也。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有是物。必有是理。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吾而知守柔。顯影而知持

後。於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退之於是乎失言。答胡英彥書

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宏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悶。苟可以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明此。雖臨死生如坦途。況外物乎。答羅駿夫書

梁溪講友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進士第。宣和中。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請罷雲中之師。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與大役。傅坐罷。先生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改御史中丞。上疏陳決勝之策。種師道罷。先生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先生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高宗卽位。以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宗忠簡澤論車駕不宜南幸。且劾黃潛善等。潛善請罷忠簡。先生極論以爲不可。李忠定綱罷。先生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忠無益。力求去時。潛善奏誅陳東。先生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卒。贈光祿大夫。先生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忠忱發臆。不脫儒者本色。願以薰蕕異味。斥逐而死。君子惜之。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參史傳。

梓材。譚案。樓攻媿誌高端叔墓云。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迎故尤選于春秋。是先生爲吾鄉高氏春秋學之所從出也。又案吏部員外郎忻。乃其弟。嘗撰右丞行狀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紫微講友。

吏部許子禮先生忻

許忻。字子禮。梓材案。宋史本傳未稱其字。此據朱子文集補之。襄邑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極論和議不便。請正王倫賣國之罪。以圖與復。疏入不省。後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同上。

靈深。譚案。復齋學案本傳云。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密接。見復齋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歷歷言之。可以見所得中原文獻之傳矣。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

蕭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遊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先生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建炎四年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辯行於世。靈深案。經

義考按錄胡澹庵序當作春秋辯疑。大旨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其門人胡澹庵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先生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後澹庵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於春秋。非徒口講耳受者矣。參四庫書目提要。

香溪家學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香溪先生從子也。范氏子弟多從學於香溪者。而先生最有名於時。成紹興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酷嗜學。雖入官不少怠。書法歷游篆隸以來諸體。無弗工。學者稱爲蒙齋先生。所著有蒙齋集。香溪門人。

虞先生唐佐

虞唐佐字堯卿。盈川人也。從學於香溪者十年。中淳而外謹。刻意學問。善領略。香溪稱其十年不異一日也。

柴先生喆

柴喆字吉卿。永豐人也。束書從學於香溪。得聞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於治心養氣。蓋惓惓也。

陳先生九言

陳九言字永叔。義烏人也。香溪之兄孫壻。因從之學。養親讀書。香溪稱其有志而能勉於行。亦自修之士。

也。

邵先生恂

邵恂字子信。壽昌人也。香溪稱其趨向甚端。植志甚篤。用力於存心之學。

高先生榜父廉

高榜蘭溪人也。其父廉善訓子。嘗謂香溪曰。兒材下。所望先生教以行己之一二。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也。香溪稱其知本。而先生持身謹慎。卒爲范門高弟。

張先生龜年

張龜年諸暨人也。香溪稱其胸中易直。無歧徑。服習不懈。爲同舍生所推重。子禮門人。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三顧門人胡周三傳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別見武夷學案

樞密馮先生澥父山

馮澥字長源。安岳人。爲清節先生高弟。嘗請列春秋於學宮。似不負師門之託。顧其後位至執政。無可稱者。惟張才叔死象州。獨爲卹其家。稍可稱云。鴻碩先生馮山。精於春秋。其父也。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馮鴻碩先生春秋通解。文定取之。

梓材謹案陳直齋云蔡京用事蕭子荆與其徒馮深書言蔡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是深爲三顧高弟故舉言肺腑如是惜其不副所重也

蒙齋門人香溪再傳

侍御范逸齋先生處義

范處義字逸齋香溪先生之族也以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精於經學所著有詩補傳解頤新語等書靈濠案詩補傳三十卷新語佚私淑於蒙齋之門者也

崧老續傳

高萬竹先生元之別見龜山學案

卷四十六

玉山學案表

汪應辰	子伯時
武夷紫微橋浦瀛石門人	子達
元城龜山廡山了翁和靖	尤袤別見龜山學案
震澤再傳安定泰山集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宋元學案 十一 玉山學案

九十六

氏荆公 涑水	百源二 程橫	章穎	
渠清敏 三傳	張杰		
高平廬 陵派			
溪鄧江 西湖 四傳	趙焯		
	鄭僑	子寅	
	附從父 樞		王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大同 別見紫微學案			
趙汝愚 父善應	子崇憲	孫必愿	曾孫良淳 別見雙峯學案
	子崇度		
	子崇模		
	子崇實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陸九齡 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並玉山學侶			
陳峴	子防	孫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玉山學案

祖望謹案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於湍石其本師爲橫浦又嘗從紫微然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於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梓材案玉山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其稿尙存

呂張門人劉楊再傳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也本農家子喻湍石爲玉山尉一見奇之許以女以書充匱遂開伊洛之學已而趙豐公鼎帥江西辟喻爲僚先生從之豐公亦奇焉置之館塾先生由湍石以從諸前輩湖南則胡文定公浙東則呂舍人居仁皆奇之勉以正學年十八成進士高宗覽其對以爲陛下勵精圖治求復父兄之仇亦歷年而駐蹕無一定之地戰守無一定之策進退無一定之人所施行事無一定之規畫何以奏功是在陛下反求諸己而決定之高宗意以爲老儒擢置第一及唱名則少年大喜特書中庸以賜豐公出班謝先生本名洋至是改賜名將卽除館職豐公請且歷外任以老其才乃授鎮東簽判待闕狀元故事無待闕者而先生省試亦居前列合以陞甲轉官豐公又令姑已之先生感豐公意厚聞張橫浦講學又往從之橫浦故與湍石善見先生來喜曰少年登上第乃急忙來就學耶豐公出帥紹興先生始之任幕府事皆諮焉方旱令先生禱之而卽應越人歌之曰此相公雨豐公笑曰此狀元雨也召爲祕書省正字時金人方歸河南地先生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

異議息而上下相蒙之可患。今雖通好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乃方且肆赦褒寵，以爲遂休兵息民矣。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日意外之患乎。此所謂因循無備者也。力排羣議，大則竄逐，小則罷黜。於是輕躁者阿諛以取寵，畏懦者循默以固位。忠臣正士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所謂上下相蒙者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此其時矣。秦檜大怒，出爲建州判，遂請祠，寓居常山之蕭寺，餽粥不給。處之裕如，益以講學爲事。已改判袁州，以趙豐公喪經其郡，遣兵三十人護行。祭文有忌諱，爲衛守章傑所發，被訊。祭文已火，胡致堂爲言之，檜得不竟。及爲廣州判，檜將與大獄，以誣張魏公。連逮者數十家。先生與焉。獄甫具，檜死。先生幸免。明年召爲尙書吏部郎，遷右司。先生流落嶺嶠，十有七年。至是賜環，方向用，願以親老乞外。知婺州，丁艱，服除，以祕書少監權吏部侍郎，尋權吏部尙書。奏駁李顯忠冒賞，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力裁冗費。時方內禪，一時大典禮多出先生。先生故與張魏公相知，及魏公三出師，先生卻以爲未可。謂魏公曰：相公不如且爲上正心誠意，以固其本。然後議邊事。魏公不能用。會議上皇尊號，先生謂元豐所罷不當復學，又謂光堯二字之非，堯豈可光上皇間之不喜。先生乞外，知福州。未幾召爲敷光閣待制，請以朱子自代。二年，以敷光閣直學士充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時蜀困於徵求，民力且竭。先生撫循甚至，益除百方。詳見樓官獻公所作行實。文繁不載。雲深案宣獻攻魏集無文定行實，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言，應辰與陳良翰張栻臣所不及，有旨召還。道中再乞祠，不許。入對，以畏天愛民爲言，并爲上言蜀弊政之未盡去者，請并除之。除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并侍讀。敷陳六事，廟堂議者多不合，皆忌之。而先生嘗爲上言陳良祐在蜀多誕，良祐聞而譖之。良祐故亦負時名，至是以私憾進間言。上遂疑

之先生多革夙弊。中貴人尤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皇指以示上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尙書家。上怒曰。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先生知之。力求去。已而復出。發運均輸之旨。嘆曰。吾不可留。乃力爭之。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以揀馬過平江。先生簡其禮。玉歸。復譖之。遂以平江米綱有虧。貶秩。先生力請祠。自是臥家不起。尋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三年卒。又七十年。賜諡文定。先生於學博綜諸家。其知福州也。延致李延平講道。甫至而卒。其骨鯁極似橫浦。多識前言。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而未嘗佞佛。粹然爲醇儒。高孝二宗皆知之。而卒不能竟其用。爲可惜。學者稱爲玉山先生。有文集五十卷。雲濼案先生文多散佚。四庫重輯爲二十四卷。

玉山文集

君子不願乎外。是以不怨天。蓋其在我。是以不尤人。禍福得喪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非毀譽在人而不在我。又何尤。惟行法以俟命。推誠以待物。答徐誨英。

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義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孔子觀於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於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示諸掌乎。季札觀韶箏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此豈拘著於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與汪叔嘉。

天下之事。常傷於銳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懇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但見其於人情不合。率然以爲非。

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出於銳氣。非出於誠心。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於交友間。苟見其過。猶爲掩覆保全。諫之於密。況君臣乎。答徐知止。

文潛性論。爲謂善惡混。固非。然彼蓋質之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曷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答葉南美。

天下之禍。有養成者。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此激成者也。爲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伊川嘗曰。中則正矣。正或未必中也。世嘗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中而謂之不正。答梁子輔。

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終不相妨。與方叔與。

示喻于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然方其未至。雖欲便造平易而勢有未能。與朱元晦。

陰陽隔屏。理有常數。修庶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求多福。弭禍于未形。起福于將來。與程尚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迄之放棄典刑。闕略世務。至于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讀祭陽公詩。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玉山文集二十九條。今移二條爲家學立傳于後。又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又一條移入案語。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二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移入擇章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蜀學略二條。又一條分作兩條。移入高平濼溪學案各一條。

附錄

呂東萊與端明書曰。侍郎丈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朱子祭之曰。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爲德。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溟。

玉山學侶

呂先生大同別見紫微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父善應

趙汝愚字子直。宗室楚恭憲王七世孫。居餘干縣。父善應。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篤行聞于世。先生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轉著作郎。知信州台。

州除江西運判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奏撤內侍陳源總戎之任自是內侍不復兼兵職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閣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分羗勢以弭邊患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上以貴妃黃氏暴薨得疑疾不朝重華宮先生往復規諫帝后皆悟乃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先生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宗室不爲執政詆先生植黨沽名臺諫陰附疏入不報上爲黜義端補郡未幾遷知樞密院事五年孝宗崩先生以上有疾乞太皇太后垂簾且請攝行祭禮又以國本係乎嘉王奏正儲位以安人心御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懼伴仆于庭密爲去計先生與徐子宜葉水心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憲聖乃命皇子卽位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子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先生兼權參知政事先生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乃以特進爲樞密使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與彭忠肅皆以言去侂胄勢益張引其黨謀擯先生指當時賢者姓名爲先生之黨上意不能無疑于是陳止齋吳畏齋劉後溪各先後斥退而衣冠之禍始矣正言李沐奏先生以同姓謀危社稷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辭乞寢出守之命博士楊敬仲太府丞呂子約亦以爲言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伏闕訴先生之忠侂胄忌先生益甚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御史胡紘連疏妄劾責永州安置先生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尙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餞蓋所窘暴卒天下聞而寃之先生學務有用常以司馬溫公富鄭公

韓魏公范文正公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南軒朱晦翁呂子約汪玉山王梅溪胡澹菴李巽巖林艾軒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先生既沒。黨禁寢解。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冑誅。盡復元官。賜諡忠宅。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廷。追封福王。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于朱張行輩相等。大愚已後之玉山以至艾軒。其年皆長于朱張。先生于玉山里居。爲近。雖雖斷爲汪氏弟子。列爲學侶可也。又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趙忠定公家登學案者。四世六人。先生四子及孫必懸。見本卷。其一人則先生曾孫良淳也。見雙峯學案。

附錄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如陸務觀疏放封駁。豈爲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辭翰儻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棄瑕使過亦何妨。公與子直厚。胡不語之。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梅跋楚辭集註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文公朱晦庵先生薰別爲晦翁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忠定同調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

陳峴字壽南溫之平陽人以祖遺澤補官調邵武南尉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辭科賜第歷遷祕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先生爲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最聞以祕郎召累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卒贈宣奉大夫開禧初韓侂胄將啓兵端欲用其親吏蘇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先生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躡遷遙郡者先生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之以免士論高之著有東齋集三十卷參真西山集

玉山家學劉楊三傳

汪先生伯時

汪伯時玉山子其在官也玉山與之書云惟公與正乃萬事之本又須行之以恕居之以寬庶幾久而無愧又云韓忠憲公家書曰答罪亦不可輕用明則有人非幽則有鬼責忠憲八子貴盛其報也今豈求于福但求免禍用刑尤宜哀矜

尙書汪先生達

汪達字季路玉山子乾道進士官國子司業韓侂胄用事斥僞學善類皆不自安劉德秀因乞考核邪正真僞所逐多名士先生入劄子辯之德秀以先生爲妄言并斥之閒居七年參政李壁力言于朝嘉定初召爲太常卿遷至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爲玉山次子樓攻菴題其所藏高宗宸翰言其能繼世科格守家法博學多識韓有

父風。

玉山門人

文簡尤遂初先生表別見龜山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

章穎字茂獻。新喻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先生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濂溪祠。以平宜章寇。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郎。召對者自先生始。累遷左司諫。時右相葛邲當國。先生論邲不足任大事。從官議欲超除先生。俾去言職。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寧宗立。韓侂胄用事。先生以侍御史兼侍講。論趙汝愚無聽其去。御史劾先生阿黨。罷。先生家居久之。侂胄誅。累遷禮部尙書。考訂甲寅龍飛誣筆。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先生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黨論方興。朱子遺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參史傳。

附錄

張南軒答先生書曰。汪端明以正大二字奉告。此意固美。然要須有下手處。宏毅乃學者下手處也。學者用功。常患于偏。宏則懼夫肆。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功。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功。

縣令張先生杰

張杰字孟遠，衢州人也。大父澄，從韓蘄王討閩，死王事。先生明雋，閎達才氣，橫厲嘗遊張魏公之門。魏公奇之，乾淳間，遍與張朱呂三公交，而師事者爲玉山。以上書見忤于趙衛公，知安吉、大水，蠲民租，太守不可。先生力與之抗，太守上章求避，先生亦請祠終身不出，亦不媿師門者也。觀東萊所以稱先生其人，大類同甫一流。

司直趙先生焯

趙焯字景昭，開封人也。東萊介之以見玉山，曰：「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從遊，有志于正學，練達世故，于輩流中不易得，願一聽警欬，儻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亦季路同年也。先生復師事玉山，最與張杰善，官司直。

忠惠鄭先生僑附從父厚樵

鄭僑字惠叔，莆田人也。從父曰厚樵，世所稱溪東溪西二先生者也。溪東西兄弟，以稽古之學傳其家，而先生又壻于玉山之門，故其踐履醇如也。乾道五年進士第一，高宗崩，孝宗在德壽宮，欲行終喪之禮，羣臣表請還內，先生疏爭之曰：「喪不離次，禮也。孝宗爲之泣下使金，以其主有疾，欲令于閣門投進國書，先生以敵國禮爭之，訖得成禮。」累官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朱子之罷，四入劄留之，不報。黨禁起，高似孫作右道學闈，以先生爲巨首，謂其庇之也。出知福州，陛辭，請平國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說者以爲侂胄始于綱道學，終于用兵，先生兩言，盡其生平，以觀文殿學士卒，贈太師諡忠惠。

趙氏家學

安撫趙先生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忠定長子。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卽前科取應對第一人者耶。忠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忠定旣貶卒。先生闔門自處。後復忠定官。升先生爲籍田令。先生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之意。復引陳了翁論司馬溫公呂申公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辯其誣。蠲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旣明。而憲聖擁佑之功德益顯。并請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累遷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因閔雨上封事。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請外知江州。疏蠲和糴以紓民困。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追及子孫。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其議。遷轉運判官兼帥漕司事。初忠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浸移。爲他用。先生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並收鞠棄兒。更定社倉利弊。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減平賦稅。嚴民夷交通之禁。條上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先生天性篤孝。父歿。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都監而後。累世以孝行聞。時人難之。參史傳。

朝請趙節齋先生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號節齋。忠定子。由承務郎爲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終朝散大夫。先生自少聰

穎年十六。謁朱文公于考亭。文公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修己治人之法。不出此書。後忠定歸臥里門。又授以通鑑。曰：讀是。可以見古今興壞存亡之故。先生天才逸發。落筆娓娓動人。而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先生衣被父師之教。自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污。真西山銘其墓。稱先生勁氣直節。實似忠定。擬諸忠宣昆季。各得文正之一體。著有磬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等書。參真西山集。

機幕趙先生崇模

趙崇模者。忠定子也。劉後溪帥荆襄。辟爲機幕時。亦辟趙師劭之弟。先生以師劭官藥局時。請斬忠定以謝天下。義不與其子弟接。草箋辭謝。後溪遽勒回師劭之弟。

京幕趙先生崇實

趙崇實者。忠定少子也。誠樸出于天生。遊京幕。爲元寮有聲。早卒。

直閣趙先生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忠定孫。安撫子。勉齋之徒也。初以恩補承務郎。登進士。知崇安縣。修學政。鄉選善士。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居父喪。從學于勉齋。服除。知全州。訪立周濂溪。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建陳了翁祠。政教兼舉。累遷至戶部侍郎。同詳定勅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權戶部尚書。抗言全蜀遺燼靡有子遺。君臣動色。太平自賀。又以言忤丞相史嵩之。司諫鄭起潛論罷。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淳祐五年。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行鄉飲酒禮。旌賢士。獎高年。裁僧寺。尤留意武備。以軍禮見戎。

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凡四年卒。贈賢青光祿大夫。先生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早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士之言。淵源有自。故所立卓然可稱。參史。

知州趙先生良淳別見雙峯學案

陳氏家學

清惠陳先生訪

陳昉字叔方。宣奉峴之子。以父任知浦城縣。盜起鄰郡。先生措置得宜。迄不犯境。繼而老弱阻饑。極力賑救。境內以安。真西山薦之朝。與劉克莊等號端平八士。遷司農丞。累權吏部侍郎。丐去。知福州。重士愛民。威惠兼至。獨宿逋。卻例冊。去郡之日。帑庾充物。閩人論良牧。必以先生爲首。召爲工部侍郎。景定初。知建寧府。屬邑產禾一本四十餘穗。人以爲善政所感。除吏部尙書。拜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謚清惠。參溫州舊志。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鄭氏家學劉楊四傳

直閣鄭先生寅

鄭寅字子敬。忠惠子也。累官知吉州。召對。以言濟王寃狀忤權臣黜。端平初。召爲左司郎兼權樞密副都承旨。首請爲濟王立廟。又力陳三邊無備。宿患未除。正紀綱。抑僥倖。裁濫賞。汰冗兵。以張國勢。出知漳州。進直寶章閣。先生博習典故。得其外王父玉山之傳。李燔陳宓皆重之。

鄭氏門人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別見歷澤諸儒學案

卷四十七

艾軒學案表

陸子正門人 和靖震澤再	林光朝	林亦之	陳藻	林希逸
伊川三傳 安定瀛溪涑 水百源四傳	劉夙	子彌臣	孫克翼	孫克遜
		子彌邵		邱葵 別見北溪學案
	劉翊	子起晦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陳士楚			

	黃芻	
	林阿盥	
	黃叔盥	
	魏幾	
陳俊卿	別見武夷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陸九淵	別見象山學案	
方彞	別見震澤學案	
陳昭度	黃鐘	
並艾軒講友		

艾軒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臨官陸氏獨能傳之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

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述艾軒學案。梓材案艾軒傳錄自黃氏補本。魏洲原本。或有之。其學派則謝山修補頗詳。

子正門人尹玉再傳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自少聞吳中陸子正學于尹和靖。因往從之。由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隆興元年。年五十。始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與劉朔咸以名儒薦對。論龍大淵曾覲罪。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因不往賀樞密張說。出爲廣西提點刑獄。廣東荆襄茶寇爲亂。先生乃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徙轉運副使。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之。賊驚懼宵遁。帝聞喜其儒生知兵。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封還曾覲所薦謝廓然內批。改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諡文節。學者稱艾軒先生。先生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然未嘗著書。雲濠案先生著有艾軒集九卷。附錄一卷。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已涉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注脚。梓材案艾軒家傳一卷。其從子成季所述。見直齋書錄解題。說者謂南渡後。倡伊洛之學于東南者。自先生始云。

艾軒語

不亦說乎。說不佞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尙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

默運轉不停。此爲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卽爲說。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

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簡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卽不足觀。此語久久。乃如一泓秋水。鬚眉自見。

梓材謹案以上三條。蓋皆艾軒與楊次山書中語。

世間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爲建德之國。

附錄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卽踴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夾漈也。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樣中。乃無愧。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寔管寧元德秀資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卻不聞道。此大可惜。

答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識荔枝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自喻有曰。修水佳人白玉蘭。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太韻。願會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是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林竹溪厲齋學記曰詩序不出于子夏亦未必出于毛公非溪西艾軒二先生未有具此眼者補
艾軒講友

正獻陳先生俊卿別見武彛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陳西軒先生昭度

陳昭度字元矩仙遊人與林艾軒方次雲友善自號西軒子爲藤州教授以致知謹獨教學者終長樂令
補

艾軒門人尹王三傳

文介林綱山先生亦之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作龍江人艾軒嘗講學于莆之紅泉及卒學者請先生繼其席趙忠定帥閩嘗
以先生之行業上于朝未幾卒學者稱綱山先生景定間贈迪功郎有集雲濠案綱山集非復原本四庫
書目稱掇拾叢殘姑備插架

梓材謹案圖書言先生師艾軒三十餘年爲學一本躬行能繼其師說趙忠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

又云景定間林希逸道舉其賢賜證文介。

著作劉先生夙

劉夙字賓之莆田人也。生毀齒日讀千字。嘗時時習誦其所記憶者。同門黃芻笑曰。患健忘耶。答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偕其弟朔受業艾軒之門。以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累官温州教授。永嘉人才正盛。陳止齋葉水心方爲諸生。先生一見卽奇之。召試館職策問薦舉之。敝對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知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爲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曰。子爲執中乎。爲子厚乎。則輒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二人所不爲者。時傳誦之。除正字。移樞密院編修兼國史院編修。乞侍養不就。陳良祐周操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孝宗銳意恢復。內廷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曾覲龍大淵挾聲勢陰進士大夫。皆相顧莫敢言。言輒逐。隆興二年七月。先生輪對。奏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曰。天下事可言者。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左右近習盜陛下權。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騁銜轡。豈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閩德陳敏近墮馬失臂。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上爲改容。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于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先生又上封事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闌王十朋可也。乃與覲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僥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梁珂一年三受醜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但減卿監卽曹數十員。昔姚崇以十事

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漢王不可稱親。今么麼如楊俛輩。尙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遷卒。今徒用之以監謗。豈可不畏。又曰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遊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爲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留之數。日不可以爲湖北安撫參議。不行。乾道元年奉祠。三年覲大淵出。起先生知衢州。復奏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州人繪像祠之。曾覲副賀金正旦使道衢。入謁。先生不內。移知温州。會旱。全家淡食。請命。雖奉母亦以素饌。已而以病奉祠。州人爲之出涕。其歸也。莆亦大旱。手條救荒十餘事行之。得以不饑。孝宗之志恢復也。士無不以此說進。雖朱子亦言之。嘗遇先生于李侍郎浩座上。先生弗是也。侍郎亦如先生意。他日朱子謂人曰。吾乃爲賓之德。遠夾攻南軒。張子尤重先生。曰王龜齡弗逮也。先生兄弟並以名德重于朝。願皆不得大用。乾道六年其弟卒。年四十四。先生以次年亦卒。年四十八。四方悲之如親戚。艾軒皆爲位而哭。周益公因率諸朝士哭之于其邸。艾軒曰。吾爲國受弔也。又曰。賓之愛君均于愛親。憂國過于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所著有春秋解。修。

附錄

乾道五年曾覲召歸。過衢州。守臣劉賓之諭以入城。決不相見。覲乃取道城外。

真西山序春秋講義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

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辯。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旨。略盡于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正字劉先生朔

劉朔字復之。雲濠案先生名一作朔。考閩書朔字圖南。福州水口人。紹興十五年進易解者。別一人。著作弟也。天下稱爲二劉。以紹興三十年進士。爲温州司戶。少治易。其兄謂曰。春秋爲王氏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名其家。温州大饑。繼以大疫。先生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糜粥。日有常數。同僚以及富人爭效之。親爲病者切脈施藥。晨往晏罷。徑入徐出。或謂之曰。將毋爲堂上憂。曰。此吾老母意也。所全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募乳媪飼之。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秩。災疫尙未盡消。民泣曰。司戶去。吾儕且死。先是著作以先生迎養于溫。故亦求其教授于溫。旣召試。先生攝學事。永嘉學術之盛。兄弟皆與有力焉。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成敗得失。因言會觀龍大淵罪狀。以是不得留。先生乞奉嶽祠。孝宗念之。猶得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羨錢而無經賦。先生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大帥感其言。爲并旁縣俱寬之。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于門。民當其物。持錢而去。縣庭常空。不復知械索所在。王參政之望爲帥自尊。僚屬卑屈甚。先生以友誼責之。之望不悅也。于是復請祠。

歸再召對。虞允文贊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先生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輒呵問。今沿淮分屯。鼓聲達泗潁矣。敵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于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彼入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敵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憑虛蹈空。過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比所謂決天下于一擲者也。上悚然。除正字。時朝列之以持重觀釁爲詞者。惟先生兄弟。旣而允文卒無功。先生又言。歸附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以疾求福建參議。行至信安卒。自先生去溫。其兄復守溫。惠政相埒。溫人念念不置。每見莆人。輒問二劉公安否。聞其相繼卒也。哭之失聲。先生與其兄齊名。著作挺特。不肯輕以聲色假人。先生稍濟以和易。至于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分而薄勢利。盡言于朝。盡心于官。公是非。勵廉隅。則所同也。嘗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又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窮山永夕。篝燈共語。嘗聞鐘聲未已。其卒也。家無留貲。所著有春秋紀年圖。著作三子。其著者曰彌正。彌邵。正字三子。其著者曰起晦。修

附錄

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薦對及曾龍罪惡皆補縣自是無敢言者

侍講陳先生士楚

陳士楚字英仲莆田人。早從林艾軒遊。乾道中登第。淳熙末召爲國子監簿。光宗立。除司封郎兼嘉王府直講。遷軍器少監。出使江東。寧宗朝。歷起居舍人。明年除侍講。嘗講周書無逸篇。喻小人在朝君子在野。

之意。上嘉納之。未幾卒。補

縣丞黃先生芻

黃芻字季野。艾軒門人。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一第而天。竟止懷安縣丞。修

林先生阿鹽

陳先生叔鹽合傳

林阿鹽字載德。福清人。與同邑陳叔鹽並遊艾軒之門。閩人謂之二鹽。阿鹽問六經根源。無所入而欲投江。艾軒稱之爲漁鹽中膠鬲。叔鹽少從于紅泉。出揖客。面容頽然。艾軒曰。心不負人。面無頽容。叔鹽悟而自力。遂以行義名。參福清儒林傳

魏先生幾

魏幾字天隨。福清人。受學艾軒。以克己復禮問。答曰。五湖明月。因以穎悟。賦丹霞夾明月。有半白在梨花之句。人以半白梨花郎目之。同上

西軒門人

縣尉黃定齋先生鐘

黃鐘。雲濠案鐘一作鍾。字器之。興化人。號定齋。從陳昭度遊。乾道中登第。待次德化尉。講學授徒。里人服其教。調漳州錄事參軍。先生喜著述。有周禮集解。荀楊續註。杜詩註釋。史要諸書。補

網山門人尹王四傳

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陳藻字元潔號樂軒居福清之橫塘初網山師艾軒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于此矣而以樂軒自扁此固先生所聞于師者與著有論語解雲藻案先生尙有樂軒集八卷論語解佚

梓材謹案福州府志言先生家貧篤學不求人知課妻子耕織務本師林網山得艾軒經學之傳一時學者多從之遊既卒門人林希逸請于朝贈迪功郎謚文遠

附錄

後村劉氏作三先生祠堂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艾軒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更相推讓卒以榜邑二士接艾軒之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

雲藻謹案三先生謂艾軒網山樂軒也

林竹溪廬齋學記曰退之送文暢序先師樂軒云退之只是說得亦未必盡知之補

又曰虞翻以坤艮爲虎馬融以兌爲虎郭璞以兌艮爲虎坤爲虎坤交乾也艮爲虎寅位也天文尾爲虎艮也兌爲虎參伐之次也龍德所衝爲虎亦兌也易之取象果如是乎獨樂軒以理言象八卦之外不喜穿鑿曰乾爲馬坤爲牛而牝馬地類坤象辭也論易象者當以爲法補

又序樂軒詩筌曰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有晦菴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

陸氏。甫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于時。猶爲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芻最高弟。最先夭。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蚤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間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四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爲常人矣。且面背譏笑不小。其文旣不適時。間出語。又驚世駭俗。至于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于宗伯而祠之。或訾或排。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烏乎長。曰。奚短哉。烏乎學。曰。奚道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絕出羣言。探入微蹟。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詣鄙里。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傲睨乎鬼神。兄老而弟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耶非耶。予亦不知也。客輒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纏文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竢之。奈何乎。噫。著作家學。

侍郎劉退翁先生彌正

劉彌正。字退翁。著作夙之長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爲學。貧不能得膏火。旁爇夜績。有光射牖。輒攜書就之。以進士入官。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知臨川縣。太守責畸零之稅。先生以爲于法不當。徵不奉行也。太守械其胥而廷詬之。先生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稅

不可得入爲太常寺簿。累遷寺丞。時方啓邊禍。使先生行兩淮。議用鐵錢。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宰相怒不聽。已而果敗。先生言。今金頓兵。要我復和。急之則權在人矣。緩敵莫難于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費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需。而宮掖之奉。吏胥之蠹食。悉加裁擢。使國用未甚屈。則金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陳自強惡其不附己。時方以軍敗復議和。欲陷之死地。乃以爲賀金國生辰使。議和未定。詔使者留潤州。以俟傳言。金且復犯淮。于是通泰提舉鹽運官皆遷。乃卽京口。用先生爲淮東提舉。亦自強困之也。先生曰。鹽在北而移司于南。卽金不至。亦剽奪盡矣。遂渡江。賃亭戶積舟。相接數千里。賣之。而鹽運之利得如故。乃爲淮東諸城具樓櫓。儲粟麥。而真州以北漸安集。明年。卽用爲運判。議和亦定。以運司留錢護使者。往來至再。又以先生爲接送。伴留遣使。召入朝。累遷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出爲兩浙運判。遷運副。自渡江後。帥漕二司爲應辦官。日不暇給。先生一清如水。無敢以私相干者。內臣往來。不與相見。又入朝。累遷起居舍人。遂爲吏部侍郎。甫一月。以病乞身。朝議方向用之。不許。然竟卒。自先生二父以盛名。不竟其施。先生兄弟世其家學。稍躋通顯者。惟先生而亦未究其用。君子惜之。補

祖望謹案退翁定朱子諡

劉習靜先生彌邵

劉彌邵字壽翁。夙之子。中歲棄科舉。務向上事業。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并學俸卻之。郡守楊棟卽學創尊德堂。以處先生。僅一至。後棟使本道。又論薦于朝。未報。卒。有易稿漢者。讀書日記諸書。學者稱習靜先生。補

著作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正字家學

正字劉先生起晦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朔之子登第歷貴溪令召爲秘書省正字蔚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其父云補

正字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樂軒門人尹王五傳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福清人端平進士淳祐中遷祕省正字景定中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有廬齋集易義春秋傳考工記解靈濠案磨齋前集六十卷易義春秋傳俱佚廬齋續集三十卷考工記解二卷行世

廬齋學記補

和靖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乃引莊子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和靖語自正莊子意又別

和靖嘗以易傳序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如太洩露天機問于伊川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人猶不解愚因

此語深知和靖質實之意。使和靖在今日。見字義語錄編類諸書。又不知如何太息也。雖然。天機正何曾漏洩得。

馮忠恕嘗問于和靖曰。某父晚年不信陰陽拘忌之說。更不擇日。亦無辟忌。恐是伊川家風。和靖曰。不須異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從俗何害。此更見和靖質實不自異處。

祖望謹案。此說雖是。然卻啓人沈溺術數之學。

和靖曰。伊川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語甚有益于後學。亦有論伊川于滎陽者。滎陽曰。何不談他好處。意與此同。

和靖曰。孟子論仲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極本之言。以小信大。只是啓詐僞之端。今人正有此弊。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虞齋學記十二條。今移爲艾軒附錄一條。樂軒附錄二條。又移入震澤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劉先生翼

劉翼字臚文。福唐人。與虞齋同登樂軒之門。著有心遊摘稿。從黃氏補本錄入退翁家學。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劉克莊字潛夫。彌正子。官至工部尙書龍圖閣學士。諡文定。補

梓材謹案先生嘗受業于真西山。萬姓統譜載先生生有異質。日誦萬言。爲文援筆立就。真西山以學貫古今。又追騷雅進之。著有後村文集。名大全集。

知州劉先生克遜

劉克遜字無競。彌正子。以父任入官。知潮州。初。銀賈未昂。每丁賦錢五百。後以價昂。加至四倍。下令蠲之。曰。以此得罪無恨也。終于知泉州。清貧有守。工詩。爲水心南塘所稱許。補

後村門人尹王六傳

文毅洪陽巖先生天錫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長史盛氣待僚屬。先生糾正爲多。丁內艱。免喪。調潮州司理。改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通判建寧府。擢諸司料院。拜監察御史。至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天雨土。先生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爲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宦閣。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劾宋臣奪其田。先生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先生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擅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閩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先生之力也。而先生亦自是

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起知潭州。賊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遷廣東轉運判官。召爲祕書監兼侍讀。以曠辭。升祕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卽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間。監察御史張材劾罷之。少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召爲刑部尙書。不起。屢進華文閣直學士。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諡文毅。先生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禮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誌劉後村墓自稱門人。又爲後村證謚稱先師。則先生後村弟子也。

陽巖門人尹王七傳

隱君邱鈞礪先生墓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

卷四十八

晦翁學案表

朱熹	子塾	孫鑑
韋齊子	子塾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門人	子在	曾孫凌
元城山門人		
氏武夷豫章		從孫洪範別見介軒學案
再傳		
涑水明道伊		
川三傳		
安定秦山濂		
溪四傳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李燔	
	張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輔萬	別見潛庵學案

陳埴	別爲木鐘學案
葉味道	別見木鐘學案
杜煜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蔡淵	
蔡沆	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蔡沈	別爲九峯學案
陳淳	別爲北溪學案
陳易	別見北溪學案
廖德明	
李方子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余元一	
趙師恕	並見勉齋學案
趙崇憲	

周介	
鄒補之	
黃謙	
王介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高松	別見止齋學案
傅疋	別見說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孫應時	
諸葛千能	
周良	
包揚	
包約	

包遜

石斗文

石宗昭

喻仲可

趙師葺

趙師雍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又一百五十五人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私樓鑰

吳柔勝

父 □

陳縝

柴中行

魏了翁

詹初

子淵

子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子

孫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別見勉齋學案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別見勉齋學案

別見勉齋學案

蔡和	別見北溪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謝夢先	別見木鐘學案
陳均	
趙汝騰	孫必曩
	陳仁伯
	陳旅 別見草廬學案
方鎔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余季芳	別見介軒學案
俞浙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熊朋來	子太古
俞琰	王都中 別見魯齋學案
並朱學續傳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趙汝說

韓元言 別見和靖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方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石斲 杜焜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何鎬

並晦翁講友

項安世

黃樵仲

陳景思

並晦翁學侶

趙不息

孫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孫汝譜 別見水心學案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劉光祖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並晦翁同調

晦翁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梓材案朱子學案本稱紫陽。謝山序錄定爲晦翁學案。又案諸儒學派。自龜山而豫章爲一傳。自豫章而延平爲再傳。自延平而朱子爲三傳。序錄謂文靖四傳而得朱子。蓋統四先生言之。其實朱子本師劉白水爲龜山門人。亦祇再傳耳。

延平門人楊胡再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章齋先生松第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嘗爲閩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峯下之鄭氏草堂先生先生生自幼穎悟五歲讀孝經卽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于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歸乾道元年趣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復請祠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

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全活甚多。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宰相趙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會浙東大饑。改提舉浙東。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願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先生拜命。即日單車就道。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籙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

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以楊公萬里薦。除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淮罷相。周相必大奏趣先生之任。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鑿鑿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搆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辭免。太常博士葉適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會胡晉

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所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切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僂薄闕。庸妄之輩。參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若用公明剛正之人。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輒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願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間。是以紀綱不正于上。風俗頹弊于下。大率習爲輒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

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曷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餞。已若晚唐之僨帥哉。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嘗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命拜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烹。但其性剛。恐到此

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僚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忠定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待講。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臣願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而人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有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勸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阡于死亡之際。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使粗可居。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鞵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校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義。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

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首建僖順翼宣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忠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爲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其廟制以辯。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開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忠定袖還御筆。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宣獻鑰與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忠定旣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旣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忠定。勿使得預朝政。忠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忠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中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歷同安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知漳州。潭州。凡五任。九考。及經筵。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篋瓢屢空。晏如也。諸生

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
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南軒之徒。所禮。及爲諫
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
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趙汝愚。劉光祖徐誼等。
前日之僞黨至此而又變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
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于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
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
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
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婣連。勸侂胄勿爲己甚。侂胄意亦慚悔。先生旣沒。將葬。言者謂
四方僞徒聚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
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
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年十四。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
死。汝往事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
中先生老矣。嘗從學于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于極。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

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于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辯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善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及先生七子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獻靖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于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三，塾、塾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百家謹案：紫陽以韋齋爲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爲師，南軒東萊諸君子爲友。其傳道切磋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妬也。稟穎敏之資，用辛苦之力，嘗自言曰：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下去。可見先生用功之苦矣。而又孜孜不肯一刻放懈，其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博極羣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其爲問世之鉅儒，復何言哉！

中和說一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于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

然也。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邪。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矣。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劉蕺山曰。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于一時。拘于一處。但有覺處。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慵侗見得大本達道底影像。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乃在于此。道邇求遠。亦可笑矣。

劉蕺山曰。這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者。端的端的。

中和說三

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

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則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劉蕺山曰。以心爲主。及主敬之說。最爲諦當。

中和說四

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不審也。

劉蕺山曰。畢竟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一路。然較濂溪爲少落邊際。蓋朱子最不喜備侗說道理。故已見得後。仍做鈍根工夫。○此朱子特參中庸奧指以明道也。第一書先見得天地間一段發育流行

之機無一息之停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謂未發者存乎其間。卽已發處窺未發。絕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書則以前日所見爲備。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爲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書又以前日所見爲未盡。而反求之于心。以性情爲一心之蘊。心有動靜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只是一理。一處便是仁。卽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然求仁工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書。又以工夫多用。在已發爲未是。而專求之涵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于心。言工夫也。第四書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工夫一節換一節。孔孟而後。幾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愚按朱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子。而周子。自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生。專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之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初從延平遊。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程子主敬之說。靜字爲稍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日用功。未免疏于本領。致有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延平立教之無弊。而學人向上一機。必于此而取則矣。湖南答問。誠不知出於何時。考之原集。皆載在敬。夫次第往復之後。經輾轉折證。而後有此定論。則朱子生平學力之淺深。固于此窺其一斑。而其卒傳延平心印。以得與于斯文。又當不出此書之外無疑矣。夫主靜一語。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戶。而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亦如短版。然本薄利奢。卽其中藏可盡也。朱子不輕信師傅。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所爲善學濂溪者。

百家謹案中。和舊說序。先生自敍幼從學延平。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

學往問之。亦未省。退而沈思。謂人自嬰兒至老死。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後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平正明白如此。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邪。爲二邪。爲主邪。爲客邪。爲命物者邪。爲命于物者邪。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于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緇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且晝之所爲。得以措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

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邪。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齧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並記其語作仁說。

百家謹案浙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爲先生仁說。而以先生仁說爲序。今正之。

語要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姜定庵曰。畢竟理從氣而見。說不得理在先。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梓材謹案。此條黎洲錄自文集。答楊元範書。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變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雷霆電日星之屬。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開闢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爲高。柔者

卻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之正色。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姜定庵曰：磨得急了，急字未安，易久字如何？

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得到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概。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瑩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尙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閒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尙遲。則能爲祟。蓋魂氣尙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卻是專字。便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爲主。爲幹。

人生初開。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是

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爾。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邪。曰。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噓吸聰明。及其發而易見者。爾。然既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則鼻之知嗅。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徧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邪。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爾。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何如。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邪。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爾。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梨洲破邪論魂魄篇曰。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者。陽之盛也。魄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所謂精氣。卽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

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如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于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尙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哀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尙未去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讖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概萬里。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懵懂。卽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獸之中。牛象蟻蝨。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凡愚。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也。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邪。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

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卽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陰厭陽厭。又立一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縷之氣。若非孝子孝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通。如卜筮之類。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羶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旣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于壁間寫字。但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

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用之間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于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衛侯都帝邱，夏后相亦都帝邱，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既然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偃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殺分曉了。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其是上蔡祖宗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于此，則其理亦命于此。

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于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于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于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于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覩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卽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于祭祀必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幾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于子孫。猶木之氣。傳于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粹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吳伯豐書。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此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才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

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愛之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那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底。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藍田傳後。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窰。是無生意矣。然燒甚。糜木。則是甚。糜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

百家謹案。泰西分人物三等。人爲萬物之首。有靈魂。動物能食色。有覺魂。草木無知。有生魂。頗諦當。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是也。

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其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所見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粹材謹案：此下有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至仁則生矣。三十八字。蓋梨洲案語，然與後問覺是人之本心，候心字以下復刪之。

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閒，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

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未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心。無閒于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薑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爾。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縣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邪。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儼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

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心之所謂之志，口之所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百家謹案：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其直遂不可揜，故曰誠。若經營往來，是好色有不好，惡臭有不好，惡之意矣。所患不誠者，謂其欺也。欺則謂人不知而可已欺也。究之揜不善而著善，亦知人有不可欺。故揜之，又謂人能已欺。故著之，總是知不致，故不誠耳。不誠意，謂不著實去正心上用。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橫渠志公而意私，似未安。

問：知與思，于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性只是理，情是流去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是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爾。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串。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養心莫善于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仁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綠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所謂穀種之說。愛之理者。則正爲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于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卻未曾有定說出。蓋此理真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于自家身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卻包得數者。又卻分看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于仁上見得盡。須知發于剛果處亦是仁。發于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求天地生我底意。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溫。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

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卻謂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義。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收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于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收斂。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

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問向聞先生語。吾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然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他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會有先後。但其灌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卻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龐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過朝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過。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

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爾。

梓材註案此條錄自文集答陳器之書，其全篇載木鐘學案。

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于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以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摸處，故只可用處看，便省力爾。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林德久書。

仁只是一箇理。理舉著，便無欠缺。但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脈貫通，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

視自然如此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梓材註案此條錄自文集滄洲精舍又論學者。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卻生，于閒事卻熟。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素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

力爾。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爾。

理義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也。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似此皆不足道也。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卻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爾。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

知得如此是病。卻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話矣。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道人。又云。不解卽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閒漫。須先就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謂是非善惡。亦不難辨。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

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便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今于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卻去理會此道理。若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問靜中常用涵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則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則反不是。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心。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閒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

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卻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爾。

問學者于已發處用功。此卻不枉費心。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念全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孔子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體認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曰。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處。思慮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爾。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會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見窮理工夫互相發爾。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后心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把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于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割定脚。與他推。推到一毫去。則逐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便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天理人欲。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足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者尤要密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非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渴飲饑食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人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矣。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錮蔽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互古今而不泯。隨甚如何錮蔽。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是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

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欲。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是。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蘗生焉。旣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問父母之于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決審。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于日用間。誠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乘彝不可泯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悔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人恁地諛。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

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是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于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損益之也。其道問學益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更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便要養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點檢。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點檢。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于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近似間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能便如此也。

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也。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近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腳。說道這箇是孝。如事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腳。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卻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于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于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于平居靜慮。所思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于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間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子。已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自于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于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卽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自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于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程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慙然爲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旣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靈不昧之體。迷溺于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故某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梓材齋案此下有與劉中甫書一條。移入劉胡諸儒學案。分作兩條。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

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則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粹材謹案：此下有李伯誠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看自虛靜，這箇互相發。主敬存養，雖說必事有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粹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何叔京書。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卻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但要無邪思爾。問某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于事亦兀突，所以專于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

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才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發。便是助長。便是正。或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專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愈明靜矣。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頭無端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粒白豆子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粒黑豆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則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致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伴門。

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也，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或問：先生人事之煩，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方起厭心便不得。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闔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

道理方見得周徧。土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戶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貌言視聽思極，至于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于卜筮，驗之于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署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槪。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專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殺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殺多事，多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

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會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個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人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熹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遂時去了。學者須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漫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在外面。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梓材謹案此條未有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至說得來大段精切八十六字。移入橫渠學案。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

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沈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銷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個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地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

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無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賸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夫敬者益深矣。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卻是箇畏字。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捋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于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念之間。爾何難而不爲。

敬卽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卻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耨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

有所欠缺。便于天理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就那疏處。歛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認這道理。常常恁地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于聖人。衆人所以異于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而在而鋤去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旣無此。不知何如而爲無暴。曰。此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問夜氣平日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以主卻在心。熹嘗謂只有程先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註。惟此說爲當。

梨洲師說曰：平日之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又曰：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日之氣。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

梓材謹案。此下有洪慶將師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稂。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稂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卻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于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了這一件道理。不理事會這一件事。便缺了這一件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關聚底道理。

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物物原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然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卻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尙有些工夫。只爲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

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學者要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書。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見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言語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來。却不是以意逆志。卻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

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爾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辯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于解。借經以通乎理。爾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是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會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問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梓材匯案此下有廖晉卿一條。移入滄州諸儒學案。又方伯謨一條。移爲附錄。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江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最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儘力。除非無了此氣。這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從事于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

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于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于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爾。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于讀書考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

爲力行也。豈但見于孝弟忠信之所發。形于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尺直尋。而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才人文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事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固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于過當。便是僞。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粗心。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常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于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爲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哉。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須論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限界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于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真見這箇道理。何富貴之足羨。而貧賤之足憂邪。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所必不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懼。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以上梨洲原本。

宗義案。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伊川正鶴也。考亭守而勿失。其議論雖多。要不出此二言。大較明道之言。故欲揚之。恐人滯。考亭之言。故欲抑之。恐人蕩。其用心則一也。然考亭之悟。畢竟在晚年。陽明

子爲朱子晚年定論。雖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則灼然不失也。一輩學人。胸無黑白。不能貫通朱子之意。但驚怖其河漢。執朱子未定之論。不敢信孔孟。並不敢信朱氏。是豈朱子之所欲哉。

卷四十九

晦翁學案下

晦翁文集

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福州學經史闕記。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于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存齋記

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于所謂出位。而思念虛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答程次雍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答陳才卿

如釋氏擎拳。豈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答張敬夫

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鄂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爾。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爾。答姜叔權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邪。答江德功

文字雖不可廢。惟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做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粹材謹案。主一所。蓋此下一條。移入東萊學案。

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于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

字已見得爲仁工夫。然于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

來書亦于智力二字。畢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霸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常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潛說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于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諛語。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握處也。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勸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以謂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爾。蓂莢以根株而愈疾。鈎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以上答呂子約。

百家謹案此內外之辯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

成一片爾。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答方賓王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間。務求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猶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個主宰。其實只是一個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答余正叔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答吳伯豐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個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答潘子善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

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邪。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炳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邪。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鐘。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爾。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可合也。

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會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星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入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

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邪。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爾。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虧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爾。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頑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爾。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乎。以上答廖子晦。

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

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于義理上不敢亂說，卻于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答項平父

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邪？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在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理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以上答劉季章

聖門所謂問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在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

理于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以上答吳斗南。

百家謹案此答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別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于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與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答或人。

雖至于堯舜孔子之德，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答許頤之。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答林德久。

梓材謹案此下答殿時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道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

根。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茂邪。答呂伯恭問胡子知言疑義

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知之。

百家謹案勿忘勿助。原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乃是自然之事。無容造作者。

或問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足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機。已判然于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事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以上答何叔京

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于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意料鈞石分寸未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

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躡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于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意誠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答江彥謀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爾。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答甘吉甫

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爾。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邪。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

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邪。若于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是無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爲枯槁無性也。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色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有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並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爾。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生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答余方叔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是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卻是就人心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性之始終。一于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爾。以上答

王子合

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已發未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

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答胡伯達

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並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

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亦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卽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以上答胡季隨。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爾。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答游誠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嚴時亨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下不容說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不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陳庸仲所論才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

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答孫敬甫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于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並說也。答李晦叔

百家謹案性卽氣之有條理者。是非別是一物也。

至于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爾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辟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宋深之

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爾。辨得此心。卽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卻一點使不著也。答陳同甫

白鹿洞書院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

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身。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

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附錄

先生之父章齋，建炎間爲南劍州尤溪尉，罷官待調，遷寓于隔溪鄭氏之書室。于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先生，後人因名所近之，山曰毓秀峯。

先生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卽了其大義，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章齋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問天何所附？章齋異之。

章齋疾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白水以女女焉。不數年，二劉俱沒，獨事籍溪最久。

孝宗卽位，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人有不共之讎，萬無可和之理，卽參以利害，亦有百害而無一利，次年趨召命，又極言之。

乾道四年，建州饑，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多免死，社倉之法始此。

淳熙二年，呂東萊自東陽來訪，先生留止，寒泉精舍月餘，商訂近思錄，饑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辯其所聞。

六年，知南康軍，立瀝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祀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洞書院。十三年，入對，上封事，次年戊申，又上封事。

紹熙元年，知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

光宗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信于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后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涕泣固請。太皇許之。命呼侂胄入。使諭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惕然爲憂。因疏寓其意。且進對面陳之。又數戒忠定。勿使預政。而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使其黨謀去先生。乃于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再申前疏。而御批與祠。先生去國矣。

慶元元年。侂胄陷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且創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疏萬言。極諫奸邪蔽主之禍。白宰相之冤。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相死于道。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初居崇安五夫築書院于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陽。識鄉關也。後築室建陽蘆峯之巔。曰雲谷。其草堂曰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庵。或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曰遯翁。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所與廣仲書。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處固多。但其問于氣質偏處。以未能盡變乎舊。蓋自他人謂爲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亦是爭氣病痛。元晦要學顏子。卻不于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于平時以爲細故者。作九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以下補。

又曰。聞兄行社倉。一鄉之人賴焉。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曰。王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爾。

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是則過矣。王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強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前輩辯之甚悉。其與元晦今日社倉之意義則相異。固亦曉然。元晦初豈有取于介甫。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故並介甫而是之。不自知其偏。譬之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爲重。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于是復就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雖爲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則懼其有害爾。

又曰。又慮元晦學行爲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處多。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縱有所疑。不敢以請。諛言多而拂論少。所偏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

又曰。所與共甫書。似乎逆億而少含宏感悟之意。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氣而出之可也。

又曰。或問所條晰誠恐前輩說中偏處有誤。後學不可不辯。但一二辨晰恐未能盡。又似太費力。只舉其大者。與其條目使人推尋之如何。

又曰。或問書未須出極力辯說。恐使輕易趨薄。

又曰。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

又曰。聞刊小書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刊此文。取其贏以自助。竊恐聞者別生思維。愈無靈驗。爲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穩。

又曰。太極圖解後面不必辯論如此之多。只于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卻只是騁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汨。

又曰得伯恭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慮。某又恐伯恭卻有大容耐處。吾曹氣質之偏。乘間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

又曰山中諸詩。其間猶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氣稟發處所偏。尙微有存。幸深察之。又與呂伯恭書曰。濂溪自得處誠渾全。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牽強。非濂溪本意也。又曰。元晦議論商確閒。終是有意思過處。

又答胡季隨書曰。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于事業者。固多可憾。然其間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要當以致遠自期。而于人則一善之不廢。元晦名臣言行錄。編得未精細。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校勝負者。頗似未宏。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邪。或者因辯論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說。固無害。出于後說。則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閒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于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于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于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功也。

又曰。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爲善。又與陳同甫書曰。朱元晦英邁剛明。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陸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爾。

陳龍川復先生書曰。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梓材案陳一之。當是陳益之。止齋從弟也。說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異人。輒舍去不與其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門下士亦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于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

又跋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曰。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于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其精深紆餘。于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挽我者。新安朱元晦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入于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趣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其不得見于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抱大不滿于秦漢以來諸君子。然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皆存而信之。豈悅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予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盡白也。

祖望謹案同甫譏朱子多不中肯。獨此篇則朱子難以自解。

又志錢叔因曰。朱元晦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學士大夫。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予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予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

陸復齋與趙景明書曰。元晦論語集解已脫稿。此書必傳于世。若詩集傳中庸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

終不能傳遠。

祖望謹案論朱子學庸章句詩傳一條黃氏蓋亦非之。而愚以爲其說不爲無見。沈叔晦曰。晦翁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

舒廣平答袁恭安曰。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能自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葉水心序陰陽精義曰。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豫卜藏穴。門人褻褻行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以上補

黃勉齋狀其行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于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于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于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于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于身則爲手足。

耳目口鼻之用見于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于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處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闔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者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于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于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間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

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至求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聖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剖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于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于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

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于空無。下者溺于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于讀書也。又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旣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委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

劉剛中問黃直卿曰。先生學有淵源。羣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聖賢。未識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其踵孔顏乎。直卿曰。然。

剛中退見李方子問曰。先生作綱目。愈于涑水通鑑。殆法春秋以立綱。法傳文以著目。與方子曰。宏綱細目。實本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所以規制盡善。前此未有也。

謝山書朱子綱目後曰。黃榦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而後修書尙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所有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卽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爾。

李季札曰。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他求。

陳北溪序竹林精舍錄曰。先生寢疾。某每入臥內聽教。諄諄警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以爲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致知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格。力行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事之不周。如顏子之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如曾子之所以爲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以爲一。其所以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從容和樂之論。又不同。以下補

又答李貫之曰。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著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只是厭煩就簡。偏于尊德性上去。先生力爲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肯回。

又答陳伯深曰。晦翁論語孟子集註。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時時修改。至屬纊而後絕筆。最爲精密。如論

語或問。著之丁酉。年已高矣。然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爲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時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大不同。若以參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定之。以爲定論。又答蘇德甫曰。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逕。于此融會篇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焉。宋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闔。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捄其流弊。

又答郭子從曰。尙書先師只解得三篇。蔡仲默林子武皆有書解。聞皆各自爲一家。昨見子武中庸解。以書相參爲說。中間分章。有改易文公舊處。又見蔡伯靜易解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晰。又太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不脫莊列之習。直卿去年南康講乾三坤二爻義。似舉子時文態。大義殊不出。則真見之粹然者。最爲難也。

劉漫堂回湯德遠書曰。朱氏書年來盛行。立要津者多。自謂嘗登先生之門。而趣向舛錯。使人太息。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晦翁講筵劄子。貼黃引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愚明柔強節注。謂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果于自棄。爲不仁。某因此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月逾邁。令人慨然以擢。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觀朱文公答項平甫書。尊德性道問學之說。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

黃東發日鈔曰。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于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于道。我朝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面授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于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于是教學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別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闢肆。落筆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捷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以上補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敍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于冀也。湯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豐也。自是以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于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尙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州。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田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于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

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盡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胃。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旣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前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旣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于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物所謂善

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與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于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榦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燾。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列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劍之南溪。父吏部章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于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于當代。公之身雖誦于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壁。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旣而金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胄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于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竣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派。萌起而迆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子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創于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

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寶終始之，義學創興。宋燮黃樞首帥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墜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記。

晦翁講友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趙先生汝觀

趙汝觀，忠定公汝愚之從弟也。苦節講學，餘干有東山書院，先生所建，以延朱子講學。餘干學者祀朱子，以先生配補。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別見玉山學案

知軍石克齋先生翥

石斲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與晦庵朱子交好。嘗稱其論仁之體要甚當。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更須收斂造約爲佳。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知南康軍。卒年五十有五。晦庵志其墓。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陳者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車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參台學源流。

附錄

子重問止于至善。至善乃極則否。朱子答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于此乎出。

縣令何臺溪先生鎬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龜津先生兌之子。以父蔭爲安溪主簿。與朱子爲友。後調善化令。未至卒。學者稱臺溪先生。有易論語說。朱子稱其可傳。參閱大紀。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王墓志云。予獲從之遊。相好也。是先生與朱子爲友之證。而或以爲朱子門人誤。

晦翁學侶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項安世字平甫。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不報。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卽位。先生應詔。言當省兵及宮掖之費。時朱子召至闕。未幾。予祠。先生言朱

熹本二千里外一庶官。陛下卽位未數日，召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不知所措，願留朱熹使輔聖學，不報。俄以僞黨罷。先生素善吳文定，獵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文定起帥荆渚，先生起知鄂州，淮漢師潰，以文定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先生權宣撫使，陞太府卿，因私忿殺文定，客王度坐免，繩以道誼之交。先生不能無遺議也。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運判，未上用。臺章奪職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等書行于世。參史傳。

靈深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云：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又案謝山學案原底于獄麓諸儒序錄，有項平甫三字，後定刊本抹之。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最愛項平甫孚齋詩云：乳設中函天渾沌，浮筠破處玉嶙峋。

錄參黃敬齋先生樵仲

黃樵仲，字道夫，龍溪人，御史預之孫，號敬齋。登淳熙第，居家每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人未嘗見其有笑容。鄉里有爲非者，恐先生知之，朱文公守漳，禮延入學，牒云：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及講小學，文公每稱善。初尉永福，再調汀州，錄參咸有善績，自書于屏云：俸薄儉亦足，官卑清自尊。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于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

陳景思字思誠，弋陽人。丞相文正公康伯之孫也。用丞相恩補承奉郎。仕至朝請大夫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先生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于嗜欲，水心客錢塘，不擇晨暮過從，爲僚于徐，夜失睡者再三。朱文公在建安，接牘續簡無曠時，時政僞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嗚先生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文公書具言其無他，文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于我，本無怨惡，我于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先生之力爲多。參葉水心集。

晦翁同調

宣簡趙先生不息。趙不息，南塘之祖也。雅敬朱子，云某恨見公晚，自見公從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之。今觀其行尤合，因上疏請用之，又乞賜南軒張子謚，累官大宗正，封崇國公，謚宣簡。

梓材謹案：先生名當從宋史宗室傳作不惠，其字仁仲，惡爲憂之古文，字當作惠，目惠而傳寫爲惠。蓋取仁者不憂之義。歸漢王宗暉曾孫也。紹興二十七年登第，然宗室世系表已誤作不息，又載長子善臨，善臨子汝訓，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即汝諱汝諱之譌也。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晦翁家學楊胡三傳

中散朱先生塾附子鑑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從呂東萊學以蔭官將仕郎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字子明官奉直大夫湖廣總

領參姓譜

朝奉朱先生塾

朱塾字文之文公次子以蔭補官歷朝奉郎同上

侍郎朱先生在附孫浚

朱在字敬之文公季子以恩補承務郎歷官至工部侍郎侍經筵日讀父四書玉音訪問不已因請黜揚

雄乞以二程張載從祀帝嘉納之孫浚字深源累官吏部侍郎死節同上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劉記引葉紹翁曰考亭子在趙鼎時好遜階法從視其父異矣。

朱小翁先生洪範別見介軒學案

晦翁門人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別爲勉齋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文憲張主一先生治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輔先生萬別見潛庵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植別爲木鐘學案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別見木鐘學案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並爲南湖學案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運榦蔡復齋先生沆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別爲九峯學案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別爲北溪學案

陳後之先生易別見北溪學案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州判余先生元一

漕帥趙先生師恕並見勉齋學案

安撫趙先生崇憲

朝散趙節齋先生崇度並見玉山學案

文節趙章泉先生菴

郡守宋先生之源

特奏劉先生黼

許先生子春並見清江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知州趙先生善佐

張錦溪先生巽

學博潘先生友端

胡季隨先生大時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洽

侍郎詹先生儀之

尙書李先生大同

周先生介

府判鄒先生補之

黃先生謙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教授高先生松別見止齋學案

傅先生定別見說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進士諸葛先生千能

進士周先生良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

包先生遜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喻先生仲可別見象山學案

趙先生師哉

直閣趙先生師雍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梓材諸案晦翁弟子蕤繁自別見諸學案外百餘人並入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父口

吳柔勝字勝之宣城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知持敬之學淳熙中進士調都昌簿差嘉興教授御史湯頌劾其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趙汝愚收人心且主朱氏之學不可爲師儒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歷國子正以晦庵四書與諸生誦習于是士知趣向後以祕閣修撰奉祠卒諡正肅參史傳

特奏陳先生縝附子口孫口

陳縝字德容羅源人淳質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獨以正心誠意爲說俱見黜後對時務擢第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時淳熙八年也子孫世其家學參道南源委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別見勉齋學案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別見北溪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別見東萊學案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別見木鐘學案

迪功陳先生均

陳均字平甫興化人俊卿從孫安貧力學以累舉當奉大對不就參稽宋史及司馬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用朱子綱目義例提要備言輯成宋編年舉要備要二書起太祖建隆庚甲迄寧宗嘉定甲申凡八十八卷端平初時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書賜迪功郎不受稱

雲濠謹案宋陳均有二一先生爲朱子私淑一字子公平陽人以秘閣修撰致仕真西山門人爲朱子三傳弟子見西山真氏學案

學士趙庸齋先生汝騰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居福州寶慶初舉進士歷官至禮部尙書兼給事中嘗入奏言前後姦諛與利之臣甚切直拜翰林學士後辭歸累召至闕復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南宗正事卒贈四官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庸齋亦有南塘之稱與朱子門人文懿汝談之號同又案何北山有繼回太守趙庸齋詩蓋先生知婺州時嘗薦北山與王正敘也

克齋門人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並爲南湖學案

宣簡家學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趙嬾庵先生汝謚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家學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鎔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啓齋學案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別見介軒學案

御史俞默翁先生浙

俞浙字季淵新昌人也。以開慶進士歷官御史。初爲賈似道所排。其後王爚引而入臺。而論者謂王私其鄉人。先生亦以三疏時事不報。求去。改官大理少卿。不就。宋亡。杜門講學。宗師朱子。學者稱爲致曲先生。靈澤案學案底本別傳云。先生私淑朱子之學。篤行寡言。莊重介潔。宋亡。杜門著書。學者稱爲默翁先生。所著有六經審問離騷審問韓文學隅集。宋之南也。浙東儒學極盛。而越中獨少。李莊簡公後。惟新昌石

子重石天民石應之黃文叔呂聲之呂沖之其眉目也姚江孫燭湖師象山孫偉夫師水心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間韓叢山父子繼起世守劉子澄之教其後上虞劉習甫學于何氏唐忠介學于牟氏而先生復出于新昌最爲有光黃東發陳本堂皆重之補

州判熊天慵先生朋來附子太古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咸淳進士元世祖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爲南臺御史先生與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褻苟進隱居州里生徒受業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與人談經義日益不倦用治書侍御史王構薦連爲閩海廬陵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遠近師宗之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延祐設科行省爭請爲考官先生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赴其後江浙湖廣率卑辭致禮先生始往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藏記者尤鮮先生屢以爲言蓋先生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親祀太廟銳意制禮作樂學士元明善以先生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經說七卷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二年鄉薦官江西行省員外郎晚隱櫛山著書以老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黃氏補本熊先生朋來列胡熊諸儒學案俞先生瑛列李俞諸儒學案謝山序錄並無其目以皆爲宋學入是卷

隱君俞石澗先生球

俞琰字玉吾。吳郡人。生宋寶祐間。以辭賦稱。宋亡。隱居著書。自號林屋山人。精于易。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先生持論。謂尙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嘗著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等書。潛心三十餘年。惜其書無存。惟周易集說十三卷。而以易圖纂要易外別傳附焉。武宗至大二年。門人王都中爲之刊行。所居傍石澗。學者稱爲石澗先生。同上。

周易集說自序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于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于象。象本于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于畫。詎可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于前。晉韓康伯又和于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于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尙。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百年間。皆以虛無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帶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尙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虛文。尙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程邵之學。分爲兩家。義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程邵之未發。辭必歸于畫。理不外于象。聖人之本旨。于是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師面命。

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先生所未言者。于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至元貞丙申而後成。凡四十卷。因名爲周易集說云。

唐齋續傳

祕書趙大蓬先生必彙

趙必彙。字伯煒。晉江人。濮安懿王八世孫。補承務郎。悵望中原。懷古賦詩。慨然有祖述之志。從益王至永嘉。蒲壽庚爲福建廣東安撫使。發舟航海。次泉州港口。壽庚作亂。以田真子降元。先生逃竄竈村。真子遣兵勒還。草降表。先生誓必死。持匕首自刺。吉甫抱哭曰。我愧死萬萬。不能復見子矣。張世傑回兵圍城。壽庚盡殺宗室。縛先生將斬之。錄曹參軍吳伯厚以計出之。遂居泉之東陵。參姓譜。

梓材謹案。吳禮部序陳監丞衆仲安雅集序云。君之學。得于外舅趙大蓬。名必彙者爲多。必彙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從指授。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則先生之家學可見矣。宋史宗室世系自濮安懿王。歷建孝良王宗。蓋安康郡公仲郵。豫章侯士誠。直祕閣不敵善綽。汝騰凡七世。汝騰子崇堂。崇堂子必彙。彙蓋彙字之譌。又案先生官至祕書。宋潛溪云。南塘趙氏之孫。二陳之外王父也。故謝山于陳衆仲。謂其先世得于趙南塘云。

默翁門人

隱君黃先生奇孫別見潛菴學案

石澗門人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別見魯齋學案

大蓬門人府齋三傳

縣尹陳先生仁伯

陳仁伯，莆田人。官同安尹。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先生，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出于南塘趙氏。參宋文憲集。

監丞陳先生旅別見草廬學案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scribble,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本基學國

！元宋

(三)

義宗黃

143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元宋

(三)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MG
B244
2
3

宋元學案

卷五十

南軒學案表

張栻	從子 庶	子 圯
紫巖子 附師孫松壽		
五峯劉氏王	從子 忠恕	從子 洽
龜山和靖齋		
再傳 氏武夷得全		張唐
二程元城子		張氏續傳
文三傳 安定泰山濂溪	胡大時	
四傳 溪深水百源	彭龜年	
	吳獵	
	游九言	
	游九功	並爲獻齋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十三 南軒學案



3 1770 9262 8

宇文紹節
陳槩
楊知章
李修己
張仕侏
范仲黼
范子長
范子該
范蓀
宋德之 <small>並爲二江諸儒學案</small>
曾集 <small>別見廌山學案</small>
陳孔碩
襲蓋卿
吳必大

王遇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呂勝己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曾夢泉	
詹阜民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詹儀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又二十八人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私淑趙昱	
虞剛簡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程遇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木天駿

張學續傳

方敏中

張學之餘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並南軒講友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胡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張寓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呂陟

並南軒學侶

趙不息別見晦翁學案

劉靖之

劉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邱密

並南軒同調

南軒學案

祖望謹案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於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梓材案是。卷南軒文集。蓋謝山所補其餘則梨洲原本也。

五峯門人楊胡再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張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廣漢人。遷於衡陽。父浚。故丞相魏國公諡忠獻。先生穎悟夙成。少長從五

峯胡先生問程氏學。五峯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五峯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志。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闋。長沙。郴。桂。帥。守劉公珙薦於朝。除知撫州。改知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郎。兼侍講。時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奏言。時猶未可。上爲歎息。褒諭其後。因賜對。反覆前說。帝益嘉歎。而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上閱其實。卽詔罷之。除左司員外郎。仍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責宰相虞公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先生奏再上。命遂寢。然宰相實陰附張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先生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說。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靖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治聞。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嘗與朱子書曰。郭杲問此間得毋爲守備乎。緩急有堡寨否。某應以此間出門卽平原。走襄陽。僅六百里。所恃者襄漢立得定。折衝捍蔽耳。太尉當力任此事。要兵要糧。此當往助。若教賊入肝脾裏。人心瓦

碎。何守備爲。向來劉信叔張安國皆有緩急移保江北之論。乃大謬也。賊到此地。何以爲國。守臣但當握節而死。渠爲悚然。然某所恃者。有此二萬義勇。所可整頓。緩急有隱然之勢。今專務固結其心。愛養其力。庶幾一旦可共生死。雲濠案與朱子書一節。謝山粟從南軒集中摘錄。標識此節。當移載傳內。今爲補入。湖北故多盜。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會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先生劾請論罪。不報。卽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革。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先生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著有論語孟子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嘉泰中。賜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修

宗義案湖南一派。在當時爲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容不迫氣象。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於平正。有子考无咎。其南軒之謂與。

南軒答問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功。辟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前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間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處。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葉六桐曰。主一從敬字用功始。敬久則誠。而一在是矣。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則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卻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功。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謂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所論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安得謂安靜乎。敬有主宰。涵養。

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深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核實。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之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要也。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於不可可之間。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飢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動。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

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與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與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僞。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於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心中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功。宜莫若養其源。先於敬用功之久。人欲剷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發見之際。辨擇其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省察正涵養之得力喫緊處。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懲忿窒慾。懲之爲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之。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慾。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時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姜定庵曰。正當發時。亦能覺著本心。畢竟人欲居勝。此處惟用懲窒之力。方能挽回。終不若平日涵泳。

不使私意相參之爲得也。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處中也今日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心竊疑焉曰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也此意甚精蓋中字作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卻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及所疑侯先生之言并乞詳教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

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問明道所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只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諳。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始動而言只可謂志之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於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措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能自然。以心驗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曰。纔涉人爲便是私。有個持守字。便是人爲。然學者從此用功。由誠之進於誠。殺有節次。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道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於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能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義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梁洲孟子師說曰。集義者。應事接物。無非心體之流行。心不可見。見之於事。行所無事。則卽事卽義也。

心之集於事者，是乃集於義矣。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氣生生而不窮。義襲者高下殊，一物有一義，模倣迹象以求之，正所謂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裘之襲羊質虎皮，不相黏合，事專一合義一事不合，則伎倆全露，周章無措矣。告子外義之病如此。朱子言其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此則世俗頑冥之徒。孟子亦何庸與之辯哉。

問：心無內外，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吾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問：奔逸絕塵，存乎思。曰：如此等語，皆涉於浮夸，不穩帖。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起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問：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中，飢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卽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違矣。曰：此意雖好，然飢食渴飲，以爲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卽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於此體認，便不差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

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爲知。而不分人欲天理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克己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省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當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遺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乎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

所論尙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知在格物。格字殺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居敬窮理之功。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常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矣。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知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

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真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語大意已得之。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非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與。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自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年餘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

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尙何躁憤險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間，以愛人之意。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章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丈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二用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乎。某嘗反覆紬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人之過爲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於厚，則如鬪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唐人之剔股，豈非過於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爽於先生舊說，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爲伎爲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茫恍惚矣。

黎洲答姜定庵問觀過知仁，曰：黨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人之氣質，剛柔狂狷，各有所偏，而過亦從之而生。過則不仁，識得過底是己私，便識得不過底是仁。如工夫有間斷，知間斷便是續，故觀過斯知。

仁。此南軒章齋記意如此。晦翁以爲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殊不知不知仁。亦無從有下手處。果視其所知者。懸空測度。只在影響一邊。便是禪門路徑。若觀過知仁。消融氣質。正下手之法。明道之識仁。獨非知乎。

垂論仁之說。若只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卻只是想象。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者。果何與。願只於日用間。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也。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日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禮論。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況程子於博施濟衆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清忠之說不同。請問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先覺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

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卽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言之不支離否。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若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逐日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謂主於身爲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固未可以語言盡之爾。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是心之存。物來心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

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溷滓無別。要須精晰。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溯而求之。其極至於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補。

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南軒文集補

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事親之道。所以事天。潔白堂記。

漢儒之言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非漢儒所能言。黃鶴樓記。

時習之功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於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每以爲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自改。則明日茲念重在矣。積而熟。時習之功消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於中則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疏。時習之功始專。名軒室記。

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王者以義。伯者以利。孟子講義序。

人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爲先也。趙氏行實序。

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南嶽唱酬序。

所謂致知者。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遂張荊州序。
梓材謹案東萊遺集與張荊州書及言張荊州教人皆謂南軒此張荊州則別一人也。

爲仁莫要乎克己。仁說。

學之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與劉共甫。

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今日爲甚。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反害事耳。

學者徇名忘實。此真可憂。但因此遂謂理學之不可講。大似懲噎廢食。是因盜儒爲害者。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以上寄周子充。

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如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在彼有尺尋之差。答薛士龍。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答潘端叔。

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此等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

所謂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斯言誠是。然虛心平氣。豈獨觀書當然。某旣已承命。因敢復以爲獻也。

君臣之際。須要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其間絲毫未盡。惡能自動。

二豎雖補外。若上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邇。道理分明。則病很猶在。二豎去後。二豎復生。不然。又恐其復出爲惡。若得有見識者。乘此時進沃心妙論。拔根塞源。庶有瘳乎。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所號爲賢者。正墮在此。中此風方熾。正道湮微。率獸食人。甚可愧也。吾曹當相與講明聖學。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

近事使人憂心。不遑假寐。伏思吾君勤儉之德。天必將相之。有所開悟。恨臣下不能信以發志。

正論極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所在。而徒適回於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

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上聰明。

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退歸。勉其在我。然竊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覆剖庶幾萬一言至此。不覺酸鼻。

仲冬以後。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覆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講筵開在後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蘊。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

某日被命出守。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迄無所補報。學力不充。無以信於上下。歸當溫釋舊學。益思勉勵。他皆無足言。惟是吾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

日間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綱而下。反覆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朝夕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

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向來多言。徒爾爲贅。欲下手痛加刪正。以官守事奪。不敢草草。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議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即要功生事。委廢者一切放倒。爲害則均。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功。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辟不敢少

放過。

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爲舊說所蔽。豈獨說書爲然。理道本平鋪放著。只被人起意自礙。英州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非。有欲閒中讀書之意。又恐爲釋氏乘此時引將去。

古人居是邦。卽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說。君子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以上與朱元晦。

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存養處不深厚。故省察少力。好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從與不從。固不可必。若必欲救正。便有偏推此可見。

自歸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間竊發。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

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間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有滋味。今卻鈍悶。若信得及。始可與講習也。

以不當愛責爲幸。近世士君子墮在此病爲多。此意殊不厚。惟先自隔絕。無所感通。存心既爾。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詳味考槃之詩。與夫志在君也之辭。使人三嘆。

魯論教人以詩爲先。蓋興起情性。使人篤於人倫之際。學者須是先教存忠厚之心。平日頗恃嗜慾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

相識間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只是爲身蓋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說終不免爲姦而已矣以上與呂伯恭

舍實理而駕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爲在形氣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所謂欲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其中者也與彪德美

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

平時病痛所費銷磨矯揉之不可徒自悔恨於胸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卻不可留在胸中是也

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則弊可漸減

侍旁子職所當任不可少有厭煩忽細之意以上與呂子約

二程遺書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無怪其然只靠言語上求解總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歲月易邁人心易危華盛之地奪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業

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沈潛縝密之功

夸勝爲害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原上用功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自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士子實作工夫耐久者難得。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只勇猛便能如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說也。以上答

胡季隨。

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求以治之。病之在心。獨不思所以治之乎。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所由起。審處其方而藥之。則病可去。去則仁。仁則生矣。答謝夢得。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此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若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然。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慾愈肆。天理愈滅。與觀伊川解遇主於巷一爻。意極明切。答喻耶中。

儒者之政。以護養邦本爲先。與施蕪州。

近世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答周允升。

無欲者無私也。無私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拔木。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境。何翅霄壤之異。答羅孟弼。

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

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答蕭仲乘。

箋註訓詁。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功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答陸子壽。

力貴乎壯。工夫貴乎密。若不密。雖勝於暫。終不能持於久。答喬德瞻。

主一之功。艱難曲折甚多。要耐苦辛。長遠勿舍。則寢有味。答潘叔昌。

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答周穎叔。

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個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金縢册祝之詞。則不無妄傳者。如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類。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册祝之辭。則不傳矣。答俞秀才。

鬼神之說。六經所稱。莫非造化之迹。其德則誠而已。後世異說熾行。辯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愴於恐懼。胥靡而從之。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是事。委諸茫昧。於是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樂廢。浮僞日滋。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題鬼神說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南軒文集一百單四條。今移爲附錄三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上蔡學案三條。

龜山學案一條。五學學案一條。又一條。分作五學語二條。又移入劉胡諸儒二條。玉山學案一條。晦

翁學案十四條。東萊學案六條。良齋學案二條。止齋學案一條。滄洲諸儒二條。嶽麓諸儒二條。槐堂諸儒二條。

附錄

孝宗初起忠獻謫籍。都督諸軍事。卽奏先生書寫機宜文字。先生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夙夜

凜凜直以君父之責爲己憂。間以軍事入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帝異其言。

湯思退用事。務罷兵講和。金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先生疏言我與金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

召爲吏部郎。時宰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入見。孝宗曰。卿知彼中事乎。先生曰。不知也。曰。彼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彼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對曰。比年諸道水旱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大小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中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先生因言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機之日。爲今計之。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在目前。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之嘆息。哀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帝問天。先生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便。便是上帝震怒。

先生寢疾。徵吟曰。舍瑟而作。敢妄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乃自作遺表。勸帝親君子。遠小人。

絕已偏公好惡。拳拳不已云。

五峯先生與書曰。辱示希顏錄。足見稽考之勤。先賢之語。去取大是難事。文中子之言。誕漫不親切。揚子雲淺陋不精通。莊子坐忘。費力心齋。支離家語。如不容。然後見君子亦未免於陋。

又曰。某意希顏錄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其他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

嘗與朱子書曰。祈請竟出疆。顛倒絆悖。極可憂。某決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

又曰。聞建寧書坊將孟子解已刻板。極皇恐。見今刪改不定。恐誤學者。兼亦甚不便。已移文漕司毀板矣。更望力主張。

又曰。舟中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正當深培其本。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吾丈世道所繫。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補

又與朱侍講書曰。張荆州從遊之士。往往不得力。不知何故如此。蓋荆州不能察人情虛實。其教未必能有益。中庸論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補

又與陳同甫書曰。張荆州使不死。合整頓點檢處尚多。至於不自是。不尙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補

又龐澤講義曰。張荆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之聖賢語言。補

朱子述行狀後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

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又曰。公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語類曰。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這個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陳龍川志何茂宏曰。朱元晦論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補

魏鶴山跋南軒與李季允帖曰。南軒先生受學五峯。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成。補

又曰。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爲非。補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

問斷便是不敬。

宗義案南軒之學。得之五峯。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峯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東萊則言其雜。象山則言其禪。惟於南軒爲所佩服。一則曰。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一則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表。近讀其語。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然南軒非與朱子反復辯難。亦焉取斯哉。第南軒早知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後悟也。宗義又案南軒受教於五峯之日淺。然自一聞五峯之說。卽默體實踐。孜孜勿釋。又其天資明敏。其所見解。初不歷階級而得之。五峯之門。得南軒而有耀。從遊南軒者甚衆。乃無一人得其傳。故道之明晦。不在人之衆寡爾。

梓材案黎洲未及廣輯嶽麓二江諸儒學案。故有是語。

南軒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別見玉山學案

南軒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胡季立先生大本別見五峯學案

知軍張先生寓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監司呂先生陟

呂陟字昇卿零陵人也累官監司與南軒遊而受知於誠齋補

粹材謹案萬姓統譜作呂涉云楊誠齋萬里爲丞時因督租過其里往見之郡守問誠齋曰所過知有文才否答曰青桂里得一呂昇卿館學之士即召致鄉校領覽諸生即謝山補傳所謂受知於誠齋者列之誠齋之門可也蓋誠齋爲零陵丞時張魏公謫永南軒實從故先生得與南軒遊爾儒林宗派列先生於南軒之門誤矣謝山學案底本標南軒弟子亦數先生當係未爲補傳之筆也

南軒同調

宣簡趙先生不息別見晦翁學案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邱先生憲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南軒家學楊胡三傳

張先生庶附師孫松壽子杞

張庶字晞顏。宣公再從子也。少爲忠獻公所愛。嘗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雖工於文辭。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得。不可曠過時日。又曰。親良師。求益友。善言善行。敬信而力行之。先生再拜受教。而是時宣公已成醇儒。亦勉以黜浮崇實之說。先生遂師事之。大母孫氏。其姪曰松壽。有高行。蜀中所稱。牧齋先生者也。天下士當其意者無幾。先生復問學焉。得其箋札規警之語。揭諸座右。而牧齋亦待之絕異。忠獻將官之會薨。不果。先生護喪歸長沙。因侍宣公者九年。講學嶽麓書院。先生執筆爲司錄。題曰南軒書院。而先生所私記者曰誠敬心法。宣公亦以忠獻之意欲官之。而遽卒。不果。紹熙三年。宣公弟杓以兵部尚書鎮襄陽。後溪劉文節公謂先生曰。尚書必成其父兄之志矣。然君老尚爲吏邪。曷以予君子。先生曰。然。已而尚書果推恩。先生辭之。尚書曰。然則以而子來。先生雖諾之。終不告其子。又課之學二年。尚書申前言益力。乃遣其子杞就之。鶴山魏文靖公嘆曰。范宣子尚以世祿爲不朽。歸顏真知義利之分者邪。

補

梓材謹案。魏鶴山詰先生墓云。惟張氏遠有世緒。沂公文矩始徒綿竹。生成。舉賢良方正科。累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澥。以累舉恩得官。終從事監臨潭州南嶽廟。其季爲忠獻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耶。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贈朝散。耶杓之子也。先生於忠獻爲從孫。故於宣公爲再從子。而其父名杓。宣公弟端明殿學士杓。亦有傳。寫作杓者。可知其誤矣。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張忠恕字行父。宣公弟。端明杓子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以祖任入官。歷任至權發遣澧州籍田令。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以太府丞權發遣湖州。以司農丞權發遣寧國府。忤監司奉祠。起知鄂州。凡所至皆有聲。入爲戶部右曹郎。首陳司馬光仁武之說。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寧宗是之。次年賜對。極言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旣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衽自如。得無之補。祇以示弱。而況殘金易食。外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獸駭。鼠伏。則於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兆禍。海上之盟。厥監未遠。次言薦舉科墨之弊。互送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粥獄。剽奪民產。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聽。申憲度。以警貪媮。不然。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理宗卽位。先生上書宰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皇帝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時宰相請太后同聽政。先生復貽書謂英宗以疾。仁宗哲宗以幼。垂簾有不容已。欽聖出於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廢生日。不御前後殿。半載卽辭。今吾君長矣。姑援爲請。亦中策耳。先生蓋有深慮。而太后卒卻垂簾之請。集議廟制。先生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防之今日。於禮無稽。遷將作監。寶慶元年。下詔求言。先生上封事。凡五千言。其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電非時。積陰久雨。西警東淮。狂悖洊興。邇者客星爲妖。太白晝見。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宗。

定爲宮中之禮。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於昔有光，寧考以嫡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則權燄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侍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尙有當講者。蓋再期而祥，百寮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於內，而羣工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慮數躔以煩民，故有五旦一朝之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夕夕，而無故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爲盛。太后力卻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儀天下者爲之乎？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天，亦豈樂於受此。四曰：夫婦人倫，王之基。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及。然非豫講夙定，竊恐俗說乘間而入。所望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叶公議。五曰：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徙之外邸，不擇牧守，混之民舍，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卹典，選立嗣子，則所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是之思。臣所不解。六曰：近世儉佞之徒，凡正言直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言者莫不望風。此危國之鳩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況搜羅未廣，遺才尙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來何緩。若精於史筆，如李心傳，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有不及知者乎？邇來世俗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

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辯爲強毅。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正士不遇。小才日親。識者所憂。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間見者。今薦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同己物。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朝野傳誦。爭錄之。交口稱魏公有後。又以輪對述世父宣公之語。謂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辯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不求犯顏敢諫之臣。一日問天子之學。諸臣爭言天子之學。與人臣異。先生獨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曰修身。蓋正心以上。皆修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天子之學。與人臣異者。吁。其亦異乎。大學之道矣。先生素闇修世。不知所造之深。至是連入對。乃知其學。魏文靖公嘆曰。畢竟張氏子弟有真傳也。洪舜俞。丁文伯。皆求見焉。一時名流無不傾心。而枋臣積惡之。先生知不爲所容。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次年。以朋比罷。先生歸。講學於嶽麓書院。益求爲己之功。志益厲。士之出湖湘者。皆從之遊。紹定三年。復官。晉直寶章閣。奉祠。請老。許之。是秋卒。得年五十有七。魏文靖公嘗曰。行父孜孜體國。似魏公。撥煩剝劇。似端明。而中年斂華就實。則有得於宣公之學。惜其不待年而卒也。補

祖望謹案中興四大儒之後。先生最有光於世學。陸伯微呂喬年亦足並驅。乃有叨其先世之庇。得列清班。而不免有阿附史氏之誚。令人短氣。然則張氏之世澤長矣。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上初卽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簡父陳正父喬壽朋皆說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同。不謀而合爲此說。張忠恕行父對劄。卻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庶人同。大學云。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蓋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修身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修身之用。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畢竟有家學淵源云。

參軍張先生治

張治宣公孫也。父倬。早天。宣公之亡。育於從祖端明。而學於端明之子。直閣參揚州司理軍事。有兄弟爭財者。諭之曰。訟於官。是吏胥之利也。冒法求勝。孰若全手足之愛。訟者感悟。後爲白鹿書院山長。昌明家學。補

南軒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並爲嶽麓諸儒學案

忠惠宇文願齋先生紹節

進士陳平甫先生槩

楊雲山先生知章

知州李先生修己

通判張先生仕佺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

知州范華陽先生蓀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並爲二江諸儒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別見廌山學案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正言裴先生蓋卿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澗先生遇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侍郎詹先生儀之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梓材。置案南軒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及二江學案外。並入嶽麓諸儒學案。

南軒私淑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趙昱字希光。衛文定公雄子也。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嘗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當是時。南軒之教盛行蜀中。黃兼山范文叔皆導其緒。文定故嘗與南軒不咸。以是兩家子弟。其初不甚往還。而先生獨與其高弟議論多合。說者以爲呂正獻公之於范歐諸老爲親炙。而先生之於南軒爲私淑。然其善於親師取友則同也。先是文定常爲孝宗言。吳挺專制蜀已久。雖名三軍。其三軍僅當挺之偏裨。陛下神武。雖百挺何能爲。然爲子孫萬世計。不當如此。孝宗是之。及挺卒。朝廷雖略行其言。已而復以兵予吳氏。先生性沖淡。出仕二十餘年。然歷任不滿三年。及以廣安守家居。無復宦情。開禧丁卯。吳曦之變作。先生每念文定之言。輒投身大慟。或至氣絕。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夔門。不克。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歸者。輒號泣弔之。貽書成都帥楊輔。謂逆雖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騷無知。爲敵所啗。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也。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尙可爲。因勸以舉義。輔不能用。先生遂絕粒。浸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間。每舉欲自刺。家人捍之不得。間然竟以不食而卒。俄而亂平。吳文定獵疏上其事。且乞以先生故。追予其父恩。澤

以昭世臣之賞。詔衛公賜諡文定。而先生亦予贈卹如制。讀鶴山魏公集。稱滄江虞氏之向道。審由先生而岳倦翁言。其兼治養生術。或先生少年之所爲與。要其舍身取義。不愧先人。則真儒者也。宋史既不列之忠義。又不附之文定。傳末可爲太息。補

梓材謹案。謝山跋宋史趙雄列傳。述程史言先生事。與此傳略同。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漕使程先生遇孫

祕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別見東萊學案

張學續傳

宗丞木先生天駿

木天駿字德遠瑞安人也。少傳止齋之學。成嘉熙進士。教授永州。道出嶽麓書院。得聞南軒之教。遂心辭焉。日與諸生講明求仁之旨。累官建昌守。有聲除大宗正丞卒。補

梓材謹案。嘉熙元年丁酉去止齋之卒。嘉泰三年癸亥。已三十五年。當是止齋再傳也。

張氏續傳

朝奉張先生唐

張唐潭人。廣漢張敬夫後也。景炎二年。與趙璠張虎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文丞相。明年十二月。丞相見執。先生與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死焉。參史傳。

梓材謚案督府忠義傳載先生云。長沙人。先儒棫諸孫。官朝奉郎。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數宋儒講學家死節。云南軒之後。有唐是也。一統志仍湖廣舊志作張鐘。云衡山人。僕射浚之後也。益王卽位於揚州。詔天下勤王。鐘起兵衡州。移檄安化諸獫。得民兵數千。文天祥督兵梅嶺。相與接應。旣而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罵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殺之。觀其罵語。與督府忠義傳所載略同。其卽先生無疑也。宋史忠義傳九有張鐘之目。而闕其傳。其作唐者。附見文丞相傳。蓋本一人。不復重載其傳耳。

張學之餘

隱君方明軒先生敏中

方敏中。巴陵人也。南軒先生嶽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嶽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惜其莫可考見。先生當元世。私淑南軒之學。自年十二。輒通春秋。厲志以傳墜緒。書其室曰。明軒高尙。不仕。從遊者。教以克己爲要。願其詳。不可得聞。僅見臨川江漢敍錄而已。補。

卷五十一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弟	祖儉	子喬年
大器子 紫微從孫			從子康年
白水玉山三 山芮氏門人			從子延年 羊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元城龜山誰 氏武夷橫浦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再傳 涑水二程祭 和靖三廌山		從弟 祖泰	張渭別見慈湖學案
安定秦山濂 溪熊氏荆公		葉邽	
橫渠百源清 敏四傳		樓昉	
高平廬陵鄧 江西湖五傳		葛洪	
		喬行簡	並為麗澤諸儒學案
		趙悼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爲涪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綸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姓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梁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李大有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呂學縉傳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別爲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劉靖之

劉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邱密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郭良臣

並東萊同調 子江

從子溥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於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詳盡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劉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

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椒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是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治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

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靈藻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說十二卷。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覩。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鬪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卽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爲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爲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詔小人無異。九五。孚於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間。而人心多泯沒。蓋以

私意障蔽。然雖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畜。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君臣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戚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會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遜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爲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頓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慾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過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腐。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樞鑄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已。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振鷺之詩。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嫩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於從容。則是有樂。

而無禮。一於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教。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死則爲樂祖。祭於警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切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

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

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念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子貢卽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於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不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胥雅舊說爲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埽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缺，須深思欠缺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以上禮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於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尙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

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旣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爲可喜，淳厚篤實爲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爲，淳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爲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淳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祇自害耳。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與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爲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於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草芥寇讎之對。似覺酸腐無溫厚氣。蓋爲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啓發之理。此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於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揚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於其黨。谷永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於亡。瑩中亦嘗因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以上孟子說。人不爲技能所使者難。吳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爲轉移之理。以上史說。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明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韜晦。爲學須質厚。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於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爲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保不得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并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補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於要處。或鹵莽領略。於疑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亦復誤人。我方閒居。既非同寮。又非其掾屬。義有所止。易傳隨孚於嘉義。最宜潛玩。蓋恐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耳。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以上與張荊州。

所以喋喋煩瀆。正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頹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邪說詖行。辭而闕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

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常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論耳。

從遊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言語警欬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媚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嫻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須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

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卽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管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

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關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已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

善類衰微，元氣瀉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髣髴，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

保養奸凶，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

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論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論學之難，高者其病墮於元虛，平者其末流於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於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爲惇訓，故勤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以上與朱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平。

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以上與周子充。

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於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以上與劉子澄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怍，隨時恬養足矣，至於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勉之，以上與潘叔玠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正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路，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

私意之根，若尚有秒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翦截，其害非特一身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喜事則方寸不凝，是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以上與陳君舉

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然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辭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願更留意於此。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

井渫心惻。正指汲汲於濟世者。所以未爲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

祖望謹案。此蓋諷同甫之累上書。

春初之舉。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觀論語說知及之上。更有所謂守。所謂泄。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此話甚長。

比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自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以爲近厚語言也。然於此蓋有

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不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於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

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願。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似有味。猷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耳。

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俛出跨下，路徑雖不同，都欠不得。幸深留意，諺曰：赤梢鯉魚，就齋甕裏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令斷送，事變豈有定哉。

著書大是難事，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有餘，不敢盡之語。以上與陳同甫。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與陳正己。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與葉正則。

門內若尚有可媿，外雖奮振束勵，終於無力。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格語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以上與郭養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與堯仲玉。

散漫歛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於學。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倦倦於此也。與周允升。

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卽坐。要立卽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消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罣滯。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芟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

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堂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爲害事。蓋遇事望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爲矣。要當反己盡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誠未至之明證也。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怯。附蘭溪醫者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見愛之意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略去拘忌，乃易就。

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

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不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違背。

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媮惰，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當思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以上與潘叔度。

爲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爲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

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以上答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以上與喬德瞻。

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

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

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以上與邢邦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與內弟曾德寬。

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二字。更無別法。以上與嚴在伯。

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旣多。氣餒必大。薰蒸上騰。亦有轉移之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此又當深致思也。

思索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殊有味。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以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

房族間事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爲。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以上與學者及諸弟。

梓材節案謝山所錄東萊遺集一百二十八條。今移爲附錄三條。移入景迂學案二條。周許諸儒一條。齊學案二條。龍川學案一條。又二條與復齋學案複出。刪之。又移入象山學案二條。清江學案一條。

附錄

壽皇喜看莊老。蓋德壽之餘風。儒臣多以此箴規。而東萊言之尤切。以爲當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於異端補。

嘗與汪端明書曰。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今歲悉謝遣歸。

祖望謹案此卽象山謂伯恭在衰經中。而戶外之履恆滿者也。南軒亦嘗問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觀此條。則先生因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過者。

又與朱侍講書曰。某以六月八日離塾。下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晦。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又曰。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唯以

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尊兄於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頽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擴而充之則幸甚

又曰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亦非特此事大抵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於姑息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爲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又與朱元晦書曰伯恭真不易得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

又曰伯恭近來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爲病痛矣

又曰伯恭愛弊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於後學

又答陸子壽書曰伯恭亦坐枉費心思處多以上補

朱子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說渾天亦好

又曰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

又曰。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傷巧矣。

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於要約處不會。子細研究。如閻範之作。旨意極佳。

又曰。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

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又曰。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又哭之曰。嗚呼。伯恭。有蒼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讓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乘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縻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

尙左圖而右書。開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零。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據其素蘊。否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

問東萊之學。朱子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常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卻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李微之曰。伯恭以進文鑑爲陳騷所詆。其後侂冑方以道學爲禁。史臣亦據騷言詆之。然伯恭旣爲辭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直卿亦以予言爲然。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東萊呂氏歿。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蘊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復見三代之英。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夫孔氏亦豈於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桓玄起居注。呂氏黽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嘗笑以爲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補

陳北溪張呂合五賢祠說曰。南軒守嚴。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學已遠造。猶專門固滯。謂湖湘性無善

惡之說。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翻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東萊少年豪才。藐視斯世。何暇窺聖賢門戶。謂東萊留心文辭。及聞南軒一語之折。愕然屏去。故習道紫陽。沿濂洛。以達鄒魯。雖於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視世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文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真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誤學者於詖淫邪遁之域。爲吾道之賊者。豈不相萬邪。補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而北溪輩必欲謂張由朱而一變。呂則更由張以達朱。而尙不逮張。何尊其師之過邪。呂與叔謂橫渠棄所學。以從程子。程子以爲幾於無忌憚矣。而楊龜山必欲謂橫渠無一事不求教於程子。至田誠伯則又曰。橫渠先生其最也。正叔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師。皆非善尊其師者也。詆陸氏亦太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會有此等語。東萊於臯陶朕言惠下。說孟子既云三自反。乃有禽獸之語。孟子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補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

又曰。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並補

黃東發曰。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怨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鵝

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於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常常以孔子爲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爲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秘。視孔子之說爲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秘。視子思孟子之說爲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於後學者。爲近思錄。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爲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爲本。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嚮。講學具有科級。若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豈所謂近思。嗚呼。學者可以觀矣。補

東萊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東萊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東萊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邱宗卿先生審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將仕郭先生良臣

郭良臣字德鄰東陽人官將仕郎橫浦弟子欽止從兄也創西園書院延師教授一如欽止石洞之規子澄江皆好學參隆慶東陽志

東萊家學劉胡三傳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成公之弟也受業於成公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先生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其於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稱爲四先生而滕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寧宗卽位歷大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忠定罷之先生上疏論救貶韶州安置後移筠州卒朱子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乃今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先生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著有大愚集證忠修

謝山呂忠公祠堂碑文曰。忠公之言。吾鄉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但傳其屏去倉中淫祠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光聚。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間。其功無所見於官守。而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於永樂大典中。予欲鈔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顧讀忠公吾鄉之詩。弔景迂之祠。式清敏之里。求了翁寓齋之遺。想見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訖明。以至於今。竟無有以溪篁薦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爲長太息者矣。禮於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鄉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者。謂其鄉無足以當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之先師。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講學於鄞久。並列於先師之座。無歎也。

又奉臨川帖子五曰。考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間。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尙有可考。偶成數語。東季和并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氈毳。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遂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鄞山之間。刻日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季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

跽。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相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旣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

附錄

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朱子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持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監嶽呂先生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文靖公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尙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論世事無所忌諱。慶元初。忠公以言事移置瑞州。先生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梓材案厚。當作原。說見歷澤諸儒學案。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忠公歿。貶所嘉泰初。周益公降少保致仕。先生乃詣登聞鼓院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韓侂胄自尊而卑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以周必大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拘管運州右諫議程松與先生友。擢爲所連。奏請杖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先生知必死。無懼色。旣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先生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先生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

乃病風喪心耳。先生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贖其行，侂冑誅，朝廷詔雪其冤，特受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合齋枌爲具斂歸葬焉。參史傳。

東萊門人

主簿葉先生邦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端獻葛先生洪

文惠喬先生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司直趙先生焯別見玉山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中散朱先生塾別見晦翁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燾

侍郎劉先生炳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湖先生遇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直閣沈先生有開

潘先生友端

鹽事宋西園先生牲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先生用中

侍講倪先生千里並見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教授陳先生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少詹丁先生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梓材謹案東萊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膠澤諸儒學案。

東萊私淑

常博李先生大有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也。大同之兄。私淑三先生之學。嘗以輪對上疏，略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本於正心修身，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自慶元權臣創道學名。

以排之。而士始有以其說爲不足學者。其能者又求之於科舉。而幸中於剽竊。願召宿儒。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而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襲取利祿計。聞者是之。

雲濠謹案。先生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卒。魏鶴山誌其墓。

郭氏家學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參軍郭先生江

郭江字伯山。東陽人。良臣子。葉水心謂其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旨。芒銳銷盡。不復伸吐云。後官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肝貽軍錄事參軍以卒。參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陳同甫志。何夫人杜氏。墓云。女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

郭先生溥

郭溥字伯廣。良臣猶子。亦創南湖書院。參陞慶東陽志。

大愚家學劉胡四傳

呂先生喬年

呂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亦賢者。能守家學。補

梓材謹案。先生。累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

進士呂先生康年

呂康年成公猶子。諸講學子孫。惟呂氏未墜。先生甲戌廷對。真文忠公欲置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多觸時政。固爭不從。遂自甲置乙。文忠太息爲之開雕補。

梓材謹案。嘉定七年甲戌。距成公之卒淳熙八年辛丑。已三十四年。則先生蓋受學大愚者。

寺丞呂先生延年

呂延年字伯愚。成公之子。縉雲羊哲師之。參括蒼彙紀。

梓材謹案。王氏崇炳撰成公本傳。言成公一子。曰延年。成公之卒也。甫三歲。官至寺丞。先生不及受學於成公。蓋亦得之大愚也。

大愚門人

舒先生衍別見繫齋學案

張先生渭別見慈湖學案

寺丞門人劉胡五傳

羊先生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學續傳

文憲朱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五十二

艮齋學案表

薛季宣	從子 叔似 郭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徽音子 袁氏門人	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二程 武夷 再傳	徐元德
安定 濂溪 三傳	王栴
泰山四傳	沈有開別見緘菴諸儒學案
	樓鑰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象先合齋學侶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夙	
劉朔	並見艾軒學案

並良齋講友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良齋學侶

張淳

良齋同調

敖繼公 倪淵

忠甫
續傳

楊維禎

鄭真

別見深
寧學案

趙孟頫 別見
雙案

學案

良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良齋薛文憲公始。良齋之父。學於武夷。而良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良齋以參前倚衡言。

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良齋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合下止齋爲永嘉學案之二。自謝山始別是卷爲良齋學案。下卷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程胡再傳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梓材案。先生父爲胡文定高弟。詳見武夷學案。先生年十七。辟爲荆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慨問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之俗。編校。隄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

百家謹案。汝陰袁道潔。慨問道潔。問學於二程。又傳易於薛翁。已侍薛於宣器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既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然爲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爲功利之學。

良齋浪語集

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卽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

形器之內。味者離器於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且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尙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於事者。無非小知。諛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第於事物之上。習於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真萬病之鍼石。獨無意於斯乎。答陳同甫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浪語集六條。其第一條。與朱晦翁書。移入安定學案。

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於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旣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於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於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子必有爭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於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於二本者。空無之學。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二者爾。未明道揆。通於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灑掃應對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爲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閒。然云文。

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辦。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大小。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於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與沈應先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於易備焉。以爲通疑動字。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也。以爲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於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舍是則爲姑息。爲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憶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通變。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復張人傑學論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

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趨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於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倻之指。其能制器乎。論語直解序。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若霄壤之卑高。孟氏於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能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於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辨之。直解序附言。○補

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序反古詩說。○補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敍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唯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校。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於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後。世宗之徵引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後世。暗君庸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匪彝。爲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蓋亦有其說也。傳註求其事。而弗得。於是託渙漫以駕其游誣。雖知惑世害人。不暇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嘗已於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爲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

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縣法也。畫卦之法。原於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終之數。則九實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於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讖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乃山海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閭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理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與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古今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是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尙書。其傳於人書於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於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師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之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源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源委之趨向也。洛源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闕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於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實於周室。皆務以辨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於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謂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河圖洛

書辭。

宗義案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瞶精神。自附道學者。於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等也。夫豈不自然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茫乎其難辨也。

附錄

張南軒與呂伯恭書曰。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又答先生書曰。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未正。今日士子耳剝口誦。用資進取。轉趨於薄。此極害事。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又曰。士龍坦平堅決。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止此。又與陳同甫書曰。士龍所學。固不止於所著書。但終尙有合商量處。

良齋講友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判官鄭歸懋先生伯英附見周許諸儒在案

著作劉先生夙

正字劉先生朔並見艾軒學案

艮齋學侶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艮齋同調

監獄張忠甫先生淳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間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於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先生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雲濤案謝山學案劄記作釋說一卷。則先生所校定也。補

謝山永嘉張氏古禮序曰。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又曰。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

忠甫立傳。故其本末闕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

艮齋家學程胡三傳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對論稱旨。遷太常博士。未幾。孝宗自除先生左補闕。論劾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抗疏。金人使名未正。不宜遽納其使。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運判。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累除秘書監。權戶部侍郎。提舉太史局。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起知贛州。移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國用司參議官。奏蠲兩浙身丁錢。歷除兵部尙書。宣撫使。時韓侂胄開邊。先生亦以功業自期。而委任失當。以言者論奪職罷。侂胄誅。再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恭翼。改諡文節。先生雅慕朱子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薛文節公集。蓋本永樂大典。

梓材謹案先生爲艮齋兄子。浪語集有與象先姪書。

附錄

水心祭薛象先日。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

艮齋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教授徐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也。良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教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誠齋楊文節公狀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徽州倖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廚傳之儀。皆無故實。出於創爲。縣叢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僦僕之弊。如下襜宴集。則有折俎之弊。率爲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於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徵最多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繙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於是民皆稱其明斷。欲望聖慈。特賜陞擢。晉知通州。先生精於考索。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皆先生之筆也。補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又曰。居厚病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

祕監王合齋先生柙

王柙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戌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違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決冤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塌六。浚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僞學

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淤闕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巫故爲陰廡。復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先生。旣見。清談之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先生曰。吾義不交匪人。寧止於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策者驟用矣。先生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宣撫去。出先生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胄死。緣坐者多。先生言無使滋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相象祖雅慕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先生。以撼錢。先生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曹勉之。課桑麻。清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予祠。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及仕於台。寮屬如尤遂。初樓攻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尤工於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補○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王合齋集十六卷。詩四卷。

梓材謹案。劄記又一條云。王柑字和叔。永嘉人。嘗以經世之學授樓攻媿。考攻媿跋汪季路所藏邵康節觀物篇云。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於王本叔。相是和叔。卽本叔也。又案謝山補傳。謂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學案原表亦列先生於良齋之門。當是也。

直閣沈先生有開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薛王學侶程胡四傳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忠甫續傳

教授敖先生繼公

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於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猶未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雲濠案高彥敬一作高顯卿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儀禮集說自序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唯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

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於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己。而皆去之。則其曩之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曩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線。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其本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其如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於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卽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十一。

可勝歎哉。繼公半生遊學。晚讀此書。沈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於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註。然其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於初學之士。未必無小補云。

梓材謹案。敬先生傳。黃氏禮本列李侖諸儒學案。茲以其爲儀禮之學。繫之忠甫續傳。以明宋元兩朝禮學之不絕有自云。

敖氏門人

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生而卓異。精敏絕人。既長。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先生從之遊。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用薦署本郡儒學錄。調杭州學正。教授湖州。教授累考入流。授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放免去。先生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先生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先生爭之不得。卽解印求去。郡遣吏謝。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先生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以年垂七十。致仕。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於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參黃文獻集。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別見雙峯學案

倪氏門人敖氏再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雲濠案見清江所作傳云。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泰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屢使求致。不能屈。明太祖登位。敦迫至京。作老客婦謠以見意。笑而遣之。還松江卒。先生初遊甬東。得黃氏日鈔歸。學業日進。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爲長者。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肆力於文章。崖鑄野刻。布列東南。宋景濂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殷。摩夏霄漢。撫其論撰。如觀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茫橫逸。奪人目睛。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神出鬼沒。其文中之雄乎。所著諸集通數百卷。參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倪處士墓志云。維楨爲文靜先生門生也。又云。某父事先生。則先生嘗及倪氏之門。

楊氏門人敖氏三傳

教授鄭先生真別見深寧學案

卷五十三

止齋學案表

陳傅良	從弟說	長谿鄭氏芮	蔡幼學	子範
氏門人		袁氏徐氏再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傳		二程武夷三	李元白	別見廣平學案
傳		安定瀛溪四	曹叔遠	
泰山五傳			呂聲之	
			呂沖之	
			章用中	
			陳端己	
			林頤叔	
			林淵叔	
			沈昌	
			洪霖	
			朱黼	

	胡時	
	高松	
	倪千里	虞復
	徐雲	
	黃章	
	袁申儒	
	林子燕	
	吳漢英	
	吳琚	
	沈體仁	
	胡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希錡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木天駿 別見南軒學案	

止齋續傳

陳武

芮氏門人

陳謙

黃度

子章見上止齋門人

周南別見水心學案

徐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薛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鄭鑑

並止齋學侶

唐仲友別爲說齋學案

錢文子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戴溪

胡大時

並止齋同調

周爽並見巖麓諸儒學案

止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梓材案。序錄原底有云。止齋實從艮齋分派。而非弟子。是謝山不以標目薛氏門人爲然。然考艮齋浪語集末卷所載行狀云。乾道九年。門人迪功郎新泰忻州教授陳傅良狀。則先生故薛氏門人。又案蔡行之爲先生行狀云。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是先生亦鄭氏門人也。

鄭薛門人袁徐再傳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良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束書屏居。良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良齋曰。吾懼子之累於得也。於是往依良齋而卒學焉。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吝今於其中。蓋從遊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廬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良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先生既得之。而又解剝於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泰州教授。未上。召爲太學錄。出判福州。罷。主管崇道觀。起知桂陽軍。歷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轉運判

官兩浙提點刑獄入奏事留爲吏部員外郎擢祕書少監兼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起居郎光宗不過重華挂冠而出寧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三年授寶謨閣待制卒於家年六十七諡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所著有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三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譜一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謝山奉臨川帖子曰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於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

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口口道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披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爲說曰。靡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爲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壓。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廄。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

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爲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皆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

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況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恥。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邪。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

止齋文集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但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剔別人。君臣相勅。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

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卽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卽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卽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願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進周禮說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卽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不可不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興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

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廢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棊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畫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且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願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僞。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休井田譜序。

歲竊敗止齋集曰。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全太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醇古經腴充滿。而亡友范子冬齋亦酷嗜之手抄口誦。舉筆輒奉爲圭臬。太史沒後。此書不得復見。碌碌三十年。亦未暇尋訪。既官於甌。思購之瑞邑。而書板適於癸巳初冬遭燬。因不復可得。乃以止齋春秋後傳從孝廉余君永霖易得此冊。乙未十月望前。寓於郡城。風雨蕭蕭。時一展卷。如隔夢寐。舊學荒蕪。愧無以慰我故人也。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止齋門人諸傳皆據止齋本集。知其有闕學要者必多采錄。近歲甲午陳少宗伯碩士師與宮海風中丞重乘止齋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梓材及馮君雲濠間預校讎。旋檢月船生盧氏跋語知前人多憊憊於是集有如此。

附錄

寧皇以舊學思止齋嘗謂韓侂胄曰陳傅良今何在。卻是好人。對曰臺諫論其心術不正。上遂不復召。寧宗之立止齋豫有贊策功。

寧宗每見左右有請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蓋止齋教也。補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君舉近來議論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正未易量。

陳龍川與先生書曰亮與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見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卽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而尊兄乃名以跳跟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地步平正嗟乎冤哉吾兄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如此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腳。

葉水心題張君所注佛書曰蜀人范東叔在學省每晨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耳予問東叔要義何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晴色此

是逼撲到緊切處。予聞而太息。夫其所知。止於此乎。

止齋學俗

知州陳先生武

陳武字蕃叟。瑞安人。止齋先生族弟也。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春秋。芮祭酒雅重之。成淳熙進士。累官至國子正。入慶元黨籍。學禁解。起爲祕書丞。累遷國子司業。進祕書監。乞外。制辭有曰。爾早以經學。藹然時名。退之方誨於諸生。下惠遽甘於三黜。逮改絃而更張。旋拔茅而彙進。方諧士論。乃控忱辭。其後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先生與止齋同學。而名齊之。其論文不喜南豐。補

祖望謹案朱子文集語類有講學語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

陳謙字益之。止齋之從弟也。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江西湖北副宣撫使。著毛詩解詁。周禮說。補○益齋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集。永寧編。雁山詩記。

謝山跋宋史陳謙傳曰。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時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胖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旣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

起再蹶。其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侂胄爲我王。以予考之說部。則莆田陳謙之事也。謙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曾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子固。登隆興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疏請屯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遷監察御史。時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先生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寧宗立。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驟竊政柄。先生具疏論其姦狀。侂胄假御筆除先生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先生言諫臣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固辭。乃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先生爲冲佑觀者六。然侂胄素嚴憚先生。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召除太常少卿。累遷江准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無算。遷寶謨閣直學士。先生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旋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諡宣獻。先生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雲濠案葉水心作先生墓誌。稱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堦周南仲爲池州教授。曾先生

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先生并罷之。先生與南仲俱入僞學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書說七卷。直齋書錄解題謂其爲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闔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爲友朋道之。又案梨洲原表列先生於良齋之門。而徧考載籍。殊無明文。以與止齋一見如故。列爲止齋學侶可也。其證宣獻見呂氏光洵所作書說序。而宋史遺之。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別見良齋學案

太學鄭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長樂人。爲太學諸生。數與止齋遊。試進士不第。以釋褐仕於朝。以喜事嫉邪。取名於世而死。止齋哀之曰。自明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母孝。不敢違。晚得師友。務爲靖恭閒雅。不苟坐立。雖一飲食。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自明可謂重其死矣。參止齋文集。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朝廷容受固可喜。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

止齋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別爲說齋學案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文端戴岷隱先生溪

戴溪字肖望，雲濠。案沈光作先生春秋講義序，稱先生字少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大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尙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諡文端。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割記，先生著有易經總說二卷，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詩說續讀詩記各三卷，春秋說三卷，通鑑筆議三卷，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各三卷。岷隱文集復讎對清源志。

止齋家學

陳先生說

陳說字習之，永嘉人。從學於止齋。其兄謙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先生因得從之問學。

梓材謹案：先生爲易庵弟，則亦止齋從弟也。

止齋門人袁徐三傳

文懿蔡先生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未冠，從止齋遊。朝夕侍側者十年。止齋勉以前輩學業。中乾道八年進士第，授廣

德教授。歷敕令所刪定官武學博士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出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奉
祠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
講。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改兼侍讀。出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復提舉萬壽宮。嘉定十
年。召權兵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卒。陳同甫亮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杯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
若無聞。客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數辯而行之。橫啓縱闔。援古證今。抵夜接日。若懸江
河。吾謝不能。乃已。嘗續司馬溫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百餘篇。修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舉要十二卷。宰輔拜罷錄一卷。續百官公卿
表二十卷。質疑十卷。首得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年歷大事記。文懿公集。西垣集。春秋解。訓宋通
志。五百卷。謝山學案。割記誤屬其子範。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閣下於徐忠文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
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於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
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
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曾見陸子。有問答見
年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壻。少卽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乃敷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
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
來往於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儻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齟齬之語。遂

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

文肅曹先生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於止齋。年十九。以春秋魁鄉薦。登紹熙第。久之。薦爲國子錄。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節度守遂寧。營卒之亂。過境不敢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終徵猷閣待制。諡文肅。所著有周官講義。雪濛奏謝山劄記。先生又著永嘉年譜。地譜名譜。入譜二十四卷。

推官呂先生聲之

簽判呂先生冲之合傳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師陳止齋。而友蔡行之。同升太學。壁記題名。先生在止齋之下。行之之上。是年止齋行之皆登進士。而先生不第。或戲之曰。所謂厄於陳蔡之間者也。嘉定間。累官昭信節度推官。有沃洲雜詠。從弟冲之。亦師止齋。簽判南康軍。講道白鹿書院。有壁經宗旨修

章先生用中

章用中字端叟。平陽人。先生從止齋最久。又因止齋之金華。依呂東萊。之響州。依薛良齋。由是顯名。

陳先生端己

陳端己字子益。平陽人。從止齋學。

主簿林先生頤叔

林頤叔字正仲。瑞安人。與弟淵叔俱受業止齋。先生寬整有局量。登乾道第。任羅源簿。民俗火葬。先生導以冢。斃惡俗始革。有大辟坐刃殺者。辨其屍爲瘡且溺死也。釋之。遷建康戶部酒庫監。丁父憂。哀毀成疾。臨歿。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因振手而逝。修。

司戶林先生淵叔

林淵叔字懿仲。瑞安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終於揚州司戶。先生從陳止齋學於城南書社。其後止齋所至。先生亦僦旁舍不去。永嘉崇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先生復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後知有師弟子之禮。

沈先生昌

沈昌字叔阜。瑞安人。與蔡行之同門。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先生早夭。

洪先生霖

洪霖天台人。事止齋甚謹。

隱君朱先生黼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也。學於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一百卷。統論一卷。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莽不等。皆削其紀年。水心爲之序。且曰。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人始知其能傳陳氏學也。躬耕南蕩山。以老修。

朱文昭語

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誼。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補

教授胡先生時

胡時字伯正。樂清人也。乾道進士。風姿粹美。初得第。權貴欲妻以女。且示以匱具之盛。辭曰。老姑家貧。曾許以女嫁我。不可負約。時人義之。師事止齋。官袁州教授。補

教授高先生松

高松字國楹。福寧人。少遊止齋之門。不專事科舉之學。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讀書益多。聞見益廣。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合於俗。同學多先達。而先生晚始得成進士。又游丁艱。益肆力於學。尋授台州教授。啓迪有方。一時州縉紳皆出其門。故例撰講章。據案抗聲讀名曰讀書笑。曰。是何所發明邪。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歡服。學校大舉。而病卒矣。葉水心銘其墓。修

雲深謹案。萬季野輯儒林宗派。朱子門人高松。字子合。龍溪人。是同時有兩高松也。故謝山於是傳初註又從朱文公學六字。而旋抹之。

梓材謹案。止齋集有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詩云。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遊雖已晚。趣向竟誰同。一第收良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據此。則謝山初注又從朱文公學是也。

侍講倪先生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也學於止齋傳其春秋之學淳熙進士戶外之屨恆滿累官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闕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至侍講卒贈右文殿修撰補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七歲能熟誦九經諸子又稱其受學於呂祖謙則先生亦東萊門人也

知州徐先生筠

徐筠字孟堅清江人進士知金州周禮微言十卷記其所聞於止齋者嘗述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制以漢官制之襲秦者比周官補

幹官黃先生章

黃章字觀復新昌人禮部尚書度中子也學於止齋嘗爲幹官檢身以正與人以恕講學以達於道德性命應事以通於變故倉猝其卒也師友皆痛惜之水心爲銘其墓

袁先生申儒

袁申儒者建陽人也學於止齋爲其詩傳序補

社令林先生子燕

林子燕字申甫樂清人也止齋之壻慶元進士官太社令有孝行補

兵部吳先生漢英

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也。乾道進士。累仕至湖南運幕。陳文節公止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歎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日親。光宗卽位。有旨減湖南月椿之太重者。止齋盡以委先生斟酌行之。喜曰。君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遂薦於朝。謂奮自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於吏事。本之不欺之心。知繁昌縣。通判滁州。皆有聲。詔與六院差遣。安豐。奏淮北流民四十萬。且叩淮政府以問先生。疑其爲妄。已而果然。除監都進奏院給事中。鄧友龍以邊議爲南淮宣諭使。問曰。何以助我。先生不答。退而以書止之。友龍不悅。竟潰而歸。除大理丞。韓侂胄之死也。堂吏三人下獄。先是朝臣多結此三人者。獄起洵洵。先生懼爲薦紳禍。得其所與往來書盡焚。但竄籍三人而已。嘉定元年。除大宗正丞。條上三事。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終。曰。減四川之賦。除太常丞。中貴人營園亭於郊。邱前先生欲劾之。中貴人遽撤去之。遷權兵部郎。面陳三事。一論沿邊形勢。二論銅鑼漏泄。三論宗室有罪久閉非宜。上皆嘉納。施行。丞相錢象祖方倚先生爲助。史彌遠忌之。因其乞外。罷官。予祠。先生平居無嫫語。無慢容。縑素之衣。十年不易。皆其毋自欺之學所得也。而於國朝典故考訂尤詳。是則止齋之瓣香歟。所著有歸休集十九卷。補

節度吳雲壑先生瑠

吳瑠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止齋在太學。執弟子禮。惜名畏義。不以威畹自驕。范石湖陸放翁輩引爲師友。項平甫輩則其客也。尤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卽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爲哥。光宗呼之爲舅。滿朝之爭過宮也。先生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諭旨曰。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

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爲盡禮。今天氣尚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予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於先生。先生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籙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於是大計遂定。忠定欲先生出入通宮。蔡廟堂之意。先生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提舉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爲曲謹。雖一秩必以請。忠定墮其計。遂爲所陷。垂歿。謂其從子崇猷曰。悔不用居父。以致今日。先生與侂胄爲密姻黨事。旣起。先生畏遠權勢。委曲遜之。然密爲諸君子地。言於憲聖。以不宜進。究往事。外人多不知也。侂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祇喜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然以憲聖故。不敢有加於先生。一日。招同賞花。極歡閒。問先生曰。肯爲成都之行否。先生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荆襄鄂三路。終於開府儀同三司。鎮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先生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謚。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後卹忠定。先生子綱亦以密奏進其始末。史彌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不錄。時人以爲屈補。

沈先生體仁

沈體仁。字仲一。瑞安人。石經先生彬老之後也。雲濠案。慈湖集。深明閣記。以彬老爲先生族曾王父。彬老自汴都揚石經春秋。以歸戒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學官廢春秋。輟其業。先生築深明閣。以奉之。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師事止齋。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其取友適館授粲。死而不貳。歲或饑。卽發施。或有所建置。

及荒賑而不以爲德。役成而不以爲功。或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雅愛水心之文。手鈔自甲至癸。將卒。戒其子曰。必得其文。以銘吾墓。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

直閣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少保趙先生希鑑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黃氏家學

幹官黃先生章見上止齋門人

黃氏門人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別見水心學案

戴氏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周斂齋先生爽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郡守宋先生之源別見清江學案

蔡氏家學袁徐四傳

侍郎蔡先生範

蔡範字尊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衛化行山峒。終吏部侍郎。參溫州舊志。

蔡氏門人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倪氏門人

知州虞遠齋先生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也。學於倪起萬，以進士爲楊村酒官。上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先生以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忤旨，除都官郎。御史金淵因承望劾之，奉祠。已而，知興化軍，不赴。鄭清之再相，亦惡之，退居東巖，十有五年。董文清公槐相，力薦於朝，改尚書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懣爲節目，援漢文帝止造露臺以爲戒，上嘉納之。知瑞州，以疾辭，著有成己集、告蒙集、告忠集、遠齋集，共八十卷。補止齋續傳。

宗正木先生天駿別見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

卷五十四

水心學案表

葉適	陳耆卿	吳子良	舒嶽祥	戴表元
<small>鄭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small>				<small>別見深寧學案</small>
	王象祖	車若水	劉莊孫	林處恭
	王汝	<small>別見南湖學案</small>		
	丁希亮			
	方來			
	周南			
	孫之宏	從孫	麟叟	

附師曾丰	鄧傳之	王大受	夏庭簡	趙汝譚	祖堯英	陳昂	邵持正	孟導	孟猷	滕宸	王植	趙汝鐸	林居安
------	-----	-----	-----	-----	-----	----	-----	----	----	----	----	-----	-----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趙汝談 <small>別見滄洲諸儒學案</small>
	葉紹翁
	毛當時
	張核
	周端朝 <small>別見巖麓諸儒學案</small>
	陳埴 <small>別爲水鏡學案</small>
	陳韓

	戴許
	蔡仍
	吳子良 <small>見下貧聽門人</small>
陳亮 <small>別爲龍川學案</small>	
劉景	余燦
項安世	
陳景思 <small>並見晦翁學案</small>	
王綽	尤焞
並水心學侶	
	薛蒙
	戴許 <small>見上水心門人</small>
	蔡仍 <small>見上水心門人</small>
	王汝 <small>見上水心門人</small>

水心學案上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

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述水心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爲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李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諡忠定。梓材案以上係梨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爲一傳。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當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爲言。至是謂韓侂胄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十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間。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壑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旣復之後。子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况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胄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宣和之際。以關陝驍

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臯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爲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惜。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慌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聲。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彊。誠無難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觀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于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捍。堂與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

久素所不習耳。聞日見茫然生疏。然天下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爲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與。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爲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爲必不至是。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用一半以上。輸納貪吏。展轉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尚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疆。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爲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臺甫斌李

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間。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爲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守。設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堡塢。得自爲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捍蔽者。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躡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糜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王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嘗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椿。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僞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眞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及用門下士滕茂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終苦無

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采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營劫寨之策。官司初不敢行。先生爲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官司猶深憂以爲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間之自爲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爲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爲進取之漸。而韓侂胄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胄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真崛起。暴彊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爲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荷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爲然者。自方回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爲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因范育序正紫遂述此篇。

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曆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鯨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誣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皐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皐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爲憂。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臯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傳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爲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輳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輳如毛。舉經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卽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已而無所察于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遠越。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爲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象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不獲聞者。故以爲罕邪。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爲遺言。則顏淵猶無是告。而獨闕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已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

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驥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以道爲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爲書爲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爲。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爲之著象象。蓋惜其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皆孔子作。故象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譎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號爲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細縷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尙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梭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關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淳

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爲藥。而與寇盜設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爲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爲世外瓌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網緼。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噫。未矣。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妙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盡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爲忠恕。

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爲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退言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爲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爲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爲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爲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爲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爲是，以人爲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爲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爲難知，六藝之統紀爲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爲能傳，而予以爲不能。予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

自爲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爲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疑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爲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爲雜霸。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九疇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儒者爭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于十一。固非爲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爲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

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衆。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
貉道之言爲斷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
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
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
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予以爲一貫之語。雖唯而不
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旣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
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爲固。而薄者以
捷出爲僞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
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爲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論者。堯典克明峻德。
而此篇以爲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爲大學
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
予固以爲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爲物欲而害道。宜格
而絕之邪。以爲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在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

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爲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爲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真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爲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物爲是。物爲非。格爲絕。格爲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貫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闕。方爲學者之患。非予所敢從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卽知止之義。知止卽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家人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衆。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冥息。蠱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賁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

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滄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曆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間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

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曾而下，訖于思孟，所名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爲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象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其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復重，淺深失中，與象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爲疏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論雜霸戰國之

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彖釋卦。皆卽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爲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爲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爲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爲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車玉峯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旣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末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部。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間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敘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父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尙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已扇。虛僞已張。廉恥已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爲刑名法術不止。悲夫。

武王卽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爲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賢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卽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羣公。淪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爲重。而爲是衰末之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類自力。大延羣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爲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爲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采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刪。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蠶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騶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爲君道。以刑政未作爲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尙無幾。可不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異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詠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殆于誣德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蓋接前聞，一歸孔氏，後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爲得也。當孔子時，魯衛齊家，往往變壞。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蓋失之，故曰詩書不因孔子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爲道者。雖書堯舜時，亦以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爲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視望謹案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僞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僞者動作文爲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爲陽，體魄爲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僞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爲陰，情可見，而能滅僞，故爲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德，則性正而身安，此

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僞，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序率于義禮，而嘗縮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尙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菑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將棄之矣，貫而爲一，孔子之所守也。執精略，蠱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并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衛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蓋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

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卽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間。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卽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恆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常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爲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常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真。則教者彊民以從已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

慎獨爲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間。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爲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爲一章。猶足以教人。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肖。同爲不知味者。害尤大矣。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開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于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斷。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爲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就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并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仗信秉禮。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諸生又別爲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與。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爲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爲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

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爲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之德。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爲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汗堯躬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

投袂而起。履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窮于戰鬥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之學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爲美。然以僞爲德。世道愈失。赤烏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明其義。乃乾德也。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國所爲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扶策者。不受德。與卻克分謗。意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當德義爲無挾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歡。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爲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阻折亂臣賊子之姦心。蘧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于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旣壞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

鄭作邱賦。當由人多于地。若無故重斂。亦子產所不爲也。然君子以變古爲難。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鄭鑄刑書。子產于扶補傾壞之中。必欲剪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清靜寧民。可以坐消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爲是紛紛。此老聃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廢其初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邱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之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于政事反之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敢嚮邇。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間。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

爲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轉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也。

吳始用子胥之諫。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邪。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則晉乘楚檣杙。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洩治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爲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

也是以利誘人使爲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爲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爲。

志學至從心所爲。限節者。非所以爲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爲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愠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措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爲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徒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徒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

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爲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

則以獨勇爲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衆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固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病盡而材全。

克復爲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爲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爲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顯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問。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

魯衛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難與。可爲永歎。

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爲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爲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尙不爲惡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爲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紛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後世學者。旣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間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生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

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擇，則曷爲不度其君？案書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之比，而傳者以爲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爲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聃事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爲黃老者。惜孔子以重其師之詞也。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晰于其間，而故爲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邪？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恟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臯以至周孔，損削弗稱。雲濛察智學記言此下有管子尙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固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精于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爲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寧、程馬，于其指歸，終不能識，上則瀆天下則欺人。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彊，其有欲于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于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

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爲抑遏泯絕之使不至于亂。

予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則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于易。卽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畫而推迹。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蘊亦能通吉凶之變。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爲窺測。而其說輒累變不同。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陰陽。陰陽成四時。殺此生彼。豈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尙不能久。而况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爲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門。何敢擬于其間。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聖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天常以機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爲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已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爲而已。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爲冲。以有爲無。以柔爲剛。以弱爲彊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爲藏史之老聃。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聃。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奈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爲常所傳習也。案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與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爲五行。卽是書所謂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離。未嘗如是。書所謂獨幹中氣。生生萬物。新新不窮者。經藉乖異。無所統一。轉相誕惑。而不能正。後世學者。幸六經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可以日用。而無疑矣。奈何反爲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皆由于大傳文言諸雜說之亂易。是以學者紛紛至此。

祖望謹案。陳振孫深以水心之篤信子華子爲誚。水心亦自嘗云。子華子書甚古。而文與今人近。則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條。亦言其駁而終不以爲僞。則蔽也。

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國策忠臣令誦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范臺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與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偏側于暴彊之間。而不足自立邪。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

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勢爲傾。繇窳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軌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爲奇書者。義黃爲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臯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顛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夸禰而忘祖哉。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臯陶。而義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旣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爲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古今。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與。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爲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宮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諷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困辱商人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

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爲抑。周人崇尚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鐘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傳合于易。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爲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義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爲一書，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曆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曆數。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

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騁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曆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劉向爲五行傳，歸于劇切當世，然洪範之說，由此墜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若禹不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爲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爲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卽五行。三事則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爲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爲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已事往證。分別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之書。可爲痛哭。

漢武欲開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強開之。所禁者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爲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爲。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瘳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爲先。鐘鼓管絃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爲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旣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爲經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爲文也。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爲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爲吏。趙廣漢尤爲民所稱。強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爲。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衆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躡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尙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躡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辭。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諂杜安。干人主以窺躡。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

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

崔實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爲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爲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敵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爲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尙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爲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况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間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尙。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爲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盡。而漢亡矣。羣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駭。視爲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予以爲羣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爲學。徒設學以教之。欣厭不同。忿心歎起。小則爲然明之毀。大則爲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羣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錫。以薦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徹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爲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然左傳叔與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與尙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爲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爲。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爲。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界臣下。安于縱逸也。然臯陶以爲元首叢脞。肱股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爲也。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旣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錯尙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爲。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爲矣。其後尙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尙書所奏。尋改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爲禁密。則尙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尙書。由外達尙。轉尙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卽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然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勣言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爲國尚皆有本末更僕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纒久此後無有知者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敍祓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爲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陀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爲經耳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間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

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間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褒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眞師正在于此古者師無誤師卽心也心卽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衆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爲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爲陷穽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爲存敗可爲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間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蓋人力之所能爲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聘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爲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實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卽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爲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不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爲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無德。將爲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寶誌陶宏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

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識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則叔向所云。不爲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回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讖。而妄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爲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爲言。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爲國不忠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滅亡。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卽枝葉也。使其是則溯枝葉。卽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爲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

撥亂必不志于利。今朝爲匹夫。暮爲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羣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用兵有慚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羣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爲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爲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爲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長孫無忌。褚遂良。輔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卻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譏然須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恣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忠知者。畢世而不足。姦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售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謗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爲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卻降在卓犖。愛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爲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爲李德裕。校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

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徧滿天下。觸之卽應。求之卽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曆。而一行反以爲曆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曆由易起。樞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爲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爲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當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訶陵國治太子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爲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至秦旣以大敗。而後世更爲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爲入道之害。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

固無以教人爲下者。雖習見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爲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爲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稊莠，未可遽以嘉不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苟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計，乃列攻羣辯，至于子思孟軻，并遭詆斥，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

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閭。案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強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日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

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爲甚。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卽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

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眦，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強，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勳之意，求願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募。且井田邱乘，所以人人爲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爲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爲。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一說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爲戰，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募府兵屯田，徇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橫斂，有加不已。

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爲利，高者爲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以近代飯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蕩盡，奈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謂楊炎兩稅變古，全不究始末。

桑宏羊與劉晏無異。所可恕者。晏以用兵。故與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揚雄。卽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揚雄爲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揚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回轉關捩處。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選言爲太玄發也。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嫵西施。吳王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秦漢時。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爲教。視六經無有也。賈誼短世。量錯殺死。是書不極其用。

留令罪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爲口實。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于無

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爲民，非爲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闢于先王之義，私其國以自與，以爲命令特爲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令也。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爲與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爲亡國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爲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痊睢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子之類，或者君臣之間，售私以長惡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爲此等見識，不爲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盪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數術家猜虛積心，忿忤形色，左右前後，無非蔽欺。鉤鉅設而告密用，羣情惴惴，所以來讒賊而長作僞。

所以爲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複，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國語又削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

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爲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物變化之用，蠲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恟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邢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毫，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辯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爲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爲佚樂馳騁，宮中之歡，無所禁圍，利身便形，口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爲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盛在于鹽鐵，其用著于寶龜，蓄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瓊洛之水，沐路旁之樹，傾魯梁之絺，搜荆楚之鹿，戲詞誤論，今不舉者衆矣。獨鹽鐵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爲錢三十，中歲之穀，糶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糶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襄微苛斂，始有禁榷。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穰苴孫武皆辯士。妄相標指。無事實。穰苴斬寵臣。孫武戮愛姬。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聽命焉。豈小故邪。

兵。詭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詭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爲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蓋用兵之害。而于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望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卻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

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尤不成語。

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卽此法邪。抑別有指也。穰苴事。子固言其非。夫非知

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閎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詭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爲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

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真以爲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三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蔣賈以爲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吊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爲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爲威之餘。尙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

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繕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入陳。卽握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望相承。周官司馬蒐苗獮狩。其陳卽戰陳。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毀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爲奇術。握奇遂爲祕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

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教者。豈八陳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齧鬻。裏淹殺。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榻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爲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體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梓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爲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蠲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爲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門閥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爲其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調惠。族人依倚。特爲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蜀學略。

使知義理者。常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

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

王會中第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爲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于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患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太高。然有益于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義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于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

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嘗寓吾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藁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合爲五十卷名習學記音序目非別有全書也

雲深證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剗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然如梨洲及謝山所錄又何嘗不純明正大邪

卷五十五

水心學案下

水心文集補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然而無形無色。人必穎然獨悟。眇然獨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有出於見聞之外者。不如是。不足以得之。養是覺也。何道將一趨於問學而不變。責難於師友而不息。先義而後利。篤於自爲。而不苟於爲人。於是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咸取極焉。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糅其思慮。紛汨其聰明。喜相玩。怒相寇。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闢關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於是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遠於世。昏然爲天下大逆。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方交鬪而未已。而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遂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倒漫汗。而謂之破巢。

窟。頽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蘊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大異矣。然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眇然特見。聰明思慮。有出於見聞而後可。士徒厭夫雜糅紛汨之爲累。遂舍而求之者十九。嗚呼。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闕。而常存者隱矣。范東叔覺齋記。

祖望謹案。東叔學佛者也。

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知不足以兩明。而又失之略也。李之翰中淵記。

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予謂學必始於復禮。禮復而後能敬。敬亭後記。

祖望謹案。此是水心宗旨。然非敬何以復禮。敬乃所以復禮也。水心言之倒矣。宜乎東發非之。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內。以是心爲殘賊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疥也。朱先生祠堂記。

世之論嘗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有甚於人者。獨物之知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豫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率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學之道所由明也。瑞安縣學記。

浴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懸料浮相。其樂鮮矣。風雩堂記。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妄想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驟者。麤鄙而不近。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偏受者。孔子進參與賜。皆示之一貫。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溫州學記。

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信州學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有一條引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至道在焉故也。與此復出。刪之。

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知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長溪學記。

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其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輕而根本重。宜興縣學記。

學之高深無窮。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爲知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習彌長。而夸近以足己難哉。劉東溪集序。

梓材謹案下有陰陽精義序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

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然則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遂駁許蔡仍王汝序。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不以身治人。送林子栢序。

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禮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禮損華。往往在義理之外。力且盡而言不立。周南仲集序。

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予所不解。法明寺教藏序。

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卽已爲佛而已。嗚呼。佛之果非己己之果。爲佛。予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卽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夷術狄技。絕之易耳。不幸吾中國之人。以中國文字。爲其學。爲其書。草野倨侮。廣博茫昧。蕩逸縱恣。終於不返。宗紀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廬陵學案。

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者。此莊佛氏之妄也。魏益之獨守其悟。百聖之戶庭虛矣。陳叔向志。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浮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鮑清卿夫人志。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一移入象山學案。一移入象山學案。

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宋廡父志。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聞足下欲行天下。求世外之道。舊讀柳子厚文。愛其送婁圖南序。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使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異。願足下深惟之。與職少望。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附丁少詹傳後。

垂論道學名實真僞之說。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與周明融。

老子之徒。矜大者。老氏可耳。將以示爲士者。可乎。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也。老子說。

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摛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破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左右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廋張君所注佛書。

梓材謹案此條鮮矣。下有蜀人范東叔至其所知止於此乎八十九字。移入止齋學案。

六經語孟舉世共習。其魁偉俊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老子支離說序。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狹而不充。爲德之病。題周子實所錄。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贈薛子長。

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題西溪集。

水心外集

今天下之士。惟嗜材傑行者。乃或叩閣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治勢篇。

慈谿黃氏曰。此陰不滿於同甫諸人。

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財計。

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士學。

用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入楚。暴師不返。既越伐吳。敗於檣李。無救於國。今其氣餒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學生誦其書。是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皆吾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尙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人。邦本不搖。

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兵權。

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商鞅李斯若桑宏羊又管商所不屑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宏羊所不屑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不繼世而皆遇故與陋俗言王政終不合管子。

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最切然而人道之倫頗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莊子。

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下爲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故常不合皇極大學中庸三論總述。

王安石理財法桑宏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及經總制錢等法蔡京亦羞爲之經總制錢論。

慈溪黃氏曰水心論恢復在先寬民力寬民力在省養兵之費其言哀痛激切然後總一篇卒歸宿於買官田則恐非必效之方也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豈獨官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奸欺矣至於富貴之家以其田使人佃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捐命

以相嚮者矣。願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水心先以温州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監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保甲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糞箕若帚之費。無不會計。曲盡。謂可永免擾民。然必監官鄉官吏卒甲頭人人水心。世世水心其人。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權剝。不然。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將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之半。納官租之費。一石不下數貫。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納之。吏卒催租。雞犬爲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倍納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而且立法之細。亦多難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果足以贍其養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果足以償其勞乎。脚子三十名無給。則家食而官作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吮血。有隙胥會。監官一員。必增監門。必增斗面。必置機察。江湖乞丐之靡。必於勢要挾書求爲司門。爲教口。爲催租官。況于吏卒。何可豫防。官租之贏。既倍。吏卒之擾。又煩。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鄰。地荒民散。能保四境之不蕭然乎。

水心語

三江謂吳淞江。青龍江。揚子江。吳人習於水事者云補

附錄

先生嘗言於孝宗曰。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爲一絕使罷。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於上者。非可用以當敵也。直媒以自進也。以臣計之。和親之決不可爲。審也。而戰亦未易言。然雖絕使罷。而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所當

施行者有次第焉。補

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正則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補

水心學侶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靖君劉先生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太學釋褐第一。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先生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荆人間者。欣朗開達。年八十三卒。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靖君。參水心文集。

靈源鍾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葉水心項平甫講論不倦。以隱居學道爲樂云。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徵君王誠叟先生綽

王綽字誠叟。永嘉人也。有氣節。於書無所不讀。其年輩與水心相等。折節從之。而水心以爲畏友。趙汝談

嘗薦之不就。其門人有戴許蔡仍王汝。亦皆嘗學于水心。而端明尤愔祕書薛蒙尤著。所著有春秋傳記及王徵君集。雲濠案謝山劄記作王誠叟集。先生卒于水心之後。永嘉諸老至是盡矣。補

梓材謹案先生折節從水心。而水心以爲畏友。是未以及門蓄之也。故列徵君於葉氏門人之前。水心門人季節三傳

司業陳質臆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號質臆。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閒。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揚而文張冕也。水心既歿。先生之文遂歸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質臆集。又修赤城志。雲濠案讀耆附志載質臆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亦無傳本。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四庫釐爲十卷。與赤城志收入集部。今祀鄉賢祠。

王大田先生象祖

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於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陳質臆亦畏之。非有所見不下筆。吳荆溪而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邃行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真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相。先生已寢疾。猶藁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不喜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泉夔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興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論不盡本於水心也。修

王東谷先生汝

王汝字希道，黃巖人，警敏刻勵，常師事水心。又師王誠叟，取周易蒙卦之義，以名其齋。因購古今載籍，枕藉讀之，已而豁然有悟，援筆爲文，日數千百言。伯仲陳著、卿吳子良之間，所著有東谷集。

丁少詹先生希亮

丁希亮字少詹，黃巖人也，負奇氣，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三十一歲從葉水心學於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以其讀書有數年，已長，微矻厲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永康，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譎譎，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又未幾，從東萊於明招，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薄手鈔成屋，於是縱筆所就，詞雅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學，修博文，修工淹，識練智，粗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躡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不幸四十七歲遽卒，有丁少詹集，修。

附錄

水心與書曰：少詹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未嘗不太息也。世間祇常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耳。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

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補

侍郎方先生來

方來字齊英。永嘉人。從水心學。登開禧第。教授安豐軍時。黃榦爲通守。又師事焉。知吳江縣。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面對乞早建儲。及他事皆剴切。除起居郎。擢權兵部侍郎。知漳州。朱晦庵昔守是郡。北溪陳淳從之學。前守建龍江書院。乃於側建道源堂。祀晦庵。以淳配。奉祠歸里。景定中。推恩特除寶章閣待制。

梓材謹案先生本永嘉吳子量高弟。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輒棄去。凡五易師。而後登水心之門。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常以世道廢興爲己重。憂時傷國。老校小史。引坐深語。其治身端行。拱立尺寸程準。廉節整飭。水心於吳下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成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自宮掖以至塵肆。無不及也。而最切於時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蒙蔽。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不知學。學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以道學爲名之至美者。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學負才之士棄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讖者。亦例嫌之。

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爲黨耳。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唯其不能可。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平康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之。而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闕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擬第一。不用釋褐。池州教授。時天下益攻道學。新昌黃文叔者其魁也。而先生其婿。罷教授爲常州推官。已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北伐。以先生掌樞密院機速房。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得免。因求補外。水心惜之。薦以館職。時王師已敗。先生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申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尙有餘。而惜和之早。無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使頭盧兒干政。接踵漿酒葷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政府怒。悔召之。然尙除正字。將逐之。會以憂去。服除。還朝。御史誣其盡以田賂蘇師旦。罷嘉定中。議起之力。辭不赴。尋卒。所著有山房集。水心嘗以文字之任。當寄之先生。其卒也。哭之慟。予從永樂大典中。見先生集。果絕工云。修

祖望謹案。南仲少任俠。旣從水心。始折節讀書。時吳中道人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光宗賜以宸翰。先生非之。廷對有云。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夫。已擬第一。光宗見而不懌。時鄭文肅公湜言事未報。先生策中又微及之。光宗乃曰。鄭湜纔入六月。周南何以知之。湜固無愛君削藁之心。南

亦顯非恬退之士。遂被降。又嘗爭過宮事。

謝山跋南仲開禧救後曰。右周正字山房。藁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諡救也。案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諡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助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諡。奉常定曰。繆很。議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胄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諡。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救中序鄂王寃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進士孫先生之宏

林先生居安合傳

趙先生汝鐸合傳

孫之宏。字偉夫。餘姚人也。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傳之者三人。其一曰林居安。瑞安人也。其一曰趙汝鐸。樂清人也。而先生序其指曰。學失其統久矣。本朝關洛驟興。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孟子能嗣孔子。然舍孔宗孟。則本統離。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膺中旨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才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稽合於孔子之本統者也。先生

之論如此。其於記言大旨。蓋發明殆盡。又稱水心以舊敵垂亡。邊方數警。別有後總。祕而未傳。則先生乃葉氏晚年入室弟子也。鶴山先生嘗銘其母墓。居安字德叟。汝鐸字振文。先生成進士。不詳其官。禮部侍郎諡忠敏。麟叟其從孫也。修

王先生植

王植。字立之。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從子也。慶元中。學禁正嚴。先生以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輜重。從水心於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先生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月朔設集。先生獨後至。中表戲曰。上學來耶。自是每歲必一至。水心講席。叩以所得。蓋力學之士也。修

廉靖滕先生成

滕成。發濠案。一作發通。字季度。吳縣人。知樞密院康之孫。學於水心。水心異其沈敏。無不洞達。舉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已而召試。考官謂其輕己。罷之。其後累薦。韓侂胄又忌之。先生知其意。曰。吾焉用溟滓風波聞哉。遂不出。水心奏賜廉靖處士之號。晚居吳之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修

侍郎孟先生猷

孟猷。字良甫。隆祐太后曾姪孫。而信安郡王孫也。居吳。水心入吳。先生兄弟最先至。恭謹退遜。不異寒士。其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身心。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嬰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有非簡策所載者。其立朝無黨。與中立不

衛士大夫敬愛之。累官至籍田令。時學禁正興。建安長沙金華永嘉象山諸弟子。多入綱籍。且盡。獨先生超然不豫。然以是不欲官中朝。請外補。累遷至知信州。及學禁漸弛。諸君子稍賜環。先生亦入爲都官郎。累遷至尙右郎。兵議起。永嘉弟子與之者多。先生亦被使出。淮東及事罷。貶斥者多。獨先生無及之者。蓋其平心無競。不立岸限。故能立於禍患之表。其後入爲軍器監。累遷至刑部侍郎。然亦終不爲當國者所容。出知婺州。已而以直龍圖閣將漕江東。尋奉祠卒。先生喜爲詩。有孟侍郎集。尤愛汲引後進。戶外之履。恆滿。水心於先生之學。惜其尙未能盡。究古今之變。博達倫類。然以先生所得觀之。蓋有用功於內者。雖源流出於水心。而其實自得爲多。水心之言。不足爲先生惜也。修

知軍孟先生導

孟導字達甫。侍郎良甫之弟也。水心嘗曰。予講學葑門。紅藥被野如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至。良甫最簡。時然後言。而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莫測其所至。間與言時事。無一不精切。累官大理正。知嚴州。先生所至。皆有聲性介甚。一絲之餽。一縷之謁。無逮門者。而敏甚。弊山訟海。皆得其情。以聚財爲諱。以察寃爲急。出之以和平中正。故自淳熙以後。議擇理繁劇之臣。先生未嘗不在選中。然執政者曰。此大儒。先生所爲才。非吾所爲才也。卒不果用。再知臨江軍。復爲忌者所論罷。而先生亦無意於當世矣。閒居靜坐。隱几噓嗒。驗學講德。戒其子曰。先后遭家多難。再興家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毋得與戚畹齒。仕必由平進。學必依癯儒。麤糲適口。則膏粱疏。裘褐附身。則綺羅贅矣。時以爲名言。修

監當邵先生持正

邵持正字子文平陽人以父致仕恩爲監當水心初講學先生即在學舍中其後所至皆從之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工於歌詩駢體沉淪下吏不永其年水心深痛惜之修

陳先生昂祖堯英

陳昂平陽人其大父堯英嘗三上書闕下論恢復事斥和議高宗令宰相召問長揖直指宰相奏罷之又三上書政府詆其誤國者也先生從水心三十年修

知州趙頰庵先生汝謫

趙汝謫雲濠奏謫一作謫字蹈中大梁人爲水心文集序少儼儻有智略水心嘗過其家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先生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恩補承務郎歷監行右藏西庫疏訟趙忠定冤侂冑使胡紘攻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後知温州居官有政績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云修

監倉夏先生庭簡

夏庭簡字迪卿黃巖人也以進士授長溪簿少喜讀書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遂受業水心之門語不妄發問則博辯在官有能聲調監臨安鹽倉卒補

鹽官王拙齋先生大受

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吳水心弟子工詩水心稱之爲人豪邁頗以經濟自負吳開府珉客之以異姓恩澤奏爲紹興鹽官初過宮之諫浮言盈市先生因開府密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

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曰。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也。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卽令琚擬進手詔。會宴駕不果。黨錮之禍作。胡紘等欲一網盡之。先生令開府密言於憲聖。調劑其中。事祕無人知者。徐忠文公徙南安。蔡璉言其謀爲不軌。先生力調護之。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忠文書。侂胄發函黯然。卽移袁州。尋歸故郡。皆先生所爲也。開禧議和。侂胄欲用先生。先生謂金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姑以陳自強主之。金間則答以今已避位。侂胄疑其建明漸廣。不從。史彌遠之誅韓也。水心門下士豫之者三人。其二爲趙蹈中兄弟。其一卽先生也。於是吳綱白上。其父開府調劑二宮之功。且言先生實與密謀。先生故負氣。嘗得罪於樓宣獻公之兄。又誚宣獻之文。宣獻頗短之於彌遠。而嗣秀王師揆言於朝曰。王大受一布衣。凡國之大謀。皆欲討分。彌遠亦畏先生之才氣。命去袍笏。編置邵武。吳綱不敢復言。先生遂放浪於詩。以終其身。水心爲之序。補

祖望謹案。水心之門。有爲性命之學者。有爲經制之學者。有爲文字之學者。先生欲以事功見其門庭。蓋又別爲一家。惜乎未竟其用也。又案。先生亦預誅韓之謀。

鄧求齋先生傳之附師曾序。

鄧傳之字師孟。永豐人也。年十三能作賦。十七從前輩曾。幼度遊。所稱擢齋先生者也。以族父約禮官永嘉。因登水心之門。歸作求齋記。欲自求於內。收放心於外。又曰。博約卽顏子之所樂也。二十一歲而卒。周益公痛惜之。所著有求齋彙易繫辭說一卷。補

縣令宋先生駒

宋駒字廐父。宣獻公之後也。南渡後居紹興。乾淳之間。諸儒有以觀心空寂之學起。默視危拱。無所論詰。忽見道體者。先生未信。學於水心。乃從事於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用功甚銳。家居或踰月不出。野宿或兼旬不返。以讀書爲樂。由進士知壽春縣。卒。補

學博王先生度

王度字君玉。會稽人也。學於水心。以太學上舍入對。問舍時事所宜言。則皆搖首曰。草茅諸生。何預時事乎。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更待何日。於是暢所欲言。而竟以此失上第。教授舒州。戶外之屢恆滿。侍從薦之。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將召對。益欲發舒。以疾卒。補

領衛厲先生仲方

厲仲方字約甫。原名仲詳。東陽人也。從水心學。不遠千里同行。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以武學諸生舉第一。任領衛官。召試閣門舍人。而先生非所好也。尋出知安豐軍。時韓侂胄謀開邊。諛妄言金衰亂。而先生適奏淮北飢民。多叩關求接應者。然非如諛者之導以用兵也。侂胄遽從夜半下其議。據以起事。於是論者以咎先生。召還閣門。出知和州。權知廬州。時方北伐。先生以能被選。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金人內犯。朝議憂在江北。以先生防守建康。先生有將才。其在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卒用其所造九牛弩。射殺金饒將於城下。又用其所製戰車。敗之清水。水心帥建康。訪士於先生。曰。田琳可。乃以之戍合肥。而金不敢犯。然先生未嘗識琳也。金人屯定山十餘萬。先生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

走之。金人留六合。水心令先生往解圍。則曰。鹵且退矣。不數日而果然。已而復還領衛臺。臣劾其附會開邊。罷官奉祠。尋徙邵州。先生慷慨自喜。少爲陳同甫壻。又從水心。素留意於事功之學。故所至有稱。自侏胄死。凡豫於開邊之役者。不原其人之本末。皆擊去之。雖水心有所不免。而先生竟以此死於邵州。君子惜之。修。

常博戴先生榻

戴榻。字文于。永嘉人。隱先生族子也。學於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於文。嘗云。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淆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成嘉定進士。累官祕書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太常博士補。

知州孔靜樂先生元忠父道

孔元忠。字復君。商河人也。父道。遷居長洲。靖康末。以知兵干何灌。不見用。南渡。復從張俊有功。煬王南下。能以孤軍守鹽城。嘗歎士大夫鮮盡忠者。故名子皆以忠。先生少讀論語。謂其父曰。率而行之。可不媿教忠之訓矣。水心先生官吳門。見先生所著論語說而奇之。遂從受業。其見賞亞於周南仲。以世勛入仕。累調合山尉。水心將漕。欲挽以自助。先生謂巡尉法不出差。監司宜守法。不宜任意。水心是之不強也。已而鎮廳登進士第。先生初不欲以右班官自見。將應詞科。至是乃止。知金壇縣。有善政。不久爲忌者所中。罷。改授淮西總領所藥局通判。常州已而通判臨安府。皆有聲。遷太常寺主簿。大饗閱樂。疏言。本寺鐘磬于

十二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而他律無之。清聲者。子聲也。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鍾之林鍾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促短。於理爲順。惟夷則南呂爲宮。則黃鍾大呂爲角。角長於宮。而民勝君。無射應鍾爲宮。則黃鍾大呂爲商。太簇夾鍾爲角。商角並長於宮。而臣民俱勝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四子聲。仁宗皇帝嘗行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乞行整正。從之。除太府寺丞。歷知徽州處州。皆以寬厚勤慎得民。以疾奉祠。先生和平無所矯亢。而臨事以果。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旣致其事。題其燕居之室曰靜樂。其所著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鈔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考七十三卷。書纂二卷。考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補

進士袁先生聘儒

袁聘儒建安人。紹熙進士。水心之徒。嘗述水心易說。補

梓材齋案。先生字席之。紹熙癸丑進士。陳直齋書錄解題述釋葉氏易說一卷。謂正則爲習學記言。易乃席之述釋。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靖逸先生紹翁

葉紹翁號靖逸。龍泉人。靈濠案。厲鶚宋詩紀事。稱先生字開宋。建安人。攷甲錄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旣闕於葉。始居龍泉。其學出於水心。而西山真氏與之最

厚嘗著四朝聞見錄補

縣令毛先生當時

毛當時知同安縣祠朱子嘗學於水心補

張先生塚

張塚字伯廣金華人也師事水心所以資給之者甚至水心帥建康辟爲司屬先是大愚得罪先生棄官追至信安爲之謀其行李同甫之被誣罪且不測先生奔走經營卒脫之補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巖麓諸儒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道別爲木鐘學案

忠肅陳先生韓

陳韓字子華侯官人朱呂門人孔碩之子也嘗從水心學登開禧進士賈涉開淮閩辟爲司幹官淮西告捷先生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諭曰金將盧鼓鵠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先生再如盱眙見劉瑋調諸軍擣虛應援皆行先生之策遂有堂門之捷差知眞州提點淮東刑獄遷至倉部郎中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區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其提舉四隅保甲先生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汝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於朝謂非先生莫可平起知南劍提舉汀

州邵武兵甲公事。詔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於順昌。勝之。兵大合。先生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分兵進攻五賊營。砦平之。破潭瓦礫。賊起之地。夷其巢穴。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先生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知隆興。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屠殘。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先生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兼知贛州。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遁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密。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未幾。改知建康。遷權工部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知潭州。召爲兵部禮部尚書。兼侍讀。累拜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召赴闕。落致仕。充體泉觀使。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沖佑觀。力請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諡忠肅。參史傳。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合傳

戴許蔡仍與王汝。皆水心之徒也。水心嘗送之序云。戴許蔡仍王汝。來自黃巖。從王誠叟學。參水心文集。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見下貧隱門人。

劉氏門人

學士余先生燦

余燦字景瞻龍游人左相忠肅公端禮之幼子也幼學於劉靖君淳熙十四年擢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忠肅在慶元保全定策國老平停僞學禁錮號南渡名宰先生接緒言而傳心印克爲名卿真西山陳復齋尤敬重焉參劉後村集

附錄

劉漫堂通侍郎書曰與人之誦在閩惟希元在浙惟侍郎然謂希元與人太寬而決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已太嚴而聽受或有未廣未精則施行或誤未廣則聽受或偏某莫知其言之中否若必待知其中而後言則已晚矣故姑言之惟姑聽而姑容之補

梓材謹案謝山錄漫堂集此條作通徐侍郎燦以時地考之蓋卽先生而誤余爲徐也

王氏門人

尙書尤木石先生燿

尤燿字伯晦無錫人文簡公裘之孫也先生端平初徵爲將作監主簿後爲淮西帥以儒者守邊威惠兼濟累進工部尙書入爲翰林學士卒年八十三自號木石參姓譜

祕書薛先生蒙

薛蒙官祕書與尤燿並王誠叟門人誠叟春秋傳紀二子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參温州府志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

王東谷先生汶並見水心門人

質臆門人季節四傳

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

吳子良字明輔號荆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忤史嵩之幼從質臆學亦曾登水心之門質臆之統傳於先生所著有荆溪集其作隆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于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卽臯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尙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修

謝山跋木筆雜鈔後曰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於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質臆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質臆袖以示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辭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考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質臆表弟當卽斯人也案明輔名子良後村集中有其挽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於藍自一家尙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鵬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汗鞞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孫氏家學

忠敏孫先生嶽叟

孫嶽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辭科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諡忠敏著有讀易管見

參紹興府志

吳氏門人季節五傳

承直舒閻風先生嶽祥

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於吳荆溪荆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橐避地橐篆畦橐蝶軒橐梧竹里橐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績叢殘叢隸雲濠案叢隸當是叢肆之誤昔遊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通曰閻風集雲濠案永樂大典本閻風集十二卷收入四庫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於質體以至荆溪文勝於學閻風則但以文著矣修

祖望謹案荆溪序閻風集以所傳屬之築閻風臺讀書其上人稱閻風先生亦有宋之遺民也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

劉莊孫字正仲寧海人也其文學與舒閻風齊名亦荆溪弟子所著有劉黃陂集雲濠案清容居士稱先生有易志十卷詩傳音旨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復著論語

尊旨老子發微楚辭補注音釋深衣考所爲詩文曰芳潤粟凡五十卷。又和陶詩一卷。與閔風同避地於奉化。今但存姓氏於剡源集而已。補

梓材謹案戴剡源集清齋記云清容從遊之賢者天台劉君正仲父以夷惠清和之說爲齋銘。又有和劉正仲詩自註云劉號樛園則先生又與戴戶部相友善者也。又案謝山修補學案以先生爲名悛字正仲攷任松鄉集謹齋記云上虞劉悛養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也。蓋名悛者別一人。今據清容等集以正之。

舒氏門人季節六傳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別見深寧學案

林先生處恭

林處恭臨海人也。性行醇篤。受業於舒閔風。所著有四書指掌圖。弟子極盛。水心之學。至閔風師弟後。無復存矣。補

卷五十六

龍川學案表

								陳亮 鄭氏芮氏門人
								喻偁
								喻南強
							吳深	子遂
								孫思齊
							附從父天澤	
							方鳳	
								子樗
								黃潛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吳萊
								宋濂
								胡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柳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吳貴
								黃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謝翊
								父綸並全歸講友

林慥	陳頤	錢廓	郎景明	父鵬舉	方坦	陳檜	陳猛	金瀟	凌堅	何大猷	劉範	徐頌	孫貫
----	----	----	-----	-----	----	----	----	----	----	-----	----	----	----

周作	盧任	呂約	周擴	章允	章與	章椿	胡括	父民範	樓應元	章海	章渭	章濤	章湜
----	----	----	----	----	----	----	----	-----	-----	----	----	----	----

	何凝
	厲仲方別見水心學案
	丁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陳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別爲長齋學案
	葉適別爲水心學案
	並龍川講友
	倪樸
	龍川學侶
	王自中
	彭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龍川同調

龍川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

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永康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龍川。又案。龍川在太學。嘗與陳止齋等爲芮祭酒門人。又先生祭鄒景望龍圖文稱之曰吾鄒先生。則先生亦在鄒氏之門矣。

鄒芮門人季節再傳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卽繳狀。事下大理。管掠。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于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棄疾。羅春伯點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

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薰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皆不聽。喜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旣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應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於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修。

百家謹案。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起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爲此近于功利。俱目之爲浙學。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

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驍歌。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卽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杪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論乃謂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卽如以下全氏補。

張采謹案。龍川于王霸二字未究端委。故于諸儒之論。不肯降服。且如三代而下。漢文宋仁最近仁義。然謂其能治人欲否。龍川必欲以曹操一輩爲人欲。則其說人欲淺矣。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

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同。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辭。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爲能盡倫。自餘于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惡于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

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爲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于一。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于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闕釘裝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論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

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于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常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已。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剝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鶩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歷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于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于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攬金銀銅鐵。鑄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于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

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于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法。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

亮大意以爲本領闕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于釋氏。然亦異于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于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况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于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

結壇盡絕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于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若知開眼只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纔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泥。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以上復宋元晦書。

宗羲案。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卽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

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于僕區亦未始不可。

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爲無所不能麾其後生惟己之向欲盡天下之說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而懼其流之未易禁也。送王仲德序○以下全氏補。

梓材謹案謝山又補錄同甫文集十二條今移入晦翁學案三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

爲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出反之慘乃至此而予子其中受無鬚之禍尤慘。送吳允成序。

亮以狂豪馳驟諸公間諸公既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與韓元咎

世之學者玩心于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于天下

後世也。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

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非，而溺于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罵而且飲之也。夫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于李希烈也。以上與應仲實。

陳平王陵之事，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若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祇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此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心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以爲後日計，卽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復呂子陽。

附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于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默飲，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材不逮于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

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王淮曰：朱爲程學，陳爲蘇學。

朱晦翁曰：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甫在利欲膠漆盆中。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補
危驪塘曰：陳同甫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也。

謝山陳同甫論曰：自陳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尙未足以貶同甫，蓋如同甫所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尙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同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嗒焉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夫！同甫當上書時，敝屣一官，且有躡垣以拒，曾覲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驚喜，至于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于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衷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揜其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尙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尙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春而不需穀，亟于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并其船而失之，水心

于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狼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于唐漢之間。大略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涉涉不可及矣。卽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愧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疏。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况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龍川講友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別爲良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龍川學侶

倪石陵先生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也。學者稱爲石陵先生。其學大略近陳同甫。談兵說劍。恥爲无用之學。紹興末。金人有南牧之信。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草書萬言。欲以征討自效。謂金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亦有五。而滅之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所謂三策者。謂兵法先發制人。今金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屯戍未備。宜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聲援。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疾

雷不及揜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令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盱眙，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一軍出陳蔡，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以據陝，關洛震動，賊勢分而我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西淮之地以待之，金所恃者騎耳，舟楫非其所長，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據江不與之戰，曠日持久，糧運不繼，則士心危，不自亂，且自潰，不戰而屈人之策也。鄭先生伯熊見之，歎曰：男子男子，當是時，道德性命之學盛行，先生獨與同甫講明其學，凡所著述，但以示同甫，其知先生者，亦惟同甫，然皆不能諧于鄉。同甫既累陷罪戾，先生亦廢徙筠陽，久乃得赦歸，同甫晚得一第，終不得有發舒，而先生亦以寒窶老死，其所著有輿地會元四十卷，備列天下山川險夷，戶口虛實，以證其兵戰之所出，又繪之爲圖，張之屋壁，時時豫籌其策，手指而心計，冀萬一得當以用之，晚雖坐廢，猶著鑿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聞者悲之。先生卒後，其所著輿地會元不傳，謝臯羽嘗論定其文之可存者，而吳淵穎及見其圖，以爲先生足蹤所未至，蓋亦未免有參差矛盾，未爲盡善者，但其博而有用，以視黃茅白葦之徒，直如曹蜍輩矣。向使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所就且將不止于此，然要非今之學者所可及，固未易以王霸並行而邊少之也，可謂平允之論。然予又嘗考東萊之卒，先生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其後，而同甫喁然不說，是則同甫之護前，莫能洗其膏肓之痼，而先生晚年所見平實，有不謬于伊洛者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也。卒之同甫附會光宗之不孝，以取一第，盡喪其生平，而先生固窮不失其所守，卽此一書，可以見之。水心爲同甫道甫作合志，以爲道甫之才，等于同甫，而身後之名有殊，故欲同甫以身後之力，引而齊之，先生直過于同甫，而未有文如水心者，淵穎又言之而不詳，是

以六百年來，幾泯泯焉。予爲撫拾于聲塵消歇之餘，登之學錄。先生或可以少紓其沈屈也。夫。補

靈深謹案：主一宋元僑傳私記云：先生以用兵制勝，必須先審知地勢，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于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搜括无遺。其有乖謬，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徵筮之遠近，繪爲一圖，縱橫各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陳同甫心敬之。又云：謝皋羽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蓋服其學博而有用也。

龍川同調

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也。學者稱厚軒先生。其所學大略類陳同甫，傲岸自喜，目無世人。嘗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分韻得方字。先生搖膝朗唱曰：世閒此物多爲馬，寶匣還宜出上方。丞相慍，座客多恐。先生飲啖自若。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先生伏闕三上書，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今之所遣，是絕中原之望也。時相以內空語怒，因奏靖康士子伏闕幾亂，嘗著令伏闕者斬。陛下卽欲恕自中，宜當遠竄。上曰：不可。曰：亦須編管。曰：不可。曰：送之遠郡聽讀。上曰：送近處。乃斥之徽州。上殊念先生忠，諭臨安尹遣曉事人護之行。是冬，時相去位，先生以書自通于尙書周操，操奇之，白其事。以郊恩得自便。成淳熙五年，進士孝宗猶記其姓名，累官分水令。十年，以中書舍人王藺薦，召赴都堂，未

至。上數以問近臣。及見上曰。望卿甚久。對曰。昨宰執已傳聖旨。草茅微賤。何自得此。因反覆陳數百言。徐出二疏。其一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田之賦。不可得而論矣。所可論者。惟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之間。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之廢。天下大亂。太祖皇帝有意于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尙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敢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逃絕戶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贖佃田。此邊田之在民者也。曰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人之多寡。不與城稱。號爲義勇者。又爲生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能。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州縣鎮砦。分緩急爲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強力武藝之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爲卒。卒五人。以其主戶爲伍長。而免田稅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田愈多者。軍愈衆。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官更量給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

使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卽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分爲三番。每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閒。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保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營。務合事宜。名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并全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死敵。其與旅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缺者。勿補。費益省。恢復之後。卽推其法于西北。而屯衛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選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略。責以事功。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資。置平糶以收其利。遷移招集。適于便宜者。輒行。于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衛之軍。以爲順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需。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翹楚之才。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疏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俱應。敵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敵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止。于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旣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善。無一毫舛差。則北方豪

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孝宗頷之。其一則言守令也。次日除籍田令。上語大臣曰。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起遷。又謂大臣曰。自中必有所知。可令薦舉。于是監察御史適闕。上欲即用先生。而宰相甚不喜。右正言蔣繼周誣劾先生罷之。然孝宗念之不衰。知邵州蔡必勝陞辭。上以其爲先生鄉人也。謂曰。人才難得。王自中本無事。等閒去之。明年通判郢州道。改知光化軍。上所親擢也。任滿入見。光宗謂曰。壽皇言卿可用。以尉朕。可留爲郎。先生對曰。朝列多不喜臣。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上終欲留之。辭以母老。乃知信州。復召以御史王恬疏罷。知邠州。以中書謝原明之言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封駁罷。而先生亦遂病矣。尋卒。所著有王政紀原三卷。列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略注二卷。厚軒集五卷。靈濠案謝山劄記。作厚軒文集。孫子新略前後序歷代紀年。水心葉忠定公與同甫合志之。鶴山魏文靖公又別志之。止齋之言曰。道甫晚年。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以年。何造不深。則又非同甫所可並語矣。補

龍川門人季節三傳

太學喻先生民獻

喻民獻原名汝方。烏義人。與從子偁入太學爲諸生。同甫爲其母夫人王氏志云。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又謂汝方能以學問自見于鄉里云。參龍川文集。

簽判蘆隱先生偁

喻偁字伯經。原名宏。義烏人。其從父民獻。首從同甫。羣從數十人偕焉。登慶元己未進士第。累遷隆興觀。察推官。簽書鎮南節度判官。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著有蘆隱類稿五十卷。隨見類錄二百卷。

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子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而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先生獨出爲諸生倡。布磔網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門。惡聲不入于耳。皆其功也。同甫再下詔獄。先生與同志極力營解。卒得出之。修

縣丞喻梅隱先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偁之從弟也。其父直方。以先生與陳同甫類。俾從之遊。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先生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同甫曰。伯強凜然可畏也。慶元中。入太學。爲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同甫之得罪也。先生義形于色。罵其同門。言先生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嚮昧。是得爲士類邪。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冤。水心曰。子真義士也。卽秉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同甫之冤。其爲文善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修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陳氏學派。有喻偁喻南強。今據學案原表。偁與南強之外。又有喻宏喻寬。

案偁傳原名宏。是一人也。中唐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則寬卽南強無疑。同甫誌喻夏卿墓云。孫男九人。有偁有寬。而元南強可證也。

吳先生深

吳深全歸子思齊祖其先居處之麗水先生有奇才同甫以子妻之遂家永康

林先生槩

林槩永康人補

陳先生頤

陳頤永康人嘗從同甫遊

錢先生廓

錢廓字叔因浦江人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諸口同甫甚嘉之初先生之兄抑任家事督先生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或言汝兄私自爲計則怒曰汝離間我友昆邪兄愛我者也其于貨幣不以嬰心科舉之事亦不甚習也獨求有得于學其卒也葉水心甚惜之修

郎先生景明父鵬舉

郎景明永康人其父鵬舉與鄭文肅公善修

梓材謹案先生之父名壽鵬舉其字也遺先生從同甫遊卒年四十七同甫爲志其墓

方先生坦

方坦浦江人同甫嘗云坦從予遊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予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于教子如此修

陳先生楡

陳先生猛合傳

陳楡，縉雲人，章侍郎服之甥，與其弟猛同學于龍川者也。修

金先生滿

金滿，字伯清，金華人，從同甫遊。

凌先生堅

凌堅，浦江人，孤童力學，其母何氏督之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于地下也。先生感奮，卒能以學行自見。同甫患難，先生每關切相奔走云。修

何先生大猷

何大猷，字少嘉，義烏人，同甫之婦弟也。同甫在獄，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返兩涉之，幾至覆溺。嘗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同甫又稱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謹云。修

太學劉先生範

劉範，金華人，太學諸生，原名淵，雲濠，案龍川誌：先生父和，鄉墓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有聲三舍間。同甫稱其頃刻不輟于學。修

徐先生碩

徐碩，永康人，務學不輟，其文日進。修

孫先生貫

孫貫字冲季永康人從事于王霸之學甚銳年二十三而卒同甫率門人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喩宏喩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其葬而銘之修

章先生滉

章先生濤合傳

章先生渭合傳

章先生海合傳

章滉永康人侍郎服之子也與其兄濤渭海俱從學于龍川初同甫微時聲名未立侍郎首識之卽令諸子從學而先生爲叔父後補

樓先生應元父民範

樓應元東陽人也父民範工詩文與同甫善先生亦工詩文補

胡先生括

胡括永康人同甫謂其可與共學修

章先生椿

章先生與合傳

章先生允合傳

章椿永康人龍川誌其母田氏墓云始余于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于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

之子椿。寔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參龍川文集。

周先生擴

周擴永康人。龍川嘗銘其母黃氏墓。同上

呂先生約

呂約永康人。龍川誌其母夫人夏氏墓云。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于士林。同上

盧先生任

周先生作合傳

何先生凝合傳

粹材謹案三先生並龍川門人。見上孫先生貫傳。

領衛厲先生仲方

丁少詹先生希亮並見水心學案

教授陳先生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季節四傳

知軍吳松淵先生邃

吳濶永康人。全歸子思齊父。累官知廣德軍。學者稱爲松淵先生。

松淵家學季節五條

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附從父天澤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松淵先生子。先生少穎悟。徵父爲古文。卽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爲嘉興丞。數以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隱浦陽家。無檐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間。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

全歸講友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附子榘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材。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先生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一日復遊杭。大登爲暹國臣。奉使上國。相持泣下。先生欲與俱。行人勸止之。先生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詠歌。音調淒涼。深于古今之感。臨沒。屬其子榘。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性不喜佛老。讀

唐傅奕傳壯其爲人。撫奕後。開異教者數十事。題之曰正人心。書尙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黃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樗字壽父。亦精于詩。參浦陽人物記。

參軍謝晞髮先生顛父鎰附門人吳貴

謝顛字臯羽。長溪人。父鎰。通春秋。先生世其學。試進士不中。倜儻有大節。會文丞相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丞相被執以死。先生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有嚴子陵釣臺。先生設丞相主。再拜伏醅號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性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卽著遊錄。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陸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婺陸人士翕然從其學。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明年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瘞之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粵謝顛墓。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先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陸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閒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記九卷。參宋文憲集。

全歸門人季節六傳

黃田居先生景昌

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顛遊。通五經。自號田居子。從黃氏補本錄入。

方氏門人

文獻黃文貞先生潛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公往私挾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幼敏知而視之。乃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曰。汝能記是。當不汝責。先生琅琅誦之。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盡然。因悉出藏。盡使讀之。方韶父見而歎曰。明敏如此。子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所學授焉。自是益博極羣書。至于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合。退居深巖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著述甚多。雲濠案元史本傳。先生著有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副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皆未脫藁。宋景濂胡仲子皆尊師之。至元六年卒。年

四十四。門人私謚曰淵穎先生。再謚貞文。百家記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謝氏門人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吳氏門人存雅再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五十七

梭山復齋學案表

陸九韶	嚴松
道鄉子 廬齋弟	徐仲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齡	沈煥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廬齋弟 襄陵門人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曾滂	子極
李纓	鄒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曹建	
萬人傑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修己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饒延年

劉堯夫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復齋學案

梭山復齋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子之學。梭山啓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梭山爲金溪學案之一。復齋爲金溪學案之二。謝山則并稱之曰梭山復齋學案。

道鄉家學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復齋象山之兄也。雲濠案象山年譜兄弟六人。長九思。次九敘。次九皋。號廡齋。次卽先生。而復齋象山又次之。宋史以先生爲復齋弟。誤。學問淵粹。隱居不仕。與學者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嘗謂晦翁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

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太極陰陽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晦翁不以爲然。先生以其求勝不求益。不復致辯。詔舉遺逸。諸司以先生應。不赴。臨終。自撰喪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梓材謹案梭山之學。以切于日用者爲要。象山年譜述梭山日記云。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梭山日記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學。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于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難。况旣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于義理。爲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于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于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于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于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傲幸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心。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邪。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未得其本。則未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未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况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以上居家正本。

古之爲國者。家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譴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

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于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于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如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呼。如呼虛喧嘩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間。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愒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貨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以

上居家制用。

附錄

先生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朱子與梭山書曰。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卽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互古互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此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旣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顧謹案先生嘗有書與紫陽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振終爲病根意謂不當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紫陽答是書而先生之原書不可得見故載紫陽書入附錄中

朱子又與梭山書曰前書示論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于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于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兄少賜反復寬心遊意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卽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于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顧謹謹案此紫陽答先生之第二書也知先生又有書答紫陽前書今亦不可得見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又有朱子與象山往復五書今以其說較詳移入下卷象山學案

黃東發曰梭山堅苦立學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

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衆人而往。後衆人而歸。有勞爲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并子美又號三陸補。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梭山象山其兄弟也。十歲喪母。哀毀若成人。秦氏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時先生年尙未冠。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折肱行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亶亶言之。已而許公起守邵陽。招先生往。所以屬先生者甚厚。旣歸。益肆力于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兄弟自爲師友。和而不同。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未藝。廬陵有寇警。旁郡皆入保。請先生主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卒。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必假手主者。彼乘是取必于里閭。亦何所不至。凡先生之所以講明屯禦者。皆可爲後法。而里中盜賊羣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取死。初先生之父采溫。公寇昏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釋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饌爨。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于鄉社。而聞于天下。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之士。聞聲爭願交。屏所挾。北面稱弟子者甚衆。司業汪文定公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釋褐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改調興國軍教授。地瀕大江。民寒嗇。罕志學。先生不以

職閑自逸。端架篋。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綬引翼。士興于學。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士得其養。甫九月。以繼母服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疾卒。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有請益者。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間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屬纊之日。晨興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于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先生之高弟曰沈煥。

復齋文集補

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于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與。與張敬夫。

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說。又惑于釋氏一超直入之談。往往棄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適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卽身是道。不假擬度之說。此又將墮于無底之壑矣。答傅子淵

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爲有得。而卒歸于無所用。此惑于異端者也。與沈叔晦。

古之君子。往往多出于羈艱困厄愁憂之中。而其學日進。某獨日以汨沒。觸事接物。習情客氣。時起于其間。與李德遠。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趙景明一條及謝山案語移入晦翁學案。

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答王漢臣
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于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懣之害爲尤大。

釋氏之門亦有教律禪之異禪門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而同之。

釋氏大抵以理爲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絕以上與王順伯。

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亦入廁天下之樂于是乎在而不知其死于糞穢也。
與王申伯。

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意見與陳德甫。

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幼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
其本心耳與柴必勝。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胸次泰然無計較心則真知
命矣與劉淳叟。

租賦利害如買絹一項吏廉則民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疏惡者亦不得不
受于是有浮巧之民能爲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于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于公
揀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自輸而書人戶與揀子之名于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
私兩利而其弊革矣與汪清。

團結禦寇。須覈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堵把截。若泛濫前
往界前。爲害未易悉數。與金溪等。

射。所以觀德也。然后羿善射。爲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
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邪。

銅壺爲漏。浮箭爲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匏以載之。蓮以出之。華表以
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維間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
鍼辨方位。而二十四位于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一箭于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
而嶽臺以南。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于維之間于辰。或
以屬爲前。或以屬爲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鍼之辨方位。或以爲指午。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
爲丙午之間。

立政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于周官。漫不知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牧尹。亦缺焉。以上策問。
道者。古今之正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論

祖望謹案。復齋先生之集。明萬曆中文淵閣尙有之。今則亡矣。慈溪黃氏日鈔。摘其語之精。足警後
學者。及其近乎象山。而可議者。凡若干條。予從而錄之。此其語之精者也。其可議者。亦列于左。

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于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與汪德占。
荀卿揚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有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于釋

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互萬世無易乎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論人

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以上與章彥節

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苟不用于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與王順伯
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磋須知至樂在于今

象山和韻詩墟墓與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

紫陽和韻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百家謹案鵝湖之會此三詩乃三先生所論學旨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詞疑紫陽爲訓詁紫陽詩有無言之說譏二陸爲空門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作言語以相訾毀然紫陽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屢見于所與朋友之書札者全集內不啻七八九通而陸子亦有追維曩昔蠱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奠東萊之文以是知盈科而後進其始之流不礙殊途其究朝宗于海同歸一致矣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陽有服

善之誠篤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願謹案淳熙二年呂東萊約先生及象山紫陽會于廣信之鵝湖寺。先生謂象山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象山議論致辯。又令象山自說。至晚罷。先生曰。子靜之說是。次早象山請先生說。先生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云云。象山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生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象山曰。不妨一同起行。及至鵝湖會。東萊首問先生別後新功。先生舉詩纔四句。紫陽顧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于先生。象山曰。某塗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云云。紫陽雖和韻。大不懌。朱書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然紫陽之門人。謂以支離見斥。恚不能平。詬訾蠱起。此朱陸之異于此益甚矣。

附錄

象山語錄曰。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朱子答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旨。要其操持謹慎。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得取人之善。將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

百家謹案從踐履操持立脚。恐不得指爲大病。但盡廢講學。自信太過。正是踐履操持一累耳。若使

純事講學。而于踐履操作不甚得力。同一偏勝。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

顧謹謹案。朱子此書。非指踐履操作之。卽將流于異學也。特嫌陸氏之信心太過耳。若論朱子平日。嘗謂司馬溫公之學。只恁將去無致知一段。似于溫公亦有不足矣。然考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里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紫陽豈專重致知而不重力行者。但先生兄弟之尊德性。亦非不致知之人。

楊開沅謹案。鵝湖之會。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兩不相合之由也。然亦不過各欲明其道耳。考朱子集中。有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而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綱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癸于胸次。卒紛繳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素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嗚呼哀哉。

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觀此可知。朱陸晚年合一。卽是文不足爲定據乎。

東萊東晦庵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祖望謹案。東萊與同甫書。亦云子壽極務實。有工夫。

晦庵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先生歿。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于後學極有所係也。

劉靜春曰。陸子壽兄弟之學。頗宗無垢。補

黃東發曰。復齋之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己之精神爲主宰。復齋就天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己任。皆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耳。復齋之文。猶多精語。足警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窮天地。互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難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澹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又謂外形色言天性。外視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儻在于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睅面盎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之以禮。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者矣。復齋之言。視孔孟。

似頗直截也。東萊誌其墓，謂勇于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確論云。復齋分教興國，纔九月，弟子員纔十五人，才志不獲少見于世。寶慶二年，賜諡文達，遂與象山號二陸。補

祖望謹案：東萊謂復齋家庭講學，和而不同，則固有不盡諧于象山者。象山縱極口稱復齋，然語錄中謂董元息被教授，教解論語，又壞了，則固有不盡諧于復齋者。而大略以不傳之學爲己任，以舍我其誰自居，則相同。若東發謂形色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必有其主宰于中者，則復齋亦原未嘗抹殺此一層，未可以詆之也。特其詞氣有未圓者，要之陸氏兄弟賢知之過，辭氣多有過高，遂成語病，而其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氣，其功亦不可沒。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道鄉再傳。

嚴先生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初師梭山先生，其後遂爲存齋弟子。先生所錄陸子論學語，其載鵝湖之會甚詳。嘗對陸子始終智聖優劣之說，以爲但有先後，無有優劣。孟子所以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是行文如此，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然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陸子然其言，先生于陸子門下，視傅夢泉輩，聲譽稍次，然其造詣較平正云。

附錄

松年嘗問梭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曰：得天位，松年曰：豈

教之篡奪乎。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年曰：伯夷不見此理，武周見得此理。一日，象山歌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又歌柏舟。松年爲涕泗沾襟，少閒，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松年悲泣不堪而罷。

徐先生仲誠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復齋門人襄陵再傳。

端獻沈定川先生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曾先生滂附子極。

李先生纓合傳。

曾滂字孟博，臨川人也。爲人質直剛烈，長于象山五六歲，而與文達年相若。是時陸子兄弟初談性命之學，四方人士宗之者尙少。先生首師文達，與李纓德章爲弟子冠。象山甚愛重之，子極字景建，紹其家學。其後以詩案謫道州，語在宋史羅必元傳。卒于謫所。李微之爲上言得歸葬，所著有金陵百詠、春陵小雅。

曹无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李堯生修已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十四 梭山復齋學案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通判劉淳叟堯夫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襄陵三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卷五十八

象山學案表

陸九淵	子持之	葉元老	別見鶴山學案
廬齋	別為慈湖學案	楊簡	別為慈湖學案
齋弟		袁燮	別為熙齋學案
艾軒	諸友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上蔡	澤橫	舒琥	
浦林	竹軒	舒琪	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續		傅夢泉	
		傅子雲	
		鄧約禮	
		黃叔豐	並為槐堂諸儒學案

	嚴松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大時	
	蔡元夫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耆壽	
	曹建	
	萬人傑	
	劉孟容	
	劉定夫	
	曾祖道	
	符欒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又六十一人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私趙彥肅	喻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姚宏中	

							湯巾 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可象
							程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胡長孺 別見木齋學案
							汪深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陳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並陸學續傳
				劉清之 別爲清江學案			
			李浩 子肅				
				鄧約禮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厚之				
			楊庭顯 子簡 別爲慈湖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誼

子有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羅點

黃文晟 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劉恭 別見廬陵學案

並象山學侶

徐誼

陳葵 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並象山同調

象山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固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是卷爲金溪學案之三謝山則稱爲象山學案

艾軒講友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溪人。梭山復齋之弟也。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奇之。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爲呂東萊所識。始至行都。從遊者甚衆。先生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窟宅矣。一生飯次交足。飯旣。先生謂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規矩之嚴。又如此。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丁憂。服闋。調崇安。九年。以侍從薦。除國子正。遷敕命所。刪定官。輪對。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主管台州崇道觀。旣歸。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知荆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揭約束。延賓受牒。皆有日期。吏以白。先生曰。安用是。賓至。卽見。持牒卽入。無早暮。于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

對辯求決者。郡已大治。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郡于上元設醮。爲民祈禱。先生乃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三年卒官。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諡文安。雲濂案先生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

宗義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大之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于覃思。是師心之用也。兩家之意見既不同。逮後論太極圖說。先生之兄梭山。謂不當加無極二字于太極之前。此明背孔子。且并非周子之言。紫陽謂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實有見太極之真體。不言者不爲少。言之者不爲多。先生爲梭山反復致辯。而朱陸之異。遂顯繼先生與兄復齋會紫陽于鵝湖。復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之句。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紫陽以爲譏己。不懌。而朱陸之異益甚。梓材案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已在其後。太極之辯。在十五年。又在其後。黎洲說未免倒置。于是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朱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嗟乎。聖道之難明。濂洛之後。正賴兩先生繼起。共扶持其廢墮。胡乃自相齟齬。以致蔓延。今日猶然。借此辨同辨異。以爲口實。寧非吾道之不幸哉。雖然。二先生之不苟同。正將以求夫至當之歸。以明其道于天下後世。非有嫌隙于其間也。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輕易唯諾以隨人。此尹氏所謂有疑于心。辨之弗明。弗措。豈若後世口耳之學。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然以應人者乎。况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

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後。曰此其所以異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稽先生之祭東萊文有曰。比年以來。觀省加細。追維疊昔。靈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蓋自述其過于鵝湖之會也。與諸弟子書嘗云。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而紫陽之親與先生書。則自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別與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我事邪。與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此心不昧。則是做工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見于良心發見處。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謂多識前言往行。罔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與吳伯豐書。自謂欠卻涵養本原工夫。與周叔謹書。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此心爲要。又答呂子約云。覺得此心存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又嘗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身做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爲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觀此可見二先生之虛懷從善。始雖有意見之參差。終歸于一致而無間。更何煩有餘論之紛紛乎。且夫講學者所以明道也。道在擗節退讓。大公無我。用不得好勇鬪狠于其閒。以先自居于悖戾。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

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聖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奈何獨不睹二先生之全書，從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粃眯目，強附高門，淺不自量，妄相詆毀，彼則曰：我以助陸子也。此則曰：我以助朱子也。在二先生豈屑有此等庸妄無謂之助己乎？昔先子嘗與一友人書，子自負能助朱子排陸子，與亦曾知朱子之學何如，陸子之學何如也。假令當日鵝湖之會，朱陸辯難之時，忽有蒼頭僕子，歷階升堂，捧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撻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無類是。

百家謹案子與氏後千有餘載，續斯道之墜緒者，忽破暗而有周程。周程之後，曾未幾，旋有朱陸，誠異數也。然而陸主乎尊德性，謂先立乎其大，則反身自得，百川會歸矣。朱主乎道問學，謂物理既窮，則吾知自致，滌霧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何兩家弟子不深體究，出奴入主，論辯紛紛，而至今借媒此徑者，動以朱陸之辨同辨異，高自位置，爲岑樓之寸木，觀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論競辯之論，三復愴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又復包顯道書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世儒之紛紛競辯朱陸者，曷勿即觀朱子之言。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予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

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于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放者也。

語錄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于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今人路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人生天地間，如何植立。

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庶幾于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耳。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疑，是你自沈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羅網。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污澤。

處難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個甚麼。

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個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可惜。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過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

便失了

顧謹謹案爲學之要。首在立志。志不立。是猶欲築室無其基也。縱與之言學。無處可說。所謂朽木糞土。不可雕朽。第懼人患此病證。故須先激發其志氣。使之知自奮厲。而後有門路進步可入。故類集先生聳動開導人語。載之于首。蓋令人知憤而後可啓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道徧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妝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相隔了。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無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舍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只是邪說。見只是邪見。

宇宙不會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理誠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如此。敬忌個甚麼。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臯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

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繩檢于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大。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卽非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個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個說話去講。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獼猴失了樹。便無住處。

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顧諟謹案。世間非無有志爲學之士。願往往有拘牽于文義。依傍格式。自謂能謹守操持。無背正道。而于自心自性。昧卻靈根。此如水浸石子。終身無長進之日。吾人爲學。究致無成者。大率患此。故次之以指點人語。使人求其本心。反躬自悟。不向沿門乞火。此志學已後之進境也。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于真實。又如何能得自省自覺。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懇。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甚惡之。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卻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僞。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自立自

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卽爲物役矣。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有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有懶病

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

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志固爲氣之帥。然至于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

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

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大。

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卽所存少。思慮亦不正。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處家遇事。須著去做。若是禊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爲私。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我之德性。藝卽是道。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大綱提撥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顧諟謹案。世間學人。非無見頭。明亮得。窺悟本體者。然無仁守之功。徒憑藉虛見。侈然自足。將所謂知及之者。雖得亦失矣。此種之患。更易染人。苟不知洗滌。滿刷其始也。望空捉影。畫餅不可以充飢。其究也。鹵莽猖狂。認野葛爲滋味。流毒可勝道哉。故終摘類。鍛人語。俾人知卽知。卽行而後。其知不爲虛見也。

梓材謹案黎洲所錄象山語錄九十五條今移爲附錄者十四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槐堂諸儒十一條又案象山與當時諸子論學書具載集中謝山必多采錄特其稿未全。

白鹿洞講義補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于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

數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辯太極圖說書

象山與朱子曰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于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于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慧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

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管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也。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

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于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于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于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倦倦于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于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媿。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併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併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

禫下教。正遠。惟爲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顧諟謹案。梭山與紫陽論太極。往還各兩書之後。梭山以爲求勝不求益。遂不復致辯。而象山則以爲道一而已。不可不明于天下。後世故代爲梭山辯之。

朱子答曰。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于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于理實有所見。則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于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緇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轅將來。

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瞭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况

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于今人。不可得罪于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何如。

象山答朱子曰。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

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恃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子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愛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攷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于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甫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

漢唐分疏。即便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願行。行願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于意見。典訓蕪于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旣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于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于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遠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遠無父。而孟

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詰訓文義者。何爲尙惑于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關。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說卦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願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于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旨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旨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旣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于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是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是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緝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執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緝古書爲不足信。而徼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願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

物之說。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會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正遠。惟爲國自愛。

朱子答曰。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于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蹊率之詞。以逞其忿。對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又曰。來書云。人能宏道。至敢悉布之。熹案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于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于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又曰。來書云。古人質實。至請卒條之。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尙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于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于此。創爲浮辯。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攷其閒。緊

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又曰。來書云。尊兄未曾至。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又曰。來書云。老氏以無至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又曰。來書云。此理乃至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又曰。來書云。極亦此至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切。自似是急于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又曰。來書云。以極爲中。至理乎者。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又曰。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又曰。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至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聽。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又曰。來書云通書曰。至類此。夫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反。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正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又曰。來書云大傳。至執古夫。夫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

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又曰來書云又謂周子至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至之上止夫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贊今乃正使得者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有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无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爲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又曰來書云夫乾至自反也夫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個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互古互今顛撲不破者也迺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又曰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于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意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

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麤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于誤。况其差有在于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又曰。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尙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同。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于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節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謀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唯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

憚下教之言。薰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言及于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又曰。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无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象山又答朱子曰。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陸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愛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尙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尊兄今必渙然于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願謹謹案以上共七書。梓材案七書并朱子所答梭山二書而言。見梭山卷。所以辯無極者。可謂纖悉詳盡矣。然究其大旨。象山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紫陽答象山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干。此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二先生之反復辨析不已者。

不出此兩端。然此皆二先生蚤歲之事。梓材案太極之辨。在淳熙十五年。時朱年五十九。陸年五十。不可云蚤歲之事。考紫陽他日註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曰無極而太極。實卽象山之語意。其書現在。可考也。可見二先生雖有異。而晚則何嘗不相合與。願諛又案朱陸辯太極之說。百家已采其略。入濂溪學案中。然思朱陸之異同。爲吾儒從來之大案。不可不備詳其本末。故茲又特載其全文。其所以入于梭山之附錄者。以無極辯端之開。實肇自梭山。故云爾。其實朱子與象山辯者。多于梭山。當入象山學案。

楊開沉謹案象山與陶贊仲書云。梭山兄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途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其書上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于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梓材案原本。此下復以晦翁之高明二十四字。刪之。此象山所以反復不已也。

附錄

徐子宜與先生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可也。此乃某平日得力。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說。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旣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

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卽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卻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個理。盡性是盡這個性。至命是至這個命。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曰：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個簡易字。道了徧目。學者曰：又卻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道甚規矩。

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其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

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卽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以上語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補

又曰。陸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豈可見人工夫未到。并其理而疑之。補

葉水心志胡崇禮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士。陸子靜晚出。號稱徑要簡捷。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爲其

學者澄坐內觀補

又與林元秀書曰。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頽墮于聲利而已。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于寡淺缺廢之地。自古所患。與無志者同。爲流俗補

陳北溪曰。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說勞攘。此說近本。又簡易直捷。後進易爲疎動。若果是能存本心。亦未爲失。但其所以爲本心者。只是認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此一物甚光輝燦爛。爲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虛靈知覺。凡有血氣之屬。皆能趨利避害。不足爲貴。此乃舜之所爲人心者。而非道心之謂也。今指人心爲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連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故慈湖專認心之精神爲性。指氣爲理。以陰陽爲形而上之道。論天論易。論道論德。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誠敬。論忠信。萬善只是此一個渾淪底物。只此號不同耳。夫諸等名義。各有所主。混作一物含糊。鶻突。豈得不錯。遂掃去格物一段工夫。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默坐存想。稍得髣髴。便云悟道。將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其實于聖賢言語不甚通解。輔漢卿所錄。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鯨魚妝面。發得情狀。甚端的也。以晦翁手段。與象山說不下。况今日其如此等人何補

詹流塘曰。陸子是天資極高底人。朱子卻是會子補

車玉峯脚氣集曰。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似不甚費力。不知顏子有力得用。他人无顏子之力。且當旋做去工夫補

黃東發日鈔曰。象山之學。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

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于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甚至襲取閭閻賤婦人穢罵語。斥之爲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爲然邪。吾夫子生于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期月之喪。不過曰女安則爲之。闕黨童子將命。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生並坐。爲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斥之也。孟子生于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之與楊墨辯。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辯。皆一一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載之下。人入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爲是非也。我朝聖世也。亦異于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講者。理學也。亦異于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紛矣。所讀皆孔子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諸儒。彬彬輩出。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至其趣向雖正。而講明有差。則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道者矣。今略不一言其故。而概以讀書講學者。自孟子既沒千五百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則後學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甚憤激。今未百年。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皆自若。終無以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爲矣。獨惜其自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講學者。爲僞習。未幾。韓侂胄何澹諸人。竟就爲僞學之目。以禍諸儒。一時之善類。幾殲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悲夫。補

吳草廬曰。陸子有得于道。壁立萬仞。

趙寶峯示子弟曰：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非象山學侶。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別爲清江學案。

侍郎李橋園先生浩。

李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建昌人。早有文稱，紹興中進士，調曹州司戶，累官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先生質直渾厚，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後徙居臨川，子孫皆從學于象山。參姓譜。

粹材謹案：先生號橋園，官至侍郎，其事互見于槐堂諸儒學案。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

王厚之字順伯，其先本臨川人。魏公安禮之後也。粹材案：象山先生爲復齋行狀云：娶王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瑊之長女。先生蓋通州子行，爲魏公元孫，兩浙名賢錄云：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至江東提刑直寶文閣。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補

謝山答臨川雜問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間，有盛名于乾淳間，未知是荆公之裔否。曰：順伯乃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于世者，有復齋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于時。

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

獨無過。于是省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蠅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程督之嚴。及于夢寐。嘗曰。如有樵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其有過。一夕被盜。翼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筭。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卽其所得可知。象山志其墓。稱四明士族。躬行有聞者。先生爲首。舒廣平亦嘗云。吾學南軒發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者以別慈湖也。參象山集。

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曰。慈湖之父通奉公。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鉞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卽通奉也。廣平嘗切磋于晦翁。講貫文獻于東萊。而自鉞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于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慈湖先訓

吾家子弟。當于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邪。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心。吉則百事皆吉。入處不善之久。則安于不善。而不以爲異。人戒節要。先于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于此淡薄。則餘過亦輕。

損人卽自損也。愛人卽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已凶矣。不善之心。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耳。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卽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人爲舍字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

近來學者多僞。至于臨死亦安排。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學者有志氣。無問拙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近世學道者衆。然胸中嘗帶一世間行。所

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于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正欲說教住卽住得。正欲怒教住卽住得。如此卽善。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于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靜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爲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己于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己。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人有過尚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于中。此過必毒害己益甚。過既不去。使己終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卽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過之心有勇。旣改之。則便可無愧。

人生一世，只怕迫一場便休。

祖望謹案此語近禪。

不能舍己從人，則知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

好學之心一與，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于面目塵埃亦去矣。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于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爲人所厭。

卽事卽學也。卽此下筆處卽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處人自己尙不識，更向何處施爲。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于動靜語默，不必他求。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

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

常無事，當悅樂。

事卽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如此。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大舜之心卽瞽瞍底豫之心卽大舜之心。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竄復一竄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

忠所學不成也。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戒人必不服。

儻有志于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梓材謹案慈湖先訓本在慈湖學案特老楊先生爲象山老友自宜立傳故以是調列于傳後。

附錄

慈湖曰：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簡曰：「余卽吾師也。」吾意釋然。

吏部豐宜之先生誼

豐誼，字叔賈，一字宜之，鄞縣人。清敏公稷之曾孫也。以父死難，梓材案先生父名治，揚州監倉，殉建炎之難。被任知建康軍，歷知常台、饒、蘄、衢州，皆有惠政。隆興元年，遷戶部郎，外除湖南運判。臺臣議引年之格，先生首請歸。孝宗召爲吏部郎，未赴而卒。子有俊，從象山遊。補

文恭羅此庵先生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光宗不過重華宮，先生同宰執引上裾而哭，與同列奏諫之。章凡三十五，又自諫者十六疏，寧宗嗣位而卒，贈太保，諡文恭。嘗從學于象山，相聚甚久。晦翁與林黃中，栗以爭西銘，易象不相得，黃中劾晦翁，偃蹇不就職。朝議不直黃中，于是兩罷。先生致書象山，謂朱林皆自家屋裏人，不宜自相矛盾。象山答之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之云，不亦陋乎？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只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也。」

梓材謹案：此傳係梨洲原文，考袁聚齋爲陸氏大弟子，其作先生行狀云：「擺脫凡陋，刻意講學，每以追躡前修自勵。」又云：「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不言爲象山門人。」傳當云：嘗從講學于象山，故謝山奉臨川帖子，謂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避爲著錄，并列其子爲再傳之。

徒者爲未然也。

附錄

羅此庵自西府歸。有里人叩之曰。吾有蓄疑而不敢白于公者有年。今容白之。可乎。公曰。言之何傷。曰。公生平未嘗妄行一步。公爲推官時。大雪。吾醉歸。見公以杖撥雪。戴溫公帽。著屐。後有蒼奴負篋。公之奴也。吾以醉不敢前與公揖。然心疑之。以爲公暮夜且安往。公笑曰。子之所見詳審如此。是未嘗醉也。陳同甫獄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爲援之。吏篋內皆白金也。同甫至死未嘗知之。今因子問而及。補

黃壺隱先生晟。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縣令劉先生恭。別見廬陵學案

象山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象山家學

通直陸先生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文安公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先生爲數釋之。文安知荆門郡。治火。先生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先生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子宜于九江。時議防江。先生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

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維，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子宜慨然，又之鄂，謁薛象先、項平甫之荆，謁吳畏齋，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懸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正獻發薦于朝，謂先生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杖，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疆起先生，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先生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卽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參史傳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黎齋先生變別爲黎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鄉貢舒先生琥

舒先生珙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黃先生叔豐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先生松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先生大時

蔣先生元夫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耆壽

曹無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

劉先生孟容

劉先生定夫

曾先生祖道

符先生敍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梓材謹案象山弟子亦繁繁自別見諸學案外并入槐堂諸儒學案

象山私淑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嚴之建德人也。少志聖賢之學。窮理盡性。深造自得。弗措也。乾道進士。以光堯喪。三年弗仕。周益公力薦之。先生益引嫌。僅官寧海軍節推而止。所著書有易說廣學雜辯士冠士昏饋食圖行于

世。朱子嘗稱之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爲復齋先生。宗師象山嚴陵之爲陸學者。自先生始。嘉定中。太守鄧之悌建堂祠之。補

附錄

楊慈湖狀行實曰。先生書無不習。習無不究。自始仕。習明經科。業成。去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自謂無不解者。逮從晦巖沈先生遊。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寢食。遂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靜體察工夫。無食息閒。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汗浹。前日胸中窒礙。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且曰。不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曰。循緣多熟境。溺法無要津。虛心屏百慮。猶是隔幾塵。雲邊察飛翼。水底觀躍鱗。悶殺魯中叟。笑倒濠上人。閒居善誘學。隨叩輒鳴。自卦畫象數。儀象律曆。封建方田。儀禮司馬法。及釋書道藏。下至醫卜道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欣躍自喜。則又曰。此如坐賈居肆。聊備雜蓄。以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繩捲索。以俟能者。

教授姚先生宏中

姚宏中。字安道。海陽人。登嘉定進士。調靖江教授。自師友講學外。絕無他交。歸。端居一室。惟日溫舊學。性狷介。不苟隨。從鄉前輩遊。得濂洛諸大儒書讀之。曰。道在是矣。玩索精微。意度超然。若不屑于世者。參姓譜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深書曰。姚省元過溫陵。得款曲講論。有疑于格物工夫之爲外而且煩。又有眷于陸氏學問之爲得而非偏。雖云篤志。恐散漫而無倫。

又曰。姚省元寄一書。看來乃江西流派。確然欲自植立一門戶。無可挽回者。輕剝儒宗。妄自尊大。亦緣未曾深用工夫得滋味。

又答郭子從書曰。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妙齡美質。頗勁挺自立。但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

又曰。姚安道美質不遂。誠爲可惜。其人已往。無足論。大抵自專自是。而不虛心。乃世儒通患。

梓材誦案北溪文集。又有與姚安道書。節錄于北溪學案。

李氏家學

教授李先生肅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氏家學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楊氏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氏家學

軍帥豐先生有俊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伯微門人象山再傳

葉先生元老別見龜山學案

趙氏門人

喻先生仲可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金溪續傳

侍郎湯晦靜先生巾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先生可象

周可象

梓材謹案靜明學案靜明本傳稱其盡求象山之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徵錢子是陳

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次先生于袁錢陳之後蓋亦爲象山之學者也。

程月巖先生紹開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別見木鐘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

汪深字萬頃休寧人也。學者稱爲主靜先生。大有志于聖學。其時新安儒宿率皆讀朱子之書。先生年未二十遊真揚二州間。與諸有志之士講學平山堂上。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融釋處。不過知所自守。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所學。更鞭飭于不及處。脫然有自得氣象。累試禮部不第。以景定

三年授安吉教諭。嘗謂古道修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二，輟轉沈痼，幾于蠹蝕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安定先生在湖學，成就人才甚廣，遺規猶在。諸生天資雖通塞不同，必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使高遠者不墜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滯錮，辯傳註之得失，達羣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闡奧，推考禮樂制作，刑政因革之文，務使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升堂講學，諸生環立聽之。時人爲之語曰：前有安定，後主靜，于是朝臣以先生薦于太學，或曰：先生之學，陸學也，非朱學也。遂寢賈似道日益擅政，先生辭歸。以大德甲辰卒。先生嘗謂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之善葬法者，莫如郭景純，曷不逆善祖父之葬地，以免子孫斫頭之禍。觀胡澹庵楊誠齋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吾身後但求水深土厚，足以爲朽骨之永宅，無他求也。陳定宇曰：世以先生之學出于陸子，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亦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哉！補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卷五十九

清江學案表

劉靖之

劉清之

族子 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翁南軒東萊同調

趙蕃

子遂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鄭夢協

施霆亨

韓冠卿

子燮

從子 境

韓宜卿

子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度

從孫 忼

從曾孫 耘之

從元孫 諤

從孫 性 別見潛庵學案

韓澆

宋之源

李稟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曾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黼

許子春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彭龜年 別見巖麓諸儒學案

向活 別見五峯學案

並靜春學侶

清江學案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梓材案清江學案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靜春學案後定刊本易之。

朱張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父諱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爲孝敬先生。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閒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于聽事之壁。先生旣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先生平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時之縉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

鷺于朝。宋室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爲刑部郎。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澌。亦好學修飾。及乎先生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濬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枻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先生也。參朱子文集。

孝敬家學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於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慨然有志于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己者。省察性情爲務。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辭氣。顏子用力于視聽言動。方爲善學。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檄視旱災。徒步阡陌。規畫防閑。民甚有賴。龔侍郎。戊良爲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吏正志俾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薦之。先生貽以書曰。此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非理之訟。日爲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爲閱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于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于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胡晉臣鄭僑羅點皆力薦。

之光宗起知袁州。疾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靜春本臨江人。原父貢父之宗也。後徙吉之廬陵。四五歲讀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諷誦久之。其父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之要務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先生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于兄孝敬先生。早夜力學。自修。專以儀型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燕居端坐。終日翼翼。尤愛惜士類。有一善。則亟稱樂爲成就。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汪文定公應辰。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李文簡公。燾皆重之。其同輩所最相得者。彭止堂。向伯源。靜春先生語。

苟志于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玩。善士大夫是慕。與向來眩于文章。溺于訓詁。流于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于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遠。在于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于容貌顏色辭氣。用力如曾子。于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王承告其子毗曰。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型。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世道之衰。屈身于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不加進。學者多陰。看見成道理。

異端侵畔。良可憂。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故不必言此學二字。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質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便民。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夫爲政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于義理。竟難其人。不亦誣乎。但當精擇百官。求其明于理義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變。上下一心。吾君吾相。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于他。而舉出于理義。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靜春先生語十一條。今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一條。

附錄

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卽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于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尙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先生天資旣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書贊朱晦翁曰。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

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又曰。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癩拙于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末之學耳。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途。既有聞于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于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

又曰。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于講學體驗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呂東萊與書曰。參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姍。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氣象。未必能動人也。

祖望謹案。參預謂平園。東萊與平園札。則曰。子澄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靜春學侶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別見歐麓諸儒學案

通判向先生活別見五學學案

靜春家學孝敬再燃

劉先生孟容別見涪洲諸儒學案

靜春門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附子途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也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和籀先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清苦題其齋曰思隱楊公誠齋贈之詩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酷愛其詩以爲淪秋菊嚼春冰也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冤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罷然卒見直于當路先生少從靜春先生劉氏學至靜春守衡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先生卽丐祠從之歸論者嘆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平園入相累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食其言喜作詩書箋往復多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甚經意而閒遠自得讀者以爲有陶靖節之風中興而後學道諸公多率于詩呂居仁曾吉甫劉彥沖其卓然者乾淳間薛

季宣陳君舉尤工。至四靈雖嘗遊水心之門，而無得于其學。故是時學道而工詩者，惟先生。大江以南，推二泉。其一謂韓氏澗泉也。每當得意，浩歌長吟，有風浴詠歸之風。然先生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末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晚而諸儒彫謝，惟先生巋然無恙。門人負笈從之者益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卽位，于時先生書祠官之考三十有一。朝臣爭薦，以太社令召。三辭不拜，以直祕閣召。三辭不拜，詔予祠。先生連章請致仕，不許。自是累年請益力，乃詔以原官老。踰月而卒，得年八十有七。其長子遂亦七十矣。所著有章泉集、雲濠案。先生所著有乾道彙二卷、淳熙彙二十卷、章泉彙五卷、劉漫塘表其墓、信州守吳旂請錄其後，詔以遂補上州文學。亦固辭，詔以承務郎致仕。仍推恩于其子。景定三年，門人祕閣修撰鄭夢協爲請諡，乃諡文節。遂字景初，有家學。

雲濠謹案：學案底本，先生別傳有曰：趙昌父本管城人，南渡，與周益公同里。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八十餘，朝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云云。可與是傳參攷。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附子燮從子境

韓先生宜卿合傳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公之後也。知饒州，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膺胄，次直祕閣膺胄，始居越。先生爲提刑之孫，受業清江劉子澄之門。清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先生也，以一實字蓋卽司馬溫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子曰燮，守

仲和知澶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其子曰境。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澶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

梓材謹案。謝山于莊節傳云。蕺山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知饒州之弟。亦諱春。弟子。

隱君韓蕺山先生度

韓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蕺山先生稱之。

庶官韓澗泉先生澹

韓澹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先生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即歸信上。嘉定中卒。有澗泉集。

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之源字積之。朱子更曰深之。雙流人也。祕書丞。若水子。兄弟皆師朱子。祕書使湖南。先生從行。朱子謂曰。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今其流風遺韻多在者。吾友劉子澄方爲守。可就訪之。先生奉教既至。遂學于劉氏。會永嘉戴少望亦在焉。先生又師之。其不名一師。好學如此。官龍游令。逆曦之變。解印去。賊平。當路者以聞。詔進秩。知什邡縣。累官知雅州。夷人盜邊。撫而又至。先生曰。不大治不創。乃絕其餉道。示必盡之。夷誓死無犯。璽書褒嘉。進知嘉定府卒。

文肅李悅齋先生稟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幹別爲勉齋學案

曾先生祖道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特奏劉先生黼

劉黼字季章，與景陽許子春皆廬陵醇儒。從朱文公學，後爲特奏第一人。參鶴林玉露。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季章書二十三，在劉公度許景陽之間。其書有云：劉袁州不謂遂止于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歎服。袁州謂靜春，則先生固從學靜春者。蓋卽劉黼字季文之昆季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景陽季章四字，卽先生與許先生子春爾。

許先生子春

許子春字景陽，同安人。黃勉齋答余瞻之書云：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參勉齋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彙底列先生子靜春門人，而未詳事實。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有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名字互易。今從勉齋集改正。先生殆以靜春弟子而受學朱門者。

章泉門人孝敬三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修撰鄭先生夢協

鄭夢協字新恩，玉山人也。章泉先生高弟。梓材案：章泉行狀，先生所作，與魏鶴山真西山厚，講道最篤，而漫塘最稱其文，嘗官祕閣修撰。

施尊道先生靈亨

施靈亨字榮南邵武人也。趙章泉弟子。以學授徒。鄉人稱爲尊道先生。

韓氏家學

隱君韓叢山先生度見上靜春門人

韓義行先生忱附子耘之孫諤

韓忱字義行梓材案謝山原處作義行先生韓亢又云學者私謚爲義行先生。今檢史刻鮪琦亭集叢山相韓奮塾記云莊節與其兄忱字義行並有名莊節名性其兄必名忱不名亢義行其字也並非私謚故節而易之又案是傳先生從弟莊節而奮塾記云莊節兄忱亦異會稽人也忠獻之後左司員外郎膺胄之元孫宋宰相家之講學者范文正公後相繼三世六人呂正獻公後相繼七世十有八人張魏公後相繼三世五人趙忠定公後相繼四世六人稱最盛執政家則范蜀公後相繼六世八人而忠獻公之裔五世後自貫道先生始學于清江劉子澄諸子若孫繼之亦五世先生其孫行也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貫道之得于劉氏者以實字爲宗蓋亦涑水不妄語之緒先生克昌其學宋亡韓氏失祿仕先生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五百年來文獻失落貫道先生志銘出于慈湖今亦不存其從得見于世者莊節一人而已予故略存其學統以附之范呂之次先生子耘之孫諤亦皆以學行稱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卷六十

說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梓材案說齋學案謝山所特立。

永嘉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交與封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旣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尙不

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立索印。撫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准在中書。說齋嫻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閒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是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東萊東萊轉告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忤忌。且是時卒已一年。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似未盡以晦翁所行爲至當。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覆于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且蕊自台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污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揚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嫻家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噤。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爲逢迎。魯公豈聽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功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辨三

卷地理詳辨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尙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於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

祖望謹案。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于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良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於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於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耶。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齋斟酌。其說似未然也。

愚書

制命在君。然不可居物之先。代終在臣。然不可享功之成。故用九以无首爲吉。六三以含章爲正。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善。以報其上。

命討天也。行之君也。威福辟也。佐之相也。惡者必懲。則奸民無盜跖之壽。善者必申。則賢士無原憲之貧。故君相不可以言命。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窒其源。如決流何。不剪其根。如滋蔓何。防微消萌。力少而功多。位尊難安。德盛難全。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以上君臣避世非君子之心。

中狹常易盈。內往常易屈。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

莫神于天。以民從違。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靈之。孰能違之。君且高之。孰能下之。

道有與廢。民無淳漓。堯舜至仁。不能絕天下之欲。幽厲極暴。不能滅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謂誣民。以道爲不可行。是爲賊道。

遷都以復先業。何畏而猶有書。東征以卒圖事。何恤而猶有誥。未恤而強之從。必有逆命而陷于罪者。聖人蓋不忍焉耳。以上士民

爲治者不可變常道。言治者不可厭常談。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偏。存小節而喪大體。君子不取也。

善爲教者。反諸身。以上治教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

古之爲兵者。教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爲兵者。教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取民之財以養兵。不如使民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之。甘心也。以上兵財。順命如順親。保性如保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鏡固塵。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見。親疏固有情。遠近固有勢。貴賤固有分。因其情。順其勢。明其分。微而草木。各得其所。是吾道之所以爲異也。拂其情。逆其勢。忘其分。閨門之內。有所不行。是墨氏之所以爲同也。吾道之異。適以爲同。墨氏之同。祇以爲異。

德莫先於孝。孝莫難于保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下。有而保之。孝莫大焉。

陰陽之說勝。則禮經廢。形相之說勝。則心術喪。祿命之說勝。則人事怠。失之己求之天。君子不由也。

由惡近善。蓬生于麻。由善近惡。絲涅于墨。

謂道爲難。若塗若川。謂道爲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

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說日益新。理益日昧。

兼愛似仁。爲我似義。清靜寂滅。似無思無爲。

莫易欺于形。莫難欺于神。形視吾外。神視吾內。以上道學。

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

衆人徇利以犯難。賢者潔身以避害。載道以濟世。而不罹其患者。其惟聖人乎。以上聖賢。

說齋文集

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誠意之間。顯于舉賢放佞之際。故伯益告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惟陛下防私如禦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于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或出于左右之譽。而拂天下之公議。倘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館職備對劄子

荀卿有性惡之說。揚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說爲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于咸。言天地之道。則于恒。至言天地之心。則必于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于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于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人之誘于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復。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于復觀之。性論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裏。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於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僞也。夫善可僞。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也。四者既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爲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

于卿。蓋卿有以啓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于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耶。將在內耶。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惡觀所謂誠乎。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辨。幾與孟子埒。至于以義爲外。以性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荀卿化性起僞之說。告子之儔也。荀卿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然則禮強人者也。惡亂。故制樂。然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順其情者也。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卽性惡之說。吾故謂告子之流。讀荀子禮樂二論

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釋老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靜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爨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溷濁世俗。塵執若自在。而遊樂園。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君子則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際。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釋老之害。牢不可破。嗚乎。小人中人。旣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于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乃惑于疑似之際。蕩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聖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無生。皆未之知也。聖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然不諄諄以告人。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故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事人所以

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學者不求之易論語之間。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今釋老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靡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釋老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其端。則始于至誠力學。後世求其說而不得。流入釋老。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于盡廢。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顏曾論

謝山唐說齋文鈔序曰。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于乾淳間。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譽。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任愛憎者戒也。詳考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收守刻。苟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况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旣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于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

得近于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常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採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說齋學侶

教授唐先生仲溫

主簿唐先生仲義合傳

唐仲溫仲義金華人皆說齋之兄也自其父侍御堯封以及說齋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日相師授仲溫饒州教授仲義樂平主簿參薛平仲說

說齋門人

傅杏溪先生寅附子大東大原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說齋唐先生講學于東陽吳葵之家先生之中表也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之於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曆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僞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先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書院中列坐諸生揭

其闕。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先生亦樂爲之盡。時人服大愚之善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遠也。嘗舉文中子之說。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原非常用。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爲是方者。固名醫也。熙寧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詘其說。故先生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諸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先生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先生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其所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洩也。所與交遊。其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問。州里有事。以身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永嘉戴少望聞其名。執贄願交。大愚之登朝也。累以先生之學行爲言。黃文叔與彭止堂輩爭欲薦之。或言先生必不可屈。乃止。其後館于黃商伯之家。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之語。先生旣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于宗族鄰里。無所留。晚益貧。太守孟猷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飢餓于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黨禍旣作。先生杜門不出。其

詩閒遠古淡。有淵明康節風。初說齋以其學孤行。於東萊亦絕不通問。葉秀發朱質雖以呂氏弟子來學於唐。而其統未合。朱子則互相糾奏。至先生始和齊斟酌。無復乖刺。先生諸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慤有父風。而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于朱門。一家之中。旁搜博採。不名一師。

主簿吳先生葵

吳葵字景陽。其家以貴雄于東陽。與郭氏埒。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說齋主之。皆攜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驚愕先生。既從名師。儻經彙史。尤好遊短棹。獨往一覽數州。葉水心仕江淮間。先生遊輒過之。水心爲之飯。問其所爲。笑而不答。杏溪先生傳寅者。說齋上座弟子。而先生之外弟也。忘年事之如師。杏溪家貧。先生爲之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匝其居數十里。皆其所養生而送死也。累官通山縣簿。有聲民皆化之。攝大冶縣。以德道民。大冶監利濟局。嘆曰。吾本無仕進意。今老矣。遂奉祠卒。水心爲志其墓。

知軍葉先生秀發

侍郎朱先生質並見麗澤齋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正言金先生式

金式字元度。金華人。從說齋遊。淳熙十一年進士。以右正言終。在官三十年。清貧如一日。鞏豐狀其行。謂金華之人傑。參嘉靖金華志。

杏溪家學既齊再傳

傅先生定

傅定字敬子。杏溪先生兄子。杏溪自程其子。姓于學。嚴而有節。晚乃遣先生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卽其人也。參柳待制集。

雲深雜案黃晉癩記杏溪祠堂言先生受業朱門得其微言與旨歸與諸弟共講云

杏溪門人

進士傅先生芷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也。淳熙五年進士。精于經史之學。爲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所著有南園詩文集二十卷。南園講錄。

卷六十一

徐陳諸儒學案表

徐誼	趙希館
永嘉金溪同 詞	丁黼
父泰亨	

	黃中						
	彭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錢文子	喬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永嘉同調	丁黼	見上去父門人					
	曹豳						
	湯程						
陳葵							
附師魏益之 金溪同調							

徐陳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徐陳二先生學案定刊本則稱徐陳諸儒蓋忠文後益以錢白石故易其稱又案一本作平陽學案

陳陸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由池州教授敫歷清要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諡忠文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婺州流離十年而後得釋葉水心誌其墓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于語言播流于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于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矣封信安郡公趙希館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原本列金溪學案其傳云先生稟學象山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象山視其文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先生謂象山曰與晦翁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著與先生說話一句卽討落著是說猶沿象山年譜故以先生爲陸氏門人而謝山不以爲然

附錄

舒廣平答先生書曰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臭味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知不可汨要須惟日孳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庶此志獲申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陸子之教大行于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忠文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忠文之力水心作忠文墓志言公以悟爲宗云云此忠文有合于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略而不書得閣下表而出之善已然忠文之爲陸學因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

傳未有明文。黃氏曰鈔謂忠文見陸子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忠文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忠文侍學之語。恐未可據。

永嘉同調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錢文子字季文。樂清人也。乾淳之際。永嘉諸儒林立。先生徧從之遊。而于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嘉定後。諸儒無一存者。先生歸。然爲正學宗師。以太學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學者稱爲白石先生。所著有白石詩傳。雲濠案謝山劄記白石詩傳二十卷。其門人曰喬行簡。丁黼。曹鹵。湯程。金溪同調。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附師魏益之

陳葵字叔向。處州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師事魏益之。水心志其墓曰。君旣與魏益之遊。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于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辭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近于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佛氏之妄也。叔向拊包蒙之鑰。遊于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然則先生之學。亦或有異。

于其師者與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讀案此傳黃氏補本亦附金溪卷末以謝山藻底佚此據以補之

宏父門人

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館

趙希館字君錫太祖九世孫也南渡後居常山少從父官衡陽嘗有聞于陳文節公止齋而卒受業于徐忠文公宏父雅以寒素自居力貧苦學借書鈔誦成慶元二年進士釋褐汀州司戶時峒寇李元礪出沒汀贛間軍且至寮佐集議守城先生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見乎先生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曰即以付君時先生以宗子初入官皆爲危之至關審形勢明斥堠賊遣諜至先生得諜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至先生嚴兵以待賊至矢石雨下無一免者餘黨聞風而遁軍還老幼羅拜相屬先生由他道避之論功卽拜本州推官調夔州運司屬官掌大寧鹽井事清積負却羨餘知玉山縣召對首言民力困于貪吏軍力困于僨帥國家之方則外困于歸附之卒內困于浮沈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除大理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先生白其長推行之已而以宗室換班授吉州刺史提舉宮觀輪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鄭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得體閭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于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所憂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

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升。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永免例，已陞內舍。尚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累遷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在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理宗動容曰：卿所陳於初政所繫尤切。次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晉節度使，封信安郡公，以足疾臥家，累歲而卒。贈少保信安郡王。先生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其仕夔也。安沂公丙一見異之，解佩玉以贈，且欲舉之。先生辭，以及格。沂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盍馳諸所親，曰：有母黨可，然不敢專。沂公曰：君謂之可則可矣。竟舉而馳之時，人兩賢之。旣換班，自號時隱居士。祁寒盛暑，未嘗謁告，或以爲太自苦，曰：吾乃媿報稱之難也。如并廢之，若此心何？衣食僅足，不置妾侍，故訓詞有云：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實錄也。從蔣氏所藏藥底錄入。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父泰亨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陽間。南渡後，徐爲戰地，先生曾大父執中卜居青陽，尋遷石埭。家世忠孝，雖南遷三世，時望歸故土，不治產業。其大父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于延溪寺右，三紀之後必昌。又三十年而生先生。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忠文公誼教授池州，父挈先生共往從焉。忠文以老友待之，留與共訓後進，而授先生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永嘉錢宗正文子亦碩儒，先生由忠文以見之，得其經學。先生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忠文門下第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鶴山平齋西山皆

重先生而鶴山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也。曰：吾交文伯二十年，真端人也。嘗聞張行父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于宰相怒，被逐，宰相死，召還，累官軍器監，數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蹶，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西山爲江西安撫，薦之，詔遷提刑，尋充四川夔州路安撫使，兼知夔州。時崔菊坡方帥四川，聞先生至，喜贈詩，所云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者也。先生蒞夔，疏上十事，夔大治。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廣西副制置使，守靜江。尋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自嘉定端平以來，諸碩儒講學者，亦間或得大用于朝，然率不久輒去。至是零落且盡，而先生獨存。又棄之巖疆，以陷之死。時蜀事以極壞，先生延李微之于幕，力行寬大之政。蜀人戴之如父母，而知事之必不可支也。乃遣其家屬南歸，曰：無以老子爲念。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先生乃守大小城，飛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北兵詐用宋將旗幟，城中以爲潰兵也，以榜招之，已而知其非，或勸先生以自全計。先生笑而不答，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整兵夜出城南，遂戰于石筍街，衆散且盡。先生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寮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謚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辨正疑問諸史考。

祖望謹案：先生以平陽高弟，徧候諸儒，伯仲真魏之間。晚年埋血沙場，大節凜然，而宋史附之忠義傳末，不詳其籍里，不志其生平，讀者茫然。荒略未有如此之甚者，予少有志于改正宋史，曾從永樂大典鈔得先生別傳一篇，十年以來，忽忽失去，昏志不能追憶，僅約略其大概，列之學案，而其言行之詳，不復能舉矣。又嘗見先生作范文正公祠記，其中謂池州實有長山文正之母，晚適朱氏，實爲

池人未可竟指爲濳州之長山。其文亦朗朗有法。

附錄

吳鶴林曰。恭愍生平忠雅端靖。持論侃然。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有一毫欺詐之事。寧嬰黃閣之怒。而未嘗少怠其阿護善類之心。于義利之界限。辨之尤明。死國未幾。制府參謀。翊雍容就義。文南守相。口銳。汝薈慘怛。血戰而死。皆其英風義魄所風厲也。

修撰黃先生中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也。成紹熙進士。爲館職。肆力於學。時徐忠文公方起平陽。于永嘉諸儒中。又別爲一家。先生從之遊。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禁方嚴。先生校藝漕闈。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旣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嘆服。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敷陳剴切。寧宗曰。朕正倚毗卿。前後三十餘疏。當路不喜。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平陽弟子以先生爲第一。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白石門人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見上宏父門人

文恭曹東畝先生商

曹鹵字西士瑞安人。文肅公叔遠族子也。少從錢白石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公擇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邱書院。以祀尹和靖。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明復之過。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致仕卒。諡文恭。參史傳。

靈濠謹案先生號東畝。見程撫州士龍所作劉資山先生行狀。

縣尹湯先生程

湯程與喬行簡同門。爲縣尹。嘗爲喬述白石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尙多。欲有所更定。云。參喬孔山文集。梓材雜案喬文惠序白石詩傳。前云同門湯尹程。後云訪求于湯尹之姪時大。俾借註釋刻諸郡齋。謂之湯尹。故知其爲縣尹也。

卷六十二

西山蔡氏學案表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劉燾

劉炳

劉砥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學侶

西山蔡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梓材案文節傳原附晦翁學案。謝山始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父發

蔡元定字季通。建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先生。曰此孔子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既長。辨晰益精。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先生質正焉。從臣尤公袤。楊公萬里薦。堅以疾辭。慶元初年。韓侂胄禁

僞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箠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褻帶博。潛形匿跡。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先生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文公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文公視先生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于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諡文節。先生從文公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陳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先生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子淵沈沈。並躬耕不仕。

西山律呂新書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以漢志斛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

黃鍾之實第二。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蓋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鍾分定。

子一 黃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之實

案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

黃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一絲 一爲三忽

案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

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
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
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銚寶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算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案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鍾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一算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案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于正律也。然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損益。再生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案黃鍾之數九八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益。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生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 小分六 尊徵聲五十六 小分八

案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爲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

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之所以止于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半聲朱書

十一月黃鍾宮

六月林鍾宮黃鍾徵

正月太簇宮林鍾〔徵〕黃鍾商

八月南呂宮太簇徵林鍾商黃鍾羽

三月姑洗宮南呂〔徵〕太簇商林鍾〔羽〕黃鍾角

十月應鍾宮姑洗徵南呂商太簇羽林鍾角 變黃鍾宮

五月蕤賓宮應鍾〔徵〕姑洗商南呂〔羽〕太簇角 林鍾黃鍾變徵宮

十二月大呂宮蕤賓〔徵〕應鍾〔商〕姑洗〔羽〕南呂〔角〕太簇 變宮變徵宮 蕤林鍾〔徵〕

七月夷則宮大呂徵蕤賓商應鍾〔羽〕姑洗角 南呂太簇變宮變徵宮

二月夾鍾宮夷則〔徵〕大呂〔商〕蕤賓〔羽〕應鍾〔角〕 變南呂變姑洗宮變徵宮 蕤南呂〔徵〕

九月無射宮夾鍾徵夷則商大呂羽蕤賓角 應鍾變姑洗宮變徵宮

四月仲呂宮無射〔徵〕夾鍾商夷則〔羽〕大呂角 蕤應變宮變徵宮 蕤鍾〔徵〕

〔黃鍾變〕〔仲呂〕徵〔無射〕商〔夾鍾〕羽〔夷則〕角
 〔林鍾變〕〔仲呂商〕〔無射〕羽〔夾鍾角〕
 〔太簇變〕〔仲呂〕羽〔無射〕角
 〔南呂變〕〔仲呂角〕
 〔姑洗變〕
 〔應鍾變〕

〔大呂〕
 〔夷則〕
 〔夾鍾〕
 〔南呂〕
 〔仲呂〕
 〔姑洗〕
 〔應鍾〕

案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黃鍾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仲呂羽	林鍾徵	無射角	黃鍾商	太簇宮	姑洗羽	蕤賓徵	南呂角	應鍾商	大呂宮	夾鍾羽	仲呂徵	夷則角	無射商
仲正	林正	無正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南正	應正	大正	夾正	仲正	夷正	無正
[林] [變]	南正	[黃] [變] 半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 [半]	應正	大 [半]	夾正	仲正	[林] [變]	無正	[黃] [變] 半
[南] [變]	應正	[太] [變] 半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大 [半]	夾 [半]	仲正	[林] [變]	[南] [變]	[黃] [變] 半	[太] [變] 半
[應] [變]	大半	[姑] [變] 半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 [變] 半	夾 [半]	仲 [半]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太] [變] 半	[姑] [變] 半
[黃] [變] 半	太 [半]	仲 [半]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 [半]	姑 [半]	蕤 [半]	夷正	無正	[黃] [變] 半	夾 [半]	仲 [半]
[太] [變] 半	姑 [半]	[林] [變] 半	南正	應正	大 [半]	夾 [半]	蕤 [半]	夷 [半]	無正	[黃] [變] 半	[太] [變] 半	仲 [半]	[林] [變] 半
[姑] [變] 半	蕤 [半]	[南] [變] 半	應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夷 [半]	無 [半]	[黃] [變] 半	[太] [變] 半	[姑] [變] 半	[林] [變] 半	[南] [變] 半

無射徵	大呂角	夾鍾商	仲呂宮	林鍾羽	南呂徵	黃鍾角	太簇商	姑洗宮	蕤賓羽	夷則徵	應鍾角	大呂商	夾鍾宮
無正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正	南正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應正	大正	夾正
[黃]半變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正	應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半]	無正	大[半]	夾正	仲正
[太]半變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正	大[半]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夾[半]	仲正	[林]變
姑半變	[林]變	[南]變	[應]變	大[半]	夾[半]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仲[半]	[林]變	[南]變
仲[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	姑[半]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蕤[半]	夷正	無正
[林]半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	蕤[半]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南]半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蕤[半]	夷[半]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無[半]	[黃]半變	[太]半變

夷則羽	蕤賓宮	姑洗商	太簇角	應鍾徵	南呂羽	林鍾宮	仲呂商	夾鍾角	黃鍾徵	無射羽	夷則宮	蕤賓商	姑洗角
夷正	蕤正	姑正	大正	應正	南正	林正	仲正	夾正	黃正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無正	夷〔半〕	蕤正	姑正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變〕	仲正	太正	〔黃〕〔半變〕	無正	夷〔半〕	蕤正
〔黃〕〔半變〕	無正	夷正	蕤正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變〕	〔林〕〔變〕	姑正	〔太〕〔半變〕	〔黃〕〔半變〕	無正	夷正
〔太〕〔半變〕	〔黃〕〔半變〕	無正	夷正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變〕	〔南〕〔變〕	蕤正	〔姑〕〔半變〕	〔太〕〔半變〕	〔黃〕〔半變〕	無正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蕤〔半〕	姑〔半〕	太〔半〕	〔黃〕〔半變〕	無正	林正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夷〔半〕	蕤〔半〕	姑〔半〕	〔太〕〔半變〕	〔黃〕〔半變〕	南正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大〔半〕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大〔半〕	無〔半〕	夷〔半〕	蕤〔半〕	〔姑〕〔半變〕	〔太〕〔半變〕	應正	〔南〕〔半變〕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南呂商	應鍾宮	大呂羽	夾鍾徵	蕤賓角	夷則商	無射宮	黃鍾羽	太簇徵	仲呂角	林鍾商	南呂宮	應鍾羽	大呂徵
南正	應正	大正	夾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正	太正	仲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正
應正	大〔半〕	夾正	仲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太正	姑正	〔林〕〔變〕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正
大〔半〕	夾〔半〕	仲正	〔林〕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正	蕤正	〔南〕〔變〕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正
夾〔半〕	仲〔半〕	〔林〕〔變〕	〔南〕〔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蕤正	夷正	〔應〕〔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林〕〔變〕
姑〔半〕	蕤〔半〕	夷正	無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林正	南正	〔黃〕半變	太〔半〕	姑〔半〕	蕤〔半〕	夷正
蕤〔半〕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夾〔半〕	〔仲〕半變	〔林〕半變	南正	應正	〔大〕半變	姑〔半〕	蕤〔半〕	夷〔半〕	無正
夷〔半〕	無〔半〕	〔黃〕半變	〔太〕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應正	大〔半〕	〔姑〕半變	蕤〔半〕	夷〔半〕	無〔半〕	〔黃〕半變

林鍾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案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剛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椽每律各一椽內廂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歷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

勤爲君嚴猛之應。

案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嘉量第十二

量者。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概。以度數審其容。一侖積八百一十分。合侖爲合。兩侖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侖。百黍一銖。一侖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侖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凡若干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也。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于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附錄

西山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與傳微辭深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所，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晦翁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別錄。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于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萬徧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闕路，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

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又曰：季通一生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討耳。

戊午歲，西山先生卒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于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斯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果何爲耶！西山之頓君擇而居西山之下，又卜而藏，而我子君之生，旣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于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眞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于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唐□□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載鶴林玉露與此條同，第伊川下有橫渠，東萊下有象山，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下有云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末又云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人無傳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補

西山學侶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燭

侍郎劉先生炳

劉先生砥

劉先生礪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先生之長子也。先生于易一書。沈潛反復。積之有年。精神之極。神明通之。著爲訓解。意言辭象。分爲四卷。董氏真卿曰。其書經二篇。以孔子大象置逐卦辭之下。象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置各爻辭之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低一字。書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雲濠案經義考引董說。易大義下。又有古易叶韻。開禧乙丑自序云。

梓材謹案節齋兄弟皆朱子門人。而實本于家學。故以家學標之。

易象意言

宋元學案 十五 西山蔡氏學案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者耦也。陰之數也。伏羲氏畫一以象陽。畫二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爲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倍而六。爲卦者六十。有四下三畫爲貞。而上三畫爲悔也。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爲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爲用。故少于七而老于九。陰以退爲用。故少于八而老于六。

凡爻位俱陽與爻位俱陰爲當位。或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爲不當位。

六位之卦。初與四爲應位。二與五爲應位。三與上爲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爲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則爲無應。

六位之卦。三與五爲陽。二與四爲陰。陽以升爲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爲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懼。

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乘陰。爲順。以陽承陰。以陰乘陽。爲逆。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爲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

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義理。彖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卦隨蠱賁咸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認无妄二卦。在八卦者。或曰柔上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止曰上下。然其爲卦。皆三陰三陽。本是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

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于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蓋其爲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而所以爲坎爲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于此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兌陰卦。與震艮爲對者也。乃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于後姤夬剝之類。莫不取陽爲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于乾坤相錯。則爲泰否。坎離相錯。則爲既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爲用也。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懼。卦之位也。應害遠近。卦之情也。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交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類于坤。故又以剛柔言。餘卦不滯乎事。則滯乎物。故皆以剛柔言。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無體而變有體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闔闢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

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陰无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陽無終代。其終者地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伏羲八卦之序。以二氣消長成。文王八卦之序。以萬物盛衰成。伏羲八卦。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

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爲四時。至德所以生天地。

易之道。有己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己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譽命。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學者之事。蓋乾能盡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爲有間也。

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體

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體動而成。則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後天。易中之善。仁。或爲陰。或爲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

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兩儀後之易也。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无體。在兩儀之後。其易有體。

藏諸用。有兩義。在顯仁之前。則所以顯仁者爲用。以其不可見。故爲藏諸用。在顯仁之後。則既顯而爲物

矣。一物又各具生生之用。故亦爲藏諸用。

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氣形也。魂魄也。物生之陰陽也。生物之陰陽。則屈伸相推。無不變也。物生之陰陽。則陽能變而陰不能變。故易大傳曰。游魂爲變。而不及魄者。物生之陰陽也。

易中言變化者。剛柔之窮皆變。變則化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在化之先。故爲陽。化在變之後。故爲陰。蓋以先後爲陰陽。非謂陽動爲變。陰動爲化也。

大傳言易有三。易有太極。易無體。易無思。無爲。言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言易之用也。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四之類。言易之書也。

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智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坎之陰爲陽所得。則升而爲雲。陽淺則爲霧。坎之陽爲陰所累。則降而爲雨。陰淺則爲露。

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爲雷。陰固則爲地。動震。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爲風。陰固則爲大風。巽。陽包陰。則爲霰。離。陽和陰。則爲雪。離。交坎。陰包陽。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爲日。爲月。坎。

陰陽相戛。則爲電。陰陽失位。則爲霓。凡卦柔近剛。則柔爲得剛。剛近柔。應柔。則剛爲柔累。吉凶悔吝。具四象之義。悔者。吉之未成也。吝者。凶之未成也。猶少陰少陽。未成乎陰陽也。

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其所繫雖若不同。然皆一理也。其得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吉。其失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凶。其失之淺者。則曰貞厲。曰貞吝。

无咎有五義。師之彖。吉而无咎者也。節之三。過由己作。而無所歸咎者也。大過之上。凶而不可咎者也。晉

之初善補過而无咎者也。萃之四獲吉乃能无咎者也。

无悔有四義。咸之五安于无事而无悔者也。復之五自修而免悔者也。大壯之五理之必至而无所可悔者也。渙之三急于成功不以悔爲悔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發而妙萬物者爲言也。易指欲發者爲言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爲言也。神指初發者爲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明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于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於神也。感而動者發于中而無次序。坎離是也。動而運行者始于下而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夫子以仁義禮智爲元亨利貞。然仁義禮智之在人心。其發于情也。不以序而見。與坎離同義。元亨利貞在天時。則運于氣也。必以序而行。與震巽艮兌同義。不以序者。感而初發也。必以序者。發而後運也。理雖同。而時有先後。此又不可不察也。

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恆。震巽艮兌。動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當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未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程子易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既曰從道。則所謂易者。非易之理。乃指易書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

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之間也。惟變而通之，則象可以盡其利，鼓之舞之，則辭可以盡其神。本來一貫，皆實事也。欲忘末而求本，是乃老聃之學，豈聖人作易之意哉。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觀夫子立此數語，則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未生兩儀之太極。故先師謂一每生二，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四象，及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及生八卦，則太極便在八卦中。以是推之，則太極隨生而立。若無與于未生兩儀之太極也。但人之爲學，苟惟守夫物中之太極，則或囿于形而不得其正，必須識得未生兩儀太極之本，則雖在兩儀在四象在八卦，以至在人心，皆不失其本然之妙矣。此夫子明卦象之所由，所以必原易有太極之本，而子思之所謂大本者，亦正在乎此。學者不可不識也。

漸進也。坤上交進居乾下位，故曰漸歸妹，退也。坤下交退居乾上位，故曰歸妹，皆主柔爻進退爲義也。咸以神交，恆以神運，一滯乎形，則咸恆之道不全矣。謙陽止乎內，豫陽動乎外，然皆以順爲用也。

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所以號令也。巽爲號令，蠱之巽，初卦也。爲號令之始，甲始也。蠱又爲事，故繫之于蠱豕焉。巽之巽，重巽也。申號令也。庚更也。故繫之于上巽焉。命令者，君之所出，故又以五言之。

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爻象。咸艮以一身之次序，明爻象。井革以一卦之次序，明爻象。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

畜剛也。

凡陽包陰，則是陰麗乎陽，事之常也。震下艮上爲頤，頤養正也。言陰求養乎陽正也。故曰養正，兌下巽上爲中孚，中孚信也。言陰必麗乎陽，故曰信。與離同義。凡陰包陽，則爲陽陷于陰，過常之事也。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謂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與坎同義。臨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

天數一，一中有三，以象言之，則圓者徑一圍三，地數二，二中有兩，以象言之，則方者徑一圍四。此天地之所以分也。縱而數之，一中有三，橫而數之，一中有四，三之中各有四，四之中各有三。此天地之數，所以同十二也。故四十八，蓄以十二約之，爲四，存一以爲體，分三以爲用。故天數體一而用三，存二以爲體，分二以爲用。故地數體二而用兩也。

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窮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于兩言之間盡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

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未見，貞者幹事而无形，故夫子先言德，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圓圖，天地定位，至水火不相射，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圓圖，帝出乎乾，至成言平艮，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夫大有，終觀比剝坤。

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坤也。蒙終既濟未濟以對待而作也。是知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學者不可不察也。

或問參伍之變錯綜其數與變數象之所繫先後義未明何也。曰夫子之言曲而無不中。今且舉其一。二例以明之。如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所謂參以變也。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所謂伍以變也。如撰著之法分二之後置右撰左復置左撰右左右者所謂錯其數也。置撰而復撰者所謂綜其數也。故通其上下往來之變則于賁遂成天之文于渙遂成水之文極其歸奇之數則得十二者遂定老陽之象得二十四者遂定老陰之象得二十者遂定少陽之象得十六者遂定少陰之象也。

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蓋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之謂貞。固在剛則曰大貞在柔則曰小貞在君子則曰君子貞在女子則曰女子貞。以至在武人在童僕在牝馬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曰永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貞者言之當安則曰安貞當居則曰居貞當其可則曰可貞當其不可則曰不可貞。當艱則曰艱貞其利則曰利貞其不利則曰不利貞不可疾也則曰不可疾貞又至于貞之爲用則有吉焉有厲焉有吝焉有凶焉有疾焉有亨焉有勝焉有覲焉有明焉其端不可得而窮也。惟善易者隨在玩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學者不可以正固兩義而拘之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

易者以變易無體而言也。神者以妙萬物者而言也。貞者以萬物各正性命者而言也。易則神神則貞。乾

之象曰元亨利貞。貞則當復爲元矣。貞元之間。其易之復乎。故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兼貞之理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兼元之理也。易神貞同一理而殊于時。學易者當識之。

或問仁柔義剛柔爲陰剛爲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爲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爲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先後之序。不可易也。而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乃坤先乎乾。靜先乎動。何也。曰。此章之義。主變通而言也。靜而復動之時。變通之義始著。

或問朱子罕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于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儀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爲言。則淪于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真實無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舍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耶。須於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

豫遜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而妙其用也。

顧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爲義也。

理卽氣之微氣卽理之著性卽情之微情卽性之著皆一貫也。但其時有不同故因其發用而立名有異。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存之可爲法于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制于外者細而審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于中所積既多自然生得心中所發之義以方于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爲義雖不可爲二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正性心之正也。謂之敬者戒慎恐懼保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于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于其間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裁制于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于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

附錄

王厚齋曰伯靜解離九三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耄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于古注補

運幹蔡復齋先生流

蔡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從母命歸宗。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先生爰著春秋五論。春秋大義。春秋衍義等書。蘇天爵稱其有功于春秋。有補于後學者也。又作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二篇。以敬爲入德之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厲爲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梓材謹案徐夢發志先生墓。未言其爵秩。惟節齋撰母江氏墓志云。復之領鄉舉。復歸其宗。崇安縣志且言其官至文林郎。兩浙運幹云。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別爲九峯學案

西山門人

中散朱先生塾

朝奉朱先生塾並見晦翁學案

楊先生至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節齋家學劉李四傳

蔡素軒先生格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性質沖澹。持身謹恪。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禮義之訓。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

懈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其衛道何其嚴哉。參蔡氏九儒書。

節齋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受學二蔡。始以父歿王事補官。好儒重禮。德行政事皆不凡。歷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積官朝奉郎。參姓譜。

梓材韻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父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又言先生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易書于蔡淵。蔡沈喪。一遊文公家禮。攷北溪文集。詔州學師道堂記。稱先生爲陳侯。蓋作于提刑廣東時。其奠先生文亦止云有同窗之契。未見其爲師徒。惟其子沂爲北溪高弟耳。

翁思齋先生泳

翁泳字永叔。一字思齋。建陽人。節齋蔡氏弟子也。有注釋河洛講義。補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熊剛大建陽人。爲建安教授。勉齋節齋弟子也。學者稱古溪先生。有詩注解。補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並見西山真氏學案

熊先生酉

熊酉。蔡節齋弟子也。嘗謂節齋太極圖解序曰。道學之失傳也久矣。人心之昏晦也甚矣。如太極圖之說。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或以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或以仁義中正。不當分體用。有謂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極者。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諸說紛紛不一。殊不知皆取于易之大意。而學者不深考也。至文公朱先生。屢爲之辨明。尙見劾于林栗之章。而陳賈僞學禁之請。亦由是而階也。則夫道之不明不行也。茲邪之說阻之也。然是理微妙而難明。人心昏迷而罔覺。先師節齋先生。乃能深究精妙。著書兩卷。酉因侍立。得而讀之。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意淡而味遠。且比次整齊。條理詳密。真有得于聖賢之心者。孔子謂易有太極于變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無極而太極于體用之間。而有至中之理。太極之精本無極也。無極之真卽太極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固非所以盡其本。而謂太極之上別爲無極者。是有二本也。學者不觀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無極。無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窮深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則朱周之言。何由取信于人哉。况時之人。察理未精。講論未明。徒務新奇。泥于名數。而不思無極者。乃至極之所得名。不知太極者。卽不可加之至理。老師宿儒。紛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生而益顯。其光紹前緒。揭示後學也。厥功蓋不細矣。酉不敏。不足以表暴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學者有日就月將之功。是亦不失作書之本意也。補

何雲源先生口別見九峯學案

陳氏家學劉李五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

卷六十三

勉齋學案表

黃榦	子輅
父頊 晦翁清江門	子輔
人 延平白水籍	何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	何南坡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三傳 氏武夷豫章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傳 涑水二程四	方暹 萬鎮 別見雙峯學案
	張元簡
	趙師恕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蔡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子珩	吳泳 <small>別見鶴山學案</small>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康	曾成叔	陳象祖	方來 <small>別見水心學案</small>	鄭鼎新	李鑑	薛師邵	葉士龍
-----	--------------------------	-----	-----	-----	-----	-----	-----	-----	--------------------------	-----	----	-----	-----

陳倫

熊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擯

李武伯

李晦

方丕夫

袁俊明

葉真

趙必愿 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 別見澹洲諸儒學案

李燔

張洽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並勉齋諸友

余崇龜

景思 學侶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

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黎洲原本，謝山特補勉齋諸友諸人。

朱劉門人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父稿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珪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珪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蕪黃

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誣排之。厥後光黃蘄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梓材 龜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幹也。顛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搗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脩。以警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夫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

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略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

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

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旨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

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旣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

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幹老矣。未敢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皙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邪。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謬。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卽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卽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

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聽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榘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以上復葉味道。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旣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旣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

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榦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只得如此觀看。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於夏秋之間。卽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至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卽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在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

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真見其如此，亦真個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真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何如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復楊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須要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說說，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答陳泰之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已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已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已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復李貫之兵部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皙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正是此意。真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與吳伯豐

程仕曰。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會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寔誅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許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

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區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說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孟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異，明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書朱子行狀後。

附錄

嘗詣東萊宮公伯恭，以所聞於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

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碧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僞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開引避。東萊除職，旣遭陳叔

進行辭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補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於晦翁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補

百家謹案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游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紛，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學，其真切

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於後也。

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間。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並可以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真有得於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

勉齋講友

文定李宏齋先生燾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料院楊先生仕訓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崇安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參勉齋文集。

梓材謹案首六字，謝山劄記所有。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也。以薦爲太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講學，性介甚。吳益公有盛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二十一卷。今所存祇三卷。此其家傳所云也。余考之勉齋集中，未嘗及先生同時講學。諸公之書亦無及者。而是書自明嘉靖以前未出。王龍溪始從其家得之，表章以行世。集尾有詹體仁章從軒饒雙峯諸公文字，程篁墩爲文獻志猶未見也。其中議論固有可采，但亦似有出於後人之增益者。今節錄之。補。

祖望謹案詹體仁是朱學，章是陸學，先生蓋往來其間。

流塘集補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

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與天地並。遠人之道，與禽獸並。

升降時也。予則以爲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靜安而後能慮。似與釋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前有知止工夫。佛氏止是死守著一淨。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陸之分。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

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共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於必生。以苟祿者。然必之一字。便是私意。未免死之或過。然此自仁人言之。若後世雖死傷於勇也。還是一好人。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故操之。

卜式初以阿意得官。後乃直諫。君子譏其自知無益於時。乃以此塞責。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賣直。然還是他廉恥之心未盡混處。

常遇事。輒自期於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於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於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程子曰。無欲故靜。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此下有論朱陸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祖望謹案以上皆其粹言也。若其論朱子申申天天章註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

州判余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壻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贊朱子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集中。知同安縣號稱清嚴終池州通判。參仙遊縣志。

景思學侶

侍郎余先生崇龜

余崇龜字景望仙遊人也。兄元一從朱子遊先生以進士入官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嘉定更化宰相言自權臣專政朝士獨余某中立不倚除御史終於兵部侍郎。補

勉齋家學李胡三傳

黃先生輅

黃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真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志氣日強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因以勉之參真西山

集

黃先生輔

黃輔字□□。勉齋次子也。勉齋與胡伯量書曰。輔年二十三。幸其靜重。遣之趨受。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云。參勉齋文集。

勉齋門人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先生□。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處士方連雲先生暹。

方暹字明甫。平江人也。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於勉齋時。以饒伯與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無得。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又與甘吉甫書曰。明甫於道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向來朋友。未易出其右也。先生極推伯與。以爲己所不及。而元簡之言曰。伯與明理。而遠於事。明甫見事而中於理。則先生在伯與之上矣。淳祐中。湖南帥董槐。荆南帥孟珙。並薦之。槐稱其冰清玉潔。妙性命道德之原。珙稱其脫去塵滓。游心高明之域。詔免文解一次。先生辭不受命。珙請如尹和靖例。加以處士之名。未報而先生已卒。學者稱爲連雲先生。先生言論宗

旨不傳。要當爲勉齋門下第一修。

寶章張先生元簡

張元簡字敬父。清江人也。勉齋黃氏高弟。勉齋嘗貽之書曰。翰歸鄉兩年有餘。徧閱友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言者。李隨父陳儀父耳。然李陳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一如張敬父者。則久而無對。非爲諂也。實無第二人。得人之難如此。先生初官縣尉秩。其見於鶴鄉集中。稱其知荆門軍。嘗誅陳馬奴。漫塘又嘗薦之。李制使稟謂其足任監司之選。其後果官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沿江副制置使。修

漕帥趙先生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人。爲餘姚令。行鄉飲酒禮。勉齋稱其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

梓材叢案謝山劄記云。季仁其後貴於朝。考鵝山師友雅言。有曾答獎漕趙師恕之說。則先生固不止餘姚令也。儒林宗派兩列先生於朱子勉齋之門。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誠別見澧州諸儒學案

劉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砥之子。幼孤。育於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俸求名利。非吾志也。遷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尙書吳鶴林先生泳別見鶴山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得程張朱子書。研繹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閩縣尉。又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尙蘇學。先生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放潭州釋奠儀。祀周程五賢。士習丕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後患。尋權漢州。力辯興元帥趙彥呐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之議。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叛。端平元年。召入。歷軍器將作二簿。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並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疏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旣而權工部侍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得疾。除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尋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復知婺州。加集英殿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至宋蜀道得失與師取材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開容臺議禮行於世。修

侍郎黃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慕徐僑。欲見之。會其有召命。先生曰。今不可往也。徐聞而敬之。至闕。以其學行聞於政府。喬行簡許以朝。除公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之外縣。累官禮部侍郎。先生簡淡自守。言若不出口。而於邪正之辨甚明。

愛護名節。無媿師友云。

鄉貢黃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振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於心。書之座右。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貢卒。

教授陳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真氏夜氣箴曰。須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於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遂次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

靈濠謹案。圖書載先生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梁先生祖康

曾先生成叔合傳

梁祖康字寧翁。不知何所人也。嘗以小不謹。致書勉齋自引咎。答曰。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想不無相忌者。便使年少陷於子弟之過。翻然改悔。何所不可。而畏彼紛紛之口耶。則先生亦勉齋所稱許弟子也。修

陳先生象祖

陳象祖。梓材案。張直閣傳。陳儀父當是先生之字。侯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避勞苦。刻意講習。勉

齋以爲儻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於浮雲點翳也。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通判鄭先生鼎新

鄭鼎新。字中實。梓材案一作仲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

與楊信齋遊。故深於禮樂。所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補

提舉李先生鑑

李鑑。字汝明。不知何所人也。與其同志數十人爲經會。問學於勉齋。答曰。足下年少才俊。於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有老儒一生辛苦所不及者。然博文在乎約禮。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補

梓材謹案。道南委源。載先生爲寧德人。嘉定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楊信齋遊。得聞敬義之旨。歸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故儒林宗派亦列先生於信齋之門。又案道南源委於長溪黃幹。言先生與饒雙峯師之。是又不獨爲信齋勉齋門人也。

薛先生師邵

薛師邵。字希賢。撫州人也。勉齋官臨川。從之遊。謂其超然獨得。皆自胸中流出。無蹈襲語。補

堂長葉淡軒先生士龍

葉士龍。字雲叟。括蒼人也。後遷居長樂之唐石。從學勉齋。嘗以妙年力學。勉其向道。補

靈隱譚案先生號淡軒嘗爲考亭書院堂長編朱子語錄十八卷。

陳先生倫

陳倫字泰之長溪人也學於勉齋補

梓材譚案勉齋有答先生書見上勉齋文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太學家先生攢

家攢字本仲蜀人也受業勉齋之門其時李果州道傳初亡勉齋歎曰先生沒後得擔負者祇一李貫之可望乃止於此本仲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足伯仲又趙季仁謂本仲異日不在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真不凡也又言其與諸生伏闕上書試中優等而其詳不可考矣補

附錄

真西山請絕金幣喬行簡爲淮西漕獨曰強韃必亡金昔者金爲吾之仇今爲吾之蔽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鑒宜姑與之使得拒韃史彌遠主其說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攢徐士龍等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李先生武伯

李武伯臨川人勉齋徒補

李先生晦

李晦，字隨甫，長樂人也。勉齋嘗貽之書曰：「一去鄉者十五年，投老歸來，每興索居之歎，承示論語疑義，用心甚苦，所謂空谷足音也。」其後先生遂學於勉齋。補

方丕父補

方丕父補

梓材謹案先生莆田人，爲紫微門人豐之之孫，晦翁門人士繇之子，從學於勉齋。

袁先生俊明

袁俊明，字稼學，勉齋黃氏弟子也。勉齋講錄二十餘卷，舊本散逸，先生重裒輯而行之。補

葉先生真

葉真，建安人，勉齋弟子。補

直閣趙先生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連雲門人李胡四傳

參軍萬先生鎮別見雙峯學案

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表

黃寬

張以寧

林文珙

鄭蟻

楊琬

黃裳

任士林

黃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並莊節學侶

劉敬堂

熊禾

董真卿

別見介軒學案

安實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並輔氏所傳

輔萬

晦翁門人

張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並潛庵學侶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嘗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修補尙詳盡。第輔氏之門有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爲校正。

朱呂門人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達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秦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爲崇德人。秦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於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於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爲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柎自代。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雜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

生平所得於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卽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於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義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於崇德，退而考於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間出他書者爲輔潛庵傳。

宗義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案文靖跋文公與先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非弟子矣。其爲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而展轉失實。文靖於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蔡元定貶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賈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尚不以爲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耶。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梓材謹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目，尙未錄其說，宜求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篤實，次於曾

子而有小德出入之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飫壓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局促蹇淺。

善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然。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於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溫柔爲言。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故惟溫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狂者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於行上所得分數多。

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資質偏於剛毅。墨氏資質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流於一偏。

祖望謹案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尙傳。而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甚精意。蓋出於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條而已。

輔漢卿說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鶴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求非所求。差毫釐謬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始。補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辯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鸞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

宗義案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程石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韓古遺歎吾族祖黃菊東尙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

翼甫傅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逮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李汪三傳

文清董榘堂先生槐父永附師業師淮

董槐字庭植。涿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爲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涿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涿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後因劾丁大全。褒佞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卽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靡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參史傳

附錄

方文正孝儒曰。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逸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於輔潛庵。學者稱爲訥庵先生。余氏門人。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從遊嘗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軍汪先生元春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字恂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於輔氏梓材案先生學出於輔氏言爲輔氏之學耳非必親受業於潛庵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真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普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梓材案黃氏補本此下續云子愜性。

劉敬堂先生口

劉口號敬堂口口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

梓材謹案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

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於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闡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願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爲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尚書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逸民，故終身不欲仕元。私諡莊節先生。雲濠案：黃氏補本載元史僊林傳云：以門人李齊請於朝諡莊節，然考之元史爲先生請諡者，月魯不化也。則黃氏誤元史文矣。此傳作私諡，亦誤。先生高祖膺胄，始居越。菴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廝役，皆稱爲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雲濠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於永樂大典中見其集，修。

韓義行先生忼別見清江學案

恂齋門人

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尚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開門授徒，巋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鯨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三。

石堂文集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於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於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爲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於氣，而則與性即太極之各具於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提出狀之於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滯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卽陰

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管見爲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爲。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爲此。亦不會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爲物與理不相離。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其爲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最證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卽太極。太極卽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之圓。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卽在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頭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爲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公云。中○者。其本體也。本體卽上文本體。小大不同。本非有異。亦猶五行下一箇小圈。見二五之合爲一者。又是大彌六合。小不滿一掬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是妙處。非有意爲之也。圖下二圈。只是一體。一太極。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謂天地之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旣成。則形感之生。散爲萬殊。猶

一男一女分爲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爲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漏綻更望垂教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普讀書不多於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於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耶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傳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耶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爲虛作而大小程興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至於今猶夜行耳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爲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耶非耶可有耶不可有耶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熾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傲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於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而遽目易爲註我此所爲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迷於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

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又曰。不切則礎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語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爲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觀理之煩耶。孟子註中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凡此皆陸學氣象多相似。答上饒游翁山書。

莊節學侶

山長任松卿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縣竹人。徙居奉化。梓材案趙松雪志。先生墓云。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屬鄞。故謝山云。鄞人。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太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松鄉集。參寧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大哉乾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人作易之旨也。易

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子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既未濟。隨。蠱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萬九沙問。松鄉集書云。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皋羽。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據此。則先生之梗概可知。又案先生誘道會稽。當是韓莊節輩學侶也。

教諭黃憲庵先生叔英別見東發學案

劉氏門人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梓材案。董丞相槐爲嘉定六年進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如先生與丞相同學於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於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貴爲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於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爲潛庵再傳弟子。益知先生之非親受業也。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

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別。束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凡一星終。乃歸故山。築
鰲峯書堂。及門者甚衆。嘗與胡一桂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
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
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書詩易。至於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
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尙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究無能續之
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於六經。祇儀禮
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哀衆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於火。今所傳者。易
義大學講義而已。皇慶元年卒。年六十。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勿軒文集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
路崇植儒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於是年盛力強。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
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遊。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
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
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頗
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綱常掃蕩。前脩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
賴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

樵先生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造於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遂詹君題學正序。

粹材謹案。此下有考亭書院記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僕於雲谷之陽。鰲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於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

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濠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於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於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於文公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於五先生。他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祠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創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於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脩食之位。雖不合於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爲記。滴莆陽史侯有刊脩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宋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於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於二程。臬比之轍。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攷。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於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

記於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於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以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政撤公議之。戈莫不倒指於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於此。自可忘辯。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於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

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閒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捨者。又不待辯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於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於一。祀典亦當定於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於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耳。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爲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味昧。年代闊遠。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矜饗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

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尙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苟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徵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楊輩儼然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泝其淵源。豈無尙有攷論者。龜山戰道而南。再傳爲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爲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問學操行。一出於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爲大三山。郡泮亦爲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賢。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搆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

一從毀撤於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荆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會，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中，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誣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詭後又夤緣一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諡，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爲郡泮羞。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爲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雖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

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

或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於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於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考正。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堯國公顏氏西一。邾國公會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太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袞冕。執鎮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於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歎。願道喪千載。淵源無所考。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衮。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愒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

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考之古今。無異制。不知尙有當考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傳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冑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享於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蒞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於上。四方其有不風動。

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至國學達於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於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不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願上之人力行何如耳。以上祀典議。

梓材謹案。勿軒祀典議本九條。今以其第二第九兩條移入百源學案。

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凝爲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繇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且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此底績。弼成五服。自侯甸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駸開。創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惇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帝堯萬世之功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之

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甯遜甯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叩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遜。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卽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孺遺黎。真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疴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商有三仁。兩義上論。

汪氏門人李汪六傳

鄉舉徐梅江先生天錫

教諭徐先生天彝合傳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於鄞。先生與弟天彝。皆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先生雨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谿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參寧波府志。莊節門人陶齋再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尚書度曾孫也師事俞浙石余亨及安陽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蝸鳴集南明志又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補

郡守李先生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初進士第一知高郵府有政聲張士誠據泰州淮南行省遣先生往招降被拘久之縱歸已陷高郵爲其所害先生嘗學於韓莊節性及爲御史以性行義上聞於朝性卒而止修

參軍王先生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也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先生如事性北遊燕都泰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卽日南轅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做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死修

編修夏先生泰亨

夏泰亨者會稽人也安陽高弟百家纂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載先生字叔通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詩經音考

陳氏門人

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附門人王禧翁

楊先生琬合傳

黃先生裳合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石堂普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琬白圭黃裳彥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屬科。未與學者。方務詞賦。爲之譁然。先生謂之曰。文公四書天心所在也。科舉極弊於宋。廢必復。復則文公私議必行。延祐甲寅。科舉法行。衆始翕然以服。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年八十一。嘗曰。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已問。孔孟所答爲已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徧。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涵泳從容。無少閒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於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專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近世饒氏謂新民不可使止至善。但可使之樂樂利利。則明德殆別有一至善耶。又謂性道教不當兼以物言者。彼於性善之奧。萬物一源之妙。蓋甚昧也。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講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曰王禧翁。字馬山。其婿也。曰黃洵。饒氏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

中村遺書

不知孝弟爲人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爲孝弟之本。便不識性。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四海之內皆兄弟。輔氏謂或啓人輕視天倫之心。最是。集註所以謂其意圓語滯。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於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熊氏門人敬堂再傳

董先生真卿別見介軒學案

鄉舉安先生寶

安寶字子仁本姓袁長吉曾孫易今姓勿軒熊氏弟子也刻苦務學志剛理邃嘗預計偕凡三勸駕竟齟齬以卒補

古遺門人恂齋三傳

孝子黃洵饒先生寬

黃寬字洵饒福鼎人事親孝苦學工文世變避兵以憂感卒無後貢師泰爲誌銘著有四書附纂時事直紀參福寧府志

知誥張先生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年十五往寧德受業於韓古遺歷五年而後歸學業大進登泰定丁卯進士第累官翰林院入明官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出使安南歸而卒補

鄉舉林先生文珙

林文珙字仲恭三山人天歷己巳鄉舉韓古遺門人也

鄭先生轅

鄭轍字子乘霞浦人少受業於韓古遺古遺嘗曰君可續吾闕五賢理學古遺卒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
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鄭轍不知何所人亦見梨洲序目梓材案謝山未查福建通志故云不知何所人

卷六十五

木鐘學案表

陳埴	翁敏之		
父煜 晦翁水心門	翁巖壽	胡一柱	
人延平白水籍	車安行	從子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溪屏山鄭氏		從子若綰	子塔
再傳元城龜山講			從孫惟賢
徐氏三傳	董楷		
徐水二程四	徐霆		
傳			
	趙復齋	賈漢英	嚴侶
葉味道	子采		

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	繆主一			陳剛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諸	王夢松	余學古	胡長孺	章瑤
三氏夾豫章 傳			祖巖起 父居仁	洪濤
涑水二程四 傳				林溫
				陳善
				李時可
				王清
				謝暉
				吳雄
				李康
				附別 文誠
	趙景緯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柏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章仕堯
	彭庭堅
	趙次誠
	蔣允汝
	史伯璿
	並朱學之餘
	徐宗實
	黃淮
	徐興祖
	張文選
謝夢生	
潛堂西山諸友	

木鐘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考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

永嘉學者漸祕良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潛室學案。謝山始易其稱曰木鐘葉文。修亦朱門高弟之在永嘉者。其派亦并入此卷。

朱葉門人李鄭再傳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父煜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舉進士。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卽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先生之父煜。字民表。隱君子也。嘗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糜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諸子守其教。必待鄉貢。不上太學。修

四端說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遙

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蹴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梓材講案此說原在木鐘集中。本朱子之說。先生轉以答其弟子。今移列木鐘集之前。猶晦翁學案中。和說觀心說之先于語要也。

木鐘集

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固天理恊底。然二子只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若律以天下之大義。叔齊辭伯夷。又辭。更無仲子誰擔當得這國事去。彼仲子既于天倫父命兩不相干。受之毋乃非邪。

既是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更復何求。所謂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殺身成仁。只要賂一個是耳。若更反顧身後去。卽成計較之私矣。二子既逃國歸仲子。天理人倫已安。若仲子更執夷

齊之義。夷齊亦管不得他。彼視國直做罷耳。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有殺身以成仁者。

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個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而仁便存。心既在。則仁亦在。是矣。指存心便喚作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克己復禮爲仁。如何。

仁者心之全德。惻隱之心。是仁之正頭面。緣私欲障礙。填滿胸次。則所謂惻隱者。如頑癬風痺。不復流行發見。必須先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本來面目。方始流行發見。克己工夫。非有他。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謂。旣知此爲非禮。則視聽言動。便當一一復還于禮。除四勿之外。別無克己工夫。工夫旣到。則私欲淨盡。中無障礙。滿腔子。渾是惻隱之心。而日用之間。無非真心之流行發見。若不于禮上用功。必流于釋氏絕滅之學。蓋徒知克去己私。而不復于禮。謂之空寂。則可。若求其惻隱之心。則如死灰槁木矣。故聖人以此告之。蓋克此卽復彼矣。先儒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此顏子之仁。淘去泥沙。旋引清泉。非顏子之克己復禮也。

孔子答仲弓問仁一章。程先生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

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謹獨固是做持敬行恕工夫。然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地位。仲弓學力當得來。

大賓在庭。大祭在堂。是時境界如何。想得一片空闊世界。只緣未下持敬謹獨工夫。欲見此境界不能。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爲徹上徹下語如何。

徹上徹下。謂聖凡皆是此理。聖人一語小則禁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程子所謂語有淺近而包容不盡是也。未純熟時。但曰下學已純熟後。卽是上達。無兩個塗轍。

顏子當博文約禮之時。旣竭吾才。直是大段著力。及夫所立卓爾之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此又無所用其力。不知合如何下工夫。

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亦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未須問他此處。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備見高堅前後境界。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時。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

一貫忠恕。雖有大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上做出。聖人之心。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則是那一個心。應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欲障蔽。未便得他玲瓏。須是逐一蕩滌。以類而推。方能自我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卻是忠恕正頭面。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

且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也。忠恕特學者事。但聖人見決。學者見遲。一貫是熟底。忠恕是生底。一貫本非有二道也。曾子恐門人曉一貫未達。故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了。若程子於穆不已。各正性命之言。則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揭起來說了。彼此互相發明。在人領會之耳。

論語一貫與中庸合內外之道。程門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之說。同否。

道理只是一個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說者。有就事物上說者。自是兩樣頭面。今人都作一般看了。如何謂之識道理。夫論語之一貫。卽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聖人所以能推一心以貫萬事者。正緣他胸中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此一心應將去。全不費力。滿腔子都是道理。更無界限。無界限。更不分內外分中邊。才分內外。便是有界限了。才有界限。則便不能以一心而貫萬事。如何謂之合內外。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一貫之說也。至于程子之說。又就物理上論。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形色天性。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之謂也。及其歸。則一而已。

何謂下學上達。

下學上達。如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在與不在耳。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矣。而不察。今人只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始得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

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大德不踰閑一章。集註云不能無弊如何。

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疏，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間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朝夕息。卽此是道體。大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

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詩書子史喚作道。其弊正是鑽破故紙，原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動容綏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

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卽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卽便近信。一出辭氣，卽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如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當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綏斯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

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故君子只在慎獨。

灑掃應對，雖是至粗淺事，但心存則事不苟，此便是上達天理處。謹獨是存主此心，存此心便是存天理。飯蔬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晦翁事事剖露，說向後學，獨此不敢著語。

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卽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卽是道，道處卽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故濂溪必欲學者尋孔顏所樂何事，豈以其樂不可名，使學者耽空嗜寂，而後爲樂邪？濂溪以此點化二程，二程因此省悟，後卻一向不肯說破與學者。至今晦翁亦不敢說破，豈祕其事，謂不可言傳邪？蓋學者才說此事，動口便要說道，謂道不是，固不可，但才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則又非孔顏氣象，惟知孔顏樂處便是道，則德盛仁熟之事也要知顏子之與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爲二，不妨以此而樂彼，及工夫純熟之後，則樂與道爲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論兩豐有知之之明云云條，今移入廬陵學案。

志道據德依仁，不知志據依如何用工夫，道德仁又如何不同。

志於道，是一心向聖路上行，欲學做聖人事，據德卽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於仁，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爲一，不可脫離于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

是一個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成一物耳。

晦翁謂幽明始終無二理。程子謂晝夜死生之道。意者此理非有二塗。所謂一而二。以幽明始終言之。

二而一。蓋死復生。生復死。人復爲鬼。鬼復爲人。如晝夜之循環。

氣聚則始而生。氣散則終而死。聚而生者爲人。散而死者爲鬼。有聚則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所謂一而二者。聚散本一氣分而爲聚散耳。所謂二而一者。雖分而爲聚散。其實一氣耳。惟其一而二。故有生必有死。惟其二而一。故知生則知死。

鬼神之事。以爲無邪。則四時之祭祀皆可無也。以爲有邪。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溫清甘旨之奉。不可一日無也。

此淺學浪問。鬼神乃二氣之屈伸。二氣有無時否。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在人之身。卽爲魂魄。人死則魂升魄散。雖散於無有。然生氣之分于子孫者。卽其氣猶在也。故其子孫賢者之死而致生之。則其鬼神不賢者之死而致死之。則其鬼不神。

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夫殺身之事。誠難矣。未曾實有所得。實有所見。誰忍捐生就死。

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污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既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邪。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見之。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

心主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故心如穀種。雖具此生理。然有形。百穀只一利物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質爲之。仁之于心亦然。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耳。然便指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可。但穀種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芽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枯于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卽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卽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于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卽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卽下學上達工夫。止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爲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卽不須千頭萬緒。此卻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有何分別。

心體昭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卽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爲有外。故盡心必本于窮理。蓋

謂窮究許多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昭融而無不盡。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既知得性，便知得性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是造得此理了。然聖賢學問，卻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一齊了卻，又須知行夾持始得。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密愈嚴，所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直是常在天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自家欲事天，向使未知天爲何物，不知事箇甚麼，到得知天，却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己。

程先生謂孟子說性善，只說繼之者善。昨聞先生云：水無有不下處，卻是太極。據此說，則孟子似指流而至于海，終無所污者爲太極邪。

孟子說時本是直提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說，但善者惡之對，有善便有惡。故程子以爲不說得源流正派，說得繼之者善，蓋善猶水之清，惡猶水之濁。既以清爲水之性，則濁非水之性乎？要知清濁可以爲水之流，不可爲水之性。繼之者善，亦猶是也。蓋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

程子以才爲氣質之性，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是人善惡又當以氣質論。爲孟子把諸路一齊截斷了，故諸子不服。須是尋他不善路頭從何處來。

公都子問性三節，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相似否？

除第一問性無善無不善外，第二問卽性近習遠意，第三問卽上智下愚意。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卽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

孟子只爲他認生處爲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爲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之性一樣，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

君子不謂性命。

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于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于常人說性處，卻以命言。則人之于嗜慾，雖所同有，卻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于常人說命處，卻以性言。則人之于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道也。歟。

梓材謹案此下有四端說，別列木鐘集之前。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說，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知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爲上，知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

凡物之生死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卽太極也。太極纔動。首先撒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漸次成就者卽謂性。成則有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

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須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不是于格物致知之先。更有一級工夫在上。只是欲立個主人翁耳。但常得此心有在。物可從此格。知可從此致。此程子所以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卻又下戒謹恐懼工夫。莫是太著力否。太著力則恐反動其心。何以謂之未發之中。

此處猛著力不得。纔著力。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可前輩謂敬貫動靜。正謂此也。戒謹恐懼。卻是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灰死。火炎則藥死。不睹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

此問最精。前輩于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跡。

鳶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是如何。

大要不要人去昏默冥窈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近思錄載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旣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云何邪。

一陽復于地下。卽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勸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槁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理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道于此。孟子所以反復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故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爲人爲己如何。

爲己是眞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

知而求天知。纔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自然語順，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卽戒謹恐懼意，敬不喚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明道云：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旣路頭正了，只割定脚跟，滔滔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個做時文，取列第標準，橫在胸臆，殺害事。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旣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晦翁謂凡物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恐是如程子所言，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于末者，人欲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率性之謂道。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意實則心實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夫心意未嘗相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以章句之旨觀之，毋乃心自心意自意也。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邪。

本是長匹無縫底物事。聖人欲人警悟處，翦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仍是長匹無縫，不曾翦斷。密察之間，有味卽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來。前輩有以心使心語，此喫緊示人處，要人領會。

潛室語黃氏補

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旣誠敬，則自然虛明。

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蓋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窻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靈濠。一作龍泉人。師事文公。試禮部第一。時制策禁僞學。先生所對。率本程學。不爲顧避。知舉胡紘斥之。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氏學徒。及所著書。邵使以先生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時因皇子竑事。帝惑于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厲。涉于誕妄。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氣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之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當時爲立良止。以奉其後。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寧矣。又言

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搖本根以事枝葉。無益于國。既而洛師累敗。人服其先見。尋終著作佐郎。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雲濛案謝山學案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說禮解大學講義經筵講義輯次朱子語錄祭法宗廟郊祀外傳。謚文修。

陳葉講友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謝夢生。字性之。一字夢頤。永嘉人也。因葉賀孫陳器之以私淑朱子。登嘉定癸未進士。累官祕書丞。知汀州。

潛室門人李鄭三傳

祇候翁先生敏之

翁敏之。字功甫。樂清人也。少受知于葉水心。後師潛室。成淳祐進士。官至閣門祇候。

知軍翁庶善先生巖壽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師事潛室最久。盡得其奧。從遊日衆。嘗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語言文字之末。登淳祐第。爲永州教授。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學者稱爲庶善先生。祠像于家學。

車詔溪先生安行

車安行。字正路。號詔溪。黃巖人。景山弟。遊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道。于人何與。

過京師見吳丞相。憐其不遇。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尤工于詩。所著有鏤冰集。

吏部董克齋先生楷

董楷字正翁。臨海人。雲濠案。斷山學案。底本。作字正叔。一字克齋。臨安人。御史亨復之子。戶部侍郎樸之弟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先生從潛室陳器之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克齋集。程朱易行于世。雲濠案學案。底本云：所著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始合程朱兩家次第而一之。論者以爲非。

車守徐先生靈

徐靈字長孺。永嘉人也。潛室先生之甥。得其舅之傳。嘗在趙善湘幕中。豫平李全之亂。官至守漢陽軍。趙復齋先生口。

趙口號復齋。桐廬嚴高節侶。從學于賈漢英。漢英得于先生。先生得于潛室。潛室親授于晦庵。其淵源如此。參東維子文集。

梓材謹案。趙復齋有二。其一名彥肅。與朱陸同時。而私淑于象山。若先生爲朱子再傳弟子。當別爲一人。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秘監葉平巖先生乐

葉采字仲圭。雲濠案謝山學案原底云：一字平巖。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學。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躡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砭之。先生自是屏斂鋒芒。俯意信向。屢趨著實。北溪深喜之。雲濠學案原底有云：初事節齋。後事李方子。寶慶初爲祕書監。嘗論郡守貪刻之害。上嘉納之。

梓材謹案道南原委。儒林宗派皆以先生爲文修子。蓋自文修從朱子于武夷。遂居建寧。及先生登淳祐進士。爲邵武尉。故諤而爲邵武人歟。

平翁語

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遊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尙會求父也。晃坐于家。不會求父。乃責梵之不善于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尙會求道也。

梓材謹案此條自梨州所節車氏脚氣集移入。

附錄

陳北溪答卓廷瑞曰：葉仲圭資質甚穎敏。可與適道。而貪多欲速。馳騫飛揚。誠如長者之喻。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純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詳于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脫王韓老莊之見。則其爲教也。好躡高妙。而鮮循序就實工夫。車玉峯脚氣集曰：平翁送乃子清父生日。以香一片。銘其上曰：始于克己。終于舍己。聖賢終始。有立卓爾。

予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己不同。私者既盡。入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補

雲濠謹案平巖之稱平翁。猶了齋之稱了翁。晦庵之稱晦翁也。

西山門人

隱君繆天隱先生主一

繆主一字天隱。永嘉人也。從西山先生葉味道學。博聞強記。入太學。賈似道蕪湖之敗。先生與同舍諸生伏闕上書攻之。宋亡。隱居教授。雙目晚瞽。當事輿致之。爲學舍經師。大德間。初製大成樂器。皆以詢之。所著有論學規範。尙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補。

隱君王慎齋先生夢松

王夢松字曼卿。青田人。篤志好學。著禮記解。學者稱爲慎齋先生。參括蒼彙記。
梓材謹案宋文憲作胡汲仲傳贊。稱先生爲順齋處士。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庶善門人李鄉四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也。從庶善翁氏遊。德祐乙亥。上政府書。幾萬言。時莫能用。研究周官經國制度。參

互考訂。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咸貫通補正。有古周禮一百卷。雲濠案。謝山制記。先生著有古周禮補正一百卷。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子義口義講義。人齋存稿。學者稱爲人齋先生。以其學配鄭伯謙。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云。咸淳庚午。領鄉薦。教授于鄉。又言董左丞俾攝郡學。

車氏家學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

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垓。號雙峯。詔溪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迪。功郎浦城尉。不赴。遂于經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制通釋九卷。多備朱子之不備。補。

車大雅先生瑤。

車先生惟賢合傳。

車瑤。雙峯子。車惟賢詔溪之從孫也。皆能世從其學。補。

梓材誼案。車先生瑤。字大雅。卒楷序雙峯內外服制通釋云。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蓋大雅謀梓是書。而又爲之跋云。

復齋門人。

賈先生漢英。

賈漢英。南康人。嚴侶從學于先生。先生之學。實源於朱子。參桐廬縣志。

慎齋門人劉李四傳

學正余先生學古

余學古青田人。胡汲仲初師先生。先生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文公弟子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辯問嘗爲國子正。

賈氏門人李鄮五傳

高節嚴先生侶

嚴侶字君友桐廬人也。漢高士光之後。嘗從賈漢英遊。賈則朱子之傳也。宋亡不仕。與謝臯羽方韶父吳子善。葬哭文山于西臺。臯羽所謂甲乙丙者也。居親喪。一用朱子禮。楊維禎志其墓。門人私諡曰高節先生。補。

余氏門人劉李五傳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祖巖起父居仁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先生而其學益振。先生性聰敏。九經子史無不貫通。外舅徐道隆爲四川宣撫參議。官先生從之入蜀。與高朋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咸澹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倅福寧州。而宋亡。退棲永康山。至正中。薦授揚州教授。建昌撤攝錄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

病辭。隱杭之虎林山。先生淵源既正。行遊四方。旁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病喘一旦。具酒食召比鄰云：將返故鄉。門人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稿。門人諡曰：純節先生。其高弟曰：陳剛謝暉。從黃氏補本錄入。

登瀛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學有淵源。文章有精魄。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郡人倡。海內重購其文。有石塘文集若干卷。宋景濂曰：其從兄之綱之純。並有文名。人稱爲三胡云。

附錄

吳淵穎曰：說者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于壽崖佛者之徒。永康先生胡公至爲論辯。以著明之。會不容喙。是殆當世之所深感者也。朱子以京都文獻之餘。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而陸氏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爲梯階。特以一超頓悟爲究竟。今則至謂朱爲支離。陸爲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卽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之道。而悉謂之禪邪。道術所在。苟或不契于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曉辯謹作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爲己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予自燕還。與金溪傅斯正再見。先生傳之曾祖父本陸學。亦喜談陸。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爲學之弊。意其幸發金溪之故積。而少濯其心邪。補

石塘門人劉李六傳

陳潛齋先生剛

陳剛字公潛平陽人也。受業胡石塘之門。石塘爲西湖書院山長。見其勤。晝夜研索不倦。留之于家。與同寢食。遂盡得其學。稱高弟。博通天人之奧。所著有五經問難四書通辯述歷代正潤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鈔。其文宗西京詩。亦不屑六朝以下。累試不售。後嘗猶能作文。口授學者。稱爲潛齋先生。其弟子著者曰章瑤洪鑄梓材案洪鑄當是洪濤傳寫之誤。林溫陳善李時可王清修。

謝先生暉

謝暉字彥實資陽人。自其曾祖爲沿海參議官。始家于鄞。先生識見通敏。聞永康胡汲仲以道學淑後進。往受業其門。或勤習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耳。仕奚所急哉。趙文敏孟頫授以書法。爲詩文簡淡雋永。人以其片楮爲榮。先生亦不自祕。惜求輒應之。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參成化四明志。學正吳碧崖先生雄。

吳雄字一飛。諸暨人也。學者稱爲碧崖先生。石塘胡氏弟子。辟爲本州學正。不就。所著有地理書卜筮考。徵君李先生康。

李先生康字寧之。桐廬人。永康胡汲仲之徒也。元時累徵不起。所著有桐川詩派等書。補別附。

浮屠文誠

浮屠文誠字道元不知何所人也少從胡石塘遊著性學指要十卷其中多排朱子之說蓋石塘晚年緒論也至正中禾人雕其書准張建國鄭明德陳敬初言而毀之予謂文誠欲宗陸以抑朱而身爲釋氏其說何以取信於人徒使論者斥槐堂之學爲禪耳然士誠之草竊亦豈足以正學統皆可嗤也補朱學之餘

鄉貢張清所先生仕堯

章仕堯字時雍一字清所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嘗曰時之治亂由于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于學術之醇疵其門人曰彭庭堅趙次誠蔣允汶補

梓材詠案溫州舊志稱先生通經史深究四書圖奧又言其累舉廷祐丁巳庚申鄉貢

史先生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時諸儒雖宗朱子然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亦多互異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又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考證爲外編或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爲仕而學非吾志也卒不出補

潛齋門人劉李七傳

章先生瑤

章瑤

教授洪先生濤

洪濤字元質永嘉人。至正間浙省右丞季朵兒只奉旨命儒士陶凱韓大理瞿宗奎與先生等同校勘一統志一千三百卷並奏授教授。參溫州舊志。

府佐林先生溫

林溫字伯恭永嘉人博極羣經而尤長于春秋擢至正甲午進士歷佐省憲二府宋潛溪稱其正色直言百壬畏憚云宋文憲集

梓材雜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溫等以恆言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爲之式克表等承釋五經四書以上賜名羣經類要蓋先生以元進士仕明。

陳先生善

陳善

李先生時可

李時可

王先生清

王清

章氏門人

忠愍彭先生庭堅

彭庭堅瑞安人舉進士爲崇安縣尹民服其威信後陞福建都帥遇害賜諡忠愍參註譜

隱君趙雪溪先生次誠

趙次誠字學之樂清人也。章清所弟子。所著有四書考義雪溪集。補

雲濠謹案先生隱居不仕以雪溪自號。

訓導蔣先生允汶

蔣允汶字彬夫永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著有四書纂類中。庸詳說。參溫州舊志

雲濠謹案經義考黃虞稷云洪武初官本府訓導。蓋先生本延爲府學五經師訓導。其實授也。

史氏門人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徐宗實號靜齋。雲濠案先生名屢宗實其字也。以字行。黃巖人也。永嘉史伯璿弟子。洪武中官至兵部侍郎。所著有靜齋集。其門人曰黃淮。補

訓導徐橫陽先生興祖

徐興祖字宗起平陽人也。史伯璿高弟。洪武中官訓導。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明易詩書三經。洪武壬子舉授溫州府學教授。以性理之學教導諸生。

成尊之曰橫陽先生。

靜齋門人史氏再傳

文簡黃介庵先生淮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舉洪武丁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掌內制進少保兼戶部尚書以疾乞休卒諡

文簡其性明果達于治體參史傳

雲濠謹案萬歷溫州志稱先生優遊林下十餘年壽八十三著有介庵集歸田稿介庵其自號也

橫陽門人

吉士張先生文選

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也徐與祖高弟嘗曰讀書在躬行不在耳食官翰林庶吉士修實錄卒補

宋元學案

卷六十六

南湖學案表

杜煜	從孫範	車若水	盛象翁 <small>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small>
晦翁石克齋 門人			潘希宗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再傳			金叔明 <small>附董準翁</small>
元城龜山 氏武夷豫章		胡常	
三傳 涑水二程四		王賁 <small>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small>	
		沈可亨	
		<small>並玉峯講友</small>	
		蔡希點	潘希宗 <small>見上玉峯門人</small>
		戴良齊	吳澄 <small>別為草廬學案</small>
		<small>並玉峯同調</small>	

卷爲謝山所分立，底蘖未全，移入車玉峯脚氣集，尙有黎州原本。

朱石門人劉李再傳

主簿杜南湖先生癘

杜煜，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知仁學于克齋石先生，鑿克齋致先生于紫陽，于是師事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學者稱南湖先生。從孫則卿，哀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參台學源流。

杜方山先生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號方山，南湖先生之弟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卽驚人，刻意于詩，不奇不已。曰：是不足以爲學，于是卽六經語孟，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紫陽之書，則拱而曰：道在是矣。窮理求仁，吾知所止。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而卒。同上。

南湖同調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車瑾字敬齋，蔡夢說之師也。誤以其號爲字。劄記又云：車敬齋未識卽安行否？又云：敬齋當是魯齋弟子。攷浙江通志引黃巖遺逸傳，亦云：車敬齋名瑾，字元瑜，景山其孫也。觀先生弟子之門人，有在魯齋之門者。玉峯爲先生曾孫，亦嘗學於魯齋，則先生之不得爲魯齋弟

子明矣。

南湖家學劉李三傳。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

杜範字成之。雲濠。一作成己。黃巖人。少從其從祖良仲仁仲遊。從祖受學文公。至先生益著。由進士轉軍器監丞。入對。言君相之私未去。更新之效未睹。又言近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及爲御史。以言忤時相鄭清之。先生自劾。言宰相與臺諫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害公。并論斥侍從。近臣監司郡守之失職者。時相愈忌之。先生自入臺。屢丐祠。至改常少復。五上歸田之請。不允。還祕書監。拜殿中侍御史。先生奏。臣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今又使居言職。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邪。復言時相橫啓邊釁。並發其私疏。入不報。而有左史之命。卽渡江歸。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累遷至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先生自還朝後。抗言無隱情。旣入都堂。丞相史嵩之忌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先生曾劾鳴復。不屑與共政。去之。會嵩之遭喪。拜先生右丞相。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先生上五事。並條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爲十二事。一以去私爲主。雖秉鈞未久。不能大有所匡正。而其忠君愛國之忱。悱惻懇到。於宋之末葉。求之。蓋亦難其選矣。卒贈少傅。謚清獻。所著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參史傳。○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清獻集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

清獻文集補

老氏宗虛無，尚柔謙，傷周衰文獻，欲返之樸古者。蓋其著書本意，若圖籙之傳，符咒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寇謙之借李君以文其欺。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清獻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車溢軒傳後。

南湖門人

布衣邱木居先生漸

邱漸字子木，黃巖人也。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莫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甚盛，四書衍義其所著也。門人之最著者曰戴亨補。

靈濠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方山家學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見上南湖家學

敬齋家學

隱君車隘軒先生似慶

車似慶字石卿，號隘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已及耄，觀書猶至夜分。釋經評史，權古商今。不襲簡策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言。所著有五經論、閒居錄、隘軒文集。杜清獻公陳篋窗爲之序。嘗與王侍郎方巖友善，及方巖擢高第，登顯仕，強而附者鱗鱗然。先生至絕迹其門，郡守屢挽之，不能致。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誤作車廻字似慶。今據謝山節錄杜清獻文原註云：隘軒名似慶，字石卿。改正。

附錄

杜清獻曰。車隘軒閒居錄。於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上諂下凌弱畏勢等語。皆不易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條律之嚴補。

車先生似度

車似度。隱君瑾之子。與其子景山皆老於儒。參柳待制集。

車先生倬

車倬。字章甫。隘軒子。能世其家。以身爲鄉社倚重者四十年。參台州府志。

車密林先生景山

車景山。號密林。敬齋孫。博學能文。舉鄉科。上春官不第。遂老於家。參台州府志。

車韶溪先生安行別見木鐘學案。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見下立齋門人。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別見木鐘學案。

敬齋門人

蔡起巖先生夢說

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嘗從車敬齋遊。究心濂洛之傳。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伊方儀皆其高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補。

立齋門人劉李四傳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賈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賃窗陳耆卿之門賃臆學古文於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吳子良先從賃臆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旦賃臆於人前揚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乃自以爲求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峯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峯完稿修

梓材謹案玉峯傳及脚靴集黃氏原本在金華學案今據序錄入是卷

玉峯腳氣集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振苗是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會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苗之可振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

祖望謹案所謂振苗非指告子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彰厥微弗靈匪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大道既隱始以禮義爲紀雖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補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宏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補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痴守一向，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意。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誠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搏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個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謂前人往矣。我自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百丈謂潑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潑山撥云：無火。百丈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如何。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著之人，捉合交道，而自謂高於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飯與喫，見成法與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於教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於程子痿痺不仁之語意。愚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於諸儒。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謂也。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禮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禮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吾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禮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爲二。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籌釋者。格於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於古時。經注格致。也是堯典註。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

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喪葬祭。皆被他將蠻夷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丁寧告戒甚嚴。古時亦有幾個好僧。今時受戒出壇便破。喪禮則有七次之說。謂人死後每逢七日。其魂必經陰司。受許多苦。凡七次。愚夫惑其說。請僧追薦。然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於吾禮自不會盡。朝夕無奠。朔望無奠。飲酒食肉。若罔聞知。則又夷狄之不若也。火化是大逆。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因請客共享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思親。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則施斛畢竟是一祭祀。以僧代巫。或亦致死致生之道。呂居中云。鄭槩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但要擇僧。補

魏文侯自請於周爲諸侯。又爲田和請。吾爲卜子夏段干木恥矣。補

穎考叔取蜚弧以先登。純孝者如此乎。補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鬼求人。鬼亦非其鬼矣。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卻不盡心知性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于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拆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豁達呈露生意徧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於其中。何嘗有不好底生意。蓋純粹至善是乾德之本。然乾之性情只是利於正也。乾之性情如此。則凡資始於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蓋其本來情性只是利於正也。

梓材謹案玉峯脚氣集梨洲所錄者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沈可亨立傳於後。又一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州諸儒謝山所錄十條。今以其一條爲金叔明立傳於後。又移入象山學案一條。木鐘學案一條。蜀學略一條。

附錄

王魯齋曰。近得車玉峯書。謂大學格致傳未嘗亡也。欲以知止而后有定一段。合聽訟共爲一章。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於西山葉先生。且去涵養。

宗羲案魯齋以知止爲格致之傳。發自玉峯。凡玉峯之所論著者。魯齋未嘗不歎服其學力也。玉峯于魯齋在師友之間。魯齋之門如吉甫玉峯。皆所謂知過於師。方堪傳授耳。

玉峯講友

胡思齋先生常

胡常字立方，號思齋。黃巖人，好修，不慕榮利，親掃戶庭，一睡不委於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搆。雖在市廛，跬步不出戶外。彙編朱子語錄十卷，又著真釜吟三卷，與車玉峯友善。玉峯以兄事之。王令華甫親訪其廬，洪令穉趙守景緯皆加敬禮。時就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挽之，其相重如此。一日疾革，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纊。玉峯志其墓，參台州府志。

堂長王石潭先生賁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先生可亨

沈可亨，玉峯友人。玉峯腳氣集云：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個善字，偏傍一絲寫個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于發時，始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卻不是這中。先生個中節，旋生個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亦從他身上出，豈不枉屈。

粹材謹案：趙幾道說朱子文集，屬之幾道從弟致道。

玉峯同調

隱君蔡春山先生希點

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博學善詩，隱居教授，從遊者以百數。多擢高第，躋臚仕。先生安貧樂道，以

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參台州府志。

祕監戴泉溪先生良齊

戴良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進士累官祕書少監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未大行也觀此其學之源委可見參赤城新志。

靈溪叢案謝山劄記有戴良齊泉溪集六字泉溪蓋先生之號。

木居門人

戴盞翁先生亨

戴亨字子元臨海人師事邱木居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參考浙江通志。

梓材叢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盞翁黃巖戴祕書良齊之從子也。

方懋翁先生儀

方儀字儀父黃巖人少從邱木居學復參問於徐徑畝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冲淡温厚待人以誠沈思於易至老無倦所著有懋翁玩易十卷及感遇歌候樵存稿參台州府志。

起巖門人敬齋再傳。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天逸先生耕

高耕字志伊。其先觀察使棟從高宗南渡。居臨海。先生詩文。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已也。晚歲益奇。自號天逸。所著有口金集。參台州府志。

方懋翁先生儀見上水居門人。

玉峯門人劉李五傳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

潘希宗字景昭。一名燿。黃巖人。從蔡春山車玉峯遊。宋景定二年。領漕薦。文丞相器重之。有往來書札。宋亡。隱居不仕。號柏峯居士。有文集。補

金先生叔明附董華翁

金叔明。玉峯之徒也。玉峯脚氣集曰。周禮冬官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編帙散亂。俗儒補緝。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則馮相保章之類。皆可附天官邪。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予遂授以俞氏復古編。董華翁辯俞氏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人之意。叔明云。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但冬官之亡。只可使人自曉。自推俞氏乃斷定撥置。爲累多矣。補

梓材謹案。董華翁當是陳潛室弟子。董正翁楷之兄。侍郎樸正翁。見木鐘學案。

春山門人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見上玉峯門人

泉溪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卷六十七

九峯學案表

蔡沈	子模		
西山季子	子杭		
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	子權		
溪屏山再傳			
元成龜山	陳光祖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氏武夷豫章			
三傳	劉欽	子涇	
陳水二程四			
傳	何雲源	劉漢傳	
			劉實翁
			子震

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宋志所著錄者。稱有六卷。慶元初。僞學之論興。西山遠謫春陵。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道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悅。浩然無湘壘之思。楚囚之泣也。西山不幸。歿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初。追諡文正。

書經集傳序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洪範皇極序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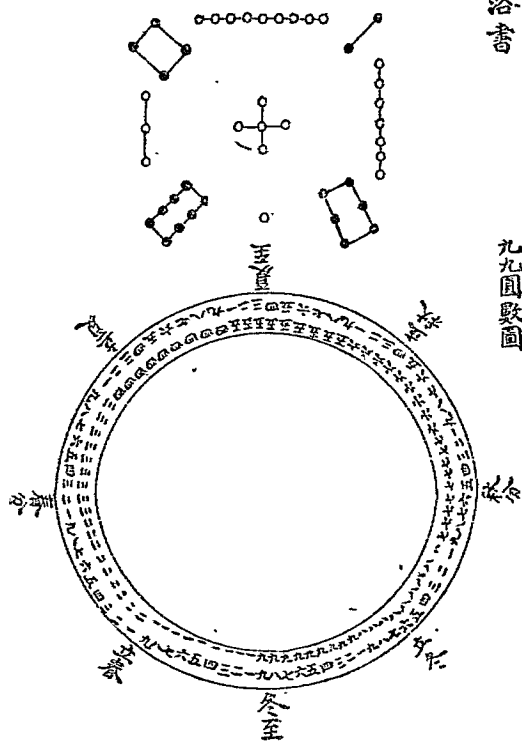
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敘，真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洪範皇極圖

宋元學案 十七 九學案

洛書

九九圓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九	九八	九七	九六	九五	九四	九三	九二	九一
八九	八八	八七	八六	八五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一
七九	七八	七七	七六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二	七一
六九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五九	五八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三九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九九行數圖

一一冬至
 七二
 四四立夏
 一六
 七七秋分
 四一穀雨
 一三
 七四白露
 四六
 一八
 七一處暑
 四三
 一五
 七六
 四八
 一二
 七三
 四五
 一七大寒
 七八
 四二
 一四小寒
 七五
 四七小滿
 一九

宋元學案 十七 九峯學案

宋元學案 十七 九峯學案

九九冬至	九九	九九	九九	九九	九九	九九
三三八	三三八	三三八	三三八	三三八	三三八	三三八
六六立秋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九九	九九	九九	九九	九九	九九	九九
三三春分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八八立冬	八八	八八	八八	八八	八八	八八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五五夏至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二二立春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八二寒露	八二	八二	八二	八二	八二	八二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一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八四	八四	八四	八四	八四	八四	八四
二五雨水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八六	八六	八六	八六	八六	八六	八六
五八小暑	五八	五八	五八	五八	五八	五八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三六清明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九五	九五	九五	九五	九五	九五	九五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八九	八九	八九	八九	八九	八九	八九
二八驚蟄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八
五九	五九	五九	五九	五九	五九	五九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九三小雪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六八	六八	六八	六八	六八	六八	六八
九六天雪	九六	九六	九六	九六	九六	九六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六三大暑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九一	九一	九一	九一	九一	九一	九一
二九	二九	二九	二九	二九	二九	二九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八五霜降	八五	八五	八五	八五	八五	八五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五二芒種	五二	五二	五二	五二	五二	五二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	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有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有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沖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關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綱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

者塞。化醇者墮。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實。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暗窒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暗窒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混。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邪，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邪長者盛而消者衰，邪進者利而退者鈍，邪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得失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言，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音沿，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

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使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己者焉。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數始冥冥。妙於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機。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命。既明且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耦。行者奇而止者耦。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數者彝倫之叙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中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歟。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歟。思之思之。或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斯。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

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窮。動靜之微。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於無。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間。大本太始。復往而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極焉。上卷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敍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象以耦爲用者。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

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化生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數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己。非智與仁。曷克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耦者也。變之耦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耦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人之因革。莫不於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十九而八百六十二。六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百。四百有五百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宮。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偕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統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燥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朱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千。十二爲支。十千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千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政。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之閒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先生問

鄭聞字行之補

雲濂謹案北溪文集數與鄭行之書先生名聞字行之蓋取聞斯行之義謝山學案劄記有鄭行字聞之名字倒置特爲正之

附錄

北溪與嚴守鄭寺丞書曰象山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乃全用禪家意旨但以孔孟歷代宗崇已極不可貶剝遂託其言以文蓋其學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內省處相近而亦大段疏闊簡率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旨彼烏足以知之而况含糊不明理之蔽必至

於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知。幸獲憑藉德音爲之剖晰。於此間得四人。若張應霖朱右李彝鄭聞者。篤志爲道義之歸。鄭張已識路脈不差。有可成之望。因以種聖學於一方。非細事也。補

梓材謹案北溪是書上文云。經過壽昌航頭。鄭生聞者。已伺候於道左。叩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蔡呂氏家塾。從王深源爲學。卻好觀周程朱呂之書。又云。及得其書。大有警省。年方二十六。趨向甚正。云云。又北溪與先生書云。書詞主象山。其根源差錯矣。子平日在呂氏家塾相講磨。東萊蓋友朱張師周程而宗孔孟者也。其子弟決不肯其先學爲異端之趣。不知子何從而得之。是先生學出東萊而又爲象山之學者也。

貫齋講友

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謝升賢字景芳號恕齋仙遊人。與陳沂爲友。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漕使方大琮提刑楊大異皆薦先生宜充師儒之選。有太極圖西銘中庸大學解。刻於濂泉書院。

嗚爲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緼縕雜糅。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

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

曰伏焉。曰伐焉。土著其中。因時致王。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

反是。理昏於氣。氣格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

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冲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望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閑也。戎者智之刑也。中者信之完也。

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有終慶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

原之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中之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粲然於天地之間矣。中卷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繫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陸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九陳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歷，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圖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齋民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竇厚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

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其重，百黍爲一銖，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黃鍾爲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爲五行，六爲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

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禾麥曰蕈。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水，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汞曰銀曰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澗水曰井水曰雨水曰溝渠曰陂澤曰湖海。木之物也，曰鯨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鰍。火之物也，曰雞曰雉曰鳳曰鷹隼曰燕雀曰蟻螻。土之物也，曰蟾蜍曰蠶曰蠶曰人曰蜘蛛曰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獼曰毛蟲。水之物也，曰蟹曰鱉曰龜曰鰕曰蚌曰蠃。

木之器也，曰疏器門窗曰琴瑟曰規曰算節曰耒耜曰網罟。火之器也，曰登器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臺卓曰履榻。土之器也，曰腹器筐筥曰圭璧曰量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方器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梭。水之器也，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準曰鏡匱曰研椎曰廂園。

逆順者，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頤而吉者，木爲徵召爲科名爲赦恩爲婚姻爲產孕爲財帛。火爲燕

集爲朝覲爲文書爲言語爲歌舞爲燈燭土爲工役爲尋常爲盟約爲田宅爲福壽爲墳墓金爲予賜爲按察爲更革爲軍旅爲錢貨爲刑法水爲交易爲遷移爲征行爲酒食爲田獵爲祭祀逆而凶者木爲杙椳爲驚憂爲醜惡爲壓墜爲夭折爲產死火爲公訟爲顛狂爲口舌爲彘灸爲災焚爲震燬土爲反覆爲欺詐爲離散爲貧窮爲疾病爲死亡金爲征役爲罷免爲責降爲爭鬪爲損傷爲殺戮水爲盜賊爲囚獄爲徒流爲淫亂爲咒咀爲浸溺下卷

筮法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善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於扚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三初揲網也再揲目也網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校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爲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

十二木棋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橫四縱者九也橫者二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足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於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侵厥或是墨

雜而不純。承平之世。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孽。

一吉。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凡一皆吉。與九凶對。元吉吉。又逢吉。故曰元吉。

二咎。咎。過也。凡二皆咎。與八休對。

三祥。祥。福也。凡三皆祥。與七災對。

四吝。吝。心有羞惡也。凡四皆吝。與六悔對。

五平。皇極。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凡五皆平。

六悔。悔。心悟其失也。凡六皆悔。與四吝對。

七災。災。禍也。凡七皆災。與三祥對。

八休。休。美也。凡八皆休。與二咎對。

九凶。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故凡九皆凶。與一吉對。大凶凶。又逢凶。故曰大凶。

皇極內篇數總名

一原。左一右一。曰原始也。與終相對。

二潛。左一右二。曰潛藏也。與顯相對。

三守。左一右三。曰守定也。與移相對。

四信。左一右四。曰信實也。與固相對。

五直。左一右五。曰直正也。與壬相對。

丁蒙左一右六曰蒙昧也與四相對
 下閑左一右七曰閑暇也與勝相對
 下須左一右八曰須待也與遇相對
 厲左一右九曰厲危也與養相對
 成左二右一曰成就也與結相對
 沖左二右二曰沖和也與戒相對
 振左二右三曰振動也與正相對
 祈左二右四曰祈禱也與報相對
 常左二右五曰常久也與革相對
 柔左二右六曰柔弱也與堅相對
 易左二右七曰易平也與危相對
 親左二右八曰親主也與賓相對
 華左二右九曰華花也與實相對
 見左三右一曰見現也與收相對
 獲左三右二曰獲得也與訟相對
 從左三右三曰從隨也與分相對

二九

一九

交左三右四曰交。合也。與競相對。

育左三右五曰育。養也。與疾相對。

壯左三右六曰壯。強也。與弱相對。

興左三右七曰興。起也。與除相對。

欣左三右八曰欣。喜也。與懼相對。

舒左三右九曰舒。緩也。與迅相對。

比左四右一曰比。近也。與遠相對。

開左四右二曰開。闢也。與翕相對。

晉左四右三曰晉。進也。與卻相對。

公左四右四曰公。正也。與用相對。

益左四右五曰益。增也。與損相對。

章左四右六曰章。明也。與昧相對。

盈左四右七曰盈。滿也。與虛相對。

錫左四右八曰錫。資也。與戾相對。

靡左四右九曰靡。多也。與飾相對。

庶左五右一曰庶。似也。與寡相對。

三九

四九

決左五右二曰決。斷也。與疑相對。
 豫左五右三曰豫。樂也。與過相對。
 升左五右四曰升。上也。與伏相對。
 中左五右五曰中。皇極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
 伏左五右六曰伏。還也。與升相對。
 過左五右七曰過。咎也。與豫相對。
 疑左五右八曰疑。惑也。與夾相對。
 寡左五右九曰寡。少也。與庶相對。
 飾左六右一曰飾。賁也。與靡相對。
 戾左六右二曰戾。違也。與錫相對。
 虛左六右三曰虛。空也。與盈相對。
 昧左六右四曰昧。昏也。與章相對。
 損左六右五曰損。減也。與益相對。
 用左六右六曰用。口也。與公相對。
 卻左六右七曰卻。退也。與晉相對。
 翁左六右八曰翁。合也。與開相對。

五九

遠左六右九曰遠疏也與比相對 六九

迅左七右一曰迅速也與舒相對

懼左七右二曰懼憂也與欣相對

除左七右三曰除去也與興相對

弱左七右四曰弱柔也與壯相對

疾左七右五曰疾病也與育相對

競左七右六曰競爭也與交相對

分左七右七曰分判也與從相對

訟左七右八曰訟爭也與獲相對

收左七右九曰收斂也與見相對

實左八右一曰實果也與華相對

賓左八右二曰賓客也與親相對

危左八右三曰危險也與易相對

堅左八右四曰堅剛也與柔相對

革左八右五曰革變也與常相對

報左八右六曰報答也與所相對

七九

終	墮	移	固	壬	囚	勝	遇	養	結	戎	止
左九右九曰終盡也與原相對	左九右八曰墮墜也與潛相對	左九右七曰移遷也與守相對	左九右六曰固執也與信相對	左九右五曰壬佞也與直相對	左九右四曰囚困也與蒙相對	左九右三曰勝克也與閑相對	左九右二曰遇會也與須相對	左九右一曰養安也與厲相對	左八右九曰結束也與成相對	左八右八曰戎兵也與沖相對	左八右七曰止靜也與振相對
九九									八九		

範數之圖

範數八十一章



九峯家學劉李三傳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蔡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家子也。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謝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河洛探蹟等書行世。學者稱爲覺軒先生。

文肅蔡久軒先生杭

蔡杭字仲節覺軒之弟也。紹定進士主管刑工架閣文字。詔試館職。遷祕書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亟宜早定。帝善其言。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卽乞骸。不侗報輒行。落職。予祠。卒。諡文簡。以犯祖諱更諡文肅。

靈溪謹案。萬應金華志。仲節元定之孫。博通經史。達于理學。淳祐十一年。知金華郡。並踵北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請爲主教麗澤。魯齋一出而婺之禮俗興。

山長蔡靜軒先生權

蔡權字仲平九峯先生第三子也。聰明英毅。肄業于家庭。兄弟聯席。自相師友。覺軒爲續近思錄易傳集解大學衍說河洛探蹟論孟集疏等書。皆與先王參考。以至成編。以兄恩補承務郎。教授鄉閭。講明義理。獨處靜室幽軒。終日怡怡。學者稱之曰靜軒先生。參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九峯墓表。稱季子亦嗜學。授廬峯書院山長。訓誨人才云。

九峯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

劉欽字于時建安人九峯蔡氏弟子也以蔭累官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諡忠簡著尙書衍義補

何雲源先生口

何口號雲源先生劉習甫見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大器之特授以微言妙旨參上虞縣志

梓材謹案雲源柯氏學案劉習甫傳或傳寫作靈源黃晉卿北山記遊八首其一爲靈源何氏豈卽北山何氏耶姑識以俟考

劉氏家學劉李四傳

劉先生涇

劉涇忠簡子雲莊之後也其跋胡氏易學啓蒙通釋曰嘗記兒時經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先生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蔡先生父子從遊最久講四書之餘必及于易舊藏雲莊所鈔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燹之餘其存者蓋千百之什一耳一日約无咎詹君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一編見示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亟閱諦玩見其論象說理允爲明備而其所援引則雲谷當日及門之士遺言討論多在焉參經義考

梓材謹案：潛庵學案陳石堂傳云：延州劉純父聘主靈莊書院，純父蓋卽先生之字。

何氏門人

司農劉先生漢傳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戶部侍郎漢弼之弟也。時有雲源何氏者，得建安二蔡易範之學，先生往從之，求其奧旨。初，先生以祿不逮親，絕意仕進。雲源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累官至監都進奏院，陞對陳四事曰：崇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遷司農丞，守南康軍，改吉州，俱有聲。晉江西提舉時，長江失險，人心搖蕩，元兵日逼。先生捍禦要害，民恃以無恐。制書獎之，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遷兩浙運使，吏部郎，力辭不受。已而晉司農卿，奉祠閒居十一年。知宋將亡，臨終索筆書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所著有洪範與旨通鑑會評、止善集。補

九峯續傳

鄉貢劉竹坪先生實翁附子贊

劉實翁，吉水人。元貢進士。號竹坪先生。子震，字庚振。元進士，朝列大夫。知趙州。世稱蒼篔先生。竹坪蒼篔，治尙書有名。王充耘等皆出其門。元末丁亂，蒼篔舉宗奮義，日夜戰。其鄉闔門多戰死云。參解春雨集。

貞文黃存齋先生鎮成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年弱冠，卽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有司，不合。築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稱爲存齋先生。著尙書通考十卷，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文宗天歷三年，執政者薦爲江

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諡曰貞文處士。從黃氏補本錄入。

隱君陳先生師凱

陳師凱字道勇。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匯澤。撰尚書蔡傳旁通六卷。同上。

劉氏門人

同知王先生充耘

王充耘字耕野。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蔡傳。名曰讀書管見。凡二卷。外有書義主意。書義於式。各六卷。同上。

卷六十八

北溪學案表

陳淳	子集		
季氏壻 晦翁林氏門	陳沂		
延人 平白水籍	楊昭復	呂大圭	邱葵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			呂椿
氏武夷豫章 三傳	王昭	呂大圭見上楊氏門人	附師字介甫吳平甫

陳水二程四傳

蘇思恭

祖尊已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梁集

王雋

鄭思忱 見于白石門人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 並見白石門人

葉采 別見木鐘學案

邵甲

王震 並見慈湖學案

張應霖

李彝

朱右

鄭開

謝升賢

賈齋講友

王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仕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溪講友

蔡和

蘇思恭

復之學侶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王雋

並見北溪門人

鄭思忱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

北溪學案

祖望謹案。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修補甚詳。其彙具存。

朱林門人劉李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附子渠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間無原。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

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其語。號筇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槩。又編次其文爲五十卷。修。

北溪語錄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無所不極。甚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稍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又云。陳幾叟月落川處。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道流行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

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唯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缺。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

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說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而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與萬物爲一。然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於與萬物爲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都無統攝。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鬮之內。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最親切。

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別列示學者文。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鄒干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愛也。愛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於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個。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個地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蓋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以上梨洲原本。

示學者文

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蕺經典。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於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爲經世濟物。不必修德。而陷學者於功利之域。師友淵源。○補

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先後爲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靜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用功節目。

北溪文集補

仁者固能好人。能惡人。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意終較緩。好人之意終較速。祖望謹案。此乃長者之言。然君子之惡惡。本以自警。則有如仇如探湯者。北溪但就待人一邊言之耳。

忠恕難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真能憤。然後真得樂。

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而此心之於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而此心之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警之則覺。是亦未嘗無主已。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聖人與衆人動靜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人之學力可以驗矣。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已。所以信天理之必然者。而又必有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逝者如斯。楊氏有不逝之說。亦猶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周公請命。成王出郊。耿恭拜井。庾黔婁祈北辰。與王祥姜詩等事。只爲天地間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心又爲之主。隨其所屬。小大但精誠所注。理強而氣充。自然有相感通。有若血脈之相關者。然人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無不應者。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非其常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觀其所難必。

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於天理。蓋其質美而未學。所云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爲病。未能去之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於冥冥之間。正如瘡疾寒熱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猶在隱而未全退。蓋形氣尙爲主。天理尙爲客也。

一日克己復禮。當是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說。未爲徑快疏略。而在顏子剛勇手段。一日亦真足承當。若在學者工夫未會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說。安能頓然徹底淨盡。

曾點只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斲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於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於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環之所存。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回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

子路行處篤於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灑然底意。如與狐貉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暴來者待之以遜。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待之以恭。以上四目。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參觀互考。魂中有魄。魄中有魂。無所不存。凡日用之所奮厲。震作通暢和樂。施爲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志者。魄之屬也。魂充魄聚。則心力強。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於氣感。則得魂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既

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而純一湛靜。則魄主之。男則魂統魄。女則魄統魂。稟重厚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魂魄說。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此所以生之始也。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而其存也順。則其死也安。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人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者可復申。與造化消息闔闢之理。殊不相合。且天堂地獄。明證昭昭。是天地間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福可以禱而得。罪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爲私意之甚。觀此。雖愚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見此爲見性。悟此爲悟道。其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見於心。如秋月碧酒之潔者。遂以爲造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歆慕。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所爲江漢。

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清潔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必欲絕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個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內。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內者。亦非正謂此也。以上似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緊爲最要。雜著。

流俗舉子。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西銘等文字。非可驟與之語。而強聒之也。答李公晦。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嘗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循用功。以副之。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真。須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卽便在其中矣。

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略見大意。是非非。須如好色惡臭。雖然不可移易。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得到孟子居安地位。始有牢固得力處。方可保成個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希半閒半界。茫然不定。平居未

接物時猶未見做病。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可羨可嗜可駭可懾。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墮於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豈不可畏。

吾子所學。只欲博物洽聞。不欲爲志道據德工夫。殊不入顏曾路來。古人謂切問而近思。又曰審問之。謹思之。今吾子不切不審而雜乎其問。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都一滾來。是乃博問而遠思。殊非朴實頭地。

讀聖賢書。不必過用心求玄妙。於杳冥昏默之表。特於人事日用間。以其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太極卷子各隨段訂正。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苦勞心過求。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靜。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特恐復墮於莊列之途而不自知。

制度名數。無非理義所寓。輕重疏密之間。可見古人纖悉處。厭而置之。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乎。

所謂別尋一個光輝底物。爲收藏之說。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腹隱疾。以警學者。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坐此病。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於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溪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六經語孟。何嘗有一懸虛之說。以上答陳伯漢。

近思錄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蘊。最爲難看。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且放緩亦無妨。第二卷至第五。皆切身用功處。最宜熟究。第十三卷辨異端之說。十四明聖傳之統。參考詳玩。俟有得焉。然後可以次第釋矣。通書簡奧。未可驟讀。史學亦且放緩。俟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能真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資異時盛大之用。答林司戶。

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徑。於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於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答蘇德甫。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得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祛其流弊。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衆。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陸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與姚安道。

承喻及臨利害得喪。輒覺氣慄心動。爲身大患。自非切己用功。何以及此。然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於中不能無所疑。所養之氣。餒而不充。則於中不能無所懼。疑與懼交。戰心烏乎而不動。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欲養氣之充者。在乎集義之功。雖臨大變。當大任。應之無不從容矣。與鄒行之。

此一種門戶。全用禪家宗旨祖述。那作用是性一說。將孟子所闢告子生之謂性底意。重喚起來。指氣爲理。指人心爲道心。謂此物光輝燦爛。至靈至聖。天生完具。瀰滿世界。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都是此一物而異名。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內。矜持者。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只是要保護那光輝燦爛。不死不滅底物事。是乃私意利心之尤。其狀甚有似於存養。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所主在此。故將下學工夫。盡掃合下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立。接引後進。亦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行。其徒一二老輩。間有踐履好處者。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乃出於生質之篤厚。而然。亦只是與道暗合。案之實不相符。以上答鄭節夫。

祖望謹案此數語太過。

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絕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臥則精神莽蕩。行動則勞形搖精。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遊心於沖漠。以通仙靈。爲長生計。佛家以睡臥則心靈顛倒。行動則心靈走失。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空百念。絕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識使不至於迷錯個輪回超生之路。此其所主。皆欲利之私。且違陰陽之經。拂人理之常。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若聖賢之所謂靜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斂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源。而爲酬酢之地。不欲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人靜坐爲善學。然亦未嘗終日偏靠於此。無事則靜坐。有事則應接。故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若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只終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之說。在初學者。理未明。識未精。終日兀坐。是乃槁木死灰。其將何用。

心不能無思。所思出於正，乃天理之形。思其所不當思，則爲坐馳。今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覺悟。寧有是理。以上答西蜀史杜諱友。

所喻病痛，有喜善嫉惡之心太勝，而包荒之量未洪，勇往直前之力有餘，而詳緩之意不足，卻是氣稟之偏。惟至於理義窮格，昭明氣質磨礪純粹，自無不各中其節矣。如一以包荒爲量，而其理不明，則混而無別，有妨乎智。一以詳緩爲意，而其理不明，則懦而無主，有害乎義。又不可以一定拘也。答陳途父。

梓材證案謝山所錄北溪文集六十條，今別列示學者文一條，又一條爲張應靈李彞立傳於後。一條附錄鄭聞傳後，又移入晦翁學案五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象山學案五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嶽麓諸儒二條，移入慈湖學案四條，移入槐堂諸儒三條，又一條分爲喻可中顧平甫立傳，又案謝山序錄言先生衛師門甚力，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自可合諸條而互見之也。

北溪講友

陳復之先生易

陳易字復之，永春人。從朱文公學。文公嘗稱先生及北溪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同郡蔡白石累貽書請質。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料院楊先生仕訓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復之學侶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蔡和字廷傑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質之。居白石村。喪祭酌古今禮。鄉閭化之。真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於東湖。延先生爲堂長。會易鎮不果。號蔡白石。北溪門人劉李三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陳沂字伯澡。一字貫齋。仙遊人。光祖之子。北溪陳氏弟子也。北溪稱其天姿粹澹。用功懇切。蓋高弟云。雲濠案北溪集與先生書三卷。答問二十篇。官至新州推官。所著有讀易記。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庶幾別爲先生一傳。云篤志業陽之學。以父命從北溪遊。而又徧參當世名儒。碩士。嘗名其書室曰貫齋。北溪爲之記。又云著大學論語稅讀易記等書。仙遊縣志言先生徧參劉煥。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北溪其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爲嫡嗣云。

楊先生昭復

楊昭復。雲濠案先生姓一作王。一作黃。疑莫能定。閩人。師北溪。得朱子之傳。其門人曰呂大圭。補

王潛軒先生昭

王昭。號潛軒。北溪弟子。爲鄉先生。呂圭叔少嗜學。師事焉。參通志堂經解序。

梓材謹案先生與楊先生昭復並師北溪。其以楊昭復爲王昭復。蓋因同名昭。且同爲呂氏師。而誤爲一人也。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祖尊下。

蘇思恭字欽甫。靈濠。案謝山劄記云。字德甫。晉江人。祖尊已以學行著。先生嘉定中登第。從陳北溪。蔡白石遊。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然後言。除興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爲變。陳宓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集。曲江志。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必昌字景文。靈濠。案景文一作京父。晉江人。從北溪學。又切磋於陳宓。潘柄二賢。有大學中庸講義。嘉定中登第。判循州。補

黃先生以翼

黃以翼字宗台。泉州人。北溪陳氏弟子也。兼師蔡白石。析理精詣。暮年學益博。所著有易說禮說。補

卓先生琮

卓琮字廷瑞。永春人。嗜學堅苦。能暢北溪所授之旨。

梁先生集

梁集字伯翔。

梓材謹案。陳復齋志。北溪墓云。北溪卒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謁志。是先生爲北溪門人之證。又案北溪集有答梁伯翔三書。

王先生雋

王雋北溪學生北溪卒爲文奠之參北溪文集附錄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先生思永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並見白石門人

祕監葉平嚴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邵願齋先生甲

王先生震並見慈湖學案

張先生應霆

李先生舜

張應霆李舜嚴州人並學於北溪北溪與鄭行之書云此間學者皆江西之流惟得張應霆一人志趣未雜一心樂聽講論爲可望近又得李舜有志舍舊從新爲可嘉補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與鄭寺丞書作李舜舜與鄭行之書作李發與舜字相似蓋傳寫之譌作舜者是也

朱先生右

朱右字仁仲嚴州人也補

雲溪謠案謝山學案割記有是條。北溪爲朱仁仲字說有云。嘉定丁丑秋。過嚴陵。爲鄭使留在學講。說學徒朱君右者。甚拳拳於聽受。深有所啓發。每自恨親炙之爲晚云。

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替。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地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

白石門人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先生以翼

卓先生琮

王先生雋並見北溪門人。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思忱字景千。安溪人。嘗從蔡白石遊。雲濠案圖書先生授尚書於西溪。李季辨解折精詣。生徒營百數。嘉定中登第。爲新興令。除遺利錢三百萬。知崇安縣。復均惠倉。以私糶而錢市糶實之。左遷浦城丞。真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於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辟浙東帥府參議官。雷變。上封事。言士溺菑。宜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暴郵。貧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院。參姓謚。

鄭先生思永

鄭思永字景修。安溪人。好學篤行。蔡白石愛其樸粹。妻以女。俾從學終身。著易說。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合傳

王次傳江與權與鄧思忱鄧思永蘇思恭卓琮王雋黃以翼黃必昌皆白石門人補

雲濠叢案泉州府志於蔡白石傳云一時如鄧思忱思永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雋黃以翼江與權黃必昌皆從北溪學是諸先生並兼從陳蔡者也。

楊氏門人劉李四傳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呂大圭字圭叔南安人雲濠案一本作同安人居樸鄉因以爲號楊昭復弟子也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世號溫陵截派登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至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率知州田子眞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其說易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史剝作一論之類

王氏門人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見上楊氏門人

呂氏門人劉李五傳

隱君邱鈞磯先生葵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邱葵字吉甫同安人有志朱子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而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沒不應科舉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鈞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

四書日講補

周禮補亡自序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樾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蔡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

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缺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辯，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邱氏門人劉李六傳

呂先生椿

宋元學案 十七 北溪學案

呂椿字子壽晉江人從邱吉甫學著尚書直解春秋精義從呂氏補本錄入

一百四

宋元學案

卷六十九

滄洲諸儒學案表

李燾	子舉	孫鏞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趙范	
	趙葵	子潛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宋斌	見上晦翁門人
	許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張洽	子櫛	
	子榿	
	子榿	
廖德明	鄒應博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李方子	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葉采	陳天澤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李文子				
徐僑	王世傑	石一鰲	子定子	
			陳取青	樵
			黃潛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
				戴良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基
				劉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蔣允升
				高明

									附弟誠
								李直方	李孝謙
								應翁同調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胡澆	見上
								李思齊	應翁家學
								徐黼	
								胡太和	
								陳士允	
			朱元龍						
			葉由庚						
			朱中						
			劉燾						
		子屋							
		孫欽							
		別見九峯學案							
		從孫							
		應季							
		熊慶胄							

劉炳	陳沂	熊禾	劉剛中	董銖	曹彥純	詹體仁	林夔孫	劉南甫	從子 由聖
	別見北溪學案	胡一桂		見上晦翁門人		眞德秀	江萬里		
		並希泌講友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父煜		
							陳偉器		
							趙介如		
							汪華		
							別見雙峯學案		
									燕公楠

		古心學侶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傅伯成	子	子壘		
		子康		
黃灝				
度正		趙彙緯		
任希夷				
宋斌				
黃營				
陳孔碩	子	子韓	別見水心學案	
祖禮 父衡				
陳孔夙				
吳仁傑				
陳守				
陳定				

陳宓	黃績	見下瓜山門人
程端蒙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銖	從子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琮	
	程正則	並見介軒學案
王過		
程琪		
晏淵	陽枋	
	陽岳	子恪
		史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韓居仁
方士繇	子丕父	別見勉齋學案
竇從周		
竇澄	衛炳	

湯泳	衛翼
劉勰	
李蒼壽	
趙繪	
林湜	
父師中	
應純之	
應謙之	
應茂之	
沈侗	
張宗說	江瓊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李如圭	
郭磊卿	
趙汝談	

潘植		
潘柄	黃績	子仲元
	蘇國台	鄭獻翁
滕璘	趙雷	子順孫
滕琪	子鈴	黃智孫 陳櫟
		倪士毅
		朱升
		程存
		葉大有
		吳彬
	陳源長	程顯道
	草窗同調	子櫟見上草窗門人
胡泳	黃輔	別見勉齋學案

		李仁屋
曾三聘		
章康	胡淳	
陳駿	子成父	
歐陽謙之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饒敏學		
孫調		
李閔祖		
李相祖		
李壯祖		
王遇		
父羽儀		
楊楫		
楊方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十八 涪洲諸儒學案

楊復	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李唐咨	陳思謙	
林易簡		
石洪慶		
施允壽		
趙師淵		
趙師夏		
楊至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余大雅		
游傲		
鄭可學		
許升		
劉炎	王侃	
	王倬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士毅	劉鏡	李東	方壬	方禾	方大壯	上官謐	傅誠	黃寅	梁瑛	馮允中	呂勝己	楊仕訓	葉武子

俞聞中	
吳英	
黃孝恭	
邱珏	
饒幹	
楊履正	
孫枝	子起子
	子願質
	孫壽
周謨	
余宋傑	
李輝	
劉黃	
李杞	
李雄	

宋之潤	宋之汪	潘友恭	杜旂	杜旂	鄭昭先	范念德	劉孟容	黎貴臣	林學蒙	徐寓	蔡念成	江默	戴蒙

程永奇	
李季札	
林至	
嚴世文	
楊與立	
楊驥	
楊道夫	
徐昭然	
姜大中	
潘時舉	陳紹大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必大	
劉砥	子子玠 別見勉齋學案
劉礪	
王力行	

萬人傑	
黃義剛	
黃義勇	
葉湜	子采 見上果齋門人
孫自任	
孫自新	
孫自修	
張顯父	
方誼	
陳文蔚	徐元杰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吳昶	
曾祖道	
甘節	
吳壽昌	

曹建	
詹淵	
符欽	
童伯羽	
裴蓋卿	
李宗思	
黃學景	
黃幹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廖晉卿	
李伯誠	
李周翰	
劉定夫	
賀善	

並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謠	氏武夷豫章	三傳	涑水二程四	邱富國	張諒	張復
							晦翁再傳	張貢	鄭儀孫

滄洲諸儒學案上

祖望謹案朱門授受徧於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梓材案晦翁學源自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鐘南湖九峯北溪諸學案而外謝山序錄並歸滄洲諸儒學案兩卷今則門人入是卷再傳以下入下卷。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附子舉 孫鏗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

而名其齋以自傲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文公沒。率同門會葬。時學禁方嚴。不爲少忱。九江守以遺逸薦。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先生謂寇獨非民邪。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諭順逆禍福。寇皆帖服。修贛江堤。旱澇有備。洪洲皆爲沃壤。時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漕司欲視民稅產物力。各令藏之。官爲封識。則價可增。先生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又劄爭之。漕司卽弛禁。薦改通判潭州。真文忠德秀爲長沙帥。二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月歸。適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歎曰。三綱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宮。先生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先生爲海內第一。九江蔡念成稱先生心事。如秋月。年七十卒。贈直華文閣。諡文定。錄其子舉補下州文學。孫鑣亦登第。方明父暹饒伯與魯趙忠靖葵。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黃李。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附子璠 禮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少穎異。從文公學。博極羣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時行社倉法。請於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弊甚。先生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南鄒寇作亂。雲濠案。鄒寇史傳作鄒寇。與縣接壤。民大恐。先生單車往。延見隅宮。詢利害。犒之。寇竟不至。薦通判池州。數請祠。時袁甫

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先生爲長。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度正葉味道。曰：張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有旨。除寶章閣。先生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讀通鑑長編事略子櫟。權賜同進士出身。

梓材謹案：先生謚文憲。見金山告王魯齋先生謚文。先生曾孫庭堅序先生春秋三書亦云。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順昌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文公之門。乾道五年進士。歷知莆田。縣。通判潮州。知潯州。除廣西提點刑獄。移江西廣東。復以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略。進直煥章閣。除吏部左選郎官。尋奉祠卒。先生初除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南粵。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學禁方嚴。先生確守師說。不爲時論所變。所著有文公語錄。春秋會要。槎溪集。行世。
修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知州李耘叟先生文子合傳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文公謂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

謁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西山守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宮僚。或曰：「此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既歸，學者畢集。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起家通判辰州卒。其卒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禮部尙書牟子才，其門人也。靈源案：一本云：先生所著有傳道精語等書行世。真西山袁蒙齋嘗進其禹貢解授朝奉郎弟文字。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闔潼州。亦從文公學。爲學者宗仰。修。

梓材謹案：公謹號耘叟，真西山題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言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云。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潔書曰：李公晦質輒弱，以騎牆爲便。講學務騎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騎牆，而不必誅賞之太明。與人交務騎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線路，不知其病痛不少也。補。

又曰：世儒竊禪師之緒餘，以爲別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固當磨之門牆之外。凡吾徒之略於事而忽於聞性與天道者，亦不可不戒。李公晦門下樂與緇黃來往，而又好觀楞嚴經解，恐其不破，未能脫此圈檻也。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神

獨知之乎。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補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呂東萊門人葉氏邦。登淳熙進士。調上饒縣簿。復登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以毅名齋。嘗言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由祕書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迂史彌遠劾罷。端平初。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剖析理愆。分別黑白。帝數慰諭之。願見其衣履。敝垢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以金帛。固辭。先生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謁閹宦。蠹國膏肓。執政大臣。戕時蝨賊。比之於臣。未爲貧也。帝爲之感動。經筵侍講。復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先生論宜館之於外。迂時相意。丐休。遷工部侍郎。奉內祠兼侍讀。以疾申前請。改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卒諡文清。同邑葉由庚朱中皆門人也。

雲濠謹案。梨洲學案原本歸文清弟子朱先生元龍於東萊學案。謝山序錄於麗澤諸儒學案。云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亦兼指文清所傳學派而言。顧文清卒業於晦翁。爲朱門高弟。敦傳而後。如黃文獻諸先生。多稔朱學。則文清學派宜入滄洲諸儒學案。爲是矣。

文簡劉雲莊先生始

劉煊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俱受學朱文公。呂成公之門。登乾道進士。調山陽簿。轉饒州錄事參軍。遷遷

城令改知閩縣。僞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父憂服闋。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擢提舉廣東常平。遷湘西提點刑獄。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某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也。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太學。俄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接伴金使於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理。約項畝以授田。列溝洫以儲水。具田器。貸種糧。使相保護。使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非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修注官。權兵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兼太子左諭德。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試刑工二部。奏乞絕金歲幣。罷遣賀正使。建制置使於歷陽。以援兩淮。進權工部尙書。封子爵兼太子右庶子。卒。贈光祿大夫。賜諡文簡。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等集。梓材謹案。先生爲籍溪高弟。恆軒先主愨之子。真西山爲先生神道碑云。公在家庭。耳濡目染。府君授以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爲學矣。晦庵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磋講貫者數十年。視他從遊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獨深。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又云。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

侍郎劉陸堂先生炳

劉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文簡。燿從文公遊。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著有四書問目。參圖書。

雲漆謹案。先生號陸堂。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建人劉氏兄弟同預薦達。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是先生兄弟並及呂門之證。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揚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遊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於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勉齋爲友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薦於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漢陽簿調蘭溪丞文公子侍郎在爲狀其行邑士大夫舉祀鄉賢有師友問答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四溪奇語若干卷

師友問答

剛中問先生曰義利之辨爲吾儒第一關頭學者講求有素所見非不分明及處事卻又模糊何也先生曰祇緣見不分明耳若分明如薰蕕觸鼻卽聞旨否入口卽覺曰然則嚮所見爲義者非義見爲利者非利乎曰此又何嘗不是只見其大略曰此是義此是利究竟幾微分際尙未甚黑白剛中曰幾微分際何在先生曰在公私間以公心出之利亦是義以私心出之義亦是利剛中曰若是公私在心義利在事心不應事事不應心奈何先生曰大學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真行之力不待處分其事一動念早自義利判然至若舍利取義已屬事後應迹剛中心喜稱快而退

問爲學工夫須是有起端處人心之五常猶天運之五行迭相爲明循環無端初學復性從那一端下手先生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恁地欲爲仁便認真有個仁欲爲義便認真有個義欲爲禮便認真有個禮欲爲信便認真有個信因物索照審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於所往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洋向若。無有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其門而入。將俛俛乎其何之。

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可行事。與先生曰。固也。然學卽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論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學。果於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用云爲。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說玄之謂道。鉤深索隱之謂學哉。

問大學八工夫。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敢請物恁底物。先生曰。此說程伊川言之甚善。所謂格物者。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當前物理。反不能靡所遺矣。

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靜。致知則理明。心靜理明。知以涵養而益深沈。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說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剛中每見善人。縱極愛敬。不過當面則然。見不善人。雖其人久不在。猶作十日惡。自知性情之偏。不知何以克治。使嫉惡之嚴。移而之好善之篤。先生曰。人心本自有善。故投之以善。則順。人心本自無惡。故投之以惡。則逆。順受易忘。逆受難制。其勢然也。要惟是爾學問工夫未到。率其本然。未免過於忿激。若能以沖

和者養成氣質，漸漸消融結習，自然寬厚平夷，好善惡惡，各適如其分量而止，而偏私悉化，德器亦自此深醇。

問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二說各願聞其大概。先生曰：屏思慮，絕紛擾，靜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靜以虛，致敬以實，然此中皆有誠實工夫，豈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靜則禮先樂後，程子敬則自然和樂，和樂禮樂，非爾所及，但時時收斂，將身心攝入靜敬中，正心誠意，久之自有進步處。

剛中出思，尊聞行知，奈一日之間，聞而知之者分數多，尊而行之者分數少，因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直是學不得底。先生曰：天下事理，有爲吾所合，知合行者，聞斯行，諸可也。如此事知其當如此行，值事不我屬，如何拏定要行？若遇行事時，苦於窒礙，則又不可無知妄作，或商以師友，或證以古今，又何嘗不是尊所聞行所知。

敬告先生，某向年於衆情酬酢之地，口雖不言，私下一一對勘，常覺得自家儘有好處，別人儘有不好處，今雖漸減，亦時或微微有此意思。先生厲聲曰：是慝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說自家儘有好處？剛中慙然爲問曰：先生何以教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歟？

問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不敏讀書時，亦嘗掩卷沈吟，慕慕愛悅其人，時時髣髴欲得見古人情狀，究不我與，何也？先生莞爾而笑曰：所謂想見者，想見其爲人，非想見其人也。我不在古人地位，亦不能到古人地位，要其所以爲人處，皆可師法，從容久坐，如對古人，須從古人行事上著意彈琴，見文王十日得進寶實地，有神相契合，奈何虛空摹擬，將千年已朽之骨，作桺椹佛像觀邪？

問太極極字不訓中。當作何解。先生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諸樞極根極之義。今天樞天根號北極。義可通也。太極者陰陽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蓋極也而太矣。

問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種穀。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先生曰。豈惟穀種。凡果實核內。其中心皆曰仁。

問醫家謂手足痺痿曰不仁。其形象不與穀種果核反對。先生曰。仁是性之生發流通者。穀種果核能生發也。手足痺痿不流通也。

問聖人垂訓教人。務須委備詳盡。先生獨不喜人繁瑣。豈謂語言文字太多。必至纏繞支離。先生曰。辭達而已矣。卽不纏繞支離。苟不達。累千萬句。奚爲程夫子亦謂立言宜蘊藉含蓄。毋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梓材謹案學案原本所錄師友問答二十三條。今移爲附錄者二條。又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樞
渠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附錄

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語先生曰。子來從吾遊也。誰使之。先生避席前跪曰。曾王父河南開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開封府尹。南渡力阻講和不得。每恨不能雪恥報仇。歸隱墨田雲峯山下。易簣。屬後人曰。閩自楊龜山倡道東南。進而益上。超羣儒而集大成。其在朱韋齋公子沈郎乎。爾輩可往就學。先生爲誦府君述懷詩曰。撫心有恨辜君國。學道無成愧子孫。晦翁嗟歎不已。

李方子黃直卿與先生侍。晦翁左顧右盼已而徐徐語。先生曰。爾輩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驚惶。只

當做日用飲食。人生本應如此。元初離不得有事勿正。略著一形象。生一計較。不急遽。卽惰慢。忘助兩病。徵一時俱到矣。

錄參程允夫先生洵

程洵字允夫。婺源人。晦庵內弟。就學於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參道命錄。

文簡曹昌谷先生彥約

曹先生彥純合傳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初事朱子於白鹿書院。又十四年。復見於嶽麓書院。淳熙進士。累遷知澧州。未上。以京湖宣撫薛叔似辟主管機宜。勉齋黃文肅公歎曰。是偉人也。薛能得之。良不易。惜未能用之耳。攝守澧陽。金人大入。聚陽信陽被兵。而襄陽將帥內自相戕。先生絕江見薛。勉以持重。求土豪得許嵩。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而党仲昇將宣撫軍屯城中。金人圍安陸。游騎至漢川。觀受方略。結漁戶守南河。金人至。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大軍繼進。連戰北。復追擊之。時漢陽羣盜亦乘間起。及金人遁。捕盜盡平之。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宇文紹節爲宣撫。先生言不築棗陽。不足以守隨。守隨所以守德安。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所以守黃。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所以守光化。又言荆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

統制宜在江陵。嘉定元年，詔求言。先生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也。尋提舉湖北常平兼權知鄂州，改提刑，已而以爲雲南運判。先是開禧三年，桂陽有盜，吏不以實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絕，盜窟其間。江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踐南吉，西逼郴衡，南蹂韶石，北抵攸環，數千里患之。明廷調江鄂軍捕之，不得要領，而江西專務招安，詭降覆出，朝廷患之。會賊破安仁茶陵桂陽，進迫長沙之攸縣，中朝復下江西招安之令。先生持之不可，曰：是犯衆怒，損國威，詔以直祕閣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之諸長曰羅世傳、李孟、李元礪、李新李如松、胡友睦，而羅世傳尤黠。官軍擊破新降如松，遂復桂陽。孟一復至，以有備引去。攻樂平，官軍復擊破之，遁入寨，遂圍之。元礪來援，世傳密請圖之以自效。先生許之。世傳竟禽元礪，明年破孟一。餘黨漸平，而世傳恃功索賂無厭，不肯出峒。池州牧許俊駐吉之龍泉，頗結世傳，許以承襲。世傳乃以元礪獻江西右司胡渠主之，請用世傳盡主諸峒，悉撤兩路戍兵。先生固爭，乃以羅九遷者爲間，令友睦圖而殺之。世傳死，而諸峒服。江西來爭功，先生不之校也。尋上善後事宜，進直龍圖閣。五年，以吏部郎召。先是宰相之弟守潭，兄子守吉盜熾，且及二郡，故亟以先生與王公居安代之。盜平，宰相以爲媿，且妒之。乃以右正言鄭昭先疏，寢召命罷免。昭先亦嘗學於朱子者也。先生徑歸，卜居南康，罕至城市。或謂宰相曰：人言曹長沙與人爭功，二年來無一字致廟堂，此豈競進者。八年，除利州運判。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

奏議理財者詆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儀陳之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馭以維繫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猝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以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爲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一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靡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其後制閩。雖暫徙利州。而兵賦異掌。卒莫能合。先生以病乞歸。次年拜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未幾。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朝論思前言。以戶部侍郎召。尋以寶謨閣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乞赴闕奏事。不報。移書廟堂請對。又不允。蓋有憚其來者。先生遂奏辭。改知福州。先生謂辭制置而受待制於義未安。又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又辭。乃奉祠。已而復待制。寶慶元年。以兵部侍郎召。入對。首勸講正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年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奏對者。願倚忠直如蒼龜。去邪佞如蝥賊。其有阻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未言。

宜敕邊吏愛民。已而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侍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而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文帝封淮南之二子。本朝太宗之所已行也。今若法之。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精史學。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又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仍兼侍讀。嘗因進讀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鄴舒。知伯。盆成括。皆以才稱。卒於敗事。其實本非才也。鶴山魏文靖公同在從班。聞而歎服。次年。遷兵部尚書。力辭。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獻唐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座右。且言下情猶未通。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縣橫斂無可疑者。時相恨之。又言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尋以病辭。常德之行。奉祠得歸。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簡。所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先生之在朱門。勉齋稱爲豪傑之士。蓋論學統。以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略。有以自見。以先生爲第一。兄彥純。亦學於朱子之門。修

龍圖詹元善先生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第。爲晉江丞。宰相梁克家薦於朝。入爲太常博士。攝金部郎官。光

宗卽位。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之恩。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絕斷。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潰。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然。何其和說而條暢也。時上久不過重華宮。故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聖意。後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開禧二年卒。先生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悉根諸理。周益公必大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名士。先生與焉。郡人真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蒞民之法。先生以盡心平心告之。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當世服其確論。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有云。詹元善所著有象數總義詹司農集。

梓材謹案先生亦爲劉屏山門人。考宋史先生本傳言先生父愷與胡宏劉子翬遊。則屏山固其父執也。

詹元善語補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雲濠謹案先生遺集載此語。續云。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縣尉林蒙谷先生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文公遊。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著有中庸章句。參圖書。

雲濠謹案福州府志載先生著。又有書本義蒙谷集。蓋先生號蒙谷。見萬姓統譜。

忠簡傅竹隱先生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晉江人忠肅公察之孫直祕閣自得之子也少從文公學隆興初與兄伯壽同登第慶元間爲太府寺丞力言呂祖儉不當貶朱熹不可目以僞學又言朋黨之弊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出知漳州一以律己愛民爲本推文公遺意行之召除工部侍郎火災陳三事曰失人心曰墜軍政曰啓邊釁朝議欲納金人之畔降者先生言不宜輕棄信誓中丞鄧友龍劾罷之嘉定更化召對面論前日失之戰今日失之和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暇日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史彌遠密諭以當其政使有所彈劾先生曰豈可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改權吏部侍郎俄補郡八年召不至理宗卽位加寶謨閣直學士予祠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尋召除寶文閣學士奉內祠胡夢昱坐論濟王寃狀貶抗疏力論不報加龍圖閣學士先生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奸邪聲色俱厲嘗募尸諫疾革疏草亟命繕寫朝服而逝端平中謚忠簡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修

登深謹案先生年八十四卒著有竹隱居士集三十卷奏議十卷遺志六卷見泉州府志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薦除登聞鼓院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寇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閎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奏乞併開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削兩秩而從其獨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

東提點刑獄。皆不赴。卒。先生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文公守南康。執弟子禮。文公沒。黨禁方厲。先生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修。

侍郎度性善先生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室。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於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靈澤案一本云其先眉州人。祖賢臣。始居邵武。第進士。調浦城簿。從文公學。文公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爲太常簿。奏乞編次紹興以來禮書。從之。累遷禮部尚書。奏周敦頤及二程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諡。其後周諡元。程諡純。諡正。皆先生發之。權參知政事。時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諡宣獻。修。

布衣宋先生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勉齋李宏齋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趙清敏與權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卒葬西湖上。歲一祭之。則其賢可知矣。

知州黃復齋先生齋

黃齋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文公遊舉太學進士歷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後知台州上蔡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落先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卒著有復齋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祖禧 父衡

陳先生孔夙合傳

陳孔碩字簡仲侯官人祖禧父衡皆爲晦翁所稱許先生少卽以聖賢自期旣從南軒東萊學後偕其兄孔夙事晦翁著中庸大學解北山集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官祕閣修撰子譱從葉水心遊

國錄吳蠢隱先生仁傑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蠢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於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有古周易洪範辯圖漢書刊誤補遺等書

將作陳先生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丞相俊卿嘗館朱子於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常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特稱晚爲將作監卒參道南源委

承奉陳先生定

陳定字師德莆田人承相信安公俊卿第三子奏授右承奉郎年十三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

子之文。以信安命。請業於晦庵。年二十五卒。參朱子文集。

直閣陳復齋先生志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之第四子也。少從其兄守定。同遊文公之門。長從黃勉齋幹。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謂朱屬陽。墨屬陰。以蔭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陸宗院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上言三事。一宮闈儀範未正。二朝廷權柄分奪。三政令刑賞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九。令流民羣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南劍州。復大旱。蠲宿逋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做白鹿洞規。無何。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禧觀。卒。自言居官期如顏真卿。居家期如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鈔續通鑑綱目。唐史贅疣諸書。

雲濼謹案一本云。先生與黃直齋李敬子同入廬山。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文公舊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於其中。又築滄洲草堂。與諸生講學。直齋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貫之及先生三人而已。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人。師江先生介。雲濼案江先生見龜山學案。已而受業於文公。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對策不合。罷歸。

百家謹案新安爲朱子之學者不乏人。而以程蒙齋爲首。蒙齋之後。山屋以節著。雙湖以經術顯。其後文獻蒸蒸矣。

性理字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於心。是之謂德。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已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口鼻。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誼。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於長。以會於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致。

附錄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

縣尉董槃澗先生錄

董銖字叔重稱槃澗先生德與人學於朱子登嘉定進士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黃勉齋誌其墓雲琛案江西通志先生所著有性理注解易法從子夢程傳其學

梓材謹案程董二先生爲介軒所自出原底冠介軒卷特介軒學案當斷自介軒故二先生及王拙齋並入是卷

程董二先生學則補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誼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杖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

必正心肅容。以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

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敬傾。

几席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局鑰。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附錄

朱子跋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是書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王拙齋先生過

王過。字幼觀。德興人也。從學朱子。德興學宮三賢祠。槃澗第一。程次之。其一卽先生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與程董稱三先生。

程柳湖先生

程琰。字仲璧。蒙齋先生之從曾孫也。亦登文公之門。著有易說。

雲濠謹案先生號柳湖。

晏蓮塘先生澗

晏澗。字亞夫。號蓮塘。涪陵人。西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業文公。所著有孟子註。今佚。門人陽枋陽臣。

方遠庵先生士繇

方士繇。字伯馨。莆田人。父豐之。仕至監豐國鎮。朱子稱其詩豪壯。先生少孤。依母邵武呂氏。已而徙居崇安。從朱子遊。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嘗累試場屋。不利。棄舉子業。專以講學授徒。爲事六經皆通。尤長於易。

紹熙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先生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爲學者禍未幾僞禁果作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朱子教人讀集註爲未然其憂深思遠類此所爲詩尤溫潤有遠庵集

祖望謹案方伯蒼一名伯休移居依文公於建陽文公與黃勉齋手書曰伯蒼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深寧目爲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云

竇先生從周

竇先生澄合傳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也生長田里衣食自給其爲人醇朴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五十從游默齋學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卽裹糧從之其弟澄字叔清負笈以隨漫塘劉文清公嘗稱之曰竇君求道之切世所罕見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於渠陽可以比之漫塘之初志於學源流頗自文卿兄弟其後始從默齋而京口一帶向未嘗宗朱張之學導山導水實自文卿而漫塘大之嘗有盜入其居睥睨久之無所得旣而始悟其爲先生之居也相與謂曰無驚此公卽去朱子聞之笑曰此所謂疊貂可行者也先生之弟子曰衛炳補

庶官湯靜一先生泳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也稱靜一先生江淮制置使東野之孫潤州學者自竇氏兄弟從朱子遊繼之者爲先生始仕官未上而卒漫塘以前輩嚴事之其弟子曰衛翼補

劉靜春先生劄

劉劄字季文。一字靜春。廬陵人。學於朱子之門。真西山雅重之。嘗謂人曰。吾輩所言。皆是皮膚。惟靜春能道其骨髓。若靜坐山中十年。庶幾敢望靜春耳。然先生晚年頗不滿其師。中庸章句之說。以是與西山多不合。其論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於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或者謂必兼人物而言之。似也。而差也。古先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是乃兼人物而言之。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性。亦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矣。因著爲就正錄。西山力與之爭。先生終不以爲然。每見必力持其說。西山引觴解之曰。生平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補

梓材註案。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聲伯。樂清人。知慶元時。請建慈湖書院。見宋史。又案。清江劉子澄。居廬陵。號靜春。是廬陵劉氏有兩靜春也。

知州李先生著壽

李著壽。字南公。江陵人也。累官知達州。先生嘗學於朱子。又嘗學於陸子。其通判沔州時。金人正闖蜀。沔守帥師出。乃攝州事。流民數十萬。滿野抄掠。截借西河所運帑緡以給之。斥關候。增棧道。收潰散。次年會師。球大安。制府檄之。巴州招降。巴山盜權興等。出知隆慶府。知蓬州。皆有聲。以言者罷。及起家守達。尤崇

教化。初先生之嫡母無子。撫之爲子。而生母王氏被出。先生不知也。嫡母卒。其父告之。先生奔走四方。以求之。得之襄陽之雁汊。迎歸侍養二十餘年。人以爲難。補

安撫趙時齋先生繪

趙繪字君任。忠簡公鼎曾孫也。五歲誦書。入目不忘。年十九。從朱子於富沙。趙忠定公汝愚以忠簡故。召先生兄弟語。曰。遠器也。白上。以忠簡恩。用之爲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宣撫使吳獵上其功。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大性委之先生。至則果騷動。推誠諭之。竟帖然。而議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與等數人。後皆爲名將。改知益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陽軍。金人入寇。先生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士。拔襄海於囚。拔董思明於野。授以帥。兵薄城下。擐胄登堞。矢石雨發。金人知有備。拔柵以火攻。先生遣康孝先帥死士潛出。抵金人帳。斃其酋。注首槩上。金人棄攻具走。俄而復至。先生固守。調諸軍。列柵淮壩。間出游騎以誘之。一日。乘勝逐金人。大潰。俘獲無算。盡以隸軍。次年。諜知金人又治兵。先生豫定諸軍之出戰者。巡徼者。列柵而守者。并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至。及其未定。急擊之。斬馘多。金人以二萬人環城。以萬人阻東諸山。而陳。先生親督戰。軍士一當十。金人敗走。又明年。浮光棗陽被圍。光山破。先生曰。是吾唇齒也。光守乞師。先生遣思明與海援之。而使從間道入光。約表裏相應。未至。餉司檄移師防江。先生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上大震。先生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束馬山谷間。步出。攀木緣崖。魚貫而行。三十餘里。設伏於隘。中途禽金人之爲侯者。遂拔柵入。燕其酋之臥帳。金人蒼黃奔迸。思明軍士憑高蹴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書敕牛馬雜畜。

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資仗，并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先生本宰相家兒，素心喜應進士舉，而累督軍輒捷如宿將，然嫉妒亦自此而起。論功以直祕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言者論罷之。明年奉祠，尋知其無罪也，復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而先生已卒。其家矮屋五楹，不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集二十卷。補

直閣林盤隱先生滉父師中

林滉，字正甫，長溪人。父中奉大夫師中，迎師於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弟。先生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於此。時論多之。寧宗卽位，以太府少卿使金，主賜之衣。先生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先生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袵，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先生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獎之，遷司農卿。韓侂胄用事，呂子約貶嶺外，先生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於是不能安於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補

粹材謹案水心誌先生墓云：朱公元晦既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幾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侍郎應先生純之

應先生謙之合傳

應先生茂之合傳

應純之字純甫永康人吏部侍郎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俱從朱子嘉定三年進士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李金來歸請大舉復中原時相史彌遠不聽晉兵部侍郎持節如故金人入寇力戰死之補

沈先生侗

沈侗字仲莊永嘉人學於朱子精地理補

推官張玉峯先生宗說

張宗說字巖夫崇安人也學於朱子厚德爲鄉里所重紹興五年有盜焚掠井邑自西而東至張氏之境而返又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張氏之境而返咸曰此長者所居也毋犯以累舉恩受官而朱子適忤韓侂胄罷歸先生率僚友送諸武夷會於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爲之張飲盡歡且書樂府一闕命門人歌以贈調歸州推官未上致仕自號玉峯逸老其壻卽江墳也補

撫幹李先生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福建撫幹文公與之校定禮經所著有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儀禮綱目一卷鶴山稱其密緻而惜其鄭賈之言是信補

正肅郭兌齋先生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旣卽位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朝論不與先生劾之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怙權不

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先生起居郎。先生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先生與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卒諡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制記云。郭磊癩有兌齋集。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大梁人。温州守汝諧之兄也。雲濠案咸淳臨安志云。太宗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進士。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於世。嘗從朱子訂疑義十數條。朱子嗟異之。以江西安撫使幹辦佐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定大策。忠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及忠定去國。先生兄弟罹黨禍。斥去。後以安慶府教授召試。擢正字。歷遷知無爲軍。循聲卓著。金人內變。獻料敵備邊二策。改知温州。未幾。改外宗正。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丐祠。史彌遠不許。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累遷至權刑部尙書。方先生爲講官。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業遂衰。蓋亦有爲而言。嗣以所注易進講。忤時宰意。然所言多稱上旨。上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先生卒以老祈免。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雲濠案咸淳臨安志。嘉熙元年卒。景定四年諡文懿。先生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策。其論易以爲爲古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疑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其爲文章。有天巧。常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

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南塘見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先生謂真西山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無徒議之而已西山答曰公爲宗臣則固當然德秀不過朝廷一論思之臣耳補

潘立之先生植

潘植字立之懷安人世業儒先生承家學尤喜從鄉閭善士遊後聞朱子講道武夷非他師所及遂與弟柄負笈而往拜焉先生工於文尤嗜史學上下數千年貫穿出入未嘗射策決科兄弟皆以弱冠樞衣有道厲志前修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相磨礱暇則接武林壑間徜徉觴詠怡怡如也參黃勉齋集

梓材謹案宋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子醇安正人嘗著易說

潘瓜山先生柄

潘柄字謙之立之弟年十六卽有志於道與立之往事朱子於武夷朱子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尙書解參道南源奏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與弟珙俱從朱子遊造詣深邃薦舉於鄉入太學淳熙甲科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

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先生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顧可干進乎。復知岷縣。值歲饑。奉行荒政。多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屈。徑從銓曹註慶元簽判。及主管官告院。以病奉祠。未幾。倅隆興。兩爲帥司參議。官至朝奉大夫。遺文有溪齋類稿二十卷。參姓譜。

縣令滕德章先生珙

滕珙。字德章。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學。登淳熙進士。終合肥令。與德粹齊名。同上。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令合肥有仁政。

隱君胡洞源先生泳

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之高第弟子也。不樂仕進。學者翕然尊之。稱爲洞源先生。著有四書衍說。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載先生云。稱桐柏先生。桐柏洞源字形相類。未知孰是。

忠節曾先生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三復弟。幼有異質。日記千言。乾道間。由進士累官祕書郎。光宗時。三上疏指陳時事。黨論興。坐重劾。卒。贈直龍圖閣。諡忠節。參姓譜。

梓材謹案解學士爲胡貞婦傳贊言先生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

聘君章雪崖先生康附門人胡淳

章康。字季思。吳縣人。安貧樂道。居城西。人稱之曰聘君。嘗問學於朱子。默有所契。年七十。步履如飛。或訝

其有方外之遇。問之曰。吾師聖賢。無外學也。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九。郡人胡淳從之遊。歲時致醪醴薪米。所著雪崖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淳字以初。參姑蘇志。

附錄

車玉峯脚氣集曰。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會見晦翁。而時時有書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汨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願齋胡丈淳嘗從之。予每書此句於扇上。

縣丞陳仁齋附子成父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登朱文公之門。著毛詩筆義。未及脫稿而卒。號仁齋。子成父。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中乾道進士。除大治丞。著論語孟子筆義。

歐陽先生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廬陵人。嘗遊朱子之門。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朱子大全集答先生書三。文文山之師。歐陽巽齋。殆即其後人。而萬氏儒林宗派以文山爲先生門人。恐誤也。

縣令饒先生敏學

饒敏學。昭武人。朱文公高弟也。知黔陽縣。

孫龍坡先生調

孫調。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文公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冊府一百卷。易詩書解中。

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爲龍坡先生。卒。祠於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閱祖

李閱祖字守約。光澤人。濱老呂之子。先生早受學家庭。已而與其二弟從朱子講學。篤志學問。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朱子置之西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第嘉定辛未進士。調靜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儒漕使。陳孔碩咸資以臺事。暇日詣學。與諸生講解。士習丕變。辟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黃勉齋李宏齋張主一陳北溪皆敬重之。勉齋嘗祭以文。極痛悼焉。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

李先生相祖

李相祖字時可。守約之弟。在朱門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朱子之命編書說三十卷。

縣尉李先生壯祖

李壯祖字處謙。與守約同登第。調閩清尉。朱子亦嘉其有志。真西山嘗以典刑人物薦之。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父羽儀

王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衢州通判。博學有文。先生第乾道進士。受學於朱張呂之門。而與廖槎溪黃勉齋陳北溪友善。歷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交上。時韓侂胄當國。先生不少貶。以求售。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爲守。講求荒政。民無流殍。又究致旱之由。開掘太湖水之侵塞。於富家者。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事。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竈買鹽之非策。除大宗正丞。遷右司郎中。以

考校殿廡卒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號東湖先生

附錄

子合嘗問學問之道何先象山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象山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象山語錄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師事朱文公累官司農寺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之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優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當各守其職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祠於學所著有奏議悅堂文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中本云與楊方楊簡俱師事朱文公爲高弟時號三楊楊提刑方見後慈湖則

非朱子門人謝山孝臨川帖子云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博楊漕使楫俱以集中偶

有過從而選爲著錄并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據此則先生當非朱門弟子或在講友之列然考黃勉齋記楊恭老敦義堂云吾與通老從遊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則先生嘗受業於朱門矣恭老通老兄名梓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楊方字子直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初登第平生心慕朱子調弋陽尉還道崇安參謁面受所傳而歸趙忠定汝愚帥蜀辟機宜忠定尋薦於朝召對擢宗正寺簿丐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祕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趙朱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自號淡軒黨禁解起家知撫州未幾奉祠嘉定更化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不三月復積忤以去踰再歲除直寶謨閣廣西提刑卒於象州

堂長楊信齋先生復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幹相友善真西山帥閩嘗創貴德堂於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進士李堯卿先生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龍溪人與州學正石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旦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於學爲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學正林先生易簡

林易簡字一之漳州貢士也文公守漳與同郡進士李唐咨並延至學宮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北溪有辯林一之助靜書又與林一之書

學正石先生洪慶

學正施先生允壽合傳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云同上

附錄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此去但存養要這個道理分明當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有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裏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間便不見才覺得便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合要下學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功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異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可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個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若無個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缺

常承趙訥齋先生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

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就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參赤城新志

梓材謹案袁蒙齋甫爲先生婿蒙齋誌趙人據云訥齋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朝奉趙遠庵先生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庵訥齋之弟紹熙元年進士歷官朝奉大夫亦從文公遊悉得奧旨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會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之失又作誠幾善惡圖以明周子之意一證胡子之失皆爲文公所許王魯齋嘗稱其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參台州府志

楊至之先生至

楊至字至之晉江人遊朱文公之門與清漳李唐沆皆文彩發越燦然可觀蔡西山妻以孫女有文公語錄二卷

余先生大雅

游先生徹合傳

余大雅字正叔順昌人與劍浦游敬仲同時從朱子遊雲濠案敬仲名徹敬仲其字也一作名敬仲字還叔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一言先生嘗有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抉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便得周旋事仰鑽朱子深與其進有朱子語錄一卷

司戶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自號持齋受學於朱子以稟性卞急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而命問答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子多使質正焉朱子知漳州延至西塾其後刪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託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前後三奉大對晚以特科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義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初先生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之必歸參禪先生以此遂止

許存齋先生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文公來爲簿從遊最早恬澹無欲及文公去任復從遊於建陽及卒文公作文祭之雲濼案陶書先生所著有孟氏說禮記文解易解等書

梓材謹案先生朱子語類多載其問答之語其字順之也朱子爲之序又爲作存齋記云許生升之是先生一名升之也

劉擣堂先生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遊朱子之門朱子卒先生祭以文有云凜然若銜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黃壺山先生毅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幼知嗜學爲向上事業方慶元詆誹道學先生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於斯著述甚富

類註儀禮譌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

劉先生鏡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從朱文公學。稱高弟。

縣令李先生東

李東。字子賢。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受學朱子。號精敏。登紹熙進士第。爲廬陵簿。秩滿。周公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閩。秀氣兼王。成界尺直。方廉撫曹。久處習鑿齒。高士惟知孫子嚴。遷知萬安縣。黃勉齋以書薦於漕使楊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主簿方先生壬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耕道未之弟也。梓材案。先生亦元案曾孫。當是耕道從弟。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造謁朱子。至必留月餘。擢第爲漳州長泰簿。時朱子爲守。辟先生主學。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諸邑倣之。每見民間疾苦。悉別白爲朱子言之。後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俾刊示學者。

方先生禾

方禾。字耕叟。耕道之弟也。嘗與朱子書曰。禾敢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維。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邇。比之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朱子答曰。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方。

莫切於此。則耕叟勉旃。他未有以告也。參朱子別集。

方履齋先生大壯

方大壯字履之。莆田人。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朱子之莆。先生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意。日與同志講明。自號履齋。朱子爲書其額。

縣令上官先生諡

上官諡字安國。邵武人。東京副留守悟之孫。從朱子遊。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卒。

常博傅先生誠

傅誠字至叔。仙遊人。嘗從朱文公遊。淳熙中登第。由口陽令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督府幕官。時參政張巖爲都督。著述皆出先生。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輪對深憂國勢不振。力勸寧宗奮起治功。言甚鯁切。一日登對。忽卒於殿下。

黃先生寅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方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邪。先生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修飭。登朱子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

梁先生瑒

梁瑒字文叔。邵武人。從遊於朱文公。刻志勵學。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文公多許可之。又

韓文公語錄澹臺石刻。

縣尉馮見齋先生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學於朱子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及敬義性情方術之說甚善朱子多許之嘗名其所居曰見齋云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馮君墓云馮氏之先在唐有延珍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受學孝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呂勝己字季克父社居建陽以尚書護合肥軍死義救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先生從張南軒朱晦翁講學晦翁爲和東堂九詠詩工隸書得漢法仕爲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一料院楊尹叔先生仕訓

楊仕訓字尹叔漳浦人從朱文公遊醇靜警敏刻勵自奮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由太學擢第調永福令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壇推誠以待物邑人士誦德不釋口諸臺亦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薦之會湖廣總領請於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差監鄂州糧料院踰月卒同學黃幹陳淳皆深痛惜之

修撰葉息庵先生武子

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受學朱子補太學生朝議有欲以韓侂胄首和敵者先生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關力爭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歷國子正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嘗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進直寶謨閣平生所得於易爲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於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若我之時未然在外之時縱佳亦不暇論其存乎我者與淳祐初先生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加直龍圖閣尋加祕閣修撰卒

梓材謹案宋文憲集葉氏先祠記言先生字誠之是爲息庵先生且言其知處州有異政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歧三年瑞芝產於庭

知州俞先生開中

俞開中字夢遼邵武人從學朱子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知黎州悉意撫字民夷感恩

進士吳先生棗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第進士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略

黃先生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身嚴整起居有常度論著確實

邱先生珏

邱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知軍饒先生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淳熙進士調知長沙縣適朱文公爲守先生夙興治事暇卽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者曰能磨逐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烜赫而丹吾之穀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

楊先生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晉江人朱文公門人生徒數百人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附子起予

孫枝字吉甫鄞縣人父允從鄉先生沈策判銖學先生與簽判子煥亦相友善又登朱子之門梓材案柳待制貫爲先生孫臨海令墓誌云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靈沈公正獻袁公遊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選學雄文望於一時所著書曰海上藹學問益精粹袁絜齋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卽位上書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與子起予同登進士第先生父時尚無恙郡守程覃表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先生卓邁有知略自秦隴荆湘達於淮海凡險要阨塞若指諸掌於邊事軍謀亦練習淮帥延致幕府先生以祿不及親辭不就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起予爲昭武參軍郡卒諜於庭起予往諭之卒羅拜曰孫司戶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質參至正四明志

周先生謨

周謨字舜弼建陽人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子守南康先生執贄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崗複嶺之阻先生從學不怠及朱子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先生復往求卒業既歸溫釋所聞以書請益朱子答曰講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朱子沒僞禁且嚴先生徒步會葬并於康廬間發鄉人受業者率其徒講學迭爲季集彼此規正縣歷歲月不少忘性孝友治喪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卒黃勉齋誌其墓曰舜弼之學足以取信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斯文之不至湮晦舜弼之力也參黃勉齋集

余先生宋傑

余宋傑字伯秀建昌人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李先生輝

李輝字晦叔建昌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隱君劉先生黃

劉賁字炳文建昌人與周舜弼余伯秀李晦叔同學於朱子之門並有時名不求仕進

李木川先生杞

李杞字良仲平江人號木川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先生獨從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正傳校行於世參四朝聞見錄

梓材鐘案朱子實記著錄姓氏錄甲寅問答者先生也宋又有與先生同姓名者字子材眉山人著

諱齋周易詳解二十卷見經義考。

李先生雄

李雄平江人朱子弟子補

梓材謹案先生與木川李先生並質疑義於康叔臨是二先生又爲康氏門人也。

宋先生之潤

宋先生之汪合傳

宋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雙流人與其兄深之之源問學於朱子朱子答書有曰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皆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深之又學於清江劉氏詳見清江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潘友恭字恭叔金華人與兄端叔友端並學於朱子爲江淮宣撫史司幹參會稽續志

祕閣杜先生旂

杜旂字叔高金華人嘗問道於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讎參吳禮部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召入館閣年八十餘矣朝野雜記誤爲杜福

杜先生旂

杜旂字幼高。金華五高之一也。著有粹裘集十卷。葉正則序之曰。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辯。學之博矣。論辯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參葉水心集。

文靖鄭日湖先生昭先

鄭昭先字景明。閩縣人。初主浦城簿。歎曰。僥倖一第。問學未悉。遂遊朱子之門。遷知歸安縣。民咸愛之。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參姓譜。

雲濤謹案。閩書載先生字景紹。卒諡文靖。有日湖遺藁五十卷。

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知泉州如圭之子。從學朱子。讀書深潛溫厚。官吉州錄參。累遷江東帥機。朱子嘗得先生所著雜說。謂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後朱子疾且革。爲書屬其子在。與先生及黃勉齋。又拳拳於勉學。及修正禮書爲言云。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娶劉白水先生之次女。與文公爲寮壻。

劉先生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人。靜春先生子。澄之族人。也。舊從學於子澄。亦嘗學於陸子。嘗以書勸朱子。弗爲講學之爭。朱子答以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迷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無人管矣。又貽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梓材謹奏先生爲公非先生放之元孫於靜春爲族子蓋始學於靜春而又師朱子者父龜年朝奉
郎朱子表其墓。

黎先生貴臣

黎貴臣醴陵人從朱子受業講明道學士類多宗之參姓譜。

林先生學蒙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講明道德性命之旨鄉人師之同上。

徐盤洲先生寓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向堅確參戴氏統說。

雲濠謹奏真西山誌包履常墓稱先生爲盤洲叟。

隱君蔡先生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德安人文公守南康時講學於白鹿洞先生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晚與同門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閩服行其化參江西人物志。

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知建寧縣。

雲濠謹奏姓譜先生乾道五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有易訓解四書訓詁各六卷。

縣尉戴養伯先生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更名塾登紹熙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於武夷參溫州府志

程格齋先生永奇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先之子朱子門人稱格齋先生

李先生季札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參仲繪之子從朱子學有問答見朱子語錄著有近思續錄字訓續編諸書參徽州府志

錄所聞晦庵先生語

讀書著意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話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

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個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卻逐節子思索自然有個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個入頭處。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個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己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個有到處如王格有廟格於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個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個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於學上常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個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感謂識得這個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義是個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卻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篤。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卻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爲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卻是一個總要處。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心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有個是與不是。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研窮。

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個人。明日也是這個人。

梓材謹案錄語第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祕書林先生至

林至字德久。華亭人。官祕書郎。登朱子之門。著有易禕傳。

隱君嚴亨父先生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一字亨父。新喻人。隱居不仕。師事朱子。有疑義。問答往復書帖。參新喻縣志。

附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答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是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此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朱子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爾。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縣令楊船山先生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州遂昌縣。因家於蘭溪。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靈溪案。福建通志。誤作船山先生。所著有朱子語略二十卷。參閱靈溪縣志。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楊黼字與立浦城人又楊與立字子樞幽溪人蓋即一人而分載之。

楊先生驥

楊驥字子節與立從弟朱子授易禮弟子參經義考。

楊先生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與立從弟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梓材謹案朱子嘗教先生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見晦翁學案。

徐先生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朱子與蔡季通書謂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云參朱子文集。

姜先生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教授潘先生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庵遊有聞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多爲師門稱許每喜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先生服膺師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已放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終無爲軍教授參台學源流。

縣丞吳先生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爲吉水丞，屬權指朱文公爲僞學，遂致任。先生早事張南軒、呂東萊、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爲儒林所重。參姓譜。

童科劉履之先生砥

劉砥，字履之，長樂人。世南之子，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能綴詞賦。乾道間，與其弟礪俱中童子科，嘗讀釋老書，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有見，遂率其弟登朱文公之門。文公嘉其篤志敏學，授先天太極圖傳，充然有得。文公晚修禮書，先生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復仕進意，與蔡西山、黃直卿相友善。年四十五卒，所編有王朝禮論語孟子解，皆未脫藁。同上。

童科劉用之先生礪

劉礪，字用之，砥之弟。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受學於朱文公。文公嘗曰：「履之兄弟，卻差勝，若更加功，或可望耳。」與黃直卿最友善，及禁僞學，志尙愈篤。蔡西山編置道州，先生與其兄餽贐甚厚。年四十七卒。同上。

王先生力行

王先生字近思，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苦學善問，深得其旨趣，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吳先生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學後遊晦庵先生之門著問答略嘗論張呂二先生謂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甘吉甫先生節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文公高弟

曾先生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廬陵人劉子澄之徒也嘗師象山其後爲朱子之學有云陸先生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風浴詠歸自是吾子家風祖道言此恐非初學所到地位陸子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其後爲象山之學者辯之以象山答宅之書今見載集中但言存誠持敬二語存字上古有考若持字則後人之言是陸子未嘗如宅之所云然孟子嘗言存心亦言持志則陸子謂持敬爲杜撰者其說亦過

徵君吳友堂先生祖

吳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淳熙丙申文公以掃墓歸婺源先生率先執經館下久之僞學禁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所著有易論書說文公深嘉許之

雲濠謹案歙縣志稱先生安貧守道意薄進取徵爲郡校書郎弗就

迪功陳克齋先生文尉

陳文尉字才卿稱克齋先生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著

尙書解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書成。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我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徐忠愍公元杰其門人也。

方先生誼

方誼字賓王。嘉禾人。問學於朱子。朱子答周南仲書有云。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參朱子文集。

張先生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人。朱子弟子。著經說。補

孫先生自修

孫先生自新合傳

孫先生自任合傳

孫自修字敬甫。宣城人。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時正學久衰。先生兄弟獨知尊嚮。時論譴之。朱子嘗貽書商榷傳訓。既沒。先生追記池錄一卷。附載朱子語錄。參姓譜。

縣令葉子是先生混

葉混字子是。建安人。以父任調新化簿。去尉寧都。歷安仁令。以卒。壯歲遊朱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嘗與真西山同僚。西山稱其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亡勑容。其之安仁也。爲政一出於寬平。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

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邪。參真西山文集

堂長黃先生義勇

黃先生義剛合傳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從文公武夷精舍。爲白鹿洞堂長。黃勉齋嘗曰。向來問學之士。彫落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兄弟。張元德不過數人爾。弟義剛字毅然。事文公最久。議論尤有根據。嘗敍所聞曰。先師德言參江西人物志。

萬先生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大冶人。陸文達公爲興國教授。卽來受學。旋事文安公於槐堂。象山嘗言吾門惟曹立之萬正淳可不爲利害所動。已而先生見朱子於南康。亦力稱之。先生遂爲朱子之學。

曹无妄先生建

曹建字立之。餘干人。學者稱爲无妄先生。初從沙隨程氏。繼從陸氏兄弟。最後乃從朱子於南康。其所欲見而不得者。南軒張氏而已。朱子序其言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間。狼狽也已甚。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象山言其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某與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一聞他人言語。又復昏蔽。病亦隨發。如此者不一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盡叛某之說。湊合元晦說話。不相見。以至於死。

梓材謹案一本云先生早卒朱子爲表其墓表中言先生於陸子異同之處陸子門人見而不喜朱陸異同之覺蓋亦其一事云

附錄

曹立之有書於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輅院詹景憲先生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調清江戶曹掾江西俗尙醫訟有數年不決者先生一閱之皆得其情於是環十一府之民有求質於有司者皆請屬先生曰寧爲戶曹非不願他官直官至差監車輅院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先生墓誌云景憲少時慨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朱文公遊得修己治人之致

符敍先生敍

符敍字舜功建昌人初問學於象山象山遺傳子淵書言其妄肆無知之談子淵不得不任其責其答先生書亦多微詞其後先生師朱子嘗言陸子不喜說性蓋亦不以槐堂弟子自名者矣

童敬義先生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先生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著有四書訓解參閱書

正言襲先生蓋卿

襲蓋卿字夢錫常寧人以明經擢第往師朱文公明義理之學入諫垣爲右正言以直道事君參姓譜

梓材譚案先生嘗官小司成朱子池州語錄蓋其所著又與王居仁同時執經南軒之門謝山困學

紀聞三箋於周子靜條亦云蓋蓋卿南軒弟子

教授李先生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其教授蘄學也文公送之曰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參讀書工程述語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勉其在己果得無一毫滲漏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梓材譚案臨川蓋指陸子金溪隸撫州本三國吳臨川郡贛州謂李周翰

縣丞黃先生學臯

黃學臯字習之龍溪人通經史尤長詩書春秋南宮對策有曰愚獨愛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與時論不合有司大書曰此必僞學之流黜之久而擢第再轉鄱陽丞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文公續語錄又著評古一冊補註東坡詩集上之諸司論薦調泉州察推需次於家郡守屈置於學以訓諸生參姓譜

學士黃尙質先生幹

黃幹字尙質長溪人師事文公著述甚富餘干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參道南源委

廖先生晉卿

廖晉卿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朱子云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李先生伯誠

李伯誠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李先生周翰

李周翰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季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本之釋氏伯諫爲其所轉可慮可慮梓材謹案李伯諫教授於蘄南軒云爲其所轉則先生蘄州人也

劉先生定夫

劉定夫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陸象山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少懈舊習又來

賀先生善

賀善

梓材謹案先生與黃勉齋李果齋爲同門友爭朱子綱目非未成之書則亦受業朱門者也

卷七十

滄州諸儒學案下

宏齋門人劉季三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忠敏趙先生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忠肅公方子與弟忠靖葵俱有大志少從鄭清之牟子才學從父軍中嘉定間嘗與忠靖殲金人於高頭累官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屢立戰功進工部尙書沿江制置副使後爲京湖安撫

制置使兼知襄陽卒諡忠敏參姓譜

忠靖趙庸齋先生奏

趙葵字南仲忠敏弟也以功累官知滁州度李全必叛乃聚兵爲戰守計及全寇揚州先生率衆與戰出奇破之斬全以歸淳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潭州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先生有英武之才累立大勳朝廷倚之爲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諡忠靖子潛同上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與兄范俱有志事功父方器之聘鄭清之卒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爲有用之學是先生同李敬子弟子也

方連雲先生暹別見勉齋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見上晦翁門人

進士許先生應庚別見雙峯學案

槎溪門人

提刑鄒先生應博

鄒應博泰寧人受學於廖槎溪開禧初登第寶慶中監行在都進院奏對謂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人心者如飲食男女好樂忿懣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以爲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遷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於檢防之中也嘗知婺州蘇州提點

江南西路刑獄爲真西山所薦云。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果齋門人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別見鶴山學案

縣令葉先生采

葉采建安人安仁令子是之仲子也鄉貢進士塔於李公晦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參真文忠集

梓材謹按學案原底於葉平巖傳云初事節齋後事方子方子即公晦蓋宋有兩葉采事節齋者平

巖事公晦者先生因同名而誤及之耳又案先生嘗爲昌化宰見胡石塘所作陳孝子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毅齋門人

祕書王唐卿先生世傑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官祕書丞初徐文清公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先生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參黃文獻集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除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宦官陳恂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先生擬曰優異內官寵賚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於公論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對

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論圩田。衆莫敢決。先生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時議括兩淮浮鹽。先生謂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切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先生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遂斥去予祠。參王華川集。

雲濠謹案。王忠文管序先生左司集云。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又從四明緊齋袁公遊。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其予祠也。家居十年以卒。又稱先生爲厲志先生。厲志一作勵志。

葉通齋先生由庚

葉由庚。字成甫。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文清倡明朱子之學。先生執經從之。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與金華何北山王魯齋辯析理學。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必求真。是之歸。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若纏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學者稱通齋先生。

鄉貢朱先生中

朱中。義烏人。徐文清弟子。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

雲濠謹案。先生宋鄉貢進士。爲文清高第弟子。見宋潛溪所銘先生孫裕軒墓碣。

雲莊家學

知州劉靜齋先生屋

劉屋字伯醇建陽人雲莊之子自號靜齋補承務郎知江寧縣辟制置司幕官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衛州移南劍州以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參姓譜

雲莊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允夫門人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見上晦庵門人

元善門人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蒙谷門人

文忠江古心先生萬里交煜附門人陳偉器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煜始業儒先生少神雋有鋒穎連舉於鄉入太學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以舍選出身歷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尙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先生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既而坐騰謗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歷遷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尙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知福州兼福建

安撫使。度宗卽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先生始雖俯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卽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先生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言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先生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先生四丐祠。不候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先生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始先生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先生竟赴止水死。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諡文忠。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林子武門人。

古心學侶

縣令劉月澗先生南甫附從子由聖

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吉水人。年十七。以治尙書擢嘉熙二年進士第。爲縣安遠。能去淫祠。人稱神明。警敏絕倫。最爲江丞相萬里所重。歐陽巽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其學傳於從子口口。口字由聖。號方壺。先

生參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吉水縣志載先生嘗講學白登書院書院爲江丞相所創則先生本古心學侶也

竹隱家學

知州傅先生壘

傅壘字仲珍忠簡之子慶元中登第知崇安縣創均惠倉增學田立義冢邑人爲立祠用課最歷大理寺丞審冤獄得實卿以下患之臺諫劾罷旋以獄直知南劍州改漳州先是忠簡兄弟相繼守漳先生治如其父邦人安之徙撫州以都官郎召未至卒

徽猷傅先生康

傅康字仲良忠簡之子以父任知古田縣猾胥匿簿書賦入日少先生籍其家出所匿復得實邑計以饒爲司農寺丞知汀州時兄仲珍守漳其父往來就養鄉人榮之徙南劍發奸摘伏吏不敢欺累進司農少卿兼左司諫練熟典章上甚材之晚知袁州直徽猷閣致仕

性善門人

文安趙星潛先生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之門朱子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葉度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庵懸靈山每進華秩必固辭歷知台

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其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於赤城桐柏之間採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彗出於柳。先生應詔上封事。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時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侍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卻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諡文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星渚。見車玉峯所作台州新甯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北山家學

忠肅陳先生韓別見水心學案

復齋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續見下瓜山門人

蒙齋門人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槩澗家學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槩澗門人

董復齋先生琮

程古山先生正則並見介軒學案

蓮塘門人

進士陽字溪先生枋

陽枋號字溪稱大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譜案先生銅梁人淳祐中進士見四川總志又陽五世孫有撰玉井易說者佚其名。

陽存齋先生岳

陽岳號存齋稱小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譜案大小陽先生及韓禮部傳原與靜清同卷爲四明朱門學案之一謝山改定爲靜清學案。

靜清以上併入是卷。

遠庵家學

方先生丕父別見勉齋學案

二竇門人

衛炳先生炳

衛炳字晦仲。句容人也。從二竇兄弟遊。不爲今學。而爲古學。落落不苟。二竇嘗介之以見漫塘。稱其氣肅。而言質。空谷足音。願早卒。君子惜之。補

靜一門人

衛先生翼

衛翼字翼之。句容人。從湯靜一遊。卽晦仲從兄弟也。漫塘稱真有遠韻。補

玉峯門人

知軍江先生墳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瓜山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

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初遊淮浙。遍參諸老。已而從陳師復。潘謙之二子遊。及二子卒。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而請田於官以祀之。讀約聚講。如二子規約。由是學者皆就正於先生。郡守推入尊德堂。以繼劉彌昭。又

辟充涵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所著有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

蘇先生國台

蘇國台。仙遊人。辰州守權子。從潘柄講學。補

溪齋門人

趙省之先生雷

趙雷。字省之。縉雲人。滕溪齋弟子。參儒林宗派。

德章家學

縣令滕萬菊先生鉛

滕鉛。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爲安仁令。所得所授。學有源委。注尙書行於世。參姓譜。

洞源門人

黃先生輔別見勉齋學案

監稅李先生仁匣

李仁匣。字載叔。德興人也。直煥章閣駿之子。官鎮江都稅院監。從胡伯量學。二十八歲而卒。漫塘劉文清公志其墓曰。載叔來金壇。伯量與偕。載叔出語稍易。舉事稍偏。伯量必正色折之。載叔敏。衽謝惟謹。平生所見。後生敬事師友。未有如載叔者。伯量去。人謂載叔稍自適矣。載叔對曰。方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酌。輒醉。醉而安寢。恃以無失。及先生去。吾飲不醉。然其寐也。憂其不能無失。吾敢以離羣索居爲樂也哉。其

初至金壇。得一室蕭寺中。僅容兩几。廩無繼粟。庖無繼肉。人謂當重不堪。而載叔不之戚也。比憲檄下。令入幕。載叔反以侵官出位爲戒。遲回久之。求益於其友。則載叔之死。豈徒李氏失一佳子弟哉。補

歐陽家學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淡軒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信齋門人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堯卿門人

鄉舉陳先生思謙

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嘗魁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喜之。因語其門人李唐咨以女妻焉。

至之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攜堂門人

王立齋先生侃

運使王敬巖先生倬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吉甫家學

侍郎孫先生願質附子璵

孫願質鄞縣人吉甫次子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部侍郎子璵字壽朋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兵至母子俱蹈難死丞相葉夢鼎尙書王應麟嘗以文章薦之參至正四明志

履之家學

劉先生子玠別見勉齋學案

克齋門人

忠愍徐先生元杰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子是家學

縣令葉先生采見上果齋門人

尙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晦翁再傳

簽判邱行可先生富國

邱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人簽判端陽所著有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雲濼案道南源委云登淳祐進士又云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易學說約發明朱子宗旨宋亡先生高蹈不仕修

庸齋家學劉李四傳

知府趙冰壺先生潛

趙潛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著有養病漫筆一卷參四庫書目提要葉氏門人

陳玉巖先生天澤

陳天澤字澤民一字玉巖昌化人葉采弟子唐卿門人

石蟠松先生一鯨

石一鯨字晉卿義烏人秘書丞王世傑弟子雲濼案黃晉卿表先生墓云少受業於王君若訥既又從祕丞選世傑則徐文清弟子也覃思於易所著有周易互言總論十卷補

梓材謹案先生號蟠松見王海日許氏四傳堂記

靜齋家學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別見九峯學案

主簿劉希泌先生應季

劉應季字希泌雲莊弟炳之孫也初名啓登咸淳進士調建陽主簿入元不仕退與熊勿軒胡庭芳講道於洪源山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莒潭聚徒講授學者多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於靜齋之門蓋以韜仲之孫而受學於靜齋者也

靜齋門人

熊竹谷先生慶胄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希泌講友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別見潛庵學案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古心門人

州判趙元道先生介如

趙介如字元道浮梁人從江古心遊其學靜深有本登寶祐進士通判饒州元起爲雙溪書院山長從者甚衆參江西人物志

月澗門人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小陽家學

陽以齋先生格

陽格號以齋蜀人。理宗三十九年爲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涪陵晏氏淵。先生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參張氏春王正月考。

梓材謹案先生爲小陽先生之子。史靜清師之。見宋史史綱羣傳。然向之述學派者。皆以靜清爲大。小陽之傳。

小陽門人

教授史靜清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禮部韓先生居仁

韓居仁字君美。本開封人。後居明州。仕至禮部郎中。學於小陽先生岳。嘗官慶元經歷。講學甚醇。本堂謂其指易之全體大用。以祛破碎。脈詩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又極稱儒術。吏治有惠政。於慶元嘗周視城渠水脈。疏之淪之。既西至他山。於堰於閘。完故立新。遂無旱澇之患。深寧王尙書序其事。而尤與程敬叔相契。補

德遠家學

參議黃四如先生仲元

黃仲元字善甫。涵江山長績之子。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除武學諭。太常博士兼閩廣

宣撫司機宜。改國子主簿兼福建招捕司參議。皆不赴。宋亡。改其名曰淵。字天叟。又改其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贅翁。彥安爲稱。窮居稽古。深入理奧。率以向上自處。不忝其父。年八十二卒。有四如講稿。經史辨疑。四如文稿。參姓譜。

德遠門人

推官鄭先生獻翁

鄭獻翁。字帝臣。莆田人。從黃德遠遊。咸淳初登第。仕至漳州推官。元既改物。與仲元諸人俱以宿儒爲郡人模範。

省之家學

參政趙格齋先生順孫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雷學於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先生既長。謂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淳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時致戒。時帑藏朽乏。而人主不知。汰侈日甚。先生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真宗常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諸司條具以聞。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傲之。以革

習諛之風。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劾龔日升。昏鄙。美人楊氏。父死。甫踰旬。進封淑妃。先生言。當念其蓼莪之感。請以期年。雖不從。而竟得過卒哭者久之。謝堂與其弟。屋皆以戚畹驕橫。先生力言之。堂免侍從。厘以節度。使罷奉朝請。度宗雅重先生。而賈似道方當國。先生累陳買田變楮之弊。又劾罷其姪廣德。守蕃世。似道怒甚。先生丐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之建。議毀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旦者否。似道益怒。上章乞骸。先生亦丐去。除吏部侍郎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先生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以夏初。卽徵民租。先生爲設法糴二千萬斛。以入庾。而豫徵之法。以免築學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督尙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因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至無日。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此書生腐語耳。六年。攝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權參政。八年。同知院事兼參政。馬丞相廷鸞去位。度宗欲用先生爲右揆。兼元樞。先生歎曰。吾其爲張悌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起爲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爲州民代輸稅錢四十餘萬。知時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思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補

萬菊門人

黃草窗先生智孫

黃智孫字常甫休寧人稱草窗先生學於萬菊滕氏而定宇之師也補

梓材謹案汪氏奕祖狀陳定宇行略云後從鄉先生黃公常甫游黃公之學出於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璣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是先生生爲萬菊弟子之證亦可知萬菊爲二滕後人蓋卽安仁令云

草窗同調

陳復齋先生源長

陳源長字復之休寧人定宇之父也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生下帷之風參定宇集附錄梓材謹案先生本名履長晚年更名源長從學者號之曰復齋見定宇所述先世事略

子善所傳

陳西山先生紹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行可門人

翰林張先生諒

張先生貢合傳

張諒字子京建安人與弟貢學易於邱行可著經史事類書澤三十卷後贈翰林應奉文字貢字壯夫

賢良鄧翠屏先生儀孫

鄭儀孫建安人。號翠屏。從邱行可學。易咸淳中。以賢良舉。少帝北行。先生退而著書。作易說。大學中庸章句。史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郡守吳某率幕屬迎於學。師事之。

蟠松家學劉李五傳

孝子石先生定子

石定子。字安叔。義烏人。一鰥子。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先生奉養不倦。無愠色者三十年。參兩浙名賢錄。

蟠松門人

國學陳艤翁先生取青

陳取青。東陽人。受學石一鰥。慷慨有志節。子樵。百家記。

靈濠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云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中葉來徙邑之大平里先生國學進士與聞考亭之學自號聞艤翁

文獻黃文貞先生潛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先生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登延祐進士第。累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出爲浙江等處儒學提舉。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紱段賜之。

陞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卒年八十一。累贈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諡曰文獻。先生天資介特。在外唯以清白爲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右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訓。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佈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大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彙二十五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石氏門人。宋潛溪狀先生行實。言其常著用諸葛武侯辭。太學內舍劉應龜見而歎之。因留受業。又從仙華山隱者方鳳遊。是先生又爲劉氏方氏門人也。楊鐵崖誌其墓云。與其徒私證曰文貞先生。

臙翁同調

隱君李復庵先生直方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少以世業治尙書。舉進士不第。退治伊洛之學。宋末隱居教授。其受業弟子陳樵。與胡濩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貧。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參金華先民傳。

雲濠謹案。隱居東陽志載先生一名幼直字良佐。爲人沈毅方介。又言其所著書百餘篇。皆未竟。惟

易象數解爲全書。至元中錄。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其家則焚且久矣。金華府志云。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道門人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別見雙峯學案

右丞燕先生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建昌人。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於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元世祖既平江南。帥臣板授同知贛州事。後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賚。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累拜江浙湖廣行省右丞。召還朝以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爲宋禮部侍郎肅七世孫。與汪東山爲同門友。亦趙氏弟子也。著有五峯集十五卷。見程雪樓所作神道碑。

草窗門人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陳櫟字壽翁。一字定宇。晚稱東阜老人。徽之休寧人。學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百一易略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時雙湖東阜最稱宿儒。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先生性孝友剛介。日用之間。動中禮法。善誘學者。江東士人就學草廬者。盡遣而歸。先生年八十三卒。修

梓材謹案汪氏爲定宇行狀云。其爲學得於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常甫遊。

定字文集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愼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道於治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遺逸。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篇。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與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樸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書傳纂疏序。

程松谷先生顯道

程顯道。號松谷。婺源人也。有孝經衍義。嘗刲股救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於墓。書銜恤二字於扇。蔬食終三年。定字以爲不言躬行之士。亦草窗弟子也。補復齋家學。

鄉舉陳定字。先生樸見上草窗門人。

翠屏門人

知事張先生復

張復。字伯陽。建安人。仕元。爲建寧路知事。師事鄭翠屏。學易。得邱氏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十

四卷。

巖翁家學劉李六傳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陳樵字君采。取青之子。好以鹿皮爲衣。自號鹿皮子。先生學於家庭。又從李直方受五經大義。性沈敏嗜學。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白山大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未經道。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圭齋輩皆向慕以爲不可及。宋潛溪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子。百家記文貞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晉卿。元政亂。先生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明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擢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諸書。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諡忠文。參人物考。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夷白先生基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也。黃晉卿高弟。學者稱夷白先生。補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學正蔣先生允升

蔣允升字季高東陽人貞節先生元之子也幼穎異長益自力於學貞節性嚴毅教訓甚篤廷方先生麟季先生亦於家爲之師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悉得於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貞節與兩先生繼歿先生束書入懷歸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會黃侍講致政家居先生爰登其門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卒年二十九所著有時敏齋彙參王忠文集

梓材謹案宋潛溪志貞節墓言先生嘗從黃文獻公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

都事高則誠先生明附弟誠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自少以博學稱一日歎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爲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屬文操筆立就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數忤權貴謝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經慶元方氏竊據強留幕下力辭不從臥病卒所著有柔克齋集二十卷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高氏兩難參姓譜

雲濠謹案温州舊志載東海趙沔營稱其學博而深才高而瞻隆慶東陽志則稱其從烏口黃文獻蓋亦黃氏門人也

復庵門人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見上巖翁家學

徵君胡蕉庵先生濠附門人李思齊徐黼胡太和

胡濠字景雲號蕉庵東陽人與陳樵陳士允從李直方遊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邃文章典雅長於詩賦尤善表啓其詩似李長吉有元一代作者鹿皮子外惟景雲氏家居授徒李思齊徐黼胡太和皆從之遊生平篤於實行動必以禮言論風采師表一時朱編修廉稱爲隱君子洪武初以薦授史館命已下卒所著有僉鳴集參東陽縣志

陳先生士允

陳士允東陽人從李直方遊爲人古樸迂遠不趨勢利閉戶讀書深明易旨尤慮學者未易讀程朱傳義迺輯諸家所著爲集註同上

定字門人

隱君倪道川先生士毅

倪士毅字仲宏隱居徽州祁門山定字陳氏弟子也學者稱爲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故野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東山汪環谷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旣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爲詮解於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放而成之格齋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字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爲明備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環谷爲之序修

朱子綱目凡例序

朱子綱目之作，權度精切，而筆削謹嚴，先輩論之詳矣。贊不待贅，惟凡例世尙罕傳。學者於書法有未窺其要者，至元後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歸自泗濱，明年春，出其所錄之本，謂得於趙公繼清質翁之子嘉績。始獲披閱，遂節錄之，暇日詳觀，因轉相傳錄，而不能無小誤，惜未有他本以參校，乃隨所可知，正其錯簡二條，漏誤衍文共三十餘字，以寄建安劉叔簡錦文刊之坊中，與四方學者共之。又記昔受學於先師陳定宇先生時，得李氏綱目論一篇，實能發此書朱子之大旨，而見者亦少，今併錄以附於後。蓋凡例當與綱目並行，而李氏綱目論當與尹氏綱目發明並行，若綱目及尹氏之書皆盛行矣，故願以是二書備傳之。苟能相與講習，則朱子繼春秋之筆，煥然以明，其於世教豈曰小補。

學士朱楓林先生升

程先生存合傳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從定宇學，又師黃楚望。五經皆有旁註，而易尤詳，別有前圖二卷。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盜起，隱石門，雲濠案。先生明徵爲侍講學士，又同邑程存亦定宇弟子，著太極圖說，修易前圖說。

案：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圖，指其絨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遶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地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旣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旣極矣，微陰將生，將生

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固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一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間。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間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於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以附於易旁。

註前圖之後云三十六宮圖說。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間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於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於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與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晝。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於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於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昏朏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心之造化。姑行易以言之。大概約略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八卦納甲圖說。

葉先生大有

葉大有字謙甫。定宇之甥。嘗稱其入有悟門。其進有實地。補

吳先生彬

吳彬字仲文定字之甥其問答見定字集補

則誠門人劉李七傳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七十一

嶽麓諸儒學案表

胡大時	子欽	孫汝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彭龜年	子鉉		
吳獵			
游九言	劉宰	黃復	
	王途	黃震	別爲東坡學案
	竇從周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九功	鄭節夫
周爽	
趙善佐	
簡克己	
吳倫	
蔣復	
陳琦	
鍾如愚	
張巽	
父寓	
王居仁	
趙方	子范
	子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子強	
鍾炤之	
蔣元夫	
沈有開	
曾擢	
父信道	
宋文仲	
宋剛仲	
吳徹	
曹集	
蘇權	子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去非	從子端朝
謝用賓	
蕭佐	

李壁	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李真	
劉強學	
宋姓	子 自適
潘友端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齋	
氏武夷得全 三傳	
二程元城子 文四傳	

嶽麓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於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與下卷皆南軒學派。惟是卷多受學湖湘。下卷則講學蜀中爲異耳。

南軒門人胡劉再傳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崇安人。五峯季子。雲濠案。序錄。嶽麓巨子胡盤谷密卽先生。南軒從學於五峯。先生從學於南軒。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於朱子。問難不遺餘力。或說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爲荆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於象山。最稱相得云。

梓材謹案。先生與周允升宋深之相聚。從戴監廟遊。見朱子答深之書。是先生又及嶽隱之門矣。

湖南答問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有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望礙處。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真得聖賢用功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壓飲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於尤悔。其功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

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尤悔。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尤悔。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卻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邊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卻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

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聞見而已，須精心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論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於一偏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養。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

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學者問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者。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爾樂記固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昧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內感。不是外面將一個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

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附錄

南軒答季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云：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

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爲太學博士。累轉兼嘉正府直講，除起居舍人。寧宗立，遷中書舍人，尋陞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於各條之下者，卽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卽此理之存。達道者，卽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雲濠案：先生著有止

空集二十卷。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吳獵字德天醴陵人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謂聖賢教人莫先於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焯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略復鬱林。言於焯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焯乃大會將士。錄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六州八縣盡平。磔接於市。膾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焯責刑獄司。佚捕轉運司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并中焯。且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焯上書爭之。先生適以憂去。焯亦改鎮湖北。刑漕二司遂劾先生左遷。并及焯罷之。焯亦尋卒。先生服闋。上書爲焯認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焯。乃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溆浦令。以焯冤未白。不行。趙雄林栗趣之。乃赴。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焯之義。桂陽荒政之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句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幾會之未集。馴至於今。又非前比。以儉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

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恬然於內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姜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秋九月。率三館之士請過重華宮。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不於此時間安上壽。何以慰二宮之心。五年春。白宰相乞召朱子。楊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請過宮。又自上疏極言之。不報。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俄除御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曰居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最殿以徽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強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韓侂胄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有詔侍從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先生上疏略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大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卽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豫。徐爲祗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札日盛。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畀祠祿。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輕易快意。尋駁史浩諡。集議孝廟配享。先生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生。

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外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於是學禁正。與先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知鄂州。尋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謀知增戍。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場。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宜有儲峙。乃并輸湖南米於襄陽。得五十萬石。芻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又儲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爲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閏月。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於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簡收人才。蒐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蒼險要。廣召募。明間牒。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閒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搖。侂冑方銳意尅期用兵。弗善也。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黃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荊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於下海。又分高沙東樊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於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慰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

灌注。其後金人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窺江陵者。以此。又請募茶商水手。調荆岳鼎澧義勇防城。是冬。金人犯棗陽。先生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襄陽。德安乃以二千人援郢。以一千三百人會百頃。義勇千人。援襄陽。有詔節制軍馬。金人迫竟陵。遣張榮以八百人援之。又招神馬。陂潰軍得萬人。以三千人援襄陽。以八百人援德安。有詔除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竟陵將魏友諒乞濟師。以一千五百人應之。又遣章彥珍。金安世。各將五百人。駐龍澗灘。又使馬瑾以一千四百人。再援竟陵。遣應城將董達。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四千人守荆門。張榮敗死於竟陵。金人圍郢。而吳曦反。書至。會魏公鶴山。罷官歸道。出江陵。先生留爲參議官。委以西事。募死士入郢。令王宗廉以死守。而調諸軍分道夾擊。始解郢州之圍。乃督諸軍自京山進。援德安。而自黃陂約山砦。諸軍進解襄陽之圍。始爲西討之計。以軍扼秣歸巫山。立柵石門。控均房之險。轉夔峽之粟。以待王師。又募得衛士趙師濟。令往說夔州僞帥祿。於是寧宗除先生刑部侍郎。手詔付以西討之事。而安丙誅曦。露布至夔州。亦誅祿。先生並上其功。請厚其賞。當事之殷。荆湖人情岌岌。徵先生支柱之事。且殆。寧宗乃復以手詔令先生諭蜀。且商善後之事。自夔趨沔。與安丙定議。區畫分屯。首奏楊震仲死節。李好義有大功。皆應賜諡立祠。劾蔣介不忠。將歸報。會除敷文閣直學士。卽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九人。去官二十三人。受僞命九人。又上人材五十二人。請養成之。以爲異日用。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於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八十萬緡。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尙存二百餘萬緡。酒課在建炎一百四十萬緡。

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今寬減之餘，尙存四百餘萬。茶產本無幾，元豐紹興增倍以來，今二百餘萬緡。布估不過六州。天聖時，每疋給以本錢，建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一百三十七萬緡。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云軍興暫科，事已卽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已增倍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已五十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吳之變，總取之積耗於妄賞，關外轉輸，焚毀殆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絕。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願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不知時宜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行下宣制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於斯。時不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於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先生以蜀之楮幣，舊號交子，隨閩更易，曰兌界役。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使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於利州收兌，人情皇駭。先生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餉臣不諧。有詔召赴行在，會羌人寇邊，尋請降。先生謂但須增戍防守，而安丙必欲擊之，反敗。自是與丙亦不諧。次年東歸，荆之士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先生歎曰：吾昔守此，正南園未解，西禍又作，嘗指天誓心，幸得濟事，卽

幅巾歸里。今又累年矣。乃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而臺臣乘間論之。落職。尋奉祠。次年卒。詔復學士。諡文定。恩卹如制。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盛氣矜色。聞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蓋徐察之。有善不啻己出。其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絕。每旦卽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曰：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參考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觴。夜漏數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曰：近日圖維國事。善資於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修

祖望謹案：先生畏齋集六十卷。今無存者。宋史本傳甚略。不足以詳其本末。如先生者。有得於宣公求仁之學。而施之於經綸之大者。非區區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則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極其施焉。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諡文清。先生始學於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

稱之號默齋先生參圖書。

梓材謹案南軒文集答先生問忠信諸條先生自名九思朱子文集答先生三書旁注九言蓋一原名一改名爾。

雲濠謹案謝山駁攝山游文潛公默齋題名云默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受其學於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

附錄

劉漫堂吳氏義堂記曰默齋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若水盈科而後進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補。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用蔭補官嘉定中與元失利先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腹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失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先生清慎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謚莊簡參姓譜。

鄉舉周敏齋先生爽

周爽字允升。湘鄉人。乾道間。鄉薦再舉。不第。南軒問天。與太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斂齋。

粹材謹案先生又及戴岷隱之門。說見胡季隨傳後。

知州趙先生善佐

趙善佐字佐卿。邵武人。以宗室子授將樂丞。累官知秦州。常德府。贛州。卒官雲濠。案先生別傳。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防不妄費。公帑。干請無所應。在贛。論年卒。民哀思之。著有易疑問答。先生嘗受學於南軒。亦嘗從朱子遊。修

簡先生克己

簡克己。南海人。不求仕進。

吳先生倫

吳倫字子常。零陵人也。南軒帥江陵。以先生從。臨終。謂先生曰。蟬蛻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補

蔣淡巖先生復

蔣復字汝行。零陵人。隱居南山。介然自守。非其人。不與交也。所著有淡巖文集。零陵之從南軒者。先生與吳倫最有名。修

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張於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進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

簿有殺人於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襜有血。掠訊誣伏。先生疑之。診尸得死者。稠署曰羅仲美。乃懸之。嚮有見之者曰。吾子也。與吾族子餘皆商。今乃死耶。先生卽命逮餘。一訊而服。蓋仲美資倍於餘。以此致死。而驛卒乃得白。南軒帥桂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先生令修圍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遷贛縣丞。政最知輿國縣。留衛公帥蜀。辟爲機宜。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權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因以爲弊。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賂不易。蜀之民爲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士之廩給。當折物爲錢。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關之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之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用他州之估者。衛公憂之。謀於先生。社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蜀人大悅。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論者惜之。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修

祖望謹案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其最顯者爲吳畏齋游默齋。而克齋亦其流亞云。

附錄

□□□曰。陳擇之通曉民事。但講論多有成說爲礙。

山長鍾先生如愚

鍾如愚字師顏湘潭人。南軒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

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監南嶽廟。

張錦溪先生巽父寓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幼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遣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畫一工夫。臨別。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喜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於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於所聞所知。尙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進士王先生居仁

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裴蓋卿同學於南軒。登進士。補

忠肅趙先生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早從南軒學。梓材案李臨川先生數南軒弟子。謂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見謝山奉臨川帖子二。考宋史本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於督府。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是明言忠肅爲南軒弟子。史傳又言其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書德爲師。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是忠肅又以後溪爲師矣。淳熙中。舉進士。歷知青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爲名言。又知隨州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牒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關。直學士。大中大夫。刑部尙書。俄得

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扈再與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於襄陽贈太師諡忠肅先生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其歿也人皆惜之先生嘗問相業於劉靜春清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

教授梁先生子強

梁子強字仁伯不知何所人也南軒高弟嘗官潭州教授補

縣令鍾先生炤之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也紹興進士爲善化尉司教宜陽遷宿松令從南軒遊南軒手書淇澳一章期以學問到則天理明而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敬愛之補

蔣先生元夫

蔣元夫清湘人也從南軒遊亦嘗學於象山補

直閣沈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也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巖州士從之遊者尙少先生首執贄焉時呂成公亦仕巖喜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良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於求仁遂謝去文字華藻煥然有得時人罕知之者而先生有以自樂不顧也晚乃奏名上舍教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至太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爲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

進祕書丞。先生不事請謁，留衛公異之。延之問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於是衛公令先生條具人才簡用之。士氣頓奮，衛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久而稍稍知之，而不悅者，遂忌之。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寧宗卽位，先生與於趙忠定公之謀，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時嘉邸故宮僚多，時宣入禁中，賜坐，問國家大事，及民間疾苦，於是忌者益恐，以爲先生輩且大用，乃合力相與謀，所以排之者，首以危語中之。先是光宗不肯過宮，中外洶洶，或傳先生在忠定座，云：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王軍士庶已擁戴相公，先生固未嘗有是言。忌者遂撫以入告，於是遂得七十餘紙，皆忠定賓客也。彭龜年、徐誼曾三聘與焉，且將置獄治之。直閣蔡璉所爲也。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連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銜於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補

撫幹曾先生傳父信道

曾擢字節夫，建昌人。其父信道，以學問識度爲呂紫微輩推重。先生隆興元年進士，從南軒遊。補附錄

南軒與曾節夫撫幹書曰：左右天資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容氣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觀焉。

縣令宋先生文仲

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弟其知長沙縣時止齋爲漕使將薦之曰具官有通務之才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藹有名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稽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召赴都堂審察其後不知官位所至補

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剛仲字仲潛文仲弟亦從南軒嘗知高安與兄齊名補

文肅吳竹洲先生傲

吳傲初名僞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歷知秦州晦庵南軒東萊龍川梭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善其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諗別既又以書相勞於中都先生以親老請祠餘閒與從遊窮經論史考德訂業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爲教卒諡文肅參竹洲集附錄

靈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於南軒門人程篋墩序先生文集言其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略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

知軍曹先生集

曹集不知何所人也。其知南康軍時，楊誠齋薦之曰：「具官胄出世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道，以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再列朝班，皆在六部，不事干謁，不肯附麗，皆以爲迂。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乞均減星子一縣豫賣，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南康地褊民貧，每歲流徙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歎，望賜旌擢，以爲良吏愛民之勸。誠齋是疏所薦三人，其一爲王道夫，其一爲徐居厚，而先生參之，賢可知矣。因歎南軒弟子脫落者，蓋不止十七也。」補

知州蘇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洗官賓州，因學於南軒。淳熙中登第，歷梧州推官，調福州教授，改秩知餘干縣。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補

通判周先生去非

周去非者，永嘉人。浮沚先生族孫也。學於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答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補

法曹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也。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晞顏錄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替，以特奏名任橫州法曹。」補

蕭定夫先生佐

蕭佐字定夫。湘鄉人也。其父爲黎才翁。塔故從五峯胡氏學。而於張宣公爲同門。先生因受業於宣公。授以居敬之旨。朱子帥長沙。先生以進德之說請益。曰。守先師之訓十五年矣。今見先生。如見先師也。鶴山嘗爲作師友堂銘。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李壁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先生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益公見而異之。曰。此譎仙才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朝累遷禮部尙書。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先生。先生還。與張異詞。階是進政府云云。是先生附和平原。以致顯要。令人歎文字之爲虛車。然其爭邱宗卿之賢。用張威以平寇亂。雖功不足掩罪。而知人之明。則不容沒也。嘉定時卒。謚文懿。先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閒書百五十卷。先生父子與弟文肅。臺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參史傳。

雲濼齋案。謝山劄記。文懿有雁湖集。消塵錄。臨汝閒書百餘卷。

梓材謹案。真西山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闕。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宣公成就之。侍郎謂文肅參政卽先生也。據此則在南軒門者。不獨文肅矣。

附錄

口口口曰。大參薨。背海內褫氣。方其壯年。銳於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於大義無媿。中間維持善類。破除
姦黨。厥功不細。至於淹貫古今。臨事商榷。憂國憂君。一飯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幾希。補

文肅李悅齋先生墓

李壘。字季允。丹稜人。文簡第七子也。學者稱爲悅齋先生。文簡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與先生最達。受業於樓迂齋劉靜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銳。南軒戒以勿急於求成。自是循序而進。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試爲館職。廷對忠讜。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先生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先生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皇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強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先生以諸軍皆因烏合之衆。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於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先生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能。請罷。詔知遂寧府。遂寧故文簡文懿所治。有遺愛。聞先生至。曰。吾舊郎君也。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先生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文清公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爲諉以分責。尙謹旂哉。然先生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尙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梓材案先生以嘉熙二年卒。淳祐在嘉熙之後。當是端平

元年故其次年詔議胡孫邵歐周馬蘇張二程十人從祀孔子廟廷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諡文肅先生父子兄弟以文章著眉人比之三蘇後溪劉文節公爲老泉請賜諡雁湖助之故得一字之典曰文或諧先生曰吾子卽他日之卯君也然先生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於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蓋元祐有洛蜀之爭二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後溪與先生兄弟出鶴山繼之遂合其統焉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先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先生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墮堞設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勸賊覘知有備取他道去先生之兄文懿守遂亦盛爲禦賊之計用是以困賊使自斃而成都亦以此得安城西牛頭山極險先生謂叔遠曰昔日相里貴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於城外耶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恐從蔣氏所藏藁底錄入

附錄

□□□曰侍郎疇昔立朝稍稍附致則立致卿相在鄂渚日置是非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凜然可謂不媿出處之義者補

祖望謹案時季允以鄂州制置副使改知遂寧尋改四川制置遂寧巽巖所舊治也又案時漫堂薦荆門張元簡荆湖機幕羅愚文恭子

運判劉退庵先生強學

劉強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也。刑部侍郎穎之子。侍郎受知張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爲友。其後嶽麓之教大興。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既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饑民嘯聚爲亂。向多以招安得官者。姦宄益豔之。至是復嘯聚。先生大發粟賑之。而僇其幸亂始禍者。建祠以祀周程。以近思錄教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嘗曰。今吏多駭法以活人。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冤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也。豈辟以止辟之意。故先生於獄事最盡心焉。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其於仕宦泊如也。補

鹽事宋西園先生姓附子自適

宋姓字茂叔。金華人也。初從呂成公學。論通鑑貫穿不窮。成公大奇之。已而學於宣公。卓然自立。成紹熙進士。主高安簿。江西帥漕如王公。蘭邱公。審尤公。表皆重之。引爲上客。邱公使金。引爲書狀官。歸除融州掾。秩滿辟爲廣西鹽事司主管官。諸司亦皆拭目待之。周益公稱之曰。茂叔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其於經史皆究本原。年四十餘。卒官。君子惜之。先生雅工爲詩。嘗次放翁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卻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問窮通。西山謂先生詩之閒淡。蓋亦得之。宣公者多子自適。字亦佳。補

學博潘先生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年十七。卽從張呂。補

雲濠謹案會稽續志載先生淳熙甲辰進士爲太學博士。

彭氏家學胡劉三傳

知州彭澹齋先生欽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箴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尋乞外通判嘉興移潭州所至監司皆薦之而京西制使趙方尤力差知峽州練軍實譏間諜戮盜魁正祀典卒爲忌者所中被劾奉祠鶴山魏文靖公深惜之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澹齋自鏡一卷愛蓮堂官箴一卷補

直閣彭先生鉉

彭鉉字仲誠忠肅次子以父澤錄用嘗爲寧都幹辦累知贛州獨進賦二十萬擢直寶謨閣湖南漕所著臨川可否錄備寇議事錄參臨江府志

梓材謹案嶽山原庶於南軒學案卷端劄記云廣東提刑彭鉉卽仲誠否。

彭先生泂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游氏門人

文清劉漫塘先生卒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也。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程等書。纔得考試。先生喟然歎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諡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集語錄行世。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宋史有傳。顧不詳其學術之源流。潤州舊志則曰先生與王正肅遂同受學勉齋。予考之。乃默齋游氏弟子。非勉齋也。先生少志伊洛之學。其時丹陽有竇文卿兄弟。湯叔永皆嘗從晦翁遊。從之講習。顧未嘗稱弟子。及與周南仲爲同年。又從之問水心之學。至於慈湖。則雖未嘗登門。而亦究心於其說。最後尉江寧。乃得默齋而師之。然則先生當爲南軒再傳也。先生文集序中俱是。融突說過。不知何故。觀先生於默齋稱夫子。於勉齋稱丈。則可見矣。宋史又略其諫史鄭二相之大節。而序其任卹之小事。不知何以草率至此。時朝臣喬行簡等皆薦之。禮部侍郎袁燮又舉先生自代。史彌堅奉祠家居。亦薦之。

祖望又案漫塘本有語錄十卷。吳禮部師道嘗跋之。而惜文集之不得見。今予得見其前集。而遍求語錄。未有得也。漫塘尙有後集。并京口著舊傳。今亦亡。

漫塘文集

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與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來論

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止於至善。則妄去矣。如何。回滕主轡。

世間無求於人。亦有兩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屏處。回趙御幹。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紵朱不能終日者。窮達果安在哉。回譚上舍。

世道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率意行之。稍有長慮。卻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後日之事。亦非計之得也。抑嘗讀黃叔度郭林宗傳。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回友。

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須要不到此地。乃得。回友。

惟今之士。巧於進而拙於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回袁大著甫。

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於貨賄。否則喔咿嚅唅。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通徐申。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贈王實齋。

口口口焉。而不口口口。無謂去口口口。而不計後來。贈樞深水張佳。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善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師魏以扶弱抑強爲事。其守京口。小人識其意。衣敝衣。

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於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此皆立說之過。立說之過。如緩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因循於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於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或至於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汲汲於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吾拳拳於別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而行之。則吏不能窺。民不能乘。政說。

古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敍於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獻馘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問過矣。梁縣學記。

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死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於鬼神以疑衆。而可乞靈乎否也。新淦縣社壇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漫塘文集二十二條。今移爲附錄一條。又爲游默齋附錄一條。王實齋附錄一條。又一條爲黃教授立傳於後。又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嶽麓諸儒一條。移入槐堂諸儒一條。移入鶴山學案一條。

附錄

辭通判建康。謝史丞相書云。幸荷大丞相特達之知。而病繫其足。惟大丞相曲貸之。重受生成之賜。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竊有私愛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於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

輔導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臺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颯
颯謂且留相天子曾未幾時卽榮衰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於人臣德業勳勞傳於子嗣今大丞相弼
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勛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
不可得乎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夫當上下未有厭斁之心
一朝褻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常守朝
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萬世之下歆豔歎慕以爲不可及今
議不出此而惟狙目前哂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靡之以爵祿
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於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
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宰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
安而危不迫其身憂不入其心每欲持此以獻於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
直致其辭者寡輒因敍謝裁具申獻儻幸致座側時一致思是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宰受大丞相
超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宰亦有悔不及矣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遊尋綠
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短褐拜謁道左以自
附於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

祖望謹案彌遠遜詞答之

除太常丞謝鄭丞相云幸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常期不負於陶成惟少殫於

忠告不可失者。惟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異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人。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需。已凍乎乏爨之憂。況遲之經久之給。諉曰。及此閒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間。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偷度可知。直救臨邊之臣。先爲固圍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況建議者。甫離辱吻之間。而間諜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飭謹隄防。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

祖望謹案時清之先以書勸行。先生答之。

既喪師。先生貽書李尙書。曰。三京之人。但乘其虛。頌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方之知耶。

先生志夫人墓曰。予繼室梁氏。家故奉佛。其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予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恍若有悟。自是遂絕。

蒙齋袁正肅公銘墓。謂其德虛周密。才力精謹。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

正肅王實齋先生遂

王遂。字去非。號實齋。金壇人。嘉泰初進士。爲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遷右正言。後以文華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召還。特權工部尙書。先生與劉漫塘。宰素同志。漫塘嘗稱先生爲文雄健。無世俗浮靡之氣云。卒諡正肅。參姓譜。

祖望謹案。實齋本字穎叔。西山改爲去非。其云勉齋弟子。亦非也。

附錄

劉漫塘送王穎叔官富陽曰。穎叔尙論古人。今且親至坡仙眠石之地。予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奸諛爲穎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繩墨。未免小異於程門。爲穎叔戒。

資先生從周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先生節夫

鄭節夫嘗往從游默齋。遊劉漫塘。送之曰。予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實在帥幕。將別。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予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不之重。亦不之責。苟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乃能是。故易。好人則一言一動。皆常中節。曰。是固應耳。萬一涉於疑似之間。則責備至矣。故難。如節夫者。信爲好人。而不爲游夫子之所愛者乎。補

附錄

陳北溪與書曰。知爲四明之行。彼持敬苦行一節。誠可欽羨。然所持者。只是一箇死敬。所苦者。只是一箇死行。只是禪家宗派。已易數千言。無一句是嚴陵詹郎中。乃其朋儕。九峯寺僧惠覺者。詹郎中悟道時。嘗進請證印。得朝聞夕死一言。不勝欣榮。其平日從遊趨向如此。願三思焉。

又答趙季仁書曰。載伯話別道及節夫。已求書爲四明之行。可謂狂妄。載伯又說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全是禪宗。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錄上添一位耳。若說去聖千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見其無

忌憚之甚。一大笑也。

趙氏家學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蘇氏家學

蘇先生國台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氏家學

忠文周先生端朝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於仲父去非。得南軒之傳。已而學於蔡行之。於百氏無不通。尤熟於典故。又學於葉水心。又嘗學於劉後溪趙昌甫。或以爲晦翁弟子者。非也。趙忠定公去國。天爲雨血。京師人以盆盎貯之。殷然。先生爲太學生。帥其儕叩麗正門。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先生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於衢州。已次半道。侂胄矯旨再入大理。先生自分必死。果百輩拷掠欲斃之。然卒不死。復聽讀於信州。從章泉遊。已而押歸本貫。尋有許聽自便。侂胄終忌之。先生避之入蜀。從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侂胄誅。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爲國錄。先生性介。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先生曰。暮矣。來朝於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錄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於姻。

亞之力。先生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嫻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先生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於臺。罷先生所居官。於是終彌遠之世二十三年。浮沈下吏。復入爲國博。不十年。至侍從。端平開邊力爭之。於是丐去。論者謂先生一不合於侂冑。再不合於彌遠。三不合於清之。雖官至九列。蕭然孤楊。不營一椽。有負郭田五十畝。捐以與兄。其卒也。諡忠文。修。

李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別 見鶴山學案

劉氏門人 胡劉四傳

教授黃先生復

黃復官高郵教授。嘗請學於漫塘。漫塘答其書曰。今人患在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口誦堯舜。行如市人。得喪分於目前。而惑取舍定於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忘。相傾相詐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遊。不過如先朝邢恕輩。是亦小人而已。執事有志斯道。而例及於衰辱。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將觀焉。補。

王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10
24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元宋

(四)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元宋

(四)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宋元學案

卷七十二

二江諸儒學案表

宇文紹節	程公說
	程公頌
	程公許
陳概	
附兄栗	
楊知章	子 子謨
李修己	子 義山 彭法
張仕佺	
范仲黼	蘇在鎔
	張鈞



MG
B244
2
:4

范子該	師遇
范子長	高載
魏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大治	
范氏續傳	
范蓀	
朱德之	高崇別見鶴山學案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謙	
三傳武夷得全	
二程元城子	
文四傳	
虞剛簡	從子統別見鶴山學案

曾孫
汲別見草廬學案

程遇孫

附兄壬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南軒私淑

黃裳

平甫講友 父虞仲

楊泰之

二江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峩蜀學之盛終出於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梓材案蜀中之爲張學者謝山盡入是卷其有本非蜀人而相與講學蜀中者亦附焉

南軒門人胡劉再傳

忠惠宇文願齋先生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先生以族子爲之後。補官仕州縣。旣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譖於侂胄。謂先生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之。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尙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歡。陞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尙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先生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願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邪。吾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諡曰忠惠。參史傳。

進士陳平甫先生槩附兄栗

陳槩字平甫。普城人也。乾道進士。對策慷慨。魏良齋讀而奇之。告以君鄉有張敬夫者。醇儒也。先生遂以書問學。與兄栗同刻志於聖賢之道。予讀南軒集答平甫書。及所作潔白堂記。蓋友朋之列。其時蜀士除

宇文樞密外，尙未有從甫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則皆平甫倡導之功也。而宋史竟以平甫爲南軒門人，或者請益旣久，遂執弟子之禮乎？平甫之官爵無從考見，而兼山黃氏之源流實由此出。淳熙嘉定而後，蜀士宵續燈雨，聚筮以從事於南軒之書，湖湘間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平甫嘗言於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懿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後人而周卹之，惜其著述之無所傳也。修

楊雲山先生知章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宣公之學於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於此矣。

知州李先生修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與國軍事，陸復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盛，從事於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侏子眞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義山。

通判張先生仕侏

張仕侓字子真延平人南軒高弟。

望溪謹案朱子爲先生父左司維蕃志云公字振綱一字仲欽劍浦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左司郎中歷與樞幸忤致仕卒子士侓通判溫州從張敬夫宦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據此則先生之學問淵源可考矣。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南軒雖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於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杜門十年不汲汲於進取鶴山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峰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與先生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生私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己延平張仕侓亦同講習其間修

梓材謹案此傳與陳先生平甫傳梁淵原本在南軒學案自謝山修改以入是卷。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合傳

范子長字少才成都人也二江先生從子與其弟子該字少約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先生避焉鶴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干木之門或謂迫斯可見卻陽貨之餽乃復拜以其

亡是也。嘉泰末，北闕門鴟尾及省部相次災。先是赤眚爲沴，太陰犯權星，天子避殿求言。先生與李仲衍、趙全道、魏鶴山皆上疏極陳韓侂胄之惡，以爲爵及與隸，權移主上，請退之。侂胄大怒，諸公相繼罷官。吳曦告變，上頗思諸正人言，有詔召蜀中三人。時侂胄尚未死，先生與鶴山皆謝不赴。惟李季允至已而更化，又召蜀中三人。先生亦與鶴山豫焉。史彌遠忌之，先生至京，不得入對，以吏部郎知瀘州。瀘爲夷境，酋長楊粲請開白錦堡爲錦州前帥許奕持之，未得寢而奕去。先生力言其不可，乃置平泉寨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然卒不得入朝，以殿撰知崇寧。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今語學派者，莫知淵源所自出，而蜀中之爲南軒高弟者，皆泯然無傳，文獻不足，可勝歎哉！少約與陳同甫善。

知州范華陽先生菴

范菴字秀才，成都人也。乾淳以後，南軒之學盛於蜀中，范文叔爲之魁，而范少才少約與先生並稱嫡傳。時人謂之四范。仁壽虞提刑剛簡嘗請先生講學滄江書院，鶴山魏文靖公初爲考索記問之學，先生以歛華就實語之，故鶴山之稱先生有曰：「學本誠，一論不籋條，自浩氣養心以求道腴，不茹剛吐柔而求聲利，了翁敢不勉希前輩，益勵後圖，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太府李繫薦士於朝，曰：「黃公裳、李公舜臣與先生，由太府寺簿晉大理寺丞，累官宗正寺丞，知邛州。」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也。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

陳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樞密院編修。嘉泰末。平原已有開邊之說。而外人未之知也。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旬而北門鷓尾災。延及省部。天子下詔求言於士。多指平原之橫。以及時政諸弊而已。先生謂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則憂在戎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因陳七事。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變。臣竊危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用武臣。吳曦旣久在蜀。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先生又進言。敵未動而輕變。祖宗之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貽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將起。又言。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侂胄惡之。先生請外。有留之者。遷太常丞。次年。出知閬州。吳曦變作。託傷足以避事。曦誅。始赴閬。而楊后用事。侂胄殛。邊事大壞。無不如先生之言者。擢本路提刑。安沂公丙素有不快於先生。以不俟代者至。輒用觀察使印。漉事。劾先生傲視君命。詔降一官。歷湖南北提刑。入爲兵部郎。時中朝頗疑沂公。史彌遠以問先生。對曰。蜀無安丙。朝廷已無蜀。夫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毀之。執政不悅。未幾。罷官。沂公歎曰。嗟乎。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乃遣人請昏。先生謝之。論者益服其公。已而起知眉州卒。先生學於南軒之門。少與范文叔輩講道。故其風節凜然而所養極粹。惜乎未竟其用云。

南軒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仁壽人。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壻。文定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

呂謝楊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任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黼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於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歎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永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爲大治。以安撫使黃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祠。未幾。起用。未上。遭劾罷。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至是固辭不行。或曰。將王事何。先生黽勉從之。請收人才。厚軍犒。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三路饑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東路帥李貴遜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肯行。先生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師前進。人心恂恂。先生謂曰。我師旣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勦敵聞。會居誼召還。先生亦抵簡州。潰卒作亂。由果閫以趨簡。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時先生至任甫五日。驚奔相屬。閣學劉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先生阻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而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乏。軍士大喜。劉文節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先生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阜郊。湫池。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鞏可也。昌祖曰。諾。遣人焚湫池之糧。遂復之。先生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先生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阜郊。于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內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贊。敵之壻也。先生得阜郊之捷。正欲擣秦州。有以密劄勒昌祖還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阜郊復受兵。先生夜出撫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於是先生請集保甲之民。以爲守禦。三年。

之間。圍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圍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魏文靖公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先生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損。小人也。先生乃上歸休之請。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誣劾先生罷祠。先生罷之三年。而損棄階成五州。先生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說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范季才葵梓材案藥當作葵。卽華陽先生。謝山穉有華陽別傳云。滄江先生。戊剛簡亦師事之。亦南軒高弟也。爲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爲滄江先生。長沙吳制使德天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者鮮矣。魏文靖公稱其學以爲由博致約。浩然獨得云。先生以故相之孫。著效危軀。顧未嘗得登朝。一展其抱負。君子於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先生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昌聞之歎服。張亨泉先生方亦同學易於滄江。

漕使程先生遇孫附兄壬孫

程遇孫字叔達。仁壽人也。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少年雄於文。已而折節爲南軒之學。范文叔居二江。所謂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先生有兄壬孫。官至雅州簽判。亦躬行君子。與先生最友愛。及卒於官。貽書以玉環爲訣。先生每見玉環。則嗚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祕書薛符谿先生絨

通判鄧先生諫從合傳

薛絳字仲章，龍游人也。於書無所不讀，嘗見朱子所注楚詞，於黃棘之柱策，以爲策杖黃塵荆棘之間，笑曰：「楚王初盟秦於黃棘，再盟於武關，而被執，故原其禍始耳。」其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旣死，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忱於見聞之陋，其酣身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河枕席，臥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以爲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爲地節之親政，或爲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日，臨紙悄然。」鶴山又題其則堂詩云：「卓哉符谿老，吾道資禦捍，萬殊錯標中，獨識一理貫。反躬事省察，憤世興寤歎。揭堂闡斯則，絕識陋秦漢。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爲秘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爲不及。同時有鄧諫從者，字元卿，亦漢嘉人，亦豫二江九子之一。嘗通判黎州，見於周益公集，不知其後官階所至。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張方字義立，資中人也。二江范氏滄江、虞氏講明南軒之學，先生與焉。以慶元進士官簡州教授，爲諸生痛陳佛老之妄，使不惑於趨向。其於時學徇名失實，好高忘本之弊，尤痛切入膏肓。歷知邛州、眉州、果州，遷直祕閣，四川制置使參議官，充利夔成都路提刑，劾去墨吏數人，又開新渠，以殺三江之怒，疏條急務。

六事皆直陳時政之失。又疏言大本大剛大勢大務。聞者悚栗。改帥漢中。以兵復天漢武休虎頭之險。蠲錢三十萬緡。米二千斛。給田以卹死節之家。進尚書兵部郎。以母老乞歸養。用郊恩官其弟鶴山魏文靖。公極重之。學者稱爲亨泉先生。有亨泉稿一百卷。予讀鶴山祭先生文。則先生以母喪哀毀不起者。平甫講友。

忠文黃兼山先生裳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羅外艱。邑子從受業。先生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於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譽日甚。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光宗卽位。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城不同。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上極異之。除大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嘗作八圖以獻。曰太極圖。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每曰爲學之道。當體之於身。本之於心。總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先生上封事。語特切深。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於背。少瘥。卽奏人君納諫。不可執以己私。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以臺諫不得其職而去。上領之。先生見王向學日益。因作渾天儀輿地圖。勉以進學。如天之運行不息。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尋除給事中。進侍講。貴近一限以法。後值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遷兵部侍郎。先生不受命。乞去。改除顯謨閣待制。仍爲翊善。太上見嘉王學問殊進。謂先生曰。此皆卿力也。先生曰。臣伎

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寮屬。且言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充學官。上嘉納焉。時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先生苦諫。及壽皇不豫。復抗聲切諫。隨以號泣。宮門閉。掩涕而出。自是先生瘡復作。連章請外。不報。乃移疾關外。聞壽皇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寧宗卽位。不能朝。再除給事中。改禮部尚書兼侍講。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反覆告誡。一主此意。蓋先生絕筆之作也。先生三歲病瘡。以國事積憂。遂至不起。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諡忠文。先生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雲濼案宋志稱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平甫。南軒高弟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參樓攻媿集。

雲濼謹案宋黃先生箋有二。一字晁仲平。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所著有演山集六十卷。

宇文門人胡劉三傳

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說

程公說字伯剛。眉山人。積學苦志。以春秋經傳。做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法。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卒年三十七。參直齋書錄解題。

謝山程氏春秋分記序曰。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遊於宇文之門。而克齋之學最醇。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為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上之祕府。行於世。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為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尙未四十也。

掌教程先生公碩

程公碩字仲遜。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先生嘗掌教益昌。祠上。

龍學程滄洲先生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克齋先生之弟。由進士積官至權刑部尙書。生平沖澹寡欲。人不得干以私。與故相史嵩之不合。鄭清之尤忌之。所建多格不行。其知袁州時。新周茂叔祠。葺南軒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為諸生講說。及婺州召還。疏請復京學類申之法。以養士氣。清之嫉言者劾之。出知隆興。未拜命而卒。贈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所著有塵缶集。雲際案。四庫書目。滄洲塵缶編十四卷。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諡。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參史傳。

楊氏家學

秘閣楊浩齋先生子謨

楊子謨字伯昌。澶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於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於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璧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邇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旣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塞。給糶糴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轉對。請於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運餉。節濫賜。捐內帑。以充糶緡。以收未楮。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歛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謀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

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夤緣勢要。有拂拭絀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寧宗蹙額領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先生知不容。請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先生移文內省索贓。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臥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強起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於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李氏家學

中正李後林先生義山

李義山字伯高。豐城人。知成州。修己之子。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言爲善不可無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由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師。漕楚俗尙鬼。有妖覲譚法祖。假禍福惑人。先生曰。此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嘉魚人。且言其師事朱仲晦張敬夫。儒林宗派因之以列於朱張之門。梨洲學案原本亦存其名於南軒門人。考先生爲嘉定庚辰進士。魏鶴山誌其母蔣恭人墓。言先生逾冠擢乙科。當生於慶元間。而朱子卽卒於慶元庚申。南軒先生卒於淳熙庚子。其不及事朱張明矣。故爲易著於南軒再傳云。

月舟門人

常幹蘇先生在銘

蘇在銘字和父，鄆人。受學范文叔之門，淹貫諸書。晚而歛華就實，以主敬教學者。其精神氣貌，能使惰者肅，譁者默，毋敢慢焉。以進士官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官，鼓衆入城，將爲亂。先生聞變，挺身出諭之，民爲散去。長官得免死，願反以是忌之。先生卽引去。其後爲潼川常平司幹，以白冤獄忤上官，遂請致仕。剛決不撓，不媿其師友之教者也。退居七年，益講學。臨終，以五峯遺書授其子曰：「此吾從范先生得之，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題詩而逝。補

提刑張先生鈞

張鈞字子和，江源人也。少厲名行，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孫巖老松壽，蜀名儒也，尤器之。受業范文叔之門。光宗初政，以布衣上書論國家大恥，列聖深仇，踰六十年而未復。其言洗痛，又言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焉。紹熙四年大對，首言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論一人進德之機。末謂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俗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爲舉首，尋置乙科。主西鄉簿，調爲隆州教授。已而知什邛縣大書堂上曰：「奉公如上帝，克己如劾敵。」愛民如赤子，防吏如餒狼。境內稱治。通判瀘州，吳曦之亂，守川陸以待王師。開禧三年，以李參政雁湖薦，召對。先生奏曰：「陛下初卽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天下國家之大本也。乃陛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而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天地之內，抑鬱不得申，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

姦而威福之原溼。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溼。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溼。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原溼。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盡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盡壞。陛下卽其所溼者。以爲規模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祀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彘日之餘氣。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彘日之乖氣。五者拔活生靈。以補權臣之掎戮。六者振厲士夫。以補權臣之斲喪。則原之溼者微。何物驕敵。能勝陛下澄源進德之功哉。其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如活百姓。蜀中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十萬緡。洎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錙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畸零。旣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餒。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鄧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以早求直言。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因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遷太常丞。嘉定三年。輪對言仰視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皆人所難受者。除祕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爲上精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

民困已而罷爲運判尋奉祠卒。

孝子師先生遇

師遇字厚卿成都人也。二江先生范文叔之壻。有篤行。紹定元年。被貢。以母疾不就。嘗禱於上下神祇曰。苟造物許一齒名於進士籍。則貽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已而母卒。踰三年。成進士。以前誓不欲仕。親黨強之。乃受官。歸而得疾。歎曰。是蓋食言以干天怒也。遂致仕。生平守南軒之教。至爲醇固。雙流門人。

縣令高先生載別見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宋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別見鶴山學案

盧氏家學

虞先生號別見鶴山學案

黃氏門人

大理楊克齋先生泰之父虞仲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也。祕閣修撰虞仲子。世有家學。少受業於黃兼山。藏書數萬卷。手自簪校。臥不設

榻者幾十年。以躬行自矢。舉世聲利無足動心。初以郊恩補官。已而奏名類省試。吳曦叛。先生方攝成都教授。安撫使楊輔集議。先生昌言。今日之事。當計順逆。不當計禍福。正名討罪。曷爲不克。不然。願與閣下死。此以報國。輔不能用。先生致其事而去。曦誅。其事上聞。詔起爲羅江丞。吳玠諭蜀先生上書曰。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發。旣亂而有抗之者。必猶有所憚。夫亂者。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則士大夫之爲也。於是安丙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無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赴都堂。以親老辭。特授知廣安軍。丁艱。免喪。知富順監。三日。卽告寮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發廩粟以濟民。知普州。蠲賦二萬。減省浮用以輸邊。又二萬賑貧半之。安丙再薦之。召赴行在。而先生固辭。知果州。減浮費以蘇民困。如普州時。一切禮饋貯之庫。以賑貧。寶慶二年。再召入對。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意。奪於邪說。以抹蠱敝。次謂本朝德澤邇來。斷喪無餘。民無常心。何特爲國。次論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言路益梗。士氣益消。上奇之。除工部郎中。時真魏諸公方相次去國。人方縮舌。而先生自遠方來。首及之。言事者稍吐氣。已而又輪對。言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說有三。爲安靜。爲用中。爲更化。安靜則苟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紕政尙多。何更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常心未失。今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遷軍器監。入對。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徵。而臺臣諉曰。雪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尙忍言哉。又言疫氣債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徵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進君子退小人。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之。除大理少卿。先生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遠羣臣。而輕於絕友愛。不思

天倫之至痛。乃曰不當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初。先生三被召。再申命。四辭不得。乃至甫三月。卽求歸。未得。是日。詔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先生遺書宰相。謂呂夷簡末年。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且復見於今。又引其先相國越王事。勉之。聞者爲之變色。先生嘗以宰相生辰壽之。詩有云。潭潭仗台鼎。旣閱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饑餒接。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絕可憐。先生之得罪於權相者。非一。而獨免於禍。則亦幸也。其治重慶。豈弟如普果。二州時期年乞歸。先生時已病。道卒。所著有克齋集百卷。大易要言二十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集經史百餘卷。南軒私淑之傳。以先生爲第一。宋史列之儒林。而不知其源流所自。且於其大節。亦尙未詳。爲可惜也。

伯高門人胡劉四傳

彭先生滋

彭滋。清江人。忠肅孫。李義山卽忠肅長子欽堦。而先生又爲義山壻。

范氏續傳

縣丞范先生大治

范大治者。成都人也。幼時常及從學滄江書塾。官崇仁丞。宋亡。不仕。與學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輒數千百言不止。虞集猶及見之。當是華陽之後人也。

虞氏續傳

編修虞升齋先生汲別見草廬學案

卷七十三

麗澤諸儒學案表

葉邦	子榮發	孫霖	曾孫審言
樓昉	徐僑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璧		
	李真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撝	子應麟	別為深寧學案
		子應鳳	別見深寧學案
	鄭清之	趙范	
		趙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應儼		
	附弟儼		

樓昉	
葛洪	
喬行簡	
李誠之	
王介	子楚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喬夢符	
王翰	子柏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洽	
石範	
朱質	
葉秀發	
潘景憲	
潘景愈	
潘景夔	

潘景尹	
鄒補之	
杜旗	
戚如琥	孫紹 曾孫象祖 元孫崇僧 附師王元章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戚如圭	
戚如玉	
夏明誠	
鄭宗強	
汪淳	
汪大度	孫開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大章	
汪大亨	
汪大明	

李大同	羊永德 子哲	趙彥桓	趙善談	康文豹	康文虎	胡子廉	郭澄	邢世材	詹儀之	陳黼	黃謙	黃渙 父敦義
-----	-----------	-----	-----	-----	-----	-----	----	-----	-----	----	----	-----------

樓季愷	
樓叔愷	
樓仲愷	
樓孟愷	
盧汝瑄	
盧汝琰	
彭仲剛	
周介	
鞏峴	
鞏燦	
鞏豐	
郭頤	
時灑	
時瀾	子少章

汪仲儀	
郭粹中	
父□	
郭敏中	
郭允中	
郭時中	
葉誕	
徐文虎	
父時又	
陳錫	
徐侃	
徐倬	
王深源	鄭聞 <small>別見北溪學案</small>
並東萊門人 白水玉山三	

山芮氏再傳	元城龜山譙	氏武夷紫微	濱浦二傳	冰水二程榮	陽了翁萬山	和靖四傳

麗澤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遠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考。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梓材案。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故謝山云。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云。

東萊門人林汪再傳

主簿葉先生邦

葉邦字子應。金華人。大治主簿。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門人高弟。而於先生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參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文獻集未舉先生之字。其字子應。見吳正傳所題徐文清手書雜稿後。且稱爲鄉先生云。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樓先生炳合傳

樓昉字鳴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炳俱以文名雲濠先生弟字季文從東萊於婺嘗以其學教授鄉里從遊者數百人李悅齋學士王厚齋尙書其高弟也後守興化軍卒

梓材謹案李悅齋爲紹熙庚戌進士厚齋尙書以嘉定癸未生相去三十四年且其父温州已是幼從迂齋尙書未必再及樓門王厚齋云云當是王厚齋尙書之父之譌脫耳

端獻葛先生洪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成公學登進士第歷官爲尙書員外郎上書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儆軍實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謚端獻杜清獻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成公之門登紹熙進士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卽位貽書丞相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端平二年朝議收復三京又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自古英

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後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諡文惠。先生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正節李先生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於東萊，釋褐爲饒州教授。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黃州不保，力戰死之。先生嘗謂真西山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輩八字箴也。至是果不負所學，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畷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淩南軒，後人有唐而趙良淳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唐震、呂大圭之徒，不勝屈指。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讟於妄人，可爲軒渠。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文公與呂成公遊。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事，上久不朝，重華宮。先生上疏極諫，孝宗崩，又力請過宮執喪，言甚激切，人歎其忠。寧宗立，以忤韓侂胄坐

効奉祠。久之累遷國子祭酒。會旱，詔求直言。先生手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命史彌遠終喪。後以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以疾奉祠卒。諡忠簡。子瑩，從真西山遊。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爲郡人，徙起居舍人。出知嘉興府，又尹臨安，改知慶元府。卒年五十六。又言先生初學於呂東萊，徙居金華，娶鄭僑女，僑實壻汪玉山，應辰，故其間學有源委。蓋本真西山所作墓誌。西山又言先生子瑩，真其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春秋臆說通鑑解，標爲渾尺集。蓋先生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

御史喬先生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嘗從東萊學。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民歲苦霖。先生爲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後除大理正，奉旨鞠郭倬獄於宿州，不畏權勢。進監察御史。參金華先民傳。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龜山弟子，師愈之子。而文憲公柏之父也。師呂成公，亦逮事朱文公。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參可言集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定菴。金仁山題管齋文集目後云：僊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朱子別集棲賢齋屋題名，有門人丁克王翰、王翰，蓋卽先生。翰，瀚古今字爾。

縣令王先生洽

王洽，字伯禮，金華人。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嘗知當塗縣，真西山薦狀言其爲邑也。心乎愛

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云。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宋史道學王柏傳。父瀚，兄弟皆及朱呂之門。是先生爲東萊弟子之證。

通判石先生範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從東萊遊，以進士尉奉化。歲饑，貧民將爲變，先生賑之，不誅一夫而定。遷知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先生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獠弄兵，袁當其衝，先生攝州事，練軍旅，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卒。參浦陽人物記。

侍郎朱先生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於成公及唐說齋仲友。中紹熙進士第二人。累官至右正言左司諫兼侍讀權吏部侍郎。著有易說舉要。

知軍葉南坡先生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東萊，以進士爲慶元府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楊慈湖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雲濠謹案宋景濂爲先生傳，言其師事呂東萊，唐說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

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又言其教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獨善。

樓迂齋鄭安晚袁聚齋也。又言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有易說周禮說及論語講義等書。

梓材謹案宋世葉秀發有二，其一仁和人，名時，字秀發，官龍圖閣學士，謚文康。

教授潘先生景憲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益自刻厲。學官汪玉山、芮國器、王梅溪皆推重焉。隆興元年進士，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力請太平教授。遠次以歸，始爲浮屠說，旣而學於東萊。先生與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學焉。父喪服除，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誦詩讀書，旁貫史氏，尤盡心於程、易、朱、晦、翁子塾，其壻也。參朱子文集。

太學潘先生景愈

潘景愈字叔昌，叔度之弟。嘗爲太學解魁，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東萊稱其有意務實。參東萊遺集。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合傳

潘景夔，景尹，松陽人。其父朝散，好謙篤於教子，越數百里，遣從東萊遊，且謀徙家於婺，以便其學。同上。

府判鄒先生補之

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朱呂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著有春秋語孟注、兵書解、宋朝職略等書。參浙江通志。

薦辟杜橋齋先生旗

杜旗字伯高，金華人。登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間，兩以制科薦。所著有橋齋集。參姓譜。

知州戚貞白先生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從呂東萊遊篤於修齊之道以進士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甫受代而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從兄如圭如玉皆從東萊遊同上

雲濠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云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歎異之

縣尉戚先生如圭

進士戚先生如玉合傳

戚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縵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母周氏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語錄顧諸子曰旣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邪其期諸子如此參東萊遺集

梓材謹案黃文獻志道一山長戚君墓言二先生邁起進士乾道淳熙間

推官夏先生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推官遂致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休文爲是樓之辱吳禮部敬卿特稱之百家記

朝請鄭坦溪先生宗強

鄭宗強字南夫金華人遊於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後以朝請大夫致仕著有坦溪集行世參金華府志

教授汪先生淳

汪淳，金華人，受業東萊，勵志於學，授吉州教授，講學者咸歸重焉。參浙江通志。

· 汪獨善先生大度

汪約叟先生大章合傳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於呂東萊。慶元初，大愚觸權奸貶韶州，先生往送之，伴送者凌辱大愚，先生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經紀其家事甚至。晦翁致書深加歎敬，弟大章號約叟，亦從東萊遊，大愚之卒也，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參金華先民傳。

梓材謹案：時法號獨善，吳禮部跋汪元思因窮集云：大愚謫廬陵，獨善嬰喪，憂足送之，後徙卒高安。

其弟約叟，驟試往護其喪，兄弟途以義聞，士大夫王忠文公跋大愚帖，則謂時法人稱爲西山先生，而儒林宗派又以西山屬之，其兄大亨恐誤。

梓材又案：東萊爲汪灌慶行墓志云：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大度、大明久從予遊，據此則約叟大章之於獨善，蓋從弟也。

汪先生大享

汪先生大明合傳

汪大亨，字時升，汪大明，字時晦，西山先生大度之兄也，皆成公門人。參王忠文集。

州守黃先生渙父敦義

黃先生謙合傳

黃渙字德亨光澤人父敦義以六經教子七子皆有成立先生志篤學博嘗從呂東萊遊淳熙戊戌南省第二人後守岳州罷廚傳蠲魚稅毀淫祠卒年八十兄謙字德柄亦遊朱呂之門補

著作陳先生補

陳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遊永康林大中聞其賢妻以女先生未嘗倚爲重也淳熙八年登進士不及汲進取以恬靜自守林欲召爲樞密院先生力辭嘉定元年大中卒乃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凡三十年偃蹇宦途而不改其樂後丐祠歸貧無室廬僦居永康以終參東陽縣志

侍郎詹先生儀之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也張宣公守嚴州東萊分教先生俱從之遊又嘗從朱文公問學累官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已而以蜚語謫袁州光宗登極以其嘗爲宮寮許自便時閩中有詹元善者亦朱氏弟子也而以體仁爲名補

附錄

□□□曰詹體仁懋實肯講學不易得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每力振之以此思剛明之質誠不易得又曰舊在嚴陵體仁頗惑佛學今卻不然亦得伯恭之力又曰豈第愛民凡事可以商量趨向甚正□□□學並補

縣丞邢先生世材

邢世材字邦用其先自青州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先生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長者遊深思力

案有所未達。憤俳見於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於東萊有連。從之講學。非一日。出爲南康軍司戶參軍。遷從政郎金華縣丞。未上。卒於家。年三十七。參東萊遺集。

主簿郭先生澄

郭澄字伯清。東陽人。以父將仕郎良臣。紹興末。軍興。入質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補將仕郎。調南昌黃巖主簿。皆不行。先生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先生既用力於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惻穎。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云。同上。

梓材謹案。說齋學案。吳主簿傳云。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澗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先生爲西園學者。是亦呂薛門人也。

雲濤謹案。葉水心誌先生父將仕墓。言其嘗使先生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又言先生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又案陳龍川爲郭德鄰哀詞云。德鄰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遊。德鄰先生父字。惜先生所得諸師。多不可考。見

胡先生子廉

胡子廉者。淳安人。博極羣籍。不屑科舉之學。從東萊先生遊。終身不仕。補康先生文虎

康先生文豹合傳

康文虎字炳道與弟文豹字蔚道皆東萊弟子補

梓材譚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大愚遊侯澗山記云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謝山自注如是

安撫趙先生善談

趙善談東萊門人官安撫

通判趙先生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東萊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換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通判羊先生永德

羊永德縉雲人紹興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成公著春秋發微子哲見括蒼彙紀

尙書李先生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於成公與朱文公之門登嘉定進士第官至工部尙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有羣經講義

朝散時南堂先生瀾

時先生溼合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師呂東萊淳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東萊輯書說自秦誓沂洛語未畢

而卒。先生補完之。有南堂集若干卷。兄漂。字子雲。亦師東萊。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卒。參金華賢達傳。

監簿郭固齋先生頌

郭頤。字養正。嚴之壽昌人也。進士。從東萊先生遊。官至軍器監主簿。學者稱固齋先生。補。

提轄鞏栗齋先生豐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其先鄆州須城人。渡江爲婺州武義人。少遊成公之門。淳熙進士。嘗知臨安縣。稍遷提轄左藏庫卒。葉水心銘其墓。

祖望謹案。胡紘以高科求進。不得。怨忠定。鞏栗齋亦以舍選前列。訴京鏜。京之對之。無異忠定。而栗齋極歎鏜言之是。反自引咎。毫無怨尤。

司封鞏厚齋先生嶸

鞏先生峴合傳

鞏嶸。字仲問。梓材案水心爲仲至墓志云。季氏仲同。栗齋弟也。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陛辭。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致仕。先生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媒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詳見洪平齋墓志。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先生之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自長子峴而下。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聞於時。惟峴失其事。而不別爲之傳。補。

梓材誼案水心文集楊夫人墓表云。嫁東平鞏法。鞏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嶸也。始。

生是楊止二子。所謂長子規。豈卽栗齋之改名耶。然又謂規失其事何也。疑楊夫人爲羣君繼室。長子規當是前夫人之子。故不之數耳。

周先生介

周介字叔謹。括蒼人也。從東萊晦翁遊。補

提舉彭先生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也。乾淳之際。永嘉儒者林立。而平陽稍爲別派。徐忠文公子宜以心學起。其說合於金溪。王信州道甫以事功之學起。其說合於永康。先生徧遊其間。及以進士釋褐。主金華簿。始聞麗澤之教。東萊謂其用力甚銳。先生之學。不事論說。以實踐爲宗旨。尤有吏才。衢州大水。憲司檄下金華。令先生往覆視。先生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堦。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旣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已死矣。憲司感其言。即出米恣所賑。移臨海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一圖。而物數其地之所有。有以圖上者。先生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先生指曰。某地方嶺有某某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胡失之。其人大驚。不知先生何以得之也。由是整廢墜甚多。先生善聽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訟爲衰止。提刑薦其政。召付都堂審察。授兩浙運司均斛官。以近臣薦。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以試進士與知舉者忤。罷官。已而起知全州。時陳公君舉詹公元善任漕使。首爲減月椿錢十三四。先生又減繁費。以甦民力。然後戢豫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獨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吏胥不敢取斛面。而擇其耆老之有學行者師。

長其子弟。先生於聽政之暇，親執經而教之。以外艱歸。凡先生所至，去後無不思者。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先生爲常平提舉。蓋且向用矣。是年病卒。葉水心曰：子復之爲學，以爲非同聲趨和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猶憊置之。故其材爲實材，德爲實德。此先生之學之大致也。先生不著書，賴有水心之文，得以見其本末云補。

盧先生汝玦

盧先生汝琯合傳

盧汝玦，汝琯，淳安人。子權，大經之叔。季子也。東萊爲新定校官，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東萊。蓋叔季遊居數年，參東萊遺集。

樓先生孟愷

樓先生仲愷合傳

樓先生叔愷合傳

樓先生季愷合傳

樓孟愷、仲愷、叔愷、季愷，義烏人。並從東萊遊。父蘊卒，東萊志其墓。同上。

汪先生仲儀

汪仲儀，金華人。嘗從東萊遊。母卒，請銘於東萊。同上。

縣尉郭先生粹中父口

主簿郭先生敏中合傳

鄉貢郭先生允中合傳

鄉貢郭先生時中合傳

郭粹中敏中允中時中武夷人朝散大夫戶部員外郎知常州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某之諸子也東萊與戶部遊再世諸子相從講學粹中嘗爲龍游尉敏中主江山簿允中時中皆應進士舉同上

縣令葉先生誕

葉誕字必大蘭溪人乾道進士從東萊遊嘗主清江簿其父卒東萊爲之志墓官至吳縣令同上

徐先生文虎父時父

徐文虎分水人從東萊遊相與居者數年其父時父趣之從師友講習甚篤同上

陳先生錫

陳錫烏傷人嘗執經於東萊同上

徐先生侃

徐先生倬合傳

徐侃徐倬義烏人文清公僑之兄也皆學於呂成公而文清師事朱子參王忠文集

王先生深源

王深源婺州人。東萊之徒也。鄭聞在呂氏家塾。從先生爲學。參陳北溪集。

梓材謹案東萊學案監獄祖泰傳語其友王深厚。深厚當作深原。原爲源之本字。蓋因原而譌爲厚。

葉氏家學林汪三傳

隱君葉先生榮發

教授葉先生霖合傳

葉榮發金華人。其父邽爲徐文清公師。先生深自韜晦。罕與物接。子霖始復以家學授徒。端明殿學士王壘知南康軍。葉闔咸敬禮焉。官終蘭溪儒學教授。

州同葉先生審言

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蘭溪教授霖之子。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自立。父子相爲師友。嘗仕浦江義烏二縣教諭。所至以興壞起廢爲務。任衢州之明正書院山長。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及爲吉水教授。士論翕然。主晉江簿。同寮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使者得其寃狀而莫能直。竟去官。改婺州路司獄。以年請老。詔晉秩同知瑞安州致仕。先生學以寡欲爲宗。治家有法。吉凶諸禮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室廬再厄於火。僑寓唐氏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椽。教子之餘。日以種蒔爲事。所入不足自給。處之晏然。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許文懿公謙柳待制賈吳禮部師道張修撰樞皆雅重之。

葉氏門人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氏門人

文懿李雁湖先生璧

文肅李悅齋先生稟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王先生搆

王搆字謙父。其先浚儀人。徙居於鄞。先生博學耿介。爲樓迂齋高弟。復從史獨善遊。文藝深醇。善議論。壯歲試詞學科。不中。輒棄去。自誓曰。他日必令二子業有成。後登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先生不受。拱而言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往昔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子果俱中詞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周水災。再攝新城。爲貧民完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慮囚受賂。先生得實。力白其誣。晉之不敢犯。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攝郡去日。以羨財留於官。改祕書丞。守徽州。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實未之見。其議剴切。深中時病。後直祕閣。知温州。淳祐十一年。上書汲古傳忠。又書竹林二字。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九。子應麟。應鳳。參延祐四明志。

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雲溪。安先生初名燮。字文叔。別號安晚。鄞縣人。少從樓迂齋學。能文。樓攻媿亟加稱賞。登嘉泰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斬許可。先生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掖先生無答拜。且

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學錄。理宗卽位。累官至參知政事。史衛王卒。先生爲右丞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西山等十五人。雲濠案。十五人者。真文忠與魏文靖了翁。崔清獻與之。李文肅。徐文清。僑。趙尙書汝談。尤尙書堦。游觀文似。洪忠文。奇夔。王正獻。徐。李文清。宗勉。杜清獻。魏。徐忠簡。清叟。袁正肅。甫。李觀文。邵也。時號小元祐。遺逸如劉漫塘。趙章泉。皆見旌異。入洛師潰。乞罷。不可。拜左丞相。丐去。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申國公。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之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先生方放浪湖山。每寓僧刹。帝勉諭有加。軍國事仍自先生決之。十一年。感疾。乞罷政。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贈尙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先生不好立異。湯仲能巾嘗論事侵之。及再相。仲能求去。先生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先生乃引之共政。先生與彌遠議立理宗。駁駁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先生之力也。參史傳。

參政應莒芷先生係附弟係

應係字之道。昌國人。刻志於學。嘗從樓迂齋遊。文聲日振。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歷遷祕書郎。請早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先生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淳祐初。遷宗正寺丞。端平開邊兵敗。先生預議邊事。坐斥。後復用以起居舍人。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掌內制。理宗一夕召之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翌

日拜翰林學士。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以疾乞歸。卒於家。弟倬。字自得。六歲能詩。紹定四年進士。調烏程尉。議毀淫祠。獨存徐孺子廟。鄰邑有沈氏兄弟。認財郡檄。自得委曲開諭。適沈子魁鄉薦。因賦詩傲之。兄弟感悟。爭遂息。仕至文林郎。參史傳寧波府志。

謝山翁洲書院記曰。應參政葦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葦芷於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圯。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於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於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考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出於安晚。其與葦芷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

忠簡家學

策樞王潛齋先生塾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朝奉家學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羊氏家學

羊先生齋

羊哲，永德子，師呂成公之子伯愚，學問該博，才思深遠，著指南集，參括蒼彙紀。

時氏家學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父朝散郎瀾，師事呂東萊先生，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子史學尤精。詩由盛唐而追漢魏，文泝宋東都以前而遠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登寶祐進士，由麗水主簿歷諸教授，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閱，有忌者，改授保寧節度掌書記。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雜詩文數千篇，總名所性集。參金華先民傳。

王氏門人

鄭先生聞別見北溪學案

王氏家學林汪四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戚氏家學

隱君戚貞孝先生紹

戚紹婺州人。知袁州如琥之孫也。入元。隱居不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參黃文獻集。

教諭戚先生象祖附師王元章

戚象祖。字性傳。貞孝先生之子。少服家庭之訓。弱冠師事王元章。益達於命義。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弗許。復用爲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訖辭不受。僑居永康之太平。同上。

戚朝陽先生崇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氏家學

汪先生開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七十四

慈湖學案表

楊簡	子格
老楊子 象山門人	

五世孫 茂

六世孫 伯純

七世孫 圭

袁甫 別見黎齋學案

馮與宗

馮國壽

史彌忠

父漸

史彌堅

子賓之 別見耶劉諸儒學案

史彌鞏

孫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王撝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史彌林

父涓

	沈民獻	四世孫 輝卿
	劉厚南	五世孫 源見上遜齋門人
	舒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溥	
	王子庸	
	馬樸	子燮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	
	馬燮	
	王琦	鍾季正
	舒益	
	洪簡	
	舒衍 別見聚齋學案	
	吳墳	

夏希賢

洪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樞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憲

孫偕別爲靜明齋學案

私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巽齋學案

韓宜卿 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 子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湯建

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士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梓材案。慈湖學派。梨洲之原本。附列金溪學案。自謝山始別爲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瞳矐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

无礙。沈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撫幹。知嵯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爲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三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日用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无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爲天下賀。出知温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妓籍。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羅戟門。令投牒者自鳴。鳴卽引入。剖決无時。縣官賢否。卽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喏於庭者。无問誰何。卽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諡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橐乙橐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啓蔽等書。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无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

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隕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无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澗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无内外。貫通无異殊。觀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无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者也。天卽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卽己也。天卽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傳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无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

明大與至之无二旨。乾與坤之无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无二一也。无二已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割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小。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无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

吾之握爲手。以吾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之心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无所不通謂之道。言乎无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无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上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者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者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者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

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无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卽天。萬物卽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卽易也。幽明本无。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无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己說也。神卽易道。卽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无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卽易也。德業卽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錄記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卽易。坤卽易。其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无一。萬无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无幾也。月至者又无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於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豈訓詁

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尙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尙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无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做戒无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做戒吾做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无二我也。无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无思无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无思无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蹟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爰也者。倣此者也。非蹟自蹟。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行之不同也。此非沈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卽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有其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无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爲之，顛沛間爲之。无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无二也。无嘗斷而復續也。无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无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无強无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无斷无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无思。而吾心无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无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已。雖欲无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无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无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卽道心。卽仁義禮智之心。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於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无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

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无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无滓也。混混乎无涯。无畔。无始。无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鷲飛戾天。非鷲也。魚濯於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已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

大无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卽敬卽愛。无不通矣。有倫有敘。无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曰。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於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无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

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尙不欲言。恐學者又起毋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无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无窮。无始无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於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瞭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无所不通。此心之明。无所不照。昭昭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无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於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无美惡。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无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无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无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无乃不可斷斷。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不可尙无。而況於固乎。尙无所知。而況於固乎。何爲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无尙不立。何者爲我。雖意

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无尙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无。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无體。清明无际。本與天地同範圍。无内外。發育无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於此。某卽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无。而必以毋爲无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无。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事。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荆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梓材謹案以上二篇梨洲原本謝山序錄云。采其最粹且平易者。知此外尙多采錄。蓋其稟未全。附錄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於色。朋徒私相尊號爲祖師。以爲真有得於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詹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

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爲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賊證暴露補

又答陳伯澡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略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閣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无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閨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耄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補

宗義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卽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无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略可識矣又何曾若考亭之言邪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關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蓋亦不取无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

謝山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格。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无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无餘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文元之究竟哉。

雲濠謹案。謝山又爲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格。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於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

慈湖講友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并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韓先生宜卿別見清江學案

太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鄞縣人。金紫少子。瑒之孫也。爲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其卒也。慈湖爲誌其墓。補

沈清遐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清遐居士，以與學峻行，與慈湖爲忘年交，補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達可，樂清人，不爲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稱藝堂先生。夙與必齋沐讀易一卦，鼓瑟自娛，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修。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列先生傳於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并不明著其受學止齋。溫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授徒，又稱其退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卒，亦未詳其師承。朱氏經義考引胡一桂說，言先生交於楊慈湖，著有周易筮傳，則以爲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案移列於此。

慈湖學侶

知軍葉先生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韓叢山先生度，別見清江學案

慈湖家學，龜山再傳

承務楊馨齋先生格

楊格，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馨齋記。官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參慈湖遺書。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別見繫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與宗

馮先生國壽合傳

馮與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於書无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羣士信嚮蓋先生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於聖道獨有啓發晚益融貫表裏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爲誌其墓從弟國壽梓材案慈湖遺書有爲馮似宗壽樓文昌詩未知卽國壽否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戶
甕牖氣浩如也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父漸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囊中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漸怒先生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爲政尙安輯獨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獨田租十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薦陳韓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真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以子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諡文靖參延祐四明志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史彌堅字固叔。嘉定造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於慈湖。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洲。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真西山紀其政績。守鎮江。力薦劉漫塘於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同祿於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吳鶴林泳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同上。

附錄

口口口曰。予嘉定初年。官浙東。巒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浙漕。同案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尙書處滄洲。誠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強之。天下仰其高。溧水在太學。以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旣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在溧水爲羣所抑。自他人處之。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此某所以於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也。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舛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有言人所難言者。補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彊記。入太學。升上舍。時衛王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置開鄂閩。辟諮幕府事。壽昌戊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无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

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祲。俾蠶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徽民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先生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西山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嚼然不污。有如此。參史傳。

附錄

口口口曰。溧水惠書敘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峻自處之意。補

史和旨先生彌林父涓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產弟。刪定涓之子也。文惠之存。刪定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貶其子。先生又辭不拜。參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靜清書院記。文惠卽忠定之初謚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摘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

祕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游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獨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爲融堂先生。

新安州學講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橫參錯。初无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於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卽仁。虛明渾容。本无虧闕。爲意所動。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憤憤。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改。除夫所謂用力於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克於己而已。如月之明。雲翳之卽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卽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无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无非己私。有一毫己私。卽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卽不足以爲仁。先聖於此。不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於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卽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卽本心之妙。卽所謂仁也。克己卽復禮矣。復禮卽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闔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无外。謂之天下歸仁。良不爲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

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搖于外誘必亂於意見必動於浮論虛說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割故能惡習必不能掃除倂俛然中无定守而欲倚人言爲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旣已克己答顏淵之問遂斷斷曰爲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略无倚仗而斬截決裂一斷諸己也一斷諸己直心而用无所回撓安得受制於外物也哉顏子至此聞言不疑卽求就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爲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者名四實一无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克雖然不特接於目而後爲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視无所蔽矣不特接於耳而後爲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聽无所蔽矣以至於言以至於動不特宣之於口發之於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微過則改則言動无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虛明略无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至三月不違无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錄

趙寶峯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己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干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史臣乃贅某於道統之後未知其似是而非補

梓材謹案是說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爲然故於石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洪默齋先生夢炎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間香軍構逆命先生撫諭既受旨索飲至醉臥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砍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爲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綏之至維揚閩帥趙葵詭以指日可破先生曰攻討者制閩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恩曲赦非愛闕卒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酋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尋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差知衢州卒於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錄三卷高沙撫錄荆襄語稿各一卷參萬曆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時默齋嘗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爲本一族祖與融堂并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耶與袁蒙齋誌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遊得於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故升聞錄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使十一郎雲濂察一作十二郎知之補

祖望謹案史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以闢異端爲第一義別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空萬編修問史學士諱公遺事帖子云子仁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世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杜門講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方叔名彌大吏部侍郎忠定長子

知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間。知饒州。廣濬城隍。著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說饒州志二卷。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亦楊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庵先生墳

陳墳。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爲袁絜齋議諡。餘皆閣筆。論政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監司閩浙者久之。入爲國子司業。知温州。未上而罷。臥疾。抽架上書占之。得呂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錄

史彌遠爲先生母黨舅氏。先生於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當國。將爲先生謀加恩數。先生卻之。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爲學錄爲宗正寺簿。俱奏對。盡言切直。賈貴妃入內。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君德。彌遠駭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云云。

爲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諡。先生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諡曰榮愿。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運。爲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於朱呂陸三家之學。并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願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附從子錫孫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馭民則用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爲不善。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爲相。欲招致之。先生以分定固辭。差主管戶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絕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江府。累官直祕閣。遷尙書右郎。除直寶章閣。奉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粹材謹案。是語本孔叢子。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通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爲神童。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參寧波府志。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徧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予嘗考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尙有如容齋之敦樸。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爲遠矣。石坡講學之語。實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无華葉。蓋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於口。是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无訟。石坡尉餘干。民之間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温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

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爲務。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在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絕敵。選將諸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无以審其實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真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並於蒙齋習庵。蓋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附師李韓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聳學古文。又學小戴禮於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清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朝議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遂寢。相國趙忠靖葵開閩淮東。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聚熟。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旣而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爲陳解。遂協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簿。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先生以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學博士。以身爲教。學者仰之。以言會子事忤。出判吉州。未幾。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先生撫以愷悌。三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歸。居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參寧波府志。

劬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卽

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嘉輿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福織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規制而爲之耳意良厚矣

尙書趙先生彥誠

趙彥誠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尙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先生言人疑象山爲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已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斯人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先生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

曾先生熠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已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於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卽道也先生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斷喪憧憧利欲之塗須體察於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无膠擾膠擾乃變化卽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卽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

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附子曾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問學於慈湖。與語從容良久。卽了然無疑滯。嘉定二年。疾革。語其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雲濂案先生子曾。字伯傳。慈湖云。因元祥而亦覺。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斂衽受教。所當爲。不畏強禦。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修

附錄

先生父尉建德。甫三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詣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永之。出繼董氏。幸濡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戶籍閱之。則尙有鄧宣教戶。大喜。及入鄧鄉。而鄧氏已無人矣。兩足燠折。旁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蹙然。出謂先生曰。妾亦鄧女也。前此記有姑流離自外歸。後適九華童氏。儻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補

鄉貢鄒良齋先生夢遇

鄒夢遇。字子祥。雲濂案。子祥一作元祥。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孔

子沒。學者陷溺於文詞論議。喪本靈而事意見。寥寥二千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遇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良齋。慈湖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益導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事親從兄之間。不思不勉。无非實地。變化云爲。張弛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嘉定四年。赴禮闈而疾作。將卒。歌曰。嘉木扶疏兮。鳥鳴關闈。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雙溪案。一本名元吉。字祐之。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於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絕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先生握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鶉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聽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觀无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爲同庵先生。忍窮四十年。一日。酣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內弟張。端義且自爲跋。引李長吉詩。爲中表投廁中以諧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修

附錄

元吉儀矩峻潔。癯然如玉樹。家素貧。典衣賣書。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尤工於

詩其喜而作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祕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略徧。二十第進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誦。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溫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譽議。難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遊。至他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巽西山文集。

曹先生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見慈湖於縣庠。聞其提唱。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渭

張先生汾合傳

張渭字渭叔。張汾字清叔。新昌人。渭叔少有俊譽。富戶欲妻以女。笑不顧。師事呂大愚。及慈湖。以僞學罷歸。渭叔清叔皆不遠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卽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覺。嘉定元年卒。年三十七。

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先生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申苦，則甚矣。而實未書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輩

沈鞏，字元吉，嘉禾人也。學於慈湖，稱上弟。與吳之葉元吉齊名。補

徵君許止齋先生孚

進士朱先生介合傳

布衣魏先生槩合傳

許孚，字口口，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都曹恭先爲同里，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赴。其時昌國儒者，尙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槩，皆爲楊袁之學者。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清退居士文彪子。清退嘗別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於其間。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溪人。沈清退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瑞安尉。邑瀕海，多盜。先生蒞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温州，以其勤於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喜得師。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一紀，凡懼災罪已，導人使諫，不知幾詔。叩關投匭，應詔來諫，不知

幾疏。求言於今日。人未必不指爲玩。獻言於今日。人未必不視爲常。惟因言以見於用。尊聞以行所知。斯爲得之。言極剴切。帝加獎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參寧波府志。

雲濼謹案。先生號寶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銑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溥

方溥字成大。樂平人。慈湖有誠確正直之譽。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以不假更求。本无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卽疑卽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无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主簿馬先生樸

馬先生應之合傳

馬先生燮合傳

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燮。字敬叔。俱受學於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

人矣。敬叔尤有得於持敬之說。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永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爲直友。而永之亦有志者。先生爲學官。永之亦以薦入仕。

舒先生益

舒益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況後學之昏。能無隨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已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爲度越流輩。

縣令洪先生簡

洪簡字子斐。雲濠人。一作子斐。樂平人。忠宣公皓曾孫也。以任子知茶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斐於道有覺。若在孔門。曾皙父子之儔也。

舒先生衍別見繫齋學案

吳先生塤

吳先生坳合傳

吳塤字仲和。樂平人。與弟坳俱學於慈湖。嘗曰。塤敏不踰月而至矣。坳踰年亦當知德。坳字仲郊。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永之。樂平人也。學於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永之葬母求助。而於士夫不仁。

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予爲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於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肯捐二十萬錢。則并券付之。予老退無閑馬。又不能虛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歎息而已。後以薦入仕。補

學錄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虛樂平人。慈湖爲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錄。雲濠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蒙齋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爲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擢皆不起。所著有論語約說了齋綴稿。

縣尉曹先生正

曹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靜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弟也。官永明尉。補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稟底載先生號願齋。又言其門人曰鄭棠。字景召。明初尙在。考嚴陵志願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爲願齋門人。爲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爲先生門人。故別載之。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講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忘之說。滯而不化。續出江西至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於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補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寓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作謹所之以贈之。參北溪文集。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爲可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寧無潰亂。極爲良資。美質痛惜。補

鄭先生節夫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於吳。卽朱長文樂圃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於荆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蟻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爲時所傳誦。書其圃曰。江湖且過。用浮屠家所謂且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震。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侍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予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顧其論真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黃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惑於浮屠之言耳。補

王先生晉老

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補

謝山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吳產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焄蒿悽愴之論固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歎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沒絕口不敢道者五年於茲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爲慈湖門人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訪真西山於粵山之麓以銘爲請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所錄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與先生之心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
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是先生爲慈湖高弟又
繫齋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錄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爲繫齋弟子矣繫齋集中有贈先生書勉其善
學慈湖之學繫齋又跋子淵兄弟行實有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和父居官率由此道

子野老於章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於中氣脈相續元有間斷云云。
傅先生大原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薛氏世學蓋三百年先生學於慈湖刊華據實猶程以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參林霽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平陽人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永嘉玉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樓攻姚暉其端曰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林霽山集未言其名與字卽據吹劍集補之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宗洪錦溪先生揚祖並見融堂門人

錢誠甫先生樞見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憲

趙與憲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於日用應酬都无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德淵奉教終身

宗義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於聖賢乎史所載趙與憲以聚斂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錄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爲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寶祐三年再守修舉學校行飲射禮尹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嘗籍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千石則價貴適入三千石則價平无不中者乃於鹽橋置平糶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輒平糶之竟十三年中民食其惠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曰讀陸子學譜至趙與憲袁詔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无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无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憲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詔卽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於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哀然大書但與憲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若嘗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并滎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憲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憲原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憲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擢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

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紹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於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

慈湖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山西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清遐家學

沈先生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滄洲家學

象山三傳

通奉史先生賓之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獨善門人

知州王先生攜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融堂家學

錢誠甫先生樞

錢樞字誠甫融堂之子慈湖嘗曰誠甫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又贈言曰

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待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毋或昏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間先生允文

錢允文。淳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武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爲竹間先生。修

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徧從慈湖絜齋遊。而卒業於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講學正心誠意爲啓沃。學者稱爲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修

梓材。誣案梨洲原本金溪學案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嘗從袁氏父子遊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考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於象山。慈湖之要。未嘗受學於慈湖。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爲自然先生。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洒落。日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雩之樂。仕止小官。學

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集修

習庵家學

侍郎陳先生蒙

陳蒙字口口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豎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參史傳

習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全真志先生謙孫父汝梅附兄弟孫弟頤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合傳

全謙孫字真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於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菽和汝梅伯兄本然鼎孫以及季弟頤孫本然子耆三世置義田以贍其宗謂之義田六老補

杜洲家學

童松籬先生鐘

童聲伯先生鉞合傳

童鐘號松籬杜洲子也弟鉞號聲伯爲杜洲六先生之一參歸琦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籥。蓋杜洲子鐘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著宿。曾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籥弟鉉也。曹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於講堂最多。故並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丹。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區所居曰一閒。卽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參兩浙名賢錄。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杜洲之徒也。參鮒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右榜進士。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嚴講友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馬氏家學

馬先生發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謝過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請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補

邵氏學家

教諭邵願齋先生大椿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也，號願齋。梓材案：謝山原稟作願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爲龍游教諭。元初士子宗之。補

玉成家學

薦舉薛先生璩

薛璩，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於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詩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嘗進之朝。時人稱之。補

靈濠謹案：溫州府志：先生名據淳祐間，遂省交薦，賜出身，嘗爲天保采薇末議二卷。

獨善續傳象山四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自然家學

教授夏大之先生溥

夏溥字大之。自然先生仲子。博通經學。兼工詩。爲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遷龍興教授。鄭師山學於淳安。自言得大之啓發之功。趙東山亦嘗師之。其詩自成一家。當時稱爲夏體。而東山謂其大似誠齋。師山亦稱其古文。先生在龍興。與道園善。補

夏先生清之

夏先生潛之

夏清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參嚴陵志。

大之同調

修撰吳朝陽先生噉

吳噉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爲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士貢皆以金。然非滇中葉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於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鎮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侍其父於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爲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鯁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於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峰長拄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鄧師山之學於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補。

楊錢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翠學案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翔仲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補

提舉魯岐山先生淵

魯淵字道源淳安人也。學者稱爲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爲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脫引兵而西。焚賊壘六十餘。遂會大軍於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豪嶺。賊再犯。衆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爲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於白石源。先生吟詠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傳學者起爲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補。

教授洪先生源附子瑛

洪源字子泉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舉入太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

聞道須行。無驚於外。以叨虛名。歷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盛。侍郎璵其子也。補宋魯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淳安人也。德性宏毅。尤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爲學宮司訓。學者稱爲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時與吳朝陽宋夢鼎魯道原齊名。曰四先生。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蹟

洪蹟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淳安人也。淳安自融堂爲慈湖高弟。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爲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於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爲。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於杭越之間。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爲文宗所向。用。以書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草笠以追其躅。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於新安。將校欲自淳安以西。卽耀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爲陳脅從罔治之說。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是冬。元帥退軍新安。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淳安。一卻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幸而寇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說以單軍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爲學。要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破碎。破壞心術。嘗語學者曰。爲學當以求仁爲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間。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爲美。以下七章。皆未

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說甚長。其所著曰庸言。彙諸經皆有考釋。鄭師山方遊淳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討論之功。其後再見於錢唐。師山已爲朱子之學。漸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補

真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著

全者。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真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於真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遜翁先生彥

全彥。號遜翁。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爲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於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於稚年者。皆吾師遜翁先生之教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於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竿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願齋門人

鄭先生棠

鄭棠字景召邵顧齋門人明初尙存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峰先生偕別爲寶峯學案

慈湖續傳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附子伯純孫圭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純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郟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參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小隱見烏春草文集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峯先生送楊大章往江西詩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沆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峰之門而先生從遊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爲推官攝淳安縣事尋爲定海縣尹以慈恕簡靜稱而折獄如神明境內無冤此縣多虎或

入市郭爲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社明日。居民見虎浮江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張承旨嘉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宵遁。客於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遜齋稿三十卷。其弟子曰沈源。唐轅。皆鄞人。補

朝陽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惠泉先生道欽

方道欽字以愚。淳安人也。蛟峰曾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爲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稿十卷。文說二卷。詩說一卷。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遜翁門人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石坡續傳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榮四世孫，謹厚敦樸，篤信好學，聞於遠邇。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為本，懇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卽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參兩浙名賢錄。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別見寶峯學案

桂古香先生瓌

桂瓌，字懷英，慈溪人。儻不羣，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既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參慈谿縣志。

清遐續傳

沈先生輝卿

沈輝卿，字明大，鄞縣人。清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獻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貶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祿藩閩，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卽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沈先生源見下遜齋門人

遜齋門人

沈先生源

唐先生轅合傳

沈源鄞縣人清遐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婿皆事汪遜齋補

梓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婿唐轅受業於定海尹汪汝懋以敬之門後又延致以敬於家俾子若婿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遜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字伯度句章人嘗率其弟輪字仲規澁字叔直輻字季齊學於戴九靈九靈爲作唐氏四子字說其父復禮以擅匿官廳事被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格叔直又奪而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爲作唐二子傳

卷七十五

絮齋學案表

袁燮	子肅		
東萊復齋象 山門人	子甫	孫篋	曾孫哀
白水玉山 山苒氏襄陵		洪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元再傳	陳宗禮
氏武夷蔡徵	真志道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橫浦三傳	
川蔡陽了翁	朱元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廬山和靖四傳	史彌忠
	史彌堅
	史彌鞏
	史彌林
	史守之
	史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胡誼
	胡謙
	朱震
	徐愿
	舒衍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介	
	魏渠	
	洪揚祖	
	傅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節夫	別見獻麓諸儒學案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詔	曾孫楠別見深寧學案
	私真德秀	別為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獻麓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為廣平定川學案
	楊簡	別為慈湖學案

趙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絜齋講友

絜齋學案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梓材案絜齋學派滄洲本亦附金溪學案謝山始別爲絜齋學案又案絜齋一作潔齋潔經典多作絜省文

呂陸門人汪許再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變

袁變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穀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漿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綱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於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卽位爲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獎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爲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

相似。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爭。被論罷。後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革。猶著述弗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爲筮鏞篋磬。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於都城。象山卽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爲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賜諡正獻。子甫。雲濠。案先生伯子。爵營錄家庭。所聞爲絜齋家。絜齋鈔十卷。四庫收入經部。蓋爲十二卷。又絜齋集二十四卷。

梓材謹案。眞西山爲先生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爲建昌傅正夫所錄。見西山文集。

絜齋粹言

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直者。天得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

權其貳也。

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

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

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觀內不如觀外，觀物不如自觀。補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无暴怒。繫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无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補

又曰：繫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補

百家謹案真西山言絜齋之葬。慈湖銘之。其大節摹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无有也。卽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錄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旣多不傳。傳者又復不全。若此。可歎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積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著書。或請小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箎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爲大儒。則不概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峰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爲晚宋无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絜齋謂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又爲碑陰文云。絜齋之父通議公子。曾見靈樞問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

繫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碎事手鈔三
十巨帙，元一字不措，見繫齋所作墓表。

繫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繫齋家學汪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口口，繫齋之子也。從廣平於新安，其後知名於世。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歷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
誨語動勸，觀詩末章，荷兄醫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紵，欣然玉局自安居。
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繫齋氣脈遠乎哉。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繫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累官權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少服父訓，謂學

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著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闡多陸氏宗旨。陳宗禮洪揚祖其門人也。修

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怫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救正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於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无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於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於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旣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

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於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會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旣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師友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於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案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无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无體无方。无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於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无往非禮。而何有於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旣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於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无牽制。无拘滯。无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无阻隔。人卽己也。己卽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

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渾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旣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於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於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无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於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

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於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於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於人乎。通人已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於人。如此。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於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於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蒙齋文集補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卽道也。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非道心乎。從五典。敍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璣衡。覲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敍。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

事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无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哉。樂平楊文元公遺書閣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蒙齋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尤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剡源之文統。然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清容亦僅傳其文云。

附錄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
絜齋門人。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翬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繫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

宗羲案真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繫齋爲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是繫齋門人之盛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問之。梓材案黎洲原本惟二胡先生與朱左司袁彥淳爲繫齋門人故有是語。

朱坦齋先生震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從父宦青陽。朱子一見奇之。受業於繫齋袁氏。嘗與友人論顏子一閒未達。曰以心體之。其閒自見。或論持敬。先生以爲只須言存誠。晚年嘯傲林泉。讀書自樂。義理精洽。有益泉集二十卷。補

都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涖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辭。亦超出流輩。補

舒先生衍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貌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殊不碌碌。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束。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

之要。未嘗忘於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擷菁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焉。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二公。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於色。表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无異辭。參繫齊文集。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進士朱先生介

布衣魏先生渠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傅先生正夫并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別見獻菴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誼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淳詔

袁詔字彥淳。鄞縣人。淳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爲判官。使者不敢慢語。後爲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

謝山跋宋史袁詔列傳曰。袁越公詔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

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卜整皆可用，適崔以閫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无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於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黎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无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黎齋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蒙齋門人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遊，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星變在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度宗卽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窺，自宮禁始，上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

天命未有不可回，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稿、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辯管見、人物論、參史傳。

監稅眞先生志道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哀父孫

袁哀，字德平，絜齋之曾孫，蒙齋之孫也。父僎，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檇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年，故家猶亡恙。時君年二十，檇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久當圯，宜勸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士貴耳。雜書製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袁哀有贈仇仁近詩，考兩浙名賢錄，仁近名遠，號山村，爲溧陽州教授。工詩文。

彥淳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檇別見深寧學案

卷七十六

廣平定川學案表

舒璘	子	子鈺	子鉞	子銑	子錯	子鏞	從孫 津	從孫 李洧孫	從孫 澍	子 以稱	子 以制	安劉	王良學 別見深寧學案
德觀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重持之婿													
味翁南軒東													
萊泉山老楊													
門人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五峯													
紫巖鹿氏息													
玉泉三山氏													
元再傳													
元城龜山和													
靖謙氏武夷													
得全紫微豫													
李元白													
章檄三傳													
子以制													
澗水明道伊													
安劉													
鷹山榮陽了翁													
傳													

舒衍 別見聚齋學案

舒鉞 見上廣平家學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沈炳

定川弟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聚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講友

楊琛

廣平同調

廣平定川學案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於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於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梓材案舒沈二先生。

梨洲本并在金溪學案謝山始立爲廣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胡汪再傳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於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新有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於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間。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零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以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榘矐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吾不敢多遜。於是司業汪達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

而徵人亦曰。吾鄉學問之途。賴先生窒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徵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間有所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敢以賀詞進。寧宗卽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尙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尙猶泮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欲相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鄰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尙書。尤袤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僂倖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於是有壟斷之喻。播間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旣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旣自以爲恩於彼。而受者亦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

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於一堂。其睽也。晤對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執掌。幸不致以勞動。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稿。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於教授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淳祐中。賜諡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予求得其類稿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鉞鉞銑錯。鑿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鉞爲沈端憲壻。銑爲楊文元壻。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黎洲始求得廣平類稿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徵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廣平類稿

成物之道。成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篋箍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以上答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間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同上。○補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與呂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答袁恭安。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間。知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同上。○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粧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答劉淳之。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已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

宗義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鹽。保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

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概矣。

梓材謹案：黎淵所錄廣平類稿八條，今以其一條移附西美傳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又謝山續錄二十一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爲羅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鄙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間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與楊敬仲○以下補。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爲幸。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歎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爲行，乃爲實地。答楊叔中。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揜。近人欲務新奇，巧於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識。以上通答鄒濬。

吾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內省，以充厥德。與江司法。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罵亦欣受。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爵祿甚輕。名義爲重。以上與樓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怠惰鹵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與汪清癯。

人心易明。亦易惰。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官不敢入都。□□□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於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答薛象先。

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於我者。其良心之粹。無好樂。無貪羨。擴然

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於理義之常。謝傳清薦舉劄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啓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尙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頽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尙知羞。又豈可乞播間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獎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於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旣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處所能爲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稿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徧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稿。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揅。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主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詞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真有得於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於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淳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於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聲譽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焦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驚於末習。順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待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

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決於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覲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於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敝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旣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於安撫鄭汝諧。卽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於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賑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共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絕。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

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於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卽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閒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子。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太學。頽然衆人中。無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諡端憲。

宗義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於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袁正獻公所輯補。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於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凋喪於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定川說九條。其末條移入晦翁學案

附錄

袁潔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
守。凜然清風。振聳頽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爲難矣。然世
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於日進其德。駸駸自期於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
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
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
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讀
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
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僕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憂國發於至誠。語及時事。常頻顧。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予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爲予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無妄敝其精神。予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縈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予引之諸師友間。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於吾道者若此。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閱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象山門人

徵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補

附錄

舒廣平答季文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卽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補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

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所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峽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也。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辨別爲絜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負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爲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胄專政。遂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參寧波府志。

廣平家學胡汪三傳

學士舒先生鉞

舒鉞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礪。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騫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鉞

舒先生銑合傳

舒先生錯合傳

舒先生鏤合傳

舒鉦舒銑舒錯舒鏞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沒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云參袁絜齋集

梓材匯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於四先生何當也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附子以稱以制

李元白字景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侂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劉洪道棄郡走蔣安義迎降列城瓦解侂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戩共起義兵於奉化之泉口女真兵至三戰三卻之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述起初受業於蔡文懿公幼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爲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侂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於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朝散祠蓋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尚存鄭真嘗言於當事重葺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弟口伯誨伯森皆踵世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別見絜齋學案

羅先生子有

羅子有新安諸生之一也。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今轉得甚端的。補

鄧先生夢真

汪先生行簡合傳

戴先生泳合傳

鄧夢真、汪行簡、戴泳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行簡、戴泳，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元英門人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口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呂大愚遊候灣山詔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弟也。考諸葛氏爲越中蕺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節，貫紹興，與豐宅之同榜。宅之與元英爲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卽其人。

定川家學集許三傳

沈先生傳會

迪功沈先生魯會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會合傳

沈先生敏會合傳

沈傳曾，魯曾，省曾，敏曾，並叔晦子，皆業儒。傳父業，魯曾改名木山，用本宗蔭爲迪功郎。參周益公集。
聖溪隱案：省曾爲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袁蒙齋嘗贈以序，爲言端憲之宏智淵識。

定川門人

竺先生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於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宗羲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頤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頤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

舒先生衍別見緊齋學案

舒先生鉞見上廣平家學

呂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澣合傳

舒津，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府。弟澣，字平叟，景定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績學，平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補

三江門人象山三傳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汴人居鄆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補。

梓材謹案是傳本之袁清容師友淵源錄。謝山詩話以先生爲廣平再傳弟子。蓋三江門人也。

王先生良學別見深寧學案

通叟門人胡汪五傳

州判李霽峰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霽峰先生。修。

宋元學案

卷七十七

槐堂諸儒學案表

傅夢泉	從子	道夫
	從子	正夫
	別見慈湖學案	
	陳苑	別爲靜胡寶學案
	曾潭	續傳
鄧約禮	子	泳
	傅子雲	見上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		葉夢得
黃叔豐		
張商佐		

熊鑑

黃裳

彭興宗

陸持之 別見象山學案

詹阜民

喻仲可

顧平甫

利元吉

陳去華

諸葛干能

高公亮

諸葛受之

石斗文

石宗昭

鍾穎

石余亨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石氏續傳

孫應時

史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胡衍 見下崇禮家學

胡拱

胡揜

子衛

子衍

陳剛

朱桴

朱泰卿

李伯敏

符初

周清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鄭斌	吳淵
趙師雍	吳潛
趙師蒧	
包揚	子恢
包約	
包遜	羅必元 見下驪塘門人
高商老	
孟渙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稹	羅必元
	羅晉君
	柴中守 別見邨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 羅晉君 見上麗塘門人
	馮曾
	並北谷講友
吳紹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肅	子復 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石	弟 元德

晁百談	
王允文	
黃柑	
父文晟	
黃椿	
黃棐	
俞廷椿	
邵叔誼	魯子
繆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邱元壽	
口顯仲	

劉堯夫

並象山門人

危和

羅必元

羅塘學侶

羅晉君 並見羅塘門人

槐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盛於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溪學派。自吾鄉諸家。慈湖。繫齋。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錄。歸魏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盛融堂。為慈湖高第。故併入慈湖。

象山門人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濠案。一本作盱江人。為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於象山。雲濠案。南城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尚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只在義利。嘗謂人曰。人生天

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於此涵養，於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易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爲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教衡陽。士人歸之者衆，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爲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宰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以爲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清江，判卒於官，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會潭之訐，學者稱會潭先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卽聞良背行庭之教已，而見張南軒於荊州，見朱子於南康，不安於象山之說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於朱子尤多相左。象山言其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真西山跋其行狀，謂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於學而祀之。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學行聞於朝，有詔建祠於邑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修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補

又曰：夢泉守師說甚方，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補

宗羲案：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間，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傅夢泉而已。故朱子曰：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於此，其概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附子泳

鄧先生遠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以壻於李侍郎橘園。遂家臨川。橘園於陸子爲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肅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耄理凋敝。得民心。象山貽書當路。盛稱其治。爲温州教授。與葉水心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於官。先生篤於庸行。常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爲題名碑。而請朱子爲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於古。欲使學者讀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但推其說以告於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况不義之富貴也。說者但見朱子晚年多排象山。然觀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先生次子泳。字德栽。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晚年坐累遷謫。自號巽坡先生。羣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尋晉弟子之位。象山歸自京師。先生亦入太學。道相值。共泛桐江。答問如響。應天山精舍成學。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於旁。

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爲我善。永薪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爲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親近。象山嘗謂先生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晚奉大對。葛丞相邨期以首選不果。先生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時人以爲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傳經義。人人服之。先生嘗作保社議。其中言鄭康成註周禮。半是緯語。半是莽制。可取者甚少。象山最是其言。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爲建象山書院。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巋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離騷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三陸祠於金溪。以先生配。修

黃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合傳

熊先生鑑合傳

黃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敝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傅子淵。次鄧文範。次卽先生。善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荆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荆州日錄。時陳止齋始以漕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傅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齋初有疑於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換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嚴松直言先生之學。當出子淵之上。先生諸寮壻張商佐。字輔之。周清叟。字廉夫。熊鑑。字□□。俱師象

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錄最佳。修

郡守黃先生裳

黃裳字元吉，寧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宮。三歷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鍛鍊等語，皆屬金溪黃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與宗

彭與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卽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既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於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議者多以爲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黨禁也。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世昌曰：孟子於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於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考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爲朱學矣。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梓材案先生號默信見其門人喻可中傳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先生初見象山象山言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先生退而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問之象山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他日侍坐象山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先生遂學靜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擬質象山象山曰子何以束縛如此乃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先生釋然

附錄

陳北溪答趙季仁書曰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號佛照今楊袁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爲覺者甚多此閒九峯僧覺惠者詹喻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爲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是彌近理而大亂真補

祖望謹案子南以淳熙六年侍學於陸子自言初見請教大旨以當識義利公私之辨又案子南嘗從張南軒遊以所類洙泗言仁者察之終不能仁及見陸子始解然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絕類慈湖遺書中語是乃陸子之學所以招後人之議者

縣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文安高弟也梓材案先生紹熙元年進士互見鄧直齋傳佐邑金溪文安子伯微將師事之先生謝不敢參魏鶴山集

陳先生去華

陳去華，廣中人。象山問之尋常與點一段，如何理會。答以理會未得，屢問屢答如前。象山強之，說曰：「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象山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從此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作十詩而別。是時廣中皆得南軒之教，謂之南方之學。先生歸而變之，學人謂之北方之學。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干能

諸葛受之先生口合傳

諸葛干，能字誠之，會稽人。淳熙進士。以乾道八年見陸子，遂學業焉。先生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幕表事，欲解兩家之爭。先生有兄字受之，佚其名，亦師陸子。同邑胡達材，亦以乾道八年侍陸子，稱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及其問學，以爲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則陸子非之。修

宗義案，諸葛誠之學問於朱陸二家相難，誠之以學徒競辯爲非，言之於晦翁，亦愜然其言也。象山言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

梓材謹案：謝山爲俞默翁傳云：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間，又奉臨川帖子二，明言諸葛誠之非陸子之徒，而其修傳云云。蓋據象山年譜而言。

附錄

口口口曰：誠之資質確實，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恐未免爲才使，補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間多與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不痛於此下工夫。則思慮雖親切。終
必失之。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朝事譬
之千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創開便門。不知其私之滋。甚於大門也。知武岡軍。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於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象山所喜。復感於異說。而祭東萊之
文。以爲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
案。已而會於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辦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
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爲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山謂高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麤者判若二人。
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祖望謹案。石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揆孫也。公揆以劾秦檜廢。然嘗攻伊川之道。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弟。以古道著。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
歲能文。師事象山。以進士尉黃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卽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邱

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吳氏世將。蜀人畏之。會吳挺疾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盛有所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別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摺撫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其實前令積逋也。士民爭擔負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秩。尋起判邵武軍。未赴卒。其後吳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先生家門雍睦。合膳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修

宗義案。季和問學於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附錄

季和改常熟令。大興教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之化。復見於今。

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於朱子。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

梓材謹案。姚江胡氏譜載先生爲紹興壬午鄉舉。贈中散大夫。

提舉胡崇禮先生擢

胡擢字崇禮。達材之弟。質性類於其兄。孫燭湖稱其天資如古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官至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二子衛衍修。

教授陳先生剛

陳剛字正己，盱江人。靈濠案，一作建昌之歐江人。以進士官教授。初見象山而歸，傅子淵問之。先生曰：先生諱諱，只言辨志。象山言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以爲然。象山曰：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晦庵謂學者曰：象山之喜正己者何事？葉賀孫曰：喜其有才。

祖望謹案：正己早與劉淳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生遊浙中，師同甫。又師東萊。陸子貽止齋書，嘆其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勞攘，又爲同甫伯恭教以權數，其叛陸子於諸人爲最甚。其錄象山論學之語示人，謂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孟子無如告子何。易繫辭決非夫子作，朱子謂正己甚乖，蓋卽譏其輕薄之習。今觀陸子集中全無此等議論。

朱先生桴

朱桴，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於象山，而師事之。先生言象山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矣。一日問自見先生後，臨事惟恐有失，反不能如前之勇決。象山曰：子卽今自立，正坐拱手，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歉闕？先生嘗與象山亨道同與鵝湖之會，亨道以元晦不能無我，不能如伯恭之虛中也。

附錄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

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朱先生秦卿

朱秦卿字亨道。金溪人。與其兄濟道偕事象山先生。嘗從鵝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後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二詩。有不平語。似未能無我。本曰。伯恭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其意甚善。然伯恭蓋有志於此。謂自得則未也。先生之言。在象山弟子中。蓋亦錚錚者。視濟道當過之。然直言東萊未能自得。亦似乎易其言。先生之自得者。其已足與東萊角乎。象山弟子坐累在此。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合傳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高安人也。少時嘗與其宗人交訟於官。劉靜春清之見之。爲說易之訟家人二卦。先生瞿然。卽以訟貲市程傳歸。遂爲學者。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避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爲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同時有符初者。字復仲。蓋符鉞之族人。亦師象山。而以書問朱子。答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所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修

宗義案。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於非僻。敏求曰。非僻未

嘗敢爲象山曰。此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曰。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而爲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矍矍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象山首肯之。

附錄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矍矍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腑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原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卻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

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卽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是將來只是滕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

盡所爲。枯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爲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並象山語錄。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雲陵人。一作周歷夫。清叟黃元吉叔豐之傑。增也。同師象山。所記象山語。多論書易。其祭象山文有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繳繞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

縣丞嚴守軒先生滋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象山嘗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其氣象。聽其談論。乃可與適道者。累舉進士不第。嘗著十論。叩閤言事。不得用。郡守禮請爲學正。大新講舍。屬周平園記之。晚主彬陽簿。調縣丞。嘉定八年。列狀請於本州。以象山謚法爲言。卒得賜云。所著有寄松牕稿。守軒草錄。東征雜著。修附錄。

象山言泰伯只是好勝。見一好事便直前。余以爲卽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卻不好。

祕丞林山房先生夢英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先生與象山年相若。而篤信其學。遂師事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嚴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遇改官。五刻俱集。知武陵縣。大修學宮。教士。太守嘗延至郡庠講學。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薛叔似辟爲安撫司參議官。甫六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遷祕書丞。權司封郎。奉祠歸。年踰八十。學者稱山房先生。修。

張先生孝直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於利欲師事象山窮理最密其於先儒經學心有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肯爲苟同晚年與章節夫齊名蔡介軒亦重之梓材案蔡介軒疑是蔡久軒傳寫之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周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於家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魁岸倜儻初師文達公子壽繼師象山嘗稱其開豁有力量先生淹貫經學旁究律歷方輿技數之書真西山極重之隱居不仕值歲歉穀價翔涌先生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於此矣捧斗概量以米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先生所得僅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太守欲薦於朝固辭而止紹定三年以避寇難卒於金陵雲濠按鄂洲原本云明燭焚香跌坐而逝年八十一訃至太守爲位於寺哭之魏華甫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之墓

司石鄒南堂先生斌

鄒斌字俊甫臨川人博記敏識初受學於李德章陸氏門牆之盛自德章師文達公復齋始而先生爲德章高弟尋得鄧名世春秋學嘗應省試士多未省汝陽田所由失先生曰陽虎居軻入於讎以叛適以奔喪經不書諱之也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鵝湖之會先生從行登嘉定四年進士授德安司戶黃榦守漢陽貽書叩所學答曰人能識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使經理三關措置有方初開禧間金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於屠會宣司補官事覺先生以春

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漢陽獄。皆當人心。制使欲薦之留於幕府。辭曰。制使性剛。某亦性剛。恐不相容。漕使吳柔勝命二子淵潛往師之。丞未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先生勘契咸服辜人。稱神明。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端平更化。趙汝談薦之。有旨都堂審察。不赴。除獄祠致仕。所居南堂藏書萬卷。陸子之門稱多學者。祇先生一人而已。有南堂稿。學者稱南堂先生。修。

直閣趙先生師雍

趙先生師葦合傳

趙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雲濠案。台州府志。然道官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與弟師葦。字詠道。俱師陸子。亦兼學於朱子。先生嘗言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意指朱子。陸子聞而非之。以爲必其心先有蔽。而言之蔽因之。故敢於著書。豈可言因著書而反蔽其心。陸子卒。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辯有所底止。朱子答之。有敝帚千金之語。蓋亦諷之。先生兄師淵。字幾道。卽爲朱子修綱目者。弟師夏。字致道。則朱子孫壻也。近作考亭淵源錄者。目先生爲叛徒。據先生之學。原是陸子分位多。然其於朱子。不過意見不盡合。今置之胡紘傅伯壽之列。則繆矣。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合傳

包先生遜合傳

包揚。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雲濠按。一作建陽人。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皆師象山。初。先生在南豐時。

嘗詆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答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性。後遺先生書。責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詣朱子精舍中。執弟子禮。蔡李通之貶也。朱子將爲經營。先生以福禍已定。不必徒加勞攘。朱子善之。然先生嘗葺朱子語爲四卷。今多載入語類中。其間有先生平日之言。託於朱子。如所載胡子知言一章。以書爲溺心志之大弊者。後黎靖德編朱子語。始削去之。象山嘗曰。某何嘗教人不讀書。故一聞先生在南豐時之語。斥之不遺餘力。而先生少時之見。埋藏八識田中。且欲以誣朱子。是真陸氏弟子之失傳者。固宜後世之人。直言文安師弟以讀書爲大禁也。敏道喜譚禪。見劉後村集。修

宗義案。包顯道詳道敏道同學於朱陸。而趨向於陸者分數爲多。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括蒼人。登進士第。歷官至撫州守。刻象山集。並其兄復齋集於郡學。自言嘗從象山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初。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間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爲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水旱。新縣中社稷之位。並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虔祀事。又修學宮。籍間田以爲廩。斥長橋僦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爲之記。又稱其能教人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亦深許其學也。先生守撫州時。嘗辟黃榦爲清江令云。修

通判孟先生渙

孟渙字濟父。自涇淵徙臨川。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陽州。知荆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獨削浮征。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調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先生性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敢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氏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待先生。先生曰。此芮氏物。吾何與焉。居官未嘗飾廚傳。以公清方正見稱。先生少學於臨汀楊方。又學文於莆田劉夙兄弟。長師象山。補

李先生雲

李雲者。與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爲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元說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於畢。再遇帳下。稱良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補

軍帥豐先生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鄞縣人。學於象山。先生嘗遊酒家。偶見小妓。疑其爲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先生曰。子且需之。先生與臨安尹有契。明日以告之。曰。吾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以爲嫁費。尹嘉其誼。卽召入府。厚奩具嫁。尹卽王宣子佐也。補

謝山跋豐宅之傳曰。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案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

公稍自強，計聞朝野共淒涼，蠶移北府兵皆散，筮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卷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間，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助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尙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提舉潘先生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德廊時之從子。象山稱其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嘉定中，官至提舉。福逮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亦嘗貽朱子書論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亦槐堂之教也。補

張先生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貴溪人。世居龍虎山中，父琬，爲高宗扈從勞臣。先生其四子也。先生之母周氏，爲陸氏中表兄弟，故先生從象山，先生有才氣，象山嘗貽書謂其鄉人有斷斷不可志祿勳之意，雖不必學爲鄉原，而迫切糾急之失，所當戒云。補

進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元忠，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其師象山最久，象山謂其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絕行。應天山書院旣成，象山與彭興宗書曰：世昌相信之意甚篤，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就而

取決焉。世昌未易輕之也。先生亦嘗問學於朱子。所謂把持此心。一念忽生。則此心反爲所引去者也。平時尤與羅樞密點善。補

隱君董心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也。三赴漕試不第。遂決意仕進。曰吾族自有顯庸者矣。何必入官。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有成就。學者稱曰心齋先生。補

知州危驪塘先生稹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淳熙進士。孝宗更名稹。歷知潮州漳州卒。學者稱爲驪塘先生。嘗遊陸子之門。陸子嘗問學者日有自信處否。對曰只是信幾箇子曰。陸子徐語之曰。漢儒幾箇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問曰。先生所信者若何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嘆曰。學子所對所問亦佳。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辯。然亦嫌其近於禪也。補

祖望謹案驪塘此言則晚年非純爲陸子者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詩名著。歷屯田郎官。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後歸與鄉老爲率真會。所著有巽齋集。驪塘和其弟也。又案。蘭山劄記有驪塘說一條。今移入龍川學案。

幹辦吳先生紹古

吳紹古字子嗣。安仁人也。從象山遊。任茶鹽幹辦官。補

梓材謹案。先生淑齋。象山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其一池曰浸月。見象

山年譜。

章從軒先生節夫

章節夫字仲制。學者稱從軒先生。臨川人。從陸子在象山中。終日不倦。以夜繼之。陸子嘗勉以硬豎脊梁。深造遠到。先生嘗取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從學者益衆。著書數十萬言。皆發明諸經之旨。蓋自朱陸爭辯以來。陳止齋葉正則皆嘗欲調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書實爲趙東山諸人之祖。補

縣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撫州人。直祕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求古人心之所在。尤深於易。嘗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以進士主安化簿。攝邑事。以理學訓士子。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令其愧服。調縣丞。以長子鑾主南嶽祠。就養。卒。陸氏門人自傅鄧諸子而外。以鄒南堂章從軒與先生爲著。補

教授高先生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也。乾道八年侍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常任甞川教授。朱子與詹元善書曰。高教授所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後先生以講義寄示朱子。朱子謂其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但可謂初學一時之計。當更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弗使流於欲速助長之病。先生之官甞川。楊敬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也。其官階所至。

未考補

教授李仲欽先生肅

李先生復合傳

李肅字仲欽。橘園侍郎浩之子。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橘園在高孝兩朝爲名臣。然最服象山之學。象山少年無意應舉。橘園力勸始以周禮應試。先生少讀史記。至晏子御者曰。以富貴驕人者。雖妻子亦笑之。邪人服其識。登淳熙八年進士。授漢州司戶。攝理掾獄。以平反稱。調江西運使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不受。當事因以廉吏舉。先生笑曰。是足爲廉乎。監文思院中門。調衡州教授。訓士諄至。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子復。字信仲。亦隨其父學於象山。補

知州徐先生子石附弟元德

徐子石。字勁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義襲之說。具有省發。與范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主閩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邊防。著外治論十三篇上之。授西外宗教。改知溧陽。判光州。薦統領萬文勝可用。逆全寇淮。欲窺浮光。先生與太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陞辭。極言保邦防邊之要。上首肯。改幹辦諸司審計。巧外。得澧州而卒。先生視貨利若有所澆。不以窶貧少有所動。其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戒之詞。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弟元德。字靜甫。學於其兄。寶慶二年進士。漢梁令。補

知軍晁先生百談

晁百談。雲濠。寧西。江人物志作伯談。字元默。臨川人。大中大夫詠之曾孫。深於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

吉州教授周平園稱其文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先生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舉剛正士以強本朝丐外知南康軍陛辭猶以除戎器飭邊備爲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貴粟薄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游廬阜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嘆曰吾嘗慕元結爲春陵當使萬物吐氣惜老矣恐不能踐斯言也入仕籍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先生學於象山其授受言論不可考補

進士王先生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中進士從象山遊尤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於楊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諒彼武王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先生袖諫章謁樓攻媿於京師具劄額冤攻媿爲請於上得邀贈卹時人義之有棲碧類稿補

黃先生枏父文晟

黃先生椿合傳

黃先生棐合傳

黃枏字達材南豐人其父文晟篤學高行當世稱壺隱先生嘗與象山通書論學故先生與其弟椿字康年棐字彥文並學於象山先是隱壺嘗得李延平所授朱子講義鈔成一卷其後先生請朱子跋之云彥文最爲陸子所稱嘗令其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安窮之語以厲其益壯之志補

梓材隨案先生父字世成象山誌其墓謂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比十數年辱余以書詰曠時若

所啟事云。

縣令俞先生廷椿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主南安簿。調懷安。兩易古田令。秩滿。充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使幹會。大治奸民盜錄。因緣生變。大帥及漕使奏爲節制軍馬。先生廣布耳目。以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先生師事象山。偶儻多大志。博通經術。嘗言周禮司空之官。多散見於五官之屬。先儒汨陳之。故因司空之後。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著復古編。其使金而還也。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語事物之可考據。以備采聞者。爲北轅錄。補

機宜邵先生叔誼

邵叔誼。雲濼人。宋子文集作叔義。象山之徒也。官機宜。象山嘗與之書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外也。又云。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又與之書云。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實。盡失其實邪。又云。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參象山文集。

繆先生文字

繆文子象山之徒也。嘗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附錄

象山語錄曰。繆文子資質亦費力。幕外尤殫。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又曰。人須是間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大。不到得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亦象山之徒。嘗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象山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徐先生仲誠

徐仲誠。□□人。嘗請教於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看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顛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閒。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象山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慎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趙先生子新

趙子新。亦象山之徒也。象山稱歎其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消夫氣習之澆漓者多矣。可謂人中之美瑞。但不能進境。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邱先生元壽

邱元壽。邵武人。從象山聽語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象山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象山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象山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酬酢。居多耳。象山顧學者笑曰。以邵武

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象山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慾之人。雖太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卻是好人。剝地難理會。嚴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象山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蹙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象山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梓材謹案。此從梨洲所節象山語錄移入爲傳。語錄原本元壽默然愈惑。退殿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以梗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傳文未足備錄之。

□先生顯仲

□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錄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堯夫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尋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

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薦士於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靜之學。卽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質薄。淳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嘆惜之。未幾卒。所著有并藜齋集。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某近抵城闔。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闔之語也。朱子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考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於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話。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於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

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并藂齋集序。稱淳叟天質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於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於陸子。已而學於同甫。已而又學於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於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於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於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執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於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於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驪塘學侶

主簿危蟾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驪堂之弟。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爲明道舊遊。大開祠宇。廣養士員。真西山爲記其事。始築書堂於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蟾塘。見劉後村大全集。

曾潭家學象山再傳

傅先生道夫

傅道夫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於慈湖。參魏鶴山集。

附錄

慈湖遺傳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補

傅先生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直齋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貴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祕書丞。建石林書院。延盧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

行於世。參江西人物志。

粹材謹案先生與吳人字少蘊。號石林者。同姓名。黃文潔云。先生知撫州日。嘗刻琴山文于郡齋。

世昌門人

迪功陸先生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默信門人

喻先生仲可

喻仲可。字可中。嚴陵人。陳北溪與黃寅仲書。稱喻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一偏。纏肌入骨。無可轉回者。初間相訪。開懷說其學問來歷。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隱情。與他詳細剖析。確然固執。其祭詹文

道孟子千五百年後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默信。未說默信未嘗死。全用佛莊死而不忘底意。更何暇責云默信卽詹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又爲趙復齋高第弟子。復齋著易說。先生爲之跋言。復齋疾甚時入舍。復齋謂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

附錄

陳北溪答李公晦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袁爲陸門上足。嚴陵前輩。有趙復齋詹中郎者。爲此學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爲古人。而中輩有喻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少年多爲薰染。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

祖望謹案此段詆陸學都似有病。

文答黃先之書曰。嚴陵喻丈者。舊雖造師門。而後卻爲象山之學。趙復齋者。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士之爲薰染者。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甲王震。

顧先生平甫

顧平甫。喻可中之流也。北溪與黃寅仲書云。平甫資質亦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楊所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絕口不出一言。累叩。但又手唱喏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其堅默如此。補

誠之門人

高先生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餘姚人也。父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尹和靖高思齋之門，力行所聞，窮老不衰。先生師事諸葛誠之，從淳熙間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參孫燭湖集。

應之門人

知軍鍾先生類

鍾穎字元達，丹陽人也。石應之弟子，從事於有用之學。金人內犯，豐有俊帥淮西，薦其強敏廉白。時先生通判濠州，行守事，招來山東策應之士，資其策力，預從餉司得十萬石米，因修城練兵以待之。食有餘而幣不足，乃創憑田以待之。俟道通，易以官楮，已而金人至，內固城守，外成曹莊之捷。自是凡三至濠，皆不得逞，召赴都堂，已而知建昌軍，以疾不能赴。詳見漫塘劉文清公所作墓志。補

燭湖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知軍胡先生衍見下崇禮家學

崇禮家學

侍郎胡先生衛

知軍胡先生衍合傳

胡衛字衛道，累官禮部侍郎，弟衍字衍道，知溧陽軍，皆胡揆子。補

粹材謹案衍道一字晉遠，孫燭湖先生之壻也。蓋卽受學於燭湖胡氏，譜載其爲嘉定辛未進士。知

漢陽軍事，但謂贈中散大夫拱之子云。

南堂門人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吳淵字道夫，宣城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子也。幼端重，力學。五歲喪母，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簿。丞相史彌遠與之語，欲授以開化丞。先生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改容不復強。丁父憂，詔起復，力辭不許。復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冒哀求榮，大節掃地，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語得無礙乎？先生不顧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歷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慰撫而賙濟之，境內肅然。又知隆興府，歲大歉，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知鎮江府，歲亦大祲，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又大祲，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袞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丐祠。復起爲觀文殿學士，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贈少師。參史傳。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

吳潛字毅夫，參政淵之弟。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火，先生疏請修省恐懼，以回天變。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以格君心爲先。端平初，歷官至江東安撫，留守。嘗陳九事曰：願天命，植國本，篤人倫，正學術，廣畜人才，實植民力，邊事當鑒前轍，楮幣當權新制，盜賊當探禍端，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

祠改祕閣修撰。後以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建築隄堰。以備旱潦。至今民食其利。及知臨安府。乃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淳祐十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士。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虧。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時羣小側目。國事日非。適將立度宗爲太子。先生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先生以沈炎論劾落職。責循州安置。賈似道使武人劉宗甲毒之。先生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復開宴趣赴。辭之者再。不數日。移庖就先生。遂得疾。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齋。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復官贈少師。著有履齋遺集。雲濠案先生遺集四卷。采入四庫集部。先生四館郡組。所至民不能忘。其在政府。時時以畜人材儲邊防爲亟。遺疏雖不盡傳。然其與史彌遠諸書。具載集中。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概。詩詞激昂悽切。在南宋亦不失爲佳手。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同上

祖望謹案吳毅夫疏言徐庚金等事曰。強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衽席。外廷紛紛。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輕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始。上爲之歛容。而隙由此開。

克堂家學

文肅包先生恢

包恢字宏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皆從朱陸二子學。先生弱冠。卽開心性之旨。成嘉定十三年進士。累以軍功擢知台州。誅妖僧號活佛者。及知建寧。嚴禁淫祠。民俗丕變。數膺劇郡。所至破豪猾。去姦民。治蠱獄。課盆鹽。政聲赫然。積官至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少保。諡文肅。先生在理宗時。經筵奏對。誠懇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先生爲程顥程頤少時文譽藉甚。旣登仕籍。轉爲功業所掩。史傳亦不及其著作。元劉壎隱居通議。稱先生學爲時師表。爲文下筆汪洋。根據義理。由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於後進如此。著有周禮六官辯敝帚稿略等書。參史傳。

敏道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見下驪塘門人

驪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中進士。累官撫州司法。真西山入參大政。先生移書謂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通判贛州。上疏論賈似道。後以直寶章閣致仕。參姓譜。

靈濠謹案。先生自號北谷山人。劉後村大全集先生墓誌云。公少師驪塘危公。塘危公。壯爲性溫之學。與柴中守歐陽鑣馮晉講切。是則先生之師友可見矣。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卒年九十一且言先生嘗從危積包廛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人猶尊慕之則先生又爲包氏門人也。

羅先生晉君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驪塘禎蟾塘和柴蒙堂中守歐陽東谷鎮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卷扁曰經訓江古心萬里記之參劉後村集。

北谷講友

柴蒙堂先生中守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東谷先生鎮

歐陽鎮字伯禹號東谷嘗遺陸伯微書自謂於象山之學有會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脩然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文集止稱歐陽伯禹考之劉後村集誌羅北谷文蓋卽東谷先生鎮也又案蒙齋所稱馮聖與卽後村集之馮會爾。

馮先生會

馮會字聖與

仲欽家學

李先生復見上象山門人

機宜家學

邵先生魯子

邵魯子其父從陸子袁潔齋遊劉漫塘送之序云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夫太極氣之始大衍洪範數之元不爲之圖未易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爲蛇畫足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漫塘集此條而識云魯子恐是邵機宜之子故云其父從陸子袁潔齋遊當查今姑如其說補爲之傳以俟再考

蟾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先生晉君並見麗塘門人

東谷門人

羅先生晉君見上麗塘門人

曾潭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學學案

石氏續傳

州屬石遜翁先生余亨

石余亨字成己新昌人也石氏世爲講學家先生守先緒以咸淳進士官明衢二州見宋且亡棄去隱沃

淵自號休休翁。丙子之亂，轉徙萬山。嘆曰：吾家累世傳正學，雲濠案兩浙名賢錄作吾家更八九世，皆不
 失素業。至子身益窮，然不死於盜賊，得奉遺體以從先人於九原幸矣。又號遜翁，且爲銘曰：膠膠乎，申申
 乎，將久存以瘁予形乎？寧亟歸以全吾真乎？悲夫！時以致曲先生並稱云。補

遜翁門人
 黃先生奇孫別見潛庵學案

卷七十八

張祝諸儒學案表

張行成	呂凝之
譙氏門人	
王卿月	
並百源續傳	
祝泌	廖應淮 見下杜氏門人
	傅立 程直方

祝氏續傳

朱元昇

子仕可

並邵學之餘

子仕立

杜可大

廖應淮

彭復初

傅立

見上祝氏續傳

王氏續傳

附吳浚

荆

李俊民

別見明道學案

並邵學別派

張祝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又稍不同。至於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於希夷，其後卒流而為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

梓材案。張呂二先生傳黃氏本附康節學案。謝山序錄別定為張祝諸儒學案。

百源續傳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張行成，字文饒，臨邛人。乾道間，由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歸。梓材案下文云：乾道二年，表選其

書中闕著述十年。則其可稱當在詔興間。杜門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三聖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楊氏之易。元包數義三卷。以明衛氏之易。潛虛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氏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編衍義九卷。以明邵氏之易。先生之學。歸宿在康節。故又別著周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希夷至邵氏所傳先天卦數等四十圖。敷演解釋。以通諸易之變。始若殊塗。終歸一致。共七種。凡七十九卷。先是康節之學有所傳十四圖者。世莫之傳。先生得於蜀中佑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爲象數之用。皆起於交。交則變。故曰通變。乾道二年六月。表進其書。詔獎之。除直徽猷閣。先生之自序曰。康節先生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謂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於象數二圖。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爲用。在觀物爲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於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呂倡和之數。其要則總於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間。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之一圖。以動植通數布爲九位。中五幹旋。卦乃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二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衍而伸之。逐類而長之。以至於坤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考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書。盡寓乎十四圖。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僕不自揆。輒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學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李氏心傳嘗曰。行成謂三。陳九卦者。

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七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歲之月也。蓋亦牽合也。祝泌亦爲康節之學者。謂先生之書。其發明固多。其支蔓亦多。獨魏文靖公則盛稱之。而惜其書之不盡傳。嘗曰。行成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是則論易之名言也。先生官至兵部郎中。知潼川府。汪文定應辰帥蜀。薦其有捐軀殉國之忠。而又善於理財。梓材案玉山帥蜀。在隆興二年。學者稱爲觀物先生。修。

祖望謹案。陳本堂云。張文饒自謂精數。及其立身行事。則大悖於易。與汪玉山之言異當。靈濠案。謝山學案。制記有此條。蓋案語而未及歸者。特爲附入。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讎天授之門。蓋因讎先生傳云。馮時行張行成得先生之餘意。故與馮先生牽連及之。則亦伊川私淑也。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尙書王解庵先生卿月

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人也。南渡。卜居天台。累官至太府卿。其提刑蜀中時。從康節後人傳其易學。論人窮達壽夭。甚中。及以吏部尙書充金國生辰使。語家人曰。今年吾當厄萬里之行。其能免乎。已而疽發於背。

或勸之辭曰：君命也。行次揚州卒。先是取其所著書盡焚之，遂無傳。

靈濠謹案：先生乾道進士，樓攻媿誌其墓云：隆興改元試入右岸，乾道二年中其科，官漢陽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

梓材謹案：先生號醒庵居士，台州府作臨海人。

張氏門人

太府呂先生疑之

呂疑之，字澤父，蜀人也。淳熙八年，以知開州入覲，奏陳經世之學，阜陵大喜，以問周必大。對曰：此必從張行成講學者。上曰：行成所著頗略，必大對曰：疑之以卦爻配年，所以加密，留爲太府丞，其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康節手筆也。

邵學之餘

提幹祝子涇先生泌

祝泌，字子涇，德興人。自稱觀物老人，著有皇極經世書鈴。袁蒙齋贈之以序曰：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爲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參袁蒙齋文集。

梓材詔案先生一字涇甫。德興縣志載先生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邵氏皇極之學於廖應淮。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額賜之。元世祖詔徵不赴。是先生元初尚存。然考黃瑞節題蔡西山皇極經世書纂圖指要云。邵子之書。伯溫略發其微。至祝氏而其說詳。其用異蔡氏。蓋由博而約之也。又云。若夫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具祝氏鈐。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似先生與蔡氏及見然者。且與袁蒙齋往來。在紹定嘉熙間。如及元初。則當百餘歲矣。

皇極經世書鈐自序

易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制法垂教。祖道鉤元。是極也。先高厚而肇始。運萬有而不遺。推其動靜。得兩儀之本。沿其始交。得四象之元。循其變化。識卦位之分。得河圖洛書。而證其擬議形容之實。傳十四圖。而悟布卦用卦之旨。今探蹟索隱。儼不明其所由。肇是康節之學。且入於術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乎。粵疏造物之圖。達於取卦之妙。而後備列先天之所由運行。動植之所以感應。而要之以折衷之法。庶幾覽者由門及序。升堂入室。識其條貫。是編也。尚少裨好古博雅之君子。若鄭史所謂泄天之蘊。豈无禍福不可謂之知言。今但虞絕學之無傳。亦何暇慮乎禍福之間哉。

巡檢朱水簷先生元昇附子仕可仕立

朱元昇。字日華。號水簷。平陽人。所著三易備遺。家鉉翁表進之。別有邵易略例。今不傳。其言曰。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无見而然也。河以通

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於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卽義易可見矣。連山易卽春首純艮之義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祕。已具此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易之遺。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幹十二枝。而其相承之數。究於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於六十。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此六十也。震坎艮之策三十二。巽離兌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納音遇已亥子午之間。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尙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羲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夫姤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卦五十六。其說尙矣。未有悉以卦爻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先生登右科。官政和縣巡檢。長子仕可。字起序。亦登右科。次子仕立。字起潛。皆能卒業於其父之書。

邵學別派

杜道士可大

杜可大蜀道士也。廖應淮配漢陽軍，抵漢江濱，遇之。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應淮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尙了然心目間。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无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經極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侯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應淮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應淮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云。參宋文憲文集。

隱君荆先生□

荆□

梓材謹案先生河南隱士，嘗授皇極數學于李鶴鳴，見黃氏補本李鶴鳴傳。

祝氏門人

廖溟滓先生應淮見下杜氏門人

杜氏門人

廖溟滓先生應淮附吳浚

廖應淮字學海，南城人也。自號溟滓生，抱負奇偉，年三十遊杭，上疏言丁大全亂政狀，配漢陽軍。先生荷綬行歌出都，見者壯之。蜀人杜可大者，客漢陽，言之營將，脫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數。其算由先天起數，先生神警，一授卽了。自是能洞知未知，乃坐臨安市樓賣大衍卜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銀按劍自鍛之。

當火少休。復危坐以爲常。賈似道延之。先生直言宋鼎將移。語畢徑出。常過曾淵子家索酒。飲酣。抵掌放歌。有國子監簿吳浚者。以先天易箋陰符經注六花陳法欲上之。朝先生擲之曰。嘻。誤天下國家者。此書也。浚請受易。罵曰。若黃口小兒耳。若能此。則人人安樂翁矣。其後以所傳授進士彭復之。再傳爲鄱陽傅立。所著有歷髓。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補。畫前妙旨諸書。先生數學。雖近於方伎。然亦畸士有不可泯滅者。故附之康節弟子學案。梓材案。謝山始以是卷合王張諸儒爲康節弟子學案。故云爾。以存其別派。

雲濠謹案。德興縣志言祝泌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是溟濬錄得祝氏之傳者也。

荆氏門人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廖氏門人杜氏再傳

進士彭先生復初

彭復初。安福人。精於易。嘗本朱子邵子之說。著易學源流。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廖溟濬傳所謂進士彭復之。蓋即先生一名一字爾。

祝氏續傳

文懿傳初庵先生立

傅立。字權甫。德興人也。刻意經學。先是祝氏有皇極元元集之作。其說多與張氏異同。而進士彭復之從溟濬生別有所得。先生受之。頗有與祝氏異同者。遂通其學入元。累官集賢院大學士。諡文懿。學者稱爲

初庵先生而程直方其高弟。乃有皇極續元元集之作。

皇極謎案。饒州府志。言先生得里人祝泌。皇極數學。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傳立持泌書來上。蓋先生爲祝氏後人之甥而續其傳。又可見德興縣志所云。詔徵不赴者。謂泌後人也。

彭氏門人杜氏三傳

文懿傳初庵先生立見上祝氏續傳

傅氏門人

程前村先生直方

程直方字道大。婺源人。讀書十年不下樓。尤深於易。入元。絕意仕進。行部至者。必造請。或敦延至學宮。執禮受教。參安徵通志。

梓材謎案經義考引童時父之說。言先生號前村。嘗圖書室曰觀易堂。與初安傳先生爲莫逆交。蓋得邵氏不傳之祕。又言其通諸經。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得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道。是先生所著。不獨續元元之作。其於初庵。蓋在師友之間。

卷七十九

邱劉諸儒學案表

邱審	史賓之
南軒東萊同 謂	
劉光祖	游似 子汶
晦翁同謂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附師王默 李鴻漸	史守之 別見慈湖學案
鄭鏐	
柴中行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並晦翁私淑	湯千
	湯巾
	湯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崔與之	洪咨夔 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父世明 攻媿講友	羅晉君 <small>別見槐堂諸儒學案</small>
柴中守	饒魯 <small>別爲雙峯學案</small>
柴元裕	湯漢 <small>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small>
並南溪學侶	李伯玉
林大中	
游仲鴻	子似 <small>見上後溪門人</small>
趙翬	
並慶元之學	

邱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邱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猷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尤醇。述邱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第其稿存者元幾。多參史傳以足之也。

張呂同調

密忠定邱宗卿先生密

邱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歷除國子博士孝宗諭虞允文學自代者允文首薦先生賜對遂言恢復須遵養十年乃可北向時方祈請陵寢先生言泛使无益孝宗怒先生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華亭縣修復海堰累遷至樞密院檢詳文字王抃爲樞密先生不少下之以遠客異議抃嘗先生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陞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奏撤吳挺兵權革世將之患先生向主復讎韓侂胄與議北伐以圖功名先生曰中原淪陷且百年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先生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後侂胄移書欲除先生內職宣諭兩淮先生答以不宜輕舉侂胄不悅陞寶文閣學士刑部尙書江淮宣撫使金人犯淮南或勸先生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先生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時移金書先生謂彼指侂胄爲元謀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知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揀爲御前武定軍旣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卒諡忠定先生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切齒君父之仇雖其忠義性然而先後建議規切時勢器識宏遠非專恃血氣者比也參史傳

雲濤謹案，先生謚一作文定，黃氏日鈔讀葉水心集云，邱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產，母臧氏，既真力，登教子孫，燭湖袁清容集亦俱作文定。

附錄

葉水心祭先生文曰：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惟公本原，我則素知，授之麈尾，張呂同歸，晦翁同調。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第進士，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太學正，召試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隨忠定薦，召入。光宗卽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宰相留正舉先生，上曰：久在朕心矣。先生入謝，因論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以來，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戶部尙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出知夔州。時孝忠不豫，上不過宮，先生致書留公與忠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孝宗崩。

又詒書忠定，勉以定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歲，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朱子議卜孝宗山陵，予祠。先生言：漢武帝於汲黯，唐太宗於魏徵，仁宗於唐介，皆慍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先生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旣而忠定罷相，韓侂胄擅朝政，遂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先生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房州。久之，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從之。陞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諡文節。忠定嘗稱先生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參史傳。

雪濼謠案，真西山誌先生墓云：其先句容人，居簡州。又云：公從族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其在房州，謫居元事，取東溪所傳易讀之，蓋東溪傳止睽公讀之始。寔。

論道學疏

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紀載，大學之教，明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

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无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概輕議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无所異同。給舍无所封駁。侍從无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旣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毀先喧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旣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而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則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福。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論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鐸

樓鑰字大防雲濠案行狀先生舊字啓伯鄞縣人幼從鄉先生王默李鴻漸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鐸寓館鄉鄰先生又師之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忠簡銓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歷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先生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丞相周益公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多所壅底先生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要書成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先生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子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先生言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蹇立講不便何如畀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忠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出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舊職韓侂胄嘗副先生爲館伴以先生不附己深嫌之侂胄誅詔起先生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先生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帝視先生曰久不見此官矣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先生文辭精博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稱其於中原師友所傳悉窮淵奧永嘉王和叔柎亦嘗以經世之學授之雲濠案行狀先生官永嘉時聞寺正薛公季宣深于兵略屢請問焉每言儒不知兵无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自號攻媿主人著有攻媿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攻媿集載于諸家書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十五卷蓋流傳既久

多所佚脫。四庫書目稱兩淮鹽政進本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志及陳直齋書錄解題卷帙相符。惟中多殘闕。並削青詞朱表重編爲百十二卷。

攻媿文集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踉蹌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答楊敬仲論易。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辭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於郃。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啟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威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册於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於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鷓鴣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諂。公言雖不諂。公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爲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於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

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下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於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册金滕。莽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滕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於後世乎。歐金滕圖。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未章尤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儻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閒。則其樂至於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問於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宜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歐周氏棣華編。

附錄

中教官選調温州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學者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溺浮華。學者日益歸心。爭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虛心叩擊。甚於饑渴。於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之蘊。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拆破藩籬。卽大家。君之藩籬。不憂不拆。直恐過甚耳。公正色曰。某於无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

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於細微。漢之黨錮始於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於二三士大夫不得志之徒。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說相夸，去本逾遠。國家累聖傳授，不闕大原，名儒間出，究極微旨。然後語道者不涉於異端，爲學者不至於无用。陛下得執中之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於上，而士大夫諱言於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爲僞學，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上大夫自相傾軋，爲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

會雷雪交作於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憂形玉色，宵旰興歎，度數日閒，干請必希，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宸襟泰然，淵靜鑑明，其視燕遊之惑，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无敢論事。豈國家之福哉？臣願陛下開忠直之路，窒宣諭之門，遇災而懼，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盛，亦不可過弱，惟德其中，則養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爲吾害哉？

公夙昔誦願愷之言曰：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傷

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爲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凜然。所養者固矣。洎爲執政。不忘斯言。終身途轍。有一無二。遵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歧是適。公所不爲也。

榜書齋以攻媿。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无勇也。自號爲攻媿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於無媿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以儒學顯。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先生奮筆曰。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調江州學教授。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先生。先生正色曰。身爲人師。而稱人爲恩主。恩帥心竊恥之。毋汙我。遷太學博士。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有挾勢者。先生言於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爲淮右最。遷西京轉運使兼提刑。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先生考覈軍實。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刑。貪吏豪家。一繩以法。入爲吏部郎官。多所啓沃。遇事持正。不爲勢屈。擢宗正少卿。疏請收攬大權。又言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氣豈堪沮壞如此。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贛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時從遊。若東澗湯伯紀。雙峯饒伯輿等數百人。因稱之曰南溪先生。理宗卽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卒。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諡曰獻肅。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之諡，謝山序錄作獻肅，及言三湯源流，又稱崇憲敏。敏，三湯之學，並出於憲敏，固朱學也。

攻媿講友

清獻崔菊坡先生與之父世明

崔與之，字正之，增城人。父世明，博學精於醫。先生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中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先生始。累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帥，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召爲禮部尙書。又除參知政事，進右丞相，皆辭不就。卒，追封南海郡公。諡清獻。先生歷仕四十七年，清風高節，屹然師表，未嘗沾一彈墨。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卒也，遺戒不得作佛事。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與攻媿友善。號菊坡。見王氏困學紀聞。真文忠公自箴量未若南海之寬。原注：又案魏鶴山簡州三賢祠記云：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劉文節公一見異之，語人曰：是宜配忠定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并祠焉。據此，則先生之豎，宜與趙公同矣。

南溪學案

柴蒙堂先生中守

柴中守號蒙堂南溪之弟進賢羅晉君早從之學參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劉寶山厚南行狀以蒙堂爲中行之號蓋誤

柴強恕先生元裕

柴元裕字益之。餘干人。通五經。尤長於易。以窮理盡性爲本。四方從學者衆。湯伯紀漢饒伯輿魯李純甫伯玉皆其門人。所著春秋尙書論語解易繫辭中庸大學說宋名臣傳題所居齋曰強恕。門人稱曰強恕先生。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元祐。殆以字近而譌。又案袁蒙齋集稱強恕。南溪蒙堂曰三柴。南溪名中行。蒙堂名中守。則強恕必南溪傳所謂中立者矣。元裕蓋其改名爾。

慶元之學

正惠林先生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溪縣郡。督輸賦急。先生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讐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於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旣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先生極論其庸回。

亡識。嘗表裏王淮，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先生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旣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直寶謨閣。初占星者謂朱晦庵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邪？至是，晦庵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先生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先生笑而卻之。侂胄怨，由此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及侂胄誅，卽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諡正惠。先生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參史傳。

忠公游先生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淳熙初進士。知中江縣。制置使京鏗等薦之，召赴闕。宰相趙忠定甚重之。時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先生遺忠定書，陳宗社計及孝宗登遐，遂贊定大策。後知嘉定。有政績。卒。諡曰忠。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翬

趙翬，字子固，錢塘人。乾道八年進士。官祕閣修撰。知揚州。嘗奉使金。金主問皇帝清問下民賦，非所作乎。歎服其文學。從遊者甚衆。號西林先生。慶元禁僞學，入黨籍。參咸淳臨安志。

宗卿門人

通奉史先生賓之

史賓之鄞縣人。忠定之孫。而忠宣之子也。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少事邱文定公。以政事稱。亦爲羣太守。贈通奉大夫。參稽容居士集。

後溪門人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嘉定十四年進士。累官吏部尙書。入侍經幄。帝問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已可。王道曷嘗不速。淳祐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南充伯進爵國公。卒贈少師子汝。

靈濼謹案。先生號克齋。見劉後村看詳薛氏孔子集評進狀。

梓材謹案。先生傳本在鶴山學案。爲鶴山門人。然考先生乃慶元黨案忠公仲鴻之子。鶴山序忠公鑑虛集。言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似。除館舍之。似先生特館於鶴山。未必在弟子之列。又案。先生序鶴山師友雅言云。尙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齋。聞諸友讀易。徯考舊說。切磋商之。又云。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召美。勸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據此。則先生本後溪門人。而於鶴山特其學侶。故於序尾亦未自稱門人也。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攻媿門人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史先生守之別見慈湖學案

南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通直湯存齋先生干

郡守湯晦靜先生市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菊坡門人

忠文洪平齋先生杏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臯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攻媿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應博學宏詞科。直院夏莊舉自代。崔清獻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後通判成都府。清獻爲制置使。首檄先生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効忠。蜀人高之。還爲祕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筍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

悉擲於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台諫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翌日與王質齋遂並拜監察御史。先生感激知遇。疏言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改元端平。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先生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邊功。擢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眞文忠德秀同知貢舉。歷進刑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卒。特贈兩官。諡忠文。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擊鈔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於世。參史傳。

粹材謹案魏鶴山集洪氏天目山房記蓋爲先生而作。

蒙堂門人

羅先生晉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強恕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尚書李斛峯先生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授觀察推官。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歷官至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賈似道專國柄。度宗以先生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

忌之尋病卒所著有解峯集參史傳

游氏家學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見上後溪門人

克齋家學後溪再傳

提刑游先生汶

游汶字魯望丞相似之子蜀亂後寓居德清累官江東江西提刑賈似道當國罷官家居入元有薦為福

建總管者不就書其布袍之背曰前宋遺民无寒暑衣之

洪氏門人菊坡再傳

教授程先生掌別見鶴山學案

卷八十

鶴山學案表

魏了翁	從弟	文翁
潛庵宏齋講友	子	克愚
范氏所傳		郭黃中
崑翁南軒私		

										吳泳	淑
										游似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牟子才	子蠟
										孫應龍	
										趙范	
										趙葵	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唐震	
										胡應之	
										毛振	
										王濤	
										屠高	
										王萬	
										程掌	
										史守道	
										蔣公順	
										稅與權	

	滕處厚
	蔣重珍
	虞煊
	唐季乙
	蔣山
	許月卿 <small>別見介軒學案</small>
	史繩祖
	葉元老
	許玠
	嚴植
	張端義 <small>別見慈湖學案</small>
	王煊
	李芾
	存齋同調
	趙卯發
高載	唐震 <small>見上存齋門人</small>

范氏門人

南軒再傳
五翠紫巖三傳

高稼
子斯得

高崇

宋氏李氏門人

南軒清江迂齋再傳

五翠紫巖東萊三傳

高定子

並鶴山學侶

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李燔

張洽
並爲滄州諸儒學案

李坤臣
魏文翁
見上鶴山家學

高斯得 見上縮齋家學

郭黃中 見上鶴山門人

譙仲牛

李從周

並鶴山講友

魏天祐

附兄天啓
中父學侶

鶴山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軒輊。黎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梓材。鶴山學案。謝山。參補甚備。其彙具存。

范氏所傳。朱張再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名爲國子正。以校書郎出。

知嘉定府。在蜀十七年。而後入進兵部郎中。累官至權工部侍郎。降三官。靖州居住。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尚書還朝。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六閱月。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尋復召還。遂知紹興府安撫使。而出。嘉熙元年卒。贈太師。諡文靖。雲濠案。西廡書目有先生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鶴山全集一百九卷。別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

百家謹案。宋史言鶴山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於是嘉興志輔漢卿傳。遂謂鶴山是漢卿之門人。然考鶴山集言開禧中。余始識漢卿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言語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又言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乃知友而非師也。梓材案。二江諸儒學案。范雙流先生子長傳云。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案。雙流弟名子該。薛名統。

鶴山師友雅言

博愛之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則非無差等矣。

某向來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會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一字。換卻終不得。似此精密。以上梨洲原本。梓材謹案。師友雅言。梨洲原錄六條。今移爲鶴山文集者二條。又移入五峯學案一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

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乾坤後屯伏剝。蒙伏復。所謂雜物撰德。

周禮女男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聽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忠信而敬恭者。爲祝使。名儒之後。心率舊典者。爲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爲義。非謂祧其親盡之廟也。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冠於先君之祧。而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乎。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魯有之。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爲壇。

離騷作而文辭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與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託卜者漁父等爲虛辭。相如又託之亡是公等爲賦。自是以來多護語。

獻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井受田有定法。安得有獻田宅之理。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曲說。柏舟是傷宗國不容去之義。

井田一變於宣王之料民。再變於齊桓之內政。大壞於渠梁商鞅之決裂阡陌。周人以厲宣幽平並稱。其有以夫。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爲聖賢相傳之要。

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從殘篇中搜討。於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註中。參求諸儒。已是臆度。無三代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腳跡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充者。古者明王祭祀。親行禮。不會差人。東漢有不行禮。羣臣爭之。只如講讀。是早間到晚。要人主不敢自暇逸。後世直是以位爲樂。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有大饗於廟之禮。有故使人致享致幣。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古意。其亡宜矣。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此二句全在醜夷不爭。方是孝子之實。妻子好合。兄弟和樂。而父母其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心所不樂也。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人爲尸。篋梓土鼓。皆有存者。喪戴片白。不茹葷腥二年。赦不可長。四句非孔氏語。赦不可有。豈止不可長哉。王肅本。赦遊也。平聲。此義勝鄭。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己職事。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節宣之。後世人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說修德。只在於釋因負等做去。天當刑之人。卻存之。以是感格雨暘。偏頗莫盛。又甚則從事祈禱而已。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據荀悅漢紀。田租行百之一之稅。雖武帝窮兵四夷。權鹽鐵。算舟車。無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輸

臺悔悟。下詔而根本不搖。皆民力不竭。止拾工商之貲耳。禮記祭先脾。許氏異義曰。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四時之祭。與古尙書同。鄭駁曰。月令祭四時之物。及其五臟之上下次之耳。愚案以心爲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於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於五行爲木火金水土。於五常爲仁義禮智信。思卽心也。論填星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主。故四星皆失填星爲之動。徐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鍇云。心星爲大火。然則屬火也。案此則漢以來原有二說。但以水火爲心腎。未見所出。禮記季夏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素問人以爲黃帝書。但其中云。醉後入房。決非黃帝時語。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廬。有唐有階。有陳有督。有垂有塾。有所有廉。其中爲堂爲室。堂室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爲室。室之兩夾爲房。乃祭祀享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謂房爲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則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深於易者不及此。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師友雅言四十三條。今移爲文集者二條。移爲附錄者四條。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濼溪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漢上學案一條。移入五峯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四條。

鶴山大全集

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似讀詩記之類爲一書。比來山閒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不又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易輕有著述。

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目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得活精神也。以上答周子口。○梨洲原本。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乙鬼神等說。乃下與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疑其誤以水陽信。蓋古來原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爲信。土爲智。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火相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爲腎。離爲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黃之說。與真西山。

讀書雖不可無注。然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禮。已各隨時爲義。不能盡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一事而自爲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答夔漕趙師怒。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從謝山補錄師友雅言移入。

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私淑之功茂矣。其間所謂由元妙而至親切。由虛

無而趨實用。由沖漠而至明察。區區者未能深曉。尙俟面請。所教聖人言語。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日用飲食間作去。答李侍耶襄。

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此義極精。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蹠拳曲正坐拱默之類爲敬。周程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方得聖賢本旨。來教所謂敬而未仁。似以世俗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蓋敬則仁矣。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答張大監忠恕。

古人所志所學。戰國以後無傳。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於卑近者。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及。又苦於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以爲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正道者。猶可以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輕易下筆也。答袁衛州甫。

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於未濫。禁於未發。薰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警。雖以九十之武王。功成治盛。召公猶有一箴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排。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澄源之道。未深。終有作輟滿除之憂。與鄭丞相。

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離不言心。而於坎言心。答蔣大著重珍。

易中光明多爲良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光明內蝕。送左舉。

古來禱禳之典，於郊於宮，於方於社。若久雨，則有禁祭國門之禮。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乞行禁祭禮。

古者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厭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於祭。大烝，警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繇祀於晉，相祀於衛，周公祀於鄭，董安於祀於趙，大非先王之舊。厲禽謂先王制祀，有法施於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六經終無文。漢諸葛公之卒，巷祭野祀，朝論猶能以禮止之。卽墓之近立廟，而斷其私祀。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於何年。非鬼之祭，無所無之。姑卽夫禮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於其國而祠之，尙人心之不可已也。諸葛武侯廟碑。

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在人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古之聖賢知之，故一死生，通微顯，昭昭於天地之間，生爲賢，知沒爲明神。安有今昔存亡之間，自義理不競，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忱於畏，禮壞樂廢，浮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申江縣感應神廟墓記。

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耳。今之爲

教者何如哉。利祿之誘。楛於其前。務記覽爲辭章。求合於有司之程。爲規取利祿計。自始童習以階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隨事娓娓。往而不返。以是干澤。不得不已。幸而得之。又以教人。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石泉車學記。

老聃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無。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世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說。乘間抵巇。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未已。開元觀者。實始於唐之元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誥。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以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承平既久。怠荒忽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而方士之說入。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氏清虛澹泊之旨。則此文習訛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天下靡然向風。以訖於今。雖然。有一於此。異端之教。揆之吾道。皆弗合也。而老氏綿綿若存之說。蓋有近於大易生生之旨。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天窮大而失居者。則又有閒。誠能守澹泊。去健羨。淪神滌慮。如潔其庭宇。修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汝師之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尙庶幾歸儒之意。漢州開元觀記。

祖望謹案泉州金粟觀記略同。

太祖嘗議武成廟之配享。所退黜二十有二人。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緩於討賊。李特稽於赴援。一有瑕類。在所不錄。節之難於始終也如此。節齋記。

房公三王並封之議。謂足以褫祿山之氣。然旣爲之前。必慮其後。三王之封。瑛琦未出閣。惟璘赴鎮。而後

五月以江淮判。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漢州房公樓記。

祖望謹案。鶴山謂房太尉三王出鎮之說。豐盛二王年少。未嘗出鎮也。而永王一出。卽不靜。幾誤大事。太尉之言。未見其有當也。此說惜乎深寧未之見。愚謂藩王屏翰王室。固一定之大義。然如梁之湘東。能討賊而不勇於赴難。竟與邵陵武陵骨肉相殘。

帝王盛時。其交鬼神有道。自顓至舜。咸命重黎。絕地通天。俾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防世變。周官文史星歷卜筮之職。領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也。先事而禱。以六祝之祠。有事而禳。以六祈之禮。下逮鄉遂。亦各有制。水旱之不時。則於黨鄙乎禁之。而泄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於鄴族乎禱之。而泄之以師長。交神塞明。蓋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此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故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亦皆不諂不誣。爲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爲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聖賢之學不講。於是禳禱之事。方社不舉。而諂非其鬼。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佛典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沉泯泯焚焚之民乎。天慶觀記。

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劭。則禮滋恭。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祇衛。武公年過九十。而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其言尤爲深切。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責人甚易。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於其中。縱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

擇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穆公閱變既久。故言之有味。叔州蜀役記。

地險則易明。指其爲山川邱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之險爲何事。愚謂盈天地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域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禮義廉恥爲城。皆王者所設之險也。盛服以禦盜。幘坐以受使。長嘯以卻胡。單騎以見敵。則是物之效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邱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海州太守題壁記。

近世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道而錐刀毫末矣。辭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陋矣。此愛世之士所以慨然也。周元公祠堂記。

人物之生有剛柔。於是乎有善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麤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由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沈者。然則爲士者。果無所用其力乎。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雖引爲聖賢可也。曾元樓記。

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立欲達欲善。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日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棖。曷嘗以其欲。

爲可乎。胡仁仲之言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殿不綏不旅不禱而可以言享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於故宅，閔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於學，雖防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於胄監。迨貞觀定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也。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妄爲作諡，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其典代增，則以累諡爲重，王封爲貴。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於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於孔廟，然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卜諸儒祀太學，而武成王祠亦倣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然則古禮非與，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於奇器異物，不撓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壞田制，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詖淫邪遁之言，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雖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下至蟲黽草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吏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二焉。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於是時又不爲

之建學立師。則生民之類。幾何不胥爲夷。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煩。其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乎。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未之聞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同庠序。以羌胡之教。釋聖言。今日無益。而竟弗之聞也。是孰爲有益乎。澠州學記。

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覲而後爲善。有所懼而後不爲惡也。夫使行善於家。聲孚氣感。父子兄弟。兄弟夫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閭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何慶如之。是慶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往來無間。然則雖天地間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耳。積善堂記。

自科舉取士。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知辭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斂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相與辭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於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逢得喪。有義有名。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

容。黔陽縣學記。

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師傅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於其中。是以

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尙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
以名於人。歲月愒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反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
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四先生祠堂記。

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戴記謂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
詩。有毛公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其人。則與
隣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於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
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於
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予於今之郡國祠先
賢於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考。惟是世亂民散。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沒。猶賴專門名家之
儒。聚而教之。故生則職教於里。閭沒則釋奠於學校。習是經則祀是師。居是邦則祀是賢。記禮之儒。習見
其事。而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雖然。比年
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剽竊語言。襲近似以流眩俗。以規取利祿。此又
予所甚懼者焉。六先生祠堂記。

子思於中庸撮易之要而言之。乾坤性之體。離坎性之用。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
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於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此盡心知性之極
功也。率性堂記。

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罷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六經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大道。冥漠以爲鬼神。虛無以爲變化。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去籍於周末。大壞於秦。缺望於漢。盡覆於典午之亂。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於是有口六經。而心佛老。篤信而實踐者。有輯爲文辭。隨世以就功名者。天目山房記。

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勿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文辭之士。有虛僑恃氣之習。方其年盛氣強。位重志得。往往以所能眩世。歲愒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文辭衰頹。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夢筆山房記。

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出於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於是有發焉。比干祠記。

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考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蒼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之後。不可藝極也。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而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溺於文藝。泥於佛老。沈於功利者。尚爲知所以用其心乎。況又文藝之末。如纂輯駢麗。佛老之弊。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抑在所不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爲學者言。或尙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也。心遠堂記。

辭章雖末技。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楊少逸不欺集序。

書日多而說日明。僞慧者勸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故予不以喜而以憂。朱文公五番序。

人子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爲虧且辱也。甘於中畫。安於小成。怠於爲人。此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歐史規母墓志。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蓋約言之。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歐江宗博致仕帖。

常夷甫晚節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汗也。歐李潛臣疏。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跋蘇文忠啓。

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校是非邪。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渝。遠心所安。是戲渝也。跋師厚卿致仕詩。

世多言學行之士。辭章必迂。吏事必疏。故文士能吏。雖不學無術。無害也。不知今之爲學。窳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壬人也。夫使學而真知實踐。則非今之所謂辭與政者。魏嘉父墓志。○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大全集四十三條。今爲許先生玠立傳一條。爲嚴先生植立傳一條。又移附魏德先傳後一條。移附吳鶴林傳後一條。又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鶴山奏劄補

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爲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靈。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爛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視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

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於翼。古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霆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應，劉向亦以爲陽不閉陰，陰見開而勝陽之應。然此必有感而後爲應，既應則復爲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覩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於人，是不愧於天也。不畏於人，是不畏於天也。臣願陛下卽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共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祀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爲享，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位，如聞其聲，可以受終而無怍。事太母也，毋專以嚴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如將勿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公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爲儀也，常使此心平虛寬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爲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於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爲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覆問辨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爲。以徵諸庶民，以考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不然，庶民且勿信，況其他乎。乙酉上殿劄子。

今日風俗之弊，莫不議其尙同也，而臣則議其未嘗有同。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挾其所嘗言以夸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

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則斂而歸己。怨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而得則矜以爲功。否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踰閭而語。可出可入。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所爲。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相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又何賴於此也。封章奏疏。率循故事。曰惡訐以成名。惡激以敗事。其號爲讜直者。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辭。而後微致規切。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今之建言。非如漢唐有駢頸刑戮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是謂吾君吾相不能行不能受也。表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而臣見其未嘗同也。至無禮也。大不敬也。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老師宿儒。零替殆盡。正人端士。散漫不合。習諛踵陋。積久不知。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復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疏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齊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必無乏才之憂。論士大夫風俗疏。

孽韓柄國。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嘉定以來。雖曰更轍。然後生晚學。小慧纖能。僅於經解語錄。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辭剽淺。名節墮頓。蓋自始學。父師所開導。弟子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及其從仕。則上所以軒輊。下所以喜悅。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

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遑恤。平居無直諫多聞之友。臨難無仗義死節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願陛下毋以書生爲迂腐。毋以正論爲闕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其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療飢也。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疏。

聞之道路。陛下聽政之暇。時以辭翰自娛。非聖賢之學也。必知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學。自修身齊家。澹朝設官分土。授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爲何如。既有所見。必須審問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懈。堯舜不難至也。應詔封事貼黃。

附錄

嘗曰。某自遷渠陽。山深日永。易詩三禮。重下鈍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失。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

又曰。學規以謗訕朝政爲第一。此規自蔡京。劄爲之。專以禁太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

曾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曰。恐相激成朋黨。鶴山答曰。朋黨有君子。有小人。彌遠曰。然。鶴山曰。不知誰認作小人。彌遠沈吟。

應懋之問鬼神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

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極其至以爲文武之德。以上師友雅言。

祖望謹案。鶴山最喜禮記。此一段以爲善言天人之道。

劉漫堂回魏侍郎書曰。張朱呂三先生之亡。學者偃然無所歸。葉水心之博。而未免誤學者於有。楊慈湖之淳。而未免誘學者於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並補。

鶴山學侶

知縣高先生載

高載。字東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同產長兄。鶴山之大母爲高氏。其兄黃中無子。以其子孝璿後之。孝璿有子六人。而其魏氏之兄士行又無子。故鶴山復歸於魏。而高魏稱同產。先生八歲。能屬文。嘗爲犬噬作賦。詈之。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跖而吠堯。爲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識者奇之。於書無所不讀。以進士累仕。攝丹稜令。有兄弟構訟者。呼其父至。則直其弟曰。是能食我。先生諭曰。天倫所在。麗於法則害於教。儻以其不養而繩以令。甲奚翹不祥之難。姑令百拜以謝。幸其翻然返於彝也。若猶不悛。以干於僂。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辭於責。敢緩閉閣之思乎。於是兄弟感泣而退。敦睦如初。丁艱。去調補瀘州錄事。范吏部子長適以帥至。先生將歸矣。吏部留之入幕府。於是朝夕講學。知靈泉縣。有聲會。以母喪。自傷不得侍養。曰。吾何以生爲也。哀毀而卒。先生嘗語學者曰。人若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無一日之怠。補祖望謹案。鶴山兄弟同時共學。鶴山早達。而聞道亦最早。東叔學於范氏。西叔學於李宋之間。因以私淑於兄弟。各有所成。皆南軒之瓣香也。而鶴山益旁搜諸家。以大之盛矣。

忠公高縮齋先生稼

高稼字南叔東叔弟博極羣書嘉定進士真西山一見以國士期之歷官直祕閣知河州利州提刑兼參議官始至告於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囊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進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川安撫使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北兵至城陷死之詔進七官諡曰忠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先生爲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著有縮齋類藁三十卷參史傳

知州高先生崇

高崇字西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公同產叔兄與南叔同成進士時真西山爲人言二高不首列是旨有司也會任伯起爲詳定官伯起故嘗從朱子至喪其師傳言政事與議論自是兩途不必以人言搖國是於是先生兄弟皆以伊洛之說被抑置下等釋褐眉山尉李雁湖方家居宋正仲爲太守從之講學崔公與之薦於朝知什邡縣有惠政通判黎州尋爲守兼管內安撫使黎爲夷壤先生信賞必罰以作士氣邊警以息先生嘗言潘福不可爲將制司不聽已而臺臣反以先生操大閫命帥之權劾之坐罷官先生笑曰是誣天也時已病亟歸尋卒先生兄弟自相師友而淵源則出自南軒教人主於自得嘗因校士謂學者竄拾關洛方言以入舉文絕無領會此膏肓之病也其言深中南宋學者之謬吳侍郎畏齋入蜀先生勸以立周程之祠配以朱張昌明正學以厲人心其在黎故有玉淵書院前守薛仲章所建也修復之以講學顧惜其與長兄東叔俱不永年以歿云著有周官解十二卷補

忠襄高著齋先生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忠公稼之弟。博通六經。嘉泰初進士。授鄞縣簿。吳曦叛。解官歸養。宇文公紹薦其忠孝。兩全。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先生衣不解帶六旬。居喪哀毀骨立。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先生。先生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先生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累官權禮部尙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悚然。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嘗以忤史嵩之譴。官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卒贈少保。諡忠襄。先生歷州縣。所至以教化爲先務。嘗作同人書院於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著有著齋文集。北門類案。微垣類案。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參史傳。

雲深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著齋高忠襄公。當是高稼。經義考引盧氏熊曰。高瞻叔。學者稱爲著齋先生。則忠襄爲參政而非南叔之謚矣。

鶴山講友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朝奉輔傅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燾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教授李中父先生坤臣

李坤臣字中父臨邛人也。大父母及其父普州教授相繼卒。歎曰：吾無意於斯世矣。日夜哭泣。遂喪明。授徒自給。出則門生入則子弟。從旁代讀。有問焉。必答。有目者所不如也。嘗因痔痛。發心爲詩曰：吾道由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尤邃於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每謂太極大衍相爲表裏。彖繫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於三禮最該暢。鶴山魏文靖家居讀禮。邀之共相討論。蓋嘗欲爲易禮二傳而未及也。疾甚。歎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鶴山嘗稱之曰：中父遭家多難。以有左卜之厄。然因此動心忍性。觸慮增知。觀身於艮。觀心於復。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奧。蜀中賢士大夫。自後溪劉文節公張東父子。震張義立方虞仲易剛簡以至鶴山兄弟皆重之。其門人曰魏文翁高斯得郭衷中補。

教授譙說齋先生仲午

譙仲午字仲甫。臨邛人。以進士爲隆州教授。鶴山文靖公居相鄰。學相友。鶴山早貴。其帥潼川也。以射洪尉授之。將倚爲助。辭不就。書問往復。有規警而無請寄。及官隆州。鶴山以書責隆守曰：有賢寮而不舉。何也。守謝曰：非敢遺之。先生不欲也。五十七歲。卽致仕。其高致如此。嘗論士習之敝。不本之踐履。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間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一時門弟子所傳鈔。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闈而給取之。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其歸也。監司太守皆言於朝。請加旌異。以激類競。詔晉一階。時鶴山亦還靖。以詩遺之。喜其以罪行。蓋其高節如此。所著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諸論。說齋集。補。

李先生從周

李從周字肩吾臨邛人也。不詳其生平。鶴山講學之友。三禮多質之中父。六書多質之先生。嘗同在渠陽山中。稱其強志精識。所著字通。能追原篆隸以來流別。而惜乎今之不可得見也。鶴山門人稅與權作雅言。頗引先生之說。皆考證經史語。其謂古無四聲。只其有九韻。力糾吳才老之非云。宋藝文志有其書。補中父學侶。

魏先生天祐附兄天啓

魏天祐字德先。蒲江人。鶴山族昆也。鶴山夙角時。嘗欲從之遊。既而偕試於春官。益加敬焉。先生少與兄天啓齊名。年四十餘。當以恩補官。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肆力於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卽河洛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獨得而的。然無所疑也。每燕坐。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一日。忽書紙曰。生死事大。能當澄心靜意等語。凡數十語。末及孟氏六等之序。卒年八十有二。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卮言贅言。信心編。雞肋編。日錄諸書。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鶴山誌先生墓如此。又誌李中父墓。曾先生安貧樂道。與中父爲久敬交。

魏德先語

才智有餘者。其陷溺深。補

鶴山家學。朱張三傳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

魏文翁字嘉父。鶴山先生從弟也。少學舉子業。既而歎曰。是足爲學乎。同郡李坤臣中父者。宿儒也。先生從之遊。中父喪。明興居飲食。扶持必親。如古師弟子之禮。力從事於正學。成嘉定進士。歷仕至蜀。制置司幹知上津縣。鶴山以父喪家居。讀三禮。招中父與之偕。先生辭官侍焉。學益進。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每祭則用道流唱舞於庭。祭品亦不經。先生曰。是褻神孰甚焉。請於朝。得如禮。朔望與民講學。通判成都。政以最。知敘州。敘爲夷境。橫江砦之諸峒。其最蕃曰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最肆曰隔柱。歲入爲患。先生曰。是守封者之恥也。乃乞師於連帥。躬率大軍問夷罪。夷拒命。先生分軍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夷勢蹙。乃面縛軍門。誓無反。歸所侵四十八村地及民畜。先生受降班師。知安南堡。狄厚叔者。累有賣國誤師之罪。是役也。斬以徇。捷聞。詔增秩。且令再任。因請移安南堡於風洞市。控以諸夷。詔可。於是帥府正倚先生爲助。而以病卒。先生以千載自期。氣方而行和。見義必爲。雅不喜陸氏之學。而是時其傳甚廣。乃與新都令郭黃中控於提學。請有司無得以此取人。曰科舉之取舍。士風所係也。所著有讀書日記二十卷。中庸大學講義二卷。雜稿十卷。補

知州魏靖齋先生克愚

魏克愚號靖齋。文靖子。寶祐中。知徽州。爲政知先務。關貢闈。作橋梁。政恬事熙。民安其化。參姓譜。鶴山門人。

縣令郭先生黃中

郭黃中字方叔。利州安撫孫正子也。嘗往來鶴山之門。安撫殉難。一門遇害。惟先生免。爲新都令。以學行著補。

尙書吳鶴林先生泳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權刑部尙書。出知寧國。温州。泉州。而罷。輪對。嘗言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心之力。以卹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養兵卒。所著有鶴林集。

梓材謹案。勉齋學案。吳季永。昌裔傳云。與兄泳師事黃勉齋。知先生本勉齋門人。儒林宗派。則列先生於鶴山之門。

附錄

鶴山答吳寺丞書曰。周程諸先生祠堂。近世太泛。古無此典。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先師之廟。原不出闕里。封諡之類。尤不經。不知何爲。朱張諸先生。亦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工。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係。世變所關。不容草草。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學於魏鶴山。又從李公晦。嘉定十六年進士。累官權禮部尙書。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諡清忠。

宗義案宋史文靖傳言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知府王淡齋先生萬

王萬字萬里蒲江人也於鶴山魏文靖公爲寮塔篤學適經術尤善戴氏禮鶴山每稱之曰真吾徒也嘉定三年省試第一歷仕太常博士史彌遠當國應詔言三事其一曰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卽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強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以四海之歡心爲孝不以一己之服勞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婚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之戚致厚於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日御經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旣躬其厚誰忍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才漢梅福謂李武時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時蜀郡山陽亡徒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足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沖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自靖自獻之恐後寧復有遲回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三曰崇學校在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

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聚其間。豈徒誦說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恥。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他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如有佻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樂廢爲憂。非關於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誨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家空。置此孟軻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員之辱。故先生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尤切中時務。宰相已深惡之。其秋輪對。又上疏曰。乃者中外之臣。指陳得失。願忠於陛下。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章叩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應。尚曰沽激乎。內外小大之臣。千數言者。無幾。尚云朋黨乎。今天下議論。大概有三。勸陛下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其言必懇惻。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仇讎。惡佞諛如惡臭。此憤世嫉邪之論也。其言必激切。聽其言。汪洋汗漫。察其意。避就回曲。此模稜兩可之論也。其言必依違。臣願陛下以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之是非。卽天

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相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算寄。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歎息愁恨之聲矣乎。時鄭損制蜀。李景期司蜀餉。故先生及之。理宗反覆顧問。先生隨事條析。理宗頷之。而宰相益怒。於是朱端常疏劾魏鶴山。有不食周粟語。并及真希元。與先生一時君子皆去國。先生既忤柄臣。又忤蜀之大吏。人皆危之。而先生浩然歸里。逍遙若將終身焉。又二年而起用。然不得入朝。再分符知紹興府。史彌遠歿。始有赴闕奏事之命。而先生卒矣。所著有心銘淡齋規約。補

祖望謹案宋理宗朝有二王萬。其一力排鄭清之者。見東發先生杜範傳。

教授程先生掌

程掌字叔運。眉之丹稜人。紹定二年進士。授揚州觀察推官。再調巴州教授。嘗徒步杖策訪魏鶴山於山中。曰。嘗見洪公咨夔於於潛。謁真公德秀於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先生嗜關洛之書。尤精通鑑。平生爲人負氣。不肯少屈。鶴山嘗曰。以子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爲聖門之高弟矣。其後先生自贊曰。粗厲猛起。頗欠時中。強矯磨礪。晚果有功。鶴山喜曰。叔運進矣。不幸早卒。

進士史傳齋先生守道

史守道字孟傳。丹稜人。讀書一覽不忘。發之爲文。援據詳明。辭辯雄放。當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

標榜先生爲詩曰。但使躬行爲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每誦先儒語曰。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所依惟鶴山而已。後溪劉文節公雁湖李文懿公皆恨相見之晚。考試有欲爲之地者。謝不可。嘉定十三年。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涓榜。賜同進士出身。追授迪功郎。所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周禮略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

縣尉蔣一齋先生公順

蔣公順字成父。清湘人。研精義理之學。從鶴山遊者七年。築室湘源。命之曰一齋。稅巽甫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先生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於乾坤體用皆不可分。如上經坤終於復。下經乾終於垢。上經坤盡於復。又二卦而乾盡。下經乾盡於垢。又二卦而坤盡。乾坤之畫盡於升。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體用明矣。此說甚精。鶴山亦云。成父從予渠陽山中。所得甚多。在別之傑。幕以解安豐之圍。補官監施州靜江稅。再爲沅州黔陽尉。辟桃源令。未赴而卒。

稅先生與權

稅與權字巽甫。巴郡人。受業鶴山之門。精於經學。其所著易學啓蒙小傳。自序云。文公以伏羲先天理數之源。特於易學啓蒙而抉其祕。圖象咸本諸邵氏。間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未敢妄爲之說。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究邵氏諸書。乃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觀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自漢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

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孔子取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圖。則後天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推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物盈物於天地間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元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耦之九畫。而乾坤奇耦之畫。又重爲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著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於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羲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與嗚呼。孔子雜卦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穎達之說。則於邵氏此圖。信其爲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耶。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雲濠按四庫書目。易學啓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二卷。先生又嘗述鶴山講周禮語爲二卷。曰周禮折衷補。

附錄

史子。輦曰。巽甫以後天以震兌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予因謂艮巽者。震兌之反也。震東兌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沒之位。實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用。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以互體有震兌耳。然則巽甫得於邵子者。固深。雖然。巽甫謂乾九能兼坤六。坤不能包乾。予謂六之中。有一三五焉。則九數固藏於六也。巽甫以爲何如。

帥幕滕先生處厚

滕處厚字謹仲清湘人。鶴山稱爲通經窮理之士。原本下有鶴林玉露云云六字。嘗答其論易書曰。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所以發明盡心踐形之義。而人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坤以定上下。離坎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後天以坎離居南北之正。則所以位天地。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離之二爻。自坤來變乾爲離。蓋坤道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體。故曰畜牝牛吉。坎之二爻。自乾來變坤爲坎。蓋乾道之涵而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於中也。元是乾體。故曰有孚惟心亨。乃以剛中也。是所謂性之用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而陽爲實。此性之體。卽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爲性之用。卽離南坎北是也。累官潭州帥幕。守正不阿。或笑其迂。曰迂吾所自取。但媿予之不迂耳。有謂予迂者。予披襟當之矣。豈以彼易此哉。易箕時賦詩談笑而逝。

忠文蔣先生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火災。應詔以親攬大柄。盡破恩私爲言。後又進爲君難六箴。乞召真西山。魏鶴山用之。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橐。務積精神。以寤上意。後以刑部侍郎致仕。諡忠文。先生本鶴山校試禮部門下士也。其後遂問業。嘗有心授神予之語。修

虞先生讜

虞兢字退夫仁壽人滄江先生從子也。塔於鶴山。傳其家學。又得婦翁之傳。補

教授唐先生季乙

唐季乙字述之崇慶之晉原人也。與高西叔兄弟同居。類試高等。西叔因以女妻之。鶴山與西叔爲同產兄弟。先生遂從鶴山遊。稱其體行醇固。官蘇州教授。不久卒。補

蔣先生山

莊山字得之靖州人也。鶴山以言南遷。先生從焉。鶴山嘗答其論易之書曰。朱子九圖十書之說。引邵子以證之。但邵子第言圖圓書方。不言九十。故僕未敢以爲證也。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數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此不爲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與張平子傳。自是太乙圖。而長民取爲河圖。誠可疑。先天乃天地自然之數。必爲古書無疑。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心善之。魏伯陽參同契。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卽先天圖也。土王四季。羅絡終始。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乙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至於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和考三才。其意若取河圖數爲天。五行數爲地。後天卦爲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實兼舉錯用。然參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地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道家還丹法。步斗與還丹。亦太乙下行九宮法。乃知三圖二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書。書不爲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觀鶴山所以告先生者。則其致功於易可知矣。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別見介軒學案

祕監史先生繩祖

史繩祖字長慶官祕監著有孝經解一卷鶴山跋曰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稹以遺予予既授梓與學士共之史長慶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爲之章指子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補

葉先生元老

葉元老吳門人鶴山送其歸浮光序曰元老識度器藻優出儕類嘗受學於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旦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子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窳米粟多少之數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滄洲諸儒學案竄從周傳引劉漫塘云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於渠陽謝山原底標云葉元老陸伯微弟子伯微象山子也蓋卽據鶴山集言之又案先生逸其名元老其字也考慈湖弟子葉同庵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內弟張荃翁師事之元吉元老其字相似且同爲吳人同爲陸學未知卽一人否也

許先生玠

許玠字介之。鶴山嘗答其書云。來翰臺山筆家。至者未衰。駸駸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趨於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爲是無益。介之儻以爲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也不亦多乎。補

嚴先生植

嚴植。鶴山之徒也。鶴山答其書曰。師席易被人推許。便少講摩。須從勝己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補

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存齋同調

少保王修齋先生燦

王燦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嘉定進士。咸淳八年爲左丞相。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日食。乞罷黜。以答天譴。京學生上書詆陳宜中。或謂先生實使之。遂罷職奉祠。初先生兼中書時。請詔大臣哀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陰邪之氣。饒保護微陽之根本。時論壯之。度宗詔充上蔡書院山主。後進率多成就。及登相位。卒與宜中不協去。生平清修剛勁。李芾趙卯發唐震皆從之遊。皆以節死。忠義之士萃於一門。可謂沉澁相承。千載猶勁者矣。參史傳。

縮齋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南叔子。少從李中父遊。成紹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樞兼參政。因爭留夢炎庇護。賈

以道。遯能去。而宋亦亡。著有易膚說。儀禮合鈔。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二宗繫年要錄。恥堂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斯信。嘗跋李秀巖學易編誦詩訓云。斯得受業於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故。謝山學案劄記云。高斯得。李心傳弟子也。是先生又爲徵之門人。

中父門人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見上鶴山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見上縮齋家學

縣令郭先生黃中見上鶴山門人

存齋家學朱張四傳

提刑牟陵陽先生熾

牟熾字獻甫。一字獻之。清忠公子才子也。以父蔭累歷浙東提刑大理少卿。以忤賈似道去官。宋亡不出。討論六經。尤雄於文。蜀中自蘇氏父子後。推巽巖李氏父子。繼之者牟氏也。學者稱爲陵陽先生。理宗嘗曰。汝名臣之子。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以得罪時相。幾得大禍。國亡三十六年而卒。得年八十五歲。修

教授牟隆山先生應龍

牟應龍字成父。一字隆山。陵陽子也。咸淳進士。賈似道欲引之。不受。對策極言時弊。官定城尉。宋亡。留夢炎招之。不出。已而爲溧陽教授。

存齋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介唐先生震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歷官知饒州。所至以神明稱。先生爲醫王簿時。執弟子禮於牟存齋。存齋以其用志堅苦。必有所立。甚敬之。存齋之子陵陽忤權貴。幾得大禍。於越中。先生以書勞之。江上論甚偉。明年元兵陷饒州。死節。諡忠介。補

修齋門人

忠節李肯齋先生芾

李芾字章叔。衡州人。生而聰警。少時卽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鶴山一見禮之。謂有祖風。蓋先生高祖升。爲名進士。金人破汴。與父俱死。因易其齋額曰肯齋。先生嘗從王仲潛遊。以蔭補南安司戶。後攝湘潭縣。不避貴勢。再知潭州。敵兵已至城下。先生誓以死守。城破。命帳下沈忠曰。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及我。忠泣而徧刃之。先生乃受刃。忠亦自刎而死。事聞。諡忠節。子裕孫。孫輔叔。先生初至潭。卽遣他適。未及於難。參史傳。

文節趙先生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與唐忠介震師事王仲潛咸淳十年判池洲攝州事元兵薄城與妻雍氏同縊從容堂先生始爲此堂至是指所題扁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事聞謚文節參史傳

忠介唐先生震見上存齋門人

唐氏門人朱張五傳

隱君胡先生應之

毛先生振合傳

王先生濤合傳

屠先生高合傳

胡應之字泰來嵎縣人也受業於唐忠介公以明善誠身爲本東發先生一見重之曰古君子也中表諸父爲王衛公燦兄弟亦與爲忘分交平居若與世忘及言天下事自了了宋亡隱居不仕忠介之弟子有名者曰毛振王濤屠高而先生尤爲之魁屠高字仰之王濤字東之本堂云不得其死毛振字翔父補

卷八十一

西山真氏學案表

	程掌別見鶴山學案
	熊慶胄
	徐幾 王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湯千
	湯巾
	湯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劉漢珣 弟漢傳別見九學學案
	忠愍同調 陳策
	王天與 子振
	西山續傳
	魏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李燔
	張洽
	李方子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真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於朱學。最尊信。而不滿於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真氏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西山學案。謝山序錄定本益以真氏。所以別於西山蔡氏也。

詹氏門人劉朱再傳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繼中博學宏辭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隆興潭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史彌遠憚之。落職。紹定五年。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戶部尙書。時去國已十年矣。改翰林學士。尋得疾。拜參知政事。而卒。端平二年也。年五十八。諡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立朝不滿十年。奏疏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動。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名愈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先生晚出。獨立。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宋史詹體仁傳言。郡人真德秀。早從其遊。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先生能守而行之。所著有西山甲乙彙。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雲濠案。先生著

述尚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又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俱內府藏本。

百家謹案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然百家嘗聞先遺獻之言曰：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羣書者。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西山答問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曰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自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卽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加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

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零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卽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卽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卽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之地。不致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關。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他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子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主忠信章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卽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之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而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而。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

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然無形。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今人只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跡之鬼神。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跡。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旣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祀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燭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仁字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玄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

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便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至此而推之耳。此仁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泊。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問敬字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當更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顏樂

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

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言豈不有理。先生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箠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文公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既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爲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臆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多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歎世人但知出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飢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舜堯之道。卽樂於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爲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卽是道。而文公以爲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義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卽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曰。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併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朱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太極中庸之義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卽平日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所

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而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先。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邪。卽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諭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格物致知雜之。則愈渾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懸空無致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著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於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其於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

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夫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矣。此平生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鑄鑠，以補其昏愚之所不逮。幸甚。大學衍義自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會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剝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謨臯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櫛，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

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儉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休戚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箴箴誠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箴之益，曰明嫡廢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論教之法宜預，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謹謙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名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適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猷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附錄

張荃翁貴耳集曰。西山入朝。都下歌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一饅頭。補

又曰。南省士子爲文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蓋卽黃文潔所云。州兵皆闕。知貢舉以喧罵出院者也。

王深寧困學記聞曰。真文忠公曰。恃焉而弗修。賊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補

又曰。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關。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梓材謹案。此二條從深寧學案謝山所節錄移入。深寧蓋私淑西山者也。故錄其精語如是。

黃文潔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真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閒。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閱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闕延及州兵皆闕。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罵出院。除參政。未及拜。以疾終。補

謝山題真西山集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臨川李侍郎穆堂。識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青辭。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愚嘗詳考其本。

宋而歎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媿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慙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况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卽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偉其驍軍知舉之短。而於呵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邪。吾於是而致歎於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辭起家。故辭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巳者。與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辯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於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其命訊曰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梓材案西山集題慈湖行述云。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復從之遊。似西山嘗爲慈湖門人。然其辭爲墓銘云。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遺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則又自外於及門矣。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

西山講友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燦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劉朱三傳

監稅真先生志道

真志道字仁夫西山之子也嘗請益於袁蒙齋甫蒙齋請以小字字先生曰實之而因爲之說以贈之參袁蒙齋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監南劍州在城稅務見劉後村所狀西山行實與鶴山所作神道碑

西山門人

簽樞王潛齋先生楚

王楚字子文金華人嘉定十二年進士仕爲潭屬真西山一見奇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西山授以辭學先生曰所爲學於先生者義理之奧也西山益奇之累官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淳祐初爲兩浙轉運判官又以訪察使出視江防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進

雲濠謹案先生爲朱呂弟子介之子謝山劄記所云真西山門人王潛齋官端明蓋卽先生西山爲作潛齋記

莊敏馬先生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主新喻簿見真西山講學悅之遂執弟子禮從焉積陞右曹郎官歷知處州建康臨安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進知樞密院事以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

龍圖金先生文剛

金文剛字子潛休寧人用遺恩補將仕郎調潭州司戶時真西山帥潭得先生喜其端厚由是受知遂爲真氏門人歷知奉新縣通判興國軍監左藏及封樁庫出知臨江軍常德府遷太府丞浙江提舉將作監進直龍圖閣卒先生莊重修潔燕居如肅賓莅官尤嚴明求民利病爲兢兢老而制行尤篤寶祐間真魏得罪去國門人或更名他師先生獨音問不絕舉步出言一以西山爲準

文介孔先生元龍

孔元龍字季凱衢州人先聖五十世孫也尙志篤學從西山遊主餘干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年至九十手不釋卷贈太子少師所著有柯山講義論語集說魯樵斐藁奏議叢壁等書

雲濠謹奏謝里志稱先生卒之日門弟子三百哭之私謚曰文介

縣尉呂先生良才

呂良才字賢甫從西山遊舉淳祐進士任潭州善化尉改京秩辭歸

呂先生敬伯

呂敬伯從學於西山西山稱其有求道之志因示以入道之安佩服仁誠敬三字終身不忘

粹材謹案先生名中初字仲甫敬伯西山所爲敬字也

知軍江先生墳

江墳字叔文，崇安人。嘉定元年進士，尉古田縣。歷武岡軍司法參軍，提點刑獄，檢法官。知永平通判，靖州知南平軍，而卒。先生從西山遊最久，貌肅而氣和，孜孜然惟講學是崇。

劉先生炎

劉炎字子宣，括蒼人。西山序其邇言曰：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邪？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邪？

梓材謹案：學案劉氏名炎者二，其一字潛夫，邵武人；晦翁門人。見滄洲諸儒學案。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

陳均字子公，一字公齊，平陽人。雲濠案一作永嘉人。資政殿學士昉兄子。受學於西山，官江東提刑，改廣東，徭寇犯邊，漕臣方攝帥邀功，囚平民數十。先生曰：治兵帥職，治刑吾職，審覈而縱之，被中傷去，起爲江西提刑，兼知贛州。以慈祥介潔著，咸淳初，除檢正，賈似道在西湖，欲以堂印自隨，先生爭之曰：堂印無出城之理，復坐免，尋以樞密都承旨祕閣修撰致仕。

周敬齋先生天駿

周天駿字子美，永豐人也。從西山遊，稱其質性渾厚。若在璞之玉，其學以持敬爲主。西山字之曰敬齋。

忠愍徐先生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尉講書鉛山，爲朱子門人。先生往師之，後師事西山。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官

至工部侍郎。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先生適輪對。言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翼綱常者也。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輿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者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孤忠。起復之命遂寢。明年。以暴疾卒。或以爲嵩之毒之。太學生相繼訟冕。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安府逮醫者及常所給使鞠治。獄迄無成。諡忠愍。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別見艾軒學案

朝請王雁軒先生邁

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號雁軒。從西山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端平中。爲祕書省正字。史嵩之將復相。極言嵩之姦愎刻薄。不可用。輪對論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此欺天之大者。理宗爲動容。出通判漳州。禋祀雷雨。應詔上言。麴蘖致疾。妖冶伐性。道路憂疑。網淪法斲。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方册免三公。乃遙相崔與之。恐與之不至。政柄必他有所屬。於是言官李大同。蔣峴。希意論之。補外。徙知邵武軍。亢旱。應詔驛奏七事。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終朝請郎。贈司農少卿。補

教授程先生掌別見鶴山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節齋。後遊西山之門。兼師劉屋。所著有三禮通議。補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崇安人。通經尤精於易。自朱真後。理學之傳。先生稱得其妙。景定間。臣僚交薦。與何北山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有經義行世補。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彙。又爲先生一傳云。建安人。節齋蔡氏弟子也。崇政殿說書。通判建寧府。著有易輯。是先生兼受真蔡之學者。又案謝山作同谷三先生書院記。引或說云。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堃。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真氏。考清容居士集。陳教授墓志云。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辭科。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闡正學。爾貴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尙書王公應麟。是或說所本。然秘書少。監徐鳳以嘉定十七年卒。深寧以前一年生。無師傳之理。豈謂先生邪。

通直湯存齋先生中

郡守湯晦靜先生中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忠愍同調

忠公劉先生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成嘉定九年進士。累官侍御史。首論濮斗南葉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且言世之久擅國柄。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南。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已感疾。遂卒。諡曰忠。先生之歿也。太學生蔡德潤等上書訟冤。程公許著先生墓誌。與徐元杰並稱。其旨微矣。史稱先生學明義利。律身嚴正。故不容於小人傾軋之世。至以微疾暴亡。是則可哀。

也已。弟子知名者曰陳策。參史傳。

王徐門人劉朱四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劉氏家學

司農劉先生漢傳別見九舉學案

劉氏門人

帥幕陳南墅先生策

陳策字次賈。上虞人也。受業於劉忠公漢弼。累官帥幕。欲以經世自任而不遂。晚年自號南墅。陳本堂銘其墓補。

西山續傳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附子振

王天與字立大。別號梅浦。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遊者甚衆。後乃研精覃思。著尙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註。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爲歸。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萃於中。反復考證十五年而後成。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閒亦采摭其說。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上書於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據板行之。從黃氏補本錄入。

尙書纂傳自序

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氏九峯。五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歎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據將焉據。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增廣校定。凡若干條。

梓材謹案。梅浦傳及尙書纂傳序。並從黃氏補本增之。

宋元學案

卷八十二

北山四先生學案表

何基	子欽								父伯謨 魁齋門人 晦翁清江再傳
	從子鳳	子宗誠							
		子宗映							
		子宗瑞 並見白雲門人							
		弟相							
		族子侃 見上北山門人							
		族子倬							
		從孫城							
		子紹孫							
		孫閑							
		孫閏							
		孫闈							

		林紘齋	陳德永	朱右	
				附師李五峯	
			張明卿		
			附師邵素心		
		趙宏偉			
		導江講友			
		張華夫	子明卿	見上	絃齋門人
		絃齋同調	鄧文原	王守誠	別見草廬學案
			牟楷		
			魯齋續傳		
			陳紹大		
			薛正同調		
	汪開之				
	倪公晦				

葉由庚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山學侶

方鎔

逢辰

元孫 道叔 別見慈湖學案

朱學續傳

魏新之

邵桂士

汪斗建

子 汝懋 別見慈湖學案

孫潼發

袁易

並石川講友

于逢振

放孫 一夔

蔣沐

孫元 見上白雲門人

蛟峯同調

表終

北山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爲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金華學案。謝山序雖始稱北山四先生學案。又案方較峯父子亦講朱學者。其派附此。

勉齋門人朱劉再傳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父伯夔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夔。丞臨川。而黃勉齋。榘知其縣事。伯夔使二子師事之。勉齋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於是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義理之自通。未嘗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書。朱墨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楊與立深推服之。先生未嘗開門授徒。聞而來學者。亦未嘗立題目作話頭。王魯齋栢登其門。先生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間。先生有文集三十卷。其間與魯齋問辯者十八卷。蓋一事而至于十餘往復。先生終不變其說也。景定五年。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出。卒年八十一。諡文定。居金華山。北人稱北山先生。

何文定語

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

讀詩別是一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

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至善也。至於

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死。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深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

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議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四書當以集註爲主。而以語錄輔翼之。語錄既出。衆手不無失真。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

宗羲案。北山之宗旨。熟讀四書而已。北山晚年之論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蓋自嘉定以來。黨禁既開。人各以朱子之學爲進取之具。天樂淺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尤不足數。北山介然獨立於同門宿學。猶不滿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強健。徧應聘講。第恐無益於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則若人者。皆不熟讀四書之故也。北山確守師說。可謂有漢儒之風焉。百家謹案。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廣信饒雙峯。亦高第也。雙峯之後。有吳中行。朱公遷。亦錚錚一時。然再傳卽不振。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是數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

北山學侶

漕元何南坡先生口

何南坡。北山先生之兄也。嘗舉漕元。與北山同師黃勉齋。其卒也。金仁山履祥偕張必大童偕金麟余澤

童俱等祭之曰。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宦遊。臨川之游。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盤溪之濱。願頤兩公。翼翼典刑。勉齋遺言。被於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幸隱邱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孰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墳篋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義義北山。道脈攸傳。有公之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良。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乃聯銘旌。令德壽終。于公奚憾。儀刑俱隔。茲之永歎。參金仁山集

葉通齋先生由庚別見滄涿諸儒學案

朱學績傳

奉直方先生銘

方銘。字伯治。淳安人。少以詞章名。兩魁郡試。後棄去。盡心聖賢。知行之學。每曰。人與天地對立者。文藝云乎哉。日訓諸子。所講明必以窮理盡性爲先。至於應事接物。則以持敬實踐爲功。其教不言而躬行。不見其有的。然之迹。而家庭日用起居。無非六經之道。暨二子逢辰。逢振。前後登第。乃曰。吾昔以爲不足爲者。今吾兒爲之。爾曹勿謂足也。二子及第。後授宣教郎。歷官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司參謀官。參兩浙名賢錄北山家學。朱劉三傳

何先生欽

何欽。文定公基之子也。與王成齋以風流文雅相尙。爲忘年交。參王忠文集

何遜山先生風

何鳳字天儀號遜山翁文定公之羣從子也潛溪稱其言論風範可以冠冕風俗參朱文憲集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映

何先生宗瑞並見白雲門人

北山門人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雲濠案先生之祖師愈爲龜山弟子父濤東萊弟子少慕諸葛孔明自號長嘯年踰三十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黃勉齋通釋尙缺答問乃約語錄精要足之名之曰通旨一日讀居處恭執事敬章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更以魯齋已遇楊與立告以何北山基學于黃勉齋榦得朱氏之傳卽往從之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日作魯齋箴勉之自是發憤奮勵讀書精密標抹點檢旨趣自見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絕作研幾七十餘圖又作敬齋箴圖以日用從事夙興見廟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守葵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咸淳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憲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先生書疑九卷詩疑二卷詩目四卷

魯齋要語

三代以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

不可勝言矣。

世衰道微，學絕教舛，士氣不振，風俗不淑，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心，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一移入濂溪學案，一移入南湖學案。

蘇氏以爲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知，亦卽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

陳恆弑其君，蘇氏謂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

尋樂之說，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功，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

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於深造之餘，而無強探力索之病，非有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少，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間包含無窮之味，蓋深求之於言意之內，尙未能得其彷彿，而欲求於言意外乎，脩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明誠指其當知之路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於知也。

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源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

見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謂純粹峻潔。不悖厥旨。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卽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性。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合理也。發而中節。亦氣也。有理以帥乎其中。故發而能中節矣。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推其所以相生相克者。止於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卽天賦之理也。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脩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也。故氣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秉其彝而御其氣。使理常爲主。而氣常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天壽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之在我者。皆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

自伏羲則河圖。推一陰一陽之義。畫出奇耦。皆因自然之勢。而生八卦。文王則河圖。卻因已定之卦。推其交合。乃求未畫之圖。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宗祖乎。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而洪範之經。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之數。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

洛書之所以則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位。此其大意也。以二四易置於東南。以七九易置於西北。此其妙機也。惟如是而後縱橫相對皆十。於是陽居正而陰居偏矣。後天之所以則河圖者。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製而下上之。則耦在上而奇在下矣。初

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洪範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相對。有對義焉。箕子所陳事。徵相感。舉一隅也。今三從一衡取義。亦舉一隅焉。

詩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漢初諸儒。各出所記足之。夫子所刪。容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乃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出野有死麕。鄭衛淫奔諸詩。皆所常刪也。

杜征南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矣。豈有魯國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不奉正朔也。聖人義精理明。無其位而輒改正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四時之序常違。聖人欲行夏之時。正以此也。先儒謂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正記事。無位不敢自尊。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爲垂法後世。則非也。

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而不可爲目。

梓材譌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於後。

百家謹案。魯齋之宗信紫陽。可謂篤矣。而於大學則以爲格致之傳不亡。無待於補。於中庸則以爲漢志有中庸說二篇。當分誠明以下別爲一篇。於太極圖說則以爲無極一句。當就圖上說。不以無極爲無形。太極爲有理也。其於詩書。莫不有所更定。豈有心與紫陽異哉。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後世之宗紫陽者。不能入郛廓。寧守注而背經。而昧其所以爲說。苟有一言之異。則以爲攻紫陽矣。

然則魯齋亦攻紫陽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學也。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排闥往哭之。既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爲心喪。程子曰。師可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若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僕於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加經帶。又曰。士以總麻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爲言。擬也。總麻之布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卽白麻深衣。擬於吉物也。蓋總麻服之至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注云。弔服加麻。其師與友朋同。旣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素冠吉履無絢。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卽加總之經帶。是爲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爲弔服乎。僕曰。注固已云。擬於吉服也。况非正爲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注云。庶人服深衣。又曰。子爲父斬衰。尸旣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跌。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爲弔服。又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采者曰深衣。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袖長在外。則曰中衣。又各自有名。不可亂也。或又曰。子創爲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爲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爲弔服。鄉閭亦行之。但未有麻耳。是服也。勉齋黃先生考之。爲至詳。其書進之於朝。藏於祕省。板行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爲過。僕

於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經帶冠加絲武卽素委貌覆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爲怪越數日通齋葉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襦僕加布帶其後共考儀禮至葬時方以深衣加經帶僕於是釋然知其無戾於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魯齋經說補五字蓋其遺未全

附錄

理宗時講官徐僑請錫命論語爲魯經有詔奉行時議迂之而止先生以爲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願不得與帝王之書並可乎乃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

汪先生開之

汪開之字元思金華人東萊弟子獨善之孫也居貧力學與魯齋爲友魯齋稱其堅礪勇往能自拔於困苦之中予爲爲己之學實開端於元思云先生嘗自著貧約曰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僱僕從不妄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爲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其卒也魯齋率朋友斂之又請於北山爲銘其墓參金華府志

梓材謹案吳禮部正傳跋固窮集云元思力學忍貧爲貧約指心以誓其友胡潛類聚聖賢處貧言行爲固窮集贈之元思以貧約附焉質於北山何先生愈勵其操據此則先生曾及北山之門矣

幹辦倪先生公晦

倪先生公度合傳

倪先生公武合傳

倪公晦字孟陽金華人魯齋稱其遷善改過專志於下學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廉介直所著有周易管窺先生之兄公度字孟容公武字孟德皆受業何氏時稱箕谷三倪孟德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修

張思誠先生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蘭溪人號思誠子從北山學餘三十年盡得其要北山輯敬思錄發揮未就金仁山履祥續成之每條必質於先生而後定北山之葬也先生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仁山曰思誠子于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蔬薪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或斬之不以爲浼冰雪中孤松也許白雲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先生長於仁山二十年與魯齋爲學侶仁山視以前輩稱之爲丈而平居商略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魯齋爲北山成服用古禮先生不以爲然獨不赴仁山曰張丈之言自可以爲朋友之糾彈也

王立齋先生侃

王侃字剛仲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初從攜堂劉氏卒業北山與族父魯齋自爲師友有立齋集蔡樞密久軒其契友也補

知州季先生鏞

季鏞龍泉人嘗登北山之門

雲濠謹奏萬姓統緒載先生字伯韶括蒼人淳祐十三年知贛州時歲燭先生既至虛已問俗首節

私茶十六方請于朝覲京府樞程之令發廩分賑。頃之四明觀民樂安生。

縣尉吳先生梅

吳梅字仁伯。麗水人。從北山遊。咸淳進士。官浦江錢塘尉。見括蒼彙記。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已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魯齋。從登何北山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勿受。宋季國勢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僑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敍洋島險易。歷歷有據。時不能用。宋亡。屏舍金華山中。視世故泊如也。北山魯齋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禮。當時議者謂北山之清介純實。似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上蔡。先生則兼得之二氏。而並充於一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諡曰文安。所著通鑑前編二十卷。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修○雲深齋四庫書目稱先生尙書注十二卷。今存二卷。又仁山集六卷。

百家謹案。仁山有論孟考證。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牴牾。其所以牴牾朱子者。非立異以爲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豈好同而惡異者哉。世爲科舉之學者。於朱子之言。未嘗不錙銖以求合也。乃學術之傳。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仁山先生經說補七字。而稟亦未全。姑錄講義數篇於左。

復其見天地之心講義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萬類散殊。品物形著。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而夫子贊易。獨於復之一卦。繫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論。則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奇。皆天地之心所寓也。以時而論。則春生夏長。萬寶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爲也。而聖人謂天地之心。獨於復有見焉。蓋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春敷夏長。萬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夫所謂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語其象。則復卦一爻是也。夫當窮冬之時。五陰在上。天地閉塞。寒氣用事。風霜嚴凝。雨雪交作。萬物肅殺之極。天地之間。若已絕無生息。而一陽之仁。乃已潛回於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爲化。生萬物之初乎。異時生氣磅礴。品物流行。皆從此中出。故程子謂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蓋其仁意渾然而萬化之全美已具。生氣闡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與。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爲醪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真。翕如純如。皆從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恐謂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伏羲畫卦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卻不知孔子獨於復之一陽贊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陽爻。正是伏羲畫卦之始也。邵子見此意。本於先天一圖。所謂天根者也。蓋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畫卦。先從天地之心畫起。故先畫一陽爻。以其相生於是。而有耦。又乘之而爲四象。又乘之而爲八卦。又乘之而爲六十四卦。

皆一畫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則此一陽六十四卦之始。是爲天地生生之心。太極圖說見之。橫看則卦氣剝爲純坤。天地生物。若已盡矣。而一陽又復。是爲天地不窮之心。先天圖見之。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是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於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纔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於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於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貿驅馳。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於天地之心。惘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人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最多。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於人欲之中。孰無一線天理之萌。此卽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汨於動而不能靜之故。學者須是於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

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既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史。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爲大。壯之動。以天。夫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之後工夫也。又况凡事莫不有復。如學宮既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帥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之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既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於復之美。而充復之功。用者。幸不廢焉。

孟子性命章講義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于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卻在於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慧賢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自其貧富貴賤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富貴賤。纔有貧富貴賤。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賤富貴各有

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卻把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發於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自至義之於君臣也。自盡禮之於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於父子而仁有所窒。於君臣而義有未充。於賓主而禮有未合。於賢否而智有所昏。於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避。聖人而得位得祿得名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於齊。爲賓而魯君不禮於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糅。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糅相雜。而達於心。驗於身。遇於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皆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目之於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此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邪。曰。目之於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

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

金先生麟

金麟

梓材謹案先生爲仁山先生弟。見仁山文集。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蓋皆純孝曾孫也。

張先生必大

張必大

童先生偕

童先生俱

童偕童俱

余先生澤

余澤

梓材謹案以上五先生皆北山門人。見金仁山所作北山與其兄南坡祭文。

魯齋學侶

脩撰潘介巖先生擘

潘焯字經一字介巖金華人魯齋之學侶也嘗以李貫之所編朱子語類專取其論語補其不備別爲論語語類行世官至祕書脩撰補

奉直家學

尙書方蛟峯先生逢辰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也學者稱爲蛟峯先生元名夢魁淳祐九年進士第一御筆特賜改名尙未授官適二御史以忤鄭清之去國已而雷震先生上書曰伏觀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以廟堂爲監謗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爭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累疏乞間而未可其請留之益堅攻之愈衆乃所以招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上舉朝偉之釋褐平江簽判講學於和靖書院寶祐元年以正字召海州喪師制使賈似道以捷聞降詔獎諭先生上書海州之事三尺童子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以一去恐朝廷較之楊國忠又甚焉萬世之議卽未暇恤四鄰笑我何以立國於是似道之恨先生自此始二年除校書郎理宗信用宦豎儲君尙幼先生疏言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蚍蜉之撼甫節之炎炎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於挾小材以濟大貪者於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於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焉於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曰某人能某人廉或畀廳或授節曰吾自除吏也而

不知西園之諧媚。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邦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願其撥而戕之。以便吾之私哉。邇年爲是官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眞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誰敢執拘以取禍者。仇士良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莫若以財貨聲色。盡其心。使不及他事。今此曹皇皇汲汲。前之藻稅未休。後之丹墀又起。陛下方以其動適吾意。而不知此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廩如垂罄。職此之由。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何以趣辦。何所倚仗乎。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掃除蠹穴。然後可爲緩急之備也。三年。又上疏曰。善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激。尤不可偷。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豈真暇哉。當爲皇皇之急。不當爲悠悠之偷。古之人有爲之者。莫窘於淮淝。而談笑於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於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然示外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故處急必以暇。處暇必以急。不然。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貴有以自謀。不可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貴有以自備。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善爲謀者。不依於人。善爲備者。不制於人。不然。萬一鄰國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躋可噬乎。胡不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湖山之役。日盛。又上疏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我之所築。土妖血山。彼之所築。金城鐵壁。彼之所築。奪我之地。爲之。我之所築。奪民之地。爲之。又疏曰。備邊之事。必爭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必守襄樊。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河也。今彼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

若其生聚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故當盡力以爭浮光。使彼不得以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襄樊不守。則江陵爲孤注。豈尙足恃。故當必以死守襄樊。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全江陵。時不能用。訖宋之亡。先生之言無不應。洪天錫劾內豎不行而去。先生貽書宰相。勸其行申屠嘉之事。又疏言台臣欲爲國家去厲鬼。以除膏肓下之疾。陛下愛國家。反不如愛二豎乎。漢唐之季。閹豎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又曰。小人所忌。憚在外廷。若外廷攻之而絀。則此曹無復忌憚。而無君之心動矣。上以其激烈惡之。先生求去。董丞相槐留之。先生嘆曰。丞相且自爲防。已而丞相亦被逐。除著作郎。爲丁大全之黨所論罷。未幾。程丞相元鳳疏荐知寧國府。復以論罷。杜門說易。開慶元年。大全敗。理宗強起吳丞相潛。首荐先生爲著作郎。明年。權尙左郎官。是時大全之黨有所謂六賊者尙存。國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以謝天下。而上庇之。宣諭丞相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丞相抗疏言之。上自是怒。先是鄂州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丞相。丞相謂鄂以上旣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而上不從。於是上與賈密相往復。丞相不得與聞。而反以丞相不知邊報爲罪。夜半片紙中出與郡。於是先生上疏曰。天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用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先生言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首肯之。然未幾似道入朝。而丞相終不免有循州之行。先生亦論罷矣。於是徐庚金招先生講學於金華。適有詔以先生知婺州。復爲似道之黨所論罷。先生歸講學於淳安。已而除知嘉興府。以論罷。知瑞州。又以論

罷。度宗卽位。以司封郎召尋兼直舍人院。請以朝臣爲知縣。如天聖紹興法。用胡安國之言。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弟。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法。有詔從之。而不行。三遷以祕閣脩撰提刑江東。信州軍亂。或語先生無往。先生單騎入城。密訪亂卒姓名。調諸寨銳卒擒之。一軍帖然。晉集英殿脩撰。持江西漕節。時欲以銅錢一當十。令江西先行之。疏陳其害。得止。凡所至。輒與諸生講學。於是歷權兵部侍郎。兼侍讀。遷吏部侍郎。賜石峽書院額。以丁艱歸。自是凡四召至禮部尙書。皆不赴。而宋亡。元人召之。亦不赴。至元二十八年卒。所著有孝經解一卷。易外傳尙書釋傳中庸大學註釋若干卷。格物入門一卷。蛟峯集六卷。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之本。以篤行爲脩己之實。終身願未嘗有師。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而先生獨爲別派也。梓材案。先生爲奉直長子。自承家學。別無他師。故云爾。○補

石峽書院講義

先儒論仁。最善名狀者。無如謝上蔡。指草木之核。種之卽生。道以爲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雖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透。必以托諸人。人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故萬物皆備於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實寄吾性分之內。天高地下。一日無人。則天地特塊然者耳。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二物相配之爲合仁。以性言人。以形言仁。固所以爲人之理。人則所以載是理而行之者。故曰。合而言之道也。然則天地以此心寄諸人。豈徒然哉。許多道理。皆要從人心上抽迸出來。如草木句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人心不仁。則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

之書。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爲憂。凡教人曰存。曰養。曰盡。曰求。曰心之端。曰心之官。曰根心。曰生心。曰物之長短輕重心爲甚。直指人之識痛癢。有知覺處示之。非便以知覺痛癢爲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頑石而已。此之謂不仁。莊列之徒。正坐此病。

蛟峯文集

世有以穎悟爲道。以鹵莽滅裂爲學者。其說謂不由階級。不假脩爲。以致知格物爲支離。以躡等凌節爲易簡。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匪徒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爲聖賢者也。勤有堂記。

四書爲根本。六經爲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學之博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常州路重脩儒學記。

二程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非元公之書。不知所謂太極。豈必盡在圖。二程教人日用切近。莫非太極也。故曰道不離器。贛州興國先賢祠記。

諺曰。一世識陰陽。三世翁無墟墓場。此爲不識陰陽之理者發。欲識其理。則程子五患之外。莫非佳山佳水。敬地理心機。

府簿方山房先生逢振

方逢振字君玉。蛟峯先生弟也。景定三年進士。官至太府寺簿。宋亡。蛟峯隱於石峽。先生隱於鳳潭。元人以淮西北道僉事起之。不赴。蛟峯卒。先生嗣主石峽講席。申明蛟峯之學。學者稱爲山房先生。配享書院。

中補

隱君方富山先生一夔

方一夔字時佐。蛟峯先生孫也。隱居富山。學者稱爲富山先生。嘗主石峽講席。所著有富山集。補

雲濠謹案。蛟峯外集附先生賀山房入新居詩云。吾宗紫陽民。秀挺鸞鳳骨。家學印大程。南北斗柄揭。大程蓋指蛟峯。顧稱山房爲吾宗。集中又有先生輓蛟峯詩。似非蛟峯子孫。

蛟峯同調

主簿蔣先生沐

蔣沐字澤甫。東陽人也。築橫城精舍。以延蛟峯。其後子孫世講學。多登許文懿黃文獻二公之門。補

梓材謹案。金華先民傳載先生云。橫城即所居之西。建義塾一區。迎方蛟峯爲之師。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喬見山陳舜月呂苦齋縫主師席。前後題名者六百八十有五人。至元中。薦授建昌縣主簿。

魯齋家學朱劉四傳

王先生相

王相字元章。魯齋之弟也。幼爲童子科。學問文章。望於庠校。金仁山吉父取友得之。而先生亦深相器許。仁山問何北山得紫陽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乃卽先生而謀之。將求書往謁。王敬巖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先生曰。見敬巖姪。不如見魯齋兄。仁山曰。曩嘗獲親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

先生卽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仁山於是受業於魯齋。參柳待制集。

王立齋先生侃見上北山門人

運使王敬巖先生倬

王倬號敬巖。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學於擣堂雙峯。而卒業於魯齋。累官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嘗關真西山夜氣歌之說。

宗義案。方虛谷云。西山婦翁楊圭。已以此箴爲不然。

脩職王成齋先生城附子紹孫雲龍孫開閩閣

王城字玉成。金華人。學者稱爲成齋先生。幼穎悟。資稟溫厚。不樂華麗。篤志問學。不少懈。從高叔祖師愈。從潘待制良貴及楊龜山呂舍人遊。其子瀚。受業呂成公之門。其孫文憲公柏。傳道於何文定。得於朱子門人黃文肅公。先生於文憲爲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曾叔祖丞相淮之孫敷文倬。其學得於劉擣堂饒雙峯。皆本於朱子。先生於敷文爲從子。又得朝夕承教而無間。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補脩職郎監建康酒稅院。未及上而宋亡。不復出子。二紹孫雲龍梓材。柳待制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言其先府君爲成齋先生雲卿。當卽雲龍之字。孫四。開閩閩闔。並以文學世其家。參王忠文集。

魯齋門人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見上北山門人

堂長王石潭先生賁

王賁字蘊文號石潭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實翁創上蔡書院請魯齋爲堂長先生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既卒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於葬道有兩歧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於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以死而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夫宜有是婦參兩浙名賢錄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太學周子高先生敬孫

周敬孫字子高臨海人太學生魯齋主台之上蔡書院受業焉所著有易象占尙書補遺春秋類例修

機宜楊簡齋先生珏

楊珏字君寶臨海人也咸淳進士爲督府機宜官入元不仕補

縣令陳南村先生天瑞

陳天瑞字德脩號南村臨海人咸淳進士知金華縣宋末隱遁林壑詩文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有甲子集五十卷脩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

黃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宋鄉貢進士精於易學所著有周易通義二十卷或問五卷發例三卷釋象五卷壽雲集自號壽雲至治初卒諡康敏修

朱先生致中

薛先生松年合傳

朱致中，薛松年，並台州人。魯齋以朱子之學主上蔡書院。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與二先生師事之，受性理之旨。參史傳。

教授張導江先生筮

張筮，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僑寓江左。魯齋講學於上蔡書院，從而受業焉。至元中，中丞吳曼慶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時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四書集註者，皆遣從先生遊，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稱曰導江先生。朝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其所著書，草廬吳氏澄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

百家謹案：吳正傳言導江學行於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蓋是時北方盛行朱子之學，然皆無師授。導江以四傳世嫡起而乘之，宜乎其從風而應也。

聞人桂山先生說

聞人說：靈濠案疑熙傳云：說老子，說老當是先生之字。金華人號桂山翁，嘗遊魯齋之門。

提舉樊先生萬

樊萬，字萬里，縉雲人。嘗執經魯齋之門。元初爲除州教授，入爲應奉翰林文字。終江浙儒學提舉。參括著

彙記。

梓材謹案梨州原本祇存樊萬籍雲人五字。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盛象翁字景則黃巖人也。學於車玉峯。又師王魯齋。而與黃壽雲爲友。累官昌國州判官。學者稱爲聖泉先生。所著有聖泉集。補

林絃齋先生口

林口號絃齋天台人。爲鄉先生。參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謝山補陳兩峯傳云。有林絃齋者。亦魯齋之徒也。而宋潛溪銘張務光墓碣。作絃齋林氏。蓋本作絃。故亦作弦。其作絃者。傳寫之譌也。

導江講友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也。金末避兵居潁昌。其後卜居真州。豫於平宋之功。官至衡州總管。府治中解官。一十五年。延致導江先生張逵。講明伊洛之學。起爲浙西廉訪使僉事。先是鎮江以旱免租九萬五千石。已而以飛語復徵。民無所出。先生卒復之。是秋大風。海溢於潤。於常。居民不粒食。先生欲發粟食之。有司以未報不敢發。先生曰。民且死矣。如以不待報得罪。我當獨坐之。不相及也。於是全活者十七萬人。而沈骸腐尚。亦俱得掩。時以爲汲黯復出。遷江南行御史臺都事。江南大饑。猶徵積逋數百萬。先生請弛之。行省不可。先生力爭之。中丞廉公解之。先生爭益力。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賢佐也。卒行之。時兩賢之入

爲內臺都事。尋除浙東海右廉訪副使。以許公白雲薦。禁越人之停葬者。擢江南治書侍御史。延白雲於金陵。率子弟師事之。白雲爲之強出。已而以七十遂致仕。先生在都臺。有選吏累求用。先生不之許也。及除官。先生亦不以告。其人始恨之久而知之。乃大媿服。學者稱爲松澗先生。

雲濠謹案元史先生本傳卒年七十四。道封天水郡侯。謹貞獻。止載其延致白雲。未及導江。殊爲疏濬。

絃齋同調

學正張先生莘夫

張莘夫。天台人。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入元。用薦爲鄉郡儒學正。鄧文肅公嘗受業焉。參宋文憲集。仁山門人。

文憲許白雲先生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學者稱白雲先生。長值宋亡。家破。力學不已。僑寓借書。分四部而讀之。年踰三十。開門授徒。聞金仁山履祥講道蘭江。乃往就爲弟子。仁山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而鹹酸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先生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爲學之要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得其所傳。油然而融會。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中外列薦。皆不應。屏迹東陽。入華山中。學者負笈重趼而至。著錄者前後千餘人。

侍御史趙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爲之強出。踰年卽歸。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攝其粗疏。入於微密。隨其材分。咸有所得。以身任道者垂四十年。先生雖身立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變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有不適邪。答曰。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講學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徑入。若闕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邪。其習於靜定如此。至元三年十月。病革。正衣冠而坐。坐呼子元受遺戒。元復請所未盡。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而逝。年六十八。至正七年。諡曰文懿。其所論著於四書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願其詞約義廣。安可以易心求之哉。於書傳與蔡氏時有不合。每誦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於詩則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所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引。而以己意終之。於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一書。於史則有治忽幾微一書。仿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大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吳師道得呂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許白雲集修。○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先生叢書叢說六卷。詩集傳名。

物鈔八卷。說四書叢說四卷。白雲集四卷。

白雲文集

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耳。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世出而闢邪扶正。破蒙蔽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躡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於上。願實有益於己。而止。何用倔強自意。撫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轆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佛老之說耳。爲佛老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陞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宏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眚。售其說而競。復思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淑道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與否與。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送胡古愚序。

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旣而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

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爲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爾講問詰辯。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於此。足下於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

宗義案。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謂朱子也。是時朱子好爲儻侗之言。故延平因病發藥耳。當仁山白雲之時。浙河皆慈湖一派。求爲本體。便爲究竟。更不理會事物。不知本體未嘗離物以爲本體也。故仁山重舉斯言。以救時弊。此五世之血脈也。後之學者。昧卻本體。而求之一事一物間。零星補湊。是謂無本之學。因藥生病。又未嘗不在斯言也。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白雲文集本三條。今移一條於濂溪學案。朱陸大極圖說辯後。

臺掾郭先生子昭

郭子昭。汝南人。仕爲御史掾。受業於仁山白雲。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不汨流輩。羣會無長語。晝講肄有條。夜則執經問難。析理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抵足而臥。覺復共案所未悟。稍聞各言其志。思宜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者久。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受經於仁山，究其旨趣，又徧交故宋之遺老，故學問皆有本末。舉爲江山教諭，遷昌國學正，擢湖廣儒學副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太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儒學，秩滿歸，杜門十餘年。至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莅任七月而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諡文肅，其文與黃晉卿、潛虞伯生、集揭曼碩、侯斯齊名，天下稱爲四先生。雲濠案：史傳先生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

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見下白雲門人

唐先生良驥

唐良驥，蘭溪人。

梓材謹案：閩溪唐氏譜載先生建齊芳書院，延仁山金先生講道著書，可以知其概矣。儒林宗派亦列先生於仁山之門。

白雲學侶

脩撰張子長先生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而夙慧，外家蓄書萬卷，悉取讀之，過目輒不忘。宇宙之分合，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脫誤。每論及一人，則其世系閱閱，與材質之良窳，歷如指掌。一日，白雲漫叩以高帝取天下之故，子長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白雲大奇之，旣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白雲不可以友待之，由是斂華就實，而其學益粹。至正間，脫脫脩三史，奏辟爲長史，力辭不就。再

以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編脩官召之。行至武林，以病辭歸而卒。

郎中吳正傳先生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初工詞章，及閱真西山遺書，幡然志於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學質之白雲，白雲覆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錄事，遷池州建德尹。召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一遵許魯齋成法，以母憂去職。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先生於白雲，雖不稱弟子，而其祭白雲之文曰：小子託交，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礪。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獨處，益共究於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竭於師傳。然則先生不可謂不與於授受之際者也。子沈。

百家謹案：白雲高第弟子雖衆，皆隱約自脩，非巖棲谷汲，則浮沈庠序州邑耳。如子長、正傳、文采，足以動衆爲一世所指名者，則又在師友之間，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雲非得子長、正傳，其道又未必光顯如是耳。

白雲同調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見上導江講友。

蛟峯門人奉直再傳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魏新之，字德夫，雲濠。案先生號石川，桐廬人也。受業於蛟峯，咸淳七年進士，爲鄞教授。宋亡，隱居不出，與

同里孫潼發。袁易稱爲三先生。補

邵先生桂士

邵桂士。字古香。淳安人也。補

汪先生斗建

汪斗建。淳安人。梓材案先生歛人。徙淳安。個儻有奇志。在京學。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講道石峽書院。參戴九靈集。

石川講友

幹官孫盤峯先生潼發

孫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別號盤峯。桐廬人。登咸淳進士。調衢州軍事判官。有廉能聲。蜀名卿史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往往聞其緒言。有所開悟。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宋亡。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久之乃歸。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元侍御史程鉅夫求遺逸。以先生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強。慨然以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易、魏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踏孤子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參黃文憲集。

山長袁靜春先生易

袁易。字通甫。平江人。不樂仕進。行中書省署爲石洞山長。歸卒。隱不仕。卽所居西爲堂曰靜春。先生少敏於學。蘊積之素。一發於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說。上及於考亭。多諸生昔

所未聞。莫不敬服焉。所爲詩有靜春堂集。同上。

子高家學。朱劉五傳。

待制周先生仁榮

周仁榮。字本心。敬孫之子也。承其家學。又師楊珏。陳天瑞。因薦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不知學。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脩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修。

雲濠謹案。梨洲原本傳尾有所著有易象占書補遺春秋類例十三字。查浙江通志皆先生之父之書。故謝山抹之。

簡齋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

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諸行事。西方從遊者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禦寇功授常州宜興判官。未上而卒。年七十四。賜諡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五經辯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筆海雜錄。修。

雲濠謹案。先生號森碧。見台州府志。

南村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見上簡齋門人

導江門人

待制楊通微先生剛中附子嗣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爲文奇奧簡澀。動法古人。不屑爲世俗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元。累官江浙提學。以洛閩之說教學者。至翰林待制卒。子嗣。世其家學。亦爲江浙提學。有聲。

梓材謹案。先生稱通微先生。見楊鐵崖所作楊文學文集序。金陵新志云。其先松陽人。徙居建康。又云。著有易通微。說詩講義若干卷。元史本傳云。有霜月集行於世。

尙書夾谷先生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家於滕州。累官至侍御史。尙書政事。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自以爲不及。爲文簡嚴有法。元史張須傳言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

宗義案。魯齋以下開門授徒。惟仁山導江爲最盛。仁山在南。其門多隱逸。導江在北。其門多貴仕。亦地使之然也。

桂山家學

提舉聞人凝熙先生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誥老先生之子。誥老學於魯齋。里中稱爲桂山先生。受學家庭。七經傳疏。皆手鈔成集。

訓詁牴牾者，別白是非，使歸於一。閉戶討論，逾十年不出。因薦起歷處州學錄、西安教諭、昌國學正、泉州教授。至正戊戌，授福建副提舉。卒，年七十。門人宋景濂等私謚凝熙先生。修。

聖泉門人

提舉陳兩峯先生德永見下絃齋門人

絃齋門人

提舉陳兩峯先生德永

陳德永，字叔夏，黃巖人也。杜清碧稱其文章似歐陽子，而尤長於理。先生少從盛象翁，又有林絃齋者，亦魯齋之徒也。亦從之遊。造詣邃密，學者稱爲兩峯先生。所著有兩峯慙草。補。

雲濼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臺省辟爲和靖書院山長，歷官江浙儒學提舉。

張務光先生明卿附師邵素心

張明卿，字子晦，天台人。學正莘夫之子也。始成童而學正卒，卽知家學是荷。絃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先生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靳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詔求直言，先生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於朝。旣而歎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其以爲干祿乎。盡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叱之不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先生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之，謝不往。其學術一以考亭爲宗，毫。

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卓然能任人師之重，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先生長身疏鬣，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其所自號，務光，稱之爲務光先生。著有言志藁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及政事書藏於家。參宋文憲集。

學正家學

張務光先生明卿見上絃齋門人

學正門人

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自父徙錢塘，先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使，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繼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先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子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六年，移江東道。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明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天歷元年卒。年七十一。先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有文集內制集。至順五年，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諡文肅。參史傳。

魯齋續集

隱君牟靜正先生楷

牟楷字仲斐黃巖人也學者稱爲靜正先生。刻志正心誠意之學。以養母不仕。時天台方行王魯齋之學。先生不知師傳所出。要亦其私淑也。所著有九書辯疑。河洛圖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門人稱曰牟氏理窟。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九溪。教授生徒至數百人。

靜正同調

隱君陳西山先生紹大

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也。學者稱爲西山先生。以聖學自任。爲文必本經義。所著有四書辯疑。門徒與牟氏並盛。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云。世以儒業名家。其學出於紫陽門人。天台潘時學又稱其從遊者以百計。居甌江西山下。躬耕樂道。不求仕進。云赤城新志則言其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白雲家學

祭酒許先生元

許元字存仁。金華人。父白雲先生。雲諱案。原作大父白雲。故諸家文集作父者是。學於仁山金氏。得朱子之傳。明祖初起。幸金華。訪求其後。乃驛赴金陵。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問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歛。乃其要也。冬十月。擢爲祭酒。最見禮遇。設立教國子條例數

十事皆見施行。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安置韶州。遇赦還卒。參儒林錄。

梓材謹案。白雲之歿。以先生屬於張子長。先生欲師事之。則以白雲之待己者待焉。見黃文獻所作子長墓表。

教授許先生亨

許亨。字存禮。文懿之子。學有淵源。而工於文辭。赴任北平教授。宋潛溪作序以送之。參宋文憲集。白雲門人。

純孝范柏軒先生祖幹

劉先生名叔合傳

經略李先生國鳳合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白雲嘗語人曰。吾得劉名叔而學知進。得李國鳳而學日彰。得范景先而學有傳。先生之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嘗曰。爲學之本。莫大乎正心修身。欲脩其身。莫若理會君子之所謂道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矣。若切己之實。歸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者。吾未之聞也。至正中。爲西湖書院山長。辭歸養親。李文忠鎮嚴州。脩師資之敬。郡守王忠顯上其孝行。立純孝坊。學者因稱純孝先生。洪武十八年。疾革。召門人講學。危坐而卒。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柏軒集。修。

雲濠謹案。李先生字景儀。山東人。官亞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略使。

經師葉南陽先生儀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立志堅苦取四部書分程讀之義有未明質於白雲隨所咨叩咸爲之盡久之學業日進白雲命其子存仁存禮師之白雲沒先生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旣而開門授徒東南之士多趨之洪武初郡守王宗顯起爲五經師學者稱爲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南陽雜稿修

文忠敬先生儼從祖鉉

敬儼字威卿易州人也其從大父鉉精於經學有春秋備忘金人稱爲大寧先生者也先生嘗爲浙東參政蒞金華受業白雲而以張子長爲友白雲贈之詩曰皇皇駟馬車誤立門外雪者也補

梓材臨窆謝山原稿作其大父鉉攻元史先生本傳祖鑑同知嵩州事鉉其叔祖也據以正之又案先生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卒封魯國公諡文忠

學錄唐存齋先生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梓材案先生號存齋受業白雲不出戶者十年六經百家之書無不研究余闕持節海右特容接之或請余書楊雄九州箴未知所出先生曰此出古文苑卽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景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交舉所疑以質宋推其博先生曰徒博則陸沈之書廚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而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鈞玄集書學指南存齋集共百餘卷修

文安揭先生傑斯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遷並見雙峯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玄附師張貫之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同所自出曾大父新始居劍陽先生幼歧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卽知屬文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辭章下筆輒成章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先生以尙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改武岡召爲國子博士初置藝文監文宗親署爲少監奉詔纂脩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拜翰林直學士編脩四朝實錄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歸不允拜翰林學士歸復起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拜翰林學士承旨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間有終焉之志復拜承旨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將行帝復降旨不允進階光祿大夫十七年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曰文先生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再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參史傳

方茗谷先生用

方用字希才望江人少負逸才與揭傒斯朱公遷歐陽玄同遊於許白雲之門以羽翼斯文相砥礪時稱許門四傑著有先儒宗旨茗谷崇說諸書子三人以詩禮世其家參江南通志

都事蘇粟齋先生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學經於白雲以才推擇爲吏擢令蕭山轉行樞密院照磨陞行省都事多著能績入明而卒子伯衡修

雲壤諸案先生門下侍郎轍之裔宋文鑑志其墓云伯夔字也人稱之曰粟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文定長子選知婺州因家金華又言先生上距文定蓋九世矣然其子平仲爲待制遲八世孫則先生距文定祇八世耳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從吳正傳師道受經吳立夫萊學古文詞又登白雲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嘗至京師徧交當世名士而於余闕貢師泰尤善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入明除衢州教授聘脩元史賜金緡而歸居長山之陽稱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仲子文集補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年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始成爲恆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

道成爲損。既交爲咸。始乎震。訖乎咸。十二卦統一千六百七十有六年。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彘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恩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有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也。甘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妒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也。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會。十二運上

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歿。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莽莽。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別。定次於篇。衡運論。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長山載入衡運諸篇。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於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於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與。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恆山之右。循塞垣。至於濊貊朝鮮。是爲北紀胡門也。自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於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亮。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宏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

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潔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振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卽位。汜水之上。蕭王卽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警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宏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陸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據迹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避。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皆不殘。則淵固晉之郡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

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正紀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倖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况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宏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辯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於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辯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機，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與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傳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及延縉紳遊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尙，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

於諸侯。貢於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士。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園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奮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氣崇。偪偓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蟻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鱗鮪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霸之略。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是

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辯，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辯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烏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烏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其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矣。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皋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與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與於此時也，余必得而見之矣。尙賢論。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家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與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民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借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儼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

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起奸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其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井之閑耳。非有贊於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徑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蔴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掾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授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授。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

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途，途有徑，十夫有溝，溝有隄，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并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疆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采地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鴛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堰豬，町原防，牧隰臯，并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藪澤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

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匿。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什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吠澮之水。滂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邱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於成者。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使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撻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與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

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名，發調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令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益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井牧論。

梓材謹案：井田之制，世儒多以爲不可復行。然自橫渠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是後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程畏齋讀書工程並取之，合之此論，可以互相發明矣。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武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

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與。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制。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王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旣極。其習旣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文帝有卑之無甚高論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常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竊以爲治。逮於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旂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

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繫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齋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狄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持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雖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况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柵，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慎習論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

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爲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洪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蚊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墊。毛食血飲。雖鷲擊獮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說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顛蒙倥傯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包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佃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與之足。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混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兪。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

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於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進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私智異說。倚絜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尙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王之所尙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

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竊聖人之徒。羞稱之矣。矧漢以下乎。皇初論。

聘君朱丹溪先生震亨

朱震亨。字彥脩。義烏人。初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已棄去。爲任俠。旣壯。則又悔之。遂往從白雲於八華山中。白雲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祕。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汗下。由是挾冊坐。至四鼓。默察理欲之消長。抑其粗豪。歸於純粹。數年。而其學堅定。以其所得者行之。鄉黨州閭之間。輿利除害。郡邑不能奪也。又曰。吾窮而在下。澤不能及。遠隨分可自致者。其惟醫乎。於是得羅知悌之傳。遂以醫名。醫家傳之爲丹溪先生。其學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盡。奚以多爲。浮豔之詞。尤不樂。願直以吾道。盍賊目之。

御史王先生餘慶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白雲。嘗游京師。番僧爲總統。欲見之。先生曰。吾學將以明道。寧有屈身異教。而道可明邪。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

呂竹溪先生傳

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學白雲講究經旨爲文落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冠昏喪祭一依朱子所定禮行之所著有大學疑問史論竹溪集族子權亦許氏弟子早卒修

呂先生洙

呂洙字宗魯溥之兄也在白雲門服其精敏未究而卒有周易圖說太極圖說大學辯疑修

呂先生權

呂先生機合傳

呂權字子義永康人從白雲竟夕不寐嘗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已而三十八歲病卒弟機字審言亦從白雲通春秋左氏尤精於資治通鑑有篤行補

教授李靜學先生唐

李唐字仲宏號靜學東陽人從白雲遊爲詩文以理勝一時名輩相推重之任爲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集尙綱齋集修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

衛富益字□□崇德人也從金仁山遊深探易理而卒業於許白雲默識心融洞究性理開崖山亡日夜悲泣設壇以祭文陸二丞相詞極哀慘歎曰夷齊何人耶馮道何人耶遂絕意進取隱居石人涇講學所謂白社書院者也先生立學規凡薦紳仕元者不許聽講爲人所恨至大中有司薦之不就遂遭搆毀其

書院。乃遷居湖之金蓋山。授徒不輟。所著書曰四書考證。曰性理集義。曰易說。曰讀史纂要。曰耕讀怡情錄。至治中始還故里。別署耕讀居士。足不入市。或有乞詩文者。辭曰。吾欲涵養德性。何口說爲。疾篤。取所著書焚之。曰。玄奧處宋儒已盡之。安用此糟粕爲。九十六歲而卒。其門人曰沈夢麟。曰黃彝。曰鄭忠。相率制服葬於金蓋。私諡正節修。

戚朝陽先生崇僧

戚崇僧字仲威。金華人。貞孝先生紹之孫也。家學出於呂氏。先生年二十七。始從白雲講道。同門推爲高第。清苦自處。不以時尙改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生之父訪其壻呂汲於永康太平山中。愛之。先生遂奉父居焉。汲之子權亦白雲徒也。其諸孫遂從先生學。居常默坐一室。環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出。人稱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旨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先生精於篆學。嘗以篆法繕寫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學庸孟子。將獻之朝。以儀禮一卷未及竟。不果上。又嘗爲書言時政。將詣闕陳之。亦不果行。黃晉卿曰。人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爲畸人。靜者而不知其未始忘情斯世。第不苟售耳。修。

朱裕軒先生同善

朱同善字聖與。義烏人。從白雲講究經旨。學者師之。稱曰裕軒先生。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

劉涓梓村。家金華。先民傳作金涓。蓋與仁山先生同爲項伯之後。由項而賜姓爲劉。吳越時又由劉而改。

姓爲金者，故金涓卽劉涓也。字德源，義烏人。從白雲於八華山，稱爲高第弟子。又從黃文獻活學古文詞，不樂仕進，徙蜀山之青村，朋舊叩門焚香淪茗，對榻劇談，去則閉門不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

推官李先生裕

李裕，字公饒，東陽人。從白雲學，嘗詣闕上至治聖德頌，英宗召見至德殿，中書奏補國子生，登天歷間進士第，授陳州同知，轉道州路總管府推官而卒。

李先生序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弱冠從白雲，推爲上第，爲文以左國史漢爲標格，唐宋以下勿論也。宋褻按部，以先生自隨，危太樸素在史館時，歌其詩以爲入格，臥東白山中，與鹿皮子陳樵相倡和，士類皆師表之。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

蔣元，梓材案先生姓原本作薛，復抹去，改作蔣，攷先生之祖蔣沐，築橫城精舍以延方蛟峯，則以爲蔣氏者是也。華陰薛元字徵之，號庸齋，與辛愿姚樞等講貫古學者別一人。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白雲遊，不仕，學者私謚貞節先生，所著有中庸注，補

靈濠謹案兩浙名賢錄載先生著有學則二十卷，又謝山學案割記云：先生著有四書箋惑。

樓先生巨卿

樓巨卿，東陽青石渡人，白雲高弟。

趙先生子漸

趙子漸金華人

梓材謹案黃文獻誌退藏山人趙者磐墓言其先自開封徙衢州又自衢徙閩溪退藏僑居於郡城次子嗣鴻遺之受業於鄉先生許君嗣鴻蓋卽先生之名子漸其字也

張先生匡敬大父衍父主善

張匡敬字主一金華人也其大父曰頤齋先生衍父曰木齋先生主善皆有學行而先生從白雲遊

馬一得先生道貫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白雲弟子自號一得叟恬退非公不入城府所著有尙書疏義六卷一得叟集

鄉舉江先生孚

江孚江起常山人兄弟並從白雲

雲濠謹案宏治衢州府志言先生兄弟與伯兄叔戴齊名人號曰三江先生但載江孚受業於文懿之門以書經中至順壬申鄉第弟起詞氣雄辯云

教諭王先生麟附子延齡

王麟東平人也嘗自廣陵至婺學於白雲期年而歸白雲書學箴以遺之仕終昌平教諭其居廣陵聞白雲歿爲發喪悲不自勝其後凡遇白雲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又爲白雲刻尙書大學諸書以傳蓋不負師門者也子延齡爲明翰林

縣官合刺不花先生

合刺不花蒙古人也。官浙之台州。達魯花赤。已而移徽州。嘗遊白雲之門。其學以誠意不欺爲主。嘗喜挾方冊。攜一羊皮。坐於山巔水涯。歌詠終日。野老過者。輒呼而問。以民間疾苦。以德爲化。嘗曰。法所以防姦。事苟集矣。法不必盡用也。二州之民化之。幾於無訟。考績爲天下最。元儒惟魯齋之門。有以蒙古從學者。此外惟白雲而已。補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映合傳

何先生宗瑞合傳

何宗誠字口口。金華人也。其父遜山先生鳳。隱於醫道。君子也。三子曰宗誠。曰宗映。曰宗瑞。白雲許文懿公。方羈孤時。落落不偶。莫從之遊。遜山獨奇之。館於家。使先生兄弟師之。而以世務機利。迷罔他歧。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於學。遜山悉出其藏書使觀之。率其鄉之子弟。以其師之。而文懿之名始盛。終身嚴事遜山。以爲淵源之自也。先生兄弟三人。皆學於白雲。而其詳不可考。補

方先生麟

李先生亦合傳

方麟太末人。李亦東陽人。與蔣貞節元皆文懿弟子。貞節延兩先生於家塾。俾其子允升禮而師之。參玉忠文集。

范葉學侶

鄭先生謚

鄭謚字彥淵。范祖幹葉儀之學侶也。所著心學圖說詳金華先賢傳。補

靜儉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見下擬熙門人

博士鄭先生濤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受業柳道傳。工於詞翰。爲丞相脫脫所知。授經筵檢討。轉國史院編修翰林應奉。遷太常博士而罷。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所居在九靈山下。因以爲號。好讀書。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皆精究其旨。棄舉子業。學於柳道傳。貫道傳之死。心喪三年。雲濼案朱氏葬塚爲先生擬傳云。父噲與柳貫交。命良受學於貫。井從黃縉吳萊遊。至正十年。余闕僉浙東廉訪。行部至浦江。先生上謁。與之談詩。闕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時以潛溪華川長山與叔能稱四先生。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婺越攻取不已。避兵山中者久之。張士誠用至正年號。開藩於吳。東南之名士多往依之。先生受中順大夫。淮南行省儒學提舉。明伐吳。先生從海道求救於山東。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山東降附。先生附海舟。還定海。與東南失職之徒謝肅揭法下。鶴年歌哭於四明山中。其子挽之還家。不得也。十五年。徵至金陵。

明年欲授以官，不可而自裁。年六十七終。

謝山九靈先生山房記曰：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繫，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於自裁，固爲元畢命。卽令以瘦死，亦爲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於自裁，而要可信其爲元也。

學官楊元度先生璉附兄瑛弟瑀

楊璉，字元度，餘姚人。師事柳待制貫，與海內博洽者辯說，數困之。註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黻劾文上之後，以鄉貢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兄瑛弟瑀，稱三楊。

雲縉縉案瑛一作瑛黃氏補本爲元度傳云：兄瑛，慶元路學正弟瑀，縉雲教諭，並有文名。

正傳家學

閣學吳先生沈

吳沈，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正傳之子，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先生及同郡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莘、童翼、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三人進講經史。已命先生爲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先生謂修撰王釐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於朝，釐言恐觸上怒，先生不從。牒請更正，帝喜曰：誠懲人也。召侍左右，以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故事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先生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尊東宮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初，帝謂先生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錄。命

先生撰序。後改國子博士。以老歸。先生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邱濬皆沿其說。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先生發之也。

正傳門人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見上白雲門人

參議諸葛先生伯衡

諸葛伯衡。蘭溪人也。吳禮部門人。見金華先賢傳。補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廣東參議卒。金華杜桓此作小傳。稱爲清修直亮之士。

訓導徐先生原

徐原。字均善。蘭溪人也。少從吳禮部遊。與禮部子沈童稱爲友。博覽羣書。以詩文名世。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數卷。明太祖取婺州。與沈同命爲訓導。歷主福建江西考試。或云太祖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參金華府志。

汪氏家學

縣令汪遜齋先生汝懋別見慈湖學案

蔣氏家學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見上白雲門人

本心門人朱劉六傳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周潤祖字彥德臨海人也。學於周待制仁榮。與達兼善爲講學友。粹材案。遂兼善。蓋卽秦不華。隱居教授四十年。至正中召之。已卒。鄉人卽其所居。稱之曰紫巖先生。所著有紫巖集十卷。補

忠介達先生秦不華

秦不華字兼善。以父爲台州錄事。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官至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總管。召入史館。與修三史。陞禮部尙書。出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作亂。死之。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公。諡忠介。

紫巖講友

隱君朱鞠隱先生嗣壽

朱嗣壽字得仁。一字鞠隱。本台之臨海人。徙仙居。台學自魯齋而後。生徒甚衆。先生少以文雄於曹。旣而慨然曰。學不爲己。雖多無益也。乃益從事於性命之旨。一切文詞。必根柢於理。紫巖周先生潤祖。魯齋之嫡傳也。少與同舍。至是相見論學。欽衽服曰。高見層出。吾弗如也。長潭陶凱。以師禮嚴事之。嘗言世俗爲學。不過資講說。助帖畢。求其躬行之實。無有也。故力修門內之行。秦不華欲薦於朝。先生謝曰。祿以逮親爲榮。親已歿矣。不願仕。秦不華重違其意而止。晚治別業曰東園。蒔菊甚盛。學者不呼其姓。但稱爲鞠隱先生。補

疑熙門人

知州吳德基先生履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受學於聞人夢吉，爲文以遷固爲法。起家南康丞，遷知安化、澠州，以循吏稱。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附子璣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先生始遷浦江之青蘿山。先生少讀書，日記二十餘言，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繼從柳貫、黃潛、吳萊學古文詞。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義門鄭氏之東，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爲翰林編修，辭不赴。明初定鼎金陵，遣使奉書幣聘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召授皇太子經筵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勳爵，遷國子司業，三轉爲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曆，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寵遇隆渥。啓沃宏多，旣而念其開國文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燦然大備，詔以年老致政還家，以長孫慎坐法，舉家遷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者三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年七十有二。正統中，賜諡文憲。先生博極羣書，孜孜聖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數昭皇猷，贊翊治化，名徧寰宇。文傳外夷，而循循然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百四十餘卷。子璣，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參金華賢達傳，百家謹案。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輩而下，多流而爲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

不亡也，猶幸有斯。

謝山宋文憲公畫像記曰：文憲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柳文肅公、淵穎先生、吳萊、疑熙先生、聞人

夢吉四家之學，並出於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憑傳。上溯勉齋，以爲徵公世嫡。予嘗謂蔡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於道者，疑若稍淺。漸流於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蔡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再變也。至公而漸流於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正公爲公高弟，一振而有光於西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徵公之緒。惜其以凶終，未見其止，而并不得其傳。雖然，吾讀文獻文肅淵穎及公之文，愛其雅馴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此則究其所得於經施之鑿言，不可誣也。詞章雖君子之餘事，然而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不可得。公以開國巨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鍾呂之音，故尤有蒼渾肅穆之神，旁魄於行墨之間。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與。

唐先生以仁

唐以仁，金華人。從聞人夢吉學，夢吉奇之，妻以女。元末，奉夢吉避地永康魁山下，因家焉。補

兩峯門人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附師李五峯

朱右，字伯賢，雲濠人。儒林錄作序賢。臨江人。程門高弟。光庭之後，學於陳兩峯。又嘗受文法於李五峯。明初，徵赴吏局，累官至晉府右長史。所著有白雲稿、夏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誤、歷代統紀要覽、元史補遺。先生在明初，與潛溪子充輩皆朱門之世嫡，然漸趨於文章，而心得則似少減矣。

匪石門人

左丞王先生守誠別見草廬學案

相軒門人

邢先生沂附子旭

邢沂雲濠案黃氏補本作邢祈金華人也。從范純孝祖幹遊。以詞翰知名。子旭字景暘。學於家庭。登永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適歲旱澇。修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濟。土司王永壽董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景暘身詣其寨。諭以禍福。皆釋甲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謝恩。尋致士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隱居汪先生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受業於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稍優。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高壽終。南陽門人。

隱君何歸全先生壽朋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學於葉儀。守道安貧。不肯干人。明洪武中舉孝廉。父歿。以所居易地而葬。學者稱爲歸全先生。補。

祭酒許先生元

教授許先生亨並見白雲家學。

栗齋家學

教授蘇先生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父友龍受業許白雲之門先生警敏絕倫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於鄉明太祖置禮賢館先生與焉歲丙午用爲國子學錄遷學正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學士宋潛溪濂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辭蔚贍有法太祖卽徵之入見復以疾辭賜衣鈔而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還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

靜學家學

侍郎李先生希明

李希明字濬文白雲高弟唐之子也承其父之學洪武初以薦舉累官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陳友諒餘孽尙蠢動朝議出師剿之先生以爲不若招撫從之仕終刑部侍郎補

正節門人

縣尹沈先生夢麟

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時以乙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尹以疾辭洪武間五主文衡於閩浙年九十三卒著有花溪集參宏治湖州志

黃先生彝

黃麟

隱君鄭先生忠

鄭忠字原凱嘉興人閉戶讀書無間寒暑從衛富益講易一夕夢吞北斗自是時名大著志在恬淡雅好泉石終元世高蹈不仕參浙江通志

若晦家學

學正蔣先生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方李門人

學正蔣先生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九靈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父仕開

李先生悌謙合傳

李先生忠謙合傳

李孝謙鄞縣人父仕開操履方正當元季四方釋騷閉門不妄交惟善武林楊彝台州陸德陽金華戴良永嘉高明慈溪胡舜咨令子弟受學焉先生及弟悌謙忠謙皆孝友嗜學親瘝各求醫藥迭待床下親食後食不食終弗御匕箸及明永樂中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楮起先生總修郡乘書成而卒參寧波府志

謝山跋四明文獻錄題詞曰。處士讀書。歷嘗受業於胡舜咨。戴九靈。楊彥常。吳圭。一揭伯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尙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註。急就章解。長律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是錄之後。又別有四明名賢記。今亦不可得。

唐先生轅別見慈湖學案
蛟峯續傳

員間方愚泉先生道叡別見慈湖學案

鞠隱門人

尙書陶耐久先生凱

陶凱字中立。樂清人。洪武中薦舉授翰林應奉。歷官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先生應聘而起。時國家稽古禮文。事多先生裁定。詔令封冊歌頌。時尙先生文章。遂盛傳於世。參姓譜。

梓材謹案。合州府志以先生爲臨海人。官至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以旌其忠。

潛溪門人朱劉七傳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詳見明儒學案

唐氏家學

唐委順先生光祖

唐光祖字仲暹。金華人。以仁子。先生承其家傳。授徒講學。以師道自任。所著有委順夫集。修

委順門人朱劉八傳

胡先生仕寧

胡仕寧字口口永康人也受業於唐仲暹有高節補

卷八十三

雙峰學業表

饒魯	陳大猷	澠		洪初
黃勉齋李宏	吳中	朱以實	子公遷	王逢
齊黃尚質柴				何英
南溪強恕門				李仕魯
傳				
晦翁清江再				
		吳存	劉耳	
		梧岡同調		
	羅天酉			

									附弟應庭
									王伯別見北山四先生
									饒應中
									熊凱
									龔煥
									從子 應昇
									從孫 克寬
									從孫 時中
									熊良輔見下泉峯門人
									汪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合
									戴璿
									蔡汝揆
									羅倚
									史泳
									李實

	徐道隆	子載孫
	景程同調	
	私淑袁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存	見下梧岡同調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講友		

雙峯學案

祖望謹案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於朱子。以此誣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多仍梨洲原本之舊。謝山修補未完。

黃柴門人朱劉再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饒魯字伯興一字仲元。餘千人。髫齡有志於學。稍長。從黃勉齋。榦李宏齋。燔學。勉齋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用功。先生曰。當兼二義。釋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勉齋大器之。嘗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

理學大明。師儒攸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謚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錄註。

百家謹案。黃勉齋榦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於金華何北山基。以遞傳於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於江右傳饒雙峯魯。其後遂有吳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學。可謂盛矣。

祖望謹案。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精之又精。鄰於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於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與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峯蓋亦不盡同於朱子者。

雙峯語錄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爲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由辭以通理。而可上達。若但溺心於章句訓詁之間。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徒事於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矢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說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遠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意。卻是兼知行說。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爲一。是知行都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爲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

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卽天。天卽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貫通。

問人門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亦不用說敬。只是纔靜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

問明道教人且靜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教他靜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靜坐也。故下且字。

因言調息。箴亦不可無。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

須是敬。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於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

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箴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梓材謹案。雙峯語錄諸條與附錄。俱從程氏說書分年日程錄出。謝山子是卷劄記雙峯講義。是又欲補而未得者。

附錄

明甫見勉齋說性者萬物之一原。明甫曰：在廬山時，饒師魯曾如此說來。勉齋曰：是他這事物靜了，看得如此。

梓材謹案：據此則先生亦名師魯矣。

雙峯講友

處士方連雲先生遜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門人朱劉三傳

州判陳東齋先生大猷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都昌人師雙峯饒氏歷仕至從政郎改黃州軍判官著尙書集傳會通子澹

隱君吳準軒先生中

吳中字中行號準軒樂平人早慕伊洛之學聞雙峯饒魯得考亭朱子正緒往從之遊盡得其緒論體認精詳隱居不仕名藉藉當時部使者稅駕其門因質曰：論語言心凡幾等。即應聲曰：簡在帝心天地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

縣令羅柘岡先生天酉

羅天酉字恭甫新昌人師事雙峯成開慶進士以格非心去非人對策丁大全擯外歷官知懷集縣不期年而治成父卒服除賦詩有云：三釜爲親今莫及萬鍾於我復何如。遂不起。所著有柘岡集。

知州趙先生良淳

趙良淳字景程。餘干人。忠定公汝愚曾孫。少學於其鄉饒雙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以蔭三遷。至淮西運轉。改知分寧劇邑。俗尚譁訐。先生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其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知安吉州。時元兵垂至。知州李庚先遁。百事墮廢。先生至。凡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飢歲盜起。勸富人出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人民。亦所不惜。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困以應。且以義諭盜。卒爲良民。及兵圍城。率衆城守。元將范文虎遣使招降。先生焚書斬其使。卒爲吳國定所賣。先降。先生自縊死。其妻雍氏同縊於郡治之集芳軒。

參軍萬先生鎮

湯先生伯陽合傳

萬鎮字子靜。平江人。師方明甫饒雙峯。而雙峯尤愛之。常稱天下讀書。湯伯陽第一。子靜次之。梓材案湯伯陽一統志作伯易。鄱陽人。亦雙峯弟子。天下讀書云云。雙峯謂魯時舉語。賈似道帥荆。辟先生爲公安竹口書院山長。不赴。登淳祐庚戌第。授澧州司戶參軍。著有左傳十辯。做晦翁社倉。率鄉人以爲規矩。魯士能嘗曰。子靜言語懇懇。極古今事情。非老生常談也。

錄事魯寶潭先生士能

魯士能字時舉。平江人。淳祐間進士。從饒雙峯學。自號寶潭。爲監利令。辟充沅州錄事兼餉事。時呂師政貪酷。沅有叔訟姪分金者。委先生勘。師意有所望。而先生得誣狀。據事申之。呂大怒。遣卒覈所掌軍餉。餉

積三十餘年。至是啓之。耗五十石。責先生償。白於朝廷。追毀出身文字。鞫流沅州。六年呂死。事得白。先生受誣與得白。並無喜憂色。既歸。講學道巖。

山長程徹庵先生若庸

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從雙峯及沈毅齋。貴珍得朱子之學。淳佑間。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於撫州。復聘爲山長。咸淳間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徹庵先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說。陳定宇極稱其字訓。雲濼案黃氏補本綴云。吳草廬澄其門人也。

解峯書院講義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大體。須是會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學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

聞道猶不學也。

言道易。知道之體用難。言道之體用易。知道之全體妙用難。道者何。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理。初非有出於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外者。以形器爲道。而不知其有沖漠無朕之體者。非也。以空虛爲道。而不知其有闔闢無窮之用者。非也。知其體之無朕。而不知其彌綸六合。無毫釐之空缺。知其用之無窮。而不知其貫通千古。無頃刻之閒斷。則其體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盡焉者矣。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其知之而盡焉者乎。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聖人也。學而知之。思焉而無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無不中者。賢人也。皆知之而盡焉者也。學者之學。無他。亦學乎聖賢所知之道而已。學乎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大學明明德之工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則又小學之工夫。而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焉者也。程朱子以來。誰不知由小學而進於大學。然少而習焉。壯而勉焉。老雖或知之。往往未能盡焉。何也。文靖之言。由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之法也。不以此爲法。而徒於章句訓詁文墨議論之是尙。則其於主敬也。不過曰有整齊嚴肅。而無怠惰縱肆可矣。其於窮理也。不過曰有誦讀記問。而無疏脫遺忘斯可矣。其於反躬也。不過曰有忠信愿慤。而無私僞邪慝斯可矣。嗚呼。是豈知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其何以言之。道爲太極。造化之樞紐。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心爲太極品彙之根柢。一物各統體一太極也。萬化之流行。由於元亨利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體妙用也。有人心之全體。而後天地之全體始於是而立焉。人心

之全體少有或虧。則天地之全體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後天地之妙用始於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則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參天地贊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無聖賢之道。學聖賢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心爲心。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爲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道爲道。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爲道。則此心爲此道之統宗。會元。渾乎大德之教化。此道爲此心之汎應。曲當。脈乎小德之川流。其於主敬也。必將如對日星。如臨淵谷。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於窮理也。必將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究事物之準則。推造化之本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於反躬也。必將以無欲爲一。以無息爲誠。以日新爲德。以富有爲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爲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爲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子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子所謂置之而塞天地。薄之而橫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是皆吾分之所當爲。而吾力之所能爲者。文靖所謂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爲。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遜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時。身體心驗之舊矣。道南之教。寧不以是爲先務乎。由龜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說以教天下後世。至明且備。若庸嘗取其後集所答劉季章書。畫爲四等之

闕其一等曰聖賢之學。其二等曰仁義名節之學。其三等曰辭章之學。其四等曰科舉之學。有剽竊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於第二等而未能篤實者。有志於第一等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於小成而能勇進於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識趣不高。奪其舊習。雖有甚難。而其不變。亦自不足爲世輕重。惟第二等資質稍高。一生謹畏。循規守矩。向仁慕義。不爲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聖賢之學。切於身心而爲事業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廣聖賢學問血脈。正須著力救拔此一人。而不可與其下二等概而視之也。若夫聖賢之學。無他。始由此以爲士。終卽此以爲聖人。始由此以修身。終卽此以平天下。卽知此道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又知此學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真知而篤信之。則其趣向自然正當。其志氣自然勇決。其工夫次第必能向上尋覓。不待他人勸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於世。亦必有以自樂而無所悔怨焉。嗚呼。所以爲聞道之士也。此所謂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立軒大夫。寧不謂然。或問彌綸六合貫通千古者。道也。聖賢之體是道。而欲其彌綸六合貫通千古。其可汎然言之。而無一定之義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誠字。誠者。五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字。中者。應事接物之準則也。對而言。則此心此理不可偏廢。單而言。則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誠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誠。堯舜禹湯言中。誠固在其中。中庸通言誠。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謂理只是一個理。舉著全無欠缺。且如說著誠。則都在誠上。說著仁。則都在仁上。說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只是這箇道理血脈。自然貫通。其此之謂歟。

粹材匪案先生有增廣性理字訓若干條。當爲補入。

附錄

朱楓林書性理字訓後曰。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理之中。如身體之脈理。如枝幹之紋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脈理紋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於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於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於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於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而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葺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至於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沖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在乎容。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所謂太極者。其樞紐物之異類曰品物。

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於兩間，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於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柢，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著落，非特此書也。故舉此一條以見例云。

進士許先生應庚附弟應庭

許應庚，字春伯，平江人。遊李宏齋及雙峯之門，與弟應庭並有時名。俱登紹定二年進士。先生尤以操行著。張萬全守岳州，以學行宜列鄉貢。

運使王敬巖先生秘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先生應中

饒應中

粹材謹案熊透溪從先生以得雙峯之傳，則先生雙峯之高弟也。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

汪華，字榮夫，號東山，祁門人。與族兄相同事雙峯。早歲又從學鄱陽趙介如。江古心高弟也。與中書右丞燕公楠爲同門友。至元初，公楠僉江浙行省事，道祁門，訪先生，與論舊故，將薦諸朝。先生固辭而止。從孫克寬，知名於世。雲濠案黃氏本云：仲孫克寬，實能嗣其傳。仲孫當是從孫之謬。

汪先生相

汪相字魏夫。與弟榮夫皆學於雙峯。兩人間難叩擊。悉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人發之。

逸民吳可堂先生迂

吳迂字仲迂。浮梁人。從雙峯學。嘗應科舉不上。遂棄之。辟兵橫塘。講道不廢。皇慶間。浮梁牧郭郁延之爲師。以訓學者。時稱可堂先生。汪克寬其門人也。雲濠案黃氏本云同邑。鄭合生載瑋皆師事之。所著有四書語錄五經發明孔子世家先儒法言粹言。重定綱目。使者表其所居曰逸民。年九十卒。

蔡愚泉先生汝揆

蔡汝揆字君審。新昌人。用之七世孫也。師饒雙峯。得道學之傳。門人稱爲愚泉先生。所著有希賢錄。貫道集友議諸種。修

縣令羅礪谷先生椅

羅椅字子遠。號礪谷。廬陵人也。雙峯弟子。寶祐進士。以秉義郎爲江陵教授。改潭州。宰贛之信豐。遷提轄。權貨。補

史水東先生泳

李先生實合傳

史泳字自亨。餘千人。嘗述雙峯之言曰。人爲萬物之靈。天地不足者亦能補。故人當與天地配。不當與萬物倫。同門李實嘗曰。自亨問答出入微妙。學者尊之爲水東先生。

梓材匪案。李先生實與胡弋溪門人臨川李實同名。弋溪已在元之中葉。其門人不得與水東同門。

查別一人也。

景程同調

提刑徐先生道隆附子載孫

徐道隆字伯謙武義人以任入官爲浙西提刑元兵至臨平鼻亭山令閒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旣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先生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先生見執艦內閒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諡厚恤其家立廟安吉越三日宋亡參史傳雙峯私淑

山長袁先生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教授吳先生存見下梧岡同調

東齋家學朱劉四傳

經師陳雲莊先生澹

陳澹字可大號雲莊又號北山東齋先生大猷子於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有禮記集說行於世學者稱爲雲莊先生雲濠案江西人物志作學者稱爲經師先生年八十有二卒元奎章學士虞集題其墓曰經師陳先生墓

雲濠叢案梨洲原本先生傳末云明成化七年禮部題請從祀學宮未報宏治十七年巡撫御史張

本提學副使邵寶題準別祠祀之。

準軒門人

朱梧岡先生以實

朱以實號梧岡樂平人也師事吳準軒以紹朱子子公遷。

梧岡同調

教授吳先生存附門人劉耳

吳存字仲退鄱陽人私淑雙峯之學部使者爭勸以仕不答延祐元年設科總管史烜曰是不可無吳先生強起之選授本路學正不及代歸又調寧國教授未久引年七年聘主本省鄉試尋卒先生嘗語門人劉耳曰學非樂不起言學樂在心心誠則樂不然不樂故一言一動不可不誠所著有程朱傳義折衷月灣集補

祖望謹案先生當與朱梧岡父子同輩饒之志乘妄言先生爲王逢原之徒謬矣。

徽庵門人

縣令金東園先生若洙

金若洙字子方休寧人受業於程徽庵寶祐間鄉舉官黔江縣令宋亡不仕歸築東園隱讀其閒所著有東園集四詠吟編性理字訓集文。

范先生奕

吳蘭皋先生錫疇合傳

范奕吳錫疇皆新安人程若庸高弟子。

梓材謹案吳先生字元倫休寧人竹洲先生徽之從孫隱君屋之子也徽州府志載其研精理學所居藝圃以自况著蘭皋集。

文憲程雪樓先生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新建之吳城人叔父飛卿通判建昌以城內附先生入爲質子授管軍千戶召見應對詳明改直翰林授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集賢直學士祕書少監翰林集賢學士至元二十四年以侍御史求賢於江南有宋遺老網羅殆盡仍拜集賢學士行御史臺事二十九年召對明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移江南湖北道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至大三年廉訪山南北明年召對留爲翰林學士承旨以病乞骸骨居五年而卒年七十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諡文憲初先生讀書臨汝書院受學於族叔徽庵與吳草廬同門友人稱爲雪樓先生因其所居曰雪樓也。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應中門人

熊遙溪先生凱

熊凱字舜夫南昌人從饒應中得雙峯之傳以明經開塾四十餘年時稱遙溪先生門人同邑熊良輔最知名參南昌府志。

龔泉峯先生煥

龔煥字幼文。雲濠。一作右文。進賢人。通五經。師饒應中。以明體返躬爲務。時科舉未行。文章猶尙華靡。先生獨與學者議曰。苟以科舉必遵朱氏之學。其程式皆預爲擬定。先生歿而科目興。一如其言。居泉峯下。人稱爲泉峯先生。同上。

東山家學

汪先生應昇

汪應昇

梓材謹案先生爲環谷之父。東山先生從子也。俟攷其事實。

可堂門人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先生合生

鄭合生字子謙。浮梁人。

徵君戴先生璿

戴璿字仲才。浮梁人。學於吳仲迂。元季避兵深山講道。明初重定賦稅法。浮梁頗重。先生上書言之。得減。及累薦卒不起。所著有東山集。

梧桐家學朱劉五傳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遷

朱公遷字克升，梧岡子，有家學。歷婺處二州教授，辟兵轉徙徽，恬敏信之閒，已而以病歸里。先生有篤行，里人乘亂喜戕人者，聞其來，爲之止殺。先生曰：是可化也。力疾訪之，其人感悟，然病遂以是篤。五日而卒。先生嘗題其室曰高明之所，學者稱爲明所先生。所著有四書通旨、四書約說、餘力彙、詩經疏義。其高弟曰洪初。

雲濠謹案：黃氏補本作其高弟曰洪初。李士魯又案：士魯過氏分省人物考作仕魯。

雪樓門人

文安揭曼碩先生僊斯

揭僊斯字曼碩，富州人。早有文名。大德閒，出遊湘漢。程鉅夫爲湖南憲長，特器重之。妻以從妹，與盧摯列薦於朝。三入翰林，仕至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卒官，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先生狀鉅夫謂獲出門下，受知最深。修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湖州人。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敏。追封魏國公。程鉅夫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先生，以之入見，故終身以師事之。修

梓材謹案：朱氏經義考引姓譜言：敷繼公寓居湖州，遂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是文敏本敷氏門人。

曼碩講友

教授林古泉先生夢正

林夢正字古泉黃巖人。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干進。去爲浮屠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詞。下筆輒千百言。後歸於儒。客吳楚間。以授徒爲業。久之。去遊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生皆與之遊。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賀丞相當國。擢先生教授溧陽。其州之人。夙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斬黃寇起。且至。先生避居巖曠。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州事。亦遇害。參徐始豐粟。

遙溪門人

鄉貢熊梅邊先生良輔見下泉峯門人

泉峯門人

鄉貢熊梅邊先生良輔

熊良輔字任重。別號梅邊。南昌人。舉仁宗延祐鄉貢。早師同邑遙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於凱友進賢龔煥。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研究易旨。先是朱子本義。一遵呂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象爻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象象文言及上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先生所著仍舊本上下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錄。統名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其所採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與本義合者錄之。即不合而有得於經旨者。亦備錄以相發明。末則折衷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英宗爲治二年。鍍諸梓。所著又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周易本義集成自序

六經皆聖人垂訓後世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爲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於無形。粗及於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易道之流行。顧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概以陽吉陰凶爲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爲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於是乎大備。蓋象占固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爲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於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擴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後儒析經傳會之餘。學者支離漫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理之學大明。然程子亦自謂其解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一以卜筮爲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嘗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是則程子之傳。孔子之易也。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推本而論。孔子之易。卽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卽伏羲之易。卽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意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良輔彙執經於遙溪熊先生。已知好易。大德壬寅。泉峯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良輔分教小學。因得肆意於易。取諸說而涵泳之。乃以己意探輯成編。以朱子本義爲主。如語錄。如程傳。以及諸家之說。與本義意合者。亦有與本義不合而似得其旨者。備錄以相發。名曰集疏。其後閒有鄙見。一二附焉。重念理義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於是繕寫成編。凡一十二卷。藏之以俟知者。

東山再傳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自歛還居祁門舉泰定三年浙江鄉試歸以經學教授宣歙間雲濠案過氏分省人物考云既謫吳仲迂先生而歸遂有志聖賢之學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師山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學者稱環谷先生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禮補逸二書行世有周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藏於家補

經禮補逸後論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爲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經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穎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皆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考西漢志於周禮未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閒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爾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羅秦餞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精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

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廩人賈師司隸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士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况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考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則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無是理也。他如饑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撫夏官之中掌土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著於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自序

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錄書肆傳刊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惡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

皆鈔錄傳刊之失也。况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弒介公闢，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躡謹摭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如左，以俟有職者考焉。

隱君汪查山先生時中

汪時中字天麟，祁門人，博學善吟，不樂仕進。元季隱查山，築書堂，與兄環谷克寬講學，學者稱查山先生。所著有三分彙藏於家，參姓譜。

明所門人朱劉六傳。

縣令洪野谷先生初

洪初字義初，樂平人，明所朱氏高弟也。明所纂詩義，先生右左之，學者稱爲野谷先生。明洪武初，以薦知涪川縣。

李先生仕魯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聞朱公遷得晦翁之傳，千里負笈從之，盡傳其所學而歸，參分省人物考。

古泉門人

教授徐始豐先生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初任杭州府儒學教授，通題博古，以詩文擅名於一時，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自後言教授之賢者，必推先生云，參姓譜。

梓材證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徐一夔不知何師今查始豐稟蓋師林古泉

始豐講友

山長周先生斐

周斐字致堯四明人由鄞山書院山長移宣公書院與徐始豐善補

雲深證案先生與始豐俱爲白苧里詩人見禾錄

野谷門人朱劉七傳

徵君王松塢先生逢

王逢字原夫樂平人幼穎異不凡天性孝友比長默契義理之學師事野谷洪氏道脈所自先生以心會焉乃厭科舉業研精道理性命之懿淹貫經史宣德初薦授富陽訓導不就退歸鄉塾日與門人何英等相討論道益明學益成復以明經辟及門強起召見極論禮樂二字日晡不徹明日復賜堅辭不就職歸卽杜門環堵足跡不入城市毅然以斯道爲己任著有言行志日書其廬曰松塢學者稱爲松塢先生

松塢門人朱劉八傳

徵君何梅谷先生英

何英字積中鄞陽人性警敏不事詞章學於王松塢之門造詣益深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所著有四書釋要詩經增釋易經發明諸書初松塢嘗贈詩曰癯梅谷裏先春意先生因遂自署曰梅谷

湯中			徐直方	
		曾子良	吳定翁	
			附師甘泳	
		饒宗魯	子敬仲	附見草廬學案
		胡志仁	李實	
		饒氏學侶	王觀	
			胡棣	
		程紹開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古爲同調		
		王應麟	別爲深學學案	
	東澗學侶			

並柴南溪真 西山門人	魯氏再傳 屏山晦翁三	傳
---------------	---------------	---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祖望謹案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於南溪。傳宗於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畷。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鄭氏二造閣。刻本序錄作息庵晦靜存齋學案。然息庵乃季庸之號。存齋則升伯之號也。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亦兩相錯互。特爲正之。

柴真門人魯氏再傳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父德威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合傳

侍郎湯息庵先生巾合傳

湯千字升伯。饒之安仁人。先生少從鄉先生肄業。講求先朝名卿言行。輒慕其爲人。登慶元二年進士。調黃陂尉。益務涵飭經術。吟諷山房中。家人少覩其面。先是先生父臨齋德威。於古學無不通。先生爲舉子時。罕以語之。至始是發其蘊。先生乃盡得家學之傳。俄居父憂。諸弟皆幼。先生以養以教。俾至有成。服除。

調金華主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授南劍嘉興二郡學。日與諸生講論道義。間造諸齋。爲從容咨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黌序。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五。先生恬夷靜深。德宇粹然。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爲指歸。精思力踐。不進不已。至孝友至情。君國大義。誠至弗渝。嘗從真西山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西山謂其用心於內。而求踐其實者也。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楮幣罪言一卷。弟巾字仲能。嘉定進士。中字季庸。寶慶進士。與先生並師柴憲敏公中行。繼又並事西山。仲能之主繁昌簿也。西山作序以送之。官至郡守。季庸官司諫。至工部侍郎。其從子爲文清公漢。參真西山集。

謝山答臨川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陸文安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陽湯氏。而向來無知之者。案三湯子並起。至東澗先生文清公而益著。東澗在宋史有傳。而不詳其學術師友。且誤志其世系。三湯子者。其長曰息庵先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靜先生。巾官提領。其少曰存齋先生。中官諫司。乃東澗之從父也。而宋史以爲兄。謬矣。梓材案袁蒙齋送林德甫教授序云。德甫受知真西山。結交湯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紀。兄曰仲而弟曰伯。無是行次。必有誤文。又案晦靜官至郡守。見蔡氏九儒齋。息庵山作存齋。未官提領。存齋改作息庵。亦不止司諫也。三湯子之學。並出於柴憲敏公中行。固朱學也。其後又並事真文忠公。亦朱學。乃晚年則息存二老。仍主朱學。稱大小湯。而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出。師友皆同。而晚亦獨得於晦靜。是時朱陸二家之學並行。而湯氏

一門四魁儒。中分朱陸。各得其二。方虛谷主張朱學。力詆東澗。以爲見包恢入政府。方守陸學。遂爲所脅。舍而從之。此乃門戶黨伐入主出奴之說。不足信。晦靜之以陸學名。乃在包氏未登宰執之時。不自東澗始也。案袁清容集。亦言晦靜始會同朱陸之說。至東澗而益闡同之。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不可謂非一大聖漏也。梓材案真西山爲大湯升伯墓誌云。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是存齋乃升伯而非季庸也。且升伯知武康。未上而卒。非郡守可知。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引袁清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辯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薰之說興。深文巧闢。淳祐中。郡陽湯氏中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今鈔本清容居士集。同作湯中。迺謝山札子屬之晦靜。則湯中氏係湯巾氏傳寫之譌。然核之真西山集。似和合朱陸實大湯之事。且云諸弟皆幼。以養以教。俾至有成。又似仲能季庸皆承大湯家學。况大湯成慶元進士。前西山三年。其從西山。亦祇講學之侶耳。蔡氏九儒書戲湯某贈蔡久軒提刑江東詩二首。注云淳祐辛亥正月。蔡久軒到弋陽訪湯。而湯作詩以贈別。又云湯弋陽人。逸名。號息庵。工部侍郎。查江西通志。官至侍郎者爲湯中。則息庵乃季庸之號。其非升伯明矣。

晦靜家學詹氏三傳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爲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旣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歷信州教

授象山書院。陞太學博士。遷祕書郎。輪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尙有以亡爲存之理耳。擢太常少卿。後知隆興府。度宗卽位。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先生嘗自微曰。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王深寧謂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諡文清。有文集六十卷。今佚。

附錄

王深寧桃源世譜引曰。聞之東澗湯公。自契敷五教而人倫始明。是以學問淵源在商。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曰仁曰誠曰學。皆自商始。箕子以之陳洪範。正考父校頌。以那爲首。而聖王之傳恭可見。至夫子而集大成。湯本殷氏。故東澗云然。

晦靜門人

著作徐徑坂先生霖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先生卽上疏言史嵩之姦深之狀。見者吐舌。先生亦由是著直聲。擢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會大旱。應詔上封事不報。去國。上遣姚希得留之。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爲高官而自眩於生平。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尋以宣教郎主管雲臺觀。乃拜受之。十二年。遷著作郎。乞外。知撫州。幾一月而舉政以言去。士民遮道至不得行。又知汀州。卒。理宗賜田以旌其直。衢守遊鈞。嘗築精舍。聘請講學。是日聽者數千人。則其開講尤大有名。今皆不可考矣。謝文節公廬山其門人也。

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晦靜之學。傳者其一爲東澗。其一爲三衢。徐公徑。當咸淳之際。開講尤大有名。而宋史本傳亦不詳其師友。大抵宋史排陸學。凡爲陸學。皆不詳。故虛谷之力詆徑。雖不足信。然非虛谷集亦莫知其所自出也。徑之弟子曰謝文節公。壘山乃忠臣。曰徐古爲。乃遺民。有詩見天地間集。而謝徐論學宗旨。不可得而聞。其一曰曾子良。所謂平山先生者也。著錄及門者頗多。

東澗學侶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東澗門人詹氏四傳

太學危貞白先生復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太學生。師事湯東澗。博覽羣書。好讀易。尤工於詩。入元。累徵不起。隱紫霞山。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

徑畝門人

文節謝壘山先生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徑畝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吳潛。宣撫江東西。辟之。先生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考試建康。擲賈似道政事爲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

陸景思銜之上其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初。呂文煥導元兵東下。屯建康。先生與呂師夔善。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任。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爲元徇定江東地。先生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先生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旣中流矢。馬奔歸。先生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攻信州。不守。先生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坡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惟取米屨。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宋亡。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鉅夫薦宋臣二十二人。以先生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先生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尙書留夢炎薦先生。先生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斷養卒不可得也。王倫一市井無賴。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以求材爲急。欲薦先生爲功。使其友趙孟頫來言。先生罵曰。天祐仕閩無治行。願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天祐怒強之而北。先生卽日食菜果。至京師。問謝太后櫬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先生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終不食而死。參史傳。

疊山文集

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上程雪樓御史書。

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朱之事皆大言無當也。與李養吾書。

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祀事者四家。黃子晦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詹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汙隆。君子亦相覘之。爲蔡文節子孫免差科書。

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旣薄場屋之文而不爲。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之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以予所不願而願子爲之。有愧於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遂方伯載歸三山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儻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交信錄序。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臣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

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以上東山書院記。

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於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啓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辯。秋且說。

憲使徐古爲先生直方

徐直方，字立大，廣信人。號古爲。先生初補迪功郎，咸淳三年，進易解六卷，後除正言，官至江東憲。

縣令曾平山先生子良

曾子良，金溪人。嘗從徐徑、馭遊，咸淳進士。知淳安縣，清慎自守。時邊事已急，多方保障，民賴以安。入元，程鉅夫薦爲憲僉，不赴。扁其室曰節居。學者稱平山先生。參江西通志。

古爲同調
程月巖先生紹開

程紹開，雲濠人。一作曹紹開，疑誤。號月巖，廣信人也。嘗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

梓材謹案：謝山述草廬學案序錄云：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據此則先生本爲陸學，而和合朱學者也。

疊山門人詹氏五傳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通判徐先生炎午

徐炎午者，永豐人。疊山高弟也。景定進士，累官建寧通判，稱循吏。

虞先生舜臣

虞舜臣，弋陽人也。疊山死後二十四年，先生爲之築室買田，祠於弋陽之東。語之行省，得賜疊山書院之名。

州判方先生南一

方南一者，貴溪人。疊山高弟也。性耿介，官至贛州判官。

李先生天勇

李天勇者，臨川人也。從謝疊山學，尚氣節。元兵迫饒州，疊山援之。先生以兵會戰於團湖坪，軍敗，與張孝忠俱死之。

魏梅野先生天應

蔡蒙齋先生正孫合傳

王先生濟淵合傳

魏天應，號野梅，蔡正孫，號蒙齋，王濟淵，字道可，俱疊山門人。補

梓材叢案魏先生建安人。

平山門人

隱君吳北齋先生定翁附師甘泳

吳定翁，字仲谷，一字北齋，臨川人也。早喪父，鞠於伯氏。其歿也，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宋亡，隱居不出，薦辟交至，終身不動。程鉅夫貽之書以招之，竟不答。故淳安令平山先生曾子良，退居臨川，先生從之遊。其要以爲求孔顏樂處，平山之學受之徑。販，徑販受之晦，靜陸文安公一大支也。文安婿於吳，踰三世而先生復紹其傳。崇仁甘泳中夫者，工詩，先生亦從之遊。其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媿於世而已矣。吳草廬極稱之。

祖望謹案：道園銘仲谷墓，但述其先世爲陸氏之姻，以志淵源所自出。又言其從平山學，然似不知

平山一支之出於陸子者何也。道園雖兼宗朱陸。然於其流派不甚了了。其稱徑畝爲名士。似不知其傳陸學也。東發爲端嚴人。似不知其傳朱學也。

隱君饒先生宗魯

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性孝友。生五歲。母歿。事繼母孝。養備至。隱居不仕。天歷二年。大旱。鄉人乏食。死者相藉。發廩賑之。所活甚衆。所著有易傳庸言等集。參江西通志。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于先生傳後。言其嘗輯所聞于曾子良語爲周易輯說。是先生亦平山門人也。

饒氏學侶

州判胡弋溪先生志仁。附門人李實。王觀。胡棣。

胡志仁。餘干人。延祐戊午進士。學有淵源。與饒口口遊。博洽淹貫。踐履純篤。判樂平州。致仕。教授生徒。臨川李實。上饒王觀。進賢胡棣。皆其門人。世稱爲弋溪先生。

梓材謹案。是傳梨洲原本在雙峯學案。列于雙峯門人。且云與饒雙峯遊。蓋本江西人物志。然雙峯及從黃勉齋李宏齋爲朱子再傳弟子。其門人許應庚。紹定進士。魯士能。淳祐進士。羅椅。寶祐進士。羅天酉。開慶進士。皆在宋世。先生爲元延祐進士。上距許魯諸子。近者已六十年。遠者幾至百年矣。其不得與雙峯遊。從明矣。蓋由雙峯名魯。與饒先生宗魯氏名相同。先生殆與饒宗魯遊。傳寫者誤去宗字。因而譌爲雙峯。爾茲據其年世正之。移入于此。萬氏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雙峯之門。猶仍學案原本之譌。非也。

月巖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饒氏家學魯氏六傳。

饒先生敬仲別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

卷八十五

深寧學案表

王應麟	子良學	諫父子	子昌世——孫厚孫
汪潛齋徐進		齊門人	孫寧孫
西山再傳	胡三省——子幼文	晦翁東萊慈	
湖三傳	史蒙卿別為靜清學案	元城龜山謙	戴表元——袁桷
白武夷橫浦	黃叔雅別見東發學案	山延平玉山	鄭芳叔——子覺民——孫駒
山四傳	袁桷見下剡源門人	孫真	

王惟賢

附弟惟義

王應鳳

韓性別見潛庵學案

並深寧學侶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深寧同調

深寧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於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梓材案深寧原傳本附真西山學案。謝山始別立學案。謝山文集以深寧爲呂學大宗。故標以樓氏之傳。而推原于呂氏。

王徐門人樓真再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鄞縣人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經從王子文瑩受學淳祐元年第進士先生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其弟應鳳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先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先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定修攘至計時丁大全諱言邊事於是先生罷未幾起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守軍器少監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起知徽州召爲祕書監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先生指陳成敗順逆之說帝不憚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尙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夔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先生繳奏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力辭不入不出學者稱爲厚齋先生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困學紀聞玉海等書修○雲濠案宋史本傳先生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詩考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彙訓七十卷集解踐昨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錯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百家謹案清江貝瓊言自厚齋尙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於正無

陸氏偏駁之弊。然則四明之學。以朱而變陸者。同時凡三人矣。史果齋也。黃東發也。王伯厚也。三人學術既同歸矣。而其倡和之言。不可得聞。何也。厚齋著書之法。則在西山。真爲肖子矣。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王尙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堃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真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梓材案。深寧少師迂齋。蓋因溫州而誤。說詳麗澤諸儒學案。

困學紀聞補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潛龍以不見成。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豫於人事與。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絀，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后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后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以上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易說十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滄州諸儒學案一條。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學立志而后成，遜志而后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就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式和民則。頌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

小雅盡廢。其禍烈於洚水。四維不張。其害僭於阻飢。

有言遜於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以上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書說十一條。今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真氏一條。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宗周旣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弗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服堯之服。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恭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於周也。

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

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柔嘉維則。衛武公無不柔嘉。隨會柔而不犯。以上詩。

粹材謹案。謝山所錄詩說七條。今移入橫浦學案一條。

禮學不可不講。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商之。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人始仕已然。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分別。其心所趨向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辨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爲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古道何時而復乎。以上禮。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禮說十一條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艷舒晉之智伯齊之益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

郝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慧朱游爲狂晉士惑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叔向爲平公傳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已可以格君叔向聚於申公巫臣氏自反而不縮矣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以上左氏傳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春秋傳說六條今移入紫微學案一條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沮溺荷篠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之不汚視世俗徇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故克己改過皆斷以勿以上論語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論語說六條今移入聚齋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以上孟子。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孟子說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亦心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真氏一條。虞薄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說經。

楊倞注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天道。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闕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諸子。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爲人遜順。而光士以託孤期之。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灑埽於郭泰。荀爽御於李膺。殷陶黃穆侍衛於范滂。闕里氣象。不過是矣。以上考史。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考史十二條。今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上蔡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紫微學案一條。移入豫章學案一條。移入趙張諸儒一條。移入西山蔡氏一條。移入勉齋學案一條。又一條云。李誠之語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已入麗澤諸儒學案李傳中。刪之。

梓材又案。謝山又錄評文二條。今歸入慈湖學案一條。繫齋學案一條。又錄評詩五條。今歸入范呂諸儒一條。張祝諸儒一條。蜀學略二條。其一條曰。湯伯紀自警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已入三湯學案伯紀傳中。刪之。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尙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以上雜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雜識八條。今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

深寧文集補

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清明虛靜。與天地同流。慈湖書院記。

以仁存心。以心合天。登學記。

爲政之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亦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堂上一笑。嚙。堂下

萬休戚繫焉。重修郵縣治記。

漢之經生守家法。唐之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三代之流風猶存。然金蠶之諺。城南之詩。識者謂誘以利

祿。絕天爵之貴。廣平書塾記。

庸敬在心。斯須之敬在祭。奉化社稷壇記。

三陳九卦。此涉變處難之法。履以澤爲德之基。并以水爲德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德之厚。積則涵養爲

淵泉之溥。厚則和順爲時雨之化。德潤齋記。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觀。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

典。單襄公之述夏令。魏絳之陳訓箴。鄉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

言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桀然可睹。故齊虞人能守官。魯宗人能守禮。而劉子所云天地之中

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皆能識其大者。此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豈一

人之方哉。漢制考序。

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匪徒辨疆域也。詩地理考序。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文集九條。今移入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一條。

附錄

咸淳元年七月。除著作郎。時湯文清公爲太常少卿。與先生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渺。湯公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真儒也。

謝山宋王尙書畫像記曰。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愧。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持。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辭命。猶思挽既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愆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妄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所出。然卽令會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况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卽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清天白日。不可掩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有

取於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并謝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罵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與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鬚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

深寧學侶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

王應鳳，字仲儀，深寧之弟，相與講學，矻矻忘寢食，劘心文園，根柢左氏班馬，寶祐間登文文山榜進士。廷對披腹盡言，中甲科第九賜第，或謂曰：此麗澤先生名第也。蓋以異科自見。開慶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歷淮西制置司參議官，未幾文山薦其學宜在翰墨之選，除太常博士以終。所著有默齋彙及訂正三輔黃圖諸書，參成化四明志。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深寧同調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萊學案。

深寧家學樓真三傳

王先生良學

王良學，厚齋尙書長子，嘗從三江李氏遊。

承務王靜學先生昌世

王昌世字昭甫。深寧次子也。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宋社已墟。深寧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辯。先生甫十歲。聽受無倦。深寧所著述。先生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蓄書萬餘卷。燬於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尤精於易筮占驗如神。參黃文獻集。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孫

隱君王先生寧孫合傳

王厚孫字叔載。深寧之孫。少侍大父左右。聞見充積。由是熟於職官典故。世胄譜牒。凡鄉里欲述其先世者。多諮問之。袁清容。梅自翰。林歸里。問所學。對曰。世之學者。涉獵朱子書。自謂得其真傳。輒譏乾淳諸老。不知諸老與朱子同時。博聞實踐。爲朱子所推許。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其寡陋。恐漸成虛誕之風。清容心折之。以黃文獻潛薦爲郡學訓導。後改授象山教諭。調浦江。甫閱月。卽解官歸。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舉用。遣逸。有司以先生之名上。李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署衢州儒學教授。中書復有薦者。除仰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爲副提舉。皆不赴。嘗誡其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其有同流合污爲通。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也。晚號遂初老人。弟寧孫字叔遠。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異同。必格其終始而止。其於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僉憲戴東臯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叔遠奮然直之。戴復職。將薦剡。謝不與通。遂不仕而終。參寧波府志。

深寧門人

朝奉胡梅礪先生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雲濠案，一作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尤篤於史學。宋寶祐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及釋文辯誤百餘卷。史失其傳，不知卒於何時。據先生自序，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是年宋亡，先生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從黃氏補本增入。原列胡熊諸儒學案。考深寧年譜，弟子著名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黃叔雅、史吳、龐史、蒙、龐、趙孟、僕、楊、深、王、惟賢。知先生爲王門首座云。又案台州府志，戴先生終朝奉耶。

通鑑注釋自序

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檣杙，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紀。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紀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紀猶存，具有年數。子長歷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沒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

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爲編年一書。神宗以鑑於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甚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與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萃羣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

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莘。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文大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唄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於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外。謬。悉改正之。別著辯誤十二卷。嗚呼。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索尙多。蘇晉之割斷。蓋勘訾。臣瓚以差爽。証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若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通鑑音法序。

通鑑釋文行世。有史焯本。有公休本。史焯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陸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於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焯間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注。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焯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觀海陵所刊公休釋文。以烏桓爲烏丸。按宋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爲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五代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注。雖眊史。焯釋文爲差略。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嚮書家。固宜用焯釋刊行。若公休則在史焯前數十年。焯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焯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辯誤悉已疏之於前。讀者詳之。其真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板本。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於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高文虎氏。伋取以編於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無傳矣。汴京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故以其世而敬之。蓋徙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於司馬公者。必鈔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附會也。谷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治平四

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季思爲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於其先，欲與所編前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時有寶應謝廷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爲公林辯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于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略而不錄云。通鑑釋文辯誤序。

謝山胡梅圃藏書窖記曰：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闔風嶽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中，與閩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圃獨注通鑑。案梅圃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旣成進士，卽從事於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孳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辯誤梅圃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是時深寧方作通鑑問答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圃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圃亦未嘗以質之邪？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進士第教授建康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薦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先生閱宋季文章萎薈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閩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老疾不起其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轉國子主簿遭德祐之變避兵走鄰郡明年兵平歸里寓居於鄞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洪命其子桷師之參寧波府志

處士黃先生叔雅別見東發學案

訓導鄭先生芳叔

鄭芳叔字德仲鄞縣人本范氏子後於鄭宋亡遍從遺老遊博學廣記家貧無書嘗假與篇祕帙躬自繕寫積數千百卷爲文絕去浮靡之習一根於理兩任郡學訓導敦厚嚴重以道自尊晚署郡學錄未上卒參四明文獻錄

碎材謹案先生邇從宋之遺老遊深寧爲遺老鉅儒當必從之遊也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見下剡源門人

王先生惟賢附弟惟義

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著春秋指要本朱子直書善惡自見之說不用夏時冠周月

以周末嘗改月數。孔子初非改周制。所書春王正月。正用夏時云。補

梅磻家學樓異四傳

胡先生幼文

胡幼文字德華。天台人也。制幕三省之子。本堂增補。

剡源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梅

袁梅字伯長。鄞縣人。越公詔之曾孫也。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建南郊。先生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旣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上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園工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園工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義各有指。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遷待制。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改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家居四年。卒。年六十二。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參史傳。

清容答問高舜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於冊。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於許。又如葵邱之盟。同盟於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幹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口口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於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莫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邱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邱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吾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蝨。螻蛄見於十五年。蝨見於六年。大旱見於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幹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卿大夫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大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邪。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是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爲陽生於子而終於己。下經三十卦。是爲陰生於午而終

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佈於四時。故四之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尙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爲而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爲氣。只天之形。濁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於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姤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秘。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用。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條。載入百源學案。

鄭氏家學

教諭鄭求齋先生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號求齋。鄞縣人。芳叔之子。積學累行。承其家學。郡舊有鄉飲酒禮。守王元恭與程敬叔議復之。屬其討論。鄰郡咸取以爲法。性至孝。母嘗患目翳。日以舌舐之。卽愈。後母病痲。至刲股和肉以進。父當葬。適病疴甚。劇人皆止其臨壙。泣曰。幸後先人訖大事。卽道死無憾。返而瘞人。以爲孝感。爲龍游教諭。三月。卽棄官歸。經略使徵遣逸。署婺州學職。後中書奏授處州教授。命下已卒。參四明文獻錄。

教授鄭先生駒

鄭駒字千里。求齋覺民之長子也。持身修潔。爲文溫潤縝密。洪武初。聘爲郡庠訓導。陞義烏教諭。皆能以道淑人。宋潛溪自翰林歸里。見卽推重。以賓禮遇之。弟真鳳。並以文學著名。人目爲三驥。參成化四明志

教授鄭先生真

鄭真字干之。求齋覺民之子。研窮六籍。尤長於春秋。旁及百氏傳記。靡不究心。元季科舉中廢。乃刻意古作。臨川吳草廬策問治道十二事。對者十不得一。先生答之無疑滯。明洪武四年。鄉舉第一。授臨淮教諭。秩滿入見。太祖賜之宴。命賦菊綻。西風霜脂。楓葉詩。稱旨。陞廣信教授。嘗采撫卿先生言行文辭。萃爲一編。曰四明文獻錄。又嘗類聚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說。集論。參寧波府志

謝山滎陽外史題詞曰。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篤。其時楊徵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質以厚。其於師門。稱爲轉手。蓋先生最策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於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

卷八十六
東發學案表

吳應奎

黃正孫 見上東發家學

胡幼文 別見深寧學案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東發同調

東發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傳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於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二謝山序錄始稱東發學案

二王門人游余再傳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學者稱爲於越先生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論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

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先生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先生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僂之撫州饑。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陞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先生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媿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柰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嘗師王文貫。其語人曰。非聖賢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宋亡。餓於寶幢。而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於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沒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修。

百家謹案先遺獻曰。嗟夫。學問之道。蓋難言哉。無師授者。則有多岐亡羊之歎。非自得者。則有買櫝還珠之誚。所以哲人代興。因事補救。視其己甚者而爲之一變。當宋季之時。吾東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極矣。果齋文潔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齋之氣魄。不能及於文潔。而日鈔之作。折衷諸儒。卽

於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潔之上接考亭。豈知言哉。

謝山澤山書院記曰。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峯北溪諸子。流入訓詁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於婺。先生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爲之重振。婺學出於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說問。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於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闕澹。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於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

又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考之。則東發嘗與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訶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東發講義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

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於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卽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自夫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太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卽性，性之所稟者卽天。虛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芥視珠玉，則見於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奈何程門言心，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亞言性，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旣沒，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旣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於其切實，而獨於其高遠。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徇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澆其

根。概其根爲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耳。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何更求多於言語間哉。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於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游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論語之說爲正。庶幾不爲時尚所移。蓋孔子之說。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尙當謹之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證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於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已私聞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女以子

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謂多學正所以求爲貫通。不可止於務多而已也。顏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出於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說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爲一貫之說。奈何異端之學。旣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爲蕩空之證者。始節略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己說。以爲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於他求。是不從事於博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於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約也。己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考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夫道卽理也。粲然於天地間者。皆理也。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於路。謂理爲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於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已達者。以此道見之。設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見之。講明大之爲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旣衰。學校旣廢。上無與主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縱橫。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爲橫議。則爲老聃之清虛。則爲莊列之寓言。則爲騁衍之誣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於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於一時。不得志於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極於萬世。凡今之削髮緇衣。嗚佛爲祖者。自以爲深於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於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爲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卽禪學。

亦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於他時，而獨於春秋之世，正使於衆說淆亂之餘，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道，爲天下萬世之師。論語二十篇，拳拳訓誥，惟以學問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獨於曾子之宏毅，而告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於子貢之敏悟，而啓以一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於功深力到之餘，更求提綱挈領之要。夫子教人，意蓋出此。後世學者，於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尙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盡略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於此章節略忠恕之語，而徑爲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之名，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講明之素也，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以貫之名也。今直曰：一貫，併與以之一辭而去之，是自成一貫也。所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去貫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謂讀論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萬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子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亞何嘗以能言爲事，自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老子清淨，佛氏寂滅，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

之。則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於言。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談禪。世猶知禪學自爲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世因誤認禪學亦爲儒學。以僞易眞。是非替亂。此而不關。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於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爲聖爲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世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姦。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今日其將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入虛誕欺罔之域。則可無負於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東發日鈔

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論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

可不知也。讀孝經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庵爲集註。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或問以辯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闢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註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於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邪。讀論語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齊宣王問桓文。則黜桓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誘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讀孟子

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齋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等

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聞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讀毛書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考之今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

者也。且其義精辭覈，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下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尙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解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者邪？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邪？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願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旣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

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犖然卽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復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下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躡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讀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稱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守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圖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

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更深刻。始於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尙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撫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讀春秋

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峯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於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尙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讀周禮。

孔子之言散見於經。不獨論語也。他如莊荀諸書。以及諸子百家。亦多傳述。第記載不同。辭氣頓異。往往各肖所記者之口吻。幾有毫釐千里之謬。至家語。莫考纂述何人。相傳爲孔子遺書。觀相魯儒行及論禮樂等篇。揆諸聖經。若出一轍。乃各篇中似尙有可疑處。蓋傳聞異辭。述所傳聞又異辭。其間記載之不同。亦無足怪。或有竟疑是書爲漢人僞託。此又不不然。然盡信爲聖人之言。則亦泥古太甚。夫去聖已遠。何從

質證千載而下。儻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荀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別爲一書。其有功於聖門。匪淺鮮矣。讀家語

本朝理學。闡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襟莊誦之。爲快何。管蟬脫塵流。而鵬運青冥哉。通書慎動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爲憂。東能憂其無實。是卽君子之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僞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之所謂勞者耳。

孔子於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於孟子。至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於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於程子。

本朝理學。發於周子。盛於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最顯。龜山不免雜於佛。幸而轉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於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於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

者僧總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資僧杲老。一脈相承。非復程學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別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得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尚儒學之初。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碩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於佛者焉。和靖力辯程門之語錄。爲非。其後晦翁追編語錄。又力辯和靖之說。爲非。然晦翁搜拾於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於見聞。其說尤的。今觀程錄。凡禪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間。安知非程氏既沒。楊謝諸人附益邪。是雖晦翁不敢自保。其於編錄。猶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辯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楊龜山。末流皆不免略染禪學。惟尹和靖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朱文公。始哀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於濂溪。終於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焉者。次以橫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均爲略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幾陷禪學。一轉爲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於此。以明心學。雖易流於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延平答問。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爲效驗。以脫然灑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間。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

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矣。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旣讀伊洛書。鈔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以上說本朝諸儒理學書。

謝山東發先生史彙跋曰。東發先生曰鈔後一半。卽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彙。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於眞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清之。大有微辭。與理度兩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

東發學侶

山長黃虛谷先生翔鳳

黃翔鳳。字子羽。慈溪人。東發先生族弟也。嘗爲山長。本堂長子深。乃其壻。學者稱爲虛谷先生。補知州陳本堂先生著

陳著字本堂。鄞縣人。習庵姪也。梓材案謝山甫上族望表。習庵爲同谷陳氏。本堂爲冥庵陳氏。世系已遠。當是族子。然考謝山答萬緜修府志雜問云。稽容作陳觀。蓋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若習庵。自是吾鄞。忠諫里文介公木之裔。似非一族。莫能定。文天祥榜進士。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曰。寧不登朝。不可屈節。授安福令。改知嵎縣。時嵎爲戚畹所居。有司不得行其政。闕之者十七年。先生營葺之。

威令肅然。及遷。後令李興宗問政。答曰。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化巨室。如斯而已。嵯民乞留不得。祖帳塞路。至城國嶺上。因名曰陳公嶺。後知台州補。

梓材謹案本堂先生傳不言其師承。謝山學案劄記云。陳本堂當入習庵學案。以其爲習庵姪也。弟考其集。稱迷輔潛庵先生之說。蓋亦爲輔氏之學者。其不合于賈相與東發同。故列于東發之後云。

本堂文集補

人之爲學。莫病於過。過則其歸爲老莊。亦莫病於固。固則其歸爲告子。故君子必擇乎中庸。而知性爲難。知言爲尤難。贈吳安仲。

夫人幸而儒其名。必儒其實。滔滔於中。與俗俱流。日蕩而薄。於本心何在。至於朋呼儔引。區區小技。風月自命。妄立標榜。行行然無復餘事。良可悲已。贈孫會叔。

學無止法。老當益懼。書山房圖後。

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奚其儒。儒以身任道。道與儒有二乎。二儒與道自太史公始。不知道而以家分之。流弊之極。至於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按鯉。吁。有是哉。愚洞真觀石後。

人之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篤敬爲本。虛則易放。周則易怠。參前亭記。

風景已非。月明猶在。與俞察院斷。

連年奔走山林。逃難以爲苟活。先世一絲經脈。凜乎莫續。若曰待天下事定。然後爲計。則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招單君範教子書。

乾坤納納。風雨蕭蕭。習坎心亨。遯世無悶。於此可以觀人。答許宮講。
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於物。靜不能不動於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當欲。則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私也。欲其善惡之機乎。刻學講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本堂集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陳先生沫立傳子後。又移入潛庵學案一條。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范楷有蓬間唱和集。本堂爲之跋。

東發同調

吏部安先生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東發家學游余三傳

黃先生夢榘

黃夢榘。字祖勉。文潔之長子也。沉潛汲古。天性淡靜。文潔峻肅。於人少可。而先生濟以和平。同年文人陳本堂見而謂文潔曰。君家叔度之流也。屈行輩與爲親家。宋亡無仕進意。文潔避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先生重葺之。欲奉其父歸講學。未竟而病。亟還寶幢。竟卒。是年文潔亦卒。

處士黃先生叔雅

黃叔雅。字仲正。文潔次子。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治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爲文辭纒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於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

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於其徒。延祐七年卒。年五十有四。參清容居士集。

粹材謹案黃喬卿誌先生弟叔英墓云。文潔三子俱克紹家學。而深寧年譜數弟子著名者。先生與焉。

教授黃慈庵先生叔英

黃叔英字彥實。文潔之子也。一以躬行爲本。嘗爲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爲和靖采石兩院山長。以家學教授閩越間。與韓性相友善。受業其門者皆卓然有立。學者稱爲慈庵先生。有慈庵雜著二十卷。慈庵暇筆三卷。

隱君黃尙綱先生正孫

黃正孫字長孺。祖勉子也。本堂之婿。有學行。補

雲濼謹案黃文獻誌先生墓云。年二十出爲贅壻。居十有七年。乃歸。至正乙酉卒。年八十一。子二。長卽隱君玠也。又稱其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卽絕意于仕進。晚自號尙綱翁。以見其志。

隱君黃先生玠

黃玠字孟成。祖勉之孫也。志尙卓然。不隨流俗。躬行力踐。以古聖賢爲期。隱居教授。於書無不通曉。以講學寓居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隱集。知非藁。

虛谷門人

教授陳先生深見下本堂家學

本堂家學

教授陳先生深

教授陳先生泌合條

陳深字汝資，四明人。本堂子弟泌，字汝泉。陳夷白跋先生書其弟詩後曰：余年二十許時，識汝泉翁。翁時年已五十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樞，獲視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詩，侍其先公祕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三韻七篇，蓋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氣，已見於少年如此。又言嗣子樞伯仲，能以家學爲己任云。參夷白之集。

梓材謹案：汝泉先生名一作宓，嘗官饒州教授。蓋本堂諸子皆克承家學，先生其季也。

陳先生洙

陳洙，本堂之姪。本堂嘗與書曰：古者禮稱其家，雖斂手足形而窆，禮所許可，切不可爲陰陽亂說所奪。有方道不利等說，若曰求利其亡者，則萬萬無此理。若曰欲利其後，則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況必無是理。學士陳先生樞。

陳樞，字子經，本堂先生著之孫也。本堂與東發善，先承其家學，而私淑黃氏之教，尤長於史學。謂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於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例。其年始陶唐氏，而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論著，乃以盤古至高辛，宋至元，爲二十四卷，名曰續編。又取金氏之書，刪定爲通鑑前編舉要。先生明初僑居白下，爲翰林學士，以非罪死。

本堂門人

主簿趙先生炎

趙炎字光叔，歙縣人也。本堂稱其有學有識，有才有骨。官義烏簿時，嘗薦之趙汝楳。補

吳先生漢

吳先生應奎合傳

吳漢字叔度，吳應奎字文可，奉化人也。二吳皆居白巖，而學於本堂。補

隱居黃尚綱先生正孫，見上東發家學

胡先生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黉庵門人游余四傳

教授黃菊東先生珏

黃珏字珏合，餘姚人。從黉庵受蔡氏尚書，既有所得，郡邑爭致於師席。教授者餘四十年，尤喜玩皇極經世書，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其髣髴邪？」與太原王萬石、上虞謝肅爲文字歡。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自號菊東。修

縣官岑栲峯先生士貴

岑士貴字尚周，餘姚人也。從黃彥實學，得其先世日鈔之傳。彥實負用世之志，不遇一夕，夢坐岑氏廳上，甍齏四設。先生年最少，前拜跪，貨脫身所被綠衣衣之，覺而先生至，拜跪如夢。彥實驚問，先生對曰：「士貴

幸不墜先生所教。彥實急扶之。然頗不樂。因撰悲誦一篇。自是日飲。無何卒不起。先生既得薦禮部。任官黃巖。有大姓李者。肩輿自甬道入。先生詰之。吏曰。是家素能執持州縣短長者。先生素惡強禦。乃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賂鬻獄等罪。丹書之。李憾。亦以事中先生。已而出巡。遽以食遇毒死。吳淵穎痛惜之。爲作哀誄。補

典史王東臯先生士毅

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後爲餘姚人。嘗任蘆花場典史。非其志也。棄去。從事於正學。黃憲庵講道於慈溪之杜洲書院。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所造愈粹而行愈高。或有欲援之爲祿仕者。不爲少動。環堵蕭然。妻子清坐相對。終無戚容。久而鄉里亦凜然異其爲人。有岑栲峯者。亦黃氏徒。而先生之鄰也。相與同游湖山間。唱和甚樂。嘗有句曰。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臯。因自稱東臯處士。戴九靈銘其墓。

東發續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別見良齋學案。

學士陳先生樞。見上本堂家學。

卷八十七

靜清學案表

史蒙卿	程端禮	蔣宗簡
獨善孫	樂良	張信
小陽深寧門	附從弟衍	陳詔
蓮塘潛齋進	戚秉肅	
齊再傳	王楚鼈	
臨翁迂齋慈	父起宗	
湖節齋真西		
山二傳		
白水籍溪屏		
山延平東萊		
象山詹氏葵		
西山四傳	徐仁	
	程端學	

靜清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於蓮蕩曇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於朱。其所傳為程畏齋兄弟。則純於朱者。述靜清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一。謝山序錄改為靜清學案。

陽王門人墨徐再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史蒙卿字景正。號果齋。鄞縣人。獨善先生彌叢之孫也。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時江益公萬里為

祭酒。甚器之。咸淳元年進士。授景陵主簿。歷江陰平江教授。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自黃東發與先生始。黃氏主於躬行。而先生務明體以達用。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爲法。宋亡。不復仕。自號靜清處士。有靜清集。修。

百家謹案。四明白楊袁舒沈從學於象山。故陸氏之學甚盛。其時傳朱子之學者有二派。其一史果齋從爨氏入。其一余正君從輔氏入。故爲四明朱門。一二兩案。又王深寧從學於王莖。莖從學於真文忠公。亦出自朱門。詹體仁者也。

果齋訓語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尙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於尙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尙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旣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原也。夫旣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旣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

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閒斷人欲日以銷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并惟同志勉之此本雙峯饒氏之訓

附錄

果齋先生每教學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詩揭於座右其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祖望謹案蓮蕩巽氏之學傳於陽氏陽氏之學傳於吾鄉史氏卽靜清也梓材案宋史史南叔附先

生傳云早受業巴川陽恪號以齋爲小陽先生之子小陽則朱子再傳弟子也顧程長齋親及先生

之門其爲讀書分年日程議工程綱領後云果齋先生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大陽先生陽先生師濟

陵巽先生巽先生師朱子未嘗言及以齋袁清容諱先生墓亦云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

陽公岳學易春秋太中者先生之父名嘗之黃文獻則云繼朱子之學者自巽氏溯大陽先生枋小

陽先生留以至于史氏是知先生所受業者小陽先生非小陽之子史傳蓋誤

謝山靜清書院記曰。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詰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巴陵陽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於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擬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於斯文。能無媿色。清容作靜清墓志於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於儒苑。窈與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於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

靜清門人髮徐三傳

教授程畏齋先生端禮

程端禮字敬叔。鄞縣人。學者稱爲畏齋先生。初用舉者爲建平建德兩縣教諭。歷稼軒江東兩書院山長。累考授鉛山州學教諭。以台州教授致仕。先生受學於史靜清。色壯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云。修

百家謹案慶元自宋季皆傳陸子之學而朱學不行於慶元得史靜清而爲之一變蓋慈湖之下大抵盡入於禪士以不讀書爲學源遠流分其所以傳陸子者乃其所以失陸子也余觀畏齋讀書日程本末不遺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卽謂陸子之功臣可也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方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趨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徧時二百徧時自是強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出

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從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會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重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其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舍是無以爲用力之地與？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之於書者，

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與。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卽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與。世之讀書。其意忽閒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其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才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設。願不美哉。

存存齋銘

朱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於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子其全。如體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靜。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靜皆定。無閒無雜。始曰存存。虛閒靜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強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讀書分年日程

八歲未入學之前。

讀性理字訓。程逵源增廣者。○日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絕句百首教之之

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於飯後使之記說一段。自八歲入學之後。

讀小學書正文○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二十。三十遍。後凡讀經書。放此。自此說小學書。卽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習爲悠緩。以待日暮。法當纔辦。遍數。卽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一。每夙興。卽先自倍讀已讀冊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徧。內一日看讀。內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閒補正。徧數。其閒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於日程空暇。凡冊首書爛熟。無一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閒。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溫。乃得力。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溫倍漸疏。不得力矣。宜謹之。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虛心涵泳。孔子所謂溫故知新。以異於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一。師試倍讀昨日書。○一。師授本日正書。假令授讀大學正文章句。或問共約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須多授一二十行。以備次日。或有故。及生徒衆。不得卽授書。可先自讀。免致妨功。先計字數。畫定大段。師記號。起止於簿。預令其套端。禮所參館閣校勘法。黃勉齋何北山王魯齋張導江及諸先生所點抹四書例。及考王魯齋正始音等書。點定本。點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令面讀。子細正過。於內分作細段。隨文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點記於簿。還按

每細段讀二百徧。內一百徧看讀。內一百徧倍讀。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讀須聲實。如講說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徧數。他日信口難舉。須用數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百徧足。卽以墨鎗朱點。卽換讀如前。盡一日之力。須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一千字。寧賸段數。不可省徧數。仍通大段倍讀二三十徧。或止通倍讀全章。正經并註。或問所盡。亦可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徧數。此以朱子讀書法小學書及所訂程董學則修。○一師試說昨日已說書。○一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書畢。次大學畢。次論語。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註。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字求其訓註中無者。使簡韻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旣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卽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纔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卽使自看註。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依傍註意說正文。○一小學習寫字。必於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字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徧過。卻用智永如錢真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於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寧令翻紙。以空處再影寫。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寫。方能他日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又使自看寫一徧。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論。待他年有餘力。自爲充廣可也。蓋儒者別項工夫多。故習字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說文字林六書略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

求音義偏傍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切用之字先考。凡鈔書之字。偏傍須依說文翻楷之體。骨肉閒架氣象。用智永非寫詩帖。不得全用智永也。○一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說小學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義。相接續作法。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永日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便行。使略知對偶輕重虛實足矣。此正爲己爲人。務內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由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不惟妨功。最是奪志。朱子諄諄言之。切戒。○一隻日之夜。大學令玩索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一求其通。又須虛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撫章句之旨。以說上正文。每句要說得經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說性理深奧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黃勉齋。真西山集義通釋講義。饒雙峯纂述輯講語錄。金仁山大學疏義語孟考證。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胡雲峯四書通通證。趙氏纂疏集成發明等書。諸說有異處。標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於身心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子諄諄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此之謂也。不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說者。要極其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燈火起中。

秋止端午。或生徒多。參考之書難徧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使之。○一。雙日之夜。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徧。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倍讀熟書。必緩而又緩。思而又思。詳見讀冊首書條。凡溫書必要倍讀。纔放看讀。永無可再倍之日。前功廢矣。切戒如防誤處。寧以書安於案。疑處正之。再倍讀。倍讀熟書時。必須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文。倍讀盡本章註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得所以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註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用徧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并書日揭之於壁。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一。隨雙隻日之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性理畢。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學失時失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句。自要說得通透。乃止。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綱。此書鈐定性理語約而意備。如醫家脈訣。最便初學。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通書西銘。並看朱子解。及看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錄。看葉氏解。續近思錄。蔡氏編見性理羣書。次看讀書記。大學衍義。程子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周子文集。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透徹融會。切已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於此。讀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有合記者。仍分類節鈔。若治道亦見西山讀書記。大學衍義。○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功。次日早於旣前試驗。親筆勾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於簿。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兩盡。皆可自見施之學校。公教尤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假如小學簿紙百張。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讀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止用一日。日本末

欲以此閒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文辭。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至如大學。惟印讀經日程。待四書本經傳註既畢。作次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決不可紊。人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爲大儒也。孰禦。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虛擲矣。今將已刊定空暇式。連於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易正文○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及古註陸氏音義賈氏音辯。

牟氏音考○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并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并三傳正文。

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溫册首書。夜以序通倍溫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學之年。即當尙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註。或十五歲前用功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一讀書倍溫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並如前法。○一夜間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必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必以身任道。靜存動察。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始可言學。不然則不誠無物。雖勤無益也。朱子諭學者曰。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夜氣箴。當熟玩體察。外有天台南塘陳先生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味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會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

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性情。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神，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昔金華魯齋王先生以爲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

大學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讀本經。○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鈔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鈔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別用紙依次鈔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鈔，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錄文集，何北山啓蒙繫辭發揮朱子孫鑑所集易遺說，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董氏所附程子語錄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諸家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

續鈔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說鈔於卷首圖在啟蒙者不可移讀法其朱子本義程子傳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啓蒙及發揮次本義畢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註疏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程子傳古註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啓一冊○治尙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蔡氏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金氏表註及董氏所纂諸儒之說及諸說精確而有裨蔡氏傳者其正文分段以蔡氏傳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書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書綱領及先儒諸圖鈔於卷首讀法其蔡氏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蔡氏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與蔡氏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諸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辯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諸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於卷首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及朱

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册。○治禮記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用古註。次低正文一字。節鈔疏次低正文一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相關者。次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黃氏日鈔陳氏櫟詳解衛氏集解精確而有裨正經古註疏者。其正文分段。以古註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儀禮圖。鈔於首卷。讀法。其所節古註并疏。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古註疏之所以合於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册或二三册。○治春秋鈔法。先手鈔正經。每一年作一段讀之。讀全經畢。別用紙鈔當年經文一段。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說之合於經之本義者。次低經文一字。節鈔三傳胡氏傳諸說之未合者。次低經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經文二字。鈔程端學所著辨疑或問。凡諸說之有裨正經三傳胡氏傳者。已詳見成書。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鈔於首卷。讀法。凡所節三傳胡氏傳。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三傳胡氏之所以合於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册或二三册。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性理諸書。確守讀書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內專分二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倍溫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可過遲。遂識史。次讀韓文。次讀離騷。次學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

看通鑑○看通鑑及參綱目。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唐參唐書范氏唐鑑。看取一卷或半卷。隨宜增減。雖不必如讀經之遍數。亦虛心反覆熟看。至於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謚號世系。皆當仔細考求。彊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時之得失。如當日所讀項目無者。亦須通照前後思之。如我親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於四書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論斷。合如何區處。有所得與合記者。用冊隨鈔。然後參諸儒論斷。管見綱目凡例。尹氏發明。金仁山通鑑前編。胡庭芳古今通要之類。以驗學識之淺深。不可先看他人議論。如矮人看場無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虛心也。諸儒好議論。亦須記。仍看通鑑釋文。正其音讀。看畢。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徧。○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及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溫看。看性理書。並如前法。四書既明。胸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

通鑑畢。

次讀韓文。○讀韓文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內韓文議論敘事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要認此兩體分

明後最得力。正以朱子考異表以所廣謝疊山批點。自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遍成誦。緣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序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於章法中看句法。句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於樹。通看則繇根至表。幹生枝。枝生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爲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看他文皆當如此看。久之自會得法。今日學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賦物。皆自然然而非區區摹擬所致。有意於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曰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問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歐曾法。試看歐曾曾有朱子議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樣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其學作文次第。詳見於後。○一六日內分三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及溫看史。夜間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如前法。

韓文舉。

次讀楚辭。○讀楚辭正以朱子集註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自此他賦止看。

不必讀也。其學賦次第詳見於後。○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夜閒讀書玩溫性理書。如前法。性理畢。次考制度。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註疏。諸史志書通典續通典文獻通考。鄭夾漈通志略。甄氏五經算術。玉海山堂考索。尚書中星閏法詳說。林勳本政書。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蘇氏地理指掌圖。程氏禹貢圖。鄺道元水經注。張主一地里沿革。漢官考職源陸農師禮書禮圖。陳祥道禮書。陳陽樂書。蔡氏律呂新書。及辯證律準禮典郊廟奉祀禮文。呂氏兩漢精華。唐氏漢精義。唐精義。陳氏漢博議。唐律註疏。宋刑統大元通制成憲綱要說文五音韻譜字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戴氏六書考。王氏正始音。陸氏音義。牟氏音考。賈氏羣經音辯。丁度集韻。司馬公類篇切韻指掌圖。吳氏詩補音及韻補四聲等。子楊氏韻譜。先擇制度之大者。如律歷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分類如山堂考索。所載歷代沿革考。覈本末得失之後。斷以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朱子經濟文衡。呂成公制度詳說。每事類鈔。仍留餘紙。使可續添。又自爲之著論。此皆學者所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委之以爲名物度數之細而略之。平日誠能沈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不能相一之論可決。禘祫廟制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特可放源流。至論及呂成公錢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爲舉業資而已。○通鑑韓文楚辭。既看既讀之後。約纔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溫讀韓文楚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功。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

學作文。○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章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及選看歐陽公曾南豐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開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太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數文字。他如柳子厚文。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不來。漸要展開之法。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於理處極多。亦可以爲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敘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潤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滂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於四書者爲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略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略策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况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於無以答所問矣。雖今日事務得失。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中庸或問爲法。平日既讀四書註。及讀看性理文字。又不患於無本矣。欲學經義。亦放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爲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說爲主。兼用古註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說。按貢舉私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識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又云。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次又旁引他說。而以己意反覆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

王氏末流之弊。皆當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說也。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庭堅體。亦不得不略放之也。考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體。已具冒原講證結。特未如宋末所謂文妖經賊之弊耳。致使累舉所取程文。未嘗有一篇能盡依今制。明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虛行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爲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愿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胸中所學耳。奈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士務實學得實材爲國家用。而爲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於此。以待能陳於上者取焉。如有朝廷議修學校教法。以輔資興之制。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放張體。以蔡傳之說爲終篇主意。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爲起。或略而泛。則以其意自做次略。衍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原題題下再提起前綱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說。所以釋此章之意。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繳歸主意。後節如前。又總論以結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次兼用註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於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註。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並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開架。辭語縝密而有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於前。但於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欲學古體制詰章表。

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
鄧潤甫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縱未能盡見諸
家全集選鈔亦須得舊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且并得其編定事料爲用作科舉文字之法用
四山法。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讀看制誥章表九日作一日。讀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
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辦料識格在於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題卽放膽立定主意。便布置開架。以平日
所見一筆掃就。卻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由將軍號令。
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以東坡答江陰葛延之萬里徒步至詹耳。求
作文祕訣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如通篇主意開架未定。臨期逐
旋摹擬。用盡心力。不成文矣。切戒。○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溫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史
夜開考索制度書。溫看性理書。如前法。○專以二三年工學文之後。纔二十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自此
可以應舉矣。三場旣成。卻旋明餘經。及作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於前。竊謂明四書本經。必用朱
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必以讀經空暇。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學
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經義。必盡依科制條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而推明之。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呂

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實。惟恐得罪於鄉評。則讀書不爲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才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說。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開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大幸。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企其萬一。第因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爲教爲學。凡讀書纔挾冊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宜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私著於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辦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犬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辦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穫云。○前所云學文之後。方再明一經。出於不得已。纔能作文之後。便補一經。不可遲。須是手自鈔讀。其諸經鈔法讀法。並已見前。其餘經史子集音義旁證等書。別見書目。今不備載。○讀經之後。當看全史一過。○看張子邵子三胡張南軒呂東萊真西山魏鶴山程朱門人之書一過。

編修程積齋先生端學

程端學。字時叔。號積齋。畏齋弟。泰定進士。調仙居縣丞。未行。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慎爲司業。先生與之論文。不合。未及考。卽注代平章。素聞其名。留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學士虞集推服之。出長筠州幕。

而卒。先生與同里孫友仁，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湛思二十餘年，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先生者也。梓材案黃氏本，此下續云子徐，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而全本無之。

春秋或問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爲孔子所加，子獨以爲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况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於王上，然後爲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愚故斷然以爲非孔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爲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贈妾，特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貶，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况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樸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冢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強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贈諸侯之妾，何必名其使而後知其非哉。或問：辛未取郟，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間，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取郟取防之義，苟不用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郟取

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閒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也。然舊史有詳略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旣敗宋師。又取郟。取防。其惡亦不得揜。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者也。若拜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通用之。取邑曰爲惡。詩曰。取彼斧戕。取彼狐狸。亦爲惡乎。況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閒。而非著一字以爲義。一字褒貶。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閒求褒貶。竊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辭則舊史猶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卽穀梁之

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辯，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顯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愒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於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錄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疏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於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爲之說，則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於首止，諸侯盟於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旣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於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正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桓多內嬖，家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而書與。

或問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

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說者。惑於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辯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非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旣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於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旣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爲伯討。爲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爲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爲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爲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於一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於事觀之。不可於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爲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間。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或問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崩薨卒於宋公卒旣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辯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與此三傳之妄。而先

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何獨於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覩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豫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爲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開晦旨，旨意碎破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是與人爲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譽且有所試，其於毀肯誣之哉？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遠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黃氏論其爲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欲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辯而有聞矣。然泰山康侯張氏諸儒，矯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爲貶，得其說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爲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

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豫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卽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爭而論他事之善惡也。寧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寧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於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猶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疊。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疊逆女。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授春秋之託。乃亦爲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爲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予奪之弊。學春秋者。所當痛墮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爲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我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爲皆至以地乎。

畏齋門人 孫徐四傳

蔣敬之先生宗簡

蔣宗簡。字敬之。明州人。程畏齋歸自江東。先生執禮爲弟子。留其舍旁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

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遂棄科舉之學。未幾卒。

梓材謹案。成化四明志。先生爲宋尙書猷之六世孫。幼嘗受經于天台翁伯章。後師事程氏日與同里鄭覺民。王厚孫。譚明正學。

教諭樂仲本先生良附從弟衍復

樂良字仲本。定海人。少有大志。究心聖賢之學。師事程敬叔。敬叔呼爲老友。至正閒。以賢良徵至京。與黃潛王禕揭傒斯遊。講明道術。相得歡甚。見元政不綱。歸隱於大浹小浹之間。築室其上。與從弟平江學正衍永嘉丞復讀書其中。以山水自娛。洪武初。辟爲定海學教諭。循循善誘。課試有方。一時英俊若張信陳韶輩咸出其門。參寧波府志。

孝子戚礪齋先生秉肅

戚秉肅號礪齋。嘉興人也。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其兄仕浙東。因受學於程敬叔之門。得其爲學程法。家白紵溪上。僻遠城市。水竹幽茂。甚樂之。日攝敝衣冠。灌蔬於畦。緡魚於淵。而戒其妻妾炊脫粟。野藿以爲供。或勸之仕。曰。爾非知我者。日取古人書。究其成敗得失。有得於中。則高歌以爲適。事母至孝。始豐徐大章嘗記其事。補

臺臣王先生楚鼈父起宗

王楚鼈父起宗。嘗尹建平。爲程長齋築室赤巖。令先生受業焉。先生出入臺閣。卒爲時之名臣。

徐先生仁

徐仁受業於程敬叔卒爲乞銘於黃文獻潛補仲本門人參徐五傳

侍講張先生信

張信字誠甫定海人弱冠補諸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三載遷侍講拾遺補闕直聲振朝宁參寧波府志

陳先生詔

陳詔

卷八十八

巽齋學案表

歐陽守道	文天祥	王炎午	劉省吾
<small>劉氏門人 晦翁再傳</small>		謝翱	
		梅遜同調	
劉辰翁	子尚友		
鄧光薦	張珪		

巽齋學案

祖望謹案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考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邪。其遺書宗旨。不可考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坂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於國矣。述巽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黃氏補本亦因序錄而補之。然考巽齋爲劉月澗門人。月澗則江古心學侶也。而序錄疑其爲歐陽希遜後人。以爲晦翁再傳可耳。

	羅開禮						
	張千載						
	並文山講友						
歐陽新	子必泰						
巽齋學侶	子逢泰	孫龍生	曾孫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附師田口					
	尹穀						
	邢天榮						
	董景舒						
	並忠叟講友						

劉氏門人晦翁再傳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零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文忠公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先生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先生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梓材案此下有宗人仲齊至又薦必泰于當道九十餘字今改爲仲齊父子立傳于後子良請先生復還吉州文忠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歷遷祕書郎轉對言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先生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呂文德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先生與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賜祠祿足矣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有易故文集從黃氏補本錄

附錄

文文山祭先生文曰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於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爲蔓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寧使我無卓錫其與人也如和風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祭

水之靜。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電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與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搢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歿。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

巽齋學侶

講書歐陽先生新附子必泰

歐陽新字仲齊。巽齋先生宗人也。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巽齋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巽齋卽請於吳子良。禮先生爲嶽麗書院講書。先生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巽齋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踰年先生卒。巽齋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於當道。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載先生之父安時。自廬陞徙瀏陽之馬渡。遂爲瀏陽人。先生以經學著。元時以曾孫元官贈中奉大夫。追封翼國公。又案張文穆起巖爲歐陽龍生神道碑。以先生之字爲仲齊。荆溪吳公以禮聘爲講書。因寓長沙云。

巽齋門人晦翁三傳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得人賀。歷除直學士院。累以臺論罷。援錢若水例致仕。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文忠公文忠素奇先生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先生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先生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元兵至。奉使軍前。被拘。亡入眞州。泛海至溫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兵江西。兵敗被執。囚於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從黃氏補本錄入。

御試策

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源言之。茫茫堪輿。塊比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卽人心而道在人心。卽五

行而道在五行。卽陰陽而道在陰陽。卽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於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盡。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

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卽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卽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材。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狄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

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於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歷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

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祝臯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尙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邪。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

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

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譏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乎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污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闔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入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龜錯盡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問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

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迹，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歎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間不容穽，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墮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壘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聞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園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尙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尙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隕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旣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

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校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旣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旣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孽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

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并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峯。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湘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

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鼻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邪。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

何謂敵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夔不能制。時僞齊挾敵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敵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敵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敵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撻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鱗穴之者數年於茲。颺風瞬息。一葦可杭。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漸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疏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煙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濶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尤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

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荊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與販鹽課以資逆。雖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蠶。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

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而固。肇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而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於逸。無游於田也。是三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

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祈臨大廷。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怠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怠於內。不怠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怠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蝸螻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間。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墜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資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蒞星日爛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廷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躡級。閣職超遷。亦以資

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滿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道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鬪訟。卑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蟻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問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皇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奸。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覲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澤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己。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於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

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阻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張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矣。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西潤書院釋菜講義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特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墮。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於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

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卽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行篤。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個誠字。更顛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卻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講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旣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

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瀾。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自。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鑿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個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解。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正氣歌并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潮。蒸漚瀝潤。時則爲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新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選。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壘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大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闔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願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附錄

王炎午祭丞相文曰。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乘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

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衆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博士劉須溪先生辰翁附子尙友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也。巽齋弟子。以進士對策。言濟邸無後可憫。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賈似道惡之。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後以江文忠公萬里薦。除太學博士。固辭。宋亡。逃之方外。子尙友。世其學。從黃氏補本錄入。

侍郎鄧中齋先生光薦

鄧光薦字中父。廬陵人。文丞相門友也。少負奇氣。以詩名世。登進士第。江文忠屢薦不就。後客文氏。贊募勤王。挈家入閩。一門十二口。同時死。賊火中。乃隨駕厓山。不數日。厓山潰。先生赴海者再。輾轉不死。敵人援出之。元帥張宏範改容以待。後同文丞相送燕京。至建康。囚丞相於驛中。而寓先生於天慶觀。得從黃冠歸。丞相賦詩三章送別。丞相嘗與其弟書曰。鄧先生真知吾心者。吾銘當以屬之。參吉安府志。

靈濼謹案吉州人文紀謂文宋瑞鄧中義劉會孟皆出巽齋之門。文山須溪其名甚著。中義當卽中

父。父訛爲又。又訛爲義耳。萬姓統譜又作中甫。云累官禮部侍郎。樞直學士。殆隨至厓山所授邪。

文山講友

教授羅水心先生開禮

羅開禮字正甫。永豐人。袁州教授。江上兵起。文丞相辟知永豐。倡義以仗大節。連兵鄒淵。駐師永豐。吉贛軍潰。元兵追及空坑。丞相幸脫大索。先生坐隱巖中。執囚吉安。不屈八日不食而死。丞相爲制服。慟哭祭之。同上。

雲濤謹案。解學士序羅氏族譜作用理字正甫。是爲水心先生。景定中舉于大學。不屈時年已八十矣。

張先生千載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與文文山友。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被執北上。過吉州。先生涕出相見。曰。丞相往。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積。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負骸南歸。付其家安葬。參輟耕錄。

仲齊家學

學錄歐陽先生逢泰

歐陽逢泰字忠叟。仲齊次子。儒術行業。師表一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科第相屬。薦爲潭州學錄。安撫司檄履學田。墮沒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陵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爲多。晚年究心太元。作律歷統元圖書數十卷。因得渴疾。未脫。棄卒。元至元初。以孫元官贈中順大夫。追封渤海伯。參張文穆文。

忠叟講友

知州尹務實先生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中年登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於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芾率民死戰援兵不至先生知城危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已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闔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酌之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先生自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先生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參史傳

邢先生天榮

董先生景舒合傳

邢天榮董景舒皆潭州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二先生與同郡尹穀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出一篇士爭學之由是湖賦與閩浙頡頏同上

文山門人晦翁四傳

上舍王梅邊先生炎午

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爲上舍生會文山舉義兵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文山被執先生爲生祭

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號梅邊先生。所著有吾汝稟。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生祭丞相文。自稱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

梅邊同調

參軍謝晞髮先生翔別見龍川學案

鄧氏門人

承旨張澹庵先生珪

張珪字公瑞。定興人。淮陽獻武王宏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平廣海。宋體部侍郎鄧中父光薦將赴水死。獻武救而禮之。命先生受學中父。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之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歷拜中書平章政事。丞相拜往問宰相之體何先。先生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又拜中書平章政事。泰定元年。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者先生領之。先生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卒。嘗自號曰澹庵。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張珪。功臣宏範子也。中齋弟子。中齋蓋卽中父之號也。

忠叟家學

教授歐陽先生龍生附師田口

歐陽龍生字成叔。忠叟子。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試國學。以春秋中第二。至元丙子。侍其父還瀏陽。左丞崔斌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時。淪廢已久。部使者至。謀復其舊。授先

生爲山長。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傳周程學。而及豫章延平紫陽朱子。實承道統。其功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講道之復。至爲出涕。秩滿。改本州教授。遷道州路教授。朔望率諸生謁濂溪祠。祠東爲西山精舍。祠蔡元定先生。爲修其祠。卒年五十有七。以子元爵。追封渤海郡侯。加封冀國公。參張文穆文。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玄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門人晦翁五傳

劉先生省吾
劉省吾廬陵人。王炎午門人。歐陽玄揭侯斯從之。得吾汝稟。參遺民錄。

卷八十九

介軒學案表

董夢程	族弟	族子	真卿	見下雙湖門人
勉齋從子 齋家齋門	沈貴瑤	胡方平	見上介軒門人	
人 晦翁清江 氏再傳		范啓		
		程若庸	別見雙峯學案	
	胡方平	子一桂	董真卿	子僕

曹涇	子希文	趙謙 <small>詳見明儒學案</small>
並晦翁續傳	馬端臨	

介軒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於程蒙齋。董槃澗王拙齋。而多卒業於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稱新安學案。謝山始易爲介軒。

黃程門人朱江再傳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鄱陽人。槃澗先生銖之從子也。初學於槃澗。與程正思。其後學於勉齋。開禧進士。朝散郎。欽州判。所著詩書二經大爾雅通釋。

雲濠謹案梨洲原傳云。官朝奉大夫。知欽州。著尚書毛詩訓釋。謝山云。按諸書皆云介軒學于勉齋。兼得槃澗之傳。

槃澗門人晦翁再傳

董復齋先生琮

董琮字玉振，德興人也。槃澗弟子。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有書傳疏義復齋集。補

程古山先生正則

程正則號古山，槃澗徒也。程時登師之。補

介軒同調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

余季芳字子初，德興人也。少孤力學。淳祐丁未進士。言於吏部曰：受訓慈幃，願明家學。徵榮干祿。實非初心。卽竊收名志求歸養。部臣以聞，敕報曰：謝名乞養，臣子良心欲勵孝廉，宜從所願。特授九江司法。以榮之先生歸講道授徒。與董介軒、昌明、朱子之緒弟子稱爲桃谷先生。所著有桃谷尙書義、桃谷集。補

晦翁續傳

朱小翁先生洪範附師胡師夔

朱洪範號小翁，朱子從孫。胡孝善之父。易簡居士師夔。實授易學於先生。參載剡源集。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附子希文

曹涇字清甫，休寧人。八歲能通誦五經。咸淳戊辰，內科授昌化簿。博學知名。馬端臨嘗師事之。入元爲紫陽書院山長。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講議四卷、書彙文彙韻彙儷彙各五卷。餘如服膺錄、讀書記、管見泣血錄、過庭錄、課餘雜記、曹氏家錄、古文選等書藏於家。子希文，梓材。案安徽通志作仲瑩，當是其字。能著書。有詩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參姓譜。

介軒家學朱江三傳

董深山先生鼎

董鼎字季亨鄱陽人介軒之族弟也。雲濠案一作介軒從。其自序曰。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親受學於勉齋槃澗。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別號深山。所著尙書輯錄纂註六卷。草廬極稱之。其采拾諸家極博。不守一師之說。有功於尙書者也。雲濠案一本云。有四書疏義書詩二經訓釋孝經大義深山書院崇祀之子真卿。

介軒門人

沈毅齋先生貴瑤

沈貴瑤字誠叔德興人也。介軒高弟。有正蒙疑解四書及諸經說。學者稱爲毅齋先生。

胡玉齋先生方平

胡方平號玉齋婺源人。早受易於董介軒。繼師沈貴瑤。精研易旨。沈潛反復二十餘年。而後著書發明朱子之意。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於是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子一桂。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初從董介軒遊。已受學於魏鶴山。登淳祐甲辰進士。授濠州司戶參軍。歷本州教

授臨安府學教授幹辦江西提舉常平事。召試館職。罷歸。未幾復召。而元軍已下錢塘。先生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五年不言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也。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云。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先生在朝。當事有戒。以和平勿過剛者。先生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能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

宗義案新安之學。自山屋一變而爲風節。蓋朱子平日剛毅之氣。凜不可犯。則知斯之爲嫡傳也。彼以爲風節者。意氣之未融。而以屈曲隨俗爲得。真邪說之誣民者也。先師嘗言東漢之風節。一變至道。其有見於此乎。

山屋講友

縣令齊先生魯瞻

齊魯瞻字與龍。徽州人也。成寶祐進士。不知其官爵。雲濠案饒州德興有齊與隆。字昕翁。景定進士。蒲圻令。元兵南下。佩印以歸。嘗與許山屋說易。陳定宇稱之。

古山門人晦翁三傳

太學程先生時登

程時登字登庸。樂平人也。德興程正則從學董槃澗。以私淑朱子。先生從之遊。雲濠案謝山劄記云。時登與馬端臨善。著周易啓蒙輯錄大學本末圖說中庸中和說太極通書西銘互解諸葛八陣圖通釋律呂

新書贅述臣鑒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義古詩訂義閩法贅語文章原委咸淳中入太學宋亡不仕補

余氏家學

余息齋先生芑舒

余芑舒號息齋。桃谷子也。深山董氏父子與新安胡玉齋父子爲朱子之學。先生和之。雲濠案梨洲原傳云。息齋亦介軒深山之學侶也。時稱宿儒。四家曰雙湖胡一桂。定宇陳傑。其一卽先生。其一爲王葵初。希且。每日讀書暇。則整襟端坐。謂弟子曰。讀書須虛心熟讀。其味無窮。及早了悟。身心閒事。自有受用。其詩曰。何人解管身中事。今我纔知學有源。養得心原身事畢。春花秋月共忘言。辟補學錄。不就。臨卒。口吟東坡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之句。以告後人。所著有讀蔡氏書傳疑書傳解易解讀孝經刊誤息齋集。修

余谷雲先生濟

余濟字心淵。息齋子也。少承家學。元初累辟不就。嘗有詩曰。白首黃塵送隙駒。那知靜處有工夫。幽入世念如秋葉。萬樹西風一點無。可以知其所存矣。所著有谷雲集補

徵君余靜學先生仲敬

余仲敬號靜學。息齋孫也。世傳朱子之學。絕意仕進。以道自任。江淮兵起。里中豪傑亦欲舉事。共諮之。以爲不可。乃止。避亂深山。流離顛沛。講學不輟。嘗遇山賊。亦知爲賢者而舍之。其於理學經濟之道。靡不究竟。而以主靜爲本。嘗曰。未有懂懂往來。而其中能存者也。太守陶安重之。入薦於朝。累徵不起。所著有讀

晝日錄靜學先生文集補

余氏門人

隱君王葵初先生希旦

王希旦號葵初。德興人也。隱居學道。自以本宋人。不欲仕。嘗曰。予生於宋。不可忘所自。長於元。亦嘗蒙其恩。非元非宋。何去何從。惟是飢則食。倦則眠。不飢不倦。則讀古聖賢之書。而箋釋之。先生師事桃谷余先生。而與息齋爲同門友。所著有易通解。尚書通解。五經日記。補

小翁門人

孝善胡先生斗元

胡斗元。字聲遠。婺源人也。受易學於朱子。從孫洪範。學者稱爲孝善先生。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參姓譜。

曹氏門人

教授馬竹洲先生端臨

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詣朱子學。先生從之遊。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鑲板。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齋。所著彙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尚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欲用之。以

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終於家。從黃氏補本錄入。
文獻通考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表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簡編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豫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願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氏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

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籩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敍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敍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敍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夫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氏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敍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放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早歲蓋嘗有志綴緝，願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錯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常恐一旦散佚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放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

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者。或可考焉。

梓材謹案先生傳及自序。黃氏補本列胡熊諸儒學案。以其與程登府友善而並爲朱學也。附入是卷。

深山家學朱江四傳

董先生真卿見下雙湖門人

毅齋門人

胡玉齋先生方平見上介軒門人

隱君范求邇先生啟

范啓字彌發。一字求邇。□□人。博學窮理。沈毅齋高弟也。高尚不樂仕進。理宗末。嘗徵之不起。所著有雞肋漫錄。管錐志。井觀雜說。

山長程徹庵先生若庸別見雙峯學案

玉齋家學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玉齋子。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年十八。領景定甲子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原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而著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百家記

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啓蒙翼傳序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於專論卦畫。善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古以終之。所以開啓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恐不敏。旣爲啓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淩失其真。如圖書已蓋正矣。復承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尙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義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終不可逾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曷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乎義文周孔之易。

也。若夫易緯京焦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以所以然者而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于咸恆當識夫婦之別。于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于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于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忠。依孝之微意也。雖曰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尙此。

文王作易爻辭辯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子。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傳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姜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庖羲文王孔。而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

乎。此論確矣。愚則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之辭邪。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姜里之後。文王決無豫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於西山。升之王用亨於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於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內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之。則爻辭未必果文王所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辯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不齊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爲芟。茲則蜀本其字。初未嘗作其字。況厚齋謂父當暗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象傳爲之證據。象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烏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辯。以祛讀者之惑。

易文言辯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曰今考文王彖辭。自震

雷之外。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異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於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原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髣髴。其文多出於自爲。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厲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姦等語。決知非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審。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坎夔卦之說。如是則并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於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眞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辯。

十七史纂首篇

三皇之號。防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

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皞。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

山屋門人

江雪缸先生凱附汪炎昶

江凱字伯幾。婺源人。爲許月卿之壻。不求仕進。所居號雪缸。有澗泉林木之勝。與其友汪炎昶賦詩飲酒。上下古今。以相娛樂。蓋有宋遺民也。

提舉程先生榮秀

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少遊方回之門。回以睦州內附。將致之仕版。力辭而去。乃從山屋許氏受周易。學成。而以講授爲事。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起爲明道書院山長。歷平江學錄。嘉興教授。以浙江儒學副提舉致仕。

程氏門人晦翁四傳

許先生瑤

許瑤時登之徒。補

孝善家學

山長胡雲峯先生炳文附族子澂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先生篤志家學又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雲濼案一本云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調蘭溪學正不赴至大間其族子澂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峯先生著有易本義通釋書集解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四書通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修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則是義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於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義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不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疏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義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溯其傳義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講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要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義文周孔之天矣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除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

百家謹案雲峯於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饒雙峯從事朱學，而爲說多與朱子牴牾。雲峯因而深正其非，作四書通，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於其後。

祖望謹案雲峯初年有二爻反對論，二體相易論，二十四氣論，晚年乃成通釋，又精六書之學，明儒趙古則之淵源，蓋出於此。

雙湖門人朱江五傳

董真先生真卿

董真卿，字季真，鄱陽人。深山先生鼎之子也。學於雙湖勿軒，著有周易會通十四卷。明楊士奇稱爲集大成之書。子傑。

雲峯門人晦翁五傳

程先生仲文

程仲文者不知其爵里。雲峯胡氏弟子也。所著有大學釋旨。

隱君陳先生廷玉

陳廷玉字伯圭。德興人也。從胡雲峯學。元季不仕。工詩。

王先生侑

王侑字伯武。□□人。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補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謂先生與雲峯同邑。則亦婺源人也。通志又載其著書極博。朱楓林升素稱博洽。凡有疑。必曰以問伯武。

季真家學朱江六傳

董先生僕

董僕季真子。季真著易會通。嘗供檢閱參校之職。參周易會通跋。

王氏門人晦翁六傳

張先生以忠

張以忠。學於王伯武。補

張氏門人晦翁七傳

鄭先生四表

鄭四表。天台人。學於張以忠。補

鄭氏門人晦翁八傳

教諭趙考古先生謙詳見明儒學案

卷九十

魯齋學案表

趙復	程學朱學續傳	子師可	子師敬	姚燧	邪律有	呂璽	劉宣	賀伯顏
				李浦魯翀				
				別見蕭同諧儒學案				

徐毅	白棟	王都中	李文炳	王遵禮	趙矩	劉季偉	韓思永	高凝	蘇郁	姚燧	孫安	劉安中	李憐吉觴
----	----	-----	-----	-----	----	-----	-----	----	----	----	----	-----	------

	暢師文
	王寬
	王賓
姚樞	從子 燧
	從子 燧 並見魯齋門人
資默	
附師謝憲子 並魯齋講友	
劉德淵	董朴 附師樂舜奇
張文謙	
並魯齋同調	
楊奐	郝經 見上江漢學侶
雪齋學侶	姚燧 見上魯齋門人
王粹	

郝經	弟庸 別見靜修學案
並江漢學侶	苟宗道
硯彌堅	子禹功
附師王登 劉仁卿	子禹謨
江漢同調	劉因 別為靜修學案
劉因 別為靜修學案	滕安上 別見靜修學案
正漢別傳	

魯齋學案

祖望謹案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梨洲本稱北方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魯齋學案。而以江漢先之。管于高平學案取例焉。

程朱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醫卜占一藝者。活之以歸。先生在其中。姚

樞與之言奇之。而先生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沈。樞覺而追之。方行積尸間。見有解髮脫屣呼天而泣者。則先生也。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當是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於北。自先生而發之。樞與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樞退隱蘇門。以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崇信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強也。先生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學者因而稱之。修

百家謹案。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

江漢所傳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受書。卽問其旨義。師詘而辭去。如是者三師。流離世亂。嗜學不輟。人亦稍稍從之。訪姚樞於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衆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惟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皆漸濡而出。世祖出王

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授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丞相，使先生輔之。乃上書言立國規模。四年又歸。五年復召。至七年又歸。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邪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久之而歸。十三年，定授時新歷，以原官領太史院事。歷成而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贈司徒，諡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學者因其所以稱魯齋先生。先生嘗曰：綱常不可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故亂離之中，毅然以爲己任云。

魯齋遺書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個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

便以知覺名仁也。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間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慎也。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天地間須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現。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底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底。強去安排與他。後世卻將良知良

能去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原無底。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如風俗人倫。本不會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物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昧無知。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間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廓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氣血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附錄

先生幼與羣兒嬉。卽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勞時設位祭之終身。

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遊。見尙書疏義。請就宿手鈔以歸。既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此無主。曰。

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

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姚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視視而去。

庚申上卽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見。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姚許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日於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先生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疏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以東宮避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先生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先生國子祭酒。明年謝病以歸。

帝以先生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常劉秉忠右丞張文謙定官制。先生歷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之。命集公卿議省院臺行移之體。先生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先生。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先

生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衛合。未幾。阿合馬領尙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先生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請。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先生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中丞。先生屢入辭。帝命左右掖先生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

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舉官自代。先生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謂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忬遷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天下。

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是豈增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附張忠宣傳後。

先生入院。恩眷逾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病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稍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奠獻。既徹。曳杖於門曰。予心忤忤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

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所撰歌。奄然而逝。先生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衆手。非完書也。

先生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先生自詣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日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窘於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王鹿庵爲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巾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何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曰。許文正公表章朱子之書。天下樂爲簡易之說者。知不足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

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補

祖望謹案道園送李彥方詩序曰。許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學。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若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祖望又案退齋記。予固疑靜修譏魯齋而作也。然未敢質言之。觀道園作安敬仲默庵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也。觀其考察於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考之。其指許文正公無疑也。殆指文正自請罷中書執政就國子而言邪。

謝山題文正集後曰。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於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於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躡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與絕學於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恆之間。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

間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魯齋講友

文獻姚雪齋先生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雲濠案先生後徙洛陽。故一本作洛陽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後從中書楊惟中南伐。得名儒趙氏。復以傳程朱之學。棄官居輝州。時許魯齋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遂依先生以居焉。世祖在潛邸。召之。待以客禮。詢治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分條而陳之。從征。則以不殺一人爲規。佐世祖以定天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八卒。諡文獻。梓材謹案先生號雪齋。見程雪樓文集題跋。

附錄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收集伊洛諸書。載送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蒙古伊囉幹齊在燕。唯事貨賂。以樞爲幕官。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注。以惠後學。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文正竇漢卿先生默附師謝獻子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族祖旺爲郡功曹。欲使習刀筆。不肯就。願卒儒業。金末。轉徙兵亂之中。

業醫以自給。至德安。孝感令謝獻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先生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先生甫北歸。隱於大名。與姚公樞許公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諸生。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後世祖卽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加昭文館大學士。年八十五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修。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云。初名傑。字漢卿。又云。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又稱其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云。

魯齋同調

徵君劉道濟先生德淵

劉德淵。字道濟。內邱人。生而貌古。刻苦好學。中統間。三府累辟不就。嘗著書數萬言。數析司馬溫公通鑑數百條。悉與朱子綱目合。許魯齋雅敬之。參畿輔通志。

忠宣張頤齋先生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沙河人。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事。先生爲左丞。文統素殘刻。而先生獨以安國便民爲務。思有以陷之。先生遂求出宣撫大名。抵任。獨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後拜樞密副使。卒。年六十八。追封魏國公。諡忠宣。參姓譜。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言其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又言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于

義理之學云。雲深謹案先生號頤齋。見王秋澗集。

附錄

魯齋先生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拒而止。仲謙數忤倖臣。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堰之。其害愈大。旣懲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雪齋學侶

文憲楊紫陽先生逸

楊兔字煥然。奉天人。蚤喪母。哀毀如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鄆縣。詣學授徒。學者稱爲紫陽先生。以邪律楚材薦。爲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於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而歸。卒諡文憲。所著有還山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姚牧庵妻父。牧庵序先生文集云。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

友間。少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又云。先生薨。國世家傳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

士服。爲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又跋張夢卿所藏紫陽墨蹟云。嘗

聞其幼時。文已奇古。歌白水滸長于紫陽閣底。清風細之句。遂號紫陽。初名煥。更爲奐。後受太宗簡

文。判誤奐爲英。不敢私更。始號名英云。

江漢學侶

酒官王子正先生粹

王粹字子正。右北平人。楊中令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於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先生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參郝陵川集。

粹材謹。案先生初名元亮。改名元粹。後止名粹。系出遼世衣冠家。中州集稱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習專固。世事不以累其業。故時輩無能當之者。又言正大末。用門資敘爲南陽酒官。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云。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避地河南。遭亂走匿窖中。母許爲兵火熏灼而死。時先生方九歲。以蜜和寒菹汁。挾母齒飲之。卽蘇。人以爲異。後徙家順天。守帥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搜覽。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世祖以太弟開府金蓮川。徵先生入。咨以治國安民之道。及卽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或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至則賈似道拘之眞州。越十六年。以禮送歸。遂卒。諡文忠。有春秋外傳。易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皆拘幽時所著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誌元遺山墓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又爲渾源劉先生哀辭謂嘗奉杖履則先生遜及元劉之門又罔其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蓋嘗問學于楊氏又有與溪上先生論性書及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則復並接江溪之傳矣。

江漢同調

司業硯鄖城先生彌堅附師王登劉仁卿子禹功禹謨

硯彌堅字伯固應城人硯氏莫究其始所出其師初命其名曰彌堅其父止命堅故先生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生七年學於黃氏家塾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爲人卓犖奇偉先生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於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歲乙未元師徇地漢上先生與江漢先生趙復俱以名士爲大將招致而北戊戌詔試儒士先生試西京中選家真定著儒籍專以授徒爲業先生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先生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繳繞於章句容城劉因中山滕安上皆從之受經燕南宣闔及部使者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爲本部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爲教始終不倦至元二十四年召爲國子司業律身嚴以有禮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居歲餘移疾歸先生問學淳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敷其教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有鄖城集十卷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禹功禹謨皆明經學禹功冀州儒學教授參蘇滋溪集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別爲靜修學案

魯齋家學江漢再傳

文簡許先生師可

許師可字可臣魯齋長子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尙書諡文簡先生志趣端正未究其用有文集參魯齋遺書

承旨許先生師敬

許師敬字敬臣魯齋第四子官至參知政事翰林承旨先生明經務誠學尙節概克有父風同上魯齋門人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樞之從子也年十三見許魯齋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爲文法昌黎魯齋戒之曰弓矢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以待主人文章固發闢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魯齋累爲國子祭酒召弟子十二人先生自太原驛致館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六卒諡曰文先生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至元以後三十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盛德必得先生文始可傳信先生亦慨然自任曰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然予觀先生之文類宋宣獻公耳則又何也自號牧庵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修

文正邪律先生有尙

邪律有尙字伯強東平人受業許魯齋之門號稱高第弟子達於性理儀容詞令動中規矩至元八年召爲太學齋長魯齋歸以先生爲助教嗣領其學事除祕書監丞出知薊州自先生旣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爲非先生無足以繼魯齋者遂除國子司業陞國子祭酒前後五居國學爲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一如魯齋年八十五卒諡文正

文穆呂先生壘

呂壘字伯元河內人先生從魯齋學魯齋爲國子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爲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使知事未行改四川行樞密院都事陞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三十年知華州仁宗卽位召拜翰林學士未幾致仕年七十八卒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

祖望謹案魯齋列傳所徵伴讀十二人者無先生名豈卽呂端善邪

忠憲劉先生宣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爲中書省掾暇則從國子祭酒許魯齋講明理學雲濠案謝山辰本有云江西按察使劉伯宣河東人魯齋高弟方正嚴重累官吏部尙書諫伐交趾日本遷行臺御史中丞爲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所陷自剄死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惠愍賀舉安先生伯顏

賀伯顏本名勝字貞卿一字舉安伯顏其小字也以小字行大師上都留守仁傑之子幼從魯齋學仁傑

守上都爲世祖所倚任。先生初入宿衛。有勞。拜集賢學士。領司天事。力言桑哥之奸。遷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大都譏典屬國。仁傑卒。即拜上都留守。以嗣其任。尋加左丞相。仍留守。奏丞相帖木迭兒之貪穢。罷之。英宗卽位。帖木迭兒復相。誣以罪而殺之。帖木迭兒事敗。其冤始雪。贈太傅。秦國公諡惠愍。補

文靖徐先生毅

徐毅字伯宏。趙城人也。靈澤案。梨洲本傳云。父德舉。提舉太原鹽鐵使。少受業於許文正公。清方勁正。辟爲同知檀州事。有聲。世祖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撫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德意。檢覆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餽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寮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其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尙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又言四川妄起邊釁。交趾虛勞。王師獻策。以要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子弟。以臺梁承襲。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無使苟爲進身之計。他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焉。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改者。前後七十餘疏。世祖崩。上封事於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奄棄天下已五日。非早定大策。萬一啓奸覲。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伏願遣使奉迎。歸正大統。成宗卽位。首請正東朝尊號。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宰相員大多。論議不一。宜亟用舊臣。伯顏爲治不在高遠。但當尊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

信賞必罰而已。又請建儲貳。陸宗藩。選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不可數。凡二十餘疏。累遷至河東山西廉訪僉事。閱所部獄囚。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召爲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先生言其非。有詆之者。卽謝去。己而累除治書侍御史。大臣搆害御史郭章。先生爲之辯。有沮之者。又謝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廉訪使。入爲刑部尙書。改授河北河南道廉訪使。後入爲刑部尙書。簽樞密院事。仁宗卽位。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召入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辭歸卒。追贈中書右丞。平陽郡公。諡文靖。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修。

副使白先生棟

白棟字彥隆。太原人。許文正教國子時伴讀也。官至按察副使。見道園集。補。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

王都中字邦翰。雲濠案先生後居蘇州。姑蘇志云。字元俞。父積翁。初仕宋。爲福建制置使。元兵入閩。積翁以八郡圖籍獻世祖。授中奉大夫。累官遷刑部尙書。轉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奉使日本。至其境。遇害。武宗時。追封閩國公。諡忠愍。先生以父功。授平江路治中。其時年十七。遇事剖析。動中肯綮。僚吏皆矐眙不敢欺。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卒。諡清獻。先生歷仕五十餘年。所至政譽最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尙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臺憲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幼留京師。及拜許魯齋。卽知所趨向。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詩集三卷。補。

李先生文炳

李文炳。□□人。其死也。魯齋哭之慟。有喪予之嘆。

齋長王先生遵禮

王遵禮。字安卿。魯齋爲之名字。說曰。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乃遷居燕然。於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說以命之。又曰。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參魯齋遺書。

梓材謹案。先生改名遵禮。且云遷居燕然。蓋卽汴人。王梓魯齋兼祭酒時。徵爲齋長者。而學案原表與萬氏儒林宗派皆分而列之。誤也。

縣尹趙先生矩

趙矩。字義臣。大都人也。魯齋弟子。南樂縣尹。勸農養士。稱循吏。補

憲副。劉存齋先生季偉

劉季偉。秦人。號存齋。官四川憲副。與牧庵爲同門人。參姚牧庵集。

齋長韓先生思永

韓思永。大名人。

學士高先生凝

高凝。字道凝。河內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參姚牧庵集。

附錄

魯齋爲字說曰。尊君以古自立。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疑。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時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區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具用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齋長蘇先生郁

蘇郁。大名。

僉事姚先生燉

姚燉。河內人。亦文獻之從子也。常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參許圭塘集。

齋長孫先生安

孫安。河內人。

齋長劉先生安中

劉安中。秦人。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皆魯齋兼祭酒時所徵弟子。分處各齋。以爲齋長者。

郡王李憐吉鴈先生

河南王季憐吉。嘗受業魯齋。

文肅暢先生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也。師魯齋而友牧庵。至元中。陳時政十六策。官至翰林學士。追封魏郡公。謚文肅。
補

知州王先生寬

秘監王先生賓合傳

王寬王賓。唐縣人。文肅公恂之子。皆從魯人遊。
補

梓材隨案。元史文肅本傳稱。先生兄弟得星歷之傳于家學。一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蠶州。一由保章副。累遷祕書監。雲濼誼案。秘監字子立。見蘇滋溪集。

雪齋家學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僉事姚先生燧。並見魯齋門人

道濟門人

修撰董龍岡先生朴。附師樂舜咨。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

孔孟微言。以及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從黃氏補本錄入。

紫陽門人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見上江漢學侶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見上魯齋門人

陵川家學

郡守郝先生庸別見靜修學案

陵川門人

祭酒荀先生宗道

荀宗道字正甫保定人。郝伯常門人也。伯常使宋。先生弱冠從往爲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官至國子祭酒。
補

鄭城門人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別爲靜修學案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別見靜修學案

牧庵門人

文靖李甫魯先生翀別見蕭同諧儒學案

卷九十一

靜修學案表

劉因	烏沖
視鄆城門人 江漢別傳	郝庸
	李道恆
	劉君舉
	李天篪
	林起宗
	杜蕭
私淑	弟煦
安熙	李士興
	蘇天爵
	楊俊民

勝安上	王文淵	子復	孫秉鈞
靜修講友			孫秉彝
	子構		

靜修學案

祖望謹案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蕺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梓材案靜修傳梨洲本附北方學案。謝山序錄始別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視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於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學者稱爲靜修先生。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於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沒。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而苟且

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躡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獻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靜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會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劣也。

靜修文集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自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二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隱士高人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卽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上。

宰相書。

梓材語案梨洲所錄靜修文集二條。今移入濂溪學案一條。

附錄

歐陽文公爲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非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

陶宗儀輟耕錄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山書文靖退齋記後曰。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剏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卽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詞記。則曰。文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卽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於道之難行。而姑思

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誣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遭議。予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間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於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又書文靖渡江賦後曰。劉文靖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瓊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真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豈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於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於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

夜涼之句。才到天中。萬國明。則藝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釀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出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古墨詩曰。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溪練。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尙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張朱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汧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詠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涯。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於詩。其詠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於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和擬古詩。

曰。忍饑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風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重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則觀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乘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於其時耳。其和詠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旣來不同斟。是則戒心於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於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護揚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先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冢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耄老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真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祕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於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於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賢集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嚙語哉。

靜修講友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

滕安上字仲禮中山人年少孤立克自砥礪治性理之學被薦除中山教授召爲國子丞陞太常丞拜監察御史頃因京師地震上疏累數百言反覆深切以疾辭去尋爲國子司業未幾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諡文穆有東庵稿行於世參姓譜

梓材譚案姚牧庵爲先生墓碣云妣李夫人撫君諱曰爾性質開朗記識敏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資廢學因師西巖云所著又有易解洗心管見靜修嘗爲作退齋記則先生又號退齋也

靜修門人趙硯再傳

秘書烏存齋先生沖

烏沖字叔備其先大寧人先生從親官汴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年五十二卒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初靜修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從者日衆先生年出二十以公卿之子執經趨席凜若寒士爲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父亡能行古喪禮母亡哀踰前喪其家日貧日晏食或不充意泊如也勝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真定安敬仲欲謁靜修不果先生盡以所聞告之參蘇滋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澤州人文忠公經之弟也從劉靜修受書詩文忠拘於宋先生入宋問罪而還終潁川守補

李先生道恆

李道恆，□□人，靜修之更召，令先生入京，納上鋪馬聖旨，補

劉先生君舉

劉君舉，字季賢，南豐人，博學修行，以堯舜君民爲己任，初受舉於廣平王公磐，後磐應詔直翰林，卽勸以詩云：節義高千古，功名重一時。繼聞靜修講學容城，盡棄所學，學之三年，於誠僞之辨，確有定見，及歸，靜修送之，有伊洛於今道亦高之句。

李先生天篋

李天篋，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有詩書經疏行於世。

隱君林魯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內邱人也，靜修弟子，隱居教授，所著有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詞發明、魯庵家說，補

提舉杜先生蕭

杜蕭，河南儒學提舉，靜修門生，靜修之歿也，爲誌其壙，補

靜修私淑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安熙，字敬仲，藁城人，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造其門，而靜修已歿，乃從靜修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

簡靜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家居教授。垂數十年。來學者多所成就。旣歿。鄉人立祠於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伯生序之曰。使先生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修。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備書。僅稱叔備爲尊兄。蓋其自居靜修私淑弟子。其于烏氏。特學侶爾。不得徑謂烏氏門人也。

東庵門人鄒城再傳

隱君王貞孝先生文淵附子復構孫秉鈞乘彝

王文淵字巨卿。安喜人。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家貧。從府尹推擇爲吏。持法廉平。久之。攝府尹。棄吏去。滕司業安上家居教授。先生折節往從焉。司業嘉其志。告以古人爲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勵。尊聞行知。聲聞日隆。司業卒。卽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晷。於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喜作詩。紆餘沖澹。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過其廬。聞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年六十。鄉人誄曰。貞孝先生。子復構。孫秉鈞。乘彝。俱世其學。參滋溪文集。

默庵家學趨現三傳

隱君安素庵先生煦

安煦。藁城人。默庵之弟。其家父子伯仲。自爲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浸沈。以求其義。默庵卒。

事父甚得歡心。撫其孤如己所出。凡受學質疑於門者。隨材立教。人咸有得。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先生曰。死不火吾軀。幸托君以全先人遺體。先生許之。既死。其家人欲火之。先生勸諭百端。繼之以泣。令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之於地下。其篤於言行類此。時山陝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庵。有文一卷。藏於家。修

默庵門人

隱君李先生士興

李士興。蕪城人。幼從默庵遊。弟子中獨早受知。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博求深造。汲汲不倦。先生道講五倫。心存三畏。甘隱遯而不樂仕進。居鄉里。多有訓彝。人爭師之。後天爵大顯於時。默庵已卒。天爵貽書先生。使建鄉賢祠。先生擇地立祠。歲時致祭焉。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於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

僉事楊先生俊民

楊俊民。字士傑。真定人。學於其鄉之隱君子安敬仲。安氏之學。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先生明於易。篤守師說。嘗得何北山王魯齋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爲博士。與吳正傳師道同僚。爲莫逆。既而去。爲御史。

宋元學案 二十二 靜修學案

一百五十八

正傳爲作靜思齋記。參吳禮部集。

雲濠蘆案先生官河東廉訪。僉事時。作靜修祠堂記。稱默庵曰先師子安子。自稱曰淳川學者。

宋元學案

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表

吳澄	孫當	
程啟慶 泉 溪 月 巖 門	元明善	
雙 舉 再 傳 人	虞集	陳旅
勉 濟 宏 齊 南 三 傳		附師傳古直
晦 翁 清 江 四 傳		王守誠
象山私淑		蘇天爵 別見靜修學案
		劉霖
		李擴 見上草廬門人
		陳伯柔 見上草廬門人
		熊本 見上草廬門人

王彭	
王梁	
楊準	
李心原	
皮晉	
解觀	
黃忠	
潘音	
趙宏毅	子恭
王祁	
李擴	
陳伯柔	
黃昇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包希魯
	熊本
	父紹
	丁儼
	許晉孫
	饒敬仲
	鄭真 別見深寧學案
	杜本 張理
	道園講友
王科	子梁 見上草廬門人
虞汲	子集 見上草廬門人
並草廬講友	字亦魯 別見辯同諸儒學案
	歐陽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奎	子師泰 見上草廬門人

父子瞻

黃澤

趙沅

倪尙誼

附李概之

武恪

並草廬同調

草廬學案

祖望謹案草廬出於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黃氏之舊。今併入九江學派。

程戴門人雙峯再傳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於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陞司業。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

者遂以先生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卽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嘗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間。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百家謹案。幼清從學於程若庸。爲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草廬精語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卽當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保護特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於愛其父母。愛其兄弟。於此擴充。則爲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爲之事而爲之。是謂戕賊。其義於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爲是。某事之爲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卽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

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皆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會到人所記錄。遂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卽二氣。二氣卽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卽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卽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卽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汙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會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也。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會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

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有大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汙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反之謂反之于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于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爲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于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于一。主于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于動處不能養其性。則于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無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于德性

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識。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動靜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是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耳。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爲太極之體耳。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目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百家謹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爲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於身。

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爲陸氏之學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間。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百家謹案。理在氣中一語。亦須善看。一氣流行。往來過復。有條不紊。從其流行之體。謂之氣。從其有條不紊。謂之理。非別有一理在氣中也。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聖人與天爲一。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則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則我不出也。

百家謹案。虛實之言。本於程子。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

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如此。或問立之義，曰：定腳之謂立，動腳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腳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於禮之立，並同。豎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於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敬者心之一。主於天理則堅，徇於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富貴貧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百家謹案所謂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理是也，非特堅而已。

夫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行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蔬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凡人皆當志於聖，遜第一等而爲第二等。

比於自暴自棄。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然後無愧於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祕。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真得孔聖傳心之印。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於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己。能聽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僂偻。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儻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如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於禮義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靜。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昔趙清獻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爲。皆可語人。如欲日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省之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庶幾其誠乎。窮物理者。多不切於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於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於吾事，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時不同，爲其時之所可爲者而已。位不同，爲其位之所當爲者而已。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一於心而不務周於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於空虛。聖賢教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於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於僑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於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於僑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夫道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

焉。有見有得。可立而埃。

讀四書有法。必究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旣格者。醒夢而爲覺。否則雖當覺時。猶夢也。意旣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爲眞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於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卽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旣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宋三百年禮。儒臣尙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答。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於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於此見孝行之難也。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深淺難易。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爲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爲。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靜字則難。非用功聖賢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后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卽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註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說後。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於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反於家。方其迎精而反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於家不於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

諸經序說

易義皇之易。昔在義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義皇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旣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

而已。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於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春秋，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凡十三卷，今存以上易序錄。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累脫橐而始就，其自言曰：吾於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象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於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律不臧。

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磐桓爲盤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羞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於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於易自云累脫稿而始就而猶有未盡於是外翼之作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第也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卽係十二篇之一徵君於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邪抑展轉出於諸家之所援據邪草廬之易愚所不喜至於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創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於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於外翼具之此固出於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於今以一一爲之辯正也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靈濠謹案草廬易筴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爲惜米竹垞檢討經義考云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筴言外翼八卷下注永樂大典本。

尙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間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授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鼂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尙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

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秦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並附焉，而因及

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以上書序錄。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尙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尙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探以入樂。而被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朝會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人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時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

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更。至若變風強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詩序錄。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外。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尙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子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

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願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春秋序錄。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尙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於胡傳而仍失之者。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尙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缺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象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其遺缺。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藁之後。必將

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彙本而已。若執彙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傳分隸於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篇篇錯處於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於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序。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蓋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尙敦勸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書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

奔喪也。中霑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知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霑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

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牴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於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闕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

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由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戢耆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爾。然尙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冠諸侯。遷廟諸侯。登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

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以上三禮序錄。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闡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闡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曰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眞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

順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孝經序述。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宋末。貢補國學。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郡廬之父也。嘗爲黃岡尉。宋亡。自海上還。隱於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里信之。與吳伯清爲友。伯清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於諸生中識魯參政子壘。歐陽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國史院編修致仕。參趙東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後贈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剛簡之後也。滄江二子。伯禮部尙書。仲兵部侍郎。皆兵部三子。仲從龍。子三人。伯卽先生。尙書無子。以先生繼宗事。殆以從孫而繼從祖者。道園行狀稱滄江爲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之曾祖也。

雲深謹案。趙東山爲雍公行狀。以先生爲尙書之孫。歐陽圭齋爲雍公神道碑。則云尙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三子。仲子朝請。耶道判。惠州從龍子沒。長而賢。乃以爲後。是爲非齋先生。是卽先生也。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林先生奎父士瞻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澄今據馬后田集正之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資穎敏容儀端重十歲便能屬文長益博綜經史仕元爲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遷集賢直學士卒諡文靖參姓譜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附李滋之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先生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苦思屢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略成宗大德中畧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旣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

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近代覃思之學。推爲第一。吳草廬嘗觀其書。以爲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漑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劬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漑之歎息去。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邪。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祿。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月廩削其三分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從黃氏補本錄入。

九江經說

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忘象辯。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思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於王氏棄擲之餘。

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象思。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於異而自異。辨同論。○以上易說。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元年春王正月。疑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疑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並削本旨。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以上春秋說。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卽卦爻類物取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易象春秋說。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與周。殷諸侯尙千有餘國。旣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爲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周禮說。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饗配。卽圓邱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帝饗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圓邱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圓邱。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墜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圓邱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圓邱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旣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

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並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以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馨，又以爲禘小於禘，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邱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祇人鬼極盛之祭，遂爲古今不決之疑矣。辯王肅說。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闕宮。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辯感生帝。

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祫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於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卽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於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節，祭地之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圓邱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祇，以蒼璧禮天。

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園邱方澤。徧祭天神地祇。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元遠。大神大示。不可殫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專意立說如此。辯胡仁仲說。

趙東山曰。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園邱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林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祇。皆出是總祀地祇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邱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祇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

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於禘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禘對言。則禘禘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禘。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禘。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魯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生年

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饗。所以使子孫皆得見於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饗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牲禘祫。祫嘗禘。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辯趙伯循說。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歿而王與伯禽躬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駢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駢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於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於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於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臨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

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以上載記說。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紀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旣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尙論其世也。詩說。

粹材謹案楚望及東山黃氏補本。別爲九江學案。而謝山序錄無之。以楚望爲草廬最所推重。並入於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咸。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草廬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

書秀才及出鎮雲南。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先生諫曰。太子此行。於國爲君命。於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先生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爲。至正間。朝廷重選守令。浙帥秦不華舉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先生遂陽爲瘖瘡。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侑諸儒學案。今以草廬薦入國學。附入是卷。

草廬家學雙峯三傳

廉訪吳先生當

吳當字伯尚。草廬之孫也。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草廬旣歿。四方從遊者。悉就先生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先生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特授江西廉訪使。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朶歹方駐兵於此。忌先生屢捷。功在己上。因構爲飛語。謂先生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先生平賊功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方公牘先至。故朝廷責先生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先生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先生以死自誓。拘留江州一年。終不屈。歸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纂。

草廬門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清河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時虞集以治經名世，先生言集所治者，惟朱子所定者，殊爲未廣。官至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至治二年卒於位。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初，先生爲江西省掾，吳草廬講於郡學，先生問以易書詩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僑寓崇仁。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其學術原委，則自父歿，與草廬爲友，先生以契家子從之遊，故得其傳云。

道園文集

許文正公遺書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躡等，謂無猷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上負國家，下負天下，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送李擴序。

雲濼謹案：先生自題其彙曰道園學古錄，蓋其門人類而輯之，得應制彙十二卷，在朝彙二十四卷，歸田彙三十六卷，方外彙八卷。又案先生亦號邵庵，蓋清容爲作邵庵，見清容居士集。

參政賈玩齋先生師泰

賈師泰字泰甫宣城人文靖公奎之子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治行爲諸郡第一復入翰林累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改除戶部尚書分部閩中召爲祕書卿行至浙之海寧得疾而卒先生性倜儻狀貌偉然旣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參史傳

雲濤謹案先生號玩齋萬姓統譜載其官浙江參知政事移家烏程四庫書目著錄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提要稱其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家學又從草廬受業與處揭諸公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云

學士鮑西溪先生恂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嘗受易於草廬洪武初爲明經召除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固辭歸里學者稱爲西溪先生

都事藍先生光

藍光字仲晦江西人受業於草廬之門初爲安南路主事江西陷先生入閩轉行省照磨尋陞檢校改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役先生一言不合遂拂衣而去全閩內附先生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而卒善詩文考古制度尤加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蘭

夏友蘭字幼安樂安人。事母以孝謹聞。從草廬先生學。大德中。建鰲溪書院。捐田五百畝。以贍學者。行省薦於朝。三覲仁宗於潛邸。賜書院額。授會昌州同知。辭。

袁樓山先生明善

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師事吳文正公。晚年教授於邵庵之門。自號樓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援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邵庵爲之序。又有文集藏於家。

徵君黃西齋先生極附子衷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元統中。南臺薦其窮極義理之學。恪守貧素之風。廉介不阿。不求聞達。徵之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寶。字仲瑤。淹洽經史。與何叔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明永樂間。遣使徵之。亦不起。

李先生本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李先生棟合傳

李本字伯宗。臨川人。從學於草廬。祖榮。至元初。爲行軍令史。宜黃南坑盜起。調兵捕治。議畫地以兵殲之。榮抗議不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計皆出此。聞榮言變色。主兵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以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曰。今當何如。榮曰。盜烏合。不能持久。若良民。豈不知逃死。按兵勿動。以誠意諭之。盜可擒矣。主兵者從之。獲盜首四人。餘散去。鄉民遂安。孫澹軒表其墓。父

伯源爲寧郡學正。草廬歿，就學者皆依李氏。先生與從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廬邵庵，皆爲之記。棟父季淵，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徵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元會，雲濠。案謝山底本割記云：字好謙，見姓譜。金溪人。自遊草廬先生門，杜門究心經史。草廬稱其爲文不及於古，不止。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某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至正中，鄉寇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三世治喪，不用僧道。先生性端重，嘗謁草廬於郡學。草廬喜曰：期年所接，無如君者。郡以明經博學薦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爲太平路儒學教授。靳黃盜起，常以奇策助伯顏取勝。江上歸築室瓜園，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園集十卷，語錄八卷。

國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遠，雲濠。案江西林志作黃伯遠。金溪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英嘗作六賢詠，謂葛元喆、劉傑、朱夏、陳介、黃昇及先生也。

王西齋先生梁

王梁，樂安人。字純子。師事草廬。嘗築汪陂，溉田千頃。爲長發理溥化。郡守楊友直皆加敬禮。有西齋彙藏於家。

楊玉華先生準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於吳文正公。文章高古，甚爲虞集、揭傒斯所推許。危素尤敬服之。號玉華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吉水人。師事草廬，通五經，確守朱子之學，尤善推演其說。

通判皮先生潛

皮潛字昭德，清江人。嘗從草廬先生遊，得其領要，以父南雄總管蔭補邵陽丞。廉潔有惠政，秩滿歸家。三召始起，爲平江路通判，流通泉貨，公私便之。

鄉舉解先生觀

解觀，吉水人。天曆鄉舉，預修宋史，有四書大義行於世。

梓材謹案：春雨堂集載先生初名子尙，字觀我，入試名觀。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稱其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考一卷。又稱其作萬分歷推步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義疑通釋。又案先生深於易，經義考述草廬易纂言有觀生跋，言其著是書幾四十年。壬戌秋書成，明年春觀生請鈔諸梓，又言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軼畢寫，觀生恐亦先生之名也。

教諭黃先生虛

黃虛字子中。萬載人。受學臨川吳草廬。草廬奇其篤志。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於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嘗題其讀書堂曰大本有虞道園記。

隱君潘待清先生音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卽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歎。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

編修趙先生宏毅附子恭

趙宏毅字仁卿。晉州人。好學。嘗從吳草廬遊。爲國史編修官。元運已終。明兵入城。先生歎曰。我今但有一死以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勾。亦與妻訣曰。吾父母已死。尙敢愛生乎。遂公服向闕拜而縊死。

王先生祁

王祁。蕪城人。早受學於臨川吳草廬先生。既有得。仍東歸教授鄉里。士多賴以成就。

李先生擴

李擴。歸德人。受業於草廬。又從道園爲文。補

陳先生伯柔

陳伯柔。崇仁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講學也。先生以里中子受業其門。爲經則推本於文正。修辭則取法於文靖。其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

其歸於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於先生者甚至也。參王忠文集。

編修黃先生序

黃昇，字殷士，金溪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於詩。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先生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詩文傳於世。參史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別見靜明寶學案

文忠包先生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學草廬，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雲濼案：先生著有點四書凡例，及卒，門人私諡之曰文忠。補。

熊萬初先生本父紹

熊本，字萬卿，一字萬初，臨川人。父紹，進士。先生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爲師友。年十八，卽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孫澹軒、轍熊天、備朋來、龍麟洲、仁夫、揭文安、傑斯皆交相推譽。或折飛行爲忘年交。吳文正公倡道於崇仁山中，先生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爲之喜而不寐。閒論古文尙書，璽璽數千言，援據精切。文正器之。宋季劉須溪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先生獨疑其怪僻，因究極原委，質於虞文靖公。文靖亦器之。先生自此以講學

摛文爲務。至正癸巳卒。年六十六。著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卽記。吳門問難所得者。仁壽則手錄文靖之文也。參宋文憲集。

酒務丁先生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遊吳草廬之門。草廬禮之。爲製主敬字說。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湯藥。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毀幾絕。手編金閨彞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興十卷。授龍興酒務大使。值兵變。未任。卒於家。參南昌府志。

州判許先生晉孫

許晉孫。字伯昭。建昌人也。延祐二年進士。釋褐後。從草廬遊。每以及門。晚爲憾。累官茶陵州判官。有善政。詳見黃晉卿所爲墓銘。將卒之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未幾而病。補。

饒先生敬仲

饒敬仲。草廬弟子。補。

梓材謹案。草廬爲周氏墓誌云。饒宗魯。臨川士之好修者。又言其子約。從予在京師。聞喪乃歸。蓋卽先生。而敬仲其字也。

教授鄭先生真。別見深寧學案。

道園講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卽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先生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詩經表義六書通編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參史傳

雲濠謹案處道園爲先生作思學齋記云予始識杜伯原甫於京師也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問從之遊沛乎其應之無窮也又云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書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是先生爲道園講友亦可見其嘗事邵子之學矣又案先生其先自京兆徙天台

王氏家學

王西齋先生梁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家學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門人

文靖李昉魯先生翀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賈氏家學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見上草廬門人

賈中門人

隱君趙東山先生泐

趙泐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於九江黃楚望先生究心春秋楚望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楚望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先生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耳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主之矣嘗以質於楚望楚望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善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

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說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靈濼案過氏庭訓分省人物考言先生受學於黃楚望。復以書調臨川。虞求草。虞吳澄道學淵源。晚年屏迹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爲東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傳屬辭各十五卷。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其門人倪尙誼續成春秋集傳。從黃氏補本錄入。

春秋集傳自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孟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霸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霸寢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穀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一義，不可通於全經。陳氏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每斷以常事不書之法，且或以爲夫子所削，其不合於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蹻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霸王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於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

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卽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與中國無霸。而荆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於是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卻攘爲功。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

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以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昭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尙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百年之上哉。昉自早歲。獲聞資中黃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於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異同得失之故。乃輯錄爲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尙虛學者溺於所聞。

未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微。傳諸同志焉。

春秋左氏傳補註自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於三代盛事。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寢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概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錄二端。然尙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泐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註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概。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第左

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於杜註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奧旨。註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乎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於經。則致疑於傳。務爲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辯證者。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有東山學案之目序錄無之。而并失其粟。茲從姚江補本增入。

邵庵門人雙峯四傳

監丞陳先生旅附師傳古直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初從鄉先生傳古直遊。出爲閩海儒學官。至京師。虞伯生見所爲文。歎曰。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薦授國子助教。歷江浙儒學副提舉。應奉翰林文字。國子監丞。而卒。年五十六。

祖望謹案陳衆仲之學。乃其先世所得於趙南塘。

左丞王先生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陽曲人。從鄧文原虞伯生遊。泰定元年進士。累官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進左丞。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別見靜修學案

鄉舉劉先生霖

劉霖安福人從邵庵學至正丙申舉於鄉不仕補

李先生擴

陳先生伯柔

熊萬初先生本並見草廬門人

乘仲講友

烏春風先生本良別見靜明寶翠學案

玩齋門人

參政鄭先生桓別見師山學案

杜氏門人

提舉張先生理

張理字仲純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後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補本列李侖諸儒學案圖書載先生嘗從杜清碧於武夷盡得其學以其所得

於易者流爲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故入於此

易象圖說自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爲一，一一奇耦，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三以畫天，三以畫地，三以畫水，三以畫火，三以畫澤，三以畫山。風因於澤，雷因於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一也，圖之中☵者四象，古五字行也。陽數一三，參天也。三謂之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謂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橫十，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坎七離八，合十。震七巽八，合十。艮七兌八，合十。河圖洛書用爲經緯，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重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交十，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圓。渾儀曆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卽我心，我心卽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爲六位，而三極備。敍之爲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爲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爲六脈，而神氣完。表之爲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爲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爲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爲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敍德，因體以原性，因脈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

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善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交重反變。悉皆爲圖。以顯其象。爲說以敷其意。雖其言不本於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於同志。

趙氏門人 資中 再傳

倪先生尙誼

倪尙誼。趙東山門人。東山春秋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於一。至昭二十七年而齋志以歿。先生證以屬辭例。質以平日所聞於東山者。參互考據。足成之。參東山行狀。

雲濠謹案 先生有春秋集傳後序。

卷九十三

靜明寶峯學案表

陳苑	祝蕃	危素
慈湖曾潭續傳	李存	何琛
象山四傳	張翥	

顧勳	高克柔	王權	童惠	王慎	岑仁	翁昉	裘善緝	方觀	徐君道	洪璋	翁旭	羅本	顧寧
----	-----	----	----	----	----	----	-----	----	-----	----	----	----	----

	王直
	裘重
	周士樞
	鄭慎
	茅甫生
	胡舜咨 李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桂烏 講友
詩觀	
王約	
並寶峯講友	
楊芮 別見慈湖學案	
寶峯學侶	

靜明寶峯學案

祖望謹案徑販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

峯述靜明寶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序錄原底作陳趙二先生學案。又案黃氏本金溪續傳靜明與門人祝李二先生並附金溪學案。自謝山始以靜明寶峯別爲學案。

楊傳續傳象山四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也。人稱爲靜明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有授以金丹術者。弗之信。既得陸象山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邪。又豈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讀之。益喜。雲濠案。梨洲原傳作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尙。答曰。理則然耳。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聞先生說者。譏非之。毀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生平剛方正大。於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奸隱無所逃。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困苦終其身。而拳拳於學術異同之辨。無千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其高弟子曰祝蕃。李存舒。衍吳謙。所稱江東四先生者也。先生之卒。祝蕃狀其行甚詳。今不傳。雲濠案。原傳云。至順元年卒。年七十五。元儒如草廬。調停朱陸之間。石塘由朱入陸。師山由陸入朱。若篤信而固守。以嗣槐堂之緒。靜明寶峯而已。修

宗羲案。陸氏之學流於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於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於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

能獨得於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節齋續傳 慈湖三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

趙偕字子永，忠惠公與憲後，慈溪人也。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志尙敦實，不事矯飾，嘗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及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於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乃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遂隱於大寶山之麓，其鄉之秀烏本良輩皆從之，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然嘗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時有憂世之色，慈令陳文昭執經請業，行弟子禮，先生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慈民心，嘗因馬易之入大都，寄聲危素曰：疇昔所言聖賢治務，可行否邪？元之亂也，方國珍據浙東，逼先生仕，不起，遺文有寶雲堂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間，其後人文華集爲二卷，先生之學，以靜虛爲宗，然其墮於禪門者，則固慈湖之餘習，要其立身行己，自可師也。補梓材謹案：謝山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云：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尙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撰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蓋謝山又有意修補明儒而未暇，每於宋元疊之未補而附之，且所謂四傳世嫡，皆在寶峯之門，亦可見寶峯之爲三傳矣。

寶雲堂集

凡日夜云爲若恐迷復。則於夙興入夜之時。宜靜坐以凝神。

祖望謹案。靜坐本於延平。而寶峯尤主之。然近於禪。非延平宗旨。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卽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卽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住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間。未能無間斷。勿忘可也。以上示葉伯奇。

人苟不大明堯舜之道。卽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三代之政。可以行於今日。代李元善贈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題修永齋。

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於安便不安。人無動靜自然閒。有意於閒便不閒。安閒吟。

祖望謹案。無動靜之說。陷於異端。不如無固必之爲粹也。

治縣權宜。爲陳令文昭作。

末世處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掣肘。上下左右。無非陷吾於不義者。所幸山林間。通今達古者不少。宜每日平明到縣治事畢。抽暇時往學宮。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議定。庶幾學校有資於政事。政事實出於學校。不致虛文。且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廷。其功多矣。

言路不開。由於不喜聞過。則吏民之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豈惟絕君子之來路。且爲小人匿過之窟。果

喜聞過。則納忠者衆。非爲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孔子不足畏矣。今宜置一簿記。已過。詢同僚及吏貼。乃至鄉都里。正儒釋道。人有公論者。用木櫃封固。置學堂。俾進言者。實封投於櫃。五日一啓。請至公無私之人。共爲考校。吾過果實。勇改不吝。對衆責已。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今各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祿。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以爲生計。夫以吾塊然一君子。處於羣小之中。無所見聞。何以行事。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爲耳目。但忠直之士。或有避嫌疑利害。不敢盡言者。故必稽於衆。使不出於一人之口。嫌疑不生。則忠直者。可以盡言矣。寮佐及各吏。吾股肱也。而今無非掣吾肘者。是用禮請各都隅。知禮識字里正。每半月輪流在縣。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咨之以行。如其所未通未知。則俾轉問高見之人。然各里正。旣無祿養。又有奔走之費。凡有科差。宜量優恤。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放逸。抑且此心靜明。可燭是非。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戾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吏民以禮。必使整而不譁。各吏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民之詞。訴者亦然。各吏有失禮節者。以簿書之。半月一考。違者罰責。庶幾公庭嚴肅。諸事井井。抑且吾心靜正。可燭是非。於其言不可有苟。

各房事各置一簿。責有所歸。

學校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尙虛文。然天秩天敘。人心所不磨滅。而學校非能家至戶到。宜先體察各部。

隅某人於人倫正。某人於人倫未正。悉知其姓名。各以一簿書之。雖不能如古者彰善癉惡之意。官其善以化其惡。而竊取其意以施行。善者以禮獎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有不然者。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果能改過不吝。亦書於彰善簿。如不從者。里正諭以利害。或俾到學校聽提調。學校官戒戒再三。猶未率化。則俾執役以恥之。更或估終則嚴其刑罰。懲一戒百。誠能使其天屬之愛頓興。良心所本。何止一縣。四方有興起者。此謂要道。且足使無訟。若待其有訟。縱斷之不失。已乖和氣。不教而刑。何以感動人心乎。

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

考貧富以均賦役。

置句銷簿以憑檢閱。不致忘失。

聽言信行。古人所戒。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爲生計。又況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難憑一時辭色處決。宜置一簿。勤察其所行而書之。以資去取。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誑官之罪。以致妄告甚多。此風斷不可長。各都體勘公事。里正不畏罪責。不行從實回報。而有司於發落各都體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結絕。有始無終。反爲吏貼及里正循私賣弄。以致妄告者日甚一日。今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卽與受狀外。立一杜妄告簿。凡疑似者。盡入之。以備吾靜中參詳。責令近上里正正身多方體勘。從實回報。如虛重治誑官之罪。里正不從實體勘者。同罪。自然可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十籀書。其名有十。一曰願聞過。二曰採公論。三曰謹禮節。四曰彰善。五曰瘳惡。六曰均賦役。七曰考吏行。八曰考卒行。九曰杜妄告。十曰謹句銷。夫拘於今世之選法。竊行上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既限資格。又無久任。又不俾各辟其屬。況無重祿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耕。乃欲行所不可行。責人於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然豈足以展盛德之治。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君子必有定見矣。

祖望謹案先生有與許尹書大意略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寶靈堂集治縣權宜外。凡十一條。今以其識李可道事一條移入可道傳後。又示子弟二條。其一移入象山學案。其一移入慈湖學案。

寶峯講友

時是齋先生觀

時觀字子中。慈溪人。至正二十六年。與王子復祭寶峯文曰。子復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觀髫年同窗之友也。又言翺翔乎山水之間。而同登楊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觀自己光明正大。咸自知其非云。參寶靈堂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號是齋。見烏春草文集。

布衣王相山先生約

王約字子復。慈溪人也。於寶峯爲中表兄弟。同事慈湖之學。以布衣終。其緒言略見於祭寶峯文。補

寶峯學侶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別見慈湖學案

靜明門人象山五傳

經歷祝蕃遠先生蕃

祝蕃字蕃遠玉山人也。又徙貴溪。從遊靜明最早。稍長。頗不羈。已而感悔。復從焉。痛自刻勵。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吾無隱乎爾。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篤於陸氏本心之學。凡江西之士有志者。先生卽引而登之。雲濠案。梨洲原傳云。因購陸氏師友遺書。特鈔廣傳。期以發明此道。朋友知向慕者。援之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已。靜明之門。一時推爲都講。其事師尤謹。以茂才異等薦校。口州高節書院山長。重修象山講堂。帥同志舍菜焉。求文安之後而資給之。且爲之娶。累遷至饒州教授。雲濠案原傳云。以易中鄉舉。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調集慶學正。未幾。湖廣平章買住辟之。蘇參政天爵一見器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罪徙。厚賄求徙近地。拒之。播州宣慰入朝謝。其贊曰。非所以懷遠人也。尋遷潯州總管。經歷以同知保童殺不辜。請於帥推問。卽訊藤州。保童以賂遷延。不卽赴辯。卒緣赦免。而先生卒於邸舍。先生雄於文。今遺集不傳。靜明高座四子。首推蕃遠。始及仲公。而遺集一傳一否。則命也。修

徵君李侯庵先生存附門人何琛

李存字明遠。一字仲公。安仁人也。學者稱爲侯庵先生。生有異稟。弱冠慕古人。謂無所不通之爲大儒者。慨然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致心焉。又學爲古文詞。事親以孝。撫其亡兄。

之子以慈。資其孀妹。以及其孤。一日。友舒衍語。以所聞於靜明者。未之信也。衍固要之。乃往請益。靜明告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契。復往請之。靜明告曰。無多言。心恆虛而口恆實耳。於是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其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也。嘗一應科舉。不利。卽爲隱居計。從遊者滿齋舍。守令禮爲經師。且主試事三。以高蹈邱園薦中丞御史等。交章請召之。著作郎李孝光舉以自代。宰相將處以翰林。不果。葺講堂曰竹莊。恆語學者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於偷。甚可懼也。徵陳子。吾其終爲小人之歸矣。或請學文。則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聖特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於理道。而聲光是炫。尙得謂之文乎。先生神古顏清。衣冠言笑。不苟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和易。與物無競。雖童豎皆望而敬之。危素嘗問心之官。則思何思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爾。俄而兵起。門人何琛迎之臨川。二年而卒。所著有俟庵集。修○雲濠案。俟庵集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合三十卷。先生子卓所編。

俟庵文集補

人心稍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才。紐韃術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教。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尙志之士。欲堯舜吾君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獸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犬之守。貓之捕也。至偶有失其性而曠職者。則皆知棄之。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亦失其所以爲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獸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

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絕。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學之不絕如線者。賴遺經。而經之義蕪於訓詁。近世尤盛。比得純庵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年。今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以上上陳先生書。

謂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則自爲申韓可也。自爲黃老可也。義不當含糊假借其名。以徒爲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不可心其心。則豈言行相顧之義哉。

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孝友睦婣任卹。皆此心之推也。

疲精神於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羣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祿保位而已。強者爲驕爲亢。爲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掛冠而已耳。

此心之靈不可欺。以上俱與友人書。

分教成均。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無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

任他千思百怪。我只是一個至誠。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是心逸日休。古今天下。惟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纔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以上與危太樸。

士逾月而葬。喪禮稱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述家之說。與張孟循。

舒先生衍

舒衍字仲昌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李仲公曰：存生三十有三年。雖稍涉古經史傳記。而未知所以遺。夫
人者。果何爲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侈言而談。囂然而居。弗之省也。戊申。友人舒衍謂存
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從陳先生遊。而後知子之所學末屑也。焦心竭神。蔽亦甚矣。若不
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於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復笑之。累數十不
已。雖疑焉。然朝諾而夕忘之。旣而共宿。擁衾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
未易信也。然譬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恥下於人。壬子之夏。始登先生之門。然
猶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慚且忿焉。雖語之。弗領。秋復來。始稍知所致力。明年遂大信。觀仲公之自述。而
知先生問道之早矣。補

吳先生謙

吳謙字尊光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而與祝李齊名。篋瓢陋巷。以道自安。其母故文安四世孫女。先生可
謂克紹外家之學者矣。補

宗義案祝蕃李存舒衍吳尊光志同而行合。號江東四先生。皆出於陳氏金溪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
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倡。儼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
心此理之同也。

曾先生振宗

曾振宗字子暈安仁人也善治家里中宿學舒衍吳謙皆在其賓席先生因之以登靜明之門嘗攜僕取貨於市歸至中途僕告以誤多得貨卽詬而還之或有留貨而去者偶遺其貨於道先生復與之貨而不取直莊戶輸租已去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手書易經一卷佩之山厓水澁休息之際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掛畫於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予於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於此又曰萬物皆備之旨今渙然矣其寢疾也拱手而臥舒衍過問之曰吾心淡然無異平時次日盥洗而逝補

學長閔先生甲

閔甲字仲魯覃懷人也遊於靜明之門後居揚州仲公稱其神清以夷質方以正談經率詳明敷暢使聽者鄙吝俱消云金陵帥聘之主學宮從遊者甚衆補

寶峯門人慈湖四傳

祕監陳文昭先生麟

陳麟字文昭温州人也以進士爲慈溪縣尹慈有趙寶峯者私淑楊文元公之學講道山中先生從之北面問難尤遠於易其爲吏善通下情自薦紳先生寓公以至父老時時咨訪因以得境內一切隱伏事以相參考又放古爲緡箝虛中而穴其上置諸庭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而胥吏輩不敢逞其奸大嵐三女峯歲貢茶所謂十二雷者也有司緣爲蠹先生計其常額平價市之山中之民以蘇鳴鶴鄉有界塘與姚江接每霖潦江水大至塘輒潰鳴鶴爲壑先生於塘五尺外櫟木籠竹加之土而甃以石自是無水患轉運司禁瀕海之私鬻鹽者杖而飲足以徒先生言於司聽民相

貿易高士大隱楊先生墓在南山。歲久夷其封。先生正其塋域。植碣表之。尤以教化爲重。慈溪之民。漸至有恥且格。說者以爲自來慈溪第一循吏。於時沿海被兵。山澤之間亦竊起。先生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同知餘姚州事。禿堅皆練民爲兵。以保障境內。凡盜起。輒誅之。民賴以安。有詔陞權浙東副元帥。仍領慈溪。而方國珍已盡破昌國奉化。入鄞。使人要先生相見。先生欲拒之。歎曰。吾不忍危其民。單騎入謁。勸以勤王。國珍留之不遣。或說先生潛歸自守。先生念力不能抗。卽散其兵。國珍意欲臣之。以兵脅之。先生正色責曰。吾不欲以兩虎相鬪。使民塗炭。故隻身來。殺我非勇也。國珍媿謝過。然終畏之。置之海上之岱山。先生卽自稱足疾。扶杖著道士冠服。治田膏園。種牧自給。國珍時遣人偵之。以爲真廢。乃不復加害。海上故有岱山書院。先生重興之。與山中子弟講學。行鄉飲酒禮。父老因名其臺曰陳公臺。沿海諸山酋長劫掠獨相戒曰。勿登此山。恐驚陳公。朝廷方以尙書貢師泰督理閩中鹽賦。以先生爲戶部主事副之。尋命知瑞安州。國珍留之不遣。擴廓亦聞先生名。承制授祕書監丞。參其軍。亦不赴也。凡拘海上者十年。移入鄞。又三年而國珍亡。乃南遊閩中。竟卒於閩。君子哀之。補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號清溪。慈溪人。粹材案儒林錄。先生故慶元府判葉同子也。生之夕。火光如流星。母謂不祥。棄勿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姓。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間。徵詣公車。奏對。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先生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樸誠。因從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於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帝深然之。帝嘗從

容問曰。人有過如何。先生對曰。過雖聖賢不能免。勿憚改者。君子之道也。又問仁者有惡乎。先生對曰。孔子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心無私。故好惡得其正。帝大喜。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先生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先生荷帝知遇。知無不言。每侍帝。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於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於歷代治忽。啓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言無一不當帝心。至書其語。揭便殿。復謂諸大臣曰。此彥良與朕論。至於此。汝等宜親炙儒者。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先生入謝。帝曰。江南儒者。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先生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萬世太平治要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旣而請告歸。卒。追諡文裕。梓材案前明有應謚名臣錄。先生與焉。文裕疑是私謚。先生在鄉里。與王子復論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教子弟必先以孝弟忠信。與人交。久而益敬。所著有清節集。清溪集。山西集。拄笏集。老拙集。參慈溪舊志。

雲濂隱案。謝山橫溪。南山書院。記曰。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傳。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遊博。皆出寶翠趙氏之傳。宗主慈湖。是先生爲趙氏門人之證。

烏春風先生本良

烏本良。字性善。慈溪人。少好學。與弟斯道。自相師友。窮經博史。精詩詞及書法。隱然爲一邑望。父沒家貧。無以養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二。俱鬻。鬻仰給先生。乃去而授徒錢塘。日與秋雲徐先生衆仲陳先生講磨。今古業日益廣。時杭之大家。願以女妻之。先生曰。吾本爲母與弟衣食之謀。未遑。何暇及婚事。

後俟二弟稍長，遣嫁二女弟畢，始婚。人用是高之。邑有王相山趙寶峯，時子中三先生，得慈湖遺書，究明心學。先生與其弟從而講貫，遂盡棄舉子業學焉。謂如在春風中，卽以春風名其齋。人稱爲春風先生。參天啓慈溪志。

縣令烏春草先生斯道附子熙

烏斯道，字繼善，春風之弟，號春草齋。文尙體要，尤長於詩，興寄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題之曰：春草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洵湧如春江濤，與兄齊名。故時稱二烏，尤精書法。明初用薦起爲永新令，有惠政。所著有秋吟藁，有春草集，行世。子熙，字緝之，亦以詩文擅名。同上。

隱君向樂齋先生壽

向壽，字樂中，慈溪人。學者稱爲樂齋先生。生而靜懿，八歲喪母，哀痛劇深，稍長，精思力學，至忘寢食。宗慈湖，爲趙寶峯門人，與同邑王相山時子中講學湖上，攻治身明道之學，絕意仕進，嘗稱先文簡以來，家世宋臣，恥事元，有張子房不忍忘韓之意，尤多所著述。每論爲政之要，則略漢唐而本三代。有從政章十一篇，行於世。年八十，忽遘疾，易簣起坐，進子樸命之曰：丈夫仕不忠君，危不授命，所學何事也。言畢而逝。後樸靖難就義，皆先生有以啓之。同上。

李先生善

李善，字元善，東平人也。遊慈溪，講學寶峯之門，遭亂，遂不歸。雲濠案吾邑天啓志：先生父灝，任元爲三山巡檢，遂家焉。先生著有崇陽齋人雖侮之，不怨也。每言三代之政，可以施於今日，絕無高遠難行。補

祖望謹案寶峯嘗謂元善因大士觀音解脫之訓如脫桎梏見開圓融無有分隔不曾悅懽則其爲異學甚矣何以行三代之政乎

羅常明先生拱

羅拱字彥威慈之杜湖人也寶峯爲作常明齋銘因稱常明子補

方先生原

方原字景淵慈之杜湖人也其母翁氏苦節學於寶峯之門與羅彥威齊名補

縣令王明白先生桓

王桓字彥貞慈溪人從寶峯遊洪武中以通經學古薦於朝太祖召見便殿問先生處鄉里好惡何如對曰臣處鄉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上呼爲老學士命與尙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躡年授國子學正未幾知河南盧氏縣先生感上知遇殫心厥職臨政無怠惰日常至閭閻間教耕勸織相語如家人父子民有兄弟相鬩而訟者先生自責曰教化不明彝倫斁壞長民者之過也民何罪焉遂連日不坐聽事民乃自悔求責兄弟遂相和合民益信之上方向用而先生已有退志遂致仕歸先是先生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決於先生遂稱爲明白先生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於家參天啓慈溪志

葉先生心

葉心字伯奇慈溪人寶峯教以靜坐補

雲溪雜案寶雲堂集有送葉伯奇入官詩。

李先生恆

李恆字可道慈溪人寶峯謂其聞蛙聲而悟補

附錄

寶峯識李可道事曰可道日間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間則不如是終二而不一忽夜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虛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識所能及。

祖望謹案此純乎禪矣。

鄭先生原殷

鄭原殷

馮先生文榮

馮文榮

王先生真

王真

顧先生寧

顧寧

羅先生本

羅本。

梓材謹案戴九靈集書畫譜集詩序言沈師程之友羅彥直氏。羅先生拱字彥威則彥直蓋先生之字也。

翁先生旭

翁旭

洪先生璋

洪璋

徐先生君道

徐君道

方先生觀

方觀

裘先生善緝

裘善緝

翁先生昉

翁昉

岑先生仁

岑仁。

王先生慎

王慎。

童先生惠

童惠。

王先生權

王權。

高先生克柔

高克柔。

顧先生勳

顧勳。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舉題顧宏可梅花詩疑是先生。

王先生直

王直。

裘先生重

裘重。

周先生士樞

周士樞

鄭先生慎

鄭慎

茅先生甫生

茅甫生

梓材謹案寶雲堂集附載門人蔡寶峯先生文自烏春風本良以至先生共三十一人。謝山學案標目並列之。大約慈產居多。

桂烏講友

縣令胡仲子先生舜咨

胡舜咨字仲子。會稽人。嘗隨父宦遊於慈。以邑名三孝鄉。又有倡道者楊文元公。遂定居靈山之曲水。先生學博才贍。工於詩。所與遊者。金華戴良。蛟川丁鶴年。邑人烏斯道。桂彥良。率皆諸名士。洪武初。與彥良並。以賢良文學徵。拜燕王傅。尋除儀真令。歸而教授子弟。與賓客酌酒賦詩。閒挾二三子憩山石間。參寧汝府志。

蕃遠門人象山六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危素，字太樸，一字雲林，金溪人也。學於祝蕃遠之門，稱高座。其請業而退也，蕃遠必目送之，謂侍者曰：他日能傳吾道而行之者，其斯人也夫。亦學於李仲公，所以待之者如蕃遠。先生在元，累官承旨，國亡將殉，不果入仕於明，亦官學士，謫居和陽，以卒。君子惜之。補

謝山跋危學士雲林集曰：竹垞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銜命守祠，特以其子於臆教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案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掎擊，其爲仰體當守之旨明矣。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於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於刀劍倉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旣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守眷睽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旣高，雅志不仕之語。教授名於臆，亦見潛溪銘中。清江集作於臆，或是其字。再跋曰：學士曾受業於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於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與吾教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於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於學士者虛矣。

侯庵門人

承旨張蛻庵先生墓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也。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其父以爲憂，先生一旦翻然曰：大人勿憂兒易業矣。因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倦。受業於江東大儒李存先生，得其道德性命之說，薄遊揚州。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以隱逸薦，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起爲翰林編修，與於宋遼金三史累遷，至侍講學士。以侍講兼祭酒，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厓岸，不徒以師道自尊，學者樂從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厭其所得而後已。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李羅帖木兒之入京也，以先生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討之。先生不從，左右或以爲懼，答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也。乃命他學士爲之。李羅旣誅，詔以先生爲河南平章，仍以承旨致仕。俸終身。先生嘗學詩於仇遠，其近體長短句尤工。及卒，國亦遽亡，無子。其集不傳，但存詩三卷。嘗集兵興以來殉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補

豐稜謹案先生著有說唐集四卷，收入四庫集部。又案金明昌承安間，亦有張翥字仲揚，潯那歸潛志稱其詩多浮豔，諸書援引爲一人非也。

涂先生幾附鄒矩

涂幾字守約，宜黃人也。工於詞賦，得騷些之遺音，學於李仲公之門，爲言乾坤易簡之旨，有省。歎曰：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公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十九篇，以疾不果。所著有東遊集，涂子類稿。其里人曰鄒矩，字元方，與先生齊名。亦由先生以傳李氏之學。明初官南城訓

導有集。

張先生率

張率字孟循安仁人也師事李仲公嘗語之曰朋友講習且宜痛改舊習爲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胸襟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真所謂假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稅使王先生挺

王挺字景達本蜀之涪城人後居安仁端愿靜穆寡言笑喜怒不外見官道州永明稅大使其疾也仲公累視之卒之夜仲公勉以毋芥蒂先生欣然領之而逝

徐先生震

徐震字伯勳上饒人也仲公稱其凝重而不淨詳默而有幹亦嘗見知於道園云

上官先生岳

上官岳字伯升上饒人也仲公嘗教以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靜心在於寡欲

李先生綱

李綱字伯尚臨川人也仲公嘗教以先本後末先內後外不容有毫髮求知之心

劉先生禮

劉禮字孟中臨川人也學於仲公以上並補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詳上蕃違門人

清溪家學 慈湖五傳

同知桂先生宗儒

文學桂先生宗蕃 合傳

桂宗儒字文藪，慈溪人。長史從子也。嘗豫修永樂大典，書成，授蘄州同知。弟宗蕃亦瞻文學，偕修大典，將成，授官，以病告歸。參慈溪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石坡書院記文修之仇直，文修疑卽文藪傳寫之異。

樂齋家學

縣令向先生樸

向樸字遵博，慈溪人。樂齋之子。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先生應詔，授獻縣令。時值兵燹之餘，爲之關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先生集民兵，激以勇義，思爲保障，竟歿於難，獻民哀之。參天啓慈溪志。

仲子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九十四

	汪自明
	王友直
	洪斌
	洪杰
	洪宅
	吳虎臣
鮑同仁	子深
	子浚
	子淮 並見師山門人
鮑葉	子觀
	子偕 並見師山門人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並師山講友	
唐仲實	

附師錢亦村
師山學侶

王廷珍

胡默

鮑頌

洪斌 並見師山門人

程文

王友直 見上師山門人

並師山同調

師山學案

祖望謹案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粹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其稟具存。

夏吳門人融堂三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先生爲文章。不事雕刻鍛鍊。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元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先生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先生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器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

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先生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先生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卒。雲濠案先生著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師山集八卷。道文五卷。附錄一卷。

梓材謹案。慈湖學案。洪際君傳。謂先生學於淳安。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朝陽爲吳先生。暇。大之爲夏先生。溥。復翁即隱君。震老也。

師山文集

巖巖懜然。日用心於句讀文辭之間。而無有得。其後優游歷飫。爲日既久。若有所獲。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真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遽爲去取。自孟子歿。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夸靡麗。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間。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虛無爲之說。誘吾民。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落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卒不能勝。使天下如飲而醉病而狂者。千四百年。貞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於是汝南周夫子出焉。河南兩程夫子接跡而起。相與昌明之而益大。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門萬戶。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祕。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蘊矣。然自是

以來三尺之童。卽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淺深。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教世之意。其得罪於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

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說。積於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積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繆。如此死而後已。以冀於道可入。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

以敬爲主。以謹獨爲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強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以上與王真卿。

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以天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近取諸身。易無不盡。雖無書可也。

周易大傳附註序。

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六經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春秋經傳闕。

疑序。

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爲道。餘力稿自序。士君子在天地間。惟出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聽其在天而已。送徐推官序。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說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此豈善學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說。又各不能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工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送葛子熙序。

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秦漢以來。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於此。而溺於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爲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則又秦漢以來諸儒之罪人。王居敬字序。

爲學之道。用心於支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吾見其能造道者鮮矣。太極圖說西銘。其斯道之本原。與太極之說是。卽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卽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

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於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跋太極圖西銘。

方今之吏。強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也。先脫四碑。

梓材匾案此下有一條爲王處士立傳於後。

附錄

先生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媿於古之人矣。行狀。

師山講友

州同鮑先生同仁

鮑同仁。字國良。歙縣人。歷官會昌州同知。所至皆有治績。先生性慧巧。旁通鍼砭之術。參姓譜。

靈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著有通元指要賦注二卷。經驗鍼法一卷。

鮑先生葉

鮑葉。字君茂。見師山所作亦政堂記。參師山文集。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師山學侶

徵君唐白雲先生仲實。附師錢水村。

唐仲實名桂芳。歙之槐塘人。教授元第五子也。生有夙慧。年十五。受詩錢水村。盡得其學。時危太樸鄭師山皆負人倫。盛咸折節與交。薦除崇文學諭。南雄學正。皆不就。戊戌。明太祖幸歙。延訪耆碩。守臣鄧愈以其名聞。召見。首問平天下要道。對以不嗜殺人語。太祖大喜。因力陳築城之苦。立爲罷役。賜尊酒粟帛。撫慰而去。事載御製五倫書。所著有武夷小稿。白雲集。略行於世。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參

梓材謹案歙縣志古蹟三峯精舍在槐塘。唐白雲所築。常與危太樸鄭師山講論此堂。前對三峯。翠秀故名。

師山同調

處士王先生廷珍

王廷珍字子真。祁門處士。師山誌其墓云。子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注腳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驗見之日用常行間。

胡石邱先生默

胡默字孟成。婺源人。號石邱生。師山序其文集云。孟成文奇崛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於學古者也。但奇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種績之久。時至而骨自換也。予嘗以是語孟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爲詩文若干篇。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參師山遺文。

禮部程黻南先生文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束書遊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

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平章纘公翰林虞公歐公皆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預修經世大典。書成。例授各路儒學教授。借注黃竹嶺巡給。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內艱。廬於墓側。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召。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再爲臨清漕運萬戶教授。考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爲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授禮部員外郎。奉命齋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咸非元土。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既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爲平章者就謁。擁衾面內臥。不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卒年七十一。有蚊雷小稿師音集。騷南生集。刊之西湖書院云。參新安文獻志。

師山家學 融堂四傳

縣尹鄭先生璉

鄭璉字希貢。師山弟也。慷慨有志略。自遭喪亂。追隨師山於患難。不避艱險。鮑仲安之起義兵。先生與焉。鄧愈購師山。先生自先赴難。旣不能脫。師山挺身出。謂先生曰。汝當屈身以保家。先生泣應之。然且終其身不仕。

梓材謹案。先生在元。任至欽縣尹。潘從善誌其墓云。至正十三年。以復婺源州功。受太白渡巡司。十六年。克復黟郡二縣。元帥李誠以其功。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是年。予轉浙任。邑乏撫字官。元

帥入爾思公薦公爲歙縣尹。

訓導鄭溪西先生忠

鄭忠字以孝師山之族孫也。少隨師山。戊戌之難。師山以遺戒與之曰。我之死也。所以爲天下立節義。爲萬世立綱常。其在汝輩所宜自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不辱爲親爲族足矣。何必區區悲慕邪。先生後以薦爲歙學訓導。自號溪西漁。

州同鄭樗庵先生潛

鄭潛字彥昭歙縣人也。於師山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之。師山嘗稱其敏悟。堅篤。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又曰。吾嘗有後生無可語之歎。得潛而釋然。官至監察御史。泉州總管。入明。同知口州。所著有白沙棗樗庵集。子桓。官至河南參政。亦有時名。

師山門人

鮑先生元康

鮑元康字仲安歙縣人也。少喜讀書。自經籍外。諸史諸子。以及山經地志。歧黃醫書。孫吳兵法。道藏佛典。無所不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爲先。已而學於師山。則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知之矣。乃日從事於六經四書。而尤盡心於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有得。卽筆記之。且曰。程朱之說。謹問簡略。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爲有得。嘗語人曰。自吾見鄭先生。於體認道理。識所謂大潑潑地者。於應事。得經權之道焉。先是其父魯卿善治生。仲宜代之承家。曰。先人將

積有餘以及人。元康敢不善述之。乃以其歲所入爲十分。其三以爲家用。其三以供貢賦及官府公用。其二貯之以防水旱。其一以賑族黨鄰。各有差等。其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立社倉而不取其息。休寧有務官。以負課鬻二女爲倡。百計贖之。朱子祭田百畝。爲族人所盜賣。以中統鈔一萬五千餘貫復之。其他不能枚舉也。紅巾兵至饒州。集鄉勇以捍州里。已而官軍棄城走。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盡挈老幼入山避之。時師山正當厄。先生謀於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師死不可再得。傾家救之。得出。是年官軍來復。新安先生與其從子深。師山之弟。理皆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積勞成疾。嚙語諄諄。猶曰殺賊。竟卒。甫三日。紅巾復至。先生之家遂破。初。師山門下弟子日盛。先生爲築書院以處之。師山曰。繼我主講席者。子也。及先生卒。師山哭之慟。

梓材謹案。謝山於是卷割記云。尙有鮑安。然查師山文集及諸書。無及鮑安者。蓋卽鮑仲安也。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浚合傳

鮑先生淮合傳

修撰鮑先生類合傳

鮑深。字伯原。仲安之從子也。其父同仁。與師山爲學侶。官至同知。會昌州。先生與弟浚。淮。並學於師山。行業與仲安等。師山之被購者。仲安爲行賂。先生冒死入城。自任其事。遂得免。師山被召。先生攝行。師山書院山長。以教諸生。師山至。四明而返。道出淳安。將留焉。先生迎之而還。元兵復新安。先生與仲安以義兵。

應之時人稱爲鄧門二鮑。仲安死於行間，先生爲主其喪，出其柩於兵革之中而葬之。明師下徽州，鄧愈復購師山先生先令遁去，而使己子頰代入獄。榜掠百輩，度不可免，師山乃挺身出。先生朝夕在獄，視其飲食，師山自饘先生躡踊號哭如喪父母，痛無以救其師也。頰字尙駿，少隨其父講學師山，兼遊石邱先生胡默之門。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翰林，修撰同知耀州，非罪而死時，先生尙在堂論者以爲天道之難讖也。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尙駿云：從學鄉先生張子經、胡孟成、鄧彥昭諸先生輩，是其從遊者，不獨師山石邱也。

附錄

新安再陷，元軍復至，伯原被執，其帥欲殺之。伯原從容言曰：山林遺民，捍禦鄉井，將軍奈何不撫綏之而反殲之乎？帥乃釋之。

鮑先生觀

鮑先生偕合傳

鮑觀，字以仁，仲安之從子也。其父葉，亦師山老友，先生與其弟偕，並學於師山。孝友稱於鄉里，嘗築堂以奉親，師山名之曰亦政。師山將死，先生流涕而言曰：觀願得一言以自警，則尊所聞行所知，猶侍左右也。不然，死且不瞑。先生幸哀之，師山援筆書曰：予之以亦政名子堂也，其謂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婦型於家，化於鄉，是亦爲政而已矣。奚必食君之祿，治民之事，而後爲政？子兄弟其勉之。師山之死，先生周

旋最力。

鮑先生葆

鮑葆亦伯原子也。師山被囚，日侍側。一日請曰：先生素愛靈山之秀，近得西山釣石極佳，當俟先生事定後築草堂以講學。師山歎曰：吾且死矣，子好爲之。嘗考乾淳之際，東陽郭氏、吳氏、何氏皆以富家子興起於學，徧遊東萊，同甫說齋止齋水心諸人之門。父子兄弟交馳講舍，可謂一時之盛。師山之講學亦資鮑氏之力。願東陽諸子尙在承平之時，而鮑氏當喪亂，其崎嶇百死以衛其師，蓋有古人之風。後世之泊然於師友之際者，足以感媿也夫。

汪先生自明

汪自明字俊德，歙縣人也。師山之死，以孤篋辰託之。

王先生友直

王友直字季溫，婺源人也。初師黟南，已而黟南令助教於師山，出則講授諸生，入見則執弟子禮，相隨六年。師山愛之如骨肉。師山蒙難，自始囚至就死，未嘗一日舍去。時黟南避地越中，師山以所著春秋闕疑屬之，使歸請序於黟南而傳之。願新安文獻志不載其人。

洪先生斌

洪先生杰合傳

洪先生宅合傳

洪斌字節夫歙縣人也。帥其弟曰杰字仲德曰宅字季安。並學於師山。師山嘗登天目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見城南覆船山。邃深險易。爲一郡最勝處。自是每夏攜書避暑山中。先生因爲構招隱草堂於眠雲石下。師山偕黟南諸公賦詩焉。先生亦嘗師石邱先生胡默。

吳先生虎臣

吳虎臣字道威歙縣人也。師山先生之妹丈。因從學焉。家於縣南。其地曰富登。有一石巖然出江上。勢若飛入江中。師山每過之。輒坐釣其上。徘徊不能去。人因稱爲鄭公釣臺。淮閩余闕聞之。以篆書鄭公釣臺寄之。鮑以仁輩乃建草堂以爲講學之地。

國良家學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浚

鮑先生淮並見師山門人

君茂家學

鮑先生觀

鮑先生偕並見師山門人

石邱門人

修撰鮑先生頰

洪先生斌並見師山門人

黔南門人

王先生友直見上師山門人

樗庵家學融堂五傳

參政鄭先生桓

鄭桓字居貞歙縣人同知潛子先生從父官閩中從貢秦甫遊明初以碩儒與唐仲實等召對官終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後坐方正學黨死參姓譜

樗庵門人

修撰鮑先生頰見上師山門人

伯原家學

修撰鮑先生頰

鮑先生葆並見師山門人

卷九十五

齋同諸儒學案表

蕭齋	李朮魯翀——子遠
	附師蕭克翁 竇伯輝
	呂思誠——和希文
	附翟彝
	第五居仁
	賈仲元 並見錫庵門人
同恕——	第五居仁
並晦翁續傳	賈仲元——石伯元
韓擇	
侯均	
並勤齋同調	
趙世延	
錫庵同調	

齋同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尙未替。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同築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所以歸元儒之未詳師承者。

晦翁續傳

貞敏蕭勤齋先生辭

蕭勤字惟斗。陝西奉元人。自兒時。性至孝。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請業日衆。世祖分王秦。辟先生與韓擇同侍秦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使從吏先詣先生舍。時先生方汲水灌園。從吏固不識也。使飲馬。姑應之。自若。少頃。冠帶出迎客。從吏懼。伏地謝罪。亦殊不屑意。後累以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集賢侍讀學士徵。皆不起。武宗嗣位。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再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固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先生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旨遠。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從黃氏補本錄入。

文貞同築庵先生恕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居奉元。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閒言。先生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世祖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

子司業。使三召不起。西臺侍御史趙世延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以先生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召爲左贊善大夫。明年。移疾歸。文宗天曆初。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辭。其學由程朱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時祀齋。蕭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這罪乎。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槩庵。時蕭惟斗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必主先生家。士論稱之曰蕭同。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諡文貞。所著槩庵集二十卷。同上。

勤齋同調

徵君韓先生擇
韓擇字從善。與蕭惟斗同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始。或疑爲陵節勤苦。先生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常知。而皓首不知。可乎。世祖嘗召之赴京。不起。其卒也。門人服總麻者百餘人。同上。

博士侯先生均

侯均字伯仁。亦與惟斗同邑。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及千徧。終於己無益。名震關中。用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即歸。同上。

槩庵同調

文忠趙先生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祖按竺邇。幼孤。鞠於外大父。尤要申。謬爲趙家。因氏爲趙。後

家成都。先生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歷拜平章政事。至順元年，詔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至元改元，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魯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七。諡文忠。先生歷事九朝，敬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參史傳。

勤齋門人

文靖李朮魯菊潭先生神附師蕭克翁子遠

李朮魯神，字子翬，順陽人，狀貌魁梧，不妄言笑。父居謙，辟掾江西。先生稍長，即勤學，從新喻蕭克翁學，已復從蕭貞敏遊。梓材案以上二十八字，從黃氏補本節入。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文章典雅，深合古法。累官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時諸生素已望先生，至是私相歡賀。先生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居，遂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先生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卒封南陽郡公。諡文靖。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蔭調祕書郎，轉襄陽縣尹，未行，南陽賊起，明道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遂被害。

梓材謹案先生傳向列北方學案魯齋門人中而不詳師承黃氏補本則詳之故合訂之以入是卷

忠肅呂先生思誠附程彝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夢文昌星而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勤齋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爲陪堂生。擢泰定元年進士，授同知遼州事，改景州，舊縣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有翟彝者，自其

大父因河南亂被掠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先生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累擢國子監丞。陞司業。拜監察御史大夫。出僉廣西廉訪司事。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先生劾之。先生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應吉貪墨。浙民多怨之。先生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歷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集賢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官至光祿大夫。大司農卒。年六十五。先生三爲祭酒。一法許文正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注疏太繁。魏鶴山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諡忠肅。參史傳。

靜安第五先生居仁

賈先生仲元。並見樂庵門人

渠庵門人

靜安第五先生居仁

第五居仁。字士安。□□人。幼師蕭惟斗。弱冠從同氏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誼。率多化服。遊其門者。皆學明行修。卒之日。門人私諡靜安先生。從黃氏補本錄入。

賈先生仲元

賈仲元。□□人。學於齋貞敏公。同文貞公。一出於正者也。參王忠文集。

菊潭門人勤齋再傳。

博士竇先生伯輝

竇伯輝，中山人。師國子祭酒李虬魯先生。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實祭酒所命。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子弟。同上。

忠肅門人

侍郎和先生希文

和希文，平定人。學行過人。洪武中擢用。涖職勤能。官至刑部侍郎。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贊善時，北歸養母。宋景濂送之以序言。先生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風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又言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擢爲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

賈氏門人架庵再傳

鄉貢石先生伯元

石伯元，京兆人。嘗舉鄉貢進士。爲陝西第一。已而隱不仕。其學受於賈仲元氏。所著周易演說，謂易道不可以傳注。求易傳於傳注，則其道愈不明。於是諸儒之說悉棄弗省。獨取河洛二圖以玩索之。一旦恍然。若心領其義而神會其旨者。乃筆而爲書。每卦有說，專以明象爲要。非苟爲空言而已。至於河圖洛書之數，重卦變卦揲卦之法，又爲十二圖以發揮其要。指云參王忠文集。

卷九十六

元祐黨案表

曾任宰相者 七人	曾任執政者十六人 內除鄭雍李清臣	曾任待制以上者三 十五人內除楊畏	餘官三十九人	又待從官二人
司馬光別見 涑水爲	梁燾別見 泰山學案	蘇軾別見 蘇氏蜀學	秦觀別見 蘇氏蜀學	岑象求
學案	王巖叟別見 范呂諸			上官均別見 范呂諸儒學案
文彥博別見 泰山	王存	范祖禹別見 華陽學	湯鹹	
學案			杜純別見 范呂諸儒學案	又餘官四人
呂公著別見 范呂	傅堯俞別見 涑水學	王欽臣		孫諤
諸儒學案		姚勗	司馬康別見 涑水學案	范柔中
呂大防別見 呂	趙瞻別見 涑水學案	顧臨別見 安定學案		鄧考甫
諸儒學案	韓維別見 范呂諸儒	趙君錫別見 高平學	宋保國別見 荆新學	江公望
劉摯別見 泰山學案			略	又曾任執政一人
范純仁	孫固別見 涑水學案	馬默別見 泰山學案	吳安詩	蔣之奇別見 廬陵學案

學案	韓忠彥並見高平	范百祿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孔武仲別見濂溪學案	張耒別見蘇氏蜀學略	又曾任待制以上一人
	胡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王汾	歐陽棐別見廬陵學案	龔原別見荆公新學略	
	蘇轍別見蘇氏蜀學略	孔文仲別見濂溪學案	呂希哲別見陽明學案	又餘官九人	
	劉奉世別見廬陵學案	朱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劉唐老	鄧忠臣	
	范純禮別見高平學案	吳安持	晁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略	馬涓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陸佃別見荆公新學略	錢總	黃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尹材別見水學案	
	安燾別見安定學案	李玄純別見蘇氏蜀學略	孫覺別見安定學案	李深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彥若	鮮于侁	黃隱別見水學案	李之儀	
	附弟仲愈	畢仲游	范平正並見平學案		

授推月 官除伊 西京汝 國子監 教	溫公申 公韓康 公絳	為尙書 左丞公 公著	額未行 而卒程 明道	以宗正 丞召程 明道	州起司 馬溫公 光知陳	確韓嶽 相王珪 卒蔡	五月時 相王珪 卒蔡	聽政	
十二月 閉經筵	石卒 伊川受 經筵之 命	六月庚 辰以呂 惠卿	惡首罪 魁竄之	命伊川 兼修國 子監	太學條 制八月 差判	登聞鼓 院卒	九月溫 公卒	是年調 揚龜山 時徐	州司法 以憂去
溫公請 起文潞 公彥	申公相 起文潞 公彥	四月韓 絳罷	崇政殿 說書	詔伊川 為通直 郎充	命韓維 呂大防 孫永	仁同知 樞密院 事永	八月議 事都堂 仲劾伊 川	二月西 京國子 監伊川	宗御製 劉放編 次神
范蜀公 鎮卒	式十二月 頌元祐 赦令	黨論	復與宗 愈進君 子無	比隆嘉 祐無何 黨議	左右侍 郎王存 胡宗愈	書侍郎 王存胡 宗愈	轉孫固 劉摯門 下中	呂汲文 仲大防 范許公	四月五 月上不 得命辭 位

政和三年癸巳	政和四年甲午	政和五年乙未	政和六年丙申	崇寧四年乙酉	崇寧五年丙戌	大觀元年丁亥	大觀二年戊子
六月蔡京罷 七月詔籍人除元 祐姦黨及得罪宗廟 外餘並錄用	閏八月詔戒朋黨	十一月以上書邪等 及曾經入籍人並不 許試學官	十二月蘇子由卒	正月蔡京出知河南 蔡京專政	正月以星變毀元祐 黨人碑劉忠肅擊以 黨人碑劉忠肅擊以	五月蔡京復相 五月詔自今凡總一 路及監司之任勿以 元祐及學術及異議人 充選	三月依詳教文看詳 到孫固等四十五人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 外餘並出籍又看詳 到葉祖洽等六人詔 並出籍
大觀三年己丑	大觀四年庚寅	政和元年辛卯	政和二年壬辰	三月趙挺之相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 弟之禁 六月蔡京罷 九月還流人詔議者 以次徒近地 十一月章惇死	三月詔籍人許到畿 縣伊川於餘官為第 二等伊川於餘官為第 通直郎致仕	八月伊川卒 七月曾布死	六月復依教看詳到 韓維等九十五人詔 並出籍
三月詔上書邪下等 人可依無過人例今 後改官升任並免檢 舉	十一月以上書邪等 及曾經入籍人並不 許試學官	三月詔籍人許到畿 縣伊川於餘官為第 二等伊川於餘官為第 通直郎致仕	三月詔籍人許到畿 縣伊川於餘官為第 二等伊川於餘官為第 通直郎致仕	三月詔籍人許到畿 縣伊川於餘官為第 二等伊川於餘官為第 通直郎致仕	三月詔籍人許到畿 縣伊川於餘官為第 二等伊川於餘官為第 通直郎致仕	三月詔籍人許到畿 縣伊川於餘官為第 二等伊川於餘官為第 通直郎致仕	三月詔籍人許到畿 縣伊川於餘官為第 二等伊川於餘官為第 通直郎致仕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種師道葛尹焯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	
		焯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蔡京死於潭州	
	十月	種師道卒	

謝山宋元祐黨籍碑跋曰元祐黨人碑記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公燾會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別書王珪之名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相章惇亦與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也

又跋元祐黨人碑曰張章簡公綱在紹興中奉詔看詳元祐黨人名籍狀云臣等看詳黨人碑刻共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雖皆出於蔡京私意而九十八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冗雜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曾任宰相者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七人曾任執政者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十六人曾任待制以上者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顛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總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高孫

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三十五人。庶官秦觀湯誠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公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社陳祐任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史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三十九人。所有三百九人。餘除九十七人。其餘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此外二百餘人。姓名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年遠別無文字考究。難以雷同開具。是後推恩指揮。且此一百三家。以章簡之奏也。予讀元城語錄云。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則所謂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其中以予所知。如李清臣。豈應在元祐之內。鄭雍亦附章惇。而陸佃雖在荆公弟子中。爲較勝。然要不得云元祐之人也。楊畏之惡。當駕李清臣而上之。至庶官中。亦多庸人。廁其間。然則章簡以前碑爲定者。亦非不易之論也。後碑正自多賢人。特混入者。亦不可不考耳。

元祐黨籍

曾任宰相者七人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別爲涑水學案

忠烈文寬夫先生彥博 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忠肅劉莘老先生摯 別見泰山學案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僕射韓先生忠彥 並見高平學案

曾任執政者十六人 內除鄭雍李清臣二人

左丞梁況之先生巖 別見泰山學案

端明王彥霖先生巖叟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尙書王先生存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於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尙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累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文忠公呂正獻公趙康靖公所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歷知太常禮院先生故與王荊公厚荊公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卽謝不往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尙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尙書右丞三年遷左丞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召爲吏部尙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寔熾先生

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旣而降通議大夫。先生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先生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云參史傳。

獻簡傅先生堯俞

懿簡趙先生瞻並見涑水學案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溫靖孫先生固別見涑水學案

資政范先生百祿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尙書胡先生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文定蘇頌濱先生轍別見蘇氏蜀學略

端明劉先生奉世別見廬陵學案

恭獻范先生純禮別見高平學案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別見荆公新學略

樞密安先生濂別見安定學案

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五人。內除楊畏一。

文忠蘇東坡先生賦別見蘇氏蜀學略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待制王先生欽臣

王欽臣字仲至宋城人文公洙之子清亮有志操以文贊歐陽兗公兗公器重之用蔭入官文潞公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總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滿意誰可爲學士者總以先生對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總爲學士先生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先生平生爲文至多所交蓋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參史傳

祭酒姚先生勛

姚勛字輝中山陰人舉進士歷永康令元祐初召爲左正言奏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佞仰無所建明遷起居郎改國子祭酒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再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參嘉泰會稽志

雲濼謹案先生名一作綱紹聖四年衢州居住

學士顧先生臨別見安定學案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別見高平學案

轉運馬先生默別見泰山學案

待制孔先生武仲別見濂溪學案

侍郎王先生汾

王汾字口口，鉅野人。翰林學士禹偁曾孫。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參史傳。

舍人孔先生文仲別見濂溪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待制吳先生安持

吳安持字口口，浦城人。同平章事充次子。元祐時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仕終天軍開待制。參史傳。

龍圖錢先生生總

錢總字穆父，吳越王之後。知諫院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旣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荆公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古靈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古靈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總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荆公使弟和甫來見，許用御史。先生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荆公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先生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哲宗蒞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先生。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辭懼而求

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經經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旣而雍章至。先生答詔。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於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卽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圖學士。同上。

尙書李先生之純別見蘇氏蜀學略

龍圖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 修撰鮮于先生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先生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調黜令通。判綿州。簽書永興軍判官。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介甫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先生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介甫。介甫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介甫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介甫乃不敢言。凡居郡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文忠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徙京東西路。後兩路合爲一。以先生爲轉運使。時王呂當路。正人多不容。先生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文忠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過揚。先生往見。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培斂虐害。竄之。

復以先生使京東。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拜左諫議大夫。見哲宗幼沖。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先生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景仁孫之翰推許。孫泰山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文忠讀九誦。謂近於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參史傳。

學士趙先生彥若

趙彥若。宗室子。官翰林學士。紹聖初。章惇當國。惡元祐黨人。以先生預修神宗實錄。謫澄州。參明一統志。

粹材謹案先生臨淄人。宋史附其父師民傳。僅云試中書舍人。

端明趙先生高

趙高。字公才。邳州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元祐初。累遷至樞密直學士。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其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於黨籍。參史傳。

待制孫先生升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於耳自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問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尋拜

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撫其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其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別見涑水學案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別爲元城學案

待制韓先生川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及舜民爭之。先生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先生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饒州。與孫君孚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參史傳。

待制賈先生易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十錢。使從學。先生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惟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

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申公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其言頗切直然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轉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會布容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同上。

待制呂先生希純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別見廬陵學案

學士王先生覲

王覲字明叟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先生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類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闕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先生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公掞光庭訐東坡試館職策問呂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先生言蘇某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尙小使士大

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知成都府。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卽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關。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先生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別見高平學案

修撰呂先生陶別見蘇氏蜀學略

尙書王先生古

王古字敏仲。莘縣人。文正公旦曾孫。太常少卿靖之子也。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當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和甫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其好異論。且以爲博士出爲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尙書蔡京不合。詔徙兵部。尋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尙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傾放欠。挺之言其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黨籍碑之爲三百九人者。有兩王古。其一在餘官。宋史無傳。茅山志所云。崇寧五年。爲朝散郎。簽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者。當是也。

待制陳先生次升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介甫字說招諸生訓之先生作而曰丞相豈秦學耶美商
缺之能行仁政而謂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邱縣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
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淮南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
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先生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榜許其自新
今若考一言之失致干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勝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惇
卞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呂升卿察訪廣南先生言陛
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遂志釋憾則又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
先生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蔡卞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
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
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
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先生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元城安世稱其有功
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同上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修撰謝先生文瓘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

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貽呂申公書。再調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迺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參史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餘官三十九人

宣德秦太虛先生觀別見蘇氏蜀學略

庶官湯先生馘

湯馘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侍郎杜先生純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議司馬先生康別見涑水學案

庶官宋先生保國別見荆公新學略

諫官吳先生安詩

吳安詩字傳正。浦城人。同平章事。充長子。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參史傳。

龍圖張先生耒別見蘇氏蜀學略

直閣歐陽先生業別見廬陵學案

侍講呂榮陽先生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校理劉先生唐老

劉唐老官祕閣校理紹聖四年落職監桂陽鹽稅務以其爲元祐姦黨故也參續資治通鑑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附見陳忠肅傳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略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別見涑水學案

郎中畢先生仲游附弟仲愈

畢仲游字公叔鄆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士安曾孫與兄仲衍同登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輩東坡爲考官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徽宗時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子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伯魚子思乃野服幅巾以祭爲不稱詔皆追侯之先生早受知於司馬溫公呂申公不及用范堯夫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凜散秩而終年七十五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先生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爲郡

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參史傳。

諫議常先生安民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郎中孔先生平仲別見濂溪學案

宗丞王先生鞏別見蘇氏蜀學略

庶官張先生保源

張保源字澄之。□□人。元符元年三省言其與王定國鞏累上書議論朝政。詔特勒停。峽州居住。參瓊峯治通鑑。

朝散汪先生衍

汪衍。□□人。官朝散郎。元符元年詔除官勒停。永不收斂。送昭州編管。同上。

校書余先生爽

余爽字荀龍。分宜人。知宣州良臆子。與兄卞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先生尙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其不附己。乃摘其言爲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參史傳。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別見荆公新學略

諫官常先生立

常立字□□。汝陰人。秩之子。始爲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聖中蔡卞薦爲祕書正字。諸王府侍講。崇政

殿說書召對以爲諫官會布欲傾卞貶監酒稅而卒參宏簡錄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修撰唐先生義問

唐義問字士宣江陵人質肅公介之次子善文辭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質肅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句文字累擢湖南轉運判官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用文潞公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參史傳

奉議余先生卞

余卞字洪範分宜人校書爽之兄也博學多大略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使司句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設方略復平之五溪蠻叛斷渠陽道先生適使湖北節制諸將伐山開道入渠陽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卽位復奉議郎管句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崇寧中入黨籍同上

員外李先生格非別見蘇氏蜀學略

博士商先生倚

商倚字□□淄川人官太學博士入元祐黨籍有詩見同文館集參宋史紀事

正言張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庶官李先生社

李社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正言陳先生社

陳社。靈澤案碑刻作社。史作社。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先生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參史傳。

忠敏任先生伯雨別見蘇氏蜀學略

朝請陳先生鄂

陳鄂。字彥聖。建陽人。第進士。知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賦。先生曰。歲歉而賦不蠲。饑孳滿。際何以奉公。竟蠲之。後爲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不請外。居閩漕。以元祐黨坐廢。復朝請大夫。卒。先生性清鯁。歷官五十年。猶爲寒士。參姓譜。

通判朱先生光裔

朱光裔字公遠河南人紹聖二年通判府事參草堂寺題名

梓材謹案先生疑是公棧光庭兄弟行

庶官蘇先生嘉

蘇嘉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諫議龔先生史

庶官呂先生希績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別見涑水學案

承議吳先生儔

吳儔建安人正肅公育之孫官承議郎名在黨籍紹興五年贈直祕閣官其家一人參續資治通鑑

又侍從官二人

待制岑先生象求

岑象求字巖起梓州人終寶文閣待制入黨籍參宋詩紀事

待制上官先生均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司諫孫先生諤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歿諡慈靜居士。少挺特不羣。爲張文定方平所器重。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太常博士。遷丞。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先生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先生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遷左司諫。俄以疾卒。參史傳。

博士范先生柔中

范柔中字元翼。南城人。舉進士。官至宣德郎太學博士。其學長於春秋。著春秋見微十卷。行於世。折衷三傳。去取諸家。深得聖人之意。元祐間。上書言事。後被禁錮。遷謫死。紹興初。朝廷崇尚節義。追贈直祕閣。得官一子。參江西人物志。

提點鄧先生考甫

鄧考甫。靈濠案碑刻作考甫。史作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積官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元符末。詔求直言。先生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云云。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先生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參史傳。

諫議江先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了翁。瓘同贈右諫議大夫。同上。

又曾任執政一人

文穆蔣穎叔之奇別見廬陵學案

又曾任待制以上一人

侍郎龔先生原別見荆公新學略

又庶官九人

考功鄧玉池先生忠臣

鄧忠臣字謹思。長沙人。熙寧二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祐黨廢。參宋詩紀事。

梓材謹案。范忠宣文集補編。載先生覆忠宣謚議。跋云。因覆謚忠宣。遂入黨籍。出守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於家。後贈直祕閣。所居玉池峯。自號玉池先生。

臺諫馬先生涓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別見涑水學案

朝散李先生深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縣尉范先生正平並見高平學案

博士蘇先生炳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銀青周鄞江先生鏗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舍人李先生昭玘別見安定學案

又不在碑目三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縣令李先生勉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知州家先生愿別見蘇氏蜀學略

附攻元祐之學者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 左僕射專以紹述爲事

安惇字處厚廣安人 同知樞密院事議開詠理書牘

蔡京字元長浦城人 左僕射元祐黨籍自書其碑

蔡卞字元度京弟 知樞密院事章惇引居要地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 符制與惇卞謀陷元祐舊臣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 右僕射贊章惇紹述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 尙書左丞附章惇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 中書侍郎發策紬元祐之政

楊畏字子安洛陽人 禮部侍郎陰結章惇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 右僕射建議紹述復排擊元祐諸人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 尙書右丞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

張商英字天覺新津人 右僕射力攻元祐大臣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 同知樞密院事

來之邵字祖德延平人 御史

周秩字□□秦州人 京西轉運使

翟思字□□□□人 以上四人章惇引居要地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 蘇州守議閱訴理書牘

吳材字聖取處州人

王能甫字□□□□人 以上二人排斥元祐諸賢

強浚明字□□錢塘人

葉夢得字少蘓吳縣人 戶部尙書以上二人爲蔡京客與定黨籍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 參知政事阿附新法攻擊善類

四月魏公出行邊	紹興五年乙卯	紹興六年丙辰	紹興七年丁巳	紹興八年戊午	建炎元年丁未	建炎二年戊申	建炎三年己酉	建炎四年庚戌
二月張魏公浚相	魏公豐公並相	魏公豐公並相	二月除和靖祕魯少監進除太常少卿	二月張魏公浚相	四月高宗北歸改元	十二月黃潛善汪伯彥並相	三月朱勝非相俱罷	十一月范宗尹相贈故
七月高宗論張守秦檢黨籍至今追贈未	四月賜進士張橫浦九成第一	四月朱勝非以母憂去位	四月范元長冲直史	八月秦檜相	宣仁太后之罪追諡蔡卞邢恕等官	九月朱勝非復相	九月呂頤浩相	五月元長薦尹和靖
張舜民四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	九月朱勝非復相	七月勝非復相	五月元長薦尹和靖授和靖右宣教郎充	八月秦檜相	語取孟子論治道諂語書之座右正	九月呂頤浩相	九月趙豐公鼎相	四月范元長冲直史
題伊川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晨赴行在	九月朱勝非復相	九月呂頤浩相	十一月邵伯溫卒	崇政殿說書	工部侍郎兼揚內殿侍	九月呂頤浩相	十一月范宗尹相	七月高宗北歸改元
紹興元年辛亥	紹興二年壬子	紹興三年癸丑	紹興四年甲寅	紹興五年乙卯	紹興六年丙辰	紹興七年丁巳	紹興八年戊午	紹興九年己未

楊龜山卒 九月賜進士汪玉山 應辰第一	學傳於二程 五月謝上蔡良佐子	陳公輔論伊屏絕之學 惑亂天下乞罷之學 自崇寧後伊川有 爲世大禁者二十有 五年靖康初乃罷之 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封爵邵張二程列於 從祀魏公奏入報聞 陳公輔周秘石頴辨 共劾文定學術公提 舉義不修改文定提 之四月和靖以師程子 九月朱漢上震卒 和靖至國門命爲祕 書耶兼說書力辭詔 不受	魏公罷謫居永州 豐公復相	紹興九年己未	秦檜專政 正月和靖辭免待制 正講差提舉江州太 平待制如放 四月呂頤浩卒
集賢殿令九日董彛除 州社論君子小人之 呂廌論君安國乞 中廌胡文定安國乞 三月廌胡文定安國乞 封爵邵張二程列於 從祀魏公奏入報聞 陳公輔周秘石頴辨 共劾文定學術公提 舉義不修改文定提 之四月和靖以師程子 九月朱漢上震卒 和靖至國門命爲祕 書耶兼說書力辭詔 不受	紹興十年庚申	秦檜專政 四月錄用伊川孫陽 補將仕郎和議者張 八月貶梗耶喻者張 九成知州喻安遠知 寧陳剛中知安遠知			紹興十年庚申	
三月秦檜復相本中 六月以呂東萊本中 直學士院 十月豐公免相秦檜 專政 十一月和議起直學 士院曾開與從官張 士院曾開與從官張 蘇符薛徽言御史方 廷寶成景夏常明范 張廣成景夏常明范 極言不可和趙雍皆 忻胡忠簡登並抗疏	紹興十一年辛酉	秦檜專政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秦檜專政 十一月和靖卒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秦檜專政 十一月鄧仲熊論豐 公立專門之學可爲 國家感	秦檜專政 鄧仲熊復論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秦檜專政 十月張震乞申劾天 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秦檜死士大夫之攻 伊川者自是少息	六月葉伯益議論程 學不當一切擷棄 詔取士毋拘程頤王 安石一家之說 自檢專國柄程學爲 世大禁者凡十有二	三月賜進士王梅溪 十朋第一	
	州 十年至是始解 十月安置魏公於永		

附攻專門之學者

秦檜字會之江甯人。僕射唱和議。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吏部郎乞屏程學。

謝山跋宋史陳公輔傳後曰玉山汪懋文定公會孫也其跋王信伯集云尹和靖年譜但載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蓋自趙忠簡公進朱子發范元長於資善堂朱嘗奏疏以爲伊川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又乞官謝顯道之子而尹之召陳公輔之除吏部郎皆范所薦公輔首對論王安石學術之害宜行禁止且言臣初無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既而心知其非遂自感悔遂除司諫又言有見今

被舉行誼可稱而尚在遠方未至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蓋指和靖已而忠簡去位。所引用多罷去。惟朱以上眷獨存。公輔遂上言用川之徒。僞爲大言。皆宜屏絕。於是朱公震求去。上堅留之。和靖亦辭召命。有旨促赴闕。陳尋除禮侍。既嘗上意。知不能回。則又請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三經義與諸儒之說並行。以消偏黨。可爲嗟歎。案公輔之爲小人至此。宋史未能盡抉其前後情狀。予故特表而出之。

周祕字□□。秦州人。秩弟。中丞。

石公揆字道任。新昌人。侍御史。以上二人劾胡文定。

汪勃字彥及。黟縣人。簽書樞密院事。乞去專門。

何若字□□□□人。右正言簽樞。乞黜程張之學。

曹筠字□□□□人。□□□□請劾專門之學。

鄭仲熊字行可。西安人。樞參知政事。論專門之學。

張震字真突。□□人。□□□□乞申劾專門之學。

宋元學案

卷九十七

慶元黨案表一

曾任宰執者四人	趙汝愚 <small>別見玉山學案</small>	朱熹 <small>別見晦翁學案</small>	劉光祖 <small>別見邸劉</small>	皇甫斌	楊宏中
曾在待制以上者十三人	留正	徐誼 <small>別見徐陳諸儒學案</small>	諸儒學案	范仲壬	周端朝 <small>別見嶽麓諸儒學案</small>
餘官三十一人	周必大 <small>別見范諸儒學案</small>	彭龜年 <small>別見嶽麓諸儒學案</small>	呂祖儉 <small>別見東萊學案</small>	張致遠	張衍
	王蘭	陳傅良 <small>別見齊止齋</small>	葉適 <small>別見水心學案</small>		林仲麟
	薛叔似 <small>別見良齋</small>	楊方洲 <small>別見諸儒</small>			蔣傅
學案	項安世 <small>別見晦翁</small>	徐範			蔡元定 <small>別見西山</small>
學案		蔡氏學案			

十一月胡忠簡卒	魯公獨相	淳熙十年癸卯	魯公獨相	正月晦庵差主管台	州崇道觀自是杜門不出作式夷精舍居	之	六月陳賈論道學欺	世盜名乞擢斥時鄭	可爲吏部尙書亦上	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謂道學	用遂有道學之目	十二月象山遷教令	所刪定官	淳熙十四年丁未	淳熙十五年戊申	淳熙十六年己酉	紹熙元年庚戌	
魯張子智等十五人	魯公獨相	淳熙十一年甲辰	魯公獨相	十一月令峽州歲時	存問郭白雲雍									五月魯公罷	正月留魏公正相攝	魏公獨相	魯公獨相	
七月東萊卒	魯公獨相	淳熙十二年乙巳	魯公獨相	八月王魯公准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五月魯公罷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二月起陳止齋爲吏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八月王魯公准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五月魯公罷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二月起陳止齋爲吏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八月王魯公准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五月魯公罷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二月起陳止齋爲吏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八月王魯公准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五月魯公罷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二月起陳止齋爲吏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八月王魯公准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五月魯公罷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二月起陳止齋爲吏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八月王魯公准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五月魯公罷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二月起陳止齋爲吏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八月王魯公准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五月魯公罷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二月起陳止齋爲吏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八月王魯公准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五月魯公罷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二月起陳止齋爲吏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p>同志者請於益公反率</p>	<p>覆極益以通之</p>	<p>理因疏納知名士廢</p>	<p>而不用者陳君舉傳公良</p>	<p>雖不能用人然其後亦</p>	<p>多所收摠</p>	<p>十二月郭白雲卒</p>	<p>紹熙二年辛亥</p>	<p>魏公獨相祕閣修撰</p>	<p>春晦庵除祕閣修撰</p>	<p>運副使差知靜江府轉</p>	<p>辭差知潭州</p>	<p>疑畏禮始疾於是過重</p>	<p>華之禮始疾於是過重</p>	<p></p>
<p>八月晦庵除兵部郎</p>	<p>官未供職林栗劾晦</p>	<p>晦庵奏狀水心遠為</p>	<p>晦庵除江東轉運副</p>	<p>使辭十月差知漳州</p>	<p></p>	<p>紹熙三年壬子</p>	<p>魏公獨相</p>	<p>十一月羅尚書點尤</p>	<p>御史度葉舍人適等</p>	<p>請光宗朝重華宮不</p>	<p></p>	<p></p>	<p></p>	<p></p>
<p>九月劉於澄清之卒</p>	<p>太學博士魏公拔用</p>	<p>知名之士魏公從之</p>	<p>自是一時善類多聚</p>	<p>於朝</p>	<p>十二月詔起象山主</p>	<p>紹熙四年癸丑</p>	<p>三月葛邲相</p>	<p>五月賜進士陳龍川</p>	<p>至第一授建康簽判未</p>	<p>六月胡簽樞晉臣卒</p>	<p></p>	<p></p>	<p></p>	<p></p>
<p>夫陳賈今有正言黃</p>	<p>論檢點佞柔清議所</p>	<p>非出賈與祠論者也</p>	<p></p>	<p></p>	<p></p>	<p>紹熙五年甲寅</p>	<p>六月孝宗崩</p>	<p>七月寧宗即位尊光</p>	<p>宗黃直癩餘為迪功</p>	<p>八月晦庵除煥章閣</p>	<p>待制侍講</p>	<p>魏公罷</p>	<p>趙忠定汝愚相</p>	<p>擢徐子宜誼中書門</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七月何澹論專門之	學短拙竊詐宜錄真	去偽引榜朝堂于一網	忠定用之人是	十一月費忠定永州	安匪徐子宜南安軍	十二月晦庵罷待制	仍舊宮觀	慶元五年己未	侂胄用事	正月詔彭子壽追三	官勒停曾無選三聘	追兩官	二月詔劉文節落職	房州居住	五月賜進士得真西	山德秀魏崑山丁翁	奉聖登開鼓上書然祖	不當立偽學之禁送	連州拘管又配欽州	牢城收管	十二月言者乞虛偽	道之徒姑與外祠使宿
								慶元六年庚申	侂胄用事	閏二月謝深甫相	三月晦庵卒于考亭	八月京鐘死	乞嚴行約束	會送偽師朱某之葬								
								嘉泰元年辛酉	侂胄用事	二月議者又言偽學	用人聽言之際防微	貶益公為少保	八月李樹簡祥卒									
								嘉泰二年壬戌	侂胄用事	正月言者論習偽之	徒倡為攻偽之說乞	禁止為政復趙忠定	最思言追復趙忠定	資政殿大學士黜人	之見在者徐子宜誼	劉良修光獻陳止齋	傅良章茂獻陳止齋	先叔大中之幼學曾無	正甫大中之幼學曾無	邊仁甫大中之幼學曾無	范文叔仲鵬黃商伯	顯游子正仲鵬黃商伯

嘉定十六年癸未	嘉定十七年甲申	覆議從之	橫渠請謚
彌遠獨相 五月賜進士蔣重珍	彌遠獨相 正月錄用伊川後人		
第一 博士講證橫渠曰達	補伊川曾孫觀之登		
禮部侍郎議謚于明 誠中三字取一字用	六月詔補伊川元孫 源迪功郎		
之鶴山擬用誠字謚 者以爲不可○雲滾	八月寧宗崩理宗卽 位		
史道命錄自註云國 史本傳稱謚曰明熊			
氏去非性理羣書稱 謚曰獻未知孰是○			
梓材案鶴山入爲太 常少卿定謚曰明然			
最後定謚曰獻			

慶元黨案

曾任宰執者四人

忠定趙子直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忠宣留仲至先生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晉江人。鄂國公從效六世孫。紹興十三年。第進士。孝宗朝。除給事中。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不樂。出知紹興府。後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簡素化民。除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同知樞密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姜特立擢知閣門事。聲勢浸盛。乞斥逐。上意猶未決。特立謁之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選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先生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之。與共政。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拜少傅。封魯國公。力辭。孝宗疾篤。數請車駕過宮。先生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迺退。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率同列乞早正嘉王儲位。不報。卽出國門。上表請老。寧宗卽位。遣使召還。進少保。封衛國公。積數事。失上意。韓侂胄從而閒之。詔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又以張叔椿言落職。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量移南劍州。詔復元官職。致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開禧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八。贈太師。寶慶三年。賜諡忠宣。參史傳。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獻肅王軒山先生蒨

王蒨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累除武學諭。孝宗幸學。先生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轉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蒨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出守舒州。尋出手詔。王蒨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言朝

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爲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卽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先生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座。或議建里居家廟。力爭以爲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卽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卒。先生盡言無隱。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於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軒山集十卷。言先生在經樞論宮僚攀附而登輔佐。道諛濟私。陳義凜然。嘉定以來。子孫不敢求仕。亦不敢請諡。至端平。乃得諡獻肅云。

曾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正肅彭止堂先生龜年別爲獄籠諸儒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節薛象先生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別見玉山學案

文肅鄭補之先生混

鄭湜字溥之福州人光宗卽位爲祕書郎因轉對首乞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慶元初權直學士院時趙忠定汝愚罷相去知福州先生草制坐無貶辭免參姓譜

謝山答臨川論慶元黨籍鄭湜帖曰昨問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愚考福建通志湜字溥之一字補之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以其爲褒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諡文肅按李枏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旣遷之後便出亦自好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做而遽出亦無此例枏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戡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考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卽有僞學之禁溥之旣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旣召用何以又遭禁錮愚意或卽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於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尙有見於他書宋史自荒陋耳梓材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三云鄭溥之卽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于能會稽人陳蕃叟卽陳

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顛末具有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所云別紙卽此帖也。

宣獻樓攻媿先生論

正惠林先生大中並見邱劉諸儒學案

少師黃先生由

黃由字子由平江人舉進士第一累官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侍御史張巖奏其植僞黨與遂奉祠嘉定間起爲浙東安撫使仍官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卒贈少師參姓譜

侍郎黃先生黼別見涑水學案

尙書何月湖先生異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之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先生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累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拜焉先生謂其色白虛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先生交密言者遂以先生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先生曰戊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丐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明年擢工部尙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

仕卒年八十一。先生高自標置。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參史傳。

獻簡孫先生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縣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以學官。先生竟就常德教授。以歸。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親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秘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使。朱元晦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後溪光祖與先生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論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先生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卽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論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元晦事相類。先生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先生曰。熹議桃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遂失上意。會彭忠肅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先生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旣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趙丞相旣罷。侂胄專國。出知太平。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同上。

餘官三十一人。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別爲耶劉諸儒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別見晦翁學案

文肅李悅齋先生真

龍圖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忠節曾先生三聘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公游先生仲鴻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蕭簡李先生祥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調濠州錄事參軍累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趙丞相以言去國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連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祐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參史傳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見慈湖學案

知州趙嫺庵先生汝諧別見水心學案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別見玉山學案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尚書汪先生遠別見玉山學案

國博孫先生元卿

孫元卿字東伯。口口人。國子博士。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知州陳先生武別見止齋學案

宗丞田先生澹

田澹字口口。南劍人。官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別見止齋學案

龍圖詹先生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別見晦翁學案

寶文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直閣孟先生浩

孟浩字養直宜春人。乾道進士。知武寧縣。有聲。累遷知湖州。以忤權貴罷。後復起。官至直秘閣。爲人廉介。一毫不妄取。與爲文章。有法度。所著有麗技集。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鞏別見邨劉諸儒學案

通判白先生炎震

白炎震字口口。普州人。成都府通判。

武臣三人

統制皇甫先生斌

皇甫斌字文仲。華山人。官池州都統制。

鈐轄范先生仲壬

范仲壬。蜀人。贈太保瑑之弟。燦四世孫。寥。徽宗時。有功。避不以自名。官至右武大夫。先生其從孫也。武舉中第。裁八年。出知金州。後爲利路鈐轄。燦尙使。鄉里敬服。故其後以武聞云。參氏族譜。

鈐轄張先生致遠

張致遠字口口。南劍人。江南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知軍楊先生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忠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於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忠定爲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歷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忠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忠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掠爭。俱被斥。先生曰。師儒能辯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疏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愛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敵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權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顥力辯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旣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舐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己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概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

下察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劄封干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先生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駟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侂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先生一秩。亦不拜。累改宣教郎。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參史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衡

張衡字用叟。侯官人。官終泰和令。嘗同楊宏中上書。參福建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福建通志作道道與衡古今字爾宋史忠義傳稱先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周端朝同登進士第。

太學林先生仲麟

林仲麟字景仲。寧德人。儻有大志。淳熙五年。試太學第一。慶元中。與楊宏中等六人上疏救趙忠定。韓侂胄怒。送毗陵編管。先生毅然不少詘。時有慶元六君子之稱。參姓譜。

太學蔣先生傳

蔣傳字象夫信州人先生久居太學忠鯁有聞叩關之事皆其屬稿云參宋元通鑑

朝奉徐先生範

徐範字彝父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學於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趙丞相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關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寘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其友亦勸止之先生曰業已書名矣尙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先生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歷知邵武軍遷國子監丞徙太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參史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監嶽呂先生祖秦別見東萊學案

附攻慶元僞學者

韓侂胄字師夫安陽人平章軍國本力攻僞學

京鐘字仲遠洪州人右丞相實發僞學之名

何澹字自然處州人樞密與京鐘主僞學之禁者六年

劉德秀字仲洪洪州人諫議大夫首論留忠宣引僞學之罪

胡紘字□□處州人御史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

- 李沐字□□湖州人 正言 論罷趙忠定又劾留忠宣
劉三傑字□□婺州人 正言 論僞學黨變爲逆黨
施康年字□□通州人 正言 乞嚴行約束僞徒送葬
姚愈字次愈平江人 大諫 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
陳賈字□□舒州人 兵部侍郎 乞填斥道學
楊大法字元範婺州人 侍御
張釜字□□鎮江人 大諫 指劉文節涪州學記爲謗詞
錢象祖字□□錢塘人 參政
葉翥字□□處州人 尙書 奏禁語孟學庸等書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人 樞密
張巖字□□揚州人 侍御 黃少師由植僞黨
陳謙字□□興化人 侍御
傅伯壽字□□泉州人 侍郎
汪義端字子充黟縣人 勃孫 中書舍人
高文虎字炳如明州人 直院 草僞徒改視回聽詔
張伯垓字□□秀州人 察院

虞師旦字周卿平江人 吏部侍郎

趙善堅字德固宜春人 婺州簽判

林采字□□□□人 監察御史

沈繼祖字□□興國人 監察御史 以胡絃奏劾降廢

丁逢字□□常州人 川秦都大

邵襄字□□秀州人 司直 請僞學不得除在內差遣

王沈字□□□□人 衡州守 乞著僞學籍

錢整字□□□□人 衡州守

余嘉字□□漳州人 新州教授 上書乞斬降廢

趙師召字□□□□人 迪功郎

張貴謨字子智處州人

黃掄字□□□□人 右正言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 淳熙間吏部尙書 言僞學不宜信用

林栗字黃中福州人 淳熙間兵部尙書 劾降廢不供職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 淳熙間右丞相 實始廢元僞學之議

趙彥逾字德老明州人 資政殿大學士

謝山跋趙彥逾傳曰。深寧先生所著四明七觀。甚稱彥逾之清節。不意大儒立言。亦尚有阿私也。彥逾之爲人。尙足道乎。案彥逾晚與樓林二參政並召。有司諫王居安言樓鑰林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豈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引入政府。遂啓侂冑專政之謀。汝愚斥死。彥逾之力居多。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薰蕕共器。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居安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時爲諫官才十八日。居安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此足爲彥逾定案矣。彥逾之子錢夫。實有清節。乃幹蠱之子也。

寶慶元年乙酉	寶慶二年丙戌	寶慶三年丁亥	紹定元年戊子
史彌遠專政 八月賜張橫浦盤日 文忠	彌遠專政 正月賜陸復齋九齡 謚文遠沈定川煥謚	彌遠專政 正月贈晦庵太師追 封信國公	彌遠專政
紹定二年己丑	紹定三年庚寅	紹定四年辛卯	紹定五年壬辰
彌遠專政 九月晦庵改封徽國 公	彌遠專政 五月蔡九舉沈卒	彌遠專政	彌遠專政 是年賜進士徐元杰 第一
	召布衣李微之心傳 赴闕		

紹定六年癸巳	端平元年甲午	端平二年乙未	端平三年丙申
十月鄭忠定清之相	忠定獨相	正月詔議胡安定孫	九月崔與之相
綱選卒	五月召徐文清僑爲	泰山邵康節歐陽永	
十一月召陳和仲填	太常少卿西山爲翰	叔周濂溪司馬溫公	
爲樞密院編修官	九月召真西山爲翰	蘇東坡張橫渠程明	
	林學士魏鶴山直學	道伊川等十人從祀	
		孔子廟庭	
		三月真西山參知政	
		五月西山卒	
		六月文惠行簡相	
		八月詔趙忠定配享	
		寧宗廟廷	
		十二月知沔州高稼	
		死節	
嘉熙元年丁酉	嘉熙二年戊戌	嘉熙三年己亥	嘉熙四年庚子
八月詔趙忠定追封		正月翁文惠平章軍	閏月李文清宗勉卒
福王		國重事李宗勉史嵩	
		之相	
		十二月崔清獻與之	
		以陳和仲爲國子司	
		業	
淳祐元年辛丑	淳祐二年壬寅	淳祐三年癸卯	淳祐四年甲辰

史嵩之專政 正月周二程張朱列	蓋之專政	蓋之專政	蓋之專政 九月嵩之去位
子從紀濂溪封汝南 伯明道封河南伯伊			十二月范文肅鍾社 清獻範相
川封伊陽伯橫渠封 邵伯二月喬文惠			
卒五月賜進士得 王厚齋應麟			
淳祐五年乙巳	淳祐六年丙午	淳祐七年丁未	淳祐八年戊申
四月杜清獻卒 六月徐侍郎元杰暴		四月鄭忠定復相	忠定獨相
卒 十二月游似相			
淳祐九年己酉	淳祐十年庚戌	淳祐十一年辛亥	淳祐十二年壬子
正月范文肅卒 閏二月趙葵相	是年賜進士方逢辰 第一	十一月謝方叔吳潛 相	方叔獨相
寶祐元年癸丑	寶祐二年甲寅	寶祐三年乙卯	寶祐四年丙辰
方叔獨相	八月董槐相		十月程元鳳相 五月賜進士文文山 天祥第一
寶祐五年丁巳	寶祐六年戊午	開慶元年己未	景定元年庚申
元鳳獨相 八月嵩之死	四月丁大全相	十月吳潛復相 賈似道相	四月吳潛罷

景定二年辛酉	似道專政 正月加封張南軒輩 陽伯呂東萊開封伯 並從祀孔子廟庭	景定三年壬戌	似道專政 六月吳毅夫潛暴卒 于福州	景定四年癸亥	似道專政 五月婺州布衣何基 建寧布衣徐幾並授 迪功郎	景定五年甲子	似道專政 九月竄建寧教授謝 疊山枋得於興國軍 十月度宗即位
咸淳元年乙丑	似道專政	咸淳二年丙寅	似道專政	咸淳三年丁卯	似道專政 三月程元鳳復相 八月葉夢鼎相	咸淳四年戊辰	似道專政 十二月程元鳳卒
咸淳五年己巳	似道專政 三月江萬里馬廷鸞	咸淳六年庚午	似道專政 正月五萬里罷	咸淳七年辛未	似道專政	咸淳八年壬申	似道專政
咸淳九年癸酉	似道專政	咸淳十年甲戌	似道專政 七月瀛國公即位 十一月王掄相 十二月章鑑相	德祐元年乙亥	似道專政 二月陳宜中留夢炎 四月陳宜中留夢炎 五月賜婺州處 士何基謚文定王柏	德祐二年丙子	似道專政 正月吳堅文天祥相 李芾死節 趙良淳死節
					承事郎南劍州似道 拉殺于南劍州似道 十一月以謝疊山爲 江西招諭使		

附晚宋詆訾諸儒者

周密字公謹吳興人 義烏令自號弁陽老人又號四水潛夫

粹材謹案周公謹先爲齊人後徙湖其著齊東野語云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過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新安朱元晦而已此外有橫浦張子韶象山陸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又云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褻衣博帶危坐闊步或鈔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人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爲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由前之說尙爲平允之論由後之說不無有所詆訾故其癸辛雜識後集謂饒雙峯自詭爲黃勉齋門人雜識別集目王厚齋爲形拘言徐徑畷沽激太過且謂其無忌憚云至其浩然齋雅談有云宋之文治雖盛然諸公率崇性理學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且引葉水心洛學興而文字壞爲至言意欲伸文詞以抑道學與野語前說不相矛盾邪。

荆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	子雱	
廬陵門人	龔原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沈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王無咎		
晏防		
陸佃	子宰	孫游
呂希哲	別爲榮陽學案	
汪澥		
鄭俠		
蔡肇		
陳祥道	弟暘	
許允成		
別附呂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

父周輔

馬希孟

方懋

孟厚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爲新學者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略
王學餘派

王安禮

元孫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安國

並荆公弟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荆公講友

宋保國

荆公學侶

荆公新學略

祖望謹案荆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畧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聖學而雜於禪蘇氏出於縱橫之學而亦雜於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荆公新學略及蜀學略梓材案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爲雜學故列之學案之後別謂之學略云。

廬陵門人

宋元學案 二十四 荆公新學略

三十五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蚤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爲鞏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卽位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職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顯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開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爲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爲也會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荆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爲惠卿所誤哲宗卽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傅紹聖初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於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

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雲濠案荆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傳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且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強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詘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參東郡事略。

祖望謹案靖康間。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於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荆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粲而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

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王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會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

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尙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性情論。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死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尙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

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勿思而已矣。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知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一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回。顏。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仁知論。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

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閱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中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於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於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行述。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

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知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詞。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况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

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誡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父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於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泱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泱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誡。不足

以爲教乎。曰。法令誥誡。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答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將性也。且如人有財。

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原過

附錄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何如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程氏遺書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卽逐之溫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元城語錄

梓材叢案元城語移此者五條其四條見後

韓絳自請前日謬於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則言宰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於是乎媿文彥博矣王珪問故上曰彥博嘗爭國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珪曰國馬是王安石堅請本非聖意上復歎曰安石誤朕豈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竟略不得與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命別撰

安石與呂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於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

以盡數對詔。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虛千人。遠近驩喜。神宗歎曰。百姓富家。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數年。則躬自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其全文載邵氏聞見後錄。邵氏云。亦陳登中尊堯之意也。今所錄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口口口曰。本朝因楊炎之稅法。租庸調已并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常役則調。春夫。非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再三調也。而又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曰過月錢。其餘尙有難以條舉者。廟堂之所謨謀者。錢也。刑罰之所重而不赦者。錢也。文移之所急者。錢也。能催科者爲賢。不能者爲不賢。廉恥盡矣。

劉元城曰。漢大臣於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爲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爲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又曰。五帝之法尙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枋必爲奸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爲萬世禍。人主

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事不可爲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不可動。反復詰難。使人主從之。乃已。口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比矣。

呂榮陽曰。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經之學。義理必爲一說。辭章必爲一體。以爲一道。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寧道孔聖謬。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釋老誕慢之說。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爲理。使斯士浮僞慘薄。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於桀紂。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於王衍也。其尙書之說。如老不可敬。禍不足畏之類。誣經害教。陰貽天下之禍。王安禮爲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宜論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兢兢三經。惟謹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說。則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之。破律亂常。尤甚。果何等書也。

又答袁季臯曰。荆公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至十三級而止。明道謝曰。公自十三級而出。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

楊龜山曰。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却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

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賊。不受賊。豈分外事乎。

陳右司曰。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若爲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爲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吳叔揚曰。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謂法度之言也。詩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諧聲。呂氏童蒙訓。

劉靜春曰。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材自出。治道自舉。

祖望謹案此條最精。

倪氏經鋤堂雜志曰。荆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爲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爲徇也。若其閒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當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東南爲便。不見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間願從中州雇役。朝廷從之。當時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爲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置應奉司。以成政宣之禍。至於亡國。不知他經原無此義。古人只說恭儉。釋經不可不嚴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漢制解經。三代安有口賦。又如國服爲息。息字。凡物之生歎處。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錢。土地所出原無錢。介甫錯處。盡是康成錯處。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承其

誤以至此。

又周禮折衷曰。周禮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誤引。致得荆公堅守以爲成周之法。當時諸老雖攻荆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荆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於道。何足以爲法。道而不施於法。亦不見其爲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爲害不小。永嘉二陳所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爲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爲二。後學從而爲此說。豈知周禮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後世以刑法爲法。故流於申商。以漢制沒入家財爲奪。以馭貧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臣下去國。待放於郊。然猶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此所謂馭。

又跋了齋日錄辯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身徵民。以至考建質俟。初無二理。今日不通政事。卻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也。嗚呼。

林竹溪虞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甚缺。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義。非介甫之書。和靖去荆公未

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爲荆公罪。冤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又曰。鄭溪西曰。半山字說。不足爲穿鑿。許慎識文識字。而求義太口。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別文字也。某有三語曰。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義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謹按此說似未可據。

謝山荆公周禮新義題詞曰。三經新義。盡出於荆公。子元澤所述。而荆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於荆公之筆。蓋荆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出於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條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荆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間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荆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該。惟其牽纏於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荆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荆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荆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荆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於尙書推四家。荆公與焉。且謂其不強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亦稟荆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爾雅成於陸氏。而以其餘爲埤雅。旣博且精。彼其門人所著。尙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宮。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於和靖語錄中所辯。予觀宋志。荆公嘗作左氏解一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嘗與陳甲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詆也。而况是書又荆公所最屬意者乎。

又記荆公三經新義事曰。荆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猶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案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於學。程式多士。而王安石晚年字說。溺於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太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於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啟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

附傳

左丞王先生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荆公之弟。早登科。辟河東幕職。轉運使。呂公弼薦於朝。召對。適荆公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潤與湖州。爲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旣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於理恐。

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費之。尋進知制誥。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拜中大夫。尙書右丞。轉左丞。徐禧永樂之敗。帝始悟。歎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某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寧。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祿大夫。爲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闕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參史傳。

祕閣王先生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亦荆公弟。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神宗卽位。近臣薦其才行。爲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誨諂事荆公。先生惡之。一日。荆公與惠卿論新法於其第。先生好吹笛。荆公諭之曰：宜放鄭聲。先生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先生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參東都事略。

荆公講友

文定曾南豐先生輩別見虛陵學案

縣令孫正之先生倅

孫倅字少述。吳興人。四歲而孤。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歷黃祐中。與王介甫曾子固名聞江淮。母病革。義不得仕。客居吳門。吳與丹陽揚子間。

士大夫敬畏之。劉原父知揚州，薦其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詔試祕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不赴。英宗卽位，沈遘王陶薦其可備侍從，以忠武軍節度推官知來安縣。熙寧三年，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皆不受。介甫少與友善，兄事之。介甫爲宰相，道過真州，先生待之如布衣時。參哲宗實錄。

梓材謹案劉公是雜錄云：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州人，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實錄謂其晚年下愈，至于罵坐怒鄰，異矣。朱子爲劉子和傳，言子和之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實生子和云。又案林希爲先生傳云：從其母家揚州，母親教之。又云：慶歷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于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則正之卽是先生矣。

荆公學侶

庶官宋先生保國

宋保國不知何許人。荆公嘗答其書曰：使人之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尙有少疑，想榮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參臨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荆公學侶，後入元祐黨籍，宋史無傳。

荆公家學廬陵再傳

龍圖王元澤傳

王雱字元澤。荆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詔開熙河。荆公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元澤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荆公執政。所用多少。年元澤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荆公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元澤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荆公更張政事。元澤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荆公與明道程子語。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元澤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參史傳。

荆公門人

侍郎龔先生原

龔原字深父。雲濠。案宋史列傳作深之。遂昌人。嘉祐八年進士。紹聖初。爲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擢中書金人。徽宗初。爲兵部侍郎。先生力學。以經術尊敬介甫。始終不易也。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十卷。參東都事略。

直講王先生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爲儀真主簿。天台令。棄歸。從王荆公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

主簿已又棄去。法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停。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荆公爲政。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遊。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荆公言論莫逆也。荆公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參史傳。

縣丞晏歸生防

晏防字宗武。臨川人。丞相殊之姪。雲濠案謝溪堂誌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獻公宗武叔祖也。則當爲姪孫。幼學於王荆公。主崇仁簿。萬載丞。行李蕭然。遣家奴致米。乃得歸。赴調。卒於京。先生寬厚好學。安於義命。不可榮辱。所著有侯門集十卷。俱賦集一卷。同上。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讀書。躡屣從師。不遠千里。受經於王荆公。入京。適荆公當國。首問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荆公子雱用事。好進者益集其門。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裘。先生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去荆公之黨。荆公卒。先生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拜尚書右丞。讒者詆先生名在黨籍。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先生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同上。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安定學又學於荆公熙寧大學成分錄學正復第進士累遷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予祠卒贈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錄太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於司成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學不終而染於新經之說

梓材謹案是傳本在安定學案以其皆染新學故移入是卷

朝奉鄭一拂先生使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荆公秉政問以所聞先生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荆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繪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先生所進圖狀羣奸切齒荆公去呂惠卿執政先生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復竄於英徽宗立赦之還仍故官又爲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言行錄云王荆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是先生固在荆公之門而能邁其師者陸放翁書其逸事謂先生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啟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荆公見器重又從蘇東坡遊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大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侯先生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似之擊節纒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臣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同上。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晉王荆公云呂惠卿蔡京蔡卞林希憲序辰楊畏蔡肇皆門人之達者也。

正字陳先生祥道

陳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同上。

謝山陳用之論語解序曰荆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考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深父之易陸佃之尚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懋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有知之者但見於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荆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於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於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於道鄉鄒公而託於祥道予爲道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爲哉諸家爲荆公之學者多牽於字說祥道疵類獨寡爲可喜也况荆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家居細爲校讎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禮新義王昭禹

周禮解。鄭宗顏考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於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爲存之。

許先生允成

許允成。王荆公門人。著有孟子新義十四卷。荆公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先生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參晁氏郡齋讀書志。

別附

參政呂吉甫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荆公。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荆公爲政。吉甫方編校集賢書籍。荆公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溫公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懷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服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溫公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溫公又貽書荆公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荆公不悅。會吉甫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待制。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荆公子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荆公力薦吉甫爲參知政事。鄭俠疏吉甫朋姦壅蔽。吉甫怒。

又惡馮京異己。而荆公弟安國惡吉甫。姦詔面辱之。於是乘勢並陷。三人皆獲罪。荆公以安國之故。始有隙。吉甫既叛。荆公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御史蔡承禧論其惡。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中。知大名府。延州。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徙爲杭州。復知大名。致仕。崇寧五年。起知杭州。坐其子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州儀同三司。參史傳。

僕射蔡元長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其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元豐末。知開封府。司馬溫公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元長獨如約。溫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爲臺諫言其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歷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元長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雇役遂定。差雇兩法不同。十年間。元長再泄其事。成於反掌。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元長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元長覬執政。曾布忌之。但進承旨。徽宗卽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之。畢史事。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出知江寧。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史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居杭州。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之。起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元長自助。復用學士承旨。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布爲右僕射。徽宗命之曰。神宗

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元長頓首謝。願盡死。進左僕射。遂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用馮澥錢遜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盡更鹽錢法。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竄略盡。元長尤未愜意。命等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頒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藉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元長免爲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躡拜太尉。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改封楚國。朝朔望。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閒。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二日一至都堂治事。元長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三省。元長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未幾。褫條侍讀。而元長亦致仕。欽宗卽位。邊遽日急。元長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元長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云。同上。

文正蔡元度下

蔡卞字元度京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荆公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荆公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閣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初荆公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詭以他書代至是元度卽防家取以上因爰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尙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于惇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陵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元度禮辭不許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於帝前詆元度元度求去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坐妖人張懷素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正高宗卽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同上

文節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元祐初歷祕書少監進中書舍

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子中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子中皆密豫其議。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罷知亳州。移杭州。旋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府。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諡曰文節。同上。

州守蹇授之序辰父周輔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父周輔。字蟠翁。少與范鎮何鄴爲布衣交。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累改刑部侍郎。罷知利州。廬州卒。強學善屬文。神宗常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改京西。累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其類元祐章牘。傅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安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禮部刑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時。過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授之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同上。

侍郎楊子安畏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徙洛陽。子安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司馬溫公。稱其盛德。溫公卒。復言其不知道。呂正愨大防劉忠肅摯爲相。用爲工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正愨攻忠肅十事。忠肅罷。蘇子容頌爲相。復攻子容。子容罷。子安欲蘇文定轍爲相。宣仁后召范忠宣純仁。子安攻忠

宣子安本附文定。知文定不相復。詆文定其傾危反覆如此。遷禮部侍郎。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子安復考悉下之。惇入相。子安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徙子安吏部。尋以寶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天下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卒。同上。

爲新學者

進士馬先生希孟

馬希孟。雲濠。按一作暉。孟字彥醇。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著有禮記解七十卷。陳振孫曰。亦宗王氏者。

侍郎方先生懋

方懋。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頌鄉薦表。進禮記解於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頌其書於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雲濠案先生政和八年進士。任至禮部侍郎。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新學而黜之。

孟先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遠。著有周禮詳解。用荆公而加詳。參周禮訂義。

謝山題王昭禹周禮詳解跋曰。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父之

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略荆公周禮存於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於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

鄭先生宗顏

鄭宗顏著有考工記注一卷參萬歷內閣書目

門下耿希道南仲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歷試太子詹事欽宗卽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以東宮舊臣賜宅一區升尙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李綱等謂不可和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起兵入衛京師二帝北行乃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旣卽位薄其爲人罷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責臨江軍居住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參史傳

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曲陽人進士及第宣和中累官翰林學士尙書左丞金人來歸燕以初寮爲燕王府路宣撫使以郭藥師將叛力求罷靖康初貶官初寮爲文豐潤敏拔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初寮官太保亦從新學者其爲人詳見景迂學案

龔氏門人廬陵三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陸氏家學

陸元鈞先生宰

陸宰字元鈞農師佃之子放翁游之父農師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先生所作也參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農師春秋後論二十卷又載先生春秋後傳補遺一卷朱氏經義考並云未見

陳氏家學

侍郎陳先生陽

陳陽字晉之福州人祥道弟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其所著樂書二百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累官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參史傳

元鈞家學廬陵四傳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農師佃之孫也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字爲名而字其名紹興間已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熿實先生於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也紹興末賜第學

詩於會茶山。又嘗從張紫巖遊。具知西北事。官至中大夫。遂致仕。誓不復出。後韓侂胄欲其出。慈福賜韓以南園。先生爲之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相侔。蓋寓微意云。參四朝聞見錄。

陸務觀語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節錄王氏困學紀聞移入。

和甫續傳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略

卷九十九

蘇氏蜀學略表

蘇洵	子	孫邁
應陵學侶	軾	迨

	子轍	孫遲	
		孫适	
		孫遜	蘇友龍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穎濱續傳
		張耒	見上東坡門人
	鍾業		
	鍾槃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略 蘇學餘派
	家勤國	子愿	
	附師劉巨		
	家安國		
	家定國		

	並二蘇講友
	呂陶
	東坡同
	李之純
	從弟之儀 別見高平學案
	穎濱同調
任孜	子伯雨
	孫象先
	曾孫盡言
	附兄質言
	孫申先
	孫五世希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任汲	
並老泉講友	

蘇氏蜀學略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統見上卷荆公新學略。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時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歐陽堯公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書既出公卿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爲老蘇召試不就除武校書郎是時王荊公名始盛堯公勸先生與之遊而荊公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論後十年荊公用事其言乃信先生既命以官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先生言於韓魏公曰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曷若遂先帝恭儉之德紓百姓目前之患魏公謝之爲省其過盛者禮書既成未報而先生卒年五十八特贈光祿寺丞先生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著有謚法文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先生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梓材謹案張樂全集載先生墓志題曰文安先生文安其爲主簿縣名也其謚曰文見宋文憲文集

老泉文集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

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
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
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襲襲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則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
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
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
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
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

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不窮也。易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

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禮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

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發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透。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透。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信乎。樂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旣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旣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

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爾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詩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

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授之禹。又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嚚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嚚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書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

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某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某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能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春秋論。

附錄

林竹溪齋學記曰。老泉上歐公書。如曰。近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可以復見於當世。賢人君子。又曰。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又曰。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又曰。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愚嘗以爲己爲人之訓。參之。無乃不可。

老泉講友

寺丞任先生孜

知州任先生汲合傳

任孜。字道聖。眉山人。以問學氣節。推重鄉里。與蘇明允埒。累官至光祿寺丞。與弟汲知名於蜀。東坡時稱爲大任。小任。汲字師中。通判黃州。郡人爲作師中庵。任公亭。後知瀘州。不主開邊之議。參姓語。

梓材譚案秦淮海爲瀘州幕表云與兄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是先生兄弟皆老蘇友也。

老泉家學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蘇軾字子瞻老泉長子生十年老泉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先生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堯公得先生刑賞忠厚論疑其客會子固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授福昌簿堯公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制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魏公曰軾之才遠大器也要在朝廷培養之今若驟用天下士未必以爲然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王荆公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荆公欲變科舉與學校詔兩制三館議先生議上有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悞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召問何以助朕先生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時荆公創行新法先生上書論條例司青苗等法不便於民且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荆公怒嗾御史誣奏其過窮治無所得先生請外判杭州徙知密州再徙徐州河決曹村先生築隄障之

又徙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神宗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先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累除翰林學士，旋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讀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先生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先生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濬湖治井，民受其利。召爲翰林承旨，復以讒請外。出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尋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先生乞補外，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先生不得入辭。旣行，上書言毋進好利之臣，輕有變改，願虛心循理，區別邪正。紹聖初，御史論先生掌內外制，曰：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著書以爲樂。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有六。先生與弟轍、夙承家學，自謂作文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老泉作易傳未成，命述其志。先生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雲濠案邪齋讀書志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稱東坡七集。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

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先生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擠排。不得安於朝廷。鬱懔無聊之甚。轉而逃入於禪。斯亦通人之蔽也。累贈太師諡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參史傳。

蘇氏易解

朱子曰。乾之象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鴻臚太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爲閃倏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辯。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爲之辯。以待後之君子。而其餘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

朱子曰。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願以已之不見爲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所以爲利也。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所以爲貞也。

朱子曰。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并言之也。

朱子曰。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爲貞也。

朱子曰。品物流行。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太和焉。此乾之所以爲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太和一句。無所用矣。

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邪。然則蘇氏所見。始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君子曰。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

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朱子曰：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邪。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无所還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枯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羊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

朱子曰：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死生壽夭，无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間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朱子曰。如蘇氏之說。則命无所容。命无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辯。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至於此。則无爲而物自安矣。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无病。然其於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皆惑也。

朱子曰。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關。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无形。无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

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火者。无有之際也。始雖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治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

朱子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

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况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日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謂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无寂滅之學。揣摩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知者見道而謂之知。夫仁知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朱子曰。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无二道。幽明无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邪。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日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居一方。至是而始相接。則不亦繆乎。

昔於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

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朱子曰。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邪。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辯。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

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屬目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朱子曰。蘇氏不知仁知之根於性。顧以仁知爲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朱子曰。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

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畧。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爲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魄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氣志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至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梓材註案東坡易解與穎濱老子解。卽謝山序錄所謂蘇氏之學。雜于禪者。故特爲著錄。朱子以是二解與張無垢中庸解。呂氏大學解並駁之。謂之雜學辯。而友人臺溪何錡爲之駁云。

附錄

汪玉山答李仲信曰。文章於事。必求其實。於理。必求其正。東坡謂賈誼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所欲爲。賈生痛哭之時。灌已死矣。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之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

使荆公得以藉口。

又與朱元晦曰：東坡初年亦關禪學，其後乃溺之，謂其不知道可也。概與王氏同貶，恐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

劉剛中問東坡何如人，朱子曰：天情放逸，全不從心體上打點，氣象上理會，喜怒哀樂發之以嬉笑怒罵，要不至悍然無忌，其大體段尙自好耳。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吾於東坡宜若無罪焉。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文爲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車玉峯脚氣集曰：東坡萬言書，前面說時事儘好，至於厚風俗存紀綱處，便澹泊枯槁，蓋其本原處歉，所以如此。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東坡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莢。此尹和靖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曰：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文定蘇穎濱先生轍

蘇轍，字子由，文忠弟也。年十九，與文忠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爲尤切。授商州軍事推官。時老泉敕修禮書，先生乞養親京師，旣爲大名推官，神宗立，先生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荆公執政，呂惠卿附荆公，先生與論多相牾，荆公出青苗書，使先生議，曰：有不便，以告先生。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荆公曰：君言有理，自此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言與荆公合，青苗法遂行。荆公召用謝卿材等，訪求四方遺利，先生力陳其不可。荆公怒，奏除河

南推官。改著作佐郎。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諫。溫公以荆公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先生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急難施行。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遷起居郎中書舍人。呂汲公爲相。先生條論部事。多所建白。代兄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其父兄之文。及先生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執政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先生疏斥其非。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又奏導河築堡。雇役差役四弊。六年。拜尙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起李清臣爲中書。鄧潤甫爲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絀元祐政。先生諫曰。先帝之睿算。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疏中引漢武事。不悅。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平殿學士。諡文定。先生性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王偁稱其心閒神王。學道有得。又曰。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而世事愈淡。蓋其名迹與兄東坡相上下。

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參史傳。○雲濠案先生著又有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

蘇黃門老子解

朱子曰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朱子曰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爲大中之極。亘萬世而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爲說。無一辭之合。學者於此。先以予說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虛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朱子曰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朱子曰。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爲能眩人。而使之不爲君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爲斯人之禍矣。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朱子曰。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

朱子曰。老子之學。以無爲爲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爲。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朱子曰。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修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僞。

朱子曰。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邪。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邪。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于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爲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

朱子曰。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

得亦有淺深。有過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嘗苦其無所從。

朱子曰。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入而已。達道者。果如是之衆邪。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于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于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朱子曰。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于蘇氏遠矣。

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朱子曰。有彼有此。則天下當有二道也。

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朱子曰。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

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邪。

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朱子曰。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于世。而世何所資于道邪。王氏有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爲如此。則是道常無用于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于蘇氏亦云。

老泉門人

鍾先生棨

鍾先生棨合傳

鍾棨。字子翼。虔州人。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歿。蘇明允歸自江南。南遊至虔。先生與其弟槩從之遊。時明允未爲時所知。敖遊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先生獨知敬異之。參東坡文集。

二蘇講友

家先生勤國附師劉巨

監郡家先生安國合傳

司法家先生定國合傳

家勤國眉山人慶歷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東坡兄弟爲同門友王荆公廢春秋學先生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先生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驚歎云參史傳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晚監郡定國官永康司法參軍宋史著錄家安國春秋通義二十四卷

東坡同調

修撰呂先生陶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侍郎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侍郎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之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具之遂書以獻不繆一字第進士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于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熹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同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數人相繼罷去先生謁告歸還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蘇東坡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辯不已先生言臺諫當

殉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敵。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後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入元祐黨籍。以其爲川黨羽翼。則亦蜀學之魁也。黃司業隱欲火王氏三經板。而先生攻之。其持平又如是。

穎濱同調

尚書李先生之純

李之純。字端伯。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先生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邈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三遷御史中丞。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先生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端叔之儀。其從弟也。亦與黨籍同上。

任氏家學

忠敏任先生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寺丞。孜子。累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先生首擊章惇。繼論蔡京。建中靖國

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先生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先生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徙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史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先生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淳熙中諡忠敏同上

東坡家學老泉再傳

員外蘇先生邁

蘇邁字伯達東坡長子知仁化縣文章政事綽有父風以考最遷雄州防禦推官終駕部員外郎參姓譜

承務蘇先生迨

蘇迨東坡中子官承務郎與弟過俱善爲文同上

承務蘇斜川先生過

蘇過字叔黨東坡季子也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任右承務郎東坡累遭貶謫獨先生侍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先生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先生于東坡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版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初之海上爲文一篇曰志隱東坡嘗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家于穎昌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有二叔父欒城每稱其孝以訓宗族參晁景迂集

少卿蘇先生元老

蘇元老字在廷東坡從孫幼力學善屬文黃山谷奇之舉進士累官太常少卿時禁元祐學術東坡方在黨禁先生亦罷提點明道宮先生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坐豈不榮哉有詩文行世參姓譜

東坡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景迂先生說之從兄也聰明強記自幼卽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端友官杭州倅見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判蘇文忠東坡文忠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開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于經術者可革浮薄官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累除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斂迹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秩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晉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嘗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靖節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先生才氣俊逸嗜學不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于天得尤精楚辭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官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

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云。參史傳。○雲濠案先生著有雞肋集七十卷。

宣德秦太虛先生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喜讀兵家書。嘗介其詩于王荆公。荆公謂其清新似鮑謝。又見東坡于徐。爲賦黃樓。東坡謂有屈宋才。勉以應舉。養親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坡以賢良方正薦于朝。累除國史院編修。紹聖初。坐黨籍出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滕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先生長于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東坡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同上。

龍圖張先生耒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三能爲文。十七作函關賦。習傳人口。遊學于陳。學官蘇頌濱愛之。東坡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先生感切知己。因從之遊。由進士歷官太學錄。以范忠宣薦。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出知穎州。洺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先生在穎。聞東坡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先生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于騷辭尤長。時二蘇及黃魯直。晁无咎輩相繼歿。先生獨存。士人就學者衆。作

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年務平淡。效長慶體。而樂府得盛唐之髓。投閒困苦。口不言貧。晚節愈厲。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賢殿修撰。同上。

鄉舉李先生廌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先生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文忠。東坡于黃州。贊文求知。東坡謂其筆墨瀾灑。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先生再拜受教。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且而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蕝其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于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二十餘柩。歸葬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東坡。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東坡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汲公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東坡與范正獻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于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東坡卒。先生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已。至于事師之勤。詎敢以生死爲閒。卽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絕進取意。謂穎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先生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鑿二萬言。論西

事朝廷擒羌會鬼章將致法先生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蓋先生經濟博通言達于行不得僅以經生目之矣同上

宗丞王先生鞏

王鞏字定國莘縣人又正公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也長于詩從東坡遊東坡守潞州先生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東坡待之于黃樓上謂先生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東坡得罪先生亦竄賓州數月得還後歷宗正丞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同上

附錄

劉元誠談錄曰王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得疾焚死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知州孫先生總

孫先生勳並見高平學案

待制蔡先生肇別見荆公新學略

員外李先生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先生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先生工于辭章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參史傳

靈深謹案先生嘗以文章受知于東坡。娶王氏。宣徽使拱辰孫女。女清照。自號易安居士。皆能文。並見宋史本傳。

穎濱家學

直閣蘇先生遲

蘇遲字伯克。文定長子。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婺州。奏減稅額。父老爲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婺之蘇氏始此。參金華賢達傳。

蘇先生适

蘇适

蘇先生遜

蘇遜穎濱之子。穎濱改定春秋集解。願謂之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况于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于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載之後。學儻在于是也。參春秋集解自序。

穎濱門人

龍圖張先生未見上東坡門人

家氏家學

知州家先生愿

家愿字處厚。勤國之子。紹聖初舉進士。廷問力詆元祐之政。先生對策。惟以守元祐已行者爲言。任普州樂至令。元符初。應詔論時政。凡萬言。後入黨籍。禁錮凡十年。大觀中始知雙流縣。高宗時擢知閬州。移彭州。初。蘇子由讀先生策。謂異時當以直道聞。至是果驗。參姓譜。

李氏家學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別見高平學案

忠敏家學

司戶任先生象先

舍人任先生申先合傳

任象先。忠敏長子。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譴。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弟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參史傳。少卿門人老泉三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晁氏門人

忠襄李先生植父中行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東坡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盜起餉絕。使督犒師。卒以計達。高宗大悅。

授承直郎。三上表勸進。爲汪黃所忌。出知湘陰縣。歷尚書戶部員外郎。秦檜當國。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杜門不仕。十九年。檜死。子誣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先生姓名。除戶部郎中。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淮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乾道二年。以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府本路安撫使。以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文定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諡忠襄。參史傳。

司戶家學

庶官任先生盡言附兄質言

任盡言字元受。華亭人。象先之子。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召湯鵬舉爲臺官。先生授啓賀之云。每愧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斲棺。上聞。始黜檜朋黨。釋趙豐公子沛罪。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蓋自眉山徙華亭者著有小醜段。

蘇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略

舍人續傳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穎濱續傳

都事蘇先生友龍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一百

屏山鳴道集說略表

李純甫——	雷淵——子膺
派王學蘇學餘	宋九嘉
張穀	
李經	
王權	
張穀英	
周嗣明——王德元——劉世安	
雷宋同調	張居禮
	郝守寧
趙秉文——	張邦直

屏山講友	
劉從益	子 祁
李趙學侶	子 郁
	張邦直
	王鬱
董文甫	子 安仁
滄水同調	

屏山鳴道集說略

祖望謹案關洛陷于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歎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異端敢爲無忌憚之言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爲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嗤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梓材案是卷與上兩卷皆謝山所特立以開禪學者不曰案而曰略蓋示外之意云

王蘇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

李純甫字之純別自號屏山居士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屏山幼穎悟異常初業辭賦愛左氏春秋更爲經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師法莊列左氏戰國策且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咸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值元兵起復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時事當路者以迂闊見抑故不報宣宗遷汴時相高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屏山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旣而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以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屏山幼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及考卽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梓材案先生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有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毅李經王梅雷淵劉從益宋九嘉皆以兄呼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然未嘗廢書晚年喜佛力探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橐其餘應物文字爲外橐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參史傳

謝山跋鳴道集說曰屏山鳴道集說鈍翁駁之詳矣靈濠案汪堯舉文鈔鳴道集說序云其說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大略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率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爲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爲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爲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于是發爲雄辭怪辯安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旨趣則往往歸之于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掎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于程朱無得免者又云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浸淫釋氏之學借以傳會經傳粉飾儒術者固亦有之然未有縱橫捭闔

敢于僞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衛浮屠如是之誠。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嚴。且力歛。迹其流弊。視荷癩氏之言性惡。墨翟子之論短喪。殆加甚焉。偶閱湛然居士所爲序。言其二十九歲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歲。參藥山而退。因發憤參萬松師。著此書。嘻。屏山歷詆諸儒。以恣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卽或其言閒爲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浮屠輩迨爲此說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爲例。可爲一笑。

又跋雪庭西舍記曰。屏山爲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潞水。而今不傳。唯永樂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附儒。旣已決波排瀾。不足爲怪。其所著鳴道集說一書。濂洛以來。無不遭其掊擊。近見其爲雪庭西舍記石本。猶此說也。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爲致堂崇正辯之作。滿紙罵破戒之說。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內之。

鳴道集說

學者內有三疵。外有四壁。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壁。學封之而塞。辯辯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

靈濼謹案汪鈍翁云。此則深中學者之病。故錄之。

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或談儒釋異同。環而攻之。莫能屈。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

學至于佛。則無所學。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

梓材謹案劉京叔歸潛志云屏山因此大爲諸儒所攻又案屏山作重修面壁記言佛教云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峯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註莊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于寂滅不死于虛無不縛于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觀此則屏山之所爲內蘊可以概見眞所謂無忌憚之說也

屏山講友

資善趙滄水先生秉文

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閒閒老人滄陽人幼穎悟弱冠登進士第調安塞主簿歷官至同知制誥以言事坐免起爲北京路轉運判官泰和初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出爲寧邊刺史改平定州所至有治聲入爲兵部郎兼太常少卿上封事言天變當國者怒爲妖言章不得達貞祐初請守殘破一州上以先生宿儒當在左右不許乃除侍講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尙書知集賢院致仕雖已家居朝廷恩遇如故先生亦願開忠讜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天興改元京師戒嚴上命先生爲露布士氣爲振是年夏以疾卒年七十有四雲縻案史傳與嘉誌合歸潛志作七十三誤積官資善大夫封天水郡開國公元遣山誌其墓稱其不汨于利欲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自任故其文辨析義理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喜觀佛老之說以窮其指歸然晚年自編詩文凡涉二家者槩不存錄而以中和誠諸說冠之集首以擬退之明道則猶有扶教傳古之意焉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孟解各十卷揚子發微

一卷。太玄贊六卷。文中子類總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註一卷。資暇錄十五卷。詩文號。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參元遠山集。○雲濠案。滄水集二十卷。別有十卷。則其外集也。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原底。謝山本爲虛水別立學案。而百卷序錄無之。蓋已歸併屏山之後矣。

滄水文集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達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之。于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達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五事。繫諸道德仁義信。關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爲定名。以道德爲虛位。關佛氏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爲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于佛老流而爲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流爲申韓也。與過于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爲孔子。孟子守先王。荀卿法後王。荀孟合而爲孔子。原教。

祖望謹案總妙體三字便夾雜佛老家矣。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于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于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理之辨。使一字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僞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祕奧。教人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于不見于不聞。爲入道之要。此前聖之所未到。其最優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爲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遊于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註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韓歐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雜。如其不純何。曰。歐蘇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猶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聖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

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于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爲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蔽至于以世教爲俗學，而道學之蔽亦有以中爲正位，仁爲種性，流爲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傳註之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爲之私也。且子以爲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性道教說。

祖望謹案：此章最斷得平允。盡宋人之得失。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呂氏云：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邪？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溟滓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爲中？只如樞衡亦中之類。如何得雜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中，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邪。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于氣形質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之際，佛只于尋常日

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耶。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且不可得。尙何過與不及之有邪。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于一物。當如是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于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閒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爲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鑠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人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也。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爲。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黃門言不思善。不思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與。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書

曰執厥中。傳曰易有大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爲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其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其究一而已矣。以上中說。

夫道何謂者也。非大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絕世離倫。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入固當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自身行。自家行。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于高。無眩于奇。無精粗大小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蟄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連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間斷矣。天其有間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鸞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道在。至于不

動而變。不行而成。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爲大也。
誠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敘。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于子思子者也。經卽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飢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糲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庸也。然則夷齊非邪。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于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于不恭。非庸也。其要不出乎中而已。庸說。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鸛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于天。非哀也。被袵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而名之也。譬如陽并于陰。則喜。陰并于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沖融。

于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至。故此和之致也。和說。

祖望謹案。建炎南渡。學統與之俱遷。完顏一代。遂無人焉。元裕之曰。國初經術。祖金陵之餘波。槩可知已。垂晚始得滄水。予初讀其論學諸篇。所得雖淺。然知所趨向。蓋因文見道者。其亦韓歐之徒歟。及讀其論米芾臨終事而疑之。則仍然佞佛人也。迨取歸潛志考之。乃知滄水本學佛。而製以儒。其視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雖然。猶知畏名教之閑。則終不可與屏山同例論也。劉從益宋九嘉能排佛。可謂豪傑之士。顧其書無傳焉。董文甫者。亦滄水之亞也。皆附見之。聊爲晦冥中存一線耳。

李趙學侶

御史劉蓬門先生從益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也。以進士累官御史。坐言事去。金南渡後。寓居淮陽。最爲滄水屏山所重。工詩文。滄水尋薦之入翰林。曰。吾將老。而得此公。有代與之寄矣。然尤喜其政事。曰。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滄水頗欲挽先生學佛。先生不可。嘗以詩諧屏山曰。談言正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攀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屏山笑而不忤也。所著有蓬門集。子郛。

滄水同調

治中董無事先生文甫附子安仁

董文甫。字國華。潞州人也。以進士累官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醇謹篤實。循循當道。不喜高遠奇異。其于

六經語孟之書。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爲事。不徒誦說而已。其所爲文。亦皆論道者居多。晚年自稱無事老人。然稍參老佛二家。臨終。豫知死期。齋沐而逝。時人異之。子安仁。傳其學。

屏山門人

御史雷季默先生淵

雷淵字希顏。渾源人。幼喪父。以孤童入大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官至監察御史。彈劾不避貴臣。參歸潛志。

雲濼謹案先生別字季默。

翰林宋先生九嘉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也。雲濼案歸潛志云。從屏山遊。元氏屏山傳亦云。李經宋九嘉皆從之。遊文章有奇氣。學宋祁。與雷淵李經埒。以進士累官右巡院使。入翰林。先生所歷甚著。風采以不能事權要累蹶。晚得風疾。遭亂北歸。道病卒。猶未五十。性不喜佛。雖與屏山以文相契。而時與之爭。在關中有楊奐者。赴舉貽書屏山薦之。曰。楊郎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嫗之雲濼案知不足齋校歸潛志云。三句似有脫誤。屏山出其書示人。以爲笑。以爲挺特守道不回之士。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又言其沒于癸巳之難。

大學張先生數

張數字伯玉。許州人。運使伯英弟也。初入太學。有聲。從李屏山遊。雅尙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饒

科舉參歸潛志。

州倅李先生經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盛稱諸公閒。再舉不第。拂衣歸。同上。

粹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王先生權

王權字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爲人跌宕不羈。博學無所不覽。同上。

司直張無著先生穀英

張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諸公遊。爲文以多爲勝。嘗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大

理司直。自號無著道人。同上。

雷宋同調

主簿周放翁先生嗣明

周嗣明字晦之。真定人。名士德。昂從子。先生爲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爲作真贊。與雷宋張

李輩頡頏。同上。

粹材謹案先生嘗主涑水簿。

涑水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

張邦直字子忠河南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開閒遊性樸澹好學尤善談論人多愛之閒閒本注太玄先生嘗言親受于關中羅子明因相與講辯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束脩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先生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劉蓬門入翰林先生從之遊後蓬門下世有輓詩爲諸公所稱同上。

蓬門家學

進士劉神川先生祁

劉祁字京叔御史從益子以文與元裕之齊名亦見賞于潞水諸公傳其父學終身不談佛歸潛志其所作也。

雲濠謹案歸潛志十四卷以所居之堂爲名謝山鮪琦亭集外編有讀歸潛志語後其與元道山互委撰崔立碑事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神川遜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少舉進士不第後魁南京卒年四十八見於秋澗集。

御史劉歸愚先生祁

劉祁字文季御史從益次子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工書翰別號歸愚卒年六十一參秋澗集。

蓬門門人

隱君王先生懋

王懋字飛伯。初名青雄。大興府人也。少居釣臺。家素富。費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麻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去釣臺放遊四方。又移隱陘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遊京師。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爲儒中俠。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隅。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鬱。其論經學。以爲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惟知蹈前人不取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爲文。以爲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蝨。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爲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雖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出處。以爲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蒙。行道自適。不爲世網所羈。頗以李白爲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完顏琦。閒趙秉文。劉從益。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遊從最久者。李汾。元好問。杜仁傑。雷瑄。劉源。楊奐。劉郁。諸公。至于心交者。惟李治。劉郃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隱

名山不知所終參歸潛志。

梓材謹案神川歸潛志又云。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門下。遂與余定交。是先生可稱劉氏門人也。又案金史先生本傳。言其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又言其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云。

雷氏家學屏山再傳

文穆雷先生膺

雷膺字彥正。修撰淵子。幼孤篤學。以文章稱。中統初。爲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累遷。至江南。浙西道按察使。致仕。徵拜集賢學士。卒。諡文穆。參姓譜。

周氏門人

庶官王先生德元

王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旣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至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先生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于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掇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年八十而卒。參道園學古錄。

神川門人蓬門再傳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別見魯齋學案

王氏門人放翁再傳

劉先生世安

張先生居禮合傳

郝先生守寧合傳

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皆許人王仲元門人仲元卒葬諸姚汭之村而私心時祀之參道園學古錄

跋

宋元學案百卷。道光戊戌。刊於浙江。後值夷變。版纒。道州何氏重刊於京師。旋災於火。浙版後雖復刊。秘度慈谿馮氏。世罕傳購。去歲。兒子璋計借京師。令求是書。卒未得也。汝霖少承庭訓。服膺性理之學。竊思宋元以來。若閩洛諸儒。猶有專書。自餘諸老儒。開修蓬戶。抱遺訂墜。其精卓堅苦。實有不可朽之業。而生不求聞。沒無黨援。惟恃黃氏此編。摺撫百一。以傳其心得。乃一再逢厄。遺書弗昌。豈無道墜之懼乎。同志君子。楊石泉中丞。翼雲浦軍門。吳誠齋方伯。蘇子溪軍門。儲鶴翹都轉。黃雲岑都轉。朱宇田廉訪。張力臣方伯。黃子壽方伯。陶少雲廉訪。出資若干金。不足者。汝霖益之。爰取李仲雲都轉所藏何氏本。屬王君豫胡子彝。子政。分任讎校。翻刻傳之。冀以發明道術。甄錄遺賢。待後之有志於學者。是書之外。又有鄧王氏補遺百卷。未及刊行。何氏求得之。與所刊版俱燼。海內藏書家。儻有副本。刻附此編。以傳。則尤黃氏之志也。光緒己卯年七月望日。龍汝霖跋尾。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一〇三六〇)

國學基本叢書
宋元學案四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元40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2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著者 黃宗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10
4/1/52

